
1—3部
天下刀宗
雨楼清歌 著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1—3部
天下刀宗
雨楼清歌 著

目录

《天下刀宗1》
《天下刀宗2：乘锋》
《天下刀宗3：云旗》


天下刀宗
雨楼清歌 著

版权信息

书名：天下刀宗

作者: 雨楼清歌

出版时间：2019-04-25

出版方：豆瓣阅读自出版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天下刀宗
第一章 秋水刻剑（一）
第一章 秋水刻剑（二）
第一章 秋水刻剑（三）
第一章 秋水刻剑（四）
第一章 秋水刻剑（五）
第一章 秋水刻剑（六）
第一章 秋水刻剑（七）
第一章 秋水刻剑（八）
第一章 秋水刻剑（九）
第一章 秋水刻剑（十）
第一章 秋水刻剑（十一）
第一章 秋水刻剑（十二）
第1.5章：江湖设定&创作感言
第二章 夜雨青锋（一）
第二章 夜雨青锋（二）
第二章 夜雨青锋（三）
第二章 夜雨青锋（四）
第二章 夜雨青锋（五）
第二章 夜雨青锋（六）
第二章 夜雨青锋（七）
第二章 夜雨青锋（八）
第二章 夜雨青锋（九）
第二章 夜雨青锋（十）
第二章 夜雨青锋（十一）
第二章 夜雨青锋（十二）
第二章 夜雨青锋（十三）&江湖设定2.0
第二章 夜雨青锋（十四）
第二章 夜雨青锋（十五）

第二章 夜雨青锋（十六）
第二章 夜雨青锋（十七）
第二章 夜雨青锋（十八）
第二章 夜雨青锋（十九）
第二章 夜雨青锋（二十）
第二章 夜雨青锋（二十一）
第三章 春草惊弦（一）
第三章 春草惊弦（二）
第三章 春草惊弦（三）
第三章 春草惊弦（四）
第三章 春草惊弦（五）
第三章 春草惊弦（六）
第三章 春草惊弦（七）
第三章 春草惊弦（八）
第三章 春草惊弦（九）
第三章 春草惊弦（十）
第三章 春草惊弦（十一）
第三章 春草惊弦（十二）
第三章 春草惊弦（十三）
第三章 春草惊弦（十四）
第三章 春草惊弦（十五）
第三章 春草惊弦（十六）
第四章 竹声新月（一）
第四章 竹声新月（二）
第四章 竹声新月（三）
第四章 竹声新月（四）
第四章 竹声新月（五）
第四章 竹声新月（六）
第四章 竹声新月（七）
第四章 竹声新月（八）
第四章 竹声新月（九）
第四章 竹声新月（十）
第四章 竹声新月（十一）

第四章 竹声新月（十二）
第四章 竹声新月（十三）
第四章 竹声新月（十四）
第四章 竹声新月（十五）
第四章 竹声新月（十六）
第五章 昆山雪刃（一）
第五章 昆山雪刃（二）
第五章 昆山雪刃（三）
第五章 昆山雪刃（四）
第五章 昆山雪刃（五）
第五章 昆山雪刃（六）
江湖设定5.0：门派&武学&人物
第五章 昆山雪刃（七）
第五章 昆山雪刃（八）
第五章 昆山雪刃（九）
第五章 昆山雪刃（十）
第五章 昆山雪刃（十一）
第五章 昆山雪刃（十二）
第五章 昆山雪刃（十三）
第五章 昆山雪刃（十四）
第五章 昆山雪刃（十五）
第五章 昆山雪刃（十六）
第五章 昆山雪刃（十七）
第五章 昆山雪刃（十八）
第五章 昆山雪刃（十九）
第五章 昆山雪刃（二十）
第五章 昆山雪刃（二十一）
第五章 昆山雪刃（二十二）
第五章 昆山雪刃（二十三）
第五章 昆山雪刃（二十四）
第五章 昆山雪刃（二十五）
第五章 昆山雪刃（二十六）
第五章 昆山雪刃（二十七）

第五章 昆山雪刃（二十八）
第五章 昆山雪刃（二十九）
第五章 昆山雪刃（三十）
第五章 昆山雪刃（三十一）
第五章 昆山雪刃（三十二）

第一章 秋水刻剑（一）

欢迎来到《天下刀宗》的崭新江湖。

感谢徐超渊老师为本书绘制了封面海报；感谢黄陵野鹤老师题写书名。



《天下刀宗》

（一）

秋蝉，锈剑，青衫上流过云影。

叶凉在桂树下坐了一整天，书箧歪倒，满地诗文狼藉，树梢上隐约

颤出灯芯噼啪声，是风刀剪落，霜花满袖。

他翻遍了师父的藏书，仍没能给那式剑法取出好名目。

蝉声随风东西，引得他思绪离乱。七年前孤身流浪，初到临江集这座小渔村时也是漫天蝉鸣，绕着他，追着他，勾动他腹中的饥鸣。那些蝉声仿佛亘古已有，丝丝沁入岩土与草木，他口干舌燥，扯了一根草在嘴里嚼着，几乎疑心蝉鸣会在唇齿间迸开。

那日他在初夏的渔村里徘徊良久，头晕眼花，本想乞求一点吃食，却只讨得些打骂；到黄昏转至村后的野山，撞见山腰有两间茅屋、一株桂树，被稀疏的篱笆围在半山余晖里。走近了，看到一个中年男子坐在桂树旁的石凳上，手捧书卷，面容和蔼。

叶凉心里一松，料想此人知书达理，必好相求。未及开口，那中年男子已站起来道："小兄弟，你身上带的可有饭食？我已经两天没吃饭了。"

叶凉一愣："什么？"

中年男子温声道："你带没带吃的？"

叶凉道："没，我本来是想到山上摘几个野果。"

"野果么，"中年男子摇头一笑，"早被我吃光了。"

叶凉一时无言，腹中又咕咕响起。那中年男子笑道："看来你也饿了，偏房里有几捆干柴，你背去江边的陈家酒馆，换些米回来。"

叶凉依言进了偏房，瞥见锅灶边的地上果然堆着柴，微一抬头，双目陡凉，却是墙壁上挂了一柄无鞘的长剑，凛凛生寒。他不敢多看，背了柴径自出门去了。

待叶凉换了米回来，中年男子问道："可会淘米煮饭？"叶凉点了点头，喜道："那酒馆的陈掌柜多给了两块豆干哩。"中年男子一笑，指了指偏房："有劳了。"

两人坐在桂树下各扒了三大碗饭。中年男子道："你既换了米，何不一走了之，却还回来？"

叶凉一怔，道："我没什么地方可去。"

中年男子点点头，似笑非笑地打量着叶凉，眉峰渐皱，忽问："小兄弟，你几岁了，父母安好？"

叶凉边吃边含糊道："我今年十岁，父母都死了。"

"天无绝人之路。"中年男子道，"你既无处可去，不妨住下来，我这屋子虽陋，总能遮风挡雨；只要每日砍柴勤些，便不愁衣食。"

说完见叶凉犹豫，中年男子又道："你没在半路上把豆干吃了，足见为人淳厚，如此我也不瞒你：其实我精通剑术，你若留下来拜我为师，我便倾囊相授。"

叶凉从前漂泊行乞，听各地的说书人讲过不少刀客剑侠的传奇，早已心驰神往，当即答应下来。此后两人便以师徒相称。叶凉得知师父姓吴名重，已经"退隐江湖三年有余"，不禁惋惜道："江湖多好，师父为何要退隐？"

"若学多情寻往事，人间何处不伤神？"吴重摇头长叹，"不堪讲，不忍提。"说罢径自进屋去了。

翌日，叶凉起了个大早，叫醒师父，道："师父，柴刀在哪儿，我去砍柴。"

"就在偏房墙上挂着，你昨日没见么？"吴重翻了个身，又沉沉睡去。

从此叶凉成为临江集唯一一个用剑砍柴的人。

数月后，叶凉从村民口中得知：三年前吴重路过临江集时，看上了陈掌柜的闺女，从此住下，只是陈掌柜嫌吴重穷困，不肯答允这门亲事。而就在叶凉到临江集前不久，吴重已花光了积蓄，三五天才去砍一次柴，度日艰难。叶凉此时再回想师父那句'天无绝人之路'，似乎别有

意味。

那天回到家，叶凉问吴重："师父，你是爱慕村东的陈家姑娘，才退隐江湖的么？"

吴重嗤笑道："胡言乱语，为师是何等人物，哪般志向，岂会被村妇所累？"

晨光如柴，繁星似米，一趟趟地更换，山色依旧，剑刃却渐渐生满了锈，叶凉一直也不知师父究竟算何等人物。

这一日，吴重去江边酒馆找陈掌柜下棋，出门时交待叶凉给剑法取名。叶凉昏头涨脑地翻了一天书，想着不知何时才能翻过眼前这座山，去远处瞧瞧。可是照师父的脾性，怕是要在山中终老了。

袖中鼓进山风，书页飞卷如浪，叶凉心中灵机微皱，待风稍止，振剑将一瓣桂花挑过眉睫，霜意刺入眸中，他微微阖眼静候。冷香落上诗句，遮住"春风"二字。

"将就用吧。"叶凉拂开落花瞧去，嫌字眼有些寻常了。毕竟这是他仅会的一式剑法。

七年前，吴重言而有信，在叶凉拜师当日便教了他一式剑法。叶凉欢心雀跃，认真练了两个时辰，对吴重道："请师父教我第二式。"

吴重笑了笑，道："再练练吧。"

叶凉见师父笑得高深莫测，不敢多问，整整又练了三天，才去找吴重："师父，请传授我第二式吧。"

吴重哼了一声，道："贪多嚼不烂，先练熟第一式再说。"

叶凉迷惑起来，苦心琢磨这式剑术，反复请吴重讲解，半月后道："师父，我已经练熟了。"

吴重面色一沉，道："学武练剑，最忌冒进。欲速则不达，你离真正练熟还远得很。"

叶凉道："那我练给师父看，哪里练得不对，请师父指正。"当即施展了一遍。吴重皱眉看着，似乎也没找出哪里不对，道："你再使一遍。"叶凉就又使了一遍。

吴重沉吟道："嗯，总归还是……还是不够纯熟。"

叶凉道："师父，你是不是只会这一招剑法呀。"

吴重一愣，随即涨红了脸，喝道："胡说八道，为师精研剑术，通晓的招式何止万千？"缓了口气，见叶凉似要追问，便又道："你当前的练法，架势是熟了，却未得其神。手上有，心中无。"

叶凉道："那如何才能得其神？"

吴重道："同一式剑术，在清晨施展，和在黄昏时不该是一样的。"

叶凉心头微震，似有所悟。

"人居红尘，行山水，遵朝夕，临阴晴霜雪，感喜怒哀矜，天地人心，无不瞬息万变，剑术又岂能一成不变？"吴重语声渐肃，"练剑时身心须呼应天地，切不可闭目塞听。等你练到'顺时变化，应机而动'的境地，才算真正练成了这一式。"

叶凉低头沉思，忽瞥见吴重偷偷舒了口气，又将信将疑起来，问道："那徒儿多用心揣摩，日后总是能练成的吧？"

吴重道："在心里想容易，在心外想难。且把心放到天地间去悟，山水自有清音，草木岂乏深情？"说着悠悠一叹，回屋打盹去了。

叶凉似懂非懂，此后屡屡请教，却也只是多听了几番晦涩道理；有时他也会恳请师父显露几手别的剑术，每当这时，吴重便会念叨些文绉绉的话搪塞过去。

叶凉别无他途，唯有勤修不辍，从花繁鸟啭到寒雨飘叶，自雪覆山林至江暖鱼跃，数年中将仅会的一式剑术练出了万千变化。练到第五年，出剑似已暗合天象地势，阴时刃鸣如雷，寒时剑风萧瑟，心思畅快时剑光若虹，颇能惊散鸟兽，只是从未与人交手，不知剑威究竟如何。

某日，他去陈家酒馆送柴，遇到一名客人酒醉滋事，当即挺身而出，以柴代剑，刺向那酒客胸口。

那酒客一把夺过干柴，随手撅断，踹飞了叶凉，骂道："毛都没长齐，还敢招惹老子！"

叶凉跌在地上，半天站不起来，心中气闷难言。当日归家告知了师父，吴重沉吟道："那酒客以不变应万变，定是深藏不露的高手。"

叶凉认得那酒客只是村里一个寻常渔夫，闻言丧气失意，心想师父大约也不过是落魄闲人，自居江湖客罢了。

这念头老早便在他心里抽芽，只是他迟迟不愿这样想。往后几日，他练剑便不怎么用功，吴重察觉后斥责了几次，未能奏效，又见他每日没耽误了砍柴烧饭，也就不再多言。后来反倒是叶凉自己，闲时仍忍不住挥舞锈剑，异想天开，给那式剑术编出许多奇怪变化。

可不知为何，当他继续练下去，那些数不清的剑路变化却渐渐从他心头淡去，如雾气般接连消散，难以抑止。等到这一日吴重让他给剑招取名时，他心中已只剩下最初学到的那一式。他愈发沮丧，心想七年寒暑，练来练去，也只是练会了一招没什么用的剑术。

叶凉收拾好书箧，一阵急风如火石般擦过山野，满树花瓣在夕照中几欲燃起，他听见风声里混入了几声足音，知道是师父回来了。这七年来，他谨记师父"不可闭目塞听"之言，练剑时总是着意留心周遭声色，日积月累倒也练得耳聪目明。

足音缓缓流近，听来虚软无力，像是浮在远处隐约的江潮声之上。叶凉回身看见吴重神情沉凝，似乎郁郁不乐，便问："师父，今日又输棋了么？"——吴重隔三差五便去酒馆找陈掌柜下棋，村里人都说吴重屡屡故意输棋，以此讨好未来的岳丈，只有叶凉知道师父是棋力确然不及陈掌柜。

吴重却半晌没有回答。

叶凉微觉诧异，但见吴重穿着洗得发白的灰衣，左手当胸悬着，右

手提了一坛酒，身姿古怪地立在黄昏的风中，仿佛化成了一株枝杈横斜的老树。反倒是他身旁的桂树花枝招展，更显生机。

叶凉游疑道：“……师父？”他看到吴重左手手指不住屈伸，似在计算着什么。

吴重哼了一声，回过神来，道：“我怎会输？我还赢了一坛酒哩。”说着晃了晃手里的酒坛。

叶凉喜道：“有酒喝了？”师徒俩往年只在中秋和除夕才舍得打两角酒。

吴重道：“今天是大日子，须得有好酒好肴。”

叶凉想了想，今日似乎并非什么生辰节庆，迷惑中却听吴重问道：“剑招的名目可想好了？”

叶凉道：“想了一整天，也没想出合意的，只得胡乱从书中挑了一个。”

“早晨我让你想时，你还觉得轻易。”吴重颔首微笑，“想得久，足见你深知这一式的神妙，没有等闲待之，为师甚是欣慰。”

叶凉道：“倒不是神妙，我只是不会别的招式。”

吴重敲了敲叶凉的额头，道：“傻孩子，你在书里挑了什么名目，且说来。”

叶凉道：“春风。”

“春风么……”吴重沉吟片刻，蹲了下来，手指在地上划出一横，随即顿住；摇头叹道：“被秋光催成霜鬓，早忘却春风词笔，这二字太老，太老，不是好名目。”

叶凉心说春风解冻，万物更新，怎么能说“太老”，但也不好反驳师父，只道：“那便请师父赐名。”

吴重闭目沉息，半晌不语，忽睁眼道：“烧菜。”

叶凉道："烧菜？这名目未免……"

吴重道："快烧菜去，为师饿了。"

叶凉哑然，径自去洗菜淘米。不多时，一碗青笋腊肉，一碗野菜豆腐，一钵鲜鱼汤，都摆在了屋里的旧木桌上。吴重尝了一口鱼汤，咂嘴赞道："汤里是加了桂子么，很是清甜，嗯，你武学天分不高，烧菜倒是颇具匠心。"

叶凉闷声道："徒儿天分再低，七年里学个三招五式总也能学会的。"

吴重嘿嘿一笑，自顾自倒酒喝酒。烛火昏黄，师徒俩相对而坐，一时无言。叶凉问："师父，今日是什么要紧日子吗？"

吴重咽下一口酒，漫不经意道："今日是咱们在此山中的最后一日，明早咱们便下山去了。"

叶凉一惊，问道："下山去哪里？"

吴重道："天地之大，江湖之远，何处去不得？"

叶凉又是一惊，嗯了一声，慢慢低下头去。吴重微笑道："你不是一直想下山吗，怎么反倒不说话了？"

叶凉忽然从吴重手里抢过酒坛，倒满一碗仰头灌下，吁出一口气，侧头看见月光一滴一滴从窗隙漏进来了，他默默看了片刻，轻声道：

"山里住了七年，还没见过真正的江湖。"

"沉住气。"吴重呵呵笑着，给叶凉又倒了一碗酒，"尘世间的滋味尝得太早，不是好事。"

夜风一紧，吹开了窗，烛火乱摇，叶凉忽觉吴重神情有异，心中一动，却欲言又止。他往日里没少听师父牢骚抱怨，但此刻头一回感到师父的愁绪是如此真切，仿佛满室烛光一瞬间都凝停在吴重的脸颊上，映出了什么。他觉得吴重的笑声像是生了锈，说不出的老旧沙涩。

“我当年便是……”吴重只说了半句，便起身去关窗了。

叶凉道：“师父，你当年便是如何？”

吴重哈哈笑道：“我当年的英雄事迹，三天三夜也说不完。”随即走到床榻边坐下，似是打算睡觉了。

叶凉愕然道：“师父，你不吃腊肉么？”往常每逢有好菜肴，吴重总是抢着挑肉吃。

“你吃吧，吃完就去收拾行李。”吴重躺平了，又道，“记得把‘孤鹜’带上。”

叶凉一怔：“孤鹜是什么？”

吴重道：“就是你的砍柴刀。”说完不久就打起了鼾。

叶凉这才知道，原来那把剑是有名字的。

他走出门，去偏房取了剑，长久伫立在篱笆院里，遥遥地听着犬吠江声里，嘶马行古道。

山下，临江集的灯火渐次熄去。

当晚，叶凉一个人去了江边，用江水洗剑。那剑已沾过太多月霜晨露，他擦了又擦，多少拭出一痕冷锐。

月色里，他提着剑往回走，鸟兽的窸窣声远近起伏；随着他手腕晃动，有一蓬锈迹斑斑的光在山林间一闪一闪。他走了很久，像走在一场长梦里。

七年来，无数次梦入江湖，天地都在雾中。那雾气遮蔽紫陌红尘，掩去飞马快剑，不让他看个分明。

回到山腰茅屋，屋里已生起了炉火，吴重仍在酣睡，不似曾起来过的样子。

叶凉在屋里静坐片刻，又出了门，在桂树下将自己仅会的那式剑法

认认真真地使了一遍。

而后他靠着树坐下，天上星宿列张，地上月影斑斓，他在不知不觉中睡去。

他梦见了许多他不曾到过的地方。

忽而夜登华山，绝顶之上云飞月涌，天风飘坠，忽而乘舟驾浪，茫洋东下，仙山海市隐在波涛明灭间，忽而又见江南陌上生春草，梨花落地成秋霜……山转海旋之际，倏然蝉声四起，身子随即一坠，断碎成了野草上的一簇露珠。

叶凉惊醒过来，已是半夜，蝉声逐潮远去，残梦随着冷汗流满了脊背。

他摇摇晃晃地站直，神思怅惘，只觉仿佛从方才的怪梦中捕到了一丝剑意，再深想时，心中却又模糊起来。

他静立沉思，侧耳倾听，似是想再听一听梦里的蝉声。努力回想了良久，摇摇头走向茅屋，推门而入，一瞬里恍惚撞见月下浮舟逐浪，山间燕飞猿徊，美人长袖飘摇，壮士拔剑死生。

种种幻景，匆匆过眼，叶凉霍然顿步，眼前却只是师父提着烛台，在给炉膛添柴罢了。

叶凉和师父对视片刻，打了个招呼，走到自己的床榻，枕着残梦再度睡去。江声入梦，恍若剑鸣。

第一章 秋水刻剑（二）

翌日清晨，叶凉被吴重的鼾声吵醒。他叫醒了师父，问何时启程。

吴重侧了侧身，不耐烦道：“你先去江边，找陈掌柜讨点银两，路上花用。”

叶凉背着行李下山，晨光像一层细密的花刺，挠在脸上、颈上，迫得他越走越快。他只觉周身轻盈，每迈一步都几欲弹飞。

到了江边的陈家酒馆，叶凉道：“陈掌柜，今天我不是来送柴，我和我师父要出远门啦。”

“我晓得。”陈掌柜头发灰白，坐在柜台后头也不抬地翻着账册，“你师父昨天就告诉我了，还讹了我一坛酒去，说算是给他的送行酒。”

叶凉闻言哑然。陈掌柜道：“你小子来我这儿作甚？”

“还是等我师父来了自己说吧。”叶凉挠了挠头，走到酒馆门外等候吴重。

吴重平日里不事劳作，除了间或到酒馆下棋，每天便是在山中高卧，养得身形臃肿，走到酒馆时已是气喘吁吁。他冲着叶凉招了招手，道：“拿到银两了吧，咱们走。”

叶凉道：“还没。”

“唉！”吴重连连摇头，走入酒馆，“我养你这个徒弟有什么用。”

陈掌柜瞥了一眼吴重，道：“吴老弟，有何贵干？”

“可别叫我吴老弟，差着辈分呢。”吴重赶忙摆摆手，“我此番即要远行，还望陈掌柜借我些路资。”

陈掌柜冷哼道：“是借，还是拿？”

吴重叹了口气，道：“我这次离去，怕是再也不会回来，你我相交多

年……”

陈掌柜打断道：“再也不回来了？你若是真不回来，我倒可赠你些银两，省的你再纠缠我家闺女。”寻思片刻，取来十两银子交与吴重。

叶凉立在门口，已看得愣住。吴重也不道谢，招呼叶凉出了酒馆。师徒俩来到江岸边，叶凉问道：“师父，咱们这次会去青鹿崖么？”

吴重皱眉道：“青鹿崖？为何要去那里？”

叶凉一怔，倒是接不下去了，这“青鹿崖”三字，他还是从师父口中听闻的。两年前，他在酒馆被村里的渔夫一脚踹倒，回到家思来想去，对吴重道：“我从前在茶楼听人说书，说江湖中的剑侠都会内功，一招再寻常的剑法，只要附着了精纯内劲，便会威力大增。我打不过那渔夫，一定是我不会内功的缘故。”

吴重道：“嗯，你这话也不无道理。”

叶凉道：“师父，那你会内功吗？”

吴重道：“为师在内功上的造诣独步江湖，只可惜无法传授与你。”

叶凉错愕道：“这是为何？”

吴重道：“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了，修习内功需要极高的武学天分，但你的天分很低。从前我还曾收过两个徒弟，他们的天资都比你高得多了。”

叶凉黯然失落，过得片刻才道：“原来我还有两个师兄，他们现下在哪里？”

当时吴重长叹一声，惨然道：“十一年前，中原武林与北荒的摩云教会战于云州青鹿崖，你的两个师兄义无反顾，力拼血战，最后死在了崖上。”

两年后的此际，叶凉重提此事，见吴重似是没听明白，便又道：“咱们不去青鹿崖祭奠我的两位师兄么？”

“对，确有此事！”吴重一拍额头，连声道，“对对对，青鹿崖那是要去的，你的两个师兄死得惨呀。”

叶凉看到吴重满脸“你不提我倒忘了”的神情，不禁对自己是否真有两位师兄狐疑起来。

吴重笑呵呵地拍了拍叶凉的肩膀：“你记性倒好。不过咱们此次出行，还有一件要紧事，事了才去青鹿崖。”

叶凉道：“什么事？”

吴重道：“杀人。”

叶凉心头一凛，问：“杀谁？”

吴重默不作声。

叶凉又道：“是要杀徐六吗，我可打不过他。”徐六就是将他一脚踹倒的那个渔夫。

吴重摇摇头，仍是不答。

叶凉道：“那师父会出手吗？”问完却又想到，师父也是打不过徐六的，有次师父在村里碰见徐六，问“是你打了我的徒弟吗”，徐六也不答话，一把就将师父推倒在地。叶凉又想，若师父真会内功，怕不会被人随手就搡倒。

吴重摆了摆手，道：“为师岂能轻易出手？人么，自然还是要你来杀。”

叶凉苦笑无言，心想师父未必真要杀人，多半是信口开河罢了，只道：“那咱们去哪里，坐船走么？”

吴重点点头，环顾岸边行人络绎、江上舟船往来，似是忽然间意兴遄飞，笑道：“所谓农靠天，渔靠水，众生各安其命，好得很呐。叶凉，你有没有想过，你究竟是什么人，什么命？”

叶凉回想过去七年，道：“我是个樵夫。”

“胡说。”吴重一愣，随即正色道，“无论以往如何，从咱们今日离了临江集，你便是一个剑客了，记住了么？”

叶凉闻言怔住，心说我也能算是剑客么。他反手摸了摸背上那柄裹在旧布片里的剑，又想虽然没有剑鞘，虽然生满了锈，但我总算也有一把剑。想到这里，心中阔然一荡，对师父道：“我记住了。”

师徒俩在岸边找了个船家，商谈起价钱，那船家道：“客官想去哪里？”

吴重从怀里摸出极小的一块碎银，道：“就这些银钱，最远能去到何处？”

船家道：“这些只能到滁州，一日夜的水程。”

吴重道：“好，就到滁州。”

船家收走了碎银，道：“先候着吧，凑满五个人便行船。”

师徒俩在江风中站着，叶凉回望临江集和村后那座山，心头既振奋，又有些空落落的，脱口道：“师父，你舍得陈家姑娘吗？”

吴重哈哈笑道：“什么陈家姑娘，真是孩子话，为师是何等身份？”

江风愈冷，师徒俩都抱紧了臂膀，叶凉看到师父的肚子比七年前大了不少，脸上的皱纹似也多了一些。虽然师父在临江集总是自称年方三十，以显自己没比陈掌柜的闺女大几岁，但他知道师父其实四十三岁了。

叶凉莫名有些心酸，问道：“师父，那你又是什么人，什么命呢？”

吴重道：“说了你也不懂，说多了灌一肚子风。”

半炷香后，船家招呼师徒俩上了船。船行江心，叶凉忽听身后有人遥遥喊道：“老吴，老吴！”

回头望去，却是陈掌柜来到了岸边。吴重一怔，随即冲着陈掌柜挥手作别。陈掌柜喊道：“真不回来啦？”

吴重哈哈一笑："在临江集待了十年，还不够么？"

陈掌柜张了张嘴，似是想说什么，最终却只挥了挥手，转身去了。

江面宽阔，鹭鸟时飞，吴重在船舷上坐了，对叶凉道："此情此景，岂不应吟诗作赋乎？"当即摇头晃脑地念起了诗文，大都是叶凉从前没听过的。

同行的还有两个客商，都去底舱睡觉了；另有一名白衣方巾的书生望江而立，也不搭理吴重。吴重念了半晌，似是口渴了，让叶凉从行囊里取出葫芦去盛江水。

叶凉盛好了水，那书生忽道："还是喝酒吧。"叶凉一怔，道："我们没带酒。"

那书生笑道："底舱里有陈年的女儿红，就看船家舍不舍得拿出来了。"

船家讶然道："客官鼻子倒灵，那是贩钱的酒，若要喝，五钱银子一坛。"

吴重插口道："原来有酒，先来两坛。"叶凉吃了一惊，没想到十两银子刚出家门便花掉了一成。

那船家也是个直愣性子，收了吴重的银子便下舱去搬酒，留下船在江心悠悠打着旋儿。

吴重冲那书生微一颔首，道："请阁下喝一坛。"

那书生笑道："却之不恭，容我以画相谢。"当即从背囊里拿出纸笔。

吴重指了指叶凉，道："可否画画我这徒儿？"

书生道："自无不可。"呵开笔锋，在船板上铺平了纸，落腕一点。船身忽然微微一颤，定在了江心。

吴重笑道："一笔定风波，好修为。"

叶凉心头一凛，打量那书生，但见他三十出头，眉目清隽，神情温煦如春风，倒也谈不上有什么江湖高手的豪气。

书生径自作起画来，那船随即顺流而动；随着他挥毫愈急，船也渐行渐快，却始终稳稳当当，几乎纹丝不晃。

船家抱着两坛酒从底舱上来，看得啧啧称奇。

少顷，书生问了叶凉姓名，停笔道："成了。"叶凉凑近了要看画，却被吴重抢先接过，折起收入了怀中。

船家将酒放下，叶凉嗅了嗅，酒坛封得甚密，闻不到一丝酒香，也不知那书生如何能知道舱里有酒。

三人痛饮了一番，吴重脸色通红，几次张嘴，似乎有感待发，最后慨叹道："酒比水好喝。"

书生笑道："这话不假。敢问兄台，此去何为？"

叶凉只觉书生这一问颇为怪异，不问吴重姓名身份，不问去哪，只问何为。却听吴重答道："去杀人。"

书生拊掌道："巧了，我也是去杀人。"

那船家听得害怕，躲去船尾掌舵了。

吴重道："那确是巧得很。"随即不再多言，又暗暗摆手，示意叶凉不要多问。那书生却自顾自笑道："三日后，金陵雷家大宴宾客，高手云集，最宜杀人。我正是要去雷家杀人。"

吴重道："原来阁下是去金陵。"

那书生笑道："难道兄台不是么？"说着提起酒坛，迎向吴重，又道："我敬兄台。"

吴重也提起酒坛，两个酒坛一碰，吴重浑身剧震，脸色骤白，嘴角溢出血来。那书生惊咦一声，手臂微收，坛子里一股酒泉激射而起。

吴重丢了酒坛，大口喘息。书生扶住吴重，脸色歉然，道：“我没料到兄台竟不通内功，当真失礼！”

叶凉吓了一跳，忙道：“师父，你没事吧？”吴重嘿嘿一笑，道：“喝酒喝得急了，无妨。”

那书生道：“方才实在失礼。不知兄台是要杀谁，或是别有要事，可否由在下代劳？”

吴重道：“多谢，不必了。”

书生道：“既是如此，今后尊师徒若遇上什么事，可持我的画至淮州，卖给一家名为簌玉馆的画馆，到时我自会知晓。”

吴重拱手道：“多谢萧兄。”

“原来兄台认得我？”书生一怔，随即叹道，“此番莽撞得罪，无颜再与兄台同舟，后会有期，惭愧、惭愧。”

话音未落，叶凉忽觉眼前一空，转头的瞬间，仿佛江水静止，唯有一道白衣的身影东流而去；眨了眨眼，却见那书生已穿过江面上的一丛白鹭，立在前方十数丈远的另一船上了。

叶凉望着两船相距渐远，怅然道：“这就是真正的江湖高手么。”

吴重道：“嗯，方才该也找他借些银两的。”

叶凉出神良久，道：“师父，他画得像不像我？”

吴重道：“他的画非同一般，等时机到了，自会给你看。”

叶凉一怔，虽颇为好奇，也只好转口道：“他姓萧吗，师父你认得他？”

吴重摇头道：“我是猜出来的。武林中以笔为兵刃，年纪轻轻又能有这般造诣的，只有两人：一个是停云书院的柳续，一个便是萧野谣了，此人来历神秘，却似身兼画剑堂、弹霜亭、知味谷三派绝学，一向在江湖上独来独往。”

叶凉道：“那师父为何不猜他是柳续？”

吴重眉毛一扬，神情得意，道：“因为我认得柳续。”

叶凉道：“原来如此。没想到第一天下山，就能碰到这样的高手。”

吴重哈哈笑道：“傻小子，你真当是偶然撞见？他是来见你师父的。”

叶凉将信将疑：“那他为何要来见你？”

吴重道：“嘿嘿，江湖上想见我的人多了，我哪知道为何。”

第一章 秋水刻剑（三）

翌日，师徒俩进了滁州城，街上食肆鳞次栉比，叶凉看得肚饿，道：“师父，咱们去吃饭吧。”

吴重笑道：“这些铺子有什么可吃的？我带你去吃滁州最好的琅琊居，听闻那里的掌柜温蔚出身于泉州‘藏玉楼’，算得上是武林中的一号人物。”

叶凉问起藏玉楼，吴重解释道：“藏玉楼收罗古今神兵异宝，楼中皆奇人，虽然人丁不旺，江湖中也无人敢小觑。”

天色阴沉，师徒俩匆匆走了半晌，赶在落雨前到了琅琊居。方一落座，店伙计便笑着招呼道：“客官，要吃用点什么？本店的酿豆腐是一绝，解馋又管饱，两位尝尝？”

吴重拍了拍衣衫上的灰土，淡淡道：“不吃酿豆腐，先沏茶来，待我慢慢点菜。”

那店伙计皱了皱眉，答应着转身去了。

叶凉道：“师父，咱们到滁州来做什么？”

吴重道：“咱们本是要去衡山，但走水路到不了衡山，只好先到滁州。”

叶凉悄声问道：“师父要杀的人，是在衡山么？”

吴重不说话，只盯着先前那个店伙计的背影。

叶凉一惊，道：“难道师父是要杀这个店小二？”

吴重笑道：“这人眼斜心偏，方才扫量咱们的衣着不像有钱人，便只想用酿豆腐打发咱们。”说完招了招手。

那店伙计走近了，吴重道：“将你家店里最贵的酒菜，满满地摆上桌来。”

店伙计面色犹豫，吞吞吐吐道：“客官只有两位，吃的下这许多么？”

吴重道：“我吃不下，我的银子吃的下。”当即将三两银子拍在桌上。

那店伙计眉花眼笑，收下银子去张罗酒菜了。

叶凉苦笑道：“照这般花法，恐怕到不了衡山。”

吴重道：“能到金陵便好。”

叶凉心中一动，道：“师父是要去金陵雷家么？”

吴重笑道：“雷家掌控长江船运，豪阔的很，又是武林望族，你不想去开开眼……”说到这里，忽然“咦”了一声，看向酒楼门口，笑道：“你瞧那人，穿得比咱们还要寒酸。”

叶凉转头看去，却是一个耕夫打扮的汉子刚刚迈进酒楼，那人看着三十来岁，一身粗布衣上打满了补丁，步姿缓而奇特，左脚探出一小步，右脚跟着蹭上来，来到窗边一桌坐定，缩着身子不言不语。

店伙计走近几步，瞥了一眼那汉子的破旧衣衫，笑道：“本店的酿豆腐是一绝，解馋又管饱，客官来一碗尝尝？”

那汉子低着头，摸出几枚铜钱，道：“这些够买一碗么。”

“这些?”店伙计的笑声里带了刺儿,“这些只够买一碗茶水。”

那汉子道：“那就来一碗茶水。”

店伙计愕然无语，收走了铜钱，不多时，端着茶碗回来，重重顿在桌上。

那汉子仍低着头，从行囊里取出半张烙饼，就着茶水吃起来。

店伙计皱眉道：“客官，本店有规矩，不得自带吃食。”说完见那汉子仿若未闻，便伸手去夺烙饼。

叶凉看到这里，忽觉心中隐隐不安，却又说不出缘由，只是忍不住想要劝阻那店伙计，转念之际，那店伙计的手触到了烙饼，骤见那汉子抬起了头，眼神又冷又紧，嘴角皱出讥诮，如刀刻一般。

店伙计一愣，双手并用，使劲夺过了烙饼，道："阁下若没银钱，还是快快出门去吧。"

那汉子又低下头，仍不开口。店伙计冷笑一声，未及说话，笑声骤然拉长成尖锐的惨嘶。

酒楼堂中一静，谈笑中的酒客们纷纷侧目，见那店伙计双手剧抖，晕厥瘫倒，烙饼掉在桌沿，被坐在桌前的一个农夫样的汉子抄起。当即有个酒客怒目瞪向那汉子，斥道："哪来的野人，跑到琅琊居惹事！"

众人都响应道："有能耐莫要欺负店伙计，老子和你过两招！""快滚出去，别扰了大伙儿的酒兴！"

那汉子将烙饼捧到嘴边，默默啃食，双手指节突出，显是捏得甚牢，仿似天底下没什么事能打断他吃饼。

众酒客被他挑起了怒气，接连喝骂，其中还夹杂着吴重的一声"店家，怎么还不上菜？"。

喧闹声中，酒楼后堂走出一个中年文士，满堂客人纷纷站起，都拱手道："温兄，久违了！""久仰温掌柜大名，未曾想今日有幸得见！"

叶凉看得恍然：这些酒客先前怒气冲冲，自然不是关切这店伙计，也并非那么在意吃酒被扰，只是想与这酒楼的温掌柜套交情罢了。

吴重笑道："听说温蔚平日里甚少出面，嗯，藏玉楼可是'武林八奇'之一，寻常武人自是极想一睹楼中高手。"

"诸位朋友。"温蔚神情温和，一边向众人拱手回礼，一边走向那个吃饼的汉子，随着他不疾不徐地迈步，酒楼里渐渐静了下来。

温蔚道："请教阁下，尊姓高名？"

那汉子啃着饼子，头也不抬。

温蔚又道："敢问阁下，仙乡何处，师承何门？"

那汉子仍不答。温蔚笑了笑，俯身查看那店伙计的伤势，脸色微变，轻叹道："双手经络损毁，此后怕是用不得力气了。"又吩咐两个店小二道："先抬到后堂去。"

叶凉心下暗惊，却听吴重低声道："方才那人蓄劲于饼上，等店小二夺过饼去才发作，这份功力颇不简单。"

叶凉默然点头，心想店伙计虽有些嫌贫爱富，可那汉子却也下手太重了，不禁对他生出厌烦。

温蔚注视那汉子，道："阁下与鄙店这位伙计是有什么仇怨么？"

那汉子道："他夺俺的饼。"

温蔚看了一眼那汉子手中的饼，微笑道："便只是为此么？"

那汉子也笑了笑，道："他夺俺的饼。"

堂中又聒噪起来，有人骂道："夺你奶奶的饼！""庄稼汉，滚回家种地去！"

温蔚道："鄙店招待不周，失了礼数，还望阁下海涵。"

说罢击掌两下，数名伙计快步从后堂走出，将一道道美酒佳肴送到那汉子桌上。

那汉子漠然看着。温蔚又道："请阁下尝尝鄙店的手艺，算是赔礼。"

那汉子点点头，径自倒酒吃菜。

众酒客面面相觑、不明所以，有个人大声道："温兄，何必对他这般客气，只要你点点头，我便替你料理了这厮如何？"

温蔚看着那汉子大口吃喝，继续道："只是这烙饼，还请阁下收了。这是鄙店的规矩。"

那汉子丢下碗筷，抬头与温蔚对视。忽而笑道："温掌柜处事公道，名不虚传，俺没话说。"

温蔚微笑道："阁下过奖了，请慢用。"说罢转身，对着众酒客拱手道谢，走回后堂去了。

众人静了片刻，各自落座；随即接连呼喝店伙计加酒添菜，堂中又嘈杂起来。

叶凉听着酒客们谈笑，不时与吴重对饮一碗，却听临桌有个客人道："都说那雷缨络是武林第一美人儿，也不知此去金陵赴宴，能否得瞻芳容？"

有人接口道："那可得仔仔细细，多看几眼。"与他同桌的几人都笑起来，道："到时你若眼神无礼，小心被她兄长剜出眼珠子。"

又有人笑道："即便雷缨锋不管，那柳州龙家的大公子也饶不了你。"

酒楼中有不少客人都谈及金陵雷家之宴，叶凉听了片刻，明白过来：那雷家的家主名叫雷澈，育有雷缨锋、雷缨络一双儿女，而雷缨络已许配给龙家家主的长子龙霖，两日后便是雷家千金的定亲宴。

叶凉问师父："龙家也是武林中的大家族么？"

吴重颔首道："袖中龙、云间狐、江上雷、焰里花，各家都有独门奇技，并称为武林四大世家。"

少顷，却听一个白脸酒客笑道："听说庐州花家也曾想攀这门亲，却被雷澈一口回绝，嘿嘿，这可真是……"

他身旁有个虬髯酒客接道："不回绝还待怎的？且不提龙家在四大世家中居首，单说那花家大公子花流骛，据传其丑无比，脸上还长了个大瘤子，倘若雷家小姐真嫁了他，那才叫贻笑江湖。"

众人闻言都笑起来。那白脸酒客又道：“不错，虽说花家的珠玉生意做得不赖，可雷家也不缺金银呀，花家想娶雷老怪的闺女，无论如何是高攀不上……”

当是时，一道语声从众人头顶上冷冷截落：“谁说我花家高攀不上？”

叶凉仰头看去，却见一个紫衣公子从楼上的阁子里推门而出，凭栏低顾，目光淡蔑。

堂中立时有人惊呼道：“你、你真是花家弟子？”

那紫衣公子冷笑一声，沿楼梯下行，方一抬足，紫影断续几闪，已立在大堂正中，一振衣袖，右手平举，掌心里似是托着一样物事。

众人相顾惊疑。有个胆大的酒客凑上前去，见紫衣公子掌中是一朵将绽未绽的白玉梨花，琢磨精巧，半裹在黄金雕就的焰状萼片里。

“金萼玉花，确是庐州花家的信物！”那酒客退后了两步，拱手施礼，语声恭敬，“敢问公子名讳？”

那紫衣公子缓缓扫视堂中，似笑非笑道：“在下，花流骊。”

堂中霎时沸起一阵细碎低语。吴重悄声对叶凉道：“听闻花家年轻一辈有七大高手，武林中称为‘流花七瓣’，这花流骊正是其中之一，没想到竟会在滁州遇上。”

花流骊慢悠悠地走到那白脸酒客面前，道：“方才你说，我花家高攀不上雷家，是么？”

那白脸酒客额上冷汗涔涔，颤声道：“是、这……这个、我并非有意……”

花流骊笑了笑，转过身，弯腰与那个虬髯酒客对视：“方才你说雷家小姐嫁给我大哥便是贻笑江湖，是不是？”

虬髯酒客点了点头，随即又连连摇头，道：“不是、不是我……”他

急待站起，却被花流骊的目光压住，僵在椅子上，如坐针毡。

花流骊走到邻桌，对那桌酒客道：“方才你们笑了。”

又走去另一桌前，道：“你们也笑了。”

“在座诸位，许多人都笑了。”花流骊在堂中来回踱步，轻轻拊掌，“寸阴自古千金重，一笑人间万虑轻，好得很呀。”

酒楼里瞬时静默下来。有几人悄然起身离去，刚走几步，便听花流骊道：“且慢，谁让你们走了？”

第一章 秋水刻剑（四）

酒楼里瞬时静默下来。有几人悄然起身离去，刚走几步，便听花流骊道：“且慢，谁让你们走了？”

话音甚是低微，但那几人却不敢佯作未闻，都不再迈步。花流骊沉吟片刻，将那枚玉花搁在一张空桌子上，道：“哪位要走，也无不可，只是先请对着此花鞠上一躬。”

众人脸色僵住，一时间无人开口。花家在武林中的势力虽未必及得上龙家雷家，却也是垂名百余年的武学世家，暗器功夫独步江湖，是他们万万得罪不起的。

花流骊看向那白脸酒客，道：“阁下先请吧。”

那人道：“我，我没要走……”

花流骊点了点头，道：“是么？”

那人浑身一颤，快步来到那张放置玉花的桌前，鞠了一躬，踉跄奔出了酒楼。

花流骊又打量那虬髯酒客。那酒客不待他开口，便慌忙走向那枚玉花，经过花流骊时垂下了头。花流骊一笑，在那酒客的肩膀上拍了拍。

那酒客一哆嗦，瘫软在地；急急爬起鞠了躬，转身走出几步，似有些拿不准是否能走，又回身去瞧花流骊的脸色。

花流骊微笑道：“你的胡子很威风，长在你脸上倒有些可惜了。”那人听了，头垂得更低，匆匆出酒楼去了。

花流骊目光在众人之间游动，似是在斟酌下一个让谁鞠躬，这时有个样貌威严的胖子站起来，正色道：“花公子，方才在下可并未发笑。”

“刚才堂中热闹得很，谁笑了，谁没笑，倒是不大容易分辨。”花流骊指了指桌上的玉花，“既然阁下说话了，那便先请吧。”

那胖子愣在原地，慢慢涨红了脸，片刻后，走到桌前鞠了躬，向着酒楼门口紧走了几步，忽然顿步，狠狠扇了自己两个耳光，夺门而出。

众人看得憋屈，都想你花家吃了亏，不去找雷家龙家算账，却来欺压我等。不少人眼望后堂，盼着温蔚出来解围，可温蔚却仿佛有急事缠身，无暇顾及酒楼中的变故了。

酒楼的门犹自吱吱呀呀，一名年轻酒客越众而出，大步走到那枚玉花之前，朗声道："在下'青箫白马盟'弟子秦楚，一向最敬重庐州花家，今日得见花家英雄，实是三生有幸！"言毕一连鞠了三躬。

众人愕然，在心中将此人骂了个狗血淋头，面上却不敢流露鄙夷。

"白马盟？"花流骊神情微讶，"你是方盟主的弟子么，幸会。"

秦楚喜上眉梢，道："不敢，在下是……"

哐当，忽有一人推翻桌椅，身形疾闪向门口。众人一惊，都看向花流骊，却见他喉中一鼓，也不见他张唇，疾掠中的那人脊背一挺，突兀扑倒，竟似是被什么击晕了。

满堂惊呼不绝，吴重低声道："瞧见没有，这就是花家独有的'咽针'之法，喉中藏针，吐气伤敌。"

叶凉留神细看，那倒地者的背上有一点银芒微闪，似是刺入了一根细针，咋舌道："好厉害。"

门外传来雨声，渐渐压在众人心头。顷刻间又有几人鞠躬离去。

那秦楚与花流骊交谈热络，叶凉听了几句，得知他是青箫白马盟之主方天画的义子，途经滁州是奉命北上去寻一位姓铁的武林前辈。随后秦楚不住嘴地吹捧花流骊，吴重轻叹道："昔年'青箫书生'与'白马长戈'结义时是何等英雄豪情，没想到他们的后辈竟如此没骨气。"

叶凉道："师父，待会儿咱们也要鞠躬么？"

吴重嘿嘿一笑，道："鞠个躬有什么打紧，只当是舒活筋骨。"

随即又有个瘦弱书生被花流骊的目光点中。那书生步履虚浮，站到金萼玉花之前面色惨白，几次要低头弯腰，却都低不下去，紧抿着嘴，似是随时要哭出来。

忽有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肩上，却是先前吃烙饼的汉子走到了他身旁，道：“兄弟，你走吧。”

书生一愣，却不敢动。那汉子咧嘴一笑，又道：“走吧。”

两人默然对视，书生似是从那汉子的目光中汲得了什么，点了点头，转身朝门口走去。

花流骊冷笑一声，右臂方抬，那汉子已站在他身侧，道：“俺这趟正是来寻你。”说着伸手一挡，搭在花流骊的手肘上。

两人贴肩推肘，如一对故友般并立，衣衫无风自鼓。众人眼看着那书生一步步走出了酒楼。

花流骊眯起了眼，目光如锐针：“阁下是谁，为何寻我？”

那汉子道：“走吧，出去说话。”见花流骊伫立不动，露出耐心解释的神情，又道：“这里地方小，人多，怕你的‘绣鹊桥’功夫不好施展。”

花流骊冷笑道：“我的功夫在哪里施展都一样。”

“还是莫弄乱了温掌柜的地盘。”

那汉子说完，慢慢挪着步子出门去了。花流骊盯着那汉子的背影，过了半晌，也缓缓迈步，走向门外。

众酒客你望我、我望你，均没料到这个貌不起眼的汉子能替他们出头，心里老大不是滋味。有几人道：“咱们出门去瞧瞧！”“不错，怕个鸟！”众人相互鼓舞，纷纷出了酒楼。

堂中渐渐空了，雨声传进来显得闷闷的，叶凉道：“师父，咱们也出去吧。”

吴重摇头道：“沉住气，稍安勿躁。”

待酒楼里只剩下师徒俩，吴重一个箭步奔到那放着玉花的桌前，将玉花揣入了怀中，笑道："这可是真金白玉，值钱得很。"

而后吴重走回座位，慢条斯理地给自己斟满了酒，叶凉也只得继续吃喝。忽听雨声一急，仿佛无数雨线在坠地的一瞬化作了金铁。

吴重一怔，道："雨声有异，嗯，这是花家绝学'千针万鹊'，没想到花流骊这么快就用了出来。"

片刻后，门外众人的惊叫声骤起，盖过了雨声，随即是一阵纷乱的脚步声，渐远渐稀，最后又只余雨声了。

吴重将一根鸡腿骨丢在桌上，道："咱们出去看看。"

师徒俩来到门外，但见秋雨绵绵，长街空落，先前的酒客们已走得干干净净。只有花流骊倚靠着街对面一株柳树，静立雨中。

吴重皱眉端详了一阵，避着满地银针，慢慢走近，只见花流骊眉目安宁，周身衣衫完好，却一动不动。

叶凉跟上来瞧了几眼，低呼道："师父，他是不是死了？"

吴重嗯了一声。花流骊的身躯在凉风中摇曳起来，随即跌进泥泞，背后的树干上露出了掌印状的白皮，雨水打上去，发出嗤的一声，水汽散入雨幕。

"原来是'木余刀'，好生厉害。"吴重轻叹。

叶凉幼年流浪时见过不少饿殍，本不惧死人，但此刻也不禁惊惑，问道："木余刀是什么功夫？"

"木余者，炭也。"

吴重摸了摸树上那个已有些焦枯的掌印，继续道："武林九大刀派各有兵刃，唯独秦川木余刀一门用掌，掌力炙热，透体焚心。据传当初创此掌法者感其太过霸道，故而以刀名之，诫示门徒不得轻用。"

叶凉点了点头，回想酒楼中的情形，一时惘然。他本来不喜那人下

重手伤了店伙计，未曾想最后众人要靠他才能脱离窘境。

吴重似是猜出了他的心思，淡淡道：“江湖中的事，原也不是那么容易分辨。”

叶凉默然片刻，又问道：“使这木余刀的人，自己的手掌就不怕烫么？”

吴重哈哈一笑：“你道他们是将手掌练成一块烧红的烙铁去烙人么？木余刀的掌劲侵入经脉后，能挑动肝木，激生心火，使对手内息自炙，在中掌处透体而出。这是秦川刀派的独门心法，旁人虽能从中掌者的伤势中推出原理，却也无从练成。”

叶凉恍然点头，忽听背后一人道：“从树上的掌印看来，那人怕是已将木余刀练到了‘心烬’之境。”

叶凉回头望去，却是酒楼掌柜温蔚不知何时来到了街上。

温蔚走近柳树，叹道：“方才花流骊打出了‘针桥’，仍不能损那人分毫，数尽秦川木余刀一门，能有此修为者也不过两三人，那人多半便是掌门人阮青灰了。”

“看年纪，倒似是他。”吴重转头对温蔚颔首致意，“温掌柜，嗯，不知温歧近来可好？”

温蔚听他随口道出了藏玉楼楼主的名字，脸色一肃，拱手道：“兄台可是与我家楼主相熟？”

吴重忍俊不禁：“你问我和他熟不熟？哈哈，哈哈。”

温蔚更加不敢怠慢，语声谦敬道：“想来尊驾是温楼主的老友了，未敢请教高姓大名，师承何派？”

“我姓吴，其余的你自去问温歧吧。”吴重袍袖一甩、转过了身，姿势甚是潇洒，“我还有要事，咱们就此别过。”

温蔚躬身长揖：“恭送吴兄。”

师徒俩走出数十步，叶凉好奇道：“师父，你和那个温歧很熟么？”

吴重嘿嘿一笑：“素昧平生，随口问问罢了。”

叶凉怔了怔，回身望去，温蔚已进了酒楼，那株柳树上的掌印像一只眼睛，悬在半空，孤零零地望着秋雨长街。

第一章 秋水刻剑（五）

两日后的清晨，师徒俩来到金陵，先寻了一家卖牛肉汤的小店坐下。吴重轻轻呷着热汤，张望门外的繁华街景，笑呵呵道："上回来金陵，正逢隆冬时节，雪夜千家梅，灯火绵延如雾，算来已是十年前的事了。"

叶凉想起十年前正是父母惨死之时，不禁叹了口气。

吴重又道："那时我与展梅来金陵赏花，也曾坐在这家店里。唉，风月无情人暗换，倒是这碗汤还是当年滋味。"

邻桌一人忽然插口道："阁下所说的，莫非便是名动江南的大剑客展梅么？"

吴重笑道："正是他了。不过他当年二十出头，落魄得很，哪有如今这般名头。"

"原来阁下竟是展梅的知交？"那人赶忙站起拱手，"在下也习剑，对展兄'截长风、斩清流'的神妙剑术仰慕已久，烦为引见，感激不尽。"

吴重摇头道："那可不成，我已在十年前与他绝交了。"

那人闻言狐疑起来，打量吴重的形貌气度，似乎不像是配得上与展梅"绝交"的武林高人，只道："失敬，失敬。"便不再多言。过了半晌，吴重向他打听雷家所在，他道："这个在下却不清楚了。"

反倒是店里另一个年轻人温声笑道："我也正要去雷府，咱们同行可好？"

叶凉见那人样貌平平，但笑容和煦，让人一见就忍不住心生亲近。吴重道："多谢阁下。"

三人来到街上，叶凉悄声问吴重："师父，你真的认识展梅么？"

"什么，你说什么？"吴重干咳一声，却转头与那年轻人攀谈起

来，“听阁下口音，该是北地人士？”

那年轻人颔首道：“在下是朔州人。”随即向吴重请教起金陵风物。吴重一路上口若悬河，那年轻人仔细聆听，话语不多。

时近正午，三人来到城郊莫愁湖畔。那雷府临湖而建，气派恢阔，府前已聚了不少人，彼此寒暄，很是热闹。

雷府的管家正在门口迎客，瞥见那个年轻人，赶忙穿过人群，走近了笑道：“胡公子怎么才来，快快请进！”也顾不上吴重师徒，拉着他便走。那人回头歉然一笑，未及说话就被引着进了雷府。

吴重道：“原来他姓胡，瞧这管家的嘴脸，料想他在胡家的名位不低。”沉思片刻，又道：“朔州‘云间狐’胡家，轻功天下无双，但此人与咱们同行时却丝毫不显露，走得可谓老老实实，简直如不会轻功一般。”

叶凉回想片刻，点头道：“嗯，就如师父你走路一般。”

吴重恍若未闻，自顾自道：“此人这份心性可不常见，兴许日后能有所成就。”

叶凉瞧着宾客们渐次入府，道：“师父你看，进门须有请帖。”

吴重正不知在寻思什么，随口道：“是么，那倒是有些麻烦。”

叶凉细听周围人闲聊，竟连滇西漠北的武人也有，不禁深感雷家交结广博。又听一个宾客道：“我瞧见胡家和花家都派了不少俊杰前来贺喜，说起来，上一回四大世家的高手齐聚，已是远在十三年前剿灭摩云教之役了。”

又有人道：“这定亲又不是成婚，雷家却如此大张旗鼓。”另一人笑道：“这算得了什么，以龙雷两家的名望，等到婚宴那日，天下哪个门派不来道贺？怕是雷府再大十倍也容不下了。”

叶凉听了一阵，问吴重：“这些宾客都有门派，不知师父有没有门派？”

吴重神色一正，徐徐道："也怪为师从前未曾跟你提起，其实我出身于天下第一大教'玄真教'，与如今的掌教真人李素微以师兄弟相称；后来又投入武林第一大派'停云书院'学艺三年，从此才闯荡江湖。"

叶凉点头不语，心中却也不大相信，又道："雷家今日汇集了这么多武人，那萧……怕是不会来了吧？"

吴重嗯了一声，方欲开口，忽有个雷府的仆人走到两人面前，作揖道："见过两位高人，请容小的瞧一眼请柬，便可入府了。"

叶凉脸色尴尬，无言以对。却听吴重道："你家主人呢，既是他写的请帖，便让他来请我。"

那仆人苦笑道："这、这个……还望高人体谅。"

吴重哼了一声，从怀中取出那枚金萼玉花，在那仆人眼前一晃。那仆人恍然道："原来是花家的前辈驾临，快请快请。"

师徒俩进了门，见庭院和堂屋里都已摆满了酒席，宾客们觥筹交错，言笑正欢。另有一张长桌，桌上却是铺满了纸，三五个画匠在院中走走停停，时而返回桌前，提笔涂来抹去。

那仆人领着两人来到第二进院落，但见亭台花木之间也错落摆了些桌椅，宾客比前一个院子少些，桌上的菜肴却精致得多了。吴重咽了咽口水，道："这院子里倒有些空座。"

仆人道："嗯，想是还有宾客到的晚。两位请随我来。"却引着师徒俩又穿过两进院子，所经席上菜色愈发华美，都是叶凉前所未见的。

吴重道："我瞧见每个院子里都有几名画师，却是为何？"

那仆人笑道："此次我家与柳州龙家联姻，非止是家门喜事，也称得上是武林中近年少有的大事，故而我家老爷花重金从苏杭两地聘请了画匠，命他们将这场盛筵好好描绘下来。"

吴重恍然颔首，道："盛筵难久，佳期易逝，是该好好画下来。"

那仆人皱了皱眉，似觉这话有些刺耳，当先朝着庭院东边走去，道：“花家的前辈高人都在那边落座，两位请。”

吴重道：“怎么，以我身份，还进不得内堂吗？”

那仆人赔笑道：“内堂只有一桌客人，都是我家老爷亲自邀定的，小人可做不得主。”

吴重道：“是吗，不知那一桌有什么了不得的人物，龙钧乐来了没有？”

那仆人道：“没有。不过小人听说，席上是有朔州胡家的家主的。”

吴重一怔，笑道：“龙家家主不来，胡家家主反倒来了，有趣，有趣。”

仆人道：“小人听说龙家家主是忽遇急事，否则本也会来的。”

说话中来到花家那一桌前，吴重不待仆人开口，抢先抱拳道：“我来迟一步，让诸位久等了，还望恕罪。”

花家众人面面相觑，似乎并没有人“久等”吴重，僵了片刻，也只好纷纷起身道：“无妨，无妨。”

吴重冲着那仆人挥挥手：“有劳带路，你自去忙吧。”那仆人应声去了，花家弟子中有几人面露不豫，似是责怪雷家仆从安排不周。

师徒俩坐下来，叶凉偷眼扫量同桌的宾客，没有脸上生瘤子的，想来那花流骛未在其中，也不知这些人是否已得知了花流骊的死讯。

吴重径自斟满了酒，举杯道：“诸位请了。”花家有个人淡淡道：“阁下不必客气，请自便吧。”

“也好。”吴重嘿嘿一笑，招呼叶凉喝酒吃菜。

片刻后叶凉吃饱了，吴重却兀自伸箸在席面上戳戳点点，总共也没吃进几口，半晌夹起一片藕，却又弃在盘中，叹道：“就算在这藕片上雕出十八朵花来，也未必能比红烧蹄髈好吃了。”

花家诸人无不皱眉，有人扫了一眼内堂，道："主人家迟迟不出来敬酒谢客，平白把咱们耗在这里。"

又一人冷笑道："胡家舍得把'天衣云裾'的秘笈送作贺礼，雷澈又怎能不好好陪那根老树枝多聊几句？"

吴重讶然停箸，寻思片刻，插口笑道："雷家武学长在内功、掌法，一向不擅轻功，胡越枝倒真是送了一份大礼，不知他是想从雷家求得什么？"

说完见叶凉听得茫然，便解释道："胡越枝就是胡家家主，'天衣云裾'则是胡家独门轻功绝学，本是素不传外姓的。"

叶凉点了点头。花家众人见他听了两句江湖常闻竟也满脸恍然之色，不禁都有些瞧不上他，有人嗤笑道："那'天衣云裾'的步法，须用'镜狐'心诀催动才见神异，雷家只得步法，不得心法，怕也无甚大用。"

有人接口道："不错，胡老儿想把孙女许配给雷缨锋，雷澈可未必肯答应；再说雷缨锋数年来纵横江湖，风名正响，也未必瞧得上胡家那十五六岁的小丫头。"

吴重笑道："原来胡家也想和雷家联姻。"花家弟子看也不去看他，自顾自对雷家、胡家冷嘲热讽，却也并不避忌师徒俩。

庭院中人声纷乱，叶凉默默听着，忽然辨出身后隐约有一道熟悉的语声，回望去，却是那'青箫白马盟'弟子秦楚自言来迟，在数丈外的一桌坐了。

叶凉好奇道："这人不是说要北上么，怎么也到了金陵。"吴重瞧了一眼，随口道："想是他浮夸好事，来凑热闹。"

那秦楚落座不久便讲起了滁州酒楼中的事，旁边宾客不住敬酒，他越讲兴致越高，有人问他："秦兄，你说那花流骊竟强要你们对着玉花鞠躬，却不知秦兄躬身了没有？"

叶凉忽觉周遭一静，那些花家弟子似也听到了"花流骊"三字，停了

交谈，都朝着秦楚那一桌望去。

却听秦楚道：“笑话，秦某堂堂男儿，岂是卑躬低颈之辈！”

叶凉哑然回头，无意间与秦楚目光相触，秦楚神情迷惑了一瞬，似觉叶凉有些眼熟，随即目光中流过一抹阴狠。叶凉微怔之际，秦楚已收回了目光，顿了顿酒杯，说书般继续讲述起来。

“……那汉子在漫天针雨里左折右突，不断迫近，顷刻间就与花流骊错身而过，反手拍在他背上，当即收了掌，踏雨离去。那花流骊却如醉酒似的，踉跄退了两步，靠在树上，就此不动了……此乃我亲眼所见，绝无半句虚言。”

花家诸人听到这里，霍然间一齐站起，神情惊愤。

秦楚眉飞色舞，兀自讲得口沫乱溅：“想那花流骊在酒楼里何等凶狂跋扈，嘿嘿，岂不料江湖中藏龙卧虎……”说话中举杯欲饮，忽瞥见杯中映出一线寒光，竟是不知何时跌进了一根银针。

第一章 秋水刻剑（六）

秦楚一惊，将针倒在桌上，却听“叮”的一声，又一根针飞入酒杯；他甩手欲将酒杯掷出，叮当连响，一蓬银针齐齐撞入酒杯，震得他手臂酸麻，竟抛不出去。

他怒喝一声，起身四顾，花家诸人正立在丈外，为首一人冷冷盯着他，道：“我问什么，你便答什么，若答得不好，便请喝了这杯‘针酒’吧。”

秦楚神情由怒转惧，眼珠一转，惧意又被满脸笑意化开，一迭声道：“言重了，有话好说，好说。”

花家那人道：“我家七弟是被谁害死的？”

“七、七弟？啊，你们是花家，这个、这个……”秦楚额上见汗，张口结舌。

雷府管家见状，快步走近，道：“诸位高人商谈要事，本来万万不敢打扰，只是今时今地，咳咳，还望莫教小人为难。”

花家那人哼了一声，未及开口，庭院中喧哗起来，宾客们接连站起，纷纷道：“雷家家主来敬谢客酒了！”

花家弟子相互对望，为首那人瞪了秦楚一眼，道：“今日我等是来给雷家贺喜，稍后再请教阁下。”

叶凉见内堂中走出数人，当先一人年约五旬，身披鹤氅，须发浓密，样貌英武，只是每走两三步便咳嗽一声。叶凉问过师父，得知那人便是雷家家主雷澈。

吴重道：“昔年我和雷澈对掌，震伤了他的肺经，害他落下病根，咳到了今日。”言罢长叹，似深觉愧悔。

叶凉一怔，自是不信，只不知是该笑还是该陪师父一同叹气。

雷澈客套了两句，向众人引见他左手边的年轻公子，那公子气度俊雅，白衣广袖，脸上笑意温润，对着众人拱手道：“柳州龙霖，见过诸位英雄。”众人哄然应道：“见过龙大公子！”

一片喧闹中，有个紫裙女子静静立在雷澈右侧，身姿纤细，双眸凝如寒星，只是脸上却遮了纱巾。雷澈淡淡道：“这是小女。”人群中一片低语惋惜，颇以不能目睹武林第一美人的容颜为憾。

叶凉听见宾客们议论，得知雷缨络年方十九，自幼投入峨嵋“织星剑”一派，未学雷家武功，江湖中也无人知晓其剑术深浅。

雷澈等三人走到庭院西边敬了两桌酒，龙霖举止淡洒谦和，抬手之间袖缘泛着淡淡的金光，似是绣入了金丝。雷缨络却不饮酒，只是静静随着。

此时庭院中的数名画师都振奋了精神，有的运笔如飞，有的则凑近了仔细观察，生怕画不好这宾主言欢的热闹情景。

叶凉不自禁地多看了雷缨络几眼，不经意间与她遥遥相视，只觉似有两泓清光凉凉地转过脸颊，一瞬里眼前忽明忽暗，光影纷乱，仿佛日光被她的目光拆散了。

忽听吴重道：“她在看我。”叶凉定了定神，却见雷缨络的目光已落在庭柯上了，随口接道：“你说她么？”

吴重道：“不错，你瞧雷澈是不是在看我。”

叶凉一愣，醒觉是自己听岔了，却见雷澈正在与宾客谈笑，道：“他没——”话未说完，心头不由得一凛。

雷澈似是忽然在人群中看见了吴重，将酒盏随手抛在桌上，直直注目过来，眼神中蕴有震怒。他周围的宾客们不明所以，也都望向庭院东边。

叶凉惊讶不已，道：“师父，你……”

吴重摆了摆手，站起身来，与雷澈对视。一时间庭院中鸦雀无声。

雷澈大步走近，冷眼打量吴重，咳嗽了两声，缓缓开口：“吴重，你这条老狗，还活着。”

吴重笑呵呵道：“不敢当，雷兄比我年长，不也清健得很么，不知雷兄有何指教？”

雷澈默然片刻，冷笑道：“论厚脸赖皮，雷某是比阁下差得远了。”

吴重道：“不远，不远，雷兄客气了。”

雷府管家闻言大怒，抢上前来道：“大胆！我看你是活得腻——”话说至此，忽听雷澈低声道：“让开。”语声冷锐，那管家禁不住打了个寒颤，远远躲到一旁去了。

雷澈说完便剧烈咳着，忽而伸手拍向吴重肩头。

叶凉一惊，却见吴重面不改色，不闪不躲，任凭雷澈的手搭在了肩头。雷澈神情微讶，撤了手，道：“你的狗胆倒是越来越大了。你到金陵来作甚？”说到后半句，语声已极冷肃。

吴重笑道：“我来金陵的缘由，就和龙钧乐不来金陵的缘由一样。”

雷澈哼了一声，若有所思；片刻后微笑道：“你好生活着，且看你还能活几日。”言罢转身而去。

众宾客看得一头雾水，许多人都不住打量吴重。叶凉问道：“师父，方才是怎么回事？”

吴重笑道：“没什么事，故人闲谈罢了。”坐下又吃喝起来。

叶凉听见不远处有人嘀咕：“方才雷老怪掌劲一吐便可震死这人，却收手走了，嘿嘿，这人捡回一条命却还不自知。”

又见雷澈走到了庭院中间，与龙霖交谈；数丈外站着一名画师，手持纸笔，正自定睛端详这对翁婿，似是要描摹他俩的相貌。叶凉瞧了两眼，心中怦然一跳，几乎惊呼出声——

那画师容貌清秀，嘴角的笑意如微风般自在，赫然便是叶凉在舟中

遇到的书生萧野谣。

叶凉当即低声说与了师父。吴重头也不抬，道：“你才瞧见么。”仍自夹菜吃。

叶凉的目光紧追着萧野谣，但见他躬腰碎步，小心翼翼走到庭院正中，对着雷、龙二人长揖道：“在下奉命作画，只是离得远了，瞧不清两位贵人的眉目，可否容我近前一观？”

雷澈微微颔首，龙霖也温声道：“阁下请便，有劳了。”

“多谢。”

萧野谣缓步来到雷澈面前，只看了两眼，便走到龙霖对面。打量片刻，草草在纸上画了数笔，赞道：“龙公子风神秀拔，骨相清奇，可谓是龙凤之姿，只可惜……”说到这里，轻轻一叹。

龙霖微笑道：“只可惜什么？”

萧野谣道：“只可惜眉骨断了。”

龙霖讶然笑道：“在下眉骨好端端的，怎会——”

话说至半，萧野谣衣袖微振，拈笔的手心一扬，笔锋倏忽点在龙霖的眉心上。

庭院中一寂。龙霖软颓在地，无声无息地死去。

萧野谣手腕空悬，如点眉妆般轻灵，宾客们眼睁睁看着，但见他手里的笔杆隐隐透红，像是一根沉浸了血色的细骨。

霎时间满庭哗然。有人似是认出了这支笔，叫道：“此人是‘龙骨丹青’萧野谣！”

龙霖倒地之际，雷澈身形微晃，右掌已扣在萧野谣肩上——手指触及肩头的一瞬，萧野谣束发的带子立时断了，长发飞扬，袍袖鼓舞，衣衫上流漾出一片轻雷般呲呲微微的响声。

“这便是‘雷渊壶’么，雷家内功名不虚传。”萧野谣一笑，头颈微仰，注目苍穹，似乎正有雷潮从天上倒灌下来。随着他说话，一股股鲜血不住涌出嘴角，淌在衣襟上。

雷澈低低喝问：“谁指使你来的？”说着手指扣紧。

萧野谣身躯微震，咳出大口的血，忽而闭目一瞬，再睁开时，目中神光飞动，温和的神情变得清狂落拓，叶凉远远看着，喉咙莫名一紧，似乎从前听的说书人讲过的那些传奇都从心中缓缓升上来了。

雷澈与萧野谣对视，只觉眼前这画师浑似换了个人，仿佛周身蒙上了一层古意，江山如画，多少英魂尽在眼中。当是时，秋风掠过庭院，两人的衣角却突兀垂落，萧野谣微微张唇，雷澈脸色骤变。

似有古鲠在喉，纵声一啸，吐出千载风流！

雷澈被啸声震得连退三步，瞥见数尺外雷缨络仍自静默立着，嘴角溢出的血已染红了面纱。雷澈急喝：“络儿快退！”挥袖一拂，连带着女儿飘退丈许。

萧野谣趁隙掠向庭院东边，有几人挡在半路，都被他随手震飞。叶凉看着他如疾电般闪过了身侧，一刹那似乎冲着自己眨了眨眼，再一想，却又觉得是自己看错了，心头一时怅恍。

花家弟子纷纷呼喝：“狂徒休走！”“好个贼子！”手上却也并不怎么费劲拦阻。等到雷澈追至，萧野谣已跃过院墙，不见踪影。

吴重笑道：“这人很是狡猾，知道花家求婚遭拒，不会帮雷澈拦他的。”说罢忽然站起，快步走到庭院中间，低头看着地上的一张纸。

叶凉心中微动：那是先前萧野谣袭杀龙霖时遗落的。

他走近了瞧去，纸上粗粗勾勒出一个眉骨开裂的骷髅。不少宾客也围上来看，都道：“听闻这萧野谣画人只画骨相，果真不虚。”

吴重轻叹道：“此人号称龙骨丹青，但画人骨多，画龙骨极少，没想到以龙霖的天资，也只是人骨。”

说完俯身捡起了那张画，只看得几眼，微风拂过，那画却飘成了纸屑，想是先前便被震碎了，却竟凝到此刻才散。

叶凉出神片刻，环顾庭院：众宾客脸色惊慌，议论纷纷，雷家弟子手持兵刃，往来匆忙；唯有雷缨络仍然静立于庭院中间，与周遭的慌乱格格不入，宛如湍流中的一块礁石。

叶凉目光一顿，但见她神情被面纱遮掩，难辨悲喜，处在自己家里倒像是个过客。

此时，内堂里的其余客人也走到了庭中，那个引领师徒俩来到雷府的年轻人正在其间。吴重指了指年轻人身旁的一位白发清矍老者，道："那老头便是胡家家主胡越枝。"叶凉一怔，那老者似与寻常田家翁无异，只是脚步声极重，浑不似是轻功世家的家主。

吴重瞥见叶凉神情疑惑，微笑道："这老狐狸将轻功练成了'重功'，其中大有真意。"

那老者站定了，道："去问问。"年轻人找雷府管家问明了情形，回禀道："是萧野谣，杀了龙家公子便逃远了。"

"嗯。"老者低头看着地上，目光自西向东缓缓转过，一直望到墙外，才抬起了头。

叶凉看在眼里，心头一凛：这老者方才本在堂内，但却看破了萧野谣一路逃离的踪迹，庭中以青石砖铺地，不留脚印，也不知他是如何瞧出来的。

雷家弟子在庭院中搜寻一阵，又拷问了几名画师，没能找出什么头绪，便都聚到庭院东边，准备翻过院墙搜寻。

那老者忽道："飞尘，你去会一会他。"

那年轻人点了点头，默默朝着院子东边走去，渐行渐疾，倏忽纵身而起，从雷家弟子的刀剑上借力数次，节节拔高，在高过院墙的一瞬身形凝滞，仿佛铜镜当空散碎，消失在众人眼中，似已随风化入了九霄。

叶凉看得悠然神往，只听众宾客一阵惊呼，赞不绝口。

“登刀入白云，了不起。”吴重轻叹道，“那人是叫胡飞尘么，想不到胡家年轻一辈竟出了这般人物。”

雷澈扫视庭中，忽然走到吴重面前，道：“那姓萧的与雷家素无恩怨，不会平白来杀人，你可知是谁收买了他？”

吴重呵呵笑道：“我怎会知道？雷兄太高看我了。”

雷澈道：“你当真不知？”语声喑哑，如雨前的闷雷。

吴重摇头道：“不知。”雷澈不再多言，转身便走。吴重忽道：“雷兄，请留步。”

雷澈止步回身，皱眉不语。吴重拱手道：“实不相瞒，此次我来金陵，已花光了身上银两，唉，行路艰难，还望雷兄慷慨解囊。”

一旁的雷府管家听了，张口欲骂，瞧了瞧雷澈脸色，却又忍住。雷澈以手掩口，咳了好一阵子，听得叶凉心弦紧绷。

雷澈瞥了管家一眼，那管家赶忙凑近，却听雷澈缓缓道：

“他要多少，就给他多少。”

第一章 秋水刻剑（七）

师徒俩跟着管家去账房取银子，走出几步，叶凉颈后忽一凉，莫名觉得背后有人正在注视自己。回头望去，却见雷缨络的面纱皱起了一角，唇边挂着血丝，发梢低垂，像是被流淌的日光打湿了。

她孤零零地站在那里，一言不发，但叶凉却恍惚听见了什么，仿佛她成了一块多孔而峻峭的奇石，秋风偶过，呜咽如歌。

叶凉心中异样，想多聆听片刻，却听吴重催促道："快走快走，莫等雷澈反悔。"

师徒俩背着两袋金叶子离开了雷府。

天上阴云渐凝，两人在莫愁湖畔闲逛，吴重叹道："这场定亲宴，武林轰动，风光热闹，却不料是这般收场。"

叶凉眺望湖上，但见败柳飘枝，残芦泛叶，一派萧条景象，心头空落落的，道："也不知那萧野谣为何要杀龙家公子。"

吴重道："想是有人不欲见到龙家与雷家太过亲近，嘿嘿，兴许就是花家说动了萧野谣。"顿了顿又道："不过武林中瞧不惯四大世家的大有人在，究竟如何，倒也难说。"

叶凉点了点头，问道："师父是和雷澈有过节吗？"

吴重一笑，道："且算是吧。"

叶凉道："莫非师父想杀的人就是雷澈么，那怕是……怕是有些渺茫。"

吴重摇头道："我杀雷澈作甚？"叶凉一怔："那是要杀何人？那人是在衡山么？"

吴重却不回答了，看看天色，道："咱们须得找个避雨处。"说着当先朝湖边一间酒肆走去。

半路，忽有一个清秀少年拦在吴重跟前，作揖道：“奉命请君赴宴。”他站在阴云之下，一身灰衣，倒像是从云中降下来的。

吴重脸色微变，未置可否。

那少年倒退三步，整衣敛容，又进前三步，身姿甚是古雅，再度长揖道：“再请。”

不待吴重开口，少年再度退后、进步，衣袖轻抖，手心里已多了一根芒草，作揖道：

“再请。”

少年的语气一次比一次恭谨，将芒草递给吴重，随即掉头离去，迈步间快慢飘忽，沿着湖岸渐渐融进天边灰云里。

“这人走路很是古怪。”叶凉收回了目光。吴重叹道：“那是‘忘返步’。”

叶凉好奇道：“师父，是谁要宴请你？”

吴重嘿了一声，半晌才道：“走吧，先回雷家。”领着叶凉匆匆走了回去，在雷府大门的门槛上坐了，手托腮帮，沉思不语。

此时宾客们正陆续告辞离去，在门口撞见吴重，都不免神色古怪。那雷府管家摸不清吴重与雷澈的交情，倒也不敢驱他。

天上淅沥沥落起了雨，叶凉立在门外，大惑不解。却听吴重忽道：“今日雷家的定亲宴，很不寻常，其中许多关窍，一时倒不容易想明白。”

叶凉道：“话是不错，可是师父为何要坐在这里？”

吴重摇头轻叹，似笑非笑，低头把玩着手中那根芒草。叶凉道：“这根草有什么不寻常么？”

吴重道：“这不是草，这是请帖，是‘山中刺’要请我去赴鬼宴。”

说完见叶凉不懂，便又道：“‘山中刺’与‘无颜崖’齐名，是江湖中最负盛名的两大杀手帮会之一。”

叶凉一惊，道：“那山中刺是要……”

吴重颔首道：“是有人找了他们，买我的命。”

叶凉道：“是谁？”

吴重道：“不知道。”

叶凉道：“是雷澈吗，要么就是师父从前的仇家？”

吴重摇摇头，道：“行走江湖，往往是不知死在谁手里，也不足为奇。”

叶凉欲言又止，只觉心乱如麻，也到门檐下坐了。秋雨一点一点绵密起来，将雷府远近都织了进去。

半晌，叶凉见吴重仍似不打算开口，忍不住道：“那咱们该如何是好？”

吴重道：“山中刺多年前欠过雷澈的情义，只要我不走出去，他们是不会在雷府门口杀我的。”

叶凉恍然点头。吴重又道：“那些山鬼，自称山中君子，有许多古怪规矩，不但刺杀之前先递请帖，而且接帖后只要能活过七日，他们便不会再出手。”

叶凉道：“既是如此，那咱们在雷府借住七天，是否就没事了？”

吴重笑道：“这确然是个法子，但雷澈本就厌我，又新死了女婿，心中更不痛快，恐怕不怎么乐意帮我。何况山中刺此次动用了‘三请之礼’，也未必肯轻易罢休。”

顿了顿，又道：“那山中鬼宴可不是好吃的，你背着金叶子，自去别处吧，不必与我同行。”

叶凉怔住，片刻后道：“我没什么地方可去。”却是与七年前初遇吴重时的回答一字不差。

吴重似也不觉意外，点头道：“你到临江集的第一天，我便看出你遇事沉静，很有胆气，想来是幼年遭过什么磨难吧。”

叶凉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只得沉默。秋雨在檐上敲出碎玉声，师徒俩静静坐在门槛上，听了很久。

吴重沉吟自语：“听闻山中刺分为零、落两堂。草曰零，木曰落，嗯，他们送来芒草，没送花枝，那是要派出零字堂的高手来杀我。”

说话中望着茫茫秋雨，目光落在极远处。叶凉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只见雨雾弥漫天地，模糊了万物的边界，什么看上去都像是生了锈。叶凉隔着行囊抚过那柄锈剑，心中莫名一定。

“走吧，”吴重忽而站起，笑道：“世间风雨多得很，总不能在人家门口避一辈子。”

叶凉也站起来，随着师父走入了雨幕。

当晚，师徒俩下榻在客栈中，叶凉又开始练他仅会的那式剑术。

他寻了一条僻静的巷子练至夜半，心知遇到真正高手，怕是没什么用处，可是也别无他法。默默走回客栈，眼前忽然闪过萧野谣逃离雷府时震退拦路宾客的情形。

霎时间，叶凉心中如被雪光照彻，回想白日里萧野谣信手挥洒，如兔起鹘落，电闪虹飞，其中的神妙处似乎颇可融入剑术。他又返回巷子，苦思冥想，试练了许多新的剑招变化，直至自觉已将所睹所悟尽皆化在了剑术里，抬眼见晨光稀微，却是一夜无眠。

往后数日，师徒俩一路南行，叶凉稍得空闲便去练那新剑招，每日都不乏新的体悟。起初他甚感欢欣，然而悟来练去，不是手上滞涩，便是心中疏离，竟是越练越不满意，远远不如最初所学的那招剑术得心应手。

叶凉沮丧迷惑良久，转念一想，师父所传剑术虽然平平无奇，但毕竟练了七年，早练得烂熟，短日里改不过手来，恐怕也是难免。好在沿途也没遇上什么山中刺的杀手，心绪渐渐轻松起来。

连日里，叶凉见吴重似乎浑不将山中刺的请帖当回事，行走在暗夜的荒野中仍似闲庭信步，穿梭于热闹的街市间也并不怎么提防路人，不禁颇觉蹊跷。心想芒草到处都有，至于山中刺的那些古怪规矩，也只是师父自己说的，多半并没有什么杀手要害师父，只是师父往自己脸上贴金罢了。

七日后，师徒俩过了荆州，在山林间走了许久，入夜也没找到宿头，吴重却也不着急，笑呵呵地时而吟两句诗文。

叶凉道：“师父，那山中刺的杀手不会再来了吧？”

吴重掐算时日，缓缓一叹：“不错，料想是他们慑于为师的威名，自行退避了。”

叶凉哑口无言，又听吴重抱怨道：“悔不该从雷府拿了这么多金叶子，只怕三年五载也花不完，徒增累赘。”

叶凉道：“那不如买两口新剑，这把柴刀实在锈得厉害了。”

“胡说。”吴重肃然道，“这锈剑大有用处，你须好生保管。”

叶凉奇道：“难道师父杀人也非得用这把锈剑不可吗？”吴重却不接话了。这一路上，叶凉多次问吴重要杀何人，吴重始终避而不答。叶凉愈发好奇，心想或许到得衡山便能见分晓。

师徒俩翻过一处草坡，望见淡淡的眉月之下，遥遥飘出一角酒旗，灯火在夜色里晕散成溶溶的一团。

吴重喜道：“可算能喝杯热酒了。”两人已在寒风中跋涉良久，此刻心头一阵安宁，不约而同地松出长长的一口气。

那酒家开在郊野中，很是简陋，两人进了门，坐在炉火边，听着门外风声瑟瑟，各自出神，半晌过去，谁都没说什么。

吴重缓过气来，点了酱牛肉、烤羊腿，店家却说都没有，只给两人各盛了一碗青菜豆腐汤。吴重嫌太素，让店家烹了两碟椒油拌在汤里，道："凑合吃两口吧。"随后连吃了三大碗。

叶凉喝了几杯酒，伏在木桌上打盹，迷糊中听着吴重不住倒酒饮酒，听了一阵，渐渐醒过神来，道："师父，再喝下去，怕是要喝醉了。"

吴重笑呵呵道："为师教你一句江湖经验：眼前有酒喝，又有人陪你喝时，不妨多喝几口。"

叶凉一怔，想了想，与吴重对饮了两杯。吴重醉眼朦胧，道："你有没有一个人喝过夜酒？"叶凉摇了摇头。

吴重道："有时长夜独酌，慢慢喝着冷酒，看着天边一点一点亮起，会以为是自己把这夜色一口一口喝掉了。"端详着窗纸上的月色，忽而轻叹。

呼啦，夜风吹开了门，店家走过去掩门，却听吴重道："且慢！"

第一章 秋水刻剑（八）

叶凉看向门外，但见一群白衣人手持烛台，曳步如飘，远远而来，腰间有细长事物晃动，似是佩了剑；脱口道："他们都是剑客么？"

吴重点了点头："这些人，应当都是巴山烛照剑一派。他们不论日夜，出行都持烛台，对敌时若烛火被敌人击灭，当即就会弃剑认输。"

叶凉讶然道："对敌时也拿着烛台，不会拖累身手吗？"

"这其中却有个故事。"吴重一笑，徐徐道，"传闻巴山剑派的创派祖师是一名女剑客，此女子年轻时极厌烛台，只因她身姿窈窕，但经烛火照出的影子却畸长枯瘦，很是难看。后来她行走江湖，匆匆二三十年过去，来到巴山脚下，临溪照影，只见风刀霜剑之下，自己早已形销骨立，与当年烛影无异。"

说到这里，吴重悠悠一叹，继续道：

"那女子性情孤清，长久以来都很不开心，到此刻忽有所悟：多年前烛火照出的，正是她的本相。从此她心绪开通了许多，隐居巴山，夜观烛影，日悟剑意，竟创出一路烛剑相生、人影互化的神异剑术来，慢慢地才有了巴山烛照剑一派。"

叶凉听完，心中有些怅涩，问道："这是故事，还是真的？"

吴重笑道："道听途说罢了，到哪里去辨真假？"

说话中，那群白衣人已来到门外，叶凉本以为他们会进来歇息，但那些人却在数丈外停步伫立。

叶凉数了数，他们共有九人，正低语交谈。门外烛火与店中灯火相隔而峙，倒像是两片火光有什么仇怨似的。

叶凉低声嘀咕："拿着烛台出剑，总归还是太过麻烦，再说我只要设法打灭烛火，岂不就胜了？"

吴重笑道：“似你这般想的人，再多不过，巴山烛照剑既为武林七大剑派之一，岂是虚有其名？听说他们的烛台以秘法制成，燃力极强，大雨也浇不灭，你与他们交手时若分心去攻烛台，怕是反要被他们所乘。”

叶凉道：“原来如此。难道巴山剑派就没有一个不带烛台的剑客么？”

吴重道：“不带烛台的没有，不带剑的倒有几个。巴山剑术分为‘烛照’、‘犀照’、‘心照’三重境界，据传修到心照之境便无须带剑，而是以烛火为剑。”

“烛火也能作剑么？”叶凉琢磨起来，幽然出神。

忽听吴重道：“门外那些剑客似在商议什么大事，你耳朵好用，听听他们说了什么。”

叶凉凝神听去，脸色渐紧，道：“他们深夜到此，是在追击一个武林中的魔头……嗯，那魔头好像是用弓箭的，叫做江……他们语声太低，听不清了。”

“是江海余？”吴重猛然坐直，眉头深皱。

叶凉又听了片刻，道：“应当就是了。师父，江海余是哪个门派的，很厉害么？”

吴重道：“江海余无门无派，十多年前纵横江南，造下不少杀孽，武林中称为‘弓魔’。传闻被他的‘血河弓’射中便会手足僵痹，动弹不得，只能听凭体内一条条血脉在半个时辰内渐次爆裂，死状甚是惨酷。”

说完，吴重神情愈发忧虑，站起身来，道：“咱们出去问问详情。”

师徒俩来到店外，吴重冲着那群白衣剑客拱手道：“诸位可是巴山剑客？久仰高名了。”为首一名剑客笑道：“不敢当，阁下教得好徒弟，耳力不凡。”

叶凉一凛，这才知道他们已察觉自己偷听，想来自己方才所言也被他们听去了。那剑客打量叶凉，微笑道：“小兄弟，看你不过十七八岁，

内功已颇有火候，很不简单。”

叶凉茫然道：“我……我不会内功啊。”

那剑客怔了怔，见叶凉神情不似作伪，一时间无言以对。吴重领着叶凉深深一揖，道：“方才冒昧窃听，实在失礼，还望恕罪。”那剑客拱手还礼：“阁下言重了。”

吴重又道：“只是据我所知，‘弓魔’江海余在十二年前遭了大挫败，已然立誓退隐，绝迹江湖。诸位方才却说正在追查弓魔的踪迹，这其中是否有什么岔乱？”

那剑客道：“近两月里，巴山一带多有人毙命道旁，尸身上布满血红斑点，那是死在血河弓之下，绝不会错，更何况……”说到这里，脸上怒气一闪即逝，“更何况白日里还有人在荆州城的酒肆中见过江海余，那魔头是去寻一个人，却没能寻到，随意杀了几个酒客，扬长而去。我等一路追踪，这才来到此间。”

吴重道：“不知他要寻的是什么人？”

那剑客回想片刻，道：“若我记得不错，是姓吴名重，却不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

叶凉禁不住“啊”的一声，与吴重对望。吴重道：“原来如此，多谢阁下相告。”

那剑客道：“好说，还未请教阁下姓名？”

吴重道：“在下张轻，是鄂州晴川刀弟子。”

那剑客点头道：“幸会幸会。”语气颇为平淡，叶凉不由得猜想，那‘晴川刀’在江湖中恐怕并非什么了不起的门派。

吴重沉默片刻，正色道：“请恕我直言，诸位即便真的找到了弓魔，可有把握敌过他？我听说那江海余有一奇技，名曰‘悲弓射影’，即便能躲过他的弓箭，只消被他射中影子，也会顷刻间毙命。还望诸位三思。”

诸剑客都笑起来，为首那剑客道：“射影之说，终究太过妄诞，只是那弓魔多年前便恶名远著，想来定然不易对付，但我等既为巴山剑客，又岂能坐视他在巴山地界戕害无辜？”

叶凉心神震动，只见这些剑客指骨苍白，所持烛台上染了秋霜，烛火似也被冻成了笔直一线。但他注目片刻，胸口却有一片热意生出。

巴山剑客们辞别了师徒俩，转身而去，举足看似轻缓，刹那间却已在野草上滑出数丈。

吴重轻叹道：“这‘秉烛游’的身法，已有十三年没见到了。”

剑客们渐渐走远，宛如一叠萤火，转折流向山林深处。叶凉目送良久，脱口道：“师父，咱们去帮他们吧。”

“糊涂！”吴重斥道，“你凭什么帮他们，凭你那把锈柴刀吗？”

叶凉道：“可是他们……”

吴重道：“走吧，回屋喝酒去，醉了便睡，明晨还得赶路。”

叶凉道：“师父，你说他们能杀了弓魔吗？”

吴重一怔，随即道：“自然不能。他们此一去，也不知能有几人生还。”说完打了个寒噤，快步回屋去了。

叶凉本想问弓魔为何要寻师父，却未及开口；转念一想，师父多半是不肯说的。他默立在夜风中，望着远山黑沉沉的轮廓。没有一丝月光、一声风吹草动泄露出远处潜藏着什么武林魔头。但他隐约感到了山岭般的无形重压，将树梢上黄莺的足胫也压得纤细。

他低下头，看见自己长长的影子拖在地上，像是拖着丢弃不了的负累，心头一阵悚然，霎时间自厌自弃，却又从悚然中生出一阵激荡，解开行囊取出锈剑，朝着那些剑客消失的方向大步行去。

他在荒山野林里走了两个多时辰，没寻到弓魔，也没再遇见巴山剑客，汗流浃背，颓然返回那家小店，天色已亮。

吴重仍在喝着酒，瞥了一眼叶凉，喝道：“你小子疯了！”随即连骂了几句，叶凉垂头听着，吴重絮絮叨叨数落了许久，忽而一叹，问道：“叶凉，你幼年便能读书识字，多半是出身于书香之家吧，你父母是怎么过世的？你倒是从没讲过。”

叶凉却没听见似的，只道：“师父教训的是。”

【作者说】江湖画卷持续展开中……

第一章 秋水刻剑（九）

师徒俩继续南行，这一回吴重却不似先前那般悠闲了，两人在一处集镇上买了快马，连日疾驰。有时叶凉觉得赶路太紧，吴重却仍嫌慢，道：“被江海余追上，可不是好玩的。”

有一回，师徒俩似是撞见了弓魔，那是在洞庭湖边的一处茶棚里，吴重喝着茶水，忽然脸色煞白，招呼叶凉上马快走，两人纵马奔出十来丈，叶凉回头望去，但见远远的有个红袍人正走向茶棚，步履缓而僵硬，像是冬眠刚醒的蛇。

多日后的黄昏，两人来到衡州城内。吴重问了好几个路人，得知确然已在衡州了，神情顿松，笑道：“不怕那姓江的了。”

叶凉奇道：“这是为何？”

吴重道：“姓江的在衡州吃过大苦头，不敢来这里的。”

师徒俩吃饭歇息，翌日来到衡山脚下，却不走显眼山路，专拣崎岖小径，半日才绕到后山一处清寂的山谷中。

吴重坐在青石上喘息良久，笑呵呵道：“此处是衡山剑派的禁地，擅入者死。”

叶凉吓了一跳，道：“那咱们为何到这里来？”

吴重道：“寻常人来，自然不行，为师身份极高，来便来了。”

“原来如此。”叶凉闷闷应了，但见谷中草木稀零，黄叶层层叠叠，从脚边蔓延到几株梨树下，树旁是一间粗陋的木屋。

叶凉道：“既然是禁地，为何还有人住在这里？”

吴重道：“住在这里的人名叫方白，那禁令便是他设下的。”

叶凉心弦一紧，道：“那他定然是极厉害的人物，咱们能杀得了他吗？”

吴重道：“你不先问问，他是好人还是恶人么？”叶凉道：“师父要杀的，自然不是好人。”

吴重哈哈一笑，道：“可惜呀，可惜我并非是要杀他。”

叶凉没听懂“可惜”二字，心说原来师父到衡山不是来杀人，张口欲问，忽然感到一阵古旧的潮气，像有一场多年前的雨再次漫进了心头，却听吴重轻叹道:

“看来他还当我是故人。”

吴重瞥见叶凉神情惊惑，不禁微笑：“你没察觉么，有人来了。”

叶凉望向木屋，却无人走出，再眨了眨眼，不由得惊咦一声，梨树之前竟已凭空添了一人，青衫泛旧，缓步行来。

吴重道：“这人便是方白了。”

方白似是听到了吴重所言，远远地道：“难得吴兄还认得我。”叶凉乍闻他的嗓音，只觉如春夜细雨，夏日清风，说不出的妥帖自然。

吴重道：“你便是烧成了灰，我也认得你。”

方白苦笑道：“谢过吴兄吉言。”说话中来到两人面前。叶凉见他三十来岁，身形瘦弱，脸色疲倦，像是许久没歇息过了。

吴重打量了方白半晌，叹道：“你可比当年老得多了。”

“客居天地间，扰扰匆匆尘土面，见笑了。”方白语声平静，“吴兄的形貌比之十三年前，似也颇有变化。”

叶凉留意到方白说话时目光有些飘摇，这念头方起，忽觉一阵微风拂过周遭，烛火般游离了片刻，随即消逝。

吴重道：“谁能不变呢，嘿嘿，相看只有山如旧。”顿了顿又道：“江海余正在找我。”

方白神情微怔，道：“他已经重入江湖了？”

吴重道："嗯。"

方白沉思片刻，道："他不会找到你的。"

这话听来不过是一句寻常安慰，吴重却松了一口气，正色道："多谢了。"

方白微笑道："吴兄此来，不只为此吧。"

吴重缓缓点头，似在斟酌字句，半晌才道："不错，我想请你出山，随我去一趟昆仑。"

方白也沉默了许久，叹道："我心负枷锁，自困于此，恐怕去不成昆仑。"

吴重闻言眉头紧皱，径自来回踱步，将脚下黄叶踩得乱响，良久才道："你从前最是逍遥自在，怎么如今却这般颓唐，跟这落叶似的，叫人瞧着生厌。"

方白一笑，道："此生如倦鸟，被天公提在樊笼里，谈何逍遥。"说罢微微低头，忽有急风如帚，贴地扫过，三人足边黄叶都远远散了开去。

叶凉大为惊疑，久久凝视方白，渐觉他不只是站在眼前，也不仅仅是站在这片山谷里，而是立在纵横万里之间，孤峙在天地中心，时而呼应山河风露，与天地同化，时而却又与整个天地都疏离隔阂；一举一动虽然细微，牵连却极广极远……看到后来，愈感深邃难明，目眩心迷，身躯摇晃起来。

——肩头忽遭剧烈拍击，堪堪醒神，却听吴重道："方白修为太高，神动而天随，此刻你也不必费心琢磨。"

叶凉点了点头，吴重又道："把'孤鹜'取出来吧。"说完看向方白，微笑道："当年你赠我'孤鹜'，说只要我带来找你，你便答应助我一次，是也不是？"

方白颔首道："不错。"叶凉却怔了怔："孤鹜……啊，师父是说柴

刀。”当即从行囊里拿出锈剑。

吴重将剑递向方白，语声一肃：“如今剑在这里，请随我去昆仑吧。”

方白接过了剑，打量剑上锈迹，忽而瞥了叶凉一眼，道：“这剑往常是你在用么？”

叶凉手心里无端一紧，道：“是。”

方白道：“不知怎生用法？”

叶凉道：“大多时候是用来砍柴。”

方白一怔，苦笑道：“此剑是我少年时常携，剑身轻薄，须以剑锋刺用，也算难得的利刃，没想到被你拿来砍柴。”

吴重挠了挠头，道：“我平素又不杀人，这剑给我徒儿去砍柴，也算物尽其用。”

方白颔首道：“不无道理。”随手振剑，剑锋在一块青石上叩出落棋声，天地间横生一劫。

良久过去，叶凉仍觉余音在耳中轻颤，如雨打深潭，幽怅难言。吴重盯着那锈剑的剑尖，道：“此去昆仑，还须借重你那一式‘雨梳风帚’。”

“从前的剑术，早不用了。”

方白摇了摇头，将锈剑递还叶凉：“小兄弟，方才你称它是柴刀，对不对？”

叶凉张嘴欲答，吴重忽道：“住口。”方白对着叶凉眨了眨眼，道：“柴刀并不比剑差，剑也没什么好的。”

“方白！”吴重语声焦急起来，“以你身份，也耍赖皮？”

方白微笑道：“和吴兄相识日久，受益匪浅。”

吴重与他对视片刻，忽然一屁股坐在地上，神情懊恼，半晌不语。方白叹道：“吴兄……”

“不必多言。”吴重瞪了方白一眼，“这几年我教了我徒儿一招剑术，你来看一看吧。”

方白略一犹豫，道：“好。”

吴重当即侧头道：“叶凉，你好好地使一遍那招剑法，于你大有益处。”

“是。”叶凉提剑摆好了起手，与方白的目光轻触即分，眼前随之一凉，似有雨滴倏忽跳在眉间。那雨滴穿肌越骨，灼入深心，他的手指轻颤起来，光阴静止似的，隐隐捕到了当前一刻。

这一刻悬在秋风中，如雨滴般缓缓下落。在方白的注目之下，叶凉施展起那招剑术。

随着他挥臂迈步，周身仿佛越来越轻，几欲乘风飘离，他忍不住重重一咳，却觉自己已轻得只剩咳声，使完一整式，收剑伫立，神思迷蒙，似乎正不断向下跌去，却又莫名安心，宛如成熟的果子坠落枝头。

他睡着了。

他梦见了雨中柳树上焦枯的掌印、烟涛之间蹈风东流的书生，梦见野草篱笆一盏灯，梦见茶楼说书人口沫横飞，剑光在他的讲述里来去千里，梦见一帘淡月，两声蛩鸣，七岁时父母之死。

他梦见未曾目睹的陈迹过往，青鹿崖上乱石嶙峋，白骨参差，梦见红颜独立华堂，嫌明烛照瘦了清影，梦见大雨落在空谷中，远去了侠客，刀剑横陈无主，梦见荷叶上斑斑墨迹，被露水一晕，再也辨不清的故人题诗。

他梦见尚未来得及发生的事，苍凉的血，滚烫的花瓣，切开白玉的剑光，梦见夜行长街，大敌当前，灯笼渐次熄灭，梦见角声满天，芦笳遍地，单剑驰过长岭，梦见山中天寒，佳人相候，翠绡衣、轻敛袖，皓

腕如冰雪，梦见刀芒乱分春色，惊鸿一笔点破漫天飞絮。

他在梦中行走，在奔波中做梦，他在江湖倥偬间听见深秋的一声残蝉，竟透亮如春鸟初啼。

他浑身轻震，睁开了眼，一时间似乎目不可视，耳不得闻，口不能言，良久才察觉到心中一轻一重地跳了两声。轻的那声循着督脉上行，从颅顶百会穴透发出来，将秋风击得如磬清鸣；重的那声顺着足少阴肾经下行，穿过足底涌泉穴敲在地上，地面像是鼓面，将他的心跳传遍山谷。

叶凉手心一松，那柄锈剑悄然崩解成铁粉，堆叠在足边。

山风阵阵，黄叶翻飞，三人衣袂猎猎作响；叶凉耳目骤清，诸般幻感冰消瓦解，回想方才梦境，怔怔呆立。吴重目光追着一片落叶，随手推了推叶凉，道：“还不道谢？”

叶凉深深长揖：“多谢方前辈。”

第一章 秋水刻剑（十）

方白道："不必多礼。"淡然一笑，又冲着吴重颔首致意，随即转身而去。

吴重看着方白走出几步，蓦然叹道："你当真不肯助我吗？"

"孤负人间三尺雪，匣中青蛇已成灰。"

方白摇了摇头，继续朝着木屋走去。

叶凉忽道："方前辈——"

话说至此，竟突兀地看不见方白了，凝神定睛，片刻后才见青衫晃动，却已到了梨树旁，随即木门微响，眼前一空，再没有人了。

吴重怅然道："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来不可遏，去不可止……没想到一别十三年，方白气志虽颓，剑意上的修为却更高了。"

叶凉道："方前辈的身法好生奇异，似乎时隐时现，若有若无。"

吴重道："他能借山川草木藏神，若不想让你看见，你是极难留意到他的。"

叶凉轻叹："那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了。"

吴重道："方才你叫他，是想说什么？"

叶凉道："我在方前辈面前使完剑术，心中似乎明晰了很多，却也新添了不少模糊的念头……唉，总归是难以言说，刚才正是想请教方前辈。"

吴重颔首道："不必说，也不用去想，且把这些模糊念头留存心中，日后自有好处。"

师徒俩离了衡山，返回城中客栈歇息。

叶凉辗转难眠，总是想起那柄锈剑。从前他很是嫌弃那剑，如今没有了，心中却颇为不舍。翌日说与师父，吴重笑道：“一把旧柴刀，碎就碎了，有什么要紧？”

两人自此折向北行。叶凉买了一柄新剑，每到夜深人静，便寻僻静处继续练那招剑术。他谨记师父教诲，从不去想山谷中的那场白日梦境，但舞剑时梦中光景也不免掠过眼前。

有时他忍不住从梦中撷来一丝剑意试练，有时便老老实实练那练了万千遍的架势，只是无论如何，总觉新剑远没有那柄锈剑趁手，常常使不完整式便感手腕僵滞，剑锋飘忽。他去请教师父，吴重道：“不是剑不趁手，是手不顺心。自离了衡山，你心中剑意已然生变，手上却没跟上来。”

叶凉仔细体悟师父所言，仍是夜夜练剑；渐渐的，只觉每次使出那式剑术，都像初次学会时一样陌生。他又去问师父，吴重笑呵呵道：“不错，不错。”然而究竟哪里不错，却又不肯说了。

但叶凉仍感欢欣，他想师父既说不错，应是练对了路子，每夜练剑愈勤，剑刃一次次定在夜风里，有时夜色浓到连他自己也看不清剑尖，但他仍是一遍遍练了下去。

北行多日，师徒俩再度路过洞庭湖，吴重道：“先前咱们为避弓魔，没多耽搁，不然兴许能见着湖上的‘留影舫’。”

叶凉道：“那是一条船吗？”

吴重道：“留影舫既是一艘画舫，也是武林九大刀派之一，门人用石刀，石色漆黑，在白日里还算醒目，夜晚就极难防范。”

叶凉道：“门派在画舫中，料想门徒不多。”

吴重道：“不错，留影舫人数虽稀，但那‘画中留影’的刀术是极凌厉的。”

叶凉道：“咱们这回要去湖边看看吗？”

吴重想了想，笑道：“若你很想看，咱们就去随便看一眼。”

叶凉对武林门派自是颇为好奇，师徒俩当即寻了左近的客栈住下，翌日清早，吴重买好了茶点，领着叶凉来到洞庭湖畔的一处木亭，道：“咱们在这里歇着，若我记得不差，留影舫不久便会经过的。”

两人饮茶闲谈，眺望湖光秋色，但见芦荷摇曳，沙鸥起落，烟波浩渺，颇壮眼界。只是等了大半日，却未能见到留影舫。叶凉道：“师父，咱们回去吧。”

吴重道：“再等等。”

直到月照洞庭，菱歌渐隐，湖上仍没有留影舫的踪影。两人回到客栈，叶凉道：“赶路要紧，既然无缘得见，那便算了。”

吴重沉默片刻，皱眉道：“明早再去，一定要见。”却与他先前说的“随便看一眼”大为不同。叶凉一怔，道：“嗯，能见到自然最好。”

第二天师徒俩起了个大早，又来到湖畔，湖上却起了白茫茫的雾。叶凉道：“这么大的雾，怕是看不着了。”

吴重一言不发，站在亭子里张望湖水，半晌过去，忽道：“快瞧，那便是留影舫了！”语声颇为激动。

浓雾掩映中，一艘画舫从极近处的水面上滑过，船身质朴，不似富贵人家的画舫那般雕饰华美，但行驶很是安稳。叶凉怔怔看着，心头一阵宁和，又见船头有两道人影腾挪跃动，似在交手。

吴重道：“那是留影舫弟子在切磋刀术。”

话音未落，雾里绽出几道细细的刀芒，像是白纸上散开了几缕墨痕。吴重轻叹道：“画中行舟，雾里刀影，宛如当年初见。”

那留影舫只在大雾里出现了一瞬，便隐入芦花深处去了，吴重却久久伫望，就像能看穿雾气似的。

叶凉觑见吴重眼眶泛红，心里很是讶异，但师父既不说，他也就忍

住没问。

“走吧。”吴重又看了一阵，转身而去。

直到返回客栈，两人谁也没说话。叶凉收拾好了行囊，随口道：“那些留影舫上的人，什么时候上岸呢？”吴重道：“他们只在画舫中，终生不近岸的。”

叶凉一愣，颇觉意外：“他们为何不上岸？”

吴重叹道：“他们怕这世道。”

叶凉道：“他们都是武林高手，还怕什么？”

吴重道：“世道面前，哪有什么高手。”

师徒俩继续北去，一路秋意愈浓。

途径鄂州汉阳时，吴重让叶凉在酒楼等他，自言要去会一位故人。叶凉猜想师父多半是去那“晴川刀”一派了，却也拿不准这是不是师父真正的师门出身。

半日后，吴重便回来了，手拿一封书信，神情萧索；喝了几杯闷酒，忽而抱怨起来：“方白这厮，恁地固执，就是不肯帮我。”

叶凉道：“师父要杀的人……”他料想师父不会说出是谁，便只道：“是在昆仑吗？”

吴重道：“嗯。”

叶凉道：“那可远得很了。那人很难杀吗？”

吴重道：“嗯。”

叶凉道：“比……比‘弓魔’还要难杀吗？”

吴重哑然失笑：“比你这一路遇见的所有人都要难杀。”

叶凉心头一凛，默默寻思起来。吴重不住仰头灌酒，很快便醉倒

了。

师徒俩出鄂州后，转向西北行去，快马过了襄州。一日黄昏，正在旷野间歇脚，叶凉忽道："前边似有人吹笛。"

吴重怔了怔，却没听见，笑道："你的耳力越来越好了，咱们再往前走走。"

两人纵马驰出片刻，笛声清晰了许多，吴重才道："果然。"

风高日远，黄草连天，师徒俩驻马聆听，吴重怅然道："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这是弹霜亭的刀笛。"

叶凉道："刀笛是一种兵刃么？"

吴重道："嗯，这是弹霜亭一派的独门奇刃，激斗中能振出笛声。如此说来，前方是有人在打斗。"

笛音在暮风中悠悠流过，吴重听了一阵，又道："是弹霜亭的刀客占据上风。"

叶凉好奇道："师父为何知道？"

吴重道："弹霜亭的刀术，只有刀招纵横快意，形成连势时，笛声才能绵长不绝。"

叶凉恍然点头，道："那咱们再往前去么？"

吴重仍在听着刀笛之声，半晌才轻轻一叹："还是绕开吧。"

师徒俩连月赶路，又过了商州、岐州、陇州、原州各地，途中听闻了花流骊的一些恶迹，这才明白那日秦川木余刀的高手为何找上他。两人踏霜冒寒，吃了不少苦头，等快到凉州时，已是隆冬时节。

朔风嘶号，师徒俩跋涉在雪野中，靴子不时踩断冻草，脆声如断金铁。

午后，吴重算了算路程，道："今日赶不到凉州城了，还得露宿一

晚，只盼别再下雪。”

叶凉道：“兴许半路能遇上人家借住。”

吴重道：“天寒地僻，要碰上什么人可不容易。”

师徒俩步履一缓，不约而同地叹了口气。

又行出数里，翻过几个矮坡，叶凉忽见旷野中有个灰衣人，膝上横刀，远远地坐在雪地上，宛如铁块。

叶凉道：“师父，前边有个人。”

吴重望了望，道：“那是树还是人，我有点瞧不清。”走近了再看，忽然一哆嗦，转过身道：“咱们走！”

叶凉一愣，却见吴重紧跑了几步，随即滑倒，在雪上打了个滚。他赶忙追上去扶起，道：“师父，怎么了？”

吴重摔得鼻脸通红，却浑不觉痛似的，边走边道：“快走快走。”

当是时，寒风中飘来语声：“多年不见，吴兄可好？”那嗓音似有形质一般，在雪地上划开一道长线，从灰衣人坐地处直指而来，顷刻间追过了吴重的足尖。

吴重长叹一声，顿步道：“走不了啦。”

叶凉道：“那人是谁？”

吴重愁眉苦脸道：“那人是‘天风峡’的掌门人，‘寒衣’铁风叶。”背对那黑衣人，朗声道：“铁兄怎么也到这荒郊野外来了？”

“来杀你。”那灰衣人站了起来。

第一章 秋水刻剑（十一）

“来杀你。”那灰衣人站了起来。

这三字犹如刀刃，伴着寒风灌入耳中，叶凉顿觉头颅一痛。他低声道：“师父，咱们要逃吗？”

吴重仰头望天，霍然回过了身，大步走向铁风叶，道：“铁兄缘何杀我？”

铁风叶冷冷道：“你既要杀人，当知人也会杀你。”

吴重点了点头，忽而一笑：“铁兄怎会知我行踪？是不是一个姓秦的白马盟弟子告诉你的？”

铁风叶漠然不答，手中长刀折映雪光，明暗不定。

叶凉见他年约四十，满身雪沫，长发结了霜，髯须一根根冻如虬枝，仿佛已在冰天雪地中等了许多时日。

吴重叹道：“我要杀的人，可并非铁兄，铁兄也不必杀我，你我不妨各行其是。”

铁风叶冷笑道：“不错，青鹿崖上血色已旧，吴兄的心肠也冷得多了。”

吴重嘘出一口气，来回踱步，忽然急道：“铁兄！非我一人要杀他！”

“是么，”铁风叶嘴角露出诮笑，“还有谁要去昆仑？”

吴重道：“许多人都会去，龙钧乐怕是已到了。”顿了顿又道：“玄真教的掌教、停云书院的山长，也会去的。”

铁风叶沉吟片刻，忽道：“方白去不去？”

吴重略一犹豫，摇了摇头。铁风叶神情微变，又道：“衡山还有别的

人去么？”

吴重道：“衡山‘夜雨’、‘风雁’两大支脉的剑客，都以方白为尊，他既不去，谁还肯去？”

铁风叶缓缓道：“如此说来，没了方白那一剑‘雨梳风帚’，你们未必能克制那人的刀意。”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吴重神情郑重起来，“天风峡是武林九大刀派之首，铁兄身为掌门，亦是‘正气长锋阁’七位阁主之一，为何却一意孤行，不肯与其余阁主勠力同心，共成此事？”

铁风叶冷笑道：“正气长锋阁以停云书院和玄真教为首，铁某只是个弄刀的粗人，插不上话，也不想凑这个热闹。”

吴重叹道：“看来你我言尽于此了。”

铁风叶道：“非你一人要杀他，但唯有你，或许才真能杀死他。我知你甚深，实不敢放任你去昆仑。”

吴重苦笑道：“铁兄未免太看得起我了。”

铁风叶道：“此去黄泉，请君珍重。”

吴重道：“既是如此，请留我徒儿一命。”

铁风叶摇了摇头，道：“他是你的弟子，所知恐已深，留不得。”

吴重一愕，怒道：“那不成。”

铁风叶淡淡道：“成不成，不是吴兄说了算的。”

吴重愣住了，沉默良久，轻声道：“他什么都不知。铁兄听我一言：若留他一命，于今后武林大有用处。”

铁风叶仍然摇头。

吴重哈哈一笑，道：“天无绝人之路，世有绝人之刀，铁兄，你我相

识二十年，今日你要绝我吗！”

说到后来，嗓音已近嘶吼，压低了寒风，在旷野中远远荡了出去。叶凉颤声道：“师父，你不用……”

吴重却看也不看叶凉，直视铁风叶道：“我这徒儿天赋绝顶，乃是剑道上举世无双的奇才，他日必有大成。还望铁兄，三思。”

铁风叶冷笑道：“天赋绝顶么，比起你来如何？”

吴重道：“比我要高。”

铁风叶神情一肃，转头打量起叶凉；半晌才道：“好，我不杀你这徒弟，但不得不杀你。”

吴重倒退一步，整顿衣袖，长揖道：“多谢成全。”

叶凉拔剑在手，道：“师父，何必求他，咱们和他——”

“闭嘴。”吴重霍然瞪向叶凉。

叶凉心神为师父目光所震，一瞬里张口结舌，莫名想起数月之前，在下山前夜，他也曾见过师父流露出这样的眼神。

那晚他去江边洗剑回来，进屋时撞见师父正给炉膛添火，脚边书箱翻倒，师父将书一卷卷地都烧了。他讶然道：“师父，不要这些书了吗？”当时师父道：“此去再不回来，留之无用。”师父说这话时蹲如石雕，侧头望过来，便是跟此刻一般的眼神，沉静孤绝，像灰土上冷冷横了一线白霜。

叶凉点了点头，不再多言，眼中流下泪来。

吴重淡淡一笑，道：“我死之后，你不必再去昆仑。南返路上若遇危难，可去淮州簌玉馆寻……嗯，寻那人相助。”

铁风叶冷眼看着，忽道：“何必聒噪，只要能接我一刀，我便不杀你如何？”言毕扬手一刀，斩向吴重头颈。

叶凉不及思索，抬手便使出师父所传剑法，挡在吴重身前，刀剑交击声在风里扬开。

铁风叶冷哼收刀。叶凉又惊又喜，道：“我接住了这一刀！”

铁风叶道：“吴兄，你还有话说么？”

吴重道：“多谢手下留情。”

话音未落，叶凉忽觉心跳一滞，像是有一片滚烫的青色的玉在胸口迸裂，热流蔓延到四肢，随即重重地摔在地上，手里的剑也断成了两截。

他正觉周身僵痹，忽听身后有人轻吟：“旧游旧游今在否，花外楼，柳下舟。”——勉力扭头，却见数十丈外的矮坡上立着一人，白衣胜雪，正欲举步下坡。

铁风叶与吴重也望向矮坡，吴重道：“铁兄，请快动手吧。”铁风叶横刀一振，将斩未斩之际，却露出斟酌的神色，似犹豫不决。霎时间叶凉心弦剧颤。

“梦也梦也梦不到，寒水空流。”

那白衣人疾行而来，宛如在雪上飘行的一道剑光，顷刻已刺近了十来丈。

吴重微笑道：“铁兄再不杀我，等坡上那人到了，便杀不了我了。”

铁风叶沉默片刻，反而收了刀，洒然笑道：“只要来者能胜过铁某，就算是吴兄命大。”

那白衣人来到铁风叶身前五尺停步，拱手道：“久仰铁兄之名，今日得见，幸何如之。”

叶凉手足麻痹渐消，挣扎站起，只见这白衣人三十出头，容貌极俊秀，眉间却似有一缕清愁，左手敛在袖里，右手拈着一根断枝。

铁风叶瞥见那枝条断痕犹新，似是折下未久，冷声道：“这可不是梅

枝吧，哼，快剑展梅，铁某倒也久仰了。”

叶凉心中一动，却听展梅道：“仓促赶来，随手折的枝条，还是来迟了些。

铁风叶淡淡道：“若非展兄，吴重怕是早已死在山中刺的手下了。听闻展兄最爱梅花，这里远近三百里都无梅树，展兄不在家赏梅，又何必来此？”

展梅轻叹道：“半生流落，无家种梅，只能借梅为名罢了。这里也没有烈酒，铁兄又何必来？”

铁风叶颔首道：“如此毋庸多言，请展兄赐教。”

“铁兄请。”展梅缓抬右腕，手心里的枝条微微弯曲，宛如一道不得伸展的眉。

铁风叶振刀空斩一记，踏步逼上；与此同时，展梅亦刺出枝条，抵在长刀上急如风火般勾点了数下，似在刀身上写了个字，啪啦一声，长刀断碎。

叶凉顿惊，没料到展梅一出手便写断了铁风叶的长刀，心绪随之一松，料想展梅已立于不败之地。

展梅手腕一挑，随即刺向铁风叶的咽喉；铁风叶拧腰侧颈，避过枝条，长发从展梅的衣襟上擦过，嗤嗤作响，白衣上随即裂开几道细痕。

两人各退一步，瞬息又同时抢进，展梅手中的枝条闪出一阵涟漪，刺在风里宛如漾在水中；铁风叶衣袖横扫，与枝条轻触急分，一股寒锐之气切过周遭，吹荡得叶凉与吴重衣衫翻鼓，遍体冰凉。

一片衣角倏忽飘在风里，枝条在点中铁风叶胸口的一瞬碎成了木粉。

展、铁二人错身而过，各自站定。展梅回过身来，拱手赞道：“散发成刃，衣袂如刀，领教了。”

铁风叶背对展梅，猛然吐出一蓬鲜血，大笑道："好剑法，当真痛快！"迈开步子，飘然远去，看也不再看吴重师徒一眼。

吴重哈哈笑道："展梅，你这老小子，总算来了。"

展梅立在铁风叶先前站立之处，方欲答话，忽觉内息剧烈一寒，回想交手之初铁风叶的那一记空斩，心中恍悟惊叹：那时铁风叶已在风里留下了一刀。

吴重见他不答话，又笑道："你这老小子！"

展梅闭目静气，脸上渐渐现出冻疮，咳出了两口冷血，随即才与吴重相视一笑。

两人对望良久，似都不知该再说些什么，吴重的笑容也慢慢淡了，搓着双手，在冷风中打起颤来。

展梅道："料想前路已无险，吴兄珍重。"

吴重点头道："嗯，你走吧。"

展梅径自离去，叶凉忽道："多谢展前辈。"言毕长揖。展梅足下不停，扬了扬手，转眼便走得看不见了。

师徒俩默然目送，雪地上血迹散乱，宛如落梅。

过了良久，叶凉轻声道："师父，我真的天赋很高么？"

吴重道："嗯。"

叶凉道："我一直以为，我是个没什么用的人。以前我给师傅砍柴，觉得自己还有些用，后来又想，其实人人都能砍柴，我其实还是没什么用。"

吴重道："你眼下是没什么用，但以后会有用的。"

叶凉道："谢谢师父。"

顿了顿又道：“我、我真的很喜欢学剑。”吴重嘿嘿一笑，道：“你若不喜欢，也不会将一招剑法练上七年。”

叶凉看着手里的断剑，出起了神。

吴重忽问：“你在想些什么？”

“我想起七年前我曾问师父：‘江湖多好，师父为何要退隐？’，那时师父说自己志向很高，我还有些不信，甚至以为师父是为了临江集里的陈家姑娘而退隐江湖……”

叶凉笑了笑，继续道：“如今我已经知道，师父没有真正退隐，也一定真的有很高的志向。”

“傻孩子，”吴重露出了几乎是怜惜般的目光，看了叶凉半晌，叹道：

“江湖再好，又怎及得上陈家姑娘？”

叶凉一怔，吴重却已走到旁处去，道：“须得多多收集枯枝，今日不走了，就在这里露宿。”

师徒俩清出一方雪地，生起了篝火，久坐无言。

叶凉放眼望去，枯枝乱草从雪地上刺出头来，星星点点，一直绵延到远山暗云之间，忽听吴重道：“你看这天地，像不像是一袭溅了泥斑的白衣。”

叶凉点了点头。吴重低头一瞧，又道：“我的衣衫也脏了。”站起身来，走离了篝火，良久过去，忽而轻轻吟道：

“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浣衣。”

篝火之上，火星四散飘舞；天地寒彻，北风中像是有人在哭。叶凉的目光久久追着那些火星，仿佛等到傍晚，它们就会升起成为星辰。

第一章 秋水刻剑（十二）

师徒俩行至玉门关时，已是早春，原野上茁起了一层嫩草。

两人在左近唯一的客栈住下，吴重道："等出了关，再找下榻处可就难了，须得先行备齐吃用之物。"

叶凉道："听说昆仑山莽莽千里，不知咱们要去何处？"

吴重道："昆仑山里有座山峰，名为舂山。古书有云，舂山是唯天下之高山也，百兽之所聚，飞鸟之所栖。"

叶凉点了点头，道："我见这家客栈里的住客多半带了刀剑，莫非都是去杀那人的吗？"

吴重沉吟不答，只听门外有个稚嫩的声音道："杏花梅花，新摘的杜鹃花！"

叶凉怔了怔，没想到远在西域也有卖花的童子，心中不禁一暖。吴重微笑道："十年未赏过春景了，谁料卖花声里又识春，咱们出去瞧瞧。"

两人来到客栈堂中，买了几枝花，坐下喝着酒，忽有个裘衣汉子踢开酒桌，疾掠出了客栈。吴重望了一眼那汉子的背影，似有所思。

叶凉见花瓣散落了一地，心中不忍，俯身去捡，抬头时却被一名年轻女子撞中了肩头。

——那女子身着淡紫衣裙，双颊嫣红，侧头看过来，神情惊惶又决绝，杏花猝遇春雨似的清艳。两人对视的一瞬里，叶凉心中竟莫名闪过了雷缨络的名字。

那女子蹙眉欲语，随即别过了头，急匆匆出客栈去了。

叶凉怔怔坐下，半晌过去，仍想着那女子颊上一抹异样的红，只觉所谓武林第一美人，恐怕也未必能及得上她。

吴重道：“那女子脸色红得有些古怪，是么？”叶凉点头道：“想来是一种女子妆容吧。”

吴重道：“她是焉支山‘无颜崖’的杀手，唉，却已命不久矣。”

叶凉心里一颤，惊道：“师父为何这么说？”

“无颜崖的杀手都是女子，素来蒙面行走江湖，不露容颜；只有在刺杀极难对付的高手时，才会揭去面纱，运转一门能激增内力的奇异心法，但这心法一旦使出，便活不过半日了。”

吴重叹了口气，继续道：“此心法催运起来，脸颊殷红如血，名曰‘半日红妆’。”

叶凉默然良久，道：“兴许那女子只是刚巧涂了红妆。”

吴重摇头道：“先前那穿皮裘的汉子腰上有月牙状的伤口，那是被无颜崖的弯刀割出来的，他奔出客栈，便是为了躲避那女子。”

叶凉道：“那咱们去帮帮那女子吧。”

“糊涂！”吴重呵斥道，“你如今连柴刀都没了，凭什么帮她？”

叶凉道：“可是……”

吴重正色道：“更何况，那女子与巴山剑客不同，焉支山无颜崖去刺杀的，可未必都是恶徒。”

叶凉道：“那咱们先追上去看看，兴许此刻那两人已分出了胜败。”

吴重看了叶凉片刻，颔首道：“也好。”

两人离了客栈，顺着足迹纵马奔出大半个时辰，撞见那裘衣汉子倒毙在野草间，颈上被切出狭长的一道弧。

叶凉手心微松，这才察觉手里一直紧攥着几片花瓣，已被缰绳勒得皱碎。

吴重瞥见那汉子手边的短刀，皱眉道："这是'解牛刀'……原来那女子刺杀的是'游刃坊'的刀客。"

叶凉张望四野，却不见那女子。吴重道："咱们再往前行一段。"

两人上马驰出里许，在一条浅溪边遇到了那女子，她孤零零坐在溪边，长发垂在颈侧，似在梳洗头发。

叶凉欲走上前去，忽被拉住，转头看向师父，却见吴重缓缓摇了摇头。

师徒俩默默看着那女子清洗脸颊、对溪照影，良久过去，忽听她歌道：

"失我焉支山，桃李无颜色，思君君未归，归来岂相识？"

歌声轻郁，恍如新生的春草在原野上低昂徘徊。吴重轻声道："这是无颜崖杀手的辞世之句。"

两人将这女子和游刃坊的刀客都葬了，继续西行，跋涉月余，终于春山在望。

途中曾遇见不少武林中人死在荒野乱岭之间，有的是被山中刺、无颜崖的杀手所刺杀，有的却是死在别派高手的刀剑之下。叶凉没有再问师父，也知这些人都是前去春山。

时近黄昏，叶凉远远望见春山脚下升起了炊烟，吴重道："那里是春雪镇。"

师徒俩站在一条河边，春山自山腰往上覆满积雪，那河便是从山上流下来的。叶凉道："这镇子和春山，与临江集、与咱们住的那座山，似乎很像。"

吴重道："不错，确是很像。"说着舒了一口长气，在草地上懒散坐了，让叶凉取水来喝。

叶凉递给吴重水囊，吴重却摇头道："我想尝尝春山下的河水。"叶

凉放下水囊，取出行囊中的葫芦，不觉一讶：那葫芦沉甸甸的，还盛着初离临江集那日所灌的江水。师徒俩下山后，吴重挥金如土，只喝酒不喝水，等到了玉门关，两人又买了几只大皮囊装水，那葫芦便一直搁在行囊中。

叶凉晃了晃葫芦，道：“这是秋天的水了，我先去倒掉。”

“这倒不忙。”吴重点了点头，目光灼灼地凝视叶凉。

“山居七年，你心中剑意已成，又经方白的目光点化，一路风霜跋涉至此，可以试着出一剑了。”

叶凉闻言怔住，与吴重对望，只觉师父的目光与方白的眼神霎时重叠，如日光耀入心头，一瞬里神魂深处清澈了许多。

他闭目沉思，那招剑术仿佛化成了一场雨，淋落在身心。那是一场下过万遍的雨，他记得每一滴雨水的形状。

他看到刀客剑客们远远行走在雨中，面容模糊。他已去过一些地方，遇过一些人，仿佛触碰到了这个江湖的一点真东西，看清楚了雾中的一痕风景，却又让他更惶惑起来，他不明白江湖中的人，为何都要这般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带着决然的悲欣，带着百折千回的生死情仇，不知来自哪里，不知去向何方。

江湖掩在雾中，叶凉从前的梦里是如此，此刻似乎依然如此。但他心中的惶惑却已与下山前迥然不同，他已经看到了那些端坐在灰尘上的人，看到在细雨之中，在冰雪底下，依然汹涌燃烧的薪炭，他忽然想起衡山梦中听见的那声蝉鸣。

依稀就是七年前初夏听到的那声。

一瞬间叶凉的脊背绷紧如剑，手中葫芦的木塞远远迸射出去。

他随手扬出一线清水，落入了河中。那道水线在河水里久久不散，游鱼撞及，像是遇到了无形的屏障，猝然绕过；剑意缓缓下沉，鱼儿纷乱跃出河面。

他用水在水中刻出了一道剑痕。

“故人意如何，江湖秋水多。”吴重拊掌轻叹，“此一式，可名‘秋水’。”

叶凉放下葫芦，正对吴重，躬身长揖：“多谢师父教诲。”

半晌过去，春雨忽落。师徒俩一站一坐，静静看着黄昏的河面上雨花跳跃。雨线轻飘飘的，像梳子划过长发，像晨光照在身上。

叶凉道：“师父究竟是要杀谁？”

吴重道：“杀天下最难杀的人。”

叶凉道：“那是谁？”

问完忽觉手心轻颤起来。

吴重似没听见，良久才道：“华山停云书院，东海玄真教，乃是江湖中最大的两个门派。但在这一院一教之上，还有一宗。”

叶凉道：“一宗？那是什么宗派？”

吴重叹道：“一宗不是一个门派，而是一个人；一人即为一宗。”

缓了缓，继续道：“十三年前中原武林决战北荒摩云教，那人刀意如神，连斩‘天、风、地、火’四大摩云使，独挽狂澜，救武林于水火,自此天下刀客共仰，武林同钦，尊称其为——”

细雨如尘，春风如客。

吴重站起身来，遥遥晃晃地迈步，顺着曲折的河流走向春山。随即，叶凉第一次听到了那四个字。

“天下刀宗。”

（第一章 完）

第1.5章：江湖设定&创作感言

明天（5月7日）开始更新 《天下刀宗》第二章：夜雨青锋

目前第一章“秋水刻剑”约4.1万字已经更新完毕，感谢您的阅读和支持。由于本书是崭新的江湖架构，今天应多位读者要求，梳理一下在第一章中出场或提及的门派和人物：

【一宗】

“刀宗”云荆山

【一院三教】

华山停云书院（“春风眼”柳续）、东海玄真教（李素微）、北荒摩云教（天、风、地、火四大摩云使）

【七大剑派】

巴山烛照剑、峨嵋织星剑（雷缨络）、画剑堂、以及分为“夜雨”、“风雁”两大支脉的衡山剑派（方白）

【九大刀派】

凉州天风峡（“寒衣”铁风叶）、秦川木余刀（阮青灰）、留影舫、弹霜亭、游刃坊

【四大世家】

“袖中龙”柳州龙家（龙钧乐、龙霂）、“江上雷”金陵雷家（雷澈、雷缨锋）、“云间狐”朔州胡家（胡越枝、胡飞尘）、“焰里花”庐州花家（花流骛、花流骊）

【武林八奇】

泉州藏玉楼（温歧、温蔚）、山中刺（杀手组织）、知味谷

【九川十三崖】

青箫白马盟（“白马长戈”方天画、秦楚）、焉支山无颜崖（杀手组织）

【正气长锋阁】

在江湖中，“刀宗”云荆山地位超然，但却并非武林盟主，如今执掌武林的是成立于十三年前的最高议事会“正气长锋阁”，共有七名阁主，其中在第一章里提及的有五人：

玄真教掌教真人李素微、凉州天风峡掌门人铁风叶、柳州龙家家主龙钧乐、泉州藏玉楼楼主温歧、青箫白马盟盟主方天画。

另有【无门派人物】吴重、叶凉、展梅、“弓魔”江海余、“龙骨丹青”萧野谣等人；以及鄂州晴川刀等江湖三流帮派。

第一章中未提及的门派，将在后面的故事中陆续登场。

本书的另一位主人公陈彻，以及江湖中地位最尊的两大门派：停云书院和玄真教，都将在明天（5月7日）开始更新的第二章中登场。

期待您的阅读和支持。

【关于“我为什么还在写武侠”】

（因为必须凑满两千字才能发布新章节，所以才有了以下内容。可以略过不看。）

《天下刀宗》是一部武侠小说。很多人曾经对我讲过：如今武侠小说没落了，没市场了，写武侠赚不到钱。换言之就是“武侠已死”。实话实说，如果一个人没有其他工作，只写武侠小说，不写其他题材，也不参与影视剧本等其他写作项目，确实很难实现经济独立。但是把武侠换成任何一个小说类别，都是如此：可能纯文学作者会觉得自己更艰难，而很多人说现在科幻火爆、武侠冷清，其实据我所知科幻作者也不容易，武侠作者也没格外凄惨。其实，小说的受众占有率在游戏、动漫、影视剧的冲击下，可能本身就受到了一定削弱，也没必要把武侠的难处

单独孤立出来讲。

作为作者来说，我可能考虑不了那么多，我能做到的就是：我所写下的都是我自己想写的，我会真诚地去表达；我很喜欢武侠，如果我想表达的适合用武侠的形式来表达，那么我就写成武侠小说。至于写出来之后有没有人看，能不能畅销，这不应该是我考虑的问题，我也左右不了。对于作者来说，创作本身就是一种宝贵的意义：流连在审美和创造美之间，通过抵达真实来实现个体自由，来体验到某种超越性。这些回馈对于一个作者来说已经足够了。

也有很多人觉得，武侠小说的格调不高，文学性不足，而且现在武侠也没有好作品了，“XX之后再无武侠”。我一向觉得，我们不必把武侠小说抬到过高的位置，但也不必贬得很低，更不必把武侠小说专门剥离出去，成为畸零、孤兀的一小块。武侠小说只是一种文学类型，是类型文学的一种形式， 我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主题或者内涵是只有别的文学体裁能表达而武侠就一定承载不了的。 具体一部武侠小说的好坏还是要看这部作品本身，看这个作者的水平。没有必要因为当前武侠小说的整体市场环境不好，就轻易否定一部武侠作品。也没有必要因为个别作品或者个别作者，就去论断一种文学类型的好坏、高低甚至生死。

武侠小说或者说类型小说，相对于很多现当代严肃文学来说，可能对三一律、舞台感等戏剧元素继承得更多一些，更像是十九世纪及以前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辩证地去看，这里面也存在着武侠小说的生存优势。因为文学是要表达现实、创造真实，但有时候如果你不把现实隔离开来，给它一个舞台，可能反而不利于表现它。而类型小说往往更注重舞台感，或许可以更好地对现实进行隔离和观察、催化和异化，从而更便捷地抵达真实。如果说当前的类型小说也有值得严肃文学借鉴和学习的地方，可能这就是其中一点。而武侠小说，因为它“以文写武”的特性，再加上拥有“江湖”这个已经得到广大读者认同和喜爱的舞台，我觉得在当前的文学环境里也依然有它独有的优势。

其实不光是武侠，可能任何文学类型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但是当前我们身处这个周期里面，是很难判断清楚的。我不知道武侠是不是衰落了，也从来没有为武侠或者任何一种文学类型是否已衰落而忧虑，这

和我的个人创作没什么关系。每一个好的作者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我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我只能从个体角度来完成我自己的表达，把我当前的审美和思索，我想讲的故事，想塑造的人物，想寄托的情感，我喜欢的形式和技法，都在我的作品里尽量发挥好，这样我就心满意足了，从没有想过如何超越某个文坛前辈，或者说去思考我的作品在某个文学类型里的位置。我相信文学创新是通过作者对自我的超越来实现的，而不是对别人的超越。

唠叨了半天，简而言之就是热爱武侠、想写武侠、看好武侠。希望能写出一部对得住自己、也对得住读者的武侠作品。我会努力的。

《天下刀宗》，期待你们的阅读和支持。再次感谢你们。

第二章 夜雨青锋（一）

刀光般的晚霞横在天上，斩得青石镇一片昏黄，陈彻在睡梦中感到了一丝刀意。

他睁开眼，看到一个清瘦落拓的年轻人提刀立在他的脚边。那年轻人道："在下姓韩——"

刀光在陈彻的脸上折出亮斑，直视刀锋让他感到了一丝暖意，于是他又闭上了眼，继续睡觉。

镇上的石街不怎么平整，春草蹿满了大大小小的石缝，陈彻就躺在街上，那些野草倒像是从他身上蔓生出来的。那年轻人一怔，提高声音道："小兄弟，站起来说话。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

陈彻慢慢站起，打了个哈欠，半晌才懒洋洋道："陈彻，十九。"

"原来是陈兄弟。"那年轻人笑道，"我姓韩名昂，是个刀客！"陈彻又打了个哈欠，没说什么，睡眼惺忪地打量着韩昂手里的刀。——那实在很难称作一把刀，只是一条狭长开刃的铁片，一端用布条缠出了握柄。

"我的刀不好，"韩昂也低头看着自己的刀，似有些不好意思，但很快便抬起头来，"但可别小瞧它。"

陈彻嗯了一声，看看韩昂，又看看地上，似想继续躺倒睡觉。韩昂笑道："陈兄弟，你很困么，我来问你，这里可是青石镇？"

陈彻点了点头。

"那好得很啊。"韩昂手腕一振，那条薄铁片在早春的凉风中发出嗡嗡低鸣，"早听人说玉门关外六百里便是青石镇，也是西去昆仑的必经之地，如此看来，我倒也没走错路？"说完目光灼灼地注视陈彻。

陈彻被他盯了一会儿，老大不自在，只好接口道："你没走错。"

“如此甚好！”韩昂肃然点头，“你可知我为何来此？告诉你也无妨，如今正气长锋阁已被猪油蒙了心，竟要与‘刀宗’决裂——嗯，看你年纪这么小，也不像江湖中人，多半没听过刀宗的大名。”

陈彻道：“听过的，他是叫云……云什么的。”韩昂道：“云荆山。”顿了顿又道：“你连刀宗的名讳都记不住，怕是记性不怎么好，你且来说说，我叫什么名字？”

陈彻道：“不知道。”韩昂道：“那我再说一遍，你可听好了，我叫韩昂，是冀州人——”陈彻道：“你有吃的没有？”韩昂楞了楞，随即哈哈一笑，从行囊中取出半张烙饼、一包腌菜，道：“我只有这些。”陈彻接过饼吃了起来，半晌没有抬头，韩昂笑了笑，正要开口，陈彻忽然道：“我记住你的名字了。”

韩昂道：“我还有个绰号，叫作‘刀震冀北’，那是江湖人称赞我的刀术。”说完看着陈彻，不禁有些心虚。其实三年前他在冀州城内的“冀北酒楼”饮酒时，曾经挥刀吓退了几名不通武功的闹事酒客，酒楼掌柜便题写了“刀震冀北”四字赠他，却并非什么江湖武人的赞语。

陈彻吃着饼，嘴里含糊道：“绰号我也记住了。”韩昂脸上微红，道：“方才我讲到，正气长锋阁枉顾恩义，许多武林中人也不辨是非，竟要赶赴昆仑谋害刀宗，我来到此地，正是要拦下他们！”

说到这里，韩昂来回走了几步，左顾右看，似乎周遭正有不少人围着他似的，神情渐渐激动。

两人一时间无话。街上荡开几声犬吠，陈彻转头一望，却是不远处有几只野狗奔过。他将吃剩的烙饼递还韩昂，道：“你也吃点吧。”

韩昂摆了摆手，问道：“你今日可曾遇到携带刀剑的过客？”陈彻道：“遇过几个，都是向我打听镇上客栈所在。”韩昂道：“听你口音不是本地人，你为何不住客栈，却要睡在街上？”

“住不起。”陈彻道，“我家主人要我在青石镇等她，她就快到了。我睡在街上，她一到便能瞧见我。”

韩昂笑道：“原来你是给人家当仆从，你这般懒洋洋的神情，倒真不像能伺候人的。”

陈彻道：“我是欠了主人的恩情，不得不还。”韩昂道：“什么恩情，说来听听。”

陈彻道：“从前我在酒楼做店伙计，认识了一个小乞丐，每日酒楼打烊后，我便将客人吃剩的饭菜拿给他吃，时日长了，倒也成了朋友。后来他行乞时得罪了恶人，被打死了。我想为朋友报仇，却没武功，是我主人帮我报了仇。”

韩昂听他一口气说完，不禁有些讶异：“我原以为你不爱说话。”

陈彻道：“我现下吃得太饱，睡也睡不着，本该走动走动，但我又想，说说话也是一样，多说几句话便不撑得慌。”

韩昂沉默片刻，道：“你真是懒得很了。嗯，你家主人帮你报了杀友之仇，从此便收了你做仆人，是么？”

陈彻道：“不是。当时我主人对我说：‘你天资聪颖，不该做一辈子店小二。’后来我便……”韩昂打断道：“你天资聪颖么，我可没瞧出来，哈哈，后来你便怎样？”

陈彻道：“后来我便不做店小二了。我心想主人的这番话不无道理，做店小二每日里起早贪黑，很是辛苦，反正我那朋友已死，酒楼的剩饭也没个去处，我不如就做乞丐。此后我便做了一年乞丐，没想到又遇到了主人，她不许我做乞丐，说我还欠她恩情，须得给她做满四年仆从，才算偿还……嗯，到今年已是第四年了。”

韩昂目瞪口呆，未及说什么，忽听长街尽头传来脚步声，侧头望去，却是一个锦衣佩剑的中年人正快步行来。

“陈兄弟，稍后再聊。”韩昂神情一紧，提刀走到长街正中央，朗声道：“阁下请留步。”

锦衣中年人一怔，停步与韩昂对望。

韩昂道：“ 在下韩昂，是个刀客！阁下可是要去昆仑谋害刀宗？”

锦衣人皱起了眉，却不答话。

“阁下若想杀刀宗……”韩昂的嗓音在暮风中微微有些颤抖，“须先胜过在下！”

锦衣人的右手按上了剑柄。

韩昂见状，飞快地横刀当胸。锦衣人扫量着韩昂，目光从韩昂微微抽搐的瘦削脸颊，落到洗得发白、打满补丁的粗布衣衫，再落到那只瘦骨崚嶒的握刀的手上，半晌过去，忽然拱手道：“在下只是路过，并非要去昆仑。”

韩昂一愣，也拱了拱手，却似不知该说什么。

锦衣人淡淡道了声“借过”，从韩昂身侧走过，渐行渐远。

韩昂走回到陈彻跟前，缓缓舒了口气，笑骂道：“他娘的，虚惊一场。”

陈彻默默看着韩昂，没有说话。韩昂从陈彻手里取过烙饼，大口吃了起来。

尚未吃饱，街上又驰来一匹马，马上是个黑衣带刀的汉子。韩昂丢下烙饼，急急起身，那马已奔到他前方十数步外。

韩昂大声道：“阁下请留步！”

那黑衣汉子闻声勒马，回望片刻，道：“阁下有何指教？”

韩昂道：“在下刀客韩昂，请教阁下，可是要去昆仑山杀刀宗？”

黑衣汉子眯起了眼，道：“是便怎地？”

韩昂挺刀前行，道：“是便先须胜过在下！”

“是么，”黑衣汉子冷笑道，“阁下先追上来再说吧。”当即催马驰

去。韩昂立时发足疾奔，猛追了一阵子，终究没能追上，颓然走回来，在陈彻身旁坐了。

陈彻想了想，递过饼道：“我刚才捡起来，用袖子擦过了。”

韩昂没接饼，呆坐良久，忽然道：“陈兄弟，你家主人为何要来这镇上，莫非也是要去杀刀宗么？”

陈彻道：“不是。她是去抓一个人，抓到后就来镇上与我会合。”

韩昂一愣：“抓什么人？”

陈彻老老实实答道：“去年秋天，我家主人在鄂州遇到一个胖子，若我记得不错，那人是叫吴重。他给了我家主人二十两金叶子，请我主人帮忙送一枚珠钗给一位故人。”说罢取出珠钗给韩昂看。

韩昂接过珠钗，道：“陈兄弟，你真是个实诚人，什么也不瞒我。”

陈彻道：“说实话省事。”

韩昂端详片刻，没看出珠钗有什么异样，叹道：“只为送这珠钗么，二十两金叶子，那可多得很了。”语气中颇有些羡慕。

陈彻道：“只是那吴重有言在先，找到他那位故人后，须得亲眼看着那人将珠钗戴在头上，可吴重又说那人是个四十来岁的男子，怕是找到了他也不肯戴的。”

韩昂道：“原来是个男子，这吴重多半是要羞辱那人吧。”

陈彻道：“我主人也是这般想，故而她说，只好先去擒住那人，再给他戴上珠钗。”

韩昂道：“那人是谁，很难擒么？”

“那人的绰号没你的威风，”陈彻回想片刻，说道，“是叫‘弓魔’江海余。”

【作者说】本书另一位主人公，懒懒的陈彻正式登场了，期待大家

的阅读和支持~

第二章 夜雨青锋（二）

“那人的绰号没你的威风，”陈彻回想片刻，说道，“是叫‘弓魔’江海余。”

“你家主人要抓弓魔？”韩昂瞪着陈彻，见他神情不似说笑，不禁愕然，“就为了二十两金叶子？”

陈彻道：“你方才不是说二十两金叶子多得很吗？”

韩昂哑口无言，想了想又道：“你家主人多大年纪？”陈彻道：“我没问过，大约二十二三岁吧。”

韩昂闻言轻叹：“那比我还小着一两岁。想来你家主人武功很高吧。”

陈彻道：“我也不大懂，算是很高吧，她不怎么打架，倒也没打输过。”

韩昂道：“那你主人教过你武功么？”陈彻默然良久，道：“教过两套拳脚，不过我也没怎么练。”韩昂极爱习武，只觉颇为不解：“你为何不练？”

陈彻道：“我幼年时中过毒，损伤了丹田，学不了内功，即便练些拳脚，也成不了高手，倒不如省些力气。”

韩昂一惊，道：“原来如此。”

低头看着手中的刀，良久又道：“我师从冀州刀客梁炯，我师父刀术不低，但时运不济，没能在武林中闯出名头，三年前郁郁而终，留下一本刀谱，我至今也未参详明白。”

陈彻点了点头，无言以对。两人静静坐在石街上，不多时有几个客商经过，韩昂见他们没带兵器，便也没上前拦阻。

又过片刻，有个身着短袭、腰佩双刀的年轻人打马而来，韩昂一跃

而起，挡在马前，报了姓名。

那人嗤笑道：“你姓甚名谁，与我何干？”又瞥了一眼韩昂手里，“你拿着那破铁片，是作拐棍么？”

韩昂道：“这是我的刀。”

那人见他说得认真，顿时哈哈大笑，拔出腰间双刀，交击两下，刀鸣清透，远远传了出去，那人道：“瞧清楚了，这才叫刀。”

韩昂恍若未闻，道：“阁下可是要去昆仑？”那人道：“与你何干？”韩昂道：“若是，便请下马说话。”

那人冷哼一声，道：“那也不必了。”说话中见韩昂走到了马前，不由得策马欲行，韩昂忽然跃起，跳上了马背，那人大惊，与韩昂在马上撕打起来。

那匹马受惊之下，撒蹄狂奔起来，不一会儿便奔过了街角，那人一边格挡闪躲，一边尖叫道：“我乃青箫白马盟盟主的义子秦楚，你胆敢——”声音渐远渐低。

陈彻等了片刻，韩昂一个人走了回来，额角流血，鼻青脸肿，颇受了些伤。

陈彻道：“打赢了么？”韩昂脖颈一梗，道：“自然打赢了，不过那人说并非是去昆仑，我便放他走了。”顿了顿又道：“那人如此脓包，还自称是白马盟少主，嘿嘿，我看多半是吹嘘。”

两人闲谈了几句，有个挑担的货郎走到两人跟前，道：“两位可要买些什么？”陈彻道：“可有金疮药么？”韩昂一愣，随即道：“都是轻伤，用不着。你卖的可有吃食？”

那货郎道：“只有蓇草做的饼子。”韩昂道：“贫草，是穷人吃的草吗？”

货郎道：“此蓇草非彼贫草，古书有云，‘昆仑之丘有草焉，名曰蓇草，其状如葵，其味如葱，食之已劳’。”

韩昂道：“什么意思？”

货郎道：“吃下萱草，便能远离一切烦忧。”

韩昂摇头笑道：“我可不信。”

那货郎也不争辩，亦笑道：“两位气度不凡，敢问怎么称呼？”

韩昂道：“在下韩昂，是个刀客。这位陈彻陈兄弟是……”他想说“是别人的仆从”，但又觉得不大妥当，一时说不下去。那货郎打量陈彻片刻，接口道：“这位小哥儿面相清奇，目中神光充盈，必是一位了不起的少年俊杰。”

韩昂闻言望向陈彻，但见他一副没睡醒的模样，哪里谈得上“神光充盈”四字，但这货郎却不似说笑，又仔细端详了陈彻许久，问道：“小哥儿学过武功吗，可有师门?”

陈彻照实答道：“我没拜过师，而且我幼时丹田损毁，学不了内功的。”

货郎一怔，随即微笑道：“学不了内功，那也没什么，云荆山号称‘天下刀宗’，可算是武林第一高手，但他也不会内功。”

陈彻心头一震，与那货郎对视，但见他身形矮小，面皮黝黑，没什么不寻常之处，只是眼神异样，似乎颇蕴深意；打量了一阵，却又觉得这货郎似有些面熟。

韩昂讶然道：“刀宗不会内功么，这我倒是从未听说，你这话可是当真？”

那货郎道：“决计不假。要知鄙人的生意有些与众不同，不光卖杂货，还卖消息。”

韩昂道：“什么消息？”那货郎道：“武林掌故，江湖传闻，应有尽有。”

韩昂狐疑地看着货郎，道：“不知是怎生卖法？”货郎笑道：“那要看

客人想问什么。”

陈彻忽道：“正气长锋阁为何要杀刀宗？”

货郎默然片刻，笑道：“这倒是问住我了，此事江湖上众说纷纭，究竟为何，恐怕天底下只有停云书院山长燕寄羽，和玄真教掌教李素微知道。有人猜测说，十三年前刀宗成名，那是应劫而生，如今武林又将动乱，刀宗便也须应劫而死。”

韩昂冷笑道：“骗孩童的鬼话。”那货郎道：“也有人说刀宗已不是当年的刀宗，近年来已做下不少亏心事，正气长锋阁不得已而杀之；还有人说，是刀宗不满正气长锋阁掌控武林，想要重出江湖。”

韩昂道：“当年若无刀宗，恐怕武林难逃浩劫，如今正气长锋阁此举，便是不对。我便是不服。”

那货郎道：“阁下此言也不无道理。这一问我答不了，若两位还想买别的消息，可到这镇上的客栈里找我。”说罢挑着货担前行而去。

韩昂张望货郎背影，寻思一阵，道：“这货郎倒也是个奇人。”

陈彻问起正气长锋阁，韩昂道：“十三年前击溃摩云教后，刀宗退隐，中原武林成立正气长锋阁，各派共同推举出燕寄羽、李素微等七名阁主，议决江湖大事。”

陈彻道：“原来如此。”随后又问了些其他门派的事。先前他追随主人行走各地，但整日懒散，对诸多武林门派虽然都有耳闻，心里也并不怎么在意。可不知为何，在遇到韩昂后，对江湖事却似多出了不少兴味。

韩昂对武林中的正教大派颇不以为然，略略讲了几句，便叙说起刀宗十三年前名震江湖的往事。陈彻正听得投入，忽然间“啊”了一声，望见长街上远远走来三人，腰佩无鞘长剑，步履悠缓从容。

韩昂停住了话头，也望向那三人，神色渐肃。陈彻道：“那三人都穿灰蓝道袍，倒像是你方才讲过的玄真教弟子。”

韩昂道：“不错，他们的剑末端很是方正，道剑无锋，正是玄真教的独门兵刃。”

陈彻道：“那他们多半是要去昆仑吧？”

韩昂嗯了一声，站直了身躯。陈彻道：“你打不过的。”韩昂道：“是啊，打不过的。”

他想了想，将行囊放在地上，又道：“里面还有两张烙饼，都给你吃吧。”说完拍了拍陈彻肩膀，朝着玄真教三人行来的方向走去，头颅扬起，如他的名字那般。

斜阳照在韩昂身上，也染黄了石缝中的野草，晚风扫过长街，草叶摇曳不定，宛如一簇簇微小的火苗。

“在下韩昂，是个刀客！”

第二章 夜雨青锋（三）

陈彻远远望着韩昂走到了玄真教三人身前，似乎正与那三人交谈。

他收回目光，默默打量着韩昂留在地上的行囊，伸了个懒腰，站起来将行囊拎在手里，朝着韩昂走去，前行中但见韩昂忽然退后了数步，横刀以待。

与此同时，玄真教弟子中走出一人，无锋剑斜斜指地。

韩昂出刀劈向那玄真教弟子右臂，那人手腕转动，剑身划出一个圆，格开长刀，紧接着捺腕一点，无锋剑的末梢敲在韩昂右肋——韩昂的身形顿时僵住，下一瞬，仿佛失却重量一般，双足离地，跌在丈外。

陈彻抢步上前，将韩昂扶起，瞥见那名玄真教弟子眉眼清稚，却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年。

那少年身后立着一男一女，均是二十来岁。那女子道："张师弟，你出手未免太重。"那少年道："谁让这疯子挡路。"那女子道："不得无礼。"她模样柔美，气度温婉，即便语气中流露责备之意，神情却仍是和和气气的。

那少年道："方师兄，你来评评理。"

那男子闻言笑了笑，却没看自己的师弟，与陈彻对视了片刻。陈彻霎时怔住，只觉心中莫名放松了许多，仿佛遇见了多年老友似的。

韩昂道："这位陈兄弟不是江湖中人，三位道长莫要为难他。"

那男子道："韩兄误会了，我们与两位萍水相逢，素无冤仇，自然不会为难两位，此为其一。"他语声幽静自然，宛如细雨敲窗，清泉击石，颇为悦耳。他身旁那女子看了他一眼，微微一笑，对韩昂道："我们三人都未出家，这'道长'二字可不敢当，此为其二。"

韩昂道："三位不是要去昆仑？"那男子道："我们来到青石镇上，实是另有要事。"韩昂拱手道："那是在下失礼了。"

那少年接口道：“不错，你是大大的失礼了。非但失礼，而且——”话未说完，那男子忽道：“张师弟”。少年似是对师兄极为敬畏，当即住口不言。

韩昂道：“方才还未及请教三位姓名。”双方交谈了几句，原来那三人都是玄真教“轻”字辈弟子，那男子姓方名轻游，那女子名为楚轻鸿，那少年则叫张轻鹿。

韩昂道：“三位都是素微真人的弟子么？”

方轻游摇头道：“在下师从长希真人，楚师妹师从妙夷师姑，只有张师弟是掌门师叔的弟子。”

韩昂道：“原来如此。”赵长希、苏妙夷、李素微并称“玄真三子”，在江湖中可算是尽人皆知的前辈高人，陈彻对此却不甚熟悉，随口道：“你们的三位师长，名字都很古怪。”

那少年张轻鹿眉头一竖，便要出言呵斥。方轻游摆手拦下，莞尔道：“陈兄弟不是江湖武人，出语天然，那也没什么不对。”又对陈彻解释道：“听之不闻名曰‘希’，视之不见名曰‘夷’，搏之不得名曰‘微’，乃是道经里的说法。”

陈彻道：“听之不闻、视之不见，倒是省事得很，真是好名字。”他疏懒惯了，觉得省事便是好名字，方轻游闻言与楚轻鸿对望，两人都是忍俊不禁，只有张轻鹿怒气冲冲地瞪着陈彻。

陈彻却不看张轻鹿，沉思片刻，转头对韩昂道：“韩大哥，方才我见你明明是被剑梢自上而下击中，为何却会向上飞起？”

韩昂脸上一红，道：“料想那是玄真教的‘空游诀’，嘿嘿，名不虚传，果真玄奇。”

陈彻道：“空游诀是剑法的名字么？”张轻鹿忍不住接口道：“你这人未免见识太少，空游诀是我玄真教独门内功心法，我方才所使剑法乃是‘玄真八剑’中的第一式。”

陈彻道："原来如此。照我看来，方才你那一式使得太……嗯，使得太多了。"

张轻鹿冷笑道："胡言乱语，玄真剑法博大精深，岂是你能懂的？"

方轻游却神情微变，道："陈兄弟，不知道你所说的'使得太多'，是什么意思？"

陈彻道："我确实不懂剑术，只是觉得，方才他若只划半个圆，那么无须格挡韩大哥的刀，便能直接刺在韩大哥腹上。"

张轻鹿道："腹部要害，守御严密，哪能轻易刺中？"

陈彻道："只需稍稍侧步，既能避开刀锋，又便于刺击；出剑不能太快，稍慢些兴许更容易刺中。"

方轻游讶然道："陈兄弟，你从前见过这一式剑法么？"

陈彻道："没见过。从前我家主人打架，我从旁观看，她每次打完总是会让我讲说几句，但她从没说过我讲得对不对，料想是不对的。"

方轻游道："至少刚才你讲得很对。"

张轻鹿急道："方师兄，你怎么帮着外人说话？"

方轻游脸色一肃，道："玄真八剑第一式'尘光纷锐'，要旨为何？"

张轻鹿顿时收敛神情，倒挽长剑，语声恭谨道："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

方轻游道："不错，这位陈兄弟对这十二字的领会，可比你要深多了。"

韩昂听得茫然，苦笑道："他划一个圆也好，半个圆也罢，我都是抵挡不住，那也无甚差别。"

陈彻想了想，道："要破解这招剑法，倒也不难。"

此言一出，张轻鹿不怒反笑：“大言不惭。”楚轻鸿也不禁蹙眉道：“我玄真教创教百余年来，武林中尚无人敢说能破解玄真八剑。”

方轻游沉吟片刻，道：“陈兄弟既有此言，不妨去一旁将破解之法说与韩兄，稍后再来与我师弟比过。”

韩昂很是好奇，当即答应，拉着陈彻走离了十来步，压低声音道：“陈兄弟，你真有破解之法？”

陈彻老老实实道：“照我想来，只要顺着他所划圆弧的方向，不断绕着他闪躲招架，寻机朝着圆心斩去便是。”

韩昂琢磨一阵，道：“好，就这么办！”

两人走回去，那张轻鹿已经仗剑以待。

随即交起手来，韩昂先虚晃一刀，诱得张轻鹿使出那式“尘光纷锐”，而后连闪了几步，冷不丁出刀斩向张轻鹿左胸，此时张轻鹿刚刚划完一个剑圆，猝不及防，堪堪避过，仍被削去了一片衣襟。

韩昂又惊又喜，道：“陈兄弟，你的法子当真好用！”

张轻鹿脸上涨红，道：“再来！”方轻游道：“张师弟，这次你划半圆。”

韩昂跃跃欲试，道：“再来就再来。”

两人再度交手，这回张轻鹿谨慎了许多，韩昂拖刀绕着他游走良久，张轻鹿也不使别的招式，连出几招都是那式“尘光纷锐”，划出一个又一个半圆；韩昂耐下性子格开几剑，终于等到一个旧弧划老、新弧未生的空隙，霍然劈向张轻鹿右腿——

张轻鹿大惊失色，膝盖微弯，人已高跃而起，悬空飘摇了一瞬，随即如失力的纸鸢般歪歪斜斜地滑退丈外，收剑站定。

韩昂赞道：“早听闻空游诀既是内功、亦是轻功，今日得见，当真神妙非凡。”

张轻鹿冷哼一声，神情极为不服，嘴唇动了动，却欲言又止。

方轻游道："佩服。"也不知是对韩昂说，还是对陈彻说。随后缓步上前，道："韩兄，我也来试一试。"

韩昂意气风发，道："尽管来试。"

"好，"方轻游道，"我这一剑，要刺韩兄腹上'天枢穴'。"

韩昂一愣，道："请吧。"心中却也不怎么相信。方轻游道声"得罪"，长剑直直刺出，却正是向着韩昂腹部而去。

韩昂立时挥刀格挡，刀剑相触的瞬间，韩昂只觉剑上传来一道浩荡如山海倒转般的旋劲，长刀不自主地脱手，远远飞了出去，坠地后仍然翻滚不休。

方轻游剑势不停，在韩昂的天枢穴上轻点即收。

韩昂呆了半晌，转头看向陈彻："他这一剑可没划弧呀，他换了招式，我破解不了啦。"

陈彻想了想，道："他没换招式。只是他要划的圆很大很大，他方才那一剑只是那个圆上极短极短的一道弧，故而看起来和一记直刺无异。"

韩昂道："很大很大，那是有多大？"

陈彻道："我不知道，至少要远远大过这座青石镇，我也看不出他的圆心落在何处。韩大哥，这人很是厉害，我主人也未必能胜过他。"

"过奖了，"方轻游摇头一笑，转口道，"请教二位，近日里可是一直在青石镇上么，不知可曾见过一个货郎？"

韩昂一怔："见过的。那人黑面皮，身形不高，眼下应在镇上客栈里。"

玄真教三人闻言相互对望，方轻游道："原来如此，多谢相告。"

韩昂道："那货郎言行很是奇异，也不知究竟是谁。"

“很是奇异么，”方轻游点了点头，若有所思，“那人便是正气长锋阁七位阁主之一，藏玉楼楼主温歧。”

第二章 夜雨青锋（四）

“这……这可真是万万料想不到。”韩昂满脸震惊之色，好一阵子没再说话。

陈彻对这等江湖高人素来也不怎么知晓，此刻便也不甚讶异，只是想起先前温歧劝慰他那句“学不了内功也没什么”，心中很是感激。

方轻游道：“我等要去客栈拜会温楼主，两位可要同去么？”

陈彻望向韩昂。韩昂默不作声，跑到远处，捡回那柄被方轻游击飞的长刀，用袖口仔细擦去刀身沾染的灰土。

方轻游见状歉然道：“韩兄，方才实在对不住。”

韩昂笑道：“没什么。”顿了顿又道：“我也去见温楼主，我想问问他，正气长锋阁究竟为何如此忘恩负义，要害刀宗。”语声虽轻，却甚是坚定。

楚轻鸿道：“阁下方才拦住我们，也是为此吗？”

韩昂点了点头。楚轻鸿面露犹豫之色，却没说什么。

一行人走向镇子西边。张轻鹿先前一直气鼓鼓地不说话，走了一阵，神色渐渐平复，忽然道：“从前我练不好这式‘尘光纷锐’，总以为是自己划的圆太大了，到今日才明白，其实是太小了。”

楚轻鸿道：“我初学这式剑法时，师尊曾说，此式修到极境，剑意可跨越山河万里，囊括天地众生。我当时还觉师尊所言未免太过夸大，后来修习渐深，才知其中大有真意。”

方轻游亦道：“我玄真教武学不似其他门派那般花样繁复，只有一门心法和八式剑法，但单只这一式‘尘光纷锐’，便是一生也修习不完。”

张轻鹿点了点头，认认真真道：“多谢师兄师姐教诲。”

不多时来到镇上唯一的客栈，陈彻见那客栈已很是老旧，“青石老

店”的木头招牌字迹斑驳，残缺了一角的酒旗在风中翻卷。客栈再往西便是一片荒冷的野地，远远能望见一株老柏树孤兀地立在野草之间。

几人踏入客栈，堂中有个店伙计正自扫洒，招呼道：“客官是要打尖还是住店？”

方轻游道：“我们是来寻人，嗯……那人正在贵店里下榻，是个货郎。”

那店伙计恍然笑道：“果真有人来寻他。他方才便匆匆出门去了，留下一张字条。”说着取来字条，方轻游接过一看，上面潦草写着：

“忽遇急情，暂离此间，明晨再与诸位擒魔侠士相会。”

方轻游将纸条交给其余人看了，坐下来沉思不语，怅然若失。

张轻鹿神色懊恼，道：“没想到这般不巧，不然咱们便先拿了‘青锋令’，那该多好。”

楚轻鸿看着方轻游，眸中柔光流转，轻叹道：“轻鹿，你实在不懂你师兄，他不是为青锋令而来的。”

方轻游叹道：“我心中有一个大困惑，想着温楼主或能解答，故而才提早赶到镇上，想请教他老人家。”

张轻鹿茫然道：“方师兄，你武学修为这般高，还能有什么困惑？”

方轻游轻轻一笑，道：“即便武功高如掌门师叔和停云山长，也未必没有困惑，即便是刀宗——”说到这里，却不说下去了。

楚轻鸿轻声道：“明早便能见到温楼主，到时再问也不迟。”

方轻游点了点头，眉宇间却仍有一丝忧闷之色。

堂中一时沉默。陈彻忽道：“青锋令是什么？”

“那是正气长锋阁所颁令牌，”韩昂解释道，“持青锋令者，称为‘青锋令使’，行走江湖受到各派礼遇、武人景仰，惩恶锄奸时也可号令群

侠，地位极高。若我记得不错，这十三年来，正气长锋阁一共也只颁出了十枚青锋令。”

楚轻鸿道：“看来两位有所不知，去年‘弓魔’江海余重现江湖，正气长锋阁传出话来，若有侠士能擒杀弓魔，便能成为武林中第十一位青锋令使。”

韩昂讶然道：“原来如此。那弓魔不是在十二年前便销踪匿迹了么？”

楚轻鸿道：“据传这魔头此番出山，是要追杀一个名叫吴重的人，至于这吴重究竟是何人物，却不得而知了。去年秋天，弓魔在衡州遇上了方白，血河弓被击断，重伤而逃。”

韩昂感叹道：“能在方白剑下逃得性命，这魔头也算极厉害了。”

楚轻鸿道：“弓魔一路北逃，又造下不少杀孽，七日前终于在玉门关外被擒——”

陈彻“啊”的一声，道：“弓魔被擒住了？可是我家主人擒住的么？”

楚轻鸿道：“这半年来，武林中追捕弓魔之人颇多，那弓魔虽然伤重，仍然十分难斗，七日前擒下弓魔的，除了方师兄还有六人，不知你家主人尊名？”

陈彻道：“她叫宁简。”

方轻游恍然道：“原来是宁姑娘，不错，她也在其中。”韩昂瞪大了眼睛，看着陈彻道：“原来你家主人竟是一位女子。”

张轻鹿插口道：“那日若非我方师兄以一式‘寂兮寥兮’封死弓魔退路，恐怕余人也未必能擒住弓魔。”

陈彻道：“是温歧约了你们这些擒住弓魔的人在镇上相见么？”他不大懂得江湖位份，故而对温歧直呼其名，并不称为“温楼主”。

楚轻鸿点了点头，道：“我们收到温楼主的飞鸽传书后便赶来了青石

镇。”

说话中，客栈的木门吱呀响动，又走进来两人。一个是腰间挂着青铜酒壶的中年汉子，另一人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一身白袍罩住全身，连双手也不露出。

陈彻打量两人，但见那中年汉子样貌英武，只是满脸皱纹，似饱经风霜；白袍人则眉清目秀，头发只有寸许长，瞧着很是奇特。

方轻游与两人打过招呼，为陈彻韩昂引见，原来那中年汉子是青州“飞光门”的刀客岑东流；那短发年轻人则是西域“明光教”的白衣僧卓明月，却是先天聋哑。

卓明月的目光在韩昂身上一转，落在韩昂的刀上。韩昂正自不明所以，卓明月忽然冲他咧嘴一笑，径自走到堂中角落的一桌坐下。

岑东流道：“他是夸你的刀好。”

韩昂一怔，望向卓明月。卓明月本来正面对墙壁，似有察觉般微微侧颈，对韩昂点了点头。

岑东流笑道：“你的刀很好，我的也很好。”说着拍了拍腰间的铜酒壶，又道：“这是我的刀。”

韩昂细看那铜壶，只见壶面上镂刻着一只龙，形体古拙，口衔烛台；不禁赞道：“早听闻飞光门以壶为刀，今日得见，大开眼界。”

岑东流哈哈一笑，看向方轻游，道：“方兄，不知温楼主到了没有？”

方轻游递过温歧留下的字条，岑东流看后点了点头，眉头微皱。

方轻游道：“岑兄，其余人也快到了么？”

岑东流道：“雷缨锋押着弓魔，走在最后，其余都快到了。”

随即嘿嘿一笑，又道：“我看这次‘天音宗’的薛秋声是对青锋令势在必得，也不知温楼主会不会给了他。”

第二章 夜雨青锋（五）

方轻游颔首道：“天音宗近年来愈发热衷名望，薛秋声是天音宗的长老，更不例外。”

陈彻从旁悄声问过韩昂，得知天音宗是“武林八奇”之一，亦可算是武林中最为神秘的宗派，门规教义向来不为外人所知，也没人说得出天音宗的宗主是谁、究竟有多少门徒，只知道他们人人身披墨袍，有时三五成群，有时孤身一人，携带竹箫行走各地，聆听天声地籁。

岑东流又道：“这弓魔作恶太甚，百死难赎其罪，也不知温楼主为何不许咱们杀他，却要咱们将他带到这青石镇上。要我说七日前便该杀了他，省却诸多麻烦。”

方轻游道：“温楼主是正气长锋阁的智囊，运筹帷幄，谋虑深远，此举必然大有用意。”

岑东流沉吟道：“温楼主与天音宗交情匪浅，说不准真会把青锋令给了薛秋声。”说着坐了下来，招呼店伙计上酒。

方轻游道：“青锋令颁给何人，那是正气长锋阁七位阁主共同议定，不是温楼主一人之言能左右的。”

岑东流提起酒坛倒了两碗酒，随口道：“那么方兄是觉得，明晨薛秋声是拿不到青锋令了？”说完抬眼看向方轻游，目中锋芒一闪。

两人对视片刻，方轻游摇头道：“我不知道。”

岑东流道：“我一直觉得此事甚为古怪：天音宗不设总坛，门徒漂泊无定，一贯清苦得很，绝非争名逐利的宗派，何以这十多年来一味攀附正气长锋阁？”

方轻游道：“攀附？岑兄觉得‘攀附’正气长锋阁有何不对么？”

岑东流一怔，随即哈哈笑道：“那也没什么不对。方兄，我敬你一碗。”

随后，几人闲谈起沿途风光。陈彻本是想着来到客栈或有机会请教温歧，刀宗不会内功，为何仍能成为天下第一高手；眼下温歧不在，他便对韩昂道：“韩大哥，我须得去街上等我主人。”

韩昂道：“那我也到街上走走。”

两人走出客栈。韩昂道：“陈兄弟，你是怎么看出张轻鹿剑术破绽的？我方才便想问你，只是不好当着他的面问。”

陈彻沉思片刻，却觉无从说起，只得老实答道：“看出来便是看出来了，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看出来的。”

韩昂嗯了一声，道：“你家主人说你天资聪颖，果真没说错。”

说完忽而伫足，眺望客栈西边，久久没再说话。

陈彻顺着韩昂的目光望去，但见野地上春草散乱、飘摇如泣，一株老树枝杈横斜，远远的宛如一道挥舞着双臂的人影，再远处便只有天边的一角残照。

陈彻道：“韩大哥，你在看什么？”

韩昂道：“昆仑。”

陈彻一怔，道：“昆仑离青石镇尚有千里之遥，看不见的。”

韩昂道：“小时候我在冀州追随师父学刀，总也学不好，很想弃刀不练了，每当这时，师父便会为我讲起刀宗的诸多事迹，他说天下刀客，无不西望昆仑，因为刀宗就在昆仑。后来师父死了，我自己练刀，练到苦处难处，便向西张望一眼，也就能继续练下去。”

沉默片刻，又道：“师父从没见过刀宗。我自然更没见过，其实天下刀客，大都也没见过的。”

陈彻道：“你很想见到刀宗么？”

韩昂想了想，道：“我也不知道。其实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算是一个刀客。”

两人都沉默下去，一齐望着西边。 一道冷风如长刀离鞘般穿过狭长的石街，拂动两人衣袂，吹入了茫茫荒野，就此消散无踪。

陈彻忽然发觉，日落前夕，天地反而无比澄澈，春草一根根清亮欲滴，仿佛每片草叶都是孤零零生长着，又看了一阵，那些春草却终究又汇聚在一起，起起伏伏，草色渐远渐沉郁，如一道河水绵延西去。

两人转身向东，默然走出老远，转过一个街角，忽然听见有人交谈：

“方师兄，这两三年来你一直心事重重，究竟是为了什么事这般困扰，连……连我也不肯告诉么？”

陈彻回头望去，却是方轻游和楚轻鸿不知何时也来到了街上，两人都是神情忧凝，边走边相顾交谈，却没留意到陈彻韩昂。

方轻游闻言似怔住了，未及作答，韩昂便轻咳一声，两人这才察觉到附近有人。楚轻鸿脸色微红，欲言又止。方轻游道：“两位不回客栈用饭么？”

陈彻道：“我们先前吃过烙饼了。”

方轻游点了点头，不再多言，与楚轻鸿走到别处去了。

陈彻与韩昂又走了一阵，却见迎面行来两人，一人四十多岁，黑衣麻鞋，腰间挂着一支竹箫，陈彻猜想此人多半便是先前方轻游与岑东流提到的薛秋声。另一人则三十来岁，身形肥胖，华服玉带，俨然一位富家公子，陈彻却不知是谁了。

那两人扫了陈彻韩昂一眼，见不相识，便没理会，只自顾自谈笑。

“薛兄的‘寒蛩爪’轻轻一击便废了弓魔右臂，那是已修至化境了。”那富家公子说话时满脸堆欢，语调极是油滑惫懒。

“废了弓魔不算什么，”薛秋声的嗓音宛如老琴枯弦，又涩又闷，“待我去到昆仑，将云荆山那厮也废了。”

两人一边聊着，一边经过了韩昂和陈彻。一瞬间韩昂攥紧了拳，没有说话。

陈彻心中莫名松了口气，道："韩大哥，再往前走，便是咱们今日初见时的地方，我便在那里等我主人。"

韩昂静静立着，恍若未闻，神情奇特而僵硬，目光仿佛落在很远的地方，陈彻正要再说话，韩昂忽然轻轻笑了起来，随即大声道："蚍蜉撼树，实在可笑。"

那两人已走出十数步远，闻言顿时停步。薛秋声转回身来，缓缓地道："你是在笑我么？"

韩昂道："不错。"

薛秋声走了回来，面无表情，打量着韩昂手里的刀，忽然伸手摸了摸刀刃，道："这是你的刀么，你是谁，哪个门派的？"

韩昂道："我叫韩昂，无门无派，是个刀客。"

薛秋声点了点头，道："好个刀客。"说着拍了拍韩昂肩膀，转身离去。那富家公子看了韩昂一眼，也跟着走远。

韩昂愣了一阵，笑道："这厮好生古怪。"

陈彻道："咱们走吧。"

两人继续前行，各自聊了一些从前的见闻，韩昂道："陈兄弟，你没去过冀州吧？"

陈彻道："没去过。"

韩昂道："我也三年没回去了，我从前是和师父在冀州城郊的一处山崖上练刀，那是座没有名字的荒山——"正说到这里，啪啦一声，手中的长刀断了。

韩昂顿时呆住，默默拾起地上的断刃，脸色惨白。

陈彻一惊："韩大哥，怎么回事？"

韩昂神情困惑，道："我也不知道，方才我好像听见有只虫子在我肩上叫了一声。"

说着摇了摇头，又往前走了几步，忽然喷出一口血，栽倒在地。

陈彻急忙将韩昂扶起，搀着他走到街边靠墙坐了。韩昂茫然一笑，想要说句什么，却止不住地咳血，起初还是殷红的鲜血，片刻后便转为黑色。

陈彻从前多次见过主人打架，知道这是伤势已深至脏腑，一时间惊慌失措，颤声道："是薛秋声，是他方才……"

韩昂脖颈一垂，晕厥过去。陈彻想到方轻游正在左近，兴许能救韩昂，当即在周遭疾奔了一圈，口中高声呼喊，却没能找见方轻游。他静心想了想，返回去将韩昂背起来，打算奔回客栈求救。

刚跑出几步，韩昂受到震荡，清醒过来，又咳出一大口黑血，忽道："行囊……在行囊里……"

陈彻见状不敢再疾奔，将韩昂轻缓放躺在地，道："韩大哥，别管行囊了，你先在这里歇息，我这便回客栈去请人来——"

韩昂轻轻摇头，勉力道："刀谱，在行囊里……师父留下的刀谱……"

陈彻怔了怔，却见韩昂已再度陷入了昏迷。他捡起韩昂的行囊，抱在怀里，朝着客栈狂奔而去。

半路上，忽听有人叫他——"陈彻。"

陈彻霎时顿住步子，一颗心砰砰急跳，几欲炸开，只觉天旋地转，眼前阵阵发黑。在他背后，有个身披鹤氅的年轻女子正朝他走来。

他转回身，气喘吁吁 ，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陈彻，你怎么了，有谁欺负你么？"

那女子语调清冷，带着些许不耐烦，但陈彻仍觉心中忽然一暖，渐渐松懈下来。

——天色已极昏暗了，两人在当日最后的一抹余晖里相对而立，两道斜长的影子如刀剑一般，刻在青石地面上。

【作者说】女主正式登场。

第二章 夜雨青锋（六）

陈彻一时不及细说，急匆匆领着主人宁简返回韩昂所在之地。

尚未走近，便见一群野狗正围着韩昂打转，不时便有一只狗凑到韩昂脸旁轻嗅几下。宁简道："这人快要死了。这群狗在等着他咽气。"

陈彻胸中陡然一酸，冲上前去拳脚齐出，将那群野狗逐走。转回头对宁简道："他是被天音宗的薛秋声所伤。"

宁简点了点头。陈彻道："主人，请你救救他。"宁简道："他是你的朋友？"

陈彻想了想，道："也称不上。"

"称不上么，"宁简淡淡一笑，"那你为何要救他？"

陈彻道："他请我吃了烙饼。"顿了顿又道："求主人救他。"

宁简默然片刻，道："四年前你我约好，你每求我一件事，便须多给我做一年仆从。这四年来你很有骨气，从没求过我一件事。今日你要求我么？"

陈彻道："嗯，求主人救他。"

宁简微微颔首，不再多言，伸手搭住韩昂右腕脉门，渡入内力，片刻后神情微变，又将掌心按在韩昂的"肩井穴"上。

半炷香后，宁简额上微微见汗，撤掌道："寒蛩爪的内劲很是奇诡，侵入经络已久，一时难以根除，不过此人的性命算是保住了。"

陈彻道："多谢主人。"

不多时，韩昂清醒过来，缓了口气，瞧见陈彻身旁立着一名容貌极清丽的年轻女子，寻思一阵，道："这位姑娘，想来便是陈兄弟的主人吧。"

陈彻点了点头。韩昂道：“多谢姑娘仗义相救，如此深恩，实在——”

宁简淡淡道：“我救你不是仗义，你也不必谢我。”韩昂一愣，便没说下去。宁简转头对陈彻道：“他不久便会再睡过去，须得将他安顿到客栈里静养。”

陈彻道：“我背韩大哥过去，只要走得慢些，应当不会牵动伤势。”

宁简想了想，道：“你没有内功，终究走不稳当。嗯……你且在此稍待。”说完便向东行去。

她说走便走，陈彻倒也习以为常，对韩昂道：“韩大哥，你好些了么？”

韩昂道：“好多了，陈兄弟，多谢你。”

陈彻道：“你请我吃饼，我请我主人救你，咱们谁也不欠谁。”韩昂道：“那我是可占了大便宜了。”说罢与陈彻相视一笑。

韩昂又道：“方才我在半睡半醒之间，依稀瞥见你出拳打狗……”陈彻道：“嗯。”韩昂道：“你的拳脚很是利落呀，是你主人教你的吧，你不是说没怎么练过么？”

陈彻一怔，道：“说是没怎么练，多少也练了一点。”

韩昂沉默片刻，道：“陈兄弟，你的武学天分这般高，心中定然也有很高的志向吧。”

陈彻道：“没有。”

两人在凉风中闲聊了一阵，韩昂忽觉倦意深深涌来，果如宁简所言，很快便陷入昏睡。

夜色渐深，青石镇上渐渐亮起了稀稀落落的灯火，陈彻望见宁简快步归来，后面还跟着另外两人，都是陈彻未见过的。

陈彻打量右边那人，见他年约三十，模样很是敦厚，甚至显得有一

丝憨傻，身形却极为健硕，肌肉鼓胀，掩在一身青灰色短打劲装之下。

再看左边那人，不由得一惊：那人一头凌乱灰白的长发，脸上伤痕纵横，双手被缚，一袭红袍上遍布血污，双腕和双膝上血迹尤重，脚上拖着铁锁链，走得踉踉跄跄，瞧上去可谓惨不忍睹，但那人却神情漠然，半闭着一双眼睛，似是毫不在意。

陈彻道："这人便是弓魔？"宁简点了点头，道："弓魔旁边这位，便是近年来名震江湖的雷缨锋雷兄了。"

雷缨锋道："宁姑娘过奖了。"嗓音既沉厚又干脆。

陈彻留意到雷缨锋的双臂上遍布细细的火色纹路，乍看以为是刺青，随即又觉不是：那些细纹宛如血脉，似是由内而外透发出来，仿佛有滚热的熔浆般的力量正在雷缨锋的皮肤下面流动。

宁简道："可否有劳雷兄，将这位受伤之人带去客栈？"

雷缨锋道："自无不可。"当即一手托在韩昂背心，一手托在其膝弯，将其抱起，忽然眉头微皱，又道："寒蛩爪么，好生狠辣。咱们走吧。"

几人前去客栈，途中宁简忽道："陈彻，把那枚珠钗给弓魔戴上。"

陈彻一怔，点头答应，方取出珠钗，"弓魔"江海余半闭的眼睛陡然睁开，目光宛如两道寒芒钉在珠钗上。

陈彻与江海余对视片刻，道："弓魔的眼神有些怪异。"宁简微微一笑："吓到你了？"

陈彻老实答道："那倒也没有。"说着便要上前将珠钗插进弓魔头发。与此同时，雷缨锋忽然双足微颤，上半身纹丝不晃，人已挡在江海余身前。

宁简蹙眉道："雷兄这是何意？"

雷缨锋道："弓魔虽恶，总算是武林中的成名高手，咱们擒他杀他，

天经地义，却也不必折辱于他。”

宁简一时间沉吟不语，与她一同擒住弓魔的这些人之中，她最为忌惮的便是雷缨锋。对于雷缨锋的武功，她多年前便有知闻：金陵雷家武学，分为“风雷”、“渊雷”、“岩雷”三种，其中风雷是拳掌功夫；渊雷是雷家正统内功，又称“雷渊壶”，运转起来能极大激升“列缺惊飞掌”等风雷武学的威力；至于岩雷，则独有自己的内功与招式，修练起来艰巨无比，而且即便穷年累月耗费绝大心力练成了，威力似也未必能胜过风雷。故而雷家弟子几乎人人修习渊雷和风雷，雷缨锋是近五十年来唯一练成岩雷之人，其心性之坚忍，让她思之隐隐惕然。

陈彻道：“主人——”宁简冷哼一声，道：“此事先不着急，等到了客栈再说。”

陈彻闻言将珠钗收起，雷缨锋道：“谢过宁姑娘。”

少顷，一行人来到了青石老店，推门而入，堂中已燃起了灯烛，喧笑声扑面而来。

陈彻环视堂中，但见玄真教三人与“飞光门”的岑东流坐了一桌；薛秋声与“明光教”的卓明月各自独坐一桌；那身形肥胖的富家公子则在堂中走来走去，指手画脚，似谈笑正欢。

众人见到雷缨锋，纷纷起身道：“雷兄辛苦。”唯有薛秋声瞥见雷缨锋竟抱着韩昂进来，便只静静坐着，神情僵冷。

陈彻随雷缨锋来到楼上客房将韩昂安置妥当，返回堂中，坐在主人宁简那桌。雷缨锋则与江海余坐了角落一桌。

众人相互敬酒，堂中一时嘈杂。那富家公子笑嘻嘻道：“不妨也给弓魔吃两口饭，若他等不到明晨便饿死了，那可没法向温楼主交代。”说着让店伙计端来半碗饭、一碗水。江海余脸色淡漠，既一言不发，也不吃不喝。

宁简忽道：“陈彻，讲讲韩昂的事吧。——诸位也可一起听听。”

堂中顿时一静，陈彻怔了怔，站起身，将韩昂如何遇到薛秋声、如何为其所伤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

众人听完面面相觑，一时间无人开口。岑东流干咳一声，道："虽说是那韩昂挑衅在先，不过薛兄出手是否也……太重了些？"

方轻游亦道："岑兄所言不错。"

薛秋声冷笑道："天音宗对正气长锋阁的决议素来奉行、不遗余力，薛某说要杀刀宗，也正是为此。那姓韩的小子非只是辱我，更是不将正气长锋阁放在眼里，那便是武林败类，死不足惜。"

"薛兄言之有理。"那富家公子接口道，"当时我正在薛兄身边，那韩昂所言，方才诸位也都听这位陈兄弟讲了，确然是对薛兄甚不尊重，咱们江湖武人本就看重脸面——"

正说到这里，宁简忽然轻轻笑了起来，她方才只是神色清冷地听着，此刻嘴角带笑，在灯烛映照之下极为明丽。

薛秋声皱眉道："宁姑娘笑什么？"

宁简轻啜了一口酒，转头看向薛秋声，不疾不徐道：

"蚍蜉撼树，实在可笑。"

第二章 夜雨青锋（七）

薛秋声闻言霍然站起，冷冷瞪着宁简。

宁简却转回头，不再看薛秋声，自顾自饮酒。

堂中一阵静默。天上隐隐有雷声滚过，沉闷而悠长，那富家公子干笑道："哈哈，这是要下雨了，来来来，咱们接着喝酒！"说完却没有人理他。

薛秋声道："宁姑娘是铁了心要和薛某作对了？"

宁简恍若未闻，径自对陈彻道："从前我与人打架时，你看过的招式，都还记得么？"

陈彻道："都记得。"宁简道："记得归记得，看懂的又有多少呢？"

薛秋声见宁简竟对他的问话置之不理，脸色愈发森寒，缓步朝着宁简走去。宁简却仍看着陈彻，似在等他回答。

薛秋声的脚步暗合雷声，走出几步后，天上轰隆一响，春雨骤落，薛秋声也加快了步子，掠到宁简身前站定，缓缓抬起右掌。

陈彻想了想，答道："大都能看懂的。"

"很好。"宁简莞尔道，"今晚怕是少不了打架呢，你可要看好了。"

话音方落，薛秋声右掌倏然成爪，掌心振出怪鸣，落向宁简肩头，霎时间堂中蝉声四起。

宁简端坐不动，目不旁顾，倏然扬袖，一缕狭长的刀光从袖口蹿出，堂中灯烛忽暗。

层层叠叠的蝉声顿时消隐。

当是时，薛秋声的身影如一团浓墨般原地化散，闪退到丈外。呼啦一声，客栈的门开了，闪电破空，照亮了门外密急的雨线。

宁简侧头看向薛秋声，手里已多了一柄短刀，刀刃上青色的刀纹散乱，宛如初春的柳丝。

薛秋声神色肃重而又惊疑，低头凝视自己的右掌，嗤的一声，掌上尾指和无名指齐根断落，细血迸射如箭。

冷风涌入堂中，众人望向门外，恍惚间心生错觉，仿佛正是方才那一抹刀光压低了满堂烛火，冲出门去，点亮了漫天夜雨。

宁简站了起来，持刀一步步走向薛秋声，手腕轻振，刀刃如花叶般在夜风中簌簌作响。

一阵电闪雷鸣，将雨声催得更紧。

“宁姑娘。”雷缨锋忽然叹了口气，挡在薛秋声身前。

宁简一言不发。雷缨锋又道：“好在韩兄弟总算是性命无碍。”

薛秋声冷笑道：“雷兄让开，今日我非亲手杀她不可。”当即出指封住右掌血流，抽出了腰间竹箫。

雷缨锋摇头道：“万万不可。”

薛秋声前行两步，欲绕过雷缨锋，雷缨锋微微转身，与薛秋声肩头相撞。一瞬间薛秋声只觉自己撞中了一座沉静的火山，有沛然无尽的热力正在雷缨锋岩石般的身躯内翻滚涌动，即要喷发过来。

薛秋声骇然之际，侧退了一步，肩头滚烫欲燃。

“大家莫伤和气，莫伤和气！”那富家公子走到门口，慢悠悠地将门掩好，笑呵呵道，“方才宁姑娘好刀术，薛兄的……的身法也很了不起，想来定然是天音宗的‘鸦羽’之术了。”

岑东流哈哈一笑，道：“鸦羽身法自是极了不起的，否则薛兄方才只要稍慢一丝，整只手掌也都被斩掉了。”他已喝了不少酒，此刻脸上显出醉意，眼神也狂放了许多。

薛秋声大怒，刚要开口，却听雷缨锋沉声道：“诸位听我一劝，咱们

好不容易擒下弓魔，这桩大事尚未了结，其他一切不妨都等明晨温楼主到了，再做计较。”

薛秋声淡淡一哼，不再说什么。

宁简看了雷缨锋一眼，将短刀敛入袖中，返回坐下。

那富家公子叹道：“这才对了！咱们七日前难得相识，只怕明晨便要各自散去，今晚正该在这青石镇上尽一时之欢，何必打打杀杀？”

岑东流笑道：“严公子，你家那名侍女到哪儿去了，我瞧着她可比你顺眼多了。”

那富家公子道：“我听说青石镇左近的山中有些珍异药材，便让她去采，眼下也该回来了。”

陈彻低声问过宁简，得知那富家公子名叫严春，是渝州严家的少主，严家虽不如龙、雷、花、胡四大家，却也算是有名的武学世家，江湖人往往将严家与苏州简家并称为“两小家”。严家子弟擅使软剑，但七日前与众人一同擒住弓魔的却并非严春，而是他的侍女严知雨。宁简道：“这胖子不过是个酒囊饭袋，他的侍女武功却是不低。”

却听岑东流道：“这周围若真有值钱的药材，这青石镇也不会这般冷清了，严公子自己糊涂，却苦了你家侍女。”

严春也不着恼，笑嘻嘻道：“想不到岑兄竟是个怜香惜玉之人，既然如此，我便将我那侍女赠与岑兄如何？”

岑东流一愣，哈哈笑道：“多谢严公子美意，那却也不必了。”

说话间客栈的门被推开，走进来一名十七八岁的少女，身形纤弱，神情羞怯，似是不敢看众人似的，一进门便低着头，快步走到严春身旁伫足。

严春摸了摸那少女的头发，道：“知雨，你回来的正好，我正与岑兄聊到要将你赠给岑兄，你觉得如何？”

那少女发梢滴着水，衣衫已被雨淋透，闻言头垂得更低，似不敢答话。

严春笑道："你莫要瞧不起岑兄，他可是青州'飞光门'门主的师兄，更是门中第一高手，一路'壶中日月'的刀术已练到出神入化，若非他自己无意要当门主——"

岑东流皱眉道："严公子，你没喝几口酒，怎么醉话也这么多？"

严春拱了拱手，道："是我失言了，还望没有扰了岑兄的酒兴。"岑东流淡淡道："凭你还扰不了我的酒兴。"

"那是、那是。"严春说完又看向坐在角落的卓明月，忽而一笑，"知雨，你再看看这位卓兄，他模样俊俏，和你很是相配，你觉得呢？"

那少女严知雨仍不说话，只是微微抬头，似乎偷看了卓明月一眼。

严春道："更何况卓兄的武功也并不比岑兄低，他以一根白木棍为兵刃，小小短棍上却能凝聚绝大劲道，那弓魔的双膝便是被他的短棍点碎的，七日前你也见到了……嗯，你总不成连卓兄也瞧不上吧？"

陈彻听到这里，轻声道："这位严公子自从侍女回来后，好似胆气壮了许多，说话也不甚客气了。"

宁简微微点头，道："确是如此。"

却听严春又道："这位卓兄的棍法有个很长的名目，唤作——"当即说出一串叽里咕噜的古怪音节。众人面面相觑，谁也没听明白。严知雨终于忍不住怯生生地开口问道："什么意思呀？"

严春道："这是西域话，意思是'十万六千光明狮子吼'。"

卓明月却似浑然没留意到严春，忽地站起，走到薛秋声那桌，突兀地坐下。

薛秋声一怔，随即大怒。他素来极重身份，一进客栈便独占了一桌，却不料这个明光教的白衣年轻人竟敢如此大剌剌坐在他身旁，当即

呵斥道："你这厮——"说到这里，忽见卓明月冲他咧嘴一笑。

岑东流道："他是见薛兄的手指断了，可怜薛兄。"

薛秋声怒极反笑，道："是么，岑兄的手指好端端的，便请岑兄指教薛某一番如何？"说罢身形如一笔墨迹闪过堂中，手中竹箫嘶嘶如蛇，啄向岑东流咽喉。

叮当一声，岑东流挥动铜壶挡下竹箫，醉眼瞥向薛秋声，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

"薛兄，你当真要扰我的酒兴么？"

第二章 夜雨青锋（八）

“薛兄，你当真要扰我的酒兴么？”

薛秋声道：“是便如何？”

岑东流斜眼看着薛秋声，半晌不语，忽而打了个酒嗝，笑道：“那我便不喝了。我已喝得够饱了，眼下却有些犯困。”说着又坐下，趴在桌上，片刻后竟打起鼾来。

薛秋声一怔，冷笑道：“想装醉么？”手中竹箫轻抖，疾刺向岑东流后颈。

方轻游与岑东流同桌而坐，眼看他兀自沉睡，当即起身横扫一剑，格住薛秋声的竹箫。

一瞬间堂中劲风大作。

薛秋声只觉一道深湛纯正的道家内劲从方轻游的剑刃上透发过来，须发皆被剑气激得倒卷，当即加催内劲，竹箫迸出一阵锐鸣，将无锋剑压低。

方轻游忽然踏前一步，道：“薛兄，还请手下容情。”薛秋声一惊，没料到方轻游在比拼内力的紧要关头仍能迈步说话，皱眉将内息运转得更急，忽觉无锋剑上内劲一空，未及心喜，剑上内劲已迢迢不断地涤荡而至，一道强过一道，宛如江海怒潮。

陈彻远远坐着，仍觉剑风猎猎，衣袖翻鼓不止。一转头，却见宁简目光飘摇，正自凝思，似没去留意眼前这番比斗。

“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严春拊掌两下，轻吟赞叹，“这一式定然便是玄真八剑中的‘野马吹息’了。”

薛秋声冷笑一声，听见竹箫已咔咔作响，生怕兵刃断碎，只得撤手退步。方轻游当即收剑，道：“多谢留手。”

薛秋声漠然不语。

严春侧头打量严知雨，笑道："这位方兄的剑劲着实凌厉，你对他很是钦慕，是也不是？"

严知雨点了点头，随即脸上一红，又急忙摇摇头。

严春道："要知方兄十四岁才入玄真教学武，但却后来居上，在十九岁便练成了玄真八剑第五式'野马吹息'，到二十一岁时已修齐玄真八剑，实是玄真教创教百余年来绝无仅有的旷世奇才。"

张轻鹿素来钦佩师兄，闻言很是开心，忍不住道："方师兄也是我玄真教'轻'字辈中唯一将'空游诀'修至第七重之人。"楚轻鸿本来对严春有些厌恶，此刻也不禁露出微笑。

雷缨锋听了严春所言，却是神情微变。宁简讶然看向方轻游，道："原来方兄这般厉害，真是失敬了。"两人均知修习玄真八剑，从第四式到第五式，是极难跨越的一关，许多玄真教弟子终其一生也只修成了前四式，而方轻游十四岁才习武，已错过了最适宜打根基的年龄，却竟能短短五年便练成"野马吹息"，确然可算是百年难出的奇才了。

严春又道："只可惜方兄明晨拿不了'青锋令'。"

张轻鹿愕然道："你为何这么说？"

严春眨了眨眼，道："你们玄真教弟子都用无锋剑，若拿了青锋令，嘿嘿，怕不是好彩头。"

方轻游淡然笑道："不拿青锋令，那也没什么；至于'旷世奇才'四字，在下更不敢当。"

严春道："若方兄不拿，那多半要被雷兄拿去了……嗯，雷兄的名中有个'锋'字，那是对青锋令势在必得了。"

雷缨锋闻言只摇了摇头，却不接话。

宁简轻轻一笑，道："严公子不提雷兄的武功，只说名字，显是对雷

兄不怎么服气。”

严春道：“那么宁姑娘是对雷兄心服口服了？”

宁简淡淡道：“武林中谁人不知，雷兄是当今年轻一辈的第一高手，七日前更是以掌破掌，硬生生击碎了弓魔的掌骨，修为深厚若斯，青锋令自然该给雷兄。”

严春笑道，“宁姑娘过谦了，不过话说回来，我们这几人，门派师承都可谓清清楚楚，只有宁姑娘……”

楚轻鸿接口道：“宁姑娘不是七日前便说了么，她是停云书院弟子。”

严春道：“在下虽孤陋寡闻，却也知停云书院弟子以笔为兵刃，号称‘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然而宁姑娘却使短刀。早听闻停云书院的‘鸿翼笔’神异非凡，宁姑娘若真是停云弟子，可否取出笔来，让我开开眼界？”

宁简冷笑不答。

严春笑了笑，又道：“更何况……”却顿住不说了。薛秋声忽然接道：“更何况什么？”

严春道：“更何况停云弟子艺成后云游天下，身边携有书童原本也属寻常，但像宁姑娘这般，女弟子带着一名男仆从行走江湖的，倒是少见得很……嘿嘿，当真有点古怪。”说到后面，笑容已甚是龌龊。

话音未落，宁简伸手在桌上轻按，身形已如一阵春日轻风，足不点地般悠悠淌过堂中，掠近了严春，扬手甩出，便要重重打他一记耳光。

倏然间却周身轻震，双足落定，眼前已多了一个人。

——严知雨低着头，静静立在严春身前，左臂抬起，架住了宁简的手腕。

宁简冷冷道：“让开。”说着腕上加劲，却觉一痕极纤细却极锐利的

内劲如琴弦般反荡回来，一时竟难胜过。

严知雨抬头看着宁简，神情腼腆而又认真，轻声道：“不能打我家公子。”

严春泰然打量着宁简，笑道：“方才宁姑娘所施展的，倒确似是停云书院独门步法‘春日游’。”

雷缨锋忽道：“严公子终究不是刀客，不认得宁姑娘那把刀，否则便不会疑心她的师门了。”

严春讶然道：“是么，雷兄也并非刀客，如何却能认得？”

雷缨锋道：“我少年时曾见过那把刀，那是青眸先生的刀，名为‘绿玉寒枝’。”

严春脸色顿肃，道：“原来如此。原来竟是柳青眸的刀。”

方轻游、薛秋声等人闻言也是脸上变色。

江湖皆知，停云书院副山长“春风眼”柳续，别号青眸先生，年轻时曾是一名刀客。柳续出身于洛州柳家，幼年遭灭门之祸，少年时学刀有成，孤身复仇，斩尽仇家，此后数年，与北地数十位成名刀客斗刀，未尝一败，直到十三年前，刀宗横空出世，柳续转而加入停云书院，不复用刀。

严春默然片刻，又道：“昔年江湖上有言道：‘回雁峰上剑天子，洛水舟中柳青眸。’将柳续的刀术与方白的剑术并称，足可想见其刀术之神妙。我本以为柳续入停云后，其刀术便已失传，未免叫人心生怅憾，却原来是传给了宁姑娘，实在是好得很。”

说到这里，严春忽而笑道：“方才是我有眼无珠，言辞失礼了，还望宁姑娘莫怪。”说完啪啪两声，竟抬手打了自己两个耳光。

宁简见严春如此，一时间倒是不好发作了，只冷眼看着严春，一言不发。

第二章 夜雨青锋（九）

薛秋声忽而笑道：“男师父收了个女徒弟，女徒弟又收了个男仆从，有趣、实在有趣。”说着渐笑渐响，笑声也渐怪异，如无数尖刺，在堂中散射开来。

众人一凛，各自潜运内劲相抗。陈彻不会内功，听得几声，只觉颅内锐痛，几欲呕吐。宁简道：“快捂住耳朵。”

岑东流本来正伏在桌上沉睡，骤然被笑声刺醒，皱眉道：“薛兄，你又再鬼叫什么？”

薛秋声冷哼道：“既然岑兄醒了，那便请继续赐教吧。”

“好。”岑东流站起身来，取下腰间铜酒壶，猛然掷向薛秋声！

薛秋声一惊，竹箫刺出，将铜壶击得倒飞回去；与此同时，岑东流已抢步前冲，半途中接住酒壶急跃而起，砸向薛秋声面门。

薛秋声侧步让过，竹箫一阵疾刺，箫影重重，覆住岑东流胸腹要害，岑东流挥动铜壶连连格挡，手指在壶面上一叩，壶嘴里倏忽激出一线酒水，射向薛秋声咽喉。

薛秋声矮身躲过，岑东流的铜壶又已砸至，仓促间用竹箫一格，箫管上裂开一道缝隙。

岑东流弹指不停，一道道酒箭纵横，从壶中不断迸出，在烛火映照下漾着清光；薛秋声既要招架铜壶，又要提防随时会从铜壶中射出的酒箭，一时间左支右绌，狼狈不堪。

壶箫交击数次，两人各自退步，岑东流低啸一声，忽然跃起，铜壶自上而下挥落，壶中溅出狭长的一片酒水，宛如当空展开了一柄水刀，朝着薛秋声头颈斩去。

薛秋声一凛，闪退数步；岑东流手持铜壶左右挥扫，接连泼出两道水刀，打在薛秋声双肩；薛秋声闷哼踏前，竹箫如蝴蝶穿花飘忽一闪，

击在岑东流腕上，挑飞了铜壶。

铜壶冲天飞起，薛秋声再进一步，疾刺岑东流眉心，箫管中溢出一缕细长的呜咽，宛如鬼哭；岑东流伫立不动，嘴角轻笑，神情狂放不羁。

当是时铜壶高悬，壶中的酒水猛然倾落如雨，薛秋声被这阵蕴满刀意的酒雨当头淋中，一时间神思模糊，身躯如醉酒般摇晃起来，岑东流沉腰横肘撞在薛秋声胸口，将其击飞丈外。

薛秋声跌在地上，晕厥过去；岑东流抄起即要坠地的铜壶，一仰头将壶中残酒都饮尽了，转身走回去坐下。

众人一时无言，似均没料到这场比斗顷刻间就分出了胜负。良久过去，严春才怅然叹道："世上长游天地窄，壶中醉卧日月明，岑兄好刀术。"

卓明月忽然走到薛秋声身边，将其抱回，放靠到椅子上，而后冲着岑东流摇了摇头，似是觉得岑东流出手太重。

岑东流将铜酒壶重又灌满了酒，笑骂道："扰了老子酒兴，还不让老子睡觉，去他娘的！"

宁简侧头看向陈彻，低声问道："方才这两人的招数，你看懂了多少？"

陈彻道："招式都能看懂，但催运招式的内功法门就无从看出了。"

宁简微微颔首，道："那已经很好了。"

严春环顾堂中，目光忽然落在宁简身上，笑道："敢问宁姑娘，为何要擒弓魔？"

宁简淡淡道："受人之托罢了。"却不多作解释。

严春道："敢问是受谁之托？"

宁简道："吴重。"

众人闻言讶然相望。过去半年来，许多江湖武人都知弓魔正在追杀一个名叫吴重的人，但似谁也不知这吴重究竟是何方神圣。严春道：“原来宁姑娘竟然见过吴重，却不知此人与弓魔究竟有何恩怨？”

宁简冷笑道：“弓魔便在堂中，你何不去问他？”

“言之有理。”严春笑嘻嘻地走到弓魔身旁，“江老兄，便请你来说说吧。”

江海余目光低垂，面色枯冷，似乎全然未听见严春所言。

“本公子问你话呢，”严春忽然伸指，在江海余满是伤痕的脸颊上弹了弹，“你这老贼，七天来一言不发，倒也真能憋得住。”

坐在弓魔旁边的雷缨锋忽道：“严公子。”

严春笑道：“我知道雷兄是要说，不可折辱弓魔，但我瞧见他这副脸色便满心不痛快，咱们岂不该挫挫他的张狂气焰？”

雷缨锋道：“若论气焰张狂，堂中以严公子居首。”

严春一愣，与雷缨锋对视，却见他神色平静，似只是在如实陈说；不禁笑道：“雷兄言重了，却不知雷兄为何要擒弓魔，可是为了青锋令么？”

雷缨锋道：“义所当为。”

严春点头道：“这话若是别人说，我听后便只一笑，心中却也不怎么相信，但雷兄说出，我却深信不疑。”

雷缨锋道：“你信与不信都无妨。”

严春哈哈一笑，又转身走近卓明月，道：“我知道卓兄能读唇语，我也想问问卓兄，七日前为何来擒弓魔？”

卓明月伸手入碗，指尖蘸了蘸水，在桌上写下“除魔”二字。

严春笑道：“看来卓兄与雷兄一样，都是为了武林道义，要铲除弓

魔。”

卓明月摇了摇头。

严春一怔，道：“莫非卓兄不是为了武林道义？”

卓明月仍然摇头，指了指桌上那个“魔”字，又指了指弓魔，然后再摇了摇头。

严春寻思片刻，神情微变：“卓兄是说，所谓除魔并非是指弓魔，而是还有别的魔头？”

卓明月脸色肃穆，点了点头。

堂中一静，门外雨声密如鼓点，一阵阵透进门来。众人相互对望，心中惊疑不定。

严春目光闪动，微笑道：“那魔头是谁，此刻在哪里，莫非也在这青石镇上么？”

卓明月却低下了头，入定似的，再也不理会严春。

夜风愈紧，钻入了门隙，堂中烛火飘摇，忽明忽暗。众人听着门外的风雨声，各怀心事，一时无人开口。

岑东流忽而笑道：“岑某一介粗人，这一趟来到玉门关外，想着若能拿个青锋令玩玩，倒也很是光彩，嘿嘿，却不知严公子又是为何要擒弓魔？”

严春道：“七日前我只是路过，见诸位正与弓魔激斗，便也凑凑热闹而已。”

“不见得吧？”岑东流喝下一碗酒，斜视严春道，“这两年里你们渝州严家和苏州简家相争甚剧，都是一心要成为武林第五大世家，严公子若拿到青锋令，那严家便算是压过简家一头了。”

严春摇头笑道：“岑兄多心了。”

“说到苏州简家，”雷缨锋忽道，“我押着弓魔赶来此地，途中曾遇到埋伏，便是简家人所为。”

众人都是一惊，方轻游道：“什么时候的事？”

雷缨锋道：“是在两日前，那群简家弟子似是想劫走弓魔。”

岑东流沉吟道：“看来简家是想坐收渔利，将弓魔抢去交与正气长锋阁，好换取青锋令。”

严春眼珠一转，嘻嘻笑道：“简家这么想要青锋令么，只怕即便拿到了，也消受不起。”

岑东流道：“严公子何出此言？”

严春道：“我不久前听闻，正气长锋阁已然召集所有‘青锋令使’前去昆仑，共诛刀宗。赶上这个关头，谁若拿了青锋令，兴许连命也要丧在昆仑山中。”

“原来如此。”岑东流闻言一叹，“想当年刀宗力挫北荒摩云教，终究是有恩于武林，岑某终究也还是个刀客，本来对青锋令还有些兴味，如今还是罢了！”

“力挫摩云教么，”严春闻言忽然露出古怪笑容，“诸位可知，在武林决战摩云教之前，江湖上为何从来没人知道刀宗？”

岑东流道：“料想是因为那时刀宗的刀术未成，尚未闯荡江湖。”

严春道：“岑兄此言差矣。”

岑东流皱眉道：“那严公子说是为何？”

“那是因为，”严春环顾堂中，目光灼灼，“刀宗云荆山来自北荒，本就是摩云教弟子。”

第二章 夜雨青锋（十）

此言一出，堂中人人神情震骇，都望向严春。

一瞬间陈彻看到严春的脸颊上仿似掠过了一丝哀意，被满脸的肥肉一衬，显得有些可笑；眨了眨眼，却见严春又已露出了惫懒油滑的模样，嘻嘻笑着，似正在欣赏众人的脸色。

“是岑某听错了么，”岑东流缓缓开口，“还是严公子忽然失心疯，说了句蠢话？”

严春淡淡道：“岑兄不妨仔细想想，武林中人初次知晓刀宗及其刀术，是在何时何地？”

岑东流沉吟半晌，道：“那是在十三年前，中原各派高手被摩云教围困在云州城内，一番浴血苦战，死伤惨重，即便修为高绝如方白、李素微等人，也是身负重伤，险些丧命，如此连战七日，好不容易暂时击退了摩云教，中原武林便将众多失去战力的受伤武者秘密安置在云州城南的荒台之上，稍作整顿，便继续北进……”

听到这里，陈彻低声问宁简：“荒台是什么地方？”

宁简道：“那是云州城郊的一座野山，峰顶很是平阔，故而得名‘荒台’。”

却听岑东流继续道：“然而摩云教不知如何竟探知了此事，便命‘天、风、地、火’四位摩云使率领教中数十名高手，悄然绕过了云州城，奇袭荒台。嘿嘿，若是被他们攻下了荒台，将那些伤残武者扣为人质，那便大势已去，武林危矣。”

“这批摩云教高手来到荒台山下，趁着夜色登山，等到天色微明时，他们已将至山顶，却猝然遇到了一个提刀的年轻人，长发落拓，静静立在山路中间。”

“那人便是云荆山。”

“后来，摩云教一众高手谁也没能登上峰顶，无一生还。”

陈彻先前已听韩昂讲述过此事，但此刻再度听闻，仍不禁心中一荡，畅然神往，仿佛被一股纵横来去的刀意充塞了胸膛。

岑东流继续道：“经此荒台一役，武林各派气势大振，不久便在云州城北的青鹿崖上再度击溃摩云教，随后中原武林精锐深入北荒，跋涉千里，直捣摩云教总坛‘天惊崖’，燕寄羽、柳续破去‘摩云天大阵’，云荆山斩杀了摩云教宗，从此刀宗之名响彻天下。”

“岑兄所言不错。” 严春似笑非笑道，“不过我有一问：摩云教偷袭荒台那日，刀宗为何竟能提前知悉，早早便等在了那里？”

不待岑东流回答，便又道：“那正是因为刀宗本就是摩云教弟子，甚至极可能便是九大摩云使之一，如此才能深悉摩云教的绝密动向。”

岑东流皱眉不语。十三年前中原武林虽然捣毁了摩云教，但九大摩云使中却有两人始终未曾露面，成为漏网之鱼，故而严春所言虽然荒诞，却也不无可能。

方轻游忽道：“即便刀宗当真是出身于摩云教，那也属弃暗投明，为武林立下了极大功劳，绝不该因此事而杀刀宗。”

众人本正各自沉思，闻言都讶然望向方轻游。正气长锋阁虽说有七名阁主，但武林皆知这七人中以燕寄羽、李素微这一院一教的掌门为魁首，那诛杀刀宗的决议，多半便是这两人定下的；而玄真教素来门规森严，门徒对师长奉若神明，方轻游身为玄真教弟子，却能说出此番话来，实属不易。

严春笑道：“没想到这话却是方兄先说出来。那么方兄是觉得正气长锋阁做得错了？”

方轻游脸色微黯，欲言又止。

雷缨锋道：“我所听说的，却是刀宗近年来倒行逆施，犯下了许多大违侠义道的恶行，正气长锋阁诸位阁主多番苦劝无功，这才出此下策。”

岑东流冷笑道："呵，岑某听到的却是正气长锋阁暗中做下了不少有失公允之事，有些武林中人对此不满，但又抗不过正气长锋阁，便会赶赴昆仑，寻访刀宗陈说情由，想请刀宗出山，匡扶正义。"

方轻游一怔，道："竟有此事？"

岑东流道："我还听闻，近几年来，为此而去昆仑之人，已不知有多少，只是刀宗始终僻居山中，未曾有过什么举动。但正气长锋阁终究却沉不住气了，想赶在刀宗发难之前，先下手为强。"

雷缨锋默默听到这里，面色一沉，道："岑兄，这种话可不能随口乱说。"

岑东流笑道："那我倒也想请教严公子，方才张嘴便说刀宗是摩云教弟子，却又是从何得知，可有确凿凭证？"

严春静了片刻，答道："此事是半年前在滁州时，温楼主亲口告知在下，他老人家是武林中消息最灵通之人，向无虚言。诸位若是不信，明晨自去问温楼主便是。"

岑东流一愣，颔首不语。

雷缨锋注目岑东流，正色道："正气长锋阁十三年里为武林主持公道，侠行义举数不胜数，所谓'长锋一荡天下清'，我金陵雷家素来钦服，故而岑兄方才所言，在下实不敢苟同。"

岑东流哈哈一下，道："雷兄只管不信，我也不过道听途说罢了。"

严春道："岑兄所言，在下倒也听过，也觉得不足为信；先前方兄说刀宗弃暗投明，有功于武林，那也不无道理。——不过正气长锋阁要杀刀宗，恐怕并非是容不下刀宗弃暗投明，而是这所谓的'弃暗投明'，其中另有摩云教的绝大阴谋。"

众人面面相觑，都觉严春所言未免太过匪夷所思。岑东流笑道："那么请教严公子，摩云教究竟是有何等厉害的阴谋，以至于施行起来便把自己给覆灭了？"

严春挠了挠头，神情随意道："岑兄倒是把我问住了。我也不过是胡乱猜测，瞎说几句罢了。"

陈彻一怔，方才他曾留意到严春说那番话时眼神忧虑，绝不似信口胡言。

却见严春笑了笑，又道："话说回来，无论明晨谁拿了青锋令，多半便须前去昆仑，那么诸位之中，是否有人不想拿这青锋令呢？"

堂中一时间无人接口。严春又道："岑兄方才说，对青锋令已没了兴味，那么至少岑兄定然是不想拿了吧？"

岑东流哼了一声，睥睨严春道："严公子既如此说，那我偏偏要说不是，岑某虽对拿青锋令已没什么兴致，嘿嘿，却也不想让旁人轻易拿了去。"

"原来如此。"严春笑道，"这弓魔是咱们共同擒住，青锋令该当给谁，明晨温楼主来到不免为难。依在下之见，咱们不妨便在今夜推举出一人来，等到明早说与温楼主，如此也算是为正气长锋阁分忧解难了。"

岑东流道："这法子倒也不错，只是不知该如何推举？若要比谁的银钱多，三万个岑某加起来可也比不过严公子。"

严春道："咱们江湖武人，素来以武服众，谁的武功高，那便推举谁。"

岑东流哈哈一笑，道："严公子今晚说了恁多话，就属这一句最为中听。"

严春扫视堂中，见无异议，当即点了点头，挽住严知雨的手，将她拉到身前，笑呵呵道：

"既然如此，我便推举我家侍女来做那青锋令使，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豆瓣阅读
天下刀宗
雨楼清歌 著

第二章 夜雨青锋（十一）

“既然如此，我便推举我家侍女来做那青锋令使，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众人讶然相顾，均未想到严春竟是这般打算。要知以往能做“青锋令使”之人，要么身份极高、威望极重，譬如庐州花家家主花静庭；要么武功既高、侠名亦扬，如剑客展梅；却从未有过谁家一名侍女拿到青锋令的先例。

岑东流笑道：“严公子，我本来以为是你自己要当青锋令使。”

严春微笑道：“不是。”

岑东流寻思片刻，道：“那岑某倒不免有些佩服严公子了。”

严春道：“不敢当。正气长锋阁既已放出话来，要将青锋令颁给擒住弓魔之人，七日前我家侍女亦在擒魔之战中，自然便也能拿青锋令。”

岑东流颔首道：“当日这位严姑娘以一条丝带连点弓魔七处要穴，功夫是极俊俏的，不过既要以武服众，嘿嘿，还得问过岑某这只酒壶。”

严春道：“那是自然。”环视堂中，见客栈的店伙计早已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便又道：“知雨，你且将这堂中清出一方空地来。”

严知雨道：“是。”低着头将堂中的空桌椅都挪到角落，她身躯瘦小，搬着诸大桌椅行走颇有些不便，瞧起来很不谐和。

岑东流随口道：“严公子使唤起自家侍女，倒真是毫不疼惜。”一边说话，一边走到堂中的空处，与严知雨相距数丈而立。

严春笑道：“知雨，你别看岑兄此刻对你很是体谅，稍后打将起来，可未必会手下留情；你方才虽已见过他出手，但那可绝不是他的真本事，你切莫轻敌。”

岑东流哈哈一笑，道：“若不露点真功夫，倒是对不住严公子这番话

了。”右手按住腰间的铜酒壶，却见严知雨从腕上解下了一条白色丝带，捏在手里。

那丝带软软地垂在地上，仿似毫无杀力，岑东流却心知严家软剑颇有独到之处，这小姑娘能以丝带施展出软剑功夫，修为更是极深；当即道：“严姑娘请吧。”

“啊，岑前辈先请。”严知雨脸色微红，语声极细微。

岑东流道：“也好。”言毕翻腕在铜壶上猛拍一记，铜壶如一道流火直直朝着严知雨飞去。

严知雨仍低着头，右手静静持着丝带，左臂一抬，接住了铜壶。

岑东流一笑，严知雨的左腕忽然轻颤起来，铜壶像活过来似的在她手中急剧晃动，壶嘴中不断有酒水如涌泉般喷溅出来。

严知雨讶然松手，岑东流已掠至她身前，出脚将铜壶踢得高高飞起；与此同时，严知雨右手一甩，丝带霎时刚直如棍，将岑东流击飞丈外。

铜壶翻转上升，酒水不住洒落，顷刻间壶中已空。严知雨被酒水笼罩，一瞬间环顾周遭，水珠弥散，四面八方都是悬浮的刀锋。

她挥舞丝带，将周身裹住，不断荡开酒水，只觉那些水珠一滴滴都蕴满劲道、锐利无比；岑东流站定身形，默然旁顾，眼看酒水即将坠地，忽然迈出一步。

足尖震在地上，长发和衣袂瞬时飘起，倏然间那些水珠竟似被震得当空凝停了一刹，坠势立减。

严知雨眼前模糊起来，只觉有一抹醉意侵入了经络，正从丹田缓缓升向颅顶。

岑东流又迈出一步，堂中的整片地面仿似都在微微震颤。严知雨身躯一晃，急舞中的丝带忽然垂落。岑东流轻叹一声，再度迈步。

他在一场刀雨之中缓步走向严知雨。

严知雨颅内一阵阵晕眩，忽然紧抿双唇，手腕急转，将丝带在身前挥舞成一面圆盾，随即踏步跃起，撞向岑东流。

圆盾不断顶开雨水，砰砰连响，水珠四溅，顷刻间严知雨已突进到岑东流身前三尺，岑东流一拳击出，破开圆盾，将之打回成一条曲折的丝带，随即翻拳成掌，按在严知雨肩头，硬生生将她按得单膝跪倒。

严知雨喷出一口鲜血，伸手掰住岑东流的手掌，发力相扛，严春忽然笑道："岑兄要夺青锋令，是为了师弟吧？"

岑东流闻言神情震动，冷哼一声，忽觉掌心上袭来一抹如弓弦般割手的内劲，猝然之际猛挥右臂，将严知雨甩得倒飞出去；严知雨在半空中抖直了丝带，浸透丝带的酒水霎时被振得飞离，宛如在堂中拉出了一根清光粼粼的长弦——

弦端打在岑东流胸口"天池穴"上，岑东流踉跄倒退，一跤坐倒。

堂中一时间鸦雀无声。岑东流随即跃起，叹道："是岑某输了。"

严知雨双足落地，忽觉脸颊微凉，抬手摸了摸，凉意转为刺痛，脸上多了一抹细浅的刀痕；随即，被那阵刀雨擦伤的痕迹从她颈上、手上和衣衫上纷纷显现出来，周身都在缓缓渗血。

严春似是毫不在意自家侍女的伤势，望着岑东流叹道："我知岑兄本心里确是不想拿这青锋令，只不过是为了飞光门、为了你那个当门主的师弟罢了，岑兄当年让了门主之位，如今却落得比做门主还要疲累，唉，这当真是……"

岑东流脸色一沉，冷冷截道："岑某输便输了，严公子毋庸多言。"

严春颔首不语。

这时，卓明月忽然离座而起，走到严知雨面前，冲着她咧嘴一笑。

严知雨一怔，望向严春。严春笑道："我猜卓兄是说：你很好，这青

锋令使便该由你来当。——卓兄，在下可猜对了么？”

卓明月点了点头，径自返回坐下。

众人都是一怔。严知雨望着低眉静坐的卓明月，目光微颤，欲言又止。

方轻游忽然笑了笑，道：“在下也觉得严姑娘很好。”张轻鹿闻言顿惊，急道：“方师兄，你怎能——”

方轻游道：“我无意于青锋令，张师弟不用多言了。”楚轻鸿默然看了看方轻游，眼神中掠过一丝忧虑。

严春拱手道：“多谢方兄。”

方轻游道：“严公子不必客气。”说完默然听了一阵雨声，又道：“嗯，这雨越来越大了。”

宁简忽然轻笑一声，侧头问陈彻：“你想不想要这青锋令？”

陈彻正自吃着酱牛肉，闻言答道：“不想要。”说完便继续低头吃喝。

“还吃。”宁简蹙眉道，“先前不是吃过烙饼了么？”

陈彻道：“方才看了许多招式，又看饿了。”

宁简道：“嗯，你为何不想要青锋令？若做了青锋令使，那可威风得很。”

陈彻道：“太麻烦，懒得要。”

“你呀。”宁简看着陈彻，忽然伸指敲了敲他的额头，“有时真想学一学你。”言毕起身，走到堂中的空地上。

严春目光一闪，笑道：“看来宁姑娘是决意要争这青锋令了？”

宁简淡淡道：“不错。”

第二章 夜雨青锋（十二）

严春道：“敢问为何？”

宁简道：“想拿青锋令，还须另有什么理由么？”

严春目光闪烁，微笑道：“据我所知，宁姑娘近年来接过不少江湖武人的委托，所谓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如今‘游侠宁简’在江湖中也算颇有名气，我本以为宁姑娘只爱财，却没想到原来宁姑娘竟这般想做青锋令使么？”

说完见宁简恍若未闻，便又继续道：“依我看来，或许宁姑娘当真是柳续柳青眸的刀术传人，却未必是停云书院弟子。宁姑娘之所以要拿青锋令，只怕和你真正的出身有关。”

众人闻言相顾。宁简冷冷道：“严公子说完了么。”

严春一本正经地点点头，道：“说完了。”

宁简不再理会严春，打量着严知雨周身伤势，不禁微微蹙眉。严春也看向自家侍女，笑嘻嘻道：“知雨，你疼么？”

严知雨摇了摇头。

严春道：“很好。方才岑兄没有对你下杀手，但这位宁姑娘可要比岑兄心狠多了，你千万小心。”

宁简哼了一声，道：“严姑娘，你有伤在身，只须能接住我一刀，便算你赢了。”当即轻振衣袖，握刀在手，斜斜抬腕指向严知雨。

严知雨神色认真地想了想，道：“我的气力也只够出一剑了，若刺不中宁姐姐，我便输了。”说完右手握紧丝带当胸举起，左手抹过丝带，数尺长的软带顿时平直如剑。

下一瞬，两人膝盖微屈，便要踏足对冲——忽见青衫晃动，却是雷缨锋闪身到了两人之间。

雷缨锋沉声道："且慢。"

宁简不耐烦道："雷兄若也想夺青锋令，不妨等我与严姑娘打完。"

雷缨锋摇头道："我不想夺令，这青锋令若被严姑娘拿去，那倒也罢了，不过唯独宁姑娘，还是莫拿为好。"

宁简一怔，随即冷笑道："雷缨锋，你真当我怕了你？"

雷缨锋道："宁姑娘，你出身不清，来历不明，若真由你做了青锋令使，我总觉得不大妥当。"

宁简目光中怒意一闪而过，忽然轻轻笑了起来："出身来历，当真那么要紧么？"

雷缨锋叹道："宁姑娘，你来到青石镇究竟是何用心，怕不只是因为受吴重所托吧？"

"很好，"宁简点了点头，神情渐渐决绝，"多言无益，便请雷兄赐教吧。"

——话音未落，此前晕厥多时的薛秋声忽从椅子上急弹而起，扑簌一声，身形如夜鸦掠空，手中竹箫已刺近宁简后颈！

"当心！"雷缨锋说话中脚下晃动，已与宁简移换身位，将她挡在背后。

宁简霍然转身，却见薛秋声面容狰狞，手握竹箫刺在雷缨锋左肩。宁简没料到雷缨锋竟会替她挡下这一刺，不禁道："雷缨锋，你——"

雷缨锋摇头道："无妨。"语声平稳如常。

薛秋声眼见竹箫刺入了雷缨锋肩头衣衫，却没有鲜血流出，神情渐转惊愕。雷缨锋肩膀一振，喀啦，竹箫断碎成数十片，坠在地上。

两人对视片刻，雷缨锋点了点头，道："薛兄，你醒了。"

薛秋声道："雷兄，这、这……"

雷缨锋道："方才我们正商议到，要推举这位严知雨严姑娘来做青锋令使，不知薛兄以为如何？"

薛秋声一愣，道："推举严公子的侍女？这未免太过可笑了吧。"

雷缨锋道："如此说来，薛兄是不同意了？"

薛秋声皱眉道："薛某自是不能同意。"

"好。"雷缨锋不再多言，忽然踏前一步，出掌抓向薛秋声胸口衣襟。薛秋声脸色顿僵，退后两步，道："雷兄，方才我并非是有意要与你为敌，实是那姓宁的——"

雷缨锋却不接话，再踏前一步，仍是抓向薛秋声胸襟。薛秋声冷哼一声，出掌格去，只觉掌缘仿佛切在了一块生铁上，雷缨锋的手臂竟纹丝不颤。

下一瞬，雷缨锋揪住了薛秋声衣襟，手臂抬起，将薛秋声举得双足离地，而后重重掼在地上。

满堂皆惊。

"好个雷缨锋！"薛秋声喷出一口血，倏忽翻身跃起，厉声笑道："既如此，休怪薛某无情了！"当即双掌齐出，将'寒蛩爪'的爪劲催运到极致，顷刻间堂中凄声大作，烛火急摇。

雷缨锋默然前行，薛秋声的双掌接连狠击在雷缨锋胸腹上，雷缨锋只微微侧身避过要穴，足下不停；薛秋声只觉寒蛩爪的阴劲触及雷缨锋躯体后却难以透入，仿佛面对的是一块暗沉沉的巨岩，自己的掌劲不过是一枚细小的铁锤，一次次敲击过去却连一丝火星都激溅不出。

薛秋声惊惑不解，闪身退后数步，但觉手掌炙痛，内劲竟一时传不到掌上，眼看雷缨锋不断迫近，不禁脱口道："我、我同意便是，便让那严家丫头拿青锋令……"

说话中忽然从衣襟里取出一枚响箭，甩手便掷向门口——眼前晃过青郁郁的身影，那响箭刚一脱手便被雷缨锋攥住。雷缨锋松开手掌，响

箭化为粉末。

薛秋声瞠目结舌，触及到雷缨锋沉静厚重的目光，不由得惶然失措。

雷缨锋道：“我本有几句话想问你，但知你们天音宗的人素来嘴硬，那么不问也罢。”

严春闻言脸色顿变，忽道：“雷兄手下留情。”立即给严知雨使了个眼色——严知雨足尖在地上一顿，霎时间掠近雷缨锋，抖腕将丝带激射出去，缠住了雷缨锋的右掌。

雷缨锋握掌成拳，那丝带顿时如遇火焰般飞快萎缩倒卷回去，严知雨浑身轻震，一时难以动弹；雷缨锋无声无息地击出一拳，震开薛秋声狂挥急舞的双掌，轻轻印在薛秋声胸口，随即收拳。

薛秋声倒退了两步，一瞬间须发倒竖，衣衫下的肌肤如浪起伏，仿佛体内有一股热力疾速流遍了全身，随即周身十余处穴道都炸出一丝雾气，瘫软倒地，如一具泥胎从里到外都被烧透了，就此气绝身亡。

众人神情震骇，久久难言。

严春眼神古怪，如赞似怨，悠悠道：“江湖传说，岩雷一旦修成，便无坚不摧，看来并非妄言。

岑东流瞪着雷缨锋，叹道：“雷兄，你出手也忒重了！又何必非要将薛秋声杀死？”

雷缨锋默然不语，厚实的身躯立在堂中，宛如山岩孤峙。

“岑兄还不明白么，”严春忽然一笑，“此人根本就不是薛秋声。”

第二章 夜雨青锋（十三）&江湖设定2.0

“不是薛秋声？”岑东流一惊，随即皱眉沉思起来。

雷缨锋转回身来，缓缓道：“先前此人与宁姑娘相斗时，我上前劝阻，曾与此人肩头相撞，察觉到其内功修为远不及我所想的那般深厚。”

“那是雷兄修为太过深厚的缘故吧，”岑东流笑了笑，道，“兴许薛秋声本就内功不深，只是天音宗名不副实而已。”

雷缨锋道：“薛秋声二十年前便名动江湖，十三年前在云州时，更曾以一人之力刺死摩云教五名坛主，绝非浪得虚名。更何况……”

顿了顿，继续道：“薛秋声早已修成寒蛩爪中的至高绝学‘秋虫第一声’，但方才这人非但内功不深，在寒蛩爪上的造诣也很是平常，若这人真是薛秋声，只怕先前那位韩昂兄弟早已毙命街上，决然无法救活的。”

岑东流道：“若雷兄猜错了，此人当真就是天音宗长老薛秋声呢？”

雷缨锋淡淡道：“戕害无辜，死不足惜。”

陈彻闻言心头微震，忽然记起在街上初遇雷缨锋时，雷缨锋将韩昂抱起，曾说了句“好生狠辣”，陈彻回想当时雷缨锋的神情语调，莫名觉得，也许在那时雷缨锋便已打定了主意。

岑东流点了点头，又道：“若这人不是薛秋声，却又是谁？”

严春道：“料想只是天音宗的一名门徒罢了，多半便是薛秋声的弟子。”

宁简蹙眉道：“这人假冒薛秋声与我们耗在这里，那真正的薛秋声却又在何处？”

严春摇头轻笑：“这我可不知道了。”

堂中静默了一阵，雷缨锋忽道：“严公子，近来武林中可有什么大事么？”

严春沉吟道：“若说武林大事，除去刀宗与弓魔之事，便是青城掌门岳河旧伤复发，据传已奄奄一息，不久于世。”

方轻游叹道：“听闻岳前辈当年在云州青鹿崖上断去一臂，受伤极重，没想到竟是至今未愈。”

岑东流道：“此事我也有所耳闻，听说岳河的独子岳凌歌天资低劣，荒唐放荡，整日只知纵酒淫乐，嘿嘿，名震武林的‘青城弦剑’怕是要后继无人了。”

雷缨锋道：“岳河前辈是正气长锋阁的阁主之一，此事确算是一件大事，不知还有别的事么？”

严春想了想，道：“还有便是龙家家主的长子龙霖被‘龙骨丹青’萧野谣刺死，龙家疑心萧野谣是被花家指使，近半年来与花家争斗不断，已经势同水火。”

岑东流笑道：“那龙霖本该是雷兄的妹夫，严公子这可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了。”

严春抬手拍额道：“啊呦，这倒是在下失言了，雷兄莫怪。”

雷缨锋淡然道：“诸位有所不知，那日在我雷家庭院，龙霖公子身死之处却遗着一枚花家的金萼玉花，当时庭中虽然也有花家之人，却始终相距龙霖甚远，故而龙家疑心那枚玉花是萧野谣仓促逃离时所掉落，这才觉得正是花家以玉花为信物，雇请萧野谣刺杀了龙霖。”

严春道：“原来如此。还望雷兄节哀。”

众人都觉严春这句“节哀”说得甚是古怪，但雷缨锋却似不以为意，只道：“说起花家，两日前我在途中遭遇埋伏，那些简家弟子便是手持针筒，伪装成花家弟子。”

严春讶然道：“看来他们是想劫走弓魔后嫁祸给花家。——自从三年前简家大公子简青兮继任家主之后，苏州简家行事可真是愈发狂悖了。”

忽而笑了笑，又道：“如今庐州花家不仅得罪了龙雷两家，还被简家

算计，怕是要有灭门之祸了。”

岑东流道：“简家近年来频频为正气长锋阁出钱出力，想拿青锋令倒也不足为怪。如今江湖人都说，天音宗是‘正气之鹰’，苏州简家是‘正气之犬’，这一对鹰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严春微笑道：“岑兄说正气长锋阁的鹰犬不是好东西，那么正气长锋阁呢？”

堂中一寂，岑东流笑道：“正气长锋阁自然是侠义磊落的正道魁首了，严公子以为呢？”

严春未及开口，雷缨锋忽道：“闲话稍后再叙。”转头望向陈彻，又道：“先前在来客栈的路上，我听陈兄弟说今日曾见过温歧温楼主，不知当时温楼主神情如何，可有异样？”

陈彻吃饱了牛肉，眼皮微阖，正自昏昏欲睡，闻言想了想，抬头答道：“没什么异样。”

雷缨锋点点头，又对方轻游道：“方兄，先前温楼主留下的字条，可否再让我瞧一眼？”

方轻游递过字条，雷缨锋仔细看过，眉峰微皱，道：“请问严公子，近来武林中可有什么与温楼主有关的事么？”

严春一怔，沉默片刻，缓缓道：“去年秋，我在滁州曾与温楼主有一面之缘，当时温楼主说起，他对停云书院的某些主张颇觉不妥，甚至与燕寄羽多番争吵。”

岑东流道：“什么主张，杀刀宗的主张么？”

严春又沉默了一阵，似笑非笑道：“我听温楼主话中意思，似乎真正想杀刀宗的并非燕寄羽和李素微，而是柳空图。”

“柳空图？”岑东流一惊，“柳老前辈不是已退隐数十年了么？”

听到这里，陈彻轻声询问宁简：“柳空图是谁？”邻桌的楚轻鸿听见

他的问话，温声解释道：

“柳空图是停云书院的老山长，也是燕寄羽的师父，停云书院便是柳老前辈于六十年前所创，算起来他老人家已经年过九旬了。”

严春笑呵呵接口道：“也有人说，柳续之所以能在十年内升至停云副山长，便是因为他实是柳空图嫡亲的后人。”

说完瞥了宁简一眼，却见她神情淡漠，恍若未闻。

雷缨锋摇了摇头，道：“柳老前辈早已退出江湖，十三年前武林决战摩云教时，他老人家尚且不闻不问，料想如今也不会再干预武林之事。不过，若停云书院和温楼主之间当真已生出嫌隙……”说到这里，却不再往下说。

严春目光一闪，侃侃谈道：“如今正气长锋阁的七位阁主，除去燕寄羽与李素微之外，‘天风峡’掌门铁风叶是九大刀派共举；四大世家中，龙家的家势最盛，便由龙钧乐做了阁主；‘九川十三崖’素来服膺青箫白马盟，自然便是方天画来做阁主；七大剑派之中，本该由方白来做阁主，但方白执意推辞，便由青城弦剑的掌门岳河做了；至于‘武林八奇’之中么，除了藏玉楼，便是天音宗的声威最高……”

岑东流皱眉道：“严公子，你忽然提这些作甚？”

严春轻叹道：“在下只是忽然明白雷兄的意思了。”

方轻游忽道：“莫非雷兄是觉得，薛秋声让弟子假冒自己，真身却去刺杀温楼主了？”

雷缨锋颔首道：“据我所知，薛秋声自视极高，我想他根本就瞧不上青锋令——他是想做正气长锋阁的阁主。”

现将本书目前所出场或提及的门派和人物稍作梳理（加粗字体为第二章新出场或提及）：

【一宗】

“刀宗”云荆山

【一院三教】

华山停云书院（柳空图、燕寄羽、“春风眼”柳续、宁简「存疑」）、东海玄真教（李素微、赵长希、苏妙夷、方轻游、楚轻鸿、张轻鹿）、西域明光教（卓明月）、北荒摩云教（摩云教宗、“天、风、地、火”四位摩云使）

【七大剑派】

巴山烛照剑、峨嵋织星剑（雷缨络）、画剑堂、青城弦剑（岳河、岳凌歌）、以及分为“夜雨”、“风雁”两大支脉的衡山剑派（方白）

【九大刀派】

凉州天风峡（“寒衣”铁风叶）、秦川木余刀（阮青灰）、青州飞光门（岑东流）、留影舫、弹霜亭、游刃坊

【四大世家】

“袖中龙”柳州龙家（家主龙钧乐、龙霖）、“江上雷”金陵雷家（家主雷澈、雷缨锋）、“云间狐”朔州胡家（家主胡越枝、胡飞尘）、“焰里花”庐州花家（家主花静庭、花流骛、花流骊）

【武林八奇】

泉州藏玉楼（温歧、温蔚）、天音宗（薛秋声）、山中刺（杀手组织）、知味谷

【九川十三崖】

青箫白马盟（“白马长戈”方天画、秦楚）、焉支山无颜崖（杀手组织）

【正气长锋阁】

在江湖中，“刀宗”云荆山地位超然，但却并非武林盟主，如今执掌

武林的是成立于十三年前的最高议事会“正气长锋阁”，共有七名阁主：

停云书院山长燕寄羽、玄真教掌教真人李素微、青城弦剑掌门人岳河、凉州天风峡掌门人铁风叶、柳州龙家家主龙钧乐、泉州藏玉楼楼主温歧、青箫白马盟盟主方天画。

【其余门派】鄂州晴川刀、渝州严家（严春、严知雨）、苏州简家（简青兮）等。

【无门派人物】　陈彻　、叶凉、吴重、韩昂、展梅、“弓魔”江海余、“龙骨丹青”萧野谣等人。

尚未提及的门派，将在后面的故事中陆续登场。

第二章 夜雨青锋（十四）

雷缨锋颔首道：“据我所知，薛秋声自视极高，我想他根本就瞧不上青锋令——他是想做正气长锋阁的阁主。”

众人相顾惊疑，各自沉思起来。

岑东流道：“倘若这‘假薛秋声’未被识破，一直与咱们待在客栈中，那么即便温楼主遇害，也没人会疑心到薛秋声头上，嘿嘿，这厮倒是奸猾得很，只不过他自己想做阁主，正气长锋阁却也未必能答应。”

严春摇头道：“温楼主极富谋略，在武林中的声名也高，如今若真要与停云书院作对，只怕停云书院也很是头疼，多半也宁愿天音宗的人来做阁主。”

岑东流冷笑道：“难道他们竟敢暗中指使薛秋声刺杀温楼主么？”

严春道：“停云书院行事素来端正，这种事是绝不会做的，不过薛秋声极有可能知道温楼主与停云书院已经不大和睦，这才如此肆无忌惮。至于玄真教么……”说着看向方轻游。

方轻游沉默片刻，道：“十三年前，家师与掌门师叔都曾与薛秋声一同北击摩云教，也算是多年故交。”

堂中静了一阵，楚轻鸿忽道：“温楼主武学造诣非凡，即便薛秋声果真有此恶意，也未必便能得逞。”

众人闻言纷纷称是，雷缨锋低头看着纸条上的“忽遇急情”四字，默然不语。

严春笑呵呵道：“薛秋声的武功确是未必高过温楼主，不过江湖厮杀，阴谋诡计往往比武学修为更为厉害，明晨咱们究竟还能不能见到温楼主，倒也真说不准。”

楚轻鸿蹙眉道：“严公子，你眼下居然还笑得出来，你与温楼主不是很有交情么，为何却这般说话？”她性情温婉，几乎从不指责别人，只是

此刻见严春如此凉薄，才不禁出言驳斥。

严春也不着恼，只淡然笑道："我不过就事论事，实话实说罢了，楚姑娘既不爱听，那我便不说了。"

雷缨锋道："家父曾与我言起，薛秋声当年去过青鹿崖，也到过北荒的摩云教总坛，历经多番血战，却几乎毫发无损地归来，其武学修为是极可怖的，恐怕温楼主未必能胜过他。"

"姓薛的竟这般厉害么，"岑东流闻言一惊，沉吟道，"当年即便是'柳下春草'，在云州也是七死其五，这薛秋声的修为，总不能还高过柳老前辈的弟子吧？"

宁简瞥见陈彻听得茫然，便轻声解释道："昔年柳空图座下有七大弟子，合称为'柳下春草'。"

雷缨锋道："若论武道正统，自是停云书院为高，只不过天音宗的武学颇有些妖邪，难以用常理揣度。"

严春叹道："江湖之事，本就都难以用常理揣度。当年武林中人都说，若世间武学共一尺光华，那么柳空图的七位弟子便占去了七寸，谁曾想，名震天下的'柳下春草'，如今却已只余燕寄羽、吴思邪两人？"

雷缨锋道："温楼主傍晚才离了客栈，料想不会走得太远，眼下咱们——"说到这里，瞥见卓明月倏忽站起，便道："卓兄，怎么了？"

卓明月默然长立，脸色肃穆，目不转睛地盯着客栈的木门。

严春打量了卓明月一会儿，神情微变："是那魔头来了？"

众人闻言相继站起，都望向门口。雷雨声中，木门吱呀轻颤，如在低泣轻唤。

卓明月转头与众人对视，忽然咧嘴一笑，摇了摇头，清秀的面容上流露出一抹坚毅。

严春一怔，道："岑兄，他是什么意思？"

岑东流道："他娘的，我也不知。"

当是时，门外突兀响起一道幽幽语声——

"君不见衡阳方白剑天子，犹有荒台落难时；君不见，柳下春草七寸晖，青鹿崖上几人回？"

那声音轻轻缓缓地飘进门来，如烛火乱晃、如雨珠轻飞，更似悄然融入了堂中每个人的呼吸与心跳——众人一时间既觉那声音近在咫尺，亲切温柔，宛如故旧对坐，把盏相谈；又觉仿佛在千百里外，有人独立荒丘，正自当风歌吟。

堂中除去陈彻，都是武学修为极高之人，闻声辨位的功夫无不精擅，但此刻凝神听去，却竟都辨不清说话人的方位，不由得相顾骇然。

雷缨锋道："诸位且听我说。"语声仍然极是平稳，一边走向门口，一边道："咱们当前须得——"

话未说完，堂中白影骤隐乍现，卓明月已凭空闪落在门口，袍袖翻动中短棍一伸，将木门点得粉碎。

霎时间众人齐望过去，但见卓明月低头静立，挡住门外风雨，右手握着一根浅白色的短棍，宛如手持一道月光。

街上夜色深沉，急风吹雨宛如泼墨，竟是空无一人。

众人纷纷走出门来，左右张望，雨线交织如网，笼住长街，远处模模糊糊透出几家灯火。

卓明月忽然单膝跪下，短棍在青石地面上一振，水花四下泼洒，地上丈许方圆的雨水竟被他振空了一瞬。——众人低头瞧去，却见石面上歪歪斜斜刻着"天音难测"四个字。

严春皱眉道："这是天音宗寻仇时才会留的字。"宁简冷笑一声："那咱们等着他们上门便是。"

雷缨锋寻思片刻，道："我去周遭走走，兴许能遇到温楼主。"

岑东流一惊，道：“雷兄不可落单，以免中了天音宗的诡计。”

雷缨锋道：“无妨，你们守住弓魔，我稍后便回。”

众人劝说了几句，见他心意甚坚，便都道：“千万小心。”、“雷兄速去速回。”

雷缨锋道：“多谢。”说完看了方轻游一眼，欲言又止。

方轻游道：“雷兄放心。”

雷缨锋微微颔首，转身大步而行，顷刻间身影便没入了茫茫夜雨。

众人返回堂中，听着灯花噼啪作响，一时无语。卓明月手持短棍，一动不动地守在门口，宛如一尊石雕。

岑东流坐到了江海余身旁，倒了碗酒一饮而尽，笑道：“江老贼，还不肯吃喝么，今夜怕是长得很呢。”

江海余默不作声，眼皮也不颤一下，只是垂头看着桌面。

众人等了一炷香时分，均觉自雷缨锋离去后，堂中仿佛空落了许多。张轻鹿不时便看一眼门口，终于忍不住道：“怎么还不来？”

严春微笑道：“张兄弟是说雷兄，还是说薛秋声？薛秋声今夜迟早会来客栈的，至于雷兄么，那倒是说不准了。”

张轻鹿哼了一声，转过头去，不理严春。岑东流哈哈一笑，道：“严公子若能少说两句话，多喝几碗酒，渝州严家只怕早已成为武林第一世家了。”

又等了半炷香，方轻游忽道：“有人来了。”

岑东流一凛，却没听见什么，又过片刻，才依稀听出门外雨声里夹杂了一丝极细微的脚步声，不禁轻叹道：“方兄好修为。”

方轻游神情微凝，又道：“来的不止一人。”

众人对望一眼，手按兵刃，纷纷站起，走到卓明月身边。

第二章 夜雨青锋（十五）

卓明月走到街上，众人也随即走出，但见卓明月面向客栈西边的荒野，双手握住短棍，以棍梢抵住眉心，闭目低头，默然立在雨中。

严春道："那是西域明光教的'静思礼'，卓兄正在向他们的'明光圣尊'祈求庇佑。"

雷电掠空，轰隆声中，卓明月转回身来，眺望东边。众人随着他的目光看去，隐约望见远处的街上似乎张起了一大片黑布，拦断了长街。那黑布随着阵阵雨声缓缓迫近客栈，雨水落在黑布上，仿佛落入无尽深渊，一丝水花也不弹起。

众人心头惊疑，过得片刻，才看出那黑幕实是九个黑袍人并肩而行，九人同时迈步落足，脚步声重如滚雷。

岑东流见他们黑巾蒙面，腰插竹箫，脚穿麻鞋，都是天音宗门徒的装束，不禁皱眉道："这他娘的可难分辨了，究竟哪个才是薛秋声？"

说话中，那九人渐行渐错落，脚步声也分散开来，一时间长街上黑影重重。众人心神收紧，只觉那九道足音宛如九面疾慢不同的鼓，在夜雨中纷乱敲响，似乎脚步声里也裹上了一层湿闷的雨意，听得一阵，顿觉胸中气血翻涌，几欲作呕。

严春急声道："别听他们的脚步，那是天音宗的阵法'九重箫'！"

众人收敛内息，各自运功相抗。陈彻正觉得周身血沸欲炸，忽然手心一凉，却是宁简牵住他的手，渡过内力；他大口呼吸数下，胸中顿时舒畅了许多。

那九个黑袍人愈走愈缓，拔出腰间竹箫，抬在唇边；严春脸色微变，道："九重箫的第二重要来了。"

当是时，卓明月忽然踏步前行，走出几步，回望见众人跟随在后，便停步摇了摇头，冲着众人咧嘴一笑。

方轻游蹙眉道："卓兄，咱们自然应当一齐……"

岑东流道："他要除魔，便让他去吧。"方轻游一怔，不再多言。

卓明月对众人微微颔首，转回身朝着九个黑袍人继续行去，渐行渐疾，足尖飒沓起落，不断振飞地上积雨，在长街上留下一瞬又一瞬的空洼。

在他身形前冲之际，手中短棍的棍梢上倏忽亮起了一丝火苗，虽只是茫茫夜雨中极细微的一星，却竟不熄不灭，随着他的振腕轻轻颤动，宛如萤虫。

顷刻间，卓明月已冲至九名黑袍人面前，那九人脚步腾挪，或以箫刺，或用掌攻，绕着他疾走如风，白衣的身影霎时被翻飞的黑袍遮蔽。

众人远远瞧去，已辨不清卓明月，唯见一点火星在层层叠叠的黑影之间转折闪动，越闪越急，穿梭成一道又一道微亮的细线，不断切割着暗沉沉的夜色。

忽然间，十个人的身影齐齐静住。众人依稀望见卓明月被九个黑袍人围在中间，短棍指天，扬臂而立。

下一瞬，那九人的身躯渐次摇晃起来，仰天栽进地上雨水，月白色的身影显露出来，卓明月迈步走向众人，前行中一抖短棍，恰逢闪电划过，照亮了长街，宛如棍上光明盛放。

严春眼望卓明月，似笑非笑，嘴里忽然咕哝了一句怪话。陈彻眨了眨眼，只觉眼前仿佛仍有一抹火光正在往复急舞，忽听岑东流缓声轻叹：

"十万六千光明狮子吼么，了不起。"

待卓明月走回，众人定睛端详那根短棍，却听"嗤"的一声，棍梢冒起一缕焦烟，那丝火星转瞬熄灭，仿似从未亮起过。

岑东流怅然收回目光，道："也不知薛秋声是否在那九人之中？"

方轻游沉吟片刻，道：“应当不在，不过咱们还是上前查看一番。”

众人走到那九人倒毙之处，却见他们周身并无明显伤痕，渐次挑开几人脸上的黑巾，都是二三十岁模样，想来只是天音宗的年轻弟子，薛秋声却不在其内。

岑东流挑开第八具尸身的面巾，见也是个面容俊秀的年轻人，不禁皱眉道：“也不知薛秋声那厮正躲在何处……”说到这里，忽见地上那年轻人睁开了双眸，嘴角露出一抹诮笑。

岑东流一惊，右手按上腰间铜酒壶；与此同时，那年轻人已翻身跃起，伸指在铜壶上弹了弹，岑东流低头瞥见壶面上顷刻结了一层薄霜，自己的刀劲触壶即僵，竟难以传进壶中。

那年轻人掠过岑东流，急袭向陈彻，半途中卓明月扫出短棍，横截而来，那人随手出拳击在棍梢，拳棍一触即分，卓明月只觉有一丝霜雪般的凉意沿着棍身蜿蜒而上，蹿入右手经络，霎时间整条臂膀竟动弹不得。

岑东流手腕一振，雨水瞬息将壶上清霜冲刷干净，随即挥动酒壶砸向年轻人背心要害；那年轻人此时已趁隙扣住了陈彻脉门，扯着陈彻闪身退步——忽有一道短促的冷光从眉睫之前擦过，却是宁简猝然出刀，险些削中他的面门。

那年轻人闪身再退，在丈外落足站定，微笑着打量众人。

岑东流冷冷盯着年轻人，道：“阁下方才使的，是简家冰拳吧？什么时候简家已和天音宗沆瀣一气，以至于简家弟子竟做了天音宗的门徒？”

众人闻言暗凛，都知简家以拳术名动江湖，有绝学名为“冰霜结玉”，武林中人一般称之为简家冰拳，却未曾想今日得见，竟是如此神异。

那年轻人右手按在陈彻后颈要穴上，周身都躲在陈彻身后，闻言笑道：“我若不扮作天音宗门徒，怕是也不容易擒住这位小兄弟。”

方轻游道：“阁下与这位陈兄弟有仇？”

那年轻人摇头道：“我与这位兄弟素昧平生，只不过看出他在诸位之中武功最弱罢了。”说着右手微微加力，不禁一笑，又道：“嗯，何止是最弱，简直不会武功，看来在下倒也没选错人。”

岑东流皱眉道：“你究竟想干什么，是简青兮派你来的？”他素来听闻简家新任家主简青兮行事颇有些邪异，只觉眼前之事怕是难以善了。

“没人派我，是我自己要来。”那年轻人闻言莞尔，“方才未及自报姓名，实在失礼。”说着眨了眨眼，对众人微微颔首致意，道：

“苏州简青兮，见过诸位。”

第二章 夜雨青锋（十六）

“苏州简青兮，见过诸位。”

众人闻言都是一惊。严春笑呵呵道：“原来是简家家主亲至，实在是有失远迎。”

夜雨绵绵，简青兮悠然环顾长街左右，随口道：“严公子不必客气。”

严春道：“却不知道简公子煞费苦心，擒下这位青石镇客栈的店小二，究竟意欲何为？”

“店小二么，”简青兮淡淡一笑，“这位小兄弟是谁都无妨，只要能换得诸位将弓魔交与在下，那便够了。”

严春笑道：“这小子不是武林中人，与我等更是非亲非故，阁下要擒要杀，悉随尊便，至于弓魔，那是我等擒住，却与阁下无关。”

简青兮颔首道：“既然如此，那我杀了这小子便是。”

严春道：“请吧。”

简青兮抬起右手，轻轻缓缓地点向陈彻眉心，一瞬间众人心弦收紧，宁简盯着简青兮的右手，双袖垂敛如刃，微微踏前了半步，却见简青兮伸指挑飞了陈彻眉前的一滴雨水，打量着陈彻，神情讶异。

简青兮微笑道：“这位小兄弟倒是镇定得很，既不挣扎哀求，也不惊惶呼叫。”

陈彻道：“叫也没用，不如省些力气。”

简青兮一怔，道：“言之有理，我看咱们也不必在街上淋雨，且去客栈里说话吧。”说完便推着陈彻走向青石老店。

众人对望一眼，也只得跟上。宁简面寒如霜，走出几步，忽道：“陈彻，你怕么？”

陈彻道："怕。"

宁简道："别怕。"

陈彻道："好。"

简青兮笑了笑，道："有趣。"说着当先踏入了客栈。

先前严春命严知雨留下看守弓魔，此刻众人走进堂中，望向弓魔那桌，不由得一怔：江海余仍是面无表情，却正在大口吃喝，随手接过严知雨端来的酒水，仰头喝尽了，看也不看众人。

岑东流一愣，不禁哈哈笑道："我还当这魔头是喝风便能活的铁打身子，原来倒也不是。"

却听严知雨道："江老伯，再喝一碗么？"江海余嗯了一声，嗓音很是粗哑。严知雨便又为他倒酒。江海余一连喝了三碗酒，这才摇了摇头。

岑东流讶然道："严公子，看来这弓魔倒是很听你家侍女的话。先前咱们让他吃饭，他可没理咱们。"

严春微笑道："这确是有些奇怪。"

简青兮抖落湿透的黑袍，露出一袭青衫，冷冷瞥了一眼地上那"假薛秋声"的尸身，脸上却也并无讶色；随即转头打量江海余，眼神中闪过一抹奇异光彩，宛如在看一件价值连城的珍宝。

方轻游忽道："简公子，苏州简家素来是武林正道世家，令尊简熙简老前辈生前也是江湖中有名的侠士，如今简公子为了一枚青锋令便要累及无辜，只怕令尊泉下有知，也绝不愿见到。"

简青兮点了点头，道："那我便当他泉下无知好了。"

众人闻言怔住，均未想到简青兮竟随口说出一句如此悖逆人伦之言。

方轻游轻叹一声，道："看来简公子是执意要做恶人了？"

简青兮微笑道：“在下既觉诸位都是好人，也不觉得自己是恶人，只是世道无常，好人与好人为敌，原也不罕见。”

楚轻鸿道：“阁下只为一己名利，便擒下不会武功的无辜弱者作为要挟，如此自私龌龊之举，如何还敢以好人自居？”

简青兮道：“世人无不自私龌龊，只是深浅不同而已。”

楚轻鸿蹙眉瞪着简青兮，一时无言以对。

简青兮沉吟道：“咱们不妨聊些实在的。在下此番前来，并非只为自己，却也想救诸位的性命。”

岑东流哈哈一笑，道：“我倒想听听，你要如何救我？”

简青兮道：“眼下诸位既然杀了这位假扮薛秋声之人，想是已经识破了薛秋声的用心。以在下对薛秋声所知，他多半要杀诸位灭口。——只要诸位留下弓魔，离开这青石镇，我便替诸位挡下薛秋声如何？”

岑东流淡淡道：“薛秋声要杀岑某，便让他来试试，且看是谁杀了谁。”

简青兮一笑，转口道：“须知温歧温楼主的武功深不可测，武林中能杀死他的人可谓凤毛麟角，薛秋声即便能杀了温歧，也须有个能让正气长锋阁信服的替罪之人，才能安稳做得阁主。”

严春目光闪动，接口道：“这替罪之人，想来便是弓魔了？”

简青兮道：“不错。料想今夜过后，江湖上便会传开：弓魔虽被诸位擒住，毕竟老奸巨猾，竟又设法脱困，将诸位与温楼主一一害死，最后全靠薛秋声格毙弓魔，武林才除此大患。”

堂中短时静默，严春看了看江海余，却见他脸色漠然，正自端详身侧的严知雨，对简青兮的话语无动于衷。

简青兮忽而一笑，道：“薛兄，在下方才所言，可说对了么？”

话音方落，便有一道语声猝然响起，忽远忽近，飘摇如风——“简公

子料事如神，自然不会说错。”

众人心头剧凛，看向门外，却不见有人来到。

简青兮道：“诸位现下便走，还来得及。”

岑东流手按铜壶，身躯紧绷，目光缓缓扫过堂中，随口道：“走你娘的鬼。”

简青兮点了点头，道：“现下已来不及了。”

随即，楼上客房传来推门声，岑东流霍然转头，却看到一个头发花白、面容和蔼的黑衣人，正自缓步下楼。

霎时间众人骇然对望，均想：难道真正的薛秋声一直便在客栈之中？

岑东流提起铜壶，暗自凝神聚力，目光紧随着那黑衣人，那人瞥了岑东流一眼，淡淡咳了一声，铜壶忽然一颤，跳出一线酒水。

岑东流手臂轻震，低头看向铜壶，神情惊疑，随即缓缓抬头打量那黑衣人，道：“阁下便是薛秋声？”

那黑衣人不疾不徐地走到堂中站定，颔首道：“天音宗薛秋声，幸会诸位。”语气甚是温和，只是听来颇有些模糊，仿似人在客栈内，嗓音却在门外风雨中。

陈彻心头陡沉，猛力挣扎起来。简青兮手指连点，制住陈彻臂上穴道，讶然笑道：“小子，乱动什么，到此刻才知道厉害么？”

方轻游与陈彻对视一眼，面色微变，忽道：“轻鹿，你去楼上瞧瞧韩兄弟。”

第二章 夜雨青锋（十七）

张轻鹿闻言一愣，随即奔上楼去。薛秋声却也并不拦阻。

岑东流从前听闻薛秋声不过四五十岁，可眼前的薛秋声却满头白发，倒像是个七八十岁的老者，不禁皱眉道：“薛兄可比我想的要老些。”

薛秋声淡淡道：“十三年前，薛某便已老了。”说话中转头打量弓魔，见其伤痕累累，不禁轻叹：“江海余，你今日落到这般狼狈境地，可有悔过？”

江海余恍若未闻，目光空洞地瞧着桌上烛台。

随即，张轻鹿从楼上奔下来，陈彻心神一紧，却听张轻鹿道：“方师兄，那位韩兄仍在熟睡。”

方轻游暗自松了口气，对陈彻点了点头。

薛秋声笑了笑，道：“薛某何等人物，岂会为难一个无名之辈。”

话音方落，卓明月大步前行，走到薛秋声身前站住，忽然露出迷惑神情。

薛秋声面无表情，只瞥了卓明月一眼，却也不说话。

岑东流本以为卓明月当即便要除魔，见状不禁奇道：“卓兄，莫非他不是你要除之人么？”

卓明月点了点头，随即又摇了摇头，端详着薛秋声，眼神愈发疑惑。

方轻游自卓明月迈出第一步时便凝集内劲，生怕卓明月不敌薛秋声，故而蓄势以待相助，却见薛秋声忽然笑道：

“天风无形，敢问‘十万六千光明狮子吼’、可能吼散？”

随着薛秋声缓声吐字，方轻游只觉内劲竟自难以抑制地逐渐涣散，仿佛一身内力已随着薛秋声模糊的语声飘散到了门外风雨中；惊凛之际数次提气运功，却仍聚不起劲，直到薛秋声说完一句话，内息才流转如常。

严春笑呵呵道："就在不久之前，岑兄还曾说到天音宗与苏州简家乃是正气长锋阁的一对鹰犬，没想到这两家门派转眼间便都到了客栈。"

简青兮微笑道："我与薛兄都是一腔正气，向来服膺正气长锋阁，那也没什么好说的。"

方轻游一时间心念电转：眼下已知薛秋声修为深湛可怖，简青兮又制住了陈彻为质，若贸然动起手来，己方恐怕难胜。稳妥之计，莫如设法拖延，等到雷缨锋回来，或有转机；最好是雷缨锋能寻到温歧一同来到客栈，温楼主素来多智，武功亦高，定有对策。

想到这里，当即开口道："说起苏州简家与天音宗，在下心中有一件积存许久的往事，却与这两个门派都颇有关联。——诸位可知，这青石镇为何人烟稀寡，如此冷清？"

简青兮神情微讶，笑道："这等边陲小镇，人烟稀少再寻常不过，却难道还与我简家有关？我知方兄是想拖延时辰，好等雷缨锋回来，不过那也无妨，也省得我与薛兄专程再去寻他。"

方轻游淡淡一笑，却转口道："我听闻苏州简家门徒甚多，但也并非都姓简，不知确否？"

简青兮一怔，道："不错，简家确有不少外姓弟子，但只能修习寻常的刀剑拳脚功夫，至于那'冰霜结玉'的拳术绝学，却是非简姓嫡系不传。"

方轻游道："果然如此。那么简公子是否知道　，你们家中有个名叫张青的外姓弟子？"

简青兮道："从未听过。"

方轻游颔首道：“那已是十四五年前的事了，无怪简公子不知。在下要说的，便是关于这张青的一件往事。”

说完沉默片刻，似在回想，良久才继续开口讲述起来。

——十五年前，简家弟子张青二十七八岁，腼腆少言，待人甚是仁厚，只是外姓弟子在简家素来不被重视，张青却也没几个朋友，平素与他交好的只有另两个外姓弟子，一个是他师妹，名叫秦芸；一个是他师兄，名为周固。

张青对秦芸已经暗自倾慕多年，但却觉秦芸的心上人实是师兄周固，故而长久以来都郁郁不乐。

有一回，师兄妹三人奉命西去昆仑送信，归途中秦芸数次避开张青，与周固私会，却被张青察觉，张青心绪更加烦郁，路过青石镇时撞见镇民被一名天音宗门徒欺压，便愤然出手救下；细问得知，却不过是镇民说了些莽撞无心之言，冒犯了天音宗的教义。

师兄妹三人均觉那天音宗弟子行事太过凶蛮，便与之相斗，最后三人虽将那天音宗弟子击伤逐走，周固却也身负重伤。

三人在镇上耽搁了多日，周固眼看自己伤势一时不能痊愈，便让张青与秦芸先行返回苏州复命。张青便将周固托付给青石镇的镇民照料。临行前，周固告诉张青，原来秦芸也一直倾心于张青，只是羞于表露，这才私下里找周固说出，让周固转达。

张青闻言欣喜至极，一路上满心想着要请师父主持自己与师妹的亲事，常常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待回到苏州，如愿与秦芸定了亲，又过去数月，却迟迟等不到周固归返。

从前张青误以为秦芸喜欢师兄周固，心中对周固暗暗存了些许嫉恨，后来得知秦芸与自己两情相悦，嫉恨顿消，念及师兄多年来对自己的关怀提携，不由得既觉羞惭，更是深深感激。

又等了多日，仍不见周固回来，张青心中愈发不安，禀明师父后便孤身西行，赶到青石镇上。镇民却说，周固在两个月前便已伤愈离去。

张青询问师兄去向，镇民们言辞闪烁，答得支吾不清。张青心下起疑，追问起来，镇民们才承认照料不周，致使周固伤重身亡。

张青悲怒交集，回想起与师兄多年情谊，不禁伤心欲绝；发了一阵子火，终觉埋怨这些镇民也是无用，便询问起师兄的埋骨之处，要将师兄的尸骨带回苏州安葬。

哪知一问之下，镇民们竟仍是答不出来，连问了好几户人家，都推辞说当时将周固葬得匆忙，胡乱埋在了荒野间，却已记不清方位。

张青大为惊疑，先是不断恳请哀求镇民们告知真相，后又发狠逼问，终于得知，原来张青与秦芸离去后不久，便有一群天音宗弟子寻到镇上，对镇民们威胁利诱，镇民们收下了天音宗的银钱，便将周固卖与了天音宗。

张青只听得天旋地转，坐倒在地，霎时心丧若死。他早便听闻天音宗对于仇家尸身向来是用药物融掉，自己师兄弟当初本是为镇民仗义出头，想不到师兄却遭镇民出卖，落得尸骨无存。

后来他定下心神，写了一封书信托人送到苏州，请师门主持公道，自己则四处搜寻天音宗弟子的下落。数月过去，没能找到那日将周固打伤的天音宗弟子，却收到师门回信，命他速回苏州，不得在外留连。

原来当时中原武林与北荒摩云教纷争不断，眼看大战在即，而天音宗行走四海聆听天声，曾深入北荒，对摩云教知之颇深，却是中原武林亟须联结的盟友；当此关头，简家自然不会为了区区一名外姓弟子的生死便去违逆武林大势、开罪天音宗。

——方轻游讲到这里，语声稍顿。众人默然相顾，大都觉得天音宗实在跋扈，对那张青、周固的遭遇颇是同情。堂中烛火闪动，岑东流忽道：“嘿嘿，好个武林正道，苏州简家。”

简青兮微微一笑，却不接话。

楚轻鸿轻叹道：“那些镇民们见利忘义，实是不该。”

方轻游默然不语。严春忽而笑嘻嘻道：“方兄刚才讲得很是详尽，宛如亲眼看见一般，这倒是有些奇怪了，却不知方兄是从何得知此事？”

方轻游道：“那是因为我家便是青石镇的镇民。”

众人闻言怔住。却听方轻游又道：

“我幼时家境贫寒，常常吃不饱饭，十四年前端阳节那天，我爹娘却忽然买回家许多吃食，还给我添置了一件新衣裳……我当时不知那是他们收了天音宗的银钱，心中自是欢喜……”

“数月后的一天夜里，我正在镇子西边玩耍，遇见了一个人，却是张青苦寻天音宗弟子无果，手里捏着那封师门回信，又回到了镇上……当时他满身风尘，脸色极是疲倦，瞧见我后，便如溺水之人抓到一根水草似的，把先前经历都对我讲了。”

“他讲了很久，讲完冲着我苦苦一笑，问道：‘我该如何是好？’当年我不过十三岁，听完只觉甚惨，哪里回答得出，怔怔看着他丢下书信，提刀走入了一户人家，片刻后走出，刀上已沾满鲜血……”

“那天夜里镇上的月光很亮，我看着张青纵入一户又一户人家，又提着血淋淋的刀破门而出，最后孤身站在月下的石街上，那时我早已吓得呆了，醒过神来跑回家中，却见我爹娘倒在血泊中，已被张青杀死……”

楚轻鸿听到这里，忍不住“啊”的一声，神情凄怜，颤声道：“万幸那张青没、没将你也……”

方轻游沉默片刻，道：“楚师妹，傍晚时我带你去看的那处旧宅，便是我幼年所居。”

陈彻心中微动，这才明白先前自己与韩昂为何会在街上遇到方楚二人。

方轻游继续道：“那晚我在家中茫然呆立许久，不知怎么走出了家门，街上却已下起雨来，我失魂落魄地乱走了一阵，却又撞见了张青……那张青站在夜雨中望着我，他明明杀了那么多人，但脸上的神情

却像是比我还恐惧，提刀的手不住地颤抖，鲜血不停从刀尖滴落，现下想来，他实是怕到了极点……”

岑东流道：“唉，方兄……”却又说不下去。

方轻游轻轻摇头，又道：“我听闻那秦芸后来是嫁给了一名简家嫡系弟子，简公子可知此事么？”

简青兮回忆片刻，道：“我确是依稀记得一个名叫秦芸的女子，是我二叔的妾室，嫁与我二叔后没过几年便病逝了。”

“原来如此。嗯，当年那张青犯下屠镇恶行之后，遭到不少武林正道侠士的追杀，一路逃亡到登州的海边，坠下了悬崖，众侠士都以为他就此殒命，便即离去……”

方轻游吁了口气，继续说道：

“他侥幸坠海未死，劫后余生，已是心性大变，不久得逢奇遇，练就了一身高绝修为，便抛却‘张青’这个姓名，从此横行江湖，自名为……江海余。”

第二章 夜雨青锋（十八）

堂中人人神情震动，都望向弓魔——却见江海余垂头拨弄着桌上的空酒碗，仿佛方轻游叙说的只是旁人的故事，与他全无干系。

严春忽道："怪不得天音宗近来如此卖力地追捕弓魔。"

众人闻言恍然：昔年那张青与天音宗既有此仇，料想后来弓魔杀过不少天音宗弟子，只是天音宗门徒素来行踪飘忽，即便死伤颇多，怕是也不为武林所知。

薛秋声道："追捕弓魔，不过是义所当为罢了。"

岑东流嘿嘿一笑，道："这'义所当为'四字，从薛兄口中说出，听起来可比雷兄说时刺耳多了。"

薛秋声淡淡道："薛某不想与诸位做口舌之争，只要诸位留下弓魔，离开此间，薛某便饶过诸位性命如何？"

严春讶然道："阁下难道不怕我等离开之后，将阁下的所作所为传扬开来么？"

薛秋声道："诸位要说什么、要说与谁，尽可去说，薛某区区一人，也堵不住武林中悠悠众口。"

这番话颇出众人意料，严春微微颔首，沉吟起来。

简青兮目光闪烁，笑道："原来薛兄却比在下想的更要大度得多了。诸位还不趁此良机，速速离去？"

众人相顾一眼，方轻游淡然道："在下本当手刃弓魔，以报父母血仇，但亦深信弓魔作恶多端，到明晨温楼主定会给在下、给武林一个公道。薛兄，简公子，你们既为一己私欲，那也不必多言，今日但教我有一口气在，绝不会将弓魔交与你们。"

此言一出，众人纷纷动容，楚轻鸿与张轻鹿对望一眼，持剑走到方

轻游身侧站定。

简青兮轻叹道："须知薛兄闭关多年，已修成绝世奇技，本是要在昆仑山上诛杀刀宗，眼下诸位又何必螳臂当车，自取其辱？"

岑东流笑道："就凭这薛老儿还敢妄言诛杀刀宗，未免太不自量力。"一边说话，一边提聚内劲，紧握铜壶，便待出手。

薛秋声忽道："岑兄可曾见过刀宗？"

岑东流一愣。薛秋声又道："料想诸位都未见过刀宗，也无人知晓云荆山武功究竟如何，却都觉得薛某定然胜不过他。"

岑东流道："那又如何？"

"刀宗的修为，薛某却是亲眼见过的。十三年前在北荒的天惊崖上，云荆山斩杀摩云教宗时，我便在一旁。后来武林各派返回中原，行至朔州时，云荆山与诸人道别……"

薛秋声语声蔼然，宛如追忆旧友，只是愈说脸色愈寒，

"那时他远远地看了我一眼……就是这一眼，叫我胆战心惊，武功尽废。"

众人面面相觑，心下骇然，却见薛秋声古怪一笑，继续道："他就只是那般漫不经意地看了我一眼，嘿嘿，并非是薛某不自量力，真正狂妄无知的，却是诸位。"

话音方落，岑东流只觉全身内劲忽如潮起，顺着右臂经络不断涌入铜壶，急急运功压制，内息却竟狂乱难抑，霎时间手臂剧颤如蛇，啪的一声，铜壶炸碎，酒水洒了一地。

岑东流大惊失色，疾跃而起，挥拳击向薛秋声面门，薛秋声恍如未见，自顾自低下头去，掩口咳嗽了两声，半空里岑东流身形骤僵，摔在地上。

方轻游掠近岑东流，将他扶起，一瞬间两人交换眼神，均觉薛秋声

的功法实在匪夷所思。

薛秋声道：“当年我虽失却一身武功，却也因祸得福，从此潜心修习天音宗秘传‘闭口蝉’之术，到去年终至大成，自信已能胜过刀宗。我再好言劝说一回，诸位交出弓魔，便请离去如何 ？”

岑东流哈哈笑道：“你他娘的又不是和尚，修什么闭口禅？”说完脸上抽搐，忽然咳出一口血。

严春沉吟片刻，微笑道：“薛兄竟似能以语声扰动他人内息流转，实在是厉害。”

简青兮颔首道：“严公子是聪明人，想必不愿将性命丢在这客栈里。”

严春道：“不错，知雨，咱们走吧。”说完便迈步朝着门口走去。严知雨一怔，也随即跟上。

堂中静默下来，薛秋声与简青兮相视一笑，都伫立不动。众人眼看着严春和严知雨离了客栈。

简青兮道：“可还有人要走么？”等了片刻，见无人接口，便又笑道：“若无人走，那么在下只好先将这位陈兄弟杀了。”

方轻游道：“简公子既想要青锋令，那便请凭本事赐教，何必用旁人来要挟？”

简青兮淡淡道：“在下能要挟诸位，那也是在下的本事。”

当是时，卓明月忽然袍袖翻飞，短棍横扫，劲风涤荡四散，吹熄了烛台，霎时间堂中漆黑一片。

简青兮顿惊，只觉周遭脚步声、兵刃声、衣袖掠动声纷乱而起，当即扯着陈彻退向角落，忽然颈上生寒，却是有人刺来一刀，险些刺穿他咽喉；情急之际听风辨位，一拳打在那人臂上，退步中听见咔的一声微响，料知已震碎那人臂骨。

那人却浑不觉痛似的，顷刻间又斩来一刀，简青兮拧腰让过，砰砰两拳，都打在那人腹间，随即闪身倒掠；那人中拳后一声不发，不退反进，出刀更疾，连刺向简青兮胸口要害；简青兮扯动陈彻，将他挡在身前，那人手腕偏转，绕过陈彻，转刺简青兮左肋——

简青兮一瞬间心思飞转，将陈彻踢向那人，自己却疾掠向江海余所坐之处，半空里将全身劲力凝集在右拳上，猛击而出。

铮的一声，这一拳却击在兵刃上，简青兮只觉一道旋劲反荡回来，几乎将腕骨生生拧得倒转，心下暗凛，急急掠向墙边，却听嗤嗤连响，似乎接连撞中了许多水珠，顿觉颅中眩晕如醉，赶忙在黑暗中挥拳乱舞，以拳风探路，片刻后才终于贴墙站定。

忽然间堂中微明，却是卓明月的短棍上亮起了一点火星，那火星明灭数下，随即迅疾一扩，燃成了一簇火焰。

一时间众人都望向那火焰，心中莫名空静下来，满堂脚步声顿时止息。

简青兮打量岑东流，见他两手空空，想到他铜壶已碎，正觉疑惑，却听岑东流笑道："简公子，方才岑某喷的那口血刀滋味如何？"简青兮轻哼一声，转头看向江海余，却见方轻游正持无锋剑立在江海余身前，不禁皱眉道："方兄，弓魔杀了你父母，你却还要救他么？"

方轻游淡淡道："我既答应了将弓魔交与温楼主，在此之前，谁也不能杀他。"

简青兮点了点头，又看向宁简，但见她脸色惨白，嘴角流出一道细血，左手按在腹间，右手横刀将陈彻护在身后。

宁简冷冷道："简青兮，下一刀，我便杀了你。"

简青兮微笑道："那我等着便是。"

忽听地上重重一响，却是卓明月迈出了一步，他双手握住短棍，将燃烧的棍梢高举过顶，火焰闪动，照得他眉宇间肃然生辉。

一步落定后，他缓缓呼吸良久，才又走出一步，仿佛每一步都迈得无比艰重。脚步声震地如雷，也震在众人心头。

卓明月擎着堂中唯一的光亮，朝薛秋声走去。

第二章 夜雨青锋（十九）

薛秋声微微眯眼，盯着缓步行近的卓明月，脸上露出了自现身以来从未有过的凝重神情。

方轻游与岑东流对望一眼，道：“他未必便能同时袭扰多人内息。”岑东流点了点头，便要与方轻游一同攻向薛秋声。

简青兮微微一笑，倏忽掠到薛秋声近旁，回身道：“我劝两位还是莫要轻举妄动。”

宁简忽道：“我劝你也别妄动。”一边说话，一边持刀走向简青兮。

便在这时，卓明月看向众人，摇了摇头，神情坚决。

岑东流心知他是要独自除魔，叹道：“罢了”。

卓明月咧嘴一笑，重重迈出一步，棍梢的焰心霎时间青白亮眼，火焰向着棍身延烧了两寸；与此同时，薛秋声忽道：“且看你还能走几步。”

说话声中，卓明月嘴角溢血，周身轻轻震颤起来，那团火焰迅疾萎缩成微小的一点。堂中顿时昏暗下来。

薛秋声连声咳嗽，卓明月再度抬脚，却竟似久久难以落下；那一点火光急剧闪动了数次，随着卓明月艰缓地落足站定，终究没有熄灭。

薛秋声颔首道：“好个明光僧。”

随着他不断吐字，卓明月忽然连踏数步，快步走到薛秋声身前五尺处。火焰蔓延了大半支短棍，几乎烧到卓明月手上，鲜血汩汩从他口中涌出，淌满了白袍。

下一瞬，卓明月发出“忽！”的一声短啸，他口不能言，这一声实是从他口鼻中喷出的一道罡气，宛如神佛绽舌，压低了风雨雷声，震得众人耳中一清；刹那间短棍上光明暴涨，卓明月握着一团狭长的火焰高跃

而起，击向薛秋声面门。

薛秋声神情微变，仰头与卓明月对视。

众人心神紧绷，但见短棍即要触及薛秋声的前额，火焰燃到了最盛之际，却倏忽收缩，焦黑的棍身在半空里化作一阵轻烟，卓明月与薛秋声的身影瞬息消隐在黑暗中。

黑黢黢的堂中，脚步掠动声再起；片刻后，众人听见薛秋声闷哼一声，心中各自惊疑。

又过片刻，堂中亮起了烛火，却竟是严春与严知雨去而复返。

严春一边点燃烛台，一边低声念叨：“嗯，方才有要紧事物落在了客栈中，不得不回来取，打搅诸位了……”

众人无暇理会严春，都望向薛秋声，一时间无不惊骇失声——

简青兮手握一柄匕首，深深插进了薛秋声腹上“关元穴”。薛秋声漠然看着简青兮，腰腹间血流如注。

简青兮眨了眨眼，轻笑道：“在下竟一不小心刺了薛兄一刀，这可真是对不住。”

薛秋声道：“是么。”

简青兮闻声周身一颤，猝然撤手，倒掠丈外，又笑道：“薛兄气度超凡，料想不会见怪。”说完皱眉掩口，指缝中流出细血，却已被薛秋声说的那两字震伤。

众人均想，方才薛秋声凝神对付卓明月，堂中骤黑的那一刻确是出手良机；看来简青兮先前之所以掠近薛秋声，阻拦方、岑二人是假，伺机偷袭才是真。

岑东流讶然道：“简公子，我本以为你们俩是一伙的。”

简青兮点了点头，道：“我与薛兄确是一伙，只不过刚才兴之所至，随手刺他一刀罢了。”

严春环顾堂中情势，忽而一笑：“简公子行事，当真出人意表。”

众人打量薛秋声，但见他默然长立，却也并不点穴封住腹间经络止血，不禁都心下暗奇：“关元穴”是丹田要害，寻常武人若受此重创，轻则修为折损大半，重则当场毙命，而薛秋声却神情淡漠，似对伤势浑不在意。

薛秋声忽然叹了口气，露出惋惜神色；手腕一动，取下腰间竹箫抬在唇边。

方轻游脸色顿变，疾声道：“别让他吹响竹箫！”

话音方落，堂中一阵扑簌响动，众人齐齐掠向薛秋声，各出杀招；薛秋声单手横持竹箫，咽喉微微颤动，宛如蝉翼。

众人身形掠至半途，却未听见竹箫发出任何声响，正在惊疑之际，忽然莫名感到似有一蓬无形之力如网罗般在堂中扩张开来，那是一种听之不见但又确然存在的声响——

无声之声，闭口之蝉。

下一刻，众人恍惚听见箫声径直从自己的经络中响起，起初还模糊隐约，宛如远风，随即尖锐如虫鸣，将众人体内周流不息的内劲寸寸截断。

薛秋声嘴唇微鼓，无声无息地吹奏着竹箫。

——顷刻间众人内息岔乱，气血倒逆，已受极重内伤，未能掠至薛秋声近旁，便已纷纷摔在地上。

薛秋声垂下竹箫，扫视众人，目光高邈如云。

严春挣扎坐起，喷出一口鲜血，干笑道：“在下只是回来取一样东西，这便离去，这便离去……”

薛秋声淡淡道：“既然去而复返，那也不必再走了。”

严春闻言苦笑，却听薛秋声又道：“严公子，你真以为薛某不知

么？”

“不知什么？”严春神色茫然。

薛秋声道：“方才诸位去街上破除‘九重箫’阵法时，严公子命自家侍女留守客栈，在烛台里混入了毒药。只是你离去后却未曾想到，卓明月竟会打灭烛火，以至于毒质还未及燃发出来。”

众人闻言一怔，都瞧向严春。

严春默然片刻，忽而嘻嘻笑道：“薛兄这般老奸巨猾，什么也瞒不过你。”

薛秋声从堂中柜台上取了几支新烛，慢悠悠地换上烛台，忽然叹道：“简公子，你起初说我要杀你们灭口，终究还是让你说对了。”

简青兮淡淡一笑，道：“本公子料事如神，那也没什么好说的。”

薛秋声环顾堂中，目光落在江海余身上，又道：“张青也好，弓魔也罢，终究是你作恶最多，薛某便先杀你。”

他一边说话，一边走向江海余；经过陈彻身旁时，忽被陈彻扯住了衣衫。

陈彻先前本正扶着重伤的宁简，此刻站直了身躯，与薛秋声对视。

啪的一声 ，陈彻抬手打了薛秋声一巴掌。

薛秋声微怔，冷声道：“小子找死。”说着重重咳嗽几声，却见陈彻只是默默看着他。

陈彻道：“别费劲了，我身上一丝内劲都没有，你咳不动我的。”

薛秋声脸色顿变，皱眉道：“你竟敢如此……你怎知、怎知我也……？”

陈彻道：“怎知你也没有内功么，因为先前你说武功被刀宗所废，却因祸得福才能修习闭口蝉，我便猜想，兴许那闭口蝉唯有身无内功之人

才能修练。”

薛秋声冷笑道：“好小子，那你若是猜错了呢？”说话中猝然使出寒蛩爪中的一招，右手急抓向陈彻咽喉。

电光石火之际，陈彻回想先前见过的玄真教剑术“尘光纷锐”，左臂圈转挡开薛秋声的右掌，右手学着岑东流与“假薛秋声”相斗时曾用过的招式，横肘撞在薛秋声胸口，将其击倒在地。

陈彻点头道：“嗯，看来我没猜错。”

第二章 夜雨青锋（二十）

众人跌在地上重伤难动，本已均觉今日便要毙命于客栈中，此刻眼看陈彻竟将薛秋声打倒，不由得又惊又喜。

薛秋声翻身跃起，一言不发，施展开寒蛩爪再度攻上；陈彻心念飞闪，双臂急舞，时而以雷缨锋的拳术、卓明月的棍法格挡，时而又用宁简的刀术和严知雨的丝带招式进击，甚至偶尔也使出两记寒蛩爪，一时间与薛秋声斗得旗鼓相当。

岑东流讶然笑道：“这小子偷招倒快。”说完却忍不住喷了口血。

薛秋声面沉如水，出招愈渐阴狠毒辣，他虽然已无内功，但终究是成名已久的武林高人，所知招式既广，临敌经验亦多，与陈彻斗了一阵，渐渐占据上风，口中忽地发出一声悠长而古怪的唿哨，远远地传出门去。

严春脸色顿变，急声道：“他在召唤左近的天音宗门徒，须得速战速决。”

陈彻闻言一怔，加紧了出招，从前目睹过的招式顷刻间历历在目，信手拈来，无所不用，到后来心思空明，已不拘泥于招式派别，将不同的招式或拆或融，随意挥洒变化，接连击中薛秋声胸腹。

众人对望一眼，神情均肃。简青兮似笑非笑地看着陈彻，道：“原来这小子竟如此聪颖。”岑东流道：“岂止聪颖，嘿嘿，这般天资，岑某以前从未见过。”

严春侧头看了宁简一眼，轻声赞叹：“宁姑娘收得好仆从。”

宁简先前硬受了简青兮三拳，又被薛秋声的闭口蝉震伤，此刻脸色惨白，几欲晕厥过去，闻言默不作声，回想起数年前初遇陈彻时的情景，一时间心头微微怅恍。

忽然间，远处街上响起了唿哨，一声紧接着一声，透过风雨传进门来，随即便是一阵纷乱的脚步声，似正向着客栈奔近。

众人脸色顿变，简青兮轻叹道：“来客栈之前，我便已命简家弟子去牵制天音宗门徒，看来终究是未能挡住。”

陈彻与薛秋声身形辗转腾挪，相斗愈急；宁简眼看陈彻身无内功，拳脚无力，短时难以杀伤薛秋声，便在他经过身旁时勉力抬手，将袖中短刀递出，轻轻叫道：“陈彻！”

陈彻想要伸手去接，却被薛秋声招招紧逼，不得不连连退避，从方轻游身侧掠了过去，一时竟无暇拿刀。

先前众人袭向薛秋声时，方轻游横剑当先，内息受到“闭口蝉”震动最剧，本已半昏半醒，此刻听见陈、薛二人的激斗声掠过耳边，迷蒙中睁开了眼，微微侧头，看到卓明月低头闭目静坐，鲜血染红了白袍，也不知是生是死；再看其余人，有的呼吸粗重急促，有的气若游丝，无不是重伤呕血，跌坐难起。

方轻游缓缓转头，环顾堂中，但见桌椅狼藉，血流遍地，神思模糊之际，宛然又回到十四年前的家里，孤处于绝境之中；心中一阵惶急，一阵哀伤，身躯晃动，恍恍惚惚地站了起来，瞥见一名天音宗弟子奔进门来，随手掷出无锋剑，将那人钉死在地。

众人一惊，没料到方轻游遭此重创竟仍能起身，随即心神一振。岑东流忽然想起雷缨锋离去前看向方轻游的那一眼，这才恍然：方轻游实是众人里修为最高之人，只怕雷缨锋早已看出，当时才有托付之意。

方轻游踉踉跄跄地走到门边，从那人尸身上拔出无锋剑，眼前光景纷乱，时聚时散，依稀看到似有四五个天音宗弟子又奔到了门口，一时间只觉周身空落落的，仿似乘风飘起，心中倏忽闪过了初入玄真教那日，自己肃立在猎猎山风之间，听见师尊说道：“自今日起，你便是玄真教弟子了，为师先教你玄真剑法入门第一式——尘光纷锐。”

“多谢师父。”方轻游咳出一口血，与当年的自己一起呢喃说着，不自觉地摆出了“尘光纷锐”的起手式，挥剑扫出一道长弧，那几名天音宗弟子霎时倒飞出去，半空里身躯齐腰开裂，却已被剑劲扫断。

街上另有两名天音宗门徒正待奔近，此刻脚步骤缓，凝神持箫慢慢

走向门口。

方轻游扫出这一剑后，嘴角流血更疾，猛地扑倒在地，静了片刻，只觉二十多年来心里的一切都正在盘旋飞远，便要消散在茫茫夜雨中，忽而笑了笑，迸力咬破唇舌，用剑拄起身子，缓缓挪动脚步，挡在门口。

薛秋声见状脸上变色，退向门边，便要发声震袭方轻游，陈彻紧追而至，一拳打在薛秋声脸上，随即连连抢攻薛秋声面门；薛秋声抬起竹箫，转瞬便被陈彻挥掌击飞，竟不及催动“闭口蝉”。

——当是时，堂中忽然响起咚咚咚的脚步声，却是韩昂不知何时苏醒了，提着断刀奔下楼来。

韩昂撞见满堂惨酷情景，不禁惊呼出声，问道：“陈兄弟，这是怎么回事？”

陈彻与薛秋声打斗正到紧要关头，无暇分心回答；韩昂犹豫片刻，大步踏前，全力挥刀斩向薛秋声。

薛秋声心下顿喜，侧步让过断刀，同时猛力一咳；韩昂身躯剧震，与陈彻撞在一处，只觉周身内劲不受控地接连撞入陈彻体内；霎时间陈彻眼前发黑，噗通一声，跪地晕厥。

堂中响起一片惊叹痛惜之声。韩昂颤声道：“这，这究竟是……”

薛秋声冷然低笑，将韩昂也震晕过去，漠然望向方轻游。

客栈门口，方轻游浑身浴血，脚下左摇右晃，断续出剑，先后击在那两个天音宗弟子的胸膛上，那两人身躯僵住，随即飞旋而起，跌进了街上泥泞中。

方轻游面对门外风雨，大口呼吸了数下，缓缓转回身来。

薛秋声轻叹道：“你可知今日青石镇上、诸人之中，薛某最看重的便是你，更甚于雷缨锋。”

方轻游低着头，嘴角滴血，静静地以剑撑地。

薛秋声古怪一笑，又道："薛某识人甚广，一见便知，你须瞒不过我——方轻游，你有心魔。"

众人闻言一怔。楚轻鸿浑身轻震，神情忧惧地望着方轻游，却见他微微抬头，低声道：

"不错，十四年前我目睹了张青屠镇，那夜之后，我心里便种下了心魔，后来我拜入玄真教，师尊与掌门师叔曾要我立下誓言，学武之后，不得杀伤性命……"

薛秋声道："你今日杀了这么多人，滋味如何？"

方轻游默然片刻，忽然轻轻笑了起来："我现下只觉得，满嘴都是死意……甜甜的，像小时候吃过的糖人。"

说完，手拖无锋剑缓缓走向薛秋声，神情既凄苦至极，又透出一抹奇异的狂肆。

第二章 夜雨青锋（二十一）

薛秋声眼望着方轻游足尖起落，轻声笑了笑，声音中满是嘲意。

众人心弦一紧，却见方轻游仍自慢慢地迈步，似乎未受笑声震动。严知雨先前相距薛秋声最远，与江海余跌在堂中角落，所受震伤稍轻，此刻挣扎站起，便要上前相助，忽见身侧的江海余摇了摇头。

江海余转头望向严知雨，眉目微动，又摇了摇头。严知雨犹豫起来，一时怔在原地，但见方轻游抬袖擦了擦唇边溢血，又轻缓地挪出半步。

薛秋声目光灼灼，忽而又是一笑。

方轻游停步调息了片刻，又走出两步，忽而周身剧震，以剑拄地，单膝跪倒，喷出一大口血。

薛秋声漠然俯看着他。

方轻游手上发力，想用剑撑起身子，咔的一声，无锋剑断为两截，方轻游霎时扑在地上，久久不动。

堂中一片静寂，众人默然低头，楚轻鸿已是泪流满面。

忽然间，一阵闷哑的笑声从方轻游口中迸出，众人心中一凛，却见方轻游趴在地上，微抬断剑，凝视着宽厚的剑刃，宛如在对剑照影。

楚轻鸿忍不住颤声叫道："轻游！"她心知玄真教弟子对自己的佩剑爱逾性命，此刻方轻游眼睁睁地望着断剑，当真不知该有多难过。

方轻游听到楚轻鸿的轻唤，只觉心神一清，提着断剑艰缓地爬起身来；低头看去，断剑在烛火下淡淡发青，瞧了一阵，又恍惚起来，忽然呵呵笑起，神情如释重负，又像是被大山压垮了。

张轻鹿看着方轻游，眼眶泛红。他虽比方轻游小着十岁，但自幼在玄真教长大，入门却没比方轻游晚多久，两人一同习武十余年，他从未

见过方师兄脸上露出这般凄惨的笑容；一时间心中酸楚，嘴唇颤抖，几次张口都说不出话来。

方轻游忽道：“薛秋声，你可知道……为何当年张青没将我也一起杀了？”

薛秋声一怔，道：“为何？”

“那是因为当时有人救了我，”方轻游语声轻飘飘的，宛如陷入了过往，“那是一名刀客，路过青石镇上，出刀击退了张青……”

“嗯，他只是随手出了一刀……后来我常常想起那一刀。”

薛秋声漠然道：“那又如何？”目光转锐，便待再度震发“闭口蝉”。

宁简忽道：“刀宗云荆山也是身无内功，姓薛的，你想凭你的邪术击败刀宗，那真是痴心妄想。”

薛秋声神色微变，道：“刀宗没有内功？呵，真是胡言乱语！”

先前温歧告知了陈彻此事，陈彻又转述给了宁简，她本不能确定薛秋声是否也知此事，眼见情势危急，便脱口说了出来，此刻见薛秋声神情异样，便又冷笑道：“你苦练十三年闭口蝉，都算是白练了。”

方轻游却似浑然未听见两人所言，一边缓步朝着薛秋声走近，一边自顾自道：

“后来我入玄真教学剑，仍然总是想起夜雨中的那一刀……再后来每逢夜雨，我便偷偷去后山自练刀术。”

楚轻鸿与张轻鹿对望一眼，神情惊疑。却听方轻游继续道：“我越练刀术，心魔便越盛，可是心魔越盛，便越是忍不住去偷练刀术……”

“练到后来，常常午夜梦回，又站在了青石镇的石街上。”

“只是在梦里，我却不是我，甚至也不是救我的那个刀客，我提着刀站在夜雨之下，走在血泊之中，却化身为张青，听见月光在我头顶上呼啸而过……”

“后来师尊与掌门师叔得知此事，便让我立誓，不得杀生，从此也不能再自练刀术……可是在梦里，我仍然一次次地出刀，到去年，我得知弓魔重出江湖，夜里更是频频惊梦——”

方轻游语声忽顿。

薛秋声冷笑道：“你今日终究还是破去了誓言。”

方轻游提起断剑，默然端详片刻，忽而轻笑：“有时深心里也隐隐渴盼着身败剑断，从此便能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说着说着，眼中流下泪来，神情愈渐决绝。

“我方轻游，今日退出玄真教了。”

他走向薛秋声，步履忽然轻快起来，仿佛诸般沉重伤势都已离他远去；薛秋声脸色骤紧，厉声咳嗽起来，霎时间堂中恍若遍布飞蝉，锐啸如疾风快雪，席卷四散。

方轻游咽下一口血，脚下不停，手腕轻轻抖动，将宽厚的断剑震掉了半爿，露出狭薄的锋刃，宛如刀弧。

下一瞬，众人忽感双目一痛。

方轻游越过了薛秋声。两人相背而立。

烛火微微飘摇，众人没有在堂中看见刀光，却觉有一道光华从门外的风雨中亮起，瞬息飘远——那一刻，众人的目光仿佛也随之远去，越过了绵绵夜雨，看到远处闪过一片狭长的河面；看到河边有樵夫、村童、农妇正在旷野间无声地走；看到更远处的莽莽高山；看到那道光华浮荡在群山之间，久久不散。

堂中万籁俱寂。

张轻鹿看得魂悸魄动，一瞬间心想，方师兄的心里藏着很辽阔的事情吧，自己似乎从来也没真正懂过方师兄。

薛秋声怔怔然伫立，轻声道：“天地朝夕……这是云荆山的刀术‘天

地朝夕’。救你的那个刀客就是刀宗。”

方轻游摇头道：“这如何能称得上‘天地朝夕’，不过是我少年时见过他出刀，心中存下了一丝刀意罢了。”

薛秋声点了点头，转身朝着门外走去，回想往事，模糊如梦境，一切都辨不清楚，只有十三年前刀宗看向自己的那一眼无比澄澈，透梦而来，刹那间汗流浃背。

他站在街上的风雨中，与云荆山隔着陈旧的光阴遥遥对视，忽而哈哈一笑，栽倒毙命。

方轻游叹息一声，倒挽断剑，轻轻缓缓地坐了下来。众人目中刺痛稍缓，这才觉得堂中似乎骤然间明亮了许多。

——仿佛那旷远的一刀此刻才从千里之外返回。

（第二章 完）

第三章 春草惊弦（一）

青石镇上，客栈之中，陈彻梦见了昆仑。

夜色昏暗，他站在山脚下，看到霞光从极远的地方亮起，渐渐照出一座冰雪覆盖、直插云端的山峰；随即，天上云影疾闪，那座山很快又黯淡下去，霞光仍在，却已转成夕照了。朝夕转瞬之间，天地静如初开，他的目光追随着霞光变幻，莫名觉得，那是一道刀光。

而后，他听见有人叫他："陈彻，陈彻——"怔了怔，倏忽看到一个十四五岁的灰衣少年走过眼前，那少年面容倦怠，背着破旧的行囊，脚步东歪西晃，就像风里的一片败叶；走在少年身旁的是一名十七八岁的白裙少女，正侧着头，神气飞扬地数落那少年："从今日起，你就是我的仆人了，你可不能比我这个主人还懒。"

陈彻打了个哈欠，随口答应了一声，微微睁开眼，尚未醒过神来，便模糊瞧见宁简正侧头打量过来，脸色苍白，眸光清柔；恍惚中脱口道："你长大啦。"

宁简一怔，蹙眉道："你找死么。"

陈彻愣了愣，环顾堂中，却见韩昂正靠在椅子上昏睡，其余众人或立或坐，大多正自闭目调息；再看门外，夜雨不知何时停了，天光微亮，竟似已是清晨。

"啊！"陈彻低声惊叫起来，"薛秋声呢，他在哪里？"

宁简道："他已经死了。"当即将方轻游震剑成刀、斩杀薛秋声之事说与了陈彻，又道："可惜你没能瞧见那一刀。"

陈彻回想梦境，片刻后道："也算是瞧见了。"

"瞧见了？"宁简神情微讶，"你伤得如何，该不是被薛秋声打傻了吧。"见他眼皮微阖，一副没睡醒的模样，便拉起他的手，扣住脉门，探知不过是经脉微受震伤，并无大碍，却只是贪睡而已。

岑东流张望门外，忽道："想来温楼主也快到了。"

众人回想客栈中的这一夜，不约而同地舒了口气。严春道："不知雷兄是否已和温楼主会合，这般迟迟不归，可真有些怪了。"

岑东流道："雷兄修为深厚，眼下薛秋声既死，镇上即便还有天音宗门徒，也伤不了雷兄。"

宁简本正扶着陈彻，忽然起身走近严知雨，淡淡道："严姑娘，现下你我都受了伤，也算是公平，再请赐教。"

众人面面相觑，岑东流皱眉道："宁姑娘仍是要争青锋令么？"

宁简微微颔首。

严知雨轻声道："可是，宁姐姐的伤势比我重……"严春忽而笑道："这青锋令我们严家不要也罢。——弓魔虽是咱们共同擒住，但若非方兄杀死薛秋声，只怕咱们都已经命丧黄泉，不如这青锋令就给了方兄吧。"

方轻游摇头道："多谢严公子，不过我并不想要。"

严春神色淡然，似早有预料，笑了笑又道："既是如此，那咱们也不便勉强方兄。且说先前危急之际，多亏这位陈兄弟挺身而出，与薛秋声相斗，否则诸位此刻还有命在么？依我看来，咱们稍后便向温楼主讲明详情，就让陈兄弟来做那青锋令使。"

众人闻言怔住。宁简皱眉道："严春，你究竟要干什么？"

严春恍若未闻，环顾众人道："诸位以为呢？"

堂中一阵静默。岑东流忽道："若是让这位不会内功的少年人做了青锋令使，嘿嘿，倒也有趣得很。"

话音方落，本在盘膝静坐的卓明月忽然睁开眼，冲着陈彻咧嘴一笑。

严春点了点头，又见方轻游等玄真教三人也无异议，便道："那么咱

们只等雷兄回来便是。料想雷兄义气为先，淡薄名声，绝不会反对的。”

宁简冷眼看着严春，沉吟不语。严春笑呵呵道：“宁姑娘，你若再想争青锋令，那便只能和自家仆从去争了。”

陈彻忽道：“我不要青锋令。”

严春讶然道：“为何不要？”

陈彻道：“……我怕麻烦。”

“拿了青锋令，好处可多得很，”严春嘻嘻一笑，“至于麻烦么，自有你家主人来挡。”

陈彻摇了摇头，道：“总归还是太麻烦，我不想——”宁简哼了一声，截口道：“别说了。”

陈彻一怔，当即住口。

“妙极，妙极，”简青兮忽然轻轻拊掌，笑道，“小子，恭喜你做成了武林中年纪最轻、声名最浅、武功最低的青锋令使。”

岑东流冷笑道：“怎么，简公子不打算夺令了？”

简青兮淡淡道：“现下我身受重伤，既难以杀死诸位，也无法抢走弓魔，那只好就不夺了。”

严春闻言微笑：“简公子说话倒也算是磊落。”

方轻游静静听着众人说话，此刻望向楚轻鸿与张轻鹿，忽道：“我该走了。”

楚轻鸿神情一震，欲言又止。

张轻鹿急道：“方师兄，我知你先前说要退教，只是一时激愤之言，你……你实在不必如此呀！”

方轻游默然摇头。

严春见状劝道：“听闻方兄在玄真教三年前的‘寒池试剑’中夺魁，前途不可限量，将来多半有望继任玄真掌教；眼下强敌既去，还望方兄三思。”

方轻游道：“这几年来，我日夜思虑此事，绝非一时激愤。我已决心此后转修刀术，自当另寻门径。”

张轻鹿道：“可是方师兄先前还说，单是玄真八剑第一式‘尘光纷锐’，便有无穷妙诣，终其一生也修习不完，难道不是吗？”

方轻游颔首不语，良久才道：“可我更喜欢刀术。”

张轻鹿愣住，一时间无言以对。

岑东流忽道：“方兄，你这是要去哪里？”

方轻游道：“刀宗曾救过我性命，如今天下高手即将聚集昆仑……”说到这里，顿住不言。

严春目光一闪：“方兄要去救天下最难救的人么？”

方轻游静了片刻，轻声道：“不错。”

众人相顾震惊，随即连连劝说；只有楚轻鸿紧抿双唇，一言不发。

方轻游执意告辞，去客栈旁的马厩里牵了马，陈彻随众人走出门来，瞥见薛秋声的尸身横在泥泞中，胸前衣衫开裂，却不见刀痕。

石街上，方轻游回身道：“多年以来，我本以为若能擒杀张青，便能解脱心魔，从此专心学剑……到如今我才明白，那并非心魔，而是我应当去做的事。”

严春颔首道：“方兄既已想得通透，也是好事。我等便不再多言了。”

众人送到客栈西边的荒野间，方轻游便要上马离去。楚轻鸿忽然走近几步，颤声道：“方……方轻游，你知道我要问什么。”

众人对望一眼，各自避到一旁。

方轻游道：“嗯，我知道。”

楚轻鸿低下头去，道：“嗯。”

方轻游默然转头西望，但见满目春草低昂，一株老树似遭雷电劈击，半边枝杈都燃烧起来，鸟雀飞过，惊散远去；一时间心中苍凉，看了片刻，忽道：“相识十余年来，我从未骗过你，今日能让我骗你一回么？”

楚轻鸿一怔，点了点头。

方轻游道：“楚师妹，我不喜欢你。”

楚轻鸿身躯一颤，将头垂得更低；等到抬起头时，却见一人一骑已然遥遥西去，消隐在莽莽山野之间。

第三章 春草惊弦（二）

众人返回客栈，却见严知雨正为江海余倒茶添饭，江海余默默吃喝，满脸血污已被擦拭干净，露出了清瘦苍白的面容。

简青兮仔细打量了江海余许久，笑道："这弓魔的模样倒是老实，哪里像个杀人如麻的魔头了？呵呵，当真是人不可貌相。"

岑东流道："不错，简公子的模样也英俊得很。"说完不待简青兮接口，便转头看向严春，笑道："严公子，你家侍女将弓魔服侍得挺好呀。"

严春哼了一声，道："知雨，谁让你给他擦脸了，也不怕弄脏了自己的手。"

严知雨顿时神情紧张，双手捏着袖口，低下头不敢说话。

少顷，韩昂苏醒过来，环顾满堂，却有许多陌生面孔。陈彻见他脸色茫然，便一一将众人身份说了。韩昂听得目瞪口呆，良久才哈哈笑道："没曾想竟能遇到这么多武林高人。"

当即勉力站起，走到堂中间，抱拳道："在下韩昂，是个刀客，幸会诸位。"

众人纷纷道："幸会。"

岑东流道："不知韩兄弟师承何人？"

韩昂道："我师从冀州刀客梁炯。"说完见众人神情疑惑，似乎都不知"梁炯"是谁，便又道："先师不是武林中的成名英雄，在下更是人微言轻，只是……只是稍后温楼主到来时，恳请诸位能让在下也对温楼主讲几句话。"

岑东流道："那自无不可。"

严春微笑道："我看韩兄神情如此凝重，想必是有极要紧的话要说与

温楼主吧。”

韩昂一怔，摇了摇头，随即却又点了点头，道：“多谢诸位。”言毕走回坐下，低头看着手里的断刀，不再多言。

众人闲谈了一阵，才见楚轻鸿缓步走回，静静坐在张轻鹿身旁。张轻鹿犹豫片刻，道：“楚师姐，吃些饭食吧。”

“嗯，你也吃些吧。”楚轻鸿点了点头，脸色淡然如常。

严春沉吟片刻，道：“眼下咱们都受伤不轻，若再有强敌赶来，怕是不妙，只盼温楼主与雷兄快些来到客栈。”

宁简微微一笑，道：“也没什么不妙，到时只要严公子燃起毒蜡烛，便能将强敌一个个都毒倒了。”

严春轻叹道：“宁姑娘言重了，先前在下偷换蜡烛，正是为了救咱们大伙儿的性命。我那蜡烛里掺了薲草的粉末，燃出的烟气能让人神思飘摇，手足酸软，却绝不致命，当时若能将薛秋声迷倒，在下自会即刻为诸位解毒。”

岑东流冷声道：“是么，那可真是多谢严公子了。”

严春笑呵呵道：“岑兄不必客气……”陈彻忽道：“那薲草是温歧给你的吗？”

严春脸色微变，讶然道：“陈兄弟这话，在下却听不懂了，这草药是我自己家的，却与温楼主有何关系？”

陈彻道：“我只是记得温楼主的货担里卖得也有薲草，所以随口问问。”

众人面面相觑，却听严春淡淡道：“嗯，藏玉楼收罗天下奇珍异宝，温楼主若也有薲草，倒也不足为奇。”

简青兮忽然叹道：“早知严公子有此妙计，在下也不必假意与薛秋声结伙了。”

岑东流哈哈笑道："如此说来，简公子假扮成天音宗门徒，在夜雨中忽施偷袭，擒住陈兄弟，扬言要夺走弓魔，却也都是一番好意了？"

"不如此，实难取信于薛秋声，"简青兮语声诚挚道，"在下素知薛秋声修为深湛，心思狠毒，为求稳妥，才不得不出此下策。——诸位不妨细想，在下可曾伤及诸位中的任何一人么？"

众人闻言相望，均想简青兮自露面以来，似乎确也只出过一次重手，便是捅在薛秋声的腰腹上。

严春忽道："简公子说'素知'薛秋声狠毒，却究竟是从何而知？"

简青兮一怔，似是被问住了，片刻后才微笑道："嗯，家父生前与薛秋声打过交道，正是他老人家从前告诉在下的。"

岑东流道："嘿嘿，原来令尊泉下无知，泉上却有知得很。"

此言一出，简青兮的目光瞬息冷锐起来，站起与岑东流对视。岑东流端坐饮茶，斜眼看着简青兮。

片刻后，简青兮忽而一笑，重又坐下，道："诸位若还是信不过在下，那便请动手吧，在下听凭处置，绝不会有一丝抵抗。"

堂中一时间静住。

简青兮道："既然如此，多谢诸位相信……"宁简似是不耐听简青兮聒噪，渐听眉头渐紧，忽道："陈彻，你去喂马，等见过温楼主，咱们便走。"

陈彻答应一声，出门而去。

宁简走近韩昂，问起他的伤势，韩昂道："先前不知怎地就被姓薛的震晕了，倒也没什么大碍。"

宁简见韩昂气色还算健旺，便点了点头，默默回想众人伤情，似乎内功修为越是深厚，所受薛秋声震伤便越剧烈，譬如岑东流、简青兮所受内伤瞧上去就要比张轻鹿重得多；唯一例外便是严春，她本以为严春

武功低微，可严春方才却是吐血数次，虽强言笑语，目光脸色却极是萎靡，伤得似比自己还重。

正自沉思，忽见陈彻抱着一人奔进门来，众人转头望去，霎时间都惊呼起来。

——方才陈彻来到马厩边，却闻见一股血腥气，一惊之下，走进马厩里，只见地上横躺着一人，短衫焦黑，遍布烧痕，赫然竟是雷缨锋。

陈彻立即将雷缨锋抱起，却觉其身躯比自己料想中更要重得多，摇摇晃晃地奔回了客栈。

岑东流抢步上前接过雷缨锋，将其平放在地，但见雷缨锋双目微闭，眼中、耳中以及口鼻中都淌出了细血，不禁深深皱眉。

岑东流伸指探了探雷缨锋的鼻息，又捏住其脉门，片刻后道："还活着。"

一瞬间众人神情各异，简青兮淡淡道："在下久仰雷兄大名，没想到初次相见，竟是这般情形。"

卓明月走近雷缨锋，俯身弯腰，端详了片刻，摇了摇头。

严春道："先前方兄离去时，咱们也曾到过马厩，却未见到雷兄。想来雷兄是不久前才赶回，只是重伤不支，没能走进客栈便晕厥过去。"

岑东流一边为雷缨锋渡入内力疗伤，一边道："不知是何人，竟能将雷兄伤成这样。"

严春轻叹道："岑兄，你当真认不出雷兄衣衫上的烧痕么？"

岑东流一怔，低头端详片刻，神情渐凝，喃喃道："木余刀，这是木余刀……阮青灰来了？"

第三章 春草惊弦（三）

严春沉吟道："单凭阮青灰一人，未必便能重创雷兄。"

岑东流摇头道："多年前，我曾和阮青灰、铁风叶一起喝酒论刀，嘿嘿，老阮的修为……"说到这里，神情忧虑，住口不言，紧扣雷缨锋脉门持续渡入内劲。

过得片刻，岑东流嘴角抽动，脸色煞白，险些再度呕血；他本就受了颇重内伤，此刻连连催运内功，虽不是临敌打斗，却也极耗心力。

卓明月悄然靠近，替下了岑东流，继续运功为雷缨锋疗伤。简青兮默默看了一阵，微笑道："在下本来也想略尽微力，却只怕诸位信不过在下，还是罢了。"

雷缨锋伤势极重，经络中劲气郁结，卓明月支撑良久，仍未能全然疏通开来；严知雨见状便要上前，严春忽道："知雨，你还是歇歇吧。"

众人面面相觑，但见严春上前拍了拍卓明月肩膀，卓明月咧嘴一笑，让到旁边，方要盘膝坐下，身躯一晃，却径直跌坐在地，显是耗力甚巨。

严春以右掌抵住雷缨锋背心，左手按在雷缨锋胸前，闭目不语，直过了半炷香时分，但见两人颅顶隐隐有热气透出，雷缨锋随即睁开了双目。

众人相望惊喜。严春退开两步，缓缓吐息。

宁简淡淡道："原来严公子这般深藏不露，佩服佩服。"

严春苦笑道："不敢当。"看向雷缨锋，又道："雷兄，你怎么样？"

雷缨锋道："无妨。"说完静默调息，"岩雷"流转开来，仅过片刻，目光渐渐有神， 脸色也不再灰败。

岑东流道："雷兄，可是阮青灰伤了你？"

雷缨锋摇头道："我不知道。那是一伙蒙面人，共有六人，我与他们都交了手，似是各派高手都有。"

严春道："那伙人为何要与雷兄为敌？"

雷缨锋道："那伙人是要为难温楼主，温楼主另有要事在身，我便拦住他们，让温楼主先行离去。"

简青兮忽道："原来雷兄已然见过温楼主了。嗯，苏州简青兮，幸会雷兄。"

雷缨锋侧头看向简青兮，目光凝重，半晌不语。简青兮讶然微笑道："雷兄？"

雷缨锋却转回了头，继续说道："现下回想起来，那使木余刀的人功力极厚，多半便是阮青灰。嗯，他却还不是六人中修为最高的。"

岑东流与严春相望皱眉，均想若那六人武功都与阮青灰相当 ，而雷缨锋遭遇那伙人，仍能保得性命，当真是极不容易了。

严春道："我去年在滁州城中，曾目睹阮青灰在藏玉楼的地盘上杀死了花流骊，没想到他如今却来到青石镇与温楼主为难……嗯，那么温楼主今晨恐怕未必能来了？"

雷缨锋静默片刻，缓缓道："温楼主本是在暗中护送吴重师徒，却被那伙蒙面人缠住，他脱开身后，便赶去救吴重了。"

众人相顾惊疑。江海余听见"吴重"二字，抬眼看了看雷缨锋，又漠然低下头去。

岑东流道："这吴重到底是他娘的什么人，原来还有个徒弟么？"

雷缨锋道："我也不知。但温楼主是守信之人，我想他会来的。"顿了顿，又道："我需以岩雷中的'沉峦'之法调匀内息，稍后再与诸位相谈。"

众人点了点头，却见雷缨锋走去了角落，闭目站定，就此纹丝不

动，宛如化为山岩。

宁简沉吟半晌，只觉疑云重重，尤其温歧迟迟不到，自己便得耗在此间，一时间心头烦乱，道："陈彻，拿出珠钗来，给弓魔戴上。"

简青兮脸色微变，眼看着陈彻从衣襟中取出了珠钗，又转头看向宁简，讶然笑道："原来珠钗在你这里。"

宁简冷冷道："那又如何？"心中却想：莫非这珠钗有什么不寻常之处么。陈彻闻言也低头打量起珠钗。

简青兮与宁简对视，轻声道："可否将珠钗给我？"语气甚是恳切。

宁简只冷笑不语。

简青兮叹了口气，道："那么……我也没有别的法子了。"说完忽然猛力击掌五下。

众人一怔，却见客栈后堂里快步走出四个厨子装扮的中年汉子，满脸灶灰，衣衫油腻，但眼神明锐，步履极为沉稳有力，显是武功不低。

岑东流道："呵，原来简公子早早便在客栈里设下了埋伏。"

简青兮微笑道："怕被诸位高人识破，没敢让他们扮成堂中伙计。"

到此刻众人才恍然明白，先前简青兮屡次轻轻拊掌，多半也是在向后厨传递暗语。

严春叹道："苏州简家本是武林中的堂堂正派，简公子却执意要带简家走上邪路么？"

简青兮淡然道："世上那么多邪门歪道不走，偏要走正道，岂不是太蠢了些？"

严春与岑东流对望一眼，忽然齐掠向简青兮，想要将其擒下；与此同时，卓明月也高跃而起，以拳作棍，直直砸向简青兮额头；简青兮身形闪动，出手如风，顷刻间与三人各对了一拳，矮身拧腰，倏忽掠到了门口。

三人各自踉跄退步，心中骇然，均想：简青兮所受内伤竟似远比自己要轻！他们三人先前被薛秋声震伤，后又耗损内劲为雷缨锋疗伤，此刻几已竭尽气力，渐次坐倒在地，只觉一股冰寒的拳劲如雪水般在经络中融化蔓延开来，一时间动弹不得。

宁简眼见简青兮身法迅疾，拳劲沛然，似乎先前只是假作被“闭口蝉”震成重伤；一时间持刀在手，心中惊疑不定。

“还等什么？”简青兮堵住门口，回身招呼四名手下，“快快将这些人都杀了，不然我可有些无颜面对他们了。”言毕转过头去，似不忍再看。

那四人当即扯去外衫，露出一身灰色劲装，大步走向岑东流、严春等人。

楚轻鸿、张轻鹿仗剑当先，各自拦下一人，激斗片刻，牵动了内伤，渐渐不支； 严知雨挥振丝带，独自拦下了两人，嘴角不住地溢血，出招减缓，也是险象环生。

严春勉力侧头，瞥见雷缨锋仍自闭目调息，不由得面露苦笑。

简青兮背对堂中，轻叹道：“人生在世，乐少苦多，在下及早帮诸位脱离苦海，也是一番好意。”说完张望长街，又喃喃道：“只盼温楼主晚些到来，不然我只好将他也杀了。”

说话中，宁简脚下踏步，疾掠而起，刺向简青兮后颈；半途忽被一个灰衣汉子出拳击偏了手腕，扭头望去，张轻鹿却已被击倒在地，生死未卜。

宁简闪身欲绕过那灰衣汉子，但那人身法灵动、拳术沉稳，宁简连连移步竟都甩不开他，内息一阵急乱，不得不疾退数步，运功压制内伤，只觉周身僵滞难动。

简青兮头也不回，随口道：“这位宁姑娘生得很漂亮，还有些用处，且先擒下不杀。”

那灰衣汉子冷声答应，朝着宁简走去。

第三章 春草惊弦（四）

那灰衣汉子冷声答应，朝着宁简走去。

在此同时，与严知雨交手的一名灰衣汉子眼看她以一敌二，已然尽落下风，而不远处的卓明月一直闭目静坐，似乎陷入了昏迷，当即疾掠过去，出掌削向卓明月咽喉。

刹那间，卓明月忽然睁眼，口中喷出一股内息，那人只觉手掌刺痛，如被利刃刺穿，虎口崩裂，鲜血淋漓。

那人惊惶之下，狼狈收掌退步；卓明月看也不看那人，随即闭目。那人短时内却不敢再行进击，转身又袭向严知雨。

严知雨身形闪动，衣衫上与丝带上已遍布点点血迹，但仍一声不吭，护在严春周遭。

堂中变故骤起，韩昂已惊得呆住；他与众人都不甚熟，醒来后本以为这些武林名门弟子相互间都是知交好友，却不料简青兮竟突然翻脸发难，眼看着一名灰衣汉子步步迫近宁简，不及思索，已挺刀挡在她身前。

那灰衣汉子一怔，却听门口的简青兮道："杀了他。"话音方落，韩昂已挥斩出断刀，灰衣汉子瞟见刀势平平无奇，冷笑着伸手，倏忽捏住了刀刃。韩昂发力回夺，却撤不回刀来。

宁简内息岔乱，周身僵痹，正自运劲疏导，见状加紧催运内功，强凝心力通开了上半身的经络，双腿却仍难以动弹。

陈彻快步上前，挥拳猛攻向那灰衣汉子面门，想要相助韩昂，却已不及；那灰衣汉子将韩昂的短刀震得脱手，随即手腕翻动，扣住韩昂右手，"简家冰拳"的拳劲催发出去，韩昂剧痛惊叫，忽觉一道□如雪的细线瞬息贯穿了右臂经络。

那汉子松手挡开陈彻打来的一拳，韩昂弯腰捡起断刀，却觉右臂乏力，臂上的一线穴道宛如枝条枯萎，竟连刀柄都握不紧，这才惊觉：自

己的右臂经络已然被废了。

韩昂勉力拿着刀，咬紧牙关，再度斩向那灰衣汉子，那人随手击飞了断刀，扭住韩昂手肘，硬生生将韩昂右臂拗断，韩昂闷哼一声，痛得晕厥过去；那人接着挥掌切向韩昂咽喉，陈彻猛扑上来，将那人撞退了半步。

忽听简青兮道："这小子没有内功，容易对付，杀了他，取走他身上的珠钗。"

灰衣汉子瞥了一眼晕倒在地的韩昂，又瞪向陈彻，道："遵命。"——说话中猛然进步出拳！

陈彻一惊，倒退数步避开拳锋，那灰衣汉子却转瞬欺近，当胸一拳击来，陈彻身后便是宁简，避无可避，只得反击一拳，迎向那人的拳头。

两人拳头相触，一瞬里无声无息；那人面色骤白，猛地喷出一口血，倒飞出去。

简青兮霍然回头，却见宁简正冷冷望过来。

陈彻惊惑低头，看见自己的左手脉门正被宁简的右手轻轻握着。

——方才情势危急之际，宁简却仍难迈步，便将内劲从陈彻左手"内关穴"注入，沿手厥阴心包经上行，经"天池穴"流过胸中，转入陈彻右臂，从掌心的"劳宫穴"上迸发出来，当即将那灰衣汉子震飞。

宁简淡淡道："陈彻，内息运转的法门，从前我也教过你一些，别怕。"话音未落，陈彻便觉又一股清冷锐利的内劲从脉门涌入自己臂上经络，不自禁地微微点头。

简青兮讶然一笑，随即又转回头去，漫不经意道："小心些，这两人已撑不住了。"

那灰衣汉子面色涨红，翻身跃起，大步而进，聚劲挥拳打向陈彻咽喉；宁简松开手，陈彻抢步迎上，与那灰衣汉子再度拳拳相撞——

灰衣汉子这一拳有备而发，架势沉凝、力道雄厚，霎时将陈彻震得口鼻流血，踉跄倒退，跌坐在宁简身侧。

陈彻只觉颅内眩晕，一时难以站起；迷蒙中瞧见宁简勉力弯腰，慢慢地伸手过来，不禁心弦微颤，一瞬间恍惚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小乞丐，闷闷不乐地坐在酒楼门口，忽然听到一声轻笑，抬头看去，却是那个在自己无能为力时帮自己为朋友报仇的白裙少女又回来了，她弯腰看着自己，伸过手来，似要将自己拉起。

——似要将自己从泥潭中拉出。但数年过去，自己却似乎依然睡在梦中。刹那间他仿佛又看到那个灰衣少年和白裙少女行走在山前水畔，行走在人声喧笑的街巷间，行走在尘土飞扬的古道上。

原谅你了，陈彻心说。

他回想过去追随宁简的数年，只觉恍如睡了一场觉，漫长而空落，江湖匆匆过眼，却没留进他心里，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但此刻想来，却又似已经梦遍了一切。叮当一声，短刀从宁简袖中坠落在地，他不自觉地拾起刀，抬眼看着宁简嘴角上的血丝，和微微的笑意。

睡了好几年，似乎也该醒来了，陈彻心说，原谅你了，那个没用的自己。那个苦闷纠结、患得患失，贪睡却又常常夜不能寐的自己。

“不就是丹田受损，练不成内功么，别怕……”宁简神情清冷，一边说话，一边将内劲源源不断地注入陈彻手腕，嘴角不住溢血，语声却平稳而坚定——

“我就是你的丹田。”

陈彻心头一震，站起身来，但见宁简深深一眼直望进自己神魂深处；当是时，那灰衣汉子挥拳攻至，陈彻转身挥刀，不自觉地使出那式“尘光纷锐”，却仿佛在刀光中看到了远在五年之前、千里之外的自己，他眺望当初的自己，在两人之间划出了一个辽阔的圆弧——短刀深深贯入灰衣汉子的胸膛，那人只觉一股沛然飞旋的锐劲涌入体内，将内息瞬间涤散。

刀弧去势未尽，陈彻低啸一声，猛然推着刀柄飞奔起来；那人被撞得连连退步，跌在门边，陈彻脚下急转，倏忽向旁跳出，将与楚轻鸿打斗的另一灰衣人的手臂斩得鲜血飞溅！

那人剧痛之际，身躯瘫软倒地；余下的两个灰衣人顿时甩下严知雨，倒掠回身，齐望向陈彻，神情惊疑。

第三章 春草惊弦（五）

那人剧痛之际，身躯瘫软倒地；余下的两个灰衣人顿时甩下严知雨，倒掠回身，齐望向陈彻，神情惊疑。

陈彻重重踏足，将倒地那人踩晕过去，作势欲攻，忽而疾步倒退，返回了宁简身边，却是经络中的内劲已将耗尽。

那两个灰衣汉子弯膝抬臂，正自戒备，见状顿时面露怒色，迈步便要追上；岑东流看在眼里，忽然扯过旁边桌上的一碗水，勉力催运“壶中日月”的刀意，将水泼洒向两个灰衣人，然而终究重伤力竭，水花未及触到那两人便已颓然下坠。

当是时，卓明月闭目端坐，袍袖无风自鼓，一袖扫出，漫天水珠化作一阵箭雨，打在那两人背上。

那两人只觉身躯剧痛，神思模糊，霎时间相撞跌倒。严知雨与楚轻鸿相望一眼，抢步掠近，迅疾出掌，切断了两人咽喉。

简青兮独处门边，负手而立，恍若全然未察。众人摸不清他的伤势轻重，一时间却也不敢靠近袭他，各自趁机缓缓调息。

晨风悠悠过堂，堂中良久静默。

“多谢诸位。”简青兮背对众人，忽然轻轻一笑。

众人面面相觑，均不明所以，却听严春缓缓开口道：“不知简公子谢我们什么？”

简青兮道：“方才这四人，都是我的叔辈，平素在简家自恃身份，不怎么听话，多谢诸位帮我除去。”

话音方落，倏忽从门边疾掠入堂中；众人眼前青衫晃动，心神一凛，却见简青兮落足于先前被陈彻踩晕的那个灰衣人身旁，弯腰探手，喀的一声脆响，已将那人的脖颈扭断。

众人相顾骇然，只觉这简青兮行事颠三倒四，肆意妄为，实不知他真正心意究竟为何。

简青兮从容抬起身来，望向陈彻，淡淡道：“小子，我这便来取珠钗。”

陈彻站在宁简身前，此刻已重获内劲，闻言紧握短刀，凝神以待；简青兮轻笑一声，倏忽掠近楚轻鸿，伸指点向她眉心；楚轻鸿侧步闪避，简青兮却似已预料到，几与楚轻鸿同时侧闪，左拳捣在楚轻鸿的腰眼上，将她击晕过去，随手取过她手中的无锋剑，又掠向卓明月。

卓明月倏然睁眼，咧嘴啸出一道凌厉的劲气，简青兮早将无锋剑横在面前，剑身咔的一声轻响，简青兮束发的飘带被罡风吹断，却终究挡下了卓明月的这一击；随即身躯前倾，瞬时将剑身拍压在卓明月额头上，无锋剑悄然断为两截，卓明月身躯轻震，缓缓歪倒。

简青兮不待半截断刃坠地，猝然踢脚，断刃横飞出去，插入岑东流肋间，岑东流双目一瞪，顷刻晕厥。简青兮披头散发，左手背在身后，将断剑敛入右袖中，向旁急踏两步，挥袖扫向严春咽喉。

严知雨见状飞身而至，抖出丝带将简青兮右臂牢牢缠住，发力一挣，神情微变；那断剑突兀地从简青兮的左袖中射出，毒蛇般叮在严知雨胸口；严知雨手心顿松，丝带软垂，栽倒在地。简青兮顺手扯过丝带，勒在严春颈上，转瞬便将他勒得昏迷。

简青兮收回丝带，振腕抖了抖，将丝带系在了自己头上，回身对着陈彻眨眼一笑。

陈彻心里咯噔一下，只见简青兮嘴角的笑意倏忽收敛，仿佛下一瞬便要突袭而近；但片刻过去，简青兮却仍是站在原地，静静地打量着主仆二人。

先前简青兮出手如电，顷刻间击倒五人，陈彻甚至未及反应，此刻触及到简青兮的目光，心跳骤然加剧，只觉宁简渡来的内力在体内沛然流转，浑身蓬勃欲飞，恰逢简青兮眉梢一挑，宛如应机而动，急跃出去，挥刀斩向简青兮。

简青兮扯过一张桌子，挡在身前，刀劲震碎了桌面，简青兮却似已凭空消失；陈彻头也不回，反手刺出一刀，划破了简青兮衣袖；随即拧腰回身疾刺数刀，简青兮身形转折如鬼魅，连连让过刀锋，忽然脚下滑动，飘向宁简。

陈彻一惊，踏步急追，他没学过轻功身法，但腿上经络灌注了宁简的内劲，仍是顷刻追近，曲肘沉腕，便要一刀刺向简青兮的背心要害——当是时，眼前的青影却倏忽凝停，一瞬间仿佛万物静止，唯有简青兮轻飘飘地转回身来，伸手在陈彻的右肘上一托，短刀脱手，冲天激飞。

简青兮与陈彻对视一瞬，已探手将珠钗从陈彻的衣襟里取了出来。陈彻没想到简青兮的身法竟快到这般地步，不由得骇然怔住，但见简青兮在数尺外轻轻顿足，正觉疑惑，忽然双腿微凉，似有一道雪线如虫豸般贴地游近，从足底涌泉穴钻入腿上经络，一时间身形滞住难动。

简青兮手拈珠钗，怅然端详，宛如拈着一瓣落花，神情古怪而忧愁。下一刻，他身躯陡然一震，低头看去，腰间鲜血汩汩涌出。

——方才宁简冲开了腿上经络，悄无声息地跃向简青兮，半空里接住短刀，贯入了简青兮的腰间。

简青兮侧头看向宁简。

宁简神色冷然，一字一句道：“我说过，下一刀便杀了你。”

简青兮点了点头，忽而露出微笑：“你杀不了我。”说话中霍然拧腰，带得短刀离体、鲜血激射，随手一拳将陈彻击飞丈外；与此同时，宁简持刀的手腕一闪，已刺在简青兮胸口。

只听铮然一声，刀尖却刺不进去，简青兮的衣襟内似藏有护身铁牌；宁简撤刀转刺别处，简青兮抬起右掌格挡，刀锋刺中掌背，叮当微响，竟仿似刺中了一块坚冰。

宁简脸色微变，转平了刀刃，挥手抹向简青兮喉咙，简青兮手肘古怪一折，掌缘切在宁简右腕上，将短刀打飞。

宁简以擒拿手法错开简青兮手掌，挥拳打在简青兮腹上，将他击退了两步；随即两人各自展开拳法，出手如风，转眼间互拆了数招，一时难分胜负；两人谁也不退步，出手更疾，无声无息地连对了三拳。

下一瞬，两人的拳力骤然涤散出去，堂中立时寒冷了许多，劲风纵横如刃，吹荡得桌椅簌簌晃动。

两人默然再对一拳，宁简终究内伤沉重，忽地咳出两口鲜血，单膝跪地，一时难起。

简青兮伸手捏在宁简颈上，将她拎得起身，歪头看着她。宁简冷冷与简青兮对望，胸口一阵阵起伏，似乎心绪波动剧烈。

“你既假作不识我，我便也不与你相认，但我奉劝一句，”简青兮脸色森寒，缓缓说话，眼神中闪过了一抹痛楚之色——

“别逼我杀了你……简宁兮。”

第三章 春草惊弦（六）

“住口……住口！”宁简语声微弱而狠厉，嘴角轻轻颤动，却不自禁地避开了简青兮的目光。

“好在这小子学不了内功，”简青兮冷然瞥向跌在地上的陈彻，“你若胆敢将‘冰霜结玉’传给外姓，我便当真杀了你。”

“你最好现下杀我，”宁简喘息着，吐出一口血沫，“否则我迟早杀了你。”

简青兮默然片刻，淡淡一笑：“无论如何，你终究是我的亲妹妹……简宁兮，我既不会杀你，你也永远摆脱不掉简家的血脉。”

“别叫我简宁兮！”宁简的眸光霎时间清亮骇人，抬手掰住简青兮的手腕迸力相挣。

陈彻勉力坐起，到此刻才明白简青兮先前为何不让手下杀死宁简；一霎里怔怔望着宁简，说不出话来。他与宁简相识数年，从来没见过她流露出这般失态的、宛如被尖刀剜在最痛处的神色。

简青兮冷哼一声，松开了手。

宁简踉跄倒退，软倒在地，咬牙拾起地上的短刀便要扑跃出去，身躯轻晃，却没能站起来，神情一时倔强孤绝，一时又慌乱恍惚。

陈彻心神震动，想要上前将她扶起，经络中却仍残余着简家冰拳的劲力，手足冰寒乏力，只得僵坐在地，心中倏忽闪过了四年前的隆冬，两人坐在半山腰一株老松下看雪的情形。那时宁简问他：“要过节啦，你回家不回？”他说：“我没有家了。你有家吗？”

他记得当时宁简张望南边，沉默了许久才说：“算是有吧。但我也回不去了。”

而后两人看着漫天雪花缓缓落向山脚下绵延的灯火，宁简忽然说：“叶落尚能归根，雪花落在灯火上却融化不见了，再也回不到天

上。”她静默了片刻，一下子站了起来，语声轻快飞扬地说：“我是雪，可我也不想回家。”

当时他嗯了一声，不知该说什么好，心里想着自己连家也没有，不能是雪，那么自己究竟是什么呢。他想了四年，仍然没能想明白。但此刻他忽然觉得想明白了一些，却又隐隐约约，说不清楚。他一边想，一边不自觉地站了起来，走到了宁简身边，轻轻将她搀起，与她倚肩而立。

简青兮也不拦阻，微笑着打量陈彻，道：“小子，你的筋骨很是结实，看来方才我那一拳却打轻了。”

宁简忽然冷笑道：“简青兮，你不用卖弄口舌，你若有胆，便将我们杀了，却只怕你不敢。”

“我不敢？”简青兮环顾堂中，讶然失笑，“先前我本打算将这些人通通杀了，只是又改了主意，想等着温楼主到来，便拿你们同他老人家做一笔买卖。”

宁简道：“你瞒不过我。你若敢杀人，定会设法将堂中之人都杀死，再掠着弓魔离去，这才是你的脾性，是也不是？”

陈彻闻言一怔，他也觉得方才简青兮明明能下杀手，却只是将诸人击晕，着实有些蹊跷；但见简青兮微微一笑，悠然说道：“你既知我脾性，便该知道我绝非心慈手软之人。”

宁简道：“你自然不是心软，呵，我看多半是你受制于人，奉命行事，是制住你的那人不允你杀人。故而你才只敢杀自家手下，却连一个外人都不敢杀。”

简青兮哈哈一笑，连连摇头，片刻后却神情渐冷，瞪着宁简默然不语。

陈彻见状松了口气，问道：“可是先前他不是让四个手下进堂杀人么？”

宁简淡淡道："那是因为他知道，那四人根本就杀不死咱们。"顿了顿，转头又道，"我说的对么，严公子？"

陈彻一惊，却见严春苦笑着睁开了眼，缓缓站起道："在下可不敢擅听你们简家的私事，实在是只盼自己未醒。"

说完目光闪烁，却又笑道："不过既然听见了，在下却有一事甚是好奇，索性就问个明白：我听闻简家老家主简熙只有四个子女，分别以青、春、素、景为名，其中却没有宁姑娘……嗯，敢问宁姑娘的生母是谁？"

宁简恍若未闻，脸色冷然。

简青兮哼了一声，道："严春，你已经醒来多时了吧，还是根本就未曾晕过去？"

严春笑嘻嘻道："我猜到简公子不敢下杀手，故而很是放心大胆，方才可真是被简公子勒晕了。"

陈彻心下恍悟，这严春深藏不露，显是和简青兮一样，只是装作重伤，先前众人若当真敌不过那四个简家弟子，严春自会出手相救；而简青兮说要借众人之手除掉不听话的手下，却也未必是假。

他细思严春的心计，不禁骇然：严春先是假作不会武功的富家纨绔公子，料知众人未必能信，便在薛秋声施展闭口蝉之际又假作重伤，更耗力为雷缨锋疗伤，将自己的"深藏不露"展显出来，众人见他已然暴露了修为，多半便不会再疑心于他，却不料他的"深藏不露"竟是藏了两层。

严春眼珠一转，看向宁简道："方才问得失礼，宁姑娘只当我未问过便是，得罪莫怪。不过我却也实在不知，宁姑娘为何能看出我其实受伤不重？"

宁简淡淡道："严公子真要我现下便说出来么？"

严春沉吟片刻，笑道："这倒也不急于一时。此刻在下更想知道，指

使简公子的究竟是何方高人？”

简青兮微笑道：“严公子不仅修为深不可测，心机更深过修为；想来早已猜到了，又何必再来问我？”

严春道：“苏州简家近年来行事狂悖无常，我早便猜测或许是有人指使，只是那人既让你行恶，却又不许你杀人，倒真是有些古怪了。”

简青兮道：“严公子自己也古怪得很，那也没什么好说的。”

严春轻叹道：“既然简公子不肯说，在下只好请雷兄帮忙了。”他说到“雷兄”两字时语调倏转尖锐，听来极是异样，一句话说完，那两字仿似仍在堂内嗡嗡震颤。

陈彻转头望向雷缨锋，却见他倏忽睁开了双目，皱眉望向严春。

严春道：“冒昧唤醒雷兄，不知雷兄调息得如何了？”

雷缨锋道：“差不多了。”

严春道：“眼下须擒住简公子，问出他的背后主使；只是我等都受伤不轻，还得有劳雷兄。”

“原来如此。”雷缨锋点了点头，走向简青兮；他先前受了重伤，衣衫上满是血迹烧痕，但此刻目光沉稳，行走起来依然势如山岳。

第三章 春草惊弦（七）

“原来如此。”雷缨锋点了点头，走向简青兮；他先前受了重伤，衣衫上满是血迹烧痕，但此刻行走起来依然势如山岳。

简青兮瞬息间面色数变，低头叹道：“罢了。”

众人都道简青兮自知不敌雷缨锋，即要说出主使他的人是谁，倏然堂中寒风乍起，青影闪动之际，简青兮已然一拳击在雷缨锋胸膛上。

雷缨锋顿步看着简青兮。

两人对视片刻，雷缨锋顶着简青兮的拳头，继续向前迈步。

简青兮随之退步，只觉“冰霜结玉”的拳劲宛如打在一块烧红的烙铁上，顷刻蒸散殆尽，不禁收拳站定，洒然笑道：“‘岩雷’果然不虚，我也不过只想试上一试。”

话音方落，青衫开裂，却从衣襟里掉出了一页纸笺。

雷缨锋低头看去，沉静的目光一瞬紊乱。

严春远远瞥见，面色骤白，走过来拾起纸笺，与宁简、雷缨锋对望，良久都说不出话来。

陈彻凑近了瞧去，只见纸上歪歪斜斜地写着两行字，笔迹缭乱如野草，一时间难以辨清，唯有两个“中”字宛如一刀一剑，在乱草中锋芒毕露，夺人心魂。

严春低头看了几眼纸上，如遭重击似的，猝然侧开了头，目光灼灼地盯着简青兮。

堂中一阵静默，严春缓缓道：“简青兮，这‘停寄笺’怎会在你身上？”

简青兮淡淡一笑：“严公子又何必明知故问？”

陈彻问宁简：“主人，什么是停寄笺？”

宁简蹙眉道："停寄笺是燕寄羽手书的一页纸，也是……停云书院的掌门信物。"

陈彻心中惊凛，仔细端详严春手上的纸笺，但见纸色微微泛黄，有些笔画像淋过细雨似的微微晕开，纸上共十四字，似是一句诗文：

寄却樽中惊鸿影，停此心猿万卷中。

陈彻是平生第一次知道这句诗，在心里默念了两遍，忽觉天旋地转，身躯骤轻，仿佛浑身重量都压在了唇舌之间，只要张口念出纸上文字，神魂也会随之喷离体外；惶然之际，想要移开目光，脖颈却竟不听使唤。

严春面露忧色，捏着纸笺久久沉默，手指不觉间轻颤起来，纸上的字迹随之晃动，那两个"中"字宛如绝世高手的刀剑，不住交锋激斗；看到后来，一道道笔画渐渐都活了过来，在陈彻眼前狂闪乱飞，仿佛龙蛇纵横，在纸上展开了一场浩大峥嵘的纷争。

一霎里陈彻心中乱念万千，急生急灭，世事变幻匆匆过眼，仿似在刹那之间历经了千百回的生死浮沉，幼年损毁的丹田里有一股热意渐渐涌起，喉中腥甜，竟吐出一口血来。

宁简见状一惊，轻轻扳过陈彻的肩膀，道："不要久看。"

陈彻身躯轻震，只觉纷纷怪念顿时聚成一只鸿雁，倏忽飞远；怅然醒过神来，已是汗流浃背，几乎虚脱。

"有趣，有趣。"简青兮打量着陈彻，讶然微笑，"这小子倒似颇能领会到燕山长的笔意。"

宁简哼了一声，想起先前刺中简青兮心口时，刀尖如中金铁，本以为他是在衣襟里藏了护身铁牌，现下想来，当时实是刺中了停寄笺，没想到这一页薄纸如此坚硬，竟能挡住刀锋；心中转念，忽而冷笑道："简青兮，怪不得那'闭口蝉'没怎么伤到你。"

简青兮道："不错，若无这停寄笺护体，只怕我也难免重伤。"

严春轻叹道：“我虽知停寄笺上凝有燕寄羽的非凡笔意，却也从未亲眼见过，原来竟是这般神异。”

陈彻闻言不自禁地又瞥向纸笺，耳中清微一震，只觉那些字迹即要在纸上鸣响起来，当即转开了目光。

雷缨锋叹了口气，转身走到岑东流、卓明月等人身旁，渐次出掌在诸人额头上轻轻拍击；在经过韩昂时神情微变，皱眉看了简青兮一眼，却也没说什么。

众人缓缓睁眼，苏醒过来，均觉有一股暖融融的气劲正在周身经络中流转，滞住的内息宛如冰雪遇火消融，重又奔淌开来；仅过片刻，内伤竟已痊愈了许多。

“多谢雷兄。”岑东流调息一阵，又道，“只是雷兄也受伤不轻，实不该再耗费功力为我等疗伤。”

雷缨锋道：“无妨。”

严春取出一粒丹药，交给严知雨服下，见众人都已缓过神来，便将方才堂中情形说了。

众人听后震惊不已，均未想到简青兮竟是受燕寄羽指使。放眼如今江湖，柳空图年老，刀宗退隐，方白僻居不出；燕寄羽身为停云山长、正气长锋阁魁首，可谓是武林中权势最大、声威最高之人，素来持身极正，侠义仁厚之名遍传江湖，众人思来想去，实在想不通他为何要将停寄笺交与简青兮，暗中授意简家行恶。

韩昂眼看半晌无人开口，忍不住道：“我早便说过，正气长锋阁连刀宗都要杀，自然就是做事不对。”

岑东流沉吟道：“嗯……这停寄笺会不会是假的？”

严春摇头道：“纸张能作假，燕寄羽的笔意谁也作不了假。”

简青兮负手静立，环顾堂中，满脸讥诮之意。

严春道：“简公子，不知燕山长究竟是要你做什么事？”

简青兮微笑道：“别问我，去华山，问燕寄羽去。”

顿了顿，又悠然道：“现下我不敢杀诸位，诸位却也不敢杀我，实在是有趣得很。”

岑东流道：“嘿嘿，简青兮，你也莫急着张狂。”

简青兮点了点头，道：“嗯，也许燕山长此刻已至昆仑，诸位还是莫去华山了，以免走了冤枉路。”

堂中一时静默。

简青兮又道：“严公子，不知能否将停寄笺还给在下？嗯，若严公子想要，便拿去也无妨。”

严春犹豫片刻，将停寄笺放在桌上，苦笑道：“这张纸太重，在下拿不动。”

简青兮一笑，走向桌子，却见雷缨锋忽然转头，目光犹如石碾般推了过来；心下微凛，顿步道：“怎么，雷兄想拿停寄笺？”

雷缨锋缓缓道：“我不拿，你也先莫拿。”

忽听门边传来一声笑语——“既然诸位都不拿，便让我来拿吧，我这货担虽满，却也还放得下一张纸。”

众人闻声望向门口，不少人都露出惊喜神情，纷纷拱手道：“见过温楼主！”

第三章 春草惊弦（八）

温歧微微一笑，踏进门来，将货担搁置在地，拱手道："幸会诸位侠士。"一边说话，一边缓步走向放着停寄笺的桌子。

简青兮目光闪动，道了声"幸会温楼主"，抢步拦向温歧；他素知温歧的货担中有许多奇兵异宝，本来颇为忌惮，此刻眼见温歧将货担留在了门口，心知机不可失，当即凝起十成拳劲，假作伸手招呼，实则想要一举制住温歧扣为人质。

当是时，地上的货担里扑簌一声，竟飞出了一只灰黄色的怪鸟，猝然掠到简青兮背上轻轻一啄，随即又飞回了门边。

简青兮大惊，只觉背心一点麻痒蔓延开来，仿似中了怪毒，身形转瞬僵住，眼睁睁地看着温歧走到桌前拿起了停寄笺。

温歧侧头望了简青兮一眼，淡淡道："看来这只'钦原鸟'不怎么喜欢简公子。"

片刻之间，简青兮身上的麻痒已转为剧痛，只觉从头到脚一阵阵如刀割过，闻言咬牙冷冷瞪视温歧。

严春见状讶然微笑："古书上说，'昆仑之丘有鸟焉，其状如蜂，大如鸳鸯，名曰钦原，蠚鸟兽则死，蠚木则枯'，却不知蜇在人身上又会如何？"

温歧轻叹道："这怪鸟的毒性极大，只怕简公子活不过半日了。"

简青兮脸色发白，冷笑道："我持停寄笺，奉燕山长之命行事——温歧，你敢杀我？"

温歧摇头道："我没有杀你，堂中诸位也没有杀你，你是时运不济，被一只鸟蜇死，只能说天意如此，却又怪得谁去？"

岑东流哈哈大笑，道："温楼主言之有理，料想燕山长也不会见怪。"

宁简神情微变，望向简青兮。

简青兮默然片刻，忽而一笑，随手扯过一把椅子，道："既是如此，我静静等死便是，倒也省却了一生的麻烦。"说话中，脸色渐渐松懈下来，从容坐下，不再多言。

温歧颔首道："简公子既想得通透，那是最好不过。"随即便转开头去，与众人寒暄起来。

陈彻心中一动，打量了简青兮许久，他从前也曾有过这般"一死了之，省却麻烦"的念头，但不知是否别人也有，没想到今日却听简青兮说了出来。

简青兮似是察觉到了陈彻的目光，微微侧头；一瞬间陈彻忽然发觉，简青兮的眉目确然与宁简有些相似。

众人将昨夜之事详细说与温歧，温歧听罢一叹，走到门边掀开货担，将钦原鸟收入，又随手将停寄笺揉成一团，也丢进了货担。

张轻鹿好奇道："温前辈，你不怕损坏了停寄笺么？"

温歧笑呵呵道："这纸笺材质特异，刀砍火烧也不怕，岂会那么容易损坏？"说话中从货担里取出了一块青灰色的铜铸令牌。

众人望向那块巴掌大小的铜牌，均知那便是青锋令，心中微凛，堂中一时无声。

温歧道："这武林中的第十一枚青锋令该当给谁，我曾与燕、李二位阁主商议过，实不相瞒，他两人都属意于方轻游。实没想到方轻游竟会退出师门，独自离去。"

说到这里，轻叹了一声，又道："既是如此，只好由温某自行处置了。诸位方才说要共举这位陈兄弟来做青锋令使，不知可都是想得清楚了？"

众人相望一眼，渐次点头。

温歧沉思半晌，颔首笑道：“我昨日见过陈兄弟，知道他天资聪颖，心性诚朴，青锋令给了他，也是极好的事。”

堂中静默片刻，宁简忽然推了推陈彻肩膀，道：“还不谢过温前辈？”

陈彻上前道谢，接过了青锋令，只觉入手沉甸甸的，虽名为“青锋”，却是钝厚无锋。

岑东流打量铜牌，道：“这青锋令之‘锋’，究竟在哪儿？”

温歧微笑道：“诸位以后自会知晓。”

岑东流点了点头，转头笑道：“严公子，你此番非但没争得青锋令，反倒拱手让与了陈兄弟，这倒是让岑某百思不解了。”

宁简闻言一笑，看向严春。

严春与她对望一眼，淡淡道：“宁姑娘但讲无妨，在下也很想听一听。”

宁简颔首道：“昨夜雷兄问起近来武林中的大事，咱们曾聊到青城掌门岳河伤重病危，岑兄当时还感叹说，青城弦剑恐怕后继无人了。”

岑东流道：“不错，青城弦剑与渝州严家都是川蜀地界的门派，素来不睦；如今岳河的独子岳凌歌暂代青城掌门之位，这岳凌歌天分低劣，好色放荡，正是渝州严家崛起于巴蜀的大好时机。故而我才觉得，严公子此番定然极想夺得青锋令，趁机壮大严家声势。”

严春微笑道：“我们严家正是要乘势而起，这也无可厚非。”

宁简道：“你们严家？呵，只可惜那岳凌歌虽然剑术不高，行事荒唐，可我听闻近来严家与青城相争，却是频频吃亏，没讨得一丁点好处。”

岑东流皱眉道：“竟有此事，这却是为何？”

宁简道：“只因那岳凌歌深藏不露，最擅作伪，实则武功既高，心机

亦深，”说话中转头与严春对视，目光灼灼——“我说对了么……岳凌歌？”

众人闻言怔住，但见严春沉吟片刻，忽而微笑：“宁姑娘究竟是怎么看出来的？”

此言一出，无异于自承身份。众人注目“严春”，神情震骇，一时间说不出话来。只有温歧脸色泰然，似早知“严春”便是岳凌歌。

宁简道：“先前陈彻与薛秋声打斗时，曾使出诸多门派的招式，其中便有青城弦剑的功夫；但他数年来从未遇到过青城剑派的人，为何却能使出从没见过的招式？”

顿了顿，继续道：“那是因为他看了严姑娘的招式。先前严姑娘以丝带所施展的招式，看似是‘严家软剑’的架势，激斗起来终究难免流露出‘青城弦剑’的底子；等到后来陈彻自行使出时，他不必刻意掩饰，瞧着便更像是青城弦剑。”

众人闻言顿时恍然。岑东流嘿嘿笑道：“严家软剑与青城弦剑都是曲折如意、刚柔相济的剑术，本也有些形似；严家弟子和青城剑客也都是巴蜀口音，确然是极难识破……严公子，嗯，该说岳公子当真是好深的心计。”

岳凌歌微微一笑，道：“岑兄过奖了。”

宁简道：“先前你唤醒雷兄时所施展的，自然便是青城剑派的‘弦劲’了？”

岳凌歌颔首道：“那时我已然不想再瞒下去了。”随即又道：“不过知雨本就出身于严家，也确曾修习过严家软剑，后来才转入了青城剑派；昨夜她在打斗时仅有一两招露出了‘青城弦剑’的精义，却仍被陈兄弟看了出来……陈兄弟，你能由其形推知其神，再由神而形地施展出来，这等武学天分，实是我平生仅见。”

先前沉默良久的简青兮忽然笑道：“看来这小子不仅是十三年来武林中年纪最轻、名头最低的青锋令使……也是天分最高的。”

第三章 春草惊弦（九）

温歧微笑道：“只盼陈兄弟能珍惜天分，行侠仗义，为武林造福。”说着漫不经意地瞥了简青兮一眼，被钦原鸟咬中之人往往剧痛难忍、惨呼不绝，但见方才简青兮一直未出一声，眼下亦是面露微笑、淡然端坐，心中也不禁有几分佩服。

陈彻闻言茫然点头，不知该说什么。他幼年时也曾憧憬做个侠士，只是后来连遭磨难，这念头已渐淡去，只觉自己一介微命，离“行侠仗义”四字实在太过遥远。

温歧又道：“你用别人的招式，于生死关头救人性命，那也罢了；只是擅学别派武功，终归是武林大忌，日后行走江湖须小心谨慎，以免招惹祸端。”

陈彻一怔，道：“多谢温前辈指点。”

温歧微微颔首，从货担中取出许多内外伤药，分与诸人；众人知道藏玉楼之主所藏必都是灵丹妙药，当即纷纷道谢。只有雷缨锋不收丹药，道：“岩雷与诸般丹药相冲，谢过温楼主。”

温歧道：“原来如此。”看了一眼雷缨锋身上血痕，又叹道：“昨夜辛苦雷兄弟了。”

雷缨锋摇头不语。温歧想了想，也丢给简青兮一枚丹药，淡淡道：“钦原之毒无药可解，这一粒药只能延你三个月性命，也够你寻到燕山长复命了。”

简青兮一笑，服下了丹药，道：“多谢温楼主。”

陈彻忽道：“温前辈，我想请教一事：刀宗既无内功，为何却能成为天下第一高手？”

众人闻言都望向温歧，均想一听究竟。

温歧犹豫片刻，答道：“据我所知，云荆山的刀术，是靠‘意劲’催

动。”

岑东流皱眉道：“意劲？这可真是闻所未闻了。”

温歧道：“意劲不是外功，不是内劲，亦非刀意剑境，究竟是什么，恐怕天下只有刀宗自己知晓。”

陈彻道：“这意劲是比内功外功都更厉害么？”

温歧摇头道：“那却也不是。一个人的武功能练到多高，要看天分高低、用功勤惰，但归根结底，还是要看各人的心境与造化。”

陈彻点了点头，沉思起来。

温歧说完便走向弓魔那桌，坐下来，倒满了两碗酒，道：“江兄，请。”言毕当先饮尽。

江海余端起酒碗，却只望着温歧，并不饮下。

温歧叹了口气，放下了酒碗，又道：“张青，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江海余也放下了酒碗，仍不说话。一时间众人相望无言。

岑东流忽道：“我听闻昨夜温楼主与雷兄遇到了六个蒙面人，不知其中是否确有阮青灰？”

温歧颔首道：“其中有个用掌刀的，多半便是他了。岑兄与阮青灰交情不浅，是么？”

岑东流叹道：“却不知那六人为何要与温楼主为敌，先前听雷兄说，似是和吴重有关？”

温歧道：“不错，他们与这位江兄一样，都是在追杀吴重。我本在暗中护送吴重师徒，昨夜先行来到镇上客栈查探，不料被那伙蒙面人缠住，多亏雷兄弟相助，才能脱身返回镇外，却发觉‘龙骨丹青’萧野谣似也在暗地里相护，那吴重倒也没遇上什么危急。”

岳凌歌神情微变，道："原来萧野谣也来了。"

宁简忽道："如此说来，那吴重师徒已到青石镇外了？"

温歧颔首道："不错，料想他二人今日便会经过镇上。"

岑东流道："这些人为何要追杀吴重？"

温歧道："那是因为他们都觉得，只要吴重一死，天底下就无人能杀得死刀宗。"

众人闻言一惊，岑东流道："这吴重的武功修为极高？"

温歧摇头道："多半不会武功。"

岑东流皱眉道："那么是他极富智谋，能想出杀死刀宗的计策？"

温歧道："那也不见得。"

岳凌歌闻言微笑道："若说足智多谋，天下谁人能及温楼主？"岑东流道："那就奇了，这吴重究竟有什么本事能杀刀宗？"

温歧苦笑道："我也不知。不过燕、李二位阁主似也颇信此事，叮嘱我务须护好吴重的性命。"

众人相顾惊疑，却听温歧又道："先前是展梅从金陵将吴重一路护送到凉州，后来他另有要事，我便接替他将吴重送出了玉门关……呵呵，这一路上想杀吴重的绝非只是弓魔与那六个蒙面人，好在暗中相护的也有不少，否则我也不会放心前来客栈与诸位相会。"

岳凌歌道："原来如此。在下听说，'山中刺'也曾想杀吴重，正是被展梅拦下。"

宁简莞尔道："这么多人要杀吴重，又有这么多人护他，不知他自己知不知道？"

温歧道："前些日子，有个游刃坊的刀客来杀吴重，却被无颜崖的女杀手刺死，吴重师徒懵懵懂懂，还将那刀客好好地安葬了，照此看来，

吴重应是不知的。”

岳凌歌道：“自出玉门关以来，可真没少遇着无颜崖的杀手，究竟是何人出此重金，几乎雇下了整个无颜崖来护送吴重？”

温歧嘿然不语。

岑东流道：“却不知那伙蒙面人眼下正在何处，是否又去追杀吴重了？”

温歧微笑道：“今晨来客栈之前，我已与他们约好在西边的枯树下相会，商谈吴重之事，我看他们都是信义之辈，料想不会另行再去为难吴重师徒。”

雷缨锋道：“既是如此，我等自当与温楼主同去。”

温歧道：“诸位有伤在身，不必犯险。”看向岳凌歌，又道：“我与岳公子押着弓魔出去一趟，稍后便回。”

岳凌歌闻言颔首。

堂中静默片晌，岑东流忽而笑道：“岑某倒也想出去透透风，说不定能遇着吴重，拜会一番这位奇人。”其余人也纷纷都道：“咱们一同随温楼主前去便是。”

温歧点了点头，也不多劝，道：“如此也好。”

众人便待出门，岑东流瞥见了站在堂中角落的韩昂，又道：“韩兄弟，你不是有话要说与温楼主么。”

韩昂先前听着众人交谈，一直默不作声，在心里将正气长锋阁杀刀宗如何不对、为何不该翻来覆去地想了许多遍，自觉酝酿出了情理兼具的一番话，却迟迟没机会上前说出，忽听到岑东流唤他，当即走到温歧身前，拱手道：“温楼主。”

温歧微笑颔首，道：“韩兄弟请讲。”

韩昂与温歧对视一眼，心中微微慌乱，不知为何，此前想好的那番

话却说不出口了，眼见温歧正神情平和地看着自己，不禁脱口道：“温楼主，你们正气长锋阁都是好人，你们……你们能别杀刀宗吗？”

众人一怔，均未想到韩昂会说出这样一句孩童气的话语。温歧黯然叹息，良久不答，饶是他能言善辩、智计百出，此刻却也无言以对。

第三章 春草惊弦（十）

岳凌歌打量着韩昂与温歧，忽道：“温楼主，你与那伙蒙面人是约在今晨相会么？”

温歧点了点头，道：“眼下他们约莫也到了。”岳凌歌笑道：“在下倒是迫不及待想要会一会他们了。”说罢当先出门而去。

严知雨扶起弓魔，道了声：“江老伯。”江海余顺从站起，跟着严知雨步出客栈。

简青兮目光闪动，也走到门口，倏忽被楚轻鸿抢先走了出去，却见她头也不回地道：“若非简公子命不久矣，必当讨回断剑之仇。”

温歧拍了拍韩昂肩膀，轻叹道：“韩兄弟，容后再叙。”众人跟着温歧相继出了客栈，堂中空落落的，很快便只余下韩昂一人。

陈彻本已走到街上，又转身走进门来，道：“韩大哥，你留在堂中歇息么？”

韩昂正自出神，闻言茫然道：“歇息什么？”

陈彻道：“那你也一同出去看看？”

韩昂道：“看什么？”怔了怔，又道：“嗯，温楼主还未答我，我须再去问他。”

当即与陈彻出了门，随在众人之后；来到客栈西边的野草地上，远远地瞧见那株遭了雷亟的枯树已燃得半边焦黑，飘出一阵阵的灰烟。

众人望见树旁果然已到了六个蒙面人，或坐或立，正自相候，不由得神情微凛，放缓了步子。

岳凌歌前行中弯腰折了一根野草，拈在唇边吹动，草叶如弦轻颤，其声凄清宛转，在荒野间悠悠传开。岑东流听了片刻，忽道：“也不知方兄此刻行到了哪里。”

众人闻言一怔，虽说方轻游离去未久，众人也是在这枯树边送别了他，却似乎又觉先前见到他已是极久远的事了；再看向楚轻鸿，但见她手提断剑、张望着那伙蒙面人，一副临敌待战的神情，似浑未听见岑东流所言。

那六个蒙面人远远听见了吹叶声，正坐着的便懒散站起，站着的也止住了谈笑，各自转过身来，与温歧等人相望。

陈彻无意间瞥了简青兮一眼，不禁微愕：简青兮神情凝郁，双目泛红，竟似哀伤欲泣。却听岑东流讶道："简公子，你哭什么？哈哈，莫非是被怪鸟咬得疼哭了么？"

简青兮漫不经意道："只是觉得岳兄吹出的曲子有些耳熟，触景伤情罢了。"说着眼中却淌下两行泪来。

岑东流愈发好奇，追问道："不知是触什么景，伤什么情？"简青兮淡淡一笑，却不接话。

温歧见状也是心下微奇，他知道此刻简青兮已服下丹药镇住了毒性，自然绝非因为剧痛而哭，沉默片刻，叹道："江湖人各有各的伤心事，岑兄也不必多问了。"

说话中，众人已来到了枯树之前。岳凌歌落下手腕，拎着一根细草与六个蒙面人拱手施礼，清怅的曲调戛然止息，一瞬里旷野间仿佛更空落了许多。

六人里居中的那名蒙面男子道："聆听阁下此曲，心中狭然如失所寄，却又阔然似有所得，佩服。"

岳凌歌道："不敢当。请教六位如何称呼？"说话中打量六人身姿，却有两个是女子。

那蒙面男子道："便称我等为'青崖六友'即可。"话音方落，他身旁一个蒙面女子忽道："先前不是说叫'荒台六客'么？"嗓音清灵动人，听来甚是年轻。

那蒙面男子闻言似是一怔，道：“嗯，那当然也无不可。”

温歧将货担放在地上，微笑道：“青崖也好，荒台也罢，都是云荆山立下刀名的地方，看来六位对刀宗是极为钦服了。”

“不错。”站在六人左首的另一个蒙面男子哑声一笑，倏忽掠近温歧，抬脚踢在货担上，那货担翻滚着飞到了十来丈外，落在野草之间。

众人一惊，转头望见那钦原鸟钻出了货担，怪啼数声，远远地飞走了。

温歧神情不变，轻轻摇头道：“尊驾又何必如此？”

那蒙面男子淡淡道：“温楼主，闲话少提，要打便打。”

岑东流听他说完这句话，脸色骤僵，脱口道：“阮青灰，当真是你。”那蒙面男子却恍若未闻，只默默盯着温歧。

众人相顾骇然，知道岑东流已经认出这蒙面人的语声，若此人当真是阮青灰，则无异于整个秦川木余刀一派已决意要与正气长锋阁为敌。

温歧道：“温某诚心求教，倒非闲话：那吴重只是个山野散人，手无缚鸡之力，不知何罪之有？”

那蒙面男子道：“不杀吴重，难救刀宗。这便是吴重的死罪。”

温歧叹道：“若温某能劝得吴重不去昆仑呢？”

那蒙面男子默然片刻，道：“温楼主，我们素知你巧舌如簧，但你是决然劝不回吴重的。”

温歧道：“这却也未必。料想吴重师徒稍后便到，诸位不妨让温某一试……”

那蒙面男子摇头道：“温歧，我只问你，刀宗何罪之有？”

温歧闻言默然，久久沉吟。

那蒙面男子冷笑道：“不知温楼主可能答我？”

温歧忽而一笑，道：“罢了，我便说与诸位：刀宗的罪证，就在此间。”

众人一怔，环顾周遭，但见一株枯树燃势已颓，焦烟缕缕飘散，远远近近都是春草缭乱，却哪有什么罪证？正在惊疑间，只见温歧伸手指向弓魔，淡然道：“这位江兄，便是刀宗的罪证。”

那蒙面男子皱眉道：“温歧，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温歧道：“昔年江海余坠崖不死，正是被云荆山所救；云荆山当时正心灰意冷，便将一身内功尽数转给了他，更曾亲自指点他的武功，他才能短时内创出‘血河弓’，成为武林魔头。而云荆山失却内功之后，反而另行悟出了‘意劲’，后来一举成为天下刀宗。”

众人心神一震，都望向江海余，但见他满身血污，正漠然蹲着拨弄地上的野草，却对温歧所言无动于衷。岳凌歌颔首道：“如此说来，弓魔追杀吴重，却也是为报刀宗之恩了。”

温歧继续道：“十二年前，弓魔败在方白剑下，方白本要为武林绝除此害，却又是云荆山为弓魔说情，这才让弓魔立誓退隐；然而去年弓魔却竟背誓重出江湖，料想方白因曾欠下云荆山恩情，去年仍不杀弓魔，致使弓魔又造下许多杀孽。”

韩昂脸色煞白，已听得惊住。

雷缨锋、岑东流等人听到这里才恍然明白：先前温歧之所以让他们留下弓魔性命，正是为了指证刀宗之罪。

“请教诸位……”温歧缓缓舒出一口气，肃然说道，“云荆山一手造就了弓魔，致使多少无辜之人惨死，岂不该杀？”

第三章 春草惊弦（十一）

那六个蒙面人闻言沉默许久，不约而同地发出一声叹息。

温歧道：“诸位既已明晓了云荆山的罪证，料想不会再执意去杀吴重。”长叹一声，又道：“温某知道诸位素来钦佩刀宗，此刻乍闻真相，难免觉得惋惜。唉，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那六人相望一眼，居中的蒙面男子淡淡道：“温楼主，我们不是为刀宗叹惋，而是为你。”

温歧皱眉道：“尊驾此言何意？”

那蒙面男子沉吟片刻，叹道：“也不知是温楼主把我等瞧得太低，还是先前我们将温楼主看得过高了，且不论温楼主此番说辞是真是假，即便是真，以我对正气长锋阁所知，你们也绝不会因为区区此事，便去诛杀刀宗。”

温歧神情微变，默然不语。

站在六人中左首的蒙面男子冷笑道：“温歧，你说刀宗造就了弓魔，我是一个字也不信的，我只是想问你，你自己当真想杀刀宗吗？”

温歧目光一黯，仍不接口。

那蒙面男子继续道：“十三年前你便与刀宗一见如故，后来更是结为知交，情谊愈厚；在正气长锋阁的七位阁主之中，你实是最不欲杀刀宗之人，恐怕更甚于铁风叶。——温歧，你又何必这般为燕寄羽、李素微苦苦卖命？”

温歧苦笑道：“阁下言重了。”

居中的蒙面男子轻叹道：“温楼主素为武林大义而自苦，却也不是头一回了。昔年本是温楼主最瞧不惯天音宗行事鬼鬼祟祟、阴沉狠辣，可是与摩云教临战在即，却也是温楼主未雨绸缪，最先主张联结天音宗，甚至亲身与天音宗诸多长老都结下了交情——后来武林中人都道温歧与

天音宗交情匪浅，却不知温楼主苦心孤诣，其实只是为武林筹谋而已。”

居左的那蒙面男子摇头道：“若真是为武林大义，那也罢了，但眼下的温楼主，嘿嘿，却是当了燕李二人的走狗。”

温歧也不着恼，淡然道：“我也不过是施行正气长锋阁的决议，做些力所能为之事罢了。”

居中的蒙面男子道：“温兄，我知你素来最识英雄，最重英雄，定然也是最不想杀刀宗。我有一言相劝：凭温兄的武功、智谋与人望，若振臂一呼，未必便不能救刀宗。”

温歧沉吟半晌，叹道：“诸位对刀宗的义气，实在令温某深感钦佩；闻君一席话，心中亦颇受触动。不错，温某与云荆山是多年好友，确然也极想救他。”

那蒙面男子道：“既是如此，更劝温兄三思，切莫铸成终身憾事。”

温歧点了点头，久久沉思起来。

那六人静静等待温歧开口，又过了一阵，居左的蒙面汉子似有些不耐了，冷笑道：“温楼主还是想不清楚么？”

眼见温歧仍然低头叹息不语，便继续道：“那我且问你，你为了正气长锋阁，处心积虑也要找寻刀宗的罪证，却又找到了什么？你先前那番话说出来，不过是徒费唇舌，自己都未必信服，却如何能让我等相信，更如何堵得住天下武人的悠悠之口？”

“那自然是堵不住的，”温歧抬起头来，淡淡道，“不过能换得诸位说了这许多话，拖延了许多时辰，却也不算徒费唇舌。”

那六人闻言顿惊，环顾四野空旷，又松下心来；有个蒙面女子冷笑道：“莫非温楼主是在等什么援手吗？”

温歧摇头道：“不过是想等诸位毒发罢了。”

那蒙面女子一怔，瞥向落在远处的货担，随即轻哼一声，道：“温楼

主，自你出了客栈，远远地走过来时，我便紧紧盯上了你，谅你也做不了什么手脚——”

话音未落，忽然微觉异样，眼前温歧的身影似乎模糊了一些，转头望向同伴，却见他们也是眼神惊疑、身躯晃动，似是突遇变故。

居中的那蒙面男子涩声道：“这是……是薲草之毒……”说话中软倒在地，瞥见了身旁那株已燃得焦黑大半的枯树，霎时间悚然醒悟，“是这树上冒出的烟气……温歧，你早早便将薲草掺进了树里——”

温歧颔首道：“这是天生的野火，温某只是添了些柴而已。”顿了顿，又轻叹道：“树上烧出的毒烟在荒野间耗散极快，好在诸位都是守时之人；不过我攒了十年的薲草粉末，今日也都已为诸位用尽了。”

话音未落，那六个蒙面人强凝心神，各自出招扑向温歧；温歧恍如未觉，只是淡然转头，看了看岳凌歌。

当是时，风中发出刀剑出鞘般的铮鸣——岳凌歌手腕微振，将手里那根细草抖出了金铁声，身影转折成线，在晨风中一闪即回，仍于原地伫足，轻轻甩了甩手，草叶倏然落碎成沫。

那六人只觉双腿“风市穴”上一痛，纷纷跌倒，想再跃起，却觉“足少阳胆经”里似被注入了一根震颤不绝的短弦，一时间腿上迸不出力来，只得任凭毒质流遍全身，瘫软难动。

岑东流苦笑道：“躲过了毒蜡烛，却没躲过毒烟，看来命中注定要中一回薲草之毒。”此时他与雷缨锋、宁简等人也已吸入了不少烟气，渐觉头晕目眩，心中却倏忽明白过来：

这株枯树在旷野间很是醒目，昨夜遭雷电劈击，本已燃了许久，温歧与这伙蒙面人约在枯树旁相会，却也颇合情理；料想今晨温歧是预先估算了枯树的燃势，在树干里掏出空洞布置好了毒草粉末，而后才去客栈与他们相会，从容谈笑一阵，故意比这伙蒙面人晚到片刻，又任凭那“阮青灰”踢飞了货担，如此谋划得精当而自然，这伙人果然也并未生疑，终究还是被温歧毒倒。

众人眼看着只有温歧与岳凌歌仍自站立，其余人都已倒地，料想他二人是提前服了解药。

简青兮慢悠悠道：“看来岑兄先前实在多虑，青城弦剑非但不是后继无人，反而是青出于蓝了。”

岑东流坐倒在地，打量简青兮道：“哼，看简公子的面色，倒似毫不意外。”

简青兮微微一笑：“温楼主义薄云天，若非已有把握制住这六人，又怎会同意咱们随他一同来这里涉险？”

温歧道：“这毒烟不会伤及性命，稍后温某便为诸位解毒，得罪莫怪。”看了一眼远处的货担，苦笑道：“解药便在货担之中，却被那蒙面的‘阮兄’踢出去老远，就有劳岳公子取回。”

岳凌歌点了点头，走去一旁。

温歧扫视六个蒙面人，道：“咱们这便来瞧瞧，所谓青崖六友，荒台六客，到底却是哪六位高人。”说着便探手去揭一名蒙面男子的面巾。

韩昂忽道：“温前辈，你方才所说弓魔与刀宗的事，究竟是真是假？”说话中眼神颤动，似极为紧张。

温歧一怔，轻叹道：“是真是假，又有何重要……韩兄弟，咱们初次见面时我便说了，正气长锋阁究竟为何要杀刀宗，天底下只有燕寄羽、李素微知道。”

第三章 春草惊弦（十二）

韩昂沉默一阵，道：“我仍是想问，温前辈先前所言究竟是不是真的。”语声甚轻，却甚为坚定。

温歧道：“此事的真假，对韩兄弟这般要紧么？”一边说着，随手扯开了一名蒙面男子的面巾，脸色微变，又道：“阮青灰，果真是你。”

岑东流叹道：“老阮呀老阮，一别多年，没想到却和你在这里重逢。”

阮青灰嘿嘿一笑，道：“俺也实在没想到。”说话中已露出了秦川口音。

温歧皱眉道：“阮青灰，你执意与正气长锋阁为敌，就不怕给木余刀一派招致灭门之祸么？”

阮青灰道：“不怕。”

温歧一怔，一时倒接不下去了。此时岳凌歌收拾好货担，走了回来；温歧便接过货担，从中取出解药，正待交与岑、雷等人，忽听阮青灰身旁的一名蒙面女子轻轻吟道：“当年携手上河梁——”

温歧皱眉道：“姑娘，你方才说什么？”与此同时，陈彻瞥见江海余面无表情的脸上倏忽颤出了一丝惊惑，仿似发觉自己遗忘了一件极重要的事，又似猛然记起了什么。

那蒙面女子微微摇头，道：“没什么。”

温歧点了点头，扫了江海余一眼，沉吟起来。韩昂一直在默默旁听，此刻见机又道：“温楼主，你方才还没答我——”

温歧回身与韩昂对视，听他语声已比先前平静了许多，神情中却仍带着些许执拗，不禁叹道：“弓魔与刀宗的往事，我所知也不全，其中颇有些是听别人说起，倒也难辨真假。”

韩昂顿时松了口气，道："原来如此，我原也觉得刀宗绝不会纵容助长弓魔的恶行。"

温歧淡淡道："我先前所言虽未必都是真，但也绝非胡言妄语，当时我是要拖延时辰，才不得不说些半真半假的话语。"

韩昂一愣："这是为何？"

温歧道："你若想让别人不停地开口，最好便说几句似是而非、对中有错的话，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便忍不住要出言反驳，你省心听着便是。"

阮青灰闻言冷哼一声，瞪着温歧说不出话来。

温歧转头看向阮青灰，叹道："阮兄，我知你从前其实出身于——"说到这里，忽然惊觉自己语声有异，似越说越是急促。

顿了顿，愈觉气息不畅，似乎身边有一阵无形的气劲正自弥漫，宛如当空拉满一张又一张的弓，抽紧了周遭轻缓流淌的晨风。

"温歧，你又何尝不是自作聪明？"

——江海余嗓音嘶哑，缓缓站起，宛如一根枯涩的弓弦渐渐绷直。

温歧霍然转身，目光如电，落在江海余身上，皱眉道："张青，你竟还能动？"

江海余道："我已看了太久，看着你们打打闹闹，来来回回。看得厌了，也该动一动了。"语声甚是低怅，众人听在耳中，只觉空落落的一时恍惚，分不清他口中的"太久"是说这两日，还是过去的二十年。

温歧一怔，转瞬间神色已复镇定，颔首道："原来江兄是假意被擒，却在等着温某么？"

江海余道："你行踪飘忽，诡计多端，要寻到你可真不容易，不如等你自己前来。"

众人闻言心头一震，各自惊疑。岑东流道："江老兄，你不是在追杀

吴重么，却又等温楼主作甚？”

江海余却只漠然与温歧对视，并不理会岑东流。

岳凌歌轻叹道：“岑兄你忘了，当年是温楼主极力主张联结天音宗，苏州简家才不敢违逆武林大势……”

岑东流一愣，想起当年张青的遭遇，这才明白弓魔竟是将温歧归为了罪魁祸首，不禁哑然无语。

温歧道：“江海余，你待如何？”

“我待如何？”江海余嘴角露出一抹诮笑，“却不知这江湖，这莽莽世间，又待我如何？”

随着他声声吐字，温歧浑身剧震，当即丢下手中的薋草解药，俯身拾起货担；岳凌歌先前本在左手里暗自捏了一根细草，正要袭刺江海余，忽觉手上锐痛，竟是莫名被草叶割破了。

温歧冷冷道：“有时你待世间如何，世间便待你如何，也莫只怨世间。”说话中将双手探入货担。

“是么，倒是说得漂亮。”江海余随口说话，身上的绳索铁链如纸片般松脱，踏前一步，转头四顾，满地春草倏然飘飞起来，断草碎叶悬浮如雨，又如蓄势待发的箭矢。

岳凌歌只觉那根细草在掌心里一跳，随即急颤不绝，霎时间满手流血，再也拿捏不住草叶，只得松手弃下；转头望向温歧，但见他将手伸在货担里，肩肘却也在不住震动。

温歧沉声吐气，倏忽倒空了货担，闪至江海余身侧——江海余微微侧身，挥掌扫向温歧，带得漫天碎草向着温歧兜身罩落，众人骤觉身边淌过一片片箭雨离弦之声；温歧挥动空货担，瞬息与江海余互换数招，货担里炸开几声劲响，两人已各自退步。

电光石火之间，众人连两人的招式都未看清，但见两人相隔数尺而立，那些悬空的碎草却已尽数被温歧收入了货担，不由得心中惊喜。

忽听江海余道："可笑你们击碎我的筋骨，毁去我的经络，又下了毒，却还是封不住我的修为。"

温歧叹道："原来昔年刀宗传给你的并非内功……而是意劲。"话音方落，忽然低头呕出两口鲜血，都吐在货担里。

喀拉连响，货担开裂，随即坍成片片碎竹，里面的草叶已被血染红，顷刻间流泻了满地。

温歧倒退两步，坐倒在地。

当是时，岳凌歌又折了一根野草在手，便待闪身刺出，忽然瞥见温歧轻轻摇头，道："岳公子，罢了。"

"温兄！"岳凌歌语声颤动，神情中头一回失却了镇定。

刹那间温歧心念飞转，他虽然一生信奉力不胜智，但亦知若遇到真正的强绝大力，却非任何智计所能抗衡，当即只淡然道："事已至此，咱们也不必勉强了。"

江海余注目温歧，忽道："如今人人皆说，十三年前刀宗救了武林。其实若无刀宗，中原武林未必能赢，但若无你温歧苦心筹谋，则武林必败无疑；只是你自己不求权势，不争名头，即便在刀宗退隐之后，仍然屈居于燕李之下。"

说话中，随手弹飞了一片断草，轻飘飘地撞中了岳凌歌手里的草叶；此刻岳凌歌本已跃出，半空里身躯骤震，重重坠在乱草上，一时间脸色煞白，几欲晕厥。

江海余瞥了一眼岳凌歌，随即收回目光，继续道："温歧，你可知道，武林之中除了刀宗，我最佩服的人便是你。"

温歧笑了笑，道："不敢当。"

江海余轻轻一叹，身影倏而消散；众人心神顿紧，眨了眨眼，却见他已落足于简青兮身前，默然打量着简青兮，神情中似乎露出了一瞬温柔。

简青兮脸色微变，干笑道：“江……嗯，江前辈看我作甚？”

江海余道：“简公子，你小时候我在简家曾见过你，你可还记得么？”

简青兮一怔，摇了摇头。

江海余道：“我与秦师妹都曾见过你的。”说完手腕微晃，已将简青兮衣襟里的珠钗取在手上。

简青兮轻声道：“原来如此，我却不记得了。”

江海余不再看简青兮，低头久久端详着珠钗，忽而涩声笑道：“当年携手上河梁……”眼中却落下泪来。

众人一时失声，只怔怔看着江海余，但见他神情悲戚，慢慢抬手，将珠钗插在头顶之上，束起了凌乱披散的头发。

随即，江海余缓步走近温歧。

两人静静对视片刻，江海余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温歧淡淡道：“早知今日，亦不悔当初。”

江海余点了点头，眉宇间青气一闪而逝，抬手拍在温歧的额头上。

温歧身躯轻震，头颅垂下，气绝而亡。

第三章 春草惊弦（十三）

春风吹低了野草，江海余在众人的惊呼声中转过身来，一言不发，久久看着那棵焦黑的老树。

岳凌歌张了张嘴，眼眶已然泛红，却说不出话来，咳出一口血，将地上一根枯枝拾在手里，挣扎站起，朝着江海余走去。

严知雨忽然轻唤道：“公子，公子——”语声茫然无措，目光中满是害怕之色。

江海余看了一眼严知雨，道：“瞧在你家侍女的份上，让你活着吧。”

说话中瞥见一根长发从头上垂落到了胸前，随手弹指，发丝断飞出去，宛如风中的一抹柳絮，轻旋缓绕着，飘向岳凌歌。

众人心神剧凛，都紧紧盯着那根头发，稍一眨眼，惊见发丝已凭空消失；岳凌歌前行中骤觉手腕剧痛，竟似倏忽被一线劲气贯穿，血丝飞溅，手中的枯枝坠在地上。

——晨风微动，那根灰白的发丝穿过岳凌歌右手“神门穴”，悬在了岳凌歌眼前。

江海余轻轻吹气，发丝悠然飘坠，一连擦过岳凌歌身上多处穴道；霎时间岳凌歌周身麻痹，僵在原地。

先前那个居中的蒙面男子见状叹道：“江海余，没想到终究还是让你练成了……”

江海余神情苦涩，喃喃道：“呵呵，我真愿自己练不成。”

雷缨锋默然看着江海余，忽道：“我自以为擒住了弓魔，却反害得温楼主不幸身亡，实已无面目活于世上，江海余，你便请动手吧。”

众人闻言顿惊，江海余却理也不理雷缨锋，转头望向宁简，道：“这

枚珠钗，是吴重托你带给我的？”

宁简一怔，蹙眉道：“是又如何？”

江海余微微点头，沉吟道：“从前吴重欠了我一条命，今日既能重见珠钗，这条命我便算他还了。”

先前吟诗的那名蒙面女子忽道：“张青，你……你竟不杀吴重了么？”

江海余叹道：“今日不杀了，且先看他能否活着走到昆仑山吧。”

说完咳嗽了两声，闪身掠到那蒙面女子身旁，便要揭去她的面巾，手伸出去，却在她面前一尺处倏然停住，神情古怪而犹豫。

良久过去，江海余手臂一颤，慢慢收回了手，摇头道：“不是，不是……你的语声太年轻了，就和她当年一般，你不会是她。”

那蒙面女子轻声道：“你当真不想看看我是谁么？”

江海余却恍若未闻，缓缓转头，环顾四野，目光又落在那株枯树上，淡淡道：“如今我就像这老树了，在燃尽之前，且看我还能做多少事吧。”

言毕不再看众人一眼，灰影晃动，已向西远去，渐渐融入了灰蒙蒙的山野。

先前居中的那个蒙面男子忽而长叹一声，道：“血河弓虽断，青丝箭已成……弓魔这一去，武林中又将腥风血雨了。”

众人各自静默，回想着过去几日的经历，一时间心中翻涌，百感交集。

简青兮轻轻一笑，道：“眼下咱们都中了蕒草之毒，手足难动，一起在这旷野间吹着春风，倒也是难得的缘分。”

岳凌歌缓缓吁气，心绪渐渐平复下来，目光扫动，忽道：“那蕒草的解药便落在韩兄弟脚边。”

众人闻言瞟过去，果然看到一瓶丹药，淡紫色的瓶身，正是先前温歧拿在手里的；却听简青兮笑道：“是了，岳公子想来提前服过解药，不知现下可能动么？”

岳凌歌苦笑道：“我被弓魔封住了穴道，便是半步也难以迈动。”

简青兮淡淡道：“那也无妨，眼看这棵天杀的树已快燃不动了，咱们便在这里好好休息两日，料想毒性自能解去。”

众人都不理他，各自试着运功驱毒；一炷香过去，却均没能解去多少毒质。陈彻不会内功，索性便躺在草地上闭目养神，歇了一阵，忽然留意到简青兮目光灼灼，似正端详地上的某样物事。

先前温歧将货担倒空，担子里的诸多珍奇货物散落了满地，其中便有那“停寄笺”；此刻陈彻眼见简青兮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张纸笺，心中微奇，便也忍不住瞧去。

停寄笺本来被温歧揉成一团，但那纸张似颇有韧性，到这时揉痕已渐渐摊开，纸上的两行字映入陈彻的眼中，陈彻忽觉丹田一热，手足竟似微微能动了。

陈彻心中一喜，当即凝神定睛，认真端详起停寄笺来。

片刻过去，阮青灰忽然神情微变，眯起了眼，轻叹道：“吴重来了。”

众人顿时一惊，许多人勉力侧头，果然看到有两道人影走过了青石老店，正朝着荒野间缓缓行来。

岳凌歌道：“不错，那确是吴重，还有他的徒弟叶凉。”

岑东流看了一会儿，不禁嘿嘿笑道：“老阮，你们不是要杀吴重么，我看他身边也没什么高手相护，你快快去杀吧。”

阮青灰哼了一声，心知吴重不会武功，他的徒弟似也只会一式粗浅剑法，眼下当真是个难得的良机，却只恨自己与同伴都动弹不得。

又过片刻，众人远远地听见吴重的弟子叶凉道："师父，你瞧那边树下，聚了好些人。"

又隐约听见吴重答道："此刻春光正好，他们多半是一群好友，正在树下喝酒谈笑，赏玩美景。"

众人心中苦笑，却听叶凉道："我看他们有的躺着，有的坐着，有的人似乎受伤不轻……师父，他们像是刚打过架。"

吴重道："是么，那咱们快快避开，莫要招惹麻烦。说起来，这一路咱们撞见的江湖争端可真是不少。"

叶凉嗯了一声，又道："我看他们躺坐的姿势很是古怪，好像不能动弹似的，应是打得两败俱伤了。"

众人只听吴重咦了一声，笑呵呵道："他们动不了吗？那好得很，你去翻翻他们的衣衫行囊，看看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叶凉道："师父，这个……"

吴重道："怎么，你怕了？来来来，咱们先不靠近，从远处丢几块石头过去，且看他们到底能不能动，若能动，咱们就赶紧跑。"

众人闻言怔住，下一刻，忽见一块石头飞了过来，撞在枯树上弹开，险些砸中岑东流的额头。

随即便听见了吴重欢喜的语声——"哈哈，看来咱们今日是要发财了。"

第三章 春草惊弦（十四）

众人听得吴重师徒似已打算走近，心中各自转念——忽听雷缨锋纵声道：“吴重，这棵树冒的是毒烟，这里有许多人要杀你，你快些避开吧。”

片刻后，却听吴重在远处喊道：“多谢！阁下是谁？”

雷缨锋道：“金陵雷，雷缨锋。”

吴重不再回话，与徒弟原地伫足，似在商议；过了一阵，众人望见师徒两人绕过了这株枯树，踩着满地野草继续向西去了。

阮青灰皱眉冷笑：“雷缨锋，原来你也甘做正气长锋阁的走狗么？”

雷缨锋本来正在聚劲驱毒，为警示吴重而提气出言，说完两句话后内劲泄散，便又重新默默运功，却也不理会阮青灰。

陈彻一直凝神看着停寄笺上的字迹，心无旁骛，丹田里热力渐盛，方才听见雷缨锋的语声，如遭雷电震击，那股热力忽如一团火焰迸散开来，手足中涌进了力道，一瞬间翻身跃起。

众人见之俱惊，岑东流讶声道：“陈兄弟，你是怎么解的毒？”岳凌歌苦笑道：“咱们这些身负内功之人尚未冲散毒质，却是不会内功的陈兄弟先解了毒。”

陈彻道：“我也不知怎么回事，看了一会儿停寄笺，忽然便能动了。”

岳凌歌脸色微变，扫了一眼地上的纸笺，道：“陈兄弟，劳烦你先取解药给大伙儿解毒。”

陈彻答应一声，走到韩昂脚边，俯身拾起那瓶丹药，先倒出一粒给韩昂服下；韩昂调息了一瞬，仍不能动，便道：“我内力浅，恐怕得慢慢运功催化药力。”

陈彻点了点头，却听韩昂身旁的岑东流道："有劳陈兄弟。"当即便也给岑东流服了一粒解药，而后走到宁简面前，正要给她服下解药，忽听岑东流道："且慢，这解药不对！"

陈彻一惊，回望见岑东流嘴角溢血、挣扎站起，脱口道："怎么了？"

"这瓶丹药似也有毒。"岑东流踉跄走向陈彻，"陈兄弟，解药先给我过目。"陈彻一怔，不禁望向韩昂，却见韩昂仍在闭目调息，忽听宁简低声道："别信他，快给我解药。"

陈彻心中一凛；与此同时，岑东流脚下加疾，已掠至他身前，出指连点了他周身十余处穴道。

"陈兄弟，得罪了。" 岑东流轻叹一声，将那瓶丹药拿在了手里。陈彻身躯微晃，跌倒在地。

岳凌歌皱眉道："岑兄，你这是意欲何为？"

岑东流神情古怪，却不答话，只自顾自道："从昨夜至今，算来已有大半日没喝一口酒了……嘿嘿，我那酒壶随身也有二十年了，昨夜也被薛秋声那厮打碎了。"

说完转头看向阮青灰，又道："老阮，你可带得有酒？"

阮青灰闻言怔住，打量了岑东流片刻，忽而一笑："在我背后的行囊里。"

岑东流"嗯"了一声，走过去取出一只盛酒的皮袋，仰头猛灌了几口，哈哈笑道："痛快。"

雷缨锋忽道："岑兄。"

岑东流摆了摆手，道："我知雷兄要说什么，唉，只是眼下终究是个机会。"

顿了顿，笑呵呵又道："岑某从前行走江湖，自以为也能算个人物，

便妄想着要拿到青锋令，为‘飞光门’博些名声，这几日里卷入正气长锋阁与刀宗之争，才知道自己人微言轻，本事也不济，连这些武林高人们究竟的想法都摸不着边儿，当真是心也冷了，人也乏了，本来不想再掺和什么……但眼下，实在是个机会。

岳凌歌神色顿紧，缓缓道：“岑东流，你想去杀吴重。”

岑东流点了点头，道：“岑某练了几十年刀，终究也是个刀客。”

阮青灰一愣，随即展颜笑道：“岑兄终于想得通彻，真不枉你我相交多年，你这便给我等六人解毒，咱们同去手刃吴重。”

岑东流犹豫片刻，嘿嘿一笑：“阮兄，我虽信你，却不怎么信得过你这些同伴，你们便在此稍待。”环顾岳凌歌、雷缨锋等人，又道：“等我杀死吴重，便回来为诸位解毒，到时诸位便是要杀了我，我也认了。”

言毕连灌了几口酒，将空酒袋掷在了地上，朝着吴重师徒离去的方向大步行去。

当是时，陈彻穴道被封，身躯难动，想着要再看几眼地上的停寄笺，兴许便能冲开穴道，目光一瞥，顿时惊骇失声——

简青兮本来正躺在地上，此刻倏忽贴地急掠而出，抄起地上韩昂的那柄断刀，顷刻间追至岑东流背后，挥刀猛斩！

霎时间陈彻凛然恍悟：简青兮原就一直在端详停寄笺，多半早已解去了藚草之毒，先前却只是诈作动弹不得。

岑东流走出数步，听到背后众人的惊呼声，霍然回身，却见简青兮手挥断刀，已斩到面前，猝然之际只得抬手格挡——刹那间血光飞溅，右臂已被齐肘斩落！

岑东流怒吼一声，左拳重重轰在简青兮的胸襟上，简青兮喷出一口血，抬手将断刀剜进了岑东流的右臂断臂处；岑东流一拳正要击在简青兮眉心，身躯倏忽剧颤，晕厥过去。

简青兮断刀脱手，跌坐在地，又喷出一口血，一边剧烈喘息着，一

边咬牙低笑："只要吴重到得昆仑，刀宗就必死无疑，这是燕寄羽亲口说与我的，你们，你们……"

缓了好一阵子，才从牙缝里挤完了那句话——"你们谁、也、别、想、救刀宗！"

众人骇然望着简青兮，许久难言。宁简蹙眉道："简青兮，你疯了么？"

简青兮说完便瘫倒在草地上，呼吸声时缓时急，几次挣扎扭动，却都没能起身。

韩昂本在闭目催化药力，此刻耳听情势危急，当即加紧运劲，终于站起身来，张望着众人，一时间惊慌失措。

岳凌歌疾声道："方才解药被岑兄收入了衣襟，韩兄弟快取来为我等解毒。"

韩昂赶忙应声，奔到了岑东流身旁，俯身拾起自己的断刀，又从岑东流的衣襟里找到了那瓶丹药，正要奔回，忽听阮青灰道：

"这位兄弟，你是个刀客，是么？"

韩昂心头一震，脚下顿时停住。

"你我素不相识，但我看得出来，你与岑兄一样，是个刀客。"

韩昂怔怔然转身，与阮青灰对视，一霎里似是忽然明白了什么。

第三章 春草惊弦（十五）

阮青灰道："吴重不会武功，他那徒弟只会一招无用的剑法，此刻他两人身边也没人护送……敢问这位兄弟，你想救刀宗吗？"

韩昂喃喃道："我想救刀宗吗，我……我能救刀宗吗？"

阮青灰道："你若为雷缨锋等人解了毒，就再没机会救刀宗了。"

"韩兄弟切莫受他蛊惑，"岳凌歌忽然冷笑道，"他不过是想骗你先为他们解毒罢了。你且想想，岑兄先前也要杀吴重救刀宗，为何却不给他们解毒？"

韩昂一怔，却听岳凌歌又道："这伙蒙面人身份不明，居心叵测，万不能中了他们的奸计。"

阮青灰闻言一笑，注目韩昂道："在下阮青灰，不知阁下姓名？"

韩昂道："我叫韩昂，是个，是个……"说到这里，脸颊轻颤，不知为何却说不下去了。

阮青灰道："韩昂兄弟，你也不必为我们解毒，那吴重师徒武功低微，料想绝非你的对手，只看你究竟想不想救刀宗。"

韩昂默然不语，他自然想救刀宗，但他本性善良，若要为此去杀死一个素不相识、不会武功之人，却终究也难以下手；正自心念飞转，倏忽与阮青灰身旁的另一蒙面男子目光相触，那人看了看他，再看了看吴重师徒离去的方向，轻叹道：

"岑东流说的不错，这实在是个机会。"

韩昂神情微震，又默默寻思片刻，心想只要能拦下吴重，将他制住，让他去不得昆仑，便也算是救了刀宗。

想到这里，看向阮青灰，道："我，我是要——"只说出几个字，唇舌似打结般，却又没能说下去。

阮青灰淡淡道：“不用说与我听，做你该做的事。”

韩昂脸色苍白，轻轻点了点头，道：“我终于也有机会……嗯，这是我唯一的机会了……”

说完转身，提着断刀向西走去。

“呵呵……哈……就凭你么……”简青兮躺倒在野草上，嘴角迸出了一阵低笑，“就凭你也想救刀宗……”

韩昂走出几步，听见简青兮的笑声，略微犹豫，继续朝着西边荒野行去。

陈彻瞥见简青兮一边歪着头说话，一边双目瞬也不瞬地盯着地上的停寄笺，不禁心中一紧，叫道：“韩大哥，快回来拿走停寄笺！”

韩昂愣了愣，回身看去，只听陈彻又急声道：“别让他一直盯着停寄笺。”

当是时，简青兮忽然身躯一挺，朝着停寄笺翻滚过去，将纸笺捏在手里；先前他被岑东流重拳击在胸口，受伤颇重，此刻勉力挣扎滚动，嘴里涌出一大口鲜血，都喷在了停寄笺上。

韩昂与陈彻对望一眼，快步走回；简青兮平躺着，将停寄笺举在了脸前，呵呵轻笑起来，眼神直勾勾地冲着纸上，恍如着了魔，也不知看的是字迹还是血迹。韩昂走到简青兮身前，弯腰劈手夺过了停寄笺。

简青兮兀自低声笑着，恍如未觉。

韩昂一怔，将纸笺收入衣襟，转身便走；简青兮左手空悬，仿佛手里仍捏着停寄笺似的，右手却在一边勾画描摹。

众人看得惊疑，想起宁简先前所言，都道简青兮已然失心疯了；正自唏嘘，忽见简青兮无声无息地站了起来，踉跄朝着韩昂走出几步，转瞬间飞跃而起，扑向韩昂。

其时韩昂听见陈彻道了声“小心！”，未能反应，已被简青兮扑倒在

地。

韩昂不及爬起，拧身一刀剁在简青兮手臂上；挥刀之际，那停寄笺从他衣襟里掉了出来，简青兮瞥见纸笺，恍似气力一振，使出擒拿手法将断刀抢在手里，刀刃贴地捅向韩昂胸口；倏而却被韩昂扭住了手腕，一时竟捅不下去。

——韩昂虽武功不及简青兮，但简青兮亦已重伤力衰，两人在地上翻滚扭打，斗得难解难分。

半晌过去，简青兮终究招式精妙，占据上风，将韩昂压在身下，横刀抵在了韩昂的咽喉上；韩昂双手掰住简青兮的手腕，发力相抗，简青兮一时却也难将刀刃摁下去，嘴里断断续续地咕哝着："凭你也想救刀宗……凭你……凭你也配？"

说话中几次咬牙压腕，都被韩昂抵住；韩昂渐觉呼吸艰涩，眼前一阵阵发黑，神思纷乱之际，没想到自己要死了，却只是想着那柄断刀正在简青兮手里，自己的刀被简青兮夺走了，须得夺回来，无论如何也须得夺回来；恍惚中膝盖一顶，正中简青兮腹间，简青兮浑身剧震，腕上劲道顿松。

韩昂趁机扯住刀刃一挣，满手流血，却终究将断刀扯在了自己手里，手心哆哆嗦嗦地向下摸索，摸到了刀柄握住，心里一松，呢喃着："这是我的刀，我的刀……"正想要挺刀刺出，倏忽看见简青兮面目古怪扭曲，嘴角滴着狰狞的笑意，似要将自己整个儿都吞噬；心里打了个突，却没能刺出去，只觉整条右臂都在不断地发抖，一瞬间问自己，韩昂啊韩昂，你是怕了么，不自禁地侧头西望一眼，随即将目光缓缓转到自己的右臂上，这才发觉自己其实全身都在轻轻抖动，但唯独右臂纹丝不颤，宛如已与断刀化为一体——

韩昂心中一静，看向简青兮，轻声问道："我是个刀客，为何不配？"说着将断刀贯入了简青兮腹中，随即拔刀，挣扎爬起，向西走去。

"我说过……我说了……"简青兮歪倒在地，嘴角不住溢出血沫，狠狠地吐字，宛如要把字刻进地上似的，"我说谁也休想救刀宗！"

说到最后，语声凄锐刺耳，伸手扣住了地上的一块硬石，强自聚起“冰霜结玉”的拳劲急掷出去——

石块破风如箭，击在了韩昂的后心上。

韩昂前行的身影顿时凝住。

陈彻眼眶一热，失声道：“韩大哥！”

一瞬里韩昂只觉周身冰寒，断刀几欲脱手，当即紧了紧右手，却仍觉握不紧刀，这才想起自己右臂经络已废，他笑了笑，咬紧牙关，缓缓地挪动臂膀，将断刀从右手交到了左手上。

春风过野，碎草纷飞，韩昂勉力用左手握紧了断刀，想要迈步，却动弹不得。

陈彻怔怔看着韩昂的背影，再也说不出话；从前他在酒楼说书人的故事里听过刀客，后来随着主人宁简行走江湖，也见过许多用刀的武人，其中也不乏高手，但却似乎都在他心里面容模糊，都和故事中的刀客相隔遥远，他似乎莫名地认定那些人都不算是刀客。

但此时此际，他忽然间心中无比清楚：这一刻，他见到了一个真正的刀客。

众人望见韩昂微微侧颈，以为他要走回来斩杀简青兮，或是回头再说句什么，但见韩昂身形摇晃起来，随即却踏前一步，撑住了身躯。

韩昂伫足片刻，一瘸一拐地继续前行，没有回身；他孤零零地提着断刀，向着茫茫荒野，向着远到穷尽他的眼目也望不见的昆仑一步步走去。

第三章 春草惊弦（十六）

陈彻看着韩昂渐行渐远，几乎每迈出一步，身上都有斑斑点点的鲜血滴落，绵延洒在野草上；少顷，韩昂转过一处低矮的草坡，身影消失在众人眼中。

陈彻收回目光，低声道："也不知韩大哥能不能找到吴重师徒。"

宁简轻轻起唇，却欲言又止。

雷缨锋与岳凌歌对视了一眼，岳凌歌倏然看向横躺在地的简青兮，冷冷道："简青兮，没想到你竟敢违背燕寄羽之命，下此重手。"

陈彻闻言心头剧震，脱口道："你说什么、你是说……"

雷缨锋叹道："方才简公子掷石一击，已经震断了韩兄弟的心脉。"

陈彻张了张嘴，猛然间极想要狂喊大叫一番；随即却垂下了头，怔怔不语。

"让吴重安然到得昆仑，是正气长锋阁如今的头等大事，"简青兮吐出一口血沫，低声冷笑，"——我为此而杀人，料想燕山长也绝不会怪罪于我。"

阮青灰忽道："燕寄羽不怪罪你，俺却想找你讨教两招。"

简青兮将地上的停寄笺捏在手里，重又端详起来，淡淡道："阮青灰，等你先能动弹了，再放话也不迟。"

随即呵呵一笑，又道："我本来只想制住那姓韩的小子，是他自己执意寻死……呵，没想到他的心劲倒是够韧，明明已命在顷刻，却还能走出这么远。"

陈彻耳听着简青兮说话，不自禁地向西望去，一时间恍惚觉得韩昂并未走去，似乎身形仍然凝停在不远处，但见他右臂歪扭着，手上血流如注，左手似握不惯刀，手腕的姿势有些古怪，身躯和左腿都是向前微

倾，似是即要被什么重物压倒，又像是竭力挣扎着想要前行。

简青兮说完便不再理会众人，一手持着停寄笺，一手在地上不断勾写；众人见状无不心神紧绷，然而半晌过去，眼瞧着简青兮一遍遍地临摹那两句诗，却似仍然伤重难起。

岳凌歌不禁轻笑道：“简公子真有雅兴，当此关头还练起了书法。”

简青兮神情惊疑，手指越写越急，地上泥土飞溅，众人正看得骇异，倏见他手臂顿住，脸色一白，似是忽然省悟了什么，缓缓转头西望。

雷缨锋叹道：“停寄笺的主人到了。”

众人闻言惊凛，顺着简青兮的目光瞧去——先前韩昂走过的那处草坡上已多了一名白衣人，方巾广袖，背对众人而立，衣袂在春风中舒展如鸿翼。

阮青灰眉头紧皱，良久才道：“燕寄羽么，嘿嘿，算来也有十年未见他了。”

却听燕寄羽遥遥轻唤道：“简公子，且随我来。”

简青兮本自呕血躺倒，闻声恍如突然得了活力似的，一霎里精气焕发，翻身站起；随即环顾众人，似在斟酌该如何处置。

众人一惊，却听燕寄羽又道：“不必多事。”

简青兮神色微变，略一犹豫，不再看众人一眼，快步向西走去。

片刻后，众人眼睁睁看着简青兮随燕寄羽走下了草坡，相顾无言；正要各自运功驱毒，忽见阮青灰站了起来，竟似已解除了蘱草之毒。

岳凌歌叹道：“阮兄好修为。”

阮青灰古怪一笑，道：“非也，我是方才被燕寄羽的语声一震，不知为何，便能动了。”说着走到先前韩昂与简青兮扭打之处，捡起了地上的丹药，给五个同伴服下。

有个蒙面女子扫了一眼雷缨锋、岳凌歌等人，问道：“要杀了他们么？”阮青灰摇头道：“先前弓魔都未下手，咱们难道还不及弓魔吗。”

居中的那个蒙面男子亦道：“不错，咱们速去寻吴重，不必在此耽搁。”

阮青灰瞥向晕厥在地的岑东流，犹豫片刻，跟着同伴离去。

待六人离得远了，雷缨锋忽而身躯一晃，缓缓站起。

岳凌歌目光一闪，笑呵呵道：“雷兄，原来你早便能动了么？”

雷缨锋道：“自韩兄弟走后，我才驱散了毒性，却在一直提防着简青兮，未敢轻举妄动。”随即为岳凌歌、陈彻解开了被封的穴道，又给众人解了毒。

岳凌歌将岑东流扶起，打量他的断臂，摇头道：“只怕岑兄的修为要废去大半了。”

楚轻鸿等人取来伤药，将岑东流救醒；岳凌歌道：“岑兄，你又何必为了吴重之事如此……唉。”轻叹一声，却没再说下去。

岑东流缓过神来，嘿嘿笑道：“吴重这厮险些丢石头砸到我的头，我岂能不杀他？”

众人一怔，却听岑东流淡然又道：“我师弟吕东游是飞光门门主，也是先师的独子，这些年来我为了师弟，为了飞光门的名头，为了师父四处奔走争逐，只有今日才算是为我自己做了一件事……虽没做成，却也值了。”

岳凌歌默默颔首，不再多言。

陈彻立在一旁，等着宁简调息了片刻，道：“主人，咱们去找找韩大哥吧。”

宁简点了点头，雷缨锋道：“咱们一同去找。”

众人向西行去，翻过草坡，又在荒野间走出了很远才找到韩昂。

陈彻分开众人，走上前去，却见韩昂闭目躺在乱草之间，一动不动，手里仍紧紧握着断刀，也不知他是如何走到这里的。

雷缨锋叹息一声，为韩昂渡入“岩雷”劲力，良久过去，韩昂缓缓睁开了眼。雷缨锋道：“陈兄弟，你来与他说话吧。”

众人闻言纷纷退开，陈彻搀着韩昂，两人静静对望了片刻，韩昂气若游丝道：“陈兄弟。”

陈彻“嗯”了一声。韩昂道：“陈兄弟，我要死啦。”

陈彻一怔，无言以对。

韩昂继续道：“我的行囊落在了枯树下，那里面还有两张烙饼，你都吃了吧……”

陈彻颤声道：“好，我吃。”韩昂道：“你吃完了烙饼，便将行囊里的刀谱收好，那是师父留给我的刀谱，万万丢不得的……”

陈彻连连点头，却听韩昂又道：“我一直没能参透那本刀谱……嗯，其实我常常忍不住心想，即便参透了恐怕也不能如何……陈兄弟，我的刀术不高，我这一脉的刀法流传下去也没什么用处……”

陈彻道：“韩大哥放心，我一定能参透你的刀谱，我会学你的刀法……”

韩昂一笑，松出了长长的一口气，道：“那真好，那好得很……陈兄弟，多谢你啦。”

他越说语声越是微弱，但想着已经将刀谱托付妥当，心中深感安宁，忽而想起一事，便随口问道：“陈兄弟，咱们俩初次见面时，我拿刀指着你，你为何却似一点也不害怕……”

陈彻道：“我是觉得怕也没用，而且你知道我很懒的，我那时是在想，你若真的一刀斩下来，也省却了我许多麻烦。”

韩昂怔了怔，笑道：“原来如此，哈哈，你确然是最怕麻烦

的……”说着笑声一顿，倏然咳出几口血来。

陈彻也笑道：“是呀，只要活着，就会有许多不得不做的麻烦事的，比方说我还得为你报仇，那就是很麻烦的事，我得杀了简青兮为你报仇……嗯，我没什么本事，说这样的大话该是挺可笑的，不过我会杀了简青兮，如果燕寄羽拦着，我就把燕寄羽也杀了……我会为你报仇，我会做到的。”

他低着头，自顾自说着，直到韩昂缓缓闭目，就此不动了，他仍喃喃说了很久。

宁简默然等着他说完，淡淡道：“很好，我本也打算去昆仑寻人，那咱们就去昆仑。”

陈彻点了点头，默默坐在野草上。

过得半晌，众人商议起安葬温歧、韩昂之事；陈彻坐在一旁，任凭众人掘坑葬下了韩昂，起初只是一动不动地坐着，后来微微打鼾，竟似睡着了。

宁简轻轻叫了声：“陈彻。”本以为他正自熟睡，不会听见，却不料陈彻随即应声道：“累了，想睡一会儿。”

宁简道：“那你睡吧。”

陈彻道：“嗯，这次我只睡一会儿，就会醒来。”

刀光般的朝霞横在天上，刀风化作万里春风，斩得天地间一阵阵微凉。

陈彻在睡梦中感到了一丝刀意。

（第三章 完）

第四章 竹声新月（一）

晃荡荡如云一般，飘过这一生便算了。

——陈彻在梦中仰头，看着天边缓缓飘动的懒云，心中忽生此念。他数出一共是九朵云，又想起自己也是从九岁那年便在“春风酒楼”里打杂，到如今已经是……想了一阵，不知为何却有些算不清年岁了，他在梦境里坐了下来，仔细回想了一阵，才想起今年他已经十四岁了。

环顾四周，但见野草茫茫、远山灰蒙蒙的宛如酒楼掌柜的长衫，自己却正坐在一个从未到过的地方；正觉惊奇，忽然周身一凉，睁开眼睛，看见一个衣衫破烂的小乞丐正站在自己的床榻前。

陈彻迷迷糊糊地揉了揉眼，道：“阿狐，你是怎么进到我屋里的？”

那小乞丐阿狐身上背着一个破布囊，也是十三四岁年纪，闻言道：“我从酒楼后门偷偷溜进来的。”说话中一双细眼滴溜溜打转，瞧着很是灵动。

陈彻道：“昨夜的饭食我给你留好了。”当即起身从屋子角落端来一个盛着不少残羹剩菜的木盘。

阿狐嘻嘻一笑，接过木盘，席地而坐，大口吃了起来。陈彻默默瞧着阿狐，见他吃得香甜，也不禁心中畅快。

阿狐是陈彻唯一的朋友。数月前，陈彻去酒楼后面倾倒剩饭，被饿了两天的阿狐撞见，阿狐便将剩饭都讨了去，道：“多可惜呀！你既不要了，就给我吧。”

此后，陈彻便每天都将客人们吃剩的饭菜攒下来，留给阿狐吃。阿狐连吃了一个多月后，说道：“咱们既是朋友，我也不能总是白吃你的……”

——正是那次，陈彻才知道原来自己已经有了一个朋友；他当时问道：“那你要怎样？”

阿狐笑道：“我给你说个江湖故事吧，一定好听！”

陈彻点头答应。其实春风酒楼也算是青州城里有数的大酒楼，常常有说书人在酒楼堂中讲述刀客剑侠的故事，他向来也不用心去听，但见阿狐兴致盎然，不忍扫了他的兴，这几个月里便听阿狐讲了许多故事，大多是听过便忘，不甚在意。

阿狐的故事都是从街头的几个老乞丐那里听来的；有时同一个故事，阿狐讲的却和说书人讲的有些不同。譬如说陈彻曾在酒楼里听过花流骊飞针杀贼、智夺镖银的故事，花流骊是庐州花家的翩翩公子，那些衣饰华贵的酒客们都爱听他的故事，但阿狐却说，花流骊实是个暗中做尽恶事的伪君子，那镖局的银子本就是花流骊自己找人假扮成山贼劫走，后来却又杀人灭口，再将镖银归还给镖局，如此既立了名声，又得了镖局谢他的一份重礼。

陈彻最能记住的便是这类故事，他每日做完酒楼里的活计便回屋睡觉，倒也懒得去辨清谁讲的是真、谁讲的是假，只是觉得这真真假假中似藏着什么东西似的，在夜里睡不着时颇可拿来咂摸回味一番，往往便能睡着了。

阿狐正在狼吞虎咽地吃着饭菜，忽然瞥见陈彻神情古怪地看着自己，不禁笑道：“我这就吃完啦，吃完就讲故事。”

陈彻道：“阿狐，你今天好像有些不寻常。”

阿狐边吃边道：“我哪里不寻常了？”

陈彻道：“你的布袋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你怎知道？”阿狐一笑，从破布囊里取出了一张烙饼，又道，“这饼香喷喷的，一定好吃，给你吃吧！”

陈彻没接烙饼，却也不禁笑道：“恐怕还有别的东西吧？”

阿狐顿时咦了一声，讶然道：“这可真是奇了，我本来还想卖个关子呢，你是怎么知道的？”

陈彻道：“往常你都是晚上才来找我，今日却是晌午刚过就溜进我屋里，多半是遇到了什么事。还有就是我方才睡觉的时候，忽然觉得身上发凉，就像是……就像被人拿着刀剑架在脖子上似的，忍不住打了个寒颤，一下子就醒了，那凉气似乎就是从你的布袋里透出来的。”

阿狐停住了吃喝，转头打量了陈彻许久，认认真真地道：“陈彻呀陈彻，我看你才是很不寻常。”

寻思片刻，忽而神秘一笑，又道：“陈彻，你甘心做一辈子跑堂的吗？”

陈彻道：“自是不甘心。”

“好！我就知道你我都绝非、绝非那个……嗯，等闲之辈！”阿狐一拍大腿，正要好好讲抒心中的志向，却听陈彻继续道：

“我从前是在后厨打杂，这两年当了跑堂的伙计，每天都要与酒客没完没了地搭腔接话，实是太累，晚上睡觉也总梦见自己不停地说话，睡不安稳……嗯，等有机会了，我还是想回后厨打杂。”

阿狐闻言楞了片刻，道：“嗯，原来你是这般想的。”

陈彻道：“不然呢？”

阿狐道：“我还以为你和我一样，也想做个刀客。”

陈彻道：“倒也不是不想，不过咱俩要做刀客，还差着两件事：一是咱们没刀；二是咱们不会刀法。”

阿狐笑道：“你说的很对，但那是以前，眼下么……”说着从布囊里取出了一个狭长古朴的木匣。

陈彻一怔，道：“这里面是什么？”

阿狐双手捧着木匣，低头轻轻吹了吹木匣表面，仿似上面结了蛛网似的，但陈彻却瞧见这木匣甚为光洁，显是一直被用心保管着。

阿狐神情郑重，又吹了两下，才轻声答道：“——是刀。”

陈彻道：“啊，是谁的刀，难道竟是‘飞光门’刀客的壶刀？”飞光门是青州城里名声最响、势力最盛的门派，他从前也见过几个飞光门的刀客来春风酒楼喝酒。

“飞光门哪有这么好的刀？”阿狐连连摇头，捧着木匣的手臂和木匣一起颤着，匣中发出一阵阵清鸣，“你听见了没——你也听我说过不少武林故事，该知但凡宝刀，往往在匣中便会自己震鸣起来，那是怎么也按捺不住的。”

陈彻道：“胡说，分明是你自己的胳膊在抖。”

阿狐手臂顿住，哼了一声，道：“即便如此，这也是一柄宝刀，你看过便知。”——当即打开了木匣。

陈彻凑过头去，只觉清光晃眼，定睛细看，却是一柄极薄的短刀，刀刃上细细的青纹乱绽，宛如新生的柳丝。

“嗯，看起来倒是不凡。”陈彻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阿狐得意笑道：“这把刀名为‘绿玉寒枝’，刀的主人姓柳名续，半个时辰前把刀送给了我。”

陈彻道：“柳续是谁？”

“嗯……我以前也没听过他，”阿狐挠了挠头，“不过我觉得他一定是武林中大有身份的高人。”

陈彻道：“那他为什么要把刀送给你？”

第四章 竹声新月（二）

阿狐道："我是在'吕记当铺'门口遇到了他，他当时要把这把刀当掉，说是只想当一碗酒钱……"

陈彻讶道："这么好的刀，只当一碗酒钱么？"

阿狐道："不错，我当时便说不如我请他喝酒，让他把刀送给我，他想了一会儿就同意了。"

陈彻皱眉道："你请他喝酒了？"

阿狐恍若未闻，满脸惊喜之色，似仍沉浸在初遇柳续时的情形里，忽然一手抱着木匣，一手拉起陈彻的手道："走，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陈彻一怔，口中说着："再过一炷香我便得去堂中干活了——"却仍是被阿狐拉着从后门出了酒楼。

两人在街上奔走了一阵，陈彻恍然道："你是要带我去吕记当铺？"

阿狐道："对呀！"

陈彻道："莫非那个柳续还在当铺里？"

阿狐摇头道："他把刀给了我就走了，不过咱们可以去当铺门口站一会儿！"

陈彻奇道："站一会儿？那吕记当铺门前我也走过好多次的，有什么好站的？"

阿狐道："嗯，你听我说，当时我见柳续要当掉这把刀，我就说：'多可惜呀！你既不要了，就给我吧。'……"

陈彻哈哈一笑，道："你当是讨剩饭么。"

阿狐也笑道："是呀，我说完也没以为他会答应，不过是随口一讨而已，但他听完却在当铺门口站定，像是呆住了似的，然后问我：'小兄

弟，你觉得可惜么？’”

“我当时便说，自然可惜，一定可惜！他笑了笑说，那也是没法子的事，又说：但有的人却不会在意，不会像你这般觉得可惜。”

“我也听不懂他到底要说什么，总而言之，他是在当铺门口站了很久。我记住了那个地方，咱们便也去那里站上一会儿，沾沾武林高人的气派。”

陈彻苦笑道：“原来如此。”

说话中两人奔到了吕记当铺附近，阿狐却忽然放慢了脚步，挠了挠头。

陈彻道：“怎么了？”

阿狐道：“那个地方，柳续站过的地方……好像正站着别的人。”

陈彻顺着阿狐的目光瞧去，一瞬间在前方十余步外，像是整个江湖的雪在他面前倾散开来，阳光下白得宛如明亮的刀刃，是一名少女的素白衣裙，在冬日的风中流漾出轻微的涟漪。

那是个十七八岁的少女，侧对着两人，正微微仰头打量着当铺的牌匾——陈彻看见了她，恍如乘舟转过溪流倏然望见一道瀑布。

静了静，又觉像是穿过层层雨帘之后，眼前的雨线骤然一空，心头旷怅若失。

阿狐怔了怔，道：“……这位姑娘模样真美。”

陈彻道：“嗯。”

阿狐走近那个白裙少女，道：“姑娘，你能不能——”

那少女回眸道：“怎么？”

阿狐干咳两声，道：“你能不能稍稍一让，站到别处去……”

那少女道："这是为何？"

阿狐道："这是因为……是因为我俩要站到这里。"说着指了指少女的脚下。

那少女莞尔道："你们为什么要站在这里？是要典当东西么，可以进当铺里面呀。"

阿狐犹豫片刻，道："告诉你也无妨，只因不久前有个武林高手在这里站了很久，一定留下了高手的气势，我们在这里站上一站，以后也会变成武林高手的。"

那少女好奇道："不知是哪位武林高手？"

阿狐郑重沉吟了一会儿，道："料想说出来你也没听过，那人是叫柳续——"

那少女神情顿变，道："原来是柳青眸，我也正在寻他……"

阿狐闻言一惊，他从前倒是依稀听过柳青眸的名头，却不知柳青眸便是柳续，寻思片刻，心绪渐渐激动起来，问道："柳续就是柳青眸，柳青眸是江湖中顶尖儿的刀客，对么？"

那少女微微颔首："不错，不过我听说多年前柳续转入停云书院后，便不怎么用刀了。"

阿狐也不知听进去了没有，兀自喃喃道："原来是他，原来他就是柳青眸……"陈彻在一旁问那少女："你为什么要寻柳续？"

那少女听他问得突兀失礼，不禁蹙眉道："小子，你俩叫什么名字？"

陈彻道："我叫陈彻，他叫阿狐。"

那少女道："嗯，我寻柳续，是想学刀。"

阿狐讶然道："原来你也想学刀，那你有刀吗？"

那少女一怔，道：“没有。”

阿狐神情得意，笑嘻嘻道：“我们有。”

话音未落，那少女便瞟向他手中的木匣，轻咦了一声，清亮的眸光在木匣上转过，倏而伸手扣在匣上，似要打开，随即却又收回手去。

阿狐紧紧抱住木匣，正要开口，忽觉匣中微微震颤起来。

陈彻道：“阿狐，你又抖手做什么？”

“不是我。”阿狐神情惊疑地看着那少女。

那少女想了想，道：“你们既在不久前见过柳续，他多半还未走远……”说着便转身走开，似去找寻柳续了。

待那少女走远，阿狐压低声音道：“没想到她也想学柳续的刀法，咱们可不能让她抢了先。”

陈彻道：“咱们？什么意思？”

阿狐道：“先前我对柳续说了，今晚请他在春风酒楼喝酒，他才答应把刀送给我，等到喝酒的时候，咱们便提出拜他为师……”

陈彻打断道：“你要请他到春风酒楼喝酒？你请得起吗？”

阿狐嘿嘿一笑，道：“我正要和你商量这事，你在酒楼跑堂的俸钱，能不能先借我用用？”

陈彻道：“我的俸钱都花光了。”

阿狐讶道：“你都花到哪里去了？”

陈彻道：“你别问了，反正都花光了。”其实数月前他将酒楼的剩饭拿给阿狐吃，没出几日便被掌柜察觉了，掌柜说他若想每天拿剩饭，便不再给他俸钱，他懒得计较，又想着自己那一丁点俸钱怕还买不起这许多剩饭剩肴，也就答应了。

阿狐怔怔无语，半晌后眼珠一转，忽又笑道："有了，你便到后厨去偷两坛酒，再拿些卤肉酱菜，咱们带着酒菜去旁处请柳续吃喝。"

陈彻道："那可不成，偷东西总不是好事；再说若是掌柜的知道了，便会将我赶出酒楼，你以后也没得饭菜吃了。"

阿狐叫道："还管什么以后？学会了刀法，以后还用得着吃剩饭吗？"

陈彻摇了摇头，仍不答应。

阿狐再三劝说，两人逐渐争吵起来，忽听一人道："怎么啦，两个小孩子在拌嘴么？"

陈彻转头一瞧，却是那个白裙少女又走了回来。阿狐轻轻一哼，道："我们不是小孩子。"

那少女微笑道："嗯，气鼓鼓的是叫阿狐，还没睡醒的是陈彻，我没记错吧，你们俩倒也有趣。"

陈彻道："你还没说呢——你叫什么名字？"

那少女嗯了一声，却没接着说下去。在陈彻想来，回答自己的姓名实是天底下最简单不过的事，但眼前这少女倒似被问住了似的，神色微黯，许久都没回答。

又过片刻，那少女忽道："我叫简……嗯，我叫宁简。"

第四章 竹声新月（三）

陈彻点了点头，随口道："嗯，我记住啦。"

那少女宁简闻言道："你这话可有些古怪，你记我名字做什么？"

陈彻方才未经思索，脱口说出了那句话，听宁简一问，倒是怔住了，想了片刻，老老实实答道："我见你刚刚像是忘了自己的名字似的，可能是记性不大好，我就想着帮你记住名字，下次你忘了我便能告诉你。"

宁简一怔，道："你这人心肠倒好，就是说的话有些呆。"阿狐在一旁小声嘀咕："记不住自己名字才叫呆呢。"

宁简瞪了阿狐一眼，微笑道："你俩是遇到了什么麻烦么，不妨说与我听听……嗯，你俩只要稍稍付我一些银两，便可雇我帮你们排解麻烦。"

阿狐道："你帮忙还要收银两？"

宁简颔首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顺便收些酬劳，岂非天经地义？本姑娘行走江湖，就是靠此……嗯，以后就打算靠此赚钱为生。"

阿狐眼珠一转，道："听你话中意思，你是以前还没接到过雇托吧？"

宁简道："不错，所以这第一笔买卖就便宜你们了，只须给我三两银子便可。"

阿狐在心里算了算，若要在春风酒楼置办一桌上好的酒席，约莫也须三两银子，便道："我俩遇到的麻烦就是缺三两银子。"

宁简闻言哑然。阿狐道："你有三两银子吗？"

宁简道："……没有。"

阿狐道："那看来咱们一般穷，谁也帮不了谁。"

宁简轻哼一声，道：“我本来有二十两金子，前些日子在淮州都散给灾民了，不然倒可省下三两给你们。”

“二十两金子？”阿狐张大了嘴巴，“你怕不是胡吹大气吧，就算是吕玉寒吕大少，身上也未必能拿得出这么多钱。”

宁简问起吕大少是谁，得知却是青州城里有名的富家纨绔子弟，仗着自己是“飞光门”门主吕东游的远亲，素来嚣张跋扈，横行无忌。

宁简微笑道：“若他真是吕东游的亲戚，身家肯定远不止这些。我那二十两金子么，却是在路过滁州左近的临江集时，有个叫吴重的人给我的。”说到后面，脸上露出了迷惑的神色。

阿狐讶道：“他为什么要给你这么多金子？”

宁简道：“那人很是古怪，他说这二十两金子只是定金，现下我本事不高，他也没什么事要雇我去做，他说等我以后本事厉害了，便会再给我二十两金子，请我做事。”

阿狐点点头，道：“嗯，原来你现下本事不高。”

宁简淡淡道：“所以我才想找柳续学刀呀。”

顿了顿，又道：“我寻柳续去了，你们若是凑够了三两银子，可以到城西的‘归云客栈’找我。”

待宁简离去后，阿狐与陈彻继续商议请柳续喝酒之事。阿狐不断地恳求陈彻，让陈彻去酒楼后厨偷些酒菜，陈彻却只是不应。

阿狐默然良久，从破布囊里拿出先前那张烙饼，递给陈彻道：“还没凉呢，你吃了吧。”

陈彻一怔，道：“我不饿，你吃了吧。”

阿狐笑道：“我不是刚在你屋里吃饱了吗，你吃吧，我本就是带给你吃的。”

陈彻“嗯”了一声，接过了烙饼。

阿狐道："我从小就当乞丐，吃的都是别人的剩饭，还没吃过囫囵的饭菜……"

陈彻一怔，看向阿狐，却见阿狐眼眶微微泛红。

阿狐低下头去，端详着烙饼，忽而咽了咽口水，道："这张烙饼是我从小到大得过的最囫囵的饭食了，我舍不得吃，给你吃吧，你吃完就帮我一回，从酒楼里拿一点酒菜出来，行吗？"

陈彻道："还是你吃吧。"将烙饼递还给了阿狐。

阿狐点了点头，却将烙饼收回了破布囊里，哈哈一笑，道："算了，真让你偷那么一丁点酒菜来请柳续，却也显得咱们太寒酸了。"

说完想了一阵，又道："走吧，咱们去别处想办法。"

陈彻跟着阿狐在街上走着，两人好一阵子没说话。

阿狐左右张望着街景，忽道："我与柳续是约在今晚戌时两刻，在此之前，咱们须得弄到三两银子。"

陈彻道："咱们想想法子，说不定能借到一钱银子，也够买许多酒了，三两银子的大席面咱们可请不起。"

阿狐摇了摇头，沉默片刻，忽而大声道："不成！我要请就请柳续吃青州城最好的酒菜！"

陈彻心知自己没答应帮阿狐偷酒菜，阿狐自是不满，先前压住了火气，却在此刻迸发出来，想了想，轻声劝道："这又是何必呢，料想那柳续是江湖中有名的大侠，也不会嫌咱们寒酸……阿狐，咱们有多大能耐，便请他吃多好的酒菜，那就挺好了。"

阿狐冷笑道："那你说说，咱们有多大能耐？"

陈彻默然不答。阿狐道："你说啊，陈彻，你怎么不说话了？"

陈彻道："嗯，咱们本来也没什么能耐，要我说，你就不该夸口说要请他到春风酒楼喝酒……"

阿狐叫道：“我不请他喝酒，我怎么学刀术？你要让我吃一辈子剩饭吗？你当你那酒楼的剩饭就那么好吃吗，我告诉你，我早吃腻了！”

陈彻闻言愣住，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阿狐气喘吁吁，一边走，一边又断断续续地道：“我要当刀客，我不能一辈子吃别人吃剩的东西，我要当刀客，我要当刀客……”

说话中，两人路过一家赌坊，阿狐忽然停住了步子。

陈彻道：“阿狐，你是想赌钱赢够三两银子吗？”

阿狐摇头道：“我连赌本都没有，拿什么去赢……”话未说完，便大步走进了赌坊。

陈彻也跟着走进去，赌坊中的伙计见两人衣衫褴褛，当即将两人轰了出来；阿狐在赌坊门口大叫道：“吕大少在不在里面？我要见吕玉寒吕大少！我有要紧事见他！”

陈彻心中一惊，这才想起从前确似听说过吕大少常来这家赌坊玩乐。却听赌坊伙计骂道：“吕大少也是你想见便能见的？快滚远些！”

阿狐却兀自大叫：“我要见吕大少！我要见吕玉寒吕大少！”

那伙计皱眉道：“就凭你这臭乞丐也配见吕大少？你便是叫他，也是脏了他老人家的尊名。”

阿狐恍若未闻，只是自顾自叫着：“吕大少！吕大少！我要见你！”

“你这小疯子不去讨饭，却来讨打！”那伙计冲上前来，一记窝心脚踹倒了阿狐。陈彻急忙扶起阿狐，眼看那伙计迫近了还要再打阿狐，忽听赌坊内传来一道语声——“且慢，是谁要见我？”

望向门内，却是一个锦衣玉带的年轻公子缓步踱出，那公子面颊白惨惨的，身形枯瘦，瞧来倒似比阿狐挨饿还多。

赌坊伙计赔笑道：“只是一个臭乞儿，没想到竟惊动了吕大少。”说完变换脸色，怒目瞪向阿狐道：“还不快滚！”

那吕大少吕玉寒转头瞥向阿狐，淡淡道：“是你要见我？”

阿狐吐出一口血沫，站直了身子，道：“对，就是我阿狐要见你。”

“嗯，就是你阿狐要见我……”吕玉寒轻轻一笑，似觉有趣，缓声说道，“你是阿狐，这我知道了，但阿狐又是个什么东西？”

阿狐一愣，涨红了脸，大声道：“吕大少，我知你看不起我，我想找你借三两银子去学刀，等我以后学成刀术名震江湖，自会报答于你！”

“名震江湖么……”吕玉寒莞尔道，“你这样的乞丐，倒也少见……好，我便给你个机会。”说完皱眉沉吟起来。

阿狐心中激动，瞪大了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吕玉寒。

良久过去，吕玉寒才慢悠悠道：“嗯，你既想要三两银子，就来学三声狗叫吧，先震一震这条街，日后再名震江湖也不迟。”

第四章 竹声新月（四）

陈彻闻言道：“阿狐，咱们走吧。”

阿狐却低头沉思起来。吕玉寒面带微笑，好整以暇地打量着阿狐。

过得片刻，阿狐看向陈彻，欲言又止；两人对视片刻，陈彻看到阿狐神情渐凝，就像有一洼水正在他脸上飞快地干涸似的，不禁摇头道：“阿狐，不成。”

阿狐却忽而冲着陈彻眨了眨眼，笑嘻嘻道：“陈彻，我从前忘了告诉你，我学起鸟兽的叫声来，那真是像极了，不过我也没想到，今日还能凭此赚钱。”

陈彻一怔，却听吕玉寒道：“我倒想听听，你能学得多像。”

阿狐“嗯”了一声，道：“那就请吕大少听好了——”当即张嘴学了三声狗叫。

陈彻听得心里一紧，半晌说不出话来。吕玉寒颔首道：“不错，不错，果然挺像，只是却不够响亮，你连我的耳朵都没震动，他日如何能震动江湖？嗯，你且敞开嗓子，再叫三声来听听。”

陈彻闻言拽住阿狐便走，阿狐却猛然挣脱，走到吕玉寒跟前，道：“要多响亮？”

吕玉寒随口道：“怎么也得让整条街都听得见吧。”

阿狐点了点头，道：“好。”说完默然片刻，放开喉咙大叫了三声，而后伸出手道：“吕大少，请给银子吧。”

吕玉寒神情微变，转头对赌坊伙计道：“取一壶酒，再拿两只酒碗来。”那伙计应声进了赌坊，不多时捧着酒壶酒碗出来。

吕玉寒接过酒壶，缓缓斟满了两碗酒，道：“阿狐，你年纪很小，做事却很是果决，以后定能扬名江湖——来，我敬你一碗。”

阿狐一愣，神色犹豫道："谢过吕大少，不过，你能不能先……先把银子给我。"

吕玉寒哈哈一笑，取出三两银子给了阿狐。阿狐接过酒碗，正要与吕玉寒对饮，忽见赌坊旁边的酒肆中走出两人，不知为何心中一定，似是被那两人的脚步声震住了心神，久久转不回头来。

那两人都是三四十岁年纪，其中一人身穿粗布短衫，打扮得像个农夫，正侧头对同伴说道："方兄，这第十枚令，不知你究竟打算给谁？"

当是时，陈彻留意到吕玉寒身躯轻震，似为那两人的谈话所惊；再看那农夫身旁之人，也不由得心头微凛：那人一袭青袍，身形极瘦长，迈步之际衣衫晃晃荡荡，仿似皮下无肉，只有骨架支棱着。

陈彻一时看得出神，只觉那人宛如是被老天爷随手写下几道横竖，仓促就撑起了身躯，整个人随时便要散架；却听那人答道："我与柳、展、萧三人约定了今晚在春风酒楼相会，阮兄到时去了便知。"

那农夫淡淡笑道："方兄既先说了'柳'，那想必是要给他了。"

那青袍瘦子叹道："其实阮兄若想要，我这就给了阮兄，那是最省事不过，料想其余阁主也都无异议。"

那农夫道："俺可不敢拿你们正气长锋阁的令牌，嘿嘿，只盼他日不必与你们为敌，那便够了。"

那瘦子道："阮兄言重了。"说话中经过赌坊，扫了门口几人一眼，脚步缓下来，看向阿狐道："小兄弟，方才是你在叫么，把我的酒兴都叫没了。"

阿狐脸颊通红，抿嘴不答。那瘦子拍了拍阿狐肩膀，道："嗯，你声音透亮，骨骼也好，倒是练武的好料子。"

阿狐一怔："啊，是么？"

那瘦子却恍如未闻，与那农夫走远了。阿狐转过头，目光久久追着那人，忽听吕玉寒轻笑道："阿狐，请吧，盼你明天便名震江湖。"

两人对饮了一碗，阿狐道过谢，便即告辞；陈彻忽道："也不知那两人说的令牌是什么？"

吕玉寒瞥了陈彻一眼，冷冷道："小子，这等武林大事，劝你还是莫乱打听。"说完便转身踱进赌坊去了，不再看阿狐一眼。

陈彻与阿狐离远了赌坊，阿狐将那三两银子紧紧揣在袖中，良久不语。陈彻道："阿狐，我须回酒楼干活了。"

阿狐随口应道："嗯，你去吧。"陈彻便要离去，忽听阿狐嘴里轻轻嘟囔着："我刚才学了狗叫啦。"

陈彻想了想，道："阿狐，你现下要去哪里？"阿狐闻言怔怔转头，看着陈彻，轻声道："我还会学鸟叫，牛叫，马叫……这是我的能耐，学狗叫那也没什么。"

陈彻道："嗯。"

阿狐笑道："走吧，我跟你回酒楼！等会儿你得带我去见你们掌柜，叮嘱好今晚的菜肴。"

陈彻当即答应。半路上，阿狐沉默了一阵，很快又高兴起来，不停地念叨着："我能学刀了！我终于能学刀了！陈彻，咱们能学刀了！"

随即又向陈彻打听起春风酒楼最好的厨子，陈彻道："那该是宋大叔了，他在酒楼里也有十来年了，如今只是指点别的厨子，已不怎么亲自下厨，我怕他……"

"怕什么，咱们有银子，"阿狐意气风发道，"就让宋大叔亲自烧一桌好菜！"

陈彻点了点头，又道："阿狐，我想起方才那瘦子说的'柳、展、萧三人'，这个'柳'，会不会就是你遇到的柳续？"

阿狐一边走，一边畅想着自己今晚如何敬酒、如何与柳续师徒相称，闻言随口道："是吗，或许那瘦子说的是'刘'吧……嗯，反正柳续今晚倒确是会来春风酒楼的。"

两人回到酒楼，陈彻对掌柜说明了详情，那掌柜虽觉让一个小乞丐在酒楼里摆席实在不怎么光彩，但看在银子的份上，也就答应下来。

阿狐道：“我要你们酒楼最好的酒，最好的菜！”

掌柜收了银子，懒洋洋地挥挥手道：“陈彻，你自带着这个小……小兄弟去后厨交待菜色吧。”

两人随即来到后厨，那宋大叔却有事外出了，只有一个年轻厨子正自烧火洗菜。陈彻对那厨子道：“老萧，你知不知道宋大叔何时回来？”

那厨子老萧回过身来，微笑道：“多半就快回来了。”

阿狐从前没见过老萧，但见他二十来岁，身形清瘦，脸上虽沾染了些许灶灰，但眉目却极俊秀，神情温煦如春风，瞧来让人心中很是舒服。

陈彻与老萧闲聊了几句，便与阿狐待在后厨，等宋大叔回来。过得片刻，老萧从地上拾起一小块燃冷了的炭火，又找到一张包卤味用的油纸，打量着阿狐，忽道：

“左右无事，不妨让我给你画张像吧。”

第四章 竹声新月（五）

阿狐一愣，随即拍手笑道：“那可真好，还从没人给我画过像呢！”

老萧微微颔首，看了阿狐一眼，随即低头在纸上涂抹起来；不出片刻，便抬起油纸抖了抖，递给了阿狐。

阿狐打量那张脏兮兮的油纸，不禁愕然道：“说好了给我画像，怎么却画了个龙头？”

陈彻闻言凑近了一瞧：纸上的龙头似是有骨无肉，虽只粗粗数笔，但也勾勒得虬角峥嵘，颇具气势。

阿狐埋怨道：“唉，瞧着乱七八糟的，你能重画一张么？”

老萧摇头笑道：“你不知多少人盼着我能将他们画成这样呢。”

阿狐撇了撇嘴，道：“是么。”陈彻却是怔了怔，问道：“老萧，这龙骨是有什么讲究么？”

老萧道：“也没什么讲究，我只是瞧出这位阿狐兄弟根骨奇绝，武学天资很高罢了。”

“是吗，哈哈！”阿狐顿时咧嘴笑起来，转头看向陈彻，又道，“对了，咱们先前在街上遇到的那个瘦子，是不是也这般说我？”

陈彻道：“对，那人说你是练武的好料子。”

阿狐得意一笑，点头道：“如此看来，我果然是个武学奇才，嗯，我自己从小也是这么觉得。”

寻思了一阵，又道：“陈彻，你整日里老是睡觉，没精打采的，武学天分怕是不高，不过你也别灰心，常言道勤能补拙，以后你也未必没有出路。”

陈彻道：“嗯，我明白的。”

老萧从旁听着，问起那瘦子的事，陈彻便将那瘦子与农夫的对话复述了一遍。老萧听完皱眉沉思起来，许久没再开口。

陈彻念起一事，犹豫片刻，问道："阿狐，你是怎么想到要去找吕大少借银子的？"他知道青州城里的许多乞丐都遭过吕家仆从的打骂，阿狐平日里也挺怕吕大少，往常在街上讨饭时也会远远避开，今日忽然有了这般胆气，却是有些古怪；只是他想到阿狐刚学了狗叫，心中定然难受，短时内不愿再向阿狐提起吕大少，此刻趁着阿狐正兴高采烈，才问了出来。

阿狐笑道："我也是实在没别的法子，只能赌一赌运气。"顿了顿又道，"说来也巧，先前我从当铺走来酒楼找你，路上却遇到了一个货郎，问我要不要买他的货物，我却哪里有钱买，他便说，他听闻吕大少今日心情颇佳，已经赏了许多乞丐银子，劝我也去碰碰运气……"

陈彻恍然道："原来如此。"

老萧忽道："那货郎长得什么样，你还记得么？"阿狐一怔，回想片刻，答道："嗯，那人是个黑脸，似乎长得不怎么高。"

老萧颔首不语。阿狐想了想，笑呵呵道："老萧，不如你给陈彻也画一张像吧。"

老萧微笑道："他么，我画不了。"

阿狐讶道："啊，这是为什么？"

老萧默然片刻，轻叹道："半年前我来到青州城，在这春风酒楼里做了厨子——我进这酒楼的第一天便想画一画这位陈兄弟，可是直到今日，我却还是画不了他。"

阿狐好奇地端详着陈彻的脸庞，道："是他很难画么，我瞧他长得也不古怪呀？"

老萧道："是我笔力不够。"

阿狐眼珠一转，又道："你能看出我武学天资高，莫非你也懂武功

吗？”

老萧笑了笑，道：“岂止是懂，我可是在画剑堂、弹霜亭、知味谷都学过武功呢。”

“是吗？”阿狐应了一句，心中却着实不大相信，老萧提及的这三个门派他从前也听过两个，都是武林中赫赫有名的大门派，可不像是一个厨子能去拜师的地方。

老萧淡淡道：“嗯，我烧菜的本事，也是从知味谷学来的。”

说话中，春风酒楼的主厨宋大叔回来了，老萧便道：“你们与宋叔商议晚上的菜肴吧，我要走了。”

阿狐以为老萧只是要出门买菜或是做些其他活计，闻言只随口“嗯”了一声；陈彻却听出老萧的话音中似有离别之意，便道：“阿狐，你和宋大叔先聊，我出去一趟。”

老萧与陈彻先后离了春风酒楼，走到街上，老萧忽而伫足，转身笑问陈彻：“你那位朋友，今夜是要请谁喝酒呀？”

陈彻道：“那人叫柳续。”

老萧恍然道：“原来是他。嗯，你的朋友天分很高，若真能学到柳续的刀术，以后必能成为江湖中有数的刀客。”

陈彻点了点头，心中也为阿狐高兴。

老萧又问道：“方才在后厨，我听你两人提及吕玉寒吕大少，你们今日可是喝过他的酒？”

陈彻一怔，道：“我没喝，阿狐喝了一碗，可是你怎会知道？”

老萧道：“方才我将画像递给阿狐兄弟时，曾和他的手掌相触，察知他经络中有两种内劲，其一便是飞光门的‘壶中日月’，其二则是方……嗯，就是那瘦子的独门内劲。”

陈彻道：“啊，我记得那瘦子当时拍了拍阿狐的肩膀……”

老萧颔首道："是了，万幸他那一拍给阿狐注入了内劲，护住了他的经脉，否则他喝了吕玉寒的那一碗刀酒，不出一炷香，刀劲便会在脏腑中翻腾开来，不死也成废人。"

陈彻悚然一惊，喃喃道："那吕大少为何……为何要这般狠毒？"

老萧淡然道："江湖中比他狠毒的，却也绝不算少。"

陈彻沉默良久，问道："老萧，你要走了么？"

老萧道："不错，我本也未打算在春风酒楼长留，待了半年，便只是因为想画一画你，可惜还是没能画成。"

陈彻道："我真有那么难画吗？"

老萧微笑道："你们这些酒楼伙计每日吃的饭菜，有时是我烧的，有时是宋叔烧的，有时却是别的厨子烧的，但我留意到，若是哪天赶上我烧菜，你便会多吃一些……"

陈彻听得茫然，却听老萧又道：'我从前行走江湖，也遇过几个知音，但他们都不爱吃我烧的菜，呵呵……知音未必能知味，此中大有真意。'

陈彻道："有什么真意？"

老萧哈哈一笑，却转口道："数月前我便悄悄探查过你的经络，得知你丹田损毁，学不得内功，否则本可教你一些本事的。"

陈彻点头道："我小时候中过毒，医馆的郎中也说我经络有损。"

老萧轻叹道："果然。"想了想，又问道："你先前说，你们俩是在长庆街上的赌坊门口遇到了那瘦子，是么？"

陈彻道："不错。"

老萧道："你是今日午后一直都在长庆街上么，不知可曾在街上听见什么犬吠声？"

陈彻心中一动，道："没听到，不过阿狐他——"先前在酒楼后厨，他怕阿狐难过，便把阿狐学狗叫的事略过不讲，此刻没想到老萧竟会突兀问起，犹豫了一阵，便将当时情形原原本本地说了。

老萧听完神情沉凝，良久才喃喃道："原来如此，没想到竟是如此……该来的终究还是要来，那是避不过的。只怕不出四五年，武林中便会……"

陈彻心中疑惑，不明白阿狐学狗叫和偌大武林能有什么干系。老萧说到这里，却顿住不言，拍了拍陈彻的肩膀，道："陈兄弟，就此别过。"

陈彻道："老萧，我还不知你叫什么名字呢。"

老萧一怔，淡淡笑道："以后咱们若有缘再见，你自会知道我的名字，到那时我再为你画像。"

说完摆了摆手，转身而去，顷刻间身影便隐入了街上熙攘的人流。

第四章 竹声新月（六）

陈彻回到酒楼后厨，却见阿狐面红耳赤，正与宋大叔争论；细问起来，得知是今晚的酒席上有一道清蒸鲈鱼，依宋大叔的意思便用本地的寻常鲈鱼来蒸，已是很美味了，但阿狐却不肯答应。

宋大叔哼了一声，道：“凭我的手艺，不论你小子请谁来吃，包管他赞不绝口。”

阿狐却摇头道：“那不成，我知道你们春风酒楼有更好的鲈鱼，为什么舍不得拿出来？”

宋大叔道：“胡说，你这臭小子又能知道什么？”

阿狐撇了撇嘴，看向陈彻道：“两年前我听秦老伯说过，春风酒楼里最好的菜便是四鳃鲈鱼，可比寻常鲈鱼滋味好多了……”

宋大叔打断道：“你说的秦老伯，是个什么人？”

阿狐道：“秦老伯和我一样，也是……也在街边讨饭，但秦老伯说他从前家财万贯，常来这里吃四鳃鲈鱼的。”

宋大叔嘟囔道：“说什么从前家财万贯，说来说去，如今不也是个乞丐？”

阿狐大声道：“乞丐怎么了，我把三两银子都给了你家掌柜，你不能拿次等的鱼来蒙我！”

宋大叔冷笑道：“实话说与你，我这里确有四鳃的鲈鱼，那是从苏州的吴江里捕得，装进盛满江水的木桶连日急运到青州，这般费时费力，就你那点银两，却还不够吃这鲈鱼。”

阿狐道：“你胡说，一条鱼能贵到哪里去——”

陈彻道：“阿狐，你别说了。”又看向宋大叔道：“要么晚上就用四鳃鲈鱼吧，若银两不够，就从我下个月的俸钱里扣。”

宋大叔皱眉道："你小子还有俸钱吗……"说到这里，瞥见陈彻满脸求恳之色，不禁一叹，道："好，就便宜你们两个臭小子了。"

陈彻笑道："多谢宋大叔！"阿狐也顿时笑嘻嘻道："陈彻，谢谢你啦。"说完却不谢宋大叔。宋大叔自去配菜，嘴里咕哝着："从前我在江南当厨子，也只有苏州简家那样的富贵之家才吃得起四鳃鲈鱼呢……"

陈彻拉着阿狐离了后厨，悄声将吕玉寒用"刀酒"暗算阿狐的事说了，阿狐吓了一跳，半天说不出话来。

陈彻道："盼你早点学成刀术，咱们便不怕那吕大少了。"

阿狐道："嗯，我想过了，我用五年学刀，五年闯荡江湖，到十年后，我二十四岁，便是名震江湖的刀客了。"

陈彻道："那可真好。"想了想又道："到十年后，我多半也还在酒楼里跑堂。"

阿狐道："跑什么堂，咱们一起学刀！……嗯，也不知那柳续愿不愿意收两个徒弟……我瞧他人很好的，到时咱们多求求他便是。"

陈彻点了点头，虽觉午后困顿，颇想睡觉，心头也不禁泛起一丝振奋。

阿狐沉默片刻，忽然轻声道："那位秦老伯，嗯，旁人都叫他秦老丐，你也见过的——他说自己年轻时风光，老了却沦为乞丐，还说我恰恰和他相反，我从小就做乞丐，长大了一定风光。"

陈彻道："嗯，一定。"

阿狐道："一定！"

两人相视点头，不约而同地笑了出来，都觉心绪一畅。

随即，陈彻便去干活，阿狐想去街上逛逛，陈彻怕他再撞见吕玉寒，便让他去自己屋里歇息。

晚上，还不到戌时，阿狐便兴冲冲地走到堂中，与陈彻打了个招

呼，问道：“酒菜都备好了么，戌时两刻准能上齐吧？”

陈彻道：“我问过了，都备好了，你若不放心，咱们便再去问问。”

阿狐想了想，道：“嗯，去问问也好。”

两人来到后厨，宋大叔道：“菜是都备齐了，只是……”神情犹豫，欲言又止。

阿狐连声道：“只是什么，只是什么？”

宋大叔道：“只是不久前吕家派来仆从传信，说吕大少今夜要宴请贵客，席上须得有苏州吴江的四鳃鲈鱼，咳咳……”

阿狐大叫道：“你把鲈鱼给吕大少了？”

陈彻问道：“那吕大少请客，要用几条鲈鱼？”

宋大叔苦笑道：“后厨里一共只有七尾四鳃鲈，吕家全都要了，说是每一尾只取鱼身最嫩的月牙肉，凑一盘菜。”

阿狐闻言张了张嘴，呆立良久，才道：“不成，你得给我们留一条，是我们先说好的。”

宋大叔道：“这我可做不了主，稍后吕大少便到，你若不服，自己找他说理去。”

陈彻轻叹道：“算了，阿狐，咱们走吧。”

两人回到堂中，在靠窗的一桌坐下，那是陈彻提前给掌柜说好，为阿狐请客所留的位子。

阿狐脸色发白，一会儿瞧瞧酒楼门口，一会儿瞧瞧后厨的方向，半晌一言不发。

少顷，吕玉寒带着几名仆人缓步踱进了酒楼；陈彻看到阿狐攥紧了拳头，心中一紧，轻声道：“阿狐，别去。”

吕玉寒环顾堂中，似已不认得两人，慢悠悠上楼去了。

阿狐怔怔转头盯着吕玉寒上楼，片刻后收回目光，笑了笑，问道："他是要在楼上的小间里请客吗？"

陈彻道："嗯，吕大少往常都是在楼上'得意轩'吃酒的。"

阿狐点头道："得意轩，好得意么。"说着继续张望门口。

陈彻松了口气，道："我方才还以为你要冲上去找他要鲈鱼呢。"

阿狐嘻嘻一笑，道："我可没那么蠢，我又打不过他。"

眼下酒楼生意正热闹，陈彻在堂中端茶上菜、迎来送往，隔段时间便走到阿狐那桌，同阿狐说几句话。

不到戌时一刻，菜肴便渐渐上齐了；邻桌的一名酒客见了，忍不住讥笑道："嘿嘿，真没想到，这年头连个要饭的都比老子吃得好。"

阿狐恍若未闻，看见桌子正中央摆着一盘蒸鲈鱼，不禁笑道："这鱼瞧起来，却和四鳃鲈鱼也没什么分别。"

陈彻闻言"嗯"了一声，道："我看也没分别。"

阿狐道："你从前吃过鲈鱼吗？"

陈彻一怔，道："没吃过。"

阿狐轻声道："我也没吃过，我觉得一定很好吃。"一边说话，一边端详着鲈鱼。

随即，陈彻又去忙活了一阵，走回阿狐身边时，却见他仍在低头看着那盘鲈鱼，似已看得出了神。

堂中的酒客们不时便打量阿狐一眼，但见他衣衫破烂，脸上也沾了脏灰，活脱脱是个小乞丐，却竟坐在了靠窗的好座位，桌上还摆满了酒菜；一时间堂中低语纷纷，诧怪者有之，不忿者亦有之，偶尔还有酒客故作大声，嘲笑一两句。

阿狐一个人静静坐着，等待着柳续的到来。

第四章 竹声新月（七）

戌时两刻将至，忽有个脸色通红的酒客摇摇晃晃地站起，走到阿狐那桌坐下，笑道：“我瞧你半天也不吃一口，莫不是从前没吃过好菜，不知该如何下嘴了？”

阿狐道：“我是在等人。”

那人斜着醉眼打量阿狐，嘴里含糊道：“是吗，便让我先帮你吃些吧。”说着便提箸去夹那鲈鱼；阿狐猛地站起，扭住那人的手，道：“你不能吃！”

那人挣扎起来，陈彻见状赶忙快步走过来，与阿狐一起架住那人，半搀半搡地送出了酒楼；那人已喝得烂醉，一时爬不起身，不久便瘫睡在了街边。

阿狐回去坐下，陈彻算了算时辰，道：“阿狐，那柳续不会不来吧？”

阿狐一怔，笑道：“你先前也说了，那柳续是江湖中有名的大侠，岂会言而无信？他说来喝酒，那是一定会来的。”

陈彻道：“嗯，我想也是。”犹豫片刻，又道：“先前在街上，那姓方的瘦子说今晚要与三个人在春风酒楼碰面，当时那吕大少也听见了，我有些担心，说不准吕大少要宴请的正是那个瘦子。”

阿狐道：“那又如何？”

陈彻道：“如果柳续也是和那瘦子一起的……”

阿狐顿时摇头道：“那可是柳续柳青眸！他既答应了和我喝酒，就不会去吃别人的宴。”

说完便将身躯坐得笔直，不再四处张望，低头注目着桌上那盘鲈鱼，像个刀客在守着自己的刀。

半晌过去，酒客们眼看阿狐只是默然呆坐，渐渐的也都失去了兴味，不再议论他。

酒楼掌柜向着陈彻招了招手；陈彻走到柜台边，却听掌柜道："你这位朋友，当真是要请人喝酒？"

陈彻道："嗯，他要请的是个很厉害的人，约莫也快到了。"

掌柜狐疑地点了点头，道："那就好，我瞧他一直动也不动，像个傻子似的。"

陈彻转头看了一眼孤零零坐着的阿狐，轻声道："他不傻，我觉得他也很厉害。"

戌时两刻，柳续没来。

陈彻走近阿狐，尚未及开口，阿狐便语声轻快地说道："陈彻，我方才心想，那柳续既是武林中的成名刀客，又答应来见我这样的无名之辈，多半是要迟些到来，这才与他的身份相符。"

陈彻听他语气笃定，便道："不错，那咱们再等等。"

直到戌时三刻也渐渐过去，堂中酒客愈稀，柳续仍然没来。

陈彻看向窗边，恰逢阿狐也扭头看过来，一瞬间他觉得阿狐的眉目口鼻在烛火下扭成了一团，瞧着很是丑陋怪异，下一瞬却又见阿狐似乎只是神色淡淡地与自己对视着。

阿狐低声道："鲈鱼凉了，陈彻，鲈鱼凉了。"

陈彻闻言怔住，半晌才醒过神来，道："我去把这些菜再热一热。"

阿狐低头看着满桌菜肴，忽道："我知道柳续为何不来了。"

陈彻道："为什么？"

阿狐道："因为桌上没有四鳃鲈鱼。"

陈彻一愣，却听阿狐又道：“一定是的，一定是柳续知道我没法请他吃四鳃鲈鱼了，才不肯来……嗯，我本来在心里已经打定了主意，要请他吃春风酒楼最好的酒菜，是我没能做到，是我先言而无信了……”

陈彻道：“阿狐，你别乱想了，那柳续怎会因为——”话未说完，忽见阿狐抬头望向自己，眼中泪光盈盈，神情难过已极。

阿狐道：“可是我连寻常的鲈鱼也从没吃过呀，这一桌子菜，我以前一样也没吃过。”

陈彻默然点头，一时间无言以对。

忽听脚步声响起，侧头看去，却是吕玉寒面色阴沉地走下楼来。酒楼掌柜当即赔笑道：“吕公子，你老人家宴请的贵客还未到么？”

吕玉寒冷哼一声，走到门口左右张望，却不接话。片刻后，他转回身来，环顾堂中，瞥见了陈彻阿狐两人，似觉有些面熟，随即皱眉打量着阿狐，道：

“你小子还活着？”

阿狐神情一紧，起身道：“……吕大少。”

吕玉寒走了过来，问道：“今日在长庆街上，你俩也听见了，那方天画是不是说今夜要来这里？”

陈彻心中一动，这才知道了那瘦子的名字；阿狐回想从前听过的江湖故事，脱口叫道：“原来那人就是‘白马长戈’方天画？”

吕玉寒颔首道：“不错，我晚上本是要宴请他的。”

陈彻道：“那人确是说过今晚要来春风酒楼。”

吕玉寒不再看两人，径自皱眉沉吟起来，喃喃道：“可是眼下已是亥时，不但方天画未至，其余几人却也都没来，这可真是奇了……”

说着在堂中来回踱步，又低声自语：“这方天画身为青箫白马盟之主，亦是正气长锋阁的阁主之一，以他这般身份，既接了我的请柬，绝

不该爽约的，莫非是出了什么大变故？”

酒楼掌柜道：“吕公子，楼上的菜肴，是否再要重新热过？”

吕玉寒道：“不必了。”说完又走到门口张望。

陈彻低声问阿狐道：“咱们还等柳续么？”

阿狐默然片刻，道：“等。”

陈彻道：“那我去热菜。”阿狐点了点头，帮着陈彻将桌上菜肴一一端去后厨热过，又一道道地摆回桌上。

吕玉寒久久伫立，目视着门外夜色，此刻忽然转回身来，慢悠悠地走近两人，道：“我的菜不必热，你们的却也不必了。”

陈彻与阿狐对视一眼，未及反应，吕玉寒倏忽起脚踢倒了桌子，酒菜淋洒了满地。

两人慌忙闪避到一旁，半晌才稍稍定神；阿狐看着那盘扣翻在地上的鲈鱼，一时间手足止不住地颤抖，瞪向吕玉寒，大声道：“吕大少，你——”

吕玉寒淡淡道：“我怎么样？”

阿狐一怔，慢慢低下了头，没再说下去。

吕玉寒冷笑道：“你这小乞丐诓骗我说要学刀，却拿着我的银钱到酒楼里大吃大喝，了不起，很了不起呀。”

阿狐脸色苍白，与吕玉寒目光一触，不禁张口结舌。陈彻道：“我们请人喝酒，就是想要拜师学刀。”

“嗯？”吕玉寒眯起了眼，“你们要请谁喝酒？”

陈彻道：“柳续。”

吕玉寒哈哈大笑：“就凭你们两个，也配请柳青眸喝酒？他若真来

了，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说到这里，想起自己宴请方天画，却也没能请来，心中羞恼交迸，抬手便甩了陈彻两个耳光。

“你干什么？”阿狐一惊，当即挺身护在陈彻身前。

第四章 竹声新月（八）

吕玉寒哼了一声，忽地振动衣袖，重重打了阿狐一个耳光；阿狐身躯摇晃，险些摔倒。

陈彻扶住阿狐，道：“阿狐，你没事吧？”

阿狐喘了口气，哑声道：“没事……”陈彻心中微松，抬头看向吕玉寒，道：“吕大少，你到底要如何？”

吕玉寒冷笑道：“你们两个臭小子拿我的银子在这里摆酒，如此明目张胆地骗我，还敢问我要如何？”说到后来，语声已极锐厉。酒楼掌柜缩身于柜台后，不敢露头；堂中其余酒客也都快步出门离去。

陈彻道：“我们没骗你，银子是你答应给我们的，眼下你自己却要反悔么？”

吕玉寒面色一僵，缓缓地道：“我便反悔了又如何？”说着踏前一步，目中杀机毕露。

阿狐见状急忙将陈彻挡在身后，叫道：“吕大少！”

吕玉寒打量着阿狐，轻笑道：“你这小乞丐，倒是很有胆气。”

阿狐与吕玉寒对视一瞬，摇头道：“我……我其实很怕。”说着语声低了下去，“吕大少，先前你要我学狗叫，我也学了，我喝了你的刀酒侥幸没死，也不敢向你寻仇；今晚你夺了我的鲈鱼，掀了我的桌子，我也都认了……”

吕玉寒淡淡道：“你若不服，也大可不认。”

阿狐道：“我没不服，我只想请吕大少，请你……”说到这里，从前在江湖故事中常听到的词句涌到了嘴边，忽觉心中一苦，但仍继续说了下去：“……请你手下留情。”

陈彻本来正要开口，闻言望着身前的阿狐，一时间不禁欲言又止。

吕玉寒沉吟片刻，微笑道："阿狐，即便我对你手下留情，但你这位朋友，我却还不认识呢。"

阿狐一怔，却见吕玉寒注目陈彻，又道："你也来学三声狗叫，让我认识认识。"

陈彻脸色苍白，半晌不语。阿狐回过头来，连声道："陈彻，陈彻，你先听我说……"

陈彻却不看阿狐，直视吕玉寒道："我学不来。"

吕玉寒哈哈一笑，道："是么？"

阿狐凑近陈彻，压低声音道："你不是最怕麻烦么，你若不学，咱们可就有大麻烦啦。"

陈彻摇了摇头，轻声道："我是怕麻烦，但若学了，怕是从此睡觉再也睡不踏实，那就更麻烦了。"

吕玉寒闻言又踏前了一步，道："既是如此，那就怪不得我了。"

阿狐顿时急道："吕大少，是我找你借银子，你冲我来吧！"

吕玉寒皱眉道："冲你来么，你学狗叫倒是很像，但我也不必再听了。"想了想，又慢悠悠道："不过你今日喝了我一碗酒，却似丝毫无碍，可见你酒量好得很，那我便再请你喝一碗如何？"

阿狐闻言一愣，想起陈彻与他说的，当时若非有方天画的内劲护体，只怕自己已被吕大少的"刀酒"害死，眼下也不知那股护体内劲是否已经消散，只怕时隔已久，未必再能承受一碗刀酒。

却听吕玉寒继续道："你只要喝下这碗酒，我便不再让你的朋友学狗叫。"

一瞬间阿狐心念电转，看了看吕玉寒，又看了看陈彻，胸口热血上涌，脱口道："好，我喝。"

与此同时，陈彻急声道："不能喝。"

阿狐对着陈彻眨了眨眼，拍了拍自己肚皮，笑嘻嘻道："不妨事，我酒量好得很呢。"

说话中，吕玉寒随手从旁边桌上拿来一只空酒碗，又取下腰间的铜酒壶，开始斟酒；这一回他斟得却比白天时要慢得多了，良久过去，才只斟出了小半碗酒。

吕玉寒斜眼瞧着陈彻与阿狐，又斟了一会儿，缓缓舒出一口气，道："这半碗酒，也够你喝的了。"

阿狐上前两步，接过了酒碗；陈彻见状大急，冲过去想要撞洒那碗酒，吕玉寒冷哼一声，拂袖扫出。

陈彻顿觉一股罡风扑面袭来，接连倒退了数步，眼看着阿狐将那碗酒一饮而尽。

吕玉寒轻轻拊掌，赞道："果真好酒量。"

阿狐怔怔立在原地，一时不动。

陈彻颤声道："阿狐，你怎么样……"

半晌过去，阿狐慢慢转头，对陈彻道："我……我好像什么事都没有……"

"啊，是么，"陈彻楞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连声道，"那就好，那就好！"

吕玉寒神情惊疑地盯着阿狐，方才他在那半碗酒里注入的刀劲极为凌厉，万没想到阿狐喝完竟能安然无事，耳听着两人又惊又喜地说话，心中恼恨已极，倏然间身形掠动，扣住了陈彻的咽喉。

阿狐惊叫道："你做什么！"

吕玉寒手上发力，将陈彻拎得双足离地，催动"壶中日月"的刀劲不断灌入陈彻经络；一时间陈彻面目抽搐，身躯抖如筛糠。

阿狐骇得说不出话，扑上来掰住吕玉寒的手腕死命拉扯，随即被吕

玉寒一脚踢飞，周身僵痹，跌坐难起，眼睁睁看着吕玉寒抬手扼在陈彻的咽喉上，又过了好一会儿，吕玉寒手指张开，噗通一声，陈彻摔在了地上。

吕玉寒转头看向阿狐，慢悠悠道：“我说过你喝完酒便不让他学狗叫，可没说不杀他。”

阿狐张了张嘴，脸色惨白，却听吕玉寒又道：“今日既听你学了三声狗叫，我便手下留情，给他留下了三炷香的性命。”

一霎里阿狐只听得呼吸停滞，胸口如遭重锤抡击；片刻后，忽见陈彻的身躯在地上扭动了两下，赶忙连奔带爬地过去将陈彻轻轻搀住。

吕玉寒走到酒楼门口，轻叹道：“看来今夜方天画他们是不会来了。”伫足片晌，没再看阿狐与陈彻，径自出门远去。

陈彻双目紧闭，倚靠在阿狐的臂上，急剧喘息了一阵，睁开了眼；阿狐颤声道：“陈彻，你……你没事吧？”

陈彻试着缓缓吐气，只觉脏腑内一阵阵剧痛，时而如沐火浴冰，时而又如遭雷亟，轻声道：“我不知道，我多半是快要死啦。”

“不会的，绝不会的……”阿狐连连摇头，喃喃说着，忽见门口踉跄走进来一人，却是先前被他和陈彻架到街上的那名醉客。

那人似已醒过酒来，环顾堂中桌椅翻倒，满地狼藉，不禁拍额道：“啊呦，莫不是我又撒酒疯了！”

说完又看向陈彻阿狐两人，问道：“请教二位，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位兄弟受伤了，莫不是刚才我醉酒后打伤了你，啊呦，实在对不住！”

阿狐正自关切陈彻的伤势，无心去理会那人，那人兀自喋喋不休，却与先前醉酒时判若两人，言辞中礼数周全，语气极为恳切，只是此刻阿狐听在耳中，却是越听越觉得酸楚苦涩。

过了半晌，陈彻道：“我觉得好多啦，扶我起来吧。”

阿狐心中一喜，道：“你好多啦？”慢慢扶着陈彻站起，却听陈彻低声道：“我在春风酒楼已待了五年了，不想死也死在这里，咱们出去吧。”

阿狐闻言怔住，那酒客见两人都不搭理自己，便也住口不言，堂中一时静默。

陈彻忽道：“咱们去吕记当铺门口吧，你不是说柳续曾在那里站了很久吗，我想去那里站一会儿。”

阿狐心头一震，轻轻点了点头，道：“好。”

两人缓步出了酒楼，朝着吕记当铺的方向慢慢走去。

阿狐扶着陈彻走了一阵，眼看着他一边迈步，嘴角却不断溢血，忍不住“哇”的哭了出来，道：“若不是我非要请柳续喝酒，若不是我非要学刀，咱们也不会招惹上吕大少……是我，是我害了你……”

“别哭，”陈彻轻轻笑道，“阿狐，你哭什么，你想想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都饿了好几天了，也没哭呀。”

阿狐“嗯”了一声，却听陈彻又道：“我方才想了想，今天的事怕是不简单，那吕大少恐怕并非只是想羞辱咱们，否则老萧绝不会问我有没有听到犬吠……”随即走一阵，歇一阵，将老萧离去前与他说的话断断续续告诉了阿狐。

阿狐默然听着，忽然丹田里一痛，只觉先前喝下的那碗酒正在腹中翻转搅动，顷刻间额上疼出了冷汗，过得片刻，疼痛渐消，却又骤觉周身疲倦，宛如被抽干了似的。

陈彻正自说话，忽然顿步，问道：“阿狐，你没事吧？”

阿狐闻言鼻尖一酸，道：“我没事，我没事。”

陈彻道：“嗯，你知道我很懒，我是最怕麻烦的人，我总觉得麻烦的事多半都有危险，即便没危险，总也是很累心，那是要少去碰的……阿狐，你以后要小心谨慎，遇到事情多想一想，少惹麻烦。”

阿狐用力眨了眨眼，点头道：“嗯，我知道了。”

陈彻笑了笑，继续道：“午后你在我屋里歇息时，我去问了常来酒楼的说书人，这才知道原来老萧在江湖中很有名气，他给许多武人画过骨像，但只有遇到天资绝顶的人，他才会画成龙骨……”

说到这里，忽然吐出一大口血，咳嗽了许久才继续道，“阿狐，你是龙骨，你以后一定会是很厉害很厉害的刀客的。”

阿狐看向陈彻，道：“我今日也想过了，你能察觉到匣子里的刀，而且连老萧都说他的笔力不够、画不了你，我想多半你的天分是比我更高的……等你、等你治好了伤，咱们就、咱们一起再去学、学刀……”说到后来，语声已是颤抖不止。

陈彻摇头道：“其实我学不了刀的，我小时候中过毒，丹田已经毁了。”

阿狐一怔，一时无言以对。

陈彻喃喃道：“现下想来，也许老萧是看出我命短，才不愿画我……”说完不待阿狐接口，便又笑呵呵道：“阿狐，你还记不记得，有次咱们去城北的云梦镖局玩……”

随后，陈彻便只是与阿狐提起许多两人相识以来的经历，阿狐知道陈彻不愿看到自己伤心落泪，便也凝定心神，与陈彻谈起过往趣事。

两人聊了一阵，陈彻呕血愈频愈多，已走不了路，阿狐便将陈彻背起，继续朝着当铺走去。

月光静静照在两个少年身上，像洒了一层晶莹的盐。

到得吕记当铺之后，阿狐扶着陈彻在门前的石街上站了一会儿，听见陈彻的呼吸越来越轻快急促，便说：“咱们坐下歇歇吧。”

长街静谧，两人坐在地上，陈彻问道：“阿狐，我还不知你姓什么呢，你的名字一直就叫阿狐么？”

阿狐摇头道："我没有名字的，秦老伯他们说我长了一对狐狸眼，便都叫我阿狐，我从小就不知道自己的名字……"

陈彻笑嘻嘻道："原来是这样，你的眼睛像狐狸吗，我以前倒没发觉呢。"

阿狐默然片刻，忽道："不过，今后我就有名字啦。"

陈彻道："为什么？"

阿狐道："我想好了，今后我就用你的名字，今后我就叫陈彻，我以后……我以后会让你的名字名震江湖的。"

陈彻一怔，轻轻摇了摇头，笑道："听起来就很麻烦，太麻烦了……"缓了口气，又道："阿狐，你今晚没吃饭，应当很饿了吧？我记得你的布袋里有张烙饼的。"

阿狐点点头，从破布囊里取出那张烙饼，道："我都快忘了，你倒还记得，你要吃吗？"

陈彻道："我不饿，你吃吧。"

阿狐道："我也不饿。"

陈彻勉力提起一口气，道："你说你从未吃过囫囵的烙饼，你吃吧，我挺想看着你吃。"

两人对视了片刻，阿狐道："好。"低头默默吃起了饼，吃着吃着，忽然哭道："陈彻，我便是不明白，为什么柳续没来，为什么没人来救咱们。"

陈彻轻声道："我也不知，这世上的大侠多半都很忙吧。"

阿狐一口一口地吃完了烙饼，身旁的陈彻已没了气息；他呆坐了一阵，忽觉丹田里又是一痛，宛如一片刀刃在腹中迸开，少顷剧痛消隐，随之而来的是一阵深深的倦意，不禁心想：哈哈，难道是我跟你认识久了，也变得爱犯困了么。

想到这里，他索性闭上眼睛躺在了石街上，在心里对他的朋友说：“那就让我睡一会儿吧，等我醒来，我便替你活下去。”

第四章 竹声新月（九）

“阿狐，阿狐——”

他听见有人轻声唤他，方一睁眼，便觉双目被一片白光刺痛了；定了定神，借着月色，才看清那是一名少女的素色衣裙。

他坐起身来，一时间不敢侧头去看身旁，便直视那少女道：“你是……你是宁姑娘？”

“嗯，”宁简侧头瞧去，轻声问道，“你的朋友他……他死了多久了？”

他想了想，问道：“现下是什么时辰？”

宁简道：“约莫是丑时了吧。”

他吃了一惊，怔怔然道：“我竟睡了这么久。”

宁简犹豫片刻，道：“方才你睡着时，我探过你的脉门了，你的丹田受损极重……”

他点了点头，心中一阵恍惚，低声道：“嗯，不错，我小时候中过毒，丹田损毁了。”

“小时候？”宁简讶然道，“可是你这分明是不久前才受的伤呀，看伤情似是飞光门的刀客……”

他脸颊一颤，顿时截口道：“对，是飞光门，吕玉寒。”

宁简神情微变：“原来是他。”顿了顿，又轻叹道：“你被‘壶中日月’刀劲所伤，不光丹田损毁，脾经与胃经也受创不轻，所以才会不知不觉睡了很久。嗯，恐怕你以后也会常常嗜睡的……”

他沉默良久，看了一眼身旁朋友的尸身，道：“嗯，听起来倒也不坏。”

宁简蹙眉望着他，一时无言。他又问道："宁姑娘，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白天听你们说了吕玉寒的恶名，便去查证了一番，果然是个作恶多端的败类……"宁简冷哼一声，继续道，"既然如此，正好本姑娘暂还没接到什么雇托，又查到这家'吕记当铺'也是他的产业，便想着……"

他接口道："便想着劫富济贫，是么？"

宁简道："是劫富济我自己，嗯，也算劫富济贫吧。"

他想了想，道："你白日里站在当铺门前，便是在查探情形，准备晚上来劫吧？你当时还不知吕玉寒是谁，便已打算要劫这家当铺了，是么？"

宁简一怔，微笑道："你倒是很聪明，不过我本也要去查查这当铺的主人的，若他是个恶人，我便多劫点。"

他道："若是个好人呢？"

"那也劫。"宁简道，"好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世道，好人开得起这么大的当铺吗？"

他道："那你劫吧。"

宁简沉吟片刻，轻叹道："嗯……那你呢，阿狐，你要先葬了你的朋友吗？"

他摇头道："我不叫阿狐。"

"啊，怎么会？"宁简神情诧异地看着他，回想着初遇两个少年时的情景，"我想想……气鼓鼓的叫阿狐，睡不醒的叫陈彻，难道我记错了么？"

他避开了宁简的目光，慢慢站起，伸了个懒腰，轻声道："气鼓鼓的阿狐没了，睡不醒的陈彻也没了……现下只有我了。"

宁简闻言打量了他许久，默然不语。

月色清柔，两人在空落落的长街上相对而立，两道斜长的影子如溪水般，淌在青石地面上。

他抹了抹脸上的泪水，转身走到当铺门口，一脚踹开了门。

当铺里面黑黢黢的，只有一个守夜的伙计，正自瞌睡，被踹门声惊醒，依稀辨出似有两人闯进门来，身形都不算高壮，便恶狠狠道：“你们怕是不知道，这里是谁的产业？”

宁简道：“吕玉寒的。”

那伙计一愣，又道：“你们好大的胆子，既知这当铺是吕大少开的，莫非是活得不——”

话未说完，宁简身形闪动，轻轻一拳击在那伙计腹间，那人浑身哆嗦，瘫倒晕厥；宁简道：“我活得好好的，只是听得不耐烦了。”

随即四处翻找了一阵，将当铺里的现银都装进了自己的行囊。

两人走到了街上，宁简忽道：“你怎么总是眯着眼看我？”

他闻言一怔，道：“嗯……你的衣裙太白了，我瞧着有些刺眼。”

宁简蹙眉道：“真有这么刺眼吗？”

他想了想，道：“我在青州很少见到有人穿这么白的衣裙，嗯，或许也有，只是我不记得了，多半是我做乞丐做惯了，总觉得这青州城脏兮兮的，便不该穿太白的衣衫……”

宁简淡淡道：“那么是我错了，还是青州城错了？”

两人对望片刻，他茫然摇了摇头，小声问道：“宁姑娘，我的丹田还能……还能治好么？”

宁简道：“死是死不了，只是以后没法修习内功了，倒也不耽误你度日。”

他闻言沉默了很久，从破布囊里取出那个木匣，道：“我没有三两银

子，眼下你劫了当铺，也不缺银子了，但我还是想请你帮我一个忙，就用这匣中的刀作为酬劳。”

宁简道：“你想要我帮你什么忙？”

他打开木匣，将短刀递向宁简，道：“这是柳续柳青眸的刀，名叫‘绿玉寒枝’，请你收下吧。”

宁简端详着那柄短刀，一时没接；他便又道：“这是柳续自己亲手送给我的。”

宁简道：“你想让我帮你为朋友报仇？你是要杀吕玉寒么？”

他点了点头，将今夜的遭遇约略讲了一遍。宁简听后沉吟半晌，道：“你还是把刀收起来吧。”

他颤声道：“你……你不肯接我的雇托？”

宁简道：“江湖中似你朋友这般的无名之辈，一天不知道要死多少，我便是想帮，也帮不过来；何况那吕玉寒武功修为不低，我也未必能胜他。”

他想了想，道：“我见过吕玉寒出手，方才也见了你出手，我……我觉得你能胜过他的……”

“你觉得？”宁简摇头轻笑，“你是刀宗还是方白，你觉得便能作准么？”

他低下了头，默然不语。

宁简又道：“这左近有棺材铺么？”

他道：“有的。”

宁简颔首道：“我便帮你个忙，给你些买棺材的银钱，让你把你朋友葬了吧。”

他“嗯”了一声，将短刀收回破布囊，默默背起朋友的尸身，与宁简

在街上走着。

宁简道：“你葬了朋友之后，要去哪里？”

他道：“去找吕玉寒。”

宁简道：“去送死么？”

他道：“我本来想着去别处，去学好武功再回来找他，但现下我的丹田也废了……我也没有别的去处了。”

宁简淡淡道：“很好。那我给你买两副棺材。”

说话中，两人转过街角，远远地看见棺材铺门口有一道人影；走到近处，宁简身躯一颤，忽然顿步，喃喃道：“是他。”

他一时瞧不清楚，便又前行了几步，但见月下立着一个浑身浴血的青衫人，鲜血不断地从那人的脖颈上、手臂上和身躯上滴落在地，顷刻间便在那人脚下积出了一小片血洼。

他怔怔看着那人，道：“……柳续？”

那青衫人侧头看向他，微微颔首：“小兄弟，是你。咱们白天见过的。”

他张了张嘴，本想问问柳续为何今晚没去春风酒楼，但见柳续遍身伤痕，却似也不必再问了，便只是轻声道：“我有个好朋友，他也很想见你的。”

“是么，”柳续轻轻一笑，宛如浑未受伤似的，嗓音很是清澈，“小兄弟，我还不知道你的姓名呢。”

他听着柳续的语声，莫名觉得心中微定，一时却呆呆地说不出话来；从前他本以为回答自己的姓名实是天底下最简单不过的事，但此刻倒似被问住了似的，静默了很久才答道：

“我叫陈彻。”

第四章 竹声新月（十）

柳续道：“原来是陈彻兄弟。”说话中发梢轻颤，也有丝丝鲜血滴落。

陈彻道：“原来不是，如今才是。”

宁简闻言瞟了他一眼，淡淡道：“好个陈彻。”

柳续似也不觉陈彻说得怪异，只轻声道：“咱们进去说话吧。”说着目光转动，落在棺材铺的木门上，

下一瞬，那木门如遭推摇似的，发出吱呀呀的一阵响动；片刻后，门里便有个苍老的声音应道：“稍等，老朽这就来了——”

宁简看在眼中，心神一凛，她虽听过柳续的“春风眼”之名，却也未想到他竟似能以目光触门，简直已非人力能为；随即又想，若柳续的修为已是如此神异，究竟又是谁能将他伤得这般重？正自惊疑，却见木门缓缓打开，柳续道了声谢，当先走了进去。

陈彻紧随其后，宁简寻思片刻，也跟着走入。

棺材铺的主人是个头发花白的老者，似已见惯了生死，扫了几人一眼，便默不作声地引着几人来到堂中；看了看浑身流血的柳续，神情犹豫道：“老朽店里也有些伤药，可要拿给阁下？”

柳续道：“不必了。”随即转头看向陈彻。

陈彻与柳续对视，不禁微怔：白日里他初遇柳续时觉得柳续年约三十，此刻柳续身负重伤，脸颊苍白，但眼神却似在昏黄的烛火下跳动出某种异样的生机，瞧着倒更年轻了许多。

柳续道：“陈兄弟，你背着的便是你方才说的朋友么？”

陈彻点了点头，柳续收回目光，轻叹道：“下手的人功力阴鸷不纯，应当不是岑东流、吕东游二人，是他们的弟子么？”

陈彻道："是吕玉寒，听说他是吕东游的侄子。"

柳续闻言默然片刻，随即与陈彻商议起下葬事宜，得知陈彻的这位朋友出身孤寒，在世已无亲人，便让店主先将尸身收敛在棺中，到明日再择地安葬。

那店主道："咳，这棺材钱，不知该有劳哪位先给付了……？"

柳续苦笑一声，看向陈彻道："我可是连一碗酒都买不起。"

陈彻便也只得看向宁简；宁简付了银钱，道："柳……柳前辈，不知是谁将你伤得这般重？"

柳续神情微变，却只苦笑道："惭愧。"

陈彻问道："是和那……是和什么'令牌'有关么？"

柳续道："你说'青锋令'么，我本以为是，谁知却不是……唉，事已至此，不说也罢。"

陈彻道："青锋令是什么？"

柳续却恍若未闻，微微低头，看向陈彻的丹田，注目良久，随即侧头又看向宁简；陈彻正待开口，忽觉丹田里似有轻风拂过，暖柔舒畅，一时间呼吸悠缓了许多，神思懒懒的不想说话，亦不想动作。

骤然间，宁简与柳续目光相触，只觉心中忽凉忽热了一瞬，忍不住脱口道："你……你认得我？"

柳续道："姑娘何出此言？"

"我也说不清，"宁简怔了怔，摇头道，"但我方才初次见到你，不知为何，一眼便猜出了你就是……就是柳青眸。"

柳续道："原来如此。我不认得姑娘，但认得姑娘眼中的字迹。"

宁简讶道："我眼中有字迹么？"

柳续道：“姑娘曾经见过我的字，是么？”

宁简轻声道：“嗯，我小时在家中见过，数月前从家中……从家中带了出来。”说着取出一卷淡黄色的丝帛，递给柳续。

柳续展开丝帛，低头瞧去，随口问道：“不知姑娘芳名？”

宁简犹豫片刻，道：“我叫宁简。”

“宁简么……”柳续一怔，一瞬里似乎神情微怅，道：“好名字。”随即合上丝帛，又道：“十年前，我在你家中留下了这幅字，没想到今日还能再见到。”

宁简道：“我现下将这幅字还给你，是想请求你一件事……”

柳续道：“宁姑娘请讲。”

宁简道：“我听说你自从八年前入了停云书院，便不怎么用刀了，但我……我很想学你的刀术。”

柳续沉吟片刻，轻轻摇头道：“可是我已将刀送与这位陈兄弟了。”

宁简一怔，低头道：“嗯，我原也猜到你不肯教我的。”

柳续轻叹道：“我的刀术若流传下去，于人于己，于这个江湖，都没什么好处。”

陈彻从旁默默听着两人说话，只觉丹田里异感渐消，此时柳续忽又瞧过来，道：“陈兄弟，你丹田的伤势太重，我也无能为力。”

陈彻对此本已不怀什么希望，但此刻闻言仍不禁心中一黯。柳续又问道：“陈兄弟，你和你的朋友都是在春风酒楼受的伤吧？”

陈彻一怔，默然不答。

柳续叹道：“我推算你受伤的时辰，只怕当时我若能赴约，便不至于……”说到这里，神色歉然，顿了顿又道：“陈兄弟，我今晚失约，很对不住你。你有什么事需我帮忙的，我必当尽力，绝不推辞。”

陈彻心中一颤，喃喃道："那你……你能让我想想吗？"

柳续颔首答应，陈彻低头沉思起来，良久过去，忽而抬头道："我想好了。"

柳续道："陈兄弟请讲。"

陈彻道："我想请柳……柳大侠你将刀术传与宁姑娘。"

宁简闻言顿惊，久久凝视着陈彻；她先前本已料定陈彻必是要让柳续去杀了吕玉寒，却没想到陈彻竟会说出这番话来，不由得心神震动，一时难言。

柳续皱眉不语，片刻后苦笑道："我已有许多年没听人叫我'柳大侠'了。"

陈彻道："那你答不答应？"

柳续低头打开那卷帛书，又看了一眼，随即丢在地上，笑道："当年初听吴重吟出这阙词句，直以为是道破了自己的命数，可是多年来我遵从命数行事，却仍落得一事无成……"

宁简听到"吴重"二字，一时迷惑不已，只听柳续又道："既是如此，今日我便率性一回，且不去管什么天命地数……陈兄弟，我答应你了。"

陈彻当即道谢，心头微怔，却是在想着：柳续柳青眸早已是名满江湖的侠士，为何却仍说自己一事无成？想到这里，忍不住低头瞧去，但见那丝帛上数行字迹宛如春风吹絮，笔画轻盈洒脱，细看却又透出一抹忧怅：

风回小院庭芜绿，柳眼春相续，凭阑半日独无言，依旧竹声新月，似当年。

笙歌未散尊罍在，池面冰初解，烛明香暗画楼深，满鬓清霜残雪，思难禁。

第四章 竹声新月（十一）

陈彻将那阙词默念了一遍，从前他虽跟秦老丐学过识文断字，但终归也不甚通晓诗词，有些字句的意思便不怎么明白，只觉得读完之后心头空幽幽的，恍如误入了一处深深庭院，思绪转来折去，却找不到出路，便愈觉怅涩；看了一阵，目光停在了“竹声新月”四字上。

柳续忽道：“陈兄弟，你莫非是瞧出了什么？”

陈彻却只久久端详着地上的丝帛，一时不答。

柳续目光微动，转头对宁简道：“宁姑娘，稍后我便传你刀术，但咱们却仍是平辈论交，你不必拜入停云书院，咱们也不算师徒，你看如何？”

宁简颔首道：“我本来也只是想学你的刀术，并不想拜你为师。”

柳续一怔，莞尔道：“如此甚好。”

宁简道：“嗯……你先前提到的‘吴重’，究竟是什么人？”

柳续讶道：“怎么，宁姑娘也认得他？”

宁简道：“我是数月前在滁州左近遇到了他，他这人很是古怪，瞧着不会武功，不似武林中人，却能看破我的出身，对我说了一些怪话……”

柳续道：“什么怪话？”

宁简道：“譬如他说只要我能见到你，就一定能学到你的刀术，我当时听了却是不怎么相信的；他还说——”

说到这里，神色倏忽异样，犹豫片刻，转口道：“嗯，他说话实在是太……太过怪诞，不提也罢。”

柳续淡淡道：“这吴重不过是个江湖骗子，他的胡言乱语，宁姑娘也不必当真。”

宁简沉吟片刻，点头道："我遇见吴重时，却也恰逢他正在行骗，是在一处小江村的酒馆里，他赌棋使诈，骗得了一坛酒；我听酒馆中的客人们说，这吴重还收了个小徒弟，却什么也不教，每日里只是支使徒弟砍柴干活……"

柳续听到此处，神情顿紧，截口道："你说吴重收了徒弟？"

宁简道："嗯，怎么了？"

柳续却只沉思不语；宁简自遇到柳续以来，从未见他脸色这般凝重，心中也自惊疑。良久过去，却听柳续苦笑道："没什么，只是怕他误人子弟罢了。我想起从前他曾吹嘘过，说自己修成了一项名为'心术'的奇技，也不知会不会传给徒弟……"

宁简道："心术是什么？"

柳续道："这心术据吴重自己所言，又名曰'心外之心'，究竟是什么，世上无人知道，想来只是他自己胡乱杜撰的。"

说完看了陈彻一眼，问道："陈兄弟，你还没瞧完么？"

陈彻抬起头来，却已经眼眶泛红。宁简蹙眉道："你究竟看出了什么，瞧一阙词却把自己瞧哭了。"

陈彻抹了抹眼睛，道："我只是觉得，这'竹声新月'四字，好像与其余的字有些不同。"

柳续道："你觉得哪里不同？"

陈彻神情迷惑道："我起初觉得这四字似乎写得比其余的字更早，要早很多年；可是看了一阵，却又觉得其实是写得更晚，简直像是今夜才刚刚写下似的……"

柳续闻言眸光骤亮，沉思良久，似有所悟，随即颔首道："白天我在当铺门口初见你时，便看出你天资很高，但此时才知，你的天分却比我看出的更要高得多了。"

顿了顿，又道：“实不相瞒，这‘竹声新月’四字里，藏有一路我多年以来也未能参透的武功。

宁简闻言一惊，不禁也瞧向地上的那卷丝帛；柳续目光灼灼地注视陈彻，道：“陈兄弟，我想请问一句，这四个字，你能看懂吗？”

陈彻低头又端详片刻，想了想，茫然摇头。

柳续沉吟不语。宁简看向柳续，问道：“这四个字是你自己写下的，你却自己也参不透么？”

柳续轻叹道：“不错，正是如此。”

陈彻道：“柳……柳大侠，你是武林高人，一定什么都经过了，我想请教你一件事情。”

柳续道：“陈兄弟请讲。”

陈彻道：“嗯，我想知道，人生最苦，能有多苦？”

柳续默然片刻，淡淡答道：“依我说来，人生最苦，不过内外交困四字。在外，躲不过世道艰险；于内，求不得心中所愿。”

陈彻点了点头，道：“原来如此。”一瞬里心想：若是如此，那于我来说，便是此刻最苦了。随即又道：“柳大侠，请你传授宁姑娘刀术吧，我便先走了。”

柳续一怔，道：“陈兄弟，你不妨也留下来看看。”

陈彻道：“我丹田损毁，看了也不能练的，嗯，我还有别的事须做，咱们就……咱们后会有期。”说完只觉胸膛里深深发闷，一时间心想，不知那些江湖故事中的侠士在说出“后会有期”之际，心中是否也是这般苦涩？

却听柳续叹道：“近日里‘龙骨丹青’萧野谣也在青州，若你俩能相遇，我倒真想瞧瞧他会如何画你。”

陈彻一愣，欲言又止；方要转身离去，却听柳续道：“陈兄弟，瞧你

神情，莫非是已见过萧野谣了？”

陈彻不料柳续目光如此敏锐，便道：“嗯，他给我画过像了。”说完便从衣襟里取出了那张脏油纸。

柳续接过看了一眼，道：“果然是龙骨。”随即还给陈彻，又道：“你收好这张纸，以后或有用处。”

陈彻“嗯”了一声，虽不觉得自己还有什么“以后”，更遑论“用处”；却也没再多言，径自出门离去。

他在空荡荡的街上走了一阵，只觉困意不断涌来，极想坐倒了酣睡一场，转念又想，过不了多久，只怕便可一直睡下去了；这般一想，困意倒似淡去了不少，便在夜风中疾行起来。

少顷，来到吕记当铺附近，却见当铺的门兀自敞着，屋里已点起了灯烛，有几个店伙计正在清点损失的银两，口中不时迸出几句牢骚谩骂。

陈彻虽久闻吕玉寒的恶名，却也不知他究竟住在何处，便想着来当铺查探一番，当即凑近门边，偷听当铺伙计们说话，得知他们已将遭劫之事知会了吕玉寒，眼下却正等着吕玉寒亲来当铺处置。

听了一阵，陈彻便悄然蹑行到街对面，寻了个暗处蹲下，将那柄柳续给他的短刀捏在袖中，静静等待。

半晌过去，吕玉寒来到了当铺门前的石街上，身旁却另有一个身形高瘦的汉子；陈彻眼看吕玉寒没带得许多仆从，方自微微松了口气，忽而却又辨出那瘦子赫然正是青箫白马盟之主，“白马长戈”方天画。

但见吕玉寒从旁引路，微微躬身，似是对方天画极为恭敬；方天画晃晃悠悠地迈步，宛如一缕畸长的孤魂，缓缓飘行在夜色中。

霎时间陈彻心中砰砰急跳，拿不准方天画与吕玉寒究竟是何关系，犹豫不决之际，却听方天画道：“夜长事多，未曾想竟忙乱到了此刻。”

吕玉寒赔笑道：“方盟主实在辛苦，晚辈本想略尽地主之谊……”

方天画道：“那春风酒楼，该已打烊了吧？”

吕玉寒笑道：“想来是打烊了，不过若方盟主还有酒兴，便请到舍下……”

方天画忽道：“春风酒楼打烊了，那么春风也打烊了么？”

——这一问极是古怪，吕玉寒怔了怔，一时接不了口。

第四章 竹声新月（十二）

陈彻一时也听得错愕，不及细想，便要起身冲上去，却见方天画忽然侧头看过来，似是察觉到了自己，霎时间心神紧绷；片刻后，方天画又转回了头去，淡淡道：“吕公子怎不说话？”

吕玉寒干咳一声，停步答道：“晚辈以为，如今正值隆冬，却哪有……哪有春风？”

方天画颔首道：“不错，隆冬时节，春风已老，那是不该有的。”

吕玉寒又是一怔，随即“啊”了一声，似有所悟，道：“方盟主莫非是指‘春风眼’吗……嗯，也不知那柳续此刻躲去了何处，他能在方盟主手下逃得性命，也算有点本事了。”

“有点本事？”方天画嘿嘿一笑，“当时我与铁风叶合力一击，却仍是没能留下柳青眸。”

吕玉寒讶道：“这柳续竟有这般厉害？”顿了顿，语气更是惊惑，“铁前辈也来青州了？我却、我却一直不知……”

方天画道：“但我所言的春风，却并非是说柳续。”

陈彻渐听心中渐冷，他虽不知铁风叶是谁，却也明白了方天画似已与吕玉寒结伙，而柳续也是被方天画所伤；眼看着方、吕二人继续交谈，耳中却听不进去了，只觉一道道困意如怒潮般涌上眼帘，一时间只想要丢了短刀，从此睡倒在地，生死不管。

可是刚微微阖眼，却又难以抑止地对自己生出深深厌弃，心想：“我本也不是吕大少的对手，眼下再多出一个方天画，却又有何分别？不如就试上一试，嗯，反正也不麻烦……”

不知不觉中，陈彻咬破了唇舌，心神微振，却听吕玉寒又道：“料想那柳续仍躲在城中某处，是否要晚辈召集人手，四下里搜寻一番？”

方天画笑了笑，道：“我知他是躲去了一家棺材铺，且随他去吧。”

“这，这却……”吕玉寒默然片刻，赞叹道，“方盟主行事出人意表，神鬼莫测，晚辈实在佩服。”

方天画道：“我有一事不明，想请问吕公子：不知你今日为何要让一个少年学狗叫？”

“方前辈见笑了，”吕玉寒微微一笑，“此事说来也怪，晚辈今日频频遇到乞丐讨钱，正觉苦恼，却听一位路人说，若再遇到讨钱的，不妨让他学一学狗叫，若肯学才给银钱；后来晚辈在赌坊门口遇到那个小乞儿，当时兴起，便让他学了。”

方天画闻言沉思良久，叹道：“看来冥冥中自有天意，若无那三声犬吠，我与铁风叶便也未必会对柳续下手……”

吕玉寒愕然道：“竟有此事？莫非那犬吠声其实是什么不寻常的暗号吗？”

方天画默然不语。

陈彻躲在暗处，脸色惨白，听方天画话中意思，似乎若非自己学了狗叫，那柳续便不会受伤失约，说不准便能救下自己的朋友；一时间心中既惊疑又愧悔，不禁僵坐在地。

方天画忽道：“吕公子，我看你似乎还有些私事未了，我便先去前边等你。”

吕玉寒一愣，随即听见街对面蹿出响动，却是一个少年走了过来；转头再看方天画，却见他已信步走到了数丈之外，身影模糊在月色中。

陈彻走到吕玉寒身前站定，吕玉寒斜眼一瞟，道：“原来是你这小乞丐。”目光却仍追着方天画，又叫道：“方前辈，请你稍待片刻，晚辈这就了结此事。”

方天画闻言顿步，头也不回地道：“如此最好。”

吕玉寒沉下一口气，看向陈彻，冷笑道：“你喝了我的刀酒没死，若是此后老老实实地讨饭，本也能再当几十年乞丐，却偏偏要来送死。”

两人相对而立，陈彻本以为自己再见吕大少，一定会恨得浑身打颤，可是此刻心中却莫名平静，恍惚看到自己的朋友嘴角挂着懒散笑意，正对自己说：“嗯，这事不麻烦，可以试试。”

吕大少瞥见陈彻竟似在轻笑，皱眉道：“你这小乞丐，胆子倒是越来越大了。”

陈彻道：“我其实很怕。”

吕大少冷声道：“是么？”

陈彻道：“嗯，但我不是来送死，我想试试看能不能杀了你。”

吕玉寒一怔，不怒反笑，身形倏然晃动，右手已掐住陈彻的咽喉，将他凌空提了起来。

陈彻双足离地，一瞬间猛抬右臂架住吕玉寒的右手；同时拧腰侧对吕玉寒，用身躯封死了吕玉寒左手的出招方位；随即左手持刀平贴着自己的腹部疾刺而出，刀锋顷刻间便触到了吕玉寒的胸襟。

吕玉寒本待催发“壶中日月”的刀劲，忽觉衣襟破裂，胸口隐隐一痛，霎时惊得脸颊煞白。

——陈彻先前便知凭吕玉寒的修为，即便自己设法偷袭，多半也会被吕玉寒提前察觉，于是便堂而皇之地走到吕玉寒面前，故意激怒他，料想他素来轻视自己，多半会再度使出惯用的扼颈招式；而在前来当铺之前，陈彻已再三思虑，自觉似已找出了吕玉寒这一招的破绽；又反复回想宁简击倒当铺伙计时所用的拳法，只觉颇可用来破解这一招，但知自己没有内功，出拳无力，非得以刀代拳不可，故而之前在棺材铺里便未将短刀归还。

眼下陈彻出刀即中，短刀已刺入吕玉寒胸口半寸；吕玉寒冷汗涔涔而下，急运起十成内劲，聚在胸腹间，迸震出去，将刀刃震得偏斜；一霎里陈彻虎口开裂，整个人如遭车马撞击，倒飞出去，短刀在半空里脱手坠落。

吕玉寒一低头，只见胸前被划出了一道浅长的血口，惊怒中厉笑一声，迈步走向陈彻。

陈彻勉力爬起，定了定神，想要躲避，却觉刀劲透体，周身酸麻难动。吕玉寒走到半途，瞥见短刀在月下冷冷发光，当即伸脚踢在刀柄上，短刀急飞而起，破空直刺陈彻眉心——

当是时，陈彻忽觉眼前月色一阵乱晃，却有一道身影挡在了他身前，接住了短刀。

陈彻眨了眨眼，只觉双目刺痛，喃喃道："……宁姑娘？"

宁简右手抬起，鲜血从指缝里不住滴落，闻言微微侧头，道："我来取我的酬劳。"

陈彻张了张嘴，想问问宁简为何会来帮他，为何又决定接下了他的雇托，可是一瞬间又心想："太麻烦了，太麻烦了，又何必再问？"

他默然看着宁简，心口怔怔地一痛，仿佛有一抹刀痕猝然刻在了心间；白日里他初遇宁简时，只是觉得她容貌很美，却也并未留心去记她的模样，但此刻他觉得自己忽然间就记住了，虽在寒夜中看得模糊，却又记得和他心里的苦痛一般牢固而清楚——

那个月光下紧握刀锋的人。

第四章 竹声新月（十三）

“没想到这小乞儿竟还有帮手，”吕玉寒冷眼打量着宁简，道，“未敢请教姑娘姓名？”

宁简手腕翻转，握住刀柄，闻言蹙眉不语。

吕玉寒见状便道：“姑娘身法迅疾，出手利落，必是名门弟子，又何必为了区区一个无名小子为难在下？在下‘飞光门’吕玉寒，平素最爱结交朋友……”

宁简却恍若未闻，自顾自喃喃道：“嗯，究竟该叫什么名字好呢？”

吕玉寒一愕，道：“姑娘是在说自己的名字么？”

宁简仍自认真思索，随口应道：“我方才刚学得刀术，第一次出刀之前，总须为自己的刀术想个好名目。”

吕玉寒目光闪动，道：“不知姑娘师承何人，尊师传你刀术时，没告诉你名目么？”

宁简道：“嗯……他让我自己想。”随即瞧见前方远远地似还有一道人影，便又问道：“那人是谁？”

吕玉寒听她语声已渐渐不那么清冷，不禁微笑道：“那人便是武林中赫赫有名的‘白马长戈’，方天画方盟主。”

宁简颔首道：“那他会帮你么？”

吕玉寒怔了怔，道：“这个……在下为何须方盟主帮我？”

宁简淡淡道：“因为我这便要杀你。”

吕玉寒神情微紧，轻笑道：“姑娘说笑了，咱们无冤无仇……”说到这里，忽听远处的方天画悠悠吟道：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

他嗓音粗犷，浑不似文人墨客，却将这阙词吟出了苍莽阔落之感，仿似野店昏灯里豪侠惊梦，抚剑喟叹。

陈彻听见这词句，心弦一颤，站直了身躯，遥遥望向方天画。吕玉寒回头望去，疑惑道："方前辈？"

却听方天画默然片刻，继续吟道："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

吕玉寒听得皱眉，四下环顾，但见长街空落，地上铺着一层稀薄的月光，却与词句中的热闹情景浑然相异，可是不知为何，心中竟乱哄哄地难以平静，仿佛方天画的语声一瞬里活过来了似的，正在周遭浮动。

宁简持刀静默，亦是心头微微恍惚，刀刃在夜风里颤出一丝轻鸣。吕玉寒顿时收摄心绪，回过头来紧紧盯着宁简，神情戒备。

陈彻怔怔呆立，过往经历匆匆过眼，恍如车马般从身旁疾驰而去，转瞬便与方天画的语声一般模糊；耳听着凄冷风声，忽觉心口锐疼，似乎即要被天上新月钩走一切心事，茫茫然中，莫名想起了柳续的那副字，不自禁地轻声呢喃：

"竹声新月，依旧竹声新月……"

吕玉寒无意间与陈彻目光相触，只觉陈彻眼中似有刀意夺眶而出，一霎里如遭斩伤，竟忍不住想要闭眼。

——忽然眼前一阵摇晃，仿佛周围朦胧晕散的月光倏地收成了长长的一线，惊凛中眨了眨眼，却见宁简已掠至自己身前，电光石火之际，猝然看清了她的容貌，恰逢方天画吟出了尾句："……花月正春风。"只觉她的眉目在淡淡的月光下惊艳如刀，不禁心中一动，身躯缓缓软倒，涩声道：

"你，你究竟是谁？"

宁简轻轻扶着吕玉寒，将他放倒在地，目光却一直盯着远处的方天画。

长街寂静，方天画背对三人而立，衣摆在夜风中飘动，自始至终都未曾回头。

宁简松了口气，回身对着陈彻招了招手，留意到他眼神清亮而锋锐，不禁微微一怔。

陈彻走近了，低头瞧去，却见那柄短刀已深深插进吕玉寒胸口，就像是从他心窝里长出来似的。

宁简轻声道：“你来拔刀吧，拔出刀他便会气绝。”陈彻“嗯”了一声，俯身蹲下，握住了刀柄。

吕玉寒身躯抖动起来，眼皮翻动，瞪着陈彻，嘴里含糊道：“世事无常，真没想到，我竟是死在你阿狐手里，居然是你这个小乞丐……”

宁简冷声道：“这不叫世事无常，叫天道轮回。”

吕玉寒一愣，低声笑道：“不错，哈哈……我若不逼他学狗叫，便有人逼我学狗叫了，只怕我仍难逃一死……这是命数，果真是天道轮回……”

宁简当即问道：“你说什么？是谁逼你？”与陈彻相视一眼，均觉惊疑。吕玉寒说到这里，气息渐弱，神色古怪地笑了笑，却不再开口。

“吕大少，你不是死在阿狐手里，”陈彻低头看着吕玉寒，认认真真地说道，“记住我的名字——我叫陈彻。”

言毕拔刀在手，站起身来，吕玉寒当即毙命。

陈彻静默片刻，将短刀递向宁简。

宁简接过了刀，沉吟了一阵，忽道：“我想好了，从此我的刀术就叫‘春风’。”

陈彻点了点头，忽然听到了轻轻的击掌声。

“春风如刀，秋水似剑，都是动人心魂之物啊。”方天画叹息一声，转回身来，“……真是好名目。”

陈彻低声道：“就是他打伤了柳大侠。”

宁简神色顿凛，持刀的手缓缓抬起，指着方天画。

却听方天画微笑道：“我若真想杀死柳续，眼下便可赶去棺材铺，正好将他送进棺材。”

宁简一怔，道：“方前辈，你……你与吕玉寒不是一伙的？”说完便觉问得多余，若方天画真与吕玉寒结伙，刚才绝不会袖手不救。

方天画道：“我岂不知他为恶甚多，只是看他还有些用处罢了。今夜两位代我先杀了他，倒也甚好。”

宁简犹豫片刻，将短刀敛入了袖中，道：“那你为何要伤柳续？”

方天画道了声“问得好”，随即却径自继续道：“这吕玉寒虽是吕东游的远亲，但在飞光门里地位并不高，他心有不甘，一意攀附于我，想让我助他成为下任门主，正好近两年我行事颇有不便，就一直让吕玉寒替我出面联络……”

宁简忍不住打断道：“联络什么？”

方天画走到两人近旁，打量了两人一阵，忽而莞尔：“小姑娘，你虽收了刀，但袖中的刀意却比方才更盛了，显是仍信不过我。”

宁简心中一凛，蹙眉道：“那便如何？”

方天画点头道：“你新得了柳续的刀意，便能领悟到如此之深，可谓是天生的刀客了，柳续传刀的眼光果然了得。”

宁简道：“方前辈，你究竟意欲何为？”

话音方落，倏然听见远处街上传来一阵纷乱的脚步声，似有许多人正自走过来，不由得愈发惊疑。方天画却不回顾，抬起头来仰望月色，怅然答道：

“夜半春风，刀意凉初透，此情此景，岂不该欢宴一场？”

第四章 竹声新月（十四）

宁简与陈彻心中疑惑，都望向长街远处，但见人影憧憧，络绎行来，粗辨去竟似有二三十人之多。又过片刻，看清了走在当先的是两个中年汉子，左边那人衣衫单薄，手里拎着两坛酒；右边的则捧着一大堆物事，却是陈彻白天遇见过的那姓阮的农夫。

方天画转身打量那两人，笑道：“眼下良友作客，春风为肴，正好铁兄与阮兄又携得酒来，那便足够开宴了。”

那薄衣汉子粗声道：“这时节哪来的春风，老方，你是被柳续打糊涂了。”

方天画哈哈一笑，却听右边那农夫道：“方兄，你说要请客，却是让咱们都陪你当街喝风吗？俺可是真有些饿了。” 说着将手里的物事放在地上，却是几摞用麻绳捆扎在一起的酒碗。

陈彻听到“饿”字，顿时也觉得又困又饿，眼前微微发晕。

宁简蹙眉心想：这两人与方天画平辈论交，语气中似也甚是熟稔，难道竟是凉州“天风峡”、秦川“木余刀”两派的掌门人铁风叶与阮青灰？转念之际，那群人都已渐渐走近，围着方天画稀稀落落地站定，却将她与陈彻也围在了当中。

四下环顾，但见众人高矮胖瘦不一，有男有女，均是她不认识的；一时间心头惊疑，却听方天画叹道：“本来是有菜的，但现下吕玉寒死了，我可也买不起菜了。”

众人闻言都笑，有人道：“吕玉寒么，这两年我与他书信联络过两回，倒还未曾谋面。”也有人道：“吕玉寒是谁，我可从没听过。”

方天画指了指地上吕玉寒的尸身，淡淡道：“这便是吕玉寒了。”

众人瞥了一眼那尸身，稍稍议论了几句，便无人再去在意。又有人道：“方兄，你身边这位小兄弟是谁，他似乎不会武功？”

方天画侧头问道：“这位兄弟，你名叫陈彻，是么？”

陈彻闻言与方天画对视，只觉他的神情一瞬肃重，眼神中似乎别有意味，不禁怔了怔，答道：“是。”

方天画微微点头，又道：“诸位或有不知，白日里若非这位陈兄弟学了那三声狗叫，只怕咱们今夜也未必能相聚于此。”

众人闻言相顾，有人神色恍然，有人却皱眉不语。方天画也不解释，径自又对宁简道：“还没请教姑娘姓名？”

宁简道：“我叫宁简。”

话音方落，人群中便有个女子冷笑道：“你姓宁么，我瞧着可不像。”

宁简哼了一声，蹙眉不语。

有人接口道：“薛姑娘，那你说她姓什么？”

那女子轻笑一声，却不说话了。陈彻不明白为何她连别人姓不姓什么都能瞧出来，不禁转头望去，月光下依稀看见她脸上斑驳一片，也不知道是伤疤还是刺青。

那农夫忽道：“方兄，请你来说几句话吧。”

方天画答应一声，环顾众人，拱手道：“诸位之中，有些与方某是旧识，有些却是今夜初次见面，但无论如何，诸位总归是信得过方某，才会来到此地，方某先行谢过。”

众人纷纷拱手还礼，都道：“方兄不必客气。”“多谢方盟主邀约。”人群中有个道士打扮的高瘦汉子忽道：“贫道赶来青州，只是因为信得过刀宗，却不是信你方天画。”他语声轻细，却如一根长针般从众人的说话声里刺透出来。

方天画微微一笑，道：“尹兄所言不错，咱们来此，都是为了刀宗。”

宁简闻言心想：这人姓尹，又是个道士，莫非竟是多年前便名动武林的庐山“天敌道人”？正自寻思，果然便有个胖子讶声道：“尹天敌，没想到你也来了。”

那道人语声漠然道：“嗯，阁下若想到了，贫道便不来了。”

那胖子似是接不下话了，此后便静默不语。

那姓阮的农夫笑道：“起先方兄没说实话，俺也是今晚才知，原来方兄与铁兄却也是要对付燕寄羽，嘿嘿，那我倒也愿意凑个热闹。”

人群中随即便有人道：“阮青灰，我倒不知你也是个爱凑热闹的脾性，说起来，你与燕寄羽交情也不算浅吧？”

阮青灰淡然道：“从前曾是有些交情，但我也早瞧燕寄羽那厮不顺眼了。”

众人相顾一静，那姓铁的汉子忽而哈哈笑道：“武林中提起燕寄羽的名字，在其后加上‘那厮’二字的，只怕阮兄是第一人了。”

方天画苦笑道：“要说交情，本是温歧与刀宗相交最深，然而……”说到这里，却未再说下去。

阮青灰道：“温歧对燕、李二人早已唯命是从，那是指望不上的。”顿了顿，又道：“但咱们既来到了飞光门的地头，为何方兄却不去找老岑？”

方天画叹道：“岑兄义气深重，我素来知闻，只可惜他为师弟吕东游所累，一心要给飞光门争名头，怕是万万不敢开罪燕寄羽的。”

宁简听到这里，心中愈惊，忍不住问道：“方前辈，你们在这里聚会，是要对付燕寄羽？”

方天画颔首不语。阮青灰嘿嘿一笑，道：“如今燕、李把持正气长锋阁，武林各派大都听命于他们，我等要对付的，实是大半个武林。”

宁简又道：“听你们话中意思，是燕寄羽要对刀宗不利，而你们却是

为了刀宗？”

方天画道：“不错。”

宁简点了点头，蹙眉沉思起来。众人里随即有人道：“我也想请教方兄，那燕寄羽究竟何时会对刀宗下手？”

方天画沉吟道：“依我看来，短则一两年，长则四五年。”

那姓铁的汉子叹道：“燕、李二人要杀刀宗，早已筹谋多年，但我与方兄却是近一两年才得了消息，如今我只盼为时未晚。”

众人闻言相望，一时间低语纷纷。有个书生打扮的中年人悠悠叹道：“犹记得北荒天惊崖上，那摩云教宗曾说，“你们中原武林迟早要杀刀宗”，当年自无人相信，不料却是一语成谶……”

阮青灰道：“兄台瞧着面生，不知是哪一派的高人，当年却竟也在天惊崖上？”

众人闻言纷纷打量那书生。那人微微一笑，却不回答。

方天画道：“这位兄台对燕寄羽、李素微均可谓知之甚深，稍后方某自当为诸位引介。”

“这人我倒也认识，”人群中忽有个青衣人冷冷道：“但我却有两件事想问方兄，若方兄不能答，那便恕我先行告辞，不奉陪了。”

方天画轻叹道：“寒生兄，咱们相识多年，你请直言便是。”

宁简闻言一凛，心想原来这青衣人竟是“弹霜亭”刀派的掌门谈寒生，只听他快声问道：

“其一，你今日为何将青锋令给了展梅；其二，你究竟为何不杀柳续？”

第四章 竹声新月（十五）

众人闻言都望向方天画。阮青灰道："我倒也很是好奇，今日方兄说要去联络柳、展、萧三人，却不知后来究竟如何？"

方天画颔首道："白天我与阮兄分别之后，头一个见的便是展梅。我与他只略略谈了几句，便探出他对燕寄羽甚是钦服，绝不愿与咱们结伙，我便没再深谈，径直将'青锋令'给了他，这也是燕、李二人的意思……"

顿了顿，轻叹道："燕寄羽想让展梅来做武林中的第十位青锋令使，是看中了展梅与吴重的交情，而我顺其意而为，却也是因此：咱们要救刀宗、要摧灭燕寄羽的奸谋，便须得让吴重到时死在春山之上，不能死得晚了，但也绝不能死得太早，嗯，这确是咱们的一大难处所在……"

谈寒生闻言皱眉不语，只听方天画又道："我见的第二个人，是萧野谣。他与展梅恰恰相反，满口答应说要与咱们结盟，共同对付正气长锋阁，可是随即却说另有要事，夜里不能来此与咱们相聚……"

阮青灰道："据我的消息，萧野谣今夜之前便已离了青州。"

方天画道："此人看似潇洒散淡，实则让人捉摸不透，他答应了我，怕也不过是随口答应，并不能当真。"看向谈寒生，又道："谈兄，你教过萧野谣武功，可知他性情如何，是不是守信重诺之人？"

谈寒生淡淡道："我也不过只是教过他武功罢了。——老孔，你不也教过他剑术么，你来说说？"

那"老孔"是人群中一个面皮白净、模样俊美的男子，闻言笑嘻嘻道："这萧野谣是昔年'墨铗门'的遗孤，我们画剑堂与弹霜亭、知味谷都欠过墨铗门的恩情，这才传授武功与他……嗯，其实他在知味谷里待得最久，可惜眼下似没有知味谷的高人在场。"

"原来如此。"先前那自称到过北荒天惊崖的中年书生忽而一叹，"'思鱼此日空弹铗，误墨他年点画屏'，没想到墨铗门还有一脉尚

存。”

众人里许多人都未曾听过“墨铗门”这个门派，心中疑惑之际，却听方天画继续道：

“我第三个见的，便是柳续柳青眸了，在见他之前，我已知他与燕寄羽近年来嫌隙渐深，本以为他是三人之中最易拉拢的，却不料他虽然颇不认同燕寄羽的所作所为，却仍是对停云书院心怀至诚，不愿与停云山长为敌……”

人群中当即有人道：“所谓‘衡阳之雁，华顶之云’，武林中从前谁不景仰，谁又愿意开罪停云书院？但我等今夜仍然聚会于此，那是义所当为，毋论其他，不得不与停云书院为敌。”

又有人冷笑道：“我可是听说，燕寄羽即要升柳续为停云副山长，嘿嘿……方天画、铁风叶，你俩今日不杀柳续，怕是要为以后种下祸患。”

宁简神情微震，心说那人果然便是铁风叶，没想到正气长锋阁的七位阁主却竟在今夜见到了两个。

却听方天画道：“方某不杀柳续，自有原因，其一是因柳续行事侠义，我素来有些钦佩，即便他不便与咱们结盟，料想以后也绝不会与燕寄羽同流合污；我曾听闻，柳续是柳老山长的嫡亲后人，若此事为真，只怕燕寄羽也不敢过分逼迫柳续。”

谈寒生道：“那么方兄今日放任柳续逃遁，就不怕走漏咱们结盟的风声么？”

那中年书生微微一笑，接口道：“方兄选在这露天里与咱们聚会，又不去追杀柳续，只怕为的便是走漏风声。”

方天画点头道：“不错，这正是原因之二。燕寄羽为人谨慎，思虑悠远，又有温歧为他出谋划策，若他得知了咱们结盟之事，多半会有所收敛，推迟他的奸谋。——如今的情形，他越迟动作，于咱们越是有利。”

那中年书生沉吟道：“嗯，以我对燕寄羽所知，他定然是要重新筹谋

一番，方兄今日的安排已是极妥当了。”

方天画道：“多谢吴兄。”环顾众人，又道：“诸位或有不识，这位吴兄便是燕寄羽的师兄——吴思邪。”

众人闻言顿惊，均想当世“柳下春草”已仅余两人，燕寄羽久居华山，那是极难一见的，未曾想今日却见到了他的师兄吴思邪；一时间纷纷拱手道：“久仰！”“幸会吴兄！”

“幸会诸位侠士。”吴思邪走到方天画近旁，对众人还礼，“说到‘衡阳之雁’，有一事还须教诸位得知：半年前，在下曾到衡山与方白相谈，他已答应在下，绝不会相助燕寄羽。”

话音方落，众人便相顾低语，无不神情惊喜。

铁风叶默然旁听良久，忽道：“诸位。”

语声如一道寒风扫过长街，众人渐渐肃静下来。

“铁某在来青州之前，去了一趟云州青鹿崖。”

铁风叶一边说话，一边伸手拍开了地上那两大坛酒的封泥，“这两坛酒里，都掺入了青鹿崖上的雪水，诸位既然来此，想是都已思虑清楚，但咱们要做之事极为凶险，从今往后，多半便是九死一生……”

众人都望着铁风叶，一时无言。

铁风叶淡淡道：“若诸位心意已决，便请来喝一碗雪酒，从此咱们便缔下这‘青崖之盟’。”

街上冷风嘶啸，人群里一阵静默，忽有个年轻公子走上前来，道：“请容晚辈先来喝一碗吧。”

方天画微微点头，那公子便取了一只酒碗，满满地倒了一碗酒；陈彻从旁看着，忽觉眼前一闪，却见那公子的袍袖边缘在月色中发出淡淡金光，似是绣入了金丝。

那公子端起酒碗，目视方、铁二人，神色一凝：“柳州龙家弟子龙

霖，见过方前辈、铁前辈。”言毕饮尽碗中酒，返回人群。

随即又有两个年轻人越众而出，左边那人面目丑陋，脸上生了个瘤子，默默倒酒喝了，道：“庐州花家花流骛，见过诸位。”嗓音很是粗哑。

右边那人等着花流骛喝完，也从容喝了一碗酒，不疾不徐道：

“朔州胡家弟子胡飞尘，见过诸位豪侠。”

待胡飞尘走回，吴思邪低声道：“原来‘四大世家’倒是来了三家。”

方天画颔首不语。

阮青灰嘿嘿一笑，道：“这三家的家主奸猾得很，自己不来，却派来了三个晚辈，那是两边都不想得罪，还要继续观望势头……”说到这里，径自扯起一只酒碗，也喝了一碗酒，随口道：

“‘木余刀’阮青灰，幸会诸位。”

随即，一个灰衣人缓步走近，慢悠悠喝了酒，道：“‘游刃坊’金厌昔，请诸位多指教。”

谈寒生也跟着走近喝酒，冷冷道了声“‘弹霜亭’、谈寒生。”便默然退到一旁。

铁风叶本自淡漠旁立，看见有个白衫人走到酒坛之前，不禁神情一肃，也倒了一碗酒，道：“‘天风峡’铁风叶，先干为敬。”

那白衫人也饮下一碗酒，轻声道：“‘留影舫’周行空，有幸与诸位相会。”

众人闻言一阵惊呼低语。吴思邪不禁看向方天画，轻叹道：“没想到留影舫的掌门竟会上岸亲至，方兄当真好大的面子。”

方天画摇头道：“不是我的面子。”

又过片刻，先前那“老孔”道：“你们五大刀派的掌门都喝完了，也该

在下了。”

铁风叶哈哈一笑，道：“孔掌门请吧。”

那人当即快步上前，笑呵呵地倒酒喝酒，又道：“‘画剑堂’孔芜，幸会幸会。”

宁简正听得心惊，却见人群里又走出一个美貌女子；方天画迎上一步，取碗为那女子斟了少许酒水，道：“秋掌门，咱们是初次见面。”

那女子约莫二十来岁，脸颊清瘦，闻言眸光微颤，低眉道：“巴山烛照剑传人秋剪水，见过方盟主。”

言毕接过酒碗，浅酌了一口，随即走回。

方天画拱手还礼，却听身旁的吴思邪沉吟道：“刀派掌门九到其五，七大剑派的掌门却只来了两个。”

众人从前几乎都未见过秋剪水，不禁纷纷侧目打量。孔芜喝完了酒，却未返回，注目方天画，忽道：“咳咳，我有一事，不知当问不当问……”

方天画道：“但讲无妨。”

孔芜道：“咱们结盟之事，敢问刀宗是否知道？”

方天画摇头道：“刀宗不知。”

孔芜沉默片刻，苦笑道：“刀宗不知，但咱们此后却要出生入死，这究竟……值不值得？”

方天画却不回答，径自走近酒坛；众人面面相觑，但见方天画俯身取了一只新碗，慢慢给自己倒了一碗酒；他身形极瘦长，弯腰时姿势极为畸异，宛如一根歪扭的长竿从中断折。

方天画端着酒碗，却不看众人，低头静默片刻，忽而转头向西望去。一时间众人纷纷西望。

方天画将那碗酒一饮而尽，淡淡道：“值得。”

第四章 竹声新月（十六）

孔芜点了点头，不再多言。吴思邪忽而轻叹："等再过几年，咱们这些人不知尚能有几个活着？"

众人一阵静默，忽见月光下灰白的身影一闪，却是那道人尹天敌掠近酒坛站定，冷笑道："诸位都是老江湖了，谁也蒙不了谁，来都来了，还有什么好算计的，喝酒便是。"

尹天敌喝完之后，很快又有一男一女走过来喝酒。那男子眉目精悍，头发极短，自言是西域"明光教"弟子陆孤月；那女子脸颊上刺着一条青郁郁的鱼，却正是先前质疑宁简姓氏之人，她一口气喝完了满满一碗酒，嘴角挂着一丝诮笑，随口道："山中刺，薛夜鱼。"

人群里有不少人知道薛夜鱼是"山中刺"零字堂的堂主，一时间相顾低语。

随后不断有人上前喝酒，其中有些人之间似是相互厌恶，瞥见对方去喝酒便面露不屑，却也都先后喝了酒。

宁简正自留心听着这些人的姓名出身，忽见方天画侧头看过来，道："宁姑娘，你也来喝一碗吗？"

"好。"宁简闻言点头。

方天画莞尔道："宁姑娘答应的却是痛快。"

宁简淡淡道："我不认识燕寄羽，不知他是好是坏，但我一向讨厌正气长锋阁，嗯……我最鄙夷的便是那些趋附正气长锋阁的势利小人。"

方天画哈哈一笑："说得好。"

"何况……"宁简又道，"何况我从前虽也不认识方前辈，但刚才听了方前辈吟的诗词，却能听出其中的豪迈磊落，故而觉得，方前辈定然不是坏人。"

话音未落，街上倏忽一静。片刻后，铁风叶忽然纵声大笑：“老方，她说的可是真的？你他娘的竟然还会吟诗？”

随即，众人都哄笑起来；阮青灰道：“方兄，咱们相识多年，我可从没听过你吟诗，嘿嘿，不如你现下再来吟上几句，从此水里来火里去，咱们大伙儿全听你吩咐如何？”

众人闻言纷纷叫好，饶是方天画纵横江湖多年，闯过不少难关，也不禁面上发窘，弯腰为宁简倒了一碗酒，道：“宁姑娘，闲话少叙，快请喝酒吧。”

那薛夜鱼站在不远处，打量着两人，忽而一笑：“方盟主说服不了柳续，便想拉拢他的徒弟么？”

方天画一怔，却微笑不语。宁简蹙眉道：“柳续不是我师父。”

薛夜鱼眉梢一挑，便要开口；陈彻却突然打了个哈欠，道：“我能喝一碗酒吗？”

方天画目光灼灼地看着陈彻，缓缓道：“陈兄弟，你与我等缘分不浅，自该也喝一碗。”

陈彻道了谢，径自取碗倒酒，咕咚两声，仰颈喝完了一大碗酒。

铁风叶忽道：“小兄弟，你为何想要喝这碗酒？”

陈彻老老实实答道：“我渴了。”

铁风叶一愣，与方天画对望，不禁都哑然失笑。

短时里又有几人上前喝酒；陈彻拎着空酒碗，缓缓坐倒，只觉阵阵困意如醉意一般冲昏了头脑，张望周遭，但见街上众人兀自哄笑着，笑声飘浮在月色中，混进了风声里，恍如一阵清寒而激扬的鼓点。

——他默默听着鼓点，不知不觉地沉睡过去。

醒来时已是清晨，却见方天画等人都已离去，只有宁简站在他身前，正自低头沉思。

定了定神，又瞥见地上摔碎了许多酒碗，瓷片凌乱而锋利，在晨光中微微发亮，宛如价值连城的珠玉。

他缓缓站起，道：“宁姑娘，你怎么没走？”

宁简道：“左右无事，便多待了一些时辰，正要走。”

陈彻点了点头，低声道：“宁姑娘，昨夜我朋友死后，我睡了一觉，也是一睁眼便看到了你，当时你已经到了很久了吧——我醒来觉得丹田里不那么痛了，一定是你已经帮我治过伤了。”

宁简淡淡道：“终究却也治不好你的丹田，不提也罢。”顿了顿，又道：“当时你和你的朋友为何会在当铺门口？”

陈彻道：“因为柳续曾在当铺门口站了很久。”说完见宁简似是不解，便又解释了几句。

宁简问道：“他当时是站在哪里？”

陈彻指了指不远处的地面。

宁简默然片刻，轻声道：“那我也去那里站一会儿。”

陈彻一怔，却见她果真走了过去，低头伫立，许久没再说话；陈彻默默瞧着她的侧脸，只觉似乎从未见过她露出这般柔和得近乎凄婉的神情，一时间不禁看得呆住了。

又过片刻，宁简忽然问道：“我回去棺材铺瞧瞧，你呢，你要去哪里？”

陈彻闻言摇了摇头，想到眼下朋友的仇已报了，似乎以后再没任何想做的事，也再没有他能做的事了；良久才喃喃答道：“我不知道，我没什么地方要去了……嗯，我也先回棺材铺，今日我须得将陈彻好好安葬了。”

他随口说出了朋友的姓名，说完自己却是一怔，似乎今日是要将自己葬下似的。

宁简蹙眉道："走吧。"

两人走了一阵，宁简瞥向陈彻手中，道："你拿着那碗，是打算以后继续讨饭么？"

陈彻闻言低头，这才察觉自己手里竟仍捏着那只空酒碗，沉默片刻，答道："……多半是要继续讨饭吧。"

宁简道："昨夜我撞见你和吕玉寒打斗，你能想到用我的拳术去破吕玉寒的招式，果然天分很高，当真不该一直做乞丐的。"

说完却想到陈彻丹田损毁，天分再高似也没用，不禁神色微黯，转口道："说起来，昨晚我才只学了一招刀术便赶去了当铺，柳续说，他今日会将余下的刀术传授给我。"

少顷，两人来到棺材铺，走进堂中，却不见柳续；陈彻正觉疑惑，只听宁简微笑道："他昨晚说要养伤，便躲进了棺材里歇息。"

那棺材铺的主人闻言苦笑道："我开店数十年，却也是头一回见到活人自己要躺进棺材里的。"

说着走向堂中的一口棺材，移开棺盖，一霎里惊呼出声；宁简与陈彻快步走近，低头瞧去，棺材里却是空无一人。

宁简轻声呢喃："难道他、他竟离去了？可他还没教我余下的刀术呢……"

那棺材铺的主人愕然道，"这人是什么时候走的，我怎么一点也没察觉？"

宁简蹙眉沉吟，忽见陈彻从棺材里取出了一页纸笺，当即接过，只见纸上的笔迹纵横如刀，却是几行词句：

"算银台高处，芳菲仙佩，步遍纤云万叶。觉来时、人在红帱，半廊界月。"

宁简低头轻念了两遍，一时间神情怅然若失。

陈彻想了想，道："这多半便是余下的刀术了。"

宁简道："嗯，停云书院本就惯用书法传授武意。"沉默良久，忽而轻轻一笑：

"没想到，还是都被吴重说准了。"

陈彻听她语气失落，不禁一愣："宁姑娘，吴重说你定会学到柳续的刀术，那不是很好么？"

宁简恍若未闻，收起纸笺，转身走出了门。

陈彻犹豫片刻，也跟着来到了街上；正要开口，忽听宁简轻声道：

"吴重说我只要能见到柳续，便一定能学到他的刀术；又说我若学了他的刀术，从此便会……便会喜欢他。"

陈彻闻言怔住，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只默默看着她，心里忽然闪过了晨光中她微微低头，伫立在当铺门前柳续站过的地方时的样子；转瞬之间却又想起她在月光下握住刀锋时的神情，眨了眨眼，又似看见初遇她时，她站在午后浓烈的阳光下，正仰头打量着什么，裙角轻扬，恍如要乘风飞起。

一霎里他心头恍惚，似乎有三个不同的宁简倏然重叠在他的眼前，将晨光、月色与烈阳也重叠在了一起，让他模糊了时辰，再也分不清年月，他觉得自己明明才只与她相识了一日夜，可是却又似已相处了许多年，刹那间思绪晃荡荡如云一般，不自禁地闭上了眼睛，手心一松——

啪啦一声，酒碗坠地，惊醒了梦境。

他睁开眼睛，发觉自己醒在马背上，行在春草起伏的荒野间。

侧头看去，却见宁简身披鹤氅，眸光明丽，正凝视着他轻笑道："陈彻，你好生厉害，骑着马竟也能睡着。"

他定了定神，向着西边眺望，目之所及，宛如在天地间摔碎了许多酒碗，瓷片般的山峰凌乱而锋利，山间积雪在晨光中微微发亮。他以前

从来没见过这片绵延到云深处的山峰，却莫名觉得熟悉，仿佛曾梦见过似的，不禁脱口道：“咱们到了？”——下一瞬，在宁简回答他之前，他便已经明白了那就是他要去的地方。

（第四章 完）

第五章 昆山雪刃（一）

“有朝一日，天下只有一柄刀，在我的手中。”

春山在望，叶凉随着师父吴重缘河而行，走在濛濛春雨中。

忽听师父道：“如今你剑式已成，是时候给你寻一把好剑了。”

叶凉一怔，望着前方炊烟缕缕的春雪镇，道：“可这镇子如此荒僻，怕是没有卖刀剑的铺子吧？”

吴重呵呵笑道：“我自有办法。”走了一阵，又道：“快取伞来，我的衣衫要湿透了。”

叶凉“啊”的一声，赶忙从行囊里取出油纸伞递给师父，低头打量自己身上，不禁疑惑道：“这可奇了，我的衣衫却还没怎么淋湿。”

吴重道：“那是因为你方才出完那一剑，剑劲仍在周身流动，弹飞了许多雨水。”

叶凉吓了一跳，道：“我、我有这般厉害么？”

吴重闻言微笑，张口欲答，忽听身后不远处传来轻轻的马嘶，回头看去，却是一个青衫人牵着马缓步行近。

那青衫人面容瘦削，二十七八岁模样，伫足问道：“请教阁下，前边可是春山？”

吴重点了点头，仔细打量了他一阵，皱眉道：“我竟不认得你？”

那人莞尔道：“我也不认得阁下。”

吴重道：“你不认得我那不出奇，我不认得你却很不应当。”

那人道：“阁下难道天下人全都认得么？在下方轻游，却也并非什么奇人。”

“方轻游？没听过。”吴重摇头道，“似你这般修为深湛的武林中人，我本以为自己都认得的……”

方轻游淡然道：“阁下谬赞了。”

转头瞥了一眼叶凉手中的葫芦，又道：“这位兄弟好剑术，方才我远远瞧见你手扬葫芦刺出的那一记水剑，当真是大开眼界。”

吴重道：“此言差矣，我徒儿方才所使的不是剑术，而是刀术。”

“刀术？”方轻游讶道，“却不知是何门何派的刀术？”

吴重道：“我师徒二人出身于青州‘飞光门’，阁下想必也听过，我们飞光门素以铜酒壶为刀，只是我嫌那铜壶太过招眼，便换成了葫芦……嗯，我徒儿方才兴之所至，泼水成刀，未曾想却被阁下瞧见了。”

方轻游笑了笑，道：“原来如此，未敢请教阁下姓名？”

吴重道：“在下岑东流。”

方轻游淡淡道：“原来是岑兄，那么阁下也是武林中成名多年的刀术名家了，实在失敬。”

“不敢当，”吴重说着指了指叶凉，又道，“我徒儿名叫花暖。”

叶凉一怔，只觉这名字颇为难听，一时却又不敢说话。

方轻游微微颔首：“花兄弟，幸会。”

叶凉道：“……幸会。”

方轻游道：“咱们同去前边镇上，寻个避雨处吧？”

吴重点头道：“岑某也正有此意。”

话音方落，却见方轻游解下了马鞍和缰绳，放那匹马在春雨中奔远了，不禁微笑道：“方兄放走了坐骑，莫非是打算从此长住春雪镇上么？”

方轻游却只轻声道："我倒也听说，十三年来这镇上确也住下了不少刀客。"

吴重道："方兄也是刀客么？"

方轻游一怔，摇头笑道："我两手空空，只怕得先去镇上找一把刀，才算得上刀客。"

吴重道：" 可这镇子如此荒僻，怕是没有卖刀剑的铺子吧？"

方轻游道："这春雪镇上既住了不少刀客，料想也不缺刀。"顿了顿，问道："不知岑兄来这镇上却是所为何事？"

吴重神情一肃，道："实不相瞒，我是来救人的。"

"那可巧了，我也是来救人。"方轻游一笑，"岑兄要救之人，怕是很难救吧？"

吴重叹道："难如钻冰取火。"

不多时，三人走到了春雪镇上，叶凉左右张望，却见与寻常西北边陲小镇也没什么分别。吴重瞧见远处街上似有一角酒旗，便道："方兄，咱们去前边喝两碗酒？"

方轻游犹豫片刻，道："我还是先去寻一把称手的刀。"

吴重也不多劝，辞别了方轻游，领着叶凉走向那处酒楼。走出几步，叶凉回望去，却见方轻游神色安然，默默地转入街边另一条窄径里去了。

叶凉道："师父，你真的会那'飞光门'的刀术吗？"

吴重沉吟道："嗯……为师对于刀术虽不如剑术那般精通，却也粗粗会个七八十种。"

叶凉想了想，道："那怪不得师父昨夜说梦话还说到了'刀'。"

"梦话？"吴重神情微变，连声道，"什么梦话？我说梦话了？我昨夜

说什么梦话了？”

叶凉道：“我记得挺清楚，师父你说的是——‘有朝一日，天下只有一柄刀，在我的手中。’”

吴重一怔，随即笑道：“这是什么怪话，哈哈，真是怪得很了。”

不待叶凉开口，又道：“徒儿，你可知这镇子为何叫‘舂雪镇’？”

叶凉道：“多半是因这镇子就在终年积雪的舂山脚下吧？”

吴重摇头道：“这你可说错了，还是为师告诉你吧：话说这舂雪镇上有个大石舂，许多年前闹饥荒的时候，镇民们走投无路，也不知是谁饿昏了头，却将积雪放进石舂里，没想到竟舂出了米来，才让这镇子度过了饥荒。——故而此镇得名为‘舂雪镇’。”

叶凉愕然道：“舂雪成米，那怎么可能？”

吴重嘿嘿笑道：“这自然只是传说罢了。”

说话中两人来到酒楼门前，吴重仰头端详酒楼招牌，不禁皱眉道：“这酒楼的名字我不喜欢。”

叶凉抬头看去，不禁哑然失笑：这舂雪镇上的酒楼，却是名为“春风酒楼”。

吴重寻思一阵，叹道：“罢了，料想镇上也就只这么一家酒楼。”当即走了进去。

叶凉回想着下山之前，他曾给自己的剑术取名“春风”，却被师父嫌弃，说这两字“太老，不是好名目”。——这也不过才是去年秋天的事，此刻在异地忆起，却又莫名觉得模糊遥远，一时间心中怅惘，怔怔然随着师父走进了酒楼。

酒楼里只稀落坐了两桌客人，师徒俩寻了角落的空桌坐下，却见堂中还有个说书人正在讲述武林近闻；吴重笑道：“这镇子如此远僻，料想他也讲不出什么新鲜事。”

只听那说书人道：“……咱们方才说完了藏玉楼楼主温歧之死，接着便再说说正气长锋阁的另一位阁主……”

吴重听得面色一僵，神情惊疑不定。

叶凉好奇问道：“师父，他说的算是武林中的新鲜事吗？”

吴重恍若未闻，只低声叹道：“没想到温歧这么早就死了……”

那说书人继续道：“……这青城弦剑的掌门人岳河病故之后，自然便由其子岳凌歌继任，听闻这岳凌歌天资低劣，好色放荡，那是极不成器的，但他总归是岳河的独生儿子，继任青城掌门那也罢了，可是谁能想到，正气长锋阁却竟又让岳凌歌继任了其父的阁主之位——”

吴重听到这里，面色又变，喃喃道：“岳凌歌做了正气长锋阁的阁主么……”

“须知这正气长锋阁的阁主之位，绝不同于一家一派之掌门，本该由武林各派公议共举，唉，这可真是……”那说书人一边说话，一边唉声叹气，似深觉不妥。

吴重起身走到那说书人面前，道：“你先前说温歧死了，此话当真？”

那说书人道：“千真万确。”

吴重道：“那你且说，是谁杀了温歧？”那说书人未及作答，忽听门口传来一道冷淡语声：

“是我。”

叶凉闻声转头，却见一个红袍人踏进了酒楼——那人脸颊苍白，模样平平无奇，只是发髻上插着一枚珠钗，瞧来颇有些古怪。

第五章 昆山雪刃（二）

“天地仅一隅，朝夕只一日，困于其中，如何解脱？”

春山在望，陈彻随着宁简缘河而行，天上阴云渐凝。

“总算赶到了。”宁简张望前方远远的一缕炊烟，轻轻吁了口气。

陈彻打了个哈欠，道：“这般荒远的昆仑山里，没想到竟还有个镇子。”

宁简道：“这春雪镇起初只是一些来春山采药的客商在此粗陋搭盖了几间屋子，百余年过去，人烟才稍多了些；直到刀宗退隐春山，武林中人仰慕刀宗，十三年里不断有刀客来到镇上住下，这才渐渐成了你眼前的这座镇子。”

陈彻道：“原来镇上还住着刀客，若是韩大哥……嗯，他一定也愿意住在镇上的。”

眼看春雨将落，河边野草在凉风中阵阵低昂，两人不禁加快了步子；片刻后，陈彻忽道：“主人。”

宁简道：“怎么了？”

陈彻道：“那日在青石镇外，你说本也打算来昆仑寻人……是来寻柳续么？”

宁简一怔，蹙眉道：“不是。”

陈彻点了点头，道：“原来不是。”随即不再多言。

宁简沉默了一阵，又道：“五年前我与方盟主他们结下‘青崖之盟’，几年过去，他们却也没再联络我。”

陈彻不明白宁简为何忽然说起此事，闻言只“嗯”了一声。

宁简继续道：“直到去年秋，我收到方天画传信，要我前去鄂州与吴

重相会，接下他的雇托。”

陈彻恍然道：“原来这竟是方天画的安排，我还以为吴重是和燕寄羽一伙的……”

宁简道：“哼，似吴重这般狡猾之人，自不免要脚踏两船。”顿了顿，又道：

“去年在鄂州汉阳，我是在‘晴川刀’一派的一处宅院里见到了吴重，他没带他那个小徒弟，让我也只身前去，却是神神秘秘地交托给我两件事：其一是将珠钗带给弓魔；其二么，便是让我寻到燕寄羽，再替他问燕寄羽一句话。”

“燕寄羽？”

陈彻顿时一惊，“吴重要你问燕寄羽什么？”

“嗯，吴重要我问的是……”宁简回忆片刻，继续道，“——‘天地仅一隅，朝夕只一日，困于其中，如何解脱？’”

陈彻想了想，道：“我记得薛秋声说云荆山的刀术名为‘天地朝夕’，吴重这一问，似也和刀宗的刀术有关。”

宁简道：“嗯，我也是这般推想，可他为何却要问燕寄羽……”说着低头沉思起来，忽听陈彻道：“啊，前边好像有人在等咱们。”

两人顿步望去，但见前方有个身姿纤细的紫裙女子伫立在河边起伏的野草之间，正自侧头凝视河水；一时间陈彻只觉她恍如浮在春风中的一缕霜气，浑然与春草、炊烟、远山相融，仿佛亘古以来便静静地凝停在那里。

宁简与陈彻对视一眼，继续前行；那女子若有察觉似的，轻轻转头，目光落在陈彻身上。

陈彻走近了几步，瞧见那女子脸上遮了一层纱巾，不经意间触及她的眼神，心头忽然空落落地一怔，只觉随着她的眸光转动，一霎里她仿佛从山水之间孤兀地独立了出来。

疑惑之际，又端详片刻，才看出了异样所在：此刻春风急急拂过草叶，可她的衣袖与裙角却纹丝不晃，整个人宛如嵌在流水中的一块礁石。

那女子迎前一步，轻声问道："来者可是青锋令使陈彻？"

"啊？"陈彻闻言楞了片刻，"嗯……我是陈彻。"说话中来到那女子身前站定，但见她双眸清如霜夜星辰， 面容在轻纱之下看不分明，隐约中已极见清丽，瞧着是与自己差不多年纪。

那女子微微欠身施礼，道："雷缨络见过陈令使。"

陈彻在青石镇上曾听岳凌歌、岑东流等人提起过雷缨络，闻言顿时恍然："原来你便是雷缨络，怪不得我方才觉得你有些面熟……"

雷缨络奇道："为何我是雷缨络，你便会觉得我面熟？"

陈彻想了想，道："嗯，因为我见过你哥哥雷缨锋，我觉得他很像一块岩石，刚才我见到你时也是觉得——"说到这里，忽觉似有不妥，一时便说不下去。

宁简轻轻一笑，道："陈彻呀陈彻，金陵雷家的千金可是武林第一美人，你怎能将她比作一块石头？"

雷缨络却似不以为意，只淡然道："我奉燕山长之命在此等候，请陈令使随我去见燕山长吧。"

陈彻愕然道："燕寄羽要见我？"宁简沉吟道："嗯……你新拿了青锋令，他自是要见一见你的。"

雷缨络道："陈令使身旁这位姐姐，可是陈夫人吗？"

"你说什么？"陈彻闻言顿时愣住，他追随宁简行走江湖数年，却还从来没人这般问过他，一瞬间只觉心中莫名乱跳。

雷缨络见他神情有异，便又道："莫非不是么？"

陈彻瞥见宁简侧头瞟过来，赶忙连声道："不是不是，自然不是，

她、她是我的主人，我是她的仆人……”

雷缨络微微点头，道：“原来如此。”语气中却似也并无讶意。

陈彻道：“对，我们是主仆，不是……”说到这里，却又说不下去了。

宁简轻哼一声，道：“正好我也有事要找燕山长，烦请雷姑娘引路吧。”

雷缨络点头答应，随即请教了宁简的姓名，道：“宁姐姐请，陈令使请。”

三人当即朝着春雪镇行去。

陈彻想了想，道：“雷姑娘，你叫我陈彻便好，不用叫我陈令使。”

雷缨络道：“好。”侧头扫了一眼陈彻手中的那柄断刀，又问道：“这是你的刀么？”

陈彻道：“嗯，这是我朋友死前留给我的。”

雷缨络又看了一眼断刀，颔首道：“原来如此。”语声平淡，听不出什么情绪。

少顷，三人来到镇上的酒楼门口，雷缨络道：“请两位先进去堂中稍坐，燕山长不久便到。”

当是时，春雨骤然飘落；宁简道：“雷姑娘不进去么？”

雷缨络淡淡道：“嗯，我与酒楼掌柜不方便相见，请宁姐姐见谅。”

宁简点了点头，雷缨络随即辞别了两人，转身离去。

陈彻转头望了一眼，但见雷缨络孤零零行在春雨中，背影清瘦，浑然不胜风雨，仿佛一痕痕雨线正如刀剑般不断从她身上刻过，一瞬里竟看得有一丝心疼。

忽听宁简轻咦了一声，唤道：“陈彻，你瞧。”

陈彻顺着宁简的目光仰望酒楼的牌匾，顿时讶道：“没想到这镇上竟也有一家‘春风酒楼’。”

宁简沉吟道：“嗯，料想叫这名字的酒楼所在多有，也不算罕见。”

两人走进堂中落座，看到有个说书人正自讲述江湖传闻，除此之外，便只有一桌客人，却是两个衣衫单薄的中年男子，背门而坐，一时瞧不见面目。

宁简打量柜台后的酒楼掌柜，却见那人约莫四五十岁，模样颇为英俊，一双眼珠不住闪动，瞧着极是精明；不禁心想：也不知那雷缨络为何不便见他。

陈彻环顾堂中摆设，心头悚然一震，脱口道：“这酒楼里里外外，都和青州城的‘春风酒楼’一模一样。”

宁简一怔，也颇觉迷惑。

两人等了许久，燕寄羽却迟迟不至。那说书人口沫横飞，虽然堂中听者不多，他却似兴致甚高，仍然滔滔不绝，忽而讲起了藏玉楼楼主温歧之死。

两人相顾一眼，更觉惊疑。便在这时，酒楼里又走进来两个客人，宁简神情微变，倏忽侧过了身，低下头去。陈彻见状问道：“怎么了？”

宁简低声道：“吴重师徒到了。”

第五章 昆山雪刃（三）

叶凉但见那红袍人踏进门来，扫视堂中，目光如刀，不由得心神一紧，转头悄声问吴重：“师父，这人是弓魔吗？”

吴重大声道：“你说什么？我听不清。”

叶凉挠了挠头，只得提高声音又问了一遍。

“啊？我与他素昧平生，我怎知他是谁？”吴重连连摇头，霍然起身。

叶凉一怔，却见吴重对那红袍人拱了拱手，正色道：“在下‘飞光门’岑东流，未知阁下是何派高人？”

那红袍人只冷眼看着吴重，却不说话。

吴重随即瞥向叶凉，又道：“徒儿，这里的酒不好，咱们走吧。”叶凉答应一声，也站起身来。

那酒楼掌柜忽而笑道：“客官还未尝过鄙店的酒，怎能就说不好？”说话中挥手示意，让那说书人退入了后堂。

吴重恍若未闻，自顾自从那红袍人身旁走过，那红袍人神情漠然，也不拦阻；叶凉怔了怔，随着师父走出门去。

吴重立在春风酒楼门前的街上，撑开了伞，一时却不离去。春雨连天接地，如泼墨般，很快便染透了师徒俩的衣衫。

叶凉立在师父身后，只觉雨珠犹如弹丸，打在脸上生生作痛，便问道：“师父，咱们去哪儿？”

吴重却伫立不答。叶凉想了想，又道：“堂中斜对着咱们的那桌客人，似是认得师父，我方才听见那桌的女子轻声说了句‘吴重师徒到了’……”

吴重随口道：“嗯，那女子名叫宁简，旁边那小子是她的仆人。”

叶凉道："原来如此，那咱们……"

说到这里，忽听酒楼里传来一道低哑的语声——"师兄。"

叶凉一愣，回望了一瞬，那红袍人兀自一动不动的站着，隔着茫茫雨帘看去，背影萧索伛偻，枯树一般。

吴重丢了伞，转回身来，脸上涕泪纵横。

叶凉吓了一跳，回想七八年来，似从未见师父哭过，一时惶然失措，张口难言。

吴重道："张青，操你娘的，老子比从前胖了几十斤，你竟还认得老子？"说话中大步又走进了酒楼，还在原先那桌坐了。

叶凉赶忙也跟了进去，忍不住低声问道："师父，这人为何叫你师兄，他是我的师叔么？"

吴重闻言瞪眼道："他不是你师叔，他便是天杀的'弓魔'江海余。"说着抹了抹眼泪，又道："店家，拿你店中最好的酒来，我倒非要尝尝不可。"

那掌柜笑呵呵道："本店最好的酒么，名为'春风陈酿'，那可贵得很了。"

吴重道："叫这破名目，能贵到哪里去？"

那掌柜指了指窗边的一桌客人，道："客官请看——"叶凉转头望去，但见那桌坐了两个中年男子，都只穿着单薄的里衣，却没着外袍；再看桌上，却只摆了一碗酒，酒水满满的与碗口平齐；那两人的目光都落在酒上，似是舍不得喝。

那掌柜继续道："这两位贵客将一件长衫、一件道袍都抵给了鄙店，这才换得了一碗酒。"

叶凉仔细打量那两个酒客，但见左边那人看着三十来岁，眉目极俊秀，只是嘴角留了两撇小胡子，将脸上的清雅之气冲淡了些许；右面那

人则四十出头模样，脸颊瘦削，神情威严，低头紧盯着那碗酒，如在守护着某样稀世珍宝。

吴重目光闪动，忽而笑道：“两件破衣衫，本也不是值钱的物事。”

那掌柜道：“那阁下却打算用什么值钱之物来买这‘春风陈酿’呢？”

吴重冷哼道：“便用我这条烂命。你不给我喝酒，我就死给你瞧，你说怎么样？”

他说得赖声赖气，那掌柜却也不着恼，只道：“阁下想喝多少？”

吴重道：“先拿两坛来。”

那掌柜颔首道：“好。”随即走离了柜台，不多时便捧来了两坛酒，缓缓搁在吴重的桌上。

吴重看着那两坛酒，一时不语。叶凉心中一动，只觉师父的神情短时间异样了许多，恍如老态毕现。

靠窗那桌的小胡子男子见状道：“吴兄，你一个人喝不完这许多酒，不妨分给我一坛吧？”

吴重看也不看那人，随口道：“滚蛋。”

那人一怔，却听坐在他身旁的瘦削男子轻笑道：“你又何必自己找骂？”

吴重不理会这两人，径自对着那红袍人江海余招了招手，道：“别杵着，过来喝酒。”

江海余踏前一步，那小胡子男子忽道：“江兄还是来我们这桌吧。”

吴重闻言皱眉冷哼，却没说什么。

一瞬间叶凉心中莫名一凛，眼看着江海余缓步走向窗边那桌，明明脚步起落无声，堂中却似隐约响起了滚滚闷雷般的鼓点声，似乎他每迈一步，都是踩在了一张广阔无垠的鼓面上，亦是将一张无形的巨弓拉张

了许多。

叶凉无意间瞥向酒楼门口，忽见门边雨线竟自逆风倾斜，不断向着门外激洒；一时间只觉心弦被江海余的脚步声渐绷渐紧，几乎要喘不过气来。惊疑中又看向窗边，但见那两个客人神色淡然，似不觉异样。

片刻后，江海余走到了窗边，在那两个客人之间坐下，叶凉忽觉胸口一畅，门外的风雨声似也立时清晰了许多。

江海余脖颈一垂，低头看着桌上那碗酒。那两个客人随即神情一肃，正襟危坐，也注目于酒碗。

吴重忽道："宁姑娘，你俩趁此机会，快些离去吧。"

叶凉一怔，却见那宁简蹙眉不语，似在权衡。

吴重语声一沉，又道："今日是不死不休之局，此刻不走，更待何时？"

那酒楼掌柜摇头道："阁下这是说得哪里话，我好端端地开店做生意，如何却是不死不休之局了？"

吴重皱眉道："龙钧乐，闭上你的鸟嘴。"

叶凉闻言顿惊，没想到这掌柜竟是武林四大世家之首"柳州龙家"的家主；便在此时，忽听那小胡子男子道：

"这碗酒里落入了江兄的钗影，我可喝不下了，李兄你喝不喝？"

叶凉微一寻思，随即恍然：先前江海余低头时，却是将头上珠钗的影子投进了酒碗中；过得片刻，又听那瘦削男子道：

"此刻正逢阴雨，碗中钗影若有若无，最难破解。"

言毕与那小胡子男子齐声一叹。那小胡子男子道："这碗酒，就请江兄喝了吧。"

江海余一言不发，端起了酒碗。

叶凉心中无端一紧，忽听门外有人笑道："老方，咱们来迟一步，怕是没得酒喝了。"一时间只觉这语声有些耳熟，转头看去，惊见说话那人却正是自己途中遭遇过的"天风峡"掌门人铁风叶。

又见与铁风叶一同走进酒楼的还有两人：一个是身形瘦长、眉目粗犷的中年汉子，一个则是体态肥胖的富家公子，却都是自己不认识的。

堂中一阵静默。

"自我杀了温歧，正气长锋阁还剩六位阁主，" 江海余慢慢喝干了那碗酒，继续道，"眼下却已到齐了。"

那小胡子男子莞尔道："请江兄多指教。"

"嗯，"江海余漠然道，"杀一个是杀，杀七个也是杀。"

第五章 昆山雪刃（四）

陈彻这才恍悟：靠窗那桌的两个客人竟然便是燕寄羽与李素微；他本以为这两人既是一院一教之主、更可说掌控着整个武林，想必都是让人望之凛然的宗师气派，却不料其言谈举止瞧来似还不如当年青州城里的吕大少威风，甚至燕寄羽嘴上的那两撇胡子还显得颇有些滑稽。

正气长锋阁的六位阁主中，陈彻先前只见过方天画、铁风叶与岳凌歌，其余三人都是今日初见，随即他又打量了几眼龙钧乐和李素微，但见一个眼神精刁、笑态市侩，一个面容沉肃中透出几分苦郁，却都不似什么傲然出尘的武林高人。

当是时，江海余放下了酒碗，缓缓起身。

燕寄羽淡淡道："龙掌柜，眼看要开打了，可否把衣衫还给在下？"

龙钧乐摇头微笑："燕山长，生意可不是这么做的。"

岳凌歌忽道："龙掌柜，咱们与弓魔相斗之前，在下却还有一笔账要和龙掌柜算算。"

龙钧乐瞥了一眼江海余，但见他双目微闭，似正漠然听着，又似已入定，当即笑呵呵道："岳公子请讲。"

岳凌歌苦笑道："我可是听闻，这几日龙掌柜找了个说书人，捏造了许多在下的丑事，在这春风酒楼里翻来覆去地叙说……龙掌柜是个生意人，却不知这般抹黑在下，究竟于你能有何利处？"

龙钧乐轻轻颔首，忽然拊掌两下，先前那说书人便又从后堂走了出来；却听龙钧乐道："既然岳公子提及此事，你不妨就再来讲说两段吧。"

那说书人一愣，随即眉飞色舞地讲了起来："却说青城弦剑一派，有独门内功名曰'弦歌九刃'，初学时须先由师父将一丝'弦劲'渡入徒弟右腕上的'列缺穴'，据说受劲之际臂上经络剧痛如灼，故而青城弟子大都以面不改色、坦然承受为傲，可是唯独这岳凌歌……"

说着面露不屑，笑笑又道：“可这岳凌歌在岳河为他渡劲时，却是疼得龇牙咧嘴，大呼小叫，乃至于痛哭流涕，哀嚎求饶，实在是大失名门风范——但谁能想到，就是这般怕痛的一个顽劣子弟，却竟继任了青城掌门，当上了正气长锋阁的阁主……”

“胡言乱语！”岳凌歌闻言干咳一声，皱眉道，“这龇牙咧嘴倒是有的，可是痛哭流涕云云，却是从何说起？”

那说书人似不知眼前这人便是岳凌歌，连连摇头道：“我所讲述的，那是千真万确，不单如此，须知这岳凌歌荒淫无度，听闻他豢养了一个美貌的小侍女...”

陈彻四下环顾，但见人人神情冷淡，似乎根本无人在意那说书人的话语，但那人却兀自讲说不休，朗朗语声被堂中其余人的静肃一衬，显得颇为怪异。

宁简蹙眉打断道：“岳公子，你家侍女去哪里了，怎么没跟着你？”

岳凌歌嘻嘻一笑，却避而不答，只道：“嗯，看来知雨倒是比我更讨宁姑娘喜欢。”

铁风叶忽而笑道：“岳公子与龙掌柜一唱一和，在这里拖延时辰，想必是布置了什么妙计，嘿嘿，可江兄却竟也颇有耐性地听了这许久，倒是有些奇了。”

岳凌歌一怔，瞥见江海余仍自阖眼默立，当即淡然道：“铁兄若等得没耐性了，不妨先和弓魔过手几招，在下自当为铁兄掠阵。”

铁风叶瞪眼冷笑道：“岳凌歌，你老子岳河生前却也称我一声‘铁兄’，你新升了阁主，便将自己的辈分也升了么？”

岳凌歌目光闪烁，随即神色一正，躬身拱手道：“是晚辈失礼，还望铁前辈莫怪。”

燕寄羽忽而轻叹道：“龙掌柜让人反复讲说温、岳之事，酒也不给我多喝一碗，无非是对我不满，一则怪我不为温歧温兄复仇，二则却是觉

得我不该仓促将岳公子升为阁主。”

龙钧乐闻言淡淡一笑，却不接口。

燕寄羽道：“诸位有所不知，温兄临去青石镇之前，曾留下书信与我，信中温兄似已对自己将遭不测之事有所预料，且极力向我举荐了岳公子，说岳公子定能当得阁主大任。”

龙钧乐皱眉沉吟道：“竟有此事。”顿了顿，又道：“我知燕山长平生从不说假话，燕山长既如此说了，我自是信服。”

岳凌歌闻言却是神情一黯，望向江海余，道：“我等今日自当尽力为温楼主复仇。”

燕寄羽微微点头，又道：“实不相瞒，我之所以对龙兄解释这几句，却也是存心想拖延一点时辰。”

龙钧乐道：“这是为何？”

燕寄羽苦笑道：“先前江兄喝下的那碗酒里，凝有我的停云笔意与李兄的玄真内劲，我本是想等着江兄的酒劲发作，可眼下看来，江兄的修为却比我预想得更要高。”

江海余闻言缓缓睁眼，淡然道：“人世间的刀酒剑酒，我喝过太多了，反倒是寻常的酒水喝得少些。”

岳凌歌神情顿变，叹道：“可惜，我只盼江兄能再多睡片刻，方白便要到了。”

此言一出，满堂皆惊。铁风叶皱眉道：“方白竟也来舂山了？可他明明……”说到这里，却顿住不言。

岳凌歌颔首道：“我已派我家侍女去镇外迎接方前辈了。”言毕转头，目光灼灼地注视江海余，却见他仍是面无表情，不禁微笑道：“看来江兄自恃修成了‘青丝箭’，已然天下无敌了。”

江海余恍若未闻，径自低声道：“方才你们絮絮叨叨之际，我睡了一

觉。”

陈彻一怔，他也正自犯困，听闻弓魔方才竟睡了一觉，不禁有些羡慕。众人面面相觑，均未想到江海余在众多敌人环伺之下，却还敢闭目入睡。

燕寄羽淡淡道：“江兄养足了精神，那是要大开杀戒了。”

江海余轻轻地松出一口气，道：“算此生苍天薄我，世人欺我，心魔侵我，我已有十多年未曾做梦了，可是近日来到这春雪镇上，我又开始做梦了，方才我却是梦见自己乘舟海上，浮沉于惊涛之间。”

燕寄羽道：“料想江兄此番山中梦海，必有所悟。”

江海余神色恍惚，却不接话。与此同时，李素微眉梢一动，道：“有人来了。”他先前一直沉默端坐，此刻忽然开口，众人都是一惊；宁简凝神听去，过得半晌，果然听见远处隐约有一两道脚步声传来。

燕寄羽道：“可惜来者却不是方白。”

江海余冷声道：“来者不是方白，但方白的剑意却早已在堂中。”说话中慢慢转头，目光落在了叶凉身上。

第五章 昆山雪刃（五）

一时间叶凉只见堂中人人都望向自己，不由得怔住。

吴重皱眉道：“张青，多年不见，你可糊涂多了，我徒儿分明学得是‘飞光门’的刀术，却跟方白有何关系？”

江海余默然端详了叶凉一阵，目光垂到叶凉的右手上，似斟酌不定；铁风叶忽道：“数月前我在凉州郊野间碰见过这小子，他倒确然用剑，只是剑术实在低微，不值一提。”

吴重眼珠一转，点头道：“不错，铁兄所言极是，我教得不济，我徒儿自也本事不高。”

龙钧乐瞥了一眼岳凌歌，笑呵呵道：“诸位何必在意这小子学得是什么，等到方白来了，一切便见分晓。”

铁风叶皱眉道：“老方，你也姓方，怎么方白到昆仑你却不知道，反倒让姓岳的小子知道了？”

方天画闻言苦笑：“我俩虽都姓方，我可也难知方白的行踪呀。”

此刻众人大都听清了街上确有两道足音正自靠近酒楼；岳凌歌神色疑惑，道：“料想方前辈就快到了，只是这两个将至之人却又是谁？”

李素微淡然道：“脚步轻的那个迈步三短一长，那是庐州花家的独门步法；脚步重的那个右腰上悬有重物，多半悬得是飞光门的铜壶。”

众人一怔，龙钧乐沉吟道：“嗯，多半便是花静庭与吕东游了。”

吴重嘿嘿笑道：“转眼又来了两位掌门。”

叶凉心中惊凛，没想到今日初到春雪镇上，便遇到了这么多武林高人；无意间瞥向宁简与陈彻那桌，却见陈彻满脸困倦之色，以手支颔，似乎随时便要昏睡过去，不禁心想：“这个人看着和我一般年纪，但似已见多识广，眼下虽然又有两大掌门将至，他却也满不在意。”

又听铁风叶道："这吕东游素来对燕山长奉若神明，多半是来拜见燕山长的；可这花静庭却又为何而来？"

方天画笑了笑，接口道："自打龙掌柜死了儿子，便迁怒于花家，半年来与金陵雷家一道频频为难花家，眼看花家便要有灭门之祸，我猜这花静庭多半是来请燕山长救命的。"

龙钧乐闻言摇头道："方兄此言差矣，我与花家多有生意往来，难道会有钱不赚，反倒去为难他们吗？"

方天画道："若能吞并了花家，岂非赚得更多。——嗯，我随口一言，龙兄也不必当真。"

江海余忽道："这屋里的人，已经太多了。"一边缓缓说话，一边端起酒碗走向吴重那桌。

燕寄羽与李素微对望一眼，各自起身，凝神盯着江海余。却见江海余只是拍开了桌上一坛酒的封泥，给自己又倒了一碗酒。

叶凉仰头看向弓魔，一时不知是否该站起，瞥见师父兀自端坐，便也没动；少顷，转头看见有两人走到了酒楼门外，左边那人灰袍长靴，身形魁梧，腰间果然系着一只很大的铜酒壶，想来便是吕东游了，右边的花静庭却是书生打扮，眉目俊雅，手里撑着一柄伞，伞面上画了几枝梨花。

忽听吴重大声道："且慢，两位还是莫进门为妥。"

那两人即要踏进门来，闻言错愕顿步；吕东游皱眉道："阁下是谁？"

吴重随口道："在下岑东流。"说完似觉哪里不对，干咳一声，又道："……嗯，你好像是认得他？"

吕东游冷笑道："那是在下的师兄。"

"巧了，巧了……"吴重指了指身旁立着的江海余，面色一紧，转口道，"实不相瞒，此人便是'弓魔'，他方才说这屋里的人已经太多了，故

而在下奉劝两位，还是莫再进屋了。”

吕东游一怔，打量江海余，但见他白净清瘦，脸颊几无血色，头上竟还戴着一枚珠钗，心想这人像个娘们儿似的，如何能是让武林中人闻风丧胆的弓魔？当即点了点头，冷冷道：“嗯，阁下正是我的同门师兄，阁下身边这位便是弓魔，失敬失敬。”

吴重道：“吕师弟，啊不，吕兄，你请听我说……”

吕东游却不再理他，探头张望堂中，瞧见了燕寄羽，神情顿肃，拱手道：“燕山长——”

话说至此，突兀顿住：燕寄羽的身影竟已倏忽不见。

叶凉骤觉堂中寒风扑面，却见是弓魔慢慢端起了酒碗，随即眼前人影一阵急晃，眨了眨眼，定睛望去，不由得心中剧凛——

燕寄羽已掠到弓魔身前四尺处，左手手指点出，却点在了方天画抬起的掌心上；铁风叶不知如何却已闪身至燕寄羽背后，长发飘飞如刀。

一瞬里堂中劲风涤荡，桌上碗筷扑簌簌乱颤，方天画衣衫倒卷，紧贴在身上，更显出瘦骨嶙峋，身躯晃动了数下，恍如全身骨架即要支离散开。

与此同时，弓魔手腕轻振，酒碗倾斜。

叶凉瞥见一片酒水从碗里洒出，没有坠地便竟消隐无痕；迷茫中转头看向酒楼门口，但见春雨如帘，密密飘坠的的雨线之间却莫名多出了两道淡淡发青的水线，混着春雨一起，落在了吕东游和花静庭的头顶上。

燕寄羽见状轻叹一声，收回了手指，注目方天画道：“方兄为何要阻我救人？”

“燕山长是要救人？”方天画神色讶然，皱眉道，“我方才见燕山长突袭而至，以为燕山长是要杀吴重，那吴重可是咱们正气长锋阁诛杀刀宗亟需借重之人，万万杀不得的。”

燕寄羽道："我怎会要杀吴重？"

方天画叹道："唉，那看来是我与铁兄会错了意。"

两人对视片刻，燕寄羽淡淡道："方兄好掌力。"随即绕过了方天画，快步走向门边。

吕东游见他走近，赶忙恭声道："见过燕山长。"

燕寄羽点了点头，道："吕兄，我愧对于你。"

吕东游闻言一愕，方要开口，忽觉颈背上一凉一炙，瞬息间似有一缕冰寒发亮的长线贯穿了整条脊椎，身躯剧震，栽进门边的雨水里。

花静庭脸色僵白，似已明白过来，涩声道："请燕山长为我复仇……为我花家主持公道……"说到这里，忽而吐出了一口血，身躯缓缓软倒。

燕寄羽瞥见花静庭的右腕上戴着一枚银镯，颔首道："这便是花家神兵'针枝镯剑'么，我会交给你的长子花流骛。"

花静庭勉力道了声"是"，未及再交待什么，浑身一霎急抖，气绝而亡。

叶凉眼看弓魔只是随手一倾酒碗，便杀死了当世两大门派的掌门，一时间惊得张口结舌。

吴重瞥了一眼吕东游的尸身，苦笑道："吕师弟呀，你为何就是不肯信我？"

燕寄羽转回身来，冷冷扫视堂中。

第五章 昆山雪刃（六）

陈彻本自昏昏欲睡，骤觉周遭炙热，抬头与燕寄羽对视了一瞬，丹田里顿时鼓鼓地一跳，如有火苗从腹中蔓延开来，仿佛神魂即要被燕寄羽的目光点燃；惶然之际，伸手扶在桌上，忽然啪的一声轻响，竟将桌沿掰断了一块。

眼下堂中众人正都注目于燕寄羽，却没人留意陈彻；陈彻暗自将那块桌木捏在手里，随即手心莫名一紧，低头却见那木块竟被自己捏成了粉末。

惊疑中再度望向燕寄羽，却见燕寄羽从江海余身边经过，走近了吴重那桌，取碗倒酒，神色淡然。

燕寄羽端起酒碗，回身道：“江兄，请了。”

江海余漠然一笑，随手举碗与燕寄羽的酒碗相碰；刺啦一声，两人碗中酒水竟瞬息干涸不见，只余一缕纯白的雾气浮腾而起，在两人之间聚散变幻，忽而凝如鸿鸟般，朝着江海余的眉心飘飞而去。

江海余脸上青气一闪即逝，眉宇间一皱一弛，宛如张弓射箭，堂中振起一声短促的弦鸣，那缕白气似遭无形劲力撞击，霎时消散。

满堂寂静，空余一阵鸟鹊振翅声。

方天画站在燕、江两人之旁，忽然心神一凛，只觉一抹清气犹如被截断的鸿翼一般顷刻刺近了咽喉，侧身急避，那一片若有若无的气羽随即穿堂而过，没入了门外的茫茫春雨。

侧头再看铁风叶，却见他脸颊上擦出了一线血痕，长发被削断了许多，却也正自侧身张望门外。

龙钧乐轻轻拊掌，笑呵呵道：“好个弓魔，竟能饮下这一碗‘惊鸿影’。”

燕寄羽缓缓垂下酒碗，轻叹道：“江兄此来春雪镇，想是已不打算生

离了。”

江海余淡然道：“无论如何，江某不会是这屋里最先死之人。”

“江兄好狂妄的口气，”方天画闻言一笑，环顾堂中，看到宁简陈彻那桌，似才发现堂中有这两人似的，讶然道，“咦，这两位小友是谁？也是燕山长的朋友么？”

燕寄羽淡淡道：“方兄当真不识得这两人么？”

方天画当即摇头道：“我自然不识，难道燕山长也不认得吗？”

燕寄羽默然不语。却听岳凌歌笑嘻嘻道：“这位小兄弟名叫陈彻，正是他在青石镇上接了温楼主的青锋令；他身旁这位宁简宁姑娘么，却是柳青眸的刀术传人。”

燕寄羽恍然颔首，打量了两人一阵，问道：“却不知两位是因何来到这镇上的酒楼里？”

宁简闻言一怔，道：“燕山长，不是你命雷姑娘带我们前来的么？”

燕寄羽微微皱眉，道：“雷姑娘？哪个雷姑娘？”

宁简道：“是金陵雷家的雷缨络。”

燕寄羽点头道：“原来是雷澈的小女儿，我倒也有所耳闻，却是素未谋面。”

宁简与陈彻对视一眼，均迷惑不解；宁简沉吟片刻，道：“燕山长，我有一句话想要请教，不知燕山长可愿意答我？”

燕寄羽道：“但讲无妨。”

宁简道：“请问燕山长——‘天地仅一隅，朝夕只一日，困于其中，如何解脱？’”

燕寄羽目中锋芒一闪，道：“宁姑娘，你是自己问我，还是替别人问我？”

宁简犹豫片刻，直视燕寄羽道："……是我自己要问。"

燕寄羽道："这一问，我并非不能答，只是却不能在此时此地回答。"

宁简道："那要在何时何地？"

燕寄羽斟酌了一阵，却只道："等时机到来，我自会答你，料想就在近日。"

众人闻言相顾，神情惊疑。方天画忽而笑道："这一问听来似与云荆山的刀术相关，没想到燕山长竟也能答。"

顿了顿，又看向岳凌歌道，"岳公子，不知方白究竟几时能至？"

岳凌歌皱眉道："算来方前辈也该到了，恐怕是途中遇事，耽搁了一些时辰。"

方天画颔首道："嗯，咱们这些老骨头眼看就要打个你死我活，却也不必牵累小辈，既然这屋里的人已经太多，不如就让宁姑娘与陈兄弟先行离去吧。"

堂中众人面面相觑，一时无人接口。

燕寄羽沉吟道："嗯，方兄所言不无道理。"说完淡淡地看了吴重一眼。

吴重恍若未见，却转头对叶凉道："饿。"

叶凉心中一动，与师父对视了片霎，点头道："师父，你饿了么？"

"嗯。"吴重看了看行囊，对着叶凉伸出一根手指。叶凉想了想，道："行囊里还有一张烙饼，师父可要吃么？'

陈彻听闻"烙饼"二字，困意稍减，顿觉腹中颇有些饥饿；但见吴重没说要不要吃饼，却转口道："方兄与燕兄所言，我也深以为然，那便让我徒儿也跟着他俩走吧。"

燕寄羽颔首道："令徒年纪轻轻，确是不必陪咱们耗在这里。"

方天画目光一闪，微笑道："吴重师徒不是局外人，我看还是都留在这里为妥。"

吴重瞪眼道："你看个屁。"言毕站了起来，伸手推了推叶凉，又道："你先走。"

宁简忽道："陈彻，咱们走吧。"陈彻答应一声，当即起身，却听燕寄羽道："宁姑娘，柳续也在镇上，你可要去见他么？"

宁简一怔："他……他在哪里？"

燕寄羽道："他正在镇子西边的一家棺材铺里。"

宁简默然点头，走向酒楼门口，忽听陈彻问道："龙掌柜，你这店里可有四鳃鲈鱼吗？"

龙钧乐闻言微愕，随即笑道："有是有的，恭候客官下回光顾。"

陈彻"嗯"了一声，随着宁简走出门去。

与此同时，吴重走在叶凉身后，推着他也走向门口。叶凉缓步回头，未及开口，吴重便又重重推了他一下，脸上呵呵笑着："你小子，磨蹭什么。"

堂中一静，师徒俩走出数步，一时却也无人上前拦阻。

铁风叶忽然笑了笑，迈步走向叶凉；燕寄羽与李素微对望一眼，神色微变，却均伫立未动。

"小子，且不着急走，我还有话问你。"铁风叶一边说话，一边伸手拍向叶凉肩膀。

吴重笑道："铁兄有什么话，问我也是一样。"说着随手架住了铁风叶的胳膊；两人手臂相触，吴重脸色骤白，身躯晃了晃，似乎险些跌倒，下一瞬却仍继续迈步，将叶凉送出了门去。

叶凉站在春雨中，回过身来，颤声道："师父……"

吴重扶着门楗，缓缓坐在酒楼门口，端详了叶凉片刻，神情宛如从前在临江集时坐在黄昏的风里看着叶凉练剑，笑嘻嘻地冲着叶凉抬了抬头，道："快走吧，我还死不了。"说完似有什么涌上了喉头，用力吞咽了几下。

叶凉怔怔看着师父，张了张嘴，一时却不知该说什么。

吴重语气不耐道："快走快走。"说着慢慢地撑起身子，返身掩上了门。

叶凉在街上呆立片刻，忽而朝着镇子西边大步行去。

宁简与陈彻相顾一眼，唤道："喂，你去哪里？"叶凉步子一顿，回头道："去师父要我去的地方。"

宁简走近几步，又道："他要你去哪里？"

叶凉略一犹豫，伸出食指朝上指了指，神情认真，低声答道："上春山，见刀宗。"

江湖设定5.0：门派&武学&人物

感谢大家的阅读和支持。

现将《天下刀宗》截止到“第五章第6节”所出场或提及的门派、人物和武学稍作更新梳理（楷体字为武学描述）：

【一宗】

“刀宗”云荆山

武学：刀术“天地朝夕”，以“意劲”催动。

【一院三教】

华山停云书院（现任山长燕寄羽、前任山长柳空图、副山长“春风眼”柳续、吴思邪、宁简「存疑」）

武学：以“鸿翼笔”为兵刃，笔法号称“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燕寄羽绝技“惊鸿影”；柳续绝技“竹声新月”。

东海玄真教（掌门李素微、赵长希、苏妙夷、方轻游、楚轻鸿、张轻鹿）

武学：内功“空游诀”，既是内功亦是轻功；剑法“玄真八剑”：共有“野马吹息”、“尘光纷锐”、“寂兮寥兮”等八式。

西域明光教（卓明月、陆孤月）

武学：短棍棍法“十万六千光明狮子吼”。

北荒摩云教（摩云教宗、“天、风、地、火”四位摩云使，另有五位摩云使称号未知）

【七大剑派】

巴山烛照剑（掌门秋剪水）

武学：一手持烛台，一手持剑，烛剑相生、人影互化；心法分为“烛照”、“犀照”、“心照”三重境界；身法“秉烛游”。

青城弦剑（掌门岳凌歌、前任掌门岳河（已死）、严知雨）

武学：剑窄如弦；内劲名曰“ 弦劲”；独门心法“弦歌九刃”（初学时须先由师父将一丝‘弦劲’渡入徒弟右腕上的‘列缺穴’，据说受劲之际臂上经络剧痛如灼，故而青城弟子大都以面不改色、坦然承受为傲）。

衡山剑派（掌门方白）

武学：根据心法不同，分为“夜雨”、“风雁”两大支脉 ；方白的剑术“雨梳风帚”。

峨嵋织星剑（雷缨络）

画剑堂 （掌门孔芜）

【九大刀派】

凉州天风峡（掌门“寒衣”铁风叶）

武学：散发如刃、挥衣成刀；绝技“风中藏刀”。

秦川木余刀（掌门阮青灰）

武学：掌刀“木余刀”（最高境界为“心烬”），掌劲侵入经脉后，能挑动肝木，激生心火，使对手内息自炙，在中掌处透体而出。

青州飞光门（掌门吕东游（已死）、岑东流、吕玉寒）

武学：以铜酒壶为刀，刀术“壶中日月”。

留影舫（掌门周行空）

武学：墨色石刀，刀术“画中留影”。

弹霜亭（掌门谈寒生）

武学：独门兵刃“刀笛”；刀术“清商”，激斗中能振出笛声，刀招纵横快意、形成连势时，笛声便能绵长不绝。

游刃坊（掌门金厌昔）

武学：短刀“解牛刀”，刀术“无厚”。

【四大世家】

“袖中龙”柳州龙家（家主龙钧乐、龙霖）

武学：以镶嵌了金丝的长袖为兵刃；袖功“钧天”。

“江上雷”金陵雷家（家主雷澈、雷缨锋、雷缨络）

武学：分为“风雷”、“渊雷”、“岩雷”三种，其中风雷是拳掌功夫；渊雷是雷家正统内功，又称“雷渊壶”，运转起来能极大激升“列缺惊飞掌”等风雷武学的威力；至于岩雷，则独有自己的内功与招式，修练起来艰巨无比，而且即便穷年累月耗费绝大心力练成了，威力似也未必能胜过风雷。故而雷家弟子几乎人人修习渊雷和风雷，雷缨锋是近五十年来唯一练成岩雷之人。

“云间狐”朔州胡家（家主胡越枝、胡飞尘）

武学：轻功“天衣云裾”；心法“镜狐”。

“焰里花”庐州花家（家主花静庭（已死）、花流骛、花流骊）

武学：暗器手法“咽针”，喉中藏针，吐气伤敌；暗器功夫“锈鹊桥”、“千针万鹊”；家主所持神兵“针枝镯剑”。

【武林八奇】

泉州藏玉楼（掌门温歧（已死）、温蔚）

武学：温歧以货担为兵刃，担子里藏有诸多奇兵异宝、珍异鸟兽。

天音宗（薛秋声）

武学：寒蛩爪；绝技“闭口蝉”，能以声音震袭他人，扰动他人内息流转；以脚步声催动的阵法“九重箫”。

山中刺（「杀手组织」“零”字堂堂主薛夜鱼）

武学：分为“零”、“落”两堂，分别以草、木为兵刃；轻功“忘返步”。

知味谷

【九川十三崖】

青箫白马盟（盟主“白马长戈”方天画、秦楚）

焉支山无颜崖（「杀手组织」）

武学：以弯刀为兵刃；心法“半日红妆”，催运时脸颊殷红如血，因此得名。无颜崖的杀手都是女子，素来蒙面行走江湖，不露容颜；只有在刺杀极难对付的高手时，才会揭去面纱，运转这门能激增内力的奇异心法，一旦使出，便活不过半日。

【正气长锋阁】

在江湖中，“刀宗”云荆山地位超然，但却并非武林盟主，如今执掌武林的是成立于十三年前的最高议事会“正气长锋阁”，共有七名阁主：

停云书院山长燕寄羽

玄真教掌教真人李素微

青箫白马盟盟主方天画

凉州天风峡掌门人铁风叶

柳州龙家家主龙钧乐

青城弦剑掌门人岳河（已死），由新任青城掌门岳凌歌接任

泉州藏玉楼楼主温歧（已死），暂时空缺

【其余门派】

苏州简家（现任家主简青兮、前任家主简熙、简春兮、简素兮、简景兮、简宁兮「存疑」、周固、张青、秦芸）

武学：拳术绝技“冰霜结玉”，武林中人一般称之为“简家冰拳”。

渝州严家（严春）

武学：剑术“严家软剑”。

墨铗门（“龙骨丹青”萧野谣「灭门遗孤」）

武学：萧野谣身兼画剑堂、弹霜亭、知味谷三派绝学

鄂州晴川刀（化名为“张轻”的吴重「存疑」）

【无门派人物】

陈彻（阿狐）

武学：各派招式。

叶凉

武学：剑招“秋水”。

宁简

武学： 短刀“绿玉寒枝”（柳续传与宁简），刀术“春风”。

吴重

武学：奇术“心外之心”「自称、存疑」。

“弓魔”江海余

武学：血河弓（已被方白击断）；青丝箭（以“意劲”催动）。

韩昂、展梅、庐山“天敌道人”尹天敌、 冀州刀客梁炯等人。

——尚未及提到的门派、人物、武学，将在后面的故事中陆续登场。

第五章 昆山雪刃（七）

宁简闻言一凛，沉吟道："吴重方才在酒楼里对你竖起一根指头，原来竟是让你登上春山的意思？"

叶凉道："从前师父让我上山砍柴时，也是如方才那般伸手朝上一指。我觉得他多半是要我上山去。"

宁简蹙眉道："那可奇了，吴重总不会指望你自己去将刀宗杀死吧？"

叶凉想起师父说了让自己跟着这两人走，料想其中必有深意，便照实答道："先前在酒楼堂中，师父对我说了一个'饿'字，又看向行囊，那并非是我师父突然饿了……"

宁简道："那么到底是如何？"

叶凉道："若我想的不错，师父说的其实是'鄂州'的'鄂'字，行囊里却有一封他从鄂州'晴川刀'那里取来的书信。——他是要我将这封信交与刀宗。"

宁简回忆片刻，道："去年秋天，我与你师父也是在鄂州'晴川刀'的地头上会面，那时他手里确似也捏着一封信。"

叶凉神情微振，当即道："那我须快些上山，送完信便赶回酒楼去。"

宁简淡淡道："你真当刀宗是那般容易见到的么？"

叶凉怔了怔，道："我也没别的法子，总须试一试。"

宁简道："燕寄羽要借重你师父来杀刀宗，定会极力相护，但眼下酒楼中情势凶险，只靠他与李素微两人，也未必能支撑许久……"

叶凉讶然道："正气长锋阁的六位阁主不是都在么，为何宁姑娘却说只靠他俩？"

宁简恍若未闻，径自继续道：“嗯，燕寄羽既告知我柳续正在棺材铺里，多半是想让我去找柳续求援。”

叶凉闻言沉思起来，回望了一眼春风酒楼，但见两爿木门紧紧闭着，恍如从此再也不会打开了，心中不禁涌起一阵慌乱，脱口道：“宁姑娘，我知你是我师父的朋友，请你……请你指点我该怎么办。”

宁简淡然道：“我不是吴重的朋友，他是死是活，我都不在意。”

叶凉“嗯”了一声，低下头去，却听宁简又道：“但你不妨随我们一同去见柳续，凭他的修为，若赶去酒楼，多半能帮燕寄羽护住你师父；即便你仍要去见刀宗，也可请柳续指点你上山的路径。”

叶凉默然点头。

宁简又道：“ 你也可以留下来等候方白。——我不知吴重与方白交情深浅，但若方白稍后能赶到，情形便大有不同了，酒楼中的这些人，只怕无一个是方白的对手。”

叶凉摇了摇头，道：“宁姑娘，我跟你们去找柳续。”

宁简道：“也好。”言毕当先朝西边行去。

叶凉跟在主仆两人身旁，忽道：“我觉得方白根本没来昆仑。”

宁简一怔，道：“为何？”

叶凉道：“我和师父去年见过方白，他当时说自己心负枷锁，自困于衡山，去不得昆仑，我想他既是武林中的顶尖人物，应当不会食言的……嗯，我那时瞧见他神情倦得很，似乎已经心灰意冷，我觉得他是当真没有来，多半是那位岳阁主诓骗弓魔，想让弓魔有所忌惮。”

宁简微微颔首，道：“那位岳阁主倒确是常常说谎。”顿了顿又道：“那咱们便等见到柳续再做计较。”

说着忽而想起不久前陈彻曾问她到昆仑是不是来寻柳续，她当时说了“不是”，却不料此刻终究还是要与柳续相见，一时间心中异样，忍不

住瞥向陈彻，但见他抬手揉了揉一双困眼，闷头走着，却似根本没在听自己说话。

叶凉看到陈彻背着两个大行囊，步子摇晃歪扭，满脸疲累之色，似乎随时要睡倒在街上，便道："陈兄——嗯，我记得师父说过你姓陈的，你可要我帮你拿行囊么？"

陈彻一愣，随即道："那自然好。"说完将两个行囊都递给了叶凉。

叶凉背起那两个行囊，将自己的行囊抱在怀里，默默走着，环顾镇子左右，依稀听见有不少屋子里都有轻微的刀剑交击声传出；惊疑中转头瞧去，却见宁简与陈彻神情淡然，丝毫不以为怪，仿佛没听见那些声响似的，不禁心想："他两人果然见多识广，比我镇定得多了。"

走出几步，又发觉身旁这对主仆迈步间快慢一致、颇为默契，似曾一起行过许多路；看了一阵，忍不住扭头回顾，春风酒楼已远得望不见了，心中顿时一空，一瞬里不知为何，想到的却并非吴重，眼前只是莫名闪过了在临江集的山中，篱笆小院里的那株桂树。

"离山半年多了，也不知那树有没有枯死……"叶凉默然转念，猛地省悟了一件事：只要自己不离开那株树，那树是不会离开自己的；但师父却并非那株桂树，自己也不是树，自己与师父只怕迟早是要分离的，更何况师父眼下便是生死未卜，而自己在这世间除了师父，再没别的亲人朋友了。

想到这里，竟莫名有些羡慕那株桂树，心头难以抑制地涌上一抹浓郁的孤寂，忽而瞥见陈彻正伸手指着自己怀里的行囊，神情紧张而郑重地凝望自己；刹那间胸口阵阵暖热，张了张嘴，却似有些哽住了，随即一笑，连声道：

"你也要帮我拿行囊吗，那可不必了，那样岂非成了咱俩互换行囊、谁也没帮到谁么，你放心，我自己能拿得动的……"

陈彻忽道："我记得你在酒楼里说过，你的行囊里有一张烙饼。"

两人默然对视。

叶凉道：“……原来你是想吃烙饼？”

陈彻道：“嗯。”

叶凉道：“……那方才是我误会了。”

陈彻道：“嗯。”

叶凉挠了挠头，取出烙饼递给陈彻。

陈彻大口吃了起来，片刻过去，已吃完了半张烙饼，看了看叶凉，似有些不好意思，便问道：“你方才在想什么，看起来似是想得出神了。”

叶凉轻声道：“我是在想，一株树无人看顾依旧可以生长，但一个人却终究难以孤零零地活。”

陈彻闻言哑然，低头继续吃了几口烙饼，随口道：“嗯，你说的对。”随即似也觉自己说得敷衍，便一边吃一边又道：“我看你年纪很轻，却能说出这般有道理的话来，那是很厉害了……嗯，我今年十九，你呢？”

叶凉道：“我下山时是十七，如今转过年来，已经十八了。”

陈彻道：“哈哈，原来你比我还小一岁。”瞥见叶凉身上的行囊，赶忙又道：“嗯，但你的力气比我大。”

叶凉一时分不清陈彻是不是在称赞他，便没再接话；不多时走到了街口，但见石街中央矗着一个颇为巨大的石舂，却听宁简淡淡道：“料想这便是镇名的由来了。”

三人走近那石舂，未及仔细端详，一瞬里都低声惊呼起来：那石舂底部铺了些枯枝，枝上却横着一颗双目圆瞪、齐颈而断的头颅。

第五章 昆山雪刃（八）

陈彻凑过头去，打量那颗头颅，但见那死者五十来岁，眉目英挺，浓密的须发上溅了斑斑血迹，是个自己从未见过之人；再看片刻，却又觉似有些眼熟。

宁简沉吟道：“断痕尚新，应是被杀不久……嗯，此人瞧着颇为面熟，我总觉得似在何处见过。”

叶凉忽而颤声道：“我……我认得这人。”

一时间宁简与陈彻都望向叶凉，却听他道：“他是金陵雷家的家主雷澈。”

两人闻言一惊，这才恍悟自己之所以觉得眼熟，自是因为雷澈的容貌与雷缨锋颇有些相像。

宁简道：“没想到竟是雷家家主。”

陈彻道：“嗯，也不知那位雷缨络姑娘是否已知晓此事？”

宁简道：“怕是还不知。”

陈彻道：“先前莫非便是雷澈让雷姑娘将咱们带到了春风酒楼？”说到这里，却忽然想到先前雷缨络说不便与酒楼掌柜相见，多半是因为她本要嫁与龙钧乐之子，不料龙霖横死，雷家与龙家却没能结为亲家。

宁简轻轻摇头，道：“金陵雷家素来听命于正气长锋阁，对燕、李二人也很是钦服，料想不会对燕寄羽弄此玄虚。”

叶凉喃喃道：“去年我在雷家庭院里见过雷澈与萧野谣交手，雷澈的武功看起来是极高的，却不知究竟是谁能将他杀死……”

“　　原来你也见过萧野谣，”宁简一怔，问道，“那他可有给你画像么？”

叶凉道：“画了的，但我师父却收了起来，没给我看。”

宁简似是留意到了什么，低头端详地上，随口道："好稀罕么，我若遇到萧野谣，便不许他给我画像。"

叶凉讶道："那是为何？"

宁简淡淡道："我不需旁人来论断我。"

叶凉心头微震，默然点头，随着宁简的目光也瞧向地面，但见离石春不远处却有三个清晰的足印，彼此相隔数尺，宛如被人着意镂刻在了石街的地上；越看越是惊骇，不禁脱口道："竟有人能在硬石上留下这么深的足印。"

陈彻道："嗯，这足印竟比烙饼还厚。"

宁简想了一阵，轻声自语："是了，这是'固步自封剑'，原来竟是他杀了雷澈……"

叶凉茫然道："固步自封剑？"

宁简道："这是庐山尹天敌的独门剑术，据传此人出剑对敌时，只在三步之间来回走动，若敌人避到他这三步所及之外，他的剑术便难以为继了。"

叶凉道："难道他与人打斗时却只停在极小的方圆内，从来不追击敌人吗？"

宁简颔首道："正因如此，他的剑术才得名为'固步自封'。他不单剑术如此，为人也是独居简出，多年来几乎从不离庐山，若非为了相救刀宗……"说到这里，却顿住不言。

陈彻道："这尹天敌的剑术当真很厉害么？"五年前他在青州城时，曾见过一回尹天敌，犹记得此人言辞冷傲，似将谁也不放在眼里。

宁简道："江湖人说他'三步之内，天下无敌'，不知是真是假，但他既敢以'天敌道人'为号，剑术上确然是有惊人造诣，我听闻他虽常年隐居庐山，倒也往往有好事者进山寻他斗剑，可是都死在他的剑下，无一生还。"

叶凉皱眉道："即便他斗剑胜了，却也不必将那些人都杀死呀。"

宁简道："尹天敌固然狠辣，但那些人既是自己要踏进庐山，便该知道一旦进了山，生死便由不得自己；其实何止庐山，整个江湖也都是如此。"

想了想，又道："据传雷澈极擅拳掌功夫与贴身擒拿，不久之前多半是他与尹天敌近身相斗、以硬碰硬，最终却还是被尹天敌胜了。"

叶凉默然不语，反复琢磨着宁简所言，心说："……我如今也能算是踏进江湖了么？"回想起山中七年，心头一阵怅恍，随即又是一阵惶急，脱口道："咱们快去找柳续吧。"

宁简点了点头，道："走吧。"

陈彻问道："这颗头颅，便留在这里不管么？"

宁简扫了一眼雷澈的头颅，道："咱们不明究竟，还是先莫管了。稍后若能再遇到雷缨络，咱们便将此事告知于她。"随即，三人便继续朝西走去。

叶凉听了宁简说的"再遇到雷缨络"，不知为何，心中却莫名一颤，想起了当日在雷家庭院与雷缨络遥遥对视的那一眼，忽然间似是隐隐盼着能及早再见到她，又似已一直盼了很久；想到这里，顿时深觉羞惭：眼下情势这般危急，又值雷姑娘之父惨死，可自己却竟胡思乱想起来。

陈彻走在叶凉身边，忽问道："叶凉，你也困了么？"

叶凉闻言醒过神来，道："不困呀。"

陈彻好奇道："我以前犯困时总是掐自己的胳膊提神，我见你方才狠狠掐了自己胳膊一下，还以为你也困了。"

叶凉一怔，骤觉脸颊发烫，随即连连摇头。

宁简瞥见他神情，淡淡问道："你说去年在雷家见过雷澈，想来也见过雷缨络吧？"

叶凉道："啊，什么，嗯，也见过的。"

宁简轻轻点头，不再多言。

不多时，三人来到了街边的棺材铺门前，陈彻上前敲门，等了半晌却无人应。

宁简与叶凉相顾惊疑。陈彻伸手推了推门，回头道："主人，门从里面栓紧了，咱们要闯进去么？"

宁简寻思片刻，未及开口，忽见叶凉放下行囊，抢步走到了门边。

叶凉先前满怀期望，迫切想见到柳续请他去相助师父，此际眼看情形有异，霎时间心中惶急，再也沉不住气，当即走近木门发力推去，咔嗒一声，推断了门栓，却将整张门也推得向里倒去。

宁简瞥见那木门摔在地上碎成了十来块，心中微凛，颔首道："叶凉，你的内劲修得很好呀。"

陈彻闻言看向叶凉，没想到叶凉比自己尚且小着一岁，内功却已有如此火候，但见叶凉惘然苦笑，摇了摇头，似想要解释什么，随即却只是快步走进了店铺。

陈彻捡起行囊，紧随着叶凉也来到堂中，却见四下空落，非但柳续不在，连店主也不知去了哪里。

宁简缓缓转头扫量，目光落在堂中停放着的一具棺材上。

陈彻道："难道柳续又在棺材里歇息？"

话音未落，便听见紧闭的棺盖底下传来一阵轻微的震颤声，棺内确似有人。

三人走近那口棺材，叶凉进力将棺盖移在地上；宁简瞟向棺内，蹙眉道："不是柳续。"

陈彻低头瞧去，惊见棺材里竟躺着一个手脚被缚、口中塞了抹布的年轻人；打量了几眼，忽然记起自己在青石镇上见过这人，却是曾与韩

昂在奔马上打斗过的那名过客，当时这人身着短袭、腰佩双刀，不像眼前这般衣衫破烂，似也曾叫嚣过自己的姓名。

与此同时，叶凉仔细端详那年轻人，很快也认出了他是谁，却是自己在滁州酒楼与金陵雷家都遇见过的；下一瞬，他与陈彻看着那人，几乎同时说道：

“你是秦楚？”

第五章 昆山雪刃（九）

那年轻人瞥见有人到来，口中顿时迸出一阵急促的咿呀声，身躯在棺材里不住扭动。

叶凉弯腰将那人嘴里的抹布扯开，那人大口喘息，片刻后才道：“在下正是秦楚。”

宁简看了看叶凉与陈彻，道：“你俩竟会认得他。”

秦楚挣扎着在棺中坐起，神色渐松，笑嘻嘻道：“在下是‘青箫白马盟’方盟主的义子，这两位小哥儿认得在下倒也不奇怪，还请快快为在下松绑，我白马盟必有重谢。”

宁简瞧见此人目光狡黠，心中已经不喜，但想自己终究是与方天画结了盟，此人既是方天画的义子，倒也不便为难于他，当即淡淡地瞥了陈彻一眼。

陈彻用断刀将秦楚身上的麻绳割断，秦楚随即使了个身法，从棺材里翩然跃出，轻飘飘地落地，回身笑道：“多谢。”

三人一时都不开口。秦楚看也不看陈彻与叶凉，上前两步，直视着宁简，拱手又道：“多谢姑娘相救。”

宁简道：“秦公子不必客气。”

秦楚眼珠滴溜溜转动，久久打量宁简，忽而轻叹：“我知姑娘是谁了。”

宁简心中微凛，道：“你知道我是谁？”

秦楚道：“姑娘貌若天仙，自然便是武林第一美人雷缨络雷姑娘了，我早前便听闻这镇上来了雷家弟子，却未想到竟然便是——”

宁简冷冷道：“我不是雷缨络。”

“不是？”秦楚讶然道，“竟然不是么，这可奇了，请姑娘赐教芳

名。”

宁简却径自问道：“是谁将你关进棺材里的？”

“哼，”秦楚闻言恨恨道，“是柳续这厮。”

宁简一惊，细问了几句，得知今日燕寄羽命柳续在这棺材铺里与胡越枝、雷澈、花静庭相会，商议诛杀刀宗的大事，而方天画却也让秦楚随柳续一同来到这里；谁知尚未等到三位家主，柳续便忽然出手制住秦楚，将他丢进了棺材，不久之后便离了棺材铺。

叶凉道：“如此说来，那花静庭多半是先到了棺材铺，却没遇着柳续，这才随吕东游前去春风酒楼找燕寄羽。”

秦楚道：“这姓柳的眼光青郁郁的很是古怪，只看了我一眼，我便神思迷惘起来，否则我岂会轻易败给这厮？”

宁简沉吟道：“你那时已在棺中，如何能知柳续何时离去？或许此刻他仍在这里，也未可知。”说话中环顾堂内，但见角落里另有一具棺盖紧闭的棺材，凝神聆听，只听见门外春雨渐稀，却没听见棺内有丝毫声息。

“柳续绝不在堂中，”秦楚见状摇了摇头，“姑娘有所不知，我当时却是听见有人喊他——‘柳兄，情势有变，燕山长请你前去与他相见，商议明晨拜山之事。’”

“那柳续似乎将信将疑，回道：‘可是三位家主眼看即要到了。’”

“先前那人便又道：‘事情紧急，燕山长特命我持停寄笺前来，还请柳兄速与我去见燕山长。’——随后两人又说了几句话，柳续便随那人离去了。”

秦楚说完，堂中一时静默。

陈彻忽道：“是简青兮。他拿着停寄笺引走了柳续。”

宁简点了点头，蹙眉道：“难道简青兮竟敢违背燕寄羽之命，自己在

暗中捣鬼么……”

忽听门口传来几声咳嗽，却见一个清瘦老者在两名中年侍从的搀扶下走进门来；那老者扫了一眼堂中四人，缓缓颔首：“料想四位小友都不是柳续。”

叶凉打量那老者，却是曾在金陵雷家见过的，惊疑中脱口道：“你……你是胡家家主。”

那老者嘴角颤出一丝微笑：“不错，老朽正是胡越枝。”

秦楚上前一步，朗声道：“在下秦楚，是‘青箫白马盟’方盟主的义子，未曾想今日有幸拜见胡老前辈。”言毕躬身长揖。

胡越枝咳嗽两声，未及开口，神情微变，转头看向角落里的那具棺材。

——当是时，那棺材轰然破碎开来，从中跃出一人，提剑而立。

叶凉打量那人，但见他四五十岁模样，一身道袍，目光冷锐，嘴角翘出一抹嘲弄之色。

胡越枝皱眉道：“尹天敌，没想到你也来到了春雪镇。”说话中目光左右一扫，身旁那两名中年侍卫衣袖翻动，各将一根两尺长的铁刺持在手中。

尹天敌淡漠一笑：“不来这里，怎么杀人？”

胡越枝道：“雷澈是你杀的？”

尹天敌道：“刚杀不久，本想睡上一觉再杀你，你却来得太早。”

胡越枝点了点头：“我来得太早了。”随即脚尖轻微一颤，却将地上震出隆隆巨响，身影如镜裂碎，骤然间又在门外聚合而现。

下一瞬，那两个中年侍卫退后数步，堵在了门口；堂内诸人顿时看不见胡越枝了。

尹天敌左脚迈出，身影拉长成线，足尖却在两丈外的门口落下，立在了两个侍卫之间；右臂抬起，手中的宽刃长剑泛出一片暗淡光华。

那两个侍卫同时转头看向尹天敌，脖颈方动，头颅便滚落在地，血泉冲天淋落。

胡越枝立在门外五丈之处，骤然眯起眼，道：“你如今的一步，迈得可比十三年前远多了。”

尹天敌点头道：“十三年光阴，不过匆匆一步间。”一边说话，一边缓步朝着胡越枝走去。

胡越枝轻挪脚步，随之倒退，地上一声声钝响如鼓，眼看着他越退越远，却始终与尹天敌相隔五丈。

堂中宁简等人思量了片刻，也来到街上，但见春雨止息，尹天敌与胡越枝一进一退，已慢慢走出十来丈远。

随即，胡越枝又退出一步，尹天敌冷冷一笑，却伫足不动。胡越枝神情惊疑，继续缓步而退，渐渐已与尹天敌相隔七丈，微微松了口气，沉吟道：“今日老朽本也未想见你，咱们就此别过——”

昏黄的日光晃动如水，尹天敌倏忽迈步，一步七丈，站在了胡越枝面前，将他轻轻搀住。

一瞬间陈彻、叶凉等人眼前一花，恍如猝然撞见了一片湖面。湖上波光粼粼，却是宽薄的剑刃拖曳出的七丈剑芒。

尹天敌淡淡道：“我如今的一步，可比你料想的远多了。”

胡越枝闻言苦笑：“我已经太老，想不了这么远了。”

尹天敌点头道：“那你就死吧。”说话中拧身振臂，剑刃绞断了胡越枝的脖颈，一颗白发苍苍的头颅飞旋而起。

随即，尹天敌抖去剑上血痕，慢慢走回；宁简神情微紧，道：“尹天敌，你为何要杀雷澈与胡越枝？”

尹天敌道：“方、铁做事太慢，不如我自己来做。自燕寄羽以下，那些想杀刀宗之人，我一个个杀。”

宁简闻言一惊，与陈彻相顾无语。

尹天敌道：“五年前，我见过你两个。”瞥了一眼秦楚，又道，“你是方天画的义子，我也认得。”

秦楚一楞，紧接着喜笑颜开，刚要说句话什么，却见尹天敌脸色一冷，看着叶凉道：“你是谁，来此地作甚？”

叶凉道：“我是随师父来到这里……”

尹天敌道：“你师父是何人？”

叶凉张了张嘴，忽听宁简道：“别说。”一时便没再开口。

尹天敌闻言一笑，打量了叶凉片刻，皱眉道：“那你也死吧。”

随即一步迈出。

第五章 昆山雪刃（十）

叶凉心神剧凛，但见尹天敌说出“那你”两字时，距自己尚有六七丈之遥，等到说完“死吧”二字时，剑光骤亮，身影已漾成一痕雾气，飘行急近。

一瞬里叶凉想要挥剑格挡，可是两手空空，只得向斜处闪躲，心中惶然，不知是否来得及避过这急如惊电般的一击；随即却见尹天敌模糊的身形猝然清晰，凝停在自己身前数尺外。

尹天敌横剑而立，剑刃上串了半张烙饼。

——先前陈彻目睹了尹天敌两次踏步袭杀对手，却窥破了其出剑的时机：尹天敌看似起脚时便抖腕挥剑，实则那一剑只是虚招，真正发力的却是身形掠至半途时斩出的第二剑；故而方才他定睛看准，将烙饼掷了过去，却恰恰截在尹天敌手腕第二次迸劲之际，破去了尹天敌的剑势。

叶凉缓过神来，又惊又喜，赶忙快步退后，转头对陈彻道：“多谢陈兄相救！”

尹天敌冷眼看向陈彻，道：“你竟能看破我的一步双斩。”

陈彻摇头道：“你这一步，实为三斩，最厉害的杀招却是在你捏成剑诀的左手上，你杀胡越枝时便是先用左手搀住了他；只是方才你出第二剑时被中断，便没再使出左手的第三斩。”

尹天敌默然片刻，淡淡道：“好小子，眼光倒是不凡。”

随即振腕将剑上烙饼抖落在地，盯着叶凉又道：“你不必着急谢他，即便他令你多喘了几口气，你终究也是难逃一死。”

宁简忽道：“尹前辈，此人与刀宗之事毫无瓜葛，你是武林中的成名高人，又何必欺压一个晚辈？”

尹天敌道：“我杀人向来不分前辈晚辈，胡越枝杀得，这小子也杀

得。”

宁简不再多言，右手敛在袖里，捏住了“绿玉寒枝”的刀柄。尹天敌见状冷笑道：“凭你也想拦住我？”

宁简道：“我不会拦你。你要杀他，请动手便是。”

尹天敌颔首道：“嗯，你想等我出剑之际偷袭杀我，嘿嘿，只要你有这个本事。”

叶凉闻言涩声道：“宁姑娘，多谢你了，但你不必为了我去跟这人为敌……”

宁简哼了一声，道：“你不用多说，方才我在酒楼里接下了雇托，要护你周全，岂能失信？”

陈彻一怔，回想在春风酒楼里，宁简却似未曾与吴重等人谈及此事，一时间想不通她是如何接下的雇托。

却见尹天敌忽而皱眉回望：“这又是何人来了。”

众人一怔，随着他的目光望去，但见镇子冷清，长街空旷，均觉疑惑；尹天敌回过头来，对叶凉道：“我再问你一次，你师父是谁，你为何来到春雪镇？”

当此生死关头，叶凉心中反而渐渐镇定下来，答道：“我师父是吴重。”

尹天敌恍然道：“原来你就是吴重的那个小徒弟。”

叶凉道：“不错，我随我师父来到镇上，便是要杀刀宗。”说完倏然听见远处街上隐约传来了脚步声，这才知尹天敌方才所言果真不虚。

尹天敌冷冷道：“只因你师父要杀刀宗，你便也要杀么。”

叶凉犹豫片刻，点头道：“我相信我师父。”

尹天敌道：“好个糊涂小子，死不足惜。”

叶凉欲言又止，忽见有个女子转过了街角，脸上似蒙着一层纱巾，步履轻盈，正从远处行来，身影恍如漂在流水中的孤叶般撞入他的眼帘，直撞得他神魂震动，遍体微寒；虽相隔尚远，看得依稀，他却莫名笃定那便是自己曾在雷家庭院里遇见过的雷缨络。

一瞬间，他的心中生出了一抹凉风。

凉意顺着经络汩汩流向臂上，他右手虚握，恍如握住了一道春风，衣袖飘飞起来。

恰逢尹天敌迈步袭斩而来，叶凉随手使出了那式习练了七年的“秋水”，右腕挥扫，刺出了一阵微风，只觉手上轻飘飘的，就像递出去了一封薄薄的书信。

他用风在风中刻下了一道剑痕。

春风穿透尹天敌的胸膛，依旧凝而不散，吹向长街尽处，剑劲渐远渐微——

雷缨络在前行中忽觉心口轻轻一痛，缓下步子，与叶凉遥遥对视。

这时叶凉才觉得手上一重，仿佛从前那柄锈剑又回到了手中。片霎过去，手心里却又变回空落落的了。

尹天敌一步落定，却仍距叶凉两丈有余，胸前缓缓洇出狭细的一痕血，默然片刻，转头对陈彻道：

“我的第二步是五斩，第三步有七斩，你却见不着了……可惜这江湖却见不着了。”

陈彻默然点头，不知该说些什么，走到尹天敌身旁不远处，将地上的烙饼捡了起来。

尹天敌哑然一笑，栽倒气绝。

叶凉眼看尹天敌身死，心里咯噔一下，惊骇中险些瘫坐在地，喃喃道：“我、我竟杀死了他。”

宁简淡淡道：“谁要杀你，你便杀谁，这本也是天经地义之事。”

秦楚打量着叶凉，半晌才道：“你这小子……啊不，这位兄台竟有如此高的修为，连‘天敌道人’都被兄台你给杀了，佩服佩服。”

说话中雷缨络已走近了几人；宁简瞥见她神情悲戚，想了想，轻声道：“雷姑娘，令尊的事……”

雷缨络微微低头，道：“我已知晓了。”沉默了一会儿，又看向叶凉道：“叶公子，多谢你为家父报了仇。”

叶凉一怔，平生还是头一回有人称呼他为“叶公子”，随即讶道：“雷姑娘，你竟记得我？”

雷缨络道：“我记得叶公子是吴重的弟子，去年曾到过我家中的。”

她语声极轻宁，俏生生立在晚风中，一瞬间叶凉看在眼里，不知为何，却竟想起了在玉门关外遇到过的那名无颜崖女杀手，出神片刻才道：“不错……啊，雷姑娘，你叫我叶凉便好。”

雷缨络道：“嗯，你替我报了杀父之仇，我自该深深报答于你。——你有什么事想要我去做么，无论什么事，我都可答允你。”

叶凉吓了一跳，结结巴巴道：“这……无论、无论什么事？”

雷缨络轻轻“嗯”了一声，凝视着叶凉，静静等他开口。

第五章 昆山雪刃（十一）

叶凉沉思片刻，摇头道："雷姑娘，我没什么事要你去做。"

宁简与陈彻对望一眼，均有些意外。秦楚斜眼瞧着叶凉，似觉他已蠢得无药可救。

雷缨络淡淡道："当真没有么？"

叶凉苦笑道："方才我杀尹天敌，实是因为他要杀我，我只是为了自保而不得不反击，心里却并未存有要为令尊复仇的念头……故而雷姑娘也不必感激于我。"

雷缨络默默端详着叶凉，许久没说什么。叶凉与她对视了一阵，挠了挠头，想要另起个话茬，一时却也想不到能说什么，正觉有些发窘，忽然听见她轻轻一笑。

叶凉心中恍惚一颤，却是第一次听到雷缨络的笑声，顿觉她寒星般的眸光淙淙融成了流淌的冰河，随着笑声淌进了他的眼中，流过他的神魂，刹那间从心窍到唇舌都微微冰凉，忍不住脱口道："雷姑娘，我……我忽然想到了一件事，不知你愿不愿答应。"

雷缨络闻言道："我答应你，请讲便是。"

叶凉张了张嘴，双颊微红，道："……雷姑娘，我能瞧瞧你的模样吗？"

雷缨络轻轻点头，取下了脸上的那层纱巾，一霎里叶凉只觉周遭天色倏然一明，仿佛被她的容光照亮了许多；秦楚赶忙凑近了几步，随即张口结舌，似看得痴了。

宁简打量着雷缨络，无意间瞥见陈彻打了个哈欠，满脸困倦，却似对这武林第一美人的容貌不怎么好奇，不禁侧头朝他看去；陈彻本自低着头，恍如察觉到宁简的目光似的，忽而抬头，与宁简对视了一眼。

宁简一怔，收回了目光；却听秦楚啧啧赞叹道："没想到呀，没想到

世间竟有这般美貌之人。”

雷缨络却只目不转睛地凝视叶凉。

叶凉喃喃道：“你不像她，你不像她……你比她要美多了。”

雷缨络闻言略一低头，重又戴上了面纱，却也没问叶凉所言的“她”是何人。

秦楚神情古怪，似乎怅然若失，随即看向叶凉，笑嘻嘻道：“听叶兄话中意思，倒似认得不少姑娘——可是依我看来，天底下可绝不会有比雷姑娘和宁姑娘更美的女子了。”

叶凉恍若未闻，怔怔呆立，方才他说了那句话，却是自己也不知自己为何要那般说，他口中的“她”，却是曾在玉门关外邂逅的那名无颜崖女杀手；一时间忍不住又想：“雷姑娘比她美貌多了，可却不是她……嗯，她已经死了。”

随即自己亦觉这念头莫名怪异，强自收摄神思，对雷缨络道：“多谢雷姑娘。”

雷缨络闻言轻轻摇头。

秦楚眼珠一转，又望向宁简，拱手道：“先前宁姑娘将我从棺材里救出，我却也未及报答，实在是万万不该，我是一定要好好报答姑娘的。”

宁简冷眼看着秦楚，道：“不必了。”

秦楚摇了摇头，连声道：“那怎么成？宁姑娘但有所需，只管直言，我绝不推辞，哪怕宁姑娘要我赴汤蹈火、以身相许……”说着与宁简目光相触，顿时心中一寒，却说不下去。

宁简淡淡道：“我方才没听清，秦公子再说一遍？”

秦楚浑身一颤，赶忙道：“没什么，没什么，我方才胡言乱语，宁姑娘只当没听见……”

宁简不再理他，径自对雷缨络道：“雷姑娘，我有一事问你：究竟是

谁让你将我和陈彻领去春风酒楼的？”

雷缨络眸光微动，欲言又止。

宁简道：“你不必再提燕寄羽，我已经知道你不是奉他之命。”

雷缨络低声道：“宁姐姐，我绝非有意要欺瞒你……”

宁简道：“是方天画还是铁风叶？亦或是……龙钧乐？”

雷缨络道：“都不是。”

宁简一怔，心想如今这春雪镇上的江湖武人无非分为了三派：以燕寄羽、李素微为首的一派是要杀刀宗；以方、铁二人为首的“青崖之盟”却是想护刀宗；另外应当还有些人是如龙钧乐那般，暂时只持观望之意；可是听雷缨络的意思，却似并非听命于这三派里的任何一派，不禁蹙眉道：

“那究竟是谁命你这般做的，莫非是什么局外之人吗？”

雷缨络摇头道：“也不是局外之人。”

宁简一时沉吟不语。

陈彻忽道：“是刀宗。”

宁简心中一凛，却见雷缨络微微颔首道：“我也不知刀宗为何要我引你们去酒楼。”

秦楚讶然道：“雷姑娘，你已经去过春山峰顶了？你见过刀宗了吗？”

雷缨络道：“我没见过刀宗，只是刀宗的一名侍从传讯于我。”

宁简道：“刀宗的侍从？不知这侍从现在何处？”

雷缨络犹豫片刻，道：“我本也要去见此人，你们若也想见他，我便带你们同去。”

宁简当即道："那就有劳雷姑娘了。"

叶凉想了想，道："既寻不着柳续，我……我想回春风酒楼瞧瞧。"

宁简冷哼道："回去送死么？"

叶凉方要开口，忽听雷缨络道："柳续多半也正和刀宗的侍从在一处，叶公子不妨与我同去。"

叶凉一怔，点头答应。

随即，四人便随着雷缨络继续朝西边行去。

途中，雷缨络忽而取出一对短剑，乌金的剑鞘上绽有几缕白痕，宛如结了霜。她将其中一柄短剑递给叶凉，淡然道："先前那件事太过轻易，作不得数。等你想到了真正需要我做的事情，便请再来找我。"

叶凉随手接过了短剑，一时间茫然无语。

雷缨络接着道："这柄短剑便是信物。"

宁简闻言神色异样，瞥了雷缨络一眼，淡淡道："素闻峨嵋'织星剑'弟子都用双剑，雷姑娘给了叶凉一柄，自己却用什么？"

"无妨，"雷缨络轻声道："我用单剑也是一样。"

说话中五人走过了冷旷的春雪镇，但见远处的春山极是峻拔，自山腰往上覆满积雪，山脚下却是野草丛生，间或生着几株枝叶稀疏的老树。

叶凉远远望去：乱草之间一条狭窄的石径蜿蜒而上，似能通向峰顶。而在石径之前，却有三个男子两立一坐，身形均是一动不动，似已对峙许久。

几人加快步伐，行近了山脚，叶凉忽而辨出那三人中的一名白衣人赫然正是自己曾遇到过的展梅。

再看展梅身旁那人青衫落拓、书生打扮，也不知是不是柳续；两人

对面三丈之外，却有个灰白衣衫的汉子正盘膝而坐，守住了上山的石径。

忽听雷缨络道：“那灰衣人便是刀宗的仆从，亦是昔年北荒摩云教的‘摩云九使’之一。”

第五章 昆山雪刃（十二）

忽听雷缨络道："那灰衣人便是刀宗的仆从，亦是昔年北荒摩云教的'摩云九使'之一。"

叶凉一惊："如此说来，这岂非是刀宗勾结摩云教的铁证？"

雷缨络只轻轻摇头，一言不发。

秦楚却顿时肃然道："叶兄此言差矣，我曾听我义父说起过，这刀宗本也出身于摩云教，却能弃暗投明，成为拯救中原武林的大英雄，故而依我看来，即便刀宗的侍从是摩云教弟子，那也没什么。"

叶凉道："原来如此。"他见这秦楚平素惫赖油滑，但却似对刀宗极为崇敬，不由得颇有些惊奇。

几人眼看离石径前的那三人渐近，不约而同地放缓了步子；宁简道："也不知他们三个是否正在交手，咱们先不急着上前。"

叶凉停步问道："宁姑娘，请问展梅前辈身旁那位书生便是柳续么？"

宁简张望片刻，颔首道："不错。"随即又道："原来那白衣人便是'快剑'展梅。——叶凉，你的目力很好呀，相隔这般远，竟能辨出他是展梅。"

叶凉闻言似有些不好意思，低声道："师父倒也常说我耳聪目明，但我自己却不明所以。"

秦楚嘻嘻一笑："这展前辈的绰号可当真不怎么威风。"

宁简淡淡道："我听说展梅本来没有绰号，只是某次与友人斗酒输了，友人强要他自取名号，他才随意取了'快剑'之号……后来此事传开，江湖中再无人敢自称快剑。"

秦楚咂舌道："好生厉害。"随即嬉皮笑脸地想再与宁简多谈几句，

却见宁简已径自别过头去，目光落在了陈彻身上。

陈彻回望身后的春雪镇，忽道：“这镇子不对。”

宁简一怔，道：“哪里不对？”

陈彻寻思片刻，道：“我也说不上来，可总觉得这镇子处处都不对。”

叶凉闻言想了想，却也喃喃道：“我也觉得不对。这春雪镇的屋墙、街巷，还有镇子里的草木，还有那个大石舂，似乎都有些不太对劲……”

秦楚扭头回顾，神情迷惑道：“我看这镇子和寻常的西域小镇却也没什么两样。”

宁简沉思起来，不经意地轻声自语：“四年多前，我来过这镇子的……”

陈彻一愣，五年前在青州他和宁简分别后，又过了一年，宁简才收下他作仆从，他却是一直不知那一年里宁简去了哪里、做了什么。

却听宁简道：“细细想来，这镇子似乎确然和四年前有所不同，可是究竟哪里不同，却又当真说不分明……”

雷缨络忽道：“宁姐姐，不知你四年前来春雪镇，是所为何事？”

宁简默然不答。

雷缨络随即道：“嗯，是我问得冒昧了，宁姐姐莫怪。”

宁简轻哼一声，道：“四年前我是来寻柳续。”说完没来由地瞥了陈彻一眼，但见他微微低头，似仍在苦思。

叶凉正自忧急，心中乱念纷纷，此刻听见“柳续”二字，顿时醒过神来，道：“我得去请柳前辈和展前辈救我师父——”言毕便朝着前方的石径大步走去。

宁简一凛，未及拦阻，叶凉已走出老远，又见前边那三人似乎只是

久久不动，却也并未打斗，当即便也领着余人紧紧跟上了叶凉。

五人快步行至石径之前，忽听柳续微笑道："眼下气机已被撞散，看来咱们这回是分不出胜负了。"

那盘膝坐地的灰衣人道："柳续，你既修成'竹声新月'，我本也不易胜你。"语声古怪僵硬，似是来自异域。

柳续淡淡道："阁下过谦了。"随即转头，语声微讶，"宁姑娘，你们也来了。"

与此同时，展梅轻轻舒出一口气，捏着枝条的右手缓垂，目视那灰衣人道："昔年摩云教虽然覆灭，但'摩云九使'中却仍有'形'、'影'二使未曾露面——料想阁下便是'形使'了？"

那灰衣人道："'形'在镇上，我是'影'。"

展梅讶然一笑："影使守在明处，形使却避入了暗中，实在有趣。"

陈彻闻言疑惑，他曾在青石镇上听说了尚有两名"摩云使"始终未曾现身，本来猜测刀宗便是其中之一，可是眼下听了灰衣人与展梅的对话，才知自己却猜错了。

正自转念，瞥见宁简走上前去，与柳续寒暄；五年前他初遇柳续时，正值柳续身负重伤、满身血痕，暗夜里却也未瞧清楚柳续的样貌，算来柳续十三年前便已是成名刀客，如今总也有三四十岁了，然而此刻重又打量了几眼，却见柳续目光澈亮，脸颊白皙清隽，倒似比在青州时还年轻了许多岁。

陈彻默然望着身前不远处的宁简与柳续，但见两人的容貌神采都颇为相配，此刻相对伫立在悠悠暮风中，宛如旧侣重逢，瞧来颇为妥帖自然。

他看了一会儿，忽道："柳前辈，请问简青兮现在哪里？"问完随即怔住：自己当年惯于称柳续为"柳大侠"，此刻却脱口改称为"柳前辈"，倒似是有意点出柳续比自己这几人高出一辈似的。

柳续道：“你想杀简青兮？”

陈彻一怔：“你怎知道？”

柳续轻叹道：“从你眼神里能看得出。实不相瞒，简青兮先前将我引到这位摩云使者面前，是要借刀杀人，他自己却已上山去了。”

宁简心中惊凛，蹙眉道：“简青兮上山作甚，难道他竟敢面见刀宗么？”

柳续道：“他行事古怪，我也难知。”说完转头看向叶凉，莞尔道：“这位小兄弟竟身负‘雨梳风帚’的剑意，原来方白已经破例收徒传剑了么？”

叶凉茫然摇头，道：“我是吴重的弟子。”随即出言恳求柳续与展梅赶去春风酒楼相救吴重。

柳续与展梅对视一眼，点了点头，未及开口，神情顿变。

一瞬里叶凉只觉柳续的目光疏遥了许多，顺着他的目光回身望去，惊见远处有个红袍人正朝着这边疾掠而来，背上还负着一人，头颈垂着，不知生死。

叶凉心神剧凛，定睛望去，片霎后急声道：“那是弓魔——他、他将我师父掳来了！”

第五章 昆山雪刃（十三）

众人心神紧绷，但见江海余短时间掠到了近处，脚步渐缓，冷眼扫量过来。

一瞬里叶凉凝集心力听去，但闻前方除去弓魔悠长的气息外，还有另一道极微弱的呼吸声，顿时确知了师父尚未毙命，重重松出一口气，随即只觉背上蹿出了一层细汗，这才明白方才那竭力一听，几乎竟至浑身虚脱。

江海余走近数步，漠然道：“此刻吴重被燕寄羽伤及心窍，命在顷刻，只有刀宗能救他，尔等若不想他死，便莫要聒噪拦我。”

众人相顾惊骇，一时间将信将疑，片刻后都看向柳续。

柳续略一静默，点头道：“江兄请吧。”

江海余一言不发，从众人身旁掠过，踏上了石径。那灰衣“影使”侧头与江海余淡淡对视了一眼，随即收敛目光，却也未加拦阻。

叶凉眼望着江海余背着吴重登山而去，神情忧虑，转回头对柳续道：“柳前辈，那弓魔所言是真的么？”

柳续道：“据我知闻，这弓魔虽作恶多端，但终归是自重身份的武林高人，向不说谎。”

陈彻道：“可是燕寄羽既要借重吴重来杀刀宗，为何却又伤他？那吴重既是为杀刀宗而来，弓魔为何又似笃定刀宗会救吴重？”

这两问均是众人心头疑惑所在，一时无人能答。秦楚脸色发白，颤声道：“这弓魔不会……不会将春风酒楼里的人都杀光了吧？”说完却也没人理他。

柳续忽道：“又有人来了。”

众人朝着镇子方向眺望，等了半晌，果然又有两人来到，步履不疾

不徐，却是龙钧乐与那酒楼说书人。

秦楚脸色微变，似乎来者并非他所期盼之人，忽而笑嘻嘻道："柳副山长好眼力！先前在棺材铺里，柳前辈无意中失手制住了在下，那是有所误会……"

柳续淡淡道："我是有意的。"

秦楚一愣，却接不下去了。

柳续眼看龙钧乐走近，便问起春风酒楼里的情形；龙钧乐轻轻摇头，神情从容地叙说起来。

原来自叶凉随着宁简、陈彻离去后，堂中便掀起了一场混战：起初龙钧乐与岳凌歌挡在吴重身前，将其护住；燕、李二人则联手与弓魔相斗，渐渐将弓魔压制在下风，哪知方天画与铁风叶本来正从旁襄助，却猝然转身攻向岳凌歌，将其制住，又打退了龙钧乐，似意图劫走吴重。

当时燕寄羽正与江海余激斗，无暇挪步，当即掷出一根竹筷直击吴重心口，竟似是宁肯杀死吴重，也不让方、铁得逞。随即却是江海余弹断了一根发丝，将那竹筷稍稍荡偏了些许，吴重才保得性命。

"那弓魔趁着堂中惊变，抢了吴重夺门而逃，却是不知去向。"龙钧乐说到这里，语声微讶，"我本以为弓魔昔年受过刀宗的恩情，此番前来春山是要杀吴重救刀宗，没想到他却会出手救了吴重。"

柳续淡淡道："龙掌柜经此剧斗，却是毫发无损，不急不躁。"

龙钧乐微笑道："急躁伤身，那是急不得的。"轻叹一声，又道："眼下方、铁留在酒楼之中，只怕又跟燕山长与李真人斗将起来了。"

陈彻留意到龙钧乐身旁那个说书人脸色茫然、手足无措，似不是武林中人，不禁问道："龙掌柜，你们这些人都是一家一派的掌门，为何竟似都是孤身来到镇上，却没带多少门徒手下？"

龙钧乐一怔，似笑非笑道："你道我等不想带么，那是燕山长下了严令；再说要论人多势众，武林中有哪一派比得过停云书院与玄真教，我

便带些龙家弟子又有何用？”

顿了顿，又道：“小子，你该不会当真以为这春雪镇是容易进的么？嘿嘿，那花静庭倒是带了许多门徒家丁前来，可却都被挡在三百里之外了。”

陈彻闻言望向宁简，两人回想一路行来，却也未遇到什么险阻，一时均惊疑无语。

展梅先前一直旁听沉思，此刻忽道：“柳兄，咱们这便回去春风酒楼相助燕山长？”

龙钧乐顿时神情一肃，摇头道：“我此来便是向两位传达燕山长之命：燕山长请两位切不可返回镇上，当务之急是速速登上山去，不得耽误大事。”

展梅皱眉不语，与柳续对视一眼，转身朝着石径走去。在经过那灰衣人身侧时，忽听灰衣人道：

“展梅，你挡住她的影子了。”

展梅随口道：“谁的影子？”随即又迈出一步，心中却骤生异样，低头瞧去，只见地上斑驳的树影恍如深渊，仿佛只要落足便会深深陷入。

那灰衣人道：“你身后树上，那朵野花的影子。”

展梅收回了那一步，伫足回望，但见日光斜长，一株老树上稀疏生了几朵花，其中一朵的影子却正正落在了自己身上，方要开口，忽觉周身锐痛，竟似被花影刺伤了。

那灰衣人缓缓站起，瞥向展梅手中的枝条，淡淡道：“我当真羡慕你，仍能折花枝在手。如今我已不敢再靠近一朵花，只要能在花影里稍坐片刻，便觉心满意足。”

话音方落，展梅身形晃漾，已贴近了灰衣人；那灰衣人侧步急避，两人错身而过，向背而立。

——电光石火之际，展梅已反手将枝条点中了灰衣人脊背。

灰衣人轻咳出一口血，道：“你的剑虽快，却也斩不断影子。”

展梅一怔，顿觉浑身僵滞，随即恍悟：自己正站在灰衣人的影子上。

柳续见状蹙眉，倏忽闪身而至，出指点向灰衣人眉心，灰衣人劈手夺住柳续手腕，指尖便停在了他眉睫之前。

那灰衣人方欲开口，与柳续目光一触，浑身轻颤起来，瞬息间柳续的手指便又刺近了一分。

一时间两人相持不下；龙钧乐当即走过去，刚刚踏进两人周遭一丈方圆，袍袖却突兀地逆风而动，惊疑中停步；盘算片刻，笑呵呵道：“罢了，今日就做一回赔本买卖。”

言毕快步行近，挥袖扫向灰衣人面门。

那灰衣人张口啸出一团气劲，吹裂了龙钧乐的袍袖，袖底下却竟没有手掌；龙钧乐冷冷一哼，一掌拍在灰衣人腹间。与此同时，柳续的指尖也触及了灰衣人的眉心。

三人眼见制住了灰衣人，微微松了一口气，忽觉浑身沉痛，脚下竟是寸步难移。

斜阳西移，天光暗淡，阴影像鱼群一样游动过来，遮蔽了诸人的衣衫。

龙钧乐等三人霎时感到了一股无形无质的重压，既非外功也不是内劲，却将自己的内息压得渐渐凝涩，当即各自凝神相抗。

柳续忽而一叹：“原来刀宗将‘意劲’传给了阁下。”

“刀宗确然点拨过我。”灰衣人道，“意劲只能点化，不能传授，每人能修的意劲都不相同。我的意劲，便是能从影中借力。”

两人相视说话，那灰衣人方一说完，却又咳出了一口血，随即缓缓

地道：“柳青眸，且看你能多久不眨眼。”

柳续淡淡一笑，却忽然提声说道：“宁姑娘切莫靠近，你们若要上山，眼下便是良机。”

宁简本要上前相助，闻言顿步犹豫起来。

叶凉仰望前方，但见春山孤拔如刃，如要劈面刺来，一时间神悸魄动，迎上一步，脱口道：“我须上山去寻我师父。”言毕快步踏上了石径。

第五章 昆山雪刃（十四）

宁简一惊，未及出言警示，忽而又见雷缨络也默默踏上了石阶；一时间心念电转，深深看了柳续一眼，蹙眉转身，领着陈彻追近了叶凉。

走出一阵，却见秦楚面色僵白、气喘吁吁，竟也慌慌张张地跟了上来。

几人稍缓步子，望向山脚下，但见柳、展、龙三人与那灰衣人的站位似已有所变换，此刻却正自静立不动，身形俱被昏暗的日影笼罩，远远的宛如几尊石雕。

陈彻心神微震，久久伫足，只觉那四人一树宛如几道笔画似的，突兀地写在山前，其中似有真意，沉思片刻，却莫名想起了春风酒楼里与燕寄羽对视的那一瞬，随即丹田中忽冷忽热，眼前一片模糊，再看山脚下却只能辨出四五个小小的斑点，恍如几处穴道，不禁脱口道：

“原来天地间也有丹田。”

说完却觉周遭寂静，回顾一眼，才发觉宁简等人已走到了十余阶之上，赶忙快步奔近，却听宁简轻声问道：“陈彻，你方才瞧出了什么？”

陈彻道：“我觉得他们像是站成了一段经络，又像……”想了想，继续道，“又像是一截刀刃。”

宁简道：“那你觉得，他们哪一边能胜？”

陈彻道：“我胡乱猜测，多半是柳续那边能胜——‘那截刀刃’横亘在天地之间，只怕终究抗不过天地，时久必遭摧折，而那灰衣人站在了刀锋之位，却是首当其冲，最易折损。”

宁简闻言轻轻点头。

秦楚笑嘻嘻道：“又是经络又是刀刃的，让你说得这般玄虚……嗯，不过照我看来也是柳续那边能赢，毕竟他们有三个人。”

陈彻“嗯”了一声，却不接口。

秦楚拍了拍陈彻肩膀，语重心长道：“陈兄弟，我方才问过了宁姑娘，得知你是她的仆从，既是如此，你平素便该勤快利落些，至于武学上的事么，却也不必徒劳琢磨。”

陈彻闻言微怔，心说她对这人说我是她的仆从么，随即又想：我本来不就是她的仆从么。

正自转念，却见宁简淡然笑道：“秦公子，你的义父正在春风酒楼，你为何不去寻他，反倒要跟我们上山？”

秦楚短时间面色数变，支支吾吾道：“这、这个么，想那酒楼里情势凶险，岂可、岂可贸然回去？”

宁简道：“你是怕你义父已被燕寄羽杀死，才不敢回去，对不对？”

秦楚颤声道：“我义父武功绝顶，岂会……嗯，我义父素来敬重刀宗，我便跟你们去求见刀宗，请他下山帮我义父，料想他定然会答应的。”说到后来，语气倒颇有些坚定。

宁简微微点头，轻叹道：“也不知咱们会先遇到刀宗，还是先撞见弓魔。”

陈彻忽道：“若是简青兮呢？”

宁简道：“嗯？”

陈彻道：“柳前辈说简青兮也上山了，若咱们先遇到的是简青兮，你会帮我杀他吗？”

宁简一怔，随即颔首道：“那是自然。”

陈彻不再说话，走出几步后才低声道：“嗯，多谢主人。”

雷缨络本自默然走在叶凉身旁，此刻忽道：“秦公子有所不知，这位陈公子不止是宁姐姐的仆人，亦是武林中的第十一位青锋令使。”

秦楚一愣，连声道：“此言当真？陈兄弟，你真有青锋令么，我却不大相信，你能拿出来给我瞧瞧吗？”

陈彻先前将青锋令塞进了行囊最里面，若要取出却有些麻烦，他本来懒得翻找，奈何秦楚阴阳怪气地不住絮叨催问，为求耳根清静，不得不将青锋令取了出来。

哪知方将这沉甸甸的青铜令牌拿在手里，却骤觉手心割痛，仿似这本来名不副实的无锋令牌竟在行囊里自己生出了锋刃。

他在昏沉沉的夜色里低头打量，那青锋令却仍如初见时一般，无甚变化，不由得暗自惊惑，思忖许久，才隐约有些明白过来：不是青锋令长出了锋芒，而是自己手上生出了刀意。

秦楚凑过头来，皱眉端详着青锋令，忽而笑道：“这怕不是假的吧？反正我也没见过真的。”

叶凉心系师父安危，闷头走在前边，听见诸人说话，恍然心想：“原来这位陈兄竟是青锋令使，怪不得这般见多识广、处变不惊。”

犹豫片刻，忽道：“陈兄，我先前一直在想这镇子究竟哪里不对，方才却让我想到了一处。”

陈彻道：“啊，你想到了什么？”

叶凉道：“我想到这镇上的酒楼，里里外外都像极了我从前住在临江集时常去的那家酒馆……嗯，几可说是全然一样。”

陈彻心中一动，脱口道：“你从前去的那家，也是叫‘春风酒楼’么？”

叶凉愣了愣，摇头道：“那倒不是。那家的掌柜和你一样都是姓陈，便叫作陈家酒馆。”

陈彻沉吟道：“原来如此……这确是有些奇怪。”

说话中夜色越来越浓，山势也愈发陡峭，几人步履渐缓，却见前方分出了几条岔路。

雷缨络忽道：“我来引路吧。”当即走到了最前，身影淡淡融入夜色。

又走了一阵，陈彻眼看雷缨络在山径之间转折自如，似对这春山颇为熟悉，不禁好奇道：“雷姑娘，你走在山中，倒像是……”

话未说完，雷缨络便接口道：“一块石头。”

陈彻一愕：“啊？”

雷缨络淡淡道：“我和我哥都像石头——你先前便说过一次了。”

陈彻听见她清柔的语声，心中顿时有些慌乱，赶忙道：“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说雷姑娘走在这山中，宛如回到自己家里似的，很是熟悉。”

雷缨络道：“嗯，石头回到山中，就像我回到家里。”

“我、我当真不是这个意思……”陈彻闻言苦笑，不知该如何解释才好。

雷缨络忽而轻轻一笑：“我知陈公子并非此意，方才只是想逗一逗你，请别见怪。”

陈彻一愣，挠头不语。

宁简瞥了雷缨络一眼，道：“看不出雷姑娘倒是个风趣之人。”

几人闲谈中行至山腰，眼看地势平阔了不少，都微微松了口气；前行一阵，忽见远处隐约有些光亮，不禁相顾惊疑，加快了步子，片刻后依稀辨出前边似有屋舍。

秦楚讶然道：“这刀宗不是住在峰顶么，怎地半山腰也有人住？”

叶凉心中惊凛，抢步奔近，但见眼前有两间茅屋、一株桂树，都被稀疏的篱笆围着，竟和他从前在临江集的住处一模一样。

当即走进了篱笆，只见那株桂树枯枝横斜，树旁却也有一方石凳；

转头又见屋里透出淡淡的烛光，仿佛只要自己一走进去，便能看见师父正蹲在炉膛边添柴。

一瞬里叶凉心神激荡，上前几步，推门而入。

第五章 昆山雪刃（十五）

夜风涌进屋子，烛光晃漾如水，叶凉定睛看去，屋里只有一男一女相对而坐，都是二十七八岁年纪，正自低头吃喝，却不见师父吴重。

随即四下看去，桌椅床榻一应器物都已陈旧不堪，屋角结满蛛网，似已多年没人居住了。

宁简等人紧跟着叶凉走进门来，不由得一怔。陈彻脱口道："——方大哥，是你！"

叶凉心中怅落，半晌才缓过神来，闻言瞥见男子很是眼熟，这才想起此人便是自己初到春雪镇时曾遇过的方轻游。

方轻游站起身来，与宁简、陈彻寒暄了两句，随即又问了雷缨络的姓名。

陈彻打量方轻游，但见一别月余，他已不穿玄真教门徒的灰蓝衣衫，笑容淡然自在，眉宇间似也潇洒了许多，却听他转头对叶凉拱手道：

"花兄弟，咱们又见面了。"

宁简蹙眉道："花兄弟？"

方轻游笑了笑，道："这位小兄弟不是名叫花暖么？"

"那、那只是我师父随口编的姓名，"叶凉脸颊一红，"我叫叶凉。"

方轻游倒似也不觉奇怪，重又拱手微笑道："叶兄弟，幸会。"

屋里那名女子冷眼瞧着众人交谈，却不发一言。宁简看见她脸上刺着一条青郁郁的小鱼，心中微凛，认出了她是何人；随即果然便听方轻游引介道：

"这位姑娘正是山中刺'零'字堂的薛夜鱼薛堂主，我与薛姑娘却也才相识不久。"

薛夜鱼闻言却不起身，一瞬里淡漠扫视几人，与宁简目光相触，轻轻一笑："宁姑娘。"

宁简一怔，亦道了声："薛姑娘。"想起五年前在缔结"青崖之盟"时，此人竟仿佛看破了自己的出身，曾直言质疑自己并非姓宁，但此刻听她说话，语气中倒不似当年那般隐隐怀有敌意了。

却听陈彻忽道："方大哥，你上山时可有遭到那灰衣人拦阻？"

方轻游道："我言明了想要拜会刀宗，那人非但没有拦截，反倒算是帮了我。"当即简略讲说了情由。

原来方轻游杀死薛秋声后，一路西来昆仑，连连遭到天音宗追杀，均被他甩脱，本以为抵达了春雪镇便能得清静，哪知镇上竟也潜匿着不少天音宗门徒，与方轻游缠斗起来；方轻游且战且避，来到镇子西边的春山脚下，而那伙天音宗门徒却似对那灰衣人颇为忌惮，不敢靠近，故而方轻游才得以从容上山，后来经过这屋子进来歇脚时又偶遇了薛夜鱼。

秦楚从旁听着，眼看众人说了好一阵子话却没人来请教他的尊姓高名，当即清咳两声，上前拱手道："在下秦楚，是'青箫白马盟'方盟主的义子，幸会方兄、幸会薛姑娘。"

方轻游淡淡道："久闻秦公子之名，失敬了。"

宁简闻言莞尔道："秦公子，我当真有些好奇，你究竟是有什么本事，竟能当上青箫白马盟的少盟主。"

秦楚愣了片霎，嬉皮笑脸道："在下的本事可多着呢，以后慢慢说与宁姑娘知晓。"

薛夜鱼忽而冷笑："他即便没什么本事，也能当得少盟主。"

宁简一怔："薛姑娘此言何意？"

薛夜鱼道："昔年'青箫书生'秦英与'白马长戈'方天画创下了青箫白马盟，后来秦英为救方天画而死，这位秦公子便是青箫书生的遗孤，你说

这方天画又岂能不让自己义兄的儿子来做少盟主？”

诸人闻言恍然颔首。宁简看向秦楚，问道：“这却奇了，秦公子为何每回都只言及自己的义父，却对生父提也不提？这青箫书生可也是赫赫有名的武林前辈呀。”

秦楚一时间神色古怪僵硬，半晌才低声咕哝道：“死都死了，有什么好提的……”说着扭头走到桌子旁，扯过一把布满灰尘的椅子一屁股坐下。

陈彻瞥向桌上，忽道：“方大哥，你们先前在吃什么？”

方轻游道：“我们自己带了烙饼，方才去到旁边的柴房，看见有锅灶柴火，便煮净了一锅雪水，熬了些野菜汤。”

陈彻眼睛一亮，欲言又止。

方轻游见状微笑道：“几位不妨也来吃些？”

陈彻顿时点头：“多谢方大哥。”其余诸人却都不饿；叶凉急于登上峰顶找寻师父，更是无心吃喝，眼看着陈彻片刻间便吃完了半张饼、两碗汤，想了想道：“我……我想先行赶去峰顶。”

方轻游问明详情，得知了吴重与弓魔都在山上，神情微变，与薛夜鱼对望了一眼。

薛夜鱼道：“既是如此，咱们也莫再耽搁，这便上山。”

诸人纷纷称是，叶凉忽道：“方大哥、薛姑娘，你们是想上山杀我师父吗？”

方轻游摇头道：“听你刚才所讲，弓魔带吴重上山是去请刀宗救他，若是刀宗肯亲自相救，我等素来景仰刀宗，又怎会再杀吴重？若是……”说到这里，却顿住不言。

叶凉知他话中的未尽之意便是若刀宗不肯相救，那么吴重伤重难治，也就无须他们再动手；默然片刻，点头道：“我明白了，多谢两

位。”

随即，众人便准备出门，叶凉瞥见方轻游背上负有兵刃，不禁脱口道：“黄昏时听方大哥说要到镇上寻一把称手的刀，看来已然寻到了。”

方轻游微笑颔首：“这把刀是我去煮汤时寻到的，当时却正正挂在柴房的墙壁上。”

叶凉心中一动，想起当年初遇师父的那天，却也是在柴房里见到了一柄寒光凛凛的剑，当即将此事讲了出来，又说了这两间茅屋极像自己在临江集的住处。

众人听后均是惊疑不解，方轻游取下背上那柄刀，递给叶凉道：“叶兄弟，你来瞧瞧这把刀，和你那柄剑可有什么相似之处么？”

叶凉端详了一阵，只觉那实在只是一把寻常单刀，在天下任何铁匠铺里都能锻打得出，正觉迷惑，却听薛夜鱼道：“神器自晦，不显光华，当真是一柄好刀，却不知从前是谁所用。”

叶凉将刀递还，道：“我没瞧出有什么相似。我先前那柄剑名叫‘孤鹜’，却是……”

话未说完，薛夜鱼忽然截口道：“是方白的剑？”

叶凉道：“正是。”却听薛夜鱼轻声沉吟道：“照此说来，这柄刀的旧主多半也非等闲之辈——呵，说不准便是云荆山的刀。”

第五章 昆山雪刃（十六）

“照此说来，这柄刀的旧主多半也非等闲之辈——呵，说不准便是云荆山的刀。”

众人心中震动，一时间无人接口。忽听方轻游道：“诸位、且先退后，远处有人来了。”

诸人退向桌边，将门口空处了一片，不多时，却见有个黑袍麻鞋、腰插竹箫的中年男子踏进了屋子。

陈彻一怔，道：“天音宗的人上山来了，多半是那灰衣人已然败给了柳续。”说完瞥了宁简一眼，却见她淡然伫立，神情中看不出是忧是喜。

不经意间又瞟向叶凉，却不由得一惊：叶凉脸色煞白，浑身轻颤，盯着门口的那个天音宗门徒，似已恐惧至极。

那天音宗男子扫视堂中，锐声怪笑道：“方轻游，你倒是找了不少帮手。”

方轻游低头看着手中的那柄单刀，却只淡淡道：“我当真没想到，你们这些天音宗弟子竟如此胆大妄为，明知正气长锋阁下了严令，‘各派武人未得允可，不得接近春山’，可你们却仍敢追上山来纠缠不休，难道竟不怕得罪燕寄羽么？”

那天音宗男子冷笑道：“近日燕山长已擢谭长老为青锋令使，我等登上春山，却正是奉燕山长之命。”

“谭寒音拿了青锋令？”方轻游神色微讶，轻轻一叹，“没想到武林中这么快便又有了第十二位青锋令使。”

叶凉听见“谭寒音”三字，身躯突兀地挺直，宛如被人拉紧了心弦，不知不觉间已将雷缨络给他的那柄短剑拔出。

陈彻乍闻身旁铮然拔剑之声，忽然掌心微痛，这才察觉自己先前一直将青锋令攥在了手里，连方才吃烙饼时都未曾放下。

又听那天音宗男子漠然道：“方轻游，你杀害了薛长老，眼下又胆敢躲进春山，我倒要反问你一句：你难道不怕得罪燕山长吗？”

方轻游闻言莞尔：“我来昆仑，本就是为得罪燕寄羽而来。”

那人神情微紧，语声僵硬道：“你既不知死活，咱们便言尽于此。后会有期。”说着转身走向门口。

薛夜鱼忽道：“阁下留步，还请吃些东西再走吧。”

那人闻言回身，但见薛夜鱼坐在桌旁侧目看过来，桌上却摆着些烙饼与碗筷，当即哼了一声，道：“那也不必了。”

“不是请阁下吃桌上这些——”薛夜鱼淡淡道，“山中刺薛夜鱼，送君赴鬼宴。”

话音方落，堂中烛火一阵急闪，明灭不定；一瞬间陈彻望向桌旁，但见薛夜鱼仍自端坐，脸颊苍白明丽，刺在脸上的那条青色小鱼却竟已消失不见了！

那天音宗男子脊背一僵，随即浑身抽搐起来。

众人瞧得心惊，但见那人不断反手去挠背上，却似徒劳无用，随即收手，厉啸一声，扑向薛夜鱼，方一跃起便又摔落地上，就此毙命。

薛夜鱼轻轻摇头：“被我的鱼儿咬中，还敢妄动内息，只会死得更快。”

屋里一时寂静；陈彻瞥见薛夜鱼的脸颊上倏忽多出了一片青色的鱼尾，随即便是鱼身、鱼鳍、鱼目，仿佛那条鱼又在虚空中游回了她的脸上。

方轻游眼看薛夜鱼与那天音宗男子相隔数丈，竟瞬息制死了那人，一时却看不破她究竟是用毒、暗器抑或是别的手法，不禁轻叹道：“久闻山中刺高手能杀人于无形，今日得见，果然是神乎其技，令人难以揣度。”

薛夜鱼却不接话，只淡然端坐。

烛火渐渐安定，雷缨络忽道："我本以为方兄要试一试那柄新得的刀呢。"

方轻游一怔，笑道："那也不急于一时。"随即留意到叶凉正神情紧张地注目自己，便道："叶兄弟，怎么了？"

叶凉颤声道："那、那谭寒音也在春雪镇上么？"

方轻游道："不错，我上山前曾与他短暂交手。"

叶凉低下头去，喃喃道："我七岁时，便是一些腰插竹箫的黑袍人闯进了我家，他们的手掌上能发出虫子叫声，他们、他们杀死了我父母……那为首之人便自称是叫谭寒音。"

众人面面相觑，一时无言。方轻游叹道："竟是如此。叶兄弟，却不知天音宗为何会找上你家？"

叶凉道："他们是去我住的村子里搜寻一样物事，没能搜到，便滥杀了许多村民。"

方轻游道："他们要找什么物事，你可还记得么？"

叶凉道："嗯，是一封书信。"说完心神一震，忽而想到行囊里还放着吴重从鄂州"晴川刀"那里取来的书信，不禁惊疑暗忖："总不能世事如此之巧，难道竟会是同一封书信么。"

方轻游道："只是一封书信么？"

叶凉茫然摇头："我也不知他们要寻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书信。"忽听雷缨络道："叶公子，咱们一起寻到谭寒音，为你父母报仇。"

叶凉一愣，转头瞧见雷缨络眼中清光盈盈，似欲落泪，不由得心中颇为感动，认认真真道："多谢雷姑娘。"

方轻游瞥了一眼地上的尸体，道："此人孤身来到，多半是先行探路，恐怕更有许多天音宗门徒将至，此地不宜久留，咱们走吧。"

随即，众人纷纷出门，继续朝着峰顶行去。

叶凉将那柄短剑紧握在手，心绪渐渐平复下来；走出一阵，忽听薛夜鱼道："叶凉，你手里那柄短剑可不是'孤鹜'吧？"

叶凉一怔，道："不是。那柄'孤鹜'起初被我用来砍柴，后来碎在衡山了，这柄短剑却是……"

雷缨络忽而回眸，接口道："这柄剑是我赠与叶公子的信物。"

"原来如此，"薛夜鱼淡然颔首，"江湖儿女互赠配剑作为定情信物，倒也常见。"

叶凉闻言顿时惊慌，赶忙道："不是、不是这样——"说着瞥向雷缨络，却见她已回过头去，继续默然引路，却竟似不打算辩解。

方轻游瞧见叶凉窘迫，便岔开话头道："用剑砍柴，可不容易吧？"

叶凉点头道："嗯，我第一天去砍柴时，便觉得剑身会断，但方前辈的'孤鹜'实在是一口好剑，我砍了七年柴都没有断，只是也难免渐渐生锈，去年秋天终究还是碎掉了。"

方轻游轻轻一叹，道："再好的刀剑，也经不住年月摧折。"

众人一边说话，一边登山，又走出半晌，突然齐齐凝住了步子——

春山的峰顶上亮起了一点灯火。

那灯火凌空显现在远远的高处，宛如在阴沉晦暗的夜幕中悬起了一轮明月，洒下来一片冷冷淡淡的清光，如薄衣般轻轻披在诸人身上。

让人既难攫取，又无从闪躲。

一时间仿佛天地空芜，只剩下那片灯火定在半空里。众人各怀心事，一起静默。

雷缨络忽而轻叹："这江湖纷纷扰扰，你争我斗，究竟是为了什么。"

宁简道：“人世间自古以来便是如此，那也没什么好说的。”

忽听叶凉惊咦一声，众人回身望去，在黑沉沉的山脚下，宛如呼应春山峰顶似的，春雪镇上也渐次亮起了点点灯火。

两片灯火遥相而峙，像是一对故友，又像宿敌。

第五章 昆山雪刃（十七）

暗夜无星，七人在山间伫足良久，继续登山。

秦楚忽而笑嘻嘻道：“看来刀宗知道咱们将至，这便已点起灯火迎接咱们了。”

薛夜鱼冷笑道：“只怕咱们还没这么大的面子。”

众人里只陈彻不会内功，在崎岖的山径上行走了多时，渐感双腿酸涩沉重，不禁越走越慢；忽然间手心微凉，侧头瞧去，却是宁简步履稍缓，走到了他身边，牵住了他的手。

陈彻只觉一汩汩内劲从左手脉门源源不绝地涌入经络，顿时气力一振，想要道声“多谢主人”，暗夜中辨不清宁简的样貌神情，不知为何却欲言又止，仿佛一旦开口就会打破什么似的；随即又想，宁简此刻也未必想要自己出声道谢，于是便只默默地与宁简并肩行在夜风里。

走出十余步，忽听雷缨络道：“陈公子，你可是累了么？”

陈彻一怔，眼看她本在前方数丈之外引路，也不知为何突有此问，便道：“我……我不累的。”

雷缨络道：“嗯，那便好。”语气中似颇蕴关切。

话音方落，陈彻忽觉手心一空，却是宁简悄无声息地撤了手，走到他前边去了。

陈彻又是一怔，继续随着众人登山；时而仰望峰顶，时而又回头看看远处的春雪镇，慢慢地莫名觉得这两片灯火就像两处穴道似的，回想从镇上一路上山的途径，似乎恰如一条曲折绵长的经络。

——想到这里，心头轻震，攥紧了右手中的青锋令，若有所悟。

又行了大半个时辰，终于抵达峰顶，一时间众人均是微微松了口气；但见前方的石径尽处矗着一座灯火通明的两层楼阁，瞧来颇为古朴

简陋，却是顺着山顶上倾斜的地势而建，仿佛随时便要向着山谷中倒塌过去。

众人对望一眼，缓步走近，只听薛夜鱼淡淡道：“眼前这座歪楼，便是刀宗的居处‘云阁’了。”

秦楚闻言啧啧赞道：“这座楼筑在云端，主人也姓云，取名为‘云阁’，实在妙极。”

叶凉凝神细听了一阵，忽而加快步子，奔到了木门之前，伸手推门；秦楚急声叫道：“叶兄不得莽撞！”

叶凉回头道：“里面没人。”说着推门而入。

众人跟着走进，环顾堂中陈设，除去烛台甚多之外，却与寻常堂屋没什么分别，只是桌椅器物都极为清净整洁，却不像半山腰的两间茅屋那般已尘封多年。

叶凉本以为来到峰顶便能见到师父，可是方才在门外便听出堂中似乎没有人声，心中顿时焦虑起来，眼下伫立在堂中，更是手足轻颤，惶然失措。

秦楚眼珠乱转，点了点头，缓声沉吟道：“依我看来，刀宗没在堂中。”

宁简蹙眉道：“废话。”顿了顿，又道：“咱们去瞧瞧楼上。”

雷缨络道：“嗯，诸位先行上楼，我在这里守着。”

宁简一怔，淡淡道：“有劳雷姑娘了。”

叶凉跟着众人迈上木梯，不经意间回顾了一眼，只见雷缨络的侧影纤细窈窕，孤零零立在堂中，夜风涌进门来，衣裙微微飘摇，宛如不胜风力似的，身姿轻柔欲飞。

——片霎间叶凉恍如被刺了一剑似的，神魂深处怦然一动，竟忍不住想要走过去将她轻轻拥入怀中；随即心中深深自责：“如今师父安危未

明，我怎能竟还生出这般念头？”于是赶忙转回头，快步走到了“云阁”的第二层。

众人四下打量，但见阁中空旷明净，除去一些烛台和铺在地上的两个蒲团，竟是再无旁物。

薛夜鱼神色冷淡，轻笑道：“据我刺探到的消息，明晨燕寄羽便会率正气长锋阁其余阁主与十二位青锋令使一齐拜山，若到时刀宗仍然不在，让他们扑了个空，倒也有趣得很。”

宁简道：“眼下陈彻已在云阁，花静庭又新死，十二位青锋令使却只留给燕寄羽十位了。”

秦楚讶然道：“难道刀宗他老人家点起了灯烛，却不等候客人，便自顾自地离去了？”

方轻游道：“这灯烛未必是刀宗所燃。”

宁简在阁中轻缓踱步，仔细端详那些烛台，忽道：“是简青兮。有几支烛台上还残余着些许霜气，多半是简青兮刺出‘冰霜结玉’的指劲擦燃了烛台。”

方轻游点了点头，道：“简青兮燃起烛台，是想将别人引到这山顶上么？”

众人相顾惊凛，却听宁简道：“此人行事素来乖张怪异，实难猜测他的真正图谋……嗯，也不知道他现下又躲去了何处。”

叶凉当即接口道：“可是弓魔不是也带我师父上山来了么，他们怎么却也没在这里？”

方轻游沉吟道：“或许是刀宗见到尊师伤重，便带他另寻僻静处疗伤去了，叶兄弟暂也不必太过忧急。”

叶凉闻言心中微定，道：“多谢方大哥。”

薛夜鱼忽然一笑：“也许刀宗就在云阁之中，也未可知。”

方轻游讶道：“薛姑娘何出此言？”

薛夜鱼淡淡道：“以刀宗的修为，若不愿与咱们相见，便是站在咱们眼前，只怕咱们也是瞧不见的。”

众人面面相觑，均觉匪夷所思；叶凉却曾在衡山目睹过方白“借山川草木藏神”的境界，此刻不禁转头四顾，片刻过去，却也没察觉到什么异样。

方轻游轻叹道：“即便刀宗能潜形于天地间，难道当真竟会对我等避而不见吗？”说完神色微变，立即又道：

“有人来到，咱们速速下楼。”

叶凉闻言心弦一颤，当即抢步奔向楼下，尚在木梯上便见一群黑袍麻鞋的天音宗门徒正渐次踏进门来。

雷缨络独立堂中，从容抬手，拔出了那柄短剑。

剑芒轻晃如水，叶凉眼看着她持剑斜斜指向门边，心中怅然一震，只觉她拔剑之后神采倏扬，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身姿纤弱中透出一抹异样的锋锐，在烛火映照之下，恍如夜幕陨灭，天上星辰的光华尽落在她身上——

那是一抹锋锐到无坚不摧的明丽。

电光石火之际，叶凉看得惊心动魄，莫名又想到了那名无颜崖女杀手、想到自己与她惊鸿过眼般的匆匆一面，随即便觉眼前有些模糊——似乎这久存心中的一幕倏然间竟已遥远黯淡了许多。

第五章 昆山雪刃（十八）

顷刻间便有八个黑袍人进到了堂中，与雷缨络对峙；叶凉疾奔下木梯，粗粗扫量过去，这八人里却没有自己幼年时见过的天音宗长老谭寒音。

却听为首一个黑袍人喝声道："小丫头，你是何人，方轻游可在此间？"

雷缨络持剑静立，恍若未闻。

叶凉握紧短剑，冲到雷缨络身边，与她并肩而立。

八个黑袍人相顾一眼，均觉眼前这少女风姿卓绝、眸中似蕴奇彩，剑势亦蓄如虹电，一时却也不敢小觑，至于她身旁的那个少年，倒是看不出有什么高手气象；忽而抬头瞥见方轻游等人正快步下楼，神情顿变，各持竹箫在手。

秦楚掐指一算，愁眉苦脸道："他们有八个人，咱们却只有七个，这可当真不妙得很了。"

方轻游扫视那八人，皱眉道："诸位竟追到这里来了，竟不怕扰了刀宗的清静么？"

为首那黑袍人冷冷道："天音难测，血仇必偿，你便是去到天涯海角，也休想躲过去。"

方轻游苦笑道："你们执意送死，我倒也拦不住你们，只是我实不想污了刀宗的居处，咱们还是出门说话吧。"

那黑袍人环顾堂中，似乎神情微松，又道："那也不必。"

薛夜鱼忽道："你们明面上是来找方轻游寻仇，实则却是来刺探刀宗是否在云阁之中，是也不是？"

那黑袍人脸色漠然，却径自道："我天音宗素来恩仇分明，你们其余

六人若不想陪方轻游同死，便请速速离去。”

叶凉闻言与雷缨络对视一眼，却听雷缨络轻声道：“叶公子，请退后些。”

叶凉摇头道：“那不成，我与天音宗有父母深仇，岂能退避？”

当即看向那些黑袍人，朗声道：“我问你们，谭寒音也上山来了吗？”他生平第一次面对仇人发声质问，虽心意坚决，可说到后来，声音终究还是有些发颤。

为首那黑袍人看也不看叶凉，却与同伙相顾而叹，嗓音怪涩道：“谭长老最厌聒噪，咱们须得在他老人家来到之前杀死这七人，将堂中清理出来。”

另一黑袍人接口道：“嗯，还须将他们的尸身丢进山谷，以免满堂都是血腥气。”

叶凉胸中气血翻涌，未及开口，忽听雷缨络又道：

“叶公子，还请稍退一步。”

叶凉一怔，仍是摇了摇头。

雷缨络微微颔首，道：“那也无妨。”说着迈步迎向那八个黑袍人。

“雷姑娘，你——”叶凉惊叫一声，却见她前行中将左手也轻轻抬起，与持剑的右手分列在身子两侧，恍如左手也正持着一柄短剑似的。

雷缨络走到黑袍人身前五尺处停步。

叶凉忽觉双目轻微刺痛，眼前的雷缨络霎时变得模糊，仿佛她虽然伫足不动，但身影却正自不断散碎、又不断凝聚。

——震惊之际，突然醒悟过来：其实雷缨络并非一直未动，而是在刹那间一次又一次地移形转位，只是每次闪身而出都瞬息折回，已快至匪夷所思的境地，故而看起来她的身影才似只是在原地不断聚散。

眨了眨眼，倏然间又见雷缨络的左手中竟也凭空多出了一柄短剑，随即明白了是那柄短剑正在她的左右手之间飞快轮换，快到了宛如双手各持一剑。

不知不觉中，叶凉已退后了两步，但见堂中光华乱溅如雨，倏忽收敛在雷缨络的短剑上。

不少人未及反应，仅看到剑光一闪；定睛再看，却见雷缨络左手静垂，仍是右手持着短剑斜指门边。

一瞬间众人只觉那柄短剑亮得几欲燃烧起来。

——剑光凝固在短剑的锋刃上，也从此凝固于叶凉的心头。

夜风过堂，雷缨络回身归剑入鞘。在她身后，八个黑袍人渐次栽倒。

陈彻打量地上那八个黑袍人，但见他们周身并无一丝伤痕，却竟似已然毙命，只听方轻游轻叹道：

"'峨嵋织星剑，剑下不流血'——久闻其名，今日目睹，果真是中者立毙，身无寸伤。"

"非是我执意抢前出手，"雷缨络微微低头，语声轻柔，"只是如此便不会弄脏云阁了。"

陈彻悄声询问宁简："主人，这织星剑竟是这般厉害么，咱们从前却似没遇到过这一派的弟子。"

宁简淡淡道："此门派收徒极重天资、门徒极少，江湖上确然难得遇见；传闻织星剑修到深处，剑刃上能接引星光，耀灭敌人神魂，此言虽有些夸大，但这'织星牵魂'的剑意确然是极凌厉的。"

说着瞥了雷缨络一眼，想起她赠剑给叶凉时曾言"我用单剑也是一样"，却没料到她竟当真能以单剑施展出双剑剑术，心中着实有些佩服，随即又道："雷姑娘好厉害，也不知道你和展梅，究竟谁的剑更快。"

雷缨络低声道："宁姐姐过奖了，我怎敢与展前辈相比。"言毕侧头看向叶凉。

叶凉喃喃道："雷姑娘，原来你的剑术这么高……"

雷缨络轻轻摇头，道："听这些天音宗门徒所言，那谭寒音似已将至，咱们莫打乱了云阁，就去门外等候吧。"

叶凉分不清她口中的"咱们"是指堂中七人还是仅指他们两个，不禁心中一动，脱口道："好。"

两人随即出门；宁简、方轻游等人对望片刻，也跟着走出。

众人默立在眘山峰顶的阵阵夜风之中，不多时，便听见有脚步声拾级而上。

叶凉忽道："来了四个人。"

雷缨络道："嗯，你怕么？"

叶凉一怔，道："不怕。"说完却觉其实心里颇有些怕，想了想又道，"雷姑娘，多谢你帮我，不然我真会挺怕的。"

说话中但见四人行近了云阁，居左的一个黑袍人年约五十、面色阴沉，想来便是天音宗长老谭寒音了；另外三人却赫然正是自己在山脚下遇到过的柳续、龙钧乐与展梅。

忽听身后的方轻游苦笑道："哈哈，看来尚未见到刀宗，便得先打几场硬架了。"

第五章 昆山雪刃（十九）

秦楚躲在七人最后，见状小声咕哝道：“咱们有七个人，对面却只来了四个……嗯，咱们该是稳操胜券了。”

宁简淡淡道：“我愈发觉得，秦公子行走江湖总提自己是方天画的义子，实在是明智之举。”

说着转头望去，但见谭寒音在远处厉声道：“方轻游，今日便是你的死期！”语声宛如一群夜枭扑簌簌飞近，在山巅来回震荡。

方轻游一笑，方要提声回话，无意间与柳续遥遥对视了一眼，深心里异感猝起，仿佛身躯正在难以抑止地凝缩成越来越小的一点，转瞬便要化散在天地间。

忽听柳续叹道：“没想到自弓魔、影使之后，武林中又有人修得了刀宗的‘意劲’。”

话音方落，方轻游便觉得周身一轻，随即再无异样；却听柳续继续道：“今日初见方兄，好生钦佩。”

众人闻言惊凛，纷纷望向方轻游，均未想到他竟已修成了意劲。又听谭寒音讶声怪笑道：“柳副山长说笑了，凭他怎能修得成意劲？他不过是个偷袭害死我薛师兄的鼠辈罢了。”

叶凉耳听着谭寒音说话，先前他本以为谭寒音要么自行到此，要么便是多率来一些天音宗弟子，但却没想到他会是和柳续等人同至，眼看着四人越行越近，一时间慌乱失措，忽听身侧的雷缨络低声道：

“叶公子，机不可失。”

叶凉一怔，片霎里心念电转：谭寒音是武林中新晋的青锋令使，明晨要与正气长锋阁的诸位阁主一同拜山，眼下龙钧乐与柳续在旁，定然不会放任自己去杀谭寒音；为今之计，恐怕只有趁着四人正惊讶于方轻游修成意劲之事，抢先出手一击，才有望为父母报仇。

想到这里，侧头与雷缨络对视，但见她眸光坚定，不禁轻轻“嗯”了一声，随即便见雷缨络迎上前去，面对柳续，从容说道：“金陵雷家雷缨络，见过四位前辈。”

叶凉也随之迈步前行，却听柳续道：“雷姑娘，你们几位……”听到这里，与谭寒音相距已颇近，辨出这人正是自己幼时亲眼见过的凶手无疑，当即手腕急振，使出了那式“秋水”，将短剑挥刺出去——

谭寒音自登上山顶便远远地盯住了方轻游，面色森冷如冰，似随时要出手为薛秋声报仇，此刻却不料忽有个少年挺剑刺来，当即冷笑一声，使出“寒蛩爪”擒向叶凉的右腕，哪知手掌方一挥出，惊觉对方手腕飘忽晃动、如春风般难以捉摸，招式竟似颇为神妙；凛然之际，又觉一片气劲从剑尖上脱飞而来，宛如绵绵秋雨渗透了自己的掌风，随即聚成狭长而锋锐的一抹清寒，刹那间已刺到胸前。

一霎里谭寒音心头空怅，恍惚看到秋水掠天际，霞光一线间，竟茫然僵在原地。

先前柳续话说至半，未想到叶凉竟会骤然出剑，正要跃步过去拦阻，倏觉身形一滞，却被雷缨络扯住了衣袖。

雷缨络轻道了声“得罪”，瞥见展梅一步踏出、即要刺出手中枝条，当即松开了柳续的袖角，闪身挡在展梅面前，手腕轻抖，随即静立不动。

下一瞬，剑光忽如层层密网布满了周遭，将夜色切割成微微发亮的碎块，将她与展梅分隔开来。

展梅急退两步，身前数尺处，剑光一闪即灭。

雷缨络心中微松，未及转身回看叶凉，陡然间惊见展梅去返如鬼魅，手中的枝条已刺近自己腹间，当即不假思索地又抖腕挥洒出一幕剑光——

忽听展梅一声轻叹。

随即雷缨络便看见眼前亮起了星星点点的火花，心头恍然一震：展梅追上了自己的剑速，以一阵快剑硬生生刺灭了自己的剑幕。随即骤觉腹间一痛；

——展梅不知何时已松手弃了枝条，手指在雷缨络腹上轻点即收，侧步绕过了她。但他出手与身法委实都太过迅疾，电光石火之际，雷缨络却仍只看见展梅手持一根燃烧着的枝条，正静静凝视着自己。

与此同时，龙钧乐眼看谭寒音竟似破解不了叶凉的剑式，转瞬便要被刺死，却是不得不救；当即吐气低低一喝，凝起龙家“钧天袖”的十成袖劲，挥袖如长龙过天，直直扫向叶凉。

展梅见状皱眉，撤步站定。

叶凉一剑刺出，猛然感到身旁劲风涤荡，却无暇旁顾，不知究竟是谁袭来，索性便想着硬受这一击，也要刺死谭寒音；忽而猛遭撞动，剑刃却偏了开去。

——方才雷缨络中了展梅的指劲，剧痛中内息滞涩，只觉浑身轻飘飘的几欲晕厥，听见龙钧乐的喝声，心神一清，转头瞥见叶凉即便能刺中谭寒音，却也要被龙钧乐的袖劲击死，当即闪身过去，撞向叶凉；

龙钧乐神色一变，想要收劲却已不及，勉力稍挽袍袖，袖风却仍重重击在了雷缨络的背上。

叶凉被撞得踉跄斜退，猝然扭头，只见雷缨络脸上的面纱倏忽散碎，飘进了夜风，苍白清丽的容颜便在咫尺，一时间不禁惊得呆住了。

雷缨络轻轻一笑，似想说些什么，随即吐出两口鲜血，扑在了叶凉怀中。

“……雷姑娘、雷姑娘！”叶凉抱住雷缨络，手臂不住地颤抖，一瞬里只觉心中一空一空的，宛如心跳静止，低头瞧去，只见雷缨络双目紧闭，嘴角溢血，当即缓缓坐下，将她轻柔的身躯倚靠在自己膝上。

这番激斗乍起遽收，方轻游、宁简等人站在叶凉身后，未能预料，

等到想要有所反应，却见叶凉已怀抱着雷缨络坐在了地上。

一时间众人面面相觑，无不震骇难言。谭寒音面色阴沉，缓缓抬掌，朝着叶凉迈出一步。

柳续忽道：“谭兄，请莫轻举妄动。”

谭寒音却仍是缓步走向叶凉。柳续吁了口气，又道：“谭兄，莫要轻举妄动。”却是去掉了话中的“请”字。

谭寒音听出柳续语气有异，与柳续对望了一眼，霎时间身躯震颤，暗凛顿步，缓缓道：“哼，谭某就先听柳副山长的高见。”冷声说完，心中却也暗自庆幸，先前叶凉虽一剑刺偏，但也有些微剑意侵进了他胸口经络，短时里他连抬掌都很是艰缓，虽颇想“轻举妄动”，可也终究心虚，生怕那个僵坐不动脸色悲急的少年忽而又刺他一剑。

柳续轻叹道：“敢问这位叶兄弟为何想杀谭长老？”

宁简淡淡道：“多年前谭寒音害死了叶凉的父母。”

柳续神情微变，转头看向谭寒音，却见他漠然旁顾，似全未听见。

龙钧乐打量叶凉与雷缨络，摇头叹道：“原来如此，唉，叶兄弟刚才为何不先讲明情由，却也不必贸然动手呀。”

叶凉微微抬头，惨然一笑：“我若先讲明情由，你们便会让我杀了谭寒音么？”

龙钧乐一怔，与柳续、展梅相顾，却是半晌没人接口。

第五章 昆山雪刃（二十）

薛夜鱼冷眼旁观，诮笑道：“好个正义无双的正气长锋阁。”

龙钧乐皱眉看向薛夜鱼，道：“匆忙赶到，未及请教姑娘姓名？”

薛夜鱼漠然不答。龙钧乐微笑道：“龙某瞧见了姑娘脸上刺青，难道还猜不出姑娘是谁么，你们‘山中刺’半年来频频与正气长锋阁作对，薛姑娘，你今夜来到这舂山峰顶，难道还想活着下去吗？”

薛夜鱼闻言一笑，眸光倏锐，却仍不接口。

“稍后我等自当再请教薛姑娘。”龙钧乐冷然说完，寻思了一阵，忽而走向叶凉，道：“叶兄弟，让我瞧瞧雷姑娘的伤势。”

薛夜鱼忽道：“别信他。”

叶凉一怔，但见龙钧乐神情恳切、语声凝重，略一犹豫，仍是微微点头。

龙钧乐伸指搭住雷缨络的脉门，片刻后退到一旁，缓了口气，道：“雷姑娘受伤不轻，但性命无碍；唉，刚才龙某实在未想伤她。”

叶凉听见雷缨络不会死，顿觉心中怦然急跳起来，仿佛心跳停顿到此刻才恢复过来，不禁眼眶一热，颤声道：“她……她是为了帮我。”

龙钧乐叹道：“我儿龙霖命薄，本已委屈了雷姑娘，未曾想今日我又伤了她，这实在是，唉……”

叶凉道：“龙掌柜，你方才是想杀了我吗？”

龙钧乐一愣，方才他为救谭寒音而凝聚袖劲，心中确有杀念，只是江湖武人打斗厮杀，往往彼此心知肚明，却极少有人特意问上这么一句，眼下但见叶凉问得朴实认真，一时倒是颇难回答，便只沉着脸不说话。

却听叶凉轻声道：“龙掌柜，咱们无冤无仇，但你却能举手便使出杀

招，想来心中对自己要做什么很是坚定吧，我一路行到舂山，似乎遇到的每个江湖人行事都很坚定，只有我不知自己要做什么……师父带我杀刀宗，我便来了；遇到害我父母的仇人，我便须杀他，除此之外，我却不知自己还能做什么。”

龙钧乐干咳一声，道：“咱们武林中人素来以恩仇分明为豪杰，叶小兄弟方才提及的两件事，一是为报答师恩，一是为父母报仇，已经算是……咳咳，算是很了不起了。”

叶凉摇了摇头，又看向怀中的雷缨络，轻轻用袖角擦去了她唇边的血丝；雷缨络晕厥中脸颊微侧，身躯轻颤了一瞬，与叶凉靠得更紧。

宁简看在眼里，一时间蹙眉不语，只觉以叶凉的性情，方才应是不会忽施偷袭，多半是雷缨络出言提醒过他；而他当时那般舍身不顾，恐怕也不仅仅是急欲杀死谭寒音，却亦是不想辜负雷缨络奋力相助的情谊。——想到这里，瞥见身旁的薛夜鱼却也正自打量叶凉，嘴角挂着一丝冷笑。

薛夜鱼瞧见叶凉脸色忧急，忽而撇了撇嘴，取出一瓶丹药抛到了叶凉脚边，淡然道：“取五粒服下，于内伤颇有灵效，用与不用，悉随尊便。”

叶凉愣了愣，随即捡起那瓶丹药，小心翼翼地给雷缨络喂服了，道：“多谢薛前辈。”

薛夜鱼面色一冷，却不理他了。

展梅默然旁听，忽然看向谭寒音道：“谭长老，当真是你杀害了叶兄弟的父母么？”

谭寒音冷然道：“谭某一生杀人甚多，从不与人解释，却也不惧别人寻仇。”

叶凉听见展梅说话，想起了在凉州郊野间自己师徒曾被展梅所救，心中一直感激，不料今夜展梅却会拦阻他报仇；而那“山中刺”本曾要刺杀师父的，可是刚刚薛夜鱼却又给了自己丹药。一时间心中惘然，只觉

这武林中的是非善恶，实在难以言说。

沉思片刻，忽而喃喃道：“无论如何，我也须为爹娘报仇。”随即抬头看向谭寒音，道：“谭寒音，我要和你一对一地决斗，你敢不敢应战？”

众人闻言面面相觑，却见谭寒音漠然一笑：“不知死活的野小子。”

龙钧乐皱眉道：“明晨我正气长锋阁便要上山拜会刀宗，这是武林中的头等大事，眼下还是莫要旁生枝节……”

薛夜鱼冷声打断：“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正气长锋阁便是有天大的威势，总也不能不让人为爹娘复仇吧？”

龙钧乐闻言沉吟不语。片刻后，却听柳续道：“薛姑娘此言不无道理。若谭兄同意，我等自无话说。”

谭寒音先前一直暗自运功调息，此刻已将经络中那式“秋水”的剑意尽数驱散，当即瞪向叶凉，冷森森道：“既然你小子执意寻死，我便成全你。”

叶凉点了点头，却径自望向薛夜鱼，先前他本就感动于薛夜鱼赠送丹药，方才薛夜鱼却又出言帮他促成了与谭寒音的决斗，心中更是深深感激，当即颤声道：“薛、薛姑娘，实在多谢你，稍后若龙掌柜他们为难于你，我定会尽力相助……”

薛夜鱼瞥见他眼眶泛红、出语诚挚，显是感激已极，不禁冷笑道：“好个懵懂小子，咱们萍水相逢，互不知根底，难道别人对你稍好一点，你便要掏心掏肺地感激报答么？”

叶凉道：“做人不就该如此么？”

薛夜鱼一怔，倒觉难以接口了，只冷声道：“等你胜过谭寒音再说吧。”

谭寒音似已颇觉不耐，当先走到一处空地，回身道：“小子，你还要啰嗦多久，才肯赴死？”

宁简想了想，蹙眉走到叶凉身旁，道："暂将雷姑娘交与我照顾吧。"随即从叶凉怀中将雷缨络接过。

叶凉赶忙道谢，站起身来吐出一口浊气，走向谭寒音。

龙钧乐目光闪动，忽然叹道："能了结一桩仇怨，也是好事……唉，既说了是一对一的比斗，咱们谁也不插手便是。"

方轻游神情微变，颔首道："龙前辈当真是公道得很。"

说着手握那柄单刀，朝着叶、谭二人走近了数步，洒然笑道："我忽然有些瞧不清楚，须得离近了观战。"

柳续闻言淡淡道："只怕我也须离近些。"言毕也前行了几步，侧头与方轻游对视。

方轻游心中一凛，忽觉刚刚提聚起的劲意竟开始逐渐溃散，仿佛融化成了一汩泉水，不断流泻在地。

却听柳续轻叹道："方兄不似弓魔与影使曾得过刀宗点拨，仅凭幼年时目睹了刀宗的一次出刀，便能自悟而修成'意劲'，实是天纵奇才。"

方轻游苦笑一声，只觉柳续眸光清亮如月，霎时间将自己照彻在原地；想要移开目光，头颈上冷汗涔涔，竟似难以动弹了。

龙钧乐笑呵呵接口道："只可惜柳副山长的'竹声新月'，便是专为压制'意劲'而修。"

第五章 昆山雪刃（二十一）

众人相顾惊骇，一时间均想：原来“意劲”竟也能被克制。

陈彻顿时明白过来：柳续看似随和淡然，但深心里却也颇有傲意；十三年前云荆山横空出世，柳续自知在刀术上不及，不愿屈居人下，便弃刀不用，从此转入停云书院，苦修“竹声新月”，多半便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再超越刀宗。

忽听展梅轻叹道：“非是柳兄这般傲卓风骨，决然修不成此奇技，在下实感钦佩。”

陈彻闻言看向身旁的宁简，只见她眼望柳续，神情中似也有佩服之意；方要开口，却见宁简又低下头去，蹙眉端详起晕迷中的雷缨络。

陈彻知道宁简接下了雇托要护住叶凉周全，便低声道：“主人，你要去帮叶凉么，我先帮你照看雷姑娘吧。”

宁简一怔，心想叶凉是吴重的弟子，柳续等人还指望吴重去杀刀宗，也未必便会任凭谭寒音杀死叶凉，更何况还有方轻游守在近处；想到这里，眼看陈彻似要伸手将雷缨络抱过，当即摇头道：“不必了。”

却见方轻游忽而身躯微松，不再与柳续对视，随口道：“柳兄好修为，万幸在下也不是只会‘意劲’。”

龙钧乐目光闪动，皱眉道：“哈哈，方老弟，你既已自言退教，却还要用玄真教的武功，难道不觉得有些羞惭么？”

方轻游闻言一笑：“我自己心中羞惭，那也是我自己的事。”说话中却一直盯着谭寒音。

谭寒音缓缓将腰间的竹箫取在手里，斜睨叶凉道：“小子，便让你先出招吧。”

薛夜鱼微笑道：“谭长老对付一个小辈，倒也不吝使出兵刃。”

谭寒音脸色阴沉，却不接话。

叶凉心知自己仅会一式“秋水”，与谭寒音这等高手比斗，多半也只有一次出剑机会，须得思索清楚、找准时机，于是轻轻点头，沉吟道：“那我须好好想想。”

两人相隔一丈而立，片刻过去，叶凉却仍未出剑。

秦楚见状笑嘻嘻道：“叶兄，我教你一招：反正是你先出手，你不妨就慢慢想，想到天亮再说，到时或许便有人来救了你。”

话音未落，骤见谭寒音转头冷冷瞪视过来，顿时打了个寒噤，不敢再说话。

宁简瞥了一眼秦楚，淡淡道：“请教秦公子，这场比斗，不知秦公子以为谁能取胜？”

秦楚一愣，随即凑到宁简身旁，神色一正，压低了声音道：“若是旁人问我，我便随口答一句谭寒音能胜；但既是宁姑娘亲启芳唇，我便须认真回答。”

宁简道：“是么，秦公子请讲。”

秦楚想了片刻，缓缓道：“依我看来，要么是谭寒音胜，要么是叶凉胜，要么便是两人打成平手。”

宁简一时间倒有些忍俊不禁了：“秦公子思虑实在周全，佩服。”

秦楚道：“宁姑娘以为我说废话，其实不然：我初入江湖时，我义父便教诲我说，若遇到武林中的成名人物，须得谨慎在意，万分恭敬才是；当时我说：‘可是也有的人名头很大，却武功低微，只是欺世盗名之辈。’义父却道：‘那你就更须提防了，这类人等武功不高，却能赚来名声，多半是擅长阴谋诡计。”

宁简道：“这话倒也不无道理。”

秦楚点头道：“随后我又问义父，那我若遇到是没名气的人，或者他

与我年纪相仿，也是新闯江湖呢；我义父却道：‘那你仍须小心提防，只因武林中既有少年成名的奇才、亦不乏大器晚成之辈，说不准你遇到的便是一个修为已成、亟待立威的高手，而他最初不巧正是要靠杀我方天画的义子来扬名。’”

宁简道：“照此说来，行走江湖，遇上任何一人，都须谨慎恭敬才好。”

秦楚笑道：“不错！故而两个人比斗，究竟谁能打得过谁，那得打过才知，没打之前，那是谁也说不准的。”

“秦公子这番话，可谓是至理名言了，”龙钧乐忽而笑呵呵接口，“只是不知你义父此刻是否已打过了燕山长。”

谭寒音目视叶凉，耳听着秦楚聒噪不休，心下厌烦已极，只恨自己亲口说了让叶凉先动手，众目睽睽之下，却是无颜悔改。

叶凉一会儿仰望天色，一会儿回顾几眼云阁中的灯火，手里松松垮垮地提着短剑，神情却是愈发从容镇定。

少顷，望见天边阴云中飘出了一角新月，蓦然间耳边响起一道熟悉的语声：“你小子，要打就打，磨蹭什么。”语气却与师父将自己送离春风酒楼时颇为神似。

叶凉又惊又喜，环顾周遭，却无人来到；再看谭寒音、柳续等人神色，竟似都未听见这句话。

从前叶凉倒是也听说书人讲过，有些内功深厚的武林高手能施展“传音入密”一类的神奇武功，可是自己的师父分明丝毫不会内功，眼下又不见人影，却不知究竟是谁传音给他；心中惊疑不定，想等那人再说句话，可是半晌过去，那人却没再出声。

叶凉不再犹豫，神情一凝，跃步出剑。

谭寒音一直注目于叶凉，乍见他脸色变化，便知他即要出剑，同时间便将竹箫在手心里急转，激荡出一连串刺耳的凄啸——

这天音宗的“蝉嘶”之法与“狮子吼”一类的武功相似，乃是凭借浑厚内劲振音伤敌，若遇到内功深湛的对手运功抵御，往往也无甚大用；只是叶凉临敌经验终究浅薄，闻声猝不及防，顿觉脏腑翻涌，呕出一口鲜血，本要抢前的那一步迈至半途便僵住了。

谭寒音随手一甩竹箫，箫管里蹿出一股劲风，打飞了叶凉手中的短剑；叶凉浑身剧震，跌坐在地。

“小子受死！”谭寒音厉笑一声，陡然踏前，挥动竹箫抹向叶凉咽喉。

与此同时，柳续忽道：“谭兄已胜，手下容情！”说着与方轻游、展梅身形疾闪，都拦向谭寒音。龙钧乐见状苦笑，随即也跟着掠了过去。

一瞬里叶凉跌在满地残雪之间，眼睁睁看着竹箫刺近，生死关头，心中却莫名闪过了半年前的衡山一梦。

梦境中遥遥传来一声清透的鸟鸣，压低了竹箫的嘶啸。

那个旧远的梦境仿佛在他之前便越过了万里的行程，如一片雨云从衡山飘到了昆仑，在寒冬时落成了雪，静静地积在春山峰顶，等待着他的抵达。

叶凉茫然低头，心中一阵怅惘，不及思索，抓起脚边的一团雪，挥手掷向谭寒音。

谭寒音瞧在眼里，暗自冷笑，手中竹箫不停，却在刺穿那团雪时倏然迸裂散碎；随即便感到有一片轻飘飘的雨水淋在了胸襟上。

叶凉剧烈喘息着，抬头与谭寒音对视。

谭寒音正要挥掌击出，突然听见身躯中似有一股冰冷的河水奔流而过，凝神听了一霎，却有些分辨不清河水声与血流声了，只觉天地间无限寂寥，一切生机都在不断远逝，想要挽回，却被剑意冻得僵痹在原地。

——那团雪在触及谭寒音胸襟之际融化成水，瞬息渗进了肌肤，在

他的胸膛里凝结成一团冰棱，刺穿了心肺，从他后背上透射而出。

第五章 昆山雪刃（二十二）

陈彻与宁简相视一眼，均未想到叶凉仅靠自己便击杀了谭寒音，但见那团冰棱刺穿了谭寒音的身躯后四下飞散开来，却又融为清白色的雪水，似乎每一滴水珠上都仍蒙着一层剑意，竟未沾染丝毫鲜血。

柳续、方轻游等人刚刚掠至谭寒音身侧，一瞬间即要被那片雪水泼溅在身，惊凛之际，各自挡避：

展梅脚下一顿，如疾电般倒掠，去势快过了雪水溅射之速，在数丈外站定。龙钧乐却是苦笑一声，抬袖遮掩住面门，袖中灌满内劲，鼓荡不止，将雪水挡下，刺啦连响，袍袖缕缕撕裂，终究倒未被叶凉的剑意所伤。

方轻游猛然提起单刀上下一挥，一蓬水珠尽数打在刀上，刀身瞬息绽出了道道细纹；面色顿变，骇然退步。

柳续方才停步于谭寒音背后，首当其冲，眼看大半雪水都要迸洒在胸腹间，忽而伸出一根手指，指尖轻轻触及雪水、随即向旁处一引，同时脚下侧滑出数尺，却将一股水流引到了身边一株枯树的树干上。

一阵低呼声中，柳续眸光凝肃，以指代笔、一路而下，木屑飞溅如雨，顷刻间在树干上连写四字。

天、下、刀、宗。

众人纷纷望向树干，一时间惊心动魄，只觉那四字笔势飞动，宛若惊龙，笔画深深刻在树干上，却如纵横于天际。

“——若写别的字，只怕压不住‘雨梳风帚’的剑意。”柳续轻叹一声，收指站定。

龙钧乐闻言转头，久久端详叶凉，皱眉道：“若这少年已修成方白的剑意，难道大事却还要着落在他身上……”

秦楚笑嘻嘻问道：“不知是什么大事？”

龙钧乐却不理他，瞥向地上谭寒音的尸体，哀叹道："青锋令使又死一人，唉，明晨却如何向燕山长交代？"

"这却奇了，"柳续淡淡道，"龙掌柜素来居中持正，怎么经过春风酒楼里一番打斗，倒似是对燕山长颇为言听令从了？"

龙钧乐摇头微笑道："那是柳副山长早前误会了，龙某对燕山长的号令，素来便是一心一意地听从。"

说完便转头看向方轻游，又道："方老弟若是为助刀宗而来，本该杀了吴重师徒才是，为何刚刚却想要救护这位叶小兄弟？"

方轻游淡然道："若我有幸能与刀宗并肩对敌，虽死无憾，却与旁人何干？这位叶兄弟为人诚朴善良，别说他是吴重的弟子，即便他是燕寄羽的老子，我也绝不会杀他。"

龙钧乐讶道："素闻玄真教门规森严，弟子都谨言守礼，可是听方老弟说话，却真不像是从前玄真教中的大师兄。"

方轻游一笑，道："从前是从前，如今是如今，往后还请龙掌柜海涵。"

众人各怀心事，一时无人接口；随即云破月出，夜色微明，陈彻看见叶凉仍自坐在地上，便走了过去，弯腰伸出手来。

叶凉缓过一口气，道："多谢。"说话中拉住陈彻的手想要起身，忽觉掌心刺痛，一瞬间便想撤手，但感念于陈彻的好意，却只微微皱眉了一霎，仍是发力拉着陈彻的手站了起来。

陈彻见状一怔，顿时松手，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掌，却也无甚异样，讶然暗忖："若我手上当真生出了刀意，可这刀意却又是从何而来呢？"

正自转念，只听叶凉又认认真真地说了一遍："多谢陈兄。"

陈彻随口道："不用谢，咱们是朋友。"

叶凉心中一动，犹豫片刻，仍是老实问道："咱们是朋友了吗，为什

么？”

陈彻道：“因为你请我吃烙饼呀。”

叶凉听他说得理所当然，不禁愣住，茫然跟着他走到宁简身边，看了看雷缨络，又看看宁简，张口欲语，忽听宁简淡淡道：“不必谢我，你今日已道过太多谢了。”

叶凉挠了挠头，又转头瞧向薛夜鱼，依他脾性，本是想在谢完宁简之后再去谢过薛夜鱼，此刻却不知该说什么好了；但见薛夜鱼目视柳续，似笑非笑道：

“柳副山长的‘竹声新月’既能克制意劲，却不知能否镇得住刀宗的‘天地朝夕’？”

“我也不知。”柳续神情古怪，眼望着云阁，轻轻一叹，“但只怕再过片时，便可知晓了。”

众人闻言一凛，纷纷回望，但见云阁中忽明忽暗，似乎满堂灯火正自一阵阵地飘摇。忽听柳续朗声说道：“阁下是谁，为何会在云阁之中？”

夜风呼啸，云阁的木门晃动起来，倏忽敞得大开。众人相顾一眼，愈发惊疑。

叶凉凝神听去，果然听见堂中隐约响起了脚步声，正自走向门边。

“咱们先前刚从堂中出来，里面绝无旁人。”方轻游低声沉吟道，“难道真如薛姑娘所言，刀宗一直便在云阁之内，却到此刻才现身么？”

夜风骤疾，吹熄了堂中烛火，一道人影缓缓显露在木门边。众人心神愈紧，借着淡淡的月色辨去，却见那人身形颇有些宽厚，一时间不少人都想：“莫非刀宗退隐多年，已然发福了？”

叶凉上前数步，静了片刻，脱口叫道：“师父！”语声颇为激动。众人一愣，跟着走近，赫然看清了门口那胖子竟是吴重。

陈彻走在薛夜鱼身侧，瞥见她一步迈出、脸上那条青色小鱼倏忽不见，想起她在山腰茅屋里曾用“鱼儿”杀人于无形，顿时心弦紧绷，望向云阁门口——

吴重刚刚走出门来，忽而一个趔趄，身形僵住。

众人面面相觑，却见吴重又缓缓站直了身躯，笑呵呵道：“他娘的，崴脚了。”

龙钧乐皱眉道：“吴兄，你怎么竟从云阁中走出来了？莫非当真是修成了‘心外之心’，已能藏形于天、不露痕迹了么？”

吴重一愣，摇头道：“我是从地道里爬出来的。”

龙钧乐闻言哑然，片刻后才道：“原来云阁之下竟有暗道，吴兄又怎会知道？”

吴重随口道：“这云阁便是我修的，我当然知道，乖徒儿，你过来。”说到一半，便径自转头去看叶凉了，只是在龙钧乐听来，这“乖徒儿”倒像招呼他似的，一时颇觉不是滋味。

叶凉快步走到吴重身旁，道：“师父，你的伤好了？”

吴重道：“好些了、好些了，对了，你带得有酒没有……”众人默然看着师徒俩聊起了闲话，忽听喀拉一声，却是方轻游手中那柄单刀上传出了异响。

方轻游低头看刀，但见刀身上先前被雪水震出的细纹渐渐扩散来——下一瞬，刀刃碎裂坠地，刀柄之下却露出轻薄无锋的另一层刀身来。

吴重闻声转头望向方轻游，颔首笑道：“刀中藏鞘，名曰‘月鞘’，鞘中仍有刀刃，便是刀宗昔年所用的‘雪刃’了。”

第五章 昆山雪刃（二十三）

陈彻打量方轻游手中，但见那弧形的刀鞘上隐隐泛出青茫茫的一层薄光，宛如一轮狭长的新月，这“月鞘”二字确是名副其实；忽而心中一动：似乎正是在半山腰遇见方轻游之后，自己手上的刀意才愈发明显了，莫非这刀意竟和这柄刀有关么？

正自转念，却听吴重又道：“阁下此刻可要拔出‘雪刃’来瞧瞧么？”

方轻游一怔，低头看着月鞘，又转头望向树干上那“天下刀宗”四字，一时间怅然失语。

吴重目光灼灼地凝视方轻游，笑呵呵道：“此事非同小可，确也不必急于拔刀。”

方轻游沉思片刻，缓缓点头。

随即，叶凉便向师父讲述了自己杀死谭寒音的事；吴重叹道：“眼下你已为父母报了仇，心中是何感想？”

叶凉默然良久，低声道：“我杀死了他，可是也没觉得能告慰父母在天之灵，反而觉得很是疲累，倒似心中其实不想杀谭寒音，只是不得不杀似的……”

“有几人天生便想杀人？”吴重点头道，“多半都是不得不杀。”

叶凉“嗯”了一声，想问问师父当年天音宗搜寻的那封书信是否便是行囊里的这封，亦想知道先前是不是师父传音给自己；又见众目睽睽之下，师父却未必肯答，便没再多言。

秦楚上前一步，拱手道：“在下秦楚，是‘青箫白马盟’方盟主的义子，久仰吴老前辈大名了。”

吴重哼了一声，道：“你吴老前辈，比你义父倒还年轻着几岁。”

秦楚一怔，随即嘻嘻笑道：“原来如此，幸会吴前辈。”

吴重道："嗯，咱们也不是头一回幸会了。"说着瞥见宁简正自照料晕迷中的雷缨络，便走了过去，一瞬间与宁简目光交错，却没说什么，径自低头端详起雷缨络，啧啧赞道："这女娃儿如此美貌，一定便是金陵雷家的闺女了……嗯，倒是配得上我的徒儿。"

叶凉闻言顿时一愣，欲言又止。

吴重转头看向叶凉，又笑哈哈道："徒儿，你说好不好？"

叶凉一时难以回答，觉得说"好"与"不好"似都不对，便只摇头苦笑。

"不过美貌女子大都颇有心机，你也要留心她害你，"吴重随口说着，忽而瞥向薛夜鱼，又笑道："好比你旁边的这位姑娘，便似是很想害死我。"

薛夜鱼冷笑道："吴重，你未免也太高估自己了。"

吴重恍若未闻，转开了头去，大声道："展梅，你这老小子，怎么也跑到昆仑来了？"

展梅微微颔首，神情一黯，却没接口。吴重叹了口气，又对柳续道："阔别多年，柳兄神采更胜往昔，我却有些无颜相见了。"

柳续莞尔道："若非当年吴兄那番高论，我如今也难以修成'竹声新月'，多谢吴兄。"

吴重连连摇头，道："我当年只是胡说一通，随口哄骗你的，你能修成此技，那是你自己的本事，与我无关。"

柳续道："吴兄过谦了，不知吴兄方才可曾见到了刀宗？可是刀宗治好了吴兄的伤势？"

众人闻言一凛，纷纷注目于吴重。

却见吴重脸色茫然，摇头道："我也不知。我在春风酒楼里被燕寄羽这厮打晕过去，醒来时却是躺在云阁第二层的蒲团上，也不知是谁为我

疗伤。”

龙钧乐目光闪动，微笑道：“此言当真？”

吴重瞟了龙钧乐一眼，道：“千真万确，比你儿子死得还真。”

众人面面相觑，均觉吴重这句话刺人痛处、委实太过难听，但见龙钧乐面色骤沉，张口欲语。

吴重忽道：“龙钧乐，眼下你敢杀我吗，不敢就闭上你的鸟嘴。”

龙钧乐一怔，却是冷笑不语。

柳续忽道：“吴兄既是醒在云阁第二层，为何却又进去了地道？”

吴重犹豫片刻，嘿嘿笑道：“我醒来后见这云阁里空空荡荡，没什么值钱物事，便想起地下还有暗道，十三年来云荆山积攒下的金银财宝，多半都藏在了暗道里，我便下去找寻……”

众人相顾愕然，均想刀宗名震天下，又岂会是贪钱敛财之辈；却听柳续微笑道：“不知吴兄找着了没有？”

吴重摇头道：“没有，唉。”语气中似深觉遗憾。

柳续淡淡道：“吴兄辛苦了。”

“不过，”吴重又道，“那暗道里虽无金银，却躺着一个小姑娘，似已晕厥多时，嘿嘿，看来云荆山虽不爱财，可也终究不耐寂寞……”

众人闻言神情均变，龙钧乐皱眉道：“若刀宗当真竟掳了一名少女藏在地道之中，那可是武林中人人不齿的恶行了。”

宁简沉吟片刻，忽道：“叶凉，你来照顾雷姑娘。”

叶凉猝然一惊，脸颊微红，接过了雷缨络。

宁简又对吴重道：“吴大叔，咱们进去瞧瞧那少女？”她五年前在滁州临江集初见吴重时便称他为“吴大叔”，此刻心中正自惊疑思忖，却也

不禁这般称呼了出来。

吴重笑道：“我若随你下去暗道，只怕诸位之中却有人怕我趁机溜走，那暗道的入口仍敞着，你还是自己进去吧。”

宁简点了点头，领着陈彻走向云阁；龙钧乐望向柳续，忽而笑道：“两位年轻，贸然进去恐有闪失；柳兄，咱们不妨也下去瞧一眼？”

柳续淡然道：“也好。”

方轻游见状欲言又止，他虽信不过龙钧乐，但想到柳续既是宁简刀术上的师父，料想不会害她，便没开口说要同去。

宁简等四人走进堂中，但见暗道入口却是在屋角的一处烛台下方；手持烛台，踩着石阶蜿蜒下行，甬道狭长幽深，也不知最终通向哪里，走了一阵，果然瞥见地上躺着一名身姿瘦弱的少女，借着烛台照去，雪白的衣裙上竟是焦灼一片、血痕斑斑。

一瞬里陈彻脱口道：“是严姑娘！”

宁简定睛瞧去，那少女赫然便是岳凌歌的侍女严知雨。柳续轻叹道：“这位严姑娘似是伤在‘木余刀’之下。”

宁简先前在青石镇上便对这个腼腆羞涩的小姑娘颇有好感，此刻见她伤势沉重，不禁蹙眉吁出一口气，轻轻将严知雨抱起，道：“咱们先回去吧。”

四人在黑沉沉的甬道里转身而行，眼看即要回到云阁堂中，忽听龙钧乐低低一笑：“柳兄，此番你到春山，实是来杀燕山长的，对么？”

第五章 昆山雪刃（二十四）

宁简与陈彻相顾惊凛，顿时停步，只觉沉闷黢黑的暗道里骤然间清寒了许多。

柳续淡淡道：“龙掌柜说笑了。”

龙钧乐道：“龙某并非说笑。”

柳续微微颔首，忽然侧头看向龙钧乐。

一瞬间龙钧乐周身衣衫无风自鼓，双袖微抬，目光迥然如电，缓缓道：“柳续，你的眼神虽凌厉，却也未必奈何得了我。”

柳续神色古怪，却只是深深注视了龙钧乐一阵，轻叹道：“是燕山长要你问我的吧。”

龙钧乐一怔，随即点头道：“不错。我听燕山长说你们两人近年来隔阂愈深，你虽仍听奉他的命令，却已多年未曾与他交谈过；一直以来他也只通过中间人向你传话。”

柳续默然不语。

龙钧乐继续道：“这回燕山长命我随柳兄上山，便是让我找时机问问柳兄，是否确是想杀燕山长。”

柳续道：“那么问过之后呢？”

龙钧乐道：“我当时也是这般问燕山长，燕山长却说，只要你听了这一问，心中自然便有决断。”

柳续沉静片刻，点头道：“有劳龙掌柜传话。”

龙钧乐道：“我有一事不明，不知柳兄能否见告：在明晨拜山之前，燕山长却命柳兄与展兄连夜上得峰顶，却不知究竟所为何事？”

柳续道：“燕山长是让展兄与我先行送来拜帖，顺便探一探刀宗的所

在。”

龙钧乐笑呵呵道：“恐怕不只如此吧？”

“嗯，”柳续犹豫一瞬，点头道，“实不相瞒，燕山长命我上山来，是让我在云阁之前的枯树上写下‘天下刀宗’四字。”

“这……这倒是颇出龙某意外。”龙钧乐一怔，思忖良久，径自继续迈步；宁简与陈彻相视一眼，心中均觉疑惑。

陈彻问道：“柳前辈，你们上山之前，已将那‘影使’杀死了么？”

柳续道：“那倒没有，不过他已重伤昏厥，我便让龙掌柜手下的说书人将他背负到春风酒楼去了。”陈彻点了点头，不再多言。

将出云阁之际，龙钧乐忽而叹道：“柳兄，其实依我所见，你与燕山长相知甚深，本可成为肝胆相照的挚友，却也不必这般疏远。”

柳续微笑道：“这回龙掌柜当真说笑了——燕山长从来无需什么挚友。”

随即，四人走出云阁，将严知雨的身份说了；展梅淡然瞥了一眼严知雨的伤势，轻轻摇头：“看来阮青灰是执意要与正气长锋阁为敌了。”

秦楚凑近了不住打量严知雨，啧啧赞道：“厉害厉害，想不到岳阁主竟还养了一个如此漂亮的侍女。”

宁简蹙眉道：“秦公子，请你离远些。”当即取出伤药为严知雨疗伤。

好在严知雨虽是遍体伤痕，实则却比雷缨络受伤要轻得多，不多时便清醒过来，看见了宁简，脱口道：“宁姐姐，是你。”语声虽轻弱无力，却似颇蕴惊喜。

宁简道：“严姑娘，你好些了么，可方便说话？”

严知雨低头道：“我没事的。”

宁简道："是谁欺负你，你告诉我。"

"没……没人欺负我。"严知雨双目微红，却仍是摇了摇头。

宁简蹙眉道："你先前不是去迎接方白么，怎么会受伤的？"

严知雨道："我先前到镇子东边等候方前辈，方前辈迟迟不来，我却遇到了阮青灰前辈和一个年轻的姐姐……嗯，我在青石镇外见过阮前辈的，所以认得他，但那位姐姐我却不认得了。"

"阮青灰打伤了你，你还叫他前辈？"宁简哼了一声，又道，"那位姐姐长得什么模样？"

严知雨道："那位姐姐模样很美的。"

"模样很美？"秦楚笑嘻嘻插嘴道，"小姑娘，难道她能比你还美吗？"

严知雨脸颊泛红，却低着头不说话了。

宁简冷冷瞪了秦楚一眼，又对严知雨道："严姑娘，你接着讲。"

严知雨歪头想了想，道："那位姐姐的眼睛很美，像早晨闪光的河水，当时虽然下着雨，她手里却还拿着一支很精巧的烛台……"

龙钧乐忽而皱眉道："真没想到，秋剪水竟也来了。"

展梅亦道："听闻巴山烛照剑的掌门是极少行走江湖的。"

严知雨继续道："随后又来了许多人，像是阮前辈与那位姐姐的好朋友，他们便聚在一起不停说话……"随即描述了一些人的样貌与装束，宁简听出其中有"游刃坊"掌门金厌昔、"弹霜亭"掌门谈寒生以及"画剑堂"掌门孔芜等人，不由得惊疑暗忖：看来"青崖之盟"的人多半也都到了春山。

薛夜鱼忽道："料想这些人所聊甚是无趣，你且往后说吧。"

严知雨"嗯"了一声，低声道："后来他们就来打我。我没有招惹他

们，他们来问我话，我也答得客客气气的，说话也不敢大声……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忽然打我。”

宁简轻轻一叹，心说你既是岳凌歌的侍女，而“青崖之盟”与正气长锋阁为敌，又岂会不来为难你；默然片刻，又问道：“后来他们便将你擒到了山上，是么？”

严知雨道：“对，后来他们将我捉到了半山腰的茅屋里，又带我进了茅屋里的暗道，一路往上走……”

众人闻言相顾，讶然恍悟：原来云阁底下的暗道竟是一直通到了半山腰。

却听严知雨继续道：“他们带着我在暗道里走了一阵，便撞见了江老伯。”

“江老伯？”宁简微微蹙眉，随即明白过来，“啊，你是说弓魔。”

严知雨听见“弓魔”两字，脸上一怔，轻声说道：“嗯，江老伯对我很好的，他看到我被捉住，就和阮前辈他们打了起来……”

众人神情一紧，却听龙钓乐道：“不知是哪边打赢了？”

严知雨茫然道：“后来我趁乱挣脱，也帮着江老伯和他们打架，但我的本事实在太低了，不一会儿就被他们打晕过去了……”

说到这里，抬头看向宁简，语气微扬，“我一醒过来，便看见了宁姐姐。”

宁简与她相视一笑，想到“正气长锋阁”与“青崖之盟”的这场纷争，心中却是一阵忧怅、一阵郁涩，静了片刻，转头看向吴重，神情凝肃道：

“吴大叔，你与燕、李二人，究竟是为何要杀刀宗？”

第五章 昆山雪刃（二十五）

众人心弦紧绷，都注目于吴重，等他回答。

吴重叹了口气，却径自转头端详严知雨，良久才道：“……真像。”

严知雨微微抬头，与吴重对视，神情中似很想问问自己像谁，却又不敢开口。

吴重又道：“严姑娘，你可听过‘秦芸’这个名字么？”

严知雨怔怔摇头，却听吴重又道：“那是我的一位故人，你的模样当真很像她。”

陈彻与宁简相顾恍然：弓魔在青石镇上便似对严知雨颇有些亲近，本以为这是因严知雨对弓魔关怀照料之故，原来真正原因却是严知雨长得很像弓魔昔年师妹。

宁简道：“吴大叔，你还没答我。”

吴重古怪一笑，道：“其实江湖上早有传闻，可是诸位却似都不信。”

宁简道：“江湖上传闻甚多，不知吴大叔是指哪一桩？”

吴重神情霎时一黯，道：“十三年前武林决战摩云教，刀宗是应劫而出；如今武林又将遭遇劫难，刀宗便也只得应劫而死。”

诸人面面相觑，关于正气长锋阁为何要杀刀宗，江湖上众说纷纭，这“应劫而死”的说法，是其中最为虚诞的，向来几无人信，却不想吴重竟拿出此话来搪塞；半晌无语，却听龙钧乐微笑道：

“若真是如此，这所谓的劫难，究竟又是什么？”

吴重脸色愈发悲黯，涩声道：“当年中原武林虽击溃北荒摩云教，其实亦是惨败：刀宗横空出世，夺尽了武林气运，十三年过去，武林由盛而衰，到如今已濒临毁败，若不杀刀宗，实不足以为武林改气逆运。”

众人闻言又是一愣，龙钧乐皱眉道："这'气运'之说，比之'应劫'云云，似乎更加玄虚不真了。"

"唉，唉，"吴重顿足扼腕，语气哀怅，"难道诸位不信？"

龙钧乐一怔，道："实不敢信。"

吴重默然片刻，忽而嘿嘿笑道："他娘的，多年不见，你们倒是学得精乖了。"

叶凉心中愕然，方才他见师父说话时愁眉苦脸、唉声叹气，本来已深信不疑，却不料师父竟似只是随口乱说。

展梅微笑道："与吴兄相识多年，从未见吴兄为武林大事这般忧心过，却叫我如何能信？"

吴重瞪眼道："展梅，你这老小子懂个屁，我素来心怀武林，整日里便是想着为江湖分忧解难，只是从不向外表露罢了。"

柳续忽道："若我所料不错，吴兄与燕山长要杀刀宗，却是与'意劲'相关，对么？"

众人闻言一惊，许多人第一个念头便是：原来竟连柳续也不知燕寄羽为何要杀刀宗。

"嘿嘿，我看你们这些人里，还就数柳续最是机灵，"吴重挠了挠头，如被说穿了心中隐秘似的，脸色颇有些发窘，"柳续，你可真机灵。"

柳续听他口吻如夸孩童，不禁苦笑道："不敢当。"

吴重随口道："既遇见机灵人，便多说两句吧，须知这'意劲'一物，并非浑成独立，实与世间其他武学此消彼长，在深处颇有关联，如今武林中会使意劲之人越来越多，这可着实不是好事……"

众人闻言对望，各自沉思起来。柳续沉吟道："算如今除去弓魔与影使，眼前这位方兄却也悟出了意劲……"

“刚夸过你，你怎地又糊涂了，”吴重哈哈一笑，道，“你眼前可不只一人修成了意劲。”

柳续神色一讶，随即淡淡道：“却不知是谁？若是吴兄自己，我素来便看不透吴兄，那倒也不能算糊涂。”

“我老人家才懒得去修，”吴重一边缓缓环顾诸人，一边似笑非笑道，“究竟是谁，你还是自己慢慢瞧吧，瞧久了总能瞧得出来。”

陈彻正自犯困，刚想要抬手揉眼睛，偶然间与吴重目光一触，宛如两片相隔遥远的河水倏忽接通，心中如涌泉般冒出一股如水亦如刀锋般的气劲，淙淙流到了手心上，似乎顷刻间便要迸泻而出。

惊疑中强摄心意，攥紧了拳头，异感渐消，却听柳续又道：“话已至此，吴兄与燕山长究竟为何要杀刀宗，还请继续明言。”

吴重哼了一声，道：“昔年云荆山‘意劲’初成之际，我与燕李等人便在他身旁，当时我们立下誓约，不得将‘意劲’……”

众人听到这里，心中无不惊疑：武林皆知，刀宗是自荒台一战现身于江湖，难道其中竟另有前情？正待往下听去，遽然间云阁门口冷笑乍起——“多年不见，吴兄还是这般满口胡言、肆意妄为。”

转头一望，赫然看见方天画手持长戈，从云阁中快步走出。

宁简与陈彻相顾惊凛，粗粗辨去，方天画身后却还跟着铁风叶、阮青灰等七八人，似乎五年前在青州月下结盟的诸位掌门都已来到。

龙钧乐脸色一紧，目光渐次转过谈寒生、金厌昔、秋剪水、孔芜等人，最终与周行空久久对视，忽而长叹：“你们‘留影舫’弟子本是终身不近岸的，一旦上岸，便再也不能返回舟中——周掌门，你这又是何苦来哉？”

周行空轻声答道：“山中舟中，不过都是梦中，不如及早醒来。”

龙钧乐神情微变：“看来周掌门是不惜命丧春山了。”

方天画淡淡笑道：“眼下龙掌柜还是先操心自己的性命吧。”说话中随手晃动长戈，在夜风中振出阵阵沉郁的嗡鸣。

众人里如叶凉、陈彻等人，都是今夜头一次见到方天画的武器，眼看方天画本就身形极高，这长戈黑沉沉的在月下不显光华，却竟比方天画还要高出许多，一旦挥扫开来，当真不知是何等威势。

“言之有理。”龙钧乐苦笑颔首，“单是方兄的‘掌中江山’，我便已难胜过，更何况还有这一杆万夫莫敌的‘半天戈’。”

柳续却仍神色淡然，微笑道：“如今方兄等八大高手齐至，看来我等是在劫难逃了。”

方天画道：“柳兄却还少说了一位。”言毕看向薛夜鱼。

“方盟主别来无恙。”薛夜鱼随口说话，走向方天画等人。

秦楚乍见方天画现身便满脸欢喜，随即瞥见龙钧乐、柳续等人在侧，又收敛了神情，一时不敢插口招呼义父；此刻瞅准时机，便紧紧跟随薛夜鱼走了过去，迈步中四下乱瞄，似忐忑已极。

柳续与龙钧乐对视一眼，却也未加拦阻。

秦楚在方天画身边站定，神情顿松，笑嘻嘻道：“义父怎么此刻才来，孩儿可当真是万分担心！……是了，义父已将那燕寄羽、李素微都杀死了吗？”

柳续这边诸人闻言均是一凛：这方天画和铁风叶既能安然离了春风酒楼，那么燕李恐怕已然落败，多半当时正是八大掌门一齐围攻，那就着实难以抵挡，只是不知燕李究竟是死、是逃还是遭擒。

却见方天画恍若未闻，轻轻拍了拍秦楚的肩膀，皱眉叹道：“傻小子，你早已中了停云书院的‘心意猿’之毒，却还笑得出来。”

第五章 昆山雪刃（二十六）

秦楚顿时一惊，颤声道：“我、我中毒了？”随即运功探察周身内息，却似无甚异样，不禁摇头笑道，“义父，你莫与孩儿开这般玩笑，孩儿有时候也有些胆小……”

方天画道：“有时候，哼，你何时胆大过？你当真中毒了，只不过还没发作开来罢了。”言毕冷冷地盯着柳续。

柳续微微颔首，道：“秦公子口念‘惊鸿’二字便知。”

秦楚怔了怔，呢喃道：“……惊鸿？”话音方落，顿觉经络中蹿起一阵锐痛，脚下虚软，险些跪倒；呆住半晌，直直瞪着柳续，嘟囔道：“怪不得你在棺材铺里那般若无其事地走了，原来已给我下了毒，好你个柳青眸，眼睛发绿，不是好东西……”

柳续淡然道：“我也不过是奉燕山长之命行事罢了。”

秦楚转头凝望方天画，道：“这、这毒很厉害么，可有救么……义父救我！”

方天画道：“这‘心意猿’是停云书院的独门奇毒，平时如一团无形气劲潜伏在经络之中，一旦发作开来，便能让中毒者内功尽废，在三天内七窍流血而死……却是无药可解。”话到后来，粗犷豪洒的神情中却也掠过了一抹忧愁。

“我不想死、我不想死……”秦楚眼珠转了转，却似僵在了眼眶里，一时间便要瘫软坐倒，却被方天画揪住了衣襟。

“丢人的东西，你怂个鸟，”方天画皱眉道，“我只说无药可解，但如燕寄羽、柳续这般的停云书院高手，却有独门手法能解此毒。”

柳续轻叹道：“看来燕山长所料不错，即便是昔年号称‘一戈扫空半天风雨’的武林枭雄方盟主，终究却也有软肋。”

方天画一笑，道：“燕寄羽料事如神又有何用，还不是被我杀了。”

众人相顾惊凛，龙钧乐摇头道：“方天画，你真有这么大的本事？”

方天画漠然不语。

吴重笑吟吟道：“看来龙掌柜终归久居岭南，没见过当年方盟主纵横北地的时候，那真可谓是‘半天风雨凭栏咏，万里江山指掌看’，嘿嘿，凭燕寄羽的修为，我猜是敌不过方盟主的。”

柳续淡淡道：“这‘心意猿’之毒是我代燕山长种下，若燕山长当真已死，此刻秦公子也早已毒发毙命了。”

“啊，是么，竟有此事，”吴重面色一滞，干咳道，“嗯，吴老前辈一时猜错，也是有的。”

柳续又道：“方盟主，你将燕山长的下落告知我等，我即刻就为令郎解毒，我等就此下山离去，方盟主觉得如何？”

铁风叶忽而冷笑：“原来柳副山长比龙掌柜还会做生意，这倒是失敬了。”

柳续道：“那么诸位是不同意了？”

铁风叶看向方天画，道：“老方，我瞧你这儿子很不成器，又不是你亲生的，有不如无。”

阮青灰亦道：“我看也是，老方，大事为重，你可想清楚了。”

秦楚顿时惊慌起来，道：“铁前辈，阮前辈，你们此言差矣。”这是他平生初次反驳武林前辈，还同时反驳了两位，说完自己也吓了一跳，却实在是无可奈何，不得不说。

方天画沉默片刻，叹道：“这小子虽糊涂，终究是我义兄秦英的遗孤，我若任由他死于非命，如何对得住义兄在天之灵？”

铁风叶与阮青灰相识一眼，道：“老方，既是如此，你就来定个计较吧。”

方天画想了想，道：“柳续，你给我儿解毒，我只留下你们之中的一

人。”

柳续闻言未及开口，龙钧乐已摇头道：“那不成，我岂能让你留下吴重，耽误正气长锋阁的大事？”

吴重打量几人，瞪眼道：“方天画，你长得竹竿般高，刚才钻暗道钻得不大舒服吧，却没想到把你的心眼儿也钻坏了，竟想害我吗？”

方天画却看也不看吴重，淡然与柳续对视，忽而笑道：“吴重满嘴放屁，且还拖累刀宗损耗修为给他疗伤，我留下他有个屁用。”

此言一出，众人均觉意外，柳续亦是神情微讶，问道：“既是如此，方盟主究竟要留下谁？”

叶凉正自端详怀中晕迷不醒的雷缨络，耳听着众人交谈，忽觉周遭一静，抬头便见方天画目光转动，竟是朝自己看了过来，霎时间心神收紧，却听方天画说道：

“我要雷缨络。”

众人惊疑对望，均觉不解。柳续道：“敢问方盟主为何要留下雷姑娘？”

方天画道：“你将雷缨络交给我，我便告诉你原由。”

柳续一怔，良久沉吟不语。

“好好好，如此甚好！”吴重脸色顿松，连连拍手，笑呵呵道，“叶凉，还不快将雷缨络交与方盟主，快点快点，咱们这便下山喝酒去了。”

叶凉一愣，摇头道：“师父，这怎么能成，我看他们都凶横得紧，雷姑娘重伤在身，岂能就这般交给他们？”

吴重听他语气坚决，不禁哼了一声，道：“不交她难道要交你师父吗，你看方天画这老小子这么瘦，定然是饿死鬼投胎，我若留下来，还不被他三口两口就吃干净了？”

叶凉与师父对视片刻，心中惶然忧急，却仍是摇头道：“不能交出雷

姑娘。”

秦楚见状忍不住劝道：“叶兄，你就同意了吧，我义父最是怜香惜玉，绝不会伤害雷姑娘的。”

不少人闻言均想，这方天画终身不娶，素来不近女色，似乎无论如何也称不上“怜香惜玉”；却听龙钧乐慢声说道：“唉，龙某是个生意人，为今之计，确是交出雷姑娘最为划算。”

方轻游闻言笑了笑，忽道：“叶兄弟，你若想定了不愿交出雷姑娘，我来帮你便是。”

叶凉心中一动，涩声道：“方大哥，多谢你。”

“谢个屁，”吴重瞪着叶凉，气鼓鼓道，“你小子贪图美色，就不顾你师父的死活，把信给我。”

叶凉茫然听到最后，不禁一愣：“……什么？”

吴重没好气道：“行囊里那封书信，取出来给我。”

叶凉赶忙答应，可是正抱着雷缨络，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吴重瞥见陈彻正在一旁打着哈欠，便道：“你这小子懒得很，不知道帮忙找找吗？”

陈彻一怔，取下叶凉背后的行囊撂在地上，随即默默翻找；短时间内却没找见那封书信。

“不急不急，”吴重笑呵呵地搓着手，转身对众人道，“诸位等我片刻，我找点东西，稍待，稍待。”

少顷，吴重从陈彻手里接过了那封书信，又对叶凉道：“你抱着雷缨络下山去吧。”

叶凉一愣，方要说话，却见吴重又转头看向宁简。

宁简微微点头，道：“陈彻，咱们也下山去。”

吴重道了声“有劳”，随手扯开信封，取出一页信笺低头端详起来。

铁风叶眼看叶凉等人便即朝着山下走去，不禁冷笑着迈步上前，缓缓道：“看来吴兄当真是将我等视若无物了。”

“唉，本想将这封信交给云荆山的，”吴重轻叹一声，面露苦笑，“看来话不能说得太满，刚才还说懒得去修‘意劲’，没想到这么快便须借用云荆山的刀意了……”言毕将那页信笺撕碎，扬手抛在了夜风里。

——叶凉踩着石阶下行了几步，转身望去，恰逢师父回顾，一瞬间只觉师父脸上的惫懒神情一扫而空，浑浊的目光也变得清幽深邃，浑如换了个人似的。

第五章 昆山雪刃（二十七）

宁简在叶凉身边伫足，瞥见吴重神采奇异、风姿焕发如刀，心中惊疑，很快便转回头来，催促道：“叶凉，走吧。”

叶凉道：“可是师父他……”

宁简道：“你师父既说要借用云荆山的刀意，那些人多半都奈何不得他，只是不知他究竟能借用多久，咱们还是速速下山为妥。”

叶凉默然心想：“我便先将雷姑娘安置妥当，再返回来找师父。”便在这时，忽听耳边又响起了熟悉的语声——“你小子，还磨蹭什么，若想保得雷缨络周全，下山后便将她交托给燕寄羽。”

叶凉一惊，看了看宁简和陈彻，主仆两人却仍似都未听见这一句传音；当即点了点头，道：“好。”

宁简以为他是在答自己，不再多言，领着他与陈彻快步下山。

陈彻忽道：“我方才持着那封书信时，只觉信封里的那页薄纸很是锋锐，倒像一把刀似的。”

宁简一怔，蹙眉沉吟道：“莫非那信里竟封存着刀宗的刀意么……叶凉，你可知信上写了什么？”

叶凉道：“我也不知。”说着忽觉怀中的雷缨络身躯轻颤，微微睁开了双眸，不禁惊喜道：“雷姑娘，你醒了！”

雷缨络静了一霎，忽而脸颊微红，轻声道：“叶公子，你是一直抱着我么？”

叶凉一愣，只觉回答“是”与“不是”似都不妥，犹豫之际，忽见雷缨络轻微一笑，随即又昏迷过去。

宁简看在眼里，欲言又止，却只道：“走吧。”

少顷，三人又迈下许多石阶，不约而同地回过头去，但见头顶上忽

明忽暗，似有光华正自纵横飞动，如龙蛇般盘旋于山巅。

天地间夜色幽深，三人怅然伫望，那团光华一闪一闪，恍如随时即要迸散开来，化为漫天晨光。

“天地朝夕，动人心魄。”宁简轻轻摇头，转身继续下山，“不可久看。”

三人将至半山腰时，却接连遇到了不少蒙面女子，身姿窈窕，步履轻盈，正自络绎登山。

宁简蹙眉低语：“这些女子都是无颜崖的杀手。”一瞬里陈彻想起在青石镇外，岳凌歌曾说有人雇下了整个无颜崖来护送吴重，当即脱口道：“她们是上山去保护吴重的。”

叶凉一怔，问明了情由，心中微松；转念又想，也不知这些女杀手武功高低，此番前去峰顶，也不知有多少人又要揭开面纱，运转起那“半日红妆”的心法，而后匆匆忙忙地死在山上。

想到这里，一时间怔怔失语。

宁简瞥了他一眼，淡淡道：“多想无益，你今后须好好活着才是。”

叶凉心头一震，点了点头。

三人继续朝山下行去，沿途又与不少蒙面女子擦肩而过，有的冲着三人微微颔首，但更多的却默不旁顾，只是快步登山；叶凉本想问问她们是否要去相助吴重，却也没机会开口。

陈彻瞧见叶凉神色中忧虑不减，便劝慰道：“方才在山顶上，我见柳续前辈一直淡然镇定，料想必有计策，何况方天画也未必便要杀你师父；即便没有这些无颜崖杀手上山，我想你师父也无性命之忧。”

叶凉“嗯”了一声，道：“多谢陈兄。”

宁简听见陈彻说的“柳续前辈”，不禁心头微怔，默默回想起今日柳续的神情与言谈，脚步渐缓。

不多时，又有一名身形高挑的蒙面女子迎面行来；石径狭窄，叶凉侧身让路，却见那女子在经过自己身侧时步子稍停，忍不住颤声问道："姑娘，你们……你们是去救我师父的吗？"语声中满是感激。

那蒙面女子轻轻点头，倏忽出指如电，连点叶凉胸腹间多处穴道，将他怀中的雷缨络夺了过去。

叶凉未及道谢、骤被制住，心头惊惶已极，但见那女子闪身倒掠丈外，揭下了脸上的面巾，却竟是个男子假扮的。

却听陈彻低声惊呼："——简青兮！"

三人心神震骇，均未想到简青兮如此诡诈，竟不惜男扮女装；宁简自觉本该能辨得出他，方才却正想着心事，猝然间被他劫走了雷缨络，心中不由得一阵懊恼。

简青兮随手扯掉一袭女裙，露出了一身灰色劲装，微笑打量着三人，似颇觉有趣。

宁简眸光一寒，在袖里捏住刀柄，迈步前行。

"且慢，且慢，"简青兮从容说话，将手指轻触在雷缨络的眉心上，"诸位若再敢踏前半步，雷姑娘可要就此香消玉殒了。"

宁简闻言顿步，冷冷道："简青兮，你要做什么？"

简青兮却恍若未闻，忽而低头在雷缨络的脖颈间轻轻一嗅，笑嘻嘻道："好香。"

叶凉霎时间气血上涌，被封的穴道竟自己解开了，拔出短剑便要冲上去，忽被宁简拦住；宁简盯着简青兮悬在雷缨络眉上的那根手指，神情渐渐平复，淡淡道："无耻。"

简青兮兀自端详着雷缨络的容颜，摇了摇头，怅声赞道："果然不愧是刀宗的女儿。"

三人闻言惊凛，宁简蹙眉道："你说什么？雷姑娘不是金陵雷家之

人？”

简青兮哈哈一笑，道：“雷澈虽也不丑，却又怎么生得出这般绝美无瑕的闺女？”说着又低头凑向雷缨络脸颊，似欲轻薄。

宁简忽道：“简青兮，你这般肆意妄为，不怕燕寄羽杀你么？”

简青兮一怔，抬头微笑道：“等我做了刀宗的女婿，就不怕燕山长了。”

叶凉眼睁睁看着雷缨络被简青兮挟持，却无法可施，一时间心中焦灼欲炸。倏然瞥见陈彻上前两步，道：“简青兮，我得杀了你为韩大哥报仇。”

简青兮神色微变，道：“小子，你敢上前？”

陈彻道：“你既费尽心思将雷姑娘劫持，我不信你敢杀她。”

简青兮默然一阵，忽而笑道：“你小子倒是聪明，我确是不敢杀她。”

陈彻与宁简对视一眼，未及动作，便听简青兮又道：“但你们若再上前，我便撕烂雷缨络的衣裙，咱们就一同赏看美人如何？”

“简青兮，”宁简冷笑道，“没想到你如今愈发不要脸了。”

简青兮淡淡道：“那你早该想到才是。”顿了顿，又道，“嗯，我现下便要走了，在我转身之前，你们站在原地，谁也不许迈步，否则……”说着抱起雷缨络缓步退去。

三人面面相觑，只得任凭简青兮退出了十来丈；叶凉盼着再有无颜崖女杀手赶来，可是山径空荡，一时却再无人至。

简青兮洒然一笑，转过身朝着镇上疾掠而去；片刻后，一道语声遥遥传回：“简宁兮，我来时瞧见你思春似的魂不守舍，多半是心中有情郎了吧，为兄甚为你高兴。”

宁简气得脸色煞白，胸口一阵起伏；忽见身旁的叶凉已提剑追了出

去，步法虽拙劣歪扭，顷刻间却已奔出很远。

陈彻道：“咱们追么？”

宁简如梦初醒，当即点头，伸手挽住陈彻脉门，注入内劲，带着陈彻一同追去。

奔出片刻，追近了叶凉，忽听陈彻道：“主人，不用的。”

宁简一怔，随后便觉陈彻轻轻撤回了手腕，可是脚下却竟丝毫不慢，不禁惊疑道：“陈彻，你的丹田好了？”

“没好，”陈彻换过一口气，继续答道，“但我也不知为何，一跑起来腿上便很有劲道。”

第五章 昆山雪刃（二十八）

“没好，”陈彻换过一口气，继续答道，“但我也不知为何，一跑起来腿上便很有劲道。”

方才他起步之际，本要将宁简传来的内劲引至腿上经络，可是这次内息游走却似比从前滞缓了许多，正要凝神再度催动内息，倏觉心中一空；

下一瞬，仿佛心窍里凭空生出了江海，股股气劲不同于内力，却又如潮水般瞬息淹漫而下，抢先灌入了腿脚，足下顿时变得轻捷有力，不由得惊凛暗忖：“难道我当真已在不知不觉中修成了意劲？”

一时间又想起吴重在山顶所说“意劲与其他武学此消彼长”之言，也不知刚刚内息滞涩是否正是因此，随即转念：“方大哥修成意劲后仍能施展玄真教武功，可见意劲与内劲也未必两相冲突，多半只是我尚未运用纯熟罢了。”

他一边思索，脚尖起落愈急，已奔到了叶凉身侧。

宁简眼见陈彻不需自己渡入内劲，却仍足下生风般疾行，竟似毫不费力；疑惑中步法略缓，落在了后面，心中隐隐一怅，似有所失。怔了怔，提劲催运轻功，顷刻间重又追近。

三人奔到山脚下，转而向东，一路回到春雪镇，但见镇上灯火点点，远近明灭，疾奔在暗沉沉的石街上，恍如穿行在群星之间。

叶凉听着自己的双足不断踩在硬石上，环顾街上空落落的，奔行良久却没遇到一个行人；回想起傍晚随着宁简主仆前往棺材铺，走过镇上时，依稀听见街边许多屋舍里都有轻微的刀剑声传出，此刻凝心再听，却已毫无声息。

只听见镇子静旷，宛如梦境。

仿佛这片绵延星散的灯火才是春雪镇上真正的镇民，等到夜里亮起，便将其余住客都驱散不见。

叶凉越是奔走，心中越是空茫无依，忍不住想要呼喊几声，或是转头随便与宁陈两人聊些琐事；忽听宁简问道：“叶凉，你先前被简青兮制住，是怎么解开的穴道？”

“我也说不清，好像心里一着急，穴道就自行解开了。”叶凉茫然答了，静默一阵，忽而又道，“唉，若早知雷姑娘的身份，便将她交给方天画了，料想他们这些赶赴春山相助刀宗的前辈们，绝不会为难刀宗之女的。”

宁简淡淡道：“那也未必。雷姑娘是刀宗的女儿、与她是否想要杀刀宗，却是两回事。”言毕回想刚才陈彻与叶凉在这般疾行之际仍都能吐字答话，已算是武林中很少见的修为了，可他俩自己倒是浑不知晓。

叶凉闻言一怔，沉思起来，却听陈彻忽道：“这镇子愈发不对了。”

叶凉脱口道：“我也觉得不对。”未及再说什么，转过街角，猛然间隐约望见了简青兮的灰衣，正远远地掠行在前方。

三人相顾一凛，振起精神急追过去，不多时追至春风酒楼左近，简青兮身形一折，蹿进了酒楼。

过得片刻，三人也奔入酒楼，但见堂中桌椅翻倒，满地狼藉，掌柜龙钧乐自是不在，却也不见什么店伙计。

宁简蹙眉道：“也不知燕寄羽、李素微究竟去到了何处。”

叶凉本已握紧了短剑，打算冲进堂中便将简青兮打得措手不及，眼下顿时焦虑起来；忽听陈彻道：“咱们去后厨瞧瞧。”

三人快步来到后厨，却见只有一个身形瘦削的厨子正自烧水煮菜，叶凉道：“请问阁下方才可有瞧见一个灰衣人……”说到这里，那厨子转回身来，叶凉顿时愣住，愕然转口道：“——萧前辈，怎么是你？”

与此同时，陈彻也失声惊呼：“你是老萧！”

那厨子赫然正是“龙骨丹青”萧野谣，闻言打量叶凉与陈彻，很快便认出了两人，随即转头看向宁简，微笑道：“这位姑娘倒是有些面生。”

宁简道：“我叫宁简，阁下莫非便是萧野谣？”

“不错。”萧野谣凝视着宁简，犹豫一阵，又道，“宁姑娘，可否容在下为你画一张像？”

宁简道：“不必了。”

“不必么，”萧野谣讶然一笑，“唉，可惜。”语气中似颇以为憾。

宁简神色淡然，却不接话。萧野谣抬袖抹了抹脸上的灶灰，复又打量起陈彻，道：

“陈兄弟，别来无恙？”

陈彻闻言微怔：“老萧，你……你怎会这么称呼我？”

“你是陈彻，不是么？”萧野谣一笑，冲着陈彻眨了眨眼，“武林中新晋的青锋令使，我当然也有所耳闻。”

陈彻默然片刻，轻轻“嗯”了一声。

萧野谣道：“我当年给你画的那张‘龙骨’，你可还留着吗？”

陈彻想了想，道：“嗯，我讨饭时曾用那张油纸包过几次剩菜，再后来我就不记得了，多半被我随手丢了。”

萧野谣苦笑道：“我亲笔画的龙骨，在江湖中也不算多见，你倒丢得干脆。”

陈彻道：“在江湖中很少见，又有什么用呢？”语声平静，也不知是说自己还是说那张画。

萧野谣一怔，颔首不语。

两人对视了片霎，陈彻倏而想起吴重对龙钧乐说过的一句话，心念转动：萧野谣既能在龙钧乐的酒楼里做厨子，难道龙霖其实没有死？

此刻叶凉得知了陈彻竟是“龙骨”，不禁深深佩服，又想到萧野谣给

自己画的那张纸被师父收得很紧，始终不肯给自己瞧，一时间很想问问萧野谣是否自己也是“龙骨”，却心知还有紧急之事不能耽误，当即道：“萧前辈，我们正在找寻简青兮，他掳走了我的……我的一位朋友。”

萧野谣神情微变，摇头道：“我刚才倒没留意，咱们出去找找。”

叶凉道：“多谢萧前辈。”随即便要出门，忽瞥见陈彻脸色发白，目光轻颤，似激动已极，不禁问道：“陈兄，你怎么了？”

陈彻却恍若未闻，身躯微微发抖，数次张嘴都欲言又止。

方才的一瞬间，他心中掠过了一个奇异至极的念头：这春风酒楼竟与五年前青州城中自己熟悉的那家一模一样，本已颇为巧合，然而更巧的是，在这两家酒楼的后厨里却都遇见了老萧，既是如此，当年自己朋友下榻的那间狭小屋子里，不知是否也有一人正等着自己？

想到这里，当即转身冲出了后厨，朝着酒楼后院的一间屋子急奔而去。

第五章 昆山雪刃（二十九）

叶凉等人随着陈彻奔出，却见他在一处小屋子前站定，脸颊僵白，嘴唇紧抿着，伸出手正要推门。

宁简微微一怔，似是明白了陈彻心中所想，转头对叶凉道："你随萧兄去酒楼左近查探，我在酒楼里再找找。"

叶凉点点头，短时内与萧野谣将春风酒楼附近的屋舍、街巷都搜寻了一遍，没能找见简青兮的丝毫踪影，忧急中返回那间小屋子，与宁简相视摇头。——随即只见陈彻仍站在门前，竟似一直都未推门。

宁简默然旁立，忽道："陈彻，你在害怕么？"

陈彻"嗯"了一声，转头与宁简对视，眼眶微红。

叶凉心中微讶，自与陈彻相识以来，他便觉得陈彻是自己遇过的最为懒散淡定之人，对什么都不在意，走在路上似也能随时睡着，却从未见他流露过这般既激动又惶惧、几乎要哭出来的神情。

宁简看着陈彻，欲言又止，本想如从前几次那般，对他说一声"别怕"，然而此时此刻，却觉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

陈彻低声道："只要能让我再见到他，让我做什么都行。"

宁简闻言蹙眉；却听陈彻又呢喃道："只要能让我再和他说几句话，随便说几句笑话，只要能……"

宁简忽道："闭嘴。"

陈彻一怔，看向宁简。

宁简淡淡道："少啰嗦，开门。"

陈彻点了点头，心中莫名一定，当即用力推门，却觉木门紧闭；略一犹豫，掌心上忽而流过几缕狭细的刀意，如染料般涂抹在门上，喀拉一声，木门四分五裂。

萧野谣神情微变，讶道：“陈兄弟好修为。”

陈彻茫然摇头，踩着碎木迈入屋子——

屋里孤零零坐着一个白衣人，背对陈彻等人，正在低头吃喝。

那人闻声回身站起，微微颔首：“诸位，咱们又见面了。”陈彻怔怔看着那人嘴角的两撇小胡子，片刻后才喃喃道：“……燕山长，是你。”

宁简等人跟着走进屋子，神情均是一震：那白衣人赫然正是停云书院的山长燕寄羽。

燕寄羽打量陈彻，轻笑道：“从陈兄弟的神情看来，在下似乎并非陈兄弟想见之人。”

随即与宁简、和叶凉打过了招呼，又对萧野谣道：“久闻萧兄弟的画骨奇技，不知可否为我也画一张像？”

萧野谣摇头微笑：“在下画技拙劣，怎配描摹燕山长？分明是我该向燕山长求一幅字才是。”

燕寄羽道：“左右无事，我这里正好备有纸笔，萧兄弟不妨随意挥毫。”当即将桌上的纸笔亲手递向萧野谣。

叶凉闻言一愕，如今这镇上正是剑拔弩张的紧要关头，没想到燕寄羽却说“左右无事。”但见萧野谣双手接过了纸笔，正色道：“那我恐怕须得慢慢酝酿。”

宁简忽道：“燕山长，你怎会在这屋子里？”

燕寄羽道：“几位离开酒楼之后，方盟主却又召来了数位掌门，与我争斗；我与李真人斗之不过，颇是狼狈，寻了机会便匆匆而逃……”

听到这里，叶凉忍不住道：“燕前辈，你是武林正道魁首，原来也是打不过便逃吗？”

燕寄羽淡淡道：“打不过，若不逃，难道留下来等死么？”

叶凉哑然片刻，道："言之有理。"宁简却是心中微凛：燕、李二人在方天画等八大掌门围攻之下仍能脱身而去，那是极可怖的修为了。

正自转念，瞥见陈彻呆呆立着，丢魂落魄似的，不禁轻叹道："陈彻，五年前是你亲手葬下了你的朋友，你本也不该有这般自欺的念想。"

陈彻低下头去，道："不该有么……"

宁简蹙眉道："你的好朋友既死了，这便是你的命，你不认命也强求不来，只会显得怯懦可笑。"

陈彻一愣，点了点头："嗯，我明白了。"

宁简不再看他，径自对燕寄羽道："燕山长，听闻你从不说谎，不知确否？"

燕寄羽莞尔道："世上没有从不说谎之人。我小时候时常说谎，等到后来拜师学艺，明白事理了，倒确似没再说过谎。"

宁简道："那我有一事想请教燕山长。"

燕寄羽道："凡我能答、该答之事，我一定答你。"

宁简道："那好，请问燕山长刚才可有见到简青兮，可知他现在何处？"

燕寄羽道："我没见到他。"叶凉顿时心中一沉，却听燕寄羽继续道："但我方才听到了他。不久之前，我听见有两道呼吸声穿过了春风酒楼，其一是简青兮，另一人气息微弱紊乱，似是一名受伤不轻的女子。"

叶凉闻言骇服："燕前辈好生厉害，请问简青兮究竟躲去了哪里？"

燕寄羽苦笑道："我再厉害，也不是神仙，简青兮行事精明诡诈，我也猜不出他会藏匿到何处。"

叶凉"啊"的一声，心头一阵失落忧急。

"燕山长，"宁简淡淡道，"简青兮难道不是你的手下吗？"

燕寄羽摇了摇头，却转口道：“若我所料不错，那受伤女子是金陵雷家的雷姑娘吧？”

叶凉当即道：“正是，燕前辈怎知？”

燕寄羽道：“简青兮中了温歧的‘钦原鸟’之毒，见我不能为他解毒，就不愿再听命于我，他该是想着天下若只有一人能解此毒，那便是刀宗了……”

诸人听到这里，霎时恍然：简青兮劫走雷缨络，便是为了让刀宗给他解毒。

燕寄羽看了叶凉一眼，又道：“故而叶兄弟也不必太过焦急，以我对简青兮所知，在解毒之前，他是丝毫也不敢伤害雷姑娘的。”

叶凉心中顿时一松，语声诚挚道：“多谢燕前辈。”

宁简忽道：“原来燕山长也知晓雷姑娘的身世。”

燕寄羽神情微怅，却是轻叹不语。宁简继续道：“方才未及说完，不知燕山长逃走后为何又回到了酒楼里，那李素微李真人又在何处？”

燕寄羽清咳一声，道：“当时情势危急，在下与李真人分头而逃，我也不知他逃去了哪里……在下逃走后料想方盟主不会去而复返，便回到酒楼里，寻了这间空屋暂避。”

诸人见燕寄羽坦然答话，毫不隐瞒，不禁都有些佩服他的从容风骨。

燕寄羽说完，便转头对陈彻道：“陈兄弟，你进门时，仿佛本以为屋里另有别人？”神情中似颇有几分好奇。

陈彻轻轻点头，却也不去详说，只道：“冒昧打扰燕前辈吃喝，还望见谅。”

燕寄羽微笑道：“春风酒楼的酒菜太贵，我买不起，也只好趁着龙掌柜不在，悄悄吃饱肚子。——我这里还剩了些吃食，陈兄弟可要吃么？”

陈彻一怔，方自看向燕寄羽，顿觉从心口到手上被一缕狭长的清风豁然贯通，周身说不出的舒泰，仿佛身躯之中正流动着一柄寂寥而又温暖的长刀。忽而想起丹田里初次冒出异感，便是在青石镇上看到燕寄羽的“停寄笺”之际。

随即眼前又闪过了黄昏时在酒楼堂中，燕寄羽看向自己的奇异眼神——仿佛他在那时便已预料到了此刻。

“我许久不吃别人的剩饭了。”陈彻轻声道。

“嗯，”燕寄羽道，“那实在是我失礼了。”说话中眼神却渐渐灼亮。

陈彻摇头道：“不知燕山长都有些什么吃食？”。

燕寄羽道：“只有烙饼、咸鱼、野菜汤。”

刹那间两人神色同时一肃，目光相触，宛如刀剑交锋。

陈彻道：“天下再没更好吃的了。”

第五章 昆山雪刃（三十）

叶凉等人面面相觑，但见燕寄羽为陈彻让出座位，陈彻径自坐下吃喝起来。

燕寄羽道："我记得陈兄弟离去酒楼时似对鲈鱼念念不忘，这咸鱼便是以四鳃鲈鱼腌制的。"

陈彻一愣，道："将这般名贵的鲈鱼腌成咸鱼，太可惜了吧。"燕寄羽笑了笑，道："从苏州吴淞江运到昆仑山中，若不加腌制，只怕这鱼早已臭了。"

陈彻道："这倒也是。"

燕寄羽淡淡道："一个人很想吃鲜美的清蒸四鳃鲈鱼，最终却只吃到了又冷又硬的咸鱼，那也该知足了。"

诸人心中一动，只觉燕寄羽此言似颇蕴真意，各自沉思起来。

叶凉忽道："请问燕山长，你究竟为何要杀刀宗？"

燕寄羽微笑道："究竟为何，对于诸位而言，恐怕并不重要。"静了静，又道，"人生天地间，应当多多思索对自己真正重要的事，关切自己心中真正的渴望。"

叶凉闻言猛然怔住，一时失语。

陈彻吃饱喝足，也不禁思索起来：自己真正渴望的究竟是什么，是能手刃简青兮为韩昂报仇么，还是如五年前所想的去学刀术，做一个名震江湖、再也不用吃剩饭的刀客，抑或只是安安稳稳地当个乞丐混过此生……想到后来，心中却莫名闪过了一道月光下紧握刀锋的身影。

瞥向宁简，却见她也正自出神，不知在想些什么。

忽听叶凉道："我、我不知道，我自己也不知道。"语声很是惘然。

燕寄羽道："那也无妨，有朝一日，等你见过了这江湖，多半就能知

道了。”

叶凉愕然道：“我已见过了呀，半年多来，我见过了像燕山长这般的正气长锋阁阁主，也见过一些武林掌门和前辈，还有其他许多刀客剑客……”

燕寄羽道：“你只是见过了我们，却还没见过真正的江湖。你们只是闭目睡在这江湖里，随波浮沉罢了。”

说完便迈步走向门外，回顾一眼，忽又莞尔道：“咱们去堂中瞧瞧吧，诸位请。”

宁简与陈彻、叶凉一怔，都随燕寄羽来到堂中；只留下萧野谣手持纸笔，皱眉不语，似正苦苦构思画作。

燕寄羽不紧不慢地将堂中未燃的烛台都一一点燃了，又随手扶起了几张歪倒的椅子，道：“几位不妨稍坐，很快便有人至。”

宁简道：“是谁？”

燕寄羽却不答话，忽而转头望向酒楼门口：街上脚步声渐近，少顷却竟是龙钧乐急急奔入了酒楼。

诸人瞥见龙钧乐神情委顿，嘴角溢血，衣衫破烂如乞丐，想见山顶上一场激战定然惨酷；只听燕寄羽叹道：“龙掌柜受伤不轻，快请坐下歇息。”

“多谢燕山长。”龙钧乐坐下来，慢慢缓过了气息，随后讲述起春山峰顶的情形——

当时方天画等人眼看叶凉抱着雷缨络下山去，也不拦截，仿佛早有谋划似的，猝然间竟是先对柳续发难：那秋剪水年纪轻轻，却已将巴山剑术修至“心照”之境，手中烛台晃动，乱人神思，似乎恰与柳续的“竹声新月”相克；而“画剑堂”掌门孔茺与柳续各擅书画，其画意相较于柳续的笔势，本也颇有一战之力，更可与周行空“画中留影”的神异刀术彼此增益，三人联手奇袭，一瞬里便将柳续制住。

与此同时，展梅也是以一敌三，他出剑虽快逾惊电，但谈寒生的“刀笛”连绵作响，却似对展梅的身法剑术颇有延滞之效，更何况阮青灰的“木余刀”与金厌昔的刀术“无厚”本都善于以慢打快；四人斗得片刻，展梅终究也是受伤被制。

听到这里，宁简忍不住道：“那么龙掌柜自己呢，莫非一直袖手旁观吗？”

龙钧乐干咳一声，道：“我岂是袖手？当时薛夜鱼尚未有所动作，而那方轻游也似随时便要出刀，我便以一己之力与他两人凝神对峙，那也是颇耗心力，苦不堪言。”

燕寄羽道：“龙掌柜辛苦。”

龙钧乐点了点头，继续道：“好在吴重撕碎书信之后，竟似果真借得了云荆山的刀意，只一招便打飞了方天画的长戈，又揪住铁风叶远远地掷出，眼看他返身便要去救展梅，却似突然瞧见了旁边树干上那‘天下刀宗’四字……唉，这一瞧之下，吴重身上的刀意似乎霎时被冲散了许多，脚下踉跄起来。”

说着一顿，看向燕寄羽，苦笑道：“龙某实不知燕山长为何要让柳续写那四字，如今看来，倒是有些……咳咳，有些弄巧成拙了？”

“原来如此。”燕寄羽轻叹一声，又道，“不知后来如何？”

龙钧乐道：“后来吴重见势不妙，抱起地上那位受伤的严知雨姑娘便朝着山下逃去；说来奇怪，那方轻游本是上山来救刀宗的，却忽然跃步挥刀，帮吴重挡下追击，掩护着吴重与严姑娘逃走了，而他自己却落得重伤遭擒，嘿嘿，这又是何苦……”

叶凉等人闻言纷纷动容，均觉方轻游侠肝义胆，实是了不起。

“嗯，”燕寄羽道，“方兄弟此举，我倒有些钦佩。”语声淡然，却也听不出有钦佩之意。

龙钧乐一怔，叹道：“那是、那是，料想吴重抱起严姑娘作为护盾，

便是为了引得方轻游救他……当时我见众人忙于追截吴重，便趁机从相反方向下山，虽然接连被阮青灰等人出掌击中，终究却也侥幸走脱。”

宁简蹙眉道：“龙掌柜，你竟丢下柳续……还有展前辈，就这般自己逃下山来了？”

龙钧乐冷哼一声，却不理会宁简。

燕寄羽忽道：“宁姑娘不必忧心，料想咱们稍后便能见到柳续等人了。”

宁简一惊：“可柳续不是被方天画擒住了么……莫非，莫非燕山长是说，方天画他们也会来这酒楼？”

燕寄羽道：“多半是会来的。”

“那只怕未必。”宁简当即道，“他们此刻已然得胜，为何还要回到镇上？多半便会在山上搜查吴重的行踪，或者径直去寻刀宗了。”

寻思片刻，又摇头道：“若他们当真会来，眼下燕山长的处境岂不是很危险么……嗯，照此看来，恐怕燕山长心中也不觉得他们会来吧，否则绝不会置身于此。”

燕寄羽淡淡道：“无论如何，我也须接受自己的命数，正如宁姑娘先前所言，若不认命，也只会显得怯懦可笑罢了。”

宁简闻言静默，半晌过去，忽觉周遭似乎明亮了些许；一时间其余诸人也察觉到异样，可是堂中却并无新的灯烛燃起，不由得相顾惊疑。

叶凉张望门外，忽而脱口道：“是镇上。是这镇上又多出了许多灯火。”

燕寄羽颔首道：“不错。”随即轻叹道，“宁姑娘方才所言不无道理，但他们会来的。”

众人一怔，但见燕寄羽笑了笑，拿起一支烛台，踱步走向门边。

“十三年来最怕点灯，总想起青鹿崖上昏灯点点，照见遍地都是残缺

的刀剑，和干涸的血。”

“今夜我点起了满镇灯火，等他们望见了，便会来的。”

第五章 昆山雪刃（三十一）

几人相视无言，心中均觉不解，但见燕寄羽将那支烛台挂在了酒楼的木门之上，又转身走回堂中，淡然对龙钧乐道："龙掌柜，你现下若想要离镇而去，却还来得及。"

龙钧乐闻言身躯绷直，眯起了眼与燕寄羽对视，短时间脸色阴晴数变，忽而哈哈笑道："燕山长说笑了，龙某既敢来到春山，便已决意与燕山长同进退，若方天画等人当真会来，我便在此陪燕山长等候便是。"

燕寄羽莞尔道："多谢龙掌柜仗义。"想了想，又问道，"方才听龙掌柜讲述峰顶一战，那'山中刺'的薛夜鱼却似一直未曾出手，是么？"

龙钧乐回想片刻，道："不错。"

燕寄羽微微颔首，若有所思，转头凝视起堂中烛火，良久不再开口。

街上隐约传来一阵纷乱轻快的脚步声。

龙钧乐神情顿紧，却欲言又止，随即苦笑道："罢了，我已让那说书人赶回柳州代我交待家事，最多今次将性命赔在这里，也算活得够本了。"

——话音方落，便见一群人来到酒楼门前，当先两人赫然便是方天画与铁风叶。

燕寄羽端坐堂中，忽道："诸位请进吧。"

"燕山长果然在此。"方天画一笑，率众踏进门来。其中阮青灰、金厌昔与秦楚却各自肩负一人，正是晕厥不醒的柳续、展梅与方轻游。

宁简瞧见阮青灰随手便将柳续掷在了门边，不禁神色一冷，蹙眉不语。

龙钧乐皱眉道："他们三个已被诸位制住了经络，却也不必再打晕过

去吧？”

“这三人修为太高，若仅封住他们的经脉，终究有些不放心，”方天画淡然道，“多亏秋掌门以‘心照’之术击晕了他们，否则倒有些麻烦。”

秋剪水闻言低眉，轻声道：“举手之劳罢了。”

说话中，陈彻眼看薛夜鱼走在最后，正迈步进门，脸颊苍白明净，却竟没了刺青，这才想起自从吴重在春山峰顶现身，直到自己下山离去，却似一直也未再看见薛夜鱼脸上的那一尾青鱼，一时间不禁暗忖：“难道当时薛夜鱼并非是要刺杀吴重？”

正自惊疑，倏见燕寄羽身躯轻震，剧烈一咳，嘴角急流出一股鲜血。

与此同时，薛夜鱼的脸颊上蓦地显出了青色的鱼鳍，仿佛那条鱼儿刚刚才从山顶游下来。

燕寄羽目光一霎锋锐，抬头与薛夜鱼对视，嘴角的小胡子上挂着血丝，瞧来颇有些骇人。

薛夜鱼淡淡道：“早知停云山长修为神异，我从春山上便开始蓄势，直到此刻才迸发出一刺——燕寄羽，你终究还是被我的鱼儿咬中了。”

燕寄羽默然片刻，忽而轻叹：“可惜鱼儿咬中了鱼钩。”言毕从容站起，身下的椅子却瞬息坍成碎片，“好生凌厉的一刺，只是我问过了龙掌柜，已有所防备。”

薛夜鱼见他未死，神情顿凛，冷笑道：“那我就让鱼儿咬碎鱼钩。”踏前两步，似要再度出招，却被方天画抬手拦住。

方天画道：“薛堂主，你既一击不中，我看咱们倒也不必急于杀死燕山长。”

薛夜鱼道：“呵，方盟主是想要为义子解那‘心意猿’之毒吧？”

方天画闻言叹息，看向燕寄羽，道：“我就以柳、展、方三人，换我

义子一人的性命，不知燕山长意下如何？”

众人面面相觑，龙钧乐笑道：“这倒是划算得很。”

燕寄羽叹道：“方盟主对义兄的情义，实在令我感佩。”说完却径自沉吟起来。

堂中一时静默，叶凉忍不住问道：“方盟主，请问那些无颜崖杀手现下如何，难道她们……她们已都被你们杀死了？”

“你这话却是从何说起？”方天画皱眉道，“我等并未遇到什么无颜崖弟子。”

叶凉闻言与宁简、陈彻相顾，均想：看来那群女杀手登山后未至峰顶；多半是途中遇到了逃走的吴重，将他救到了别处。

方天画不再理会叶凉，转头对燕寄羽道：“我虽擒住了柳续等三人，却也佩服他们的人品武功，不欲杀死他们；燕山长倒似也没有原由非要置我义儿于死地。”

燕寄羽道：“请容我想想。”又过片刻，忽有一人快步走进门来，却是个白衣方巾的中年书生，深深看了燕寄羽一眼，却走到方天画身旁站定。

宁简心中微凛，认出了那人五年前也在青州，正是与众人共缔下青崖之盟的“柳下春草”之一，吴思邪。

燕寄羽神情一黯，随即躬身长揖：“见过师兄。”

吴思邪欲言又止，最终却只道：“燕师弟，你好自为之。”

方天画道：“吴兄，不知你是否找到了方白？”

众人闻言暗凛：“难道方白当真也来到了昆仑？”却听吴思邪道：“我本想抢在岳凌歌之前将方白接引到镇上，万幸也先行遇上，可是等我与方白走到镇子东边，刚踏上石街几步，方白却又转身离去了。”

“这是为何？”方天画讶道。

“方白临去时说，这镇上的事已成定局，他也无能为力。”吴思邪神情疑惑，摇头道，“我实不知他为何会这般说。”

燕寄羽环顾方天画等人，忽然叹道：“我时常觉得，武林中真正的隐忧或许并非刀宗，而是你们这些钦仰刀宗的人。”

方天画冷哼一声，未及开口，却听燕寄羽又道：“方盟主刚才的提议，请恕我不能答应。”

方天画点了点头，道：“看来燕山长是执意让我对不住死去的义兄了。”说到后来，语声渐渐冷厉。

“方盟主误会了，”燕寄羽莞尔道，“我只说不答应方盟主的提议，却没说不救令郎。”

方天画一怔：“燕山长此言何意？”

燕寄羽道：“你不用将那三人交与我，我这就为令郎解毒。”

此言颇出众人意外，方天画亦是愕然失语。

燕寄羽缓步走向秦楚，道：“秦公子，请上前一步。”秦楚浑身一抖，拔腿便想逃到一旁，却听方天画道：“燕山长言出即行，既说为你解毒，就绝不会骗你。”

“是。”秦楚应了一声，僵在原地。

燕寄羽伸手在秦楚肩上轻轻一拍，道：“好了。”

“啊，”秦楚讶然道，“好了吗？”随即便觉周身轻松了许多，似乎那“心意猿”之毒当真已解。

燕寄羽点了点头。

秦楚想起山顶上柳续所言，便喃喃道：“……惊鸿？”说完却丝毫不觉疼痛，顿时惊喜道：“真好了，我的毒解了！”

——话音未落，忽见周围的方天画、薛夜鱼等人脸上纷纷变色，渐

次栽倒在地。

秦楚吓得一哆嗦，缓缓扭过头，与燕寄羽对视。

燕寄羽淡淡道：“秦公子，你的毒已经解了。”

“是、是，可是他们怎、怎么……”秦楚唇舌打结似的，扫量堂中，已只剩下自己与燕寄羽尚自站立，其余人却都瘫软坐倒，面色惨白，似已难以起身。

铁风叶几次运功，都没能提起内劲，瞪着秦楚道：“你小子是怎么回事，一句话便将大伙儿咒倒了？”

“不、不是我……”秦楚连连摇头。

吴思邪忽道：“只怕咱们先前已中了燕寄羽的‘惊鸿影’之毒，他随时便能催发毒性，却与秦公子无关。”

说完见众人神情迷惑，长叹一声，又道：“这‘惊鸿影’不同于‘心意猿’，是以燕寄羽的笔意为根基，停云书院之中却只有他自己会使，中者往往是劲力全失，动弹不得。”

龙钧乐苦笑道：“我本以为先前燕山长与弓魔敬酒时所使的才是‘惊鸿影’，原来却不是么。”

吴思邪道：“据我所知，‘惊鸿影’有诸般用法，究竟如何只有燕寄羽自己才知，可是此技每使一次都极耗心力——”

说着勉力想要看向燕寄羽，却已转不动脖颈，只涩声道，“燕师弟，你竟能让这许多人都中了你的‘惊鸿影’，这本该是绝难做到的……”

燕寄羽道：“那也没什么难的，只要诸位多在这镇上走走，自然便会中毒渐深。”

众人闻言惊疑，各自沉思起来；却听燕寄羽又道：“诸位不妨想想，不久前为何要下山回到镇上？”

阮青灰冷哼道：“我等既知你在镇上，自然便要赶来将你制住，以绝

后患。”说到后来，却忽然露出疑惑神色。

燕寄羽看了一眼宁简，又道：“那么诸位为何不在山上继续搜查吴重的下落，或是径直去寻刀宗？”

方天画、铁风叶等人本也是和阮青灰一般想法，可是听了燕寄羽所言，均觉倒也颇有道理，随即越想越觉得怪异：似乎当时自己一望见山下的灯火，便迫不及待地想回镇上擒住燕寄羽，如此舍近求远之举，却竟未曾稍加细思。

吴思邪忽而喃喃道：“看来咱们当时已被‘惊鸿影’的笔意所侵，神思动乱，行事已失却了明智，才会被燕寄羽的灯火引回镇上，宛如飞蛾扑火一般……”

众人闻言惊骇，却听吴思邪继续道：“眼下回想起来，那片灯火并非随意勾连绵延，其中却蕴有燕寄羽的笔意……不对，仅仅这些灯火恐怕还承不下如此多的笔意，”说到这里，悚然顿住，静默片刻才道，“——燕师弟，你当真是好深远的心机。”

陈彻与叶凉跌坐在地，闻言几乎同时明白过来：他们先前之所以觉得这镇子处处不对，便是因为镇上处处都有燕寄羽的笔意——这镇子的屋舍、街巷与草木看似都与别的西域小镇无甚分别，却又处处都被精心修整布置过，那些斑驳的墙面，石街的缝隙，枯树的枝条，绵连的灯火，还有那个大石舂，那些木门上的种种痕迹……却都是一道道的笔画，都蕴含着“惊鸿影”的笔意。

这舂雪镇看似寻常，实则已被写满了字迹。

叶凉怔怔看着燕寄羽，一瞬间仿佛看见了真正的“惊鸿影”，那绝非一只小小酒碗里升腾起的水汽，而是一只翼展千百里的飞鸿，早已盘旋在高空，将巨大而浓郁的影子投在了镇上。

宁简蹙眉道：“如此说来，咱们一到舂雪镇，便中了燕山长的“惊鸿影”，在这镇上待的越久，走动越多，笔意便会在心中刻得越深。”

“宁姑娘所言不错，”燕寄羽微笑颔首，笑容里却流露出一抹孤鸿般

的寂寞——

“在诸位来到春雪镇之前，我以此镇为纸，题了一首诗。”

第五章 昆山雪刃（三十二）

夜风拂过堂中，烛火晃动如乱雨。

众人一时静默在烛影中。方天画忽道：“今夜行在这春雪镇上，倒让我回想起青鹿崖上，十三年前的事。”

燕寄羽微微仰头，凝望西边，恍如能看穿层层屋宇、直望见春山似的，怅然道：“刀宗这座山峰，压在武林之上也有十三年了。”

顿了顿，轻叹道：“方盟主，这十三年来你们在江湖中，便如今夜在此地一般，山上山下，懵懵懂懂地兜转，终究却看不清这片江湖。”

方天画冷笑道：“燕山长处心积虑，早早算计好了一切，方某输得不冤；只是燕山长也莫忘了，我‘青箫白马盟’一众弟子，都正在春雪镇外，离此不过数百里。”

燕寄羽道：“我知他们正与停云弟子、玄真教教徒对峙，料想双方都不敢轻举妄动。”

“那也未必，”方天画道，“我来镇上之前已传下号令，倘若明晨他们接不到我的新号令，便会涌入镇上，料想燕山长的‘惊鸿影’再神异，也难以同时毒倒成百上千之人，到时决死一战，胜败尤未可知。”

龙钧乐恍然苦笑：“怪不得燕山长不允武人们随意进镇。”

燕寄羽点了点头，道：“也有些人如雷缨锋等，对正气长锋阁素来忠诚，我没让他们进镇，却是为了护住他们。”

说完忽又低头吐出一口鲜血；众人见状暗凛，均想薛夜鱼方才那一刺着实厉害，燕寄羽虽有戒备，看来仍是受伤不轻。

燕寄羽剧烈咳嗽了一阵，才缓缓抬头，对方天画道：“到明晨已经迟了。”

方天画皱眉道：“燕山长何出此言？”

燕寄羽淡淡道：“稍后我便上山杀死刀宗，明晨我已离镇了。”

众人闻言一凛，却听薛夜鱼冷笑道：“就凭你自己一人么？”

燕寄羽道：“凭我自己便能杀死刀宗，不过事关重大，我倒也备下了一些帮手。”

阮青灰嘿嘿笑道：“燕山长是说李素微与吴重么，李真人眼下生死未卜，吴重更是不知去向，怕是帮不到燕山长。”

燕寄羽摇了摇头，未及开口，忽见萧野谣踉踉跄跄从后堂走出，方到堂中，却也软倒不起。

“近年来在下自觉笔力颇有增长，”萧野谣手持一页空白纸张，苦笑道，“可是燕山长风骨奇凌当世，在下实难画出。”

“萧兄弟辛苦，”燕寄羽却也不为萧野谣解去“惊鸿影”，只轻叹道，“以我看来，萧兄弟并非画不出，只不想画罢了。”

萧野谣一怔，却默不作声。

“他日若有机缘，自当再请挥毫。”

燕寄羽说完转头看向门外，忽而朗声吟道：“士当弘毅。”

随即，街上竟传来了岳凌歌的语声，听来清越悠扬——“士当弘毅！”

众人不明所以，骤觉耳边一空，短时间仿佛整个镇子都沉入了水中，静得骇人。

下一瞬，镇上远远近近的房屋里都响起了劲朗的喝声，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混成一道山崩海啸般的呼应——“任重而道远！”

方天画神情顿变：“燕寄羽，你竟将‘鸿翼大阵’搬到了镇上？”

众人亦是惊疑暗忖：“‘鸿翼大阵’是武林中威名最盛的三大阵法之一，须由三百余名停云弟子手持‘鸿翼笔’结成，向来号称无敌之阵，此

刻却怎会凭空出现在镇上？”

燕寄羽淡淡道：“十三年来，我断续遣出停云书院中的高手来到春雪镇定居，到如今这镇上的镇民，除去原有的百姓与仰慕刀宗而至的刀客，倒有大半都是我停云弟子。”

众人心中震骇，此时回想起方白那句“这镇上之事已成定局”，不禁恍然失语。

方天画缓缓道：“燕寄羽，原来你从十三年前便已筹谋要杀刀宗了。”

燕寄羽默然片刻，神色古怪地一笑：“从刀宗横空出世，‘意劲’现于江湖的那一刻起，我便已开始筹谋了。”

方天画道：“燕山长是觉得江湖中不该有‘意劲’么？”

燕寄羽道：“若人人都会‘意劲’，则江湖覆灭只在顷刻。”

方天画哈哈一笑：“武道渐进，今胜于昔、后胜于今，这是千古不变之理；若刀宗如今当真寻到了让江湖中人都能修成意劲的法门，以燕山长与正气长锋阁之力，怕是拦不住的。”

叶凉、陈彻等人越听越是震惊，但见燕寄羽在堂中来回踱步，忽而回过身来，直视方天画道：“当年‘摩云教’教徒便是人人都会意劲，却屠戮了中原武林多少无辜性命，难道这也是武道渐进的大势吗？”

话音方落，堂中便蹿起一阵惊呼低语。方天画眉峰紧皱，却似初次听闻此事，冷笑道：“燕山长眼前这些人，多半当年都去过青鹿崖，亦曾深入北荒，那些摩云教的功法也算见得惯了，却如何能与刀宗‘天地为丹田、山河为经络’的意劲相提并论？”

“摩云教功法的威力自是比刀宗的意劲天差地远，但说到根处，却是出于同源，更何况——”

燕寄羽淡淡一笑，犹豫片刻，又继续道，“更何况若无出身于北荒的‘形使’吴重为天地立心、为山河赋形，恐怕武林中也不会有刀宗的绝

世意劲。”

众人骇然心想：原来吴重竟是九位摩云使之一，若起初“意劲”的现世当真与吴重相关，那么多半他也知晓意劲的破法，无怪正气长锋阁会如此借重于他。

叶凉早已听得呆住，只觉这“为天地立心、为山河赋形”之说委实太过神异，绝非人力能为，多半是具体另有所指；而此时陈彻却想到了那几处相隔千里但一模一样的春风酒楼，不由得惊疑揣测：若天地山河是丹田经络，莫非这些酒楼竟是经络中的穴道？

众人正自凝思，忽见岳凌歌踏入了酒楼，环顾堂中情形，脸上笑嘻嘻的似也不觉讶异，坦然说道：“燕山长，一切准备妥当，住在镇上的那些刀客也早已被‘鸿翼大阵’的停云弟子们制住了。”

叶凉倏忽记起傍晚走过镇上时，曾听见街边屋舍里传出轻微的刀剑声响，料想当时便是停云弟子正与镇上的刀客相斗。

却见燕寄羽沉吟道：“从我点起灯火，已过去许久，而自柳续在峰顶上题字，料想更要久得多了……”

说着看向岳凌歌，又道：“如今这镇上、山上还散有一些武人，料想他们的‘惊鸿影’此刻也都已发作——岳公子，有劳你率众四下搜寻一番，瞧见有瘫软难起的武人，且都先擒下了。”

岳凌歌颔首答应，出门而去。

“秦公子，”燕寄羽忽而转头打量秦楚，微笑道，“我有一事想请秦公子帮忙。”

秦楚先前未中“惊鸿影”，耳听着众人交谈，却也是心惊胆战，在堂中越待越怕，不久前已双腿哆嗦，自行跌坐在地；此时听见燕寄羽说话，立即爬起来连退数步，颤声道：“帮、帮什么？”

燕寄羽道：“我想请你来做‘青箫白马盟’的盟主，不知你觉得如何？”

“什么？”秦楚闻言骇然呆住。

燕寄羽继续道："令尊方盟主既已叛出正气长锋阁，那便是与武林为敌了，我须将他送至华山暂住几年，可是白马盟的盟主不可空缺，你既为方盟主的义子，由你来接任，那是最恰当不过。"

方天画神情骤厉，冷声道："燕寄羽，你想要囚禁方某？"

"若方兄执意要说成'囚禁'……"燕寄羽沉吟片刻，颔首道，"那倒也没说错。"

秦楚脸色发白，一瞬里眼珠乱转，看看义父、又看看燕寄羽，结结巴巴道："燕山长说笑了、说笑了……这如何使得，我、我哪有此能耐？"

燕寄羽道："我对秦公子很是器重，眼下这堂中我只解去了你一人的'惊鸿影'，你站着，旁人都倒在地上，这便是你的能耐。"

秦楚茫然摇头，一时间急剧喘息；却听燕寄羽又道："秦公子不急答我，不妨再好好思量一番。"

秦楚张了张嘴，随即转头久久张望后堂，却似不敢再与方天画对视了。

吴思邪忽道："请教燕师弟，那十二位青锋令使之中，除去花静庭、谭寒音已死，展梅与这位陈兄弟正在此间，另有八人，却在镇上何处？"

燕寄羽默然一阵，忽而笑叹："师兄知我。其余青锋令使都没在镇上，我早前便已命他们各自赶赴铁兄、阮兄等诸位掌门的门派所在之地，此后他们便将与各派的副掌门一起，暂时接管各派……"

铁风叶冷笑道："燕寄羽，你若以为派去区区一个青锋令使，便能让我'天风峡'众刀客都听你摆布，那可真叫作痴心妄想。"

"我知铁兄不畏死，但不是人人都如铁兄这般不畏死，"燕寄羽淡然一笑，"世人怕死的总是多数，不怕死的是少数；既然是少数，便总有法子对付。"

铁风叶一愣，却似无言以对。

燕寄羽又道："至于铁兄等八人，还有即要被岳公子擒下的许多人等，便也都请陪同方盟主到我停云书院后山暂住，此后就不必再忧心于门派俗务了。"

铁风叶、阮青灰等人默然听着，只觉心头惨然，可是此际却也无从反抗。却听吴思邪长叹道："燕师弟，没想到你不仅是要杀刀宗，竟还要清肃武林。"

燕寄羽一笑，神情中却露出了少有的凝肃，低头端详着身旁的烛火，轻声道：

"今夜之后，这江湖便是新江湖了。"

半晌过去，岳凌歌归返，回禀燕寄羽说已将搜寻到的武人与那"影使"囚在一处，随即又道："那弓魔也已被囚禁，我找到他时，他却与我家侍女正在一处。"

龙钧乐笑呵呵道："严姑娘竟没和吴重在一起么？"此刻他已知自己不会赔掉性命，说不准还能跟着燕寄羽大赚一笔，却是心绪颇佳。

岳凌歌摇头道："我没寻到吴重。"

燕寄羽微笑道："吴重确是极难找到的，稍后我自去找他便是。"想了想，又问道："可有找到简青兮么，他似是劫持了雷缨络姑娘。"

岳凌歌一怔，道："简青兮最是好找，是被打晕丢进了镇中央的大石舂里；可却未曾见到雷姑娘的行踪。"

燕寄羽一笑："雷姑娘自是极为聪颖，凭简青兮倒真未必能对付得了，终究却反被她制住了。"

叶凉心中顿时轻松了许多，却听岳凌歌道："还有那些无颜崖女子，我已照燕山长吩咐给她们解了毒，命她们守在舂山各处。"

燕寄羽点了点头，苦笑道："半生积蓄都用来雇无颜崖了，却只好学这位陈兄弟吃烙饼。"

言毕转头与陈彻对视，又道：“陈兄弟，等春山之事了结，我便找个时机，让你与简青兮堂堂正正地比斗，不知你意下如何？”

陈彻自燕寄羽与秦楚交谈时便觉困意难耐，方才隐约已睡着，闻声惊醒，刚要答应，却忍不住打了个哈欠，随即才道：“好。”本也想趁机问问为何自己看过停寄笺后心中竟会生出刀意，但料想此事关乎燕寄羽和刀宗的隐秘，他多半不肯回答，便也懒得开口去问了。

岳凌歌道：“有一事在下不敢擅做主张：我寻到了李素微真人，他老人家却也中了燕山长的‘惊鸿影’，不知可要给他解去么？”

“先且不必了，”燕寄羽哈哈一笑，“李素微整日愁眉苦脸，我见到他便也忍不住犯愁，不如就让他自己先静心歇息吧。”

岳凌歌一怔，环顾堂中，又道：“那么可要将柳副山长三人救醒，或者为龙掌柜解毒？”

燕寄羽道：“这倒也不急在此刻。”

岳凌歌“嗯”了一声，却听吴思邪忽道：“燕寄羽，你果然谁也信不过。——岳公子，你也不在他的例外。”

岳凌歌笑嘻嘻道：“我只是想做些事，倒也无须燕山长信得过我。”

燕寄羽轻叹道：“当年若非五位师兄不幸死在青鹿崖上，吴师兄又执意相让，这停云山长本来绝不该我来当，但我既当了，便只得独来独往。”

言毕神色一肃，看向岳凌歌道：“传我令，封春雪镇至明晨，擅入者杀。”

岳凌歌道：“是。”随即出门。燕寄羽等着岳凌歌传令归来，道：“有劳岳公子在此看守，我便上山去了。”

岳凌歌神情一震，默然点头。龙钧乐悠悠说道：“华顶之云与春山之云，谁更胜一筹，今夜过后，便见分晓了。”

燕寄羽走到门边，顿步沉思，忽而回头看向叶凉，轻叹道："罢了，叶兄弟，你若想见你师父，或者想见雷姑娘，都可随我来。"

叶凉一惊，与燕寄羽目光一触，倏觉周身生出力道，当即跃起，走出几步，忽听身后宁简急声道："叶凉，你做什么？"

陈彻亦道："叶凉，你要想清楚了。"

叶凉回过身来，看见两人神情都极认真，一霎里也不禁恐慌起来，仿佛只要自己这一去，便会铸成终身大错；犹豫了一阵，脸上露出涩然笑意，却仍是走到了燕寄羽身边。

燕寄羽忽道："宁姑娘，我似还有一问尚未答你。"

宁简一怔，轻轻点头："不错。燕山长此刻已能答了么？"

一边与燕寄羽对视，一边便在心中喃喃道："天地仅一隅，朝夕只一日，困于其中，如何解脱？"这半年以来，她曾自问过多次，却终究答不上来，有时觉得人生在世，其真意恐怕便在于不得解脱，若真能解脱，或许反倒了无生趣了。

燕寄羽抬手摸了摸嘴上的小胡子，忽而一笑，却久久不开口；一瞬间众人只觉这笑容温暖和煦，似一阵轻风淌过心头，此刻的停云山长竟恍如初入江湖的纯真少年，又过片刻，正当众人以为他不会再答时，却忽听他答道：

"春风过堂，便得解脱。"

燕寄羽言毕转身，领着叶凉走入了夜色。

（尾声）

空冷的长街上，随着两道人影经过，街旁屋子里的灯火渐次熄灭。

叶凉一时间有许多话想问燕寄羽，斟酌良久，却只是问道："燕山长说以这镇子为纸题了一首诗，却不知是什么诗？"

燕寄羽微笑道："吴重从前很爱吟诗，不知可有给你念过诗吗？"

叶凉道：“嗯，师父平日里很爱对我讲说诗词。”

燕寄羽颔首道：“说起来，我题的这首诗，最初也是听吴重念的，我便说与你听听吧：

柔条旦夕劲，绿叶日夜黄。

明月出云崖，皦皦流素光。

披轩临前庭，嗷嗷晨雁翔。

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

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

等到叶凉听燕寄羽轻轻慢慢地念完，两人已走出了很远。叶凉在心里默记着诗句，一直走到了山脚下，但见燕寄羽上前几步，宛如等候故人一般，静立在舂山之前：既是一个人面对一座山，也是一座武林面对一个人。

叶凉心中空旷，不自禁地仰头，目光越过了燕寄羽；而此刻陈彻却已在春风酒楼的堂中睡着，正踏着野草行走在梦中，目视着前方——

两人同时看见了积雪的山峰，宛如一柄锋锐的雪刃扑面斩来，天地间再无可避，一瞬里既无比惶惧，却又感到振奋。

《天下刀宗》第一部 完结

今晚本书第一部正式完结了（加入书架，新书发布时会有通知哦～），持续一百天的连载，如果没有诸位读者朋友们的鼓励与支持，我想我不可能坚持到完赛，感恩一路相伴，深深感谢你们。

《天下刀宗》第二部也会尽快开启连载，期待着到时与诸位一起，从另一个角度，看见这个江湖。 书友群（QQ群）：461033118， 欢迎加入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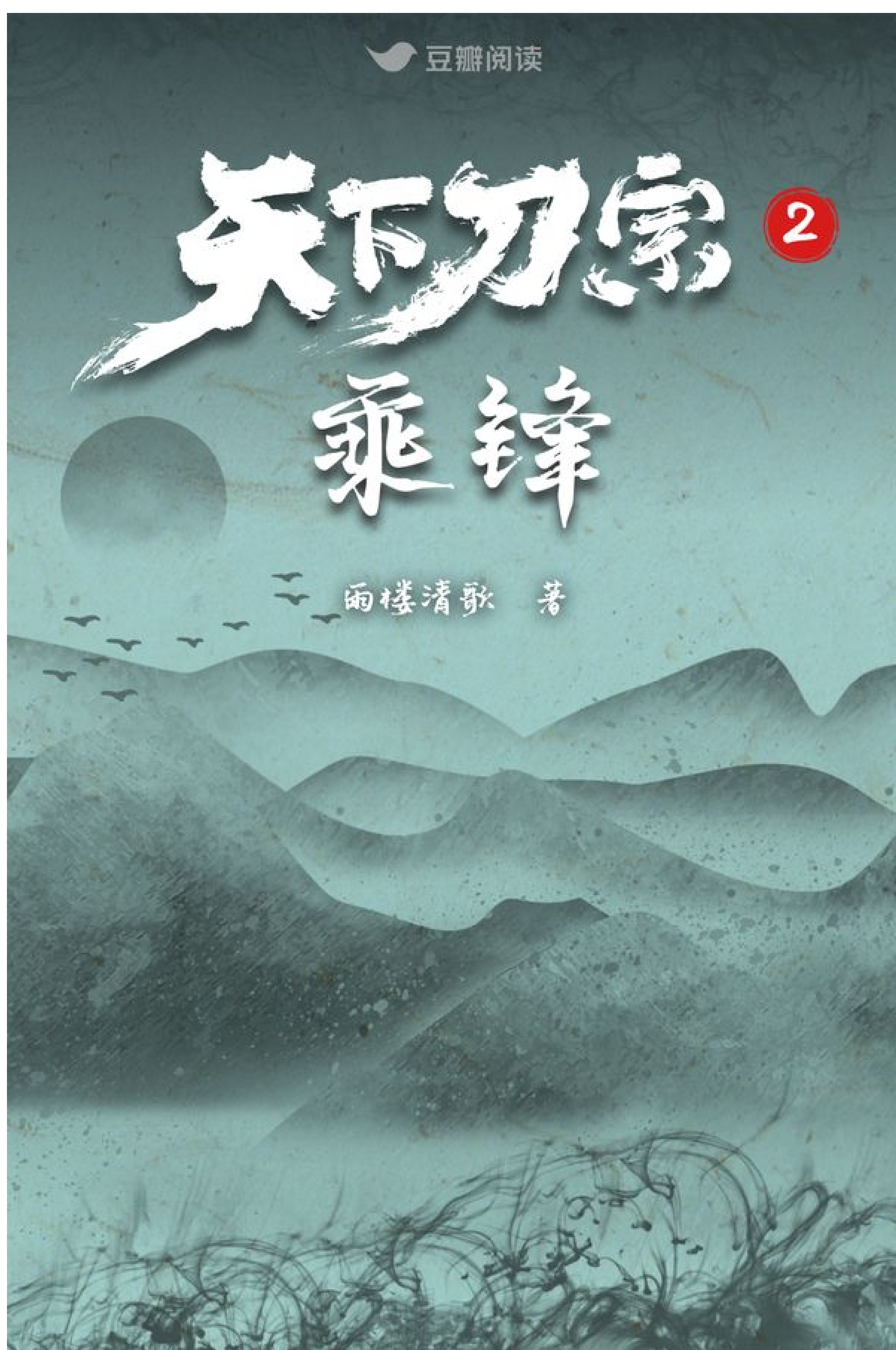
我想起《三体》中的一句话： “宇宙很大，生活更大，我们一定还能相见的。”而此时此刻，我想说：

江湖很大，故事更大，相信我们一定能在下一个故事中相会。

雨楼清歌

2019年8月1日

江湖重聚 ，《天下刀宗2：乘锋》连载启动！


豆瓣阅读
天下刀宗
2
乘锋
雨楼清歌 著

版权信息

书名：天下刀宗2：乘锋

作者: 雨楼清歌

出版时间：2019-09-01

出版方：豆瓣阅读自出版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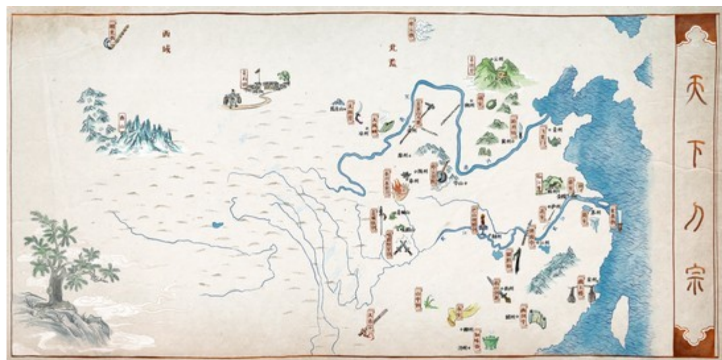
天下刀宗2：乘锋
第一章 纸上清河（一）
第一章 纸上清河（二）
第一章 纸上清河（三）
第一章 纸上清河（四）
第一章 纸上清河（五）
第一章 纸上清河（六）
第一章 纸上清河（七）
第一章 纸上清河（八）
第一章 纸上清河（九）
第一章 纸上清河（十）
第1.5章：江湖梳理
第一章 纸上清河（十一）
第一章 纸上清河（十二）
第一章 纸上清河（十三）
第一章 纸上清河（十四）
第一章 纸上清河（十五）
第一章 纸上清河（十六）
第二章 万仞天风（一）
第二章 万仞天风（二）
第二章 万仞天风（三）
第二章 万仞天风（四）
第二章 万仞天风（五）
第二章 万仞天风（六）
第二章 万仞天风（七）
第二章 万仞天风（八）
第二章 万仞天风（九）
第二章 万仞天风（十）
第二章 万仞天风（十一）

第二章 万仞天风（十二）
第二章 万仞天风（十三）
第二章 万仞天风（十四）
第二章 万仞天风（十五）
第二章 万仞天风（十六）
第二章 万仞天风（十七）
第二章 万仞天风（十八）
第二章 万仞天风（十九）
第二章 万仞天风（二十）
第二章 万仞天风（二十一）
第二章 万仞天风（二十二）
第二章 万仞天风（二十三）
第二章 万仞天风（二十四）
第二章 万仞天风（二十五）
第二章 万仞天风（二十六）
第二章 万仞天风（二十七）
第二章 万仞天风（二十八）
第二章 万仞天风（二十九）
第二章 万仞天风（三十）
第二章 万仞天风（三十一）
第二章 万仞天风（三十二）
第三章 秋光剪雨（一）
第三章 秋光剪雨（二）
第三章 秋光剪雨（三）
第三章 秋光剪雨（四）
第三章 秋光剪雨（五）
第三章 秋光剪雨（六）
第三章 秋光剪雨（七）
第三章 秋光剪雨（八）
第三章 秋光剪雨（九）
第三章 秋光剪雨（十）
第三章 秋光剪雨（十一）
第三章 秋光剪雨（十二）

第三章 秋光剪雨（十三）
第三章 秋光剪雨（十四）
第三章 秋光剪雨（十五）
第三章 秋光剪雨（十六）
第三章 秋光剪雨（十七）
第三章 秋光剪雨（十八）
第三章 秋光剪雨（十九）
第三章 秋光剪雨（二十）
第三章 秋光剪雨（二十一）
第三章 秋光剪雨（二十二）
第四章 烛影飘鸿（一）
第四章 烛影飘鸿（二）
第四章 烛影飘鸿（三）
第四章 烛影飘鸿（四）
第四章 烛影飘鸿（五）
第四章 烛影飘鸿（六）
第四章 烛影飘鸿（七）
第四章 烛影飘鸿（八）
第四章 烛影飘鸿（九）
第四章 烛影飘鸿（十）
第三章 烛影飘鸿（十一）
第四章 烛影飘鸿（十二）
第四章 烛影飘鸿（十三）
第四章 烛影飘鸿（十四）
第四章 烛影飘鸿（十五）
第四章 烛影飘鸿（十六）
第四章 烛影飘鸿（十七）
第四章 烛影飘鸿（十八）
第五章 云崖锋回（一）
第五章 云崖锋回（二）
第五章 云崖锋回（三）
第五章 云崖锋回（四）
第五章 云崖锋回（五）

第五章 云崖锋回（六）
第五章 云崖锋回（七）
第五章 云崖锋回（八）
第五章 云崖锋回（九）
第五章 云崖锋回（十）
第五章 云崖锋回（十一）
第五章 云崖锋回（十二）
第五章 云崖锋回（十三）
第五章 云崖锋回（十四）
第五章 云崖锋回（十五）

第一章 纸上清河（一）



一道道日光从刀锋上折刺出去，浮动在草叶之间，宛如一团耀眼的雷电滚落在春雪镇上的一处偏僻院落中。——时值正午，杨仞手腕挥舞、脚下腾挪，认认真真地练完了当日的第一百遍刀法，忽而轻啸一声，收刀凝立。

春风掠过野草丛生的院子，杨仞擦去额上汗水，自知已将这路“乘锋刀法”练得颇具火候，心中很是快意，算来自己已在这镇上住了九年，到如今也满二十岁了。回想九年前师父身染重病，临终前带着自己来到了春雪镇左近，说要将自己安顿在镇上，当时自己还嫌弃这镇子破败，师父却道：“刀宗云荆山居于春山峰顶，春雪镇便在刀宗脚下，可谓江湖中最为太平之地，眼下你年纪尚幼、刀术未成，便到这镇上久住，为师才可放心。”

后来杨仞葬了师父，孤身入镇，寻了一处宅院住下，宅院的主人名叫许念，是个年过七旬的老头，为人古怪刻薄，神志也有些疯癫，平素孤零零住着，很受镇民们嫌厌；杨仞贪图租银便宜，对许念的性情倒也不计较，从此一老一少同吃同住，倏忽九年过去，到此刻杨仞不禁心想：“师父当年所言不错，我安安稳稳地在此地练了九年刀，果真也没遇到什么事端，本打算练满十年再离镇而去，只可惜……”

正自转念，忽听有个沙哑苍老的嗓音道：“杨小子，还在耍刀呢？”转头望去，却见屋里走出一个面容瘦削、身着粗布旧袍的老者，斜着一双老眼赖里赖气地瞧过来，却正是宅主许念。

杨仞听出许念腔调有异，哈哈笑道："许老头，你当我耍把式卖艺呢？我这叫练刀，不叫耍刀。"说话中随手振刀，刀声飒然荡开。

许念的满头白发在刀风中微微摇颤，不疾不徐道："不得了，这便是昔年天下第一大帮'乘锋帮'独门秘传的刀术么，呵呵，我看却也没什么厉害之处。"

杨仞九年来早听腻了许念的嘲语，闻言只微微一笑，却不接话。他身属武林中的"乘锋帮"一脉，自幼追随师父，常听师父说起乘锋帮在百余年前声威浩大，曾经称雄武林，只是后来日渐衰微，传到自己这一代时已然人丁稀薄，但"自己的帮派曾是武林第一大帮"之事却也深深刻在心中，九年前随口对许念说起，许念却嗤笑道："老夫从前行走江湖也有好几十年，可从没听说武林中有过什么'乘锋帮'，多半是你师父杜撰出来骗你的。"

当时杨仞冷笑道："你懂什么，我乘锋帮的独门内功'乘锋诀'、独门刀法'乘锋十九式'，都是江湖中最顶尖儿的武学，一旦修到高深境界，便能无敌于天下。"

许念听了自是不信。那时杨仞年方十一，本来越辨越是恼火，却忽发奇想，对许念道："如今我便是乘锋帮的现任帮主，你若愿意，我这就收你入帮如何？"

许念便问道："不知贵帮派共有多少帮众？"

杨仞道："我也曾这般问过师父，师父说他本还有个师兄，却已失散多年，未必还在人世，当时师父叹道，乘锋帮多半只有他与我两人了……"话未说完，许念便已愕然失笑："现下你师父也死了，贵帮岂非就只剩下你小子了？哈哈哈，好一个天下第一大帮，好一个现任帮主……你小子还想收我入帮？真是个疯癫小子。"

杨仞没料到自己会被一个疯老头反说疯癫，见许念不肯入帮，便也作罢，倒是许念九年来总将"天下第一大帮"当做"天下第一大笑话"提起，常常讥讽杨仞；杨仞倒也不去较真，只在无聊之际才与许念斗几句嘴。有时许念闲坐院中看着杨仞练刀，往往胡乱评议指点一番，不是说

杨仞的刀术破绽百出，便是挑拣杨仞呼吸吐纳之法不对，杨仞自也懒得理会。

眼下许念见杨仞不接口，便又笑呵呵道：“敢问乘锋帮现有几名帮众呀？”

杨仞一笑，道：“也没有几名，只不过比你许老头害死的人多一个而已。”

“胡说，胡说！”许念瞪眼道，“老夫一生作恶多端，害死的人比你小子见过的人都多。”

杨仞点头道：“那我问你，你生平作过的最大的恶行，却是哪一桩？”

许念一愣，张了张嘴，却似说不出话来，霎时露出迷惘神色，低头沉思起来。

杨仞眼看拿住了许念的软肋，便嘿嘿笑道：“许老头，别想了，你想不起来的。”

九年前杨仞住进许念的宅院时，本以为这白发苍苍的疯老头只是言行有些错乱，然而没住几天，便发觉许念与寻常疯汉颇有不同，每日嘴里念念有词，眼珠乱转，嘴角挂着一丝狞笑，也不知都在盘算些什么。某天，杨仞悄然靠近许念，留神细听，不由得心下骇异：原来这老头每天咕哝的都是如何害死镇上左邻右舍的歹毒念头。

许念察觉到近处的杨仞，冲他咧嘴一笑：“杨小子，我下一个便要害死你。”当时杨仞心中咯噔一下，问道：“咱俩无冤无仇，你为何要害我？”

许念微笑答道：“我与世人都无冤仇，几十年来却也害死了许多人，说起来我倒也没什么格外想害之人，只是人生在世，不作恶又能做什么呢？”

杨仞错愕道：“好你个疯老头，竟以害人为乐？”

许念点了点头，道："你这话算是说对了。"

杨仭好奇道："那你倒来说说，你要如何害我？"

许念沉吟道："若是在六十年前我年轻时，一掌便打断了你的脖颈；若在四十年前，赶上老夫中年时，那便没这么便宜，总须折断你的四肢，再给你喂下毒药，让你哀嚎三日才死；若是二十年前，嘻嘻，那你可惨得很啦，我那时已攒下了百十种稀奇残忍的法子……"

杨仭打断道："若是现下呢？"

许念神色古怪，压低了声音道："你等着便是，不出五日我便害死你。"

杨仭将信将疑，小心提防了五六天，却也不见许念来害自己，心想此人年老体衰，多半是怕我欺负他，才故意说狠话吓唬我；然而与许念相处日久，但见他每日念叨的不是如何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全镇井水里下毒，便是要用糖果将镇上孩童引诱到荒野中给豺狼咬死，这才明白这老头心思当真恶毒，当时便问道："许老头，你自称行走江湖数十年，料想害死过不少武林中的成名高手吧？"

许念神情得意，道："那是自然。"

杨仭道："那你都害死过哪些武林高手，不妨说来听听？"

许念闻言一愣，支支吾吾，抓耳挠腮，半晌却答不出一个人名，只怪声笑道："我害死的高手可多了，嘿嘿，但我就是不爱说。"

杨仭心下雪亮，倘若这老头当真害人甚多，总也该是武林中颇有名头的恶徒才是，可自己从前却从未听师父说起过"许念"这号人物，多半只是这老头胡吹大气罢了，当即又问道："我再问你，你最近一次害人，却不知是害死了谁？"

许念冷然道："我也不怕你知晓，半月前镇上张猎户的小儿子患病，我谎称自己精通医术，前去他家医治，趁机将他的小娃儿治死了。"

杨仭随口道："原来如此。"过得两日，却在镇上听闻：半月前许念

确曾想去张猎户家里为其小儿子治病，却连门都没敲开便被张猎户喝骂逐走。杨仞回到宅院将此事说出，本以为许念要么哑口无言，要么恼羞成怒，哪知许念却只嘿嘿笑道："不错，我确是没进去张猎户的家门，后来我便在门外一遍遍地祝祷神明，诅咒他的小儿子早早病死，你看怎么着，那小娃娃还不是被我给咒死了？"

杨仞听得皱眉，心说好在这老头心恶手乏，没有能耐真去作恶。往后九年，许念闷头自语、喋喋不休，整日便是算计着如何害人，杨仞从不知一颗人心之中竟能积存下如此多的恶念，只觉大开眼界，有时听许念想出的阴谋毒计着实诡谲难防，有些甚至无需武力，便只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也能施行，每当这时，杨仞便暗自留心，却见许念只是嘴上说说，从来也不去当真行恶，也就渐渐放下心来。

偶有一次，杨仞闲来无事，笑问许念："你总说自己作恶多端，却不知你所作过的最大恶行是什么？"

不料一问之下，许念身躯一震，嘴唇哆嗦起来，似乎深受触动，良久才惊疑道："问得好，你问得很好，只是我忽然记不得了……"

杨仞冷笑道："想来背地里咒人便是你作过的最大的恶了。"

许念连连摇头："胡说八道，我犯下的大恶，说出来骇破你的胆。"随即径自踱步凝思，不再理会杨仞，神情时而痴怔，时而焦躁，间或流露出一抹凄迷，口中忽而喃喃自语，"我明明作过一桩天大的恶，怎么却想不起来了……不成，不成，我须得好好想想……"

杨仞眼看许念一边嘟囔，一边在院子里乱走，既觉古怪又觉好笑，从此倒也找到了一个窍门：每当许念聒噪纠缠，扰得他难以静心练刀时，他便问一句许念平生所做最大恶事是何，许念便会径自走去一边，陷入苦思。

到今日正午，杨仞故技重施，果然再次奏效，许念歪头晃脑，脸色焦急，良久过去，兀自苦苦追忆。

杨仞见状叹了口气，上前拍了拍许念肩膀，道："你这糟老头子恶贯满盈，恶行想之不尽，不如以后慢慢再想吧。"

许念顿时笑逐颜开，道："不错，我作恶太多，一时间哪能理清。"他心绪畅快起来，瞥见杨仞手中长刀，便赞道："你刀术不济，所用的刀倒是不赖。"

杨仞抬臂看刀，但见刀身清盈如水，几乎要化散在阳光下，也不禁心中暗赞，哼了一声，道："这把宝刀名为'清河'，乃是我'乘锋帮'的掌门信物。"

许念颔首道："这刀刃白晃晃的，像我的头发。"

杨仞皱眉道："这两者岂能相提并论？"说着瞟了一眼许念的白发，心中忽生一念：自己初到春雪镇时，便见许念七八十岁样子，如今九年过去，算来他也有八九十岁了，瞧着却仍和九年前一般模样，这却有些奇了。随即转念：多半一个人老到一定岁数，样貌便不会再变化，这老头是当年便已老得不能再老了，如此一想，便觉豁然。

忽听许念呵呵笑道："杨帮主，该烧饭了吧。"

杨仞摇了摇头，随即也笑道："许前辈，今日还是请你老人家烧饭为妥。"

他两人都不甚斯文，平素以"杨小子"、"许老头"称呼对方，只有到了烧饭的时辰，才相互尊称，推来让去。杨仞并非嫌烧饭麻烦，只是这许念虽然满心恶念，厨艺却颇为精妙，实在比他自己烧出的饭菜好吃十倍百倍。

却见许念沉着脸道："昨日便是我烧的饭，今日总该你了。"

杨仞恍若未闻，片刻后叹道："今日是我在镇上的最后一日，明日我就要走了，便有劳许前辈再烧一次饭，权当为我送行吧。"

许念怔了怔，默默转身而去，炖好了一锅野兔肉，又烹了一大碗山笋。两人进了屋，对坐吃饭，许念忽然慢吞吞道："住得好端端的，干啥子要走？"

杨仞心中微动，与许念对视一瞬，答道："这两日镇上新到了许多武

人，似都是冲着刀宗来的，只怕镇上要出大变乱了。”

许念冷笑道：“原来你是怕了。”

杨仞哈哈一笑，道：“乘锋刀法天下无敌，一对一老子谁也不怕，只是好汉架不住人多，我又何必蹚这浑水？”

“原来如此，”许念阴阳怪气道，“乘锋刀法天下无敌，那你自然是能胜过刀宗了？”

杨仞郑重寻思了一阵，道：“嗯，眼下恐怕还胜不过，但等我寻到了刀谱，定然是能胜过的。”

许念一愣：“什么刀谱？”

杨仞道：“实不相瞒，我‘乘锋帮’世传两件宝物，其一便是这把‘清河刀’，其二么，则是一本刀谱，上面记载着‘乘锋十九式’的要旨，只是太过玄邃难解，我师父当年领会得不深，我便也没能真正学全乘锋刀法。”

许念道：“这倒从未听你提过，不知那刀谱现在何处？”

杨仞道：“我师父当年和我师伯仓促失散，那刀谱却落在我师伯手里，他名叫梁炯，是冀州人，我此番离镇，便是要到冀州去寻梁师伯。”

许念微笑道：“我记得你说过，你师伯多半已不在人世了。”

杨仞也不着恼，只淡然道：“即便如此，梁师伯多半也已收下徒弟，将刀谱传了下去，我能寻到他的弟子也是一样。”

许念摇头笑道：“江湖险恶，你梁师伯的弟子多半也不在人世了。”

“哈哈，随你说去，”杨仞一边低头吃菜，嘴里含糊说话，“告诉你，我便没那刀谱，迟早也能胜过刀宗。”

许念慢条斯理道：“嗯，等你离了镇子，我便天天求神拜仙地咒你，迟早能将你咒死。”

杨仞对许念的这类言语早就习以为常，点头道：“好，且看咱们谁的

命更硬吧。”

许念想了想，忽道：“眼下这镇上乱哄哄的，你想安然离镇，怕也不大容易吧？”

杨仞一凛，心说老疯子此言倒不算糊涂，一时间沉吟不语。许念瞧出杨仞面色中似有一丝忧虑，不由得心中大乐，又道：“我近日没出门，却不知镇上来的都是哪些门派的武人，可有势力大过贵‘乘锋帮’的？”

杨仞随口道：“百年前本帮傲视武林之际，如今的停云书院都还未开创出来，那也没什么好比较的。”

“停云书院？”许念语声恍惚，茫然回想片刻，道，“这是个门派么，依稀曾听说过。”

杨仞闻言怔住，随即心下暗笑：武林中谁人不知停云书院，这老头却竟只是“依稀听过”，实在已孤陋寡闻到了极点；当即清咳一声，正色道：“我来教教你吧，这停云书院是六十年前柳空图柳老前辈所创，到如今已是江湖中最为鼎盛的门派……”

说到这里，忽见许念目光颤动、神情恐惧，不禁奇道：“许老头，你怎么了？”

许念喃喃道：“柳空图，这名字很耳熟……柳空图是谁？”

喜欢本书的小伙伴们记得【加入书架】哦，感谢支持。

新主角杨仞登场，请多关照~

第一章 纸上清河（二）

杨仞笑道：“你没怎么听过停云书院，也不知柳空图是谁，还敢说自己在江湖上行走过？我看多半是吹嘘。”

“我不过还没记起来罢了，”许念哼了一声，眼珠转了转，忽而故作讶声道，“啊呦，我忽然想起来了，我从前在江湖上曾见过你那本刀谱的，当时却是被我随手撕了，哈哈，撕得粉碎。”

杨仞恍若未闻，只顾低头吃肉。许念随口咒了杨仞几句，撂下碗筷，到院落中晒太阳去了，过得片刻，但见杨仞也提着长刀来到了院中，便怪声怪气道：“杨帮主又要练刀呀，你可是天下第一大帮的帮主，该当好生歇息才是，练刀这般辛劳，何不让你的帮众去练？”

杨仞一笑：“许老头，我就要离镇了，你现下还不害死我，以后可没机会了。”

许念摇头道：“你才刚满二十，还不懂得人世间的诸多乐事，这时害死了你，你临死时便没那么怕，没那么不舍，最好是再过几年，等你刚懂些世事人情，正意气风发的时候，最好是正觉得天下无处去不得、无事不可成的时候，偏偏害死了你，那才叫称心快意。”说着说着，语调亢奋起来，低笑不停。

杨仞听得怔住，随即哈哈笑道：“老子现下便意气风发得很，反倒怕你活不到几年后。”想了想，又道：“许老头，你已经这般老了，何不去做几件好事，到临死时也能安心些。”

许念道：“我老人家死也要作恶，做好事么，呵呵，下辈子再说吧。”

杨仞点点头，也不多劝，摆开架势便要练刀，瞥见院中野草在春风中晃来荡去，忽紧忽慢，宛若舞蹈，不由得心中一动，道：“天地间生机勃勃，也非只人之一物才有性灵。”

许念道：“不错，天地间生机太多了，须得多害灭一些才好。”

杨仞见他无时无刻不忘作恶，如此恒心毅力，倒也不禁有些佩服，便道："嗯，那你今日又想害谁？"

许念多年来已在心中将他认识的每个镇民都害死了几百遍，闻言嘿嘿一笑，道："今日我要害镇西的孙寡妇。"

杨仞笑道："好你个许老头，原来人老心不老。"

许念皱眉道："胡说，我是要害她，又不是要娶她。"

杨仞道："是吗，那你干么脸红？"说完不等许念接腔，便径自练起刀来。许念抬手摸了摸自己脸颊，瞪着杨仞，半晌才恶狠狠道："你练一辈子刀术，也只能用来割草!"

杨仞自顾自施展刀招，渐至心无旁骛之境，许念也不再说话，倚靠着枯树看着杨仞练刀，九年来两人常常如此，一动一静，便在这小小院落里打发了许多时光。

两个时辰过去，杨仞收刀站定，忽听许念道："杨小子，这九年来你为何不换个住处，却一直住在我这里？"

杨仞一愣，往常自己练完刀术总会被许念嘲笑几句，今日这老头儿倒似有些反常，当即答道："自是因为你这里租银便宜。"

"不对，"许念摇头道，"我知道周屠户找过你好几次，让你租住他的宅子，要的租银比我还少。"

"嗯，"杨仞点了点头，道，"也是因为你是唯一一个肯叫我杨帮主的人。"

许念闻言怔住，片刻后冷笑两声，却欲言又止。

便在这时，远处的街上隐约传来一片喧哗，似有不少人正自吵闹殴斗，杨仞听得皱眉，他虽知镇上迟早要出乱子，却也没想到这么快就闹将起来，等了一阵，喧闹声渐渐消隐，杨仞道："我出去一趟，到春风酒楼探探消息。"

许念闻言脸色骤变，道：“莫要去，那春风酒楼可去不得。”

杨仞道：“为何去不得？”

“我也说不清，”许念似被问住了，挠头道，“我方才一听见‘春风酒楼’四字，心里便觉不大稳当，那酒楼多半是个险地。”

杨仞奇道：“春风酒楼在镇上开了许多年，你从前也不是没去过，为何今日忽然说是险地？”

许念神情迷惑，沉吟道：“方才听你提及停云书院之后，我似乎记起了一些从前的事，却与春风酒楼相关……”

杨仞道：“多半是你从前去那酒楼作恶，被揍过一顿。”想了想，又道：“不过那酒楼新换了一个姓龙的掌柜，古里古怪的，不去也罢。”

“不光那酒楼去不得，最好也莫要在镇上乱走，”许念压低了嗓音，神神秘秘道，“你可知我近日里为何不出门？”

杨仞一怔，回想过去九年，许念早睡早起，每日都吃满三顿饭，饭后从屋门口一路紧走到镇外的野地上，双手掰住一棵老柏树扭动周身，舒活筋骨，连喝三声“好！”，再慢慢踱回镇上，照他自己的话说，他得养足了精气，好去害人；可是过去几日，他倒确然没迈出过宅门一步。

想到这里，杨仞便道：“定然是你见到镇上来了许多陌生武人，便不敢出门了。”

许念哼了一声，道：“傻小子，那是因为我多日前便察觉到，这镇子与往年不大一样了。”

杨仞道：“有什么不一样？”

许念冷笑道：“如今若要在镇上胡乱走动，只怕迟早会被这镇子毒倒。”

杨仞愕然道：“好端端的一个镇子，怎会将人毒倒？你是说有人在镇子里下毒么？”眼看许念点了点头，当即问道，“什么毒这般厉害，我只

要在镇上走动便会中毒？”

许念寻思了一阵，迟疑道：“这毒非同寻常，似乎是叫作惊……惊鸟还是惊什么来着，我一时记不分明了。”

杨仞笑道：“惊你个鸟，你少来唬我。”说完见许念眼神乱闪，神情中似颇有惧意，回想起吃饭时许念曾吞吞吐吐地问自己为何要走，不由得叹了口气，道：“许老头，你既这般害怕，不如别待在镇上，我便带你一起走吧。”

许念一愣，摇头道：“我才不走，我这把年纪，还能走到哪里去，更何况……嘿嘿，等镇上变乱一起，兴许我还能趁乱害几个人，那倒也美得很。”

杨仞正要再劝，忽而又听见院落外传来打斗吵嚷之声，这回却似是从四面八方响起，顿时心中一凛，提刀快步走到院墙边，跳上墙头张望，惊见临近的周屠户家中不知何时进了两个白衫方巾的男子，各持一根笔状武器，正与周屠户激斗。

杨仞心想：“这两人书生打扮，以笔为刃，想来便是停云书院弟子了。”又见周屠户挥舞一把屠刀，刀光霍霍，进退中步法颇为精妙，不禁更觉讶异：“原来周屠户武功这么高，我以前倒是不知。”

随即跃下墙头，又走到门边，透过门缝望去，不远处有个身形肥胖的华服公子，正领着数名书生走过来，只听那胖公子道：“凡是各派武人，以及家中藏有刀剑的，通通都先制住了。”那几个书生道了声“是”，便朝着旁边一户人家走去。

杨仞见状暗忖：“我住的这处宅院已是镇子的偏僻角落，他们既已搜到了这里，看来是想控住整座春雪镇。”一边转念，一边走回院落中央，但见许念呆呆伫立、若有所思，便道：“许老头，你进屋歇歇吧，免得站断了你的老腿。”

说完便返过身来，提刀盯着院门，心知过不了多久那帮停云弟子便要闯进门来，暗道：“我与停云书院素无恩怨，他们既是武林中的名门大派，且看他们究竟意欲何为吧。”

他心中计较已定，便静静等候，哪知过得良久，门外脚步声远远近近，却始终无人进门。

又等了一阵，杨仞再度跃上院墙，望见周屠户倒在了院中，两个书生站在一旁，衣衫却已凌乱破裂；便在这时，其中一名书生忽然转头张望过来，一瞬间与杨仞对视。

杨仞心中一紧，随即心想："去他娘的"，便又朗声笑道："幸会阁下。"

那书生似是怔了怔，而后却转开头去，不理会杨仞了。

杨仞跳回院落中，颇觉迷惑："这可奇了，难道他们怕了老子？"此时已近黄昏，天上阴云渐凝，不一会儿春雨濛濛洒落，他走到门边，打开一道门缝瞧去，门外却已空无一人，周遭也再听不见争斗声。

他重又闩住了门，回望见许念兀自茫然站在雨中，丢了魂魄似的，也不知在想些什么，直到天上滚过一声雷，许念忽然醒过神来，仿佛才察觉到下雨似的，嘴里胡乱咒骂着，快步进屋避雨去了。

杨仞也进了屋，这回不待他开口，许念便自去默默地生火烧饭，等到两人坐下吃饭时，许念忽道："杨小子，你再说说停云书院的事吧？"

杨仞道："说什么，有什么好说的？"

许念道："说什么都行，你就随便说点。"语气中竟似有求恳之意。

杨仞点头道："好吧，那你可知道停云书院现任的山长姓甚名谁？"

"不知道……"许念摇了摇头，随即又道，"哼，我是一时想不起，不是不知道。"

杨仞笑道："那我帮你回想回想，此人姓燕，名叫燕寄羽……"

话音未落，骤见许念混浊的眼珠一瞬清明，浑如换了个人似的，不禁皱眉道："许老头，你又发什么疯？"

许念脸色煞白，低声道："出大事了，镇上要出大事……"

杨仞讶道："什么大事？"问完等了半晌，许念却只反复呢喃着"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再没有别的话。

杨仞天不怕地不怕，心想再大的事也无非就是个"死"字，便也不再追问，径自大口吃喝来。

许念眉头紧皱，忽而颤声道："不成，我须得找一样东西。"说完饭也不吃了，站起来在屋里四下翻找。

杨仞见他找得极是仔细，不放过任何犄角旮旯，不禁问道："你要找的东西很要紧吗？"

许念冷哼道："武林中再没比它更要紧的东西了。"说完便快步出门，又到隔壁杨仞住的屋子里搜寻；杨仞除了那把"清河"长刀再没什么值钱家当，便也任由他去。

直到春雨止息，夜色愈浓，许念仍未找到，颓然站在院落中，沉吟道："没在屋里，那么一定就在院子里了……"

杨仞好奇道："你究竟在找什么，说出来我也帮你找找。"

许念叹了口气，道："我须得先找到了，才能知道自己要找的是什么。"

杨仞一怔："胡言乱语，哪有这种事？"

许念也不争辩，拿了烛台，在院子里不住乱走，杨仞环顾院落，但见满地野草，一株枯树，除此之外便只有一口干涸多年的水井，忍不住道："许老头，难不成你要找的东西是在井里？"

许念浑身一震，当即走到井边，竟似要跳进去。

杨仞吓了一跳，道："老疯子，你要自尽吗？"快步走近，又道，"还是我下去瞧瞧吧。"

许念道："也好。"

杨仞刚要下井，忽而回望许念，笑道："许老头，等我下去了，你只

消设法填死井口，便能害死我了。”

许念冷森森道：“嗯，你怕了？”

杨仞哈哈一笑，随即跳入井中，双臂在井壁上撑了几撑，很快下到井底。

许念趴在井缘向下张望，忽听杨仞惊呼道：“井底有个暗门！”许念皱眉回想片刻，冲着井底大声道：“你进去暗门，前行十丈，往左边石壁上摸索。”

杨仞闻言一脚踢烂那道狭小木门，走进门后的暗道，到了十丈外，果然摸到石壁上有一处凹陷，其中却放着一个细长物事，触去仿似一管竹筒。

杨仞带着竹筒回到院中，借着许念手中的烛台看去，那筒口封得甚为严密，也不知筒子里是什么。

许念见杨仞扭头看向自己，便道：“我一见到竹筒便记得了，这里面是一封书信。”

杨仞道：“书信？是你写的么？”

许念怅然道：“是刀宗云荆山写给我的。”

“刀宗写的？”杨仞一愣，“嗯，难得你还知道刀宗的姓名，他写了什么？”

许念道：“这信中写的，便是修成‘意劲’的关窍。”

“意劲？”杨仞道，“意劲又是什么？”

许念道：“意劲是刀宗所创武学，刀宗的刀术便是以意劲催动，那是极为神妙的。”

杨仞道：“能有多神妙？”

许念默然回忆良久，才道：“我依稀记得，云荆山的刀术中有一式名

为‘刀云’，一旦施展开来，周围十数丈方圆内刀意弥漫，任何人踏进刀云之中，只要稍稍呼吸，便遭刀劲入体，割裂脏腑，荡灭神魂。”

杨仞道：“喔，原来如此。”

许念颔首道：“杨小子，你既要离镇，便请将这封书信送出去吧，就送与……”说到这里，忽见杨仞猛然间哈哈大笑起来，不禁怔住，皱眉道：“你不信？”

杨仞笑道：“你方才说的那些屁话，老子一句也不信。”

许念道：“你为何不信？”

杨仞道：“一来我不觉得世间会有意劲这种东西，二来即便真有，刀宗又为何要将如此重要的书信交给了你？”

许念闻言长叹，神情一瞬悲戚，随即转为深深悔恨，侧过头去，良久不再开口。

杨仞以前从未见他露出这般神态，瞧着绝不似作伪，一时不知该说什么，便只默然沉思。

却听许念又叹道：“你若不信，不妨打开竹筒看看，说不准看过之后便能修成意劲，那时你自然便信了。”

杨仞一怔，想了想，摇头笑道：“老子才不修什么意劲，乘锋刀法天下第一，已足够我练的了。”

“你小子竟不贪心，”许念闻言歪头打量了杨仞半晌，仿佛刚认得他似的，叹道，“似你这般自以为是的狂小子，江湖中倒也罕见。”

杨仞道：“过奖了。许老头，你刚才为何说要把这封书信送出去？”

许念道：“眼看镇上即将大乱，整个武林多半也要随之翻覆，这封信留在镇上太不稳妥，自须送走。”

杨仞听得狐疑，但见许念脸色凝重，便又道：“这信既是刀宗写的，何不再交还给刀宗？”

许念苦笑道：“若刀宗自己想要保管，当初也不会交与我了。”

杨仞道：“那你想将信给谁？”

许念肃然道：“那人便是玄真教的掌教真人，名叫李……”说到这里，目光霎时痴惘，似又犯起糊涂来，“是叫李、李什么的……”

杨仞道：“李素微。”

“不错！”许念立时拍掌道，“就是李素微那小娃儿，放眼武林，恐怕也只有他才能与燕寄羽抗衡……”

杨仞心下暗笑：这李素微是名震江湖的大人物，如今少说也有四十来岁了，却竟被这老头称作“小娃儿”；随即问道：“李素微为何要与燕寄羽作对？我可听说他俩交情匪浅。”

许念瞪眼道：“你懂个屁，玄真教与停云书院迟早要斗个你死我活……杨小子，你带上这竹筒尽快离镇，去到玄真教的总坛，务须将竹筒里的书信亲手交与李素微——”

话未说完，杨仞已连连摇头：“这俩门派之间爱斗不斗，关我屁事？那玄真教总坛远在东海之滨，你想让我跋涉万里为你去送信，未免想得太美。”

许念道：“杨帮主，你不是为我做事，而是为刀宗。”他往常称呼杨仞为“杨帮主”时，不是为了催促杨仞烧菜，便是意含嘲讽，这回语气恳切地说了出来，显是心中当真觉得此事极为要紧。

“许前辈，说来也巧，”杨仞笑道，“我恰好不爱为刀宗做事。”

许念稍作沉默，忽而嘿嘿笑道：“杨小子，你当年为何要来春雪镇住下，还不是想靠刀宗的威名庇佑你安稳练刀，你既受了刀宗的恩惠，便该竭力报答才是，否则如何配当天下第一大帮的帮主？”

杨仞一愣，暗忖：“这疯老头自打见到竹筒之后，头脑似乎清晰了许多，转瞬便想到了此节。”他虽觉这鸟不拉屎的西域小镇本来也安稳得很，多半没有刀宗也一样是太平无事，但自己听从师命来到镇上，确也

是存了一些倚靠刀宗的心思；寻思片刻，笑道："许老头，你这话也不无道理，我便走一趟东海玄真教总坛，只是那李素微肯不肯收信，可不是我能说了算的。"

许念顿时面露喜色："甚好，甚好。"正自呵呵笑着，却听杨仞又道："你若要我去送信，还须答应我一件事。"

许念道："什么事？"

杨仞道："你须得入我乘锋帮，做我的帮众。"

第一章 纸上清河（三）

许念一愣，犹豫片刻，点头道：“好，我答应你。”

杨仞笑道：“哈哈，好得很。”

许念见杨仞愿意送信，心中松了一大口气，转念回想起别的往事来，想了一阵，却又将神智想得糊涂了，眼看杨仞笑得开心，不禁冷哼一声，皱眉道：“杨小子，现下贵帮也不过是由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又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杨仞摇头道：“你现下该说‘咱们帮’才是。”

许念冷笑道：“好，咱们乘锋帮人丁兴旺，足有两人之多。”

杨仞道：“能从一人变为两人，就能再变为五人十人，百人千人……所谓聚少成多，不怕不能人丁兴旺。”

许念一怔，道：“你这话倒是说得在理。”顿了顿，神情迷惘道，“我依稀记得，我从前似乎也有过这般想法……”

杨仞笑道：“那你从前多半也只是空想，否则怎会到老还是孤零零一个老头儿？”

许念低低一笑，径自转口道：“不等几年后，只等你送完了信，我一定害死你。”

“好好好，”杨仞打了个哈欠，“老子先睡觉去，睡醒便走了。”

“且慢，”许念似想到了什么，脸色一肃，“江湖凶险，你的刀术太差，可别耽误了送信，你这就打开竹筒瞧瞧那封书信，万一你天资不低，竟能学成‘意劲’，一路上就稳当多了。”

杨仞哈哈笑道：“乘锋刀法天下无敌，老子才不学什么意劲。”说完眼看许念似要再劝，便抢先问道，“许老头，这镇上来了这么多武人，你说刀宗能镇得住吗？”

许念道：“我不知道。”

杨仞道：“那你先前说的刀宗的刀术，意劲和‘刀云’什么的，究竟是真是假？”

“自然是真。”许念瞪眼道。

杨仞道：“若是真的，那恐怕世上无人能杀死刀宗。”

许念沉默片刻，摇头道：“世上只有救不活的死人，没有杀不死的活人。”

“说的也是。”杨仞哈哈一笑，“不管这些了，等我寻到刀谱，广收帮众，定能重振乘锋帮，停云书院大不大？玄真教厉不厉害？到时都得居于咱们帮派之下。”

“我盼着乘锋帮成为武林第一大帮，”许念嘿嘿笑道，“到那时我再将诸多帮众一个个害死，那才痛快。”

杨仞点头道：“你这疯老头可真够坏的。”

两人相视一笑，各自回屋睡觉。

夜里，杨仞梦见了九年前，自己随师父行走在枯枝残叶之上，四野都是白茫茫的雪。那时师父已病得极重，手指着西边，咳嗽了好一阵子才道：“前行百里，便是春雪镇了……”

十一岁的杨仞闻言大声道：“师父，咱们既然身属乘锋帮，又何必躲到刀宗的地盘？我瞧这镇子破烂得很，我可不想住在这里。”眼看师父咳得直不起腰，便靠近了扶住师父，又道：“师父，咱们的帮派曾是武林第一大帮，乘锋刀法是天下最厉害最厉害的武功，对不对？咱们可不能输了气势，屈居于刀宗脚下……”

——正梦到这里，杨仞忽在梦中察觉出怪异：“不对，师父已死去九年，我怎么又见到了师父？”随即醒悟：“原来我这是在做梦，他娘的，人一旦到了梦里，那便身不由己了，老子可不想做这鸟梦。”

当即在梦中咬破唇舌，大吼几声，清醒过来；走到院落里，看了看天色，料想已快天亮了。

伫立片刻，忽听见一声苍哑的叹息，转头看见许念正依靠着枯树，垂着头念念有词，不禁吓了一跳，道：“许老头，你怎不睡觉？”

许念叹道：“我今日依稀记起了许多从前的事，却都记得模糊不清，心里乱哄哄的，便在这里回想，不知不觉就想到了此时。”

杨仞道：“那你想到什么没有？”

许念茫然道：“还没有。”

杨仞点了点头，随口问了当下的时辰，得知刚过夜半，不禁惊咦道：“我原以为眼下已将至清早，如此说来，今晚镇上似乎太过亮堂了。”

许念想了想，道：“确是如此。”

杨仞转身走到屋檐下，纵身跃上屋顶，四下远眺，但见镇上灯火鳞次栉比，却比往常夜里密集了许多，宛如一片繁星坠入了春雪镇。

“点这么多灯，这可奇了。”杨仞怔怔看着满镇灯火，心中惊疑不定。

许念仰头看着杨仞，似是猛然想起了什么，脸色骤变，急声道：“杨小子，快快下来，莫要久看！”

杨仞一凛，未及询问原由，忽觉周身软麻，从屋顶上滚落下来，重重摔在院中。

许念快步走近，惊惶道：“你这是中了‘惊鸿影’之毒！”

杨仞摔得头晕眼花，缓了口气，问道：“什么惊鸿影，你怎知道？”

许念神情霎时迷惑，喃喃道：“我也不知我是怎么知道的，方才脱口就说出来了……”顿了顿，又道，“杨小子，你是否觉得全身酸软乏力，难以动弹？”

杨仞此刻勉力以手肘撑起半个身子，几次想要发力，却都爬不起来，闻言皱眉道："是便如何？"

许念颔首道："嗯，那该是燕寄羽的'惊鸿影'无疑了……"

杨仞怒道："放屁！老子见都没见过燕寄羽，怎会中了他的鸟毒？"说着运转'乘锋诀'心法，想要驱毒，却觉周身内劲涣散难聚。

许念见状叹道："这'惊鸿影'是燕寄羽的独门手法，天下只有他自己能解……唉，白日里我对你说这镇子大不对劲，能把人毒倒，那时你还不信。"

"老子现下也不信，"杨仞哼了一声，"你少来危言耸听。"

许念也不争辩，只顿足唉叹道："啊呦，现下可该怎么办？"

杨仞见许念满脸焦急关切之色，也不由得有些感动，心想："这老头儿担忧没人给他送信，倒也不想着趁机害我。"又想："我怎会莫名其妙地便中了毒，他娘的，老子偏不信邪。"

随即竭力催运内功，尝试良久，始终难以解毒；一时间耗神过剧，眼前一阵发白，恍惚中似又回到了春雪镇百里外的雪野上。

当年师父死在荒野间，他刨了个大坑将师父的尸身放入，眼看着天上飘下大雪来，雪花落在师父身上，起初很快消融，后来渐渐便不再融化。再后来，他便一个人在漫天风雪中朝着春雪镇走去。

杨仞一边迸力运功，一边暗忖："当年我葬了师父之后，一共走了十万三千七百八十一步，才走到这镇上。"随即心念一转："不对，似乎是十万三千八百多步……不对，似也不是这个数……我当时明明将步数记得甚牢，怎么这会儿却想不清楚了，他娘的，我非得想清楚不可。"

想到这里，眼前又是白晃晃一阵晕眩，仿佛天上地上俱被大雪笼罩，神思在天地间轻缓飘移，恰如行走在苍茫雪中。杨仞心中一喜："正好，这回老子走一步便数一步，总能数清了。"当即放松了手肘，直挺挺躺倒，闭目凝尽了全部心神去想，在雪地上一步步走去。

许念在院落中胡乱踱步，神情忧急，低声呢喃着："该如何是好，如何是好……不解毒便没法送信，可此毒偏生又只燕寄羽自己能解……这下如何是好，可该如何送信才是……"

他眉头紧皱，不住嘴地念叨，也不知绕着院子走了多少圈，正自苦思无策，忽见杨仞嘴角溢血，缓缓站了起来。

许念惊呼道："你、你竟然将'惊鸿影'解开了？"

杨仞哼了一声，抹去嘴角血迹，道："狗屁的惊鸿影，哪有此事？"

许念骇然失语，琢磨半晌才道："你竟能解毒，委实不可思议……嗯，多半是因你总是闭门练刀，近日里极少在镇上走动，中毒尚浅；再加上你的'乘锋诀'或许当真有些门道，这才侥幸将毒性冲开。"

杨仞道："乘锋诀乃是武林第一心法，岂仅'有些门道'而已？"

许念恍若未闻，上前握住杨仞双手，笑道，"这下好了，哈哈，你小子又能送信了。"说完连笑了几声，显是心中极为欢喜，正待再说几句，猛然间心弦一颤，笑容僵住，呆在了原地，良久才惨然道："我想起来了。"

杨仞冷笑道："你想起这毒该怎么解了？眼下只怕晚了些。"

许念面色发苦，缓缓道："我想起来我作过的最大的恶了。"

杨仞顿时好奇道："是什么恶，说来听听？"

许念道："十多年前，正是我将北荒摩云教引来了中原，将武林化为一片血海。"

杨仞闻言险些笑出来，心说："这老疯子真会自吹自擂。"嘴上只淡然道："原来如此，那倒确然是天大的恶行了。"

许念点了点头，叹道："是啊，唉，我害死了那么多武林豪杰。"说着嘴角咧开，竟放声痛哭起来，嘶声叫道，"作孽呀，我作下这般大恶，天灭我，雷殛我！"

杨仞心中更觉好笑，但见他捶胸顿足，哭得撕心裂肺，也不禁有些不忍，随口劝道：“许老头，你别哭了，那些人各有命数，也不能全算是你害死的，就让他们死去吧。”

许念闻言收住哭声，却仍久久流泪，不时便抽噎一声。

杨仞皱眉打量着许念，见他满脸悲苦，似是伤心已极；看得久了，渐渐牵动了自己的心事，忽而轻叹道：“九年前师父临终前，我与他大吵了一架。”

许念立时来了兴致，小声问道：“原来你师父死前你小子却还气他，却不知是因何而吵？”

说完见杨仞默然不答，便又嘀咕道：“多半是你嫌弃春雪镇偏远，不愿住下。”

“不是。”杨仞摇了摇头，神情怅惘，喃喃说道，“师父临终前告诉我，昔年武林中并没有什么乘锋帮，他从前说的乘锋帮是武林第一大帮、乘锋刀法冠绝天下，都是骗我的。”

“原来如此，”许念抹了抹眼泪，忍不住低笑道，“嘿嘿，我早便说是你师父杜撰来骗你的，你却还不承认。”

杨仞嘴角挤出“嗤”的一丝笑，轻声道：“你懂个屁，我师父临终前这番话才是骗我。他自己没能重振乘锋帮，没能修成乘锋刀法，便觉得我也做不到，这才想说谎将我骗过去，但我哪有那么容易上当？迟早有一天，我要让‘乘锋’二字，传遍江湖。”

许念听完端详杨仞良久，摇头道：“你这狂小子，当真顽固得很。”

杨仞道：“过奖了。我刚才为了解毒，经络受损不轻，须得调息疗伤。许老头，你自去睡觉，莫要扰我。”

许念道：“嗯，我方才记起，井下的暗道能通到镇外，如今镇上着实危险，你离去时就从暗道走吧，若遇到岔路，只管左行便是。”

杨仞点了点头，径自回屋闭目运功。

等到睁开眼时，天边微亮，已是清晨。杨仞打点好行囊，来到院落中，许念仍自倚树而立，也不知先前睡没睡觉。

杨仞正要告辞，忽听镇上声响四起，一时远远近近都是纷乱的脚步声、马蹄声，以及人马喧哗声，窸窸窣窣，响成一片，渐渐离镇远去，恍如江水退潮。

片刻间，春雪镇仿佛空旷了许多。

杨仞心中惊疑，与许念相顾一眼，但见他神色古怪，似哭似笑，也不知又想到了什么。

半晌过去，那些声响渐远渐低，终于消隐。杨仞快步走到门口，从门缝里张望出去，但见街上寂然无人，心中莫名生出一丝荒芜之感；又望了一阵，却见有三人转过街角，朝这边行来。

居左之人身形肥胖，却是杨仞昨日望见过的那个华服公子，居中之人则是书生打扮，举止淡洒，只是嘴角有两撇古怪的胡子；杨仞正猜测此人身份，便听那华服公子转头对这人道："燕山长，不知今日还有何吩咐？"

杨仞听得惊心："这小胡子竟然便是停云山长燕寄羽。"随即看见燕寄羽似乎低声说了句什么，却听不清楚。

那华服公子闻言点了点头，又笑嘻嘻地对燕寄羽右边的一名年轻女子道："早听闻秋姑娘冰心蕙质，果然不似方、铁等人那般冥顽不灵，如今秋姑娘弃暗投明，前景坦荡，实在可喜可贺。"

杨仞瞥见那女子手持一支烛台，不由得心下暗笑："这姑娘模样好美，只是大清早提灯走路，怕是脑筋有些糊涂。"眼看三人即要走过门口，便蹑步返回院落中，默然沉思起来。

许念见他伫足不动，等了一会儿，皱眉道："杨小子，要走便走，磨蹭什么？"

杨仞点头道："嗯，那我走了。"说着走到了井边，转头看向许念。

他两人一个狂妄，一个疯癫，多年来朝夕相处，此刻到了临别之际，不禁都觉得有些不舍。

“许老头，”杨仞心中一动，忽道，“九年前你去敲张猎户家的门，其实是想治好他的小儿子吧？”

许念身躯微震，神情一霎凄苦，随即目光迷怔起来，喃喃道：“张猎户的小儿子……张猎户是谁来着？”

杨仞轻叹一声，不再多言，跃入井中。

他在暗道中走出十来步，只觉行囊沉甸甸的，心想：“我以后行走江湖，自有生财之道，可疯老头却要在镇上孤苦过活，这行囊里还有些银两，不如都留给他吧。”

想到这里，当即返回井底，便要攀上去；正攀到一半，忽然隐约听见了敲门声，心下惊疑，手脚迸力撑住井壁，潜运内功，凝神听去。

只听许念苍哑的嗓音道：“进来吧。”随即是一阵门栓缓缓拉动之声，杨仞没听见许念挪步，也不知来者是用何种手法从外面打开了门栓。

又听那肥胖的华服公子道：“燕山长请进，我等在门外相候。”杨仞这才知道方才是此人为燕寄羽开门，紧接着便有人道：“有劳岳公子。”语声清雅温和，料想正是燕寄羽了。

脚步声响起，缓缓移进门来。

院落中一时寂静。

忽听许念涩声道：“你既来了，那么云荆山……已然死了？”

院子里又是一阵静默。许久过去，才听燕寄羽轻叹道：“不错。”

杨仞闻言顿惊，他虽与刀宗素未谋面，但此刻听了这句话，仍隐隐觉得心中一空。

却听燕寄羽又道：“师父，多年未见，你老人家身体可好？”

杨仞一凛，骇然心想："燕寄羽叫许念师父，难道这疯老头其实竟是昔年天下无敌、一手开创出停云书院的柳空图？"

又听许念语气茫然道："你、你叫我师父？"

燕寄羽叹道："师父失忆已久，难免神思糊涂。徒儿不孝，这些年让师父受苦了。"顿了顿，又道，"这两日徒儿身负要事，不能前来拜见，又怕扰了师父清静，便叮嘱众门徒不得擅到师父住处请安，还请师父莫怪。"

杨仞闻言恍然："怪不得昨日那些停云弟子不敢闯进门来。"

许念站在院落中，仔细端详燕寄羽的容貌，心头一阵模糊，却是无论如何也记不起来，转念又想："多半是此人自己糊涂，将我错认为师父，却反说我糊涂，嘿嘿，实在可笑。"想到这里，恶念顿起，笑呵呵道："我是你师父，你是我徒弟，是也不是？"

燕寄羽恭声道："是。"

许念颔首笑道，"那好得很，你既是我的徒儿，便先跪下来给我磕个头吧。"

燕寄羽沉默片刻，道："师父在此地受苦已久，待我将师父接回华山，自当天天给你老人家磕头问安。"

杨仞在井中听着两人对话，忽然想到："现下许老头已入了我乘锋帮，如此说来，这名震江湖的老前辈柳空图却成了我的帮众。"一时只感难以置信，随即又觉开心得意，暗道："哈哈，真他娘的，这可威风得很了。"

正自转念，忽听燕寄羽又道："师父，不知井中之人是谁？"语声仍甚温和，可杨仞听了，却无端地心中一寒。

"井中？"许念猛烈咳嗽了几声，讶声道，"井中哪有什么人？"

一瞬间杨仞心念电转，计较已定，缩身悄然落回井底，随即一头钻入暗道，摸着黑疾行起来。

走出许久，步履稍缓，转过一口气来，心中渐松，可是又走了一阵，不知为何，仍觉周身微寒——

此刻处身于黑黢黢的地道里，却仿佛又走在了九年前那片白茫茫的雪地上。

第一章 纸上清河（四）

杨仞在暗道中提刀穿行良久，果然遇到岔路，便依照许念先前所言，沿左走去，寻思道：“那柳空图六十年前开创停云书院，如今已经年过九旬，算来确与许老头年岁相当……嗯，我早该想到许老头便是柳空图才是，否则武林中哪还有人能活到九十多岁？”

他在黑暗中兜兜转转，绕来折去，那密道的高低宽窄不断变换，时须俯身而行，时而又得侧身贴墙挪步，也不知过去了多久，胸口渐感憋闷，却仍未走到出口，不由得暗忖：“这密道如此深长，也不知当年是谁开凿出来，又是作何用处。”

他索性停步盘膝而坐，缓缓吐纳调息，等到精气恢复过来，继续又走出极远，终于前方被一块大石遮挡，再无道路。

“他娘的，这石头若推不动，老子便折回去一刀剁了许老头。”杨仞心下暗骂，上前一脚，迸力踹在石头上，那石头晃了几晃，滚落开来，天光透入。

杨仞眼前霎时一花，钻出暗道来定睛四顾，但见春光明亮，流水潺潺，扑鼻满是野草与泥土的清气，却是来到了镇外的河岸边，正站在一处草坡之下。

“哈哈，原来我竟一直从早晨走到了晌午。”杨仞大口呼吸，心怀一畅，转头望向密道出口，想了想，将那块大石搬回，又覆上一些野草，将洞口掩得不露痕迹，随后将长刀系在腰间，紧了紧背上行囊，缘河向东行去。

走出约莫二三里，忽见三个年轻书生迎面行来，正是停云弟子的装束。

杨仞一惊，刹那间心念急转：“我当时躲在井里，未曾与燕寄羽照面，即便他想派人捉我，也不知道我的模样年纪……嗯，就只怕许老头又犯糊涂，竟被燕寄羽套了话去。”

想到这里，当即目不斜视，从容迈步；眼看要与那三名书生错身而过，忽听其中一个书生道：“兄台留步。”

杨仞闻言转过身来，淡然道：“阁下有何指教？”

那书生道：“请教阁下，可曾见到一个带刀男子经过？那人二十来岁，容貌英俊，所携的长刀很是窄薄……嗯，他还有伤在身。”

杨仞眼珠一转，笑呵呵道：“二十来岁，容貌英俊，还带着长刀，那不是说我吗？”

那书生道：“那人名叫方轻游，模样……”他本想说模样可比你英俊多了，随即又觉不妥，便转口道：“模样比阁下可要大着好几岁。”

杨仞一怔，道：“方轻游是谁？我倒不认得。”

那书生还待再问，他身侧的另一书生忽道：“师兄，咱们快去牵了马，到别处搜找吧，想那方轻游受伤不轻，侥幸逃脱，身上的‘惊鸿影’又随时可能发作，一定逃不远的。”

那书生道：“言之有理。”便冲着杨仞拱手道：“多谢阁下，咱们就此别过。”

杨仞咳嗽了几声，道：“在下也正有伤在身，几位当真不是找我么。”随后拔出腰间的“清河刀”，又笑道：“你瞧，我这把刀可不是又窄又薄吗？”

那书生闻言皱眉，仍是拱手道：“冒昧相扰，兄台莫怪，我等有要事在身，先告辞了。”

杨仞拱手还礼：“好说好说。”眼望着三人转身走远，心想：“看来停云书院另出了乱子，嘿嘿，如此甚好。”轻轻吁了口气，继续东行。

又走出一里路，回头张望，却见后方有三人正自快步走来，远远的瞧不清衣着样貌，似乎仍是先前那三个书生。

杨仞心知他们是在找方轻游，也不惊慌，转回头继续走着；忽而心

中一动："这三人去而复返，却有些蹊跷，他们上回不打算捉我，这一回可就说不准了。"

他本来沿河岸而行，想到这里，忽地跳入河中，蹚到河对岸，发足奔出数丈；霍然回头，却见远处那三人也疾奔起来，其中一人却正抬手指向这边。

"他娘的，还好老子机灵。"杨仞见那三人的身形宛如轻风流淌，足不点地般飘然而来，顷刻间已追近了许多，暗自心惊："这便是停云书院的'春日游'身法么，果然名不虚传。"

随即便听见远处响起一道语声——"阁下留步，请交出书信再走！"相隔虽遥，却字字清晰入耳，显是说话之人内功颇为深厚。

杨仞听了，扭头跑得更快，心说："好个疯老头，到底把老子卖了。"跑出几步，又一道语声传来："留下那封书信，我等绝不会伤及阁下！"

杨仞哈哈一笑，提聚内劲便想回骂一句，转念又想："对方不知我武功高低，我又何必自己暴露修为？万一稍后打将起来，说不准还能欺他个轻敌大意。"便只闷声狂奔。

他在春雪镇上住了九年，对镇子周围数十里的地势都烂熟于胸，知道河对岸是一片崎岖凌乱的坡地，正宜逃躲，一口气踩着野草向东奔出老远，眼看那三人一时没跟上来，当即折向西去，一路又绕回方才的河岸边；算来那三个书生定会继续向东追去，便稍稍歇息了片刻，又想："也不知左近还有多少停云弟子，我索性返回那暗道里，躲到半夜再走，那时他们多半也已离镇远去了。"

一边在心里不停咒骂许念糊涂，一边继续往回走了二三里；回到那密道的出口处时，却不由得愕然失语：那洞口边有个青衫人正自静静伫立。

杨仞放缓脚步，靠近那人，但见他三十来岁，面容苍白清隽，身形瘦弱，神情中透出一抹深深倦意，只淡然看了自己一眼，也不说话。

杨仞挠了挠头，若当着这人的面搬开石头躲进暗道，总归不大妥当，又见这人满面风尘，一身泛白的青衫上也沾满灰土，便拱手笑道："幸会幸会，阁下可是才赶路至此吗？"

那人闻言似怔住了，片刻后才叹道："并非我赶路，实是路赶我。"

杨仞听得古怪，没耐心与他详谈，便又道："实不相瞒，在下是停云书院燕寄羽燕山长的好朋友，正自寻他，不知阁下方才可有见到燕山长？"

那人莞尔道："你是燕寄羽的朋友？"

杨仞皱眉道："怎么，阁下不信？"

那人淡淡道："燕寄羽没有朋友。"

杨仞略一寻思，笑道："听阁下此言，莫非是和燕寄羽有些过节？"说完见那人神情沉郁、默然不答，顿时心下了然，又道："那就好办了，我其实和他也有过节，嘿嘿……"

话未说完，忽听见春风里似乎混入了一丝"哒哒哒"的声响，不禁一凛，爬上草坡，微微露头眺望，果然远处正有数名白衣人纵马而来，多半正是停云弟子。

杨仞当机立断，跃下草坡，来到暗道的洞口处，对那人快声说道："我正被停云弟子追杀，你老兄可要帮我遮掩遮掩。"

随即搬开大石，躲进暗道，又让那人挪动石头、野草将洞口掩住，道："详情容后再叙。"

那青衫人也不多问，默默依言而为。

杨仞躬腰躲在石头之后，缓缓拔刀在手；等了一会儿，隐约听见洞口外响起了交谈声，其中有一道语声听来耳熟，越来越清晰，却正是先前发声让自己留下书信的那人："郭师叔，咱们下马四处瞧瞧吧……唉，弟子若能早遇上郭师叔片刻，便不会放任那小子堂皇走远了。"

又听另一人道："也算那小子走运，我遇到你时，却也是刚接了燕山长的吩咐。"嗓音敦厚粗重，想来便是那"郭师叔"了。

先前那年轻弟子又道："郭师叔，我有一事不明：若说这小子走运，那也罢了；可那方轻游究竟如何能从燕山长眼皮底下走脱，这可让弟子百思不解了。"

那"郭师叔"道："我也不知。"顿了顿，又道，"或许燕山长另有用意，故意放脱了方轻游，也未可知。"

那年轻弟子讶声道："故意放脱，这怎么能够？"

那"郭师叔"哼了一声，道："燕山长神机妙算，无所不能，咱们只管听命行事，定然一切都错不了，也不用费心琢磨。"

杨仞听得暗笑："你将燕寄羽吹得神仙一般，他能算到老子正躲在这里听你胡吹么？"

却听那"郭师叔"又道："刘师侄，你遇到那小子时，可曾问过他的姓名师承？"

那年轻弟子道："弟子疏忽，未曾问过。郭师叔，莫非燕山长没说那小子的姓名吗？"

杨仞当即运转乘锋诀，加倍仔细地聆听，那"郭师叔"道："燕山长当时只听见了那小子的呼吸声，听出他年刚二十、内功不浅。"

杨仞闻言暗凛："这燕寄羽仅凭呼吸声便能知我的年纪修为，倒也真有些门道儿……如此看来，许老头倒并未卖我，那么燕寄羽却又怎知我身上带着一封要紧书信？"

又听那年轻弟子道："啊，那边有个女子经过，郭师叔，咱们去问问她。"

那"郭师叔"道："哼，那女子似是秋剪水，她可不好说话，咱们过去问问看吧。"

杨仞心想："原来那'秋姑娘'是叫秋剪水……"他本以为这些停云弟子定会询问洞口处的青衫人是否见过自己，哪知偷听良久，这几人却只自顾自交谈，眼下更是渐渐走远，不由得心中大觉惊疑。

寻思一阵，朝着暗道里面走去，走了约莫半炷香，忽听到暗道深处传来簌簌振动，一霎里暗自叫苦，料想是停云弟子久寻自己不着，便也下到井里，循着暗道找过来了。

杨仞只得又返回暗道洞口，伸手轻轻去搬那石头，忽听洞外有人道："小兄弟，你要出来么？"

杨仞一愣，听出是那青衫人的嗓音，脱口道："原来你还没走。"握紧刀柄，以刀锋抵住大石，发力将石头顶得直滚出去，凝神等了片刻，倏忽提刀从暗道里跃出。

那青衫人正立在洞口旁边，见状不禁微微一笑："小兄弟，你年纪不大，为人却很是机警。"

杨仞笑道："过奖了，你老兄先前躲去了哪里，那些停云弟子竟没看见你？"

那人道："我先前也站在这里，只是不想让他们瞧见我罢了。"

杨仞笑道："你不愿说就算了，他们又不是瞎子，你不想让他们瞧见，难道他们便瞧不见么？"

那人也不辩解，杨仞想了想，又道："多谢老兄方才相助，还没请教老兄姓名？"

那人神情犹豫，只淡淡道："我姓方。"

杨仞脱口道："啊，原来你便是方轻游！"

那人一怔，微微苦笑道："我不是方轻游。"

杨仞哈哈一笑："你放心，我不会出卖你的。"说着搬起大石堵住洞口，虽知那些停云弟子或许遇到岔路会往右走，但求稳妥，仍又捧来一

些碎石、泥土，将洞口缝隙牢牢封死，料想已不易从里面破出，拍拍手道：“此地不宜久留，咱们赶紧走吧，可别让停云书院的人追上来了。”

走出几步，见那青衫人仍伫立不动，不禁皱眉道：“别装了，停云书院不也在找你吗，还不快走？”

那人沉默片刻，迈步跟上了杨仞。

杨仞疾步而行，随口问道：“方老兄，你是哪个门派的弟子？你的刀呢，藏起来了？”眼看那人不答，便当先说道：“我叫杨仞，是乘锋帮的帮主，你呢？”

那人叹道：“我现下算是无门无派了。”

杨仞道：“无门无派，那好得很啊。”

那人道：“好得很么？”

杨仞点头道：“你既无门派，不知可愿意入我乘锋帮，做我的帮众？”

那人反问道：“我为何要入你的帮派？”

杨仞笑呵呵道：“我乘锋帮曾经是武林第一大帮，你入我帮派，也不会辱没了你。”

等了片刻，见那人也不接口，便又道：“说出来怕吓坏了你，昔年开创停云书院的柳空图柳老前辈，却也是我的帮众。”

那人神情微变，道：“你认得柳老山长？”

杨仞得意道：“岂止认得？我与他同住九年，熟得不能再熟了。”

“原来如此。”那人轻轻点头，沉思起来。

“你能与柳空图同在一帮，还不知足吗？”杨仞见他许久不语，不耐烦道，“怎么样，你到底愿不愿意？”

第一章 纸上清河（五）

那人淡淡道："嗯，容我再多想想。"

"再想想？"杨仞皱眉道，"还有什么可想的，你这人磨磨蹭蹭，说话一点也不痛快，如此怎能干成大事？"

那人一怔，神情中倦意愈深，轻声道："你所言不错，我半生匆忙，想干成的事确是一件也没干成。"

"果然如此，"杨仞笑道，"不过那也不打紧，你以后跟着本帮主，自能成事。"

那人沉吟片刻，点头道："眼下我须去寻一个人，咱们暂且别过，若有缘再见，我便做你的帮众如何？"

杨仞道："你要去寻谁？"

那人道："是一个少年人，年纪与你相仿，名叫陈彻。"

杨仞皱眉道："没听过。看来我此番重出江湖，却已有些孤陋寡闻了。"

"重出江湖？"那人奇道，"你从前退隐过么？"

杨仞点头道："不错，我十一岁那年厌倦了武林争斗，便在春雪镇上隐居了九年。"

"原来如此。"那人哈哈一笑，青衫晃动，径自前行而去。

杨仞随之迈步，但见那人步履不疾不徐，走出十余步，忽觉眼前恍惚颤动，眨了眨眼，竟已看不见那人的身影了。

"他娘的，老子见鬼了？"杨仞心下骇异，四处乱逛了一阵，仍找不到那青衫人，便只疑神疑鬼地走着。

过得片刻，心绪渐定，又想："那密道里已不安全，镇上也不知是否

有埋伏，停云书院人多势众，周围定然也布下了弟子，这可有些麻烦。”

又东行数里，果然望见几个书生正在远处走动，好在他熟悉地势，借着草坡遮蔽，悄然绕了过去；一边小心翼翼地走着，一边苦思对策，忽闻几声轻微的异响，转头看去，十余丈外却有一匹白马正自啮食野草。

杨仞心中一动：“是了，我在这里越耽搁越是凶险，莫如找到一匹快马，从小径一路疾驰远走，等到了中原，江湖繁华广阔，燕寄羽却到哪里再找老子？”

眼看那匹白马身姿矫健神骏，心中暗喜，又见马上鞍辔俱全，显非野马，又想：“也不知马的主人是谁，竟敢放任这般好马自己吃草，嘿嘿，老子便来个顺手牵马。”

当即慢慢地靠近那匹白马，那马似有察觉，轻嘶一声，慢悠悠扭身而去。

杨仞跟随其后，踩着乱石杂草走了一阵，来到了河边，那白马缓停四蹄，又低头吃起草来。杨仞正要上前骑上马背，忽瞥见不远处的河水边静静立着一名女子，手持烛台，赫然却是自己曾隔着门缝瞧见过的秋剪水。

“原来这匹马是她的。”杨仞略一寻思，“这人和燕寄羽似是一伙，活该老子偷她的马。”

哪知刚摸到缰绳，那白马突然止住了吃草，轻快地奔到秋剪水身边去了。

杨仞一凛，立时便要拔刀，却见秋剪水只是凝视河面，似未察觉自己来到；一时迟疑，正拿不准是否要悄悄退走，忽听见一声低低的啜泣，却是那秋剪水哭了起来。

杨仞心中奇怪：“这又是闹哪一出？”只见秋剪水缓缓在岸边坐下，将烛台和行囊放在身侧，轻声泣道：“掌门师姐，我好生想念你。”

杨仞凝神屏息，忍不住又走近几步。

秋剪水似正伤心出神，仍然不知身后有人。她哭了一阵，渐渐不哭，静默片刻，忽又轻声道：“唉，‘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掌门师姐，回想咱们分别那天，竟已过去六年了。”

顿了顿，又道：“小杨，你回来了么。”

杨仞一惊，随即又听她道：“小杨呀小杨，我真羡慕你，你只要吃饱了草，便无忧无虑的，而我却……却有这么多烦恼。”

“她娘的。”杨仞暗骂一声，这才明白秋剪水是同那匹白马说话，料想那马的名字是叫“小羊”，又想：“这姑娘果然糊涂，不光白日里点灯，还给一匹马取名小羊。”

那白马忽而嘶叫一声，恍若在回应主人。

秋剪水轻叹道：“小羊，你又懂得什么了，你永远也不会懂的。”说着随手弹出一缕指风，身边的烛台霎时熄灭。

杨仞看得惊凛，心说：“这姑娘虽然糊涂，但这份修为着实厉害。”

秋剪水拿过身边行囊，慢慢解开，取出一封书信来，默然端详许久，忽而又哭起来，断断续续道：“掌门师姐，我真没用……我、我什么也做不好，实在有愧于你，你在九泉之下一定也很失望吧。”

哭了一会儿，将那封书信重又收回行囊，喃喃道：“掌门师姐，你临终前要我将你的亲笔书信交与刀宗，我也没能做到……如今刀宗死了，我到夜里便回去春山峰顶，将你的信在云阁之前火化，不知你是否同意？”

杨仞心想：“这姑娘一会儿和马说话，一会儿又问死人同不同意，那是平日里孤单得很了。”

只听秋剪水凄然一笑：“我这般没用，实在做不来掌门，唉，我究竟该如何是好……”

低下头去，又抽抽噎噎道："掌门师姐，自从你走后，我有许多心事，却都不知与谁去说了……这几年来我强作镇定，只敢在没人的地方偷偷哭一小会儿……

杨仞听得皱眉，心说："有什么好哭的，越哭越没用。"

春风悠然吹过野草，低低的哭声中，那白马轻缓地迈动四蹄，在主人身边绕来绕去，不时嘶鸣几声。

秋剪水道："小羊，你别来烦我，让我在这里待一会儿。"

那白马似颇有灵性，当即转身奔到别处去了。

杨仞见状大喜，赶忙蹑步远离了河岸，渐行渐快，朝着白马追去；不经意回望一眼，秋剪水却兀自孤零零地坐在河边。

半晌过去，杨仞来到一处平旷地面，终于追近了那匹马，哈哈一笑，猛然跃起，落在了马背上；那白马受惊狂嘶一声，前蹄扬起。

杨仞猝然间没能坐稳，竟被甩落在地，不禁怒道："老子还制不了你？"随即再度跃上马背，勒紧缰绳，便要催马东行，那白马却挣扎着转身，似想奔回主人身边，杨仞一边迸力相抗，一边不住嘴地叫道："往东，往东！别走错了，好马不走回头路，快往东去！"

那白马喷吐鼻息，发出一阵阵长嘶，每次往东行不出几步便又折返向西，一人一马短时间僵持不下。

第一章 纸上清河（六）

杨仞见这白马叫得凄厉，心下惴惴不安："可别引来停云书院的人，那可就被这犟马给害了，嗯，不如作罢，再去寻别的快马。"

正自转念，便听身后隐隐传来人马喧乱声，环顾四周，却没什么合适的躲藏之处，苦笑一声，翻身下马，将白马栓在一块尖石上。

不多时，便有四名书生纵马而来，将杨仞围在当中。

杨仞眼见其中有三个年轻弟子是自己之前遇见过的，还有个模样威严的中年汉子，料想便是那"郭师叔"了；想了想，一时不去拔刀，只拱手道："诸位有何指教？"

那"郭师叔"哼了一声，道："阁下何必明知故问？请交出书信，随我等走一趟吧。"

杨仞恍若未闻，只笑呵呵道："在下杨仞，不知诸位高姓大名？"

那"郭师叔"冷笑不答，伸出手道："阁下还不交信？"

杨仞笑道："我猜你姓郭，不知猜对了没有。"

那"郭师叔"顿时一惊，道："你怎能猜到？莫非从前认得郭某？"

杨仞学着这人冷笑一声，却也不回答。

那人愈发疑惑，沉吟道："在下郭正，从前可没见过阁下……嗯，多半是阁下的师长认得郭某，曾对阁下提起。"

杨仞道："我不单知道你姓郭名正，还知道你们正在找一个叫方轻游的人，他不久前从你们手底下逃脱了，是也不是？"

郭正犹豫片刻，道："不错，敢问阁下从何而知？"

杨仞笑道："素闻燕山长神通广大，凭那方轻游又怎能从燕山长手中走脱，我猜定然是燕山长故意放脱了他，其实别有深意。"

郭正一怔，只觉颇有同感，心说这小子倒也有几分见识，便拱手道："事关重大，杨兄弟只要肯交出书信，好好地随我们回去面见燕山长，我等自也不愿伤及阁下。"

杨仞摇头道："郭师叔，我没什么书信。"

郭正愣了愣，道："我可并非阁下的师叔。"随即又道，"我好言相劝，阁下可别执意自讨苦头。"

杨仞叹道："我当真没有什么书信，诸位多半是认错人了。"

"若不是你，先前我们追你时，你为何要跑？"一个年轻书生忽而冷笑道。

杨仞道："想来诸位也知，近日这镇子周围乱得很，你若遇到有人追你，你跑不跑？"

那年轻书生一时哑然；却听郭正缓缓说道："无论如何，阁下形迹可疑，我等总须先擒下阁下再说。"

"形迹可不可疑，原来是你们说了算么？"杨仞笑道，"那好吧，久闻停云书院最擅以众凌寡、以大欺小，不知今日能否见识一番？"

郭正闻言皱眉，转头对一名年轻弟子道："刘师侄，你与此人年龄相近，便和他过过招吧。"

那年轻弟子躬身行礼，道："遵命。"

杨仞见状拔出刀来，点点头道："刘师侄，请吧。"

那年轻弟子一怔，随即怒道："你小子也敢叫我刘师侄？"

杨仞道："先前我曾听刘师侄发声呼喊，知道刘师侄内功极为高明，我是很佩服的。"

那年轻弟子持笔在手，冷然踏前两步，却听杨仞又啧啧赞道："这两步气象森严，很了不起，刘师侄果真是名门风范。"

那年轻弟子听他左一句“刘师侄”，右一句“刘师侄”，心下愈发恼怒，冷笑道：“好个满口胡言的小子，我刘万山今日便教会你何为‘非礼勿言’。”

说完斜斜点出一笔，落向杨仞胸襟，相隔尚有数尺，笔锋上发出的劲风已吹得杨仞衣衫翻飞。

杨仞瞟见那支笔的笔管通体青黑，笔毫则是暗金色，也不知是用什么鸟兽的毫毛制成，心说：“这便是天下闻名的‘鸿翼笔’么。”当即向旁跃开，避过了这一招。

那年轻书生刘万山倏忽抖腕，笔锋转折追去，顷刻间又要点中杨仞胸口，杨仞避无可避，挥刀格挡，一瞬间踉跄倒退，似招架不住笔上的劲道。

刘万山也不急于追击，斜眼瞧着杨仞，心想：“这人只会卖弄口舌，手上功夫着实平庸。”眼看杨仞左手抚胸，胸口急剧起伏，右手则颤抖不绝，似已拿不稳刀，不禁朗声笑道：

“小子留神了，下一招便让你爬不起来。”

杨仞低着头，喘息声粗重，张了张嘴，却似缓不过气来接话，刘万山愈觉不屑，不愿再耽搁时间，闪身欺近，随手一笔扫向杨仞胸腹间——

便在这时，杨仞口中迸出嗤的一丝笑，倏然抬头与刘万山对视。

刘万山心中一凛，未及反应，便觉眼前一闪，似有一道电光当空劈落，凝停在鸿翼笔的笔管上。他方才心存轻蔑，只使出了三成劲力，情急之际想再聚力，一股锋锐凌厉的刀劲却已从笔上涤荡过来，浑身剧震，呕出一口鲜血，跌坐在地。

杨仞哈哈一笑，收刀而立，道：“这便是‘乘锋十九式’中的‘浅锋式’，刘师侄觉得劲道还够么？”

这式“浅锋”虽只一刀，却分为“绛朱赤丹红”五层境界，颜色由深而

浅，刀意却是层层增深，练到“红”境时，斩中敌人只会留下一道浅浅刀痕，刀气却已透体而入，摧筋断骨，势不可挡。

刘万山坐在泥土上，几次想翻身站起，却觉杨仞的刀劲如一片清冷的河水流遍全身，一时间手足僵寒，竟动弹不得。

杨仞苦练九年，已将“浅锋”修至“红”境，又着意示弱，攻其不备，此刻一刀克敌，心中很是得意，笑嘻嘻道：“一招过去，刘师侄自己倒爬不起来了，我这回当真学会什么叫‘非礼勿言’了。”

刘万山强凝内劲，霍然跃起，想要上前再打，忽听见细细一响，低头看去，但见手中鸿翼笔上一道刀痕渐深，笔管随即断成了两截，不由得脸色惨白，呆在原地。

另一年轻书生顿时怒目瞪向杨仞，喝道：“你这恶人，过招便过招，为何要将我刘师兄的鸿翼笔毁去？”

郭正看在眼里，也不禁皱眉，心知在武林之中，与人交手被震断随身兵刃，实是奇耻大辱，想要温言劝慰刘万山几句，却也不好当着外人开口，便只看向杨仞道：“阁下出手好狠。”

杨仞点头笑道：“原来是我狠。”

郭正闻言面色微红，心想本是我等来擒捉此人，刘师侄又是自己撂话要将他打得爬不起来，确似也不好责怪人家手狠，却听杨仞又道：“我还有更狠的呢，下一个是谁来赐教？”

另两个年轻书生霎时看向郭正，神情跃跃欲试。

郭正修为远高于刘万山，眼光老辣，瞧出杨仞刀术扎实，武功绝不比刘万山低，若再让几个师侄出手，只怕仍有闪失，当即缓缓开口：“杨兄弟，你刀术不弱，但还有不少瑕疵，郭某并非是要以大欺小，只是有心指点于你，绝不会伤害你的性命。”

“阁下说什么便是什么，就算是我以大欺小好了。”杨仞一振手中的“清河刀”，哈哈笑道，“不过，等会儿我若胜了你，是否你们停云书院

从此便不再纠缠我？”

郭正淡淡道：“你胜不了我。但我不能替燕山长做主。闲话少叙，请赐招吧。”

杨仞听他说得沉稳笃定，丝毫不受自己言语所激，暗忖：“恐怕此人真是个劲敌，我须得速战速走，可不能拖到再有停云弟子赶来。”

第一章 纸上清河（七）

杨仞听他说得沉稳笃定，丝毫不受自己言语所激，暗忖："恐怕此人真是个劲敌，我须得速战速走，可不能拖到再有停云弟子赶来。"

一边转念，一边随口对郭正道："阁下想清楚没有？我可要出招了。"

郭正闻言心说："刚才分明是你小子眼珠乱转，也不知在想什么，却反倒来问我。"当即却仍认认真真地拱手作揖，道："郭某只等阁下先行赐招。"

杨仞略一拱手，道："那就好。"

旁边一名年轻书生见状喝道："在我郭师叔面前，你怎敢只回半礼？"

杨仞笑道："我若敬他是武林前辈，岂非显得他以大欺小了么？"

那年轻弟子满脸怒色，短时无言以对，却听郭正道："杨兄弟，你再不出手，那我只得——"

说到这里，杨仞身形闪动，已挥刀抢到郭正身前，斩向郭正左肋。

郭正眼看杨仞来势虽快，刀招却无甚精妙之处，便从容站定，劈手点出鸿翼笔，笔锋捺在刀刃上，将长刀震得偏转；杨仞轻啸一声，手腕急舞，刀光一连七闪，骤雨般泼洒出去。

郭正轻轻摇头，挥笔时挑时抹，将这七刀渐次破去，出手层次分明，宛如两人提前对好了招式一般；杨仞后退一步，轻轻喘息，郭正见他似要再退，当即踏前半步，抬腕刺出一笔，哪知手腕方动，便觉内息滞涩了许多，惊疑一瞬，恍然明白过来：原来方才刀笔七次交击，杨仞每次都暗暗将刀劲传渡过来，蓄积在自己的经络中，如同七股泥浆阻塞了内息流动。

杨仞笑道："我这招'泥锋'滋味如何？"说着不退反进，挥腕又是七刀

斩向郭正。

——“泥锋”是乘锋十九式中的一式奇技，与敌人兵刃交接之际能在敌人经脉中叠蓄刀劲，渐渐压制敌人的内息；相斗越久，敌人越难调动内力，出招就越是艰缓，宛若拖泥带水。

郭正眼看刀光扑面袭来，此刻再提内劲，却仅有四五成内力从丹田流转到手上；忽而微微一笑，仍自伫立原地，鸿翼笔连连点出，与杨仞的长刀再度交击七次。

杨仞连退数步，脸色煞白，张了张嘴，险些呕出血来。

郭正神情沉稳如常，只觉经络中愈发淤堵，迈步踏前，叹了口气，道：“杨兄弟，你我修为相差太远，我便只用一成内力，你也接挡不住。”

杨仞咽下一口鲜血，横刀凝势，低声笑道：“是么，那我倒要试试。”眼见郭正迫近，便要使出乘锋十九式的最后一式“天锋”，忽觉背后一抹劲风刺来，赶忙向旁跃开，却见一名女子手持烛台，容貌清丽绝俗，正冷冷地盯着自己，赫然是秋剪水。

秋剪水蹙眉道：“你是何人，竟敢偷我的马。”

杨仞心念电转，却转头对郭正道：“哈哈，不愧是停云书院，说好一对一的较量，却还埋伏了人手偷袭于我。”

郭正未曾想秋剪水竟突然来到，心中也颇为讶异，拱手道：“见过秋掌门。”

秋剪水欠身还礼，轻声道：“见过郭前辈。待我擒下这个偷马贼，再来与郭前辈说话。”

那年轻书生刘万山从旁瞧着秋剪水，似为她容颜所惊，一时神情痴怔，没拿稳手中的断笔，竟掉落在地，慌忙又拾起来，却引得杨仞哈哈一笑。

郭正皱眉瞥了一眼刘万山，随即正色敛容，对秋剪水道：“我等正要

擒住此人，带回去向燕山长复命，原来此人与秋掌门也有过节？”

刘万山忽而插口道：“这小子狡诈狂妄，平日里定然作恶多端。”

秋剪水沉吟片刻，不愿与停云弟子过多交谈，便道：“既然停云书院要擒此人，那便有劳郭前辈好好教诲他，晚辈先行告辞。”

言毕走向那匹栓在尖石上的白马，便想牵马离去，忽听杨仞冷笑道：“且慢！你不留下书信，便想一走了之么？”

秋剪水一怔止步，回眸道：“你说什么？”

与此同时，郭正亦道：“书信在哪？”

“郭前辈，”杨仞叹道，“实不相瞒，你们几位要寻的书信，就在这位秋姑娘身上。”

郭正闻言顿惊，看向秋剪水，却听她道：“你们停云书院在找什么书信么，我可不知。”

刘万山瞪着杨仞，道：“哼，明明是你小子拿了书信，却顺口胡赖，竟冤枉到这位秋……秋姑娘身上。”

杨仞冷笑道：“你说书信在我这里，又有何凭证？难道这信写在我脸上了？”

郭正接口道：“既是如此，杨兄弟可敢让我们搜一搜身？”

杨仞寻思一阵，点头道：“我光明磊落，自无不可，只不过须得你郭师叔来搜，我可信不过你那几位师侄，不想让他们趁机在我身上戳个窟窿。”

郭正道：“好，郭某亲自来搜。”当即走近杨仞，将他周身衣衫仔仔细细搜摸了一遍，却未找见书信。

郭正皱眉不语，转头望向杨仞先前放在一边的行囊。

杨仞哈哈一笑，走过去将行囊捡起，又走回来递给郭正，道：“请

吧。”

郭正解开行囊，但见里面除去一些干粮、碎银之外，还有一个细长的竹筒，不禁面露喜色，道：“果然如此，燕山长曾对我说，那书信多半收藏在一支竹筒里。”

刘万山瞥向杨仞，冷笑道：“小子，这下你无话可说了吧？”

杨仞默然不语，任凭郭正打开了竹筒；郭正面色顿变，失声道：“啊，里面竟是空的。”

停云书院几人面面相觑，一时无措，却听杨仞苦笑道：“燕山长料事如神，那书信本来确是在竹筒里，只是不久前却被这位秋姑娘夺去了。”

郭正再度瞧向秋剪水，神情将信将疑。

杨仞亦看向秋剪水，叹道：“秋姑娘，你就将那封书信还给停云书院吧。”

秋剪水俏脸一沉，冷声道：“你胡说什么。”

“唉，你怎就执意不肯承认，”杨仞摇了摇头，语气甚憾，“那我问你，你的行囊里面，是不是有一封书信？”

第一章 纸上清河（八）

秋剪水蹙眉道："我行囊里确有一封书信，但那是……"她本想说"那是我的私人书信，却与停云书院无关"，然而未及说完，杨仞已抢先大声道："你既然承认了，那就赶快还给郭前辈吧。"

停云书院几人相互对望，心中愈发迷惑；郭正迟疑了一阵，拱手对秋剪水道："若书信当真是秋掌门拿了，还望赐还，莫要让郭某为难。"

秋剪水摇头道："我没拿你们的书信。"

郭正道："既是如此，秋掌门能否将行囊暂交给郭某查看，若没有我等要找的书信，郭某自当好好地归还谢罪。"

秋剪水默不作声，心想："这人好不讲理，女儿家的行囊中自有些贴身物事，如何能交给男子翻找？"随即轻轻摇头，道："这恐有不便，恕难从命。行囊中的书信是我师姐昔年所留，与贵门派毫无干涉。"

郭正又道："那么秋掌门可否将书信从行囊中取出，借与我等一观？"

秋剪水一怔，心中愈觉气恼，这封书信是掌门师姐的遗物，自己都未曾看过内容，师姐昔年与刀宗交情深厚，信中所写多半是些隐私之事，断然不能让外人随意观看。

郭正眼看秋剪水不答话，便上前一步，拱手道："有劳秋掌门赐信一观。"

秋剪水道："这封信是对我极为要紧的私人事物，不便交与旁人。"

郭正闻言皱眉，心说："对你极为要紧，难道对我们停云书院便不要紧了？"一时间沉吟不决。

秋剪水侧头看向杨仞，面色一冷，道："你这偷马贼，为何这般诬陷于我？"

杨仞笑嘻嘻道："怎么，你这会儿不哭了？"

秋剪水一惊，随即脸色煞白。她自继任掌门以来，生怕辜负师姐重托，一向端庄守矩，自持极严，从不敢在人前流露出脆弱惶恐，更遑论被人当面瞧见哭泣落泪，却不知怎地竟让杨仞偷窥了去，顷刻间羞悔已极，眼圈却又有些红了。

杨仞见状微觉后悔，但此刻情势危急，便只笑道："你又要哭么，果然越心虚越要哭，我劝你还是及早交还书信吧。"

秋剪水静默片刻，忽道："你叫什么名字？"

杨仞道："在下杨仞，秋姑娘有何指教？"

秋剪水轻轻点头，却不说话。

杨仞与她目光一触，心中竟没来由地一寒，暗道："他娘的，吓唬老子么。"便在这时，忽听马蹄声响起，转头望去，却又有两名停云书生赶到，不禁又暗骂一声。

那两个年轻书生见到郭正，下马躬身行礼，道："师父。"却是郭正的亲传弟子。其中一人粗声问道："师父，情况如何，可找到书信了？"

郭正犹豫片刻，叹道："那书信似是在这位秋掌门的行囊之中。"

那弟子一愣，看了看秋剪水，大步走过去，拱手道："秋掌门，请借行囊一用。"

秋剪水不言不语，只冷然伫立。

那弟子见她不给行囊，便又近前两步，伸手去夺，忽听扑簌一声轻响，心中莫名一紧，仿佛旷阔天地骤然收缩成一点光亮——秋剪水左手中的烛台倏忽燃起，右手衣袖轻拂，那弟子双膝刺痛，仰天摔倒，一时间腿上如被烛火炙伤，竟难跃起。

郭正见状暗怒，心说："我敬你是一派掌门，你却伤我弟子。"当即沉声道："郭某今日不拿书信难向燕山长复命，秋掌门既然执意不吃敬

酒，那就休怪郭某不客气了。”

话音方落，数名停云弟子身形闪转，已将秋剪水围在当中。

秋剪水气极反笑，道：“便是你们的燕山长，对我说话也是客客气气的，你们如此无礼，真以为我怕了你们么？”

先前摔倒的那个停云弟子此刻才爬起来，怒道：“姓秋的，你先前与方、铁等人结伙，燕山长对你既往不咎，已给够了你脸面，你现下竟还敢不知悔改？”

郭正脸色微变，低喝道：“不得妄言。”那人道：“弟子知错。”瞥向秋剪水，神情却很是不屑。

秋剪水环顾众停云弟子，冷冷道：“凭你们想夺我的行囊，只怕本事还差了些。”

杨仞见两方即要打将起来，心下暗喜，悄然挪步走向那匹白马，没走出几步，忽听背后传来一声轻叱——“偷马贼，休想溜走！”转身望去，秋剪水不知如何竟已从停云弟子的包围中闪身而出，正疾掠过来。

杨仞慌忙侧身走避，秋剪水步法转折，紧追不舍，左手中烛台一晃，杨仞心中异感骤起，眼前只余一点烛火忽明忽暗，却模糊了秋剪水的身影，眨了眨眼，已被秋剪水的右掌印在胸口。

杨仞只觉胸襟上清寒一片，嘻嘻笑道：“你这是做什——”未及说完，秋剪水掌心内劲迸发，已将他击飞丈外。

秋剪水缓步走近，道：“偷马贼，你快将实情说出，否则……”

杨仞跌坐在地，口角溢血，笑着接口道：“……否则你这偷信贼便要杀我灭口么？”

郭正打量着秋剪水与杨仞，沉吟道：“这两人都很是可疑，先都制住了。”

五名停云弟子闻言齐道：“遵命。”各持鸿翼笔，快步走向两人。

杨仞翻身站起，心念一转，对秋剪水低声道：“秋姑娘，此刻咱们同仇敌忾，不如先联手将停云弟子打退，再做计较。”

秋剪水蹙眉道：“谁与你同仇敌忾？”说话中手上烛台微摇，右手倏地点向杨仞胸前穴道。

杨仞闭目不敢看那烛台，急急倒掠出去，身躯忽顿，背后却撞到了一人，心头剧凛，霍然回头，身后却是不久前曾遇见的那姓方的青衫人。

那人眼看秋剪水袭近，微微摇头，秋剪水只觉左手上骤然沉重，仿佛那烛台一瞬间变得重如千钧，将她的身形牢牢坠在原地。

那几名停云书生相顾骇然，均觉这青衫人仿佛凭空在春风里显露出来一般，实不知此人究竟是何时来到左近。

郭正也瞧得惊疑，思忖片刻，道：“先擒下姓杨的小子。”一边说话，一边也快步走近。

五个停云弟子当即出手攻向杨仞，忽听那青衫人一声轻叹，只觉脚下微凉，似有一缕春风灌入双腿，随即流遍四肢百骸，周身经络中恍如充盈着阵阵轻风，一瞬间飘然欲飞，再也使不出一丝力道，持笔的手臂软软垂落。

郭正修为深湛，迈步中察觉到足心异样，立时飞身跃起，凌空一掌击向那青衫人；那人衣袖微颤，郭正身形顿凝，收掌落地。

两人之间咔啦一响，似有无形之物当空裂开。

那青衫人颔首赞道：“阁下掌力纯厚，已将停云心法‘天人三策’修到了‘天策’之境，想来在书院中也是有数的高手。”

郭正神情古怪地看着那青衫人，似认出了他是谁，良久才轻叹道：“在下郭正，忝为停云书院‘礼殿’执事，没曾想竟会在这里遇见阁下。”

那青衫人知道停云书院设有“祠堂、礼殿、书楼、讲室、斋舍”五

部，这郭正身为礼殿执事，在江湖中的地位绝不逊于一派掌门，便拱手道：“衡阳方白，幸会郭兄。”

郭正拱手还礼：“幸会方兄。”

杨仞耳听这青衫人竟是十九岁时便一统衡山剑派“夜雨”、“风雁”两大支脉，被天下武人尊为“剑天子”的方白，心中震骇不已；却听方白又道：“郭兄，我有几句话要问这位杨兄弟，便带他先行一步了。”

郭正闻言一凛，摇头道：“方兄，你说来便来，说带走此人便要带走，未免太过霸道。”

第一章 纸上清河（九）

杨仞插口笑道：“若论霸道，只怕天下无过你们停云书院者。”

郭正冷哼一声，眼看方白默然不语，终究忌惮他的修为，也不欲与他起冲突，倏忽闪身出掌抓向杨仞衣襟，便想将杨仞先擒在手里；然而脚下刚动，便踢起了野草上的一簇露珠，那露珠当空分散为无数细碎的水丝，四下飞溅，先前被方白制住的五名停云弟子本已堪堪能动，身上多处穴道忽然微微一凉，却又僵在了原地。

郭正方才一脚踢中露珠，却觉自己仿佛踢碎了一簇春日的闷雷，雷声从耳畔滚滚裂开，春雨在神魂的深静处淅淅沥沥地淋落，雨水往丹田汇聚成一股洪流，又汹涌流向右手掌心“劳宫穴”，下一瞬，他的手掌突兀歪斜，难以自抑地发出不属于本身修为的一掌，似将体内的那阵风雨尽数击出了体外——

秋剪水凝集心力，潜运巴山烛照剑的“心照”之术，本已快要冲破方白的剑劲压迫，恰逢郭正出掌袭向杨仞，忽觉他的掌风竟莫名偏折，不似停云心法“天人三策”的内劲那般浩然纯正，反倒更像是一片飘摇不定、似有若无的斜风细雨，倏然将自己左手中的烛台扑灭；霎时间心力一泄，几乎拿不住烛台，只得任凭周身经络渐次封闭。

郭正一掌击出，双足站定，一瞬里只觉身躯宛如雨水干涸后的洼地，说不出的空乏虚无，丹田里更是化为一只毫无生气的空碗，仿佛从前多年苦修的内力都如碗中水般在顷刻间被人饮尽了。

杨仞横刀戒备，但见郭正猛地在自己身前三尺处落足，面露苦色，却不再靠近，不禁笑道：“郭前辈好会开玩笑，突然跳到我面前吓唬我。”

郭正凝神调息了半晌，身躯轻轻震动起来，才觉气力渐渐滋生，苦笑道：“雨梳风帚，雨疏风骤……呵呵，今日算是见识了。”

方白道：“得罪了。”轻叹一声，又转头对杨仞道：“杨兄弟，咱们走吧。”

杨仞瞧出这些人似都已被方白制住，虽不明所以，也不由得心下大乐，环顾诸人道：“哈哈，这可有些奇了。”随着方白走出几步，忽又转身，挠头笑道：“他娘的，险些把最要紧的事忘下了。”

说完慢悠悠走到那匹白马跟前，从马鞍底下取出一封书信来，重新放回竹筒中。

停云书院众人看在眼里，惊怒交集，却又无可奈何。

当时在郭正等四人赶到之前，杨仞听见马蹄声渐近，便先将书信藏好，再将白马栓在一旁的尖石上，果然躲过了停云书院的搜找，此际心中得意，不禁笑道：“郭师叔，刘师侄，你们在这里好生休息，咱们后会有期。”

郭正淡然道：“阁下既知后会有期，却也不必高兴得太早，郭某总有擒住阁下之时。”

杨仞整理好行囊，点头道：“那好，等咱们下次再会，我可要下杀手了？”

郭正闻言心下暗怒：“此次若非我不愿下杀手，早在方白来到之前便重伤了你，你这小子得了便宜卖乖，下回定要好好地教训你。”当即面色一沉，不再理会杨仞。

杨仞道：“你不答话，想来是怕了，嗯，那我下次还是手下留情吧。”

郭正不屑与杨仞斗嘴，只作未闻；旁边的刘万山却忍不住骂道：“放屁！你小子放什么狗屁！”

杨仞哈哈一笑：“原来停云书院弟子也会骂人，这倒有趣得很。”

刘万山一怔，想到自己口出污言却是犯了门规，神情顿凛，却听杨仞又道：“你们饱读诗书，想必骂起人来也有更多花样，刘师侄，你不妨再骂几句来听听。”

刘万山冷笑道：“我再骂你百句千句，化为千百支利箭，也刺不透你

的厚脸皮。”

杨仞道：“嗯，这句不赖。”

忽瞥见秋剪水正蹙眉瞪视自己，神色似生气已极，一时间被她瞪得颇不自在，不禁走过去，笑呵呵道：“怎么，你很不服气么？”

秋剪水却只冷冷瞪着他，一言不发。

杨仞打量着秋剪水，但见她气恼中眸光清亮，鼻尖翘起，脸颊苍白如雪，忽而心中微动：“这人当真好美。”随即笑道：“秋姑娘，你若再敢瞪我，我便亲你一口。”

秋剪水一惊，一双妙目瞪得更圆。

杨仞哼了一声，皱眉与她对视，片刻后转身走回，对方白道：“方老兄，你将这些人制住了多久？”

方白淡淡道：“不出半炷香，他们的经络自能通解，不会留下什么伤损。”他已知停云书院杀了刀宗，心里对郭正等停云弟子便不甚喜欢，故而方才虽未真正伤了这些人，却也听凭杨仞对他们嘲笑挖苦。

杨仞闻言道：“那咱们须得快些离去。”说完便去牵来两匹停云弟子的马，交与方白一匹。

想了想，又从地上捡起一把碎石，一枚枚地发力掷出，将停云书院另四匹马的马腿渐次击断，拍拍手道：“省得他们一会儿又追上来。”

一时间马嘶凄扬，此起彼伏，嘈乱刺耳；刘万山怒道：“你小子好生狠辣！”

秋剪水见杨仞迈步走向自己的那匹白马，不由得心弦一紧，却听杨仞道：“小羊呀小羊，你这般不愿给我骑，我也不勉强你了，方才多谢你帮我藏书信，咱们就此别过。”

那白马猛然一吐鼻息，也不知是在赞同还是反驳。

杨仞哈哈一笑，拍了拍马背，径自走开。

秋剪水暗自松了口气，心想："这偷马贼倒也尚未恶到极处。"转念又想：他既知这白马名叫"小羊"，先前在河边真不知偷听了多久，实在可恶已极。

郭正眼望着杨仞与方白翻身上马，便要离去，忽而朗声道："方兄，你不给郭某面子，那也罢了，但你这便走了，难道竟将我停云书院、将燕山长也视若无物么？"

方白闻言莞尔，道："那便让燕寄羽来找我问罪吧。"言毕与杨仞纵马东去。

第一章 纸上清河（十）

杨仞骑术生疏，时而落后于方白，时而又远远奔在前边，直到疾驰出二三十里，才渐渐摸到窍门，与方白并辔而行；缓了口气，忽而笑道："方老兄，没想到咱们这么快就又见面了。"

方白知他心思，颔首道："看来你我缘分不浅，我加入你的帮派便是。"

"哈哈，那好得很，"杨仞眉飞色舞，很是开心，"本帮如今已有三人，已经比昨日兴旺多了。"

方白怅然道："当年衡山两脉的剑客都让我来做掌门，我推辞不过，勉强做了一些年，心中却愈发苦恼，后来燕寄羽等人又让我做正气长锋阁的阁主，我便没答应，去年我连衡山掌门也已辞去，没曾想今日又做了你的帮众。"说到后来，嘴角却露出微笑。

杨仞好奇道："你连阁主、掌门都不愿当，为何却愿意当我的帮众？"说完见方白默然不答，便又问道："……是因为柳空图柳老前辈么？"

方白轻轻点头，静默片刻，又道："我本不打算来昆仑，但终究又从衡山一路赶来了；来到之后，本想做些什么，却终究什么也没做，便又要原路返回了……我虽没做正气阁主，也不再是衡山掌门，但这一趟万里往返，却仍像是背负着万钧虚名，步履艰缓，什么也赶不及做。"

"万钧虚名？"杨仞笑道，"名既是虚的，便没有重量，又谈何万钧？"

方白一怔，微笑道："言之有理。我答应入帮，正是觉得今日既遇到你，兴许我还来得及做些什么。"

杨仞听得迷糊，仍不大明白方白为何愿意入帮，但他既已入帮，总归是一件大好事，便也不去多想，只笑道："方老兄，你对郭正说有几句话要问我，是想问和柳老前辈相关的事吧？"

方白道："不错。"

杨仞"嗯"了一声，心想："此人是当世第一剑客、名震武林的大宗师，有他同行，便不怕停云书院纠缠，倒也不急着将许老头的事告诉他。"当即笑道："眼下咱们离春雪镇还不够远，嘿嘿，说起话来就不大方便。"

方白莞尔道："那咱们就再走远些。"

两人继续东行，方白平素少言，便只默默骑马赶路；杨仞少年心性，初识方白这等人物，却有不少话想说，过得一阵，忍不住道："方老兄，你方才一举制住了那么多人，当真是霸道得很了。"

他虽与郭正都说方白"霸道"，但语气中却满是赞叹之意。

方白闻言一笑："我从前一再退让，今日难得霸道一回。"顿了顿，又道，"不过我从前退让时，也仍是常常被说霸道。"

杨仞道："是谁说你？那可有些不讲理了。"

方白道："许多人都说过。"

杨仞道："嗯，那也难怪，武林中人本就不怎么讲理。"

方白奇道："你年纪轻轻，便已这般想么？"

杨仞随口道："我小时候随师父行走江湖，可没少受气。"

方白点头道："武林中人行事，多是为了一个'利'字，为'理'字的很少，为了'义'字的，就更少之又少了。"

杨仞笑道："我看停云书院就很不讲理，他们便是为了'利'字吧。"

方白道："停云书院讲求的是个'礼'字，这礼是'礼法'之礼，不是'道理'之礼；所谓礼法，是将'利、理、义'都包含在内，倒也不能说是不讲道理，只不过……"说到这里，叹息不语。

两人一边交谈，一边策马疾行，又驰出二三十里，杨仞忽见前方远

远地聚了八九个书生打扮的人，不禁皱眉道：“晦气，又撞见停云鸟院的乌鸦。”

却听方白道：“不必下马，从他们身边过去便是。”杨仞一愣，道：“好。”便继续催马向前。

那些停云弟子望见两人，纷纷亮出鸿翼笔，口中呼喝起来；杨仞心神紧绷，握住刀柄，驰到近处时，却见那群人身躯倏震，随即手心松开，弃笔呆立，恍如化成了泥塑木雕。

杨仞打马飞掠而过，驰出数十丈后回望一眼，却见那些书生背对自己，兀自伫立不动；不由得心下骇然，料知是方白制住了他们，回想刚刚方白似乎只是袖角微动，也不知使得什么神异手法，越想越觉震惊。

随后，两人一路东去，断续又遇到几拨停云弟子，少则三五人，多则二三十人，却都是径自纵马旁若无人地驰了过去；有时遇到马不能行的沟壑溪涧，两人暂时下马，但见方白抬手在马腹上轻轻一按，便将重逾数百斤的骏马推得四蹄离地，平平移出数丈。

杨仞看得暗自咂舌，心说：“虽然乘锋刀法天下无敌，但本帮主一时半会儿倒还没这本事。”

行到深夜，两人约莫已离镇两百余里，便寻了一处隐蔽地方歇息。杨仞吃了些干粮，怀抱长刀，眼看月光如镜，无穷无尽地散碎在荒莽山野间，想到今后即要行遍这旷远的江湖，一时间魂悸魄动，沉静难言。

忽听方白道：“杨兄弟，你自今日晌午出了密道，东躲西绕，偷马斗刀，后来又打断马腿离开，可谓是胆大心细、狂妄果决；只是稍占上风便对那些停云弟子肆意嘲讽、不留余地，却有些嚣张忘形，恐怕以后会因此吃亏。

杨仞一怔，恍然笑道：“方老兄，原来你一直暗中跟着我。”随即又道：“我此番踏入江湖，已经打定了主意，便是既要嚣张，又要不吃亏。”

方白微微颔首：“那可难得很了，只盼你能做到。”

杨仞哈哈一笑，道："你将本帮主护送至此，本帮主很是感激，这便说与你柳老前辈的事。"

当即将九年来与许念相处的诸般事情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说完又正色道："我所知都告诉了你，只有那封信是我受许老头所托，要交给李素微的，却不能给你看，你若想要硬夺，我只得和你拼命。"

方白莞尔道："杨兄弟倒是个信义之人。不过我早知那信上写了什么，也不用再看了。"

杨仞奇道："你知道？那你说说信上写了什么，共有几个字？"问完将信将疑，心想：他要么胡乱猜错，要么便会说信上写的是修成"意劲"的关窍。

却听方白道："那信上写的不是字迹，而是一条河。"

第1.5章：江湖梳理

【一宗】

“刀宗”云荆山

武学：曾用武器“雪刃”；刀术“天地朝夕”、“刀云”，以“意劲”催动。

【一院三教】

华山停云书院（现任山长燕寄羽、前任山长柳空图、副山长“春风眼”柳续、吴思邪、宁简「存疑」、礼殿执事郭正、弟子刘万山等人）

武学：以“鸿翼笔”为兵刃，笔法号称“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内功心法“天人三策”；身法“春日游”；三百人阵法“鸿翼大阵”、四人阵法“云停四时之阵”；燕寄羽绝技“惊鸿影”；柳续绝技“竹声新月”。

东海玄真教（掌教李素微、赵长希、苏妙夷、方轻游、楚轻鸿、张轻鹿）

武学：内功“空游诀”，既是内功亦是轻功；剑法“玄真八剑”：共有“野马吹息”、“尘光纷锐”、“寂兮寥兮”等八式。

西域明光教（卓明月、陆孤月）

武学：短棍棍法“十万六千光明狮子吼”。

北荒摩云教（摩云教宗、“天、风、地、火”以及“形、影”等九大摩云使）

【七大剑派】

巴山烛照剑（掌门秋剪水）

武学：一手持烛台，一手持剑，烛剑相生、人影互化；心法分为“烛照”、“犀照”、“心照”三重境界；身法“秉烛游”。

青城弦剑（掌门岳凌歌、前任掌门岳河、严知雨）

武学：剑窄如弦；内劲名曰“ 弦劲”；独门心法“弦歌九刃”（初学时须先由师父将一丝‘弦劲’渡入徒弟右腕上的‘列缺穴’，据说受劲之际臂上经络剧痛如灼，故而青城弟子大都以面不改色、坦然承受为傲）。

衡山剑派（前任掌门方白）

武学：根据心法不同，分为“夜雨”、“风雁”两大支脉　　；方白的剑术“雨梳风帚”。

峨嵋织星剑（雷缨络）

武学：“峨嵋织星剑，剑下不流血”，中者立毙，身无寸伤；传说中织星剑“织星牵魂”的剑意修到深处，剑刃上能接引星光，耀灭敌人神魂。

画剑堂 （掌门孔芜）

【九大刀派】

凉州天风峡（掌门“寒衣”铁风叶；副掌门楚风萧、赵风奇、贺风馗）

武学：长刀刀术“烈风”；奇门刀术“寒旗”（散发如刃、挥衣成刀）；秘传绝技“风中藏刀”、“天风萦回”。

秦川木余刀（掌门阮青灰、副掌门裴烽）

武学：掌刀“木余刀”（最高境界为“心烬”），掌劲侵入经脉后，能挑动肝木，激生心火，使对手内息自炙，在中掌处透体而出。

青州飞光门（前任掌门吕东游、岑东流、吕玉寒）

武学：以铜酒壶为刀，刀术“壶中日月”。

留影舫（掌门周行空）

武学：墨色石刀，刀术“画中留影”。

弹霜亭（掌门谈寒生 ）

武学：独门兵刃“刀笛”；刀术“清商”，激斗中能振出笛声，刀招纵横快意、形成连势时，笛声便能绵长不绝。

游刃坊（掌门金厌昔）

武学：短刀“解牛刀”，刀术“无厚”。

【四大世家】

“袖中龙”柳州龙家（家主龙钧乐、龙霖）

武学：以镶嵌了金丝的长袖为兵刃；袖功“钧天”。

“江上雷”金陵雷家（前任家主雷澈、雷缨锋、雷缨络）

武学：分为“风雷”、“渊雷”、“岩雷”三种，其中风雷是拳掌功夫；渊雷是雷家正统内功，又称“雷渊壶”，运转起来能极大激升“列缺惊飞掌”等风雷武学的威力；至于岩雷，则独有自己的内功与招式，修练起来艰巨无比，而且即便穷年累月耗费绝大心力练成了，威力似也未必能胜过风雷。故而雷家弟子几乎人人修习渊雷和风雷，雷缨锋是近五十年来唯一练成岩雷之人。

“云间狐”朔州胡家（前任家主胡越枝、胡飞尘）

武学：轻功“天衣云裾”；心法“镜狐”。

“焰里花”庐州花家（前任家主花静庭、花流骛、以及花流骊、花流鸾等“流花七瓣”）

武学：暗器手法“咽针”，喉中藏针，吐气伤敌；暗器功夫“锈鹊桥”、“千针万鹊”；家主所持神兵“针枝镯剑”。

【武林八奇】

泉州藏玉楼（前任掌门温歧、现任掌门温蔚）

武学：温歧以货担为兵刃，担子里藏有诸多奇兵异宝、珍异鸟兽。

天音宗（薛秋声、谭寒音）

武学：寒蛩爪；“蝉嘶”之术；身法“鸦羽”；以脚步声催动的阵法“九重箫”；绝技“闭口蝉”，能以声音震袭他人，扰动他人内息流转。

山中刺（「杀手组织」“零”字堂堂主薛夜鱼）

武学：分为“零”、“落”两堂，分别以草、木为兵刃；轻功“忘返步”。

知味谷

鬼斧神宫

【九川十三崖】

青箫白马盟（盟主“白马长戈”方天画、秦楚）

武学：方天画兵刃“半天戈”；掌法“掌中江山”

焉支山无颜崖（「杀手组织」）

武学：以弯刀为兵刃；心法“半日红妆”， 催运时脸颊殷红如血，因此得名。无颜崖的杀手都是女子，素来蒙面行走江湖，不露容颜；只有在刺杀极难对付的高手时，才会揭去面纱，运转这门能激增内力的奇异心法，一旦使出，便活不过半日。

【正气长锋阁】

在江湖中，“刀宗”云荆山地位超然，但却并非武林盟主，如今执掌武林的是成立于十三年前的最高议事会“正气长锋阁”，共有七名阁主：

停云书院山长燕寄羽

玄真教掌教真人李素微

柳州龙家家主龙钧乐

青城弦剑掌门人岳河，死后由新任青城掌门岳凌歌接任

泉州藏玉楼楼主温歧，死后暂时空缺

青箫白马盟盟主方天画，被擒后暂时空缺

凉州天风峡掌门人铁风叶，被擒后暂时空缺

【其余门派】

乘锋帮（帮主杨仞、柳空图、方白……）

武学：内功心法“乘锋诀”；刀术“乘锋十九式”。

苏州简家（现任家主简青兮、前任家主简熙、简春兮、简素兮、简景兮、简宁兮「存疑」、周固、张青、秦芸）

武学：拳术绝技“冰霜结玉”，武林中人一般称之为“简家冰拳”。

渝州严家（严春）

武学：剑术“严家软剑”。

洛州柳家（柳空图、柳续）

墨铗门（“龙骨丹青”萧野谣「灭门遗孤」）

武学：萧野谣身兼画剑堂、弹霜亭、知味谷三派绝学

鄂州晴川刀（化名为“张轻”的吴重「存疑」）

【无门派人物】

陈彻（阿狐）

武学：各派招式；“意劲”初成

叶凉

武学：剑招“秋水”。

宁简

武学： 短刀“绿玉寒枝”（柳续传与宁简），刀术“春风”。

吴重

武学：奇术“心外之心”「自称、存疑」。

“弓魔”江海余

武学：血河弓（已被方白击断）；青丝箭（以“意劲”催动）。

以及展梅（武学：花枝为剑，武林第一快剑）、庐山“天敌道人”尹天敌（武学：“固步自封剑”）、韩昂、冀州刀客梁炯等人。

——尚未及提到的门派、人物、武学，将在后续故事中渐次登场。

第一章 纸上清河（十一）

杨仞一愣，皱眉道：“你是说，信上画了一条河？不知是什么河？”

方白怅然静默，片刻后才答道：“此信非字非画，不亲眼目睹，实难描述，我虽知信上有什么，却也从未看过……嗯，该说是云荆山用刀意刻下了一条河：但凡看过这封书信的人，便能在心中见到一条清澈流动的江河。”

杨仞道：“在心中见到？这般神异么，嘿嘿，我可不信。那我再问你，即便真见到了这条河，又能如何？”

方白道：“见过了河水，心中灵思渐生，宛如脱胎换骨，很快便能领悟一门极神妙的崭新武学。”

杨仞道：“谁见了都能领悟么，只看看就行？”

方白道：“只要悟性不低，稍有些武学根基之人，多半看过就行。”

“哈哈，那倒方便得很了，”杨仞越听越觉荒唐，不禁笑道，“天下原来还有这么便宜的事，却不知这门新武学究竟又是什么？”

方白道：“当年刀宗给这门武学取名为‘意劲’，其新异处，实已超脱内力外功的藩篱，至于究竟是什么，修成之人心中自知，倒是不易说清楚。”

杨仞暗想：“他娘的，果然又绕回到‘意劲’上了，这方白武功是极高的，却也和许老头一样糊涂，竟信这鬼东西。”

当即打了个哈欠，摇头道：“我幼年时，师父常讲些奇奇怪怪的故事哄我，吃人的山魈，飞来飞去的神仙，还有会说话的酒葫芦，我往往听着听着便睡着了……方老兄，你这番话，却也和先师的故事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方白微笑道：“你若不信，何不取出书信自己看看。”

杨仞哈哈一笑："我不用看信，也知世上不会有这般玄奇之事。咱们习武之人，练的是内力招式，靠的是天赋勤勉，除此之外，别无他途，你方老兄是武学宗师，怎会不知此理？难道刀宗的'意劲'竟能比你那'雨梳风帚'的剑术还要神异吗？"

方白淡然道："十三年前，刀宗的修为自是远胜于我。"

杨仞一怔，他今日亲眼见过方白出手制敌，只觉出神入化、渊深难测，嘴上虽不说，心中却极为佩服，绝不信世间还有修为"远胜"方白之人，料想只是方白言辞谦逊罢了；便笑嘻嘻道："十三年前他能胜你，如今定然是你更……"说到这里，忽然想起刀宗已死，便没再说下去。

方白神色微黯，道："杨兄弟，你也修习刀术，不知对刀宗之死作何想法？"

"若说实话么……"杨仞嘿嘿一笑，"刀宗爱死不死，与我无关。"

方白道："既然无关，你又何必答应为柳老前辈送信？"

杨仞想了想，道："那是我和许老头之间的事，若换做刀宗让我送信，我可不会答应。"

方白点了点头，又道："你要将信送给李素微，可知他现在何处？"

杨仞摇了摇头，道："许老头让我将信送到玄真教的东海总坛，至于到时候李素微肯不肯收下，我也说不准。"

方白欲言又止，片刻后只道："柳老前辈既让你去东海，想来必有深意……是了，昨日你也在舂雪镇上，料想你的'惊鸿影'之毒，是柳老前辈给你解开的吧。"

"不是。"杨仞神情得意，嗤笑道，"当时许老头也没法子，急得满院乱转，是我自己解开的。"

方白目光一闪，似颇为惊讶，问道："你是如何解开的？"

杨仞道："自然是用本帮独门内功'乘锋诀'解开的，此乃天下第一内

功，能解这鸟毒也是理所当然。”

方白倏忽伸指，在杨仞的脉门上轻轻一搭，随即撤手道：“以你的内功造诣，是解不了‘惊鸿影’的，若非是柳老前辈为你破解，那可很有些不寻常了。”

杨仞一笑，随口道：“‘惊鸿影’很了不起么，莫非连你也解不开？”

方白道：“春雪镇上布满了燕寄羽的笔意，所谓‘惊鸿影’，等同于一座阵法，只是‘阵眼’却并非燕寄羽，而是另有其人。——难解之处，便在于此。”

杨仞好奇道：“阵眼是谁？”

方白道：“是两个少年人，一个名叫叶凉，一个便是我正要去寻的陈彻。”

杨仞道：“这两人本事很大么，竟能做燕寄羽的阵眼？”

方白叹道：“我曾经点拨过叶凉的剑术，而那陈彻却是身负云荆山的刀意，这两人在镇上走动打斗，身上的剑意刀意不自觉流泻出来，与燕寄羽的笔意相激相生，才造就出真正的‘惊鸿影’之阵……朝风夕雨，天地惊鸿，如此阵法，即便我不惧燕寄羽的修为，却终究也难以一敌三。”

杨仞恍然道：“如此说来，这三人里其实有一人便是你自己，那倒真有些麻烦。”

方白颔首道：“故而这镇上的‘惊鸿影’，天下本该只有布阵的燕寄羽一人才能化解，我一时却想不通你是如何解去。”

杨仞本也不甚觉得镇上真有什么能让人中毒的阵法，闻言也不去多想，只笑道：“我早说‘乘锋诀’天下第一，你却不信。方老兄，你说的这两个少年，知道自己做了燕寄羽的阵眼吗？”

方白道：“应是不知。”

杨仞点头道：“这两人一个学了你的剑术，一个身负刀宗的刀意，却

仍被燕寄羽利用而不自知，那可着实有些蠢了。”

方白恍若未闻，只淡淡道：“杨兄弟，今夜还会有不少人来到此地，你先歇息一会儿吧。”

杨仞一凛，道：“还有人来？是什么人？”

方白道：“燕寄羽不允各派弟子擅入春雪镇，凉州‘天风峡’众刀客便约好了在此地接应他们的掌门铁风叶。”

杨仞皱眉道：“方老兄，我还当你随意选在这僻静处歇脚，原来却也不是。”

方白道：“我在前来春山的途中，曾遇到‘天风峡’的副掌门楚风萧与赵风奇，从他两人口中得知了此地。天风峡刀客都是烈血之人，眼下还未必知晓镇上的变故，一旦听闻铁风叶遭擒，绝不会善罢甘休……”说到这里，目光一瞬忧重。

第一章 纸上清河（十二）

杨仞略略问了几句铁风叶与“天风峡”刀派的情形，道：“方老兄，等这帮刀客来到，你要将镇上实情说与他们么？”

方白沉吟道：“说是要说的，不过他们并非燕寄羽的对手，总须想个法子劝住他们，切不能冲动妄为。”

杨仞道：“这些天风峡刀客，都是你方老兄的朋友么？”

方白道：“也称不上朋友。”

“我猜也不是。”杨仞摇头一笑，“方老兄，你这许多年来连自己都没能劝服，还总想着去劝别人，那可有些吃力不讨好了……依我看来，就任由天风峡的刀客找停云书院算账去，最多是都死在燕寄羽手中，又和你有什么关系？”

方白道：“这些刀客义气深重，已算是武林中少有的好汉，若任凭他们贸然赴死，心中如何能安？”

杨仞想了想，道：“好汉该死的时候也得死，我倒是也能心安，不过我也不多劝你，你老兄好好歇息吧。”言毕走去一旁，拔出“清河刀”，摆开架势便要练刀。

方白见状道：“我今日骑马行路之际已歇息过了，倒是杨兄弟年轻，正该多多养蓄精力，习练刀术也不急在一时，否则亏损了身心元气，反而得不偿失。”

杨仞一怔，料知方白修为已入化境，内息流转浑然自在，才能一边赶路一边休养，自己却暂没这能耐，这一日奔波下来，此刻着实觉得疲累，不禁有些羡慕方白，摇头道：“方老兄，我知你说的在理，但我今日尚未练刀，那是不得不练。”

随即不再多言，凝神挥臂，心无旁骛地练起“乘锋刀法”来，将十九式一一使过，又从头使起，等到练满一百遍，已是许久过去，收刀眺望远山月色，一时间轻轻喘息，忽而轻笑道：

“方老兄，你瞧我这套刀法如何？”

方白默然片刻，道：“你练得很是认真。我从前见过许多人舞剑练刀，你是练得最认真的一个。”

杨仞挠了挠头，道：“你便只瞧出了‘认真’二字么？”

方白道：“我还瞧出了你心中的恐惧。”

“这可奇了，”杨仞哈哈一笑，走回方白身旁，“我有什么好恐惧的？”

方白道：“我不知道你究竟恐惧什么，但至少瞧得出你惧怕那封竹筒里的书信。你并非全然不信世间有‘意劲’这等武学，你不肯看信，是怕‘意劲’其实远胜于你的刀术——你怕自己真学会了‘意劲’，从此就不用练你乘锋帮的武功了。”

两人对视片刻，杨仞只觉方白的眼神一瞬狠厉，又端详了一会儿，却发觉只是自己此刻的神情映在了方白眼中；杨仞脸皮一松，嘿嘿笑出声来：“九年前师父对我说，只要我每天练一百遍乘锋刀法，等到练满十年，便能天下无敌。”

方白“嗯”了一声，道：“你信么？”

杨仞嘴角迸出嗤的一丝笑，坐在野草上，伸了个懒腰，慢慢躺倒，将双手枕在脑后，忽道：“你说的没错，我还真是困得很了，他娘的，方老兄……”

方白道：“既然困了，那便——”说到这里，忽听杨仞道：“……我信。”

方白一怔，但见杨仞已阖上眼皮，侧了侧身，随即睡去。

夜风幽咽，乱草中混进了虫鸣，远远近近地晃动；方白静坐沉思，一个时辰过去，忽听熟睡的杨仞含糊说起梦话来：“……八百三十七……八百三十八……”

方白听得迷惑，过了片刻，却听杨仞又咕哝道：“八百五十四……不对，方才多数了一步……”仔细又聆辨了一阵，听出杨仞是在数自己的步数，也不知他在梦中正走在哪里。

等到杨仞被马蹄声惊醒时，已是两个时辰过去；杨仞翻身跃起，但闻远处山野震动，人啸马嘶之声宛如天地间的一股洪流席卷而来，不禁心中讶异，道：“方老兄，‘天风峡’竟来了这么多刀客？”

方白颔首道：“听来似有两百余人。”

须臾，只听远处有人发出一声劲吼：“刀旗长立——”嗓音苍烈悲昂，高高蹿入夜空。

“——万仞天风！”无数人纵声呼应，狂啸声恍若从天坠落，压低了巍峨群山，在荒野之间滚荡不绝。

杨仞与方白走到高处眺望，但见火焰点点闪动，两三百人手擎火把、纵马如飞，宛如一条火色长龙不断碾过沿途野草，顷刻间飘掠而近。

“这便是天风峡刀客么？”杨仞忽道。

方白叹道：“不错。”

杨仞皱眉道：“他们手拿火把，高声狂叫，这般明晃晃惹人耳目，不怕引来停云书院的人吗？”

方白道：“照此看来，他们多半已知春雪镇上的变故，只怕正盼着停云书院找来决战。”说着眉宇间忧色更重，又道：“杨兄弟，你以为该如何是好？”

“要我说么，”杨仞哼了一声，道，“咱们快些离去，可别让他们连累了。”

方白闻言莞尔，摇头道：“燕寄羽不会来找他们，我只怕他们执意要找燕寄羽。”

说话中，那群刀客已渐次驰到两人近旁，为首的两个刀客当即下马，上前与方白见礼，正是“天风峡”的两位副掌门楚风萧与赵风奇。

杨仞环顾周围，但见众刀客都是一身青黑色劲装，头系一条长长的飘带，背负长刀，渐次勒马跃下，神情剽悍，虽一个个默然站着，却似随时要拔刀斩出一般。

却听楚风萧道：“镇上的事，我等都已听说了，燕寄羽这厮，此番真豁得出去。”

方白叹道：“楚兄也不必太过愤急，还须从长计议。”杨仞打量楚风萧，但见他四五十岁年纪，容貌颇为俊雅，虽然满面风霜，却也难掩眉目间的温和之气，不由得心想：“此人若换身衣装，倒更像是停云书院的饱学书生。”

楚风萧“嘿”的一声，未及答话，却听旁边的赵风奇道：“没什么好计议的，燕寄羽本事再大，也杀不尽天下的刀客，干他娘的便是。”

楚风萧道：“滚你奶奶的赵老四，你在方兄面前，焉得如此粗俗？”

杨仞闻言心下暗笑：“你楚老兄自己说话也未见得高雅。”随即看向赵风奇，但见他三十出头，浑身肌肉几欲崩裂衣衫，脸上、脖颈上遍布刀疤剑痕，目光转动如刀，瞧来极是精悍。

方白沉吟片刻，问道：“楚兄、赵兄，你们可曾去到春雪镇？不知是如何得知了镇上变乱？”

赵风奇道：“听说那镇上已空了，我们还去它个鸟？”

楚风萧道：“我们在前去春雪镇的路上撞见了‘飞光门’的岑东流，还有原玄真教弟子方轻游，当时他两人正与一个停云书院的年轻书生打斗，方兄弟早已身受重伤，全靠岑兄一人苦苦支撑，我们救下了他俩，这才听说了燕寄羽的诸般阴谋举动。”

方白奇道：“岑兄是江湖中有数的大刀客，难道还敌不过停云书院的一名年轻弟子？”

楚风萧叹道：“岑兄如今却已……唉，方兄见过岑兄便明白了。”当即转头看向人群，朗声道：“将那三人都带过来！”

第一章 纸上清河（十三）

众刀客闻言渐次向左右分开，却有三人牵着三匹马穿过人群，缓步来到近旁；每匹马上都趴着一人，却是被绳索缚在了马背上。只听楚风萧道：“岑兄与方兄弟受伤不轻，不久前已昏迷过去；另外一人，就是那个与岑兄相斗的停云弟子，我也擒了回来。”

方白从前未见过岑东流，看到那三人中有个中年汉子，料想是他，但见他右臂齐肘而断，不由得恍然一叹。

楚风萧亦叹道：“听岑兄所言，他的手臂是在青石镇上被简青兮斩断的，可惜他一身厉害修为，就此废掉大半。昨日吕东游也死在了镇上，不知飞光门后继资质如何，只盼那‘壶中日月’的神妙刀术莫要就此失传。”

杨仞打量岑东流，但见是个胡子拉碴的潦倒汉子，又看向方轻游，却要年轻英俊得多了；转念一想，这两人重伤昏厥，多半已受不得快马颠簸，这些“天风峡”刀客却还将他俩捆在马背上一路疾驰，行事可当真有些粗莽。

再看那停云弟子，不禁微惊：那人年约二十，双目紧闭、鼻青脸肿，赫然却是与自己交过手的刘万山。

却听方白道：“据我所知，贵派铁掌门虽然暂时受制，却无性命之忧；而燕寄羽已派出一位‘青锋令使’前往贵门派，要将整个天风峡都接管下来，眼下情势紧急，两位身为副掌门，莫如率众速返门派收镇局面，与那青锋令使会商，且看燕寄羽究竟意欲何为。”

楚风萧道：“不知燕寄羽派去的是哪位青锋令使？”

方白道：“我也不知。不过燕寄羽自知贵派皆是绝难收服的血性豪杰，多半派去的是最得力的一名。”

楚风萧沉吟道：“最得力的么，嘿嘿，自然是他的老相好，峨嵋‘织星剑’掌门戚晚词了。”

方白道："无论如何，诸位还是及早归返门派为妥。"

赵风奇冷哼道："我们此番西来，只带了两百多刀客，在凉州还有贺老三坐镇，手底下几百刀客，燕寄羽便将十个令使都派过去，也不过是十堆鸟屎，顶个鸟用？"

方白知道赵风奇口中的"贺老三"便是天风峡三大副掌门之一的贺风尬，行事素来沉稳多谋；眼下稍觉放心，随即整衣敛容，郑重拱手道："既是如此，诸位也不必急于和停云书院拼杀，方某有一要事，还须托付诸位。"

楚风萧略一拱手，道："方兄有何事吩咐，但讲无妨。"

方白指了指身边的杨仞，道："我想恳请诸位，将这位杨仞杨兄弟护送到东海玄真教总坛。"

杨仞闻言一凛，暗想："他娘的，怎么忽然牵扯到老子了。"却见楚风萧的目光在自己身上转了转，又对方白道："这却是为何？"

方白道："此事牵连深远，片刻间难以说明，但确然极为紧要，诸位若为武林计，务请玉成此事。"

楚风萧转头与赵风奇对视一眼，道："方兄既然开口，我们自然答应。"

方白心中微松，未及道谢，便听赵风奇接口道："答应归答应，但我们该找燕寄羽的也还是去找，这叫作两不耽误。"

方白苦笑道："这……"说着看向楚风萧。

楚风萧道："即便如方兄所言，铁老大没有性命之忧，但既然受制，难免要受燕寄羽的鸟气，我等如何能坐视不理？"

方白一时叹息不语。赵风奇冷笑道："若不能拔了燕寄羽的鸟毛，将铁老大救回，我等还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

众刀客闻言纷纷叫道："救回铁老大！拔了燕寄羽的鸟毛！"

忽听杨仞大声道：“不错，铁老大那是非救不可，一定要救的。”

众刀客一怔，一时间都望向杨仞，却见他拱手道：“多谢诸位好意，在下杨仞，自去东海送信便可，不必劳动诸位豪杰。”

此时杨仞已瞧出这些天风峡刀客做事莽直，且都是悍不畏死的脾性，即便短时听了方白的劝言，早晚也会惹来停云书院的高手；若与他们搭伙，恐怕非但护送不了自己，却还要将自己也害死，故而便趁机推辞谢绝。

却听方白轻叹道，“杨兄弟，若非我另有要事，便与你同去东海了。此番路远，若无高手护持，恐怕颇为凶险。”

杨仞摇头道：“我独自一人，大可专走偏僻小路，料想天地广阔，燕寄羽绝难找到我；若是一众人乱哄哄地东行，委实太过扎眼，反而会引来停云书院的围捕。”

方白微微点头，道：“即便如此，你也不应这般孤身赴险。”他出言托请天风峡刀客护送杨仞，一则是担忧杨仞路上危险，二则也是不想让众刀客过早与停云书院死斗，徒增伤亡；此刻听杨仞所虑颇有道理，一时间踌躇不决。

楚风萧察言观色，忽道：“确如这位杨兄弟说的，人多扎眼，那我便留下几名刀客，随杨兄弟同行，如此既有人护送，赶起路来也不会引人注目。”

赵风奇道：“不妨多留几人，扮作一队客商，将岑兄与方轻游兄弟也一并送回中原。”

楚风萧闻言笑道：“赵老四，你倒是聪明了一回。”说完不待方白开口，便瞟向马背上的停云弟子刘万山，忽道：“将这小子弄醒。”

一名天风峡刀客当即上前，将刘万山揪落地上，狠狠在他脸上踢了两脚。刘万山呻吟一声，缓缓睁眼，环顾周围刀客林立，不由得骇然失色。

楚风萧冷笑道：“怎么，这就怕了？”

刘万山面色涨红，与楚风萧对视，朗声道：“停云弟子从来不知‘怕’字怎么写，你们要杀便杀，不必啰嗦！”

杨仞插口笑道：“你是书院的书生，怎么连个‘怕’字也不会写，难道停云书院竟这般误人子弟么？”

众刀客顿时哄笑起来，赵风奇道：“哈哈哈，杨兄弟，你他娘的言之有理，我老赵便想不出这话来回嘴。”

杨仞微微一笑，心说：“你他娘的也言之有理。”

刘万山这才瞧见杨仞也在此地，一时间愤恨如狂，怒目瞪去。他先前被杨仞打断了鸿翼笔，事后郭正责备他言行粗鲁，让他静思反省，他心中不服，亟待将功补过，便悄然离开同门，一个人去追踪方轻游的下落，却在眼看就要擒获方轻游之际被天风峡刀客打晕过去，归根究底，只觉一切全都是为杨仞所害。

却听楚风萧淡淡道：“小书生，我将你擒来，可不是为了杀你。”

刘万山闻言顿凛，料是这帮刀客要用什么歹毒法子整治自己，静默片刻后道：“你们有多少折磨人的手段，尽管都使出来吧，今日我落在你们手中，也算是求仁得仁。”说到后来，语声却隐约有些发颤。

楚风萧哈哈大笑，忽然间脸色一肃，转头喝道：“取‘刀旗’来。”

方白神情微变，道：“刀旗一立，便是不死不休之局，楚兄慎思。”

楚风萧却不看方白，昂头道：“我天风峡刀客自有立身处事之道，方兄不必再劝。”

说话中，一名刀客取来“刀旗”，杨仞定睛瞧去，却见那刀旗是一截无鞘的刀刃，长约三尺，却并不是什么旗帜。

赵风奇接过那刀旗，甩手掷入地上，看向刘万山道：“小子，你将这刀旗拔出，带回去给燕寄羽。”

刘万山见那刀旗半截插进泥土，半截立在月色中凛凛泛光，不由得心中微寒，上前将刀刃拔在手里。

荒野间倏然寂静，随即便是一阵呛啷啷金铁之声。夜风猎猎，众刀客举刀肃立，面容与长刀在火把映照下忽明忽暗。

楚风萧道：“你把我的话传与燕寄羽，嗯，就说……‘你将我们铁老大擒住，我等便去救他回来；你若将铁老大杀了，我等便杀你为他报仇，天风峡七百刀客，以刀以血，必证此旗。’”

第一章 纸上清河（十四）

刘万山看了看楚风萧，又看看手中的刀旗，一时默不作声。

赵风奇喝道："还发什么愣，滚你的吧！"

刘万山身躯一震，眼神闪动，瞥了一眼杨仞与晕迷中的方轻游，扭头便走；众刀客给他让开一条通路，有个刀客见他走得慢，忽而抬脚踹在他屁股上，骂道："你没学过轻功吗，给老子走快些！"

刘万山一个趔趄，稳住身形，一时间浑身轻轻发抖，似随时要转回身来与这帮刀客拼个死活；杨仞看在眼里，心想："刘师侄若在这会儿发起脾气来，恐怕性命难保。"正想说句什么，但见刘万山冷笑一声，却未回头，一路疾奔而去。

待得刘万山奔远，却听楚风萧道："谷顺、杨夏，你两个跟上去，瞧瞧停云书院的人马正在何处。"

人群中随即跃出两个刀客，领命离去。

楚风萧转头对赵风奇道："方兄所托非同小可，赵老四，你就亲自带同十个兄弟，护送杨兄弟等人返回中原。"

赵风奇一愣，摇头笑道："老楚，你瞧我这满脸伤疤的模样，如何能扮作客商？还是你留下来，我带着兄弟们找燕寄羽去。"

楚风萧笑骂道："滚你奶奶的，西域客商我见得多了，有几个模样干净的？再说你们专走小路，想遇到肯来盘问你这副长相的对头，怕也不大容易。"

说完见赵风奇还待反驳，便走近几步，压低声音道："如今门派中只有铁老大与你修成了'天风萦回'，倘若本门绝技就此失传，咱们如何对得住铁老大与天风峡历代先辈？"

赵风奇脸色微变，欲言又止，片刻后轻轻点头。

杨仞心中一动："看来他们也知此去多半有去无回，未必救得了铁风叶。"

方白默然旁听，知道天风峡有"烈风"、"寒旗"两路刀术，每路各有一式绝技，寒旗刀法的绝技是"风中藏刀"，顾名思义能在风里留蓄刀劲，极为神妙；而烈风刀法的绝技则名为"天风萦回"，听闻是数十年无人参透，不曾想竟已有两人练成。转念又想："从前未听铁风叶提起自己已修成此式，铁兄多半是想用在春山一战作为克制燕寄羽的奇技，只可惜未及出手便中了惊鸿影的阵法，委实可叹。"

却见楚风萧点出了十名刀客，道："你们十个随赵副掌门留在此间，其余人都去睡觉，一个时辰后跟我去将铁老大救回来。"

众刀客轰然应诺，各自就地歇息。

方白道："楚兄，你们要如何找到停云书院一行人的所在？"

楚风萧道："谷顺和杨夏跟着那个小书生，会在沿途留下暗记，我等循着记号找去便是。"

"原来如此，"方白轻叹一声，又道，"你们连日奔波，只睡一个时辰便要走么？"

楚风萧道："晚去一刻，铁老大便要多受一刻的鸟气。"拱了拱手，又道："方兄，我也去歇一会儿，你请自便吧，下回若能再见，我再好好请你喝酒。"

方白静默片刻，拱手道："楚兄，我与你们同去见一见燕寄羽。"

楚风萧一怔，随即喜道："有方兄同去，自是再好不过。方兄如此重义，我也不推辞了，天风峡铭感深恩。"

言毕肃然长揖，径自转身歇息去了。

方白看向杨仞，道："杨兄弟，稍后我与楚兄先行离去，你好生保重，赵兄刀术高绝，有他护送你东去，一路上定然安稳。"

杨仞闻言点头，他已另有计较，却不欲此刻说出，想到与方白相识不久便要匆匆分开，心中不禁怅然，拱手道：“方老兄，你也保重。”

半个多时辰过去，周遭鼾声渐稀，众刀客大多都已睡醒；楚风萧却兀自躺着，直到睡足一个时辰才一跃而起，恍若在梦中掐算好了时间似的，四下环顾一眼，喝道：“还有没睡醒的兄弟吗？”

一名刀客笑着回道：“便只等你老人家啦。”

楚风萧哈哈一笑，道：“好，那就都上马吧！”说完与赵风奇对视一眼，两人各自点了点头，谁也没再多言。

月色中尘土飞扬，众刀客纷纷上马，随着楚风萧与方白飒沓而去。

等到远处的马嘶声渐渐消隐，杨仞走到赵风奇跟前，拱手道：“赵老兄……”

未及说什么，忽听一人叫嚷道：“老楚，老赵，你们怎么把老子捆在马背上了？”转头望去，却是岑东流醒了过来。

赵风奇笑道：“老子是怕你从马上摔下来，把你这醉鬼摔死。”当即命两个刀客将岑东流与方轻游从马背上解下来。

岑东流一屁股坐在野草上，取下腰间的酒葫芦闷声喝酒；方轻游被刀客搭下，倚靠在一块大石上，身躯震动，却也从晕迷中醒来，只是仍难以动弹。

赵风奇对两人讲明了情形，方轻游道：“多谢贵派高义。”

赵风奇道：“方兄弟何必客气，你能下决心退出玄真教，与燕、李二人势不两立，那可当真难得，我老赵很佩服你，交定了你这个朋友。”

方轻游一怔，他虽退出玄真教，却也并非是要与从前的师门势不两立，一时难以解释清楚，便只道：“在下对赵前辈也很是佩服。”

赵风奇闻言皱眉，摇头道：“方兄弟，你二十来岁，我三十好几，哈哈，也没比你大许多岁，你叫我赵老哥便是，可别称什么‘赵前辈’。”

方轻游道：“不敢当，赵前辈，我有一事想请问你。”口中却仍称他为“赵前辈”。

赵风奇道：“什么事？”

方轻游道：“此事我本想当面请教楚前辈，却不料醒过来时楚前辈已然离去，便想冒昧问问赵前辈：不知楚前辈家中可还有别的亲人？”

赵风奇一愣，摇头道：“我认识老楚二十来年，他一直是光棍儿一个，没老婆孩子，也没旁的亲戚。——方兄弟，你问这个做什么？”

方轻游道：“我初见楚前辈，便觉他的容貌神似我的一位……一位好朋友，这才有此一问，如此说来，应是我没瞧准。”

第一章 纸上清河（十五）

赵风奇不以为意，随口道："多半是你没瞧准。"瞥见岑东流正自仰脖不停灌酒，不禁笑骂道："岑兄，你内伤不轻，还这般喝法，不要命了吗？"

岑东流笑道："老赵，这一趟辛苦你了。"说着将酒葫芦一抛，又道："喝光了，你们可带得有酒？"

赵风奇哈哈大笑，道："我天风峡刀客别的没有，最不缺的便是胆气与酒。"当即取来两只皮囊，丢给岑东流道："够你喝的了。"

岑东流嘿嘿一笑，牢牢抱着酒囊，如抱至宝，却倒不急着再喝了。

赵风奇转头对杨仞道："杨兄弟，你方才想说什么？"

"赵老兄，"杨仞拱手道，"我仍打算独自东行，这便告辞了。"

先前他在听赵风奇说要将自己与岑、方二人一同护送时，心里便已打定了主意："停云书院想捉的人无非就是方轻游和我，赵风奇要将我俩凑在一起，那不是正方便了停云弟子吗？等到刘万山回去，燕寄羽便知我俩都与天风峡刀客在一起，还是及早远离这些刀客为妥……嗯，想来停云书院定然以擒拿方轻游为主，也不会派出许多人专来捉我。"

他不想和方白争辩，故而等到方白离去了才说出来，却听赵风奇道："这又是为何？杨兄弟信不过我等？"

岑东流亦道："方才我听老赵讲述，护送杨兄弟却是方白的托付，那定是有极要紧的事，杨兄弟，你年纪轻轻，江湖经验终究浅薄，还是随我们一道走吧。"

杨仞摇头道："多谢诸位的好意，我还是想自行赶路。"

赵风奇歪头打量了杨仞片刻，笑道："杨兄弟，既然你不想让我们护送，我等也不好勉强，只是你可想清楚了，这是你自己执意如此，可不是我们辜负了方白的托付。"

杨仞道："那是自然。多谢赵老兄。"说完整理好行囊，与众人告别，径自打马离去。

一路向东，行到翌日午后，杨仞下马歇息，刚吃了几口干粮，忽然瞥见远处草坡上有两个人骑马伫望，看衣着似是天风峡刀客，心下顿时恍然："赵风奇嘴上说不护送，其实一直暗中跟着我。"

随即也不急于动身，眼看着那两人勒转马头而去；又等了一炷香，果然见到赵风奇、岑东流等人策马而至，一行十余人之间却多了一驾简陋的马车。

赵风奇翻身下马，笑呵呵拱手道："杨兄弟，可有什么要帮忙的吗？"

杨仞道："不必了。"不待赵风奇开口，便问道："方兄是在马车里么？"

赵风奇点头道："方兄弟中了燕寄羽的'惊鸿影'，却未能全解，有时能动，有时发作起来便动弹不得。"

杨仞道："嗯，这倒有些奇怪了。"

赵风奇道："毒性一时解不干净，那也没什么奇怪的，杨兄弟，你当真不肯让我们护送你？"

杨仞想了想，却转口道："赵老兄，若让你退出天风峡，加入别的帮派，料想你是绝不肯的，是么？"

赵风奇一愣，道："自然不肯。"

杨仞道："那好，我再问岑兄，不知岑兄可愿意另入别派？"

岑东流却似被触动心事，默然良久才道："我师弟被弓魔所杀，'飞光门'没了门主，恐被旁人趁虚而入，我须得赶回青州整顿门派，倘若飞光门安稳无事，我便从此退出江湖，不再理会什么帮派争斗了。"

赵风奇皱眉道："岑兄，你不去寻弓魔与简青兮复仇吗？"

岑东流苦笑道："简青兮中了温歧的'钦原'之毒，命不久矣；弓魔杀人如麻，如今落在了燕寄羽手中，多半也难逃一死，倒也不用我再费心，不然……不然凭我现下的残废之身，难道还能报得了仇吗？"

赵风奇闻言默然。

杨仞道："既是如此，我再去问问方兄。"言毕走到马车边，探头进去，却见方轻游正自闭目沉睡，正要离去，方轻游缓缓睁眼，见是杨仞，轻轻一笑，道："杨兄弟，咱们又见面了。"

杨仞道："嗯，昨夜未及请教方兄，不知停云书院为何要擒你？"

方轻游道："如今武林中，除了刀宗，还有几人修成了'意劲'，燕寄羽却想都控在手里。"

杨仞一凛，恍然道："原来方兄也会'意劲'。"顿了顿，又道："听说意劲厉害得很，怎么方兄身上的惊鸿影之毒却迟迟不能尽解？"

方轻游道："意劲解不了惊鸿影，玄真教内功也解不了，前日里我身上的毒性忽而自解，昨日又忽然复发，究竟是何原因，我至今也想不清楚。"

杨仞道："原来如此。是了，方兄已经退出玄真教，不知可愿进别的帮派待上一阵？"

方轻游微笑道："我既已退教，便没打算再加别的帮派，只求自在无拘，便心满意足。杨兄弟不愿与我们同行，多半也是为此吧。"

杨仞眼看方轻游虽与自己初识，却毫不疑心自己，不论自己问的什么，都答得直接磊落，心中不禁有些佩服他的坦荡，便也照实道："方兄是洒脱之人，我也有什么说什么，我不愿与你们同行，只是不想被你们连累，却不是要求什么'自在无拘'。"

方轻游淡然一笑："杨兄弟也是洒脱之人。"

杨仞摇头道："我不是。"随即走回赵风奇身边，道："赵老兄，实不相瞒，在下是'乘锋帮'现任的帮主，眼下正要招收帮众、重振帮派，若

你们之中有人肯入我乘锋帮，我自不能舍下帮众而去，便能与你们同行；但方才赵老兄也听见了，你们可都加不了我的帮派，那我也只能独自赶路了。”

赵风奇愕然失笑：“乘锋帮，那是什么帮派？”转回头对十名刀客道：“你们听过乘锋帮吗？”

众刀客纷纷摇头，有个刀客道：“闻所未闻，原来武林中还有个‘乘风帮’吗，不知有没有‘破浪帮’？”还有个刀客笑道：“我看多半是这位杨兄弟早晨拉屎的时候新想出来的。”

杨仞拱手道：“我乘锋帮是锋芒之‘锋’，不是风雨之‘风’，你们没听说过，也不足为怪。”

言毕捡起行囊，告辞上马而去。

又行了七八日，路过一处小小的集镇，杨仞采买了干粮，不知镇上是否正有停云弟子歇脚，便不停留，继续向东行出数十里，来到偏僻处睡觉。

睡到黄昏醒来，杨仞练起当日的一百遍“乘锋刀法”，尚未练完，便又见到了赵风奇一行，只是这回他们已换做客商装扮。

“他娘的，原来他们还跟着老子。”杨仞暗骂一声，皱眉收刀，等着他们走近。

赵风奇也不下马，斜眼看着杨仞，笑道：“这可巧了，杨兄弟，有什么要我们帮忙的吗？”

杨仞道：“不必了。”

赵风奇点点头，没说什么；他身后却有个刀客骂道：“你小子不识好歹，他奶奶的给脸不要脸！”

杨仞也不着恼，只对赵风奇拱手道：“赵老兄，停云书院在找我，也在找你们，我既不用你们帮忙，也帮不了你们，这叫作两不相欠。”

那刀客又骂起来，赵风奇摆了摆手，笑嘻嘻道："骂什么骂，杨兄弟言之有理，是我们打扰杨兄弟练刀了。"

目视杨仞，又拱手笑道："杨兄弟，你请自便。"

第一章 纸上清河（十六）

杨仞闻言点了点头，走去一旁，继续练起刀来。

众刀客见他一招一式练得极是认真，不禁面面相觑，却听赵风奇拊掌笑赞道：“杨兄弟当着咱们的面练刀，毫不避忌，足见信得过咱们。”

杨仞径自练满了一百遍刀法，收刀上马便要离去，忽而瞥见方轻游站在众人之间，却不见岑东流，便拱手道：“方兄，你的‘惊鸿影’已经解了吗，怎么这回换作岑兄坐马车了？”

方轻游拱手还礼：“多谢杨兄弟挂怀，我的毒仍没能尽解，只是这会儿暂未发作罢了。”

杨仞欲言又止，他心中好奇，本想请方轻游趁着眼下能动，将“意劲”施展出来瞧瞧，转念一想：“无论‘意劲’是真是假，是什么模样，与我也没关系，不看也罢。”

却听赵风奇道：“岑兄喝醉了，正在马车里醒酒，杨兄弟可要见一见他？”

杨仞道：“那也不必，告辞了。”说完便催马离去。

此后杨仞夜里赶路，白天寻隐蔽处睡觉，匆匆月余过去，每日除去吃喝便是练刀，虽然艰苦疲累，倒也安然无事，一路上没再遇见赵风奇等人，料想他们已自行回中原去了。

这一日行到一条不知名的河边，将皮囊灌满了水，正自放马吃草，忽然隐约听见一阵密集的马蹄声，宛如数百面急鼓正从远处擂响；不禁暗骂：“他娘的，这里荒僻得很，怎会有这么多人突然经过，难道老子白白赶了这么远的路，终究还是被停云弟子找来了？”

寻思片刻，提刀爬上一处土坡，小心翼翼地露头眺望，顿时一凛：西边遥遥可见千余人马，正浩浩荡荡地聚在河边，人人身着青衣，马匹却几乎都是白马。

杨仞眼看他们不是停云书生的打扮，暗自松了口气，心想："也不知这群人从哪里找来这么多白马，这可不大容易。"

正自张望那些白马，忽见那群人马中分出二十余骑，向东飞驰而来，离自己越来越近。

杨仞猜测他们多半是要在此地停驻过夜，这才派人探查周遭情形，便也不怎么惊惶，转身走下土坡，静静等那二十余人驰近。

为首一人纵马登上土坡，扫量了杨仞一眼，喝道："武三、曲六随我留下，其余人到前面散开！"

余人齐声应道："是！"便有两人勒马，另外十八骑则马不停蹄，疾驰出数十丈后，六骑向南，六骑往北，当中六骑继续东去，顷刻间便奔得看不见了。

那武三和曲六翻身下马，走向首领，脸上都笑嘻嘻的；一人道："这探路的活儿最是乏闷，多谢齐堂主照顾，将我和武三留在身边。"

那武三接口道："不错，齐堂主体恤咱俩，咱俩往后更须加倍用心伺候齐堂主才是。"

那齐堂主笑道："你两个平素最听我的话，我自然也不会亏待了你们。"说完转身朝着杨仞走去，又道："这小子很有些可疑，你俩跟我来问问他。"嗓门甚大，似浑不将近旁的杨仞放在眼里。

杨仞眼见这三人腰佩双刀，都是三十来岁，一时摸不清虚实，暗忖："这齐堂主自己偷懒不去探路，带着两个亲信来盘问我，多半也只是混事，我随口便能糊弄过去。"

那曲六瞟了一眼杨仞的长刀，上前拱手道："阁下想来也是武林中人，不知姓甚名谁，为何孤身在此？"

杨仞道："在下杨仞，只不过是——"

话未说完，那齐堂主脸色骤变，道："原来你小子就是杨仞，可算找着你啦……"

方才杨仞见齐堂主神情紧绷，便知不妙，一时间心念电转：“这三人与那千余人马隔着土坡，互望不见；另有十八人分散探路去了，也不知何时回来……”等听齐堂主说到“找着你”时，计较已定，刀不出鞘便急抖而出——

劲风霍霍，刀鞘恍如一分为二，同时敲在武三与曲六的额头上，两人未及拔刀便晕厥摔倒。

——这一式是“乘锋十九式”里的“散锋”，修为越深出刀越快，刀光也散得越开，最多可同时斩中九人，此刻杨仞猝然使出，一举击倒了两人，随即拔刀在手，冷冷盯着齐堂主。

齐堂主踉跄倒退，抽出腰间双刀，瞥见武三与曲六额角流血、倒地不起，颤声道：“你……你竟将他俩杀了……”

杨仞一怔，心想：“这人怎么连是晕是死都分不出来。”又见他身材肥胖、脚下虚浮，不似什么武功高手，当即疾掠过去舞了个刀花，那齐堂主慌忙挥刀格挡，双腕一痛，却已被杨仞左手点中了脉门。

杨仞出指不停，一口气又点了他胸腹间数处穴道，心下暗笑：“我方才那一记虚招已虚得不能再虚了，此人竟也看不破，他如此脓包还能当上堂主，多半靠的不是真本事。”伸手掐住他的咽喉，低声道：“你是想死还是想活？”

那人喉咙被扼，却说不出话来，双手拼命去掰杨仞的手腕。

杨仞道：“你若想死，等我松手后便高声呼救，这里离你们的大部人马可不算近，你呼救他们未必能听见，我跟着一刀结果了你；你若想活，我松手后你就老老实实地小声说话，我问什么，你便答什么。”

说完便松开了左手。

齐堂主手抚咽喉，大口喘息了一阵，一时默不作声。

杨仞笑道：“看来你是想活了？”

齐堂主面色涨红，极细微地点了点头。

杨仞道："这就对了，我问你，你那些去探路的手下，多久回来？"

齐堂主低声答道："秦盟主行路谨慎，命我们将方圆数十里都探过，总须许久才能才回来。"

"禽盟主？"杨仞哼了一声，道，"这是哪门子的鸟盟主？"

齐堂主赔笑道："自是我们'青箫白马盟'的秦楚秦盟主。"

杨仞闻言恍然，回想从前听师父讲过的武林掌故，皱眉道："青箫白马盟的盟主是姓秦吗？我怎么记得不是……刚才这俩死人叫你堂主，又是怎么回事？"

齐堂主道："我们秦盟主新继任盟主之位不久。"接着细说了几句，原来青箫白马盟人多势众，共有"青、峦、飞、箫、白、马、横、戈"八堂弟子，这齐堂主名为齐桐，却是半月前才被秦楚提拔为"白"字堂的堂主。

杨仞笑道："秦盟主对你很是器重呀。"

齐桐道："不错，我这双刀的刀术，便是秦盟主他老人家亲传的。"语气中颇有些得意。

杨仞心想："看来这秦楚武功也不怎么样。"淡淡一笑，又问道："齐堂主，你老人家为何要找我？"

齐桐道："不是我要找你，是秦盟主和秋姑娘要找你，我们不过是奉命行事，与阁下无冤无仇，阁下可得手下留情……"

杨仞心中咯噔一下，道："你说的秋姑娘，莫非是秋剪水吗？"

"正是，正是。"齐桐连连点头，又解释道，"我们秦盟主在路上与秋姑娘偶遇，从此便对秋姑娘颇为……咳咳，颇为倾慕，听闻她要找一个名叫杨仞的人，便命我们一同帮忙寻找。"

杨仞道："那秋姑娘为何要找我？"

齐桐摇头道："我也不知，似乎秋姑娘只说了要找，却没说为何要

找……”顿了顿，神情一瞬古怪，又道：“实不相瞒，我们秦盟主对秋姑娘很是殷勤，但秋姑娘对秦盟主却冷冷淡淡，只一心要找到杨仞，故而我们私下猜测，多半这杨仞是秋姑娘的情郎……”

杨仞闻言惊疑暗忖：“难道这秋剪水心眼儿这般小，非要弄死老子不可？当日我想偷她的白马，既没偷成，还受了她一掌，算来也不欠她的，她却还找我作甚？”

一时想不明白，不欲耽搁太久，便对齐桐道：“齐堂主，我告诉你吧，你这两个手下其实没死，只是晕过去了。”

齐桐一愣，随即满脸喜色，颤声道：“没死？那可真好！”

杨仞见他神情激动、语气真挚，绝不似作伪，心想：“这人虽没本事，倒也不算太恶。”便道：“瞧你还有些良心，我就教你一着：你们秦盟主命你找我，你找到了，却没能抓我回去，还被我跑了，你说秦盟主会不会责罚于你？”

齐桐道：“那自然是会、会责罚的。”

杨仞道：“但是你若不说，秦盟主又怎会知道你找到了我？稍后等你醒来，怎么吩咐你这两个手下，怎么回报你们秦盟主，你且自己掂量吧。”

齐桐点头思索起来，忽而茫然道：“你说等我醒来？我现下便醒着呀。”

杨仞微笑道：“言之有理。”随即出掌切在齐桐颈侧，将他击晕过去。

随后，杨仞匆匆上马离去，他从春山赶赴中原，本该先向东北而行，过了玉门关再转向东南，此刻拿不准齐桐究竟会如何回报，便先顺着河水往东南方向疾驰出去，倒没再遇见先前往南探路的青箫白马盟弟子。

那河流似绵延无尽，杨仞连行数日，却仍行在河畔，便找了一处高

峻的山坡，登上去极目远眺，但见山野起伏，渐远渐平，天地铺陈如纸，长河宛如纸上一笔，从西边遥遥勾勒而来，清粼粼闪着光从近旁经过，又向东远去；一时间神魂震颤，心想："在我的乘锋刀法之中，'天锋'一式是最具气势的，却也比不上这天地间一笔清河的气魄……嗯，方白曾说竹筒里的书信上写了一条神异的河水，可是再怎么神异，定然也远远不及我眼前的这番气象。"

观望良久，只觉其中颇有真意可融入刀术，便潜心推想起来；猛然间一凛："莫非我是先听了方白那番话，此刻才觉得这河水像是笔画？"

转念又想："岂止这河水如此，我从春山一路行来，岂非也是一道长长的笔画？"想了一阵，却有些分不清了：这一路究竟是自己要走的，还是冥冥中自有天公执笔？

越想心绪越乱，孤零零立于山坡，竟生出惶然无寄之感，直到低头看见手中的"清河刀"，心中顿时一定，冲着四下里的空茫天地骂道："去你娘的。"快步下了山坡，此后便折向北去。

（第一章 完）

第二章 万仞天风（一）

数日过去，杨仞除去每日百遍练刀，便是反复思忖那新领悟到的“天地如纸，一笔长河”的刀意，有时豁然开朗，更多时候却迷茫难解，只觉要将这刀意合入“乘锋十九式”的招式中，尚有许多难处。

这一日清晨，他赶了一夜的路，躺在旷野间又琢磨起如何增益乘锋刀法，半睡半醒之间，忽而动念：“方白修为高绝，说起话来也是神神道道的，自是极懂刀意剑意一类的玄虚玩意儿，不知能否有机会再遇见他，便可请教一番。”

他自与许念分别、离了春雪镇后，所遇之人不多，其中也只与方白相谈较熟，算得上投缘，一路上跋山涉水地独行，心中难免积了些孤闷，此刻便想起方白来。只是此念刚生，便不自觉地皱起了眉头，心里颇有些不舒服，似乎不应当有此想法似的，哼了一声，转念又想：

“他娘的，老子自己迟早也能想通，又何必去求别人指点？”

想到这里，精神一振，也不犯困了，仰望天上朝霞，随手伸指比划着刀式；忽听一人拊掌笑道：“杨兄弟，了不起呀。”

杨仞翻身跃起，却见是客商打扮的赵风奇站在自己面前，不禁一凛：“这人何时走近的，我竟没听到他的脚步声。”随即笑道：“赵老兄，我哪里了不起了？”

赵风奇道：“我方才远远地瞧见你手上比来划去，不是在练字便是在作画，杨兄弟，想不到你他娘的竟是文武全才，嘿嘿，那还不了不起吗。”

杨仞分不清赵风奇是语出真诚还是意存讽刺，便只淡淡道：“赵老兄，你手下那十个刀客呢，还有岑兄、方兄，都到哪里去了？”

赵风奇道：“此地离青石镇不到两百里，我便让众兄弟护送岑兄与方兄弟先行赶往镇上了，我老赵自己便在四处闲逛，嘿嘿，竟又和杨兄弟巧遇了。”

杨仞闻言一时不语，他这一路上专取偏僻处而行，着实绕了不少远路，此地离通向玉门关的大道正路更是远得很，赵风奇能找到此处，绝非巧遇，定然是过去近两月里一直暗中跟着自己，想到这里，心中也不禁感动，拱手道："赵老兄，我自会稳妥行路，你实在不必如此。"

赵风奇恍若不解，只笑问道："杨兄弟，这回可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

先前两人在途中两度相遇，赵风奇都是这般问话，此刻杨仞听了，不禁微微一笑，却仍道："不必了。"

赵风奇道："那么杨兄弟可要与我同去青石镇上歇歇？"

杨仞犹豫片刻，想到自己也须去镇上采补干粮，便道："如此也好，只是我到镇上吃顿饭便走，可不能久歇。"说完又想到自己这一路上露宿野外，行止不定，渴了只喝河水，饿了便以干粮或野果充饥，赵风奇等人跟了自己俩月，倒也不大容易。

却听赵风奇笑道："好得很，等到了镇上，自当痛快吃喝一顿。"

两人就此上路，晌午时经过了一大片被乱马踩踏过的野地，地上残余不少篝火，杨仞道："料想是'青箫白马盟'弟子所留。"

赵风奇沉吟道："原来他们已走在了咱们前边，嘿嘿，青箫白马盟群龙无首，偌大一个帮派，却已失了骨气。"

"群龙无首？"杨仞诧异道，"他们不是新换了一个秦盟主吗？"

赵风奇啐道："便是这不成器的秦盟主，禽兽不如、背父求荣，连累得青箫白马盟也不像话了。"

杨仞点了点头，念及"群龙无首"四字，便问道："是了，不知楚老兄他们是否已将贵派的铁老大救出来了？"

赵风奇面色一沉，冷哼一声，却不答话。

杨仞道："赵老兄，莫非过去两月你与楚老兄一直未曾联络吗？"

赵风奇脸色愈发难看，静默片刻才道：“途中倒也收到过一回老楚的传书，老楚说他们与停云弟子数次交手，互有损伤，暂还没能救回铁老大。”

杨仞道：“有方白这等高手同去，难道还敌不过燕寄羽吗？”

“哼，你懂什么，”赵风奇道，“即便方白能敌过燕寄羽，可对方还有柳续、展梅等等高手，哪有那么好对付？还有停云书院的几位执事，也都不是泛泛之辈，老楚在信上还说，燕寄羽新收了一个名叫叶凉的弟子，虽只会一招剑术，但那一招可着实凌厉，伤了我天风峡不少兄弟……”

杨仞一怔，暗忖：“这叶凉学的不是方白的剑术么，怎么又成了燕寄羽的弟子？”便问道：“我倒也听过叶凉这人，他当真是燕寄羽的徒弟吗？”

赵风奇道：“那还有假？听说这叶凉在停云书院杀刀宗的一战里立下了不小的功绩，如今很受燕寄羽的器重。”

顿了顿，又道：“燕寄羽这厮不光自己手底下人多势众，更是与玄真教结伴东归，那李素微虽然一时没掺和进来，早晚也要相助停云书院，可也是个大麻烦。”

杨仞心中惊疑，道：“原来李素微之前也去了春雪镇。”

赵风奇道：“燕、李二人一向狼狈为奸，李素微又怎会不去？”

杨仞点了点头，陷入深思：“既然如此，为何许老头还让我将信送去玄真教东海总坛？难道真如方白所言，这疯老头当时不是发癫，而是当真另有深意？”

翌日午后，两人来到青石镇上，径直前去镇上客栈“青石老店”。杨仞在九年前曾随师父经过此镇，知道再往东去几百里便是玉门关，从关内到凉州一路人烟渐稠，客栈酒楼亦是渐多，即便坦然留宿，料想停云弟子也难以遍查，多半往后就不再找寻自己了，心中不由得轻松了许多。

来到客栈，只有一名刀客正自等候赵风奇，其余人都去了方轻游幼年时的旧居歇脚；杨仞这才得知方轻游以前竟是家住青石镇上，便细问了几句。

那刀客答道："我们听方兄说，这镇上许多从前的镇民，连方兄的父母在内，都是被弓魔所杀，却已是十几年前的事了。"说完便叫好了满桌酒菜，径自去客栈外的街上望风。

第二章 万仞天风（二）

杨仞命店伙计备好了干粮，心里盘算着解了馋便走，也不客气，坐下与赵风奇大吃大喝起来。

正吃得酣畅，忽见那刀客快步进了门，走到桌前悄声回报：“有四个年轻书生正朝客栈这边过来，瞧着似是停云弟子。”

杨仞一凛，却见赵风奇嘴里塞满酱牛肉，含糊“唔”了一声，仍是低头吃喝，不禁皱眉道：“赵老兄，怎么我与你同行不久便引来了停云弟子，难道是你手下人里出了内奸，将你的行踪卖了？”

赵风奇闻言面色顿冷，缓缓咽下嘴里的牛肉，道：“我老赵素来信得过自家兄弟，你小子莫他娘的乱说话。”

杨仞心中转念：“赵风奇等人一路跟着自己，倘若其中有内奸，只怕停云书院早已动手将自己与方轻游擒走，也不会等到两个月过去。”随即点头道：“嗯，是我失言了。”

赵风奇招呼那望风的刀客也坐下喝酒，斜眼瞧着杨仞道：“你若怕了，趁着停云弟子没到，赶快从客栈后门逃走便是。”

杨仞微笑道：“那也不必。”他素来胆大，心想来的既是年轻书生，郭正便不在其中，只要不是刘万山等少数几个见过自己样貌的人，其余停云弟子却都认不出自己，自己反倒可以借机攀谈几句，探一探停云书院的动向。

少顷，便有四名停云书生进了客栈，都是杨仞没见过的，一个个目光锐利，仔细环视堂中。杨仞泰然自若，与赵风奇吃喝谈笑，不时碰杯互相敬酒。

忽听一名书生道：“郑师兄你看，他像不像郭师叔画的那‘杨仞’的画像？”

杨仞一惊，转头瞧去，却见那书生正伸手指向自己，不由得暗自叫苦：“他娘的，这郭正倒是多才多艺，竟将老子画了下来。”

却见那“郑师兄”面露喜色，道：“不错，多亏了郭师叔的丹青妙笔，决计便是此人。”一边说话，一边领着三个书生走向杨仞这桌。

杨仞起身迎上几步，拱手笑道：“看四位都是读书人，却对着在下指指点点、小声议论，莫非没学过‘非礼勿言’四字吗？”

那“郑师兄”冷笑道：“请教阁下尊姓大名？若真是我等找错了人，稍后自当赔罪。”

杨仞道：“在下姓郑，与你老子同名，不知你找错了没有？”

那“郑师兄”脸上怒色闪过，喝道：“结阵！”四名书生身形疾掠，顷刻间四下站定，将杨仞围在当中，手中鸿翼笔有的横持、有的斜指，却将杨仞的出刀方位也尽数封死。

停云书院除去数百人的“鸿翼大阵”之外，还有四人便可结成的“云停四时”之阵，极得时空转圜之妙，此际施展开来，饶是杨仞自负机变，右手紧握腰间刀柄，凝神戒备，眼看着其余酒客纷纷躲出门去，一时间却也想不到破阵之法。

忽听赵风奇嘿嘿笑道：“杨兄弟，这回仍不要我帮忙么？”

杨仞心思飞转，随口道：“却之不恭，那便有劳了。”

那“郑师兄”闻言转头，但见赵风奇大剌剌地站起身来，两手空空，身上也没兵刃，嘴边和衣襟上却沾了不少油渍，便也没将他放在眼里，只道：“先将杨仞擒——”

电光石火之隙，赵风奇身影微晃，已到了那“郑师兄”身前，沉肩将他撞得喷血跌倒，随即揪住杨仞衣衫，将其扯到一旁。

先前站在“郑师兄”身后的那名书生与赵风奇四目相对，情不自禁地倒退一步，赵风奇踏步上前，嘎拉一声踩断了“郑师兄”的脖颈，左手向前探出，恰逢那书生刺出手中的鸿翼笔——

赵风奇功力深湛，对敌经验老辣，出手既快且准，倏忽便将笔杆攥住，迸力折断，随手插进那书生的心窝，与此同时，右掌却拍向旁边另

一个书生。

那书生眼见赵风奇的掌心朝着自己胸口击来，正要格挡，却觉胸前数尺静静的竟无一丝掌风，随即从头顶上劈落一道锋锐的气劲，宛如狂飙天降，贯入脑后“风府穴”，脊背一歪，软倒死去。

剩下最后一名书生惊骇欲绝，拧身掠向门口，刚奔出两步，身躯陡震，步履顿止。——原来方才赵风奇右掌挥出，所迫发的刀风却是一分为二，一刀毙人如电，另一刀却当空悬停，挡在这书生的去路上。

这书生猝然间与留蓄在半空里的“寒旗刀劲”相撞，只觉脏腑中硬生生急速长出了一片狭长的刀形，口角汩汩溢血，颤声道：“风中藏刀……原来你是、你是……”

话未说完，但见赵风奇挥袖急扫而出，锐风如刀，斩向自己头颈，慌忙凝劲挥笔，挡在颈前，倏觉万籁俱寂，僵立不动。

下一瞬，听见身后传来墙壁皲裂之声，想要回头看看，头颅已从颈上滚落，血泉冲天，身躯摔倒，鸿翼笔脱手滚进血泊里，却也已断成两截。

方才杨仞被赵风奇扯得踉跄倒退，此际刚刚站定身形，万没想到赵风奇竟会在转瞬之间连杀四人，一时间心头剧震，叫道：“他娘的，老子让你帮忙，没让你杀人！”

“杨兄弟，”赵风奇闻言冷笑，“要么你便一直别让旁人相助，那我老赵也佩服你的骨气……既已让人帮忙，别人怎么帮你，却不是你说了算的。”

“赵风奇，你他娘的！”杨仞又惊又怒，片霎间却无言反驳。

他从春雪镇一路行来，虽遇到一些停云书生与青箫白马盟弟子要擒捉自己，可心中亦知这些人不过是奉命行事，与自己谈不上有什么深仇大恨，故而无论对方武功强弱，他都未曾动过杀心，即便是颇看不惯的那刘万山，他当日也不欲见其死在天风峡刀客手下，还曾想出言催其快走；此时此刻，眼看着堂中四具死状惨酷的尸身，良久过去，仍觉难以

置信。

却听赵风奇哈哈一笑，道："老子见到停云书院的鸟人便来气，自然要杀，杨兄弟若觉得不对，还请你多教教我。"

第二章 万仞天风（三）

杨仞渐渐沉心静气，哼了一声，道：“杀便杀了，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随即落座，继续吃喝起来。

等到酒足饭饱，仔细收拾好行囊，起身去找店家付账，却见掌柜与店伙计们早已不知躲去了何处，便估算了酒菜钱，将几块碎银放在柜台上。

赵风奇斜眼打量杨仞，见他脸色淡漠、一直默不作声，便冷笑道：“老子帮忙便是这般帮法。既然杨兄弟心里不痛快，以后别让我帮忙便是。”

“如此最好，”杨仞颔首道，“我不找你帮忙，你也别再跟着我。”说完径自离了客栈。

一口气纵马驰过青石镇，心中将赵风奇翻来覆去地咒骂，来到野外，尚未行出十里路，便留意到地上遍布马蹄印记，不由得勒马缓行；又驰出十多里，遥望见一条河边聚集着一大群白马，料知是那些“青箫白马盟”弟子正在前方歇息，随即侧转马头，往东北行去，悄然绕过了他们。

杨仞松了口气，眼看再往前去道路愈发崎岖，便下马走动探路，走出老远，忽听后方隐约传来数道马蹄声，赶忙躲到一块巨岩之后，偷眼瞧去，却是两个停云书生与三名青衣人并辔而近，其中一个停云弟子道：“多谢相送，前边路不好走，齐堂主，你们三位请回吧。”

杨仞一怔，但见那三个青衣人身骑白马，赫然便是“青箫白马盟”的齐桐带着武三、曲六两个手下，不禁暗忖：“他奶奶的，老子和这齐堂主倒挺有缘。”

那五人渐次下马，却听齐桐道：“周兄、叶兄，你们二位高人是燕山长的高徒，本该是由我们秦盟主亲自相送，只是巴山‘烛照剑’的秋剪水秋掌门正与我们结伴同行，秦盟主此刻忙于款待，实在无暇分身，还望两位赎罪则个。”

先前说话的那停云弟子淡淡道：“言重了，齐堂主亲自相送，我与叶师弟已极感盛情。燕山长的吩咐我俩已经传达，这是武林大事，亦是‘正气长锋阁’的决议，还请秦盟主妥善奉行。”

齐桐躬身拱手，道：“这是自然，这是自然。”

杨仞听见这两名停云弟子中有个姓叶的，也不知是不是叶凉，想要瞧瞧他的样貌，却不巧被一株树挡住；又听双方客套了几句，那“叶师弟”始终未开口，只有那姓周的弟子出言与齐桐道别。

随后，两个停云弟子上马向东远去，忽听那武三“呸”了一声，道：“不过是停云书院的两个小辈弟子，我们齐堂主屈尊相送，他俩竟也坦然受之。”

齐桐苦笑一声，道：“如今是燕寄羽掌控江湖，那俩停云弟子便是要骑在我头上拉屎，我也只能乖乖等人家拉完，还有什么好说的？”

那曲六接口道：“秦盟主为何不让其余七位堂主来送，偏要劳动咱们齐堂主，这可不大公平。”

齐桐道：“你懂个屁，这是秦盟主慧眼识人、器重于我——迎送停云弟子可不是小事，其他几个堂主笨嘴拙舌，能办得好吗？”

曲六与武三闻言连连称是，杨仞却听得心下暗笑：“多半是其余堂主心中不忿停云书院，不愿意来丢这份儿脸。”

眼看齐桐等三人上了马，朝着来路驰去，杨仞心念飞转，知道机不可失，当即将几枚碎石扣在手心，从岩石后面疾奔出来，追近那三匹白马，先掷出两枚打在武三、曲六的脑后，两人惨呼一声，立时晕厥，从马上摔了下来。

齐桐茫然张望左右，胯下的马蹄已被碎石击中，仓惶滚落在地。

杨仞走到近处，笑呵呵道：“齐堂主，咱们又见面了。”

齐桐正自骂骂咧咧，瞧见是杨仞，浑身一哆嗦，眼珠乱转了一霎，却也笑道：“杨、杨大侠，幸会。”

“别他娘的乱叫，”杨仞皱眉道，“大侠有长命的吗？你叫我杨大侠，是不是想咒我早死？”

齐桐慌忙道：“不、不是，不知杨兄拦住小人，是有什么要紧事吩咐？”

杨仞道：“方才你送走的那两人，是燕寄羽派来的使者，是也不是？”

齐桐道：“一点儿没错，杨兄料事如神，什么也瞒不过你老人家。”

杨仞想了想，问道：“嗯，其中有个姓叶的，是叫什么名字，年龄模样又是如何？”

齐桐道：“此人多半是个哑巴，先前在面见我们秦盟主时也是一直不吭一声，我也只知他姓叶，却是听他师兄说的……”

杨仞道：“原来如此。”

齐桐又道：“这姓叶的十八九岁，模样倒挺老实，只是太过安静，腼腼腆腆的，像被什么吓傻了似的。”

杨仞点头道：“好，那我再问你，燕寄羽派人给你们传了什么令？”随即目视齐桐，语声冷淡道：“你若不想说，也可不说。”

齐桐与他目光相触，身上又一哆嗦，道：“杨兄既问起，小人自当知无不言……燕山长传令给秦盟主，是让我们‘青箫白马盟’会同金陵雷家、朔州胡家、庐州花家这三家弟子，一起赶赴凉州，听从峨嵋‘织星剑’掌门戚晚词的调度，将‘天风峡’接管下来。”

杨仞闻言一凛，随即淡然笑道：“区区一个天风峡，用得着动用这么多门派吗？”

齐桐沉吟道：“听那姓周的停云弟子说，天风峡刀客冥顽不灵，极难收服，须得多派人手过去，狠狠整治他们一番，故而才让武林三大世家的人也都去凉州……不过依小人想来，此事未必只是燕山长自己的筹谋，其中多半也有‘正气长锋阁’另一位阁主龙钧乐的计策。”

“龙钧乐？”杨仞略一回想，问道，“此事与柳州龙家的家主又有何关系？”

齐桐嘿嘿一笑，侃侃而谈：“所谓四大世家，不止是江湖上的武学世家，亦都是生意兴隆的巨富之家，这一节杨兄自也知晓……如今雷、胡、花三家的家主都死在了春雪镇上，三家此次西来的门徒子弟现由雷缨锋、胡飞尘、花流骛统领，照理说，这三人都是家中长子，此际遭逢变故，本应速回家中继任家主，接掌诸般事务，整顿家族生意……”

杨仞闻言点头：“这话不错。”

却听齐桐继续道：“可是现下燕寄羽却传下令来，不让他们回家，他们耽搁在凉州天风峡，家中无主，自是极不稳定，说不准还会生出什么新的家族变故……但这对于柳州龙家，却是个极大的良机，正好可以将这三家的生意鲸吞蚕食，甚至寻衅挑事彻底收服了三家，从此一家独大。”

杨仞恍然笑道：“怪不得你说这里面有龙钧乐的计策，这姓龙的倒是奸猾得很。”

齐桐赔笑道：“正是如此，听闻龙钧乐已经马不停蹄地赶回中原去了，不是他还能是谁？”

杨仞道：“齐堂主能想到这些，当真是很聪明了，丝毫不逊于龙钧乐。”

齐桐笑道：“那可不敢当，不过齐某从前本就是做买卖出身，这些生意上的事倒也略知一二。”

杨仞沉思片刻，道：“雷、胡、花三家的长子亟待归家，自不愿在凉州久耽，到时三家只怕都想速战速决，不会对‘天风峡’手下容情。”

“杨兄料事如神，所言极是。”齐桐啧啧称赞，又轻叹道，“更何况几大门派此去凉州是以戚晚词为首，她可是十多年前便名动江湖的冷美人，一向冷面辣手，这回天风峡里怕是要腥风血雨了。”

杨仞心中转念，随口问了句："冷面辣手么，有多辣手？"

齐桐道："前些天……啊，就是小人初遇杨兄那天，我有一队手下在探路时遇见了戚晚词，只不过在言语上稍稍冲撞了她一点，便被她杀了两人、伤了四人，哼，着实是心狠手辣。"

杨仞一怔，这才明白为何那天自己沿河行了许久都没再遇见青箫白马盟的探路弟子，想了想，笑道："齐堂主，我没什么要问的了，咱们就此别过，以后多多联络。"

齐桐忙道："不敢，不敢。"随即伸长了脖子，又道，"杨兄，请。"

杨仞道："什么意思？"

齐桐笑嘻嘻道："杨兄若不将小人打晕过去，如何能方便离去呢？"

"齐堂主，"杨仞不禁微笑道，"似你这般精乖懂事之人，保管能长命百岁。"

齐桐道："过奖了……"话音未落，已被杨仞出掌击晕。

杨仞快步走回自己的马匹跟前，翻身上马，沉吟片刻，心想："当日老子不让赵风奇他们护送，他们却还是阴魂不散地跟了老子两个月，那是他们自己死皮赖脸，老子可不欠他们的。"

转念又想："尤其赵风奇这厮，竟他娘的下重手在青石老店里连杀四人，实在是粗蛮暴躁，他娘的不可理喻。"

随即在心中将赵风奇又痛骂了一阵，却仍是调转马头，往青石镇方向疾驰而去。

第二章 万仞天风（四）

杨仞沿着原路行出十多里，再次经过青箫白马盟弟子的歇脚之处，仍是远远地绕了开去，心想：“这齐桐怕受秦盟主责罚，定然不敢出卖我，只是他三人这回又被我打晕过去，不知齐桐稍后醒来却要如何向两个手下解释。”

越想越觉好笑，回顾齐桐所言，又想：“燕寄羽此举非止是挑起了武林三大世家与天风峡的纷争，实则也加剧了三家与龙家的冲突，那龙钧乐急匆匆赶回中原，短时似能借机发财，恐怕后患无穷，未必能占多少便宜……如此看来，多半这姓龙的也是中了燕寄羽的计谋。”

倏忽忆起从前曾听师父说“青箫白马盟”与“天风峡”素来交好，可眼下这两个门派却即要反目成仇，不禁愈觉燕寄羽心机可怖，暗忖：“燕寄羽想制服天风峡，不派自己的停云弟子前去凉州，却煽动指使各派相斗内耗，如此他便能将这武林攥得更稳了。”

想着想着，忽而想到了许念，一时暗叹：“这疯老头糊里糊涂的，如今与燕寄羽在一起，也不知是否能被善待……”

又过半晌，回到了青石镇上，催马直奔青石老店而去，只盼赵风奇此刻仍在客栈中，心想：“姓赵的这厮顽固得很，着实气人，他奶奶的，如今武林各派要齐聚凉州对天风峡不利，老子既听齐桐说了，便给这厮知会一声，说完便走。”

来到客栈近处，心思微动，想起赵风奇曾说过一句“你若怕了……赶快从客栈后门逃走便是。”随口骂着赵风奇，却转而来到客栈后面的巷子里，从后墙翻进客栈，蹑步来到后厨。

几个厨子正自烧菜，见到杨仞后茫然相顾，都不认得他；少顷，客栈掌柜从堂中踱到了后厨，杨仞抢步贴近，制住掌柜后颈要害，轻声笑道：“请借一步说话。”那掌柜认出杨仞先前曾来过，直骇得面如土色，瑟瑟发抖，随着杨仞走到客栈后院一角。

杨仞道：“我问你，那赵风奇还在不在堂中？就是那个满脸伤疤，长

得又傻又丑的汉子。”

那掌柜“啊”的一声，道：“我记得那位、那位好汉，他是尊驾的同伴……”说到这里，杨仞打断道：“放屁，他不是老子的同伴。”

那掌柜颤声道：“是、是我说错了，那位好汉在尊驾离去后不久便也走了。”

杨仞心想：“是你自己走了，并非我不想告诉你。这镇子不大安稳，我去而复返已经不妥，可不能再久待。”嘴上却问道：“掌柜的，你可知镇上有一处宅子，已经荒废多年，这两日才住了人……嗯，宅子的主人是姓方。”

那掌柜苦笑道：“我是外地人，近来才接手了这青石老店，实在不知。原先的店主倒是本地镇民，只是数月前有一伙江湖人在店里厮杀，吓得他生意也不敢做了，这才转给了我……”

杨仞一时沉吟不语，忽听那掌柜语声游疑道：“不过方才我在堂中，听到几个新来的客人交谈，他们似曾提及‘方家旧宅’四字，不知是否与尊驾所言是同一个地方……”

杨仞皱眉道：“是什么客人？”

那掌柜道：“是……是几个书生，看打扮似乎与先前被尊驾和那位赵好汉杀死的四人是同一伙的。”

杨仞一凛，他刚才不走客栈正门，悄然绕进了后院，便是怕再撞见什么停云弟子，此刻心想：“也不知这镇上还有多少人想擒我。”细问了几句，得知堂中的客人是一个中年书生领着三个晚辈。

那掌柜道：“有两人是称那中年书生为‘师父’，还有个年轻人叫他‘郭师叔’。”

杨仞一听见郭正就在堂中，瞬间便想从后门溜走；脚下方动，心中却又生出一股狠劲来，暗道：“去他娘的，老子既已想定了，说什么也要知会赵风奇一声。”

随即心绪沉静下来，又问道："他们有没有说这'方家旧宅'在镇上何处？"

那掌柜道："没说。"

杨仞点头道："嗯，这姓郭的见到那四个书生的尸身了吧，不知有没有问你凶手是谁？"

那掌柜犹犹豫豫道："……问、问了的。"

杨仞察言观色，微笑道："你给他说是我和那位'赵好汉'杀的，对么？"

那掌柜浑身发抖，忙不迭作揖道："小的当时不知尊驾与那位赵好汉实非一伙，一时间胡言乱语，请尊驾多多恕罪！"

杨仞冷哼一声，他本想让这掌柜去堂中探问方家旧宅的所在，终究却也信不过此人，便拍了拍腰间刀柄，道："你站在这里等我回来，不得走动声张，否则老子一刀剁了你。"

那掌柜连声应诺，杨仞径自潜到客栈后堂，但见这里与客人吃喝的前堂相隔一道帘子，便小心翼翼地走到帘子旁的墙壁之后，凝神偷听。

少顷，便听见了刘万山的语声，却是在伤心同门惨死，不时便痛骂几句自己与赵风奇。

又听郭正道："他两人此刻离镇少说也有数十里远了，倒是不大容易追上。"语气中虽有一丝悲痛，却仍是沉稳镇定。

刘万山道："难道赵风奇竟不顾方家旧宅里的手下与岑、方二人，却护着杨仞那小子一道跑了？"

郭正道："方轻游远不如杨仞要紧，可以慢慢设法擒拿，但那姓杨的小子可须得及早捉住才是，否则牵连重大，我也担待不起。"

杨仞听得惊疑，暗想："原来老子竟这般要紧么，他娘的，老子自己倒还不知道。"

却听刘万山嗯了一声，嘀咕道：“也不知雷缨锋他们去方家旧宅，是否顺利擒下了方轻游，我可是听说那雷缨锋……”

说到这里，语声模糊不清；杨仞轻轻朝着门帘挪近了几步，刘万山却已说完，只听郭正道：“雷缨锋素来钦服咱们燕山长，是能信得过的……他们三人都是武林世家的嫡传长子，家学渊深，对付十个天风峡刀客自是绰绰有余。”

第二章 万仞天风（五）

杨仞心中顿凛："三大世家下一任的家主眼下竟都在这青石镇上……嗯，看来郭正他们已将赵风奇一行人的老底儿都摸清了，这倒有些古怪，难道天风峡刀客里真有内贼？"

随即听见一个陌生嗓音道："师父所言极是，弟子听闻那雷缨锋是武林年轻一辈的第一高手，另外那胡飞尘与花流骛也都已尽得家门真传，也不知稍后弟子是否有机会结识他们三位。"

郭正道："嗯，算来时辰也差不多了，你前去方家旧宅，请雷、胡、花三位前来客栈，商议后续事宜。"

那弟子恭声称是，杨仞心下暗喜："老子只要跟着你，便能找到方家旧宅了。"转念又想："不对，若三大世家当真已擒住天风峡刀客，我该如何是好？难道要老子拼命去救他们么……他奶奶的，先跟去再说。"

心念已定，耳听着刘万山请教起郭正"天人三策"的修习要旨，便打算悄悄退步离开客栈，然而未及挪步，忽见门帘晃动，郭正霍然已在眼前！

这一下直骇得杨仞心肝一颤，他方才明明听见郭正从容回答刘万山的疑难，语声从堂中响起，听来离自己颇有一段距离，料想郭正一直端坐未动，却不料郭正的内功修为高到这般地步，竟能自控发声的远近，一边吐字，一边已无声无息地穿过了门帘。

杨仞眼看郭正出掌抓来，猝然拔刀挥出，"乘锋十九式"如电光般一一从脑中闪过："浅锋"与"泥锋"郭正都已见过，其余"泼锋"、"散锋"等招式多半也奈何不了他，当即使出最为精妙的一式"天锋"，一时间刀光闪现如雨后飞虹，划出一道震颤的长弧，罩向郭正手掌。

哪知刚使到一半，他倏忽想到那一抹新近所悟、却尚未能融入"天锋"的刀意，心中恍惚迷惑起来，竟不知该如何使完此式了。

郭正看出杨仞这招虽似一刀，实则是由七道颤动不绝、变幻莫测的

刀光合并而成，一旦接实了，便极难分辨这一刀究竟会落定成七路变化里的哪一路；刹那间正自思索如何破解这般神异的刀术，忽觉杨仞的刀术中竟自己显出了一丝颓散之意，当机立断，伸指趁隙而入，在“清河刀”的刀身上一弹，将长刀弹飞出去，随即连点杨仞周身十来处穴道。

杨仞僵立难动，苦笑道：“郭师叔，你这回可又着实吓了我一跳。”

郭正道：“你先前若不往门帘边挪近几步，我原也不易察觉你。”说着将杨仞拖到堂中，推在一张椅子上。

杨仞忽觉背上一轻，却是被郭正取走了行囊，不由得暗自叫苦。

郭正淡然道：“杨兄弟，咱们前次分别时，我便劝你不必高兴得太早，郭某总有擒住你之时。”说话中已从行囊里取出竹筒，打开看了一眼里面的书信，不禁微微一笑，“总算能向燕山长复命了。”

杨仞亦笑嘻嘻道：“郭师叔，恭喜你呀，可喜可贺。”心中却道：“老子恭贺你笑烂肚肠、复掉自己的小命。”

郭正道：“郭某有一事不明，杨兄弟，你本已离镇远去，为何又去而复返？”

杨仞笑道：“老子想起有样要紧东西落在这客栈里了，不得不赶回来瞧瞧。”

郭正一怔，道：“不知是何要紧物事？”

杨仞道：“我先前临走时放了一个屁，奇臭无比，留在了这堂中，便想着回来看看这屁被谁吃了，却不料遇见了你们几位。”

郭正淡淡一笑，也不着恼，只道：“你不愿说出原由，那也随你。郭某只是奉命取回书信、将你带去华山，对于别的事倒也不是非知不可。”

杨仞随口道：“嗯，如此最好。”打量堂中，但见除了刘万山之外，还有两个年约二十五六的书生，竟是容貌一模一样的孪生兄弟，不由得轻笑道：“有趣，两位的模样当真有趣得很，未请教尊姓高名？”

左边那书生神情漠然，不去理睬杨仞；右边那书生却似老实得多，一本正经地拱手道：“在下段峻。”

杨仞笑呵呵道：“幸会段老兄，不知你兄弟俩的模样可是全然一致么，我猜总也有些细微处不同吧？”

那段峻正待开口，忽听左边的那书生道：“这小子油嘴滑舌，理他作甚？”当即冷哼一声，不再答话。

杨仞道：“嗯，你这般听他的话，想来你是弟弟，他是哥哥，对不对？”

段峻一怔，其实他是旁边那书生的兄长，只是他不善言辞，为人也不如弟弟机变，遇事便总是由弟弟出头拿主意，长而久之，倒颇有些人将他弟弟误以为是两人中的兄长，他对此早已隐隐不满，此际被杨仞触及心事，侧头看了弟弟一眼，沉声道：“这是舍弟段峋。”

杨仞道：“啊，原来如此，这可真是意想不到。”

段峻默然不语；一旁的段峋瞥见兄长神情异样，心中微凛，急声道：“哥，你别听这小子乱说！”

杨仞笑呵呵道：“段老兄，你弟弟疾言厉色地让你别听我说话，不知你是听还是不听呢？”

段峋闻言愈急，不待段峻回答，已抢步扼住杨仞咽喉，厉声道：“我今日便杀了你这小子，为死去的四个师弟报仇！”

忽听郭正低声喝道：“且慢。”

段峋松手退后，垂头道：“弟子一时失态，请师父责罚。”

郭正道：“从四位师侄的伤势看来，下手之人功力深厚，绝非这杨仞，定然是赵风奇所为。”顿了顿，又道，“峋儿，你这便去方家旧宅，将雷缨锋三人请来此间。”

段峋躬身领命，转身出了客栈。

刘万山先前便狠狠瞪着杨仞，只是在郭正与两位师兄说话时却不敢插嘴，此刻再也按捺不住，怒道：“这小子如此可恶，即便不是凶手，也是帮凶，绝不能轻饶了他！”

说完抬手上前，啪啪连响，重重扇了杨仞两个耳光。

杨仞脸颊顿时肿起，微笑道：“刘师侄好威风，好霸气，只可惜我被点了穴道，手不能动，否则一定为刘师侄击掌赞叹。”

刘万山脸色微红，心知杨仞是在讥讽自己掌掴无法还手之人，一时却想不出反驳的言语，气恼之下，又使劲抽了杨仞一个耳光。

杨仞仍是面带微笑，瞟见刘万山腰间插着一支镔铁判官笔，不禁笑道：“刘师侄的兵刃好生别致，瞧着似与停云书院的鸿翼笔不大一样。”

刘万山闻言大怒如狂，他的鸿翼笔在春雪镇外被杨仞斩断，却须回到华山之后才能择材重制，只得临时找来一支判官笔替用，每每低头看见这判官笔，便觉奇耻大辱，此刻浑身发颤，与杨仞对视片刻，忽而走到门帘之后，将杨仞先前被郭正打掉的那柄“清河刀”拾了回来。

刘万山冷笑道：“你打断我的笔，我今日也折了你的刀，这叫作一报还一报。”

杨仞一凛，嘴上却笑道：“刘师侄，你若真敢报复我，冲着我来便是，你对着一柄不会说话、不能动弹的刀撒气出火，又算什么本事？”

刘万山留意到杨仞神情似有一瞬紧张，不怒反笑：“哼，我先折断你的刀，再来慢慢与你算账。”说着迸力捏住刀刃。

第二章 万仞天风（六）

杨仞心中大急，眼看着“清河刀”的刀刃微弯，脱口叫道：“刘万山，你敢毁我师父的遗物，老子将你剁成三七四十八块！”

刘万山冷哼一声，也不搭理杨仞，手上径自加力。

便在这时，忽有一人从门外飞入堂中，重重摔在地上，赫然是出门未久的段峋，面色惨白，却已晕厥过去。

刘万山丢了长刀，与段峻一起快步上前，正想将段峋扶起，忽听门口响起嘿嘿冷笑，转头望去，来者一身青黑劲装、背插长刀，却是赵风奇孤身踏进门来。

赵风奇一言不发，右手袍袖连挥，劲风如狂龙般卷向堂中，两个停云弟子凝劲硬抗，只觉胸中激荡，几欲呕血，不得不连连倒退；赵风奇从容踱到段峋跟前，抬脚轻轻踩在段峋的胸膛上。

刘万山与段峻对视一眼，各持兵刃，便想抢占方位夹攻赵风奇，眼前身影疾晃，却已被郭正拦下，郭正道：“你们退后。”说着双臂一振，双掌向着左右拍出，半空里噼啪几声，似有些无形之物被郭正的掌力催迸开来。

一瞬间众人衣衫轻动，一团冷风无由而起，蔓散在堂中，随即消隐。

杨仞顿时了然：方才赵风奇挥袖迫退刘、段二人之际，已在堂中布下了刀劲，他俩若贸然上前，只怕转眼便受重伤。又想起先前郭正曾言赵风奇护着自己离镇远去了，心中惊疑：“难道赵老兄当真未去方家旧宅，仍是一直暗中跟着我？”

赵风奇见自己的“风中藏刀”顷刻被郭正破去，不禁点头一笑：“郭兄好功力。”

郭正拱手道：“赵兄，咱们又见面了。”

赵风奇脚下微动，笑道："老实说，我一见到郭兄这副迂腐面孔便来气，就只怕气得控不稳力道，将郭兄的徒儿一脚踩死。"

郭正瞥了一眼地上的段峋，淡然道："赵兄意欲如何，不妨直言。"

赵风奇道："简单得很，你把杨仞给我，我便交还你的徒儿。"

郭正沉吟片刻，心想竹筒已在自己手中，这杨仞也没多大用处，以后再设法擒捉便是，当即颔首道："如此甚好。"

赵风奇一笑，将段峋踢飞出去，落在郭正脚边。

郭正返身将杨仞从椅子上拎起，向着赵风奇甩过去，赵风奇接住杨仞，随手在他肩上一拍。

杨仞只觉一股刚猛内劲灌入经络，周身被封穴道顿解；与此同时，郭正一边将段峋扶起，一边缓缓渡入内力，等到段峋站直了身躯，也已苏醒过来。

杨仞活动了两下筋骨，只觉赵风奇的内劲仍在体内如怒潮般来回冲撞，赶忙运功抵御消解，暗骂道："你娘的，解穴也不知慢慢解，险些将老子解成内伤。"

心念飞转，又悄声对赵风奇道："赵老兄，多谢相救，只是方白要我送的书信却被郭正夺去了，唉，不抢回书信，终究也是辜负方白所托。"——其实真正要他送信的是许念，却并非方白，但他知道赵风奇对方白的托付极为看重，若不这般说，只怕赵风奇带着自己转身便走，那可就不妙了。

赵风奇闻言一怔，一时间沉思不语。

郭正修为深湛，方才也听见了杨仞所言，打量着赵风奇神情，忽而微微一笑，取出竹筒放在桌上，道："赵兄，你想拿回书信，倒也不难。"

赵风奇道："此话怎讲？"

郭正道："只要赵兄能胜过郭某，书信奉还；若是赵兄败了，请自离去便是，却须将杨兄弟留下，他日郭某自当再寻赵兄，为我死去的四个停云弟子讨回公道。"

赵风奇哈哈笑道："难得郭兄痛快一回，好，咱们便一战而定。"

郭正道："前几次未分胜负，郭某对赵兄的修为深感钦佩，今日事关重大，郭某不得不用兵刃，再请赵兄指点。"言毕从容取出鸿翼笔，握在手里。

赵风奇点头道："郭兄出招吧。"

郭正一怔，道："赵兄此次仍不拔刀么？"

赵风奇道："不必了。"

刘万山与段氏兄弟深知郭正在鸿翼笔上的造诣，耳听赵风奇如此托大，一时间均想："这狂徒只怕不出三招便要落败。"

郭正知道天风峡的"寒旗刀法"亦能以须发、衣袂施展，闻言也不多劝，只道："如此就请赵兄先行赐招。"

赵风奇："好。"话音方落，已掠到近处，拂袖斩向郭正脖颈。郭正步法滑动，让到一旁，手中鸿翼笔轻轻点出，直指赵风奇心口要害。

杨仞见郭正这一笔宛若鸿飞天外、翼垂云端，气象庄严却又举重若轻，可谓是浑如天成，毫无破绽，不由得暗自惊凛，但见赵风奇倏忽回袖横在胸前，挡下了笔锋。

赵风奇的袖缘本来平整如刀，与郭正的鸿翼笔一触，"嗤"的一声，破开一个小小孔洞，整条衣袖瞬时松软下去，恍若满袖刀劲都从那孔洞里流泄走了。

郭正手腕顺势斜挑，笔锋抹向赵风奇咽喉；赵风奇面露冷笑，不闪不避，左臂暴起，一掌拍向郭正额头。

郭正没料到赵风奇交手之初便要拼命，急急撤回鸿翼笔，侧步避

开；赵风奇手肘一拐，掌风急追郭正；郭正皱眉凝集内劲，不得不抬臂击出，与赵风奇对了一掌。

三个停云弟子直看得目不暇接，纷纷失声惊呼；杨仞却瞧出赵风奇看似粗莽，实则却是摸准了对手的脾性，知道郭正必会撤笔闪躲，故而才使出这般不要命似的打法，却正是破解郭正那一笔最为省事的法子。

两人此番硬碰硬地掌力对撞，身躯齐震，郭正当即退后半步，平定内息；赵风奇虽觉经络中激乱如沸，却不愿退步，沉声一哼，袖中飒然鼓荡，踏前挥袖连斩，堂中寒风大作。

郭正展动身形、左折右绕，眼见赵风奇的刀势越来越盛，心知“飘风不终朝”，再强猛的气势也终有盛极而衰的一刻，一时也不急于还击，便只沉静心神，不断闪避刀风。

停云书院“春日游”的身法修到深处，最讲究自在无拘，宛如风淌云流，于无意中求如意，一举一动都顺应天地间的声息，此刻郭正步法愈发神妙，随着刀风的来势在堂中游走，不时找准时机刺出一笔，却往往能将赵风奇的袍袖刺出孔洞，宛如刺散飓风的风眼一般，将袖上的劲道一霎泄掉；然而赵风奇右袖招式被破，紧接着便会扫出左袖，堂中寒风骤起乍灭，一道道锋锐的刀劲始终在郭正周遭割来削去。

郭正本以为赵风奇片刻便要势颓，可赵风奇的刀劲却似沛然无尽，挥袖越来越快，劲风一道强似一道，紧紧追着郭正；两人一攻一避，久久相持不下，刀风所过之处桌椅纷纷断裂。

杨仞眼看赵风奇出手迅猛如狂，大开大阖中却仍不失精微神准，越看越是佩服，心想若换做自己与赵风奇过招，只怕早已频频中刀；又见无论赵风奇的招式如何凌厉奇绝，郭正却总能在间不容发的一隙里避过，心中也不禁骇异：“原来郭正的武功竟高到了这般地步，初遇他时他笃定我胜不了他，倒也绝非虚言。”

正自转念，堂中倏忽一静——

赵风奇刀意变幻，袍袖挥荡之际不再劲风霍霍，却宛如夏夜幽风般若隐若现、难以捉摸，偶尔在桌椅上擦出裂痕，才显出凌厉的劲道来。

顷刻间郭正身形微乱，心知这路刀术刚柔相济，比之先前更要神异得多，当即神思转变，以赵风奇为天，以己为物，将刀风当做天风，身影恍若化作风中一根轻盈的羽毛，飘飘摇摇地在堂中穿梭，渐至“天物合一”之境；看似在赵风奇的刀劲追迫之下险象环生，又过许久，却仍是毫发无损。

郭正在心中自退自降，换取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杨仞看在眼里，虽不全然明白，却也愈发心惊，知道郭正以逸待劳，拖得越久对赵风奇越是不利，暗忖：“他娘的，这可不行，须得想个法子帮帮赵老兄才是。”

环顾堂中，瞥见自己那柄“清河刀”正躺在刘万山的脚边，心中微动，又见刘万山和段氏兄弟目光紧随着郭正，似已观战入神；当即矮身蹑足朝着地上的长刀走近两步，骤然打了个滚儿贴到刘万山跟前，将刀柄抄在手里，正要退走，背上几处穴道立时一麻——

原来刘万山先前已留意到杨仞迈步，却假作不察，只等他靠近，果然一举制住，眼瞧郭正久战无果，便喊道：“郭师叔，杨仞被我擒下啦，不怕这姓赵的不就范！”

郭正闻言神情微变，倏忽站定了身形。

赵风奇哈哈一笑，退开一步道：“郭兄，你教的好弟子。”

郭正面色惭愧，扭头对刘万山道：“刘师侄，你好生糊涂。”

刘万山愕然道：“师叔何出此言？”

郭正轻叹道：“我既与赵兄约好了一对一的比斗，便是要各凭真本事来论定此事，如今胜负未分，你如何能先对杨兄弟出手，干扰赵兄的心神？”

刘万山一愣，道：“可、可分明是这小子先鬼鬼祟祟地过来拾刀……”

杨仞笑嘻嘻道：“这是我自己的刀，我自己过来捡起，又有何不可？刘师侄，请问我可有对堂中任何一人出手相扰吗？”

刘万山哑口无言，随即恍然明白过来，怒道：“你小子是故意来捡刀引我擒你，是也不是？”

杨仞却只微笑看着他，并不接口。

第二章 万仞天风（七）

刘万山气恼已极，忍不住便要再抽杨仞几个耳光，忽瞥见郭正面沉如水，正皱眉看着自己，略一犹豫，只得解开了杨仞穴道，对郭正躬身揖道：“弟子知错。”

郭正转头看向赵风奇，拱手道：“方才实在对不住，请赵兄调息一阵，咱们再来比过。”

杨仞见郭正做事公道，心里也不禁有些佩服，却听赵风奇哈哈笑道：“调息就不必了，郭兄请出招吧。”

郭正摇头道：“赵兄，咱们还是各自歇息片刻，再行较量。”说完退后数步，径自收笔落座。他心知先前赵风奇一番急追猛攻，耗力远多过自己，只是自己的师侄扰停了比斗，却是己方理亏，便想着让赵风奇平复气力，以作偿补。

赵风奇皱眉道：“郭兄怎的又啰嗦起来了，你既不肯出招，我老赵可不客气了。”——说着双臂微振，未及再有动作，衣袖晃动了一霎，竟倏忽散碎成一片片布料，轻悠悠地飘坠地上。

一时间他双臂赤裸，臂上筋肉虬结、遍布伤疤，衣衫到两肩处便只余两个破洞，瞧着颇有些狼狈。

原来先前郭正在闪避刀风时不断出笔刺中赵风奇的双袖，袖上孔洞渐多，所承“天人三策”的内劲也渐盈满，本已濒临破散，又经赵风奇发力振臂，终于碎落在地。

刘万山与段氏兄弟见状纷纷喝彩，尤其段峋先前被赵风奇击晕擒住，心中愤恨不已，此刻更是拊掌称快，连声大笑。

笑声中，忽听清泠泠一响，宛若寒泉激石、雪空龙吟，三个停云弟子似被冰水浇中，神思颤凛，定睛看去，却见赵风奇背后空余刀鞘，已将长刀拔在手中。

“赵兄请。”郭正脸色一肃，缓缓起身，将鸿翼笔当胸凝持。

赵风奇举刀踏步，走向郭正；忽然间堂中风声四起，细微而尖狭，恍若一枚枚风的碎片，时而交织混杂，时而各自离散，纷纷乱乱、数之不清。

杨仞一怔，低头瞥见自己的衣角静静垂着，却没察觉到身旁有风吹过，迷惑中又看向赵风奇，随即悚然明悟：这道道风声都是从赵风奇的刀上生发出来的——仿佛那貌似普通的刀身长满了无数孔窍，正与万仞之上的浩荡天风相接相通。

郭正心神愈紧，眼看赵风奇的步姿虽仍是大剌剌地毫不在意，眼神却愈发剽悍，整个人散发出的刀势越来越盛，心知若任凭他一步步走到近前出刀，只怕势如石破天惊，再难破解，当即果决掠步迎去，手中鸿翼笔疾点而出——

笔锋离刀身尚有三尺之际，嘶嘶两声，笔杆上倏忽绽出两道细纹；郭正一惊，手臂上的衣衫嗤嗤连响、不断开裂，未及反应，右臂已被无形的疾风割伤，刀痕满臂，血流不止。

郭正情急中煞住身形，倒掠丈外站定，胸前衣襟一膨，迸开十余道横斜不一的裂口；不由得暗道侥幸：若非退得及时，已遭开膛破腹。

赵风奇这回却并不追击，停步颔首道：“郭兄，你眼下认输，还来得及。”

郭正轻叹道：“天风萦回……没想到赵兄竟已修成此技。”

他先前曾与赵风奇数度交手，知道此人刀劲奇绝，招数也练得炉火纯青，只是终究比自己小着好几岁，内功上差了些火候，真正动起手来，多半不是自己的对手，故而才与其定下了一战之约，却没料到此人竟已修成传闻中烈风刀法的绝技“天风萦回”，一时间目视赵风奇，耳听着风声嘶啸，心神震动，怅涩难言。

赵风奇见郭正许久不语，不耐烦道：“郭兄，你想再打也成，只要能接住赵某的下一刀，便算你胜了如何？”

此刻刘万山与段峻、段峋已看得瞠目结舌， 均未想到世间竟有这般

刀术， 虽听赵风奇言辞狂傲，却也忘了出言反驳。

郭正从前在华山曾听燕寄羽讲述过“天风萦回”，心知赵风奇周身正有一片片刀刃般的疾风盘旋萦绕，暗忖：“燕山长曾说此招是攻守兼备的绝学，果真不虚。这一刀蓄势未发，威势已这般凌厉，一旦斩出，定然更难接挡闪避。”转瞬想尽平生所学：若再以“春日游”身法避让，只怕要避开刀刃容易，要躲过那些飘忽不定、生灭无休的刀风却是极难；至于其余诸般拳掌腿法，以及鸿翼笔上的功夫，恐怕也都不能破解这一刀。

一隙里郭正心思飞转：眼下好不容易取得了书信，若要认输奉还，如何能对得住燕山长？为今之计，只有抢步避过刀刃，硬受刀风割体，以鸿翼笔中最为神妙的一式“停云刺”刺中赵风奇，哪怕一命换一命，拼个玉石俱焚，凭自己的三个弟子也足够制住杨仞，将书信带回华山。

想到这里，心念已定，忽而转头对段峋道：“峋儿，你将桌上那竹筒先行收好，以免被刀风损坏。若稍后为师败了，你便将竹筒交与赵兄。”

段峋一愣，道：“师父，你绝不会败的。”他与兄长自幼拜师，曾数十次亲眼见到郭正力克强敌，在他心目中，师父实是仅次于燕山长的神明一般的人物，那是断然不会败给一个满脸疤痕的粗蛮刀客的。

段峻闻言亦道：“师父言重了，你老人家怎么会败？”

郭正轻轻点头，微笑道：“不错，为师是不会败的。”说完瞟了一眼杨仞，随即渐次注目段氏兄弟与刘万山，又道，“你们三个要谨记燕山长的吩咐。”

刘万山不明所以，略一寻思，笑道：“那是自然。师叔放心制敌便是，我紧紧盯着这小子，他休想溜走。”

段峻与段峋追随郭正多年，却看出师父虽面带微笑，但眼神极是凝重深沉，言辞中更有离别之意，心知师父已打算与赵风奇拼个同归于尽；兄弟俩相顾一眼，愈发忧虑起来。

郭正整衣敛容，对赵风奇拱手道：“就依赵兄所言，咱们一招定胜负。”

第二章 万仞天风（八）

“哈哈，”赵风奇随手一振刀锋，“这才痛快。”

两人相隔两丈站定，各自点了点头，缓步走向对方。

随着赵风奇迈步，风鸣声不断从他周身飞散开来，一声紧过一声，一缕急过一缕，所过之处桌椅纷纷断碎弹开。

郭正眼看赵风奇将长刀渐抬渐高，心知若能抢在这一刀斩实之前，贴近赵风奇将其刺伤，兴许就只是个两败俱伤之局，不必丢掉性命；当机立断，一步踏出，白衣骤然曳成一道亮眼的电光，急急飘向赵风奇。

赵风奇嘴角冷笑，似已有所预料，不进反退，回臂凝刀，一瞬间刀刃纹丝不颤，沉静如冰封千里的江河，无数道细锐的刀风仿佛都被冻得凝固在刀刃上；随即，赵风奇振臂一斩——

喀刺一声，恍如冰面崩解，天风呼啸而出。

郭正掠到近处，心中陡沉，正欲斜身让过刀刃、硬生生抢进，眼前忽然一暗，却是段峻紧咬牙关、手挥鸿翼笔，迎着刀锋飞扑而去。

离着刀尖尚有数尺，段峻的身形倏然当空悬停，如被无形之物托举，他满脸茫然，刹那间头颈、手足和身躯上布满了纵横交错的细线，恍若从身体中长出一张密网来；正想要看一眼师父，周身忽地腾起一团血雾，整个人已碎成数十块，坍成了血淋淋的一堆。

郭正身上溅满鲜血，此刻刚刚脱口叫出一声“峻儿！”，神情一霎呆怔、一霎哀狂，失魂落魄地滑步而前，等醒过神来，鸿翼笔已点中赵风奇胸口。

赵风奇深知郭正修为，方才那一刀实是全力施展，飞旋如刃的锐风汇聚在刀尖之前，将段峻斩成碎块，全身的刀劲也随之倾泻而尽，一时来不及回刀蓄劲，被鸿翼笔刺中，内息骤然涣散，喷出一口鲜血，踉跄退步。

郭正随手出指，连点赵风奇周身要穴，随即苦涩一叹，虽将劲敌制住，心中却殊无半分欢愉。

杨仞从旁观战，本以为赵风奇稳操胜券，等到情势逆转，想要相助却为时已晚，仓促间跃步而近，挥刀斩向郭正，却被郭正劈手捉住了“清河刀”，刀刃割破郭正手掌，鲜血淋漓洒落，郭正浑如未觉，只轻轻抖腕，杨仞顿觉一股浩然精纯的内劲涌入胸腹，气血狂乱翻涌，一跤坐倒。

段峋眼睁睁看着兄长惨死，此际双目赤红，“啊”的一声怪啸，状如癫狂，猛然从杨仞手中夺过长刀，将杨仞踢飞丈外，随即拧身挥刀，朝着赵风奇的头颈斩落！

郭正先前初到客栈，见到那四具停云弟子的尸身，心中已极悲愤，只是他以燕寄羽的嘱托为重，本想先击败赵风奇、擒回杨仞复命，之后再自行约战赵风奇，定要为四个弟子报仇；却不料事与愿违，竟又累得段峻在自己眼前丧命，只觉深深伤心失意，瞥见段峋即要斩杀赵风奇，一霎里空落落地不知所措，转瞬醒悟过来，喝道：“住手！”手腕一挑，笔锋已将“清河刀”挑飞。

段峋一怔，扭头急道：“师父，你做什么！”拔出腰间鸿翼笔，又朝着赵风奇的眉心狠狠刺去。

郭正叹了口气，伸手按在段峋肩头，往回轻轻一带，段峋身躯抖动，不由自主地双足离地，飘退了数尺。

段峋颤声道：“师父，你、你为何拦着我？为何不让我为哥哥报仇！”说到后来，嗓音嘶哑，已是泪流满面。

刘万山亦怒气冲冲道：“郭师叔，这姓赵的死有余辜，咱们这便将他与杨仞都杀了，以告慰死去的几位师兄弟！”

郭正脸色一肃，道：“咱们停云书院行事，自当遵礼法、循正道；万山、峋儿，你俩都不必多言。”

刘万山与段峋心中虽极为不平，却也不敢违背尊长，强定心神，一

齐躬身道："谨遵教诲。"

郭正痛失爱徒，双目亦是隐隐泛红，转头对赵风奇道："你我今日比斗，仍是不分胜负。"

赵风奇闻言冷哼一声，却不接口。

郭正走近几步，拱手道："赵兄，你接连杀我弟子，此仇不得不报。但此番仍是我的弟子贸然扰乱了比斗，我若这时杀你，那便是有失公允。——赵兄，咱们就此别过，三日之后，郭某再来寻你。"

刘万山愕然叫道："郭师叔，难道咱们就这般走了？"

郭正恍若未闻，径自凝视赵风奇道："半炷香后，赵兄的穴道便能自解。下次相见，自当与赵兄一决生死。"

赵风奇冷笑道："好，老子等着你。"

郭正又看向躺在地上的杨仞，淡淡道："杨兄弟，郭某仍有擒住你之时。"言毕转身，领着刘万山与段峋大步离去。

杨仞爬起身来，刚想骂句"他娘的"，却忍不住吐了口血。他先前被郭正震倒，又被段峋一脚重重踢在胸口，受了不轻的内伤，此刻只觉经络中似有一抹轻飘如云的气劲往复来去，屡次想要运功疗伤，却均被这一抹气劲所阻，始终调不匀内息。

赵风奇忽道："杨兄弟，你不是第一次被郭正所伤吧？"

杨仞一怔，道："在春雪镇外，倒也曾被他震伤过一次。"

"这就对了，"赵风奇"嘿"的一声，道，"停云书院的武学不以凌厉狠辣为重，但他们的心法'天人三策'修到'天境'后却有个极古怪难缠之处，每当伤在停云内功之下，伤势便一次比一次难愈，等你下次被郭正打伤，想治好可要耗日更久了。"

杨仞回想上次与郭正打斗，刀笔连连交击，所承受的劲道也没比这次少了，但当日自己只调息片刻便与方白纵马赶路，等到半夜睡醒时已

无甚大碍；可眼下却觉胸腹间闷涩痛楚，果然伤势沉重了许多，便道：“这倒是够邪门儿的，如此说来，即便停云弟子一时难以杀死对手，只要与其交手次数多了，总也能将对手耗死。”

赵风奇道：“不错，故而一旦遇到停云弟子，便须痛下杀手，不能与他们磨蹭。”

杨仞闻言一笑，却不接口，虽觉停云心法确然不易对付，但赵风奇所谓的“故而”却也颇有些牵强，沉吟片刻后道：“赵老兄，我先给你解穴。”

赵风奇淡淡道：“不必了，郭正的封穴手法非同小可，凭你小子还解不了。”

杨仞心说：“老子连燕寄羽的‘惊鸿影’都能解，还有什么解不了的？”嘴上只道：“嗯，既然如此，我就不费这力气了，好在郭正也说了，等到半炷香后，你的穴道便能解开。”

赵风奇道：“等个屁。”说完身躯轻震，脸色一瞬煞白，随即却已能动了，又道，“杨兄弟，咱们走吧，先离了这镇子再说。”

第二章 万仞天风（九）

杨仞瞥见赵风奇嘴角似有血丝溢出，却被他大剌剌地抬手抹去，不禁隐隐有些担忧，暗忖：“赵老兄不愿依郭正所言等穴道自解，此番强运功力冲开，只怕伤损颇重。”

赵风奇到客栈旁的马厩里随手牵了两匹马，与杨仞并辔东行。过得半晌，杨仞眼看即要出镇，诧异道：“赵老兄，你不去方家旧宅救你的手下么？我可是听郭正说，雷、胡、花三家的人都已赶去那里了。”

赵风奇淡淡道：“午后你离开青石老店不久，我便命一众兄弟护着岑、方二人远走，那宅子里早已没人了。”

杨仞恍然笑道：“原来如此，不知他们现在何处？”说话中转念：“这赵风奇看似粗蛮，实则粗中有细，奸猾得很。嗯，不然他也没本事一路悄悄地跟着我。”

赵风奇道：“他们离镇已远，我也不知他们现在哪里，但他们一路上都会留下暗记，咱们循着记号找去，自能与他们会合。”

杨仞点了点头，又道：“赵老兄好轻功。”

赵风奇一愣：“杨兄弟何出此言？”

杨仞道：“一路上我极为留意身后，若有人骑马跟踪我，我必能知觉；可见赵老兄并未骑马，仅靠腿脚便能跟上我的快马，轻功着实厉害。但即便如此，赵老兄恐怕也是一直离我颇远，否则我绝不会毫无觉察。”

赵风奇冷笑道：“我确是没骑马，不过要想让你小子不察觉，却也不算什么难事。”

杨仞哈哈一笑，心说：“放屁。”

两人纵马驰在野外，赵风奇道：“杨兄弟，有件事我老赵当真纳闷得紧，先前我远远地跟着你离镇而去，你本已行出了好几十里，为何却又

返回青石镇？”

杨仞随口答道：“我是怕自己走得太快，会撞见停云书院的人，这才调头；谁料郭正竟比老子走得还慢。”

天色渐渐昏暗，两人绕开那群青箫白马盟弟子的落脚处，向东又疾驰出数十里，直到明月高悬，马匹疲乏，才寻了一处溪边歇息。

杨仞吃了几口干粮，将青箫白马盟即将会同武林三大世家，与峨嵋织星剑掌门共对天风峡发难之事说了。

赵风奇闻言一凛，点头道：“等我会合了众兄弟，便派人快马赶去凉州知会贺老三……嗯，也须派人知会老楚一声。”

说完神情渐凝，默然沉思良久，忽道：“杨兄弟，你先前去而复返，该不会是想回来给我老赵通风报信吧？”

杨仞笑道：“自然不是，我是回到客栈后才听郭正说的。”不待赵风奇接口，径自又道，“赵老兄，先前我真没想到你的刀术竟这般精湛，你们天风峡的刀术当真颇有独到之处。”

赵风奇哼了一声，道：“我天风峡是武林九大刀派之首，所擅刀术之渊深神妙，又岂是‘独到’二字能概言的？”

杨仞笑嘻嘻道：“不过赵老兄，你也别忙着得意，再过半年，你便不是我的对手了。”

赵风奇愕道：“是吗，这却为何？”

杨仞当即将师父所言“练满十年乘锋刀法便能天下无敌”之事讲出，赵风奇听得怔住，半晌才哈哈笑道：“他娘的，你小子有时挺机灵，有时却蠢得没救。”

杨仞微笑不语，心想：“你他娘的才蠢，你是又丑又蠢。”随即走去一旁，认真练起“乘锋十九式”，等到练完百遍，赵风奇早已鼾声大作。

两人歇息了两三个时辰，继续沿着记号赶路。

又东行了数十里，赵风奇斜眼看向杨仞，道："先前你不愿别人跟着你，怎么这会儿却又肯与我老赵同行了？"

杨仞道："我那封书信落在郭正手里，须得设法夺回，他既说了三日后再来寻你，我不与你同行，却到哪里去找他？"眼见赵风奇面露恍然之色，轻叹一声，又道，"赵老兄，那书信是方白郑重托付之物，咱们可不能让停云书院得了去。"

赵风奇嘿嘿一笑，道："当日方白只让我护送你，可没托付我夺什么书信。杨兄弟，你要夺信，那是你自己的事。"

杨仞一怔，暗骂一声，冷哼道："我自然是要自己夺信，绝不敢请赵兄帮忙。"顿了顿，又道，"好在郭正这人似能算个正人君子，做事迂直得很，倒也不难对付。赵老兄，郭正说你们曾数次交手、未分胜负，这又是怎么回事？"

"杨兄弟，"赵风奇冷笑道，"你真以为郭正如此无能，任你从春雪镇一路行到了青石镇，一直都未找见你的行踪？"

杨仞一怔，随即明白过来：先前在途中郭正竟曾数度追近自己，却都被赵风奇挡了下来，自己竟一直懵懂不知；不禁怔怔瞪着赵风奇，许久难言。

赵风奇淡淡道："故而你方才所言，却有两处着实说错了：其一，这郭正身为停云书院礼殿执事，自有他的能耐，绝非你想的那般容易对付；其二么，哼哼，他算个屁的正人君子。"

杨仞皱眉道："先前在青石老店，郭正将你我制住，本可痛下杀手，却仍自行离去，说三日后再来寻你报仇，这倒也不是小人行径吧？"

赵风奇道："他若真是正人君子，便不该寻我报仇。老子既与他约好了一对一的比斗，他那徒弟猝然出手袭我，岂不是咎由自取、死得活该？"

杨仞道："赵老兄，你杀的停云弟子也不只那段峻一个。"

赵风奇冷笑道：“另几个都不是郭正的亲传弟子，又干他鸟事？你没见他先前一脸淡然，哪有丝毫伤心在意的模样？等到他自己的徒儿死了，才气急败坏地撂话要找老子报仇。”

顿了顿，又道：“郭正此人自以为是，觉得天下人都该依照他们停云书院的心意行事，我杀他弟子，他先想到的多半不是师徒情谊，而是我冒犯了他心中的礼法规矩。”

杨仞一愣，虽觉赵风奇颇有些强词夺理，但郭正先前言辞中一直是奉命行事的口吻，也确是在段峻死后才说要与赵风奇“一决生死”，不由得点头道：“世上终究没有全然都好的好人，即便是正人君子，也难做到事事都黑白分明。”

赵风奇道：“咱们江湖人行事，讲求的是‘快意恩仇’，这四个字可与‘黑白分明’常常相冲。譬如说，若有人为了白得不能再白的武林大义要杀你，难道你便引颈就戮，毫不还手吗？”

杨仞道：“那自然还是要还手的。”

“这就对了，”赵风奇颔首道，“杨兄弟，你虽有时蠢得没救，有时确也很聪明。”

杨仞哼了一声，忽然心中微动，道：“燕寄羽能杀死刀宗，难道便是因为刀宗不肯还手么？”

第二章 万仞天风（十）

赵风奇轻叹道："我也不知。不过若真是如此，刀宗可也有些蠢了。但即便刀宗再蠢再糊涂，我辈刀客该去舂山救他也还是会去，这便是'快意恩仇'了，只可恨……"说到这里，便不再说下去。

杨仞头一回听人用"蠢"字来说刀宗，不禁颇觉新奇，又想："只可恨你辈刀客也有些蠢，非但没能救了刀宗，自己的掌门反倒被燕寄羽擒住了。"若依照他从前与许念斗嘴的脾性，多半便将心中所想径直说了出来，只是眼下他已知自己在路上受过赵风奇的恩惠，便只淡笑不语。

又过一日，两人快马加鞭，循着天风峡刀客所留暗记往东过了玉门关，晌午来到一处小集镇，进了镇上的一家客栈。

杨仞一踏进门来，心中便是一凛：堂内有两人正坐在角落一桌饮酒交谈，其中一人身形肥胖、衣饰华贵，赫然是曾在春雪镇上窥见过的"岳公子"，他身旁怯生生立着一名模样秀美的少女，不时为两人斟酒。

杨仞心说："他娘的，这胖子倒会享福，还找了个美貌小姑娘伺候他。"再看那与"岳公子"对坐之人，却是一身粗布短衫，脚边放着一个货担，似是走街串巷的货郎，只是面皮与短衫里露出的手腕都极白皙，容貌也太过干净斯文。

杨仞暗道古怪，却见赵风奇走到柜台前，对客栈掌柜道："店家，不知可有个叫齐四的在贵店下榻，我是他的兄长，有事寻他。"

"请稍待，"那掌柜翻了翻簿子，又道，"不错，这位姓齐的客官住在后院的'人'字六号房。"随即叫来店伙计引路。

杨仞与赵风奇来到后院，那店伙计敲了敲房门，径自推开了门，回头道："小人记起来了，这位客官一早便出门了。"

赵风奇似早有预料，踏进门去道："嗯，那我就在这房里等他回来。"

那店伙计面露难色，打量赵风奇片刻，却径自告退。杨仞也跟着进

到房里，忍不住笑道："赵老兄，那店小二不敢多说什么，一定是怕了你的相貌。"

赵风奇满脸伤疤、形容凶恶，闻言却不生气，反而得意笑道："杨兄弟，你这话说得再对不过。料想我手下的兄弟们正在镇外不远处，等到入夜，便会有人来接引咱们。"

杨仞道："赵老兄，刚才你没留意，那堂中有一桌客人似是停云书院一伙的。"

赵风奇冷哼道："老子岂没留意？那一桌有个货郎，却是泉州'藏玉楼'新任的楼主温蔚，他从前是开酒楼的，没想到温歧死后，他也扮作了货郎，嘿嘿，这倒是有点意思。"

杨仞恍然笑道："怪不得这货郎怎么瞧都像是个斯文人，不知他武功修为如何？"

赵风奇道："不知道，想来没我老赵武功高。嗯，他对面那胖子，我倒不认得了。"

杨仞道："我也不知那胖子是谁，不过曾听燕寄羽称他为'岳公子'，此人虽听从燕寄羽的吩咐，但燕寄羽对他很是客气，料想不是停云弟子。"

赵风奇略一寻思，道："原来是'青城弦剑'的岳凌歌，此人刚当上正气长锋阁的阁主，也不知能耐高低。"

杨仞笑道："料想也不是赵老兄的对手。"他在青石镇上目睹了赵风奇的刀术，此言虽有打趣之意，却也算是语出真诚。

赵风奇随口道："这话不错……嗯，咱们去堂中喝酒，听听这两人说些什么。"

杨仞一怔："那温蔚不认得你么？"

赵风奇道："我与他不过是十多年前曾有一面之缘，他若不扮作货郎，我原也认不出他，料想他也识不出我来。"

杨仞沉吟道："嗯，赵老兄，你十多年前脸上也是这般……这般威风么？"

赵风奇哈哈笑道："老子十多年前可白净得很，走吧，若被认出来，我杀了他俩便是。"一边说话，一边已出了房门。

杨仞随赵风奇来到堂中，与温、岳相隔两桌而坐，随意点了几样酒菜，瞥见那两人谈笑正欢，似浑不觉周遭变化。

却听那岳凌歌道："温兄放心，等燕山长回到华山，便会整顿武林大事、选定正气长锋阁的三位新阁主，到时温兄自是其中一位。"

温蔚笑呵呵道："如今'武林八奇'之中，藏玉楼怕是比不了天音宗了，温某做不做阁主倒都无妨，只是有些好奇，不知另两位阁主又会是谁？"

岳凌歌正待开口，却有个酒客看见了温蔚的货担，便凑近来想买杂物；温蔚与那人交谈起来，言语中似对货郎的买卖尚有些生疏，许久才低价卖出一面铜镜，随即转回头对岳凌歌道："岳公子见谅，请接着讲吧。"

岳凌歌轻叹道："温兄，你丢下滁州酒楼的大生意不做，何必也要当个走街卖货的？实不相瞒，我不但瞧你做货郎做得别扭，瞧见你这货担，更是睹物思人，心中着实难受。"

温蔚淡淡道："这是我们藏玉楼起家立命的买卖，如今楼主已不在了，总须有人接下这货担。温某一时做不惯货郎，久了也就做得惯了。"

岳凌歌一怔："原来如此，在下深感佩服。"随即点头道，"在下深受温歧温楼主之恩，自然也极信得过温兄，方才温兄既然问起，在下便实言相告：如今方天画被擒，正气长锋阁缺了个出身于'九川十三崖'的阁主，燕山长的意思，是想让方天画的义子秦楚来当。"

温蔚道："秦楚是青箫白马盟的新任盟主，论身份倒也说得过去，就只怕他本事不济，难以服众。"

岳凌歌道："这位秦公子，最大的本事便是听话。"

温蔚莞尔道："这本事非同一般，倒算是个少见的好本事。那么九大刀派之中呢，恐怕燕山长不会再让天风峡的人当阁主了吧？"

杨仞听到这里，瞥见赵风奇面露冷笑，以为他即要破口大骂，哪知赵风奇却只仰头喝了一碗酒，目不旁顾。

却听岳凌歌道："这另一位阁主，却不是九大刀派出身，而是一位青锋令使。"

温蔚沉吟道："青锋令使，那多半是戚晚词了，她与岳公子同是剑派掌门，看来从此在武林中，剑要压过刀了。"

岳凌歌闻言一笑："我若不说，恐怕温兄决计猜想不到：此人并非戚晚词，而是青锋令使中最为年轻的一位。"

温蔚脸色顿变，脱口道："——竟是陈彻么？"沉吟片刻，摇头叹道，"这少年既无名位，亦无作为，能当上青锋令使已是奇闻，竟还要来做正气长锋阁的阁主，这可真是……燕山长心思深邃，委实令人难以揣度。"

岳凌歌道："当日温楼主将青锋令交与陈彻，其中一定也有深意，我本还想就此事请教温兄。"

温蔚苦笑道："这我可当真不知了。"

杨仞默然旁听，心说："他娘的，这陈彻与老子差不多大，又当令使又当阁主的，运气可比老子好多了。"

又听岳凌歌道："陈彻是青州人，幼年时似也与青州'飞光门'打过交道，如今吕东游已死，岑东流亦是几成废人，飞光门中剩余刀客都镇不住门派，若是燕山长有意栽培陈彻入飞光门、暂领了这刀派的掌门之位，那这少年在江湖中便有了名位。"

温蔚皱眉道："这是燕山长所言，还是岳公子自己的猜测？"

岳凌歌微笑不语，忽而转头，恰恰与杨仞目光相触；杨仞霎时一凛，未及反应，岳凌歌已转回头去，继续与温蔚说起话来，似乎方才的举动只是无意。杨仞心想：“当日在春雪镇上，连燕寄羽也没瞧见我的模样，这胖子更加不认得我，想来只是他自己疑神疑鬼，胡乱扭头。”

“这自然只是在下胡乱猜想罢了，温兄不必在意，不过近日燕山长郑重吩咐了一件要事，却须得劳动温兄。”

温蔚一笑：“怪不得岳公子约见温某于此。既是燕山长的吩咐，岳公子请讲便是。”

岳凌歌道：“请温兄率些人马，假扮成天风峡刀客，前去……”说到这里，语声愈发低微，究竟“前去”何处，却是无论如何也听不清了。

杨仞与赵风奇悄然对视，心中均极惊疑。

第二章 万仞天风（十一）

温蔚听完沉默良久，道：“这可有些古怪，实在出乎温某意料……这当真是燕山长的吩咐么？咳咳，岳公子，非是温某信不过你，只是燕山长往常可确然不是这般行事呀。”

岳凌歌微微一笑，从衣襟中取出一页纸笺，道：“有此‘停寄笺’为凭，温兄总能信得过了。”

杨仞曾听师父讲过停寄笺，知道是停云山长的信物，心中颇为好奇，极想扭过头瞧瞧那页纸究竟有何非凡之处，却又怕被那两人察觉，犹豫之际，岳凌歌已将停寄笺收起，敬了温蔚一杯酒。

随后，两人却不再谈论武林中的事，只闲话些诗文雅趣；杨仞越听越不耐烦，心说：“这温蔚一说起文人的玩意儿便兴致勃勃，太也不像货郎。”眼瞟着两人吃喝了一阵、起身出门而去；那小侍女走去柜台付了账，低着头紧步追出了客栈，仿佛怕被丢下似的。

杨仞转头对赵风奇道：“赵老兄，也不知燕寄羽又有什么诡计，咱们跟去瞧瞧。”

赵风奇哼了一声，道：“燕寄羽既要对付我天风峡，想来是让温蔚假扮成天风峡刀客四处作恶，栽赃陷害，好给他种下发难的口实。”

杨仞沉吟道：“若燕寄羽只想将天风峡控在手里，仅凭杀刀宗一事便能罗织出好些发难的由头。他若真是找人假扮天风峡刀客作恶，那是已动了剿灭天风峡的念头，那可严重得多了。”

“想剿灭我们？”赵风奇冷笑道，“只怕姓燕的没那本事。”

杨仞道：“无论如何，咱们快些跟上他俩，瞧个究竟。”

赵风奇道：“那也不必了。”

杨仞愕然道：“为何不必？”

赵风奇却不答话，径自走到柜台结算酒菜钱，那掌柜笑吟吟道：“方才那位小姑娘在出门之前，已替两位付过账了。”

赵风奇一怔，与杨仞对视一眼，随即大步走向客栈后院；杨仞张望门口，又看了看赵风奇的背影，虽然心急，却也只得跟着他回到客房里。

眼看赵风奇往床榻上一躺，竟似打算睡觉了，杨仞忍不住道：“赵老兄，你究竟为何……”

赵风奇截口道：“他们既为咱俩付账，那是摆明了知道咱俩偷听，再跟去多半也是无用……嗯，瞧那小姑娘的身形举止，修为决然不低，说不准比你还高。那岳凌歌与温蔚的武功，自然就更高了。”

杨仞恍然道：“原来你是怕了？”

“老子怕个屁，”赵风奇淡然道，“他们三个不易对付，却也奈何不了老子。若是老子自己一人，说不准便会跟去瞧瞧，但多了你这累赘，还是不去为妙。”

杨仞闻言顿怒，冷笑道：“赵老兄，话莫说得太满，兴许你以后还须我来帮你。”

赵风奇道：“且不说这些，想那温蔚要假扮我天风峡刀客，还须召集人手、采卖衣衫长刀，可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干成的事，咱们现下跟去，又有何用？既不能十天半月地跟踪他们，反倒不如不跟，以免节外生枝。”

杨仞听他说得在理，一时难以反驳，心知赵风奇为人精明悍勇，绝不是听任旁人危害天风峡的脾性，所谓的“节外生枝”，全是顾及要护送自己之故；沉思片刻，心中老大不是滋味，忽而冷声道：“赵老兄，咱们先前便说好了，我不需你帮忙，你也别再跟着我。我自己前去中原，这便告辞了。”

赵风奇微笑道：“你不跟我在一处，却要如何找见郭正夺回书信呢？你若是想先行离开，再绕回来悄悄跟着我……嘿嘿，不是我老赵瞧不起

你，凭你的轻功，还跟不住我。”

杨仞被他说破心思，暗骂一声，嘴上笑嘻嘻道：“我说的意思，正是要先夺回书信，而后再自行东去。赵老兄，等咱们与你手下的十个刀客会合了，你再派几个刀客去找寻温蔚的行踪，倒也不耽误事。”

赵风奇在堂中已瞧出岳凌歌与温蔚都是心思精细之人，心知凭自己手下兄弟的身手，恐怕跟不了几日便会被察觉，只是此刻却也不必与杨仞多说，略一沉默，便道：“杨兄弟所言极是。”

杨仞察言观色，立时猜到赵风奇所想，笑道：“不过我这人最捺不住好奇，既知此事，非得去瞧个究竟不可。”他料想自己若去跟踪温蔚，赵风奇必也会跟来，故而说完便要出门。

赵风奇脸色一沉，道：“你若敢去，老子便将你打晕了拖去中原。”

杨仞一怔，皱眉道：“赵老兄，你这是威胁我么？”

“是便怎的？”赵风奇瞪眼道，“你打得过我？”

杨仞默然片刻，哈哈一笑：“不去就不去，随便那温蔚假扮成你老子、你爷爷，或是天风峡里别的老刀客，又与我何干？”言毕在心里将赵风奇反复咒骂。

过得半晌，赵风奇斜眼打量杨仞，但见他径自闭目养神，便淡淡笑道：“杨兄弟，我知你心里正在骂我，你不妨骂出声来，可别憋坏了脏腑。”

杨仞闻言一笑，也不睁眼。

又过去大半个时辰，忽有人敲门，却是一名天风峡刀客来到。从前杨仞曾见过这刀客两回，却不知他姓名。

赵风奇道：“众兄弟现在何处？这几日没什么闪失吧。”

“回赵副掌门，”那刀客躬身禀道，“兄弟们正在这镇子南边不远处的的树林中。”

杨仞见他回话时脸颊苍白、语声微颤，不禁微觉奇怪，却听赵风奇道："很好，我本以为你们到入夜才会来客栈接应，你来时没被人跟踪吧，留神了没？"

那刀客低头道："没有。"

赵风奇微微点头，倏然喝道："是没被跟踪，还是没留神？"

那刀客浑身一颤，忙道："没、没被跟踪……"赵风奇却似浑未去听，自顾自跃下床来，推门而出，随口道："走吧，咱们去南边的树林。"

三人牵了马来到街上，杨仞瞥见那刀客脸色白得难看，便笑呵呵问道："兄台，你就是齐四吗？"

那刀客一愣，摇头道："在下姓俞名凌，'齐四'是赵副掌门的化名。"

杨仞恍然笑道："原来你们是接应谁便用谁的化名订房。这'齐'字是你们赵副掌门姓名的最后一字，他在天风峡中排行老四，所以才叫齐四，对不对？"

那刀客俞凌点了点头，也不接话，似是无心与杨仞闲聊。他本想上马，但见赵风奇只是牵着马踱步，便也在街上慢慢走着。

赵风奇嘿嘿一笑，忽而停步转身，目视俞凌道："说吧，出什么事了？"

俞凌霎时顿步，嘴巴一歪，似是忍不住要哭，忽听赵风奇冷冷道："你敢哭出来，老子一刀剁了你。"

俞凌一惊，赶忙紧紧抿嘴，片刻后道："兄弟们今早遇敌，没能敌过那两个贼子，都、都被擒住了……实在愧对赵副掌门的信任。"

赵风奇道："哪两个贼子？他娘的，便只两人你们也敌不过？"

俞凌道："是庐州花家的花流骛，还有朔州胡家的胡飞尘。"

赵风奇恍然点头："前些日我让你们早早离了青石镇，没想到还是被

他们追上了。”

俞凌闻言恨声道：“那岑东流整日要酒喝，难伺候得紧，若不是他醉酒撒疯耽误了赶路，我们也不会被贼子追上。”

赵风奇道：“嗯，岑东流、方轻游如今怎么样了？”

俞凌道：“也都被制住了，都在南边的林子里。”

赵风奇冷哼道：“这两个贼子制住了你们，在林子里设下了埋伏，又派你来将我骗过去，是么？”

俞凌垂首道：“正是。那花流骛说，我若不来，或是敢在半路将实情告知赵副掌门，他便将林子里的九个兄弟都杀了，还说……”

赵风奇道：“还说什么？”俞凌低声道：“还说要将赵副掌门绑到咱们天风峡里，当众剁成碎肉，炖了吃……”

“那他可得找口大锅。”赵风奇哈哈大笑，拍了拍俞凌肩膀，又道，“大声回话，怕个鸟？”

俞凌朗声道：“我不是怕，我是恨自己没用，对不住赵副掌门。”

赵风奇点头道：“你没自己跑了，还敢来见我，足见你不怕。花流骛与胡飞尘武功都极高，也难怪你们失手被擒。俞凌，你小子受苦了，嗯，你们都受苦了。”

俞凌闻言身躯一震，脸上流下泪来，霍然拔出长刀，道：“赵大哥，咱们同去林子里，与贼子拼个生死！”

赵风奇皱眉不语，他本想着先行与众兄弟会合，将诸般事情吩咐清楚再孤身带着杨仞东行，等候郭正前来寻仇，却不料众兄弟与岑、方二人眼下却都陷入敌手，一时沉吟不决。

杨仞道：“赵老兄，这花流骛和胡飞尘是想将你擒去凉州，好逼迫贵门派就范。”

赵风奇冷笑一声，又问俞凌道：“雷缨锋呢，他没露面么？”

俞凌道："雷缨锋？我没见过……啊，难道金陵雷家也要与咱们为敌吗？"

赵风奇道："嘿嘿，岂只雷家。"当即将杨仞先前说的几大门派要共同对付天风峡之事讲出，又道，"俞凌，我命你速速赶赴凉州，将此事报与贺风馗。老楚一行人也在途中，你若撞见了，也知会他们一声。"

俞凌听完神情顿紧，道："赵大哥，我还是先跟你去林子里将贼子杀了，而后再……"

赵风奇打断道："事不宜迟，你这便上马吧。"

俞凌道："赵大哥，可是你自己……"

"滚你娘个蛋，"赵风奇不耐烦道，"你小子想抗命不成？"

俞凌犹豫片刻，没再多言，只对着赵风奇深深一揖，随即转身上马，飞驰而去。

杨仞想了想，道："那雷缨锋不露面，多半是埋伏在暗中，等着要偷袭咱们。"

赵风奇却没接口，只道："杨兄弟，咱们也上马吧。"在街上不紧不慢地驰出数十丈，忽而又道："杨兄弟，你可记得我说过，在途中曾收到老楚的传书？"

杨仞一怔，道："记得，你说楚老兄告诉你，停云书院挺难对付，他们尚未能将铁掌门救出。"

赵风奇道："嗯，老楚在传书里还转述了方白的话。"

"方白？"杨仞道，"方白说什么了，可有提及我么？"

第二章 万仞天风（十二）

赵风奇嘿嘿一笑：“方白说我老赵与你这小子很有些相像，托请我多多指点你。”

杨仞失笑道：“他娘的，咱俩有什么相像的？”

赵风奇道：“不错，我当时也觉好笑，我与你小子除了都爱说‘他娘的’，着实没什么相像之处。不过眼下想来，方白此言倒也有些道理。”

杨仞皱眉道：“有什么道理？”

赵风奇却又不接话了，随即神情郑重道：“杨兄弟，我有一事，想请你帮忙，不知你可愿意相助？”

杨仞听得疑惑，随口道：“赵老兄，你请讲吧。”

赵风奇道：“此去凉州尚远，我只派了俞凌一个人前去报信，终归不大放心；杨兄弟，你去东海送信也要路过凉州，便请你为我老赵也做一回信使如何？有劳你即刻上路，赶赴天风峡找到贺老三……”

杨仞听到一半，便知赵风奇是要将自己支走，而后一人前去林子里救人，哈哈一笑，打断道：“赵老兄，你不护送我了？”

赵风奇微笑道：“咱们先前不是已说好了，你不用我老赵帮忙，我也不跟着你。”

杨仞“嗯”了一声，道：“你救过我，我为你报个信那也不算什么，我答应你便是。”

赵风奇拱手道：“实在多谢杨兄弟，那咱们就此别过。”

“赵兄何必客气？”杨仞摆了摆手，又道，“不过我这会儿累得很，想去南边的树林里乘凉歇脚，不知赵老兄可要同去？嗯，等我在林子里歇够了，自会去为你传信。”

“你小子这是消遣我？”赵风奇怒道，“我天风峡的兄弟落难，自有我

老赵去救，又他娘的关你屁事？”

杨仞摇头道：“我不是去救你们天风峡刀客，我是去救岑兄与方兄；我与他俩一见如故，虽没说过几句话，却已是过命的交情，那是不得不救。”

赵风奇道：“过你奶奶的命！”

杨仞淡然一笑，却自顾自与赵风奇并辔向南。赵风奇气极反笑，道：“杨兄弟，你若有方白那本事，老子巴不得你与我同去救人；但现下你刀术平平，到时候只怕老子还得分心救你，反倒耽误了救人。”

杨仞道：“赵老兄，你不必多言。我的刀术兴许不及你，却也绝不会拖累你救人。”

赵风奇知道杨仞应变机敏，练刀也下过苦功，倒确然不能算个累赘，只是花流骛与胡飞尘都是武林世家中的佼佼者，且不知他俩设下了什么埋伏，若答应杨仞同去，终归太过冒险；眼看着杨仞又随自己驰出数十丈，忽而笑道：“杨兄弟，你很怕别人看不起你吗？”

杨仞一愣，道：“不怕。”

赵风奇道：“嘿嘿，当真？”

杨仞道：“眼下我在武林中尚未扬名立万，别人看不起我，也是应当。等我以后闯出名头，重振乘锋帮，自不会被人看轻。”

赵风奇道：“好，就算你眼下不怕别人看轻你，但你很想让别人都高看你一眼，是也不是？”

杨仞道：“不错，这有什么好说的，难道还有人盼着自己低人一等吗？”

赵风奇点了点头，轻叹道：“杨兄弟，这一路上我老赵算是帮过你几次，你嘴上虽不认，我知你心里是认的，你若真也想帮我老赵一回，便赶紧快马奔赴凉州报信，实在不必陪我去林子里犯险。”

杨仞道："我是自己想去，可不是为了帮你。"

赵风奇淡淡道："我知你不愿别人帮你，一旦别人帮了你，你便急着要偿还，仿似今早欠下的恩情，日落前还不上便不是好汉，这又是何必？从前我老赵初入江湖时，也没少受人提携帮助，如你方才所言，眼下你武功名望都尚未立得稳当，即便暂时受了些恩惠，等以后再慢慢偿还便是。以后我老赵当真遇上难处，自会去找你帮忙。欠恩不是欠债，你非要急着还了，别人也不会高看你一眼。"

他语气平淡地说完，杨仞却听得颇为刺耳，皱眉道："老子也不用你赵风奇高看。"

赵风奇摇头道："杨仞，我原以为你这人很有主见，处事果决机变，从不婆婆妈妈的，与我老赵也确有几分相似，可是现下看来，还是方白说错了。"

杨仞道："他本就说得不对。"

赵风奇道："你不敢受人恩情，不是怕别人看不起你，而是你自己看不起自己。你是怕自己以后没本事、没机会还是没命偿还？真正武林中的好汉，既敢报仇、又能忍辱，既能报恩、亦敢受恩，你若真深信自己以后能扬名立万，就早早赶到中原去，别再跟着我老赵。"

杨仞心中确是不愿欠人恩情，只是究竟为何不愿，却未曾细想过；先前他肯答应为许念送信，有个重要原由便是他在舂雪镇住了九年，无形中受到了刀宗的庇护；他靠着与方白同行才远离了舂雪镇，却也是看出方白似乎有求于他，至少是想问他关于柳空图的事，他说与方白后便觉两不相欠；此刻虽觉赵风奇强词夺理，却仍不自禁地越听越是气恼，脱口道："赵老兄，你也不用张口报恩闭口欠情，老子也没欠你多少。老子也不是怕自己没命偿还，老子是怕你赵风奇命短，活不到老子还你的时候。"

赵风奇默然片刻，嗤笑道："杨仞，你这般一味嘴硬，恣意顽固，若不及早改改你的性子，恐怕永远低人一等，难成大器。"

杨仞摇头道："等到我练满十年'乘锋刀法'，等到我'乘锋帮'成为武林

第一大帮，自不会比任何人、任何门派低，这却与我的性子无关。”

赵风奇劝说良久却不奏效，愈觉不耐烦，喝道：“乘你娘的蛋锋！你小子少跟我鬼扯，赶紧给我滚得远远的。”

杨仞面色顿变，这“乘锋”二字实是他心目中最为珍贵神圣的字眼，当即沉声道：“赵老兄，你瞧不起我无妨，却不能辱及我乘锋帮。”

赵风奇闻言冷笑，向旁用力啐了一口，道：“狗屁的乘锋帮，不及老子一口唾沫。”

第二章 万仞天风（十三）

杨仞大怒，狠狠瞪着赵风奇，一时间心思飞转：“这狗日的赵风奇，老子本也没让他帮我，即便没他暗中护送，老子也自有脱身之法，绝不会被郭正擒住；若非老子为了返回青石镇给他传话，更不会撞见郭正，被夺去了书信……不错，老子本也不欠他的，反倒是被他连累了。”

当即强压怒火，淡淡道：“世人多半有眼无珠，但我乘锋帮总有威震武林之时，告辞了。”不待赵风奇接口，便冷着脸纵马东去。

出了镇子，旷野间清风拂面，杨仞心胸一畅，霎时醒悟过来：“他娘的，老子到底还是中了赵风奇的计。”

大声痛骂了赵风奇几句，暗忖：“说什么忍辱受恩，先前他赵风奇被郭正封住穴道，宁肯受伤也要硬生生冲开穴道，又能忍什么辱了？他们天风峡若真能忍辱，又何必一听铁风叶被擒便不要命似的赶去解救？哼，这赵风奇嘴上一套，做起事来却是另一套，还他娘的敢教训老子。”

想到这里，倏而转念，隐隐觉得赵风奇的脾性倒真似与自己有些相像，那方白倒也并非全是胡言。他不愿深想，径自调转马头，朝着镇子南边驰去，没行出多远，又想：“老子刚说了告辞，这便又去找他，岂非显得老子有些蠢了？……罢了，人生在世，难免要做些蠢事，老子再蠢也蠢不过赵风奇。”

随后扬鞭催马，不多时来到镇子南边，果然前方远远的有一片树林；又南行了一阵，霍然望见赵风奇正在前边数十丈外骑马缓行。

赵风奇听见身后的马蹄声，转头一望，策马更缓，似在等杨仞追近；杨仞驰到近处，笑问道：“赵老兄，怎么骑得这么慢？”

赵风奇索性下了马，道：“前边林子里定有埋伏，马蹄声太响，我正打算慢慢走着过去。”

杨仞恍然道：“言之有理，那我也走着去。”说完也翻身下马。

赵风奇打量了杨仞一会儿，叹道：“杨兄弟，你到底还是跟来了。”

杨仞颔首笑道：“不错，赵老兄若是还没骂够，还可再骂，我洗耳恭听。”

“也罢，”赵风奇苦笑一声，“咱们同去林子里便是，杨兄弟，多谢你。”

杨仞与赵风奇并肩走向那处密林，笑嘻嘻道：“我是去林中乘凉，赵老兄不必谢我。”

赵风奇摇头道：“我不是谢你陪我去犯险救人。”随即又道，“杨兄弟，你虽然嘴硬，心肠却还不够硬，我知你先前返回青石镇是为了天风峡的事，是想给我传话，我老赵深承你的恩情，多谢了。”

杨仞一怔，笑道：“那你可想岔了，我已说过，我是怕撞见停云书院的人，不想行得太快。”

赵风奇也不争辩，只道：“嗯，稍后咱们进了林子，务须小心在意，到时你便……”

杨仞凝神细听，忽觉胸腹间接连麻痹，却是被赵风奇封住了穴道，立时僵在原地。

赵风奇环顾四下，将杨仞扛到隐僻处，藏在一块巨石之后，淡淡道：“杨兄弟，得罪了，等我救人回来，便为你解穴。”

想了想，又道：“若我不能回来，过得三四个时辰，你的穴道便会自解，料想那时林子里也早没人了。”

杨仞心中一沉，道：“他娘的，老子不去那鸟林子便是，你这便给我解开穴道。”

赵风奇摇了摇头，微笑道：“杨兄弟，你若想着等我走了便运功强行冲开穴道，不免深受内伤，即便赶去林中，可也就真成了我老赵的累赘了，你是聪明人，料想不会干这蠢事，是么？”

杨仞心知确如赵风奇所言，一时苦思无策，只恶狠狠骂道：“姓赵的，你以为你比老子聪明么，老子告诉你吧，你其实是天下头一号的蠢

蛋！”

赵风奇哈哈一笑，只道：“咱们后会有期。”

走出两步，犹豫片刻，又转回身来，点头道：“杨兄弟，我老赵交了你这个朋友。”

杨仞一怔，随即骂道：“交你娘的鬼，你赶紧给老子解穴！”

赵风奇皱眉道：“你这般大喊大叫，若引来敌人可就不妙了。”

杨仞道：“老子引你奶奶的腿，你他娘的……”未及说完，喉中忽然一窒，却被赵风奇封住了哑穴。

两人默默对视片刻，赵风奇拍了拍杨仞的肩膀，转身而去。

杨仞暗骂一声，耳听着脚步声渐远渐消，沉心静气，设法冲穴；他不敢运劲太猛，半晌过去才只冲开一处穴道，暗忖：“‘乘锋诀’既是天下第一心法，便该既能顷刻解穴，又不致身受重伤才是，我可不能急躁，只要再多聚些内劲便能解开了。”

然而他经络被封，内息着实难聚，又过良久，仍是动弹不得，除去不停咒骂赵风奇外，却也别无他法；情急之际，心里白茫茫一闪，莫名竟又想起九年前走过的那片雪地来，耳边一下接一下地响起了脚步声。

杨仞渐听渐入神，只觉那脚步声愈发沉稳厚重，忽而省悟过来：“他娘的，原来不是我自己心里走路，而是附近当真有人来了。”

等了片刻，果然有个身着青色劲装的汉子绕过巨石，走到杨仞身旁打量了一瞬，道：“阁下可是穴道受制？”

杨仞说不出话，只瞪大了眼睛看着那青衣人，但见他年约三十，身形高壮，相貌颇为老实憨厚，只是裸露的双臂上长满了火色细纹，从手肘一路延伸到掌背，瞧来有些古怪。

那人怔了怔，恍然一笑，伸手轻轻握住杨仞脉门。杨仞顿觉一股暖热的气流涌遍了四肢百骸，浑身说不出的舒泰，随即竟已能动了，不由

得惊疑暗忖："这人转瞬就解开了我的穴道，恐怕功力不在赵风奇之下。"

眼看那人撤手退步，便拱手笑道："多谢阁下相救。"

那人抱拳还礼，淡淡道："举手之劳，不必客气。"

杨仞道："请教阁下，方才我被困在这石头后面，料想极为隐蔽，阁下却是如何瞧见我的？"

那人道："我从旁经过，隐约察觉到石头之后有人正自运转内息，便走近了几步，随后便听见了你的呼吸声。"

杨仞咋舌道："阁下好厉害的修为，佩服佩服。"

那人轻轻摇头，端详着杨仞面容，神情微变，忽道："你可是杨仞？"

杨仞闻言露出茫然神色，反问道："阁下何出此言？"

那人道："我从郭正前辈那里见过你的画像。"

杨仞一凛，微笑道："原来你认得郭师叔……嗯，瞧你的打扮，可也不像停云弟子呀？"

那人道："在下雷缨锋，幸会杨兄弟。"

第二章 万仞天风（十四）

杨仞闻言顿惊，但见那人脸色稳重，瞧不出有什么恶意，便笑呵呵道："原来阁下就是雷缨锋。嗯，雷兄可是要帮郭师叔擒拿在下？"

雷缨锋沉默片刻，道："我只是看过杨兄弟的画像，知道郭前辈正在找寻杨兄弟；其余的事，郭前辈并未对我多言。"

杨仞心中微松，点头道："那么雷兄经过此地，是所为何事？"

雷缨锋道："我正要去前边树林中与花流骛、胡飞尘会面。"

杨仞心念飞转，笑道："我猜你们三个是要一同对付赵风奇，是么？"

雷缨锋道："不是。"眼见杨仞神情惊诧，当即说明了情由：先前在青石镇上，花、胡二人打算先制住赵风奇作为人质，等到了凉州便能胁迫天风峡就范；可雷缨锋虽然素来钦服燕寄羽，但对天风峡的好汉却也颇为敬重，主张见到赵风奇应以言辞好生规劝。——两边话不投机，赶到方家旧宅后扑了个空，争执更加激烈，雷缨锋索性便离了两人，自行东去。

杨仞听得将信将疑，转念又想："此人武功极高，方才又救了我，似也不必出言骗我。"便道："原来如此。不过雷兄既已在多日前与花流骛、胡飞尘分道扬镳，又如何能得知他们此刻正在树林里？"

雷缨锋道："我与他俩分离后，便去找寻峨嵋'织星剑'的戚晚词前辈，想请她来定夺此事；只是戚前辈行踪不定，直到今日早些时候，我才与戚前辈匆匆见了一面，这才从她口中得知，花、胡二人竟已擒住了赵风奇前辈的手下，要在林子里设计埋伏赵前辈。"

杨仞恍然道："如此说来，是花流骛他俩派人知会了这位戚前辈？"

雷缨锋犹豫片刻，道："戚前辈究竟如何得知此事，却没向我提起。"

杨仞瞧见他神色异样，心中一动："花流骛他俩做事卑鄙鬼祟，有违正道，未必敢报与戚晚词知晓……难道说，那一众天风峡刀客里真有内奸？"想到这里，脑中忽然闪过了俞凌对着赵风奇躬身长揖、上马驰去的身影。

雷缨锋道："杨兄弟，我听郭前辈说，先前本是赵前辈在一路护送你，料想此刻赵前辈也在左近吧？"

杨仞闻言笑道："雷兄，你张口便是戚前辈郭前辈赵前辈的，着实听得我头疼……"

一边说话，一边暗忖："若两方打将起来，也不知这雷缨锋到底会帮谁，若他也要为难赵风奇，我便须得设法将他耗在这里；可是此人似乎很有些刚直厚道，若让他去到林子里，兴许还能帮着赵老兄。"他与雷缨锋相遇未久，终究不敢深信，一时间计较难定。

雷缨锋打量杨仞神情，语气认真道："杨兄弟，你若不便相告，那也无妨。我现下便须赶去林中等候赵前辈；我等既奉燕山长之命行事，自当光明磊落，决不能任凭花、胡二人阴谋算计天风峡。"

杨仞与他对视一眼，点头道："雷兄是个坦荡人，我也不瞒雷兄，方才正是赵风奇将我制住，他已孤身去林子里了。"

雷缨锋一惊，道："只盼此刻尚未有什么死伤，否则局面便不可挽回了。"说完便掠过巨石，朝前方的密林大步行去。

杨仞赶忙也绕过巨石，但见雷缨锋的步法实在难称俊雅飘逸，只是如不会轻功之人那般沉肩挥臂地奔跑，却迅捷如电，顷刻间已奔出数十丈远。

杨仞凝劲将轻功催运到极致，过了好一会儿才追上雷缨锋，与他并肩疾行，随口问道："雷兄，不知你修的是什么内功，不但一下子就解开了我的穴道，还能跑得这么快，嘿嘿，当真厉害。"

雷缨锋道："那是我金陵雷家的独门心法，名为'岩雷'。"侧头看了杨仞一眼，又道，"杨兄弟，你所修内功也很厉害，在疾奔之际仍能从容说

话。”

杨仞笑道：“这叫作‘乘锋诀’，乃是天下第一内功。”

雷缨锋道：“原来如此，方才我为你解穴时，便察觉到你的内息运转颇有独到不凡之处，绝不输给‘岩雷’，没想到却是天下第一内功，难怪这般神异。”

杨仞听他语气朴实，毫无嘲讽之意，不由得奇道：“许多人都不信乘锋诀是天下第一内功，往往嘲笑我是胡吹，雷兄倒是与众不同。”

雷缨锋微笑道：“我从前虽未听说过乘锋诀，但我见识尚浅，自是不能遍知世间武学，那也没道理去嘲讽杨兄弟。”

杨仞心下甚喜，笑道：“我倒觉得你的见识很高，至少高过赵风奇。”忽而想起一事，问道：“雷兄，不知那花流骛与胡飞尘可曾也见过我的画像？”

雷缨锋道：“先前在青石镇上，郭前辈将画像拿给我看时，他两人却尚未来到。”随即又道，“杨兄弟放心，等到了林中，雷某自会护你周全。”

杨仞道：“那倒也不必，多谢雷兄。”心说：“这雷缨锋分明是燕寄羽一伙的，却又要护我、又要帮赵老兄，做事正派得很，倒是与郭正挺像。”便笑嘻嘻道：“雷兄，你和郭正一定是好朋友吧？”

雷缨锋一怔：“我与郭前辈只有过一面之缘罢了，杨兄弟何出此问？”

说话中两人已来到密林边缘，杨仞道：“我只是随便问问。嗯，先前雷兄去请戚前辈定夺，不知她对天风峡之事究竟是怎生想法？”

雷缨锋闻言神情一黯，示意杨仞缓下步履，两人在林子里走出一阵，雷缨锋才道：“戚前辈觉得天风峡刀客极难约束，已打算要在凉州大开杀戒。”

杨仞道：“若是如此，雷兄又打算怎么办？”

雷缨锋轻叹一声，正待作答，前边一株大树后忽然走出一个身穿裘衣的年轻汉子，打量着两人，冷声道："此地不久就有大事，两位若不想丧命，便请绕开这林子吧。"

雷缨锋认出这人是朔州胡家弟子的打扮，便拱手道："在下雷缨锋，来此地正是要面见贵家的少主胡飞尘，劳烦阁下引路。"

那汉子脸色微变："你真是雷缨锋？"

雷缨锋道："正是。"

那汉子犹豫片刻，摇头道："我家少主下了严令，不许任何人擅入林中，无论阁下是不是雷缨锋，都请原路折返吧。"

雷缨锋道："你家少主正与花流骛一同等候赵风奇前辈，是也不是？"

那汉子一惊，脱口道："你怎知道？"

杨仞闻言暗忖："怎么赵老兄竟还没到……这可奇了，难道他先前没进这林子？"

雷缨锋沉思片刻，不再理会那汉子，看向杨仞道："料想他二人正在林子深处，咱们再往前走走。"

杨仞应了一声，大剌剌地跟着雷缨锋前行。

那汉子一愣，随即厉声道："奉劝两位，莫要自讨苦吃。"

雷缨锋道声"得罪"，脚下不停；那汉子张望左右，正欲发喊，却见雷缨锋如山岩般厚实的身影已来到跟前，正低头看着自己，不由得面皮一颤，目瞪口呆。

雷缨锋道："你若要喊人来，便请喊吧。"

那汉子又是一愣，猛然醒神出掌击向雷缨锋，嘴里叫道："快来人，结'刃网'！"话音未落，掌心已重重拍在雷缨锋胸口"膻中穴"上，未及欣喜，一股汹涌热力霎时反荡回来，顺着手掌灌入体内，宛如熔化的生铁

重新凝固在胸口，顷刻阻塞了呼吸。

雷缨锋站立不动，任凭那汉子在身前摔倒晕厥，眼看前方远远近近的树干之后闪跃出四个胡家弟子，人人手持一张三尺见方的白网，网绳颇粗，也不知是以什么材质结成。

杨仞霍然拔刀在手，但见那四人身着白裘，身影飘忽若鬼魅，虽在不断迫近，却竟看不清他们脚下何时落足，不禁暗凛："胡家轻功果然名不虚传。"——当即凝神戒备，忽又察觉那些白网的网绳上零散挂着许多细碎的刀刃，随着四人的步法变幻，时而折映出白晃晃的微光。

"他娘的，这白裘、白网混杂着白刀子，待会儿打杀起来，那可难分辨了。"杨仞舞了个刀花护在身前，与雷缨锋并肩而立，正自皱眉思索胡家"刃网"的破解之法，忽见雷缨锋身形前晃，已迎着四人疾掠而去。

那四人对望一眼，倏而齐齐跃起，身形在半空里穿插交错，四张粗网瞬时勾连在一起，结成一张巨网，朝着雷缨锋兜头罩落。

雷缨锋步履骤停，坦然站在了巨网之下，似乎方才掠近只是为了方便四人将自己网住。

四人落足后各自撤步，发力收紧网绳；雷缨锋静立不动，浑身披满网绳与利刃，神情却仍和往常一样沉稳木讷，仿佛只是披上了一件古怪的衣衫。

下一瞬，雷缨锋握拳抬臂，轻轻一挣，周身喀拉连响，那张刃网倏忽滑落在他脚下，分散成一截截的碎绳断刃。

那四人本以为眨眼便能将雷缨锋绞杀，此刻手上猝然一空，身躯不由自主地后仰；雷缨锋脚下转折，踏出一个圆圈，渐次掠过四人，平直无奇地击出四拳，轻飘飘地印在四人腹间，四人顿觉丹田里炙热得似要化散，整个人如被热水浸透的布料，双腿再难绷直，惊呼着软倒在地。

雷缨锋收拳站定，姿势朴拙，一板一眼，宛如学拳不久的孩童；随即回头对杨仞道："杨兄弟，咱们走吧。"

杨仞没料到雷缨锋随手便摧破了这极为难缠的刃网，看看手中长刀，不禁挠了挠头，收刀入鞘；随着雷缨锋走出十来步，回头望去，见那四人兀自有气无力地瘫在地上，讶然笑道：“雷兄，瞧你那一拳也不像有多大力道，却将他们打得爬不起来了。”

雷缨锋快步而行，淡然道：“他们体内涌入了岩雷之力，再过两个时辰便能起身。”

随后，两人接连遇上了五张“刃网”，共是二十个胡家弟子，均被雷缨锋轻易击倒；每当被巨网罩住，雷缨锋都只是微微抖身一挣，便似有一股沛然巨力在周身骨节间波浪般传递，将坚韧锋锐的粗网震得酥碎。

杨仞乐于不用动刀，笑嘻嘻道：“咱们一路将埋伏破去，赵老兄来时便省事多了。”

雷缨锋道：“这些埋伏难不住我，料想也奈何不得赵前辈。只是不知为何只有胡家弟子，却不见花流骛的手下。”

杨仞点头道：“这确是有些古怪。”

又过半晌，两人来到林子深处，前方草木渐稀，在不远处空出了一块泥地，正聚着不少人，其中却只有两人孤兀地站立。雷缨锋侧头对杨仞道：“花流骛为人冷酷，胡飞尘心思深远，这两人都非泛泛之辈，稍后你务须小心在意。”

杨仞答应一声，随雷缨锋走到近处，见那站着的两人里有个身穿白裘的年轻人，料想便是胡飞尘了：此人模样温和，嘴角挂着微笑，瞧来没什么出奇之处；再看一旁的花流骛，却是个紫衣玉带的贵公子，脸上长了个大瘤子，眉目颇为丑陋。

杨仞暗想：“他娘的，原来世上还有比赵老兄更丑的人。”正自转念，不经意间与花流骛对视了一瞬，见他神情阴狠，目光里似带着一抹歹毒，心中顿时一凛：“莫非他知道我是杨仞？”

耳听着雷缨锋与花、胡二人淡淡寒暄了几句，环顾周遭，九个天风峡刀客跌坐在泥土上，无不怒目瞪视着花流骛，却都一动不动，一言不

发，料想已被封住经脉、点了哑穴。又见众刀客身后马车歪倒，地上散落着些许绳索，岑东流与方轻游倚靠马车躺着，却是晕迷不醒。

忽听胡飞尘道："雷兄既能找来此处，想来我家那些弟子已遭不测？"

雷缨锋道："他们没死。"

胡飞尘微笑道："多谢雷兄仁厚。"看了一眼身旁的花流骛，又道，"说来也巧，方才我正与花兄猜测今日雷兄会不会来。"

花流骛却只漠然盯着雷缨锋，道："雷兄，不知你身旁这人是谁？"

杨仞不待雷缨锋开口，已拱手笑道："在下姓齐名桐，忝任青箫白马盟'白'字堂堂主。"

第二章 万仞天风（十五）

胡飞尘闻言拱手还礼，笑呵呵道："齐堂主年少有为，今后还请多多指教。"花流骛却仰头不看杨仞，只淡然道："听闻秦楚接掌白马盟后，胡乱提拔了不少溜须拍马的无能之辈，倒是不知真假。"

杨仞笑道："我们秦盟主任人唯能，此言自然不真。"

雷缨锋听他说得含糊，也不知所谓的"此言"是指花流骛所言还是他自己这句，不禁微微一笑。

胡飞尘道："齐堂主，请问秦盟主可在左近？"

杨仞随口道："不错，秦盟主他老人家正自接待巴山烛照剑的秋剪水，兴许不久也会赶来林中。"说到"秋剪水"三字时，心中闪过她的容貌身影，莫名地一怔，暗忖："他娘的，也不知她是否还在找我。"

花流骛扭头看了一眼胡飞尘，皱眉道："胡兄，闲话少叙。"

胡飞尘点头不语。雷缨锋道："嗯，便请花兄讲讲正事吧。"

花流骛瞪着雷缨锋，脸色冷漠，随即低头沉思起来，却也不开口。

杨仞一直在留意花流骛的神情，不由得恍然暗笑：原来此人无论看向何人都是一副阴狠模样，倒也并非单看自己时才那般古怪，即便在他仰头望天、低头看着地上野草时，目光里也带着一丝歹毒。

雷缨锋先前担忧赵风奇已走别的路进了林子，一路不敢耽搁，硬打硬闯来到这里，眼看赵风奇未到，天风峡众刀客与岑、方二人俱都活着，暗自松了口气，此刻见花流骛不开口，料是他自知理亏，沉声道："花兄，这些刀客与岑兄、方兄都是武林中的好汉子，你实不该为难折辱他们。"

花流骛抬眼打量雷缨锋，却仍不说话。

雷缨锋看向胡飞尘，轻叹道："我知胡兄素来与人为善，为何却也这

般行事？”

胡飞尘亦叹了口气，道：“我也不愿如此，实是别无他法。咱们若不能及早制服天风峡、完成燕山长的交托，便不能归返中原料理家事；那龙钧乐一路东去，早早赶在了咱们前头，难道雷兄就不心急么？”

雷缨锋默然片刻，道：“家事虽重，却也重不过公道正义。”

胡飞尘闻言叹息不语，忽听花流骛冷冷道：“胡兄，你不必与雷兄多言，他没喝过‘青崖之盟’的雪酒，与你我可不一样。”

胡飞尘脸色微变，眼见雷缨锋神情疑惑，便道：“实不相瞒，五年前我与花兄曾奉家门之命到青州与方、铁结盟，如今燕山长既往不咎，我俩已觉惶恐不安，于天风峡一事上，更不敢有负燕山长的重托。”

雷缨锋道：“原来如此。但燕山长既已不追究，那便与天风峡之事无涉，两者不可混为一谈。”环顾周遭，又道，“好在大错尚未铸成，眼下悔改，却也不晚。”

花流骛冷笑道：“雷缨锋，你不必这般语重心长地教训我俩，燕山长的吩咐是让咱们都听峨嵋的戚前辈定夺，你已去见过她了，是也不是？”

雷缨锋道：“不错。”

花流骛继续道：“那好，不知她老人家是作何说法？若她也觉得咱们该当礼遇天风峡刀客，花某这便自承过错，一切都依雷兄意思如何？”

雷缨锋闻言默然。

花流骛哈哈笑道：“雷兄怎不说话了？”

胡飞尘叹道：“雷兄是个厚道人，花兄，你又何必咄咄相逼？”

杨仞打量着三人，忽然插口道：“依我看来，今日赵风奇是不会来了，咱们难道一直守着这些半死不活的刀客？不如将他们都杀了吧。”

雷缨锋一怔，却听花流骛道：“这话也不无道理，便请齐堂主动手吧。”

杨仞摇头笑道："人是花兄擒来的，自当由花兄动手，料想戚掌门得知了也绝不会见怪。"

花流骛皱眉不语。雷缨锋见状心下恍然：花流骛貌似心狠手辣，但在戚晚词首肯之前，却也不敢太过妄为；正要开口再劝，忽听一声呻吟，却是岑东流醒了过来。

花流骛哼了一声，当即走到马车旁，单手掐住岑东流的后颈，将他拎了过来，漫不经意地问道："雷兄，你可知我为何不点住岑兄与方兄的穴道，却只是将他们打晕过去？"

雷缨锋目光紧追着花流骛，却不接话。

杨仞笑嘻嘻道："不错，还是封住穴道省事，若只是打晕，不多时又清醒过来，岂不麻烦？"他隔着老远便闻见了一股酒气，眼看岑东流脸色蜡黄，身形似比两三个月前臃肿了许多，不禁暗叹："岑老兄终日沉溺酒肉，定是因断臂而颓废，唉，着实可惜。"

花流骛道："正因为他们不多时便会清醒一次，我才没封他们的穴道。"说话中低头瞧着岑东流，眉头渐渐舒展；岑东流双目微睁，神情迷糊，忽而打了个酒嗝。

杨仞随口应道："花兄这话，我却有些听不明白。"

花流骛咧嘴一笑："因为我喜欢打晕他们。"

杨仞一愣，心下暗骂，忽见雷缨锋大步走向花流骛。

花流骛神情顿紧，将手搭在了岑东流的咽喉上；雷缨锋面沉如水，便走边道："花兄，请你将岑兄放开。"

花流骛嘿嘿干笑，目光迟疑了一瞬，道："好，就给你吧。"说着将岑东流掷向雷缨锋。

雷缨锋伸手接住岑东流，未及开口，忽觉掌心一阵密密麻麻的刺痛，岑东流的衣衫内竟不知藏了多少细针！雷缨锋冷哼一声，眼见岑东流仍在半昏半醒之间，扯住他的衣衫一抖，嘶啦一声，岑东流上身赤

裸，一大蓬银针乱纷纷落地。

花流骛漠然看着雷缨锋，随手整了整衣袖，脸上肌肉一点点地松懈，神情不再那么冷狠，却愈显古怪。

雷缨锋只觉掌上锐痛转为麻痒，顺着臂上经络急涌向胸腹，心知针尖上涂了剧毒；又见岑东流身上赫然也插了许多银针，均是入肉半截，皮肤暗黄一片，显是中毒已久。

却听花流骛微笑道："若非是我花家世代秘传的'惊鹊神针'，只怕还真刺不透岩雷的厚皮。"

雷缨锋双掌流血不止，却仍是将岑东流稳稳当当地放坐在地，而后抬眼望向花流骛，道："没想到庐州花家也用毒针。"他知道花家是武林正道世家，虽然练的是暗器功夫，但百余年来从不在银针上喂毒，故而先前才没提防此事。

花流骛脸色一肃，缓缓道："花家祖训，非到家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不得用毒。雷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雷缨锋默不作声，只潜心逼毒。胡飞尘闻言却轻叹一声，心知庐州花家自花流骊去年死在滁州之后，又被龙家借着龙霖被刺杀一事频频发难，处境本已艰辛，家主花静庭新近却又死在了春山，确然可算是到了危难关头。

方才惊变乍起，杨仞直看得骇然失神，此刻才明白过来："难怪岑老兄虽然醉醺醺的，脸色却不涨红，反倒蜡黄如病……嗯，花流骛在他身上插了这么多针，也不知本是要算计赵风奇，还是起初便想对付雷缨锋。"当即走近雷缨锋几步，闻见地上银针上隐隐散出一丝腥臭，恍然暗忖："这些人里，只有岑兄身上的酒气能掩住毒药的气味，这花流骛心机倒是周密。"

杨仞道："雷兄，你怎么样？"他心知花、胡尚未识破他的身份，便也不急于和他俩撕破脸皮，故而语气甚是随意。

雷缨锋恍若未闻，身躯中不断传来咔咔微响；却听花流骛淡淡

道："我一早便知，若想不负燕山长之命，最大的难关不在于赵风奇，更不是楚风萧、贺风馗之辈，而是在于你雷缨锋。你素来以正道侠士自居，做起事来束手缚脚，偏生武功又极高，若任由你干涉天风峡之事，只怕咱们都得耗在凉州，三两年也回不了家。"

杨仞闻言心中暗骂："本以为这姓花的还忌惮戚晚词，却是我想错了；这厮恨天恨地，瞧什么都不顺眼，果然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脸上却淡定如常，沉吟道："嗯，依我们秦盟主的意思，也是不宜在凉州久耽。"

花流骛却理也不理杨仞，忽而笑道："雷兄，我知你正在运功驱毒，但这毒你是解不了的，你已命在顷刻，也不必白费气力了。"抬袖晃了晃右腕上一只泛着冷光的银镯，嘴角露出诮笑，"世人都道'针枝镯剑'是我花家的至宝，但这镯子再神异，也不过只是一样机巧的暗器罢了，这'惊鹊神针'之毒，才是我花家真正的神兵。"

雷缨锋静静立着，脸上丝毫不见惊怒之色；杨仞却听得一凛，又道："雷兄，你……"

雷缨锋轻轻摆手，刚要开口，身躯倏忽一震，缓缓坐倒。

花流骛见状微微一笑："雷兄放心，等你死后，我家自会接管你雷家的江船生意。"

胡飞尘眼看雷缨锋垂首坐在泥地上，面露歉然之色，又看向花流骛道："唉，花兄，你又何必如此？还请你快快为雷兄解毒吧。"

杨仞正自思索对策，闻言暗暗冷笑："先前花流骛往岑东流衣衫内藏针时，这姓胡的一定也见到了，此刻却还这般惺惺作态。"

花流骛目不斜视，随口道："胡兄，你可知为何岑东流被这么多毒针刺中，却仍未毒发身亡？"

岑东流方才被雷缨锋放在地上，此际又已昏昏躺倒，胡飞尘瞧在眼里，叹道："花兄，这是为何？"

花流鹜却不答话，只盯着雷缨锋，冷冷道：“雷兄，我身上带的解药全都给岑东流吃了，你若想解毒，便去吃他的肉，喝他的血。”

雷缨锋低颈不语，身躯纹丝不动，恍若死去；急风扫过林中，一时间周遭只余树叶哗哗声。

胡飞尘忽道：“花兄，你可知雷兄的嫡亲妹妹雷缨络正是戚前辈的闭门弟子，你若真毒死了雷兄，只怕到时候戚前辈……”

“早前在春雪镇上，雷兄的妹妹便已失踪，如今是生是死还不知道，还管她作甚，”花流鹜语声淡漠，“久闻这雷缨络是武林中的第一美人，嘿嘿，最好她莫要让我撞见。”

胡飞尘闻言轻叹，不再多言。

花流鹜嘿嘿笑道：“武林中都说雷兄是年轻一辈的第一高手，我也听说雷兄自入江湖以来，单打独斗未尝一败，却连一记重拳都还未出过。只可惜，从今往后，雷兄是再也没机会用出了。”

杨仞眼珠一转，拊掌赞道：“花老兄，你这毒针当真厉害，竟连名震江湖的‘岩雷’也被克得死死的，想来便是戚前辈、燕山长被你刺中了，也定然难以化解吧？”

花流鹜皱眉道：“姓齐的，你胡说什么？”

杨仞面露惶恐之色，赶忙摆手道：“我不过是打个比方，可没说你要去暗算戚前辈与燕山长。”他心知雷缨锋正在竭力驱毒，便想着多拖延一时半刻，兴许便能有转机，随即又道：“花老兄，你可知道燕山长现在何处？嘿嘿……实不相瞒，在下今日还曾见到他老人家。”

花流鹜一怔：“你在哪里见到燕山长的？”

杨仞沉默了好一阵子，才故作神秘道：“就在北边的小镇上。嗯，兴许他老人家也会来这林中。”说完慢慢环顾左右，神情紧张，仿佛燕寄羽随时便会现身似的。

花流鹜缓缓点头，忽而一笑：“如此甚好，我正想拜见他老人

家。”歪头打量着默坐的雷缨锋，又道，“胡兄，我看雷兄仍不死心，便请你去封住他的内息，帮他在临死前省点力气。”

胡飞尘面色顿变，看了看花流骛，又看向雷缨锋，片刻后一声长叹，身影已在原地碎散，再度显露时，已经弯腰在雷缨锋身前，正自伸手点向雷缨锋的丹田。

雷缨锋倏然抬头，目光沉稳如常，静静地与胡飞尘对视。

胡飞尘的手指方触及雷缨锋身躯，便觉一股热力回荡指尖，几乎熔化指骨，随即整个人如遭重锤反复抡击，浑身连震数下，慌忙撤手倒掠丈外，一时间面色惨白。

花流骛目光骤然锐利，淡淡道：“不愧是岩雷，性命垂危之际，仍有这般巨力。”说话中缓步走向雷缨锋，右腕一振，腕上的银镯瞬时绷直，变为一根长刺，被他翻腕接在手里。

忽听铮然一声清鸣，却是杨仞拔刀出鞘，笑呵呵地拦向花流骛，道：“何劳花兄动手，这雷缨锋便让我来杀吧。”

第二章 万仞天风（十六）

花流骛闻言略一沉默，点头道：“齐堂主请吧。”

杨仞眼见花流骛说话中掌心翻动，那长刺倏忽又缩成一枚银镯，被他慢条斯理地戴回腕上，不由得啧啧称奇，微笑道：“花老兄，你这镯子能借我玩玩么？”

花流骛皱眉不语。杨仞又转头对胡飞尘道：“是了，还没见过胡兄的兵刃，不知可也是一张刃网吗？”

胡飞尘闻言一怔，从衣襟里取出一方小巧的铜镜，道：“齐兄请看，这便是在下的兵刃。”

杨仞凑近了仔细打量，但见那铜镜除了打磨精致之外，却似与寻常铜镜没什么区别，缓声沉吟道：“嗯……也不知这镜子是怎生用法？”一边说话，一边偷眼瞥向雷缨锋，见他兀自端坐不动，脸上隐隐透出灰暗，恐怕一时片刻仍难解毒，心中愈发焦急。

胡飞尘又取出一根细长的丝带，解释道：“将这丝带穿过镜背的纽孔系住，手握丝带，便可掷镜击人。”

杨仞恍然点头：“原来是个流星锤。”瞟见一旁的花流骛面色不善，赶忙横刀转身，走到雷缨锋跟前，喝道：“雷兄，莫怪我齐桐手下无情了。”

说完刀尖一垂，霍然又转回身去，顺势拧腰旋刀，将先前坠落地上的那蓬银针扫振而起，急飞向花流骛！

——杨仞不信花流骛已将所有解药都给岑东流吃下，心知只有让花流骛自己也中了毒针，才能逼他取出解药，便猝然使出“乘锋十九式”中的“泼锋”，此式能泼洒大片刀风，席卷周遭物事袭向敌人，本是用以阻敌逃跑，眼下却是他练刀以来初次在对敌中施展。

乱针如雨，转眼即要将花流骛笼罩；花流骛冷笑一声，从容挥腕，晃出几个圆圈，那银镯与银针之间似有某种奇异的斥力，轻易便将密密

麻麻的细针弹得四下飞散。

胡飞尘正驻足于不远处， 在间不容发之际，身形左右连闪，曳成虚白一片，将弹到身边的银针一一避过；与此同时，杨仞踏前一步，又使出一记“泼锋”，在身前舞出大片的刀花，一瞬里刀刃上叮当乱响，将倒射回来的银针又弹向花流骛。

花流骛抬腕正要格挡，却见杨仞回刀蓄劲，神情中跃跃欲试，似正等着再度弹回银针，不由得心下暗怒：“此刻哪有闲暇与你小子来来回回地玩耍。”当即朝前矮身一滚，姿势虽不如胡飞尘的“天衣云裾”潇洒，却既躲过了银针，又顷刻贴近了杨仞，随即翻跃而起，出掌抓向杨仞咽喉。

杨仞立时旁跃闪避，花流骛似早有预料，也不追击，手掌兀自向前伸直，三枚银针从袖口急射而出，分取雷缨锋额头“神庭穴”、胸口“膻中穴”与丹田“关元穴”。

杨仞一惊，眼见雷缨锋正自闭目运功，电光石火之间，觑见那三枚银针自上而下排成一道笔直的竖线，当机立断使出一式“飞锋”，将手中的清河刀也竖直地投出——

下一瞬，三枚银针都撞在了刀身上，推得长刀继续前飞，啪的一声轻响，刀面拍在雷缨锋身上坠地，却是丝毫也未伤及雷缨锋。

杨仞在情急中掷刀，出手既快，方位也拿捏得不差丝毫，一瞬间心力耗费极大，长刀甫一脱手，眼前便阵阵发晕，脊背上不断冒汗，宛如与人剧斗了一天一夜；未及缓一口气，心知须得设法延迟花流骛的下次出手，便大喝一声：

“花流骛，你活腻了吗，竟敢开罪我青箫白马盟？”

花流骛方才发出那三针，名唤“天针无斜”，实是他平生得意的绝技，厉害之处便在于认穴神准，绝无半分偏斜，岂料正因如此，才被杨仞偷机取巧地破去，一时间躁怒如狂，对杨仞所言充耳不闻，猛然连踏数步，落掌击向雷缨锋额头。

便在这时，雷缨锋陡然睁眼，两道目光宛如从岩石中流出两道闪电，深深刻入花流骛眼帘；花流骛霎时心惊胆战，情不自禁地侧开头去，随手挥袖甩出十余枚银针，也不看射中与否，忙不迭地向后掠去。

杨仞心中顿松，叫道："雷兄，你去打花流骛取解药，我来挡住姓胡的！"说话中脚下疾掠，已与雷缨锋错身而过，俯身抄起了清河刀，朝着胡飞尘扑斩而去。

胡飞尘已将丝带系住了铜镜，松松落落地持在手里，也不见腰腿有何动作，便已闪过了杨仞突如其来的一刀，心想青箫白马盟人多势众，近来秦楚又颇得燕寄羽器重，自己可不便与眼前这位齐堂主闹得太僵；悠悠然晃动身形，不断避让刀锋，时而以铜镜格挡一下，却也不急于还击。

杨仞先前在青石老店施展"天锋"时莫名失手，以至于被郭正擒住，此时虽又遇强敌，却也不敢贸然再用此式，便将"散锋"催运到平生极限，一瞬斩出九刀，同时又混入"泥锋"的刀劲，只要胡飞尘每格挡一次，经络中就会淤堵一分，身法便会被拖得越来越慢。

然而胡飞尘的轻功委实骇人，似乎瞧出了杨仞这九刀不同寻常，却不再持镜招架，一隙间恍如幻化出九个分身，朝着九处分散开来，将这迅如疾风的九刀尽数闪过，轻叹一声，幻身倏忽合一，开口道："齐堂主，请听在下——"

杨仞却不听他说话，扭头瞟见雷缨锋与花流骛一追一逃，在空地上东折西绕，相持不下，每当雷缨锋大步追近，花流骛便发出许多银针，将两人之间的距离重又拉远；杨仞看得心焦，忽又瞥见昏倒在一旁的岑东流微微扭头，似乎冲着自己眨了眨眼。

胡飞尘见杨仞不理会自己，不禁又叹了口气，道声"得罪"，一振手中丝带，铜镜飞射而出——

杨仞正自琢磨岑东流方才举动有何深意，听见飒飒破空之声，猝然醒神，那铜镜已至面门，赶忙闪身退步，铜镜呼啸着停在眉睫之前，却是丝带拉直，再难寸进。

杨仞暗道一声险，立时挥刀急斩，想趁着胡飞尘尚未收回铜镜，抢先将丝带斩断；手腕刚动，心神倏颤，看见铜镜的镜面上竟显出了胡飞尘的身影，仿佛胡飞尘在一瞬间缩小了百十倍，鬼魅般钻进了镜子里。

杨仞悚然抬眼，眼前却已没了胡飞尘的身影，一霎里脊背发凉，不及细思，凭着心中一丝难以言说的异感猛然回腕，将长刀垫在背后，同时间发足前奔数步。

此时胡飞尘已掠在杨仞身后，正自挥掌拍向杨仞背心，眼看这一掌若击得实了，不免被立起的刀刃割断手掌；他素来自负朔州胡家的“天衣云裾”身法一旦以“镜狐”心诀催动，实能生出诸多神异莫测的变化，却不料杨仞年纪轻轻，应变却如此迅捷机敏，不由得暗赞一声，径自撤掌转身掠向雷缨锋。

杨仞耳听背后无人追来，便知胡飞尘想要去相助花流骛，当即拧腰也掠了过去，对着胡飞尘的背后猛劈乱砍；胡飞尘足尖转折轻微，总能在刀锋快要及身时甩开杨仞，却离雷缨锋越来越近。

花流骛一向对雷缨锋的修为忌惮颇深，此际眼瞧着雷缨锋非但没毒发身亡，反而大步追杀自己，半晌过去，竟是越追越勇，不由得愈发胆寒，连连射出银针，不是被雷缨锋闪过，便是被他的拳风荡开，算着身上银针将要用尽，扭头一瞧，惊见雷缨锋已纵身疾跃而来——

胡飞尘见状一凛，正自忧心花流骛能否避得开，半空里雷缨锋身躯急停，宛如千斤巨岩轰然坠地，旋即回身迈步，迎向胡飞尘。

杨仞暗呼妙极，心知花流骛阴毒狡诈，若是短时难以制住，转攻胡飞尘实是良策；胡飞尘却是大惊失色，前有雷缨锋杀气腾腾，后有杨仞长刀拦截，当此性命交关之时，将心法提聚到极境，整个人忽然向右一歪，双足离地，如一片风中败叶晃悠悠地侧飘数丈，躲过了雷、杨二人的夹攻。

雷缨锋转身面对胡飞尘，却不迈步追出，等到胡飞尘脚尖着地，猛然间屈膝俯身，一拳擂进地上泥土！

胡飞尘正值脚下将起未起之际，骤觉一股巨力贴地滚滚而来，身形

顿失支撑，被震得冲天飞起，雷缨锋赶上来一拳，不待胡飞尘再度落地，已打在他的丹田上。

这一拳悄然无声，却将胡飞尘打得倒飞出数丈，跌在地上。

方才花流骛眼看雷缨锋如飞岩般直直朝着自己撞来，直惊得魂飞天外，慌忙又激射出十余枚银针，本没以为能射中雷缨锋，哪知他竟突然坠地转身，不由得心下暗喜。

雷缨锋背对银针，不闪不躲，忽而双臂一振，绷直了脊背；银针打在他背上，发出叮叮之声，如中金铁，颓然坠地。

花流骛没料到雷缨锋竟能以身躯硬接自己的银针，心中震骇，呆呆立住。

胡飞尘方才虽被打飞出去，却觉雷缨锋的拳劲比自己预想中还弱了几分，在半空里便顺着去势以胡家身法化解拳劲，故而才飞出老远；受伤却是不重。跌躺在地，身体又古怪扭动了数下，将残余的拳劲也都化去，随即缓缓站起，与花流骛默然对视。

与此同时，杨仞以刀拄地，气喘吁吁；雷缨锋面色沉凝，似陷入了深思。树林中风声哗哗，一时无人开口。

忽然间，胡飞尘手捂丹田，脚下一晃，险些摔倒；瞥见雷缨锋手掌隐隐透出青黑，神情骤紧，脱口道：“雷兄，你将毒质迫到了掌上？”

雷缨锋默不作声。

胡飞尘猛觉眼前发晕，丹田里一股麻痒正自扩散，不待雷缨锋回答也知“惊鹊神针”的毒性已随着方才那一拳侵入了自己的经络，当即竭力忍住晕眩，转头看向花流骛，正色道：“花兄，你身上可有解药？”

杨仞望向胡飞尘，不由得一凛：先前这毒发作在雷缨锋身上时尚瞧不出可怖，转到胡飞尘身上后，仅仅两句话的功夫，胡飞尘的脸色已然灰败了许多，一边吐字，口鼻中已不断淌出血来。

花流骛静默片刻，苦笑道：“胡兄，我已说过，我的解药都给岑东流

吃了。”

胡飞尘闻言涩然一笑，点了点头，道：“那我唯有自己解毒了。”话音未落，身影化作一线白光，竟绕着这片林中空地飞奔起来。

杨仞不知朔州胡家以轻功立家，将一切内外武学都融入到轻功之中，若要运功驱毒，也须将轻功施展到极致才最为见效；眼看着胡飞尘疾奔了一圈又一圈，宛如疯癫了一般，心中既觉好笑，又觉诡异。

花流骛扫量了几眼胡飞尘便收回了目光，死死盯着雷缨锋，神情阴晴不定。雷缨锋倏忽踏前一步，花流骛眼神微颤，随之退后了一步。

杨仞哈哈一笑，张嘴欲语，忽见雷缨锋身躯一僵，直挺挺摔倒。杨仞顿惊，赶忙上前扶起雷缨锋，但见他双目紧闭，面色青一阵白一阵，却已是气若游丝。

花流骛一怔，脸上渐渐咧开一道刀伤般的笑痕，慢慢说道：“我还真当你这般厉害，竟能将毒性驱净，原来却是强弩之末，垂死挣扎。”

杨仞注目花流骛，心知他随时便要进袭，右手抬刀前指，左手抱着雷缨锋向后疾退，片刻间退过了闭目躺倒的岑东流；花流骛冷哼一声，洒然振袖，大步走向两人。

杨仞叫道：“花老兄，你不怕我青箫白马盟灭你花家吗？”

花流骛淡淡道：“稍后分明是你与雷缨锋同归于尽，青箫白马盟要灭也是去灭金陵雷家。”渐行渐快，抬脚迈过地上的岑东流，举掌凝劲便要击向杨仞——

当是时，岑东流倏然翻身跃起，将花流骛拦腰抱住；两人身躯相贴，岑东流身上毒针入肉更深，却也刺进了花流骛肌肤。花流骛眼前一黑，惊怒交集，喝道：“放开！”

岑东流哈哈一笑：“放你奶奶。”却抱得更紧，鲜血顷刻染红了两人衣衫。

花流骛咬牙进力，身躯原地打旋儿，猛然一顶肩，将岑东流远远震

飞，随即脚下一个踉跄；勉力稳住身形，从衣襟中取出一个瓷瓶，哆嗦着倒出一粒丹药，正要吞进口中，忽听杨仞一声轻啸，刀光已扑面而至！

第二章 万仞天风（十七）

花流骛一凛，堪堪闪过这一刀，紧接着第二刀、第三刀……已如骤雨般倾洒过来，一时间左支右绌，竟是无暇吞服解药。

杨仞此刻再度施展“散锋”，花流骛却无胡飞尘那般身法，已被连连划破皮肉；仅过片霎，杨仞手腕急抖，又是九刀斩来，花流骛中毒愈深，头昏目眩，闪避起来愈发艰难，屡屡想抬腕服药，均被刀光截住，心知过不了多久，自己不遭长刀斩杀也要毒发晕厥，勉力又闪过一刀，忽而急瞥了一眼倒地不醒的雷缨锋，同时晃了晃手中的解药。

两人都是极聪明之人，花流骛此举意在答应为雷缨锋解毒，以换取杨仞收刀，杨仞见状立知其意，嘴角冷笑，却攻势更猛。

花流骛一怔，转瞬恍悟：“这小子料定我已支撑不久，便想待我晕倒之后再捡解药；等到他给雷缨锋解了毒，只怕我已活活毒死。”想到这里，闪躲之际忽将右手中的那粒丹药捏碎，任凭粉末飘散在林风里，而后左手一紧，示意要将手中的瓷瓶也捏碎。

杨仞一惊，心念电转，终究不能让花流骛将解药都毁去，手上挥刀不停，嘴里叫道：“你先丢过去！”花流骛闻言冷哼，将瓷瓶丢到了雷缨锋身边，随即从容站定，刀光一闪，急停在他咽喉之前。

杨仞左手出指如风，连封花流骛多处穴道；若在平时，花流骛自有诸多法子拆解，但眼下毒性周流全身，能站住不倒已然耗尽心力，只得任凭杨仞将他制住。

杨仞当即转身奔向昏迷中的雷缨锋；此时胡飞尘仍自绕着这片空地一圈圈地疾奔驱毒，身形忽而一顿，化为一道笔直电光朝着地上的瓷瓶掠去，相距虽远，但他轻功远胜杨仞，几与杨仞同时来到雷缨锋身前。

杨仞正自弯腰去拾瓷瓶，瞥见胡飞尘也伸臂来捡，厉喝道：“你敢！”两人一霎对视，胡飞尘也不知是内心有愧还是被杨仞的喝声震慑，顷刻退开一步，轻叹道：“请先为雷兄解毒吧。”

杨仞从瓷瓶中倒出一粒丹药给雷缨锋服下，雷缨锋咳嗽一声，微微睁眼，未及开口，便听杨仞道：“雷兄，你先运功催化药力。”

雷缨锋微微颔首，径自闭目调息。杨仞瞥向胡飞尘，但见他面容枯败，口鼻中仍不住淌血，便倒出一粒解药扔了过去。

胡飞尘道：“多谢。”服下解药后却不急于调息，又道：“齐堂主，请也给花兄解毒吧。”

杨仞皱眉道：“你心肠倒好，先前他可骗你说没解药了。”心想自己既让花流骛先将解药丢到雷缨锋身边，那便是答应饶他一命，略一静默，便又取出一枚丹药丢给胡飞尘，道：“只给他解毒，不能解开他的穴道。”

胡飞尘苦笑道：“若不解穴道，他难以运功，只怕药力尚未化开他便要毙命。”

杨仞心想雷缨锋功力比花流骛深厚，等会儿定然也是他先祛净毒质，只要雷缨锋恢复过来，一切便不足虑；当即点头道：“他娘的，那就便宜姓花的了。”

胡飞尘道：“多谢齐堂主仁厚。”

随后，雷、胡、花三人各自静坐驱毒。杨仞眼看岑东流、方轻游都在晕迷中，也不知何时能醒，又打量那九个被制的天风峡刀客，便想先给他们解开穴道，走近了却又暗自犹豫起来：“也不知他们衣衫内是否也藏有毒针？即便没有，又焉知他们之中没有内奸？”

正自转念，雷缨锋缓缓吐出一口气息，已然站直了身躯。

杨仞顿时一喜，道：“雷兄，你没事了？”

雷缨锋点了点头，神色郑重，拱手道：“　承蒙两度相救，实在感激不尽。今后若有能帮忙之处，雷某赴汤蹈火，绝不推辞。”

杨仞一怔，随即明白雷缨锋说的“两度”是将投刀挡针那次也算在其中，心想：“原来那时雷兄虽不能动，却仍有知觉。”哈哈笑道：“雷兄言

重了。”又想：“我若邀请雷兄入我乘锋帮，不知他肯不肯答应……嗯，这件事倒也不急在此刻。”

走到花流骛近旁，又道：“花老兄，你的毒解完没有，我可须得封你穴道了。”

花流骛充耳不闻，只加紧运功驱毒。

杨仞笑嘻嘻道：“我知道花兄功力深不可测，定然早已将毒性解得干干净净了。”说着便要出指。

花流骛赶忙道：“且慢，我的毒还没解完。”

杨仞“哦”了一声，留意到花流骛目光中似透出一抹怨毒，便笑着拍了拍他的头，道：“那你接着解吧，若是坐着不好解，还可蹲着解。”

说完便转回身去，又道：“雷兄，这人该如何处置？”

雷缨锋沉默片刻，道：“花流骛行事歹毒，但念他是花家长子，终究也算一派之主，我便不杀他，将他废去武功，交与燕山长定夺。”

杨仞闻言点头，回身笑道：“花老兄，恭喜你留得性命，盼你被废之后能多行好事。”

花流骛厉声道：“花某先废了你！”说话中猛然跃起，出掌抓向杨仞咽喉。

雷缨锋脸色顿变，疾步拦向花流骛；与此同时，胡飞尘似也驱净了毒性，叫道：“花兄留手！”脚下晃动，也掠了过去，却似有意若无意地挡住了雷缨锋的身形。

杨仞早在提防，在花流骛身躯微动之际便已闪身倒掠丈外，仍是笑吟吟地看着花流骛。

花流骛紧咬牙关，便要跃步追击，忽听来路上响起一声长笑，却似是从高处传来。一时间几人都望过去，但见由远及近，一线树木轻晃不绝，有人接连踏过一处处树梢，顷刻间已靠近了这片空地。

杨仞仰头一瞧，赫然看到赵风奇衣衫飘飘地立在高处，横刀睥睨下方，神情剽悍如狼。

两人对视一眼，杨仞不由得心下暗笑：“赵老兄果然奸猾，从树顶上过来，既能避开埋伏，又能将林中情形尽收眼底……嗯，若无他这般厉害的轻功，却也难以做到。”

花流骛心中惊凛，忽道：“姓齐的，纳命来！”说着虚晃一招，迫退了杨仞，却拧身冲向那群天风峡刀客，想要用他们挟制赵风奇。

赵风奇衣衫猎猎一响，已疾跃而下，半空霍地劈出一刀，斩向花流骛头颅；花流骛眼看刀光坠落，猛一咬牙，煞住步子，竟抬手去挡——

铮然一声激响，长刀斩在银镯上，火星四溅。

赵风奇双足落地，收刀打量花流骛的右腕，也不禁赞道：“这镯子倒是结实。”此番两人内劲交迸，赵风奇已探出花流骛功力深浅，心知他被自己震岔了内息，半晌动弹不得，说完便径自转头看向杨仞。

杨仞留意到花流骛面色一瞬古怪，倏忽想起花流骛曾说过一句“世人都道‘针枝镯剑’是我花家的至宝，但这镯子再神异，也不过只是一样机巧的暗器罢了……”，眼看花流骛兀自抬腕僵立，顿时心弦紧绷，挥刀挡在银镯之前，转瞬便听叮当一声，银镯里射出一枚细针，打在刀面上斜斜弹飞。

花流骛先前抬手时便拿捏好了方位，着意让赵风奇落在自己身前，借着他的内劲将镯子里延时射针的机关震活，便想猝然将其射杀，却不料竟被杨仞抢先看破，心中恼恨已极，只是此刻体内正有“烈风刀法”的刀劲来回冲撞，却是浑身难动，便只铁青着脸不说话。

赵风奇脸色一变，恍然咋舌道：“嘿嘿，我竟忘了庐州花家还有‘针枝镯剑’这玩意儿。”

杨仞笑道：“赵老兄，你先前还怕要分心救我，却不知眼下到底是谁救了谁？”

赵风奇闻言一笑，想起方才花流骛称呼杨仞为“姓齐的”，似是不知杨仞身份，便也不叫他“杨兄弟”，只道：“不错，是你救了我，多谢你啦。”

杨仞道：“嗯，你也不必客气。”说完忍不住又微微一笑。

直到这时，他心中才真正松了口气，倏而发觉自己似乎不知不觉中已对眼前这个时而粗莽、时而精细的刀客颇感亲近。

赵风奇拍了拍他的肩膀，转头四顾，脸上渐渐显出怒色，斜眼看向花流骛，冷冷道：“姓花的，你欺我天风峡刀客，如今还有什么话说？”

花流骛一凛，摇头道：“赵前辈且听我说，其实我……”说到这里，忽而双袖急振，抖出十余枚银针，分射赵风奇胸腹间要穴。

赵风奇随手劈出一刀，心头震怒之际，出手便是“天风萦回”的绝技，刀刃上锐风旋绕，荡散银针，踏前又是一刀，刀锋距花流骛尚有数尺，嗤嗤连响，花流骛的衣衫上已绽开道道裂痕。

花流骛大惊失色，急急倒掠；赵风奇追近一步，手腕挥舞，纵横两刀斩出，花流骛周身多处齐齐溅出血箭，整个人被刀风斩得腾空飞旋起来，随即重重摔在地上。

赵风奇缓步走到花流骛跟前，头也不低，手腕一捺便要扎穿他的咽喉；眼前白影一闪，刀尖扎了个空，却是胡飞尘抢步掠近，一霎里拖着花流骛倒掠丈外。

胡飞尘叹道：“赵前辈，眼下你们天风峡刀客俱都活着，还请你手下容情。”

赵风奇道：“容你娘的腚。”身形一晃，已再度掠近花流骛，竟似不慢于“天衣云裾”，抬腕又斩出一刀，沉闷的金铁交击声回荡在林中，却是胡飞尘将花流骛扯到身后，以铜镜架住了刀刃。

胡飞尘嘴角溢血，苦笑道：“赵前辈……”话未说完，赵风奇冷笑一声，手腕加力，已将胡飞尘连人带镜远远震飞。

【上架说明】从下次更新开始，本书的新章节将转为付费订阅模式。

第二章 万仞天风（十八）

杨仞与雷缨锋对望一眼，均没想到赵风奇出手这般果决凌厉，转瞬便将花、胡两人击溃；眼看花流骛遍体刀痕、伤势颇重，咬牙以左手撑起半个身子，右手连点，封住伤口的血流，随即似想站起，挣扎片刻，却又跌坐地上。

赵风奇冷眼端详花流骛，摇头道："你行事卑鄙，不配站着死。"言毕挥刀斩落——这一刀却仍是斩在了铜镜上，胡飞尘竟又在刹那间掠回，挡在了花流骛身前。

杨仞愈发迷惑，实想不通胡飞尘为何几次三番地舍身相护花流骛，只听赵风奇淡淡道："胡家弟子何时做了花家的护卫？"

胡飞尘迸力以镜面抵住刀锋，浑身轻震不绝，叹道："……赵前辈，何必做绝？"

赵风奇哈哈一笑："是我要做绝，还是你们要绝我天风峡？"

说话中手腕微振，胡飞尘猛然吐出一口鲜血，竭力稳住身形，口中断续道："既是如此，便请赵前辈先杀我吧。"

赵风奇冷笑道："老子偏不先杀你，且看你还能再挡几刀。"说完脚下晃动，倏忽绕过胡飞尘，长刀一抬，斩向花流骛脖颈。

胡飞尘咳嗽一声，身影忽隐乍现，已正正拦在赵风奇之前，心中不敢轻忽，双手握持铜镜，凝起全身内劲挥格出去。

刀刃斩中铜镜，在镜面上无声无息地刻出一道长痕；两人静静对视，霎眼之间，一阵铮铮急响似从空无中生出，胡飞尘脸色骤白——

一道又一道锐风不断劈落在铜镜上，镜面裂纹绽如蛛网。

赵风奇随手振腕，锐风回聚刀上，铜镜陡然一沉，随即崩碎成块，刀劲的余势在胡飞尘胸前割开一线血口，推着他踉跄退步，跌在花流骛身旁；赵风奇漠然踏前，抬腕再斩。

胡飞尘耳听着无形的刃风旋绕长刀聚散不定、数之不清，混融在飒飒林风之中，宛如天降浑成，无从破解，却仍然翻身跃起，手中丝带拖地急扫，将满地碎镜卷向赵风奇。

赵风奇手腕一停，半空里的碎镜与锐风互撞，倏也齐齐悬停了一瞬，乱纷纷坠地；眼看赵风奇手腕微动，便要继续落刀，忽听花流骛道："且慢，花某认命了。"

花流骛似是一时难以站起，勉力坐得端正，与胡飞尘对视一眼，面露愧色，叹道："胡兄，我先前实不该……"

胡飞尘苦笑道："事已至此，花兄也不必多说了。"

花流骛点了点头，面容肃重道："多谢胡兄，便让赵前辈杀我吧。"说完将那银镯从右腕上轻轻褪下，又道，"待我死后，有劳胡兄将这'针枝镯剑'带去庐州，交给我弟弟花流骐。"

杨仞心中一动，想起方才花流骛跌在赵风奇刀下，命在顷刻兀自不忘点穴止血，可绝不像个会认命等死之人，眼见他伸臂将银镯慢慢递出，倏忽疾掠而近，笑呵呵道："胡兄另有要事，便让我替他去一趟庐州吧。"

不待花、胡二人接口，已将银镯夺在手里。

花流骛脸色僵硬，片刻后颔首道："如此也好，多谢阁下了。"

杨仞一怔，怕花流骛突然跃起抢夺，攥着银镯倒掠丈外，微笑道："阁下请快死吧，不必谢我。"

花流骛不再看杨仞，目视赵风奇道："赵前辈，实不相瞒，贵派弟子俞凌……"

赵风奇听见"俞凌"二字，神情微凛，正待细听，花流骛眉宇间青郁郁一闪，一枚细小物事从他眼中飞射而出，顷刻没入赵风奇心口处的衣衫。

赵风奇身躯一震，凝立不动。

杨仞心弦骤紧，急急掠到赵风奇身边；雷缨锋亦是面色震动，大步走近。但见花流骛目光冰冷，注视着赵风奇缓缓站起。

杨仞颤声叫道："赵老兄！"

"他娘的。"赵风奇盯着花流骛，皱眉道，"老子若非先前硬冲郭正的点穴，内伤不轻，岂会躲不开你这一针。"

"但你终究还是没躲开。"花流骛脸上绽开一丝纯真的笑意，宛如孩童刚刚捻死一只虫蚁，"赵风奇，没想到你竟已练成'天风萦回'，但你无形的天风再厉害，也还是胜不过我花家有形的银针。"

赵风奇轻叹道："听说花家弟子全身上下都能射出暗器，传闻中更有'眉青目绣'之法，能以眨眼发针，今日得见，竟非虚言。"说话中伸手入怀，拈出一枚极短的细针；原来方才他虽没能避开这一针，但有"天风萦回"绝学护体，刹那间已将细针震停在衣衫内。

杨仞又惊又喜，笑道："赵老兄，真有你的！"仔细端详他手中的银针，却比之前所见银针短细了许多，针尖泛着一丝蓝芒，似淬有剧毒，不由得暗凛："也不知这毒针如何能从眼中发射，难道是藏在眼睑底下？那可难得很了。"

花流骛脸色惨白，浑身不停颤抖，也不知是怒是怕。他先前本想用银镯吸引赵风奇目光，再趁机眨眼发针，不料银镯忽被杨仞夺去，便又讲起俞凌之事，然而却更没料到花家秘传的保命神技竟被赵风奇轻易破解。

赵风奇随手弹指，将那细针弹碎在风里，嘴角露出一丝嘲弄："嘿嘿，凭你也想杀老子？"

胡飞尘叹道："花兄，看来天意如此，此番是咱们输了。"言毕将手中丝带抛下。

花流骛怔怔摇头，瞥见赵风奇脸带蔑笑，手握长刀，似随时要扑斩过来，不由得连退数步，忽而扭头看向雷缨锋，语无伦次道："雷、雷兄……雷兄救我！"

眼看雷缨锋默然不动，脸上惊惶渐渐转为狞笑，厉声道："雷缨锋，你敢不救我！哈哈哈，你竟敢不救我？你可知此间为何没我一个花家的手下？"

杨仞一怔，只听花流骛继续道："那是因为我将手下都派去劫你们雷家了，雷缨锋，你老子雷澈在春雪镇上被人割掉了头颅，是也不是？你丢不丢人？"

"你们雷家弟子护送着雷澈的尸首返回中原，却没想到会被花某盯上吧？在你来这林子之前，我已接到回报，不但你雷家弟子尽数被我手下擒住，你老子的那颗头也落在我手里，我已传下命去，今日我若死在这林中，我那百十个手下便会轮番对着雷澈的头颅撒尿！嘿嘿，哈哈哈，我再问你，你敢、不、救、我？"

花流骛一口气说完这番话，气喘吁吁地盯着雷缨锋，笑容时而畅快、时而癫狂；见雷缨锋仍默不作声，便又低笑道："雷缨锋，你若不想让你老子的头颅沦为尿壶，便快过来护住我，将赵风奇这贼子杀了！"

杨仞心中一凛："姓花的以雷兄亡父的尸首作为要挟，当真歹毒得紧，这下倒有些麻烦。"当即看向赵风奇道，"赵老兄，这位雷缨锋雷兄是个侠义心肠，他赶到林中，是来相救天风峡刀客的。"

赵风奇点头不语。杨仞转头打量雷缨锋，但见他面沉如水，握拳静立，不禁暗自忧虑，一边苦思对策，一边又问赵风奇道："先前赵老兄明明赶在我的前头，为何却比我还晚来林子？"

赵风奇随口道："我半路上遇见戚晚词，与她打将起来，耽搁了时辰。"

杨仞一惊："不知谁胜谁负？"

花流骛与胡飞尘闻言相顾，神情也颇惊疑。却听赵风奇道："本来正打得难解难分，恰逢燕寄羽的徒弟叶凉奉命来找戚晚词传信，我牵挂林子里的事，便趁隙脱身赶来了。"

赵风奇说完便瞟向雷缨锋，淡淡道："雷兄弟，你虽是一片好意，却

仍不免要奉燕寄羽之命行事，终究与我天风峡势不两立，即便你不杀我，我也要杀你。既然如此，你也不用为难，若想救这姓花的，只管出手便是。”

雷缨锋闻言点头，默默迈步走向赵风奇。

花流骛见状拊掌道：“不错不错，这便对了。”凝神提防着赵风奇，又笑道，“雷兄，我料定这厮绝非你的对手。”

雷缨锋走到赵风奇与花流骛之间，忽然转身出拳，将花流骛远远打飞出去。

花流骛笑声戛然而止，半空里咳出两口鲜血，滚落在地。

杨仞哈哈一笑，心中顿松。花流骛喘息片刻，站起身来，嘴角不住滴血，狠声叫道：“雷缨锋，你疯了么！你这疯子！”

雷缨锋眼见花流骛仍能起身，不禁微微皱眉，却听一旁的赵风奇道：“方才我两刀斩中此人，没能将他斩死，便觉出异样；他避过了咽喉上的刀风，没避过丹田上的，可丹田处只有衣衫破裂，并未流血，多半是穿了什么护体的铠甲。”

话音方落，花流骛的衣衫被“岩雷”拳劲震荡，倏然散碎入风，果然在胸腹间露出淡黄色的软甲，瞧来颇近肤色，也不知是以什么材质织成。

杨仞恍然暗忖：“这软甲的颜色在布料掩映之下倒是极难分辨……嗯，姓花的实在狡诈，他身上刀痕虽多，其实远没他自己显露的那般伤重。”

雷缨锋点了点头，道：“那我就再打他一拳。”言毕走向花流骛。

花流骛拧腰想要闪避，经络中的拳劲却还未散尽，脚下颤动，竟险些摔倒；雷缨锋来到他身前，面容沉静，手臂轻震，便要出拳，忽听林中传来一道清冷的女声：

“够了。”

众人霍然转头，但见一名雪白衣裙的女子行近了空地，步履轻盈，腰悬一对金鞘的短剑；身边却还跟着一名书生打扮的少年。

一时间雷、胡、花三人纷纷拱手道：“见过戚前辈。”

杨仞一凛，心想：“原来她便是峨嵋‘织星剑’的掌门戚晚词。”只见她容颜极清艳，貌若二十来岁，眼神中却似饱经风霜，让人辨不清年纪。又打量她身旁的少年，见他十七八岁模样，脸色苍白，神情老实，乍遇到诸人似还有些害羞。

——那少年环顾诸人，躬身长揖，谨声道：“停云弟子叶凉，拜见诸位。”

第二章 万仞天风（十九）

杨仞心下微凛，又端详了叶凉半晌，却也没瞧出他的模样气度有何不凡之处；转身对着戚晚词拱手施礼，微笑道：“晚辈齐桐，忝为青箫白马盟‘白’字堂堂主，有幸拜见戚前辈。”说完才想起曾听齐桐说这戚晚词杀过冒犯她的“白”字堂弟子，不禁暗觉失言。

戚晚词闻言蹙眉，看也不看杨仞，只淡淡道：“你在此地作甚，去将秦楚找来见我。”

杨仞一怔，随口道：“遵命。”却伫立不走；忽见戚晚词衣裙微晃，顿时凝神戒备——

戚晚词身影折返如电，啪的一声，打了花流骛一个耳光。

花流骛脸颊霎时胀红，眼看戚晚词静立原处，仿佛一直未曾动过，不禁愕然道：“戚前辈，你这是何意？”

戚晚词径自转头对胡飞尘道：“你们胡家‘刃网’名头不小，却是网鱼用的么？”

胡飞尘面露惭色，正待说话，戚晚词却已注目于雷缨锋：“你家弟子更是无能，轻易便被花流骛的手下擒住。”顿了顿又道，“我来之前，已将他们救了。”

雷缨锋一怔，随即整衣敛容，郑重拱手道：“多谢戚前辈。”

戚晚词恍若未见，这才瞟了花流骛一眼，道：“这件事你不该做。”

花流骛心念急转，低头道：“戚前辈教训得极是，在下实不该得罪雷兄。”

戚晚词冷然道：“我教训你，不是因为你得罪雷缨锋，而是你做事委实太蠢。雷缨锋是何等人物，你以为用这种手段便能要挟住他，未免太不够知己知彼，不但徒劳无功，反容易自食其果。”

花流骛一凛，不敢再多言。

杨仞皱眉暗忖：“这婆娘脾气如此古怪，见事又十分明白，倒是不好对付。”转念又想：“她明里捧了雷缨锋一句，可是‘知己知彼’、‘徒劳无功’云云，却似将雷缨锋当作敌人一般。”

却听赵风奇笑道：“戚掌门好大的威风，佩服佩服。不过我瞧这姓花的很不成器，枉费戚掌门的教训，不如让我一刀杀了。”

戚晚词神色一寒，道：“赵风奇，我再问你一遍，你见没见过我徒儿，她可是被你们天风峡擒住了？”

“那你可问错人了，”赵风奇嘿嘿笑道，“老子连你徒弟是男是女都不知道。”

花流骛与胡飞尘对视一眼，脸色均变：江湖皆知戚晚词向来只收女弟子，赵风奇怪笑着说出此言，似乎颇不怀好意。

戚晚词静默片刻，淡淡道：“赵风奇，你可知在我面前出言无礼的人，都已死在我剑下了。”

赵风奇哈哈一笑：“是吗，愹你妈的，老子倒是好端端地活着。”

杨仞闻言顿惊，料想戚晚词立时便要出手，却见她面无怒色、伫立不动，似已陷入了深思，不禁心中微松。

雷缨锋不待双方再有人开口，抢先踏前拱手道：“赵前辈有所不知，戚前辈的徒弟便是舍妹雷缨络，若赵前辈听说过舍妹的行踪，还望告知一二，在下感激不尽。”

一旁的叶凉听见“雷缨络”三字，霎时间身躯一颤，满脸迷惘之色；杨仞瞧在眼里，忍不住笑嘻嘻问道：“叶兄，你怎么了？”

叶凉轻声道：“……雷缨络……我好像在哪里听过这个名字……”

雷缨锋闻言转头：“叶兄弟见过舍妹？”

“我没见过，可是……”叶凉摇了摇头，心中雾蒙蒙一闪，片刻后怅

然失笑，“对不住，应是我记错了。”

杨仞打量叶凉，见他神情痴怔、目光凄迷，越看越觉熟悉，陡然一凛：“他这副古怪模样，倒是像极了许老头苦思自己平生最大恶行的时候。”

花流骛扫了叶凉一眼，却是心下冷笑：“这雷缨络是江湖风传的第一美人儿，武林中人谁没听过她的名字？这小子却说‘好像听过’，当真虚伪得紧；多半是他暗中觊觎人家，却欲盖弥彰。”他不欲得罪燕寄羽的弟子，当下也不多言，只对着戚晚词躬身一揖，道：“戚前辈，如今赵风奇与他手下刀客都在这里，该当如何处置，还请你老人家示下。”

戚晚词冷冷道：“我老人家？”

花流骛一愣，赶忙道：“我对戚前辈满心敬佩，言辞中绝无、绝无他意。”

戚晚词道：“很好，我说如何处置，你们便如何处置么？”

花流骛道：“那是自然。”看向雷缨锋，又道，“雷兄，你说是不是？”

雷缨锋沉默片刻，道：“雷某听从燕山长吩咐，于天风峡一事上，自当尊重戚前辈的主张。”

花流骛皱眉道：“雷缨锋，你这是说什么废话，戚前辈与燕山长交情匪浅，戚前辈的主张便是燕山长的主张，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杨仞瞥见戚晚词神色一瞬异样，想起楚风萧说她是燕寄羽的“老相好”，不由得心下暗笑：“姓花的当真不会说话，只怕又要挨戚晚词的耳光。”随即又想：“不对，戚晚词若打他耳光，岂非坐实了此事？”

果然只见戚晚词冷哼一声，却不理会花流骛，只看着雷缨锋道：“你也不必听我吩咐，但你若敢阻扰我行事，我便杀了你。”

雷缨锋默然听着，欲言又止。

赵风奇随手一振长刀，笑道："要打便打，莫要啰嗦不休。"话虽如此，但他先前与戚晚词交手良久不分胜负，深知她修为深湛，方才一直在思忖如何破解她的剑术，便没贸然出手，到此刻已胸有成竹，这才出言邀战。

戚晚词却不理会赵风奇，忽而看向杨仞，道："我让你去找秦楚，你为何不去？"

杨仞略一躬身，脸色恭谨道："回禀戚前辈，我们秦盟主稍后便到，故而无需晚辈去找。"

花流骛瞪着杨仞，冷笑道："戚前辈莫信这小子，他与赵风奇交好，身份颇为可疑。"

【作者说】感谢大家的阅读和支持，祝大家顺心如意，开心自在~

第二章 万仞天风（二十）

戚晚词道："身份是否可疑暂且不论，我瞧他本事倒是不小。"说着瞥了一眼杨仞手中的银镯。

花流骛面色愈红，也不知是羞愧还是先前被打耳光之故。杨仞微笑道："花老兄误会了，多日前我'白'字堂中的几个弟子有眼无珠，竟冒犯了戚前辈，我们秦盟主得知后深觉惶愧不安，前几日刚刚将我严厉训斥了一番，眼下我如何还敢欺瞒戚前辈？"

戚晚词确曾在荒野间与青箫白马盟弟子起过冲突，那不过是数日前的事，心知杨仞若非青箫白马盟出身，绝然难知此事，当即微微颔首，不甚疑心杨仞的身份。

叶凉闻言亦道："燕山长曾说，秦楚秦盟主对武林前辈素来尊仰，那是毫无疑问的。"

花流骛瞪着杨仞，正想质问他为何要为赵风奇挡针，心念一转，却颔首道："原来是花某误会齐堂主了，如此便请齐堂主将鄙家的'针枝镯剑'赐还吧。"

杨仞笑道："那是自然。"说完神情悠闲地伫立原地，却不还他。

忽听身旁的雷缨锋道："叶兄弟，我有一事不明，想请问你。"

叶凉吓了一跳，忙道："不敢当，雷……雷兄请讲。"他知闻雷缨锋是久历江湖的高人，本想称呼他为雷前辈，却想起不能连带着降低了自己师门的辈分，便只得与雷缨锋平辈论交，心中却颇不好意思，说完脸颊微红。

雷缨锋道："叶兄弟，不知你是何时、如何拜燕山长为师的，你的师父不是吴重吗？"

叶凉讶然道："吴重……那是、那是什么人？"渐说声音渐低，不自禁地深深拧眉，似被一个极大的难题陷住了神思。

雷缨锋道：“今春在青石镇外，我与许多人身中䔲草之毒，受困于一株枯树下，恰逢叶兄弟与尊师吴重远远经过，当时我曾高声呼喊，劝说尊师徒绕行而去……”

“雷兄，你是说我们从前见过面吗，你、你说的是我的事情吗……”叶凉一边听，一边微微摇头，“你说的我全不知道，一点也不记得，我想雷兄多半是认错人了。”说到后来，不知为何，眼睛里渐渐酸涩起来。

雷缨锋面露疑惑，沉默片刻，指了指晕厥倒地的岑东流，又道：“当时岑兄也在树下。”

叶凉转头久久打量岑东流，眼中倏忽落下泪来，摇头道：“我不记得他。”

杨仞见状奇道：“叶兄，你怎么了？”

叶凉茫然道：“我不知道，我方才出神乱想了一阵，心中突然很难过。”静了静，又道，“燕山长曾对我说，‘你大病初愈，不能太过劳神动念’，果然大有道理。”

杨仞闻言心想：“此人修的是方白的剑意,却是燕寄羽的徒弟；听赵老兄说，他只会一招剑法，却又在正气长锋阁诛杀刀宗的春山之战里立下了大功，这些本就稀奇得很了，眼下却又不知从哪儿冒出个‘吴重’来，愈发地古怪……嗯，这其中定然大有缘由。”随即又问道：“叶兄，不知你可识得贵书院的祖师许……啊不，柳空图柳老前辈？”

叶凉道：“柳老前辈年纪很大了，一向是燕山长亲自侍奉他老人家的起居，我却还无缘拜见。”

杨仞随口道：“原来如此。”心中隐隐有了一个猜测。

花流骛在一旁听得不耐，眼看杨仞仍将银镯若无其事地拿在手里，越看越是恼恨，正要上前去取，忽听赵风奇道：“姓花的，你先前说到我派弟子俞凌，怎么不敢说完了？”

花流鹜暗忖："有戚晚词在此，谅你也不敢造次。"当即走近了戚晚词几步，微笑道："便告诉你也无妨，先前花某让俞凌去将你骗来，却暗中派了手下跟踪他，他没随你来这里，料想你已派他求援去了，是也不是？嘿嘿，他刀术不高，算来此刻已被我手下杀死了。"

杨仞听得一惊，雷缨锋也是面色微变：终究还是死了一个天风峡刀客，恐怕情势愈难挽回了。

花流鹜面露笑容，正与赵风奇对视，脸颊倏然一痛，却又被戚晚词打了个耳光。

一瞬里花流鹜身躯轻抖，沉下一口气，缓缓道："是否此事在下又做得不妥，还请戚前辈教诲。"

戚晚词淡然道："此事你做得很对，但你不该距我太近。你相貌不雅，我瞧见便生厌。"

花流鹜一愣，过得半晌，默默退开了两步。

杨仞心下暗笑，又看向赵风奇，不由得一凛，但见他满面杀气，斜眼打量花流鹜脖颈，似在看砧上鱼肉；料知两方人即要打将起来，正要转头询问雷缨锋的主意，忽然眼前一花，戚晚词已闪身而至，出掌击来——

赵风奇冷笑着也拍出一掌，两道掌风在杨仞身前撞如闷雷，戚晚词借势转瞬掠回原处。

杨仞暗自松了口气，倏觉手心里空落落的，抬眼看去，那银镯却已到了戚晚词手中，不由得骇然暗忖："这冷婆娘在瞬息间与赵老兄互换一招，却还有余裕取走银镯，而我竟丝毫未能觉察……她娘的，老子的'乘锋十九式'里最快的一式'散锋'，似乎也不及她快。"

与此同时，倏闻一声急雨敲窗般的清鸣，目光转动，瞥见叶凉已掠近花流鹜，手臂伸长，将一柄带鞘短剑拦在了花流鹜的咽喉之前。

杨仞心念一转，霎时恍悟："赵老兄先前实是出了两招，一招出掌救

我，一招却振出刀风想要斩杀花流骛，不知如何却被叶凉挡了下来。”

戚晚词随手将银镯抛与花流骛，冷声道：“看好你的传家宝。”花流骛一怔，赶忙拱手道谢；戚晚词却恍若未闻，侧头凝视着叶凉手中的短剑，神情震惊。

自戚晚词现身以来，杨仞却是初次见她这般失态，不由得也随之瞧向那短剑，但见乌金色的剑鞘上绽有几缕白痕，恍若霜横秋野；又打量戚晚词腰畔的那对短剑，心想：“从前师父曾说起峨嵋‘织星剑’一派都用短剑，莫非叶凉的剑也是出自此派？”

戚晚词快步走到叶凉面前，寒声道：“你这柄剑，是如何得来的？”

叶凉心弦一颤，眼看戚晚词眸光宛如冰刺，紧紧逼视过来，仿佛只要自己稍有答错她便会立时杀死自己，但也只能照实答道：“此剑一直由晚辈随身携带，究竟如何得来，晚辈却不记得了；晚辈曾询问过燕山长，他老人家却也不知。”

戚晚词蹙眉静默，片刻后忽又问道：“方才你说自己‘大病初愈’，却是怎么回事？”

叶凉低声道：“晚辈在春山上生了一场大病，病愈后便有些事情记不清了，神思时而混乱……”

戚晚词颔首道：“原来如此，那你又为何要救花流骛？”

叶凉老老实实道：“燕山长吩咐说，‘三个武林世家的长子都死不得，你若遇见了，应当出手相助。’”说完见戚晚词一时不语，想了想，便又解释道，“嗯，那个……燕山长口中的‘你’，指的便是晚辈。”

赵风奇亦在一直端详叶凉，闻言哈哈一笑：“你小子修为不低，为人却有些傻气。”方才他以“天风萦回”的刃风斩向花流骛脖颈，虽然未出全力，但算准了花流骛决然接挡不住，却不料被叶凉随手以剑鞘接下，手臂颤也不颤一下，也不禁颇觉惊异。

杨仞插口道：“请教叶兄，不知燕山长可有说这三人为何死不得？”

叶凉道：“燕山长只说死不得，却没说为何死不得。”

杨仞听他语声笃定，只点头不语，心说：“去他娘的，他燕寄羽是阎王还是神仙，他说死不得便死不得么？”忽然心中微动，又问道，“叶兄，你是燕山长的弟子，提及他时为何总是不称‘师父’，却也称他为‘燕山长’？”

叶凉“啊”的一声，似是猛然被杨仞问住了，良久才答道：“我与燕山长两人之间说话时，自然称他老人家为师父，但我与旁人提及他老人家时，自是称他为燕山长更便于旁人听懂。”

杨仞只觉此言颇合情理，倒也挑不出什么不对，便道：“叶兄言之有理。”

叶凉听他这么一说，自己心里却隐隐迷惑起来，寻思良久不得其解，心念一转，忽对戚晚词深深一揖，道：“不知戚前辈是否知晓此剑来历？若能告知，晚辈感激不尽。”

戚晚词闻言蹙眉，一时间沉吟自语：“她将剑给了你，她竟将剑给了你……”说着瞟向叶凉，又道，“你小子究竟有什么了不起？”

叶凉一怔，迟疑道：“这、这个……晚辈确是没什么了不起呀。”

戚晚词点头道：“你自己知道便好。”言毕不再理会叶凉，转身注视赵风奇，神色骤冷——

“先前胜负未分，你我便在此地再行较量，不死不休。”

第二章 万仞天风（二十一）

雷缨锋闻言面色骤紧，他知道戚晚词处事狠厉冷静，行走江湖十余年来屡屡与人决斗，却未尝一败，若非已有必胜把握，绝不会出言与赵风奇决死，便想要劝说几句，只是片刻间却想不出什么好说辞。

杨仞瞥见雷缨锋神情，虽不知他心思，也不禁惴惴不安起来。

赵风奇瞟了戚晚词一眼，摇头笑道："我看还是你们一起上吧。"

树林中一霎静默，花流骛皱眉道："姓赵的，你说什么？"

赵风奇洒然道："花流骛、胡飞尘……"说话中微微侧头，"嗯，还有你雷缨锋，你们都可与戚掌门一齐出手。老子一并杀了，倒也省事。"

花流骛冷哼道："赵风奇，既然你这般狂妄……"

话说至半，杨仞已截口道："那可不行，咱们武林正道凡事讲求公平，自该一对一的比斗，若是以多欺少，那便是乌龟王八蛋。"

他口出污言，将话说死，花流骛一时间倒是不好接口，便看向胡飞尘道："胡兄，你说该如何，咱们该不该从旁襄助戚前辈？"

胡飞尘道："依在下看来……"忽听杨仞道："胡兄，你若自承是乌龟养的邪门歪道，我便陪着你一起以多欺少如何？嘿嘿，就只怕即便胜了，传扬出去也有损戚前辈的声誉。"

胡飞尘一怔，却说不下去了。忽听戚晚词冷声道："你们不必多嘴。我自是要与赵风奇单打独斗，与旁人无涉；在见生死之前，谁若伤及旁人，谁便须认输自刎。"

杨仞心下恍然："看来这戚晚词是怕赵老兄狂性发作、乱杀一气，她却未必能护得住花、胡等人，这才出言约战。"

赵风奇摇头道："那不成，老子嫌麻烦，懒得一个个杀。"

戚晚词淡淡道："你若不敢应战，便说不敢。"

赵风奇哈哈笑道："老子有何不敢？但老子想杀哪个却是自己说了算，来找老子约战斗刀的多了，你他娘的又算个狗屁。"转头看向花流骛，又道，"姓花的，算你走运，老子现下最想杀你，你等着接刀吧。"

花流骛一凛，冷笑道："在戚前辈面前，你也敢如此——"

话未说完，刀光骤亮，赵风奇已跃步斩向花流骛的头颈；掠行中将青黑色的外衫抖落，灌满锐风急甩而出，阻住了戚晚词的身形视线。

"噌"的一声清鸣，戚晚词腰畔双剑出鞘，瞬息间寒光纵横如网，将罩向自己的青衫切得细碎；随即侧头，但见赵风奇正与叶凉刀剑相抵，而在叶凉身后，花流骛脸色煞白，却是惊魂未定。

杨仞眼看赵风奇一身贴身劲装，右臂肌肉贲起，而叶凉额上不断渗出细汗，显是两人正自迸力互抗，不由得讶然暗忖："这位叶兄老实斯文，瞧起来瘦瘦弱弱的，没想到竟能与赵老兄较力，真是奇了。"

赵风奇心中却比杨仞更加讶异，他刚刚那一刀的力道绝然不小，却被叶凉随手接下，这倒也还罢了，但方才伴随那一刀斩出的还有数十道锐风，竟都在刀刃触及叶凉短剑的一瞬里消散无踪，仿佛那狭窄的剑刃是个深不见底的风穴，将刀风都吸噬了进去；刹那间心念电转，江湖中只有一门剑术能融天化地、引风控雨，恍然脱口道："——你小子修成了'雨梳风帚？"

与此同时，花流骛瞧出这两人似乎相持不下，忽从叶凉身后闪出，便欲出掌攻杀赵风奇；戚晚词神色微变，清声喝道："退开！"

赵风奇目不斜视，刀柄一偏，一抹锐风从刀刃上斜斜激出，直刺花流骛眉心；花流骛听见戚晚词出言警示，心底有了防备，未靠近赵风奇便急急旁掠，锐风擦着他的脸颊倏忽飞远。

叶凉趁隙振发剑意，手腕轻划，剑锋在刀身上刻出一道短短的剑痕，一声微响如风落枯叶，长刀断为两截；赵风奇一霎皱眉，不待半截刀刃坠地，忽而伸足踢出，断刃飞射，眼看即要洞穿花流骛的心口，叶凉手腕屈弹，却也将短剑疾掷而出，刀剑撞在半空里，齐齐落在花流骛脚边。

赵风奇冷哼一声，正待开口，忽觉胸前锐痛，自左肩至右肋忽然绽开一线血痕，鲜血淋漓洒落；惊凛之际，心下恍悟：方才叶凉刻下的那道剑痕与寻常剑风剑劲全然不同，却能在抹断长刀后继续前飞，宛如活物般生长伸长，又如鬼魅般飘忽隐现，竟穿过了“天风萦回”的护体刀风刻在了他的胸膛上。

叶凉歉然道：“师命在身，迫不得已，实在对不住前辈。”想了想，又疑惑道，“不过前辈方才为何说我修成了‘雨梳风帚’？”

赵风奇乍觉受伤便侧身闪开了半步，察知剑痕入肉不深，便随口问道：“那你方才的剑法叫什么名目？”

叶凉道：“是叫作‘秋水’。”说完心弦微动，暗想：“等下回见到师父，可须得问问他老人家为何给我的剑术取名为秋水……嗯，师父是停云山长，饱读诗书，命起名来定然大有缘由。”随即忍不住深深懊恼起来，依稀觉得自己从前是知道缘由的，可偏偏又记不起来。

他浑然没留意到空地上的诸人都在凝目端详他，自顾自出神片刻，快步走到花流骛跟前，将短剑拾起，用衣袖仔仔细细地擦拭。

戚晚词见他神情中满是爱惜，似对这短剑极为重视，不禁微微点头，淡淡道：“燕山长的徒弟，果然有不凡之处。”

赵风奇笑道：“戚掌门这是赞这小兄弟呢，还是赞燕寄羽？嘿嘿，依我老赵看来，姓燕的怕还没本事教出这般的弟子。”

言毕凝劲抬腕，未及有所动作，忽觉经络中一寒，周身内劲虚涣，如遭幽风吹散，随即心头一骇：原来方才的那道剑痕竟还盘旋在体内；试着再度提聚内息，那剑痕却似瞬间化作千百道，将处处穴道都隔绝开来。

叶凉瞧见赵风奇脸色难看，心中更加歉疚，道：“赵前辈不必忧虑，方才晚辈留了分寸，绝不至伤损前辈经络，料想再过片刻，便能无碍。”

赵风奇一怔，失笑道：“好小子，你说你刚才还留了手？”

叶凉心神紧张，一时没能领会赵风奇的话意，只老老实实道："嗯，多亏燕山长教了我收束剑意的法门，不然一出手便杀人，那可就太……太不好了。"

第二章 万仞天风（二十二）

赵风奇闻言神情古怪，歪头打量着叶凉，忽而哈哈大笑：“你小子以为凭那手剑术便能将我老赵杀死么，那你不妨来试试。”

叶凉“啊”的一声，慌忙道：“赵前辈误会了，晚辈绝无此意……”

赵风奇却不再理会叶凉，径自走去一旁查探岑东流、方轻游的伤势；花流骛与胡飞尘对望一眼，似想拦阻，但见戚晚词只漠然伫立，便也未敢多事。

赵风奇见岑东流伤势沉重，已深陷昏厥，即便此刻将他救醒，也是徒耗自己内力，无助于当前情势；再看方轻游身上没有毒针，似只是被外力击昏，但缓缓渡入内力之后，却不见他醒来，心中不禁疑惑：“他娘的，多半是‘惊鸿影’与花流骛的掌劲交相发作之故……”

正自思忖，忽听戚晚词冷声道：“赵风奇，你到底敢不敢应战？”

赵风奇先前两度出刀要杀花流骛，却都被叶凉所阻，他自重身份，一时不好再动手，略一寻思，转回身道：“那好，老子便和你较量较量。”

晃了晃手中断刀，又道：“不过你若要和我一对一的决斗，眼下这局面却还不大公平。”

戚晚词道：“如何不公平？”

赵风奇嘿嘿笑道：“你手下的花流骛、胡飞尘这些人都好端端站着，我天风峡的九个兄弟却都被制住了穴道；稍后你我打将起来，若是你手下人忽施偷袭，我老赵可该如何是好？”

戚晚词淡淡扫了一眼花、胡等人，道：“他们不敢。”

杨仞当即接口道：“不错，稍后若真有人胆敢扰乱戚前辈的比斗，我齐桐第二个不答应。”

胡飞尘闻言奇道："为何是第二个？"

杨仞道："第一个自然是光明磊落、侠义无私的庐州花公子了。"言毕看向花流骛，正色道，"花老兄，你说是不是？"

花流骛皱眉不语，与杨仞对视片刻，漠然道："不错，稍后若有人想要趁机生事，须先问过花某的银针。"话里将"扰乱比斗"改换成"趁机生事"，语气中满是威胁之意。

杨仞微微一笑，径自对赵风奇道："赵前辈，现下你觉得公道了没？"

两人对视了片霎，眼神中都透出肃重之色；赵风奇忽而冷笑道："公道个屁。"转头看向戚晚词，又道，"光说没用，若真要公平，便须让我解开众兄弟的穴道，让他们从旁观战，以免我老赵被人偷袭。"

戚晚词神情犹豫，一时不语。

花流骛拿不准戚晚词是否能胜过赵风奇，还想着在她落败后以这些刀客作为要挟，若是任凭赵风奇将他们解救，那便失去了自保的后招，当即冷笑道："赵风奇，你想得倒美。"

忽听戚晚词道："好，便如你所言。"

花流骛大惊失色，脱口道："戚前辈，咱们决计不能答应他，否则稍后若是……"

戚晚词冷冷道："不必多言。"

花流骛语声顿滞，林中一时寂静。

杨仞忽道："花老兄，你方才是想说，稍后若是戚前辈败了，便没人护着你了，是么？"

花流骛道："胡说八道。"眼看着赵风奇走近那九个刀客便要解穴，想起自己费尽心力才将他们擒来，不由得紧咬牙关，心中犹如滴血。

杨仞见状笑嘻嘻道："花老兄，瞧你满脸紧张地望着赵前辈，倒似那

些刀客的衣衫内也藏了毒针似的。”

赵风奇闻言一怔，便不去碰触众刀客衣衫下的穴道，只将他们的衣袖缓缓挽起，透过脉门渡劲冲穴；花流骛的封穴手法甚是刁钻古怪，过得良久，赵风奇才解开四个刀客的穴道。

花流骛看得不耐，眉头紧皱，越等越是烦躁不安，正要出言讥讽赵风奇两句，忽听杨仞又道：“赵前辈，你还是解得再慢些好，这九位老兄受制已久，恐怕有人血脉不畅，神思糊涂起来，竟忽然捅你一刀。”

赵风奇哈哈一笑：“多谢齐堂主好意。”心知杨仞是在提醒自己刀客里恐有内奸，环顾九张熟悉的面孔，个个都曾随自己出生入死，看到他们脸上沾满了泥土与血污，但神情中仍不掩坚毅激昂之气，此刻实不忍让他们再多受苦，不但手上不缓，反而加紧催运内劲，解穴更快。

杨仞瞧出赵风奇似耗力甚巨，心下暗叹不语。

又过良久，九个刀客穴道尽解，赵风奇大剌剌道：“都没事吧？”

众刀客与赵风奇抱拳见礼，面露愧色，都说除了一些内外伤势，衣衫内倒并无毒针。

赵风奇听后脸色微松，手提断刀看向戚晚词，忽然脚下一晃，却是方才内功运转太急，一时转不过气息来，眼前微微晕眩。

花流骛目光闪动，便要有所动作，忽被人扯住了右手衣袖，侧头看去，却是杨仞悄然走近，满脸歉然道：“花老兄，对不住。”花流骛皱眉道：“你说什么？”

便只这一耽搁间，赵风奇已调匀了内息，身躯重又峻直如刃；花流骛心下恼恨已极，却听杨仞理所当然道：“我先前不该夺你的银镯，实在对不住你呀。”

花流骛冷哼一声，甩袖振脱杨仞的手指，径自走离；眼见众刀客纷纷在赵风奇身后站定，杨仞便也随着花、胡、雷三人走到戚晚词身边。

戚晚词双持短剑，正待开口，却见赵风奇忽然转过了身去，不禁蹙

眉一怔。

赵风奇慢慢转头，将九个刀客一一看过，想起近两月里自己一行人的踪迹屡屡泄露，心知杨仞所虑不无道理，默然片刻，道：“你们信得过我吗？”

众刀客都道：“信得过！”

赵风奇点头道：“你们都是我的兄弟。”随即又道：“你们走吧。路上埋伏的胡家弟子晕厥未醒，你们从原路出了林子便赶去凉州，将林中情形说与贺老三，让他早作提防。”

众刀客一惊，面面相觑，却无人迈步；与此同时，戚晚词已持剑前行，面色冰寒：“赵风奇，你好生放肆。”

赵风奇目视众刀客道：“走吧！放心大胆地走，有我在此，没人能拦住你们。”他背对戚晚词、花流骛等人，手腕一振，一声刀鸣响彻林中，久久不散，恍若直达万仞云端。

第二章 万仞天风（二十三）

众刀客神情激荡，深深望了赵风奇一眼，转身疾去。

戚晚词清喝道：“拦下他们。”话音方落，花流骛与胡飞尘身形闪动，分从左右绕过了赵风奇，直追众刀客而去。

叶凉担心赵风奇截杀两人，当即也掠了过去。杨仞见状与雷缨锋对视，雷缨锋叹息一声，却是举步又止。

赵风奇手提断刀、伫立不动，任凭花、胡二人向前奔出数丈；戚晚词冷声道：“格杀勿论。”说话中闪身而进，右手短剑直刺赵风奇后颈。

赵风奇目送众刀客，反手一刀，火星飞溅，将短剑格得偏斜，戚晚词身形煞住，左手短剑轻挑，又已刺近赵风奇背心——

花流骛疾掠中眼看相距天风峡刀客渐近，便要洒出袖中仅剩的十余枚银针，忽然间呼吸一窒，胸腹间发出砰的一声闷响，仿佛撞上了一堵无形的风墙；一瞬里气血岔乱，摔在地上，转头看向右侧的胡飞尘，却也是呕血歪倒，心下霎时雪亮：方才赵风奇振腕时已施展出天风峡“风中藏刀”的绝技，竟在前方数丈处布下了一道刀风的屏障。

赵风奇脚下急旋，断刀绕身划出半圆的刀弧，刹那间已回身面对戚晚词，恰恰避开了短剑；戚晚词耳听刀声锐啸如狂，心知刀上凝聚着赵风奇旋身挥臂带起的沛猛刀劲，不欲硬接，当即闪身后退。

赵风奇右臂一震，扬刀而立，刀弧划完，却不是攻向戚晚词，刀风宛如急潮，朝着身后冲荡而去。

花流骛一时仍难起身，勉力回头，脸色骇然惨白；倏忽眼前一闪，却是叶凉拔剑在手，身姿沉静地挡在了花胡二人与赵风奇之间。

叶凉迎着刀风无声无息地刺出一剑，架势沉凝，如接飞岩；剑锋一颤，转瞬向右划出一抹横线，风啸声顿止，仿佛被剑锋引入了虚空。

叶凉微微松了口气，剑刃忽而又是一颤，随即剧烈抖动起来，叶凉

一惊，立时沉劲腕上，收剑站定，虎口已迸裂流血，心知方才那股刀风委实刚烈无俦，自己接得着实有些勉强。

与此同时，戚晚词方自倒掠出数尺，颈背如遭刀劲扑撞，凛然之际，身形转折侧闪出去；她应变快绝，乍觉异样便已止住了退势，伫足后仍觉背上疼痛一片，神色中却极淡漠，瞥见雷缨锋与杨仞兀自默立不动，冷冷看了两人一眼，却不说话。

方才赵风奇这转身振臂的一击，既以刀风追斩花、胡二人，又在戚晚词身后数尺处凝出了“刀屏”，直看得杨仞咋舌叹服，他掠近几步，忽而惨叫一声：“好凌厉的刀风——”随即佯作被刀风击倒，有气无力地道：“快、快追，莫让那帮刀客跑了……”而他自己却似伤重难起。

赵风奇迫退戚晚词后便不再看她，径自回身掠向花流鹜，经过叶凉时头也不转，目中恍无此人；叶凉急追出两步，道：“赵前辈，恳请你……”话说至半，赵风奇反手拍出一掌，掌风直击叶凉心口；叶凉大惊，当即出剑刺向赵风奇掌心，赵风奇步子微顿，变掌为指，指尖擦过剑刃在叶凉胸口“膻中穴”上轻触即收，叶凉踉跄倒退，跌坐在地。

花流鹜与胡飞尘各自运功驱散经络中的刀劲，已然先后跃起，一霎里对望，胡飞尘眼神微微移向戚晚词，似欲返回相助，花流鹜却想借机远远避开赵风奇这煞星，眼看叶凉被打倒，不待胡飞尘开口，已继续朝着天风峡刀客追杀而去。

胡飞尘一怔，拿不定是否也该追过去，犹豫中忽听风声猎猎，赵风奇却已到了身后；电光石火之间，胡飞尘头也不回，朝前疾掠数丈，一瞬间头顶上风声凄厉，却是断刀打着旋飞过了身前，白晃晃的刀刃急转如轮，便要回斩过来，胡飞尘不得不拧身向旁跃出，双足方一着地，后颈与腰眼齐齐一麻，已被赵风奇双手举起。

赵风奇踏前一顿，将胡飞尘飞掷而出，直直撞向花流鹜后背；花流鹜耳听身后劲风霍霍，一时心惊胆战，不管究竟，甩手便将所余银针尽数射出；胡飞尘低呼一声，手足与胸腹间已连连被细针透射而过。

花流鹜听见胡飞尘的呼声，心知情势不对，忍不住回望一眼，顿时

被胡飞尘重重撞倒。

戚晚词微微蹙眉："没用的东西。"身影飘忽一闪，平平刺出一剑，剑尖距赵风奇尚远，剑上的一抹清寒剑意已侵及赵风奇后背——

那柄断刀兀自疾旋，忽被赵风奇劈手抄住，一时间风声四起。

赵风奇冷笑一声，霍然回身斩出一刀，刀风去如惊龙，向着戚晚词扑卷而近，半空里几十道锐风飞旋盘绕，搅拧成一股粗重的风绳，在触及"织星剑"剑风之际轰然炸散，化作无数细碎的刃风，激射戚晚词全身上下。

戚晚词神色一凝，双腕轻飘飘一晃，手中双剑竟似消隐不见，一霎里漫天剑影飘飞如雪，将笼袭周身的刃风尽数刺灭。

方才花流鹜情急中反手发针，失了准头，没射中胡飞尘的要害，胡飞尘虽然身上多处流血，伤势却不甚重，只是赵风奇抓掷他时内劲从掌心透入，久滞不散，他周身酸痛麻痹，撞及花流鹜身躯后不由自主地泄劲，花流鹜闷哼一声，也被赵风奇内劲所伤，两人相互弹开，各自滚躺到一边；直到此刻两人调顺了内息，刚刚翻身站起，目睹了赵风奇那狂龙吐雨般的一刀，不由得惊心动魄，震骇失声。

戚晚词双腕一凝，短剑当空乍现，飞闪出一叠雪白的虚影，停在她的手中。

赵风奇嘿嘿笑道："戚掌门的剑术竟快到这般地步，佩服佩服。"

戚晚词冷然不语，忽而抬手摸了摸脸颊；指尖轻轻抚过，脸上已多出了一道浅细的刀痕。原来方才她出剑虽快，终究还是漏过了一抹刃风。

赵风奇笑道："对不住，给你脸上添了个记号。"

话音方落，那道浅淡的刀痕倏然变红变深，鲜血从戚晚词脸颊上滴落，一瞬间她目光冰寒至极。

第二章 万仞天风（二十四）

杨仞见状缓缓爬起身来，心下暗凛："这冷婆娘怕是要发狠了。"然而片刻过去，但见戚晚词仍自伫立不动，冷厉的神情也渐渐沉静下来，不禁微觉疑惑，随即恍然又想："他娘的，这婆娘当真厉害，她若因容貌损伤而乱去了心绪，那就更难胜过赵老兄了。"

花流骛眼看戚晚词脸颊上不断渗出细血，被她苍白如雪的肤色一衬，既醒目又隐隐透出一丝可怖，一时竟不敢多看，回望一眼，却见那群天风峡刀客已逃得不见踪影，不禁与胡飞尘苦笑对望；心下却松了口气——他方才死里逃生，已知赵风奇的真实修为远超他先前臆测，此刻幸亏已追赶不及，否则一旦迈步追去，只怕立时惹得赵风奇将斩向戚晚词的那一刀原样朝着自己斩来，自己可没戚晚词那般的快剑本事。

正自转念，忽瞥见杨仞好整以暇地站在一旁，不由得怒从心生，冷笑道："齐堂主，你分明没被赵风奇所伤，方才却装模作样，竟敢欺瞒戚前辈？"

杨仞当即皱眉抚胸，随口呻吟了两声，摇头叹道："花老兄，你这话未免太不讲理，难不成只许你挨揍，不许我受伤么？唉，咱们实在都愧对戚前辈，那是一般的无用，谁也不必说谁了。"

胡飞尘闻言亦是一叹，走近戚晚词几步，拱手道："晚辈无能，眼下该当如何，还请戚前辈示下。"

戚晚词却恍若未闻，她本与雷、花、胡都无甚交情，只是遵照燕寄羽的意思，却须设法护住三人性命；雷缨锋修为极高，无需她保护，但花流骛与胡飞尘却着实让她分心，以至于竟被赵风奇的刃风割伤，到此刻心中已对花、胡二人厌烦之极，也不答话，径自取出一瓶伤药，轻轻涂抹在脸颊上。

杨仞心中一动："赵老兄若趁此时出刀，说不准便能一举斩杀戚晚词。"微微侧头，但见赵风奇脸带洒脱笑意，却只大剌剌站着不动；端详片刻，忽然留意到赵风奇握刀的手指似在微微震颤，顿时明白过来："赵

老兄先前硬生生冲开郭正的点穴，本已受了不轻的内伤，后来不但被叶凉的剑意袭中，为天风峡众刀客解穴也耗费了许多内力；他刚才那几刀看似挥洒自如、气势霸烈，实则恐怕已支撑不了多久。”

花流骛见戚晚词沉吟不语，心头愈发紧张：此刻让他去追杀天风峡刀客，有赵风奇从旁虎视眈眈，他是断然不敢去的；但若戚晚词因脸上刀伤恼羞成怒，说出一句让诸人一齐围攻赵风奇的话来，那多半也是他先行被赵风奇的刀风剁碎，毕竟赵风奇曾自承最想杀的便是他花流骛；思来想去，若是先行告辞离去，并说自己只是有事要走，绝不是去追杀天风峡刀客，料想赵风奇也不大会相信。

——刹那间花流骛心念电转，心知已到了自己性命存亡的时刻，趁着戚晚词尚未答话，忽而冷笑道：“赵风奇，花某本以为你也算是武林中的一代豪杰，却没想到你不过是个言而无信的鼠辈！”

赵风奇皱眉道：“老子怎么言而无信了？”

花流骛道：“先前你答应与戚前辈一对一的决斗，我等这才容你将你手下刀客的穴道解开，可如今那群刀客都已去得远了，你却又反悔了，你是怕了戚前辈举世无双的快剑，是也不是？”

赵风奇道：“滚你娘的，老子可没说不与她决斗。”说着瞟向戚晚词，又笑道，“戚掌门，你还要再歇会儿才肯赐教吗？”

戚晚词冷冷道：“不必了。”她敷了药膏之后，脸上刀痕凝结，此刻已不再渗血，言毕径自转身走到空地的中央，回身静候赵风奇。

花流骛心下微松，无意间与戚晚词目光相触，周身莫名一寒，生怕被戚晚词看出自己的心思，当即笑呵呵赞道：“戚前辈所用的伤药定然便是峨嵋‘织星剑’独门秘制的‘星霜膏’了，果然是名不虚传，灵效如神。”

戚晚词却不理会花流骛，持剑微微低眉，双腕缓移，只静心凝势。

“摆的架势倒是花哨。”赵风奇哈哈一笑，迈步走向戚晚词。

杨仞熟知赵风奇的脾性，见状欲言又止，转头望了一眼雷缨锋；雷

缨锋神情凛肃，心中亦觉忧虑，然而这是两人之间约定的公平比斗，旁人却实在无从干涉。

赵风奇前行中又道：“稍后打将起来，刀剑无眼，你们都他娘的避远些吧。”他口说“你们”，实则却是说给杨仞一人听的。

杨仞心中明白，闻言却不避开，反而走近了几步，打定了主意要随时出手相助赵风奇。

花流骛瞧在眼里，冷笑道：“小子，你忘了花某说过，谁若敢趁机生事，须先问过花某的银针。”

杨仞随口道：“是吗，你还有银针吗？”

花流骛神情一滞，想起所携银针确已用尽，目光怨毒地盯着杨仞，却难以接口。

杨仞却看也不看花流骛，目光紧随着赵风奇，但见他与戚晚词相隔一丈，肃然对立，不由得心神愈紧。

戚晚词双腕姿势一定，左手短剑横持腰际，右手短剑向前平平伸直，轻声道：“敬请赐教。”语气平淡，虽是极寻常的动作，却显出卓然端凝的宗师气象。

赵风奇嘿嘿一笑：“不必客气，戚掌门先请吧。”

话音方落，戚晚词身形倏忽不见；杨仞大惊，眨了眨眼，却见她已横剑立在赵风奇身后，随即骤觉双目耀痛，恍若正午时直视太阳，紧紧闭目，黑暗中现出了十字交叉的剑光。

一霎里赵风奇身躯摇晃，以断刀拄地，单膝跪倒。

下一瞬，他猛地低头将一口血咳在地上，胸前衣衫崩裂，露出了心口处浅白色的十字剑痕。

花流骛又惊又喜，击掌赞道：“没想到戚前辈的剑境已然通神，仅仅过去一招，姓赵的就已……”

赵风奇忽而低笑起来，一瞬里神情嚣狂，斜眼看向花流骛；花流骛浑身一颤，不自禁地倒退一步，竟说不下去了。

戚晚词眸光惊疑，霍然回身凝视赵风奇。

“戚晚词，你出剑确已快过我出刀，可惜力道却差了些，我知你们‘织星剑’一派号称剑下不流血，以剑意透体杀人，但老子有‘天风萦回’护体，除了刀宗的‘天地朝夕’与方白的‘雨梳风帚’，不惧世上任何刀劲剑意，你若想杀死老子……”

说到这里，赵风奇嘿嘿一笑，缓缓站直了身躯，“便须将老子的这颗心扎个对穿！”

第二章 万仞天风（二十五）

戚晚词闻言蹙眉，眼看着赵风奇从容回过身来，不禁微微后悔。方才她以“织星剑”中的“双星掠月”一式刺中赵风奇，只是将剑意灌入，一触即闪身而过，料想足以将其杀死；早知如此，方才便径直以剑锋刺穿他的心口，此战便已胜了，眼下赵风奇提防更严，再想刺中他的要害可要难得多了。

此时花流骛已看得呆住，心头愈发震骇：“没想到竟连戚晚词的剑意也奈何不了赵风奇这厮，这可如何是好……先前我急速激出的银针都被他震停在衣衫内，若说用兵刃将这厮扎个对穿，恐怕也不大容易。”

杨仞见状心中顿松，嘴上却唉声叹气道：“可惜呀可惜，只差一丝力道，戚前辈着实可惜。”

赵风奇哈哈一笑：“现下换老子出刀了。”说话中微微昂头，形容狂洒，持刀的右手缓缓抬起。

戚晚词见他手中断刀每抬起一寸，周身气势便强盛一分，不待他刀势凝成，身影晃动，已挥剑刺到他近前。

赵风奇恍如未见，仍是头颈微扬，抬刀中手臂忽然一振；一瞬间戚晚词长发飞扬，雪衣飘然倒卷，神色顿变，剑锋距赵风奇尚有一尺便已飞身倒掠，半空里双腕急挥不止，似在斩削什么无形之物——

当是时，赵风奇神情随意不羁，眼神深处却极凝重，浩荡天风不断从他周身涤散开来；花流骛、杨仞等人相距虽远，衣袖上却已漾出层层涟漪。

赵风奇随手横扫断刀，戚晚词双足方自着地，再度旁掠丈外，只余几根发丝当空悬留，却是被刀风斩下。

花流骛察知自己须发与护身软甲都在劲风中微微震颤，直骇得脸色发白，眼瞧着赵风奇接连踏步追斩戚晚词，而戚晚词却只是左闪右飘、不断游走躲避，心想这戚晚词脾气大过本事，多半不是赵风奇的对手，

而自己的银针已然耗尽，先前使出花家秘传的两大保命反杀绝技“针枝镯剑”与“眉青目绣”，也都没能杀死姓赵的这厮，眼下无计可施，不自禁地望了叶凉一眼，也不知这老实巴交的傻小子能否护得住自己。

叶凉留意到他脸色难看，想了想，劝慰道：“花兄不必太过担忧，燕山长说你不会死的。”

花流骛一愣，心中虽对燕寄羽的能耐很是佩服，却也不觉得燕寄羽是个能定夺世人生死的神佛，耳听叶凉说得认真，不禁面露苦笑，便打算趁着赵风奇与戚晚词暂时相持不下，先行远离这林子；忽听一声刀剑交击的清鸣，侧头瞧去，却是戚晚词欺近了赵风奇，与他互换一招，随即又飘身退开；又过片霎，耳边风声渐低，吹荡过来的劲风却已减弱了许多。

花流骛心知似有转机，目视战局，便又不急于离去了。

与此同时，杨仞却是越看心弦越紧，目不转睛地盯着激斗中的两人，忽感疑惑——眼下传至自己身前的刀风渐弱，戚晚词闪避时却离赵风奇更远了，反倒似刀招的威力更大了；仔细又端详了一阵，心下霎时雪亮：原来先前赵风奇迫发出的刀风虽然霍霍远扬，气势骇人，但真正能杀伤敌人的“刃风”却只萦绕在他身边数尺，眼下风声虽低，但刃风却已扩散到丈外，料想是赵风奇已将“天风萦回”催运到极致，故而戚晚词也不得不避到丈外与他周旋。

两人又斗了片刻，在赵风奇周身丈许方圆内，数不清的锐风往来穿插、纵横飞旋，任凭他随意挥洒，无论施展什么招式，威力都陡增十倍百倍；戚晚词雪白的衣裙上不时便绽开一抹细痕，鲜血星星点点地滴落，随着两人身形展转，恍若在空地上铺开来一幅画满红梅的巨画。

杨仞从旁观战，不觉中目眩神迷，忽而记起了许念说过的刀宗的境界：“……云荆山的刀术中有一式名为‘刀云’，一旦施展开来，周围十数丈方圆内刀意弥漫，任何人踏进刀云之中，只要稍稍呼吸，便遭刀劲入体，割裂脏腑，荡灭神魂……”

当时他听了全然不信，此时亲眼目睹了赵风奇的刀术，虽未及许念

所言“十数丈”那般夸张，但也不禁骇然叹服，料想即便刀宗复生，刀术恐怕也不过如此；转念又想：“这空地说小不小，说大也着实不大，若是赵老兄先前不将那群天风峡刀客先行放走，恐怕还真施展不开他这般的刀术……嗯，怪不得戚晚词执意要与赵老兄一对一的比斗，看似是她讲究公平，但赵老兄的刀风挥斩起来大开大阖，极易误伤旁人，其实却是她占了极大的便宜。”

想明白了此节，杨仞再看两人相斗，很快便瞧出端倪：每当戚晚词在刃风追斩下左支右绌、渐难支撑时，她便会闪身掠近晕厥倒地的岑东流、方轻游，赵风奇不愿误伤他俩，心存顾忌，出招便会收敛许多，而戚晚词也就能趁机将危势缓和过来。

“他娘的，这冷婆娘如此卑鄙。”杨仞暗骂一声，忽见戚晚词再次闪至赵风奇近前，一剑刺向赵风奇咽喉，却被赵风奇挥动断刀格开，刹那间她却又飘掠丈外——

杨仞耳听风声倏忽止息了一瞬，心下悚然恍悟：“此人的剑术竟快到这般地步。”——戚晚词是将旋绕着赵风奇的每一道锐风都看作一柄实有形质的刀，一霎里不知刺出了多少剑，竟将每一柄“刀”都截断，这才能借着赵风奇周身无风之际掠近反击；只是旧风方尽，新风又生，她却也只有一隙间的时机。

再看片刻，杨仞愈觉惊心，但闻风声骤息乍起，戚晚词不时便冷不丁地刺近一剑，而赵风奇虽一直未曾中剑，神情与招式中也尚未显出颓势，但他施展这般威势夺天的刀术，料想气力耗费必巨，也不知还能再施展多久；心中忧虑不已，眼看两人脚下腾挪，此际正离岑东流较远，当即快步走近，便想将岑东流背负到远处——

眼前身影一晃，却是花流骛抢先掠了过来，一脚踩在岑东流的胸膛上，转头睨向杨仞，冷笑道：“你小子休想生事！”

第二章 万仞天风（二十六）

杨仞闻言笑嘻嘻道：“花老兄误会了，我正想将这位岑兄搬进马车，好生看押起来，否则他伤势颇重，若躺在地上着了凉，竟自一命呜呼，那可就枉费花老兄擒住他的用意了。”

花流骛冷然道：“那也不必。”抬了抬脚，又道，“你小子退开些，否则花某一脚踩死姓岑的。”

一瞬间杨仞心念微动：他与岑东流、方轻游谈不上有什么交情，若是引得花流骛将这两人杀死，那赵风奇追斩戚晚词时便再无顾虑。但这念头只在他心底一闪即逝，先前青石老店里赵风奇杀死四个追捕他的停云书生，他尚且颇感悔怒，更何况是眼前这两个无辜之人；短时无策，只得退后了两步，再看向战局，不由得一凛——

此刻周遭已连一丝刀风也听不到了，戚晚词闪避时离赵风奇却已近两丈；两人身形转折如电，却竟无声无息，瞧来既觉诡异，又是惊心；但见断刀上寒光吞吐如龙蛇，两柄短剑却快到隐于无形，只余朵朵剑花当空闪灭不定。

杨仞心知看似是赵风奇刀刀追杀，但他出招慢过戚晚词，却也是不得不用数不清的刃风来抵消戚晚词的快剑，两方实则是相互紧逼，任谁稍有松懈不支，便要立毙在对手的招数之下。

他越看越是忧虑，眼见赵、戚两人步法腾挪，即要再度靠近岑东流，不禁目视花流骛，心里盘算着能否猝然一刀将其斩杀；转念又想：“我即便杀不死他，也能引乱戚晚词的心神。”当即霍然拔刀跃步而近，花流骛却似早在提防，将银镯抖振成长刺，护在胸前——

便在这时，赵风奇脚下一偏，不再追袭戚晚词，拧身一刀朝着花流骛急斩而去；戚晚词神色顿变，飞掠到花流骛身侧，手腕漾晃成虚影，将那一刀所挟刃风一瞬刺灭，叮当一声，刀剑相格，两人各自退步凝住身形。

杨仞眼前一花，但见满天剑花亮晃晃一闪，顷刻间凋零殆尽。

花流骛满脸惶骇，慌忙退避到戚晚词身后，一时间目光乱烁；赵风奇斜睨花流骛，忽而哈哈一笑。

戚晚词蹙眉道："赵风奇，既说了是一对一的比斗，没想到你这般无信，竟忽袭旁人。"她的衣衫上被刃风割出许多细痕，虽都是些轻微伤势，但久斗之下，却也失血不少，此际脸色苍白，语声低弱了许多。

赵风奇哼了一声，道："分明是戚掌门的手下先行滋事，扰乱了比斗。"说话中握刀的手臂微微颤抖，便将右手负在背后。"天风萦回"极耗内力，他方才强撑一口气，全凭坚韧心志施展下来，此刻骤然停手，浑身几已脱力。

戚晚词先前全神贯注地应接刃风，无暇留意花流骛与杨仞，也不知他俩为何突然起了冲突，闻言摇头道："他两人之间口角也好、厮杀也罢，却与你我的决斗无关。"

"不错，"花流骛当即接口道，"赵风奇，分明是你自知绝非戚前辈的对手，这才使出偷袭花某的伎俩，想要扰停比斗。"

赵风奇森然瞪视花流骛，踏前一步，便似要挥刀斩出；花流骛浑身一颤，不自禁地倒退两步。

杨仞眼瞧戚晚词挡在花流骛身前、一旁的叶凉也已掠近相护，心知赵风奇恐难将姓花的杀死，忽而上前伸手扯住赵风奇衣袖，正色道："赵前辈，还请你莫再为难花老兄。"

此番言行大出花流骛意料，一时间他神情迷惑地打量杨仞，恍若才认识此人似的。

杨仞手指搭在赵风奇的右手脉门上，运转"乘锋诀"，将自身内劲源源不断地渡给赵风奇；赵风奇心头微惊，默然立着，片刻间精气已振奋了许多，轻轻甩脱杨仞的手指，瞪着戚晚词，嘿嘿笑道："且算是戚掌门说得在理，便请再来打过。"说完径自提刀走回空地中央。

戚晚词恍若未闻，忽而侧头看向雷缨锋，冷笑道："你还没看明白吗？"不待雷缨锋回答，便转身走向赵风奇。

杨仞一怔，但见雷缨锋闻言黯然一叹，却不接口，心中不禁疑惑起来：自赵、戚二人交手以来，雷缨锋只是静静伫立，对眼前情形无动于衷，也不知在寻思什么。

眼看赵风奇振臂斩出断刀，戚晚词手腕晃动，短剑再度化散在空无中，两人已然激斗开来；忽见花流骛走近了两人数步，站住不动。

花流骛伸手指了指不远处的地上，微笑道：“胡兄，我瞧那里是块风水宝地，你不妨就站过去。”

胡飞尘犹豫一阵，依言走了过去。

杨仞心下暗骂，眼见花、胡与晕厥倒地的岑东流、方轻游各据一角，将中间空地上的战圈缩得更小，赵风奇的刀风也就更难施展；心中忧急不已，但方才他毫不顾惜自己，竭力催运“乘锋诀”渡劲，此刻内息损耗过巨，周身疲软空乏，却也无可奈何。

忽听叶凉道：“花兄、胡兄，你们这般行事，委实太不公道。”

杨仞心中微动：“这位叶兄心性诚朴，果然不是个坏人。”却听花流骛漠声道：“花某行走江湖多年，向来无须旁人教我如何行事。叶兄弟，你也莫以为救过花某，便能对着花某指手划脚。”

杨仞笑呵呵道：“叶兄不必多言，便让花老兄站在那里，就只怕赵前辈狂性得很，忽然不管什么比斗的规矩，一不留神便将花老兄斩为两截。”

花流骛一凛，心知赵风奇为人狂悖，这小子所言倒也颇有可能；恰逢戚、赵二人身形转折而近，眼看赵风奇面带冷笑，只顾挥刀猛斩，不由得疾退了数步。

过得片霎，戚晚词身影飘忽，接连闪过几刀，不觉中脚下已靠近胡飞尘所站之处；胡飞尘面色微变，却仍自凝立不动。

杨仞心弦一紧：“这胡飞尘看似不如花流骛歹毒卑鄙，但心机智慧却比姓花的深沉得多。”随即果然看见赵风奇刀势似有所收敛，任凭戚晚词

从胡飞尘身前掠过。

花流骛见状暗笑：“赵风奇这厮死要面子，今日定要死在此间。”默默踏步上前，又站回了原处。

过得片刻，杨仞眼瞧戚晚词再度退向花流骛这边，忽而叫道：“戚前辈，我来助你！”当即掠近挥刀斩向赵风奇。

赵风奇一怔，转瞬明白过来：既是戚晚词那边的人先行扰乱决斗，那便怪不得自己误伤旁人了，随即毕集全力斩出一刀，刀风呼啸翻卷着涌向花流骛。

杨仞虚晃一刀，眼见赵风奇会意，立时闪身倒掠，花流骛没料到赵风奇当真将那狂龙般的一刀原样朝自己斩来，直吓得脸色煞白，侧避一步，腿上骤然剧痛，却是杨仞在后退时似有意若无意地将手中刀锋前挺，恰恰与他相撞。

一霎里戚晚词与叶凉飞身掠近，分从左右出剑截向花流骛面前的刀风，叶凉凝势平刺剑锋，在触及刀风之际倏觉异样，恍若一股巨力打在了空处，几被引得呕血：那些纷乱的刀风虽然飒飒作响，却并未附着“天风萦回”的刀劲，竟只是刀上扑发出来的寻常劲风！

——惊疑中瞥向戚晚词，但见她收腕凝立，忽而身躯剧震，嘴角溢出汩汩鲜血，手心一松，双剑接连坠地。

原来方才赵风奇貌似斩出无数刃风，实则施展的却是寒旗刀法的绝技“风中藏刀”，算准了戚晚词出手相救花流骛的方位，预先将刀劲凝在那里，果然一举将她重创。

戚晚词冷冷注目赵风奇，身躯一霎摇晃，仿似随时便要跌倒，却被胡飞尘抢近扶住。花流骛眼看情势突变，赵风奇竟瞬息将戚晚词击败，不由得手足发抖、瞠目结舌。

赵风奇纵声一啸，横刀环顾诸人，神情剽悍狂傲；一时间花流骛骇然倒退，胡飞尘心头亦是陡然一凛。

赵风奇大笑踏步出刀，便要将戚晚词斩杀——

忽听一声轻叹，却是雷缨锋拦在两人之间，抬臂架住了赵风奇的右腕，涩声道："赵前辈，得饶人处且饶人。"

赵风奇先前那一刀势在必中，已然耗尽余力，刚刚却是故作狂态震慑诸人，此刻几近油尽灯枯，被"岩雷"的劲道一震，竟是踉跄倒退，瘫坐在地，心知再无机会杀死戚晚词，冷哼道："饶你娘个腚。"

杨仞见状又惊又怒，脱口道："雷兄，你作什么！"

眼见雷缨锋沉默不答，便又道："方才赵前辈出招实是攻向戚前辈，却不是袭击旁人，料想即便花老兄被刀风扑及，也不过是衣衫晃动几下，绝不会受伤；既然赵前辈并未扰乱决斗的规矩，那便是赵前辈胜了，雷兄又凭什么横加干涉？"

他胸中忿忿不平，语声极快，却听雷缨锋叹道："不错，方才确然是赵前辈胜了，我不过是想劝赵前辈不必赶尽杀绝罢了。"

胡飞尘接口道："雷兄言之有理，咱们还是都手下容情为好。"

杨仞一时不语，心下冷笑："好个武林正道，老子今日算是见识了。"随即微微点头，眼看戚晚词双目紧闭，似已晕迷过去，便淡然道："既是如此，眼下这般局面，便请雷兄拿个主意吧。"

第二章 万仞天风（二十七）

雷缨锋沉吟片刻，道："今日两败俱伤，咱们各自离去便是。"

杨仞想了想，只要让雷缨锋带花、胡二人离去，自己找个借口晚走一步，便能将赵风奇救至安全之处，此番的林中交锋便算是化险为夷了，当即颔首道："那好，就如雷兄所言。"

胡飞尘却道："雷兄，我看还是等戚前辈清醒过来，请她老人家定夺为妥。"

花流骛瞪着杨仞，冷笑道："无论由谁定夺，都须将这姓齐的小子杀了。"顿了顿，又道，"方才他胡乱出刀，相助戚前辈是假，扰乱决斗给赵风奇可乘之机才是真，料想戚前辈醒来，也定饶不了他。"

杨仞笑嘻嘻道："花老兄，你杀得了我吗？"

花流骛一怔，先前他接连被赵风奇所伤，虽侥幸未死，却也丢去了大半条性命，加之银针耗尽，一时倒真无必杀杨仞的把握，便只面露不屑，轻笑不语。

叶凉见状道："我也觉得雷……雷兄所言极是，咱们当真不必再打杀下去了。"

话音未落，晕厥中的戚晚词蓦地张了张嘴，喷出一大口黑血；胡飞尘本自搀扶着她，猝然间似慌乱失措，手腕一缩，戚晚词立时向后仰去，却被雷缨锋掠近出掌轻轻托在她的背上，这才免于摔倒。

雷缨锋手指在戚晚词的脉门一搭，神色微变；花流骛凑近察看，仅过片时，戚晚词苍白的脸颊上便渐渐透出黑郁之色，良久也吸不进一丝气，已然命在顷刻。

杨仞心头微惊，不禁看向赵风奇，但见他嘴角挂着诮笑，只冷眼旁观。又听胡飞尘道："这、这可如何是好？"杨仞心中微动，又打量了一眼胡飞尘，却见他神情惶急、手足轻颤，显是颇为担心戚晚词的伤势，只是说完一句话便紧紧抿嘴，似在极力忍耐着什么。

雷缨锋深深看了胡飞尘一眼，只沉声道：“戚前辈伤势沉重，须得即刻为她疗伤。”

言毕抱起戚晚词，在空地上寻了一处干净地面，将她放坐在地；戚晚词浑无知觉，方一坐地便要歪倒，雷缨锋伸出右掌轻轻印在她的眉宇间，手腕缓抬，掌心似有吸力一般，带得她渐渐坐正。

雷缨锋略一静默，又转头道：“稍后我运转‘岩雷’救治戚前辈，须得半炷香时辰，其间一霎也分不得神……”

胡飞尘明白他话中意思，当即接口道：“雷兄放心，在戚前辈醒来之前，我等绝不会轻举妄动。”

雷缨锋点了点头，又对花流骛道：“雷某奉劝花兄，若不想死于非命，稍后切莫再去招惹赵前辈。”

花流骛心下暗笑：“姓赵的这厮已然乏力难动，如何还能让我死于非命？等你运功入定之后，花某自有计较。”便只淡淡道：“只要这厮不来招惹花某，花某自也懒得理会这厮。”

雷缨锋默然转回头去，右臂衣袖鼓落不绝，将内劲连绵传至掌心，闭目敛神为戚晚词疗伤。两人一立一坐，雷缨锋手抚戚晚词眉心，倒似是前辈在开导晚辈一般。

胡飞尘注视雷缨锋片刻，脸颊遽然抽搐起来，一线鲜血从嘴角急流到胸襟。

花流骛见状奇道：“胡兄，你怎么了？”

胡飞尘苦笑道：“先前与赵前辈交手，内伤着实不轻。”说着慢慢盘膝而坐，径自调息起来。

花流骛微微一笑，心想：“胡飞尘与我同被姓赵的所伤，此刻却撑不住了，看来他的功力远比我浅薄。”此际却已几乎淡忘了胡飞尘屡救自己而被赵风奇震碎铜镜的时候。

杨仞闻言却是愈发明悟：“方才戚晚词虽被赵老兄重创，却也不至于

性命垂危，实是胡飞尘在搀扶她时暗施狠手，想置她于死地，却不料戚晚词修为着实深湛，不但未能将她杀死，却反被她的护体内功震伤。”——心念及此，隐觉悚然：“……这胡飞尘到底是哪一伙的，他娘的到底想干什么？”

花流骛环顾林中，除了奉命保护自己的叶凉，便只杨仞尚有战力，当即冷笑道：“齐堂主，你与赵风奇究竟是何关系，到这时候还不肯说么？”

杨仞佯作未闻，走近赵风奇便想再渡些内劲给他，忽听花流骛厉声道：“给我退开了！”说着猛力劈来一掌，将杨仞迫退，掌风随即一偏，却击在了赵风奇胸膛上。

赵风奇剧烈一咳，嘴角涌出血来，眯着眼瞪视花流骛。

杨仞见状叫道：“花老兄，你这么快便忘了雷兄所言么？”

花流骛淡然道：“方才雷兄让咱们谁都别轻举妄动，你又靠近这姓赵的作甚？花某出掌拦你，却正是为了叫你遵循雷兄所言。”

赵风奇忽又啐出一口血，道：“花流骛，你想杀老子便来杀，别他娘的磨磨蹭蹭。”

花流骛一愣，脸上慢慢绽出笑意：“既然你这厮执意要招惹花某，那就怪不得我了。”

杨仞瞟见花流骛脚尖微晃，心弦骤紧，飞身扬刀扑掠到赵风奇身前；与此同时，胡飞尘身影快逾光电，瞬息也挡在赵风奇身前，似要劝阻花流骛，却不经意地与杨仞身躯相撞——

杨仞只觉一股渊深刚锐的内劲轰然涌来，刹那间呕血倒飞出去；胡飞尘惨呼一声，身躯歪倒，翻滚到一边。

花流骛一愣，眼见两人各自躺倒难起，再无人拦阻自己，顿时暗喜；杨仞与胡飞尘远远对视一眼，一瞬里瞥见胡飞尘目光平静如水，不禁心底微凛。

便在这时，一阵嘈乱的脚步声渐近，乍听去竟有一二十人之多，杨仞挣扎着想要回看，周身气血岔乱，却转不动脖颈，心下暗骂：“去他娘的，反正老子除了赵风奇也没别的朋友，不论来者是谁，总归不是老子的朋友……”想到这里，心中忽而一顿，似乎有些诧怪自己不知怎么已多了个朋友，眼前随即闪过赵风奇将自己制住穴道藏在巨石后的情形，当时赵风奇本已要离去，却又回身说了句：“杨兄弟，我老赵交了你这个朋友。”

那时他听得有些莫名，此刻回想起来，胸膛中竟无由地生出一股劲道，倏忽站起身来，紧握刀柄，环顾周遭，这才看见来者个个身着白裘，却是先前埋伏在林子里的那群胡家弟子，不由得疑惑暗忖：“依照雷兄所言，眼下他们本应在晕厥中才是，怎么却醒得这般早？”

胡飞尘没料到杨仞竟仍能起身，神情中掠过一抹惊疑。那群胡家弟子赶忙上前将他扶起，纷纷道：“拜见少主！”——有不少弟子说完便已怒目瞪向旁边为戚晚词治伤的雷缨锋，只是未得少主首肯，又忌惮雷缨锋的拳劲，却也不敢过去。

花流骛方才抬臂聚劲，正要一掌击碎赵风奇的头颅，眼瞧胡飞尘的手下赶到，自己已是人单势薄，一时拿不准胡飞尘是否容许自己杀死赵风奇，便问道：“胡兄，这是怎么回事？”

胡飞尘微微摇头，面对一众胡家弟子道：“你们几时醒来的，可是被人救醒？”

却听一名弟子茫然道：“回禀少主，我们也不知是否被人所救，醒来时周遭没一个活人，却有九具天风峡刀客的尸身……”

杨仞心头一震：“饶是赵老兄苦心竭力送走那帮刀客，他们终究还是没能逃得性命。”一时不忍去看赵风奇的脸色，却听胡飞尘讶声道：“竟有此事？可知是谁杀了他们？”

那胡家弟子道：“他们的眉心上都有针孔，自是花家弟子所为……嗯，那些尸身都被扒去了外衫，料想是杀他们的人存心羞辱他们……”

听到这里，杨仞倏而想起曾偷听到岳凌歌代传燕寄羽之命，让泉州

藏玉楼的温蔚率人假扮成天风峡刀客，不禁暗忖："那姓温的倒是正需天风峡的衣衫，莫非是他下的手……他娘的，若他只是为了几件衣衫，那可真够狠的。"

又见那胡家弟子对着花流骛拱手谢道："料想救醒我们的便是那杀死天风峡刀客的花家高手，说来实该多谢花公子。"

花流骛越听越是惊疑，今日他的手下分明都不在左近，却不知是谁嫁祸于花家，好在现下赵风奇失力待毙，已不足惧；随口道："好说，好说……"正自转念，赫然看见赵风奇手提断刀、面无表情地站了起来。

两人相隔数尺而立，花流骛心弦陡颤，脱口道："赵风奇……你、你还有力气吗？"这话问得颇有些幼稚可笑，但确也是此刻他心中最为真切的疑问。

赵风奇一言不发地劈出一刀，刃风到处，花流骛周身软甲破碎委地，只余贴身短衣。

花流骛顾不得羞耻，拧身便逃；赵风奇兀自沉默，只提刀大步追出，胡飞尘一惊，喝道："拦住此人！"

话音未落，便有数名胡家弟子听命围向赵风奇，他们的刃网先前被雷缨锋震毁，这时便各出拳脚擒拿功夫，将赵风奇的身躯与手足牢牢扭住；赵风奇振肩一抖，宛如抖落身上积雪一般，抖出一阵纷乱的风鸣，一瞬间那数人如泥丸般四下弹飞，胸腹间刀痕纵横，血泉狂溅，未及坠地便已毙命。

叶凉眼看赵风奇距花流骛越来越近，虽不齿于花流骛的卑劣行径，但终究师命难违，正自犹豫，忽见赵风奇侧头看了自己一眼；片霎间神思惚惚一闪，似乎从前也有个人曾用这般沉静孤绝的眼神看向自己，像灰土上冷冷横了一线白霜。

——耳畔哗啦啦一阵乱响，依稀记起了那人的笑声，宛如碎冰在阳光下一闪，蓦然又隐没在无声无息的黑暗中，一时间心中闷闷地发痛，竟自愣在了原地。

杨仞本自提防叶凉出剑攻袭赵风奇，见他似乎莫名发起了呆，心底微松，身形紧随着赵风奇，察觉又有几个胡家弟子从斜处追截而至，不假思索地横扫一刀，却无意中使出了“乘锋十九式”中的“天锋”，刀光粼粼浮空，宛如在赵风奇与胡家弟子之间亘成一道长河，气劲沛然奔流，将那些胡家弟子尽数震开。

花流骛惊惶中左折右蹿，忽而身躯前扑，却是脚下慌不辨路，被晕迷中的方轻游绊倒；猝觉脊背上森寒一片，情急之际，顺手扯起身边的方轻游挡在背后——

赵风奇一怔，疾收刀劲，却仍有两抹刃风斩在了方轻游肋间，细血如雨丝飞溅，方轻游眸光倏然一亮，已清醒过来。

花流骛猛地跃起，返身扼住方轻游后颈，躲于其后，狞声道：“姓赵的，你再敢出刀，我便将他刺死！你、你且先退后三丈！”

说完见赵风奇只默然盯着自己，心中不由得发虚，作势将手中的长刺扎向方轻游咽喉——

“叮”的一声，方轻游抬袖格去，袖中吐出青茫茫的一道弧光，却是以一柄狭细的刀刃与花流骛的“针枝镯剑”瞬息交斩。

这一声响清如碧霄龙吟，回荡在林中，又幽深似秋虫惊梦，戚晚词缓缓睁眼，侧头望去，神色骤变。

与此同时，花流骛闻声却是浑身陡震，踉跄倒退，眼看着方轻游伸出两指捏在刀刃末端，随即轻轻横抹，竟又从青刃中拔出一柄白刃来——

诸人心魂一动，但见那柄新刃不似金铁，非冰非玉，乍映在日光之下，天地仿佛随之一白。眨了眨眼，又觉世间诸般颜色被它一衬，似都浓重了许多。

忽听几声微响零星流过，宛如疏雨过檐；花流骛脸色霎时僵白，眼睁睁瞧着花家世传的神兵在自己手中坍碎坠地，化为一堆繁琐细小的铁片。

杨仞顿时哈哈一笑，他曾亲手拿捏过“针枝镯剑”，知其坚韧异常，眼见被方轻游手中刀刃轻易斩碎，也不禁深觉骇异。

戚晚词屏息摄神，微微起身，雷缨锋亦随之微抬右臂，等到她渐渐站直身躯，雷缨锋当即撤掌，两人齐退一步，各自吁出一口长气。

戚晚词淡淡道了声：“多谢。”目光随即转向方轻游，凝视片刻，忽而惘然低叹——

“时隔多年，刀宗的‘雪刃’再度现世，没想到竟是在你的手中。”

第二章 万仞天风（二十八）

一时间诸人神情震动，纷纷又望向方轻游手中的“雪刃”；先前胡飞尘命胡家弟子去追截赵风奇，自己却飘然掠到昏迷倒地的岑东流身后，足尖轻轻靠在岑东流的咽颈处，随时便能发力，此刻从容打量着方轻游，微微颔首致意。

方轻游环顾周遭，瞥了胡飞尘一眼，却并不在意，随即与戚晚词目光相触，淡淡道：“尊驾想来便是峨嵋‘织星剑’的戚前辈了。”

戚晚词见他口称前辈，语气中却无甚恭敬之意，亦不躬身施礼，不禁心头微愠，只冷哼不语。

方轻游微微侧头，目光又落到雷缨锋身上，两人相隔颇远，互望片刻，各自轻叹。半年前两人在青石镇上并肩对敌，也算得上相知相惜，当时雷缨锋离开客栈去寻温歧，夜雨长街上曾托付方轻游照看客栈中的情形，后来方轻游果然不负所托，以“天地朝夕”的刀意将强敌薛秋声一举斩杀；却不料今日重逢，两人立场相悖，道路相殊，已是不得不敌对的局面。

花流骛眼看方轻游似有些出神，便悄然走近胡飞尘，也站在了岑东流身后，心想眼下不知方轻游武功虚实，但既已将岑东流制在手里，料想方轻游也不敢妄为。

却听雷缨锋拱手道：“方兄别来可好？”

方轻游微笑道：“先前身不由己，好生睡了一场长觉，今日醒来也该舒活舒活筋骨了。”

说完便径自走向岑东流，手中“雪刃”晃动在日光下，宛如一面狭薄的明镜。

胡飞尘一凛，脚尖轻抬，悠然道：“方兄若再不停步，只怕在下力道拿捏不准，竟将岑兄踩死了。”

方轻游点了点头，当即伫足。杨仞见状忽而讶声道：“胡兄，原来你

已拜入了庐州花家，却不知是什么时候的事？”

胡飞尘随口道：“齐堂主此言何意？”目光却紧盯着方轻游。

杨仞道：“以晕迷中的岑兄作为要挟，本来是庐州花家的独门绝技，你若没拜花老兄为师，怎能也学会了？”

胡飞尘面色微红，却不接话，眼看方轻游立在数尺之外，随手晃动刀刃，虽未再前行，终究不甚放心，便道：“方兄，请你再退远些——”

话音未落，忽觉胸口微微一痛，电光石火之间，心头惶惑不解，但仍毫不犹豫地施展出“天衣云裾”步法中最为妙绝的一步“灵狐返镜”，脚下似迎实避，急急让到一旁；便只这片霎间，方轻游身影倏忽而近，已俯身将岑东流抱起，随即倒掠丈外。

诸人神情均凛，眼瞧胡飞尘胸口渗出一痕细血，若非退得及时，只怕已遭斩杀，一时间无人看出方轻游究竟如何伤了胡飞尘，不由得相顾惊疑。

杨仞回想方轻游刚才的举动，心底突然有了个猜测，只是太过匪夷所思，实不敢相信。

赵风奇先前气力耗尽，在听闻天风峡刀客的死讯后，全凭一腔热血悲愤撑起身躯追杀花流骛，此时眼见方轻游苏醒过来，且刀意如此神妙，顷刻间便救回了岑东流，心绪渐松，再也支撑不住，身躯一晃，向后便倒。

杨仞一惊，赶忙将赵风奇扶住，趁机渡入内劲。花流骛冷笑道：“好你个姓齐的，先前戚前辈晕迷时你便出刀相助赵风奇，眼下更是明目张胆地搀扶他，我看你是丝毫不将戚前辈、燕山长放在眼里了。”

杨仞摇头道：“花老兄此言差矣，方才戚前辈在与赵前辈的决斗中落败，两方由雷兄做主，约好了各自离去，那是已化干戈为玉帛，我之所以搀扶赵前辈，也是为了顾全戚前辈的信义。”他心知戚晚词恐怕早已对自己疑心，此际随口胡说一通，也不求她相信，只为了拖延些微时辰，能多给赵风奇传一点儿内劲过去。

戚晚词看也不看杨仞，只冷冷瞥了雷缨锋一眼。

雷缨锋拱手道：“先前情势危急，冒昧替戚前辈做主，还请戚前辈莫怪。”

花流骛心里盼着戚晚词怪罪责罚雷缨锋，片刻过去，却见戚晚词静默不语，不由得暗忖：“姓雷的刚刚救回她的性命，料想现下她也不便多言，但她心眼狭小，此后迟早要与雷缨锋算账。”

正自转念，忽而留意到杨仞的右手紧握赵风奇左手脉门，脱口叫道：“你小子竟在为赵风奇传功？”生怕赵风奇精气恢复过来，立时扑掠过去，出掌击向杨仞右臂。

方轻游身形闪动，挡在杨仞身前，握刀的手腕一霎晃动，却不斩出；与此同时，花流骛的右掌倏然齐腕断落，血溅如泉；一瞬里他愕然呆住，直到断掌坠地才迸出一声凄长的惨呼。

杨仞在近处看得分明，心下顿时恍悟：方才方轻游虽未出刀，但晃腕之际却恰恰将一抹日光从刀身折映到了花流骛的右腕上，刹那便将花流骛的手掌斩落！

又回想方轻游击伤胡飞尘时，也是晃腕折发出刀光，自己的猜测多半不错；一时间震骇难言，眼瞧花流骛腕上断口极为平整，恍若被一柄无形的快刀割过，不禁心想：“赵老兄的‘天风萦回’以刀风伤人，虽说也骇人听闻，但细想来也不过是比寻常刀客迫发出的刀风更锋锐、更繁碎些，变化虽然神异，终究也算是世间可以想见的武学，但世上可从没听说有人竟能以‘刀光’杀伤敌人的……倘若方轻游当真修成了这般刀术，岂非已是天下无敌了么？”

戚晚词眼见花流骛失魂落魄地站着，任凭断腕处鲜血淋漓洒落，当即蹙眉掠近，扯住他背后衣衫，一瞬又倒掠回来，出指封住他臂上穴道，止住血流。

花流骛醒过神来，怔怔望着不远处泥土上的那只断手，犹觉难以置信。虽说庐州花家弟子全身上下皆能发针，但他主要的功夫还是修练在掌上，眼下修为废去一半，心里满是痛惜与怨毒，却也并不怎么感激戚

晚词为自己止血，转头看向她，口中不自禁喃喃道：“戚前辈，你早前为何、为何不救我……”

戚晚词漠然道：“我只答应燕山长保你不死，至于你是断手还是断腿，却与我何干？”

花流骛一愣，未及开口，腕上又是一阵剧痛袭来，顷刻晕厥过去。

叶凉先前本欲出剑相救，奈何方轻游的招数委实难以揣度，却晚了一步，此刻注目方轻游，欲言又止。

杨仞瞥见叶凉神色古怪，似有什么事难以决断，不禁心下微奇；却听戚晚词淡淡道：“方轻游，你修的什么刀术，竟能以刀光伤人？”

方轻游道：“这是在下自悟的刀术，这一路行来昏昏沉沉，半梦半醒之间，眼前时常浮动着许多光影，心中百感交集，故而创此‘浮光’一式。”

戚晚词微微颔首：“燕山长所言不虚，你果真已修成了‘意劲’。”

诸人耳听着两人对话，均觉不可思议：武林中人寻常所言刀光，不过是刀刃挥动时被日月灯烛映照出的亮光，除了晃人眼目，惑乱对手心神之外，却也无甚大用，如何能化为实质伤人？有不少人都想，多半只是这方轻游出手太快，或是另有什么奇异手法，定非戚晚词所言的这般玄虚。

却见方轻游拱手道：“既然雷兄有言在先，双方约好了各退一步，便请戚前辈率人离去吧。”

戚晚词冷笑道：“方轻游，凭你也想定夺我的去留？”

方轻游莞尔道：“戚前辈若不愿离去，在下领教诸位的高招便是。”

戚晚词一时却不接口，环顾左近，花流骛已然晕厥，那齐桐更是信不过，胡飞尘受伤不轻，也绝非方轻游的对手；雷缨锋修为极高，但看似和方轻游颇有交情，自不愿出头，而自己重伤在身，虽经雷缨锋救治，方才却连为花流骛封穴止血都觉气力匮乏、头晕目眩，此际实难再

行激斗。

正自沉吟斟酌，忽听叶凉道："戚前辈，晚辈想与这位方兄一战……"语声轻微，似颇难为情。

戚晚词一怔，转头看向叶凉道："当真？"

叶凉闻言略一静默，杨仞瞧出他眉头微皱，多半是有些不情不愿，正想出言劝说几句，叶凉却已老老实实道："……燕山长曾吩咐晚辈，若在途中遇见方兄，须当请他出手赐教，晚辈不敢有违。"

戚晚词颔首道："既是燕山长的吩咐，我自无异言。"

"多谢戚前辈。"叶凉躬身一揖，又转身对着方轻游拱手道，"初次相见，还请方兄多多指点。"

方轻游一怔，数月之前他曾与叶凉在春雪镇外相遇，后来又一同登上春山峰顶，却不明白眼下叶凉为何说是"初次相见"，便只淡淡道："所谓'名师出高徒'，料想叶兄弟的修为必定不凡，就请先行赐招吧。"

叶凉以为方轻游口中的"名师"是指燕寄羽，闻言也不多想，只谨声道："失礼了。"言毕解下背后行囊，却将手中短剑收了进去。

杨仞见状诧异道："叶兄，你不用剑么？"

叶凉照实答道："燕山长说我手上若持兵刃，周身便不自在，反而拘束了心中剑意；故而让我在真正临敌决斗时将短剑收起。"

方轻游闻言忆起在春山云阁之外，叶凉空手挥雪刺杀谭寒音的那一击，不禁轻轻点头，正色道："叶兄弟请。"

第二章 万仞天风（二十九）

杨仞眼看叶凉默默踏前，与方轻游相隔两丈而峙，不禁心中一凛："这叶凉修成了方白的剑意，又得燕寄羽亲自调教，方老兄的意劲虽然神奇，却也未必能敌过他……"

"叶兄弟、方兄，"胡飞尘忽而咳嗽一声，缓声道，"你们两位都是武林中罕有的英杰，只盼能见机行事，莫要两败俱伤才好。"

叶凉一怔，虽觉胡飞尘言辞中的"见机行事"四字颇有些不谐，但仍认认真真地拱手道："多谢胡兄。"

"叶兄弟多加小心。"胡飞尘拱手回礼。他方才那句话实是说与周遭十余名胡家弟子的暗语，意为"一旦方、叶二人斗得两败俱伤，便须趁机涌上，将方轻游杀死"，事后他只要责怪手下几句，自承管束不严，而后再去擒拿气力枯竭的赵风奇，便是轻而易举了。

杨仞听出些许端倪，只是正自为赵风奇渡劲，却也拦不住胡飞尘施展什么阴谋伎俩，心想只要赵老兄恢复过来，一切便不足惧，然而传功已久，但见赵风奇神情疲惫，目光渐渐虚涣，非但仍难站起，反倒似随时便要昏睡过去，不由得愈发忧心，一时间运转"乘锋诀"过急，猛然喷出一口血来，跌坐在地。

胡飞尘见状轻叹道："齐堂主，你的修为相距赵前辈太远，以溪流补江河之竭，终究徒劳。"

杨仞心中暗骂，恍作未闻，强抑住胸中翻腾的气血，仍是继续为赵风奇渡入内劲。

叶凉神情微变，侧头看向杨仞，想要询问几句，忽听戚晚词冷冷道："临敌之际，分心必败。"

叶凉一凛，赶忙收回目光，但见方轻游右腕松垂，神色宁静，正正凝视着自己，似一直在等候自己出招。

先前在途中，叶凉随一众停云弟子东行，曾遭遇楚风萧等天风峡刀

客前来相救铁风叶，争斗厮杀时，却都是对方先行攻袭而至，自己顺势应机地还手，往往便能后发制人，一招克敌；而今该当他先行出手，心底却生出茫然无适之感，竟不知从何攻起。

此时杨仞已顾不得被戚晚词看破身份，右手握住赵风奇右腕，左掌抵住他的背心，一边将内劲源源不绝地传渡过去，口鼻中已慢慢淌出细血；又过片刻，眼看赵风奇双目微阖，脸色越发萎靡，不由得心头惊惶："他娘的，先前我曾为赵老兄传过一次内劲，那时他即刻重振精神，与戚晚词又激斗了好一阵子，怎么这回传功却不管用了？"

他却不知胡飞尘方才所言其实颇有道理，施展"天风萦回"耗力极剧，先前那次他传过去的内劲于赵风奇而言终究甚微，不过是仿若一丝火引子，将潜存于赵风奇身躯深处的残余气力点燃，这才让赵风奇又支撑了许久，到此际气力燃得涓滴不剩，经络中亏乏太多，他再传功过去，却也是难以填补了。

杨仞疑惑不解，只自顾自猛催"乘锋诀"，一时间牙关打颤，浑身轻飘飘地几欲化散；忽听赵风奇轻声道："杨兄弟，你歇歇吧。"话音未落，杨仞顿觉一股绵长的内息从右掌上淙淙倒流回来，涌入了自己的经络，顷刻间周身舒泰了许多，却是赵风奇将内息反渡过来；这股内息不同于先前青石老店里赵风奇为他解穴时那般刚猛如潮，而是温淳柔和，宛如春日暖泉，一瞬间杨仞鼻翼一酸，只觉平生从未如此刻这般深恨自己本事不济，面对真正的难关，终究是无能为力。

便在这时，猝见赵风奇目光一颤，似乎气色微振，杨仞心下一喜，眼看赵风奇目中渐渐有神，倏而留意到赵风奇的脸上横着一痕亮斑，扭头看向方轻游，但见他右手悬于腰际，手中刀刃恰恰将日光折映过来，心下立时明悟："方老兄的刀光不仅能伤敌，竟还能传渡功力为他人疗伤……他娘的，这可真是神乎其神了。"越想越觉骇异，但见方轻游目视叶凉，神情从容，却始终未曾侧头。

叶凉正自忐忑紧张，与方轻游目光相触，心中莫名地一定，只见他冲着自己轻轻点头，嘴角笑意淡然温和，似在劝慰自己慢慢思索、不必急于出招，不由得颇为感激，正要拱手道谢，忽然间耳边响起了一声惫懒不羁的笑语——"你小子，要打就打，磨蹭什么。"

一霎里叶凉迷惑四顾，随即恍然：那句语声不过是自己心中的幻响罢了，似乎从前自己也曾临敌迟疑，依稀却有个极亲近之人曾对自己这般说话，不禁暗自沉吟："那人是谁，是燕山长么……不对，他老人家的语调绝不是如此。"

渐想渐觉怅惘，但那笑语回荡在心头，却让他有了些许底气，当即道："请方兄指教。"言毕掠近方轻游，扬手劈出一掌，自上而下削向方轻游左肋——手掌方自挥动，自己却先是一怔：似乎此刻手上的姿势极为熟悉，曾使过万千次似的。

杨仞瞧在眼里，不禁暗忖："叶兄这招怎么倒像是在劈柴……"但见方轻游神色骤然凝肃，心知叶凉此番出手绝非寻常。

眼下方轻游仍在以刀光为赵风奇疗伤，周身只持刀的右臂静停，脚下转折，带动胸腹间向右偏斜数寸，眼看即要避过叶凉的这一掌，叶凉的掌风却柔如柳条，亦随之弯折追去；方轻游轻抬左臂，架住了叶凉的右腕。

两人手臂一触而分，叶凉慢慢倒退三步，右掌兀自向前伸出，仿佛一时收不回似的；方轻游看似随手格挡，一瞬里却也脸颊泛白，眸光飘摇如风中烛火。

叶凉站定后良久不动，额上渐渐渗出一层细汗，随即收掌；却见方轻游微微颔首致意，似早已气色如常，不禁深觉佩服，拱手道："这回便请方兄赐招。"

方轻游洒然一笑，手腕左右挥舞，刀刃在日光下流动如水，刀光如雨花飞溅，疾涌向叶凉——

叶凉眼见刀光纷乱浮动，与四周的日光浑然相融，刹那间似已散入远远近近的林间草际，天地之间光华万丈，触目尽是刀意；叶凉灵思一霎清凛，心知其中只有一道刀光才是真正的杀招，闭目放空心绪，掌心里蕴满"秋水"剑意，伸手朝着眼前黑暗中唯一的一痕亮光握去——

一瞬间叶凉手心里微微发亮，漫天刀光顿时收敛，周遭天色仿佛黯淡了许多。他右掌虚握，随即手腕轻轻一扬；当是时斜阳洒落，却蓦然

被纯白的一抹细芒截断。

他用光在光里刻下了一道剑痕。

方轻游胸前衣襟倏然裂开一线，仰天倒下；倒地之前，手中的刀锋却在叶凉胸口处轻轻一点。叶凉一惊，他方才心无旁骛地破解刀光，竟疏忽了方轻游手中还握着一柄有形有质的雪刃，等到闪身倒掠之时，一丝微凉已从胸中蔓延到四肢百骸。

方轻游躺倒在泥土上，目视悠悠苍穹，怅然轻笑道：“叶兄弟好剑术。”

胡飞尘见状清咳一声，周围的胡家弟子立知其意，一齐扑向方轻游；方轻游静静躺着，倏然手腕圈转，刀光飞旋而起，浮荡四散，刹那间一众胡家弟子均被一抹微光拂中眉睫，却如遭重锤震击，身躯剧抖起来。

方轻游翻身跃起，轻轻吁了口气，此时日光已转昏黄，刀光如花瓣飘落在空地上，地面恍惚一亮；那群胡家弟子双目淌血，渐次栽倒晕厥。

诸人心中震惊不已，眼看方轻游虽被叶凉击倒，却似浑然无事；再瞧叶凉许久未动，僵立在阵阵林风中，呼吸微弱，竟已陷入了昏迷——

到此刻杨仞浑身霎时一松：这一战，终究还是方轻游胜了。

第二章 万仞天风（三十）

林中一时静默。

戚晚词久久端详方轻游手中的雪刃，忽而冷声道：“今日瞧在刀宗的份上，我等便先行离去。方轻游，你且好自为之。”

方轻游微笑颔首：“戚前辈所言极是，恕不远送。”

戚晚词说完便径自转身而去，雷缨锋冲着杨仞微微颔首，默然背起昏厥中的叶凉，也转身离去；胡飞尘怔了怔，将花流骛抱起，随即大步跟上，对那些四下晕倒的胡家弟子却是不加一顾。

杨仞先前为赵风奇渡劲时损耗过甚，此刻仍然跌坐难起，正自心思飞转，忽听远处的林径上传来胡飞尘的语声：“齐堂主，你不跟咱们同行么？”

杨仞心中微凛，笑嘻嘻提声答道：“在下困乏得很，想在此地睡上一觉，咱们后会有期吧！”说完便也不再听见胡飞尘接话。

方轻游目视林径，过得半晌，忽而叹了口气。

杨仞料想戚晚词诸人此时已去得远了，心中颇觉可惜，脱口道：“方老兄，你修为已高到这般地步，方才为何不将他们一举制住？尤其那姓花的死有余辜，正该一刀杀了，又何必放任胡飞尘将他救走……”

方轻游微微摇头，正欲作答，嘴角忽然涌出一股鲜血，摔在地上。

杨仞一惊：“方老兄，你怎么了？”心想：“他娘的，这‘意劲’当真靠不住，怎么说倒就倒？”

随即记起在先前方、叶二人过招时，自己似乎看到方轻游胸前隐约有一抹清光没入，那时叶凉只不过轻轻扬手，转眼便被方轻游的刀锋点中，可现下想来，方轻游当时果然也被叶凉所伤，却并非胜得那般轻易。眼看方轻游脸色煞白，不禁又道：“方兄伤势如何，可是被那叶凉的剑意所伤么？”

方轻游勉力坐起，闭目调息良久，倏忽又吐出一口血，才低声说道："非只如此，先前我乍一醒来，身上的'惊鸿影'之毒便开始发作，意劲难以施展；万幸赵前辈那一刀将我斩醒之际，刀意却也凝停在我体内，暂与惊鸿影相抵，我才能勉力使出自身刀术，将岑兄救回；等到我侥幸胜过叶兄弟，赵前辈那一抹刀意却也几乎散尽了……"

杨仞点了点头，这才明白方轻游刚才看似洒然目送戚晚词等人，实则却是在强抑伤势与毒性，直到他们去远才流露出来，不禁深感钦佩；略一寻思，又诧异道："先前赵老兄误伤方兄，为何刀意入体非但于方兄无害，反而能帮助方兄抵抗惊鸿影之毒？"

方轻游缓缓道："那是因为赵前辈的刀意，与在下所修实属同源……"

说到这里，侧头目视赵风奇，又道，"恐怕赵前辈自己也不甚知晓——其实'天风萦回'也是意劲。"

杨仞一凛，他曾听许念、方白提及"意劲"乃是一种独辟蹊径的崭新武学，与诸般内力外功皆不相同，心想："赵老兄的'天风萦回'分明是以内力催动，如何能是意劲？"可是眼瞧方轻游神情肃然、语声郑重，心底却又隐隐有些信了："若非是意劲，世间又怎能有如此奇绝的刀术？"

却见赵风奇皱眉道："方兄弟，我老赵打小儿苦练内功刀法，可从没学过什么意劲。"

方轻游沉吟道："依在下猜测，这'天风萦回'虽属'意劲'一途的武学，却亦能以内力催动：赵前辈内功深湛，修成此刀术后，经络中的内息始终周流不绝，意劲便也无从而生；料想是赵前辈今日经过几番激斗，终至内力耗尽，体内这才渐渐生出些意劲来，才能在斩中在下的一瞬里将在下救醒。"

赵风奇听完一时不语，先前他确已耗尽了内息，在杨仞扰停决斗之时便觉经络中空空如也，后来能再度与戚晚词比斗，又能在听闻天风峡九刀客的死讯后奋起追斩花流骛，本以为靠的是杨仞传功与自己的满腔血勇，但深心里亦知杨仞渡过来的内劲终究效用甚微，而人力有时而

穷，全凭心志却也绝难支撑这般许久，本也在隐隐疑惑，此刻听了方轻游所言，只觉颇有可能，不由得轻声叹道：

“……没想到竟是如此。”

方轻游点头道：“内劲空而意劲生——当年刀宗初创意劲时是如此；从前在下于玄真教学剑，夜半偷练刀术时也是如此。”

杨仞闻言心神震动，他修习“乘锋诀”多年，知道一个人即便刻意去发劲挥霍内力，丹田深处总也会留存几丝余劲，若非当真到了生死交关、油尽灯枯之际，恐怕绝难耗尽自己的内力，想到此处，忍不住心中酸涩，默默看了赵风奇一眼。

转念一想，立时吓了一跳：“他娘的，老子方才给赵老兄传功，恐怕一不留神也耗尽了内力，可别也修成什么意劲才好……”

随即又想：“不对，老子又没学过‘天风萦回’，怕它个鸟。”

杨仞心弦顿松，笑道：“赵老兄，眼下你内力虽然用尽，却又有了‘意劲’这鬼玩意儿，岂不是又能大杀四方？你不妨便追将上去，将花流骛那厮剁了。”

言毕却见赵风奇面露苦笑；只听方轻游道：“万万不可。赵前辈劳损过剧，此时非只内息耗完，恐怕心力精气亦已枯竭，这与内劲意劲这些武学上的劲力无关，却是一个人先天固有的本元，须得好生静养才能恢复。”

赵风奇点了点头，骂道：“他娘的，这下只怕一两个月里动不得武了。”

杨仞闻言微惊，却也别无良策，片刻后也不由得骂道：“他娘的，眼下咱们三个都动弹不得，没奈何陷在这里，真是他奶奶的岂有此理……”骂到后来，想到今日苦苦坚持，终究撑到强敌退去，心中倒也不怎么颓丧，不觉中嘴角微露笑意。

三人默然相顾，忽而同时哈哈一笑。一瞬间只觉彼此意气相投，胸

中颇是畅快。

赵风奇“嘿”的一声，道：“我老赵行走江湖多年，却还从未如今日这般狼狈过。”环顾四下，又道，“既然咱们短时都难以动弹，可须得提防这群晕倒的胡家弟子，一旦他们醒来，咱们不免要遭他们擒杀。”

杨仞道：“不错。”三人中以他伤势最轻，说完闭目调息片刻，略微蓄起一些气力，当即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

赵风奇见状道：“杨兄弟，你将这群人的脖子抹了，以绝后患。”

杨仞提刀走近一名胡家弟子，他虽对卑鄙歹毒的花流骛深恶痛绝，却对这些听命行事的胡家弟子并无太多恨意，犹豫片刻，却只是出指封住了那弟子的穴道；然而此刻他终究内劲衰微，勉强又点了两人的穴道，已感到晕眩不支。

却听赵风奇叹道：“杨兄弟，你且先用绳子捆了他们。”

杨仞闻言瞥见地上散落着先前花流骛用来捆缚天风峡刀客的绳索，心下顿时醒悟：“他娘的，赵老兄言之有理，我真是累得糊涂了。”

随即走过去捡起绳索，忽听方轻游道：“有人来了。”

杨仞一惊：“什么？”

方轻游静聆一霎，又道：“我依稀听见远处有几道脚步声，正朝着这边行近，也不知是否是戚晚词等人去而复返。”

第二章 万仞天风（三十一）

杨仞心头愈惊，手上加紧，将那些胡家弟子尽数捆起，顷刻间胸中气血激荡如沸，缓缓坐倒。

方轻游沉吟道：“稍后若来者真是戚晚词等人，咱们无力相抗，不妨先任凭他们擒住，料想他们另有图谋，一时不会下杀手；尤其赵前辈心力未复，更不可贸然出手。”

侧头看向赵风奇，又道：“赵前辈，等过得一天半日，你渐渐歇缓过来，便能以意劲施展出‘天风萦回’，一举将他们击溃。”

赵风奇略一沉默，道：“好，便是如此。”

少顷，脚步声越来越近，杨仞望见当先一人面目阴鸷，仅着贴身短衫，赫然是花流骛，心中不禁一沉；随即便看到走在花流骛身后的正是戚晚词、雷缨锋与胡飞尘三人。

杨仞瞥见花流骛右臂的断掌处已然包扎起来，却似用的是胡飞尘的衣袖，惊疑中暗忖：“此人受伤颇重，怎么这么快便能醒转过来……”

花流骛行到空地上，扫量了一眼方轻游，冷笑道：“方兄果然毒发倒地，才这么片刻便已撑不住了，当真是不出……”说到这里，似忽然醒悟，立时闭口不言。

杨仞见状微笑接口：“花老兄是想说不出何人所料？”心想这几人既敢贸然回来，其中定有因由，说不准便是受人指点。

却听胡飞尘亦微笑道：“也没什么人，不过是在下牵挂自家这些弟子，想回来看看罢了……嗯，却不料赵前辈、齐堂主三位竟还留在此间。”

杨仞闻言自是不信，又见几人中不见了叶凉，也不知其正在何处，心中没来由地一慌：“叶凉本来是雷兄背着，究竟是谁能让雷缨锋放心将叶凉交出……他娘的，老子先前信口胡诌说在附近见过燕寄羽，难道当真是他来了？”

想到这里，望了一眼雷缨锋，但见他神情颇为肃重，不由得心弦愈紧。

戚晚词眸光微摇，落在杨仞身上，忽而冷笑道："今日事至此，我倒也有些佩服你这小子。"

杨仞一凛，虽难起身，脸上仍是笑嘻嘻道："戚前辈过奖了，晚辈对于戚前辈亦是深深钦服，素闻戚前辈极重信义，此番去而复返，料想也绝不会再为难我等。"

戚晚词淡淡道："先前我确然是在决斗中输给了赵风奇，自不会再出手杀他；至于方轻游，我既曾答应他先行离去，现下便也不会伤及他的性命。"

杨仞心下微松，却听戚晚词继续道："……只是这两人身负'意劲'，我却不得不将他们擒去华山，交与燕山长措置。——这是数月之前，燕山长在春雪镇上便已颁下的严命，亦是正气长锋阁的决议，凡我武林正道弟子，均需奉行。"

杨仞闻言顿惊：原来戚晚词已知赵风奇的"天风萦回"实是意劲，如此即便三人依方轻游刚才所言假意就擒，只怕戚晚词等人有了提防，也断不会容许赵风奇从容缓过气力施展意劲；转瞬又想起之前戚晚词在与赵风奇决斗的间隙，曾问过雷缨锋一句"你还没看明白吗？"看来那时她便已瞧出赵风奇刀术中流泄出了意劲的痕迹。

一时间心念电转，讶声道："这可奇了，赵前辈所练的难道不是天风峡世代相传的刀术么，怎地又牵扯出什么'意劲'来，晚辈当真是闻所未闻了。"

戚晚词漠然道："'天风萦回'的传闻，在江湖中流传已久，向来无人练成；偏偏在十多年前，铁风叶目睹了云荆山的刀术之后，却忽然彻悟了'天风萦回'的精义，此刀术不是意劲，又能是什么？"

说着目视赵风奇，又冷哼道："若无铁风叶点拨关窍，你能修成'天风萦回'么？"

赵风奇坐在地上，闻言嘿嘿一笑，道：“去你娘的，老子的刀术是自己悟成，却与铁老大无关。”

戚晚词一怔，随即蹙眉道：“胡飞尘、花流骛，将这两人擒下了。”

花流骛与胡飞尘齐声称是，前行了两步，忽听雷缨锋道：“戚前辈或有不知，早前在春雪镇外，雷某便曾请示燕山长，当时他老人家亲口说，‘方轻游出身玄真教，且先让李素微、赵长希处置去’，故而……”

“雷缨锋，”戚晚词嘴角露出一抹讥诮，“亏得你为方轻游说请。”沉吟片刻，又道，“既然如此，且不管方轻游，只擒了赵风奇，不过在此之前……”

花、胡二人闻言停步转身，静候戚晚词吩咐。

戚晚词冷声道：“先将姓齐的小子杀了。”

花流骛面露喜色，霍然扭头瞪向杨仞，咧嘴一笑：“花某早想亲手宰了你。”

杨仞方才恢复的少许内劲已在捆绑胡家弟子时耗尽，此际丹田空落，连大声说话也是无力，却仍是轻笑道：“花老兄，你少了一只手，要亲手宰我恐怕不那么方便。

花流骛脸颊逐渐扭曲，倏忽疾掠而近，一脚踢向杨仞胸膛。杨仞坐在泥土上，勉力抬臂，将刀刃对准花流骛的脚腕；不经意地瞥了一眼雷缨锋，但见他伫立不动，目光沉郁，宛若失神一般。

花流骛眼瞧刀刃泛着寒光，自己一旦踢得实了，不免先被割断脚掌；微一收膝，脚尖转折，将“清河刀”远远踢飞，随即仍是迸力踹向杨仞胸口——

杨仞右手虎口被花流骛踢裂，周身僵麻，心知避无可避，情急中咬牙猛催“乘锋诀”，将些微内力提聚到胸前，准备硬接花流骛这一脚；便在这时，眼前骤然一暗，却是赵风奇不知从何生出力道，竟扑跃而起，挡在了自己身前。

电光石火之际，花流骛正正踢在赵风奇腹间，自己反倒吓了一跳，任凭赵风奇将一大口鲜血喷在自己脸上、身上。

雷缨锋神情微变，踏步上前；忽听胡飞尘道：“雷兄且慢，花兄此举也不过是奉行戚前辈的吩咐，雷兄若有不满，是否该当先行问过戚前辈？”说话中身影闪动，停在方轻游跟前，将手指轻轻搭在他的眉心上。

一瞬间雷缨锋似无言以对，沉稳的脸颊上闪过极疲惫的神色，身躯如山岩般峙住，似乎厚实如常，却仿佛又单薄了许多。

花流骛醒过神来，抹了一把脸上的血，却将面目抹得更加狰狞；默默与赵风奇对视，试探着又踢出一脚，重重踢在赵风奇的胸腹间。

杨仞颤声道：“……赵老兄！”惶急之际内息岔乱，愈难聚劲站起。

赵风奇一言不发，身躯挺直，只冷冷盯着花流骛。

花流骛神情霎时慌乱，回想起方才踢中赵风奇时似听见一串细微的脆响，心知已踢断了他的肋骨，渐渐放下心来，嘴角露出欢畅的笑意：“姓赵的，看来你的骨头也没花某想的那般硬。”

扭头回望，但见戚晚词正自冷然旁顾，似全不在意自己的举动，不禁愈发放心；回过头来猛扬左臂，啪的一声，打了赵风奇一个耳光。

杨仞心中仿似随之一震，急声道：“赵老兄，你快让开了，花流骛要杀老子，却也未必有那本事！”

赵风奇猛然张嘴，吐出两颗带血的牙齿，回头看了杨仞一眼，身躯摇晃起来，一瞬里脸色苍悴得骇人，目光中却清亮透彻。

杨仞手臂颤动，想要搀住赵风奇，方自伸出手去，忽觉掌心一沉，却是赵风奇口中不断涌出血来，落在他的手上；那鲜血滚烫如焰，刹那间杨仞只觉手掌似要燃烧起来，怔怔然抬头与赵风奇对视，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忽而脱口骂道：

“赵风奇，你还要不要脸？老子这回可没让你帮忙，你他娘的给老子滚远些！你他娘的、你他娘的……”说到后来，喉中嘶哑，却没气力再说

下去了。

赵风奇嘿嘿一笑，却已转回头去，轻声道："去你娘的，老子既答应了方白和老楚，还他娘的管你小子怎么想？"言毕身躯剧抖两下，却是肋间接连又被花流骛出掌击中。

花流骛收回左掌，歪头打量着赵风奇，眼见他兀自挡在杨仞身前，倒似颇觉满意，颔首道："嗯，你若这么快便倒下了，反倒没意思。"

说着扬手便要再打赵风奇一个耳光；赵风奇想要举刀格挡，然而周身虚乏，手中断刀此际却似重逾千钧，右腕竟抬不起来，仓促间抬起左臂架住花流骛的手腕。

花流骛微微一笑，手腕振动，顷刻将赵风奇的臂骨震断，掌心顺势扣住赵风奇的脉门，喀啦一声，又将他腕骨拗断，这才吁了口气，缓缓道："姓赵的，饶你再狂再横，终究也要似猪狗般被花某整治。"

赵风奇大剌剌吐出一口血沫，笑道："花流骛，看来你忘了老子说过的话。"

花流骛莞尔道："是么，不知是什么话？"说话中随手又朝着赵风奇脸上扇出一巴掌。

赵风奇冷冷道："凭你也想杀老子？"倏忽抬起左掌，捏住了花流骛的手腕。

花流骛一惊，想不通为何赵风奇的臂骨腕骨都被自己打断，却竟仍能抬臂；迸力一挣，浑身如遭雷亟，竟挣脱不得。

此时此刻，赵风奇平生初次感知到了意劲，如光如影，如风似雾，在体内汹涌疾旋，一霎里比内息流动更为虚幻，一霎里又比外力加身更为真实，只是自己心力衰竭，却难以将之控引，似乎稍有不慎便会反噬自身。

花流骛慌急中瞧出赵风奇神情异样，似也无力伤及自己，趁机凝劲顶膝，眼看即要撞中赵风奇的丹田，忽觉耳中锐痛，须发竟莫名震颤起

来——赵风奇狂啸一声，猛然扬腕，已将花流骛的左臂齐肩撕落。

鲜血狂泼急溅，花流骛惨呼一声，双膝跪地，生死不知。

先前胡飞尘担忧雷缨锋出手，一直从旁以方轻游作挟，却不料变故乍起，立时闪身掠去相救；半空里与赵风奇目光相触，如被一道惊电劈中，蓦然间胆寒气泄，身形一滞，赵风奇随手将花流骛的断臂掷来，正正撞在胡飞尘胸口——

胡飞尘手臂伸长，似想顺势将花流骛抓回，终归却差了几寸，整个人如断线纸鸢般跌飞出去。

赵风奇俯身急剧喘息两声，右手断刀抬起，便要斩杀花流骛，戚晚词瞧在眼里，神色一紧，倏忽掠近，双剑齐出，格向断刀；哪知赵风奇此际着实无力驾驭“意劲”，力道拿捏不准，断刀尚未斩落便已被他震得散碎，戚晚词猝然间格在空处，胸口气血翻涌，几欲晕厥，竟将双剑脱手。

戚晚词本已身受重伤，余力无几，心知赵风奇想护住那姓齐的小子，如今之计，不论要自救或是救花流骛，都须立即抢袭那小子，才能引乱赵风奇的招式；当下也不管赵风奇如何动作，径自侧步绕向杨仞，出指刺向他的咽喉。

眼下赵风奇脸色苍白狂莽，周身意劲乱涌，疲累痛楚，但神思中竟似仍保有一丝清明，却料到了戚晚词的举动，预先转身踏步将她截住，劈手扼住了她的咽喉。

戚晚词一惊，双手掰住赵风奇右掌相抗，脸上忽青忽白；赵风奇亟待发力震断戚晚词的颈骨，然而手上的意劲宛如不受束缚的狂龙，手指上接连崩开细细的血口，却仍难将劲道迫发出去。

胡飞尘跌在远处，忽而叫道：“雷兄，难道你要眼睁睁瞧着戚前辈被人扼死么？”

雷缨锋闻言动容，当即走近戚晚词几步，却又倏然停步，神情苦郁已极，也不知在想些什么。

杨仞心弦紧绷，但见赵风奇嘴角与手上鲜血长流，而戚晚词被扼得双足离地，已是气若游丝，眼看随时便会毙命，可不知为何，她的神色却渐渐清冷下来，口中断续说道：“……雷缨锋，先前你请求我说……等到了凉州天风峡，当以……当以规劝为主，莫增杀戮……我答应你了。”

她嗓音低微，语气却颇为镇静，杨仞听得迷惑：“戚晚词怎么这时忽然答应雷兄，莫非是在向赵老兄示弱求饶么……”

随即心中陡然一沉——“不对，她这是以天风峡数百刀客的性命，换取雷缨锋的出手一击。”

想到这里，杨仞眼看着雷缨锋神情一黯，心知不妙，猛然喷出一口血，飞身跃起，拦向雷缨锋；与此同时，雷缨锋身躯晃动，拳风轰然而起，顷刻间与杨仞擦肩而过。

一刹里诸人耳中隆隆作响，恍如身畔有惊雷滚过。

杨仞被拳风远远弹飞出去，等坠地时，雷缨锋已收拳站定；杨仞心头剧凛，思绪纷乱如狂，只喃喃道：“……雷缨锋，老子救过你的性命。”

雷缨锋身躯一震，却没接口。他自修成“岩雷”以来闯荡江湖，行侠仗义，确如先前花流骛所言，单打独斗未尝一败，连一记重拳都尚未出过，如今击出了平生第一记重拳，却是打在赵风奇的心口上。

下一瞬，赵风奇周身各处都迸出微微的噼啪声，“岩雷”拳劲奔涌如霹雳，在他体内不断炸开，右掌顿时一松；戚晚词双足落地，当即闪退数步。

雷缨锋目视戚晚词，道：“戚前辈，雷某先行一步。”言毕不待她开口，径自转身而去。

戚晚词明白他话中的意思，侧头瞥见赵风奇仰天躺倒，已然绝难活命，心中稍觉快意，料想日后总有机会杀死那姓齐的小子，冷笑一声，便也迈步离去。

胡飞尘一怔，看向杨仞，叹道：“齐堂主，实在对不住，戚前辈有言在先，在下是不得不杀你。”

说着爬起身来，慢慢走近杨仞，忽听远处的雷缨锋缓缓道：“今日雷某已杀了一人，不想再杀第二个人了。”

胡飞尘微笑道：“不劳雷兄出手，便让在下……”话说至半，与雷缨锋遥遥对视，忽而心中一寒，这才明白过来：若自己再执意去杀那小子，只怕雷缨锋要杀的第二个人便是自己了。静默片刻，摇头苦笑，背负起晕厥中的花流骛，转身快步追去。

天风飘坠如雨，轻悠悠涤过林中，杨仞在风中挣扎着撑起身子，以刀拄地，默然望着三人离去的身影。

第二章 万仞天风（三十二）

方轻游跌坐一旁，瞧不见杨仞的神情，只见他一动不动地面对着林径，不禁颇有些担忧，叹道：“杨兄弟，我知你极想为赵前辈报仇，但当真也不必急在此时。”

杨仞身躯轻颤，忽而低低一笑，回过身来，喃喃道：“我可没那般傻……我现下没力气了，一点力气也没了……”

说着踉跄走近赵风奇，但见他瘫倒在地，身躯一阵阵地轻轻哆嗦，越看越是难受，心知赵风奇极为要强，若非实在难以自控，绝不会容许自己这般浑身发抖；俯身缓缓坐在他身旁，道：“赵老兄，你若不是为了救我，也不会被……”

赵风奇闻言微微皱眉：“这些屁话就别他娘的说了……”说完急剧喘息了一阵，才继续轻声道，“若非你出刀为我挡针，我原也活不到此刻。”

杨仞摇头不语，他先前本也是这般想，但随后见到赵风奇以护体刀风将花流骛目中发出的毒针震停在衣衫里，才明白即便当时没有自己挡针，那银镯里的细针多半也伤不了赵风奇，此刻想来，终究是赵风奇救了自己，而自己本事不济，却没能救得赵风奇。

林中一时寂静，杨仞默然与赵风奇对视，但见他苍白的脸色慢慢平复过来，虽躺在泥土上，瞧来却和近日里没什么两样，似乎随时便要一笑跃起；可杨仞心里却又觉得赵风奇似已变得瘦弱了许多，仿佛他从前一直身披着无形的盔甲，坚韧强横，到此际盔甲崩解不见，露出了与寻常人一样的身躯。

忽听赵风奇咳嗽了两声，缓缓道：“杨兄弟，之前方白在传书里说，你与我老赵很有些相像……”

杨仞闻言低叹：“嗯，冥冥中自有缘分，方老兄所言也不无道理，我现下也觉得，咱们俩确有不少相像之处。”

赵风奇打量了杨仞一眼，微微摇头：“杨兄弟，你比我丑。”

杨仞一怔，心说：“放屁。”瞪着赵风奇，怒气冲冲道：“赵老兄，都到这关头了，你还他娘的与我斗嘴，你他娘的……”说到后来，声音却有些发涩。

赵风奇哈哈笑道：“杨兄弟，你该不会是要哭吧？”

杨仞道：“胡说八道。”

赵风奇的笑声戛然转为急咳，歇了一会儿，又道：“方白还说，你年纪虽轻，志向却很高远，兴许……兴许日后能做成大事，将这武林改换一番天地。”

杨仞心弦微震，随口道：“还用他说？老子迟早练成天下无敌的刀术，将‘乘锋帮’重振为武林第一大帮。” 多年来他本是一直这么想，可眼下听了赵风奇转述的方白所言，心中却有些惶惑起来：“……有朝一日，我当真能如方白说的那般么？”

赵风奇闻言微笑：“我从前只当你放屁，现下不知为何却有些信了。”

顿了顿，又道：“我来这林子之前，将‘天风萦回’的刀谱藏在了客栈的房中，就在床榻底下……如今铁老大被擒，我也来不及再调教出一名好弟子，但无论如何，‘天风萦回’不能绝传；杨兄弟，你悟性极高，练刀也肯下苦功，不知可愿意帮我老赵这个大忙吗？”

杨仞一愣，摇头道：“对不住，赵老兄，我不能去练‘天风萦回’。”

赵风奇神色一瞬忧虑，缓声劝道：“杨兄弟，我知你不是拘谨自缚之人，等你练成了此绝技，于你行走江湖大有好处；这几日我多少见了些你的‘乘锋刀法’，只觉与我天风峡的刀术颇有异曲同工之处，料想你修练起‘天风萦回’来，也不会太过艰难……”说到后来，语声渐渐急促，接连咳出几口血沫。

杨仞静默片刻，目露痛苦之色，仍是摇头道：“对不住，我曾立下誓

言，此生不学别派的武功。”

赵风奇恍然轻叹：“原来如此。”

杨仞道：“赵老兄，你请放心，我会将刀谱交与合适之人，不会让你们天风峡的绝学失传。”说完又想到赵风奇派去报信的刀客俞凌尚不知是生是死，自己本也当为赵风奇去凉州传信，只盼到时能将刀谱妥善托付出去。

赵风奇“嗯”了一声，不再多言；仅过片刻，倏地身躯剧烈一颤，蓦然间杨仞只觉周遭浮起了许多细碎的刃风，心知赵风奇到了濒死散功之际，怔怔地看着他，说不出话来。

两人衣衫轻轻飘摇，杨仞转头四顾，一片片的刃风微弱如飞絮，虽目不可见，却恍若发出淡淡的光，宛如一只只的萤虫，在两人身边旋绕了一霎，随即飞远无踪。

那一刻杨仞莫名觉得那些刃风并未全然散尽，仍有一只萤虫停留在近处，慢慢地钻入自己的心中，一瞬间心窍里一痛，缓缓躺倒在赵风奇身旁。

他闭目调息了大半个时辰，精气恢复过些许，忽听一声含糊的呻吟：“……酒，拿酒来……有酒没有……”转头看去，却是岑东流苏醒过来。

杨仞爬起身来，但见岑东流面色灰败，半身赤裸，身上满是流血的针孔，心想：“岑兄也是惨得很了。”走过去将岑东流扶起，助他点穴止血。

岑东流望见赵风奇的尸身，神情顿变，随即听方轻游讲述了先前的情形，默然良久，忽而叹道：“……眼下真想喝口酒呀。”

他这数月来无日不想喝酒，只是此刻的语气却颇有不同，杨仞听得心中酸楚，笑呵呵道：“等会儿咱们回到镇上，便有酒喝了。”

随即走到空地中央，慢慢用刀锋掘出一个大坑，将赵风奇葬下；此

时那十余个胡家弟子也已醒来，眼看着杨仞满身泥土，面色不善，也不知稍后要如何处置自己，正自忐忑不安，忽见杨仞跃起身来，提刀走近了几步，不由得愈发惊惧，有不少人已是汗流浃背，涕泪交零。

杨仞见状微微一笑："如今赵老兄死了，你们哭一哭也是应当。"说完却不再理会那些胡家弟子，径自摆开架势练起刀来。

方轻游一怔："杨兄弟，你……"

杨仞手上稍缓，轻声解释道："我每日都须练刀百遍，今日还没练呢。"说完忽觉悲从中来，沉静片刻，仍是认认真真地练完了一百遍乘锋刀法。

方轻游与岑东流各自凝神调息，等到杨仞收刀站定，岑东流已行走无碍，方轻游却依然没能解去"惊鸿影"，杨仞便将他负起，与岑东流朝着林外行去；临行时望了一眼那群胡家弟子，终究仍是没杀他们。

胡家众弟子见状顿时松了口气，暗呼命大，忽听脚步声靠近，却是岑东流去而复返，不禁又悬起心来。岑东流打量一众人，挑了个身形高壮的，道："借你的衣衫穿穿。"当即将那人身上的白裘扯下，穿在自己身上，大步而去。

过得半晌，三人出了林子，杨仞回顾一眼，只觉进出林中不过半日，却生出恍惚隔世之感。

三人继续北去，回到了小镇上，路遇几个镇民，杨仞问道："不知南边的那处密林，可有什么名目吗？"

那几个镇民都说不过是处无名的小林子罢了，杨仞闻言默然。岑东流叹道："英雄豪杰死于无名荒野，那也是没奈何的事。杨兄弟，你且看开些吧。"

杨仞点了点头，当先领路，来到镇上的客栈。

岑东流当即要了一壶酒，径自痛饮起来。杨仞无心喝酒，想着先将方轻游安顿下，客栈中的伙计却还记得杨仞，赔笑道："尊驾是在等一位

名叫齐四的客人吧，不巧得很，他至今未归，也不知是否还会回来。”

杨仞无言以对，环顾堂中，想起曾在这里偷听岳凌歌与温蔚交谈，一时暗叹：“当时若与赵老兄跟踪温、岳而去，是否一切便都会不同了？”惘然片刻，走去后院，将方轻游背进“齐四”订下的客房里，又找到床榻下的刀谱收入行囊，独自来到庭院中。

此时夜色已浓，杨仞背靠院中的枯树，忽而想起许念来；从前他住在春雪镇上，庭院中也有一株枯树，他常常倚靠着树干与许念斗嘴。他记起许念说过的一句话：“世上只有救不活的死人，没有杀不死的活人。”心想：“不错，世事无常，你也死得，我也死得，世人无不死得，连刀宗也都死了，今日赵老兄自也死得，那也不算什么。”

他越想越觉大有道理，只是想了许久，却似总也不能说服自己，心中仍然郁结；渐渐地困意涌来，竟自站在夜色中沉睡过去。

不知到了何时，睁开眼睛，恍惚看到庭院中有人练刀，眨了眨眼，赫然发觉那人正是自己；惊疑了一霎，随即醒悟过来：“他娘的，原来我正在做梦。”

他平素不喜做梦，只觉一旦入梦便身不由己了，以前他察知自己做梦时，要么猛咬唇舌，要么大吼大叫几声，往往便能很快醒来，然而不知为何，这回他屡屡尝试，却仍陷在梦中，只得眼睁睁看着另一个自己将“乘锋刀法”一招招演练出来。

等看到“天锋”一式时，杨仞浑身一震，神魂中灵思乍现，刹那间又惊又喜——

近日里他目睹了赵风奇的刀术，钦服之余，也深受启发，不知不觉中自身刀术已颇有进益，故而才能在胡家弟子追截赵风奇时不假思索地斩出那刀光粼粼如水的一刀来；加之赵风奇临终前所言不无道理，天风峡刀术确与乘锋刀法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先前他在林中练刀时便已隐有所悟，到了此际的梦境里，不经意地竟豁然开朗，终于将自己目睹天地间一笔清河时所感悟到的刀意与“乘锋十九式”中最为神妙的“天锋”融贯成一式。

杨仞顺着心中刀意随手晃腕，但见那另一个自己收刀转身，面对自己时却忽然变成了赵风奇的模样。他在梦中与赵风奇静静对视片刻，疤脸刀客的身影化作一阵夜风飘散。

杨仞惊醒过来，庭院中月色清亮，寒风拂动他的衣衫，一瞬里他觉得那一缕缕的夜风恍若有形有质一般，凝结成万仞山壁，直通到明月之上。

（第二章 完）

第三章 秋光剪雨（一）

月上中天，杨仞仍在客栈庭院中一遍遍地施展“天锋”，仿佛若不在怪梦淡去之前练至纯熟，那梦中悟成的刀意也会随之消散似的；许久过去，直数到将此式练满一百遍，他才收势吐出一口长气，心中渐感安定，耳听周遭蝉声零星，想起当日与许念分别时尚是暮春，如今忽忽竟已快入秋了，暗忖：“这一路可真是有些累了。”

此念方生，顿觉一股深重的疲累袭至，仿佛积累了数月的劳顿在此刻一齐发作开来，杨仞身躯摇晃了一霎，暗骂道：“他娘的，看来须得好好睡上一觉。”却慢慢走到堂中，但见岑东流俯在桌上，已然醉倒，便径自坐下叫了些酒菜，大吃一顿，将岑东流背回客房。

客房里灯烛微摇，杨仞眼看方轻游已坐起，料想是他身上的“惊鸿影”暂时却又自解了，将岑东流丢在床榻上，道：“方老兄，你去堂中吃些饭食吧。”

方轻游道：“我已吃过干粮了。”

杨仞随口道：“干粮有什么好吃的，这店里的肉饼、烧鸡滋味不坏。”

方轻游微微摇头：“眼下天色太晚，还是不去劳烦店家了。”

杨仞道：“说的也是。”心中却想：“方老兄平素洒脱，原来却也有这等婆婆妈妈的顾虑，这店家开店不就是卖酒肉赚钱的么，你越劳烦他，他才越是欢喜。”

却听方轻游又道：“杨兄弟，你今日体力内息都损耗极多，先前在林中练刀也罢了，方才我依稀听闻你在院中仍在练刀，实在有些不妥；这几日里你若不多加歇息，恐怕伤及本元，留下永难弥补的隐患。”

杨仞一怔，心中却也不当回事，只笑呵呵道：“嗯，再累再疲，睡到明早也就歇过来了。”

想了想，又道：“方老兄，你说一个人若本事不够时，是否该什么也

不做，先练好本事再说？”

方轻游道：“杨兄弟何出此言？”

杨仞道：“先前赵老兄不愿我随他同去林中涉险，曾对我说，我若有方白那般的本事，他自不会拦阻我……眼下想来，赵老兄所言不错，我确然是本事不够。”

方轻游留意到杨仞神情微黯，一时默然。他被赵风奇一路护送，自是深深感恩，眼看赵风奇惨死林中，心中极为沉痛，但他心知杨仞比自己更加难过，故而一直未曾说什么哀切言语，以免徒增杨仞伤悲；此际略一寻思，答道：“若是义所当为、心中所向，那便该当去做，与本事高低无关。若因为本事不够而没能做好，亦可坦然无愧，甚至于给自己招来祸患，却也怨不得什么。”

杨仞哈哈一笑：“我虽不觉得坦然，倒也不怨什么。”

方轻游道：“杨兄弟，我知你心性执着坚韧，经此一挫，心中固然悲郁，却也不必太过气馁；江湖险恶处甚多，越挫越勇，方成大器。”

杨仞听他说得认真，轻轻点了点头，坐在床榻上；出神片刻，愈觉疲累，不知不觉中歪倒在岑东流的肚皮上，陷入了昏睡。

翌日清晨，杨仞睁开眼睛，却不知何时已被岑东流踹下床去，正躺在地上；扭头看去，岑东流兀自酣睡，方轻游却已不在房里。

杨仞起身来到堂中，但见方轻游独坐角落一桌，正自饮茶，便也坐过去，道：“方兄气色不错，看来那惊鸿影一直未再发作。”

方轻游苦笑道：“昨夜杨兄弟睡着后，却又发作了一次，今早才刚又莫名解去。”

杨仞道：“这毒当真古怪……嗯，实不相瞒，在下也曾中过这毒。”当即将自己在舂雪镇上中毒解毒的经过详细说了。

方轻游听后若有所悟，琢磨了一阵，道：“多谢杨兄弟相告，兴许我能有法子解开它了。”

杨仞好奇道："什么法子？"

方轻游道："眼下还不好说，须得试过才知。"

杨仞道："那好得很。是了，方老兄，你眼下无门无派，与我都和燕寄羽那帮武林正道不大对付，何不从此加入我'乘锋帮'，说不准咱们便能一同做成大事。"

方轻游道："先前咱们初遇不久，杨兄弟便已问过我，如今再次相邀，足感盛情；但我只求自在无拘，便觉心满意足，已不欲再入任何帮派教门。"

杨仞听他答得与上次几乎一模一样，知道他心意甚坚，但想起他那刀光斩敌的神妙意劲，对于重振乘锋帮定然大有裨益，不禁又道："方老兄，你只有加入我乘锋帮，我才能将'乘锋诀'说与你修习，不然你解起毒来，恐怕还有些麻烦。"

方轻游猜想到杨仞之所以能解去惊鸿影，多半与"乘锋诀"关系不大，但见杨仞对这心法颇具自信，便也不去点破，只道："多谢杨兄弟好意，不过我如今闲散惯了，实在不便入你的帮派。"

杨仞闻言颇觉可惜，不再多劝；昨日他本想邀雷缨锋入帮，却不料转眼已成仇敌，如今数来算去，乘锋帮只有许念、方白两名帮众，着实有些寒酸。

方轻游似看出他心中所想，莞尔道："现下贵帮派人丁虽然不多，但帮众都是威震武林的大宗师，料想他日不难做成大事。"

杨仞闷声道："最好如此。"便在这时，忽见一男一女踏入了客栈，却听方轻游讶声道：

"宁姑娘，陈兄弟，你们怎么也在这小镇上？"

杨仞心中微动，打量来者，但见那女子身披鹤氅、约莫二十出头，模样极为明丽，不禁暗忖："这女子的美貌倒似不输给那秋剪水。"

又看向那女子身旁的少年，却是一身干净的粗布衣衫，与自己年纪

相仿；那少年打了个哈欠，道：“方兄，好久不见。”

杨仞心想：“与人见面先打个哈欠的，倒也少见。”只见那少年目光懒洋洋的，见到方轻游似也不怎么惊讶，又听那年轻女子道：“方兄，我们是专程来寻你的。”

方轻游一怔，心知这一对主仆虽与自己有些交情，但陈彻身为青锋令使，而宁简是柳续的刀术传人，两人终究都与停云书院牵连极深，点头道：“两位可是为了燕寄羽而寻在下么？”

宁简淡淡道：“方兄不必多心，我们只是受人之托，前来给方兄传一句话。”

方轻游闻言愈发不解，正待细问，忽听街上传来一阵人马喧哗，随即便有两个青衣汉子涌进门来，呼喝道：“我家秦盟主即刻要来此间喝酒，旁杂人等速速避让！”

第三章 秋光剪雨（二）

杨仞曾见过青箫白马盟的浩荡声势，闻言心中一紧，但见方轻游与宁、陈二人面色淡然，似浑不在意，暗骂一声，便也只微笑不语。

一时间堂中纷乱，客人们要么出门离去，要么避入客栈后院，店伙计听从青衣汉子的吩咐，忙不迭地擦拭桌椅；方轻游借机压低声音，对杨仞略略讲说了宁简和陈彻的身份。

杨仞从前不知宁简此人，听方轻游说她的刀术传自柳续，也不过心头微讶；但他曾听方白多次提及陈彻，又偷听了岳凌歌与温蔚的对话，知道陈彻身负刀宗云荆山的刀意，亦是燕寄羽器重的青锋令使，此际道声“幸会”，不禁仔细端详了陈彻几眼，但见他对着自己微微颔首，张了张嘴，仿佛想说什么，却是又打了个哈欠。

两个青衣汉子扫量堂中，瞧见角落一桌的四人兀自安坐不动，其中一个少年腰配长刀，似是武林中人；两个汉子对视一眼，较年轻的那个汉子便走过来冲着杨仞道：“不知几位是何派弟子？我家秦盟主喜好清静，奉劝几位最好也莫待在这里了。”他心想如今连刀宗都死了，武林中的刀派自也随之声威大跌，难成气候，故而言辞中也不怎么客气。

宁简淡淡接口道：“我等是秦盟主的故交，正想见一见他，你让他来便是。”

那年轻汉子将信将疑，宁简看了陈彻一眼，陈彻当即从行囊中取出一枚巴掌大小的铜牌，递向那汉子，道：“请将这令牌拿去给秦盟主，他一看即知。”

那汉子一愣，回望向年长的同伴；那年长的汉子面色顿变，片霎后换作一副笑脸，快步走近了拱手道：“在下青箫白马盟‘箫’字堂堂主孙梧，有眼不识泰山。”

随即转头对那年轻汉子道：“你好生拿稳了这‘青锋令’，速去回禀秦盟主。”

年轻汉子浑身一颤，双手接过令牌，急匆匆出门去了。

孙梧转回头来，再度拱手赔礼，又为四人叫了满桌饭食；陈彻早早取过碗筷，道：“多谢阁下。”径自吃喝起来。

杨仞看在眼里，心说：“他这会儿倒似精神一振，不犯困了。”转念又想：这孙梧是“箫”字堂堂主，和齐桐的“白”字堂堂主位份相当，但瞧他目光炯然如电，太阳穴高高隆起，双掌上筋骨突出，显是内外功俱深，却比齐桐的修为高得太多了。

孙梧道：“几位慢用，在下告退。”随即走到柜台前，询问起后厨的菜色，一边听，一边已连连摇头；便在这时，门外又走进来一名青衣汉子，躬身回报道：“遵照孙堂主吩咐，客栈前后已都派了人手看护，周遭的十余处人家也都查探过了，并无异样。”

孙梧道：“甚好。”顿了顿，又问道，“周老先生还没到吗？”那青衣汉子回道：“转眼便到。”杨仞正自猜想那“周老先生”是何许人也，少顷便见一个身形矮胖的老者拎着许多包裹好的食材踏入了客栈，与孙梧打了个招呼，急慌慌走进后厨去了，却竟似是个厨子。

孙梧对那青衣汉子道：“你守在门口，一切杂乱人等，江湖闲士，都莫让进来。”说完也跟着步入了后厨。

杨仞暗忖：“这秦盟主好大的排场，吃个早点也这般兴师动众。”沉吟片刻，心知青箫白马盟的千余弟子虽不至都涌入镇上，但等到秦楚到来，周围护卫他的弟子定也为数不少，若自己此刻避走，却还来得及。

他眼瞧宁简与陈彻不惧青箫白马盟，而方轻游虽与燕寄羽作对，却是出身于玄真教，先前在林中听闻燕寄羽已亲口说让玄真教自行处置方轻游，料想旁的门派也不会再来为难他；他三人都是大有身份之人，只有自己籍籍无名，势孤力单，一时间心灰意冷，更增退意：那秦楚与秋剪水结伴同行，本就在帮她四处搜寻自己，这关头自己却也不必去硬触青箫白马盟的锋芒。

顷刻间转念又想：“他娘的，他们大有身份，老子是天下第一大帮的帮主，身份更加厉害；他们不怕，老子又怕个屁。”眼看陈彻兀自埋头吃

喝，似乎镇定得很，心中一股倔气上来，便也取过碗筷吃喝开来。

方轻游对宁、陈二人引介道："这位杨仞杨兄弟为人聪明侠义，刀术上独辟蹊径，实是武林中罕有的少年英杰。"

宁简闻言微怔，侧目道："原来你就是杨仞。"

杨仞道："宁姑娘知道在下？"

宁简与陈彻对视一眼，道："先前我们离了春山，曾与停云书院一众人短时同行，那时停云书院的礼殿执事郭正似乎正急于找到阁下的行踪。"

杨仞点了点头，苦笑道："不光那时，郭正现下也还在找我。"想到那竹筒还在郭正手里，随即又道，"嗯，我也正在找他。"

宁简并不在意他与郭正之间的纠葛，听后静默不语。心想："此人年纪轻轻，数月里却竟没被郭正逮住，多半是靠了方轻游的保护。"

却听方轻游道："宁姑娘，你方才说要代人传一句话给在下，便请讲吧。"

宁简见他不避忌杨仞，便也不提此事，只道："我们是代你原先的师弟张轻鹿传话。"

方轻游神情微变，似已猜到了什么，问道："张师弟……他可还好么？"

宁简略一静默，道："他死了。"

方轻游与张轻鹿同门多年，情谊深厚，闻言怔怔不语，良久才道："……可知凶手是谁？"

宁简道："两天前我们在荒野间撞见他时，他孤身一人，已然重伤濒死，却是一个黑衣蒙面人以极精纯的内劲震断了他的心脉；那黑衣人不待我们走近便仓猝逃遁，实不知究竟何人。"

陈彻接口道："张兄临终前让我们传的话是，'楚师姐有危险。'"

方轻游心头微震，张轻鹿口中的“楚师姐”，自然便是自己的师妹楚轻鸿了，想了想，问道：“张师弟可有说我师妹现在何处？”

第三章 秋光剪雨（三）

宁简道："当时我也曾问过令师弟，他说玄真教的赵长希、苏妙夷两位前辈前来迎接东返的李素微真人，他们三人已然汇合，楚姐姐如今正与这三位前辈同行。"

杨仞默然旁听，心知赵、李、苏三人便是名震武林的"玄真三子"，不禁微微动容，却听方轻游道："此三位师长的修为，在下是极为清楚的，楚师妹既与他们同行，应无危险才是。"

宁简颔首道："这确是有些奇怪。"

方轻游皱眉沉吟片刻，道："……莫非，是燕寄羽要对玄真教下手了？"

宁简道："应当不是。春山那夜，燕寄羽为防变故，没给李真人解去'惊鸿影'，但翌日清晨事了，他当即便为李真人解了毒，连连赔罪，后来在归途上更是礼数周全，而李真人亦曾相助停云书院击退天风峡的刀客；照此看来，停云书院与玄真教倒真不似要反目成仇，更何况燕寄羽在春风酒楼里被薛夜鱼的'刺青'所伤，迟迟未能痊愈，即便要对付李真人，只怕短时也并非良机。"

杨仞听得一知半解，暗忖："他娘的，薛夜鱼又是谁，难道刺青还能伤人么？那天清晨我隔着门缝窥见燕寄羽，他可不像身受重伤的模样……"又见宁简对燕寄羽直呼其名，神情语气中也并无多少敬意，而陈彻先前将那"青锋令"随手便交与青箫白马盟弟子，却似对这武林中极罕见尊贵的令牌也不甚爱惜，不禁又想："这两人都颇有些古怪，倒确是一对。"

方轻游心知除了及早寻到楚轻鸿之外，却也没别的好法子，便转口道："春山那夜，在下受伤晕厥，却不知刀宗究竟是怎么死的？"

宁简摇头道："后半夜诸人都中了'惊鸿影'，只有燕寄羽与叶凉两人登上春山见到了刀宗；后来燕寄羽说叶凉在诛杀刀宗的一战里立下了大功，但究竟是何功劳，却也并未详说……是了，叶凉自下山之后心性便

有些异样，昨夜我遇见他时，他仍似糊里糊涂，许多事情记不分明。”

方轻游道：“如此说来，当世只有燕寄羽知道此事的真相了。”他见宁简微微颔首，不禁轻叹道：“……想来燕寄羽是终生也不会说出来的。”

宁简道：“那也未必。听燕寄羽所言，他回到华山之后便会召集武林各派，将刀宗的罪行死因，以及春山之战的详情公告天下，亦会当着武林同道的面处置弓魔、简青兮等人……等到那时，说不准便能知晓真相了。”

方轻游淡淡道：“听闻燕寄羽从不说谎，我只盼真是如此。”

宁简道：“我和陈彻私下里猜想，均觉刀宗被杀死，多半不是因为燕寄羽、叶凉的修为胜过了刀宗，而是另有隐情致使刀宗不能施展修为，或是不肯还手。”

杨仞从前与赵风奇也曾谈及此事，闻言顺口便将赵风奇当时的原话说了出来：“若真是如此，那刀宗可也有些蠢了。”

方轻游神情微愕，苦笑道：“杨兄弟少年心性，当真是心直口快。想来刀宗自有行事之道，原是咱们难以猜想评判。”

杨仞听出方轻游的话里隐隐有责备之意，心想：“方兄是个洒脱之人，可是终究也不如赵老兄潇洒痛快。”不由得愈发怀念赵风奇。

忽听宁简冷声道：“这位杨兄聪明得很，料想以后的成就定然不在刀宗之下。”

杨仞一怔，微笑道：“多谢宁姑娘吉言。”

宁简本是意在讥讽，却不料他竟坦然受之，一时倒不好接口；方轻游问道：“宁姑娘，你和陈兄弟是如何找到在下的？”

宁简道：“昨夜遇见叶凉之后，听他说不久前与方兄在镇子南边的树林中见过面，我们便猜想今日方兄兴许会在镇上。”

方轻游道：“原来如此。”

杨仞心知方轻游是有意岔开话头、以免双方说僵，便也不再多言，只学着陈彻埋头吃喝。

方轻游想了想，问道：“杨兄弟，不知你今后作何打算？”

杨仞道：“我也不知。”静默片刻，耳听着方轻游与宁、陈二人闲谈往事，忽感心中莫名孤寂，站起身来道：“方兄，今后如何我一时想不清楚，但今日我还没练刀……”

说着晃了晃手中的长刀，继续道：“我便先去练刀了，等方兄忙完，咱们在客房里碰面。”

方轻游欲言又止，杨仞对着三人微微颔首执意，径自转身而去。

来到客栈庭院，杨仞从后门出了客栈，他先前留在堂中，一是赌气，二是也颇想知道秋剪水到底为何要找自己，稍后若能再见到她，便可问个清楚，解去心中好奇；但他亦知此举极为冒险，终究不如退避来得稳妥，眼看与宁简话不投机，索性便借机离去。

客栈后的巷道里守着四名青箫白马盟的青衣汉子，其中一人眼看杨仞带刀，便上前盘问道：“阁下是谁，为何在这里？”

杨仞笑呵呵拱手道：“在下只是路过此镇，听说青箫白马盟的秦盟主要来客栈里吃茶，不敢扰了他老人家的兴致，便想着从后门悄悄避开。”

那汉子听得顺耳，摆了摆手：“你去吧。”

杨仞道声多谢，走到远离客栈的一处僻静巷子里，摆开架势便要练刀，忽听身后有人唤道——“杨兄。”回过头来，却见是陈彻站在不远处。

杨仞心中微凛：“我竟没听见他走来。”心想若是方白、赵风奇那般高手，让他难以察觉脚步声，那也罢了，但陈彻与自己年龄相仿，断然不会有如此高绝的修为，料想多半是自己心绪不宁之故；随口问道：“陈兄，你一直跟着我么？”

陈彻“嗯”了一声，道：“我家主人也修习刀术，方才那番话只是出于对刀宗的敬意，还请杨兄别往心里去。”

杨仞闻言讶然道：“你家主人……啊，你是说，宁姑娘是你的主人？”眼看陈彻点了点头，心中愈觉惊奇，又道，“方才我听说你们一同行路，本以为你们是夫妻。”

陈彻神情一霎慌乱，连声道：“不不不，不是的……我是她的仆从。”

杨仞道：“陈兄，你身为青锋令使，实是武林中大有地位之人，为何却甘愿做宁姑娘的仆从？”

陈彻挠了挠头，一时不知该从何说起；杨仞见状也不追问，只微笑道：“其实你家主人倒也没说错，等我练满十年刀术，将‘乘锋帮’重振为武林第一大帮，到时的成就自然不在刀宗之下。”

陈彻没听过乘锋帮，询问了几句，点头道：“原来从前还有这么厉害的帮会。”

杨仞打量他的神情，绝不像是在嘲讽自己，但说完便打了个哈欠，却似对乘锋帮也并无什么兴趣，暗想：“我原以为这对男女是一般的古怪，现下看来，还是这陈彻更古怪些。”随即问道：“你家主人崇敬刀宗，那陈兄你呢？”

陈彻道：“我没见过刀宗，也说不好是否崇敬……嗯，我有个朋友是极为崇敬刀宗的。”

杨仞听陈彻说到“我有个朋友”几个字时，心弦莫名一动，只觉鼻翼酸涩，喉咙里粗粗地发哽，不知不觉中已落下泪来；先前赵风奇死时他没哭，后来他以刀掘土将赵风奇埋葬，又从林中一路走到镇上客栈，也都并未流泪，可是不知为何，此刻听了陈彻这句平平淡淡的话语，却竟再也按捺不住。

陈彻吓了一跳，没想到杨仞会突然落泪，一时间不知所措，若是询问缘由，不免就点明了自己留意到杨仞流泪，于他面子上不大好看，可

是当下若与杨仞一起沉默不语，却也显得有些古怪；略一寻思，从行囊中取出半张烙饼，问道：“杨兄，你吃烙饼么？”

杨仞一愣，反问道：“我为何要吃烙饼？”

陈彻想了想，道：“说得也是。”便要将烙饼收起，忽而却被杨仞抢了过去。

杨仞笑嘻嘻道：“不过你既拿出来了，吃两口也无妨。”低头吃了一会儿烙饼，又道，“我也……我本来也能有个朋友的。”

陈彻不知该如何接口，静默片刻后道：“杨兄，我跟着你来此，也是因为我那位朋友。——方才在堂中我见你晃动长刀，那姿势像极了他，多半你与我朋友是同出一派。”

杨仞道：“是么，那你朋友姓甚名谁，是什么门派的？”

陈彻道：“他名叫韩昂，我也不知他是何门派。”

杨仞原也不信陈彻仅凭自己随手一晃便能看出自己的刀术派别，听他说了个陌生名字，只点了点头，道：“嗯，陈兄，你这烙饼还真挺好吃的。”

陈彻道：“不过我朋友说，他是师从冀州刀客梁炯……”说到这里，眼见杨仞神情陡然一震，不禁奇道，“杨兄，你怎么了？”

第三章 秋光剪雨（四）

杨仞颤声道：“梁炯是我师伯，他、他如今怎么样？”

陈彻道：“听韩大哥说，令师伯几年前便已过世了。”

杨仞点了点头，轻声道：“果真如此。”而后又问道，“那么你那位韩大哥呢，他现在何处？”

陈彻道：“他也死了。”

杨仞一怔，他与梁炯、韩昂素未谋面，也谈不上有什么同门情谊，只是念及乘锋帮又少了两名帮众，也不禁心头郁怅，暗想：“原来这位陈兄的朋友也死了。”他先前本有些羡慕陈彻，此刻却生出同病相怜之感，伸手拍了拍陈彻的肩膀。

陈彻挠了挠头，瞥见杨仞另一只手里还捏着没吃完的烙饼，正想开口要回来，忽见杨仞捧起烙饼又啃食起来，只得转口问道：“杨兄，你们这一派的刀术，可有什么名目吗？”

杨仞道：“乘锋帮的刀术，自然是名为‘乘锋刀法’了，共计一十九式。”

陈彻恍然道：“韩大哥临终前留下一本刀谱，上面虽没写着名目，但确然是有十九招刀法。”

杨仞闻言大喜过望，道：“我此番前去中原，正是要打探这本刀谱的下落！陈兄，请将刀谱交给我吧。”

陈彻略一迟疑，道：“这是韩大哥极看重的事物，方才我只瞧过杨兄随手晃腕，终究有些托大……不知杨兄可否将贵帮的刀法再多演练几招，若确与韩大哥从前所使刀术是一路，我自当即刻归还刀谱。”

杨仞练刀向来不避旁人，点头道：“那还不容易？”当即退开几步，将乘锋十九式施展了一遍，此际他心中高兴，挥起刀来更是虎虎生风。

陈彻默默看完，张了张嘴，却是欲言又止。

杨仞笑道："陈兄，你瞧我这刀法如何？"

陈彻静了一瞬，道："挺好。"随即从行囊里取出那本刀谱，郑重交与杨仞。

杨仞接过刀谱，粗粗翻看几眼，收入了衣襟，瞥见陈彻神情中似松了口气，不由得心想："他将刀谱交还给我，从此了却一桩心事，而我却不知何时才能将赵老兄的刀谱托付出去。"暗叹一声，随口问道，"陈兄，你朋友将刀谱留给了你，不知你可有参详修练？"

陈彻道："我只看过，却并未照着修习。"

杨仞道："原来如此。"拍了拍衣襟里的刀谱，哈哈一笑，没想到今日竟寻回了帮中至宝，愈想愈觉开心，又道，"陈兄，咱们先回客栈去。"

陈彻答应一声，随着杨仞来到巷子口；杨仞方一露头，但见街上远远地有四个人正自走动，立时便缩身退回了暗巷里，陈彻一愣，瞥了一眼巷外街道，也跟着杨仞回去。

杨仞见陈彻一脸淡然，便道："陈兄，你方才可有瞧见那四人么？"

陈彻道："嗯，那是'青城弦剑'的掌门岳凌歌，和他的侍女严知雨，还有两人是书生打扮，似乎是停云书院弟子。"

杨仞闻言奇道："那两人是郭正和他师侄刘万山呀——陈兄，你不认得郭正吗？"

陈彻道："不认得。"

杨仞道："先前你家主人说，你们曾与停云书院的人短暂同行，得知了郭正急于寻到我……"

陈彻听到这里，面露回想神色，沉吟道："嗯，似乎真是见过的。"

杨仞瞧见他睡眼惺忪，心中微动，笑道："定是你这一路上吃了睡，

睡了吃，故而没用心留意别的。”

“正是如此。”陈彻坦然点头。

杨仞打量着陈彻，忍俊不禁：“你这人很有意思。”忽而心中一动，又道，“陈兄，你在途中见过方白，是不是？”

陈彻道：“不错，杨兄怎会知道？”

杨仞先前曾听方白提及要去见陈彻，此刻果然猜中，不禁微笑道：“方白说你身负刀宗的刀意，须得谨慎行事，对不对？”

陈彻一惊，道：“杨兄所言极准，方前辈确是这般说的。”

杨仞本想问问为何陈彻年纪甚轻便能继承刀宗的刀意，但若问出口，却又显得与自己料事如神、无所不知的风范不大相符，便只淡淡道：“我是乘锋帮的帮主，方白是我的帮众，他的事我自然清楚。”

若是寻常武人听见杨仞竟将名动江湖的“衡阳剑天子”收为帮众，定然啧啧称奇，追问不已，但陈彻对于方白究竟入了何帮、离了哪派却也并不在意，闻言只道：“原来如此。”

杨仞听他语气平平，准备好的许多话便说不下去了；两人在暗巷里躲避了片刻，杨仞心想：“叶凉既将遇到我和方兄之事说与了宁、陈二人，多半也告诉了郭正；此番郭正与岳凌歌到这镇上，恐怕正是来寻我的。”

如今他已得了乘锋刀谱，心知最稳妥之计便是就此远走，但他的行囊还在客房里，却是不得不返回客栈；又等待片刻，与陈彻循原路回到客栈后的巷子里，赫然看见那四个守在客栈后门的青衣汉子歪倒在地，竟都已毙命。

两人相顾惊疑，杨仞走近了查探尸身上的伤口，却见四人都是眉骨开裂，似是被人用细管一类的事物点中了眉心，脱口道：“——是停云书院的‘鸿翼笔’？”

陈彻神情微变，道：“应当不是。”说着走到门前，随手一推，但觉

木门已从里面闩住，手掌轻轻发力，随即撤手；木门上刀痕绽如蛛网，悄然崩坍成一堆木块。

杨仞瞧在眼里，暗自一凛：“他这手刀劲当真凌厉得很。”两人进了客栈，但见客栈后院里也躺倒着几名青衣汉子，其中一人面目上流满鲜血，微微呻吟，却是一时尚未气绝。

杨仞上前俯身，将内劲从那人“足厥阴肝经”渡入，又转入“手少阴心经”，激起他的一丝心火，问道：“是谁杀了你？”

那人语声微弱道：“是个……是个厨子。”不及再说下去，便歪头死去。

杨仞一愣，心说：“他娘的，哪来的厨子。”起身快步走入客房，岑东流却已不在房里；杨仞将乘锋刀谱收入行囊，陡然间心中一凛：行囊里“天风萦回”的刀谱竟已不见踪影！

他翻找了一遍行囊，却找见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若欲寻回刀谱，请至堂中一叙。”字迹俊秀飘逸，也不知是何人手笔。

杨仞暗骂一声，心想自己虽然寻回了自己帮中的刀谱，却接连丢了许念、赵风奇托付给自己的书信与天风峡刀谱，心中沮丧恼火，提刀便推门而去。

刚走出房门，忽而顿步，转头对陈彻道：“陈兄，你与方轻游方兄很有些交情，是么？”

陈彻道：“我很佩服方兄。”

杨仞点头道：“那若是方兄与郭正、岳凌歌他们打将起来，不知你会帮谁？”

陈彻不假思索道：“我听主人的，她要我帮谁，我便帮谁。”

杨仞一怔，心说：“他娘的，原来给人家当仆从还有这般省心的好处。”心想此刻也不知郭正是否已至客栈，若是贸然冲进堂中，再想离开恐怕就不那么容易，眼下自己不若避走潜心练刀，等到本事大成，再做

计较；只是自己这一走，也不知要多少时日，到那时天风峡一派命运如何，许念的那封书信还要不要紧，甚至整个武林是否变换了模样，却都是难知难料了。——究竟是去是留，一时间犹豫不决。

第三章 秋光剪雨（五）

过了一阵，陈彻见杨仞兀自提刀伫立不动，便道：“杨兄，你是在担心郭正已来到了客栈堂中么？”见杨仞微微点头，便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杨仞肩上一痛，眼看着陈彻伸手又撤手，姿势极是生硬，不由得一愣，皱眉道：“陈兄，你拍我肩膀做什么？”

一时间陈彻似被问住了，片刻后才道：“方才杨兄不是也拍了我的肩膀么？”

杨仞又是一愣，想起方才他听说陈彻的朋友韩昂已死，故而拍肩以示安慰，这才明白了眼下陈彻拍自己的肩膀，却也是劝慰之意，只是他这一下的手劲可比自己大得多了，不禁苦笑道：“多谢陈兄好意，只是我这肩膀快要被你拍断了。”

陈彻先前运劲破门，短时里却忘了收敛刀劲，闻言才醒觉过来，歉然道：“对不住，我还不大习惯自己身上的刀意，时常分不清轻重。”

杨仞心里啧啧称奇：“原来一个人还能不习惯自己的武功……”他从前几乎没遇见过什么同龄人，心中觉得陈彻很是有趣，若换作平时，定要多问上陈彻几句，只是此际面临是去是留的紧要抉择，实在无心逗趣，很快便又皱眉陷入了沉思。

陈彻见状道：“杨兄，不知郭正寻你究竟所为何事？”

杨仞心绪烦乱，随口答道：“此事牵连到刀宗留下的一封书信，书信的内容却与‘意劲’相关，那是燕寄羽势在必得的，听方兄说，这姓燕的就是不想让意劲这鬼玩意儿存于世上……”说到这里，心中忽而一动，问道，“陈兄，你既身负刀宗的刀意，想来也是修成了‘意劲’，为何燕寄羽却不为难你？”

陈彻道：“我也不知自己是否修成了‘意劲’，其实……”神情犹豫，欲言又止。

杨仞追问道："其实什么？"

陈彻道："其实我时常觉得，我能修成刀意，却也正是因为燕寄羽有意无意中的点拨；至少若我没见过他手书的'停寄笺'，心中的刀意也就无从而生。"

杨仞道："这可真是奇了，难道燕寄羽自己也会'意劲'，想要以此独霸武林，这才不容许旁人练成？"

陈彻摇头道："燕寄羽自承是不会'意劲'的，他应当不会说谎。"

杨仞点了点头，一时难以索解，又想："无论燕寄羽到底有何阴谋，'天风萦回'终究也属'意劲'，若刀谱落到了停云书院手里，多半要被燕寄羽毁去，天风峡的这一绝技就此绝传，即便以后老子练成无敌的刀术、重振了乘锋帮，终此一生，也仍是对不住赵老兄。"

心念及此，倏忽打定了主意，暗骂一声，朝着堂中大步走去。

陈彻瞧见杨仞忽然间面目凶恶起来，也不知他想到了什么，便只默默跟着，在经过后厨时忽道："杨兄，那杀死青箫白马盟弟子之人兴许便在厨房里。"

杨仞一惊，停步道："是么，陈兄何出此言？"随即想到那个青衣汉子临死前说是个厨子杀了他们，但客栈中的厨子又怎能有此本事，自己只当他重伤之际胡言乱语，却未加细想，但此刻陈彻既然提起，料想其中另有因由。

陈彻当即将自己所认识的"龙骨丹青"萧野谣的事说了，杨仞听说此人也是以笔为兵刃，而且往常很喜欢扮作厨子，顿时心中一喜：若真能在后厨里取回刀谱，那便无须去堂中犯险了。

两人对望一眼，杨仞道声多谢，横刀当胸，小心翼翼地走向后厨；陈彻却似浑不在意，抢先推门而入。

杨仞一怔，片刻后隐约听见陈彻唤道："杨兄请进。"这才快步走了进去。

眼看后厨里躺着三个客栈伙计和那个前来为秦楚烧菜的周老先生，四人都被打晕过去，屋里再无旁人；灶上炖着一锅鱼汤，灶旁却放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君子远庖厨，阁下何不入堂"。

杨仞苦笑道："陈兄，看来你说的那位萧野谣也已到堂中去了，不光如此，他还算准了咱们会来后厨寻他，当真是厉害得很。"

陈彻摇了摇头，指着地上一名闭目歪躺的店伙计道："这便是老萧，他也被人打晕了。"

杨仞一凛，打量地上那人，但见他三十来岁，虽然满面灶灰，衣衫粗陋，眉目却颇为清隽，果然不像个寻常厨子；正自惊疑，陈彻已将萧野谣上身扶起，露出了地上的一支细笔，笔管上透出淡淡的红色，宛如久经鲜血浸润。

陈彻回头道："我身无内功，还须有劳杨兄将他救醒。"

杨仞点了点头，握住萧野谣的右手脉门，渡入内劲，过得良久，萧野谣才睁开双目，慢慢站直了身子。

陈彻将那支笔递给萧野谣，萧野谣见到陈彻后神情微变，轻叹一声，接过了笔，又转头端详了杨仞几眼，颔首道："多谢杨兄弟相救。"

杨仞奇道："你认得我？"

萧野谣沉默片刻，微笑道："我曾偶然见到过郭正为杨兄弟所绘之像，郭正丹青虽拙，倒也画出了杨兄弟的几分神采。"

杨仞道："原来如此，幸会萧兄。"心想："看过郭正这幅画像的人不少，但说他画技拙劣的，这位萧兄倒是头一个。"

陈彻径直问道："老萧，是谁打晕了你？"

萧野谣苦笑摇头："说来惭愧，那人在我背后出手，我没瞧见。"

陈彻点了点头，又道："那些青箫白马盟的弟子可是你杀的？"

萧野谣道："不错，我从客栈后门闯入，来到厨房里炖好了一锅汤，

本想端去堂中，却不料猝然间着了旁人的道。”

杨仞拿过灶旁的字条，又从衣襟里取出客房中的那张字条，对照字迹，显是出自同一人之手，不禁皱眉道：“这字条自然也绝非萧兄所写了。”

萧野谣接过字条，一霎里目光闪动，低头细看了一阵，忽道：“但我认得这字迹。”

感谢大家的阅读和支持~

第三章 秋光剪雨（六）

杨仞一怔，赶忙问道：“是谁的字迹？”

萧野谣道：“武林中人整日舞刀弄剑，除去停云书院的书生之外，精擅书法之人不多，我少年时曾费心搜罗过这些人的墨宝，故而能辨识一二。”

杨仞道：“萧兄是说，此人并非停云弟子？”

萧野谣颔首道：“这纸条上的字迹太过飘逸，恍若腾浮于空，失却了根基，本是书法中的大忌，但笔划中偏生又处处透出肃然庄凝，如山岳凌空悬停，恰与玄真教‘空游诀’的内功相合……写字之人，便是东海玄真教的长希真人。”

杨仞一惊，心知赵长希是“玄真三子”之首，亦是方轻游的师父，自己本也要是替许念送信给玄真教，却不知这赵长希为何要难为自己；想了想，问道：“这位长希真人与李素微关系如何，两人是否有什么冲突？”

萧野谣沉吟道：“赵长希是李素微的师兄，听闻昔年本该由他继任玄真掌教之位，不知为何却是李素微当上了掌教真人，两人是多年师兄弟，未必有什么冲突，但若说彼此间有什么嫌隙，倒也并非全无可能。”

陈彻忽道：“老萧，是否就是这赵长希打晕了你？”

萧野谣道：“当时我只感一股绵厚内劲击在了后颈上，登时晕厥过去，下手之人内功精纯，却并未暴露本门武学。”

杨仞闻言莫名一凛，倏然想起了宁简所言的张轻鹿之死，与她转述给方轻游的话语——

“两天前我们在荒野间撞见他时，他孤身一人，已然重伤濒死，却是一个黑衣蒙面人以极精纯的内劲震断了他的心脉……”

“玄真教的赵长希、苏妙夷两位前辈前来迎接东返的李素微真人，他

们三人已然汇合，楚姐姐如今正与这三位前辈同行……”

“楚师姐有危险。”

他越想越是惊疑，暗忖：“稍后去到堂中，须得寻个时机说与方老兄才是，可是那赵长希既留下字条，多半此刻也到了堂中，这可有些麻烦……”

转念中随手接过萧野谣递还的字条，细看了几眼，只觉笔划走势果然如萧野谣所言，可是若非先听了他的讲说，恐怕自己瞧上几个时辰也瞧不出什么端倪，不禁赞道：“萧兄见识广博，才华过人，实在让人钦佩。”

萧野谣摇头微笑道：“我出身于昔年的‘墨铗门’一派，书墨丹青是我的老本行，那也算不得什么。”

杨仞奇道：“墨铗门？那是什么门派？”

萧野谣道：“那是许多年前的一个门派，早已不存于武林之中。”

杨仞恍然心想：“这倒是与我乘锋帮很像。”心念转动，拱手正色道：“萧兄，既然眼下你没了门派，不知可愿意加入我乘锋帮，日后行走江湖，也好相互照应。”随即简略陈说了几句乘锋帮的光彩过往，以及现有的两个赫赫有名的帮众。

萧野谣寻思片刻，点头道：“方才多承杨兄弟相救，在下自是愿意入帮。”

杨仞一愣，没料到萧野谣如此轻易便答应了，心下甚喜，笑道：“萧兄当真痛快。”顿了顿，又道，“嗯，稍后我要去堂中寻回一本刀谱。”

萧野谣微笑道：“在下自当随杨帮主同去。”

杨仞已许久没听人称他为“杨帮主”，闻言很是受用，又想到稍后多了一名帮手，心中更是欢喜，道：“咱们走吧。”当即走出了后厨，萧野谣端着那锅鱼汤，跟随其后。

三人来到庭院中，杨仞心想：“如今赵老兄死了，我须得设法让他那‘天风萦回’的绝技传承下去，可若是哪天老子自己也要死了，却哪有人会在意乘锋刀法是否失传？”想到这里，心中不禁孤寂，忽而灵机一闪，暗骂道：“他娘的，老子竟然现下才想到……”

随即转身对陈彻道：“陈兄，你与你那位韩大哥很有些交情，是么？”

陈彻“嗯”了一声，面色微黯。

杨仞见状心下了然，先前自己问他与方轻游交情如何时，他只说“很佩服方兄”，此刻却不假思索地承认，料想与韩昂的交情极深厚，便又道：“那位韩昂兄不幸身亡，当世‘乘锋刀法’的传人便又少了一个，如今却只剩下我自己了……”

轻叹一声，继续道：“而我与郭正、秦楚等人都有些……嗯，有些纠纷，稍后若在堂中被他们擒杀，‘乘锋刀法’不免就此绝传，想来韩兄泉下有知，定然也很是伤心……”

陈彻道：“稍后杨兄若打不过郭正他们，我便帮你打。”

杨仞一怔，听他说得径直坦然，随即恍悟过来，失笑道：“陈兄，先前你拍我肩膀时，便已想好了要帮我吧。”

陈彻道：“嗯。”

杨仞拱手道：“多谢。”暗忖：“这位陈兄看起来懒懒散散，头脑却转得极快，早早就想明白了此节。”又忍不住问道：“若是你家主人不让你帮我呢？”

陈彻道：“我若要帮你，我家主人会帮我的。”

杨仞点了点头，不再多言，心想：“陈兄语气这般笃定，看来他们这对主仆绝非只是主仆这么简单。”

少顷，三人快步来到堂中，一瞬里杨仞四下看去，在座之人比他离去时多了几个，却不见有什么仙风道骨的武林前辈，不由得心下疑惑：

难道赵长希尚未来到？

但见方轻游与宁简、岑东流仍坐在角落一桌，与他们相隔老远的一桌上却坐着郭正、刘万山与岳凌歌、严知雨四人；这两桌之间的一桌坐了两个短发的年轻人，瞧着三十出头，自然绝非赵长希，却也不像是派头显赫的“青箫白马盟”盟主秦楚，除此之外，堂中再无旁人，先前的孙梧与其余青衣汉子都不知去了哪里。

方轻游与杨仞对视一眼，淡淡笑道：“杨兄弟，你们回来了。”瞥见杨仞身旁的萧野谣，不禁神情微讶。

杨仞瞟见刘万山正自怒目瞪着自己，而郭正眉峰紧皱，显是也面色不善；他佯作未见，转身走近方轻游那桌，故作讶声道：“怎么秦盟主他老人家迟到了这般许久？”

方轻游道：“我们都是在等秦盟主到来。”

岑东流与陈彻打了个招呼，嘿嘿笑道：“陈兄弟，只怕那秦楚是被你的‘青锋令’吓得不敢来了。”

杨仞转头环顾堂中，仍是故意不与刘万山照面，又向方轻游询问起那两个短发年轻人的姓名身份。

方轻游道：“这两位是‘明光教’的白衣僧，陆孤月陆兄与卓明月卓兄。”

杨仞闻言顿时好奇起来，心知“武林三教”之中，原是北荒摩云教最为强盛，却已在十余年前覆灭，东海玄真教如今则与华山停云书院齐名，已成为江湖中最大的教派，而明光教僻处西域，教徒向来极少在中原武林走动，可谓是难得一见；打量那两人，但见一个眉目清秀，一个容貌精悍，头发都只有寸许长。

杨仞对着两人拱手道：“在下杨仞，幸会二位高僧。”

那两人渐次起身，面容精悍的那人道：“陆孤月幸会杨兄。”旁边的清秀年轻人冲着杨仞咧嘴一笑，却不说话。

陆孤月解释道：“我师弟先天不能言辞，并非失礼。”

杨仞道：“原来如此。久闻西域明光教的大名，听说贵教中有许多神异的功法，远胜过停云书院‘天人三策’之流……”

正说到这里，忽听“砰”的一声，却是刘万山拍桌而起，怒声道：“姓杨的小子，你胡说什么！”

第三章 秋光剪雨（七）

杨仞恍若未闻，继续道：“……只可惜贵教甚少涉足中原，以至于让一个欺世盗名的门派称霸了武林……”

“狂徒住口！”刘万山再也忍耐不住，霍然掠近杨仞，出掌抓向他的衣襟，便要将他擒下。

杨仞脚下不动，侧身一让，随手抬刀，刘万山这一掌便抓在了刀鞘上，杨仞轻轻振臂，将刘万山震退一步。

两人对视一眼，刘万山冷笑道：“好小子，几日不见，愈发胆大了，竟敢说我停云书院欺世盗名……”

杨仞摇头道：“刘师侄误会了，我说的那个‘欺世盗名的门派’可是称霸了武林，难道停云书院也称霸了武林吗？”

刘万山一怔，方今武林中虽然确是以停云书院为尊，但自己身为书院弟子，若自承“称霸”，终归不大妥当，便只沉声道：“今日我奉燕山长与郭师叔之命擒拿你小子，不与你做口舌之争。”言毕手腕一晃，已将腰间的判官笔取在手中。

杨仞见状微笑道：“刘师侄，你的判官笔使得愈发纯熟了。”

数月前在春雪镇外，刘万山的“鸿翼笔”被杨仞斩断，一直引以为奇耻大辱，闻言面色骤寒，挥笔疾点向杨仞胸口。

杨仞仍不拔刀，随手扬腕，轻飘飘地扫出一式“浅锋”，这一刀看似软绵无力，悄无声息，实则却已将刀劲催运到最深的“红”境，便是想再度斩断刘万山的兵刃；刘万山眼瞧杨仞漫不经意地出刀，心下暗喜：“你小子如此托大，非要给我震断腕骨不可。”

郭正端坐旁观，却是面色微变，心想：“几日不见，这少年的刀术竟到了‘藏劲敛息，举重若轻’的地步。”当即冷哼一声，倏忽闪至刘万山身后，抬手托在他背心“灵台穴”上，渡入一股内劲。

一瞬里刀鞘与判官笔激声相交，刘万山身躯一震，堪堪接住了这式“浅锋”。

杨仞从前九年练刀，用功甚是勤勉，但却少了真正临敌剧斗时对于刀术与心境的激发，他在目睹赵风奇的‘天风萦回’、方轻游的“浮光”之前，从未想过世间竟有这般刀术，在没见识过戚晚词的‘织星剑’时，也不知一个人的剑术竟能快到这般境地，经过昨日林中的一番生死历练，非但眼界大开，酣斗中对于刀劲流转、刀意运使更是有了新的一层领悟，可谓是大有进益，此刻眼看郭正来助刘万山，下手更不容情，挥手拔刀，斩向刘万山头颈。

郭正左手将刘万山扯退数步，右手点出鸿翼笔，荡开杨仞的刀刃，杨仞手腕转折，刀光划弧，再度朝着郭正绕袭而去。

郭正眼瞧这一刀来势圆融自然，浑如悠风吹叶，短时里寻不出破绽，情知刀上劲道必然锋锐，却也只得以硬碰硬，凝劲急振鸿翼笔，格偏了长刀。

杨仞神色淡然，暗自压住翻涌的内息，心说：“他娘的，老子的内功终归不及郭正深厚。”眼看郭正也不收势调息，踏前半步，鸿翼笔已然刺来，不假思索地便要使出“天锋”，忽觉一抹亮光从身前擦过——

方轻游轻叹一声，站起身来，郭正神情骤紧，疾退两步，方轻游身影如晨光晃漾，已立在杨仞身旁。

杨仞瞥了一眼不远处惊魂未定的刘万山，笑嘻嘻道：“刘师侄，你有帮手，我也有帮手。”随即转头看向郭正，淡淡笑道：“郭师叔，恭喜你不用再寻赵老兄报仇了。”

他先前有意不与郭正照面，到此刻才正正与郭正对视，语声平淡地说完了那句话，深心里却涌动着一股悲怒之气：“若非是你封住赵老兄的穴道，致使他冲穴受伤，他在林中又怎会被杀？”

郭正虽与赵风奇势难两立，但亦深知其是武林中极难得的刀客，闻言叹道：“赵兄修为高绝，郭某向来钦佩，可惜不能再与他交手。”

杨仞眼看着郭正神情诚挚地说出此话，心中却难以抑制地更觉愤恨，几乎忍不住要放声大骂，虽然心知当日郭正点穴时曾言明“半炷香后穴道自解”，却是赵风奇脾性刚强，硬要冲穴，难以全然怪罪到郭正头上，但闻言仍是冷笑道：“郭师叔也不必觉得惋惜，赵老兄若还活着，只怕你就要死了。”

刘万山怒声道：“放屁！”

“找死！”杨仞霍然转头，刘万山与他目光相触，心中登时一凛，随即便觉刀光晃眼如电，却是杨仞已掠斩而至——

郭正瞧见这一刀看似生涩莽撞，实则刀刃轻颤中暗藏了五六种后续变化，心知刘万山绝然接挡不住，当即抢步迎上，挥笔将杨仞震退。

杨仞不欲接实郭正的内劲，手中长刀与鸿翼笔一触即分，收刀站定，微笑道：“怎么，郭师叔也觉得我方才所言不对？”

郭正面沉如水，却不接话，只对着方轻游微一拱手，道：“燕山长看在玄真教的面上，已放任阁下自便，今日郭某只当没遇见阁下，也请阁下莫要阻扰郭某行事。”他心知杨仞刀术虽增长颇多，终究仍非自己敌手，而方轻游身负意劲，手持雪刃，实是劲敌，只要今日他不干涉此事，便也不难擒捉杨仞。

方轻游拱手还礼，淡然道：“郭前辈言重了，只要郭前辈不为难这位杨兄弟，在下自然不敢阻扰前辈。”

郭正默然片刻，叹道：“既如此，只好得罪了。”随即缓步走向杨仞，又道：“杨兄弟，郭某此番势必要将你带回华山，盼你莫再顽抗，以免徒增杀伤。”

杨仞点头笑道：“我不顽抗，我只是很想剁刘师侄一刀而已。”说着作势挥刀，便要再度袭斩刘万山，郭正见状皱眉，立时掠去相救，身形乍动，忽见杨仞刀势生变，却是朝着自己拦腰横扫过来，赶忙旁跃避过。

杨仞心知郭正修为深湛，若不以刘万山引乱他的心绪，恐怕极难抢

得先机，此际眼看郭正中计，手上更是挥洒不停，刀光层层圈转出去，笼罩住郭正周遭。

郭正展动“春日游”的步法，连连闪避之际，鸿翼笔似缓实疾地一凝，恍若带得漫天刀光也随之一定，笔锋倏忽从刀光中穿过，点向杨仞丹田。

杨仞心弦微紧，正待凝神破招，蓦然间身前又擦过一道亮光，随即便见半截断笔斜斜飞射出去，却是方轻游随手一刀斩断了郭正的鸿翼笔。

第三章 秋光剪雨（八）

杨仞与郭正斗到了惊险激烈之际，心无旁骛，只觉人刀如一，酣畅快意，正打算将新近体悟到的刀意一一施展出来，好好地与郭正周旋一阵，哪知方轻游猝然间便削断了郭正的兵刃，不禁一怔，挠了挠头，只得收刀站定。

刘万山从旁观战，神情震惊已极，他方才掌袭杨仞之前抬出“燕山长”三字，便是要让堂中诸人不敢擅自相助杨仞，却不料方轻游如此狂悖，竟仍敢横加干预，此刻眼望着郭正手中的断笔，几次张嘴，却说不出话来。

郭正僵立片刻，目视着方轻游微微颔首，忽而周身一松，双足离地飘起，手臂却倏忽挺直如剑，手中的断笔顺势刺出——

方轻游神思微凛，心知郭正的身躯由僵滞而至松懈，恍若一瞬里失却了浑身力道，实则却是将劲道都催凝在了鸿翼笔上，眼看他飘跃而近，当即翻转雪刃，划出极细微的刀弧，从侧处切在郭正的笔杆上。

刀笔一触即分，方轻游淡然凝立，郭正双足落定，正待刺出第二式，手腕方动，又是一截笔杆斜飞出去，却是方才已被刀刃斩断，只余下捏在手里的寸许。

郭正一惊，自知刚刚那一刺的劲道绝不弱于雪刃上传来的刀劲，但刀笔交击后自己的笔管仍被方轻游斩断，那是雪刃委实太过锋锐之故，鸿翼笔的材质虽也不凡，终究及不上这名震江湖的第一神兵。

杨仞见状亦颇为惊讶，瞥了一眼目瞪口呆的刘万山，正色道：“刘师侄，你从哪里买的判官笔，快请给郭师叔也买一支吧。”

刘万山大怒，只瞪着方轻游大声道：“所谓武林中的高手名家，一笔一羽皆为利器，飞花摘叶亦能伤人，这才是真正的宗师风范，而阁下不过是仗着兵刃锋锐，又算什么英雄好汉？”

杨仞摇头笑道：“刘师侄此言差矣，即便是武学宗师，只要是想杀伤

敌人，用刀剑总比用树叶便利，若放着更便利的兵刃不用，非要用什么花花草草，那岂不是有些蠢么？”

刘万山一愣，随即冷笑道：“无论你们如何强词夺理，也难以让人心服口服。”

方轻游莞尔道：“在下原也没想让阁下与郭前辈心服口服。”

刘万山怒气冲冲道：“方轻游，你既然这般说……”

郭正眉头紧皱，冷声道：“刘师侄，败便是败，不必多言。”随即正视方轻游，又道：“不知阁下究竟意欲何为？”

方轻游道：“我方才便说了，只要郭前辈不为难这位杨兄弟，在下自不敢如何。”

郭正默然片刻，转头叹道：“杨仞，你若能如实回答郭某一句话，郭某今日便暂且不擒你如何？”

杨仞心中好奇，微笑道：“郭师叔请问。”

郭正道：“竹筒里的那封书信……现下可在你手里，你可知它的下落？”

杨仞一怔，眼看郭正神情凝肃地面对着自己，心下立时恍悟：“他娘的，原来郭正将那书信弄丢了。”先前他一回到堂中，便见郭正与刘万山面色不善，当时他便微觉奇怪：照理说这两人已得了书信，又无须再寻赵风奇交战，即便要擒捉自己，也该气定神闲才是，直到此刻他才明白了缘由，随即笑嘻嘻道：“那封书信明明被郭师叔夺了去，我还未及找郭师叔讨还，郭师叔却反倒来问我……难道你们停云书院竟是这般蛮不讲理吗？”

郭正端详杨仞片刻，见他虽然笑容惫懒，但眼神极为镇定，倒不似说谎，便默然转身回去落座，不再理会他。刘万山看看郭正，又看看杨仞，怒哼一声，也只得返回原座。

杨仞讶然道：“两位怎么坐下了，方才郭师叔说今日势必要将我擒回

华山，料想一定是言出必践的，否则岂不成了无信小人了么？”

刘万山气得浑身轻抖，却听郭正淡淡道：“杨兄弟，郭某还是那句话：你不必高兴得太早，郭某总有擒住你之时。”

杨仞哈哈一笑，正待开口，却见陆孤月上前两步，对着郭正拱手道：“先前不知尊驾便是停云书院的礼殿执事郭正郭前辈，今朝相会，深感有幸。”

杨仞一怔，忽见方轻游侧头望过来，两人对视一眼，都回到角落那桌坐下。

郭正起身还礼，道：“方才两位高僧端坐不语，郭某未敢冒然相扰，失礼莫怪。”他心知西域“明光教”是个极神秘的教派，势力不可小觑，如今刀宗新死，武林中颇有些动荡，一时拿不准明光教与停云书院究竟是敌是友，言辞中不敢轻忽怠慢。

陆孤月道：“郭前辈言重了。”顿了顿，又道，“听闻近来中原武林变故极大，我与卓师弟奉师尊之名东行，便是想打探些消息。”

“原来如此，”郭正心想陆孤月与卓明月的名中既都有个“月”字，那便是明光教教主的亲传弟子，当即郑重道，“等到燕山长他老人家归返书院后，便会邀约各派高人齐聚华山，公述刀宗之死与春山变故的诸般因果，到时两位若能在场，自会知晓详情。”

陆孤月道：“多承相告，那时我等自当前去华山。”

岳凌歌闻言轻叹道：“六十年前，柳空图老前辈初创停云书院时，曾邀集武林各派在华山上谈诗论道，切磋武学；十五年前，北荒摩云教即将进犯中原之际，各派亦曾会于华山，共商对策……除这两次外，武林中再无如此规模浩大的聚会，却没想到这第三次已是转眼即至。”

郭正颔首道：“这第三次聚会不似十五年前那般大敌当前，料想定能成为武林中的一桩盛事美谈。”

又转头对陆孤月道：“不知两位是偶然路过此镇，还是另有要事？”

陆孤月道：“是青箫白马盟的秦盟主与我们约好了在此地相见。”

郭正一怔，片刻后道：“实不相瞒，郭某也正在等候秦盟主。”说着瞟了杨仞一眼，也不隐瞒，略略讲说了情由。原来他那日封住赵风奇穴道，离了青石镇后不久便遇见了青箫白马盟的一众人，架不住秦楚的殷勤相邀，便与他们同行了两日，然而昨日分别后取出行囊中的竹筒一瞧，却惊见竹筒里空空如也，那书信竟已不知去向，料想此事与青箫白马盟脱不了干系，便派了弟子段峋返回去找寻秦楚，将他请来客栈里问个究竟。

杨仞听完亦觉惊疑，心知郭正是个正人君子，所言定是实情，正自推想书信的下落，忽听岳凌歌道：“宁姑娘，陈兄弟，不知你二人到这客栈里来，是所为何事？”

宁简淡然道：“巧得很，我也有些事情想要请问秦盟主。”

岳凌歌道：“原来如此。”又看向萧野谣，拱手道，“萧兄向来神龙见首不见尾，不知今日又是因何到此？”

萧野谣先前一直端着那锅鱼汤，宛如店伙计般默立一旁，闻言缓步走到堂中央，将锅放在桌上，从容答道：“五年前在青州，我曾与方天画有过一面之缘，当时方前辈邀我共缔青崖之盟，对付燕山长和李真人……”

诸人闻言一凛，均未想到萧野谣随口便将这等隐秘说了出来，却听他继续道：“我听后自是没答应，方前辈倒也未再强劝，却又托请了我另一件事……”

岳凌歌目光一闪，微笑道：“是么，不知是什么事？”

萧野谣道：“方前辈说，有朝一日，若是他的义子秦楚接替他做了青箫白马盟之主，便让我烹一锅鱼汤给他的义子喝。”

众人面面相觑；岳凌歌皱眉思索起来，片刻后微微摇头：“竟有此事，当真是奇得很了……”

宁简忽道：“岳公子，你来这客栈里，不知是又有了什么阴谋诡计？”

岳凌歌闻言一笑：“阴谋诡计那是不敢当的，我与宁姑娘一样，都是在等候秦盟主。”看了身侧的严知雨一眼，又道，“说起来，倒也并非是我要见秦楚，而是我这位侍女要见他。”

宁简道：“这是为何？”

岳凌歌道：“这关乎知雨的终身大事，宁姑娘稍后便知。”

宁简一怔，蹙眉道：“难道你要把严姑娘许配给秦楚？”

岳凌歌微笑道：“知雨正值芳龄，而秦盟主亦是难得的少年俊杰，此事又有何不妥？”

宁简瞥了严知雨一眼，她对这位武功高强、纯真羞涩的小姑娘颇有好感，只觉以秦楚的人品才干，绝非什么良配，但见严知雨微微低头，脸颊微红，想要替她反驳岳凌歌几句，但想到她终究是岳家的侍女，她自己若无不满之意，自己却也颇难出言干涉，一时间沉吟不语。

岑东流仰头灌下一碗酒，嘿嘿笑道：“你们见秦楚都有正事，岑某却不过是听说青箫白马盟收藏了许多美酒，想找秦楚讨要几坛。”

杨仞哈哈一笑：“原来各位都是在等秦楚，这可有趣得很了。”看向方轻游，又问道，“方老兄，我没见过秦楚，却不知他究竟武功高低，是善是恶？”

方轻游略一静默，只淡淡笑道：“这位秦盟主实是武林中少见的人物，稍后你一见便知。”

第三章 秋光剪雨（九）

杨仞闻言一怔，心想方轻游只说“少见”，言辞这般含糊，多半这秦楚并非侠义得少见、厚道得少见，稍后他来到客栈，也不知是否要帮郭正擒捉自己，如今赵长希既不在堂中，自己也就不必留在这险地了，当即取出字条给方轻游看过，压低声音将心中疑虑略略叙说了几句。

方轻游默然端详字条，片刻后道：“这确是我师父的字迹不假。”言毕便不再说什么。

杨仞眼看话已说到，正要起身告辞，忽觉头晕目眩，经络中一阵空虚匮乏，周身恍若脱力；心下惊疑不定，端坐调匀内息，莫名想起了先前客房里方轻游的劝言，暗忖：“他娘的，难道老子真是练刀损耗太过，伤及本元，在体内种下了什么疾患？”

便在这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随即两个青衣汉子踏进门来，其一是先前本在堂中的孙梧，另一个身形肥胖，却赫然是与杨仞有过两面之缘的齐桐。

齐桐对着诸人拱了一圈手，忙不迭奔到陈彻跟前，双手将“青锋令”奉还，恭声道：“我们秦盟主已看过令牌。”

宁简蹙眉道：“秦楚究竟何时才到？”

齐桐赔笑道：“稍后便到、稍后便到，秦盟主说春山一别，忽忽数月过去，他心中对宁姑娘……和陈令使甚是牵挂，早已迫不及待要来拜会两位。”

宁简淡淡道：“很好，秦盟主自接管了青箫白马盟后，架子大了，胆子也大了。”

齐桐笑呵呵道：“宁姑娘言重了、言重了。实在是秦盟主在赶来客栈的途中另遇到玄真教的长希真人、妙夷真人这两位贵客，一时间分身乏术。”

杨仞闻言一凛，心中犹豫起来：“照此看来，这赵长希多半会与秦楚

一同来到客栈，眼下我到底走是不走？”

齐桐说完便返回堂中央，又拱了一圈手，指着一旁的孙梧，朗声道：“在下是青箫白马盟‘白’字堂堂主齐桐，在下身旁这位，诸位或有不识，那是我们‘箫’字堂的堂主孙梧。”

诸人面面相觑，都道：“幸会。”其实孙梧武功修为不凡，在江湖中颇有名头，反倒是齐桐的姓名众人从前都没听说过，闻言均想：“听这位齐堂主的口气，想来能耐地位还在孙梧之上。”

齐桐又道：“孙堂主与在下素来交好，江湖上称呼我俩为‘梧桐双杰’，那是万万不敢当的。”他口说“不敢当”，神情却颇为得意。

孙梧凭真本事被方天画提拔为青箫白马盟的堂主，很看不惯齐桐这等溜须拍马之徒，至于两人交好、梧桐双杰云云，更是齐桐信口胡诌，只是堂中各派高人俱在，却也不便出言反驳，一时间只皱眉不语。

杨仞见状笑道：“在下老早便久仰‘梧桐双杰’的大名，今日得见，实在是毕生之幸。”

齐桐自进得堂中便没去看杨仞一眼，此刻闻言才正正看向杨仞，眨了眨眼，拱手道：“这位少侠是谁，请恕齐某眼拙，竟不识得尊驾？”

杨仞心想：“这齐桐真是个精乖之人。”微笑颔首道：“在下不过是个无名晚辈，齐堂主自然不识得。”

刘万山默然旁听，忽而大声冷笑道：“杨仞，你现下倒是自承是个无名鼠辈了？”

齐桐顿时“啊”的一声，满脸震惊之色，扭头看向孙梧；孙梧神色微变，打量着杨仞，道：“原来阁下便是杨仞，我们秦盟主一直在寻你。”

杨仞微笑道：“在下也一直很想拜会秦盟主。”心说：“他娘的，这下被青箫白马盟盯上，要开溜可不大容易了。”转头对刘万山道：“在下是晚辈，但不读书，可不敢自称‘书辈’。”

他将刘万山说的“鼠辈”故意曲解为“书辈”，显是意在讥讽停云书

生，刘万山闻言冷哼一声，刚要回嘴，杨仞却已转回头去道："孙堂主，先前我在客栈后院瞧见几个不幸毙命的贵派弟子，却不知是怎么回事，究竟是何人下的毒手？"

孙梧先前本在后厨里向周老先生交待秦楚喜欢的菜色，依稀听到院落中传来惊呼，赶到时只见几名手下已被人以深湛内劲生生震死，那凶手的功力似还在自己之上，惊疑中匆匆离了客栈回报秦楚，却也一直在猜测凶手的身份，闻言沉声道："此事秦盟主亦已知晓，我青箫白马盟迟早会查个水落石出。"

岳凌歌拱手道："请教两位堂主，不知玄真教的赵真人、苏真人稍后是否也会到此？"

齐桐道："我们只知两位真人来见秦盟主，是想借重我们青箫白马盟的人马帮忙打探消息……嗯，似乎是妙夷真人失踪了一名女徒弟，两位真人与秦盟主说完此事便告辞而去，至于是否会来客栈，那就不知道了。"

宁简忽道："妙夷真人的女弟子……莫非是姓楚么？"

齐桐挠头回想片刻，道："依稀听见仿佛确似是姓楚的……"

杨仞闻言与方轻游对视一眼，两人都没说话。

齐桐继续道："本来秦盟主听说峨嵋'织星剑'的戚掌门也在左近，便派人去请她同来客栈一叙，好聆听她老人家的教诲……"

杨仞面色微变，冷然道："原来戚掌门也要来么？"

齐桐摇头道："然而戚掌门听闻秦盟主正与巴山'烛照剑'的秋姑娘结伴同行，她不欲和秋掌门见面，便婉拒了秦盟主的邀约。"

杨仞哼了一声，道："怎么，戚掌门竟不想见一见齐堂主么？"

齐桐茫然道："戚掌门为什么要见我？"

杨仞微微一笑，径自问道："戚晚词为什么不想和秋剪水见面？"

齐桐道："这我可不知道了。"

岳凌歌笑嘻嘻接口道："十余年前，戚前辈与秋姑娘的师姐，也就是巴山烛照剑的郁剪寒郁前辈齐名，所谓'戚戚晚风，剪剪轻寒'，那是武林中的两大美人，她两人都倾慕于燕山长，而燕山长兴许是太难取舍，总之是未对两人中的任何一人表露心迹……"

郭正闻言皱眉道："岳公子，这些捕风捉影的江湖传闻，还是少说为妥。"

岳凌歌点头道："郭前辈说的是。"言毕却仍微笑着继续道："后来戚前辈与郁前辈各自继任了织星剑、烛照剑的掌门之位，与燕山长就更无可能了，但她两人终归算是……咳咳……故而戚前辈不愿见巴山烛照剑的人，却也是人之常情。"

杨仞好奇道："为何她俩当了掌门，就不能再嫁给燕寄羽了？"

岳凌歌道："武林中人缔结姻缘，甚少在两派掌门之间；除非是这两派已决意结为祸福与共的同盟，形同并派，否则女掌门嫁给了男掌门，岂非连带将门派也陪嫁了过去？而男掌门的同门自也不愿意凡事迁就另一门派的利益，武林中风云变幻，一旦遇到什么争端，那便说不清楚了。"

杨仞恍然道："言之有理，如此说来，那秋姑娘也是没法嫁给秦盟主的了？"

岳凌歌颔首道："不错，不过杨兄弟为何忽然说到了这两位？"

杨仞一怔，一时倒被问住了，笑道："我只是顺着岳公子所言，随口推想了一句罢了。"

岳凌歌轻叹道："后来郁前辈病故，而燕山长与戚前辈至今也仍是孑然一人，武林中许多无聊好事之徒对此都颇以为憾。"

宁简淡淡道："武林中的无聊好事之徒，当以岳公子居首。"

岳凌歌笑道："宁姑娘谬赞了。"说话中又有一人奔进堂中，却是郭

正的弟子段峋。

段峋走到郭正跟前，躬身禀道：“秦楚已到镇上，转眼便至客栈，弟子先行赶来回报。”

郭正道：“知道了。”

段峋在师父身侧落座，一眼便瞧见了杨仞，目光骤转怨愤，先前在青石镇上，他的兄长段峻被赵风奇所杀，究其根由，他们会与赵风奇争斗起来，全是因为赵风奇要救护杨仞之故，这笔账自然要算在杨仞头上；恶狠狠瞪了杨仞一会儿，眼看杨仞若无其事地端坐，忽地冷笑道：“听说赵风奇死了，死得好，死得妙极，却只剩一个不知死活的小子忝颜坐在这里。”

第三章 秋光剪雨（十）

杨仞闻言转头看向段峋，讶然道：“多日不见，段兄为何竟以‘不知死活的小子’自居？”

段峋一愣，怒道：“我说的是你小子！”

杨仞微笑着喝了口茶水，却不理会段峋了；段峋还待再说，忽听门外一阵纷乱喧动，一时不知有多少人马来到了街上。

众人随即便见数十个青衣汉子涌进门来，有的蹿入后堂查看，有的占据了堂中四个角落，有的则守在通向后堂的门帘处，将客栈大堂围得紧密；客栈门外，一驾装饰华美的马车缓缓停下。

齐桐与孙梧相顾一眼，并肩走到门口，分立左右，拖长了嗓音道：“恭请秦盟主——”两人齐声喊话，神情语气却大不相同，孙梧说得有气无力，似颇觉羞惭，齐桐却眉飞色舞，尾音扬得老高。

马车里寂静了片刻，走出一名锦衣玉带的年轻公子，那公子腰佩双刀，站在街上略略整了整衣衫，缓缓踱进门来。

众人纷纷望过去，那公子轻轻一振衣摆，脸上笑意淡雅，拱手道：“在下秦楚，是青箫白马盟的盟主。”

众人闻言都是一怔，均想：“你既说了姓名，堂中自然无人不知你便是‘青箫白马盟’新任的盟主，又何必要自报身份？”又见他说完后一边环顾堂中，一边微微点头，却也不知他到底为何点头。

杨仞随着众人起身回礼，眼看秦楚孤身到此，却不见秋剪水同来，而那赵长希也没现身，一时间心头惊疑，但见秦楚走到了堂中央，对着郭正长揖道：“拜见郭前辈。”

郭正拱手道：“秦盟主不必多礼。”

秦楚又道：“不知燕山长他老人家近来可好？”

郭正淡淡道：“有劳秦盟主挂怀，燕山长在春山上受伤不轻，近日仍在养伤。”

秦楚登时脸现忧重之色，道：“啊哟，只盼燕山长早日痊愈。”言毕低头沉思起来，眉头紧皱，似对燕寄羽的伤势极为关切。

郭正点了点头，随即询问起书信失窃之事，秦楚闻言又是“啊哟”一声，沉吟道：“竟有此事？本盟主可真是毫不知情了。”

刘万山与段峋对视一眼，均觉这话有些刺耳：秦楚年纪轻轻，在郭正面前不以“晚辈”自称，张口便是“本盟主”，未免将自己的位份看得太高。

忽听杨仞微笑道：“在下杨仞，幸会秦大盟主。”说话中有意加重了“大盟主”三字的语气，刘、段二人听在耳中，更觉气恼。

秦楚侧头看向杨仞，目光中惊疑了一瞬，随即掠过一抹阴沉，又转为深深好奇，神情极为复杂古怪。

杨仞心下暗凛：“他娘的，这秦楚到底打得什么算盘……”方才他越想越觉今日之事颇难揣度，索性自己言明了身份，且看秦楚究竟意欲何为，却听秦楚慢条斯理道：“嗯，你……你当真是杨仞吗？”

旁边的齐桐赔笑道：“回禀盟主，此人千真万确便是杨仞。”

秦楚目视杨仞，拍掌笑道：“那好得很，我有些话要说给你。”

杨仞愈觉迷惑，微笑道：“在下敬聆秦大盟主教诲。”

秦楚坦然点头，却不理会杨仞了，径自转身又和宁简、陈彻寒暄了几句，问道：“一别数月，不知两位可有什么指教？”

宁简犹豫片刻，终究顾忌堂中人多耳杂，便淡然道：“稍后再叙不迟。”

秦楚连声道：“不错，不错，稍后我陪着宁姑娘私下里叙话……”说到这里，眼看宁简冷冷瞪视过来，心中咯噔一下，顿时闭嘴。

此刻萧野谣已找店伙计要来一只空碗，满满盛了一碗鱼汤，递到秦楚面前，笑道：“这是方天画前辈在数年前便托付好的，秦盟主请慢用吧。”随即解释了几句情由。

秦楚闻言身躯微颤，仿若大冷天在雪地上打了个滚似的，一瞬间脸色发僵，接过碗来，走到陆孤月、卓明月那桌坐下。

齐桐见状赶忙凑近，弯腰笑道：“秦盟主，可要给你老人家配些菜肴？”

秦楚眼看那锅里还有不少鱼汤，寻思片刻，忽道：“再去盛两碗鱼汤。”

齐桐领命照办，将两碗汤放在桌上，秦楚对着陆、卓二人拱手笑道：“两位师叔也请尝尝吧。”

众人面面相觑，却听岳凌歌讶声道：“这可奇了，这两位‘明光教’的高僧何时成了秦盟主的师叔？”

秦楚慢慢咂了一口鱼汤，却不回答，片刻后笑呵呵道：“十九年前，先父与我义父方天画创立‘青箫白马盟’未久，遭逢强敌追杀，仓惶中与手下人失散了，两人只带着我在荒野间躲避……”

“那年我才五六岁，也没记住是谁追杀我们，只记得当时肚子饿得咕咕叫，可是寒冬野外，却寻不到什么吃食，我义父便在一条河边凿冰捕鱼，费了半天功夫才只捕到一尾小鱼，而后他与先父轮番以内力催化雪水，煮成了一碗鱼汤……”

听到这里，宁简接口道：“想来那碗鱼汤定是被秦盟主喝了。”

“宁姑娘所言不错。”秦楚又喝了一口鱼汤，继续道，“当时不只我饿，先父与我义父也都已数日未曾进食，先父极好颜面，兀自运劲压抑腹中饥鸣，我义父却是肚子里咕隆乱响，宛如擂鼓一般，我那时一边喝鱼汤，一边听着他肚子里的响声，只觉有趣极了……”说到这里，不禁嘿嘿笑起。

忽听郭正淡淡道：“听闻秦盟主追忆往昔，足见与方天画父子情深。”

秦楚一怔，摇头笑道：“我义父身形极高，虽然瘦得吓人，但酒量饭量俱大，嘻嘻，那次可把他饿得惨了……”

说完便埋头将那碗鱼汤喝干，随即又盛了一碗，啧声道：“萧兄，你的手艺当真不赖，远胜过我义父……”

萧野谣微笑道：“多谢秦盟主夸赞。”

秦楚一边大口喝汤，嘴里含糊说道：“当年那碗鱼汤，是我此生喝过的最难喝的一碗汤，那时我便暗暗发誓，这辈子再也不要喝我义父做的汤，哈哈哈……”

诸人先前听他提及方天画时神情随意，油腔滑调，本已暗自皱眉，此刻听他说出这番话来，均觉此人心性着实凉薄；但见陆孤月放下汤碗，看着秦楚道：“秦盟主，你约我们在此相见，可是有何要事么？”

秦楚道：“正是有要事想请两位师叔相助，嗯……稍后再叙不迟。”却是将宁简先前所言原样说了出来，随即便又低头喝起鱼汤来。

岳凌歌见状一笑，对着陆孤月略一拱手，问道：“两位当真是秦盟主的师叔？”

陆孤月道：“实不相瞒，秦盟主的亡父秦英乃是我教秦教主的独子，秦英师兄少年时与秦教主不合，孤身去了中原，而后才结识方天画，创下了‘青箫白马盟’。”

众人闻言俱惊，没想到西域“明光教”与灵州“青箫白马盟”之间还有这般渊源，只听秦楚轻叹道：“此事先父自始至终也未曾对我提起，我也是在春雪镇上听燕山长说了，才得以知晓。”

陆孤月颔首道：“秦英师兄不愿借靠我教的声名，此事自然极少人知。”

宁简与陈彻对视一眼，这才明白燕寄羽之所以如此“器重”秦楚，不

只是因为他是秦英之子以及方天画的义子，定然亦是因为他是‘明光教’教主的嫡孙，颇有可用之处。

岳凌歌目光闪动，拊掌道：“秦盟主出身非凡，令人钦羡，在下有一桩好事，正要说与秦盟主。”

第三章 秋光剪雨（十一）

秦楚一愣，道：“岳公子请讲。”

岳凌歌微微一笑，讲出了想将严知雨许配给秦楚的打算；秦楚一边听，目光在严知雨身上滴溜溜一转，欢喜道：“那好得很、好得很，岳公子既有此美意，本盟主却之不恭……”

说到这里，似是忽然想起了什么，面露苦笑，又叹道：“还是……还是算了，唉……”语气中似颇觉不舍，说完却仍是摇了摇头。

岳凌歌好奇道：“秦盟主可是瞧不上我这侍女？”

秦楚忙道：“那自然不是。”犹豫了一会儿，又道，“实不相瞒，我已和一名心仪的姑娘订下婚约，近日里正要请燕山长他老人家作我的媒证……”

“却不知是哪位姑娘？”岳凌歌闻言愈发好奇，猜测道，“听闻近来巴山烛照剑的秋掌门正与秦盟主同行，莫非便是秋姑娘么？”

秦楚摇头道：“不是秋姑娘。”眼看岳凌歌还待追问，当即正色道，“还是等我先面见燕山长，到时诸位自会知晓。”

岳凌歌沉吟片刻，道：“既然如此，那就让知雨嫁作秦盟主的妾室如何？”

秦楚“啊哟”一声，顿时笑逐颜开：“哈哈，那真是再好不过！”忽听一旁的宁简冷声道：“岳凌歌，你这是犯的什么糊涂？”

岳凌歌恍若未闻，径自看向严知雨道：“知雨，你意下如何？”

严知雨垂首不语，良久才以极细微的声音说道：“我听公子的。”

岳凌歌拊掌笑道：“那此事便算是成了，秦盟主，咱们……”

话未说完，宁简已快步走过来，拉住严知雨的手，道：“岳公子，我有几句话要和严姑娘说。”言毕领着严知雨径自走向后堂。

严知雨吓了一跳，回望一眼，但见岳凌歌颔首微笑，便怔怔然跟着宁简而去。

秦楚随即凑近岳凌歌，两人细聊起来，不时嬉笑几声。

郭正皱眉端坐，耳听他两个不停说些婚娶琐事，忽道：“秦盟主，谈婚论嫁固然要紧，但你既有此不凡的身世，当知自己大有可为，郭某盼你能促成明光教与中原武林彼此修好，莫要辜负燕山长对你的一番栽培。”他也是今日才知秦楚与西域“明光教”的渊源，虽拿不准明光教对近日武林中的变故作何打算，但想到六十年前，明光教的秦教主败在柳空图老山长的“言剑”之下，自此教徒便甚少涉足中原，双方总归是有些嫌隙，便劝说秦楚担当起从中调和的重任。

秦楚闻言一怔，沉默片刻，对着郭正躬身揖道：“晚辈定会谨遵燕山长与郭前辈的教诲。”

郭正微微颔首，喝了一口茶，心中甚觉满意。

陆孤月听着郭正与秦楚说话，面露淡然笑意，忽道：“秦盟主要我二人相助何事，现下可能说了么？”

秦楚道：“啊，自然能说。”想了想，却倏而对着角落里的杨仞招了招手，道，“杨兄弟，你过来，过来。”姿势语气如召唤猫狗。

眼看杨仞伫立不动，诧异道：“杨兄弟，你没听见么，请借一步说话。”迈步凑近杨仞，拉着他朝门外走去，口中笑嘻嘻道，“诸位，我同杨兄弟说几句话。”

段峋眼看着两人出了门，也不知杨仞是否会趁机溜走，心下有些担忧，转头看向师父，但见郭正端坐饮茶，目不旁顾，他不知郭正先前曾败在方轻游刀下，心想这镇上遍布青箫白马盟弟子，料想秦楚素来遵奉燕山长之命，绝不会放走这小子。

街上，秦楚拉着杨仞走离了门边几步，压低了声音道：“杨兄弟，你可知堂中有人要对你不利？”

杨仞眼瞧他说得神神秘秘，不禁暗忖："郭正老早便要捉我，这还用你说？"淡淡应道："却不知是何人？"

秦楚迟疑片刻，道："这我可不能告诉你了……"顿了顿，又道，"现下我既将你救出了堂中，你也不必再回去了。"

杨仞一怔，随口道："是么，原来是秦盟主救了我。"

秦楚神情得意，颔首道："我既答应了她，那是一定要救你的，不过……"

杨仞越听越是费解，接口道："不过什么？秦盟主又是答应了何人？"

秦楚却又不答了，伸手指了指停在街边的马车，忽道："杨兄弟，马车里还有一人，正在等你。"

杨仞心神一凛，端详那马车，料想里面不是赵长希便是秋剪水，一时沉吟不语。

秦楚笑嘻嘻道："怎么，杨兄弟不敢上车么？"

杨仞冷哼一声，径自走近马车，但见那驾车的车夫甚是年轻俊秀，只是眉心上有一道疤痕，满脸愁郁落魄之气，心想："这秦楚找车夫也不找个精神些的。"随手挑开布帘，进得车厢，但见里面颇为宽敞，便是三四个人也坐得下，却只坐了一名女子——

那女子身着淡紫衣裙，脸上蒙了一层轻纱，瞧不清面目，只露出寒星般的一对眼眸。

杨仞一怔，没想到马车中等候自己竟是个陌生女子，与她对视一瞬，心弦微颤，瞥见她手边放着一柄带鞘的短剑，脱口道："——你是雷缨络？"

那女子微微颔首，道："杨公子果真是个聪明之人。"语声清宁柔和，杨仞听得心神微荡，但见她的容貌在面纱隐约之下极见清丽，似与自己差不多年龄，暗想："她是雷缨锋的妹妹，戚晚词的徒弟，想来与我

是敌非友，却不知是为何要见我。”

杨仞心中转念，打量着那剑鞘上的霜痕，随口道：“我是从这柄剑上猜出了雷姑娘的身份，不久前我曾见过叶凉，他也有一把一模一样的剑，当时我听戚……戚前辈话中的意思，似乎这剑正是雷姑娘送给叶凉的。”

雷缨络轻轻“嗯”了一声，问道：“叶凉……他还好么？”

杨仞想了想，道：“他的头脑似有些糊涂，在林中又被方轻游打晕过去……嗯，应当是不算好。”

眼看雷缨络不接口，便又道：“雷姑娘，你师父似是正在四处寻你。”

雷缨络道：“多谢杨公子相告。”神色平淡，似对杨仞所言不甚在意。

杨仞见状心想：“难道她们师徒不合？……嗯，定是如此，世上又哪有人能和戚晚词那冷婆娘相处得来？”心神稍松，微笑道，“雷姑娘，你有何指教之处，请直言便是。”

雷缨络轻声道：“指教不敢当，请问杨公子可是在找一封书信？”

杨仞心头微凛，犹豫片刻，点头道：“不错。”

雷缨络道：“既如此，我便送杨公子一程。”

杨仞道：“送我一程？什么意思，雷姑娘是要送我去找书信么？”

雷缨络道：“嗯，料想杨公子不久便能见到那封书信。”说完也不解释，径自吩咐车夫向东出镇。

杨仞一惊，耳听着马车的车轮转动，想到堂中的方轻游、陈彻以及萧野谣等人尚不知自己要走，隐隐觉得客栈里有什么要紧事即将发生，忙道：“雷姑娘，我须得先和堂中的几位朋友道个别。”

雷缨络轻轻一笑：“怎么，杨公子怕我坑害你么？”语声清悦中带着

一丝俏皮，双目瞬也不瞬地看着杨仞。

杨仞心中莫名地又是一荡，暗忖："他娘的，这娇滴滴的小姑娘都不怕，老子又怕什么？"当即不再多言。

雷缨络又道："实不相瞒，杨公子若回去堂中，再想出来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

杨仞冷哼不语，心知无论如何，自己留在堂中多半也只有危险，如此离去倒也正合己意，只是不知雷缨络究竟是何用心。

马车驶出片刻，后方依稀传来一阵喧乱，杨仞心中不安，笑道："也不知郭正他们是否会追将上来。"

雷缨络道："杨公子不必担忧，有秦盟主相助，自不会有人来为难杨公子。"

杨仞点了点头，忽而心念微动，道："雷姑娘，与秦盟主订婚之人便是你么？"

雷缨络静默片刻，却转口道："此去中原颇多凶险，杨公子请多加小心。"

少顷，马车驰到镇外，停在荒野间，杨仞未及开口，雷缨络已挽住他的手道："杨公子，咱们下车吧。"

杨仞一愣，随着她下了马车，暗忖："这姑娘着实有些古怪。"只听她道："此际镇子里里外外都被青箫白马盟的千余弟子围住，短时里绝难有人穿过镇子追来，杨公子请安心东行便是。"

杨仞暗自惊凛，嘴上却只淡淡道："多谢了。"

雷缨络道："那么咱们就此别过。"

杨仞眼看她即要转身登上马车，不禁苦笑道："雷姑娘，我的马匹还在镇上，却要让我如何东行？"

雷缨络闻言顿步，手指轻点额头，蹙眉道："呀，我竟忘了此事。"

杨仞一愕，两人对视片刻，雷缨络忽而抿嘴轻笑：“杨公子，你就此向东，自会有马可乘。”

杨仞心中疑惑，目送着马车掉头朝着镇子方向驶去，斟酌了一阵，也只得迈步东去。

疾行出二三十里，渐至晌午，却仍没遇见什么马匹；杨仞放缓步履，吃了些干粮，倏忽想起陈彻的烙饼来，只觉这自带的干粮着实没那烙饼可口，不禁对仓促离开客栈微觉后悔。

这念头一生，杨仞便已连连摇头，暗道：“去他娘的，老子从来都不后悔。”随即继续东行了数里，猛然望见前方远远地走着八九个背负长刀的汉子，身着青黑劲装，正是天风峡刀客的打扮，一时间又惊又喜，疾追上去，口中呼喊道:“诸位刀客朋友，还请留步！”

喊了两声，那群刀客停步回望，等着他追来。

杨仞奔到近处，扫量了一眼，但见其中一人虽也是青衫负刀，但肩上还挑着一副货担，赫然是自己曾在客栈遇见过的“藏玉楼”新任楼主温蔚，心中登时一凛：便是这群人杀了赵老兄的九个手下，假扮成天风峡弟子。

温蔚迎上几步，拱手道：“这位小哥儿有何见教？”

杨仞缓了口气，笑呵呵道：“老兄言重了，同在野外行路，打个招呼罢了。”

温蔚道：“嗯，相逢便是有缘，小哥儿可要与我等同行？”不待杨仞回答，忽而面露疑色，又道，“小哥儿瞧着面熟，好似在哪里见过。”

杨仞笑道：“是么，老兄怕是记错了。”

温蔚端详着杨仞，面色陡变：“先前在镇上客栈，便是你和赵风奇……”

杨仞不待他说完，转身便跑；掠出两三丈，只听温蔚喝道：“拦下此人！”

杨仞头也不回地发足狂奔，耳听背后拔刀声纷乱，其间却还夹杂着一阵飞鸟振翅的扑簌声，心下诧异，回望一眼，赫然惊见一只灰黄色的怪鸟朝着自己飞扑而至——

杨仞先前与方轻游、岑东流闲谈时曾听说苏州简家家主简青兮被藏玉楼的‘钦原鸟’咬中，知道此鸟剧毒无比，料想眼前这怪鸟定然便是钦原鸟，心中剧凛，霍然拔刀斩出；那怪鸟一霎里飞腾起数丈高，竟避过了刀锋，再度向着杨仞的头颈啄去。

杨仞大怒，又劈出一刀，那怪鸟凌空急偏羽翼，却只被斩落了两片翎羽，杨仞还待再斩，眼看那群“刀客”已快追及，赶忙扭头而逃，急奔中挥舞长刀，刀光绕身裹脑，那怪鸟一时却也难以啄落。

正在情急之际，忽听远处传来飒沓的马蹄声，却有一个黑衣蒙面女子纵马而近；杨仞认得那匹雪白的骏马，心知马上女子是秋剪水，正自惊疑不定，忽听秋剪水低声喝道：“上马。”

杨仞一怔，瞥见那钦原鸟兀自在周遭盘旋，心说：“他娘的，好汉不与鸟斗。”当即跃上马背，坐在秋剪水身后。

那白马一声嘶鸣，猛然向前疾奔出去，杨仞坐得不稳，险些被甩下马背，慌忙搂住秋剪水的腰肢。

两人共乘一骑，顷刻间已将温蔚等人远远甩开，杨仞不时扭头回顾，眼看那怪鸟也不知飞去了何方，心下大乐，忽而嗅到一抹似有若无的清幽香气，微觉奇怪，随即醒悟过来，不由得轻咳一声，颇有些不自在。

白马快逾光电，不多时便奔出数十里远，秋剪水解下蒙面巾，勒缓马蹄，冷声道：“松手。”

杨仞一愣，这才发现自己不知不觉中竟是一直拦腰搂着秋剪水，赶忙缩手跃下马来。

秋剪水放任马儿去歇息吃草，转身面对着杨仞；两人对视了一阵子，谁也没开口。

杨仞沉吟道：“嗯，那个……多谢相救。”说话中莫名觉得手心微微发烫。

秋剪水只淡淡地瞧着杨仞，仍不说话。

杨仞挠了挠头，问道：“听说秋姑娘近来一直在找寻我，不知所为何事？”

秋剪水恍若未闻，唤回白马，从挂在马背上的行囊里取出两封书信，将其中一封丢给杨仞。

杨仞眼看信封微微泛黄，上面还留着几道指甲印——却是他先前做下的记号——这封信正是许念交托给他，后来被郭正夺去的那封；一瞬里欣喜不已，心中大大松了一口气，暗忖：“雷姑娘料事如神，说我不久便能寻回书信，果然不虚。”

想到这里，忽有所悟，又问道：“秋姑娘，你与雷缨络究竟是谁在与秦楚结伴同行？”

秋剪水轻哼一声，道：“你这人狡猾得很，何不自己猜猜？”

杨仞微笑道：“我猜是你两个都与他同行，相互遮掩身份，是也不是？”

秋剪水神情微讶，没想到他一猜便中，颔首道：“这是雷姑娘的主意，她身份特殊，若不藏身于一众青箫白马盟弟子中，便难以一路远离春山；我们两个总在马车里，谁若下车便以纱巾蒙面，青箫白马盟弟子本也不认得我俩，自然瞧不出破绽。”

杨仞道：“难道连秦楚也不认得你俩么？”

秋剪水道：“秦楚虽然认得，但他对雷姑娘言听计从，自也不会说破。”

杨仞恍然道：“如此说来，我这书信也是雷姑娘从郭正那里窃来的，是么？”

秋剪水道：“不错，郭正对我和秦楚都有些提防，但却不知雷姑娘也潜藏在左近，故而才没留神。”

杨仞赞道：“妙极，如此非但雷姑娘能假借你的身份安然东去，大家都知你正与秦楚同行，你便能在暗地里与停云书院作对，燕寄羽也不会怀疑到你。”

秋剪水蹙眉道：“我为何要与停云书院作对？”

杨仞笑道：“你方才救了我，便是与停云书院作对。”

秋剪水一怔，随即冷笑道：“若非因为你手中的书信，我才不愿救你。”

杨仞奇道：“这书信怎么了？”

秋剪水淡淡道：“这封信里画了一条河，是么？”

杨仞闻言顿惊，颤声道：“你、你看过信了？”

秋剪水见他焦急起来，心中稍觉解气，而后才解释了几句：原来数月前她和杨仞见过面后，径自返回春山峰顶，便打算将师姐遗下的那封书信在云阁之前火化，打开信封之后，却见里面除了师姐的亲笔书信，另有一页轻薄的纸笺，上面画了些形似河水的古怪纹路；师姐在信中交待说，若启信之日刀宗已死，便须将那页纸笺交与李素微，万不可落入燕寄羽手中。

杨仞听完大为惊异，皱眉沉思片刻，道：“照此说来，多半须得将你我的书信拼合起来，才是一条完整的河水。”

秋剪水点了点头，道：“郁师姐留下的那张薄笺正面是河水，反面却写着一行字；料想你那封信的反面也有字迹。”

杨仞好奇道：“是什么字？”眼看秋剪水不答，明白她的心意，当即笑道：“你既救了我，我便让你瞧一瞧我这封信，那也不算什么，只是我怕自己看信之后会修成‘意劲’之类的鬼东西，你自己看过便好，可千万莫要让我瞧见。”

说话中将那封信递给秋剪水，径自背过身去；秋剪水拆信瞧了一眼信笺的反面，随即又打开自己的那封书信，片刻后淡然道：“我将两张信笺都反面朝上放在了地上，你若想知晓是什么字，便自己看吧。”

杨仞连连摇头：“那可不成，万一那字迹也有什么古怪，能透露出什么刀意剑意的，岂不是倒霉得很？还是你念与我听吧。”

秋剪水心想此言倒也不无可能，只是即便真的看一眼刀宗留下的刀意，却又算什么倒霉事了？只觉杨仞颇不可理喻，但仍依他所言，将信上的字迹说了，两张信笺各写着一句潦草话语，分别为：

“一丈嚣狂，三尺闲愁，都裁作天衣，可当风雨乎。”

“踏刃而上，破浪登云，斩落一横烟水，可亘万古乎。”

第三章 秋光剪雨（十二）

杨仞听完这两句话，又请秋剪水复述了一遍，仍觉迷惑不解，不禁骂道：“乎他娘的鬼，刀宗究竟卖得什么关子……”

秋剪水耳听他言语粗俗，心下颇觉厌恶，默然将自己那封书信收好；忽听杨仞道：“秋姑娘，劳烦你……”

秋剪水知他不敢瞧见信笺，不待他说完便将他那封信也收入信封，手指轻弹，将信封凌空弹飞到杨仞身前。

杨仞接住信封，转回身来，眼见秋剪水神色中似有些不耐烦，心知她不喜自己，却仍是笑嘻嘻道了声“多谢”，又问道：“秋姑娘，你一早便知刀宗所留信笺是共有两张么？”

秋剪水点了点头，道：“郁师姐在信中说，另一张信笺是在柳空图柳老前辈手中，须得两笺合一，才算完整；后来我和雷姑娘商议此事，均觉虽然柳老前辈已失踪多年，但燕寄羽既为了一封书信而派郭正捉你，多半你所持的那封书信，便是刀宗留下的另一张信笺。”

“怪不得秋姑娘要寻到我。”杨仞恍然点头，“嗯，秋姑娘答得很是清楚，多谢相告。这封信确是柳空图交托给我的。”

秋剪水之所以一口气解释清楚，便是不想让杨仞以后再啰嗦询问，闻言冷哼一声，也不接口。

杨仞想了想，又好奇道：“既然先前雷缨络从郭正处窃得书信，交与了秋姑娘，那么秋姑娘何不自行拿着两封书信去找李素微，却还要费心来救在下？”

秋剪水淡淡道：“我救你这偷马贼，不过是举手之劳，倒也无须费心。’

杨仞笑道：“秋姑娘所言极是。”

秋剪水一瞧见他的笑脸便莫名地心下生厌，索性侧头眺望远处的河

水，冷声道：“雷姑娘对我说，送信之事非同小可，甚至关乎武林前途命运，柳老前辈既选中了你作为信使，料想其中必有深意，劝我与你一同去送信。”

杨仞一怔，心想：“许老头能有什么深意，不过是当时只有我在他身边罢了。”随即摇头道：“秋姑娘不想扰乱了柳老前辈的用意，那么咱们各自去寻李素微送信便是，谁也不耽误谁，倒也不必同行。”

秋剪水转回头来，冷冷端详了杨仞片刻，索性直言道：“你这人心性不好，我本不愿和你同行，但这一路异常凶险，你本事低微，又爱惹是生非，只怕未必能安然将信送到。”

杨仞心下大怒，他向来不以仁人侠士自居，秋剪水说他心性不好那也罢了，但他最受不得旁人说他本事低，加之他这一路行来颇为小心谨慎，除去在舂雪镇外曾想偷马远走之外，实在是从不张扬惹事，本想好好地反驳秋剪水几句，转念一想：这刀宗所留的书信总归是有两封，自己若不答应与秋剪水同行，她自不会将她那封信交给自己，如此即便自己先将信送到李素微手中，却也不算真正完成了许念的托付；何况途中能多个帮手，倒也不算坏事，便点头道：“好，既然如此，不知秋姑娘打算到哪里去寻李素微？”

秋剪水听出他语气生硬，心想：“我说他心性不好，他自然不会高兴，但我也不过是据实说话。”沉吟片刻，答道：“李素微前辈从舂山归返东海，也不知走得是快是慢，咱们快马先行赶到肃州，料想李前辈路过肃州时定会在玄真教的肃州分坛暂歇，咱们就在那里等候李前辈便是。”

肃州位于玉门关和凉州之间，杨仞幼年时曾随师父经过，闻言心想秋剪水所说倒也是个稳妥法子，便道：“据我所知，李素微也正行到了左近，多半只在方圆百十里之内，但荒野茫茫，却也无从寻找，怕是也只得先去肃州。”

想了想，又道：“听说赵长希、苏妙夷已与李素微会合，这赵长希居心叵测，恐怕与李素微不大对付，咱们送信之时，可须得设法避开此人，万不能让书信落在他手里。”

秋剪水一怔，心想赵长希是李素微的师兄，听闻是个游戏风尘的世外高人，也不知为何成了‘居心叵测’之辈，但她极不愿出口询问杨仞，想到距离肃州尚有数百里之遥，一切不妨等到了肃州再做计较，便只默默转身上马。

杨仞见状道："我的马舍在了先前那镇子上，此去肃州不可无马，烦请秋姑娘先与我共乘一阵，等到了下一处集镇，便能买马了。"

秋剪水先前与杨仞共乘是因危急之际要将其救走，此刻如何还肯让他上马，闻言摇头道："你既敢当偷马贼，便该你无马可乘。"言毕不待杨仞接话，径自纵马东去。

杨仞一愣，眼看秋剪水驰在前头，也只得运转"乘锋诀"，展开腿脚疾追而去。

好在秋剪水有意控马，马速不算太快，杨仞过得片刻便已追近，与白马并肩而行，口中微笑道："秋姑娘，不知你这匹马儿是从哪里买的？"

秋剪水神色微讶，道："看不出你内功倒有些火候，疾奔之际仍能从容说话。"

杨仞闻言一怔，想起先前他和雷缨锋一同赶去林中之时，雷缨锋也曾这般说，当时却万万料想不到赵风奇会死在雷缨锋的拳下，此刻回忆起来，不禁神情微黯。

秋剪水方才随口夸赞了一句杨仞的修为，眼见他脸色僵郁，却似颇不喜自己所言，心想："此人当真是不可理喻。"随即轻振缰绳，疾驰而远。

杨仞心下暗骂，加紧催运轻功，但那白马委实神骏如电，顷刻间已掠过远处的一处丘峦，踪影不见。

杨仞气喘吁吁地奔行了半晌，也登上那处山坡，方要下坡，便见秋剪水不知何时已下了马，正在坡下伫立。

“嗯，看来此人倒也并非全然不顾旁人……”杨仞心中转念，走到秋剪水近旁，笑呵呵道：“秋姑娘，你怎么停下了？”

秋剪水抬手一指，淡淡道：“前方有人，不知是敌是友。”

杨仞上前几步，眺望过去，隐约望见远处的荒野间聚了十余人，服色各异，也不知是否是一伙；又见其中有些人手上微微反光，心知是持着兵刃，回身与秋剪水对视一眼，道：“我看咱们还是绕过去吧。”

便在这时，忽听那群人之间蹿起一声清彻的笑语——“杨兄弟，贫道已等候多时了。”

杨仞闻声一凛：相隔遥远，这人却知自己身份，要么是料事如神，算准了自己必会从此经过，要么便是目力极佳，竟能看清自己的面貌；若是后者，那此人的修为可谓是深湛之极了。略一寻思，纵声回应道：“阁下是何方高人，请赐姓名！”

随即，便听那人遥遥笑道——“东海赵长希，幸会杨兄弟。”

第三章 秋光剪雨（十三）

杨仞闻言愈发惊凛，忽听秋剪水道："你若怕了，现下避走也还来得及。"

杨仞皱眉不语，心想即便一时避开，凭赵长希的能耐，要再找上自己恐怕也绝非难事，何况'天风萦回'的刀谱正在此人手上，不如且看他究竟有何说辞；想到这里，哈哈一笑，拍了拍腰间刀柄，道："我'乘锋帮'刀法天下无敌，又有什么可怕的？咱们便去会一会这位长希真人。"

秋剪水对"乘锋帮"三字闻所未闻，只当杨仞胡言乱语，淡淡道："稍后你言行中不得莽撞，长希真人身为武林前辈，料想也绝不会难为你。"

杨仞听她随口说出"不得莽撞"之语，倒似在命令自己一般，微微一笑，问道："秋姑娘，你是巴山'烛照剑'的掌门，是也不是？"

秋剪水道："是又如何？"

杨仞道："巧得很，你是掌门，我也是掌门；实不相瞒，在下是'乘锋帮'现任的帮主，咱们今后相互多关照吧。"

秋剪水听他又提及"乘锋帮"，猜想只是个武林中不入流的小帮派，如何能与七大剑派之一的"烛照剑"相提并论，闻言也不作理会，径自牵马前行。

杨仞与她并肩走出几步，忽而从衣襟里取出那封书信，笑道："秋姑娘，稍后若有什么变故，你便自行将两封信送到肃州吧。"

秋剪水一怔，眼瞧他虽然笑嘻嘻地说出此话，眼神却颇为凝肃；略一静默，接过信收入了行囊。

两人行到距离那群人十来丈处，但见前方是九名紫衣蒙面的女子错落站着，将三个男子围在当中；杨仞讶道："这群人也穿着夜行衣，莫非是秋姑娘的同伴么？"

秋剪水微微摇头，眼瞧这些女子都持着弯刀，压低声音道："她们是

焉支山‘无颜崖’的杀手。”

杨仞点了点头，又走近了数丈；一名黑衣蒙面女子霍然回头，冷声道：“奉劝阁下莫再前行了。”

杨仞与秋剪水对视一眼，停步站定，张望那三个被围之人，却见都是四十来岁模样，当先一人眉目清隽，一袭白衣，腰畔系着一支雕琢精巧的玉斧；他身后两人却都席地而坐：其一身形肥胖，穿着宽大的红袍，满脸笑意，瞧着甚是和蔼，另一个黑袍人却是神情懒散，双目半睁半闭，也不知是睡是醒。

杨仞幼时随师父行走江湖，曾见过几次玄真道士的蓝灰色道袍，眼看这三人的衣着都不似玄真教打扮，一时分不清究竟哪个才是赵长希；正自猜测，忽见那黑袍人斜眼瞧过来，笑道：“杨兄弟稍待片刻，等我打发了这些无颜崖的刺客，再来与你叙话。”

一名紫衣蒙面女子当即冷笑道：“赵长希，你到此刻还敢这般狂妄，若非瞧在井先生的面上，我们早已结果了你的性命。”

杨仞注目那黑袍人，心下恍然：“此人就是赵长希。”端详片刻，险些笑出声来：原来那赵长希所穿衣衫确然正是玄真教的道袍，只是已不知多久未曾换洗，上面沾满了泥土、污垢与油渍，这才瞧着黑黢黢一片。

只听赵长希身边那红袍的胖子笑呵呵道：“赵老弟，难得遇见无颜崖的女菩萨想要超渡你，我看你还是恭敬不如从命吧。”

赵长希瞪眼道：“游兄，你名为‘不净’，果然是不让人耳根清净，你若不肯出手助我，那便请少说两句。”

秋剪水闻言暗凛：“原来这红袍人竟是游不净。”她心知游不净是浔州“知味谷”的谷主，本是天底下最擅烹饪的一位奇人，却在十余年前忽然厌倦了烧菜，撇下诸多门徒不管，径自出谷云游，不知所踪，没想到今日竟遇见了此人。

转头打量那白衫人，暗忖：“此人姓井，又以玉斧为兵刃，难道

是‘鬼斧神宫’的宫主井凡石？”越想越觉惊疑，昆州“鬼斧神宫”隐于深山，善铸诸般兵器，与“知味谷”同为“武林八奇”之一，听闻掌门人井凡石性情木讷拘谨，极少在江湖上走动，刀宗的“雪刃”便是他铸成所赠，除此也并无太多事迹流传，实不知他为何会与游、赵二人一同现身于此。

却见游不净笑道：“井老弟，既然这脏道士不许我说话，还是请你多讲几句吧。”

井凡石微微颔首，对着九名紫衣女子渐次拱手，礼数甚是周全，语声恳切道：“诸位姑娘，料想贵崖与赵兄并无冤仇，又何必非要接下这桩刺杀赵兄的生意？便请诸位回禀明姑娘，请她再仔细斟酌可好？”

为首的那名紫衣女子冷冰冰道：“无颜崖要接哪桩生意，无须旁人置喙。”顿了顿，语气稍缓，“井先生，念在你与我们明崖主的交情上，便请你避到一旁，若再执意相护赵长希，我们也只好得罪了。”

井凡石闻言叹道：“在下实也是担心明姑娘受到燕寄羽的蒙蔽，不知几位可否容我见一见明姑娘，当面劝解几句？”

那紫衣女子一怔，随即怒声道：“井凡石，你还有脸见我们崖主？”

井凡石神情黯然，低头不语。却听赵长希笑道：“先前我听闻燕寄羽雇下了整个儿的无颜崖，本还有些佩服他的大手笔，万没想到他这一笔竟会落到我自己头上……”

杨仞默然旁听，心下愈发好奇，忍不住道：“不知这位游老兄与井老兄究竟是……”说到这里，忽然听见了秋剪水的语声——“住嘴。”语声细微，却极清晰，仿若径直在心头响起。

一瞬侧头，却见秋剪水只是静静伫立，心下骇异，知她使得是“传音入密”一类的高深内功，也不禁钦佩她的修为。

秋剪水不欲杨仞乱说话惹出事端，便暗自传音说了游不净与井凡石的身份；杨仞心头微凛，寻思一阵，看了井凡石一眼，又转头看了看方才说话的那紫衣女子。

秋剪水知他意思，嘴唇微微翕动，又解释了几句：原来“无颜崖”的崖主明映雪与井凡石在年轻时颇有些情爱纠葛，只是后来两人却未成为眷侣。有人说是因为明映雪身为无颜崖弟子，据门规不能婚嫁，不得不与井凡石分离；也有人说，实是井凡石负心薄幸，不肯相娶明映雪，这才致使明映雪伤心失望，从此投身无颜崖；这些都是江湖传闻，两人当年究竟因何分别，终究只有他两人自己知晓。

杨仞恍然一笑，冲着秋剪水颔首致谢；与此同时，那紫衣女子又道：“赵长希，你若自重身份，便速速起身领死吧。”

随即又对着左右的同伴道：“稍后莫要伤及井凡石的性命。”言下之意，却是要对赵长希与游不净格杀勿论。

第三章 秋光剪雨（十四）

下一瞬，九个紫衣女子一齐拔刀，清促的刀鸣响成一片。

赵长希轻叹一声，右掌在地上一拍，整个人已一跃而起。

刀声戛然而止，九名女子只觉身躯空飘飘的，双足几欲离地，仿佛三魂七魄都从颅顶逸了出去，拔刀至半，手上虚乏，竟又不得不任凭刀刃落回鞘中。

——刚才赵长希以掌代剑，使出“玄真八剑”中的一式“烟岚云岫”，将“空游诀”的内劲一分为九，循着地上泥土震入了九名女杀手的经络，致使她们一瞬脱力，杨仞默然旁观，瞧出了些许端倪，不禁心下剧凛：“这脏道士的功力着实可怖，稍后若与他冲突起来，当真有些麻烦。”

赵长希拍了拍身上的灰土，与九名女杀手相对而立，苦笑道：“诸位这又是何必？”说着轻咦一声，低头看着手掌。原来方才他随手拍打衣衫，非但未能将道袍上的污垢拍掉，反倒将双掌也抹脏了许多，当即双掌并拢一搓，在手心里搓出了一粒小小的泥丸。

九个紫衣女子见状无不蹙眉，但想到方才赵长希震地传劲的修为，又不由得暗自凝神戒备。

“诸位姑娘，”赵长希笑道，“只要你们能拔出刀来，贫道便认输如何？”

为首的那紫衣女子闻言羞恼交加，脸色煞白，缓缓道：“赵长希，你未免太过嚣张。”一边说话，一边运劲牢牢握住刀柄。

赵长希摇头道：“并非贫道嚣张，实在是……”

话音未落，九名女杀手霍然拔刀在手；眼看赵长希伫立不动，顿时一怔。她们方才心弦紧绷，几乎凝集了十成内力，准备在拔刀时与赵长希的“空游诀”相抗，却不料赵长希只是大剌剌地站着，一霎里将内劲运在了空处，有几个功力较浅的女子更是险些内伤呕血。

赵长希点头道："嗯，是贫道输了。"

九名女杀手愕然相顾，为首那女子皱眉道："赵长希，你说什么？"

赵长希拱手一揖，苦笑道："贫道实在怕了诸位，这便认输求饶了，还请诸位姑娘饶过贫道可好？"

那女子冷笑道："赵长希，你倒会做白日梦。"

赵长希叹了口气，转头对井凡石道："井兄，你也听见了，贫道已然作揖求饶，但这几位姑娘仍是不肯放过贫道。"

井凡石闻言一凛，急声道："且慢。"随即看向游不净，目露求恳之色。

游不净哼了一声，道："罢了。"起身轻抖袍袖，一阵微风四散开来。井凡石顿时面露喜色，长揖道："多谢游兄。"

为首那紫衣女子只觉衣裙轻漾了一瞬，周身暖融融的，正自不明所以，猝见左右的同伴渐次摔倒在地，惊凛之际手腕挥动，弯刀只递出半尺，骤觉身上暖意转为一点冰寒，身躯僵倒，晕厥过去。

游不净淡淡扫了一眼倒地不起的九名女子，摇头道："这些不懂事的小丫头，却不知井老弟方才连番苦劝，实是为了护住她们，可不是为了护这脏道士。"

赵长希拊掌赞道："多亏游兄用出了知味谷的独门迷香'洪炉点雪'，否则贫道出手没轻没重，若是伤了这些无颜崖姑娘的性命，不免惹得井兄大大不喜。"

井凡石拱手道："多谢赵兄体谅。"

赵长希拱手还礼，转头看向游不净，面色一变，冷冷道："姓游的，怎么我方才几次请你出手，你都不答应，而井兄不过是瞧了你一眼，你便将压箱底的迷香都使出来了？你这厮未免太不仗义。"

游不净瞪眼道："老游我从前用的锅灶瓢勺都是井老弟为我打造的，

你这脏道士除了整日让我烧菜给你吃，又有个屁用？”

赵长希闻言讪讪一笑，一时似难以反驳；却听井凡石微笑道：“原来游兄还记得此事，二十年前咱们初次相见时，游兄便诓骗在下为你打造了一套锅勺，至今尚未付给在下银两。”

游不净佯作未闻，看也不看井凡石，赵长希却哈哈大笑起来。这三人一个贪吃，一个擅烹饪，一个能打造诸般炊具，年轻时便是知交好友，常在一起斗嘴谈笑，后来三人阔别多年，游不净厌倦了烧菜，井凡石却是厌倦了江湖，都可谓是性情大变，但现下三人重聚，却在不知不觉中又斗起嘴来。

杨仞听得好笑，忽见赵长希转身看过来，道：“杨兄弟，你身边这位姑娘是谁？”

杨仞闻言心下恍悟：“原来他们不认得秋剪水，怪不得先前她走过来时也不蒙面。”随即转念又想：“不对，那时两方相隔颇远，她又怎知此处之人是谁、是否认得她？难道她的修为也高到这般地步，目力远胜过我……哼，瞧着却也不像。”

却见秋剪水上前一步，敛身行礼，轻声道：“晚辈姓夏，见过三位前辈。”

杨仞眼瞧她神情端谨，执礼甚恭，不禁暗忖：“她对这三人倒似很是尊敬，说起话来细声细气的，他娘的，她先前与我说话时可没这么客气。”

赵长希笑道：“不知夏姑娘师承何派？”

秋剪水一怔，她平素不善说谎，在武林前辈面前谎称自己姓夏已是鼓起极大勇气，又被问及师承，一时有些慌乱失措。

杨仞见状微笑道：“这位夏姑娘是我乘锋帮弟子，武功是本帮主亲传的。”

“原来如此，”赵长希颔首道，“杨兄弟，令徒的武功瞧着可比你高

呀。”

杨仞心说：“放屁。”嘴上笑呵呵道：“赵前辈，闲话少叙，你老人家在此等候我，不知所为何事？”

赵长希笑道：“既然杨兄弟是个痛快人，贫道也就开门见山了，那‘天风峡’的刀谱正在贫道手上，杨兄弟若想取回，便请拿你那封书信来换吧。”

杨仞道：“什么书信？”

赵长希哈哈一笑：“杨兄弟既要当个痛快人，这些废话不妨省了。”

杨仞道：“那好，我若不肯换呢？”

赵长希道：“那贫道只好硬抢，等贫道抢到手，自然仍将刀谱奉还。”

杨仞点头道：“赵前辈也是个痛快人，可否容我想想？”

赵长希道：“杨兄弟请便，只是莫想太久，否则等这些无颜崖的丫头醒过来，不免又是一番麻烦。”

杨仞沉吟片刻，正待开口，却见赵长希瞥了一眼挂在白马马背上的行囊，微笑道：“杨兄弟，你是否要说你已将书信另行藏起，即便贫道制住了你，也拿不到书信？”

杨仞被他说中了心事，暗骂一声，摇头笑道：“恰恰相反，晚辈一直将那书信随身携带，只是今日刚被晚辈拉屎时拿来擦了屁股。”

赵长希闻言微笑道：“杨兄弟不妨再好好想想。”

杨仞默然片刻，忽而叹道：“赵前辈，你那徒弟方轻游可与我交情匪浅，是我的好朋友。”

赵长希一怔，摇头笑道：“我那徒儿既已自言退教，那便是不认我这师父；即便他不退教，却也与你我之间的事情并不相干。”

杨仞亦笑道：“赵前辈言之有理。”想了想，又转口问道：“不知贵教的素微、妙夷二位真人现在何处，怎么没和赵前辈同行？”

赵长希叹道：“唉，李师弟与苏师妹嫌我邋遢，不愿与我同行。”

杨仞心想：“活该你这脏道士。”又想：“这人穿的衣衫脏到这般地步，却仍泰然自若，那是已经无赖之极了，这可有些难对付。”

正自苦思对策，忽听马蹄声响起，远处却有个少年书生纵马疾驰而来；定睛望去，却正是先前在林中遇见过的叶凉。

叶凉驰到近处，见是杨仞，赶忙翻身下马，喜道：“杨兄，在下可算找到你了！”

杨仞心头微凛，淡淡道：“叶兄，你找我作甚？”

叶凉歉然道：“先前我在林中晕厥过去，醒来时已在师父身旁……”

杨仞顿时一惊，心想：“果然是燕寄羽救走了他，那时燕寄羽竟当真在林子左近……嗯，叶凉方才叫我‘杨兄’，知道我并非齐桐，恐怕也是燕寄羽告诉他的。”

却听叶凉继续道：“后来我才听闻赵风奇前辈死在了林中，此事很不、很不公道……”说到这里，神情愈黯。

杨仞闻言一笑：“叶兄，你当时若是好端端的不曾晕厥，便能违抗戚晚词之命，舍身救下赵老兄么？”

叶凉静默片刻，道：“我……我不知道。”

杨仞也不欲和他争辩，只道：“嗯，叶兄还没说为何要找我？”

叶凉道：“我醒后听说师父派出了许多弟子四处找寻杨兄的下落，心想你若是被郭正师叔擒住，或是撞见别的师兄，不免要……不免要吃许多苦头，我便辞别了师父，出来寻你……”

杨仞恍然笑道：“你怕我吃苦头，这才想抢先寻到我，对么？叶兄当真是个厚道之人。”

叶凉语声诚挚道："杨兄或有不知，燕山长他性情仁慈，平生最不愿杀人，我不知杨兄如何得罪了他老人家，但料想他见到杨兄最多也不过略施责罚，只要杨兄肯随我回去面见燕山长，我便立誓担保杨兄绝无性命之忧如何？"

杨仞眼见他神情激动，说到后来嗓音微颤不绝，显是恳切已极；心中一动，随即正色敛容，叹道："叶兄，我信得过你，也极愿随你去见燕山长；无论燕山长要如何重重责罚我，我都绝无怨言。只是……"

顿了顿，手指赵长希三人，又道："唉，只是这三位前辈却不肯让我随你去。"

第三章 秋光剪雨（十五）

叶凉闻言一怔，转头望去，耳听杨仞讲说了这三人的身份；神情微凛，上前两步，躬身长揖道：“晚辈停云弟子叶凉，见过三位前辈。”

赵长希三人脸色古怪，似是早知叶凉身份，相望一眼，谁也没开口。

叶凉犹豫片刻，回身对杨仞道：“杨兄请放心，在下定当将杨兄安然无恙地护送到华山。”语气甚是坚定。

杨仞拱手笑道：“实在是多谢叶兄了。”

叶凉拱手回礼，先前他在林中看出杨仞数度舍命相护赵风奇，实是个义气深重之人，对其甚是钦佩，心中颇想消弭杨仞与停云书院之间的纷争，眼下杨仞答应了随他前去华山，心中更觉无论如何也要护得杨仞周全，便又转身对着赵长希三人道：“晚辈斗胆，这便与杨兄先行一步，恳请三位前辈莫要为难。”

赵长希点头道：“叶兄弟要带走杨仞无妨，只要让他留下书信，我等自当好生相送。”

叶凉闻言看向杨仞，却听杨仞叹道：“那书信须得由在下亲手交给燕山长，那是万不能有所闪失的，料想叶兄也知此事吧？”

叶凉点头道：“不错，此事师父虽未对我提起，但我听郭师叔说，师父他要见杨兄，确是因为一封书信。”

言毕对着赵长希三人又是一揖：“还请三位前辈体谅。”

游不净哈哈一笑，转头道：“脏道士，看来咱们仍是免不了硬抢了。”

杨仞心中微凛，不动声色地挪动了几步，站到了叶凉身后；随即又对着秋剪水摆了摆手，道：“徒儿，你快将马牵远些，莫要碍事。”

秋剪水一怔，蹙眉静立片刻，也只得依言避让到一旁。

但见赵长希点了点头，目视叶凉道："叶兄弟，贫道不久前听李师弟提起过你，他说你虽只会一式剑法，但剑意极为神妙，曾在途中击伤了不少天风峡刀客……嗯，你是停云弟子，却修剑术，不知兵刃是用笔还是用剑？"

叶凉听他问及自己的兵刃，心中紧张，从行囊里取出那柄乌金色剑鞘的短剑，平持身前给赵长希过目。

一旁的井凡石瞥见这柄剑，神色顿变。

赵长希漫不在意地瞧了一眼短剑，笑呵呵道："用剑好、用剑好，少年人便该用剑才显锋芒。"

叶凉谨声道："晚辈不敢。但前辈若要指教，晚辈也只得……只得接下。"

赵长希沉吟片刻，摇头笑道："贫道只不过想瞧瞧你的剑，可没说要指教你呀。"

游不净闻言一愣，讶然道："怎么，你这脏道士竟也有贪生怕死的时候，怕自己接不下这小子的剑意么？"

赵长希悠然道："他的剑意再锋利，也未必刺得透我这身老皮，我只怕若真与这小子正经过起招来，一个失手将他打死，未免太对不住吴重。"

游不净与井凡石听他提及"吴重"，神情同时一凝，均微微颔首。

一时间叶凉莫名觉得胸口憋闷，恍如被这个名字淤住了气息，暗忖："这位吴重究竟是何许人也……"先前他在林中初次听雷缨锋说起此人，后来去问师父，燕寄羽却默然不答，此刻再度听闻，愈觉迷迷茫茫，不经意地环顾周遭，看着那些倒地昏迷的紫衣女子，心里蓦地打了个突。

杨仞瞥见秋剪水亦是神色异样，心说："他娘的，看来她也知道吴重

是何人，就只有我和这位傻里傻气的叶兄不知。”

却见赵长希瞧向井凡石，道：“井兄，我知你出手向来极有分寸……”

井凡石忽道：“赵兄，你可知在下的名中为何有个‘凡’字？”

赵长希一怔：“井兄，你叫什么名字，那是令尊给你取的，我又如何能知？”

游不净嘿嘿笑道：“凡者，庸也；井老弟，你名为‘凡石’，我猜多半是令尊想让你做一块平平无奇的石头。”

井凡石摇头道：“游兄有所不知，在下是鬼斧神宫的‘石’字辈弟子，名中自然有个石字；至于‘凡’字，其最初的字意却是铸造器物所用的模子。”

赵长希恍然道：“原来如此。令尊对于井兄在家学上实是寄予厚望。”

井凡石轻叹道：“但可惜我年轻时耽于江湖情仇，可谓是误入歧途，生疏了铸艺，到后来才幡然醒悟，近几年更是专注于铸造诸般兵刃器具，于武学一途，早已渐渐荒废……”

游不净皱眉道：“井老弟，你不愿出手便直说，何必啰嗦不休？”

井凡石微微一笑，与赵长希同时看向游不净。

游不净一愣，骂道：“罢了，你两个只会嘴上奸猾，没一丁点屁用！”说话中踏前了一步，身姿散漫地与叶凉相对而立。

杨仞一凛，往后退了两步，道：“这位游前辈的袍袖中能抖出迷香，厉害得很，叶兄千万留神。”

叶凉“嗯”了一声，未及开口，却听游不净冷笑道：“不错，游某这便要抖出迷香了，就只怕你留神也防不住。”

叶凉拔剑在手，凝神等待，眼看游不净右袖微抬，随即便觉一阵似

有若无的暖风贴近了身前，周身流转的“秋水”剑意应机而发，手腕轻轻挥扫，如拂蛛网，将那阵暖风又拂了回去。

那“洪炉点雪”的粉末化散在袖风之中，肉眼难辨，本是绝难抵御，游不净没料到叶凉年纪轻轻便能以剑劲控风成团，竟将迷香粉末尽数收拢弹回；惊讶中又挥袖扫出一阵迷香，这一回袖上内劲凌厉了许多，两股暖风急急相撞，轰的一声闷响，那些迷香粉末竟当空燃成了一团火焰——

游不净挥袖再扫，火花满天散落，一瞬里叶凉眼前闪动着片片明亮的幻影，正自心旌摇颤，袖影憧憧而起，从焰影中穿过，已拂中了他的胸口。

叶凉顿时后仰泄劲，但仍不禁喷出一口鲜血，手中短剑回撤，剑光在胸前纵横闪过，游不净袍袖一收，几片布料飘在风里，手臂上却是毫发无损。

叶凉持剑站定，深深呼吸，抑住纷乱的内息，脸色煞白如雪。

赵长希见状颔首赞道：“叶兄弟硬受了老游的一记‘袖焰’，竟仍能站立，这份修为可不简单呀。”

叶凉缓缓吐出一口气息，涩声道：“请游前辈再指教。”

游不净皱眉道：“小子，你现下内伤已然不轻，再动手恐有性命之忧，还是快快认输吧。”

叶凉摇头道：“晚辈既答应了杨兄要将他护送到华山，自当竭尽全力。”抬手抹去嘴角鲜血，剑锋一振，神情已回复平静，“——游前辈请。”

第三章 秋光剪雨（十六）

游不净打量叶凉片刻，笑道：“嗯，你这小子，倒与你师父不怎么相像。”

叶凉一怔，道：“晚辈自然不敢和燕山长相提并论。”

游不净摇头微笑，道：“且不提这些，我若再先进招，未免显得欺你太甚，听说你只会一招剑法，那便使出来吧。”

叶凉想了想，微微点头，道：“多谢前辈。不知前辈使什么兵刃，还请赐见。”他与游不净初次相见，无冤无仇，不愿出剑伤损游不净的肢体，故而想请游不净亮出兵刃，只要自己能将他的兵刃击落，此战便也算是胜了，料想游不净身为武林前辈，定也不会继续难为自己。

游不净一愕，随即哈哈笑道：“好小子，原来你是嫌自己命太长。”一旁的赵长希面色微变，道：“游兄——”

游不净却恍若未闻，径自从袍袖中取出了兵刃，却是一把黄澄澄的长柄铜勺，斜眼看着叶凉道：“二十年来被我这把‘黄龙科’敲碎的脑壳也有不少了，你小子留神些吧。”

叶凉轻轻“嗯”了一声，躬身行礼，而后架势沉凝地刺出一剑，他虽知游不净是修为深厚的武林前辈，但亦曾听燕寄羽对他说过，“天下没几人能接挡住你这式‘秋水’”，此际有些担忧自己一不小心竟重伤了游不净，便也未曾全力施为；游不净本以为叶凉只会一式，定是出手便刺向自己的要害，却不料叶凉只是出剑来挑自己手中的铜勺，不禁一怔，索性沉劲于勺，垂腕不动。

叶凉短剑的剑锋挑在勺面的凹处，剑劲迸发出去，心中倏地一凛，只觉短剑仿佛落入了一处无底的深渊，剑劲瞬息泄散而空；正自惊疑，勺面上弹回一股炙热内劲，顺着剑刃蹿入他的经络，一时间身上宛如浴火——

叶凉回剑守住胸腹，“秋水”剑意自丹田流转全身，如江水淹过一片

野火，将游不净的内劲冲灭荡散；与此同时，游不净只觉右手一凉，一点霜寒已从剑尖点中勺面之处蔓延到手臂，赶忙运劲化解。

下一瞬，叶凉短剑再度挑刺而出，仍是挑向铜勺，但剑势轻盈了许多，与勺面轻轻一触，宛如挑中了一滴雨水；游不净面色遽变，手上加劲回震过去，凝神自察，却觉经络中恍若浸入了一抹风雨之气，神魂怅怅幽幽，竟有些想要弃勺垂手，听任对方宰割，好在他多年临敌，老辣机变，随即强摄心神，急退数步站定，心下悚然，暗道一声侥幸。

方才叶凉的短剑与铜勺再度交击，眼看游不净振腕反击，本以为这回攻来的内劲定然更加汹涌强猛，却不料只是一缕微热的内劲如暖风般传到剑刃上，未及松一口气，先前残存体内的游不净的内劲被这缕暖风一撩，顿如草灰复燃，周身各条经络中涌起了星星点点的锐痛，内息立时岔乱，口喷鲜血，跌躺在地。

惊慌之际，叶凉鼻翼间嗅到泥土的清气，心中微定，“秋水”剑意应机而生，如湿泥般滚过经络，将那些零零散散的知味谷内劲尽数吞没，随即挣扎站起，只觉五脏六腑里翻腾如汤，片刻间已是内伤颇重。

此番交手，游不净两次振劲到短剑上，却实为一击，乃是“知味谷”武学中极高明的内功手法，名为“残火燎原”，眼看叶凉被此招所伤，却仍能在顷刻间站起，也不禁颔首赞道：“不简单，果然名师出高徒。”

叶凉想要说句什么，但觉只要一启唇便要呕血，默默咬紧牙关，持剑上前一步。

游不净皱眉道：“怎么，你仍不肯认输么……”话音未落，忽觉手上微潮，恍若有一丝雨意在铜勺里滋长生发出来，铜勺倏地碎落，只余一截短柄捏在手心。

诸人相顾皆惊。这把“黄龙料”是井凡石亲手铸造，二十年来游不净一直随身携带，颇为爱惜，见状愕然呆住，随即转头看向井凡石，气急败坏道：“井老弟，你奶奶的这是什么破手艺，怎么这勺子好端端地叫人一碰就碎了？”

井凡石一怔，苦笑不语。游不净又骂道：“他娘个鬼，果然你也是没

点屁用，和那脏道士没什么两样！”

井凡石面露赧色，轻叹了一声，赵长希却是哈哈大笑，浑不在意。

游不净沉吟片刻，注目叶凉，点头道：“你小子两次出剑都只想挑落我的勺子，心地仁善，很是难得。”

井凡石道：“游兄，你身上情形如何，可有受伤？”

游不净摇头道：“无碍。”赵长希笑道：“井兄不必为他担忧，知味谷‘万物一炉’的心法能消解天下诸般劲道，料想这位叶兄弟还伤不了他。”

井凡石颔首道：“游兄，请你不必忧急，你的勺子坏了，在下为你再打造一把便是，料想绝难再损坏。”他现下铸艺远胜当年，此言说得颇有把握。

游不净瞪眼道：“再打造一把有什么用，能和当年那把一模一样吗？”

井凡石一怔，回想起当年三人一同驰骋江湖的岁月，不禁怅然失神。

游不净仰头望天，赖声赖气道：“姓叶的小子，你既能打断我的兵刃，这一仗便算你胜了，你们三个快快走远些，下次再叫我撞见，可没这么便宜了。”

叶凉闻言心中顿松，他受伤不轻，勉力拱手道：“多谢前辈。”

秋剪水不识得叶凉，见他竟凭一己之力化解了这场纠纷，颇觉意外，当即取出一些调理内息的伤药，走近交与了他。

叶凉慌忙道谢，心想若是即刻服药，不免要运功催化药力，他不愿耽搁时辰，便先将伤药收起，走到赵、游、井三人面前，长揖道：“晚辈先行告辞了。”

井凡石瞥了一眼他手中的短剑，叹道：“昔年我铸成一柄长剑‘孤

鹜’、一对短剑‘霜天’，长剑赠予了方白，短剑却给了峨嵋织星剑一派；未曾想今日遇见叶兄弟，却是身负方白剑意，手持‘霜天’短剑……叶兄弟，咱们缘分不浅，他日盼能再见。”

叶凉这才知道原来自己的短剑名为“霜天”，却是井凡石所铸，当即便要躬身再谢，井凡石上前搀住他，微笑道：“叶兄弟不必多礼。”

叶凉与井凡石的手臂一触，察觉到他臂上经络里似无内息流动，心想：“这位井前辈说自己荒废了武功，果然并非虚言。”却听杨仞笑道：“叶兄，咱们快走吧。”

叶凉点了点头，环顾周遭，但见杨秋两人共只一匹马，便踉踉跄跄地走到自己的马前，回身道：“杨兄，咱们先共乘一段，往东十余里便有镇子歇脚。”

杨仞道：“甚好。”转头与秋剪水对视一眼，又笑道，“徒儿，既然这位叶兄好心，那白马便先让你乘吧。”

秋剪水佯作未闻，径自走到赵长希三人跟前，恭谨行礼道：“晚辈就此别过。”

赵长希微笑道：“夏姑娘不必多礼，当年贫道与令师姐也算有些交情……”

秋剪水闻言一惊，忽见赵长希右手食指一弹，一缕指风已刺到自己身前；秋剪水敬他是个德高望重的武林前辈，万没想到他竟会猝施偷袭，仓促间闪身疾退，避过指风，掠近白马，伸手便去抓马背上的行囊；赵长希踏前一步，手指屈弹，又是一缕指风袭向秋剪水——“玄真八剑”中的“野马吹息”若由别的玄真教弟子施展，往往是劲风霍霍，但此际赵长希以指代剑刺出，却只有极清亮短促的一声，恍若从指尖上吹出了一声唿哨；秋剪水闻声心弦一紧，情知这记指劲已至炉火纯青之境，但右手正抓着行囊，也只得将左掌平举，便待硬接——

方才杨仞见叶凉与秋剪水对赵长希等人恭恭敬敬地道别，心下已是不以为然，他自始至终都对这三人心存提防，右手一直不离刀柄，此刻眼瞧秋剪水遇险，便疾跃过去相救，半空里留神到赵长希左手袍袖微

振，一枚细小事物朝着自己飞来，不假思索地挥刀一挡，将那事物震成了飞灰，却是赵长希先前搓在手里的那粒泥丸。

一瞬里杨仞只觉手上剧痛，虎口已迸裂流血，乍在秋剪水身前落定，恰逢指风刺近，横刀格去，浑身剧震；那缕指风打在清河刀上，推着杨仞的手腕回缩，隔着刀面重重点中了杨仞的丹田。

第三章 秋光剪雨（十七）

秋剪水心弦一紧，眼看着杨仞背对自己，身躯挺立，恍如僵固成了一尊石雕，心知丹田是人身要害，一旦遭受猛击，重则丧命，轻则内功也要折损大半，当即出指点在杨仞背后“悬枢穴”上，渡过内劲，将他丹田里的“空游诀”指劲瞬时化散，忽觉指尖上弹回一股极锐韧的斥力，心下微奇：“这人的内息运转法门当真与众不同，多半便是他说的什么‘乘锋帮’的心法。”

叶凉见状大惊失色，急奔过来扶住杨仞，道：“杨兄，你没事吧？”

杨仞静默片刻，哈哈一笑：“我自然没事。”井凡石瞥了一眼他手中的长刀，叹道：“杨兄弟，你这柄刀可是……”

杨仞面色顿变，皱眉道：“怎么，井前辈想说这柄刀也是你以前铸的吗？哼，即便如此，我既不会感激于你，你也别想将刀索要回去。”

井凡石面露苦笑，住口不言。

杨仞随即看向赵长希，冷笑道：“没想到阁下身为武林前辈，竟也会忽施偷袭。”

赵长希莞尔道：“为何身为武林前辈，就不能忽施偷袭？”

杨仞一怔，只觉这一问倒是颇难回答，心下暗骂：“他娘的，这人如此浑赖，可比那些假正经的停云书生难斗得多。”

叶凉看看杨仞，又看看赵长希，涩声道：“赵前辈……”

赵长希瞪眼道：“你这糊涂小子想说什么？”

叶凉犹豫片刻，未及开口，便听游不净沉声道：“罢了，赵老弟，你不要脸面，我老游却还要。”

井凡石亦道：“赵兄，咱们不妨从长计议。”

赵长希哼了一声，道：“脸面要来何用？没的耽误了大事。”说到这

里，叹了口气，径自走去一旁，席地坐下。

井、游二人对视一眼，而后井凡石冲着叶凉微微颔首。

叶凉挠了挠头，看向杨仞，却被他拉着快步走到马前，两人共乘一骑，秋剪水也径自上马，三人就此匆匆离去。

驰出数里，眼见赵长希三人并未追来，三人心下均是一松，杨仞回头瞥见叶凉面色苍白，嘴角仍挂着一丝血迹，不禁轻叹道："此番多亏叶兄了。"

叶凉道："杨兄不必客气。"他内伤不轻，语声甚是低微，出神片刻，又问起那些晕厥倒地的无颜崖女杀手，疑惑道："方才我瞧见她们，却觉得有些熟悉，仿佛从前也曾见过相似的情景。"

杨仞想了想，道："是了，那位雷缨络雷姑娘也是身着紫裙，脸上也蒙着一层纱巾，多半你是想到了她……叶兄，你现下记起雷姑娘没有，你与她究竟是什么关系？"

叶凉茫然道："前日我请教师父，他老人家说我这柄短剑多半是雷姑娘所赠，还说那位雷姑娘是我的朋友……但我却怎么也记不分明。"

杨仞道："燕山长早知这剑是雷缨络给你的，却迟迟不告诉你。"

叶凉一怔，摇头道："那是我先前未曾细问。师父他素来出言慎重，若是拿不准的事，便不会轻易讲出。"

沉思片刻，忽然"啊"的一声，道："我记起来了，从前我似乎也遇见过一名无颜崖女子倒在荒野间，后来我和另一个人一起埋葬了她……"

杨仞奇道："另一个人？是谁？"

叶凉喃喃道："我不知道，我只记得那个人待我很好……嗯，很好很好。"

杨仞心说："这位叶兄又犯起迷糊来了。"正要转口问叶凉别的事，忽听一旁的秋剪水道："杨仞，你当真没事么？"

杨仞一怔，笑道：“我有‘乘锋诀’护体，当然没事。”随即又问叶凉道：“叶兄，不知燕山长可也在前边的镇上么，还有你那位郭师叔，不知现在何处？”

“先前我来寻杨兄时，燕山长确是正在镇上歇息，但此刻是否已启程东行，那就不得而知了，”叶凉老老实实答道，“至于郭师叔，他多半还在咱们后边。”

杨仞“嗯”了一声，不再多言。三人继续纵马向东，又过数里，前方集镇已依稀可见；杨仞不时便回望一眼，忽而轻轻一拉缰绳，缓下马速，沉吟道：“叶兄，我有一件要事，不得不与你商议，咱们先下马详谈吧。”

叶凉听他说得凝肃，当即答应一声，跃下马来；杨仞却不下马，倏忽向前又驰出数丈，回身笑道：“叶兄，咱们就此别过。”

叶凉一愣，愕然道：“杨兄不是要随我去见燕山长么，为何忽然道别？”

杨仞点头道：“因为我那是骗你的。”言毕径自纵马而去。

叶凉大惊，向前急追过去，叫道：“杨兄！”他先前被游不净震伤脏腑，此刻心绪激动，刚奔出两步，忽地呕出一口血来，扑倒在地。

秋剪水回望来路，又瞥了一眼晕倒的叶凉，略一迟疑，催马朝着杨仞追去。

两人疾驰了半晌，绕过前方的镇子继续东去，杨仞哈哈一笑，道：“这下才算真正能松一口气了。”

他方才听闻燕寄羽或在镇上，自然不敢入镇，到此刻才勒慢了马蹄，又道：“秋姑娘，咱们寻个僻静处暂歇一阵吧。”

秋剪水淡淡道：“杨仞，你为何将那叶凉舍下？”

杨仞一怔，笑嘻嘻道：“叶兄虽然仗义，但毕竟是停云弟子，若不将他甩开，咱们如何能去送信？”

秋剪水静默片刻，道："几天前我曾向雷姑娘打听过你，她说你这人很讲义气，倒也不是一味可恶……方才我回望见远处有几名停云书生正自走来，其中便有郭正，你是算准了郭正走近后便会将叶凉救起，这才放心将他抛下，是也不是？"

杨仞闻言一怔，心想："老子很讲义气么，老子自己倒不觉得。"转念又想："今日之前我与雷缨络尚未谋面，她又如何能知我的为人？嗯，这位雷姑娘年纪虽轻，但神神秘秘，不可小觑。"随即微笑道："我这人心性不好，是雷姑娘误会我了。"

秋剪水一怔，不再接口。杨仞心思转动，过得片刻，忍不住好奇道："实不相瞒，我刚才只隐约瞧出远处的几人是停云书生的打扮，却看不清郭正是否也在其中，秋姑娘的目力当真了得，相隔那么远，竟能辨出郭正的样貌？"

秋剪水道："烛照剑本就注重目力，修到'心照'之境后，更加容易辨识远景。"

杨仞不知所谓的"心照"之境究竟是什么境界，闻言只道："原来如此，佩服佩服。"

秋剪水道："杨仞，先前赵长希偷袭我时，你为何要跃过来救我？"

杨仞笑道："那两封书信可都在你那里，我当然要救你。"

秋剪水微微点头，道："嗯，你救我，只是因为书信在我这里？"

杨仞随口道："对呀。"忽而想及一事，又道："秋姑娘，我当真不明白，那赵长希三人摆明了是要抢咱们的书信，你怎么也不提防，还跟他们客客气气地道别？"

秋剪水道："行走江湖遇见武林中的前辈高人，须当恭谨持礼，这是我巴山'烛照剑'一派的门规。"

杨仞闻言一愣："难道门规比自己的身家性命还重要么？"

秋剪水淡然道："身为名门正派弟子，自当遵循门规行事，门规当然

比自身安危重要。”

杨仞愕然道：“难道秋姑娘与方天画等人结盟对抗停云书院，也是遵循门规？”

秋剪水道：“我与方前辈、铁前辈结盟，那是遵循郁师姐的遗命——前任掌门之命，自然也可算在门规之内。”

杨仞愈发不能理解，接口道：“那你后来那个……咳咳，后来又弃暗投明，让燕寄羽放了你，难道这也是遵循门规吗？”

秋剪水面色一沉，却不说话了。其实当时她若不肯妥协，便要被收走烛照剑一派的掌门令牌，根据巴山烛照剑的门规，掌门令牌关乎门派声名，万不能落入外人之手，她迫于无奈，不得不转投燕、李一方，却也可说是为了保全门规。

杨仞察言观色，想起数月前在春雪镇外被她一掌震飞，不禁心下微凛，怕她发恼，赶忙转口问道：“秋姑娘，先前赵长希偷袭你时，你为何不即刻还击，却转身去取行囊，那岂不是径直告诉了他书信便在行囊里吗？”

秋剪水道：“我取行囊不是要拿书信，是为了取出烛台。”随即简略解释了两句，原来依照烛照剑的门规，对敌时须得手持烛台才可出招。

她说完瞥见杨仞瞠目结舌，便又道：“本来我派弟子在出行时也当手持烛台，但依门规，行路中若遇急情须隐藏身份，便可将烛台收起。——眼下去肃州送信事关重大，故而我将烛台收入行囊，却也不违门规。”

杨仞道：“即便行路时藏住了身份，一旦动起手来，岂非一下子又暴露了？”

秋剪水蹙眉道：“只要行路时小心在意，不招惹事端，那便不会暴露。”

杨仞听得连连摇头，叹道：“秋姑娘，没想到你竟是这般……”他本

想说“这般迂腐”，话到嘴边，却又忍住。

秋剪水道：“这般什么？”

杨仞道：“这般美貌。”

秋剪水一怔，冷冷道：“杨仞，你胆敢如此油嘴滑舌地与我说话，休怪我……”说话中衣袖微扬。

杨仞慌忙侧身躲避，正要辩解几句，忽而身躯一歪，摔下了马背。

秋剪水一凛，跃下白马，眼看杨仞滚落在道旁的野草间，走到近处，但见他双目紧闭，面色铁青，口鼻中已缓缓淌下细血。

秋剪水心下恍然：“赵长希那一指终究伤他不轻。”伸手在他脉门上一搭，察觉他经络中内息虚乱已极。她却不知杨仞此际晕厥，却非只因为中了赵长希的指力，实也是如方轻游所言，近日里劳损过剧，伤及本元之故。

秋剪水寻思了一会儿，心知杨仞内伤颇重，须找个隐蔽处慢慢救治，便将他身躯托起，放在马背上。

杨仞浑无知觉，一坐上白马便向后倒，秋剪水当即跃上马背，坐在他身后，杨仞便靠在了她怀里；秋剪水蹙眉吁了口气，未曾想到头来仍要与他同乘一骑，只觉世事无常，殊难预料，随即轻声催马，朝着野草深处驰去。

第三章 秋光剪雨（十八）

秋剪水担心撞见左近的停云弟子，纵马偏离了东返中原的道路，转而向南，心知杨仞伤重受不得鞍马颠簸，一直以左手稳稳抵住他背心，助其调理内息，纵然白马飞驰如电，片刻间十余里过去，杨仞的伤情却已平复了许多。

来到一处乱草丛生的河岸边，秋剪水将晕厥中的杨仞平放在地，以便让其身躯接通地气，稍稍歇息了一瞬，出指渐次点在杨仞周身各处要穴，内劲透入，将他因内伤而淤塞的经络逐一打通，其间心下愈奇，只觉杨仞所练的内功法门颇为古怪，内息在经脉中流转衔接的途径多有违悖武学常理之处，虽不至于因此走火入魔，但长久以来已颇伤经穴，也不知他是如何修习至今的。

过得良久，秋剪水收指站起，擦了擦额边的细汗，只觉此番为杨仞疗伤颇耗内力，耳听他的呼吸从微弱紊乱渐转为缓和有力，已然陷入了熟睡，不禁心下微松，走到河边洗了洗手脸，忽听杨仞在睡梦中呢喃道：

“师父……”

秋剪水一怔，随即便觉恍然：一个人若到了伤痛疲累之际，不免会想起自己最依赖、最亲近之人，此时杨仞重伤昏睡，便梦见了他的师父。她心想杨仞或会在梦话里说出什么隐私之事，便想走避得远些，倏而又想起当日在春雪镇外，也是在一条无名的野河边，自己追思师姐，吐露心事，却被杨仞偷听了去，眼下忆及，仍觉又羞又恼，暗忖：“哼，我便听听他还说什么，会不会哭着喊着找他师父。”

静立了一会儿，却听杨仞又含糊叫了两声“师父”，随即咕哝道：“师父……你他娘的真没用。”

秋剪水一怔，但凡习武之人，对师长无不敬仰，她自幼便对师尊奉若神明，万没想到杨仞竟会说出一句如此大逆不道的梦话来；少顷，却听杨仞又含糊道：“去他娘的，老子自己也能……”随即鼾声渐响，究竟

自己“也能”如何，却又不说了。

秋剪水心想：“此人言辞粗鄙，即便在梦中也是满口污言。”径自走到白马跟前，取出干粮，瞥见行囊里的两封书信，又想：“他倒放心将这般重要的书信交我保管。”

吃了几口干粮，又到河边补满了水囊，忽听杨仞嘴里念念有词，竟断断续续地数起数来；她以前从未遇见过这般奇特之人，虽听得错愕，却也暗觉有趣，心想：“从来都是睡不着时才记数助眠，可没听过有谁是睡着后还数数的。”

此时，杨仞正走在梦中的雪地上，也不知走了多久，终于来到春雪镇外，转头望去，但见雪花不断飘坠在结了冰的河面上，宛如擂鼓一般，发出隆隆巨响，他听了一阵，只觉震耳欲聋，气血翻涌，忍不住吐出一口鲜血，睁眼坐起。

转头望去，但见月光清盈，秋剪水身姿纤弱，正在河边抱膝而坐，流水潺潺，倒映漫天繁星，仿佛那流水声是来自天上。

杨仞心中一动，缓缓站起，默默瞧着秋剪水，只觉她的侧脸在月色中如冰雪一般，恍若在微微发光。秋剪水见他苏醒，便也站起身来，淡淡道：“你呕出这口血来，内伤便算好了大半。”

杨仞怔怔然道：“现下是什么时辰了？”

秋剪水道：“约莫已至亥时了。”

杨仞一惊：“我竟晕睡了这么久？不成，不成，须得赶紧练刀。”说话中手已摸上腰间刀柄，便要拔刀。

秋剪水蹙眉道：“你要练刀？”

杨仞道：“不错，我每日都须将‘乘锋刀法’练够一百遍，一天也不能耽搁。今早我给陈彻演练了一遍，眼下还差着九十九遍。”

秋剪水听他说得理所当然，不禁微微摇头：“杨仞，没想到你竟这般迂腐。”

杨仞闻言苦笑，心想：“岂有此理，老子竟会被天底下最迂腐之人反说迂腐。”嘴上只淡然道：“任凭秋姑娘如何说，在下是不得不练刀。”

秋剪水冷笑道：“嗯，眼下你内伤未愈，若再损耗气力练刀，最多也只不过是一身内功全废，终生瘫痪而已。”

杨仞吓了一跳，随即摇头笑道：“秋姑娘言重了，哪有那般厉害？我练得慢些也就是了。”

秋剪水先前为他治伤大耗修为，想到他执意练刀，定会加剧伤势，自己那一番心力不免白费，越想越气，冷冰冰道：“你当真要练刀？”

杨仞一愣，心说：“我确是当真要练刀，那是我自己的事，难道你还能将我捆起来不让我练么？”随即悚然一凛，又想：“嗯，这位秋姑娘古板得很，说不准真能做出此事……”

寻思片刻，笑呵呵道：“秋姑娘，你可知我为何要练刀？说出来只怕你不信。”

秋剪水道：“是么？”

杨仞正色道：“实不相瞒，我师父曾对我说过，只要我每日练刀百遍，练满十年便能天下无敌，算来到今日我已练了九年半了。”

秋剪水一愣，失笑道：“这般荒诞之言，你竟也相信？”

杨仞笑道：“秋姑娘，我知你不信，那么秋姑娘可敢与我打个赌，就赌我半年后能不能成为天下第一刀客。你若赢了，我随你如何吩咐处置，都绝无二话；但你若输了，便须答应我一件事，如何？”

秋剪水一时沉吟不答，她自幼在巴山烛照剑的门派中长大，同门皆是端庄守礼之人，平日里别说没人与她打赌，便是玩笑话也甚少有人对她讲，此刻听说杨仞要和她立下赌约，心中觉得颇有些新奇，又知以杨仞现下的武功，要在半年后成为天下第一刀客，那是绝无可能之事，当即淡淡道：“那也没什么不敢赌的，但你须得先说清楚，你想要我答应你什么事。”

杨仞料想她身为一派掌门，断然无法加入自己的“乘锋帮”，略一寻思，微笑道：“秋姑娘，你从来没有违背过你们烛照剑的门规么？”

秋剪水道：“不错。”

“那好，”杨仞笑道，“若我赌赢了，便请秋姑娘去做一件违背门规的事，至于究竟何事，便由秋姑娘自定，只要是违背贵派门规之事便可。”

秋剪水一怔，杨仞此言颇出她意料，但觉自己断无赌输之理，当即冷笑道：“很好。”

杨仞笑道：“好得很，现下赌约已立，我要练刀去了，秋姑娘若要横加阻拦，不让我练满十年刀法，那便是有违赌约的公平。”

第三章 秋光剪雨（十九）

秋剪水闻言又是一怔，随即淡然道："你练不练刀都与我无关，我为何要阻拦？"

杨仞点头道："嗯，那是在下多虑了。"径自走开数丈，拔刀在手，一招招练起。

秋剪水转身不看，耳听背后刀风微弱，显是杨仞挥刀时只练架式，并未附着内劲，而且刀风断断续续，似乎每练三五招便停下歇息片刻，暗忖："此人倒也并非真蠢得无救，丝毫不顾伤势。"

忽听杨仞笑道："秋姑娘，在下练刀向来不避人，秋姑娘也不必拘谨，不妨随便看看，指点一二。"

秋剪水对他的刀术无甚兴趣，但若不回身瞧上两眼，倒显得自己"拘谨"似的，便转过身来，瞧着杨仞慢条斯理地将"乘锋十九式"演练了一遍，起初本未用心去看，但越看越觉杨仞的刀招多有独辟蹊径之处，与武林中常见的刀术颇为不同，尤其最后一式刀光断续七闪、却又曳成一线，可算是极精妙的招数，眼看杨仞收刀歇息，便问道："你最后使的那式，叫什么名目。"

杨仞道："是叫'天锋'。"

秋剪水道："这名字不好听。"

杨仞皱眉道："天地之天，锋芒之锋，这名字多有气象，哪里不好听了？"

秋剪水淡淡道："哪里好听了，俗气得很。"言毕不待杨仞反驳，便径自走向白马，整理起马鞍与缰绳来。她平素深受师长与门规熏陶，与人交谈时端谨谦退，从不会失却礼数，却也甚少有直抒胸臆之时，然而今日面对杨仞，或因心中隐隐觉得他只是个不入流的江湖混混儿，算不得真正的武林同道，不自禁地说话便随意了许多，此际手指轻轻抚过马背，莫名地心胸畅快，瞥见杨仞仍自皱眉伫立，似乎颇为招式名目苦

恼，心下暗觉好笑，忍不住便想再找他说几句话。

此念方生，她便微微一怔，心想：“我找他说话作甚，那也没什么好说的。”随即牵着白马走去一旁，看着马儿吃草，出神寻思起了别的事。

忽听杨仞道：“秋姑娘，多谢你为我治伤。”

秋剪水回头望去，但见杨仞站在月下斑驳的树影中，瞧不清面目神情，只有手中的长刀泛出狭长的清光，恍若一弯新月落在了他手中。

杨仞见她不说话，便又微笑道：“我这人虽然心性不好，倒也并非全不识好歹。”

秋剪水恍若未闻，静默片刻，只道：“咱们寅时启程，你不妨再多歇息一阵，以免明天没力气走路。”

翌日凌晨，杨仞从睡梦中醒来，躺在野草上吁出一口长气，一跃而起，只觉除去脏腑中隐隐有些疼痛，浑身已无大碍，不禁喜道：“哈哈，我全然好了。”

秋剪水正自静坐闭目养神，闻言睁开眼眸，淡然道：“你离全然痊愈还远得很，今后一个月内最好莫要与人剧斗，否则伤势复发，性命难保。”

杨仞心头微凛，颔首道：“嗯，多谢提醒，秋姑娘，咱们走吧。”

秋剪水微微点头，站起身来，两人对视一眼，不约而同地都望向白马。

杨仞正待开口，却听秋剪水道：“你有伤在身，不宜乘马，正该多走路以舒活经络。”

杨仞心下不以为然，嘴上只笑呵呵道：“那好，秋姑娘请上马，我来为秋姑娘牵马。”

秋剪水一怔，道：“那也不必。”径自牵马而行，却也不骑马。

两人在荒野中走出大半日，直到正午时分，仍未遇到什么集镇，便

找了个荫凉处歇脚。

杨仞胡乱吃了几口干粮，便走去一旁，将当日的一百遍刀法练过，随即取出陈彻交给他的那本“乘锋刀谱”翻看起来，一边看一边随手比划招式。

秋剪水见状心想：“此人在武学上倒是个用功之人。”过得片刻，眼瞧他忽然跃起，又练起刀来，然而没练几下便横刀凝立，侧头望着刀刃，良久一动不动。

秋剪水诧异道：“杨仞，你怎么了？”

杨仞兀自保持身姿，笑道：“我在练刀，这是刀谱上记载的一式练法，唤作‘停刀立顾’。”

秋剪水道：“这般站着不动，能练出什么？”

杨仞道：“这可不是不动，刀谱上说，须得根据日光变换随时微晃手腕，让刀刃上折出的光芒时刻都能映到同一片极细小的草叶上，直到草叶受热燃起，才算练完此式。”

秋剪水闻言一愕，心想要用刀上映折的日光烘燃草叶，当真不知要多久，不禁蹙眉道：“我瞧这式练法徒耗时辰，实在没什么用。”

杨仞摇头道：“刀谱上说，这式练法能让用刀者握刀更稳，对于修习刀法中一些细微精准的变化，也颇有助益。”

秋剪水道：“你已练刀九年有余，难道连刀也握不稳，对自家刀法的变化还不熟悉吗？你这所谓的‘停刀立顾’，对于初学刀术之人兴许有用，对你现下却是毫无用处。”

杨仞一时哑然，只觉秋剪水所言颇有道理，不禁心下扫兴，收刀入鞘，闷声道：“秋姑娘，咱们何时上路？”

秋剪水微微一笑，道：“你既不再练了，那咱们这便上路。”

两人继续东行，时近傍晚，依稀望见远处有个镇子，秋剪水道：“你

内伤未愈，今日已走了不少路程，咱们今晚便在镇上歇息。”

杨仞正自思忖刀法，闻言随口道：“如此甚好。”

两人行到镇子附近，秋剪水忽而想及一事，冷声道：“稍后到了镇上客栈，你不许再说我是你徒儿。”

杨仞一怔，道：“那若有人问起，我怎么说？”

秋剪水道：“你便说我们是结伴赶路的朋友。”

杨仞摇头笑道：“哪有一男一女结伴赶路的朋友，除非是……”他想说“除非是夫妻”，心念一转，却忍住没说。

秋剪水道：“除非什么？”

杨仞道：“……除非是极要好的朋友。”不待秋剪水开口，便又道，“若有停云弟子经过镇上，定会前去客栈搜查盘问，下榻客栈可着实不大安全。”

秋剪水道：“客栈不安全，那么哪里安全？”

杨仞想了想，道：“妓院。”

秋剪水蹙眉道：“你胡说什么？”

杨仞道：“想来那些道貌岸然的停云弟子最不可能会去的地方，便是妓院了。”

秋剪水一怔，心想停云书生素来洁身自好，没听说过有出入青楼之徒，杨仞所言倒也不无道理，只是自己身为女子，如何能去那里歇脚；却听杨仞又道：“不过这镇子不似肃州、凉州那般的大城，恐怕镇上也没妓院，咱们便随便找一户人家借宿吧。”

秋剪水“嗯”了一声，随后两人进得镇上，没走出几步，杨仞忽然脸色微变，沉吟道：“秋姑娘，咱们先去客栈门口瞧瞧。”

秋剪水不明所以，随杨仞寻到镇上唯一的一家客栈，杨仞在客栈门

前徘徊片刻，转身便走。

依照秋剪水的意思，两人便在镇子里随便找一户偏僻人家便是，但杨仞却在镇上不停地快步乱逛，走完了两三条巷子，仍未选定人家。

秋剪水好奇道："杨仞，你是在找什么吗？"

杨仞也不隐瞒，闻言点头道："嗯，我在找天风峡的刀客。"随即解释了原由：原来他先前曾随赵风奇循着记号一路赶去与护送岑东流、方轻游的十个刀客会合，对于天风峡一派的暗记也略知一二，方才在镇子口便瞧见了同样的记号，这才先去客栈门前查探，又在镇上四处走动，为的便是找出那留下记号的天风峡刀客的下榻之处。

杨仞边说边走，少顷在镇子角落的一户人家门前停步。秋剪水留意到木门旁边的地上用石头刻着几笔树叶脉络似的图样，料想这便是天风峡的暗记了。

杨仞轻轻叩门，随即便听门里隐约传出一阵响动，等候良久，却无人应门。杨仞沉思片刻，朗声道："在下是齐四爷的好友，门里的朋友能否赐见？"

门里静默了一霎，便有个惊喜的声音道："是杨兄？"说话中脚步声靠近门后，有人打开门栓，露出面目，赫然却是赵风奇派去凉州报信的年轻刀客俞凌。

杨仞乍见俞凌，心下也是一惊，正要开口，瞥见俞凌身后还站着一名年轻女子，正自手提一柄断剑张望过来。

却见俞凌略一拱手，回身引介道："杨兄，这位是玄真教的楚轻鸿楚姑娘。"

第三章 秋光剪雨（二十）

杨仞闻言满腹疑窦，打量着俞凌与楚轻鸿，只见两人衣衫上都是血迹斑斑，俞凌的手上、脸上更有不少伤痕，似乎近日里刚刚经过一场打斗，便道："俞兄，楚姑娘，你们可是遇到了什么对头么？又怎会同在此处？"

俞凌道："说来话长，咱们进屋详谈吧。"说话中瞟向秋剪水，神情微疑，问道，"杨兄，你身边这位姑娘是……"

杨仞眼瞧秋剪水只是静静伫立，便道："咳咳，这位夏姑娘是……是在下的知己好友，俞兄不必见疑。"

俞凌一愣，随即恍然点头："既是杨兄的红颜知己，那自是信得过的，两位请。"说着当先转身走向屋子。他性情爽直，随口说了这句话，秋剪水闻言却不禁蹙眉，冷冷瞥了杨仞一眼，但见杨仞正色拱手道："夏姑娘请。"

两人随俞、楚二人进得屋内，秋剪水留意到楚轻鸿步履轻盈中不失沉凝，显是深得玄真教内功真传，而俞凌的脚步则散乱了许多，应是修为不高。

杨仞道："俞兄，这屋子原来的主人去哪里了？"

俞凌道："今日午后我们来到这家借宿，楚姑娘怕对头追杀过来，牵累了主人，便给了他们一些银两，请他们暂住到亲戚家去了。"

楚轻鸿对着秋、杨二人颔首致礼，轻声道："两位行路辛苦，我去给两位准备些饭食。"她脸颊苍白憔悴，似是颇为疲累，但语声仍甚是温婉。

杨仞道声"多谢"，端详了楚轻鸿几眼，不禁轻咦一声，暗忖："这位楚姑娘的眉目当真像极了楚风萧，难怪当日方老兄要询问楚风萧是否还有什么亲人。"

楚轻鸿问道："怎么了？"

杨仞道："楚姑娘，不知你从前是否见过天风峡的楚副掌门？"

楚轻鸿闻言神情微黯，低声道："俞兄也说我的容貌很像楚前辈，但我还从未见过他。"

杨仞笑道："我看楚姑娘你定然便是楚老兄的女儿，否则哪有这般相像的？"

楚轻鸿眼见杨仞比自己还小着几岁，却称呼楚风萧为"楚老兄"，不禁莞尔，随即微微摇头，道："我自幼便被师尊妙夷真人收养，一直当自己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恐怕没这福气。"

杨仞道："那也未必……是了，楚姑娘，我与方轻游方老兄是好朋友，前日刚与他分别，他很是担心你的安危。"

楚轻鸿静默片刻，道："嗯，我先去烧菜了。"不待杨仞接口，便径自转身离去。

少顷，楚轻鸿端来饭食，除去米饭咸肉之外，另有一碟青菜、一盘鲜菇，以及一盆清香的莲藕汤。四人坐下吃饭，杨仞夹了几口菜，不禁连声赞叹："楚姑娘好手艺。"

俞凌忽道："不错，楚姑娘才貌双全，武功又高，我、我以前从没见过似楚姑娘这般的好女子……楚姑娘，你一定会有好福气的。"这番话似已在他心中憋了一阵，虽说得有些结巴，但神情语气极是认真，诸人闻言都是一怔。

杨仞正自大口吃喝，只觉饭菜颇合胃口，闻言道："嗯，在下……"他本想说"在下也颇有同感"，忽而隐隐觉得哪里不妥，便没说下去。

秋剪水只吃了两口便放下了碗筷，道："请教楚姑娘，不知你们是被什么对头追杀？"

杨仞忙道："不错，在下方才也正是要问此事。"

楚轻鸿"嗯"了一声，似是一时不知从何说起，转头看向杨仞，

道："杨兄或许不知，几天前我曾见过你的。"

杨仞讶道："你见过我？"

楚轻鸿道："是在一个小镇上的客栈中，那时杨兄倚靠着枯树，似乎睡了过去，故而只是我瞧见过你，你却没看见我。"

杨仞心下了然，那日赵风奇死后，他在客栈院落里夜梦刀意，却没想到当时楚轻鸿也下榻在同一家客栈，脱口道："那夜方轻游也在客栈里呀，你们竟未见面。"

楚轻鸿一怔，片刻后淡淡道："嗯，那夜我本要在翌日凌晨赶去和三位师长会合，却在熟睡之际中了迷香，被一群人掳走……"

杨仞越听越是迷惑，打断道："楚姑娘，你那夜是孤身一人住在客栈么，不知贵教的素微真人等三位前辈当时在哪儿？你的师弟张轻鹿又究竟是因何而死？"

楚轻鸿身躯一颤，丢了碗筷，道："轻鹿师弟他……他死了？"

杨仞便将自己所知说与了楚轻鸿，楚轻鸿的眼圈登时红了，默然良久，轻轻叹道："轻鹿师弟是李师伯最为喜爱的弟子，他老人家若得知此事，真不知要有多伤心了。"

杨仞道："楚姑娘，当时令师弟没和你在一处么？"

楚轻鸿强自镇定心神，答道："嗯，张师弟奉命先行赶赴肃州我教分坛，没想到途中竟会遇害。"

杨仞道："依我推想，多半便是贵教的赵长希杀死了他。"

"赵师伯？"楚轻鸿一愕，摇头道，"这怎么会？"

杨仞想了想，道："此事一时说不清楚，也不过是在下的猜测而已，却不知那晚赵真人在何处？"

楚轻鸿道："我本来随三位师长同行，但后来他们收到燕山长的传书，便先赶去相助停云书院，与我约好了在镇外会合……"

杨仞奇道："停云书院有何事需他们相助？"

楚轻鸿当即解释了情由，原来停云书院一行人在途中屡遭天风峡刀客突袭，先前李素微与停云弟子同行时，也曾相助他们打退过几次楚风萧所率的众刀客，然而近日里非只天风峡刀客与他们为敌，其余几个门派如秦川"木余刀"、江州"弹霜亭"等也都有门徒前来进犯，停云弟子一边要对抗这诸多门派，一边还须牢牢看守住铁风叶、阮青灰等多位掌门，已然是左支右绌，快要支撑不住。

杨仞闻言暗忖："怪不得郭正每次来擒捉我，身边都只带寥寥两三个弟子，却是因为一众停云书生都正忙于对付各派高手。"

转念又想："那夜楚姑娘被人掳走，翌日清早没能赶去与赵长希、苏妙夷会合，他俩便去找秦楚打听楚姑娘的行踪……嗯，在此之前，赵长希还曾到客栈打探过，顺手偷走了老子的'天风萦回'刀谱。"随即问道："不知楚姑娘是被何人所擒？"

楚轻鸿道："我不认得那些人，他们自称是天风峡刀客，但为首之人挑着一副货担，倒似与从前温歧温楼主的货担一般模样。"

杨仞恍然道："那人是藏玉楼的新任楼主温蔚，他带人假扮成天风峡刀客，恐怕是要作恶嫁祸给天风峡，帮正气长锋阁种下对天风峡发难的口实。"

说到这里，心中倏地一凛，隐隐觉得自己已涉入了一个牵连极广的阴谋。而今铁风叶被擒，天风峡数百刀客便以副掌门楚风萧为首，倘若楚轻鸿当真是楚风萧的女儿，那么温蔚此举不但能给天风峡招致"掳走玄真教女弟子"的恶名，亦能用楚轻鸿来要挟楚风萧就范，可谓是一箭双雕，颇为歹毒。

楚轻鸿道："原来如此，我被擒之后，确也曾听那些人扬言要四处作恶，却没想到竟是温蔚。当时我脱身无策，多亏俞兄仗义出手……"

俞凌闻言脸色涨红，慌忙道："不不不，楚姑娘千万莫这样说，在下本事低微，没能救得楚姑娘。"

杨仞心中也觉以俞凌的刀术，恐怕不是温蔚的对手，便问道："楚姑娘，你后来是如何脱险的，又怎会遇到俞兄？"

第三章 秋光剪雨（二十一）

楚轻鸿神情恍惚，正想着张轻鹿之死，心中极悲痛，几次欲答，嘴唇轻颤，却都说不出话来。俞凌见状忙道：“还是我来说吧，杨兄，那日我奉赵副掌门之名赶去凉州报信……”

杨仞接口道：“不错，此事颇为紧要，你怎不快马加鞭地前去凉州，却又遇见了楚姑娘？”

俞凌叹道：“那天我本已快马驰出了百余里，但终究牵挂赵副帮主的安危，赵大哥待我义薄云天，我如何能任凭他孤身去林中赴险？我越想越悔，就此折返，可等我赶到林中时，天色已极晚，却没能找见赵大哥，后来我回到镇上，想去客栈瞧瞧，却在街上撞见了一群天风峡装束的陌生人……嗯，那便是温蔚和他的手下了。”

“当时我已改换行装，那群人自识不出我，我心中惊疑，眼瞧他们挟持着一位姑娘出镇而去，便远远地跟着他们，等到天蒙蒙亮，我谎称自己是过路的客商，上前搭话，想探探他们究竟为何要冒充我天风峡刀客，这时我才看清那位姑娘的模样……”

他说到这里，侧头望了楚轻鸿一眼，神情微异，似乎当时那一刻对他颇不寻常，片刻后才继续道：“嗯，我看清了楚姑娘的样貌，竟与我们楚副掌门的模样颇像，料想其中必有什么渊源，几乎立时便打定了主意要将楚姑娘救走……”

“可惜我刀术太差，连赵大哥十成中的半成也不及，眼看就要被那帮假刀客制住，却有一位真正的高手路过，救下了我和楚姑娘。”

杨仞好奇道：“是哪位高手？”

俞凌道：“说来只怕杨兄不信，却是停云书院的郭正。”

杨仞一愣，点头道：“原来是他。”

俞凌道：“当时郭正瞧见温蔚，脸色顿变，似认得他是谁，只皱眉道：‘阁下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为何要率众难为这位玄真教的姑娘和一

位行脚商？’那温蔚听后笑呵呵地拱手道：‘郭兄，在下也是听从燕山长的吩咐行事，还请郭兄体谅。’”

“郭正闻言道：‘阁下这话好生可笑，此事又与燕山长何干？’他说得声音极大，似乎很是生气，那温蔚见他动怒，也正色道；‘郭兄若不相信，不妨回去亲自问过燕山长。’”

杨仞道：“嗯，不知郭正怎么说？”

俞凌道：“郭正立时便摇头道：‘我不必去问，也知燕山长断不可能命人如此行事。郭某一生奉行侠义道，今日既撞见你们鬼鬼祟祟地冒充别派弟子，恃强逞凶，以众凌寡，那就绝不会袖手旁观。’他说完就让我和楚姑娘快些离去，便要独自挡下温蔚那群人。”

杨仞闻言也不禁有些佩服郭正，道：“这倒像是他的为人。”转念又想：“嘿嘿，若是赵老兄得知此事，定然又要说郭正心中礼大于情，不是真正想要救人，只不过是为了遵循心中的礼法规矩而已。嗯，但即便如此，似也算是极难得了。”他今日遇见俞凌这个天风峡刀客，不免又想念起赵风奇来，心绪一时郁黯。

俞凌道：“我当时自是极为感激，但问清了郭正的姓名身份后，我便对郭正说：‘郭前辈，实不相瞒，我是天风峡弟子，如今我们铁掌门被你们停云书院擒住，我们死也要将他老人家救回，那是一定要与你们拼杀的，请你不必救我，只救楚姑娘吧。’”

杨仞赞道：“俞兄当真很有骨气，却不知郭正如何说？”

俞凌道：“郭正说：‘如今天风峡与停云书院两派之间起了争斗，无论你们天风峡刀客如何发难，我们停云弟子堂堂正正地接着便是，这却与今日之事无关，今日郭某救你，那是义所当为，不看你的门派出身。’”

杨仞点头道：“嗯，后来呢？”

俞凌道：“后来郭正又问我为何孤身在此，我说我正在找寻我们赵副掌门，郭正却叹了口气，告知了我赵大哥的死讯……”说到后来，语声发

颤，嘴巴一咧，忍不住痛哭起来。

杨仞默然片刻，拍了拍俞凌的肩膀，心想：“此人对赵老兄情深义重，先前我还曾猜想过他是内奸，那是错疑他了。”

楚轻鸿取出一方手帕递给俞凌，轻声道：“俞兄节哀。”

俞凌一愣，接过手帕，抬手想要擦去涕泪，却又似有些舍不得用，片刻后将手又放下了，脸上颇有些忸怩，目视楚轻鸿道：“多谢，多谢楚姑娘。”

杨仞瞧出俞凌神情异样，忽有所悟，暗忖：“这位俞兄莫非是喜欢上楚姑娘了……嗯，那日在客栈里，我瞧方老兄对楚姑娘也是极为关切，不成，我可得替方老兄盯着点儿。”转念又想：“楚姑娘出身于武林第一大教，是苏妙夷的亲传弟子，而俞兄刀术不高，在天风峡里似乎也没什么位分，料想楚姑娘也不可能会喜欢俞兄。”

却听俞凌继续说道：“再后来我和楚姑娘便被郭正催着离去，一路东行到这镇上，借宿于此，方才杨兄敲门时，我们还道是温蔚又追过来了。”

杨仞道：“那么两位此后可是要继续东行么？”

俞凌道：“嗯，我须得及早赶到凉州报信。”

楚轻鸿道：“如今我与三位师长失散，想先行赶到肃州等候他们。”说完看向俞凌，又道，“俞兄此去凉州也要经过肃州，咱们不妨继续同行。”

俞凌一愣，随即连声道：“甚好，甚好。”语气中似是颇为欢喜。

杨仞笑道：“正好我和夏姑娘也要前去肃州，咱们便结伴同行，一路上也好彼此照应。”说着与秋剪水对视一眼，见她静默不语，似无异议，便又继续道，“楚姑娘，实不相瞒，我们有要事想要拜会李素微前辈，不知等到了肃州，可否烦请楚姑娘帮我们引见？”

楚轻鸿闻言微怔，颔首道：“自无不可。”

四人吃过饭食，夜色已深，这户宅院甚为宽敞，除去正堂另有三间大屋，杨仞让秋、楚、俞三人各住了一屋，自己则在堂中随意铺了张草席，躺在灯烛下思索刀术，不知不觉间，听见堂外淅淅沥沥地落下雨来，心思在雨声中莫名一静，只觉似乎已许久未曾在屋里好好睡过觉了，暗忖："嗯，总也有几个月了……"

此念一生，便感一阵恍惚，又觉远不止几个月，仿佛从自己七岁那年初遇师父，随他行走江湖之后，便再也没有安安稳稳地睡过一晚，哪怕在春雪镇上的那九年，白日练刀，梦里也琢磨刀术，未曾有一刻停歇。

杨仞出神片刻，一股困意自丹田涌上眉头，心想："去他娘的，老子先睡过今夜再说。"昏昏沉沉地起身便去掩门，倏然瞥见院落里亮起了一星光亮，在雨中溶溶晕散成玉石般的一团。

杨仞心神一清，快步走入院子，但见秋剪水手持烛台，静立在细雨之中，想起她所说的巴山"烛照剑"的门规，不禁心头微凛，低声道："是有敌人来了？"

秋剪水轻轻"嗯"了一声，道："方才我听见了两声古怪的鸟鸣。"

杨仞一怔，随即醒悟，脱口道："是温蔚的钦原鸟？他娘的，这厮来得好快。"他向来自诩机警，刚才却没留意到鸟鸣声，不禁暗呼惭愧。却不知那两声鸟鸣在夜雨中实是颇为模糊，只因秋剪水修成了"心照"之境，这才能洞察到极远处的声息。

秋剪水听他出言粗俗，也不接话。杨仞略一寻思，又道："兴许温蔚那群人只是来到了镇上，未必能知晓咱们正在这户人家借宿。"

秋剪微微摇头，道："'藏玉楼'收罗天下珍宝，更豢养了不少奇禽异兽，听闻其中有一种灵兽名为'狸力'，极擅辨识人的气味，只要被它嗅过，即便相隔数百里，它也能追踪而来。想来多半是楚姑娘遭擒时被那'狸力'记住了气味。"

杨仞将信将疑，道："竟有这般厉害？"话音未落，已隐约听见一片窸窸窣窣的脚步声踏雨而近。

杨仞眼珠一转，走近宅门，将门敞得大开，又掠回院中，与秋剪水并肩而立。

夜空划过一道电光，雨线愈密，少顷便见温蔚领着八个带刀汉子来到了门外。

杨仞拱手笑道：“见过温楼主，在下已等候多时了。”他很想瞧瞧那“狸力”究竟是何模样，但听温蔚所挑的货担中时有异响蹿出，料想温蔚已将那灵兽收入了货担，不禁颇以为憾。

温蔚眼见木门敞开，已是一惊，又赫然瞧见了杨仞，心中愈发惊疑，目光闪动，率众走入院落，洒然笑道：“阁下莫不是认错人了，我等是天风峡刀客，前来此地擒捉玄真教的楚轻鸿，却不知楚姑娘可在屋内？”

杨仞嗤笑一声，正待接口，楚轻鸿与俞凌听见响动，已各自从屋里走出。温蔚身旁的一个汉子见状笑道：“妙极妙极，此番正好将楚轻鸿与这姓杨的小子一并擒了，倒也省事。”

温蔚打量着杨仞、楚轻鸿等四人，颔首道：“不错，我们天风峡刀客无恶不作，跋扈得很，今夜诸位遇上我们，唉，可真是时运不济了。”

他身后的一个汉子歪头瞧着秋剪水，笑嘻嘻道：“这位姑娘倒是眼生得很，我说兄弟们，那姓楚的娘们儿咱们不能动，难道还不能玩玩儿旁人吗？”

众“刀客”哄笑起来，又一个汉子嘿嘿笑道：“不错，这姑娘俊俏得很，我方才刚一进门便瞧上她了，稍后咱们轮着来吧！”

秋剪水恍若未闻，神情清冷地静立雨中，一言不发。

杨仞却听得皱眉，心想泉州‘藏玉楼’也算是武林中的名门正派，也不知这帮藏玉楼门徒是因为冒充天风峡刀客而故作凶狞，还是本来心性就恶，却借着冒充别派弟子而放纵出来；当即拔刀在手，转头对秋剪水道：“夏姑娘，这些人存心要嫁祸天风峡，今后怕不知还要做下多少恶行，稍后咱们不必手下容情。”

秋剪水微微点头，道：“门外还有一人，你留神些。”

杨仞一凛，望向门口，但见雨线纷纷坠落，恍似给木门结了一道珠帘，一时却瞧不见人影，料想正躲在门侧的墙后。

温蔚不认得秋剪水，眼瞧她手中的烛台在密雨中不熄不晃，恍若凝住了一般，隐约也猜到了她的师门，正要开口，却听杨仞笑道：“夏姑娘，院子里共有九人，我来对付右边的五个，左边四个便交给你了。”

杨仞说完便待挥刀跃上，忽觉身旁的雨水一空，秋剪水的身影已消失不见；烛台骤熄，一瞬间院子里的落雨声仿佛沉重了许多。

温蔚一惊，眨了眨眼，忽觉面颊炙热，周身气血都冲向颅顶，恍若整个人化作了一根蜡烛，头颅则燃成了烛焰。

与此同时，杨仞霍然转头，看见一枚细小如石子的青焰渐次在九处亮起：一痕转折如飞萤的火线悬浮在夜雨中，掠过了温蔚及其八名手下的眉心。

烛火由青转黄，随即一暗；再燃起时，秋剪水已伫立原处，手中发出清幽的一点光，恍若将一颗寒星铸在了烛台上。

杨仞眼瞧温蔚等人渐次摔倒，躺在泥泞中浑身抽搐，宛如被抽空了筋骨一般，不禁吓了一跳，暗忖：“不得了，原来秋姑娘的修为竟高到了这般地步。”在他身后的楚轻鸿与俞凌相顾惊凛，此刻更是连兵刃都尚未及取出。

温蔚瘫倒在地，口吐白沫，手足一阵阵轻颤，只觉眉骨中恍如钉入了一根棘刺，定住了全身内息，不由得苦笑道：“巴山烛照剑，‘燃眉之棘’，果然神妙。”

秋剪水微怔，淡淡道：“你倒识得此式。”

杨仞站在一旁，瞥见温蔚的右手一直伸在地上的货担中，心头微凛，脱口道：“小心！”

话未说完，温蔚已然急跃而起，右手扬洒出一蓬粉末，笼向秋剪

水；秋剪水左手持烛台在身前划了个圆，烛焰四下溢散，化作一面火盾，将粉末震散。

温蔚功力深厚，虽中了烛照剑那极犀利的一刺，却仍残存了一些气力，此际便趁隙朝门外掠去；杨仞却早算到他要逃遁，预先倒掠在门口，挡住他的去路，手腕急颤，一刀“天锋”横扫而出——

温蔚手中提着挑担的扁棍，眼见刀光在雨中闪动如虹，未至身前已明灭七次，极难捉摸虚实；这一式的精妙之处便在于一刀中蕴含了七般变化，实则也可算是七刀，但却被一抹连绵的刀意缀连在一起，宛如一条长河中同时奔淌着缓急不同的七股水流，却是六虚一实，一旦敌人错接了虚招，便再也无法抵挡刀式的后续变化。

电光石火之际，温蔚瞧出厉害，暗自叫苦，只觉七中猜一，生机可谓渺茫，只得暂弃了夺门而出的念头，向左就地一滚，已与刀光错开丈外。

杨仞手臂一振，刀刃急停在雨中，刀光却仿佛平平飞了出去，将所经过的雨线尽数剪断，在温蔚身前数尺处一映，随即黯淡。

温蔚方自抬头，便见一大片雨水被刀气所激，泼洒而至，千万颗雨珠上分别附着了七种不同的刀劲，纷纷乱乱，避无可避，轰然撞在温蔚胸腹间，温蔚踉跄倒退了两步，口喷鲜血，重伤晕厥。

刀光过眼，秋剪水神魂中似被什么轻轻一触，侧头凝视着杨仞，心道：“没想到此人竟能挥出这般惊艳的一刀。”

杨仞内伤尚未痊愈，此刻施展完“天锋”，内息立时岔乱，僵在了原地，看似横刀斜眼，傲立雨中，实则却是浑身动弹不得；一霎里秋剪水瞧出端倪，闪身掠近，出指连点他多处穴道，助他理顺了经络。

杨仞正觉气血翻腾欲沸，忽而周身一松，已然能动，活动了几下筋骨，笑道：“多谢秋姑娘。”

秋剪水吁了口气，冷声道：“你不听我话，仍自出刀动手，可知方才只要稍稍耽误片刻，你便会被自己的内劲倒冲脏腑，呕血而亡？”

杨仞一凛，再度拱手道谢，又嘿嘿笑道：“我方才只是随手出了一刀，算不得与人‘剧斗’，哪知竟这般凶险。”

秋剪水哼了一声，不再理他，转头望向门外，淡淡道：“阁下既已来到，为何却不现身？”

门外沉静了片刻，便听一人笑道：“秋姑娘的修为太高，我没把握胜你，还是不出来献丑了。”

杨仞闻声只觉颇为熟悉，正自回想说话者是谁，却听秋剪水道：“岳公子太过谦了。”

杨仞顿时恍悟，心中惊疑不定：“原来是岳凌歌，这人总是嬉皮笑脸，但城府似是极深，可比温蔚难缠得多。”

岳凌歌在门外嘻嘻一笑：“秋姑娘，你与杨仞那小子结伴为伍，又伤了温蔚，就不怕燕山长得知后怪罪于你吗？”

秋剪水蹙眉不语。却听岳凌歌又道：“秋姑娘，在下想和你做一笔买卖，只要秋姑娘首肯，我便只当今夜没来此地，无论你如何暗中与燕山长作对，他老人家也不会知晓，不知秋姑娘意下如何？”

秋剪水冷笑道：“我自己有行事之道，也不怕燕山长知晓。”

岳凌歌笑道：“如此说来，秋姑娘是不肯做这笔买卖了？”

秋剪水道：“岳公子是想救回温蔚，是么？”

岳凌歌哈哈一笑，道：“非也，温兄洪福齐天，何须我救？我只想取走他的货担罢了。”

秋剪水闻言一怔，转头与杨仞相顾，杨仞心念急转，朗声笑道：“岳公子想要货担，便请自己进门来取吧。”

岳凌歌似是识得杨仞的嗓音，当即拊掌道：“好，既然杨兄弟替秋姑娘做主了，我来取便是。”说完轻轻一笑，缓步走进门来。

秋剪水眸光转动，紧紧盯着岳凌歌的身形，忽道：“岳公子手持兵刃

进门，未免太无诚心。”

杨仞一惊，眼看岳凌歌两手空空，却没瞧见什么兵刃，正自惊疑，岳凌歌肥胖的身躯猝然一晃，已朝他疾掠过来；杨仞忽觉胸口一寒，似有什么无形的锐物即将刺到，却仍没看清岳凌歌手上有何兵刃。

危急之际，杨仞倒退一步，正待挥刀格挡，眼前青焰晃漾，秋剪水手持烛台，已和岳凌歌斗在一处，两人身形腾挪交错，闪成一团虚影，所经之处，雨水不断泼散出去；雨声中忽而蹿出叮当一声，似是两人兵刃交击，却瞧不出是谁占据了上风。

杨仞提刀在旁，心弦愈紧，却找不到上前相助的时机，但见烛台倏明倏暗，清脆的金铁交击声接连响起，每一声都拖出震颤不绝的尾音，一线铁光在烛火映照下时隐时现。杨仞这才瞧得分明，原来岳凌歌的手中正持着一根黑沉沉的短弦，极细极锐，也不知是用什么铸成，在昏沉的夜雨中颇难辨别。

忽听岳凌歌闷哼一声，漫天雨线之间迸裂出几星火花，伴随着一声嗡嗡长鸣，杨仞隐约瞥见那根铁弦从岳凌歌手中急飞出去，插入了院墙。

烛火一晃，引得杨仞心中莫名一空，正自急慌慌地找寻秋剪水的身影，却听见她清淡的语声从身侧响起：“岳凌歌，你拿上货担便走，我还可饶你这回。”

随着秋剪水说完这句话，烛台渐明渐亮，院落中一时寂静。

岳凌歌咳出一口血沫，摇头笑道：“秋姑娘好生厉害，以后谁娶了你，可有他的苦头吃了。”

第三章 秋光剪雨（二十二）

秋剪水闻言蹙眉，正待开口，却听杨仞笑呵呵道："看来岳公子今夜是不打算生离了。"

岳凌歌目光闪动，倒退了两步，又咳出一口血来，摇头笑道："杨兄弟此言差矣，我正要离去，只是还请容我捡回兵刃。"说完转身走近院墙，将那根铁弦拔出，随即慢悠悠朝着地上的货担走去。

杨仞见状笑了笑，正待出言拦阻，与秋剪水相顾一眼，瞧出她目光有异，便没再说话。

岳凌歌眼瞧挑担的扁棍仍被晕厥倒地的温蔚攥着，便用手中的细弦将货担挑起，一边走向门口，一边絮絮叨叨地道："多谢秋姑娘相饶，这货担是温歧温楼主的遗物，在下万不能将之弃置在雨水中，嗯，在下这就告辞，告辞了。"

杨仞见岳凌歌举重若轻，步履快捷，不禁心中微惊，方才他曾瞧见那根细弦在打斗中数度卷曲，显是极为柔韧，却不料此刻被岳凌歌轻轻拈在手中，却能挑起重担而绷直不弯，暗忖："这胖子的功力真不简单，他娘的，似乎还在老子之上。"

岳凌歌走到门边，回身打量了楚轻鸿一眼，又看向杨仞，忽道："杨兄弟，你很好。"

杨仞一怔，笑道："老子自然很好。"

"今夜你救了楚姑娘，当真很好，"岳凌歌微笑颔首，出门离去，"不枉我那日有意让你听见……"说到后来，语声模糊，人已去得远了。

杨仞闻言一凛，想起那日在客栈中偷听岳凌歌与温蔚相谈，岳凌歌曾突兀地转头瞧了自己一眼，目光中似蕴有深意，当时自己却也未去细思，此刻琢磨起来，一时间惊疑不定。

楚轻鸿与俞凌见到强敌溃败，都上前对秋、杨二人道谢；秋剪水欲言又止，却听楚轻鸿温言道："夏姑娘，我知你隐瞒身份必有苦衷，请不

必多言，我们仍称你为‘夏姑娘’，那也挺好的。”

俞凌接口道：“不错，楚姑娘所言极是。”

秋剪水微一静默，点头道：“多谢。”

杨仞张望门外一眼，回过头道：“夏姑娘，想那岳凌歌诡计多端，也不知想拿那货担去做什么歹事，咱们怎能就任凭他取走了货担？”

秋剪水道：“岳凌歌心机极深，修为亦深不可测，既敢现身，定是备下了什么后手，若将他逼得太紧，拼起性命来，恐怕有些麻烦；更何况那货担确是温歧的遗物，而岳凌歌又与温楼主颇有交情，瞧在温楼主的面上，也该让他取走货担。”

楚轻鸿亦道：“不错，温楼主的才智武功，以及对武林的一片苦心，那是让人深深敬重的。”

杨仞恍然笑道：“原来如此。”他没见过温歧，心想眼前这温蔚也不过如此，也不觉得藏玉楼上一任的楼主能高明到哪里去，随即看向俞凌，犹豫片刻，仍是照实说道：“这些藏玉楼的人在树林中杀了贵派九名刀客，剥下了他们的衣衫，这才得以冒充为贵派弟子，俞兄，你可要报仇么？”

俞凌闻言顿时脸现怒色，霍地拔出长刀，走近一名躺倒抽搐的藏玉楼弟子，忽听楚轻鸿低声道：“俞兄。”

俞凌赶忙回身道：“楚姑娘请讲。”

楚轻鸿道：“这些弟子也不过是听命行事，罪不至死，那温蔚才是首恶。”

俞凌一愣，却听秋剪水道：“这些弟子功力浅薄，方才中了我那一刺，已然经络错乱，修为全废，此后也再难作恶。”

俞凌闻言当即点头道：“好，就听楚姑娘的，我只杀温蔚这厮。”说完踩着雨水大步走向温蔚。

温蔚躺在泥泞中，也不知是刚刚醒来，还是晕厥中忽有所感，勉力睁眼，却似说不出话来，只颤巍巍抬起手指，指了指旁边的手下，又指了指自己，随即又指了指天上。

俞凌怒道：“姓温的，你死到临头，还弄什么鬼？”

杨仞想了想，道：“俞兄，温蔚是想说，他也不过是听命行事，与他的手下没什么分别。嗯，如今燕寄羽要对付天风峡，听说有意栽培温蔚成为正气长锋阁的新阁主，俞兄倒不妨将温蔚擒回凉州，到时候对你们天风峡或有用处。”

俞凌寻思一阵，点头道：“好，我便将他带去凉州，只是路途尚远，怕出变故，须得先将他舌头割了，手足挑断，捆绑得结实。”

秋剪水道：“不用这么麻烦。”说话中走近温蔚，右手轻轻点在温蔚眉心，左手烛台上的火焰忽青忽白，飘摇了一瞬，随即撤指道：“现下他已神思昏乱，周身虚软，口不能言，一月之内难以复原，你只要记得每日给他喂些汤水，别饿死他便可。”

杨仞眼瞧温蔚双目半睁半阖，神情惘然如醉，心下骇然不已：“他娘的，这是什么妖法？”忍不住啧啧称奇，道：“佩服佩服，不知秋姑娘这是用的什么仙术？”

秋剪水轻声道：“这是将烛照剑修至‘心照’境后便能运使的一种迷神之法，名曰‘青灯梦魂’。”

杨仞颔首道：“嗯，这名目倒是好听。”

夜雨渐疏，却听秋剪水沉吟道：“此地已不宜久待，咱们这便启程，等天亮了再寻歇息处。”

楚轻鸿与俞凌应了一声，各自回屋收拾行装；杨仞想到此番挫败了温蔚冒充天风峡刀客、掳走玄真教女弟子的阴谋，心中甚是喜悦，轻轻吐出胸腹间的一抹雨气，这才察觉到自己周身衣衫已被雨淋湿了大半，正要回堂中取件干净衣裳换上，瞥见秋剪水兀自默默地在雨中伫立，莫名地心中一动，走近了笑道：“秋姑娘，你不回屋再稍歇一会儿么？”

秋剪水侧头看向他，轻声道："不必了。"

杨仞点点头，正要开口，忽而留意到秋剪水虽也是久处雨中，但身上衣裙却只零星沾了几颗雨珠，几乎未被雨水打湿；讶然之际，打量她片刻，随即恍悟：秋剪水看似静立不动，周身却有薄薄的一层气劲流转，将落身的雨珠轻盈弹飞。

杨仞越看越惊，只觉自己的修为较之秋剪水实是相差甚远，暗忖："我和秋姑娘一同站在夜雨之下，她浑然自在，我却淋得如落汤鸡一般……"想到这里，心中隐隐生出一丝自惭形秽之感。

秋剪水眼见杨仞的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颊上，嘴巴微瘪，神情闷闷的也不知在寻思什么，瞧来宛如受了委屈的孩童一般，忍不住抿嘴微微一笑，问道："杨仞，你在想些什么？"

杨仞一愣，不知秋剪水为何忽然微笑，心弦却随之一颤，只觉她的容颜被烛台一映，殊为明丽动人，怔怔然与她对视片刻，道："我在想，多亏了秋姑娘你几次为我治伤，助我疏通经络，否则我恐怕早已走火入魔，性命难保，故而心中对秋姑娘很是感激。"这话虽不是他方才所想，但也确是他的肺腑之言，说得语声甚是诚挚。

秋剪水没料到他也有如此正经说话的时候，闻言神情微讶，一时倒不知该如何接口了，却听杨仞嘻嘻一笑，又道："秋姑娘，你修为这般高，一定是你们巴山烛照剑一派武功最高的人吧？"

秋剪水摇头道："且不说我那些习剑多年，功力深湛的师伯、师叔，便是许多比我年长的师兄师姐，武功也比我纯熟得多。"

杨仞道："那现如今你门派中修到'心照'之境的，共有几人？"

秋剪水静默一会儿，也只得照实道："只我一个。"

杨仞一怔，失笑道："那还不就是你武功最高？"

秋剪水微微蹙眉，只道："不是的。"其实她非只是现今"烛照剑"一派中唯一修到"心照"境的，便是百余年来，巴山剑派也只有她练成了此

境，修为已远超她的师姐郁剪寒，可谓是江湖罕见的武学奇才，只是她心性谦谨，非但口中从来不提，便是心里也不愿往此事上去想。

杨仞闻言奇道：“为何不是？”

秋剪水难以答他，便径自岔开话头，问道：“杨仞，你方才击伤温蔚的那一刀，是你师父教你的，还是你自己悟的？”

“那一刀便是我乘锋刀法中的‘天锋’，”杨仞哈哈一笑，神情得意，“是不是挺厉害？”

秋剪水正自回想着那一刀，似未听见杨仞所言，只轻声自语：“刀气剪断雨水，水珠淋漓荡飞，真是极美的一刀……嗯，此式可以唤作‘剪雨’。”

杨仞一愣，只觉这名目太过阴柔，着实不大喜欢，默念了两遍“剪雨”，心想：“这名字文绉绉的很不痛快，嗯，秋姑娘的名中也有个‘剪’字，我自己的刀法名目，为何要有她的名字？”当即摇头笑道：“依我看来，还是‘天锋’更好听。”

秋剪水方才不过随口一说，闻言也不欲和他争辩，微微颔首道：“嗯，我回屋去了。”言毕径自进屋收拾行囊。

夜雨愈发稀落，恍似刚要连成线便被人一下下剪断了似的，杨仞独立院中，出神良久，雨中的天色一直极晦暗，可他却仿佛是在秋剪水回屋之后才察觉到。

（第三章 完）

第四章 烛影飘鸿（一）

肃州城中，秋风萧瑟，一行四人纵马驰在街上，杨仞眼瞧晨光斑驳洒落，沿街的许多酒肆饭铺都尚未开张，不禁转头对楚轻鸿道：“楚姑娘，不知贵教的肃州分坛里有没有饭食？”

楚轻鸿莞尔道：“修道之人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岂会没有饭食。”

俞凌接口道：“嗯，如果有酒，那是最好。”方才刚进城时，他本要携着温蔚继续东去凉州，楚轻鸿却说连日赶路辛劳，请他去玄真教的道观中暂歇半日，他见楚轻鸿挽留得恳切，便也答应了。

却听楚轻鸿抿嘴笑道：“本来道观之中是没有酒的，但听闻肃州分坛的何轻生何观主却是个嗜酒如命之人，多半私藏得有酒。”

天风峡刀客几乎无不好酒，俞凌闻言顿喜，杨仞却只笑嘻嘻道：“这位何观主的名字倒是有趣。”

秋剪水对三人的谈笑恍若未闻，想到稍后要去玄真教的道观，人多眼杂，须得隐住身份，便取出蒙面的纱巾系上；杨仞瞥了她一眼，笑道：“夏姑娘莫不是厌极了饮酒，这便先将嘴巴掩上了？”

秋剪水微微蹙眉，却仍静默不语。这一路上杨仞自觉与秋、楚、俞三人雨夜共抗强敌，已算是患难之交，说起话来便随意了许多，时常开些玩笑，秋剪水为人规规矩矩，大多时候都不睬他，只有觉得他所言实在不像话时，才呵斥反驳他几句，倒是楚轻鸿性情温婉，无论杨仞说得如何古怪胡闹，总能轻声细语地接过话茬。

杨仞本以为此来肃州，途中或会再遇对头追击，心中不免忧虑，却不想两三日过去，直到进了肃州城，仍然是太平无事，心绪渐渐松快，此际见秋剪水不搭理自己，也不着恼，张望街边，忽又叹道：“唉，只盼燕寄羽能善待我‘乘锋帮’的帮众，莫欺他老来糊涂才好。”

秋剪水一怔，忍不住问道：“你那乘锋帮中除了你自己，竟还有别的帮众么？”

杨仞方才瞧见街边的一株老树，想起了许念，闻言点头道："嗯，燕寄羽的师父柳空图，便是我手下的帮众。"

秋剪水一愕，随即径自别过头去，只觉杨仞颇不可理喻，深悔自己方才开口问他。

过得半晌，四人从城中穿过，来到肃州东南郊野，望见竹林掩映间的一片屋舍院落，便是玄真教肃州分坛了，此处既属武林门派，亦是一座融于世俗的道观，四人进得观门，一路步入正殿，遇到不少前来听经进香的百姓。

殿中角落立着一名道童，瞥见四人后不禁愣住，眼瞧居左的一名女子眸光清凝，风姿卓绝，只是脸上蒙着纱巾，遮去了大半面目，显得颇为异样；而她右边站着一个腰佩长刀的少年，嘴角挂着一丝狂洒笑意，倒像是来打架的；再瞧他右边，却是个肩扛麻袋的行脚商，那麻袋里面不断蠕动，仿似装了个活人似的；只有最右边那年轻女子身着玄真教的蓝袍，容貌柔美，神情温和，让人一见便心生好感，只是不知为何与另三人混在一处。

那道童上前询问，楚轻鸿轻声自报了身份，那道童吓了一跳，忙不迭去后院禀告观主。

少顷，便有个身材矮胖的中年汉子摇摇晃晃地走来，长揖道："何轻生见过楚师姐。"他虽与楚轻鸿同为"轻"字辈弟子，且年纪远大过楚轻鸿，但知楚轻鸿出身总教，是妙夷真人的亲传爱徒，礼数上便甚是恭敬。

楚轻鸿赶忙还礼，道："何师兄不必多礼。"

杨仞从旁嗅见何轻生身上隐隐透来一阵酒气，方才长揖时更险些一头栽倒，不禁心下暗笑："这位何观主果然嗜酒，一大清早便喝醉了。"

何轻生酒后满脸涨红，踉踉跄跄地当前引路，领着四人来到道观的后院，杨仞顿觉周遭僻静了许多，偌大院落里干干净净，零星有几个道士手持无锋剑，正自谈笑切磋。何轻生解释道："这时辰，观中的大半弟子都正在偏殿中做早课。"说完打了个酒嗝。

杨仞忍俊不禁，道："何观主，你的早课便是喝酒么？"

秋剪水听他言辞这般无礼，不禁蹙眉清咳了一声，却见何轻生眼睛一亮，拊掌笑道："不错，小兄弟真知我也。"

杨仞哈哈一笑，转头环顾，但见四下的房屋俱是白墙灰瓦，院中青石铺地，树木修剪得甚是齐整，整个道观显出一片静肃之气，不禁暗忖："听说停云书生都是在华山学艺，出师后云游天下，散落无定；而玄真教势力虽也遍布武林，其教徒却都居住在各地的道观中……嗯，倘若这武林中最大的一院一教争杀起来，倒似是玄真教更易于汇集弟子。"

正自沉思，却听楚轻鸿已对何轻生约略说明了来意，何轻生闻言笑道："想来素微真人明后日便能到得本观，就请楚师姐与贵友在这里暂歇一两天。"

楚轻鸿轻轻点头，道："多谢何师兄。"

何轻生犹豫片刻，忽道："说起来，还有一人也正在观中下榻，却也是等着想要拜会素微真人，不知可是几位的朋友？"

杨仞好奇道："那人是谁？"

何轻生挠了挠头，沉吟起来，良久才道："那人身份非同一般，若不是几位的朋友，请恕贫道不能告知。"

杨仞愕然失笑，道："你不说那人是谁，我们又怎知他是不是我们的朋友？"

何轻生赔笑道："说得也是、说得也是。"说完却仍不说那人是谁。

杨仞皱眉道："那么何观主能否带我们去见一见此人？"

何轻生一惊，连连摇头道："使不得，使不得，此人刚刚喝醉了酒，见不得人。"

杨仞还待再说，却听楚轻鸿温声道："何师兄既不便说，我们也就不多问了。"瞥了身旁的俞凌一眼，又微笑道，"若有酒饭，不知能否请何

师兄先取些来？”

何轻生闻言一拍额头，道：“失礼失礼！几位鞍马劳顿，快请随我进屋歇息，饭食稍后便送到。”随即将四人引进了一间待客用的宽敞厅堂，又呼喝着让道童端来茶点。

俞凌将装着温蔚的麻袋随手撂在地上，拱手笑道：“何观主，在下是个好酒的粗人，许多天没喝到一口酒了，只想讨一碗酒喝，便得告辞赶路去……”

何轻生闻言大笑道：“好说，好说，贫道这便取酒来，尊驾若不急着赶路，贫道便陪阁下多喝几碗如何？”

杨仞忽道：“何观主，我瞧你酒量甚浅，一大早便被那人灌醉了，还是莫再喝了吧？”

何轻生一愣，他向来以酒量深厚自矜，闻言摇头道：“小兄弟这是说哪里话，贫道岂会被那吴……”话说至半，醒悟过来，当即住口。

杨仞笑道：“原来那人姓吴。”

第四章 烛影飘鸿（二）

何轻生面色一变，随即哈哈笑道："不错，那人姓个文武之'武'，是贫道的远房表亲，近日来观中探望贫道。"

杨仞闻言自是不信，心中一动，想起雷缨锋、赵长希等人都曾提及一个名为"吴重"之人，似乎与叶凉牵连颇深，正待开口，忽听秋剪水轻声道："那人可是吴重吴前辈么？"

"什么无前辈、有前辈的，贫道可有些听不懂了，"何轻生急急摇头，神情慌乱，"几位请莫和贫道开玩笑，贫道这便去给几位安排酒饭。"说完不待诸人接口，便转身快步而去。

堂中一时寂静，杨仞喝了口茶水，忽而看向秋剪水道："夏姑娘，请借一步说话。"言毕径自先出了门。

秋剪水一怔，瞥了一眼楚轻鸿与俞凌，但见俞凌嘿嘿一笑，也不知想到了什么，不禁微微蹙眉，犹豫片刻，随着杨仞来到庭院中。

杨仞回身道："请教秋姑娘，不知那吴重究竟是何许人也？"

秋剪水道："吴重此人极为神秘，我也不知他的出身来历，只知他似是不会武功，但不知为何，即便是燕寄羽、李素微、方天画这些武林中顶尖儿的人物，对他也都颇为忌惮。"

杨仞恍然点头："那确是神秘得很了。"随即低头沉思起来，良久不语。

秋剪水瞧他眉头紧皱，似有什么要紧事难以决断，便道："杨仞，你有意要避开楚、俞二人，不只是为了问我吴重是谁吧？"

杨仞"嗯"了一声，道："有些话不便当着楚姑娘的面说。我想请问秋姑娘，咱们当真要将书信交与李素微么？"

秋剪水一怔，道："不然如何？"

此时道观中的玄真教弟子做完了早课，络绎走进庭院，瞧见秋剪水与杨仞，都面露讶然之色；杨仞与秋剪水走到庭院角落，压低声音道：“秋姑娘，你说令师姐与柳空图老前辈，为何要让咱们俩将书信交与李素微？我想多半是这两位前辈觉得，倘若刀宗身死，武林中便只有李素微能与燕寄羽对抗，挫败他的阴谋，不知秋姑娘以为呢？”

秋剪水轻声道：“多半便是如此。”

杨仞道：“可是如今武林中谁不知道燕、李最为交好，李素微唯燕寄羽马首是瞻，正气长锋阁的诸般决议，便是他两人一起定下的，咱们当真便能放心将书信交出去吗？秋姑娘，请恕我失言，令师姐多年前便已去世，而柳老前辈年事已高，头脑着实不大清楚，如今时移世易，现下的李素微，还是他们当年认得的那个李素微么？”

顿了顿，又道：“无论如何，等到咱们见到李素微时，我便先问问他，管不管凉州的事，是否便要任凭燕寄羽对天风峡发难？倘若他一意孤行地要相助燕寄羽……”

秋剪水静静听着，端详着杨仞，忽而抿嘴一笑。

杨仞一愣：“秋姑娘，你笑什么？”

秋剪水微笑道：“我只是忽然想到，你这人难得有这般一脸严肃，正经说话的时候。”

杨仞一愣，苦笑道：“我这人心性不好，确然甚少正经说话。秋姑娘，不知你以为此事究竟该当如何？”

秋剪水轻轻点头，道：“嗯，我只说过你一次心性不好，你倒是一直记得。”

杨仞又是一愣，挠了挠头，道：“反正那两封信都在秋姑娘手里，想来秋姑娘早有计较，我便不多操心了。”

秋剪水原以为杨仞不过是个没心没肺的狂徒，却没想到他也会念及这些武林安危之事，现下想来，那雷缨络夸他侠义心肠，倒似也有些道

理；随即沉吟道："你方才所言，我这些时日也都想过，恐怕两位前辈的心思未必如你推断的那般简单。也许素微真人与燕山长只是貌合神离，暂时难以与其对抗，但等他拿到这两封紧要的书信，兴许情势便有所不同了。"

杨仞闻言略一寻思，只觉颇有可能，转念又想："许老头只让我将信交与李素微，可没说别的，我又何必多管闲事？只要我将信送到，便算是不负所托，之后找个僻静地方，好好磨炼刀术，才是正事。"当即笑道："我想也是这般，只盼那李素微早些来到，从此了却一桩心事。"

便在这时，忽听一声惫懒的笑语在耳边响起："好小子，倒会偷懒省事。"

杨仞一惊，环顾周遭，但见庭院中错落有些玄真教道士，都自顾自地走着，近处却无人对自己说话。

忽听秋剪水道："是吴重的声音。"她在春山上曾与吴重打过照面，立时便醒觉过来。

杨仞点头道："原来秋姑娘也听见了。"一边说话，一边又仔仔细细地看过庭院，心中惊疑不定："难道那吴重是扮作了道士，混在庭院里，还是正自躲在屋里传音？无论如何，他能远远地将话语传到我耳边，这份修为可当真是匪夷所思。"

却听秋剪水轻声道："不知吴前辈有何指教？"

随即，杨仞耳边便再度响起了吴重的语声："嘿嘿，你两个若真为武林计，便莫要将书信交给李素微。"

杨仞一怔，接口道："不交给李素微，又该如何处置？"

只听吴重答道："随你怎么处置，撕了烧了，下酒吃了，别落在李素微手里就行。"

杨仞想了想，道："那我若交给燕寄羽呢？"

秋剪水闻言不禁蹙眉，却听吴重笑道："你这小子当真挺有趣，我说

了不给李素微便可，你愿意给燕寄羽那鸟人，倒也无妨。”

杨仞寻思一阵，道：“吴前辈，你所言太过玄虚，请恕我不能从命。”

话音未落，便听吴重语声一怒，喝道：“你好大的胆子，敢不听我话，信不信此刻我施展开‘心外之心’，只要在你耳边轻轻一咳，便能震散你的魂魄？”

杨仞道：“不信。”

吴重的语声静默了片刻，又伴随着一声干笑响起：“嗯，你小子倒比我那傻徒儿难糊弄。”随即笑呵呵道，“你若不信，那也随你，我先教你个乖，近几日那楚轻鸿有性命之忧，你若不想她死，便看护得紧些吧。”

第四章 烛影飘鸿（三）

杨仞闻言想起张轻鹿那句“楚师姐有危险”的遗言，暗自一凛，沉吟道：“多谢前辈提点。请教吴前辈，为何那书信不能落入李素微手中？”

却听吴重打了个酒嗝，道：“其中原由太过曲折，一时难以言明，你吴老前辈又困倦得很，两个小娃娃且自己斟酌去吧……”说到后来，语声愈发模糊，倏忽归于沉寂。

杨仞等候一阵，唤了两声“吴前辈？”，耳听再无回应，料想吴重这般相隔颇远地传音定也是不能持久，转头看向秋剪水，问道：“秋姑娘，你觉得吴重所言可不可信，说什么‘为武林计’，难道咱们将书信给了李素微，武林便会从此腥风血雨吗？”

秋剪水沉吟道：“吴重本也是要杀刀宗的，多半与燕寄羽是一伙，自然不愿咱们将信交与素微真人；倘若李前辈得到书信之后当真要与停云书院相抗，武林中自不免要掀起纷争，故而吴重那般说，倒也不足为怪。”

杨仞摇头笑道：“武林中的纷争何曾少过，又和书信有什么关系？”

秋剪水轻轻“嗯”了一声，道：“原来你是这般想的。杨仞，在你看来，燕寄羽是为何要杀刀宗？”

杨仞不假思索道：“那自然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先前方白老兄说，武林中人行事，大多是为了一个‘利’字，后来我想，岂止‘大多’，人生在世，所作所为，其实都是为了利，或言之，都是为了自己。”

秋剪水蹙眉道：“江湖中不乏扶危济困，仗义惩奸的侠士，难道那些人也是为了自己么？”

杨仞道：“那些大侠在江湖中立了侠名，受人称赞尊敬，那自然也是自己得了好处。”

秋剪水道：“也有的侠士但行义举，不求人知，到死都寂寂无名。”

杨仞道："那些侠士做了好事，即便别人不知，但他自己心中痛快，那也是为了自己。"

秋剪水颔首道："那你答应为柳老前辈送信，也是为了自己么？"

杨仞略一静默，点头笑道："不错，我既要重振乘锋帮，那是迟早要压过停云书院与玄真教的，若这书信能挑起这两派之间的纷争，我乘锋帮便可趁势崛起，嘿嘿，那我自然要答应送信。"

秋剪水这几日里已听杨仞提过几次要将乘锋帮重振为武林第一大帮云云，此刻听他又是这般狂言，自也不去当真，倒觉得有趣，只淡淡笑道："嗯，杨帮主好高的志向。"

杨仞道："秋掌门过奖了，不知等咱们送出了书信之后，秋姑娘要去哪里？"

秋剪水一怔，道："自然是回归巴山门派。"说完心中却隐隐不安，细究起来，自己说服杨仞仍将书信交与李素微，似乎更多只是因为不愿违背郁师姐的遗命，至于武林安危如何，燕寄羽有什么阴谋，那都是次一层的事情了，也不知郁师姐泉下有知，是否会同意自己此番的抉择。

两人说话中走回堂中，却见桌上已摆开酒饭，楚轻鸿与俞凌却都尚未动箸；杨仞笑道："让两位久等了。"

俞凌哈哈笑道："两位快快请坐。"说着不待杨仞坐稳，便径自倒出一碗酒，道声"敬杨兄！"，自己咕隆咕隆地一饮而尽。

杨仞心下暗笑，回敬了一碗，忽而瞥见旁边另有一张桌子，上面也摆满了菜肴，不禁好奇道："怎么，何观主还有别的客人么？"

俞凌道："方才听道童说，有几个鄂州'晴川刀'一派的武林同道路过肃州，前来观中借宿，想是招待他们的。"

杨仞曾听师父提过这"晴川刀"，知道只是个不入流的小门派，闻言心想："路过肃州不去住客栈，却来道观借宿，摆明是来蹭吃蹭喝。"

少顷，便见五个腰配短刀的"晴川刀"弟子进得厅堂，都是三四十岁

的汉子，望见桌上有酒，一个个笑逐颜开，一人道："没想到道观里还有酒喝，这回可来对了。"而后才望向杨仞那桌，上前请教姓名。

杨仞拱手道："我们几个是何观主的远房表亲，幸会诸位侠士。"

那人笑道："幸会了。"随即坐下与同伴大口吃喝起来，不时聊几句江湖事。

杨仞心中一动，耳听他们说到了刀宗云荆山之死，有赞燕寄羽高明的，却也有人为刀宗鸣不平；只听其中一人道："这刀宗勾结'摩云教'余孽，死有余辜！"又一人叹道："刀宗与摩云教究竟有无牵连，恐怕尚难定论，但我倒听闻，燕寄羽与刀宗交情深厚，本不愿杀刀宗，真正想杀刀宗的，却是燕寄羽的师父柳空图。"

又一人闻言接口道："不错，若不是数十年前便无敌于天下的柳老前辈亲自出手，凭燕寄羽只怕还杀不了刀宗。实不相瞒，在下有个朋友是停云书院中的大人物，他说柳空图自离了舂山之后就糊涂起来，唉，料想他老人家虽杀死了刀宗，但也终究被刀宗击伤了神智……"

杨仞越听越怒，暗骂道："他娘的，燕寄羽自己杀死刀宗，却让我乘锋帮的帮众替他担下恶名。"想到许老头昔年开创停云书院，可谓是武林中当之无愧的大宗师，后来隐居舂雪镇，虽然疯癫糊涂，积攒了一肚子恶念，却是连一件恶事也没去做过，不料如今被燕寄羽当作挡箭牌来利用，心中不禁有些酸楚。

随即，那群"晴川刀"弟子又聊起方天画、铁风叶等人，有人道："方盟主义薄云天，虽没救得刀宗，天下刀客也都敬佩。"也有人道："那也不见得，如今这些掌门一个个都被燕山长囚禁起来，沦落到这般境地，还有什么值得敬佩的？"

杨仞闻言心想："燕寄羽将方、铁等掌门看押得甚严，却轻易放过了秋姑娘，想来也是看在与她师姐郁剪寒的交情上。"

他吃喝了几口，却听又一人道："方天画他们没能斗过燕山长，败得磊落，那也没什么好说的，唯独那巴山'烛照剑'的秋剪水，先是与方天画结盟，见到刀宗被杀，转眼又投靠了燕寄羽，这等背信弃义之徒，最

为咱们武林好汉所耻。”另外四个“晴川刀”弟子纷纷称是，也各自讥笑起秋剪水来。

杨仞瞥了一眼旁边的秋剪水，但见她脸色僵白，嘴唇微颤，端坐不动，宛如被点住穴道一般，心中转念，忽而朗声骂道：“他娘的燕寄羽，竟敢如此欺我，老子迟早拔了他的鸟毛！”

旁边那桌人闻言一惊，顿时止住了交谈，一人转头问道：“请教阁下，方才可是在说燕山长欺你？”

杨仞笑道：“不错，燕寄羽欺负我手下的帮众，那不就是欺负我吗？”

那人惊疑道：“……阁下的帮众？”

杨仞颔首道：“不错，你们方才说的柳空图，便是我手下的帮众。”

那人闻言愕然与同伴对望，随即一齐哈哈大笑。杨仞亦拱手笑道：“嗯，我方才说到要拔了燕寄羽的鸟毛，不知阁下可是有什么指教？”

那人忍俊不禁道：“没有，失敬、失敬。”随即坐下继续吃喝，那几人自此便压低了声音交谈，不时便瞟一眼杨仞，直把他当作疯子。

秋剪水眼见杨仞忽出狂悖放肆之语，引岔了那几人的话头，不禁心中感激，轻声道：“杨仞，你实在不必如此的。”

杨仞转过头来，神情讶然道：“啊？我不必如何？”

秋剪水一怔，心想：“嗯，原来这人是当真这般狂妄自负，倒也并非为了我故作妄言。”

杨仞见她不说话，笑嘻嘻又道：“夏姑娘，我说我要重振乘锋帮，说柳空图是我的帮众，你都不信，全不往心里去，是也不是？”

秋剪水道：“是又如何？”

杨仞点头笑道：“你连我说的话都不放在心上，其余那些无关妄人的

言辞，就更加不必去在意了。”

秋剪水心弦微动，一时静默，却见杨仞倏而转头望向门外，道：“何观主急匆匆奔过来，料想是有要事。”

话音方落，何轻生已然奔入厅堂，先拱手与那群“晴川刀”弟子打个招呼，随即走近楚轻鸿，俯身低声道：“楚师姐，素微真人提早到了，此刻正在偏殿之中，便请几位随我去见他老人家吧。”

第四章 烛影飘鸿（四）

杨仞从旁听见，心头微凛，与秋剪水相顾一眼，一齐站起身来。几人随何轻生走到门外，俞凌忽而拱手笑道：“在下酒已喝过，这便告辞了。”

杨仞心想如今玄真教与天风峡是敌是友尚难辨明，俞凌确是不便与李素微相见，随即便与俞凌道别，叮嘱道：“俞兄，此去凉州尚有近千里之遥，你可得看紧了这口麻袋。”

俞凌点头道：“杨兄放心。”随即又看向楚轻鸿，欲言又止，片刻后只道：“楚姑娘，多谢你。”

楚轻鸿微怔，道：“是我该谢俞兄才是。”

俞凌摇了摇头，不再多言。

说话中几人来到偏殿的门前，忽有个灰衣人推门而出。——杨仞眼瞧那人四十出头，面色灰白，脊背微驼，步姿歪斜，似生了病一般，但两道目光极是冷峻，恍若凌厉的刀剑收藏在不起眼的鞘中；正自惊奇，瞥见俞凌身躯一震，竟莫名地倒退了两步。

那灰衣人一言不发，头也不转地朝着道观门口走去，待他走远，杨仞当即问道：“何观主，不知这人是谁？”

何轻生摇头道：“这位前辈方才与素微真人一同来到观中，贫道也不认得他。”

忽听俞凌结结巴巴道：“他、他便是我们贺副掌门……他老人家不在凉州坐镇，怎会来到了此间？”语气中颇为惊疑。

杨仞闻言一凛，心说：“原来他便是楚老兄、赵老兄口中的那‘贺老三’贺风馗。”想了想，又道：“俞兄，贺前辈不识得你么？怎么你见到他，反倒退避了两步？”

俞凌道：“我们峡中刀客众多，他老人家哪能个个识得。我方才退

步，却是怕贺副掌门嗅见我身上的酒气，惹得他老人家不喜。”

杨仞奇道：“这贺风馗难道不喝酒吗？”

俞凌颔首道：“嗯，天风峡七百刀客，贺副掌门是唯一不饮酒之人。”

何轻生默然旁听，这才得知俞凌是天风峡弟子，面上却也不动声色，只笑呵呵催促道：“几位快请吧，还是莫让素微真人、妙夷真人久等。”

杨仞点了点头，又对俞凌道：“如此甚好，俞兄便可径直去禀报贺前辈，倒也不用孤身赶赴凉州了。”

俞凌道：“正是、正是。”随即扛起麻袋，匆匆朝着道观外追去。

随即，何轻生引着三人进了偏殿；杨仞左右张望一眼，但见殿中甚是空阔，没有一张桌椅，只在地上散着一些蒲团，殿中央有两个身着玄真道袍之人背对殿门而立，料想便是李素微与苏妙夷了。

何轻生躬身道了声“弟子告退”，便退到殿外掩上了门，殿中顿时昏暗了许多；杨仞心中莫名一紧，但见李素微与苏妙夷都缓缓转过身来，楚轻鸿率先上前见礼，简略禀叙了自己被温蔚所擒、后又脱险的经过。

杨仞从前没见过这位名震武林的玄真教掌教真人，不免多打量了几眼，却见李素微年约四十，眉头似皱非皱，一脸愁郁之相，仿似正忍受着什么苦头似的，不禁心下暗奇；再看他身旁的苏妙夷，却是个三十余岁的道姑，手持拂尘，模样虽不如何秀美，但神情温蔼，气度颇为中正端庄。

秋剪水犹豫片刻，取下了蒙面的纱巾，恭恭敬敬地近前躬身行礼，轻声道：“晚辈秋剪水，拜见两位真人。”

李、苏二人对视一眼，苏妙夷颔首笑道：“秋掌门，你年纪轻轻，修为却已这般出神入化，当真难得。”

秋剪水道：“晚辈不敢当。”语声极细微。

李素微笑道："秋姑娘不必太过拘礼。"他说话中虽是在笑，却仍是满脸苦相，倒似是做了个哭笑不得的鬼脸似的，杨仞瞧在眼里，不禁暗觉好笑。

李素微转头看向杨仞，微笑道："杨兄弟，你也不必拘礼，若是想笑，不妨便笑出来。"

杨仞心头一凛，随即笑呵呵拱手道："见过李前辈，不知李前辈怎认得我？"

李素微淡淡道："我不认得你，猜也猜到是你，停云书院的郭兄至今也没擒到你，足见你的本事。"

杨仞笑道："李前辈过奖了。"随即看向秋剪水，以为她当即便会从行囊中取出书信，却不料她神情踟躇，过得片刻，仍只是静静伫立。

李素微打量着面前的三人，忽道："轻鸿。"

楚轻鸿忙道："弟子在。"

李素微道："你可曾探到那方轻游的下落？"

杨仞听他说出"那方轻游"四字，却不称"轻游"，显得颇为生分，不禁暗忖："也不知玄真教究竟打算如何处置方兄……"

正自转念，倏而留意到楚轻鸿一瞬神情异样，又见她低头禀道："弟子无能，未曾探到。"

李素微注目楚轻鸿，轻轻点头道："嗯，那你途中可曾听说他的行踪？"

楚轻鸿静默片刻，低声道："也未曾听闻。"

李素微与苏妙夷又对视一眼，正待开口，忽听殿门外传来一声呼喝——"轻生，你这糊涂小子，喝醉了酒便敢拦我老赵了？"

杨仞听出是赵长希的声音，心下一惊，随即便听何轻生连连赔笑道："弟子不敢、弟子不敢，可是……"

话未说完，赵长希已推开殿门，大步走进殿来，与他同行的还有两人，却是井凡石与游不净。

李素微眉头一皱，挥手示意何轻生退下，随即上前几步，躬身揖道："见过师兄。"

一旁的苏妙夷亦行礼道："长希师兄，多日不见。"

赵长希仍是穿着那身脏袍子，却恍似没瞧见李、苏二人似的，扫量了杨仞一眼，笑道："看来贫道来得还不算迟？"

李素微语声恭谨道："师兄，我与苏师妹也不过是刚刚来到。"

赵长希道："是吗，那倒巧得很了。"

李素微心知他定然是跟踪自己与苏妙夷而来，闻言也不说破，仍是恭声道："师兄所言极是。"

赵长希这才瞟了他一眼，忽而叹道："李师弟，你平心而论，我一向待你如何？"

李素微闻言又是一揖，答道："师兄待我一向极好，我少年时便常得师兄指点武功，备受师兄提携勉励；后来师兄更是极力说服师尊，请他老人家将玄真掌教之位传与了我，若非师兄如此淡泊谦让，这掌教真人本该是师兄来当才是。"

赵长希沉默片刻，道："唉，你当真这般想？"

李素微道："绝无半分虚假。"

"那好得很，"赵长希当即点头道，"现下我又不想让你了，你这便将掌教之位还给我吧。"

第四章 烛影飘鸿（五）

李素微一怔，苦眉苦脸道：“师兄说笑了。”

赵长希瞪眼道：“谁跟你说笑，快把玄真掌教的‘无名符’交还与我。”

李素微闻言一时静默，游不净嘿嘿笑道：“李真人该不会这么快便要出尔反尔吧。”

苏妙夷目视赵长希，轻叹道：“长希师兄，原来你今日是来发难的么？”

赵长希摇头道：“苏师妹，你小时候便憨傻得很，到老了还是这般。”

苏妙夷面色微红，不再多言。

李素微苦笑道：“师兄，非是我贪恋掌教之位，实是我深知师兄，你若统领了玄真教，不免要与停云书院水火不容，挑起纷争，到时教中弟子死伤必重，我又于心何忍？”

赵长希冷笑道：“依你的意思，便该与停云书院同流合污，听任燕寄羽把持武林了？”

李素微叹道：“想是师兄对燕山长有所误解，燕兄心怀江湖，高瞻远瞩，有他领袖各派，实是武林之福呀。”

杨仞听到这里，不禁心下一凛：“他娘的，原来李素微竟是这般想法，这可麻烦了。”瞥了一眼秋剪水，但见她神情凝郁，似也颇难决断。

赵长希哈哈一笑，道：“燕寄羽究竟是什么样的鸟人，我且不与你争论，我只问你，我那徒儿方轻游，你打算如何处置？”

李素微叹道：“若他是外传弟子，那也罢了；玄真教从无总坛内传弟子自行退教的先例，方轻游此举，实是大损我教百余年来的声誉，他非但狂言退教，且竟暗中修成‘意劲’，置教规于不顾，此等叛逆之徒，若

不杀之，难正我教之清规。”

楚轻鸿闻言浑身一颤，先前她奉命搜寻方轻游下落，料想师长不免要惩戒方轻游，却直到此刻才知李素微竟是要取其性命，只觉心头冰凉一片，手足虚软，险些站立不住。

苏妙夷见状暗叹一声，走近了挽住楚轻鸿的手，转头对李素微道：“素微师兄，轻游不是一般的内传弟子，若无此番意外，他日多半要继任你的掌教之位，实在是武林中不可多得的奇才，倘若就此杀了，未免太过可惜。我听说燕山长本来要将轻游擒到华山看押，却被他逃脱了，咱们便将他擒回，重新送去华山，也就是了。”

李素微沉吟片刻，道：“好，那便留他一条性命吧。”

楚轻鸿眸光颤动，欲言又止，苏妙夷察觉到她手心阵阵发寒，便渡过内劲为她稳住气血，劝慰道：“轻鸿，你……”

楚轻鸿忽而挣脱了苏妙夷的手，奔到李素微面前跪下，颤声道：“请李师伯开恩，饶过……饶过方师兄，就放他去吧！”说到后来，眼中晶莹，几欲哭泣。她早就深深倾心于方轻游，多年来心中一直隐隐盼着能与他结为道侣，却不料半年前方轻游猝然退教，而她深受师恩，自知无论如何也难与师门割舍，此生与方轻游终是无望，半年来看似平静如常，实则内心里伤心难过已极，但想到那日方轻游冲破内心枷锁，洒然而去，也暗自为他高兴，可眼下若真将他擒去华山囚禁，对他而言无疑是生不如死。

李素微皱眉道：“轻鸿，你站起来，莫被那叛徒乱去了道心。”说完眼见楚轻鸿仍是跪地不起，不禁轻哼一声，袍袖微拂，楚轻鸿顿觉身躯一轻，双膝不由自主地离地站起。

赵长希冷眼旁观，嗤笑道：“李师弟，你真是当得好掌教。”

李素微默然不语。苏妙夷叹道：“长希师兄，燕山长让咱们玄真教自己处置轻游，明为宽仁，实是试探，素微师兄他也是迫不得已，实有苦衷。”

李素微面色一变，肃然摇头道："苏师妹此言差矣，燕山长处事公允，才将此事交给玄真教处置，咱们若不严惩方轻游，岂不有愧于燕山长的信重？"

杨仞越听越是失望，暗忖："这李素微不是个好东西，许老头要我把信给他，那真是糊涂透顶了。"随即转念又想："……嗯，苏妙夷所言只怕也是实情，倘若玄真教真敢放纵方轻游，燕寄羽便有由头对付玄真教了。"

殿中静寂了一霎，游不净嘿嘿笑道："多年不见，李兄的'空游诀'修得愈发精纯了，可喜可贺。游某倒有些想领教一番。"

杨仞心弦一紧，眼瞧殿中的许多蒲团无风自颤，双方随时便要打将起来，暗忖："他娘的，今天日子不好，不宜送信，他们玄真教要内斗，老子还是及早告辞为妙……"

却听李素微叹道："游兄稍安，我知你们三位近日在找寻吴重，眼下他正在这道观之中，你们可要见一见他？"

游不净闻言一惊，转头与赵长希、井凡石相顾一眼，均觉颇出意料；赵长希哈哈一笑，大剌剌道："是么，见见倒也无妨。"

李素微颔首道："轻生，去将吴重带来。"何轻生正自侍立殿外，闻声应道："弟子遵命。"

过得片刻，却听见何轻生的脚步声急急奔近，殿中诸人心中起疑，眼瞧着何轻生进得殿中，神情慌乱，喘着粗气道："糟了、糟了，回禀诸位师长，那吴重他……他不见了！"

李素微神情一凛，疾声道："怎会不见？不是让你看紧了他么？"

何轻生额上见汗，躬身道："方才有一群鄂州'晴川刀'弟子来到观中借宿，却只吃了一顿饭便匆匆告辞离去，弟子思来想去，多半那吴重是易容改扮成了晴川刀弟子，混在其中溜走了……弟子无能，请素微真人责罚！"

李素微一时沉吟不语；却听何轻生又道：“回禀素微真人，那吴重在房中留下了一张字条……”

李素微眼神一闪，道：“什么字条？”

何轻生取出字条，快步承上，李素微看过之后，不禁面露苦笑，摇头道：“好个吴重。”

苏妙夷从李素微手中接过字条，打量了一眼，眉头微蹙，轻声念道：“‘屋顶风大，小心着凉’……这是什么意思？”

话音未落，便听头顶之上喀拉一阵巨响，伴随着几声长笑，有四人穿破屋脊，落入殿中。

殿内诸人均是一惊，纷纷闪躲坠落的砖瓦，只有李素微面色淡然，对着那四个中年人拱手施礼，随即看向赵长希，叹道：“这四位高贤，师兄想来也认得，我便不多引介了。”

杨仞眼瞧这四人都是停云书生的打扮，心中暗呼不妙，却听赵长希冷声道：“停云书院‘书楼’执事庄诚、‘祠堂’执事晏格、‘讲室’执事欧阳致、‘斋舍’执事卢修……嘿嘿，只差个掌管‘礼殿’的郭正，‘停云五贤’便算是到齐了。”

那庄诚闻言拱手微笑道：“多年不见，赵兄与游兄、井兄都是风采如昔。”

赵长希却不理他，目视李素微，冷笑道：“原来你将我引到这道观，是想埋伏于我。”

苏妙夷闻言神情惊疑，转头瞧向李素微。

李素微摇头一叹，面色愈苦：“师兄此言，未免太冤枉我，若师兄不在暗中跟踪我与苏师妹，原也不会来到此间。”

第四章 烛影飘鸿（六）

杨仞默默打量那四位停云书院的执事，倏而心中一动："刚才李素微的那些话，实则也是说给屋顶上的这四人听的，或许是有意示弱，倒也未必真要杀死方轻游。"但见那庄诚身形颀长、眉目清雅，晏格身躯粗壮、容貌威武，而那欧阳执与卢修都是矮瘦之人，一个满面和气，一个却神情阴沉。

杨仞心中转念，瞥向秋剪水，却见她不知何时已将行囊捏在手里，手指姿势奇特，恍似正隔着布料端持着行囊里的烛台，显是已在凝神戒备，霎时间心头恍悟："秋姑娘修成'心照'之境，只怕先前刚一进殿便觉察到屋顶有埋伏，这才迟疑不决，没有即刻取出书信交与李素微。"

赵长希冷脸不语，心知每一位停云执事都有不逊于名门大派掌门的修为，却没想到今日四位齐至，沉吟片刻，淡淡笑道："李师弟，你以为多了四个书生帮你，便能稳操胜券了吗？"

李素微只苦眉不语；庄诚却从容接口道："赵兄误会了，我四人并非是来帮李真人的，只是你与游兄、井兄近日里作乱江湖，我们奉行'正气长锋阁'的决议，来请三位去我们停云书院后山暂住，还武林以清静；嗯，若是李真人与苏真人愿意相助我们，我等自然也是却之不恭。"

赵长希哈哈一笑："好个'作乱江湖'，燕寄羽这鸟人是愈发肆无忌惮了。"

随即转头目视井凡石，道："井兄，你修为已废，专心铸艺，已不算江湖人，此事与你无涉，你便先行离去吧。"

庄诚闻言亦看向井凡石，一时不置可否。

游不净嘿嘿笑道："不错，井兄放心离去便是，有我老游手中这把……"他本想亮出"黄龙枓"，忽而想及已被叶凉击碎，这句话便没说完。

井凡石摇头叹道："在下此番既重入江湖，原也做好了不能生离的打

算。”

庄诚闻言微笑不语，他身旁的晏格粗声粗气道：“去我华山暂住，也死不了你。”转头瞟向杨仞，又道，“正好你小子也在此间，那便随我们一同回华山吧！”

杨仞与他对视一瞬，莫名感到一道厚重如山岳般的威势凌压过来，登时一凛，略一寻思，点头笑道：“好得很，我本也答应了叶凉兄要去华山。”

晏格哈哈大笑，声震殿内，又道：“赵长希，我劝你学学这小娃娃，省得自讨苦吃！”

苏妙夷闻言蹙眉道：“素微师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只怕双方有些误解，长希师兄素来闲散，又怎会作乱江湖？咱们不妨同去寻燕山长说个分明，消弭误会。”

李素微听后点了点头，苏妙夷面色一喜，正待开口，却听李素微忽然喝道：“何轻生。”

何轻生慌忙应道：“弟子在。”

李素微道：“你既为我玄真教弟子，当知何者为‘玄’？”

何轻生身躯一颤，额上冷汗涔涔而下，却也只得依照道经上的文字答道：“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恒无欲，以观其妙，恒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

李素微点头道：“亦知何者为‘真’？”

何轻生躬身垂首，低声答道：“‘真’有四义：俨若客，沌若朴，质若渝，旷若谷。”

杨仞在一旁听得莫名其妙，却不知这是玄真教在审惩违背教规的弟子前所惯用的套语；但见何轻生浑身不住轻抖，显是畏惧已极。

李素微目光一肃，又道：“你既知‘玄真’二字，为何仍违逆教规，不

遵师长吩咐，竟敢擅自将吴重放脱？”

何轻生闻言“啊”的一声，急慌慌摇头道：“弟子不敢！弟子与那吴重素无瓜葛，素微真人命弟子将他看押在道观之内，弟子更是万万不敢有违，怎奈吴重那人着实狡诈……”

李素微道：“吴重身无武功，这道观中有上百弟子，凭他自己与几个‘晴川刀’的刀客，又怎能这般轻易地走脱？若不是我提早了两日赶到，你今日便能从从容容地将吴重放走了，是也不是？”说到这里，语声倏而一缓，目光灼灼道，“何轻生，你与吴重当真素无瓜葛么？”

何轻生面色微变，道：“弟子以前从未见过吴重，请素微真人明鉴！”

李素微淡淡一笑，道：“数月前在春雪镇上，我便听燕山长说，吴重早年还曾收过两个弟子，后来一个潜藏在停云书院之中，一个蛰伏于我玄真教，一直身份不显……何轻生，你便是吴重的弟子之一吧。”

杨仞闻言一怔，暗忖：“听那吴重的嗓音，也不过是个中年男子，与这何轻生的年龄相差不多，又怎会收了他当徒弟？”心中微动，转念又想：“嗯，李素微说吴重早年‘还’曾收过两个弟子，那就是说他后近又收过徒，如此想来，那叶凉兴许真是吴重的弟子，却不知怎么被燕寄羽拐骗了去。”

却听李素微又道：“何轻生，你今日承认也好，不认也罢，总归是难逃一死。”

何轻生闻言默然片刻，忽而轻笑起来，慢慢站直了身躯。

苏妙夷与楚轻鸿见状对视一眼，神情均极惊凛。李素微颔首道：“很好。”

何轻生目视李素微，摇头笑道：“吴先生确是还曾有过两名弟子，却都早已死在青鹿崖上了，当年我仰慕吴先生，想求他老人家收我为徒，他瞧不上我，只出言点拨了我几句，却未结下师徒缘分。”

李素微冷哼道："但你仍然为他妖言所惑，至今也不悔改。"

听到这里，杨仞心中才渐渐笃定："原来先前何轻生口称吴重是自行前来拜会李素微，却是谎话；那时我与秋姑娘刚到道观，何轻生便突兀提起观中另有个客人，多半是在试探我们是否是来救吴重的，后来他说漏了嘴，道出那客人姓'吴'，恐怕也是故意为之。"

何轻生闻言面色涨红，宛如有一股酒意重又涌上面颊，一瞬里意气风发，哈哈大笑道："至死不悔。"

李素微轻轻点头，随手挥袖，一道罡风直直冲向何轻生的心口；赵长希皱眉踏前半步，也是拂袖扫出，将何轻生的身躯震偏几寸，避开了要害，转瞬间何轻生呕血倒飞出去，撞开殿门，跌在殿外的青石上——

杨仞霍然转头，但见殿外百十名道士凌乱站立，似是预先得了命令，一个个都不敢走近殿门；在那些道士之间，却伫立着一男一女，男的一身粗布灰衣，面容倦怠，女子白衣飘飘，容光明丽，赫然正是宁简、陈彻主仆。

杨仞心中讶异，刹那里心念电转，挥手叫道："陈兄，你若再晚到些，只怕你那韩大哥的刀法便就此失传了！"

第四章 烛影飘鸿（七）

陈彻与宁简闻声相顾一眼，朝着殿门口快步走来。

杨仞心下暗喜，方自转回头来，却是悚然一惊：顷刻之间，殿内情势已然大变，李素微与赵长希两人右掌相抵，袍袖鼓舞，似在拼斗内力，但见赵长希嘴角溢血不止，身躯不住晃颤，显是落在下风。

原来方才李素微蓦地挥袖袭向何轻生，却是算准了赵长希定会出手干预，故而将袖劲分作两重，击飞何轻生后顺势便扫向赵长希胸口，赵长希猝然之际抬掌应对，两人手势翻飞，一瞬里连变十余种拳掌指法，却均被对方轻易化解——他两人同门学习二三十载，对彼此的武功招数可谓烂熟于心，谁也克制不了谁，短暂的换招互探之后，终不免要以内力分高下。

赵长希比李素微年长几岁，多修了几年功力，但他生性懒散，用功不如李素微勤勉，本来两人的内功修为可谓不分伯仲，但赵长希右手甫一触及李素微的掌心，便觉对方袭来的“空游诀”内劲中夹杂着一丝极阴涩细微的劲道，宛如一根扭动如蛇的软针，钻入了自己的经络，刹那间便有多处穴道被刺伤，掌上发劲不纯，立时被李素微震伤，心中惊疑暗忖：“这劲道绝非‘空游诀’……”

一边转念，一边撤掌急退数步，左手屈指连连弹出“野马吹息”的指风，阻住李素微的追击，心下倏忽雪亮，冷笑道：“李师弟，怪不得十余年来你对轻游监看甚严，明里是担忧他偷练刀术铸成心魔，实则却是在偷窥他的……”他本想说“偷窥他的刀意，借此自修‘意劲’”，但不及说出口，李素微面色遽变，已连连抢攻而至。

这一回赵长希却不再与李素微对掌，脚下腾挪退避，不时刺出指风，两道灰蓝的影子在殿内穿梭如电；游不净眼见两人僵持不下，哈哈一笑，振袖便将“洪炉点雪”的迷香抖出——

与此同时，停云书院的庄诚、晏格与欧阳致三人身影闪晃，不约而同地掠近游不净，以三才之位将他围在中央，随即各自展开“春日游”身

法，互换“天、地、人”的方位，绕着游不净疾奔了一圈，又各自站回原位，那些迷香粉末被三人带起的急风兜裹在圈内，竟是迫散不开，尽数倒卷向游不净自身。

游不净一惊，他虽不惧自家的独门迷香，却也需运转“万物一炉”的心法化解，一瞬里急催内劲，刚刚将迷香的毒性抵消，胸口、右腰与左腿已同时被庄、晏、欧阳三人击中，身躯一挺，呕血软倒。

一旁的苏妙夷眼瞧殿中惊变，李素微与赵长希兀自闪转激斗，倏而抽出无锋剑，清喝道：“两位师兄且住！”掠近两人，举剑朝着两人中间劈去，便想分开两人；赵长希目视李素微，但见他面目苦郁颓丧，手上攻势却不曾稍减，似浑未看见苏妙夷跃近似的，不禁暗叹一声，终究不愿误伤师妹，拼着硬受了李素微的一记袖风，借势倒掠丈外，正自运功压抑纷乱的气血，忽听一声轻呼，侧目瞧去，却是井凡石被停云书院“斋舍”执事卢修封住了周身穴道。

井凡石修为荒废，几无抵抗之力，卢修制住他后随即掠向杨仞，便想将这少年也顺手擒下；杨仞早在提防，闪退数步，便待拔刀还击，忽然眼前灰影一闪，却是陈彻已进得殿中，将他护在身后。

卢修心中一凛，只觉陈彻的身法竟似与方才庄诚等人施展出的停云书院绝学“春日游”极为相像，只是步法更为简朴直接，倒似是既得“春日游”的轻灵，又更加疾快，不禁暗忖：“这般返璞归真的步法，书院中恐怕只有燕山长与柳副山长踏得出来。”当即不敢轻怠，袖中吐出鸿翼笔，捏在手心，晃漾成一叠腾跃不定的笔影，朝着陈彻胸腹间点落。

陈彻打个哈欠，手腕翻转，已将一柄断刀持在手里，却是从前韩昂所用，他见笔锋闪点如雨，便斜退一步，横刀自守。

停云书院“鸿翼笔”的招数中有六式最为神妙，称为“鸿舒六翮”，此际卢修使出的这式“龙蛇刺”便是“六翮”之一，共有“龙游九变”、“蛇舞七变”一连十六般变化，每一般变化落到实处，都能刺中敌人的一处要害，卢修眼见陈彻终究年轻，料想使到龙游第五变时已能引得他手忙脚乱、难辨虚实，正要在龙游四变之后点中他的“膻中穴”，却不料陈彻凝神察观，已推断出了这式“龙蛇刺”的后续变化，倏忽挥刀削出，抢在卢修之

前先使出了龙游第五变——

卢修大惊失色，闪身急急倒掠，嗤啦一声，胸前衣襟开裂，堪堪未伤及血肉。

一旁的晏格觑见陈彻竟在一招之间便迫退了卢修，不禁粗声冷笑："好小子。"话音方落，便闪身而近，以指代笔，平平刺向陈彻腹间。

这一刺名为"神椽刺"，亦是"鸿舒六翮"之一，陈彻眼瞧刺来的手指虽细，但指上发出的风声却沉凝厚重，恍若一根巨木迎面撞来，却是全凭深湛功力才能施展出的招式，他丹田损毁，身无内功，心念一转，却仍是依样画葫芦，学拟此式，将断刀也平平递出，手上"意劲"流转汇聚，在刀刃之前收束成一柄锋锐小刀似的一抹气劲。

晏格的手指距刀刃尚有半尺，顿觉指尖的内劲四分五裂，恍若巨木被利刃剖成了数爿，散坠在地，一霎里骇异已极，心知"神椽刺"的真正精义在"神"而不在"椽"，眼前陈彻的这一刀架势与自己无二，但以金克木，以微剖巨，显是已得"神椽刺"之"神"，此刻两方气劲互抵，以手指硬碰刀刃，终究是自己吃亏，当即缩手站定。

陈彻亦当即收刀，拱了拱手，道："还请前辈莫要为难杨兄。"

晏格皱眉端详陈彻，道："你小子竟敢偷学我停云书院的武功？"

陈彻摇了摇头，懒洋洋道："我没偷学你的武功，只是你如何打我，我便如何打还。难道只许你这般打我，不许我这般打你么？"

第四章 烛影飘鸿（八）

晏格一愣，虽觉陈彻强词夺理，但这话却也实是颇难反驳，便只冷哼不语。

杨仞从旁观战，对陈彻的刀术惊佩不已，暗忖：“这位陈兄与那叶凉都是方白老兄所看重的，果然都有不凡的武功造诣……他娘的，老子与他俩年岁相当，倒似让他俩比下去了。”心中转念，嘴上笑呵呵道：“陈兄所言极是，停云书院向来便是这般蛮横，只许他们打人，不许别人还手。”

庄诚端详陈彻，心想：“世上当真竟有武学天赋这般高的人，无怪燕山长另眼相看。”微笑接口道：“这位陈令使深受我们燕山长器重，不知为何与庄某的两个师弟交起手来，想是双方有什么误会。”言毕对着陈彻与宁简躬身一揖，礼数甚是周全；随即看向杨仞，又拱手笑道，“先前庄某便听郭师弟说，杨兄弟很是伶牙俐齿，今日幸会，果然不假。”

杨仞随口笑道：“庄前辈，你姓了个装模作样的‘装’，倒也名副其实。”

“放肆！”晏格对师兄庄诚素来敬重，闻言大怒，脚下掠动，当即攻向杨仞，这回他忌惮陈彻再度出刀拦截，便不再空手发招，手中“鸿翼笔”急颤五下，缀连成一个圆圈，气劲荡飞出去，宛如一朵五瓣梨花从笔尖上绽开，朝着杨仞胸腹间飘落，却是使出了“鸿舒六翮”中的“梦华刺”——

叮当一声，一旁的宁简蹙眉扬袖，振出短刀，将鸿翼笔斩偏。

晏格心下愈怒，手腕圈转不停，将“梦华刺”催运到极致，大大小小的圆圈宛如梨花连绵开落，接连飞离笔锋，既点向宁简右袖，又罩住了杨仞半身要穴；宁简眼见晏格形貌粗莽、言行直愣，却不料他竟能使出这般变幻精微的招式，心下微凛，倏而手腕一抖，似将短刀投掷出了掌心，随即手指追上短刀，不断弹点在刀柄与刀面上，短刀凌空翻腾跳跃起来，宛如变戏法一般，一瞬里刀尖转折不定，渐次剜进晏格刺出的每

一朵无形梨花，将花蕊处的气眼尽数点碎——

晏格只觉眼前青晃晃的刀影倏忽一定，眉心微微发寒，却见宁简持刀在手，刀光恍如新月，正正映照在自己的眉睫之前。

此时刀锋与他相隔尚有一尺，但见一抹寒芒在刀刃上吞吐流转，在昏暗的殿内宛如细细游走的青蛇，仿似随时要飞刺而至；晏格一惊，身形微晃，宁简的手腕亦随之一晃——

殿内微光一闪，晏格连退两步，收笔站定，宁简亦不追击，右袖缓缓垂落。

五年多前，宁简在青州初遇柳续，得传其刀意，并将所悟到的刀术自名为“春风”，后来柳续不告而别，留给她一页纸笺，上书一行词句：“算银台高处，芳菲仙佩，步遍纤云万叶。觉来时、人在红帱，半廊界月。”——五年来宁简参详柳续的笔迹，刀术大进，从中悟成六式刀法，方才用来破解晏格“梦华刺”的那一式，便是其中之一，名为“纤云万叶”。

庄诚在春雪镇外曾与宁简打过照面，知道她是柳续的传人，方才冷眼旁观，瞧出了些许端倪：宁简出刀可不似陈彻那般现学现用，其刀术竟似本来就极为针对“鸿翼笔”的招数；一时间惊疑暗忖：“怎么柳副山长传授的刀术，倒像是专为克制我停云书院武学所创？……等过几日见到燕山长，可须将此事说与他老人家知晓。”想到这里，又端详了几眼宁简手中的那柄“绿玉寒枝”，但见刀色如碧水幽潭，看得久了恍若要陷入水中一般，也不禁心下暗赞。

杨仞瞟见晏格将“鸿翼笔”收敛入袖，回想方才眼前若有光华闪动，宁简与晏格似曾极快地互换了一招，他虽没能瞧清楚，却也隐约猜出了一二，朗声笑道：“晏前辈，你的笔被宁姑娘斩断了，是也不是？不然怎么不好意思拿出来了？”

晏格闻言满脸通红，喝道：“混小子，休得胡言乱语！”他方才依稀听见“鸿翼笔”上传来一声细微的脆响，料是笔杆受损，这才急急收起，却不想被杨仞当众叫破，一霎里浑身筋骨咯咯作响，念及刚才两番出

手，却都被年轻小辈所阻，深觉颜面扫地，猛然踏前半步，便待使出毕生绝学——

庄诚面色微变，疾声道：“晏师弟且慢！”他得过燕寄羽的叮嘱，不欲和宁、陈二人为敌，将晏格喝止之后，便目视宁简，摇头轻叹道：“宁姑娘，你是我们柳副山长的传人，你的仆人陈兄弟亦是‘正气长锋阁’的青锋令使，咱们本该同心合力才是，却不知宁姑娘为何要袒护这杨仞？”

此言一出，杨仞心下也颇好奇，多日前在那小镇的客栈里，他与宁简交谈过几句，只觉这位年轻姑娘冷傲如刀，言辞锋锐，似乎不怎么瞧得起自己，便也对她不甚喜欢，却也没想到此际她竟会救护自己；随即转念又想：“嗯，多半是陈兄为了不让乘锋刀法失传，曾求恳过他的主人与他一同助我……这位陈兄虽然整日睡不醒似的，心胸倒很仗义。”

却听宁简淡淡道：“不过是受人之托。”

庄诚一怔，心知宁简是近年来江湖中颇有名气的游侠，若是收了银钱，接下了别人的雇托，倒也不足为奇，便道：“不知是受何人所托？”

宁简却恍若未闻，径自转头对陈彻道：“你若饿了，便先自己吃些，不用顾及旁人。”

陈彻“嗯”了一声，道：“我正觉得饿了。”说完便从行囊中取出半张烙饼，低头啃食起来。

殿内诸人一时愕然，均觉这对主仆相互间的言辞实在有些奇特；杨仞咽了咽口水，与秋剪水互换眼色，示意该当设法从这道观脱离，秋剪水微微颔首，正待开口，忽听殿门外传来一阵惊慌的呼喝——

但见庭院中的道士们纷纷向着左右走避，从中间闯过一个灰衣人来，那人满脸病容，脊背伛偻，步法却是极快，赫然正是先前离去不久的“天风峡”副掌门贺风馗。

杨仞心下暗奇，但见那贺风馗右手横刀，左手中却提着一个晕厥不醒的少年书生；细看那少年一眼，忍不住脱口叫道：“怎会是叶兄……？”

第四章 烛影飘鸿（九）

眨眼间，贺风艏已掠进殿内，环顾诸人，脸色木然灰白。

殿中之人大多从前便认得他，一时间惊疑对视，庄诚率先拱手道：“多年不见，贺兄别来无恙？”

贺风艏沉默片刻，淡淡笑道：“庄兄瞧我这副模样，可像是无恙么？”

庄诚闻言也不着恼，只微笑道：“既然如此，贺兄怎不在凉州好好养病，却来到肃州将我们燕山长的爱徒给擒住了？”

贺风艏摇头道：“多年不见，贵书院还是这般自以为是，不给旁人余地。嘿嘿，我可不是擒住了这叶凉，而是刚刚将他救下。”

庄诚目光一闪，接口道：“不知是从何人手中救下？”

贺风艏道：“是从几个‘青箫白马盟’弟子手中。”

庄诚一怔，心知几日前叶凉被郭正救下，本应正在肃州城中的客栈里歇息，却不知为何会孤身外出，又与青箫白马盟弟子起了冲突；闻言将信将疑，只微笑道：“原来如此，多谢贺兄仗义。便请贺兄将叶师侄交与在下吧。”

贺风艏点头道：“我此番去而复返，正是要将这叶凉交还。”

庄诚道：“是么。”心知如今天风峡要救铁风叶，近日里正与停云书院厮杀拼斗，实不信贺风艏会有这般好心，正自沉吟，却听李素微道：“不错，不久前贺兄与贫道见过一面，那时贺兄便已言明，愿率众刀客服从‘正气长锋阁’的约束，暂且与‘青锋令使’戚晚词共掌天风峡一派。”

杨仞闻言一凛，万没料到贺风艏竟会是这般打算，转头端详这位“天风峡”副掌门，却见他一脸沉静，似是默认了李素微所言；又听庄诚讶声道：“竟是如此？嗯，还请贺兄恕我直言，如今铁掌门受困，贵派的二当家却是楚风萧楚兄，眼下贺兄有意奉行‘正气长锋阁’的决议，固然极

好，却不知楚兄是否同意？”

贺风脜道：“我自会去说服老楚，不劳庄兄忧虑。”

庄诚点头道：“如此甚好。今日贺兄又救下了叶师侄，足见诚心。”一边说话，一边走过去，他眼瞧贺风脜左手扼在叶凉后颈要穴上，心中不敢丝毫松懈，步子迈得颇为凝缓。

“且慢。”贺风脜左手微紧，忽而一笑，“贺某救了这小子，不敢邀功请赏，却也想和诸位做一笔买卖。”

庄诚立时顿步，道：“贺兄请讲。”

贺风脜道：“贺某想用这小子换一个人，将那人奉为上宾，请去我天风峡盘桓几日。”

庄诚皱眉道：“这可有些离奇了，却不知贺兄想交换何人？”

贺风脜目光转动，倏忽落在殿中角落的楚轻鸿身上，道：“便是这位楚姑娘。”

此言一出，殿内诸人均大觉惊疑，庄诚与另三位停云执事相顾一眼，摇头笑道：“这位楚姑娘是玄真教弟子，在下可做不得主。”

贺风脜点头道：“既然如此，我便将这位叶兄弟请去凉州，也是一样。”

庄诚心下一凛：“倘若任凭贺风脜将叶凉带走，若是废了、死了，实难向燕山长交待。”当即问道：“不知贺兄为何要将楚姑娘带去贵派？”

贺风脜淡淡道：“其中缘由，暂时不便说明。”

庄诚皱眉沉思片刻，对着李素微拱手道：“李真人，你老人家也知燕山长对叶凉极是器重，那是万不能有所闪失的，此事还请李真人定夺。”

苏妙夷听他言下之意，竟似是劝李素微同意贺风脜的这番交易，立时疾声冷笑道：“庄兄未免太过分了，你们自己的弟子被擒，便该自己去救回来，又与我玄真教何涉？”

李素微轻叹一声，道："师妹，你不必多言。"沉默一阵，忽而转头看向楚轻鸿，道，"轻鸿，方才贺兄与庄兄所言，你也听见了，不知你自己作何想法？"

苏妙夷一惊，此际李素微让楚轻鸿自己说话，无疑是想劝她答应此事，那群天风峡刀客性情粗莽无礼，若她一个年轻女子去到凉州，还不知会有何遭遇，不禁颤声道："素微师兄，你、你怎能如此？"

赵长希将重伤软倒的游不净搀扶起来，瞪着李素微，冷笑道："李师弟，我原以为你与燕寄羽是狼狈为奸，没想到你却是甘当他的走狗，将我玄真教的声威置于无地……嘿嘿，今日有我老赵在此，谁也莫想勉强轻鸿！"

楚轻鸿与李素微静默对视，忽而轻声道："我愿意去。"

先前方轻游退教与她诀别，她已极感伤心，今日得知师门竟要处死方轻游，更是灰心绝望，已觉生无可恋，虽不知贺风馗究竟意欲何为，却也全不在意，当即出言答应。

赵长希闻言一怔，只听苏妙夷急声道："轻鸿，你说什么傻话！"

楚轻鸿微微摇头，道："请几位师长莫要为难，是我自己愿意前去天风峡。"

贺风馗闻言一笑，颔首道："如此最好。"

杨仞见状心念急转，暗忖："俞兄先前去追贺风馗，多半已将楚姑娘与楚风萧的关系告知了他，料想楚姑娘即便去得天风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但见庄诚对着楚轻鸿躬身揖道："有劳楚姑娘了。"又想："他娘的，停云书院这帮人当真无耻之极。"

眼看楚轻鸿走到贺风馗近旁，任凭贺风馗制住了穴道；苏妙夷神情一震，终究却也没再开口。

杨仞也迈步走近贺风馗，拱手笑道："在下杨仞，与贵派的赵风奇赵老兄是好朋友，曾听他提起过贺前辈。"

贺风馗正要将叶凉掷给庄诚，听到“赵风奇”三字，一瞬里目光微黯，淡淡道：“是么，幸会阁下。”

杨仞笑道：“幸会幸会。”说话中偷眼打量叶凉，这才察觉叶凉双目微微睁开一线，倒似也并非全然晕厥，但却又浑身纹丝不动，不禁心下微奇，忽又想到：“这贺风馗是从凉州赶来的肃州，应当不认得叶凉才是，又怎会这般巧合地将叶兄救下？”

第四章 烛影飘鸿（十）

庄诚从杨仞身旁经过，缓步走到贺风馗面前，略一犹豫，却不伸手接过叶凉，只微笑道：“贺兄，这便有劳你将叶师侄放下吧。”

贺风馗冷淡一笑，道：“庄兄到底信不过我。”言毕左手松开，昏迷中的叶凉顿时委顿在地。

庄诚目视贺风馗，缓缓弯腰去扶叶凉，方触及叶凉的衣衫，忽而身躯一震，眼看着叶凉自行跃起，双目陡睁；两人对视了一眼，庄诚心中一凛，只觉叶凉的眼神模糊痴怔，恍若蒙着一层雾气似的，正自惊疑，叶凉伸手一推，手上“秋水”剑意迸发，将庄诚推得重重跌坐，肋间裂开一道血口。

杨仞一惊，赶忙向旁退出两步；叶凉脖颈微转，又与楚轻鸿打了个照面，随即迈前半步，突兀出掌劈向楚轻鸿心口，此时楚轻鸿穴道为贺风馗所制，动弹不得，贺风馗耳听叶凉的掌风虽极细微，却如风雨前隐隐约约的闷雷一般，竟迫得自己呼吸一窒，情知威势不凡，当即沉劲于臂，抓向叶凉的手腕。

叶凉身形微滞，手掌仍是向前劈出；贺风馗低哼一声，右手软软垂落，手臂上的内劲竟在碰到叶凉手腕的一瞬里便被消融殆尽；眼下除了贺风馗，相距楚轻鸿最近之人便是杨仞，他听了吴重所说“近几日那楚轻鸿有性命之忧”，本来一直在猜测究竟是谁要害楚轻鸿的性命，却万没料到此言应验之际竟会是眼前这般情形，仓促间将“清河刀”连刀带鞘地挥格出去——

叶凉一掌劈在刀鞘上，杨仞脸色霎时一白，以刀拄地，险些跪倒。

杨仞先前凑近贺风馗，本是担忧贺风馗在制住楚轻鸿后顺手便将叶凉击死，转眼便遭逢叶凉暴起发难，情急中运功提劲，终究抵御不住叶凉掌上的剑劲，几天前他一刀斩伤温蔚，经脉岔乱，被秋剪水助他理顺了内息，到今日内伤本已痊愈了许多，此刻被“秋水”剑意引得旧伤复发，浑身忽冷忽热，经络中恍若刺入了万千根银针，一时动弹不得。

秋剪水刚刚将烛台持在手里，瞥见杨仞口鼻中忽然淌血，顷刻便染红了胸前衣襟，惊凛之际，急掠而近，出掌抵在他背心，渡过内力。

叶凉被杨仞一阻，立时呆呆站定，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掌，目光惘如孩童；晏格上前搀起庄诚，眼瞧他伤势颇重，不禁喝道："叶师侄，你疯了么！"

叶凉心神为喝声所吸引，倏忽转身跃至晏格跟前，抬掌便劈，晏格又惊又怒，挥掌便迎击过去；与此同时，另两位停云执事卢修、欧阳致也掠到了叶凉身后，各自出掌拍向叶凉的双肩。

叶凉的手掌与晏格的掌心轻轻一触便向后撤肘，肩头顺势一振，将欧阳致与卢修震得倒飞出去，两人半空里只觉如有一股泼天风雨从掌上倒灌过来，在体内横直乱撞了一瞬，将五脏六腑都冲撞得重伤。

晏格眼看叶凉撤掌，便待变掌为拳，将叶凉击晕过去，倏而掌上一痛，一道短细的剑痕从掌心绽开，血花飞溅，晏格的手指止不住地颤抖起来，周身内力恍如堤防决口一般，顺着那道剑痕急泻而出——

晏格惊骇失声，连连出指封闭右臂经络，止住内息流泄，短时里蹿起一身汗水，踉跄倒退，几至虚脱。

叶凉身躯摇晃，手足古怪地扭动了几下，慢慢环顾殿内，众人与他目光一触，无不心中暗凛；李素微沉声道："此人已迷失了心性，诸位都退远些！"

此际陈彻与宁简正要抢近叶凉，闻言身形一顿，犹豫片霎，也各自向后退去。

秋剪水疾运功力，将内息源源不绝地传入杨仞经络，只觉他此次内伤颇重，内力在各大经穴间游走如麻，极难理通调顺，凝神以右掌渡劲之际，左手中也不知不觉地溢出内劲，引燃了手上的烛台——

叶凉觑见烛火，身影宛如鬼魅般在殿内一闪，挥掌劈向秋剪水；秋剪水正自凝起十成内劲为杨仞疗伤，心知倘若分劲接招，杨仞体内方有些稳下来的内息只怕立时便会再度纷乱，眼见叶凉的手掌已近在咫尺，

心头一阵慌乱迟疑；电光石火之际，杨仞猛地沉肩一顶，将她撞到一旁，随即矮身避过掌风，拦腰抱住叶凉，在地上打了个滚儿，将一口血呕在了叶凉的胸腹间。

两人翻倒出去，杨仞手足颤动，连刀柄也没力气再握，只得将清河刀搁在地上，挣扎着撑起身子；叶凉足尖微触地面，倏忽已挺身跃立，胡乱走动了几步，目光随即被自己衣衫上的血迹吸引，垂下头出神端详起来。

先前晏格受伤之后，无人搀扶庄诚，他便又跌坐在地，此刻眼瞧着叶凉踱到自己身旁，莫名地停步低头，不禁暗自苦叹，悄无声息地将“鸿翼笔”捏在手里；倏然间两人目光再度相触，叶凉眼中掠过一抹异光，陡然俯身劈掌，切向庄诚咽喉。

庄诚手腕一振，鸿翼笔刺入了叶凉左腿，叶凉身躯微震，却恍如不觉痛似的，手掌仍自落向庄诚咽喉；庄诚心念电转，眼前这叶凉虽深受燕山长器重，但终究不及自己的性命重要，此时别无他法，当即使出了“鸿舒六翮”中最神妙的一式“停云刺”，笔锋如电，点向叶凉的丹田要穴——

杨仞从旁瞧见，一瞬间眼前却闪过了树林中雷缨锋拳毙赵风奇，转身离去的身影，心想：“那日若不是我救了雷缨锋，赵老兄便也不会被他打死，他娘的，仗义救人有什么好，这等蠢事，老子这辈子是不会再做。”

众人的惊呼声中，殿内飒飒一响，一道狭长的气劲宛如长河天降，横亘在叶凉与庄诚之间，将两人各自弹开。

与此同时，李素微与赵长希一左一右，不约而同地掠近了叶凉，将他双手的腕骨卸脱，随即出指如风，连封叶凉周身十余处穴道；他两人同门习武多年，今日虽已反目成仇，但危急关头仍极默契，当机立断地制住了叶凉。

此番殿中惊变如兔起鹘落，不过须臾，众人眼瞧叶凉慢慢软倒在地，相顾一眼，仍不禁心有余悸。

杨仞方才以掌代刀，勉力劈出了一式“天锋”，此刻眼见救得叶凉，心下微松，身躯颤颤巍巍，顿觉整个人轻飘飘的，仿佛全身血肉都已消融化散，只有丹田处“关元穴”残余一点刺痛；茫然之际，转头看向秋剪水，未及说什么，便已扑倒在地。

秋剪水双唇紧抿，掠过来扣住杨仞右手脉门，一言不发地为其传功疗伤；宁简见杨仞晕迷不醒，而秋剪水额上渐渐渗出细汗，显是有些吃力，当即也快步走近，握住杨仞左手，与秋剪水一齐渡劲。

庄诚缓缓站直身躯，目视贺风馗，摇头叹道：“贺兄，没想到你将叶师侄带来此间，却是安得这般歹心。”

贺风馗已决意服从“正气长锋阁”的约管，自也不愿见此局面，闻言皱眉道：“庄兄此言太过冤枉贺某，我只将叶凉救下，哪知他竟已被人乱去了心神？”寻思片刻，又沉吟道：“我救这小子时，在场之人除了青箫白马盟弟子，却还有金陵雷家的雷缨络……莫非便是她弄的鬼？”

众人相顾惊疑，苏妙夷蹙眉道：“若真如此，这位雷姑娘可是好深的心机。”

过得片刻，宁简察知杨仞经络中的内息渐趋平稳，轻轻吁了口气，转头与陈彻相视一眼，低声道：“是我疏忽了，让杨仞重伤，实在有负所托。”

秋剪水闻言微怔，忽听李素微叹道：“好个吴重。”——这句话却是他今日在殿中第二次说出，秋剪水一凛，随即蓦然恍悟：“恐怕托付宁姑娘救护杨仞的人，便是吴重。”

庄诚目光闪烁，倏而接口道：“李真人以为是吴重？”

李素微颔首道：“不错，雷缨络年纪轻轻，又怎有此本事惑乱叶凉的心性，即便真是她的计谋，多半也有吴重在暗中帮持。”

殿内一时静默，众人神情惊异，各怀心事，都不说话。秋剪水回想起先前吴重传音时的惫懒笑语，不禁暗忖：“这吴重自己不露面，只将叶凉送到这里，却在顷刻间便重创了停云书院的四大执事，破去了殿内的

危局，手段委实可怖。”

第三章 烛影飘鸿（十一）

宁简与陈彻看着倒地的叶凉，回想起数月前奔走在春雪镇上的那名诚朴少年，心下均是一叹。

秋剪水环视殿内，心知今日这般情势，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将书信交与李素微，若在道观中久耽下去，恐会另生变故，而杨仞内伤沉重，也须得寻个隐蔽处歇养，当即手上微微发力，将晕厥中的杨仞拦腰抱起，轻声道："诸位前辈，晚辈先行一步。"说完不待殿内诸人接口，径自快步朝着殿门外走去，她为人素来端谨，若换作平时，万不会在武林前辈面前做出如此失礼之举，只是此刻却也顾不得这许多了。

晏格脸上怒色一闪，喝道："放下杨仞再走不迟！"他在四位停云执事中受伤最轻，言毕身形展动，已拦在秋剪水之前，出掌便朝杨仞的胸襟抓去。

秋剪水斜退一步避过，怀抱中的杨仞受到颠簸，轻轻一咳，嘴角又溢出血来；晏格冷笑一声，掠步又近。

秋剪水心下一急，也不说话，左手中烛台轻摇，烛焰倏明忽灭，一瞬里晏格眼前一暗，心生幻感，恍若沉入了黑黢黢的地牢，凛然眨了眨眼，秋剪水却已从他身侧闪过，迈步出了殿门。

庄诚与欧阳致、卢修对视一眼，齐齐掠向门口，庄诚口中叫道："秋掌门三思！"

秋剪水步履一顿，庄诚等三人也随之停步，与晏格并肩站定；庄诚微笑道："这位杨兄弟是我们燕山长下令要捉拿之人，秋掌门莫非不知？昔年秋掌门的师姐与燕山长可谓是莫逆之交，还望秋掌门莫要为难我等，也莫要伤了巴山剑派与停云书院之间的和气。"

秋剪水听他提及师姐，身躯微颤，不禁在心里自问："师姐，你说我究竟该如何是好，是否该交出杨仞……"低头瞥了杨仞一眼，又想，"可是，可他伤势太重，我总不能让他死去……"这"不能让杨仞死去"的念头一生，心中倏而打定了主意；晏格见她不答话，顿时怒道："秋姑娘，你

可别冥顽不灵!”

“晏师弟稍安。”庄诚瞧出秋剪水双肩颤抖，料想她已被自己的话语震慑，正待再劝，陡然心神一凛，却见她左手烛台平平向外一扬，烛火倏忽重燃，焰色由青白转为赤红，宛如一滴鲜血当空悬浮。

四位停云执事面面相觑，但见秋剪水纤细的背影站在殿门口，一手持着烛台，一手横抱杨仞，微微侧头回眸，虽瞧不见她的面容，却均感心弦一紧，明白她已决意要带走杨仞。

宁简忽道：“有我和陈彻在此，秋姑娘请安心离去。”

秋剪水轻声道：“多谢宁姑娘。”言毕头也不回地飞奔而去，殿内喧乱声渐远，她打了个唿哨，那白马从道观的马厩里冲过来，她跃上马背，疾驰出了道观。

两人共乘白马，一路回到肃州城中，街上行人瞧见一个美貌的妙龄女子怀抱男子纵马飞驰，不禁纷纷侧目；秋剪水不愿暴露行踪，便找了一家客店将白马寄下，带着杨仞转入暗巷，悄无声息地穿过多处宅院，正自疾行，忽而留意到杨仞嘴唇微微翕动，似乎念念有词。

秋剪水一怔，以为杨仞苏醒，静听了一霎，察觉他只是张嘴，却不出声，多半是陷入了梦境；又过片刻，倏听杨仞呢喃道：“秋姑娘，我……你……”

秋剪水凝神听去，杨仞“你你我我”地咕哝了一阵，却也没说出什么来。

两人初至道观是在清晨，等到杨仞醒来，却已是当夜戌时；杨仞微微侧颈，只见自己躺在屋子里一张宽软的大床上，屋门外隐隐有些人声，却听不清楚；眼瞧秋剪水坐在床边，便低声问道：“秋姑娘，咱们这是在哪儿？”

秋剪水闻言犹豫片刻，蹙眉道：“在肃州。”

杨仞一怔，苦笑道：“我知是在肃州，咱们是在肃州哪里？”

秋剪水略一静默，没好气道：“在青楼。”

杨仞又是一怔，没想到秋剪水却还记得自己先前所言，当即微笑道：“不错，若想避开停云书院的搜捕，这里确然是最稳妥之地。”

秋剪水心中转念，问道：“你已晕去了许多时辰，醒来又怎能知道咱们仍在肃州？”

杨仞道：“我虽然晕迷，但心底仍有一丝清醒，一直数着步数，咱们先是骑马，后来秋姑娘又施展轻功带着我，计算方位和总的步数，自是仍在肃州城中。”

秋剪水诧异道：“你计算步数做什么？”

杨仞沉默一会儿，道：“嗯，多半只是我习惯了。”他自小心志坚决，十一岁时师父死去，他濒临绝境，独自在大雪中走出十万多步，便是靠着在心中计算步数，才强撑下来，今日他身受重伤，性命垂危，不自禁地便又算起步数来。

秋剪水闻言愈奇，道：“这是什么习惯？”

杨仞微微摇头，道：“我也说不上来……也许我只是不想就这么昏昏沉沉地死去，总想算清些什么，记住些什么，其实也没什么用处。”

秋剪水想了想，道：“杨仞，你心思当真极警惕，即便在晕迷中，也能计算。”

杨仞轻轻吁了口气，道：“你说的不错，我尚未重振乘锋帮，尚未练好刀术，我不能死，不能犯错，我得活着。我是不得不机警。”

顿了顿，目视秋剪水，又道：“秋姑娘，多谢你仗义相救。”

秋剪水只淡淡“嗯”了一声，却不接口。

杨仞道：“天色不早，今日实在有劳，便请秋姑娘回房歇息吧。”

秋剪水寻思一阵，摇头道：“你伤势太重，我便在这里守着你，省得你竟又偷偷起来练刀。”

杨仞一愣，也只得苦笑道："多谢秋姑娘体贴。"

他说完便径自沉睡过去，过得一个时辰，微微睁眼，却见秋剪水闭目端坐在一张圆凳上，双手交叠，似正在歇息。

杨仞坐起身来，慢慢下床，眼见秋剪水兀自闭目不动，心下松了口气，挪步到门边，只觉丹田剧痛，周身虚乏，别说练刀，恐怕拿刀的气力也没有，不禁暗自叫苦；站在门口缓了口气，轻轻推开房门，赫然惊见门外立着一名身姿窈窕的女子，手持烛台，轻纱蒙面。

杨仞瞧见烛台，吓了一跳，心想："他娘的，难道秋姑娘还会分身术不成？"——定睛再看，顿时讶声道，"雷姑娘，你怎么来了？"

第四章 烛影飘鸿（十二）

雷缨络冲他颔首致意，道：“见过杨公子。”

杨仞未及开口，便听身后的秋剪水轻声道：“雷姑娘请进。”他心下顿时恍悟：怪不得秋剪水任凭自己下床、开门，也不拦阻，定是早已察觉雷缨络来到了门外；眼见雷缨络进得屋内，不禁笑呵呵道：“雷姑娘，你怎么也拿着烛台，险些叫我认错了人。”

雷缨络轻笑道：“我既要冒替秋姐姐与‘青箫白马盟’结伴而行，自然也须手持烛台。”

杨仞点头道：“言之有理。”料想定是秋剪水与她约好了今夜相见，便又问道，“雷姑娘孤身来此，不会引得那秦楚起疑么？”

雷缨络道：“这地方本是秦楚最爱来的，今日黄昏他便匆匆离了一众手下，鬼鬼祟祟地不知去向，只怕是比我还早来到这里。”

杨仞闻言挠了挠头，一时无话，却听秋剪水轻轻一叹，道：“雷姑娘，你真要与秦楚定亲么，难道你竟愿意嫁给这样一个轻浮虚伪、无能无德之人？”

雷缨络闻言静静不语，却似默认；秋剪水端详她一眼，忍不住道：“那叶凉呢？”

雷缨络淡淡道：“秋姐姐，我不明白你此言何意。”

秋剪水一怔，在心里斟酌着词句，问道：“雷姑娘，难道……难道你心中没有叶凉么？”她平素不曾与人聊起男女情爱之事，乍一问出口，自己先觉得颇为羞怯紧张，语声甚是低微。

雷缨络神情从容，闻言只微微一笑，道：“从前叶凉住在滁州临江集时，我便悄悄去看过他几次，去年他经金陵赶赴昆仑，我在暗中一路护送，这些他自己都不知晓，但我心中早就有他了。”

秋剪水心下微惊，道：“雷姑娘，原来你早就识得叶凉。”

雷缨络轻轻“嗯”了一声，道：“十多年前，叶凉的父母因为一封书信被杀，致使他幼时便孤苦流浪，很是可怜。我听师父说了他的事，心中记挂，曾去寻访过他。”

杨仞听得好奇，插口道：“什么书信？莫非与我和秋姑娘要送的信有关么？”

雷缨络点头道：“确也有些关联，不过那封书信只是‘伪信’之一，只有秋姐姐和杨公子手中的书信才是刀宗亲笔所写。”

杨仞道：“那‘伪信’又是什么，有许多封么？”

雷缨络道：“伪信也不过只有数封，都是昔年目睹过刀宗‘天地朝夕’刀意的人所写下，譬如燕寄羽的‘停寄笺’，柳续手书的‘竹声新月’词，都可归为伪信。”

杨仞道：“原来如此，这‘伪信’既是假的，想来也没什么用处了？”

雷缨络道：“那也不然，武林中新近的青锋令使陈彻，便是先后看了‘竹声新月’词与‘停寄笺’，才得以悟成‘意劲’。”

杨仞闻言沉吟道：“我曾听方白老兄说，这位陈兄是得了云荆山的刀意，他不见云荆山的亲笔书信，仅凭两封伪信便能领悟其刀意，天资当真是极高了。”

雷缨络道：“不错，这位陈公子当真是一位奇人。”

杨仞寻思片刻，又问道：“可是尊师戚前辈又怎会知道叶凉幼年之事？”

雷缨络道：“只因那封书信起初本就是在师尊手中，后来她转交给吴重，吴重又将书信托放在了鄂州‘晴川刀’一派，直到去年吴重携信西去昆仑，在春山峰顶上撕得粉碎，武林中便少了这封‘伪信’。”

杨仞点了点头，心念一转，叹道：“我瞧叶兄为人朴实厚道，与人交手总是颇留余地，不知为何今日在道观中竟犯起疯魔来，打发了性儿，那股威势可真是骇人……”

雷缨络知他言辞中的试探之意，也不隐瞒，只轻声道："今日叶凉本在客栈中养伤，若非迫不得已，我也极不愿去诱转他的心性，利用他来破局。"

杨仞心下一凛，问道："那叶兄现在何处？"

雷缨络道："据我探得的消息，今日你们离开道观不久，停云书院的四位执事便也带着叶凉走了，他们本是来助李素微擒制赵长希，却落得自己身受重伤，加之忌惮宁、陈主仆，倒也未再生事。"

杨仞闻言又细问了几句，得知后来贺风馗趁隙挟着楚轻鸿远遁，而赵长希三人虽与李素微、苏妙夷不欢而散，双方却也没什么死伤，便道："只盼叶兄此刻已恢复了心性。"

雷缨络道："庄诚、郭正等人恐怕治不了叶凉，他们多半已带叶凉去见燕寄羽，凭借燕山长的修为，自然能将叶凉治愈。"说到后来，却是轻幽一叹。

杨仞一时不语，暗忖："叶兄福气不浅，竟得武林第一美人儿的垂青，嗯，可是他糊里糊涂，多半自己还不知道。"

秋剪水沉吟道："想来即便燕山长'治好'了他，他也仍记不得吴重，也记不得雷姑娘你。"

雷缨络神情微黯，片刻后道："眼下他不记得我，于他倒也是好事。"

秋剪水眼见雷缨络素来沉静淡然，似乎从不惊慌悲恼，却只在提及叶凉时神色才偶有异样，显是对他极为牵挂，不禁又道："雷姑娘，咱们绕来绕去，你却还没答我，你当真要嫁给秦楚么？"

雷缨络眨了眨眼，轻笑道："秋姐姐，你今夜约我来此，恐怕不是要问我叶凉的事吧。"

秋剪水见她如此说，也就不再多劝，只道："我请雷姑娘前来，是想商议刀宗书信之事，不知雷姑娘以为该当如何处置这两封书信？"

雷缨络颔首道：“此事我已仔细想过，秋姐姐与杨公子既与刀宗的书信有此深厚缘分，便该由你们两位自行处置才是。”

杨仞接口道：“那我若是现下便将书信烧了呢？”

雷缨络莞尔道：“只要两位真是遵循自己的心意行事，无论做何决定，想来也都是好的。”言毕敛身施礼，淡淡地又道，“夜色已深，我便不打搅两位了。”

秋剪水闻言微微蹙眉，只觉她这句告辞之语仿佛颇有些古怪，可要细究起来，却似又只是一句寻常言语罢了，便只点头与她道别，将她送出了门去。

秋剪水掩好房门，回身从行囊里取出那两封书信，出神端详良久，忽道：“有时我真羡慕雷姑娘，不似我这般没用。”

杨仞一愣，却听秋剪水轻叹道：“杨仞，你和雷姑娘很有些像，你们心思都很坚定，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该做什么，我却连郁师姐临终交托的事也不知该如何去做。”

杨仞记起数月前初遇秋剪水时，也曾在河边偷听到她说自己“没用”，后来他在雨夜亲眼见她击败温蔚等人与岳凌歌，这才得知她身为巴山剑派唯一练成“心照”境之人，修为实是高得骇人，若换作是他有这般修为，自然要好好地炫耀显露出来，此刻却听她仍是自称“没用”，忍不住摇头笑道：“秋姑娘，你武功这么高，又怎会是没用，分明是有用得很，要我说今日在道观中，你便该将那些停云书院的所谓‘武林前辈’教训一番，料想他们通通不是你的对手。”

秋剪水蹙眉道：“那四位前辈修为极高，听说停云书院的每位执事都各有一项绝学，不到决死之际绝不轻用，当时他们虽受伤不轻，但也没你想得那么容易对付，更何况……”说到这里，却住口不言。

杨仞一怔，随即明白秋剪水当时实也是顾及自己的伤势，不愿与停云书院久耽下去，心中颇为感激，勉力拱手道：“多谢秋姑娘。”

秋剪水打量他一眼，忽而轻轻吁了口气，手持书信走到他身旁，

道："杨仞，你这回经络受伤颇重，恐怕免不了要损失不少功力。你若想真正痊愈，不妨便打开这两封刀宗的书信瞧瞧，兴许便能领悟出什么疗伤的法门。"

第四章 烛影飘鸿（十三）

杨仞闻言神情微震，心知若真看过了信，一生的命运便就此转变，与秋剪水对视一眼，低头沉思不语。

秋剪水道："杨仞，你内功底子不浅，那一式'天锋'的刀意也颇神妙，其实在武林年轻一代之中已鲜有敌手，若因今次伤势而损伤了修为，未免太过可惜……"

杨仞听到这里，抬头一笑，道："多谢秋姑娘好意，但我只想练好乘锋刀法，可不想领悟什么'意劲'。我从前立过誓的。"

秋剪水一怔，点头道："嗯，我曾听你提过不愿修成'意劲'，却不知你为此还曾立誓，是你师父不许你练别派的武功么？杨仞，不知你师父姓甚名谁，在武林中有什么名号？"

杨仞说完方才那句话便又低下头去，怔怔出神，秋剪水瞧在眼里，心念微动，忽而轻声问道："杨仞，你师父……你师父很没用么？"

杨仞一愣，皱眉道："秋姑娘，你干嘛平白无故骂我师父？"

秋剪水道："这话是你做梦时自己说的。"

杨仞又是一愣，随即哈哈笑道："我说过这梦话么？那是我胡说八道，我师父他老人家是很好的。"

秋剪水"嗯"了一声，忽听杨仞又道："师父临终前曾对我说，'为师就要死了，今后你若遇到自己一个人无法越过的难关……'"

秋剪水心想："他师父临终前还牵挂着他，那也确能算是不坏了。"正自转念，却听杨仞继续道：

"'今后你若遇到自己一个人无法越过的难关……那就一个人越过去。'"

秋剪水闻言一愣，心想："这算哪门子的遗言，他师父怕是临死糊涂

了，交待下一句矛盾无用的话。”眼看着杨仞慢慢挪步回到床边，坐在了床上。

秋剪水道：“你当真决意不看这书信么？”

杨仞摇头轻笑道：“秋姑娘，你刚刚还夸我心思坚定，我若看了信，岂非就不坚定了？”

秋剪水一时无语，但见杨仞缓缓闭目，似要凝神调息，却听他道：“秋姑娘，我要练刀啦，我现下没气力施展架势，只能在心里练。”

屋里静寂下去，秋剪水左思右想，等着杨仞在心里练完了一百遍乘锋刀法、双目睁开，正待再劝他看信，忽见他转头问道：“咱们相识不短，还未请教过秋姑娘芳龄？”

秋剪水一怔，道：“我今年二十五岁。”

杨仞随口道：“嗯，原来你比我要老上五岁。”

秋剪水蹙眉不语，只觉杨仞此言着实难听，心想：“他不说自己比我小五岁，不说我比他大着五岁，偏偏要用这个‘老’字。”心中转念，微微一笑，道：“嗯，你年龄比我小，以后我便叫你‘小杨’吧。”

杨仞知道她的白马名为‘小羊’，暗忖：“好啊，竟把我当畜生叫了。”脸上笑嘻嘻道：“秋姑娘，你这是要骑我吗？”

秋剪水面色一冷，道：“杨仞，你嘴里不干不净地说些什么！”

杨仞方才脱口说出了那句话，言毕才觉出不妥，眼瞧秋剪水气恼，心下也颇为后悔，忙道：“是我失言，请秋姑娘打我骂我，我都绝无二话。”

秋剪水心知他伤势颇重，眼下又如何能出手惩治他，当即只沉着脸不说话。

夜色愈浓，青楼的生意却愈发热闹，房门外传来一阵阵浮浪笑语，似有不少客人来到。房内的两人各自静默，秋剪水心下烦乱，忽而蹙眉

道：“杨仞，你为何心跳得这么快？”

杨仞一怔，苦笑道：“它自己要跳，我可也拦不住呀。”顿了顿，又道：“秋姑娘，你的‘心照’之境果然名副其实，竟连旁人的心跳声都听得见，佩服佩服。”

秋剪水听了他的恭维，只冷哼不语。

又过半晌，忽有“笃，笃，笃”的敲门声响起。

杨仞一惊，心想秋剪水既选在此处藏匿，定是已向这青楼的管事人交待明白，却不知为何深夜竟仍有人来相扰，只听秋剪水淡淡道：“请进。”

房门推开，来者赫然却是秦楚，他走进房里几步，郑重拱手道：“在下秦楚，是‘青箫白马盟’的盟主。”

杨仞笑道：“秦盟主，你每回都这么说，我便想记不住你也是极难。”眼见秦楚衣衫有些凌乱，不禁又道，“秦盟主，你莫不是走错房间了？”

秦楚摇头嬉笑道：“我正是来拜会二位，如此良宵，只盼没有扰到二位的……”

秋剪水冷冷道：“秦楚，你来做什么？”

秦楚挠了挠头，叹道：“那在下便开门见山了。秋掌门，你和雷姑娘从春山一路东行至此，全靠在下帮你们遮掩身份，在下不敢索求什么回报，只想借秋姑娘手中的书信一观，料来对于秋姑娘只是小事一桩，不算过分吧？”

秋剪水道：“你想看信？”

秦楚坦然道：“不错。”

杨仞心中一动，暗忖：“这秦楚靠着是秦英的遗孤、方天画的义子，这才接管了青箫白马盟，本身武功瞧着却甚是低微，若这书信真如方白

老兄所言，只要看过便能领悟‘意劲’，倒是确能让秦楚短时里修为大进，在青箫白马盟之中树立威望。”

却听秋剪水冷笑道：“休想。”

秦楚道：“唉，秋姑娘有所不知，你若肯将信交与在下看上几眼，于你可谓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且听我细细道来……”

秋剪水道：“那也不必了。秦盟主，门外随你同来的两位高手，你怎不让他们也进门叙话？”

秦楚神情惊讶，啧啧赞道：“秋姑娘好厉害的修为。”随即便道，“两位师叔，请进吧。”

话音方落，便有两人步履无声地踏入屋内，却是西域“明光教”的陆孤月与卓明月。

秦楚对着两人躬身行礼，又转回身来，正色道：“秋姑娘，你身携刀宗的书信，行路中多有凶险，我这两位师叔都是绝顶高手，好在他两位已然答允了在下的请托，愿意护送秋姑娘与杨兄弟一路东行，直到两位将书信送出。”

秋剪水闻言颇觉意外，与杨仞对视一眼，却听杨仞笑道：“秦盟主，那日在客栈中，我听你说有事想请这两位高僧相助，本以为你要让他们帮你为非作歹，却没想到原来秦盟主竟是这般好心。”

秋剪水心中微动，冷笑道：“秦楚，是雷姑娘让你这般做的么？你处心积虑想娶雷姑娘，倒是什么事都肯依她。”

秦楚嘿嘿笑道：“秋姑娘此言差矣，这不叫处心积虑，这叫作一片深情。等到我与雷姑娘成婚之日，还请秋姑娘与杨兄弟都来喝一杯喜酒。”

第四章 烛影飘鸿（十四）

秋剪水对秦楚的嘴脸厌恶已极，闻言只淡淡道：“秦盟主若说完了，便请离去吧。”

秦楚笑呵呵道：“那在下告辞、告辞了。”转身整了整衣衫，径自快步出门。

陆孤月淡淡打量了秋、杨二人一眼，道：“今日我与卓师弟探过，‘停云书院’一众人与‘玄真教’的素微真人、妙夷真人都已继续东去，只留下郭正带着几个弟子仍在城中四处找寻杨兄弟的下落；两位不妨在此地多歇养几日，等郭正也离了肃州，再动身不迟。”说完略一拱手，与卓明月也出了房门。

自此杨仞便静心在这房间里养伤，青楼的老鸨每日送来饭食，除此之外并不相扰；而陆孤月与卓明月也在青楼后院的一间柴房住下，以便依照秦楚的请托，就近护卫杨仞。

数日过去，杨仞服用了不少巴山“烛照剑”一派的独门灵药，精气渐复，走奔腾跃，一如往常，只是每当运转内功，经络中仍隐隐作痛，试着施展“天锋”，刀劲时断时续，却难以贯连整式，他料想此番内伤也绝非短时能愈，不愿在肃州久待，便对秋剪水提起不妨及早启程。

秋剪水瞧出杨仞虽然貌似精力饱满，但目中神光黯淡了不少，显是功力损伤颇多，心下叹惋，嘴上也不说破，只道：“那你打算要去哪里？”

杨仞道：“那‘天风萦回’的刀谱还在赵长希手中，我须得设法夺回，否则对不住赵风奇赵老兄；但此刻也不知赵长希与他那两个狐朋狗友正在何处，若是始终难以寻回刀谱，我也得赶赴凉州，将诸般情由说与楚风萧知晓……嗯，若能在半途遇见楚老兄，那是最好。”说到这里，忽而想起贺风馗似已打算投靠正气长锋阁，恐怕迟早要和楚风萧冲突，不禁叹道：“我现下才想明白，那贺风馗带走楚轻鸿，多半是为了要挟楚老兄，好让他也听从燕寄羽的约束。”

秋剪水颔首道：“听闻天风峡的几位掌门情同手足，即便贺前辈与楚前辈想法不同，想来也定不会伤及楚姑娘的性命。”

杨仞“嗯”了一声，道：“盼是如此。秋姑娘，咱们这便走吧。”

秋剪水打算途中找寻时机再劝杨仞看信，闻言也不多说，径自收拾好行囊，与杨仞离了青楼。那青楼的老鸨赔笑着送到门外，秋剪水又多给了她一些银钱。

那老鸨眉花眼笑，连声恭维秋剪水貌美心善，又冲着杨仞啧啧赞叹：“尊驾真是好福气，好福气。”

杨仞一愣，不及接口，便被秋剪水催着走了。

两人并肩行出片刻，杨仞回望见陆孤月与卓明月牵着马走在十数丈后，脱口笑道：“难为这两位‘明光教’的高僧，也陪着咱们在妓院里下榻。”说话中秋风扫过石街，浑身凛凛生寒，低头瞧着满地落叶，又轻叹道，“咱们同住多日，足不出户，却没想到肃州城里的秋意已浓了许多。”

秋剪水听他随口胡言，恨不得拿针将他嘴巴缝住，但若指摘他言辞不妥，却又太着痕迹，便只加快步子从前引路，口中道：“我前几日将白马寄养在一家客栈，须去接回，你也须得再买匹马。”

又过半晌，两人来到客栈后院的马厩，那白马瞧见主人，发出一阵欢快的轻嘶；秋剪水沉吟片刻，道：“杨仞，你内伤初愈，不宜经受颠簸，我这匹马很有灵性，便让它驮着你，行路能舒适许多。”随即轻抚白马的马背，又道，“小羊呀小羊，这位杨仞身上有伤，你可要小心赶路，越稳当越好。”

那白马也不知听懂了没有，喷吐鼻息，却又是轻轻一嘶。

杨仞心中颇为感激，道：“秋姑娘，你待我真好，实在多谢你。”

秋剪水一怔，只道：“我去找店家再买一匹马。”言毕径自回去客栈前堂。

杨仞张望着秋剪水的背影，出神片刻，牵着白马步出马厩，漫不经意地四下环顾，但见这客栈后院甚是宽敞，有不少客人穿梭其间，目光转动，倏然看见一张熟悉面孔，却是停云书院弟子刘万山站在后院角落，正不断打着哈欠，似乎疲倦已极。

杨仞一凛，心下霎时恍悟："这些停云书生打探至此，失却了我和秋姑娘的行踪，但见白马神骏，算准了我们迟早要回来取马，便守在这里等候。"转念中放轻步子，便想趁着刘万山走神，悄然溜出后院，忽听两声清叱，却有两个蓝衣劲装的年轻女子从他对面的房屋里破门而出，手持双剑，疾掠而近——

杨仞暗自叫苦，这才知道还有旁人躲在房间里窥视后院，当即抽刀在手，眼前倏忽掠过两道白影，却是两位明光教的白衣僧赶到后院，替他挡下了敌人。

杨仞横刀退后数步，但见卓明月手握一根月白色的短棍，而陆孤月手中却是一根漆黑如墨的长棍，两人挥扫出片片劲风，顷刻间便将那两个年轻女剑客迫退。

刘万山听见响动，醒过神来，一瞧见杨仞便脸色煞白，语声急乱道："我、我竟险些放脱了你小子！"霍地从腰间抽出镔铁判官笔，想了想，又叫道，"郭师叔，杨仞已至！"

杨仞闻声暗惊，心知若等到郭正现身，那就极难脱身了，一瞬间心念急转："秋姑娘怎么还不回来？……嗯，她修为高绝，自保无虞，况且郭正也未必会为难她，我先骑白马离去，稍后再与她会合便是。"当机立断，上马便走。

他勒紧缰绳，方驰出一步，那白马凄厉一嘶，前蹄跪地，杨仞猝然从马背上摔落，侧头看去，惊见马蹄上插着一柄寒光森森的短剑，不远处一人白衣如雪，容颜清艳，脸颊上有一道淡淡刀痕，赫然是戚晚词快步行来。

杨仞方才瞧见那两个年轻女子手中的短剑，心中便隐隐不安，此刻更是悚然一震，爬起身来扭头便跑，眼角余光瞟见又有七八名蓝衣女剑

客从各屋里奔出，将陆、卓二人围在中央，想来都是戚晚词的门徒；又见段峋也抢步出门，与刘万山一道去助那些女剑客。

“他娘的。”杨仞暗骂一声，心知自己经络有损，眼下难以施展“天锋”，与戚晚词这等高手实无一拼之力，便只提刀朝着后院门口狂奔；戚晚词身形闪动，急追过去，那白马忽然长嘶一声，人立而起，却恰将身躯挡住了她。

戚晚词冷哼一声，手腕轻抖，脚下转折，已闪过了白马；在她身后，那白马的脖颈处绽开一条细线，马头滚落在地，鲜血扬洒如箭。

杨仞耳听背后异响，却也无暇回头，眼看即要奔出后院，忽然迎面撞来一人，侧身正要让过，那人出指如电，连封他胸腹间数处穴道，却是郭正闻声来到。

杨仞脚下一滞，伫足僵立，瞥见“明光教”二僧仍被一众峨嵋“织星剑”的女剑客与刘万山、段峋围困，忽又听见客栈前堂传来一阵桌椅翻倒声，随即便是一声嗡嗡刺耳的弦鸣，心下暗凛：“看来秋姑娘是让岳凌歌缠住了。”

戚晚词缓下步履，从容走到杨仞面前，冷笑道：“杨仞，你今日还有何话说？”

杨仞目视戚晚词，陡然想起树林中她出言让雷缨锋击死赵风奇的情景，心中涌起一股悲愤，却不怎么害怕了，只笑嘻嘻道：“在下齐桐，贵为青箫白马盟‘白’字堂的堂主，戚前辈莫不是认错人了？”

第四章 烛影飘鸿（十五）

戚晚词脸色一寒，道：“死到临头，还敢卖弄口舌。”话音方落，右腕一挑，短剑刺向杨仞咽喉。

郭正一惊，方才他制住杨仞之后，正待掠到陆孤月与卓明月那边，忽见戚晚词竟要杀死杨仞，当即挥掌将她手腕格偏——

一瞬间两人手腕相触，内劲交迸，郭正仓促出掌，力道终究不及戚晚词蓄势凝劲的一击，手臂剧震，只觉周身气血一鼓，竟险些跌倒。

戚晚词冷声道：“郭执事，你为何阻我？”

郭正沉下一口气，压住纷乱的内息，拱手道：“戚掌门或有不知，郭某须将这杨仞带回华山，交由燕山长处置，这也是燕山长的亲口吩咐。”

戚晚词瞟向郭正，道：“燕山长可是让你将这小子活着带回么？”

郭正一怔，道：“那是自然。”

戚晚词静默片刻，微微颔首：“既是燕山长的吩咐，我自当遵从。”

郭正拱手道：“多谢戚掌门体谅。”言毕迈步掠出，便要赶去相救落在下风的刘万山与段峋，经过戚晚词身侧时，戚晚词倏忽拍出左掌，重重印在郭正肋间。

郭正脚下一顿，猛地呕出一口鲜血，侧头看向戚晚词，踉跄退出，神情惊骇。

戚晚词震退郭正后也不追击，右腕轻振，短剑又朝着杨仞脖颈抹去。

郭正心中大惑，虽不明白戚晚词为何忽施重手偷袭自己，但心系燕寄羽所托，绝不能任她将杨仞杀死，吐气沉声，凝起指劲，闪身掠回去，指尖点在戚晚词的脉门上，再度格开了剑锋。

他的鸿翼笔被方轻游斩断，没了趁手兵刃，但此刻以指代笔，威势

也极凌厉，只是他心想自己与戚晚词之间定有误会，打算稍后分说清楚，故而指劲在戚晚词的脉门上一触即收，却也不欲将她重创。

戚晚词右腕顺势偏转卸劲，左掌挥出，砰的一声，击在郭正腹间。郭正身躯一晃，嘴角溢出汩汩鲜血，顷刻间已受颇重内伤，涩声道："戚掌门，你……"

戚晚词一言不发，右手径自刺出短剑，落向杨仞心口，郭正一句话不及说完，慌忙振臂出掌，掌缘切在短剑的剑刃上，却发出清促的金铁声，又将杨仞救下。

几乎同时，戚晚词拧腰屈臂，雪衣闪转，左肘将郭正撞退，右手短剑兀自刺向杨仞心口，郭正忽然清喝一声，大步迈出，身躯一顿，宛如渊渟岳峙，抬臂架住了戚晚词的右腕。

戚晚词微微蹙眉，面色愈冷，剑锋稍敛即出，剑光闪烁如飞雪，招招落向杨仞要害；郭正指掌变幻如风，急急将她的剑招拆解，他与戚晚词的修为本在伯仲之间，即便心无旁骛，凝起十分心神与她交手，也未必能占据上风，更何况还要竭力去保杨仞的性命，一时间落得处处受制。

两人一个攻势不停，一个不断来救，戚晚词右手每刺出一剑，左掌便顺手在郭正身上击上一记，仅过片刻，郭正救下了杨仞七八次，周身各处却也挨了七八掌，嘴角鲜血长流，染得胸前衣衫通红一片。此时段峋已被陆孤月打倒在地，挣扎难起，见状哭叫道："师父，师父！"

刘万山闻声转头，眼见郭正浑身浴血，心下一惊，霎时被卓明月的短棍扫飞出去。

卓明月与陆孤月脚下腾挪，始终以背靠背，与那些峨嵋"织星剑"的女弟子周旋；单论修为，任何一个女剑客均远逊他两人，但眼下九名女剑客结成"万象星海"剑阵，剑光如星光交织，繁密浩瀚，围得甚是严紧，他两人均知"织星剑"杀人不流血，剑意极为神异，一旦稍微不慎，被剑劲透体而入，便有性命之忧，故而虽知杨仞情势危急，短时却也难以过去救援。

杨仞穴道被封，动弹不得，方才惊变乍起，已瞧得愕然呆住，此际回过神来，眼见戚晚词又是一剑刺至，急声叫道：“郭师叔，你快退开吧！”

郭正口鼻滴血，脚下踉跄，似要摔倒，却是横跨一步，拦在杨仞身前，劈手抓住了短剑，剑锋从他掌心穿过，带得他身躯朝后一晃，将杨仞撞倒在地。郭正勉力稳住身躯，摇头道：“戚掌门，我不明白……”

戚晚词面若冰霜，却不理会郭正，右腕一撤，剑刃在郭正手掌上留下一个血洞；郭正浑身一颤，脸色却渐渐沉静下来，转身俯腰，去给杨仞解穴。戚晚词嘴角流露诮笑，掠近一步，振剑再刺，郭正霍然回身一掌，将她手中短剑打飞。

一瞬间郭正只感天旋地转，自知命不久矣，不待戚晚词再度攻上，横掌当胸，平平推出，这一掌是他毕生功力所聚，宛若长云凝天，大雨泻地，显出夺换天地风云的气象。

戚晚词神色一紧，凝劲挥臂，与郭正对了一掌，脸色顿白，噔噔噔连退三步，只觉仍难消解郭正掌力，又借势斜斜掠出，在短剑坠地处一停，顺手将短剑抄起。

郭正迫退戚晚词后，立时转身将杨仞抱起，足尖几个起落，已从客栈后院的院墙跃出。

他抱着杨仞奔行在街上，几次想要为杨仞解穴，内劲却难以凝集，瞥见街上有个牵着马的路人，当即从怀中掏出一大把银钱，丢给那人，而后跃上马背，一路疾驰出了肃州城。

来到旷野间的一处草坡上，郭正不住咳血，想要说些什么，却忽从马背上摔落，杨仞顿觉身后一空，他穴道被制之后一直暗自运转“乘锋诀”解穴，此刻心中一急，瞬息冲开了穴道，跃下马来，那匹马嘶鸣一声，径自冲下草坡去了。

杨仞奔到郭正倒地处，将他上半身扶靠在自己臂膀上，颤声道：“郭师叔，你、你怎么样？”

郭正身躯轻抖，倏忽一把抓住杨仞的衣袖，正色道："杨仞，郭某说过……郭某总有擒住你之时。"一边说话，口中不断咳出血沫。

两人对视一瞬，郭正脸色松懈下去，撒手道："……你走吧。"

杨仞摇了摇头，道："郭师叔，你须得赶紧运功疗伤，我这便助你疗伤吧。"

郭正叹道："那也不必了。杨兄弟，先前叶凉说你是个侠义之人，我本还有些怀疑，后来又听庄诚师兄说起，前几日在道观里叶凉迷失心性，险些与庄师兄同归于尽，他两人却是被你、被你救下……杨兄弟，从前是郭某小看你了。"

杨仞一怔，低声道："郭师叔，我不过是个混小子罢了，当不起'侠义'二字的。"

郭正闻言微笑道："你性子诙谐，总爱叫我郭师叔……杨仞，你天资聪颖，为人也讲义气，倘若你真是我停云书院弟子，我真是你的师叔，一定能将你教导成、教导成为一名……"说到这里，剧烈咳嗽起来，却说不下去了。

杨仞见状握住郭正的脉门，源源渡过内劲，却听郭正又道："杨兄弟，我已不成了，你快走吧，莫等戚晚词追上来……嗯，也不知戚掌门究竟为何如此，莫非也和叶凉一样，叫人迷乱了心性？"

杨仞摇头叹道："郭师叔，是燕寄羽要戚晚词杀你，你从温蔚手中救了楚轻鸿姑娘，挫败了他的阴谋，他已容不得你。"

郭正闻言神情一肃，语声严厉道："岂有此事？杨兄弟，你莫乱说话污蔑燕山长的清誉。"

杨仞心下暗叹，也不与他争辩，只轻声道："嗯，郭师叔，不知你可还有什么未尽的憾事，或是要留下什么话，晚辈一定为你传达。"

郭正道："我一生行事无愧无悔，自认对得起'君子'二字，那也没什么遗憾。"想了想，又道，"方才出城时迫不得已，夺了一个行人的马

匹，唉……但料想我留下的银钱也足够买下马匹了吧？”

杨仞心中一酸，点头道：“嗯，便是十匹马也买得下了。”话音方落，便觉臂膀一重；郭正淡淡一笑，溘然长逝。

杨仞缓缓站起，环顾荒野，只觉心中涩然苍茫。过得片刻，忽然隐隐听见秋剪水的呼喊声从远处传来：“杨仞，杨仞——”语气似甚急切。

杨仞喊道：“秋姑娘。”话一出口，才觉自己嗓音沙哑，浑身疲累已极，提声又道，“秋姑娘，我在这里！”

少顷，便见秋剪水手持烛台，纵马驰近，所乘的却是一匹寻常的灰马。秋剪水望见杨仞，心中一喜，翻身下马走近，瞧见郭正的尸身后又是一惊。

原来先前在客栈前堂，她遭遇岳凌歌与其侍女严知雨的围攻，苦斗许久才将两人击退，赶到后院相助陆、卓二人破去了“万象星海”剑阵；戚晚词眼瞧杨仞已被郭正救走，也不恋战，径自带着弟子退去，随后秋剪水便与陆孤月、卓明月分头找寻杨仞的行踪，却是秋剪水先行寻来此地。

杨仞听秋剪水说完，瞧见她眼圈泛红，不禁低叹道：“秋姑娘，对不住，是我太不济，没本事护住小羊。”

秋剪水闻言神情一黯，微微摇头，正待说话，忽听身后马蹄声响起，转眼间却又有三人驰近。

两人转身望去，心下暗凛，却见是赵长希与游不净、井凡石来到。

赵长希等人眼见郭正死去，问明详情后，不禁各自叹息。赵长希沉吟道：“杨兄弟，我知你极想拿回天风峡的刀谱，只要你将书信交与贫道，贫道不但即刻归还刀谱，还帮你退却戚晚词的追杀如何？”

杨仞略一寻思，只笑呵呵道：“这书信太过紧要，请容我多想些时日，再答复赵前辈。”

赵长希道：“明人不说暗话，这书信到贫道手中，可比留在杨兄弟手

里有用得多，不但能——”话未说完，语声忽顿，转头与游不净对视一眼，神情均凛，一齐转头望向草坡东边。

杨仞心下暗奇，忽听“嗤”的一声微响，却是身旁的秋剪水引燃了烛台，正自惊疑，倏又听见一轻一重两道脚步声渐近——

秋风拂过，草叶低昂，一个身形枯瘦的灰袍老者轻声咳嗽，在一名白衣书生的搀扶之下缓缓登上草坡，那书生悠然眺望着远山流云，眉目清雅端方，只是嘴角留着两撇小胡子，显出一丝玩世不恭。

“燕寄羽，你到底还是来了。”

“野草闲云处处生，人生却不自在，总不免与诸君相见。”

第四章 烛影飘鸿（十六）

赵长希闻言冷笑道：“既然不欲相见，怎不快些缩回你的华山鸟窝里去？”

燕寄羽淡淡一笑，未及开口，便听身旁的灰袍老者道：“小燕儿，扶我去瞧瞧那棵树。”燕寄羽当即谨声道：“是。”两人转身行到草坡上的一株老柳树边。

赵长希看向那老者，神情一肃，叹道：“见过柳老前辈。晚辈知道柳老前辈早已不问江湖事，可是如今令徒燕寄羽不择手段，为祸武林，难道你老人家当真要坐视不理吗？”

那老者柳空图脖颈转动，目光缓落在赵长希身上，语声疑惑道：“你这道士胡说些什么，我可听不大懂。你到底是谁，为何这般脏兮兮的？”

赵长希脸色一黯，不再多言。游不净冷哼道：“听闻柳老前辈离了春山之后心思便不大清楚，嘿嘿，也不知真是被刀宗击伤了神智，还是遭了不肖徒弟的暗算。”

燕寄羽恍若未闻，只淡然瞧着师父，眼见柳空图伸手轻轻抚过树干，神情痴迷，却不知此刻他又想到了什么。

杨仞忽地叫道：“许老头，许老头！”方才他见燕寄羽现身，心中颇为惊凛，但亦知赵长希、游不净功力都极深湛，而秋剪水的“心照”之境也颇神异，燕寄羽倘若要发难，料想也未必能讨得便宜，就只不知柳空图眼下修为高低，会否相助燕寄羽，故而才出言唤他，却是心存试探之意。

柳空图听见呼喊，转头打量了杨仞一眼，皱眉道：“你这娃儿是谁，可是在唤我么，你说的‘许老头’又是何人？”

杨仞心下一沉，道：“许老头，你不认得我了？我是杨仞，你是许念，咱们俩在春雪镇上斗了九年的嘴，你都忘了吗？”

柳空图直勾勾地瞪着杨仞，摇头道：“我不是许念。”

杨仞急声道：“那你是谁？”说话中不自禁地走近了几步；秋剪水一惊，手持烛台，快步走到他身边站定。

“我是谁，呵……”柳空图苦涩一笑，“我是柳空图，是个做下无数罪孽的大恶人，世人无不想找我寻仇讨债，天底下的每一张嘴都恨不得生吃我肉，活吞我血……”语声一顿，目露极大恐惧，转头看向燕寄羽，哆哆嗦嗦地又道，“只有、只有我这徒儿不嫌弃我，若没他守着我，我早已被杀死万千次了……”

他一边说着，一边颤巍巍地伸出手臂，紧紧攥住燕寄羽的袖角，满脸哀求之色，“小燕儿，倘若你也离我而去，我可真要死啦，我年纪老了，没几天好活，可也怕死、怕死得很……”说到后来，嗓音中已带了一丝哭腔。

赵长希与游不净、井凡石默然相顾，想到武林中人人景仰的老前辈柳空图竟沦落到这般境地，均觉心头沉重。

燕寄羽拍了拍柳空图的手背，劝慰道：“请师父安心，徒儿绝不会离弃你老人家。”

柳空图脸色一松，咧嘴微笑，忽又想及一事，语气忧虑道：“可是你现下自己也身受重伤，我真怕你敌不过那许多要杀我的人，那各门各派，漫天遍地的人，那拿刀提剑，奔来走去的人，数也数不尽，躲也躲不开，我一闭眼便能瞧见他们……”

杨仞闻言一怔，暗忖：“先前倒也曾听宁姑娘提起，这燕寄羽是在春雪镇上被薛夜鱼的‘刺青’所伤，迟迟未愈，可瞧他眼下的模样，却也不像身受重伤呀？”又见燕寄羽恭恭敬敬地道：“徒儿必会尽心竭力，护得师父周全。”

杨仞心念电转，大声道：“柳空图，你既说自己作恶多端，却不知你平生做下的最大一桩恶行是什么？”

柳空图神情一震，喃喃道：“你这娃儿问得极有道理，只是我竟想不起来了……我须得好好想想、好好想想……”说着脸上忧苦畏惧之色渐减，重又露出从前杨仞在春雪镇上见惯了的疯癫偏执神态。

杨仞心弦一紧，静静等他作答。

燕寄羽神情平静，眼看着柳空图一边苦思冥想，一边伸指在树上戳戳捏捏，却是随手将爬在树干上的虫蚁一一捻死，忽而轻叹一声，握住了柳空图的手腕，道："师父，不必想了。"

柳空图想得入了迷，嘴角流露出歹毒刻薄的笑意，正要再捏死一只蚂蚁，手腕忽被燕寄羽拉开，不禁一愣，转头与燕寄羽对视片刻，脸色慢慢平复，叹道："我已想起来了。到如今悔之晚矣，悔之晚矣。"

随即望向杨仞，肃然答道："我平生所做最大恶行，便是没在十余年前就杀死刀宗，以至于为武林留下了祸患。"

杨仞心下悚然，一时说不出话来，暗忖："过去数月里许老头与燕寄羽同行，也不知遭遇了什么，终究是又中了燕寄羽的邪法，不但变不回昔日的柳空图，也不再是我认得的那个许念了。"

却听燕寄羽淡淡劝道："好在刀宗已于数月前伏诛，师父也不必太过悔恨。"

柳空图顺手拈起垂在颈边的一缕白发，端详了一会儿，轻轻摇头，叹道："不错，悔恨有什么用，我做过太多恶，一颗心早已黑透，那也不必悔恨。"说着说着，忽又露出疑惑神色，道，"可既然如此，为何我的头发却是白的？我这副身躯从里到外，都该是黢黑一片才对呀？"

转头瞧向燕寄羽，问道："徒儿，你说这究竟是为何？"

燕寄羽苦笑一声，却不回答。

柳空图打量着燕寄羽，又摇头道："小燕儿，你心地这般仁善，为何头发却是黑的？你该满头白发才是呀……"

燕寄羽一怔，道："师父，你老人家许是站得太久，又犯起迷糊来了，我扶你老人家坐下歇歇吧？"

柳空图点了点头，未及开口，忽而留意到地上郭正的尸身，问道："那死者是谁？"

燕寄羽黯然道：“回禀师父，是咱们停云书院的礼殿执事郭正。”

“郭正？”柳空图愕然失笑，“胡言乱语，郭正才只是个八九岁的孩童，那死人又怎会是他？”

燕寄羽轻叹道：“师父说的，是许多年前的事了。”

“是么，真是郭正？”柳空图垂下头来，久久注目郭正的尸身，脸颊忽而微颤，怔怔然落下泪来，“原来郭正这小娃娃已长得这么大了。唉，人若不长大，便不会死。”

杨仞瞧见许念落泪，心中也颇难过，颤声道：“柳老前辈……”话一出口，才醒觉这是自己与许念相识近十年来，第一次称呼他为“柳老前辈”。

杨仞目视柳空图，认认真真道：“柳老前辈，你是名震武林的大宗师、大侠客，你从没做过一桩恶事。”

他说完见柳空图眼神迷惘，也不知听进去了没有，不禁心下暗叹，转头看向燕寄羽，摇头笑道：“燕山长，你命戚晚词杀死了郭正，此刻站在郭正的尸身之前，却仍然坦然自若，我倒真有些佩服你了。”

燕寄羽淡淡道：“郭师兄之死，在下虽未亲见，倒也能推测一二。料想是杨兄弟得罪了戚姑娘，致使她要杀你，却被郭师兄拦阻，两人这才打杀起来。杨兄弟，究其根由，郭师兄却是因你而死。” 郭正、庄诚等停云书院执事的武功是由柳空图的几名师弟所授，但拜入书院均比他早，故而他在言辞中便称他们为师兄。

杨仞越听越怒，冷笑道：“若非是你执意命郭正将我生擒回华山，他又怎会那般不顾性命地拦阻戚晚词？郭正如此敬重于你，听信你的吩咐，你却借刀杀人将他害死，燕寄羽，你可对得住郭正么？”

燕寄羽道：“杨兄弟此言差矣。郭师兄他为人固执端正，但也绝非愚昧糊涂之人，不是在下三言两语便能哄得他丧命的，实是他听了叶凉与庄诚师兄所言，知道杨兄弟颇有侠心义举，才甘愿舍命救你。”

杨仞心知燕寄羽所言不无可能，对郭正之死更觉酸楚，哈哈一笑，道："照此说来，我反倒该做个寡义凉薄的恶人，郭正便不会死了？"

燕寄羽道："一个人只是为了做好人、行义举，有时也不免会害死旁人。世事本就如此。"

杨仞点头道："好，我且问你，如今戚晚词杀死了郭正，你要如何为他报仇？"

秋剪水从旁听着两人对话，眼看杨仞越说越不客气，不禁心弦愈紧，心知以燕寄羽在武林中的声名与位份，原可不必理会杨仞，也不知他心中是否气恼，会不会一怒之下对杨仞出手，但见他沉吟了一阵，从容答道："料想戚姑娘不会无缘无故便杀死郭师兄，倘若是郭师兄先行出招拦阻她，那此事就颇有些棘手了，等我回到华山，会同武林各派，将诸般大事定下之后，自会妥善处置此事。"

杨仞气极反笑，道："今日当真大开眼界，原来郭正不是被你害死，反而是我害死的，原来燕山长却是一位处事公允、心中无愧的大好人。"

燕寄羽淡然道："我与戚姑娘已有十余年未曾见面，又怎能命她杀死郭师兄？我知她不愿见我，近日里也只是给她写过书信，略略提及有些琐事想请她相助罢了……无论是对于戚姑娘，抑或是简青兮、岳凌歌乃至玄真教的素微真人，我都从未让他们做过一件恶事。至于他们自己如何猜测我的心意，那就由不得我了。"

诸人闻言一怔，相顾凛然，只有柳空图目光兀自被树干上的虫豸吸引，似浑未听见燕寄羽所言。

杨仞心中转念："先前岳凌歌不是说戚晚词倾心于燕寄羽么，怎么却又不愿见他？"随即又想："他娘的，燕寄羽心思这般沉静深远，要想抓住他的什么把柄，可着实不易。"

却听赵长希冷笑道："燕寄羽，你恶事干尽，还想不担恶名，天下哪有这等美事？今日贫道便与你好生清算清算！"

燕寄羽叹道："赵兄的书法飘逸如游龙浮空，一笔一划的底蕴却竟仍

能不失肃重端凝，在下是极为佩服的，然而常言道‘字如其人’，赵兄为人亦是如此，那就令在下深感惋惜了。”

杨仞心中微动，想起曾听萧野谣评说赵长希的字迹，与燕寄羽所言倒是相差无几，却听燕寄羽继续道：“赵兄平素懒散不羁，若真能袖手武林争斗，做个笑傲浮生、游戏风尘之人，岂非人生快事？可赵兄偏生又勘不破，放不开，丢不掉骨子里那一抹庄重，总是对这纷乱的江湖于心不忍，貌似散淡无拘，实则忧心忡忡，却又是何苦来哉？”

赵长希闻言一凛，若换作武林中的其他前辈义士，往往以心系武林为己身荣责，但他却一直视此为枷锁，颇受困苦，燕寄羽此番话实是点破了盘旋在他心中最为深久的执念，多年来他屡屡想要割弃这一执念，从此洒然自在，却总也难以做到，闻言默然片刻，也不隐讳，点头道：“燕寄羽，你所言不错，我对这江湖无爱无恨，只是于心不忍罢了。”

燕寄羽道：“赵兄能直承此节，足见道心诚朴。在下只盼赵兄能更进一步，当真看淡这些……”

赵长希哈哈一笑，道：“你也不必再劝，等贫道除了你这武林祸害，自然看也看得淡，弃也弃得下。”

燕寄羽颔首道：“既然如此，便请赵兄赐教吧。”

赵长希听他说得坦然，转头与游不净相顾一眼，游不净嘿嘿笑道：“脏道士，还是让我老游先试试这鸟人的斤两。”他自忖功力与赵长希不相伯仲，但所修“万物一炉”心法能消解天下诸般内劲，便想着先行出手，即便最终落败，也能将燕寄羽“天人三策”的内力耗去大半，此后赵长希再出手，便算是立于不败之地了。

赵长希知他心意，但也不忍让老友先行赴险，摇头笑道：“贫道三招两式便能取胜，就不劳游兄了。”

燕寄羽语声平静道：“赵兄，游兄，你们不必犯难，便请一齐赐教吧。”言毕衣袂轻振，迈步走向两人。

秋剪水眼见双方即要动手，右手倏忽捡起先前放在地上的行囊，似要从中取出某物，却又犹豫起来，迟迟不将行囊解开；杨仞瞧在眼里，心下暗奇："秋姑娘的烛台明明便在她左手中拿着，为何却又去拾行囊，这不是摆明了告诉燕寄羽书信在行囊里吗……"又见燕寄羽目不斜视，似未留意到秋剪水的举动，不禁暗自松了口气。

赵长希不待燕寄羽走近，便抢步掠上，身侧人影一闪，却是游不净也想抢先接下燕寄羽的招式。

燕寄羽微微颔首致意，左手食指悠然点出，落向赵长希胸口，同时间右掌斜劈，掌风霍然而起，扫向游不净肋间。

赵长希武功大成之后便懒得随身再携"无锋剑"，觑见燕寄羽这一指来势空灵，辨不出劲道轻重，当即也不闪避，径自屈指也弹出一缕指风，去势却似比燕寄羽点出的指风更缓，飘悠悠飞向燕寄羽心口——

赵长希这一指看似是以指代剑刺出"玄真八剑"第五式"野马吹息"，实则却也融入了"玄真八剑"中最为神妙的第八式"赤水玄珠"[1]，指风离指后便聚成一枚小小的"气珠"，蕴含极大的收纳之力，虽不能如知味谷的"万物一炉"心法那般化解敌劲，却能将周遭的诸般内劲都吸附在气珠之上，敌人袭来的劲道越强猛，反能越增气珠的威力，实是赵长希将功力运至巅峰的一击。

燕寄羽不闪不避，倏忽垂臂收指，赵长希一怔，但见燕寄羽虽撤去了指劲，却仍有一丝微风当空悬浮，竟似并非内劲催出的指风，不受"气珠"所吸，宛如天地间自生的秋风里凝出了一柄极细的风剑，撞入气珠之内，游绕了一瞬，随即穿出，那气珠顿时疏解消散；赵长希大惊失色，正待再度出招，燕寄羽手腕一颤，已点出了第二指，指风轻轻漾动赵长希的衣襟，赵长希顿觉周身各处经络中涌起一股潮湿之意，恍若体内倏忽接通了飘荡在荒野间的一片雨汽，丹田发闷，再难提聚内劲，心头震骇，蓦然间明悟："燕寄羽何时竟学到了方白的'雨梳风帚'……"

方才游不净眼见燕寄羽的掌风沛然浑厚，宛如一根梁柱急撞而近，冷笑一声，挥掌迎击，掌心"万物一炉"的内劲迸发出去，顷刻间燕寄羽的汹涌掌风便如火焰骤遇寒风般萎缩收敛。

游不净掌上加劲，便要将燕寄羽“天人三策”的内劲彻底冲消干净，忽而觉出异样，任凭自己如何急催掌力，燕寄羽劈来的掌风中却仍剩下一抹狭薄如刃的劲道凝聚不消，非但难以撼动，更似是无法触及，仿佛将粗厚的梁柱剖散后露出了柱中的一把薄刀——那刀明明近在咫尺，却又似遥遥浮于天际云外，明明下一瞬便要斩及身前，刀意却极为古旧缥缈，仿佛在自己出生之前便已斩出，仿佛在自己死去之后也不会斩落；一时间游不净魂悸魄动，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宛如浓云笼罩下来：“……天地朝夕，这一刀是‘天地朝夕’……”

此念方生，燕寄羽的掌风便落在了游不净的衣襟上，游不净只觉脏腑间鼓鼓一热，内息倒乱，瘫软倒地，侧目瞥见赵长希僵立不动，似也已受制，随即便见燕寄羽出指连封赵长希多处穴道，右手倏忽探入赵长希襟怀——

井凡石一惊，以为燕寄羽要取赵长希性命，明知自己修为荒废，仍扑跃过来阻挡；燕寄羽衣袖微振，井凡石身形顿滞，踉跄坐倒，眼看着燕寄羽从赵长希怀里取出一册书来，燕寄羽略略翻动书页，道：“本以为赵兄已从杨仞手中取得了刀宗的书信，却不料只是一本‘天风萦回’的刀谱……”

杨仞心神一紧，只见燕寄羽手持刀谱，微微摇头道：“天风峡的这门刀术，也该绝传了。”言毕手腕轻抖，那册刀谱顿时化为碎纸，飘散入风。

“他娘的。”杨仞气血上冲，双目通红，一霎里眼前闪过赵风奇横刀傲笑的身影，只觉那身影似也随着刀谱破碎成片，心中一痛，拔刀在手，便要朝着燕寄羽斩掠过去。

秋剪水一凛，扯住他的衣袖，急声道：“别去。”话音方落，便见燕寄羽倏而转头回顾，眸光落在她手中的烛台上。

烛火一闪，秋剪水心中突兀一顿，只觉燕寄羽的目光宛如有形有质一般，几乎将她的心跳压得止息，刹那间凝神静气，烛火重又定住，仍不禁惊凛骇异，此刻与燕寄羽仅隔一丈，却竟似有些瞧不清他的面目，神思如被云雾缭绕，回想平生所遇，只有数月前在春雪镇外面对方白

时，才生出过这般深远难测之感。

秋剪水轻轻换过一口气息，“心照”境的内劲流转周身，烛焰瞬息由青白转为血红；燕寄羽神情微变，屈指连弹，几缕指风分袭秋剪水双肩双腿。

秋剪水轻晃烛台，正待化解指劲，目光倏又触及燕寄羽的眼神，只觉他眼中似有一丝冷芒流过，宛若一道冰寒的月光映照过来，骤然将自己的内息凝冻在经络中，随即便觉肩腿刺痛，已被燕寄羽的指风封住了穴道，手足难动。

燕寄羽道：“秋姑娘，你修成‘心照’之境，我本不易胜你，好在你已看过了刀宗的书信。”

秋剪水一怔，她虽已瞧过师姐郁剪寒所留的书信，但柳空图交与杨仞的那封她却只看过背面字迹，一时不明燕寄羽的话意，只听他继续道：“想是你并未看全书信，体内虽隐约有‘意劲’萌生，却是潜藏不显，但即便如此，已然能被‘竹声新月’引动，不枉我数月以来几次向柳兄请教此技。”

秋剪水闻言恍然，心知柳续的绝技“竹声新月”是专为克制“意劲”而修，而自己本来无意去练“意劲”，却不想仍因“意劲”而被燕寄羽制住，不禁颇有些懊恼；忽听赵长希涩声道：“……好个燕寄羽，却不知你又是如何偷学了方白的剑意？”

赵长希此话问出，却莫名想到了师弟李素微，心知师弟与自己不同，大半修为都在无锋剑上，所携道剑“墨渊”名震江湖，自己从前瞧不起他总爱用剑，说他是修为不纯才“拘泥外物”，此刻受制于燕寄羽，却不禁暗叹：“方才我刺出的若非指风而是无锋剑，多半燕寄羽便没那么容易以一缕微风破解。”

却听燕寄羽答道：“十三年来，除了刀宗，在下未曾杀过一人，可是赵兄修为太高，在下不想伤及赵兄的性命，又要制住赵兄，不得不借用一点‘雨梳风帚’的剑意。”顿了顿，又解释道，“在下本与方兄相熟，在下的徒儿叶凉亦得承方兄的剑境，在下既见过他两人施展，多少也能领会

到些许。”

游不净闻言脸色阴晴数变，苦笑道：“想不到世上竟有人能将‘竹声新月’、‘雨梳风帚’与‘天地朝夕’兼于一身……嘿嘿，燕寄羽呀燕寄羽，是我老游从前低估你了。”

燕寄羽淡淡道：“游兄言重了。”言毕忽而咳嗽了几声。

杨仞紧握清河刀，心头震惊已极，转念又想：“嗯，燕寄羽多年前便能写出‘停寄笺’——也即雷缨络所说的‘伪信’，自是对云荆山的刀意早有体悟……”沉吟中瞥见燕寄羽嘴角咳出血丝，顿时恍悟：“许老头所言不虚，燕寄羽果然身受重伤，只是到此际才显露出来。”

燕寄羽方才在转瞬间制住赵长希、游不净、秋剪水这三大高手，心神耗损极巨，牵动了旧伤，不禁微微皱眉，运功调息了一瞬，忽听井凡石大声道：“柳老前辈，难道你老人家要眼睁睁地看着燕寄羽行恶么？当今武林，也只有你老人家的‘言剑’能制得住他了！”

井凡石心知六十年前，西域“明光教”教主号称无敌，却仍败在柳空图的“言剑”之下，而柳空图当年虽收了七个徒弟，却一直未将“言剑”传授出去，今日在肃州城外的荒野中，若想逆转情势，恐怕也只能寄望于柳空图出手了。

杨仞闻声一怔，他从前倒也听过“言剑”之名，暗忖：“也不知这‘言剑’是什么武功，难道是三言两语便能将敌人说死么……”瞥见柳空图倚靠树干，满脸痴惘，却似浑不在意井凡石所言。

燕寄羽亦望了师父一眼，转回头来，轻叹道：“井兄，我对你素来敬佩，实不愿与你为敌。”

杨仞心中一动，脱口道：“燕寄羽，你今日故意当着柳老前辈，说了这许多虚伪话语，又制住赵前辈、秋姑娘等人，便是为了试探柳老前辈会不会阻拦你，是不是真已迷失了神智，听由你的摆布吧？”

燕寄羽沉默片刻，道：“杨兄弟，你当真是个极聪明之人。”

杨仞当即道：“怎么，燕山长现下敢认了？”

燕寄羽微微一笑，道：“杨兄弟，我不过是夸赞你聪明罢了。”

杨仞一怔，随即哈哈笑道：“燕山长，我现下不但愈发佩服你，更有一句四字真言非说与你听不可。”

燕寄羽道：“杨兄弟请讲便是。”

杨仞道：“去你娘的。”

秋剪水一惊，道：“杨仞，你莫乱说话。”却见燕寄羽神色宁淡，似浑不着恼；柳空图听见杨仞这句话，转过头瞪着杨仞，皱眉呵斥道：“你这小娃娃，好端端的为何骂我徒儿？”

杨仞与柳空图对视一眼，心中一时狂怒，一时悲苦，片刻后却转开目光，也不接话；他方才逞口舌之快，骂了燕寄羽一句，却亦知自己修为相距燕寄羽太远，不能莽撞出刀，心中苦苦思索计策，忽听秋剪水轻声道：“燕山长，我从前本来对你深深敬佩，郁师姐临终前要我小心提防你，当时我心中还很不明白，后来才渐渐知晓，原来你竟是这般……这般的人。”

燕寄羽微微颔首，道：“嗯，她要你小心提防我么。”语声冷淡，似仍不以为意。

杨仞瞥向秋剪水，心想：“你让我莫乱说话，你自己这番话可也不怎么好听……”心念一转，笑呵呵道：“燕山长，我有一事不明，如今尊师柳老前辈已是糊涂老朽，你若忌惮他，何不径直将他杀了，却还要费心试探？你若说自己做不出欺师灭祖之事，我却也不大相信。”

燕寄羽却不答他，只莞尔道：“杨兄弟，你骨子里有股狂劲，偌大的武林，你谁也不放在眼里。我有时觉得，你与我真有些像。但你只是想自己做武林第一，而我却想救这武林。”

杨仞心想：“放屁。”嘴上冷冷道：“若不是你，武林中便没这么多争端。”

燕寄羽摇头道："若没有我，武林中早已腥风血雨。"一边说话，一边迈步走向杨仞，便要将他制住，取得刀宗的书信。

忽听柳空图苍老的嗓音道："小燕儿，罢了。"

燕寄羽一怔，回身望去，恭谨道："师父，不知你老人家有何教诲？"

柳空图打量着杨仞与秋剪水，道："我瞧这两个小娃儿都很好，便放他们去吧，让他俩做夫妻去。"

燕寄羽又是一怔，秋剪水与杨仞听了，亦是颇觉诧异。

燕寄羽沉思片霎，苦笑道："师父忽出此言，实在让徒儿困惑。"

柳空图叹道："小燕儿，方才我瞧着他俩，瞧着那支烛台，却想到了你，当年郁家姑娘本是甘愿为了你放弃继任巴山掌门，唉……小燕儿，你和郁姑娘没能做成夫妻，你心里悔也不悔，疼也不疼？"

燕寄羽一时静默。

杨仞见状心弦微动：先前燕寄羽不论是黯然叹息，或是笑语陈说之时，目光深处始终凝有一丝静定，让人瞧不出他的真正心事，但此刻他眼里却失去了那抹稳固的神采，恍似陷入了对往事的追忆。

——电光石火之际，杨仞身影倏闪，暴起一刀，斩向燕寄羽眉心！

第四章 烛影飘鸿（十七）

燕寄羽怅然伫立，恍似未见刀光已至眉睫之前，任凭刀风吹动白衣，只是轻轻一叹。

杨仞骤觉手腕一痛，刀锋偏转开去，一时间耳边回响着燕寄羽的轻叹，周身内劲仿佛都化散在了叹息声里，惊骇中脚下急转，与燕寄羽错身而过。

赵长希瞧在眼里，心中惊疑："这是天音宗的'闭口蝉'……听闻要练此功法，须得散尽内功，可燕寄羽与我交手时所使的又显是停云书院的内功，他若真已修成'闭口蝉'，方才怎又不用来克制我和游兄？"又念及燕寄羽未学衡山剑派内功而使出"雨梳风帚"，更不会"意劲"，却能施展刀宗的刀意，料想其中必然大有因由，不由得陷入深思。

杨仞横刀刹步，随即便觉内息重又运转如常，拧身旋臂，回斩一刀，恰逢燕寄羽也回过身来，目光却不落在杨仞身上，而是隔着刀光与站在树边的柳空图默默对视。

那一瞬柳空图脸上的痴惘迷茫之态尽去，眼神中透出慈蔼怜悯，恍若一个尘世间的寻常老人瞧着自己那遭受病痛折磨的儿孙。

燕寄羽倏忽抬手拈住了刀刃，杨仞身躯一震，手中长刀再难寸进；秋风涤过旷野，柳叶飘落在乱草上，燕寄羽神情沉静看着柳空图。

"回禀师父，这些年我心中一直极疼，却不后悔。"

燕寄羽言毕手腕微振，将"清河刀"的刀刃震得片片断碎。

杨仞嘴角溢血，踉跄倒退出去，低头瞧着手中光秃秃的刀柄，满脸惊愕，怔了怔才颤声道："燕寄羽！你他娘的、你他娘的……你敢毁我的'清河刀'，你竟敢毁我师父的遗物，我定要将你、定要将你……"说到这里，却说不下去了。

秋剪水先前与杨仞同行多日，心知杨仞对此刀极是爱惜，故而在道观中将他救走之际，虽然匆促，却也帮他带上了这把刀，此刻猝然见燕

寄羽将刀震碎，心中亦颇惊凛。

燕寄羽淡淡打量着杨仞，忽道：“杨兄弟，这把刀当真是你师父的刀么？”

杨仞恶狠狠道：“燕寄羽，你他娘的放什么狗屁！”说完瞧见满地的碎刃，手心颤抖，仍觉难以置信。

燕寄羽径自转头望向井凡石，道：“井兄出身‘鬼斧神宫’，熟稔天下宝刀名剑，料想定然识得杨兄弟的这把刀吧？”

井凡石犹豫一阵，道：“不错，在下确是识得此刀。”

秋剪水闻言心中微动，想起她与杨仞初遇赵、游、井三人的那天，井凡石便曾问起杨仞手中这把“清河刀”，当时却被杨仞立即引岔了话头。

随即便听井凡石又道：“这把刀名为‘晴川’，本是鄂州‘晴川刀’一派的镇派宝刀，后来不知为何却……”正说到这里，远处忽然传来一阵纷乱的马蹄声。

杨仞心下一凛，侧头望去，却是一群腰佩弯刀的紫裙蒙面女子来到，只有为首的女子一袭白衣，脸上纱巾亦是雪白。

柳空图被这群人马所惊，神情中又显出恐惧，慌忙走到燕寄羽身旁，拉住他衣袖道：“小燕儿，她们可是、可是来杀我的么？”

燕寄羽微微摇头，却听赵长希冷笑道：“燕寄羽，你收买的爪牙来得倒快。”

井凡石神情僵涩，怔怔瞧着那白衣蒙面女子，片刻后轻声唤道：“明姑娘……”

那白衣女子下马快步走近，却看也不看井凡石，与燕寄羽对视一眼，道：“燕山长修为出神入化，看来是我等来得多余了。”语声极冷静，听不出一丝情绪。

杨仞瞥向那白衣女子，暗忖："此人姓明，想来便是焉支山'无颜崖'的崖主明映雪了。"

却见燕寄羽拱手道："明姑娘来得正好，先前我答应将井兄交由你们无颜崖发落，你这便将他带走吧。"

明映雪微微侧目，道："翎儿，捆了他。"却仍不看井凡石。

她身后一名紫裙女子应声称是，走过去将跌坐的井凡石拎起，拖到马匹跟前，用绳索捆上马背，井凡石的目光始终落在明映雪身上，面色惭愧，几次欲言又止。

燕寄羽道："这位玄真教的长希真人，也劳烦明姑娘带走交与李素微，让他们玄真教自行处置吧。"说完又看向游不净，略作思忖，道，"游兄素来与赵兄交好，便也请明姑娘一并交与玄真教看管，也好与赵兄做个伴。"

杨仞闻言心想："燕寄羽这厮好生奸猾，他不将赵长希、游不净带回华山看押，却送到玄真教去，既有试探李素微之意，却也能让玄真教分担停云书院的恶名。"

却听明映雪道："燕山长若无其他吩咐，我这便告辞了。"

燕寄羽点头道："有劳明姑娘了。"

明映雪不再多言，率众带着赵长希等三人纵马驰去。杨仞本在猜测燕寄羽要让这群无颜崖杀手如何对付自己与秋剪水，却不料她们来去匆匆，片刻间便已离去，正自惊疑不定，忽见燕寄羽打量过来，目光中似颇有深意。

燕寄羽莞尔道："杨兄弟，你本事当真不低，多日前在树林之外，'天风峡'的赵风奇被戚姑娘一时拖住，我本以为你会死在树林中，却没想到今日仍能在此遇见你。"

杨仞哈哈一笑，道："我与许老头同住九年，什么歹毒伎俩没听过？就凭花流骛、胡飞尘那点儿坏心眼，要害死我还差得远呢。"

燕寄羽微微颔首，道："你熟知江湖上的卑劣伎俩，怕也不只是因为曾与我师尊同住吧？你师父佘灿没教过你吗？"

杨仞一怔，随即冷声道："燕寄羽，你胡说什么？"

燕寄羽淡然道："怎么，难道那'癞头蛇'佘灿不是你的师父么？"

杨仞心念急转，嘴上冷笑道："姓燕的，任你再神通广大，我也不信你能认得我师父。"

燕寄羽道："我既要杀刀宗，便容不得有一丝闪失疏忽，舂雪镇上每一户人家的底细，我都早已查得清楚。你在镇上住了九年，我又岂会不知你的师承来历？"

杨仞一凛，却听燕寄羽继续道："方才井兄未及说完，你那把刀名为'晴川'，本是鄂州晴川刀一派所有，后来不知为何却失窃了……"

杨仞打断道："放屁！这柄'清河刀'分明是我'乘锋帮'世代相传的宝刀……"

燕寄羽淡淡一笑，道："'乘锋帮'么……杨兄弟，有时我当真对你颇为好奇，既好奇师尊为何选了你送信，又好奇你究竟能骗自己多久。"眼见杨仞不接口，便径自从容说道：

"那把'晴川'刀，便是被你师父佘灿所窃，'癞头蛇'佘灿，是江湖中有名的泼皮无赖，无甚正经本事，却专干偷鸡摸狗、坑蒙拐骗的下三滥勾当，他本是冀州刀客梁炯的师弟，但梁炯鄙夷他的品行，早年便与他断绝往来，想来梁炯的徒弟韩昂多半都不知自己还有个师叔……"

"梁炯的武功不高，佘灿的刀术是梁炯代师所传，武功就更加低微了，佘灿穷困潦倒，偷得'晴川刀'后本想转卖出去，但那把宝刀太过扎眼，最终却也只能留在自己手中，死后又传给了你……佘灿行径卑劣，在江湖中宛如蹿街老鼠，临死前那几年过得惨不堪言，你七岁时被佘灿收养，随他在江湖上漂泊，想来也吃了不少苦头吧，不知这些年来你心中可有埋怨过他？"

“你师父为人奸诈低劣，你耳濡目染，倒也学得狡猾伶俐，年纪轻轻，却是满口粗俗的江湖套话……嗯，那‘清河刀’的名目是你自己取的么？‘清河’二字与‘晴川’颇有些近似，想来你也是知道这把刀的原名的。”

燕寄羽只是淡淡陈述，神情中并无丝毫嘲讽之意，杨仞听在耳中，却是脸色发青，连声叫道：“放屁！放屁！姓燕的，你他娘的若再敢口出恶言，辱我师父……”

燕寄羽道：“我所说并非恶言，只是实言。”言毕见杨仞只是目光凶狠地瞪着自己，不禁轻轻一叹。

“世上从来没有‘乘锋帮’，杨兄弟，你又何必自欺欺人？”

燕寄羽侧头看了一眼柳空图，继续道：“杨兄弟，先前我本以为你是受佘灿蒙骗，误信了武林中真曾有过‘乘锋帮’，但后来我从师尊处得知，原来佘灿临终前已将实情告知与你，自承乘锋帮与乘锋刀法的名目都是他杜撰出来的，你分明早知‘乘锋’二字不过虚妄，却仍如此执迷不返。”

数月之前，在杨仞离开春雪镇的前夜，许念因忆起平生最大恶行而懊悔哭喊，杨仞被他触动心事，确曾将自己师父的临终遗言说与许念，此刻听燕寄羽提及此事，脸色僵滞，却不接话。

燕寄羽沉吟道：“杨仞，念在你救过叶凉与庄师兄，只要你今日交出刀宗的书信，答应从此听奉于正气长锋阁，我便饶过你如何？”

杨仞一愣，目光闪动，与燕寄羽对视片刻，却又低下头去，呆呆伫立在旷野的秋风中，宛若被吹走了魂魄。

……

肃州城中，叶凉正在一户人家借宿养伤，忽听敲门声响起，起身打开房门，却是宁简、陈彻主仆来到。

先前叶凉心神清醒之后，庄诚、郭正怕他再受滋扰，便没让他下榻客栈，而是将他安置在一处偏僻宅院里，叶凉实没想到宁陈二人仍能寻

来，讶然问道：“宁姑娘，你们怎知我在这里？”

宁简道：“是吴重说与我们的。”

叶凉心弦微颤，出神了一会儿，轻叹道：“之前在树林中，雷缨锋雷兄曾说那吴重本也是我的师父，可我却一直记不得此人。”

宁简与陈彻对望一眼，均不接口。宁简迟疑片霎，问道：“叶凉，你先前心神迷乱，是被燕山长治好的么？”眼见叶凉点了点头，便又问道，“嗯，那你可知燕山长是否会前去凉州天风峡？”

叶凉一怔，照实答道：“我听师父他老人家说，他是要径直赶回华山去的。师父还说，凉州之事已成定局，无须他亲自插手。”

宁简蹙眉道：“如何叫作‘已成定局’？”

叶凉道：“听闻天风峡副掌门贺风旭前辈在雷兄的极力劝说之下，已甘愿听从正气长锋阁的约束，此事多半已能善了……唉，只盼双方都莫再有死伤。”

宁简沉吟道：“嗯，如此最好。叶凉，我还有一事想问你，先前我和陈彻受吴重之托救护杨仞，与你们停云书院的几位执事交手，不知燕山长得知后是否怪罪？”

陈彻闻言心下暗奇，他素知宁简一旦决心要做某事，便绝不会怕人怪罪，方才问出的那句话与她脾性实在有些不符，略一寻思，倏然醒悟过来：只因燕寄羽答应让自己堂堂正正地与简青兮在华山上决斗，为韩昂报仇，宁简却是担忧燕寄羽动怒之下，耽误了此事，方才所问实是全为了自己，心头感动，望向宁简，但见她神色端凝地注目叶凉，显是颇为在意。

叶凉想了想，答道：“我从未见过燕山长他老人家怪罪过任何人。”

宁简点头不语，沉思起来。

叶凉语声恳切道：“宁姑娘，不知杨兄正在哪里，伤势如何？我听庄师伯说，是他救了我的性命，我真不知该……该如何报答他才好。”说话

中神情忧重，显是极为牵挂杨仞的伤势。

宁简道：“我也不知杨仞现在何处，你想要报答他，以后总有机会，也不急于一时。”回想片刻，轻轻一叹，又道，“那天在道观中我渡劲为他疗伤，察觉到他本就有不轻的内伤在身，救下你与庄诚的那一刀，实是他竭尽全力，舍命而出。”她起初本不怎么瞧得上杨仞，但杨仞那日的义举却着实出乎她的意料。

叶凉心中愈发感激，道：“等我伤势稍恢复些，便去再寻杨兄。”

宁简道：“嗯，你还是先养好伤势。”说着忽又想及一事，转头问陈彻道：“我见杨仞救人时的那一刀，却比先前在镇上客栈里展露的刀意精妙了不少，想来是因你将韩昂的刀谱给了他，他参详之后刀术颇有增进。”

陈彻一怔，摇头道：“韩大哥留下的那本刀谱，只记载了一些平庸无奇的招式，我在转交刀谱时曾请杨兄施展过刀法，他的招式可比刀谱上的厉害多了。”顿了顿，又道，“杨兄很不容易，他那些刀术，都是他自己琢磨出来的。”

……

肃州城外的荒野间，杨仞低头注目手上的刀柄，迟迟不语。

燕寄羽见状叹道：“冀州梁家本是洛州柳家的远亲，梁炯所学的家传武功仅得柳家正统武学的皮毛，你的内功与刀术都是以这粗浅的梁家武学为基，九年来全靠自悟自创，既未偏入歧途，亦没走火入魔，反能练到今日这般造诣……实是极罕见的武学奇才。”

秋剪水默然旁听，心中一动，这才明白为何杨仞经络中内息流转的途径颇有违悖武学常理、损伤经穴之处，也不知他自己修练内功时，是如何一步步推敲摸索至今的。转念又想起了那本所谓的“乘锋刀谱”，那日杨仞依照刀谱练了一次“停刀立顾”之法，被自己点破“毫无用处”之后，似乎再也没翻看过那本刀谱，想来他自己也知那刀谱没什么用吧；也难怪他在未得刀谱之前便能施展全数的“乘锋十九式”。

却听燕寄羽又道：“杨兄弟，以你的武学天分，在我近年所见之人中，恐怕也只有叶凉与陈彻不逊于你，只要你肯抛却执念，投身于正气长锋阁，将来武林中的宗师名家里，必会有你一席之地。”

杨仞闻言怔怔一笑，道：“燕山长，你是要让我投靠你么？”

燕寄羽神情温和，静静注视着杨仞，等他作答。

杨仞默然良久，垂下头去，目光又落在手中的刀柄上，忽然浑身轻轻发起抖来，着了风寒、发了急病似的，一瞬间脸上便淌满了涕泪；秋剪水与杨仞同行多日，从未见他流露过这般神态，恍若一个平素狂妄无忌的人终于撞见了真正恐惧的事物，她瞧得酸楚，黯然心想：“他被燕寄羽打断了刀，揭穿了心底的隐秘，他今日是……他是真的怕了……”

便在这时，她听见了笑声，“嗤”的一声，宛如利刃似的，从杨仞嘴里迸出，他右腕抬起，朝着燕寄羽迈出了一步。

他手举刀柄，仿佛在那刀柄之上，仍有一道锋芒凛凛的刀刃。

秋剪水穴道被制，动弹不得，眼看着杨仞慢慢走向燕寄羽，忽而眼眶一热，急声道：“别去，别去……”一霎里心中乱念纷纷，仿佛看见许许多多个杨仞走在自己眼前：那个在梦话里骂师父没用的杨仞，那个每日练刀百遍，狂言要当天下第一刀客的杨仞，那个在重伤昏迷之际仍计算着步数的杨仞，那个说自己在重振乘锋帮之前不能死，不得不机警的杨仞，那个口称世人行事无不为了“利”字，却又屡屡挺身救人的杨仞，那一个个不同时刻、不同言辞的杨仞，倏忽重叠成雨夜里挥出那剪断风雨的一刀的年轻刀客，他头发湿漉漉的，站在雨水中凝望着自己。秋剪水想起那夜自己也曾问及杨仞的刀术，当时他神情得意，却没直接回答。

“杨仞，你方才击伤温蔚的那一刀，是你师父教你的，还是你自己悟的？”

“那一刀便是我乘锋刀法中的‘天锋’，哈哈，是不是挺厉害？”

秋剪水心弦一震，被回忆中的一抹雨气惊得醒神，看见杨仞已走到

了燕寄羽身前，两人相对伫立，她看见燕寄羽神色淡漠，看见了杨仞骨节苍白、紧握刀柄的手指。

“杨兄弟，看来你已想好如何答我了。”燕寄羽语声平静。杨仞却仍不接话，他只是将手腕微微偏转，作势欲斩——

一瞬间秋剪水凝视着杨仞举刀的右手，心想在那空空荡荡的刀柄之上的，便是多年来一直支撑着他的……

“乘锋”二字么。

第四章 烛影飘鸿（十八）

燕寄羽淡然看着杨仞右手劈落。

杨仞手腕连颤七次，刀柄上虽无刀刃，挥出的劲风却宛如七片锋刃，分袭燕寄羽周身七处要害。

燕寄羽抬袖在身前轻轻拂过，将那七股刀气尽数拂为乌有，目视杨仞，微微摇头道："杨兄弟，你近日里频受内伤，功力大损，方才那一刀虽极精妙，可惜刀劲不纯，断断续续，本是一式里蕴含七般变化，却被你使成了七式。"

秋剪水看出这式"天锋"的刀劲比雨夜初见时微弱了许多，果然便被燕寄羽轻易破解，不禁心下暗叹："没想到杨仞的功力竟亏损得这般厉害……"

忽见杨仞摇头一笑："燕山长，我方才本就使了七式。"

燕寄羽微怔，倏听杨仞又道："现下才是一式——"他说话中右腕急振，将刀柄重重投掷在地！

——先前他的长刀被燕寄羽震断，碎刃散落满地，他方才劈出刀风，有意保留劲道，却是连出了七刀"乘锋十九式"中的"敛锋式"，这一式的刀劲蕴含吸敛之力，却悄然将周遭的碎刃都拢到了燕寄羽脚边；此际真正的"天锋"刀劲随着刀柄撞在地上，七股飞旋交缠的劲道搅震泥土，将数十片碎刃激得冲天飞起，宛如下起了一场自下而上的刀雨，淋遍了燕寄羽周身。

一时间嘶嘶声连响，燕寄羽浑身衣衫不断开裂，杨仞随着被刀劲荡飞的断草倒跃出去，短时里耗力过剧，跌坐在地；却见燕寄羽衣袖轻振，那些紧贴他身躯的碎刃霎时失却了力道，恍似浮空凝停了一瞬，未及割破他的皮肉，便纷纷坠地。

秋剪水瞧得惊骇失声，既没想到杨仞在心魂动荡之际仍能想出这般奇招，亦不料这猝然一击竟仍难打败燕寄羽，忽见燕寄羽抬指一拈，指

缝间微微泛光，原来刚刚他应变虽疾，却仍有一片碎刃擦过他的脸颊蹿到高处，此时才坠落下来。

燕寄羽凝视那截碎刃，右脸上缓缓滴下一串血珠，摇头轻笑道："杨兄弟，以你现下的武功修为，竟有法子能伤及我……倒是我从前低估你了。"

杨仞大口喘息，只咬牙瞪着燕寄羽，却不说话。

秋剪水眼看燕寄羽随手丢了碎刃，缓步走向杨仞，心弦随着他的脚步愈绷愈紧，忍不住脱口道："燕山长！刀宗书信在我这里，你别、别难为他……"

燕寄羽顿步回身，却听秋剪水语声一低："书信在我行囊里，燕山长，你要拿便拿去吧。"

"多谢秋姑娘。"燕寄羽稍稍侧目，看见秋剪水的行囊正在一旁的地上，忽听秋剪水又道："燕山长，我那行囊里除了刀宗的书信，还有另一样物事，是郁师姐留下的。"

燕寄羽一怔，神情渐渐沉郁，似已猜到了那是何物。

杨仞心头微动，这才明白先前燕寄羽初至时，秋剪水为何立时便去拾行囊，只是却想不出除了烛台与书信之外，她那行囊里还能有什么要紧物事。

秋剪水目视燕寄羽，轻声道："郁师姐在遗书里说，若遇到你来抢夺书信，便将这物事拿给你看……燕山长，你心底若对我师姐尚存有一丝敬重，便请在这物事与书信之中挑一样拿走吧。"

燕寄羽沉默片刻，摇头道："秋姑娘，我不必挑。"

秋剪水心下一沉，暗忖："燕山长行事滴水不漏，果然已不再顾及郁师姐的情面，他是要两样都拿走。"

随即便听燕寄羽轻叹道："秋姑娘，这两样我今日都不会拿，刀宗的书信便请秋姑娘暂留，至于另一样物事……便请秋姑娘替我毁弃了吧。"

秋剪水一怔，迟疑道："燕山长，你……你当真要毁了它么？"

燕寄羽微微颔首，道："有劳。"

秋剪水心知燕寄羽平生从不说谎，既听他亲口说了"两样都不拿"，心下随之一松。

燕寄羽瞧见她神情，莞尔道："今日在来这草坡之前，师尊他老人家神智清醒了片刻，便曾出言恳求我放过秋姑娘与杨兄弟……实不相瞒，那时我便已答应了师尊。"

秋剪水顿时恍然："难怪燕山长没让那群'无颜崖'女子将我和杨仞也擒走……"眼看柳空图倚树呆立、满脸痴惘，但仍是恭声道过了谢，想到燕寄羽方才说柳空图出言'恳求'他，细思这'恳求'二字，不禁心中一凛。

燕寄羽又道："但我当时亦对师尊言明，倘若你二人已看过那两封书信，修成了'意劲'，那我也莫可奈何，只好将二位也擒去华山；然而非但秋姑娘没看全书信，杨兄弟更似尚未瞧过那书信一眼，这倒是让我颇觉意外。"

秋剪水听得暗自惊心："那日在青楼里，杨仞倘若真依我所言看信疗伤，恐怕今日情势便更加危急了。"随即轻声道："我是'烛照剑'弟子，限于门规，自不能去学'意劲'，郁师姐留下的那封书信，我也只在不知情时才瞧过。"她性情谦退，又素闻燕寄羽武林第一人的声威，自觉远逊于燕寄羽，却从没起过"倘若自己或杨仞看过书信、修成'意劲'，兴许便能胜过燕寄羽"一类的念头。

却听杨仞冷哼道："秋姑娘，你别信他，他定然另有阴谋。"

燕寄羽淡淡道："杨兄弟，倘若我要伤你，刚才你震刀袭我时，我便不会手下留情了。"

杨仞一愣，只冷笑不语。秋剪水修为高过杨仞，闻言立时明悟：刚才若燕寄羽有意伤人，定会将那些碎刃反震出去，那可要比将碎刃震得缓停容易多了。

燕寄羽目光落在秋剪水手中的烛台上，问道：“这烛台可是郁姑娘用过的么？”

秋剪水道：“嗯，这烛台是由我们巴山‘烛照剑’掌门世传的。”

“原来如此。”燕寄羽说话中走到秋剪水身前，径自从她手中取过烛台，凝目端详起来。

先前杨仞听燕寄羽自言答允了柳空图，却也不怎么相信，此刻眼瞧燕寄羽靠近秋剪水，心神一凛，虽然周身乏力，仍然奋跃而起，疾掠过去——

燕寄羽蓦然回身，先前秋剪水被制之际，烛火本已熄灭，此时他轻轻扬手，扑簌簌一声，烛火倏又重燃，烛台影摇，火光横斜乱闪，映入杨仞眼帘，一瞬里杨仞只觉烛焰中凝幻出一只鸿雁，火羽一振，撞入了自己胸口。

秋剪水的目光被燕寄羽的身影遮挡，只听见杨仞惊呼一声、摔倒在地，情急中周身冰凉，颤声道：“杨仞，你、你怎么样？”

杨仞躺在野草上，一霎里胸口滚烫，宛如吞下了一块火炭，答不出话；顷刻间便觉那块火炭融化进了血脉，周流全身，四肢百骸里酸软一片，再难动弹，暗骂一声，道：“秋姑娘，我没事，只是动不了。”

燕寄羽方才晃动烛台，焰影跃动如字迹，笔意悬空一闪，将杨仞束缚在地，此际看向柳空图，叹道：“恐怕师尊眼下已忘了曾为二位求情之事……但我既答应了他老人家，今日就先行告辞，秋姑娘，杨兄弟，盼你们好自为之。”

秋剪水沉默不语，杨仞凝神运转“乘锋诀”，一时间坡上只有风吹草叶之声。

燕寄羽又端详了一会儿手中的烛台，将之轻轻放置在地，神情一松，恍似放下了千钧重担，随即转身走到柳树边，搀扶着柳空图慢慢走下草坡去了，过得片刻，风中飘来一句模糊的叹语——

“这一记‘惊鸿焰影’，本是多年前我与郁姑娘合创，今日却是头一回使出……徒留当年影，难再共剪烛。”

秋剪水心下黯然，微微出神，瞥见杨仞躺倒在地，两腮紧绷，似正咬紧牙关运功驱毒，便唤了他一声：“杨仞，‘惊鸿影’之毒只有燕山长自己能解，你先歇息一阵吧……”

杨仞恍若未闻，仍是静静躺着。

秋剪水等候片刻，见杨仞虽一言不发，但嘴唇一阵阵地哆嗦，分明是在加紧催运内息，不禁轻叹道：“杨仞，你今日实在已尽力了，你、你别太勉强自己，咱们慢慢再想法子解毒……”

杨仞却仍不说话，眼睛直勾勾地瞪着天上；秋剪水眼瞧他平躺在乱草间，衣衫单薄得几欲被草叶扎透，心中莫名一疼，暗想：“今日燕寄羽虽饶过了他，但委实折辱他太狠，他性子这般狂傲，心里又如何能承受得了……”

转念又想：“嗯，怪不得先前我问他师父的姓名绰号，他却避而不谈，他师父名声不好，还那般骗他，他却仍不愿燕山长说他师父的坏话……”

忽听杨仞道：“不只今日。”

秋剪水一怔：“什么？”

杨仞低声道：“过去九年，我每日都尽力了。”

秋剪水心弦微颤，正待劝慰他几句，却突听他问道：“秋姑娘，你的穴道还须多久才能解开？”

秋剪水自穴道被制之后，“心照”境的功法便一直自行流转冲穴，到此时却仍是手足难动，闻言答道：“燕山长的封穴手法十分神异，恐怕还须数个时辰才行。”

杨仞道：“那来不及。燕寄羽没那么好心，他口称放过咱们，但临走前却将我制住，亦不给你解穴，料想再过不久，戚晚词等人便会寻到这

里，到那时咱们还能保得住书信、留得下性命吗？”

秋剪水一凛，只觉杨仞所言颇有可能，当即道：“那我快些冲穴，等我解开穴道便带你离开此地。”顿了顿，又道，“杨仞，你先慢慢调匀内息，别再运功驱毒了。”

杨仞说完方才那番话便又不再开口，秋剪水凝心冲穴，也不知他是否听进去了自己所言；过得半晌，忽瞥见他嘴角缓缓溢出血来，显是运劲过剧，损及了脏腑。

秋剪水心中顿急，道：“杨仞！你别再运功了，你、你怎么就是不听我话？”

杨仞默然片刻，轻轻吐出一口浊气，道：“嗯，我不运功了。”

秋剪水心头微松，道：“那你先沉心静气，歇息一会儿，稍后我再帮你想想法子……”

话未说完，忽听杨仞道：“‘乘锋诀’解不开‘惊鸿影’，我再运功也是无用。但我已经知道怎么解毒了。”

秋剪水讶道：“你知道了？”

杨仞道：“我先前也中过一次‘惊鸿影’，我能解开一次，便能解开第二次。”

秋剪水闻言更觉惊诧：“原来你先前也中过此毒？”

杨仞道：“数月前方白对我说，我那次解开‘惊鸿影’却与我的‘乘锋诀’心法无关，当时我还不甚相信；后来我与方轻游说起解毒经过，想收他入帮，教他‘乘锋诀’，但被他所拒，可他却说自己兴许已想到了解毒的法子……刚才我反复思索他两人的言辞，终于想出了‘惊鸿影’的真正解法。”

秋剪水惊喜交集，问道：“那该如何解毒？”

杨仞道：“‘惊鸿影’蕴有燕寄羽的笔意，可是影子困不住人，笔意也

困不住人，这两者都是虚物，那究竟是什么能困住人？我想来想去，也只能是一个人自己的功力困住了自己，所谓‘惊鸿影’，也不过是能挑动他人的内劲或是意劲，引得他人将自身功力编成绳索，自己缚住自己的法门罢了。”

秋剪水心中微动，沉吟道：“此言确有几分道理，一个人难以揪住自己的头发将自己拔起，自也难以用自身功力胜过自身功力，故而这‘惊鸿影’才如此难解。”

杨仞道：“那也没什么难的，既是我自己的功力，便该听我的，我不想让它困住我，它便不能困住我，‘惊鸿影’之毒的解法说来极简单——只要心里真正想解开，便能解开。”

秋剪水愕然道：“只要想解就能解开？若真如此容易，那方盟主、铁前辈他们又怎会解不开此毒？试问谁中了毒之后心里又不想解开？”

杨仞略一静默，道：“那是因为他们想得还不够，算不上真正想解开，是他们心志还不够坚决。——只要心志真正坚决，便能解开‘惊鸿影’。”

秋剪水将信将疑，问道：“那你现下能解开此毒吗？”

杨仞轻叹道：“方才这些，也只是我的猜测，我须得试上一试。”言毕紧抿双唇，闭目静思起来。

秋剪水越想越觉得杨仞所言太过玄奇，实难相信，但听他气息渐趋平缓，心想：“嗯，只要他别再拼命运功就好。”随后放下心来，继续催运心法冲穴。

又过良久，秋剪水仍未能冲开穴道，心下烦乱，瞥向杨仞，见他兀自闭目平躺，只是呼吸声愈发低微，间隔也越来越久，仿佛随时便会断气死去，她心中一阵发慌，轻声唤道：“杨仞，你没事吧？”

等了一会儿，便听杨仞道：“我没事，秋姑娘，多谢你。”

杨仞方才照着初次解开“惊鸿影”时的情形，静心回想九年前师父临

终那日，师徒两人在漫天风雪中跋涉，渐渐想得入神，眼瞧着师父倒在了雪地上，心绪仿似化散为片片雪花，飘融在当年的自己身上，奋力掘坑将师父埋葬，而后孤身继续走向春雪镇……

正自一步一步地边走边数，忽听见秋剪水的唤声，恍惚中看见她也来到了苍茫雪中，正在自己身侧，与自己结伴走着；杨仞看着她手里的烛台发出微微的暖光，鼻中陡然一酸，心想："当年若有秋姑娘伴我同行，那该有多好……"

——此念方生，随即醒过神来，便答了秋剪水一句。

秋剪水听他突兀道谢，不禁有些诧异，又听他道："秋姑娘，稍后请你先别说话。"语声说不出的宁柔。

秋剪水心弦微动，轻轻"嗯"了一声。

杨仞再度屏息敛神，放空思绪，没过多久，神魂再度沉入了九年前的春雪镇外。这一回，他没再回复成十一岁的自己，也没再去计算步数，而是静静走近那对雪野上的师徒，眼看着师父扑倒在地，徒弟跪在师父身旁，他们的身姿凝停在风雪中，宛如一对石雕。

"师父你、你又发病了吗？你快运功疗伤呀，'乘锋诀'是天下第一心法，什么病都治得好的！"

"唉，哪有什么'乘锋诀'呀……仞儿，以前为师说的那些'乘锋帮'、'乘锋刀法'，都是骗你的……"

"师父你说什么，我不信！师父你不是乘锋帮的帮主吗，我就是下一任的帮主，咱们乘锋帮昔年在武林中——"

"傻徒儿，武林中从来就没有过乘锋帮，咳咳……那都是师父骗你的啊……"

"不、不会的，可乘锋刀法是真的呀！单说那'浅锋式'，就有'绛朱赤丹红'五层境界，还有一眨眼就能斩中九人的'散锋'，还有'泥锋'，还有最最神妙的'天锋'，一刀里就有七种不同变化，那是天下无敌的招数

呀……师父不是说，只要我再苦练十年刀术，便能练出这些境界吗？”

“这一个个的招式，都是为师编造出来哄骗你的，为师已练了二十多年刀，也不过只是个不入流的江湖骗子罢了……”

“师父……你为什么，为什么要骗我……”

“为师从前的名声太臭，在武林中遭人嫌弃，只有你年幼不懂事，愿意听信我的谎话，会真心夸我赞我……我为了听你的夸赞，一再出言哄骗你，是为师对不住你……”

“师父你怎么了，你、你要死了吗，你别死，我一定能练成乘锋刀法，能练成那些境界的，只要师父你别死，我就一定能练成的！我不怕你骗我，我一定练得成的，师父你别死，别死……”

“……仞儿，为师对不住你，以后你别再对旁人说你是我的弟子，以免招来祸患……为师就要死了，今后你若遇到……”

杨仞默然听着师父说出最后一句话，听着徒弟的哭声，心说哭什么哭，你该去走你的路了，便让我替你回应这句话吧。

时隔九年，他躺在肃州城外的荒野中，终于坦然地对着师父，对着春雪镇外那片白茫茫的雪地，完成了对话。

“今后你若遇到自己一个人无法越过的难关……那就一个人越过去吧。”

“这些年来，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便在这时，秋剪水看见杨仞从地上一跃而起。

她心神震颤，惊惑暗忖：“难道当真是心志坚决便能解开‘惊鸿影’？可是方天画、铁风叶等人都是一派宗主，心性又何尝不坚韧？”她怔怔然看着杨仞迈步走近，又想起了他总挂在嘴边的那两个字，一时间说不出话来，心想：“……一个人为了一个明知虚幻的念头，究竟能坚持到什么地步？”

随即便听杨仞道：“秋姑娘，我先带你寻个隐蔽处再解穴吧？”秋剪水答应一声，问道：“杨仞，你今后打算做什么？”

杨仞静默片刻，道：“我要做天下第一刀客，重振乘锋帮。”

（第四章 完）

第五章 云崖锋回（一）

秋风萧索，杨仞与秋剪水对视着，各怀心事，沉默在这连天遍地的秋意中。

随即，杨仞在左近搜寻片刻，将先前被打斗惊散的马匹牵了一匹回来，道：“秋姑娘，你穴道未解，咱们先共乘一骑。”言毕便待将秋剪水抱上马去。

秋剪水慌乱道：“你……你别抱我。”

杨仞一怔，苦笑道：“我不抱你，那你要如何上马？眼下咱们还是及早离去为妥。”

秋剪水难以反驳，只得任凭杨仞将自己抱上马背，脸颊微红，半晌不与杨仞说话。

两人在旷野间驰出一阵，杨仞时而四顾眺望，没瞧见什么敌人踪影，心绪渐松，道：“兴许那戚晚词是被陆兄与卓兄拦截住了。”说完见秋剪水不出声，这才察觉她似已好一会儿没开过口了，便又笑呵呵道：“秋姑娘，我有一事想请教，不知你是否方便相告？”

秋剪水淡淡道：“什么事？”

杨仞道：“你那行囊里究竟是什么物事，能让燕寄羽见之退却？”

秋剪水犹豫一阵，欲言又止。

杨仞也不多问，两人寻了个隐蔽处下了马，秋剪水径自潜心运功冲穴，直到两个时辰过去，日影西斜，被封的经穴才尽数畅通；两人吃了些干粮，秋剪水忽道：“我须去甘州与我烛照剑的同门会合，杨仞，你要去哪里？”

杨仞笑呵呵道：“我须得去一趟凉州，却也途经甘州，咱们正好能继续同行。”

秋剪水低头吃着干粮，闻言却没说什么。

杨仞见状迟疑道："秋姑娘，莫非你不愿与在下同行么，若是如此，那我便……"

秋剪水道："杨仞，你不会说话就少开口。"

杨仞挠了挠头，不明所以。

过得片刻，秋剪水忽道："先前在草坡上，我之所以不提那物事是什么，却是因为涉及燕山长与我师姐之间的私事，不便告诉外人。"顿了顿，又道，"不过……说与你也无妨。"言毕莫名觉得脸颊微微发烫。

杨仞道："秋姑娘请讲。"

秋剪水静了静心，轻声道："十余年前，我师姐初入江湖，便遇到了燕山长，嗯，那时燕山长还不是山长，只是停云书院的一名弟子，无意中冒犯了郁师姐……"

"郁师姐后来和我说，那时她见燕山长只是个十八九岁的懵懵懂懂的小书生，看着很好欺负，便要他赔礼道歉……嗯，其实那时郁师姐自己比燕山长还小着一岁……"

杨仞听到这里，心想："他娘的，原来燕寄羽也有好欺负的时候么？"

"燕山长当时穷困得很，哪里赔得出礼来，但他说愿意将自己身上最珍贵之物赔给郁师姐……"

杨仞插口道："最珍贵之物，那是什么？"

秋剪水闻言取过行囊，轻轻解开，从里面拿出一样物事来；杨仞当即定睛瞧去——

那是一支鸿翼笔。

"当时郁师姐见了笔便说，'你们停云书院最多的便是鸿翼笔，你现下将这支笔赔给了我，回华山后立即便能再制几支出来，又有什么可珍

贵的？’……燕山长却回答说，他既将笔送与了郁师姐，此后自也不会再制新笔，郁师姐见他说得诚恳，便也就收下了……”

杨仞心中微动，回想起来，似乎确是从没见燕寄羽手里拿过鸿翼笔。

秋剪水继续道：“后来燕山长言而有信，果真再也没用过鸿翼笔，直到他成为停云山长、正气阁主，也没再练什么兵刃。”

杨仞恍然点头，拿过那支笔打量，见笔杆上刻着一个“燕”字，除此似与寻常鸿翼笔无异，便问道：“秋姑娘，燕寄羽让你将这支笔毁弃，你可要依他所言么？”

秋剪水一怔：“不然如何？”

杨仞笑道：“既然如此，这便让我代秋姑娘丢了它吧。”眼看秋剪水沉吟不语，便径自拿着笔走去一旁；来到远处，却将笔收进了袖中，心想：“等老子以后再撞见燕寄羽，便将这笔亮出来，问他如今可还有脸来面对这支笔，好好地羞辱他一番。”

他慢慢走回秋剪水身旁，见她神情忧虑，便问道：“秋姑娘，你在想什么？”

秋剪水道：“我在想燕山长今日虽没拿走书信，但亦没取走自己的鸿翼笔，反倒让我毁弃，那怕是此后再无顾忌之意……也不知今后武林中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

杨仞颔首道：“不错，燕寄羽阴谋多端，咱们小心提防便是。”

便在这时，忽听见车轮碾过乱草之声，转头望去，却是一驾马车驰近；杨仞从前坐过这马车，心中微凛，道：“是雷姑娘来了？”

马车缓缓停在十数丈外，车厢里跃下一人，赫然却是叶凉，他望见杨仞，快步奔近，满脸惊喜，拱手揖道：“杨兄，你可还好么？”随即又向秋剪水见礼。

杨仞道：“我挺好，叶兄，你怎么来了？雷姑娘可在马车里么？”

叶凉道："她没来。"随即解释道，"先前我在肃州城里养伤，听宁姑娘说起道观中杨兄舍身救我之事，心中很是感激，又挂念杨兄的伤情，便想及早寻到杨兄，当面道谢问候……"

杨仞讶道："叶兄，你要找到这里，可不大容易吧？"

叶凉道："是，多亏了后来雷姑娘也来探访我，她见我急着要见杨兄，便命自己的车夫带我出来找寻……"说到这里，转头望了那车夫一眼，又道，"这位兄台本事很大，竟有法子寻到这里。"

杨仞远远打量了那车夫一眼，仍是多日前自己见过的那个眉心有疤的落拓年轻人，微微颔首，又问叶凉道："叶兄，你已记起雷姑娘来了么？"

叶凉摇头轻叹，道："我虽不记得，但每次见雷姑娘均觉极亲近，想来一定是我从前的至交好友。"

杨仞点头道："嗯，我瞧那车夫模样挺俊俏，叶兄你可得留神些。"

叶凉一愣："我留神什么？"

杨仞微微一笑，瞥见秋剪水瞪视过来，便不再多言，只干咳道："叶兄，你来见我，便只是为了来向我道谢么？"

叶凉听见"道谢"二字，当即倒退一步，整衣敛容，神情郑重地长揖道："多谢杨兄救命之恩。"

杨仞笑道："叶兄，你当真是个实在人。"

转念一想，又疑惑道，"叶兄，你先前受伤时被……被引乱了心神，这次养伤，难道停云书院仍不防备，竟任由宁姑娘、雷姑娘等人随意探望你么？"

叶凉道："燕山长确是留下了一些书院弟子在左近暗中保护我，他们先前没拦阻宁姑娘与陈兄，却在我与雷姑娘要离开时上前围攻雷姑娘……雷姑娘便让我乘马车先走，她自己留下与他们周旋……"

杨仞笑呵呵道："你不帮着那些停云弟子围攻雷姑娘，却径自乘车到了这里……叶兄，你甘愿得罪同门也要来见我，一定还有些别的事吧。"

叶凉神色一肃，道："不错，我确是有一句话，须得转达杨兄。"

杨仞好奇道："什么话？谁的话？"

叶凉道："几天前我在道观中晕迷过去，被燕山长治好，正在房间里歇息，忽然耳边响起了一句话，却似是有人以'传音入密'的功法传话于我……"

杨仞恍然笑道："是吴重给你传音，对不对？"

叶凉摇头道："不是，是柳老山长传音。"

杨仞一惊，道："是许……是柳老前辈？他为何要传音给你？"

叶凉沉吟道："我也纳闷此事，那天燕山长将我治愈，庄诚师伯给我讲述了道观中的情形，说是杨兄你救了我……当时柳老山长也都在一旁瞧着，但却什么话也没说，实不知他稍后为何又要避开燕山长他们给我传音，他有话要说与我，为何却不径直说出来，或是让燕山长转告我？"

杨仞闻言苦笑，也不解释，只问道："嗯，不知柳老前辈对你说了什么？"

第五章 云崖锋回（二）

叶凉道：“柳老山长当时的原话是说，‘告诉杨仞，让他单独来见我。’”

杨仞一怔，暗忖：“许老头让我去见他？……嗯，我单独去见他不难，但他要单独见我可就不大容易了，他所言‘单独’二字，想来是指须得设法避开燕寄羽。”心中转念，点头笑道：“没想到柳老前辈会有这般吩咐，难怪这话不能当着燕山长说。”

叶凉奇道：“为何不能？柳老山长要单独见杨兄，只要给燕山长说一声，燕山长素来尊师重道，又岂会不允？”

杨仞随口道：“师父说的话，还须徒弟允许么，可见燕山长也不怎么尊师重道。”

叶凉一愣，未及细思，又听杨仞问道：“叶兄，不知燕山长可会前去凉州？”

叶凉摇头道：“燕山长他老人家是要径直回华山去的。”

杨仞心中隐隐一松，随即醒觉暗骂：“他娘的，杨仞，难道你怕了姓燕的么？”一时间皱眉不语。

叶凉瞧见他神情古怪，便问道：“杨兄可是遇上了什么麻烦事，若有我能相助之处，便请杨兄言明，我一定尽力。”

杨仞闻言微笑道：“怎么，叶兄不打算将我带去见燕山长了？”

叶凉道：“我知杨兄不愿见燕山长，自不会再强求此事，等我见到燕山长与其他师伯，定会多多出言恳请，盼他们此后能不再为难杨兄。”轻叹一声，又道，“就只怕我人微言轻，帮不到杨兄。”

杨仞听他说得诚恳，寻思片刻，忽而笑道：“实不相瞒，我确有一事想请叶兄相助。”

叶凉一怔，忙道："杨兄请讲便是。"

杨仞道："我也想请叶兄帮我传一句话，但此话对于令师燕山长颇有些不利，不知叶兄愿不愿意答应？"

"这、这个……"叶凉挠了挠头，问道，"便只是传话么？"

杨仞颔首道："便只是传话。"

叶凉犹豫片刻，道："料想只是传一句话，又不是去伤人打架，那也不会碍得什么。杨兄于我有救命之恩，我答应杨兄便是。"

杨仞笑道："好，那我先多谢叶兄，等时机到时，我再把要传之话说与叶兄。"

叶凉道："杨兄千万不必客气。"口说如此，自己却仍又对着杨仞深深一揖，再次谢过杨仞，随即告辞而去。

杨仞眼见他走向马车，步履似有些瘸拐，料知是先前在道观中被庄诚的鸿翼笔扎中大腿之故，不禁轻轻一叹；忽听秋剪水道："杨仞，你要让叶凉帮你传什么话？"

杨仞微笑道："等时机到时，秋姑娘便能知晓。"

秋剪水斜他一眼，道："这般神神秘秘，好神气么。"眼看着马车调头去远，又沉吟道："这车夫举手投足之间似有一抹贵气，倒像是世家弟子出身。"

杨仞一怔，随口道："世家弟子我也见过几个，花流骛阴刻毒辣，胡飞尘诡计深沉，雷缨锋又迂腐得很，也都没什么了不起的。"

便在说话间，远处快步行来两人，赫然却是停云书院"讲堂"执事欧阳致与"斋舍"执事卢修。

杨仞一凛，笑呵呵道："两位前辈可是跟着叶凉的马车来的么，怎么到此刻才现身相见？"

卢修阴沉着脸不说话，欧阳致却亦是呵呵一笑，眉目和善道："杨兄

弟果真机灵得很，你先前救下了叶师侄，我等自不好当着他的面擒你。这便请杨兄弟随我们回去面见燕山长吧。”

杨仞摇头道：“我今日刚见过燕寄羽，那也不必再见了。”秋剪水上前施礼，道：“见过两位前辈。”

欧阳致颔首笑道：“看来杨兄弟是非逼我等动武了。秋掌门，你若要相护杨仞，那也不必这么客气了。”

转头瞧向卢修，又道，“卢师弟，我来暂且缠住秋姑娘，你将杨仞擒了。”

卢修微微点头，两人迈前一步，忽听身后隐约传来“铮”的一声微响，随即便听有人远远地笑道：“两位若不想今日命丧野外，还是莫再往前走了。”

两人皱眉顿步，欧阳致也不回头，只笑嘻嘻道：“阁下尚在数十丈外，便迫不及待地拔刀么，请教阁下姓甚名谁，师承何派？”

话音方落，便听那人淡淡道：“无门无派，方轻游。”

欧阳致乍闻那人的语声从背后不足一丈处响起，惊凛之际，霍然回身，与卢修对视一眼，各将鸿翼笔取在手里。

欧阳致打量方轻游，微笑道：“方兄弟好轻快的身法。”

方轻游道：“二位前辈跟随叶凉而来，在下却是跟随二位而来。”随手晃了晃手中的“雪刃”，又道，“今日幸会，咱们就此别过。”

卢修冷然道：“阁下此言何意？”

却听杨仞笑道：“卢前辈，方兄这话的意思是说，你们若再不快点与他‘就此别过’，恐怕就要死在这里了。”

卢修闻言目视方轻游，缓缓道：“就只怕你没这本事。”

欧阳致哈哈一笑，瞧瞧秋剪水，又瞧了瞧方轻游手中那柄雪刃，忽道：“卢师弟，且听我一言。”

卢修一怔，道：“恭听师兄教诲。”

欧阳致道：“咱们走。”言毕便转身而去。卢修愣了愣，却也只得赶上。

杨仞望着两人的背影，笑道：“两位前辈慢走，恕不远送。”

方轻游微微一笑，与杨仞、秋剪水拱手见礼；秋剪水数月前在春山上与方轻游打过照面，却不甚相熟，只淡然道了声“幸会”。

杨仞道：“方才多谢方兄了。”随即将今日赵长希被燕寄羽所制，交由李素微发落之事说与了方轻游。

方轻游沉吟片刻，只道：“多谢杨兄弟相告。”

杨仞道：“方兄，你此后打算要去哪里？”

方轻游道：“凉州。”

杨仞喜道：“巧得很，我也要去凉州，方兄，你便与我们同行吧。”秋剪水从旁听着，面色犹豫，却是欲言又止。

方轻游想了想，颔首道：“如此甚好。”

秋剪水轻声道：“不知方兄前去凉州，是所为何事？”

方轻游道：“我听闻楚师妹被带去了凉州天风峡，我此去正是为了将她救出。”

杨仞接口道：“楚姑娘是被天风峡副掌门贺风馗带走，他既知楚姑娘或是楚风萧楚老兄的闺女，料想也不会难为楚姑娘。”

方轻游淡淡道：“无论天风峡待她如何，只要她不喜欢，我便将她救出来。”

第五章 云崖锋回（三）

杨仞点点头，又问道：“方兄，你的‘惊鸿影’之毒已经全解了吗？”

方轻游微笑道：“不错，还是多亏了杨兄弟出言点醒。”

杨仞哈哈一笑，神情得意，道：“只要心志坚韧，便能解开此毒，是也不是？”

方轻游一怔，随即颔首道：“不错，与杨兄弟所言确也相差不多。”

此后，三人便一路同行；途中在集镇上采买马匹干粮时，秋剪水想起被戚晚词所杀的白马，不禁黯然轻叹。杨仞见状颇觉愧疚，道：“是我没护好‘小羊’，实在对不住你。秋姑娘，你若心下难过，想哭便哭吧，这回我绝不笑你。”

秋剪水瞪他一眼，正要发恼，忽而转念微笑道：“嗯，今日在草坡上，我也瞧见你哭了，咱们彼此彼此，谁也不吃亏。”

杨仞慌乱道：“我、我哭了吗？我何时哭过，哪有此事？”

秋剪水只含笑瞧着他，也不接口。

杨仞脸色微红，瞥见方轻游正在一旁似笑非笑地打量着自己与秋剪水，不禁问道：“方兄，你在想什么，怎么神情这般古怪？”

方轻游莞尔道：“我瞧杨兄弟与秋姑娘实是一……实是一样的性情中人，心中很是佩服两位。人生在世，便该想笑便笑，想哭便哭。”

杨仞笑道：“多谢夸奖，你这话倒也挺有道理，我和秋姑娘确是……”

正说到这里，忽听秋剪水道：“嗯，咱们这便继续赶路吧。”

杨仞错愕道：“不吃顿饭再走么？”

秋剪水轻轻沉下一口气，道：“我想吃些蜜饯，杨仞，你能不能去旁

边的铺子帮我买些来？”

杨仞点头道：“自无不可。”言毕径自去买。

秋剪水瞥见杨仞去远，目视方轻游道：“方兄，我有一事想请教你。”随即将杨仞近日里连受内伤、功力大损之事说与了方轻游，又道：“杨仞性子要强，他自己是断不会对方兄提起此事的，我知方兄修为高深，不知可有法子恢复他的功力？”

方轻游闻言叹道：“先前我本也提醒过杨兄弟，劝他好生休养，却没想到那日分别之后，他又经历了这许多事。”沉思良久，摇头道：“内功修为不是一朝一夕练成，一旦有损，也难以短时恢复。依我想来，杨兄弟也只能养好经络，勤加修练，以后自能慢慢恢复功力。”

秋剪水闻言心下暗叹，仍是施礼道谢：“多谢方兄指点。”

少顷，杨仞拎着几个油纸包回来，笑呵呵道：“秋姑娘，我不知你爱吃哪一样，便每样都买了些。”

秋剪水瞧着他的笑容，一时怔怔失语。

三人东行数日，来到甘州城郊；未及进城，便在城外的茶棚里遇见了两名巴山“烛照剑”弟子，却是一早便在此等候秋剪水。

那两个弟子手持烛台，上前见礼，禀道：“其余同门都正在城中客栈恭候掌门；请掌门先去客栈里稍作歇息，再召见众同门吧。”

秋剪水点了点头，回身与方轻游道了别，转头看向杨仞，道：“杨仞，你过来。”

杨仞一怔，随着秋剪水走去一旁的隐蔽处，眼瞧她神情肃重，心中不自禁地有些忐忑起来。

秋剪水从行囊中取出那两封书信，道：“杨仞，刀宗的书信便交给你了。”

杨仞讶道：“交给我？两封信都给我么？”

秋剪水轻轻点头，道："经过那日草坡上的事，我相信以你的心志与聪颖，定能妥善处置这两封书信，只要你自己想得清楚，不论自己看也好，转交旁人也好，我均无异议。"

杨仞想了想，接过书信，道："秋姑娘，多谢你信得过我。"

秋剪水道："嗯，那我走了。"

杨仞"啊"的一声，片刻后道："嗯，那个……秋姑娘你多保重。"

秋剪水转身朝着茶棚走回，走出两步，忽而顿步回身，轻声问道："杨仞，那天在草坡上，燕寄羽走近我取走烛台之时，你为何忽然扑掠过来，你是想救我么？"

杨仞"嗯"了一声，随即便听秋剪水又道："那你这回救我，也是因为书信在我这里吗？"

杨仞心中微动，想起他和秋剪水初遇赵长希等三人时，赵长希忽施暗算，他挺刀为秋剪水挡下了一击，那时秋剪水问起缘由，他答的便是"那两封书信可都在你那里，我当然要救你"；此刻眼瞧秋剪水凝视自己，等候自己回答，心中没来由地紧张，不及思索便道："不错，正是如此。"

秋剪水静默片刻，道："嗯，多谢你。"

杨仞说完后只觉脸颊微热，一阵阵心虚，仿佛自己刚才说了句谎话似的，眼瞧秋剪水便要转身离去，暗自发狠："他娘的，老子非得再说句什么不可。"当即道：

"秋姑娘，你……你别忘了我们的赌约。"

秋剪水抿嘴一笑，道："半年后你若成不了天下第一刀客，便听凭我吩咐处置，我不会忘。"言毕径自走回茶棚，与那两名巴山烛照剑弟子一同进城去了。

杨仞伫立一会儿，眼瞧着秋剪水背影渐远，慢慢走回茶棚，坐下喝了一碗茶水；周遭茶客笑语喧乱，杨仞听得烦躁，皱眉不语。

方轻游看他一眼，忽道："杨兄弟，方才你与秋姑娘说话时，茶棚里有个汉子一直盯着你，随后匆匆入了城，似去报信。"

杨仞微凛，道："方兄可曾瞧出那人的武功家数么？"

方轻游道："是个练刀之人。"

杨仞沉吟道："既是练刀之人，多半是友非敌，咱们便在这里等着便是。"

方轻游微微颔首，过得一炷香时分，便见先前那汉子领着一个头戴斗笠的男子快步返回，那男子斗笠压得极低，遮住大半面目，却在茶棚外伫足。

那汉子进了茶棚，径直走近杨仞，弯腰低声道："拜见杨兄，我是萧二哥手下的兄弟，这里人多眼杂，请借一步说话可好？"

杨仞一愣，随即恍然：既然赵风奇的化名是"齐四"，想来这"萧二"便是楚风萧的化名了；当即颔首道："甚好。"便与方轻游步出了茶棚。

两人随着那汉子走近戴斗笠之人，只听那人笑道："方兄弟，杨兄弟，咱们边走边说吧。"言毕转身走向城门，果然正是"天风峡"副掌门楚风萧。

几人就此进了甘州城，楚风萧说是"边走便说"，但良久过去，却仍沉吟不语；杨仞眼瞧他脸上、手臂上多了些伤痕，想是这数月里屡屡与停云书院一行人拼斗之故，当日杨仞初遇楚风萧时，见他虽然满面风霜，但眉目儒雅温和，今日重逢，却觉他脸上的皱纹似变深了，眉宇间也愈显刚硬。

一时间杨仞有许多关于赵风奇、"天风萦回"刀谱以及楚轻鸿的事想说与楚风萧，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寻思一阵，便先问道："楚老兄，你手下的兄弟都正在城里落脚么？"

楚风萧道："不错，我在城中暂租了几处大宅院，让兄弟们先歇歇

脚。”顿了顿，又道：“杨兄弟，这几日我一直在寻你。”

杨仞奇道：“这是为何？”

楚风萧默然片刻，却转口问道：“杨兄弟，不知你与柳空图柳老前辈究竟是何关系？”

杨仞一怔，随即从自己在春雪镇上与许念同住的九年说起，一直讲到柳空图传音叶凉，让叶凉转告给他一句话，轻叹道：“我瞧燕寄羽对自己的师父颇有些忌惮，料想平日里定是寸步不离地守着柳老前辈……唉，实在不知如何才能单独见到他老人家。”

楚风萧听完沉思一阵，点头道：“原来如此。楚某也曾听到过两次柳老前辈的传音。”

杨仞讶道：“竟有此事？”

楚风萧沉声道：“先前楚某数度与那群停云书生交手，有一次骤然听见一声传音，却是个极苍老的嗓音，我不知是谁，也没当回事；后来又有一次伏击停云书院，再度听闻传音，才确知了那竟是柳老前辈说话。”

楚风萧侧头注目杨仞，又道：“柳老山长两次传音说的都是同一句话——‘要救天风峡，便去寻杨仞’。”

杨仞心中惊疑，摇头苦笑道：“柳老前辈未免也忒瞧得起我，我如今刀也断了，却哪有此等本事？”

楚风萧沉默不语，只顾疾步而行，转过一处街角，忽道：“杨兄弟，我有法子能让你与柳老前辈单独相见。”

杨仞忙问道：“什么法子？”

楚风萧道：“以我过去数月探查所知，燕寄羽每日里确是总陪在柳老前辈身旁，对其看守甚严，但当遇到我等前去截击，情势危急之际，他却也不得不抽身应敌，而将柳老前辈交由其他弟子守护……”

杨仞听到这里，神情微变，已猜到了楚风萧的意图，未及开口，便

听楚风萧嘿嘿一笑，继续道：“杨兄弟，你这事说难极难，说容易也容易……我老楚便再率众去与停云书院拼杀一回便了。”

第五章 云崖锋回（四）

杨仞摇头道：“这可不成，这让我如何担待得起？决计不成。”

楚风萧笑道：“那也没什么担待不起的，我手下兄弟探到停云书院一行人这两日便会路过甘州，到时你易容改扮一番，别让燕寄羽认出来了，随着我去见柳老前辈吧！”

杨仞听他说的洒然痛快，却知真要再与停云书院厮杀一回，还不知要有多少死伤，当即道：“楚老兄，多谢你的好意，我还是自己另想法子吧。”

楚风萧瞪眼道：“另想法子？想个屁，你听我的便是。”

杨仞一时不语，心想：“这位楚老兄貌似儒雅，但性子却极似赵老兄。”随即便见楚风萧脸色一正，又道：“杨兄弟，你不必顾虑太多，即便没你这事，我们本也打算在近日里伏击燕寄羽那伙鸟人。我老楚帮你也只是顺便。”

说话中三人来到城中一处轩敞的宅院，杨仞环顾院落，但见几十个刀客或站立谈笑，或席地吃喝，喧乱中见楚风萧回来，纷纷转头与他打招呼。

楚风萧朗声道：“你们先吃喝着，我陪杨兄弟与方兄弟说几句话。”转头对两人道，“另外的兄弟，都在临近的几个宅院里。”

杨仞点了点头，却听楚风萧轻轻一叹，又道：“这趟出来带了两百三十七名兄弟，数月里死了三十个，不，算上赵老四，那就是三十一个；重伤无力再战的有四十六个，都已安置在沿途的城镇养伤……如今我身边总共还剩一百六十名兄弟。”

杨仞听他提及赵风奇，不禁心绪一黯，暗叹：“天风峡死伤颇重，已与停云书院结下血海深仇……嗯，那贺风馗挟制了楚轻鸿，也不知是否真能劝服楚老兄。”当即问道：“楚老兄，我便有话直说了……你是不是有个女儿，却是玄真教的女弟子？”

楚风萧面色微变，笑道："咱们先且不提此事，两位先吃些饭食，我还得去联络其余各派的武林同道，眼下他们也都在甘州左近，正好请来一同商议此事。"

方轻游讶道："其余各派？"

楚风萧颔首道："不错，停云书院不是善茬，这事单凭我们天风峡可干不了。"

杨仞心中微动，想起先前曾听楚轻鸿说，停云书院遭各派围攻，已被打得左支右绌，甚至于燕寄羽不得不请求玄真三子相助，便道："我曾听……听朋友说起，楚老兄你们本已大占上风，为何仍迟迟未能救出铁前辈等人？"

楚风萧叹道："我们各派加起来人数多过那伙停云书生，本来我们在暗，他们在明，或是伏击，或是突袭，断无不胜之理，但他们的'鸿翼大阵'着实厉害，将被囚的诸位掌门看守得甚严，几次交战下来，他们虽也颇有折损，但阵法兀自不乱，更何况先前燕寄羽、柳续、展梅这三人本有方白牵制，后来方白也走了……"

杨仞听到这里，暗自惊佩："方老兄竟能以一人之力牵制连燕寄羽在内的三大高手，这份修为当真骇人……"

方轻游接口道："'鸿翼大阵'在武林中极有威名，号称无敌之阵，看来确有其厉害之处。"

楚风萧闻言嘿然，却听杨仞问道："不知方白为何要走？"

楚风萧道："此事方兄并未言明，但听他言辞中隐约所指，似是燕寄羽以柳老前辈作挟，倘若方白再插手此事，姓燕的便要对柳老前辈不利……"

杨仞闻言骂道："这鸟人当真卑鄙得很。"

"杨兄弟骂得好。"楚风萧哈哈一笑，继续道，"方白走后，我们又和停云书院干了一场，那柳续与展梅却也已被燕寄羽派走，不知又去弄什

么鸟阴谋，我与‘木余刀’的裴兄、‘游刃坊’的丁兄等人对上停云书院的几位执事，倒也尚能一战，燕寄羽眼瞧应接不暇，便又请来‘玄真三子’帮忙……嘿嘿，好在那长希真人明里相助燕寄羽，实则却帮我们搅乱了停云书院的阵法……”

杨仞心下恍然：“料想便是那次之后，赵长希与李素微就分道扬镳了。”

楚风萧道：“那回我们差点儿便救出了铁老大，可惜却仍没架住燕寄羽亲自出手……唉，且不说这些，我先去联络丁兄等人。”言毕匆匆出了院落。

杨仞与方轻游相顾一眼，也只得暂在宅院中歇息。

直等到黄昏，楚风萧才与两男一女同回到宅院，朗声笑着招呼道：“方兄弟、杨兄弟，我来给你们引见几位朋友。”

杨仞上前拱手，却听楚风萧瞧着身旁一个衣衫粗陋的中年汉子道：“这位便是秦川‘木余刀’一派的副掌门，裴烽裴兄。”又指了指另一个身材粗厚的三十来岁男子，道，“这位丁厌忧丁兄，乃是冀州‘游刃坊’的二当家。”

最后才指着那个年约二十八九的白衣女子道，“这位谈寒雁谈姑娘，却是江州‘弹霜亭’掌门谈寒生谈兄的嫡亲妹妹。”

杨仞打量那三人，但见裴烽神情谨慎，正自仔细端详自己与方轻游，谈寒雁则面无表情，而那丁厌忧名副其实，却是笑眯眯的满脸喜色，看不出一丝忧意。

谈寒雁冷冷瞟了一眼杨仞，忽道：“这位少年便是楚兄说的杨仞么？”

楚风萧道：“不错。”

谈寒雁道：“他能救天风峡？我瞧他可不像有这么大的本事。”

杨仞闻言也不着恼，只笑呵呵道：“谈姑娘所言极是。”谈寒雁却不

再理他，裴烽瞧见他嬉皮笑脸的模样，不禁微微摇头。

楚风萧道："谈姑娘，这是柳老前辈亲口所言。"言毕寻思片刻，环顾谈、丁、裴三人，拱手道，"此事的详情，楚某已都言明，不知三位可愿意为了柳老前辈的这句话，再与停云书院好好地斗上一回？"

三人一时都静默不语。

楚风萧又道："咱们若不趁着此时动手，拖到停云书院在华山的众多人马赶来接应，那便再难救出自家掌门了。"

丁厌忧干咳一声，笑道："楚兄，咱们几个与庄诚他们打打还成，可如今方白走了，赵长希也未必还能帮忙，咱们又如何能挡得住燕寄羽的出手一击？"

楚风萧道："丁兄所言极是。"言毕沉思起来。

忽听方轻游道："我来挡住燕寄羽便是。"

方才他未及通名，丁厌忧不知他是谁，闻言一怔，摇头叹道："阁下倒是个勇人，但燕寄羽又岂是那么容易挡住的……"

方轻游莞尔道："燕寄羽自是极难对付，在下虽未必能胜，料想也不会落败。"

第五章 云崖锋回（五）

谈寒雁闻言微微侧头，注目方轻游，却听丁厌忧问道：“不知阁下姓甚名谁，瞧阁下的打扮，应当不是天风峡刀客吧？”

方轻游略一拱手，道：“在下方轻游，幸会诸位。”

丁厌忧恍然笑道：“原来你便是方轻游，听说你在青石镇上斩杀了薛秋声，在春山又从燕寄羽手底下逃脱，很有点本事。”

方轻游道：“丁兄过奖。”

丁厌忧微笑道：“方兄弟，你近日里在江湖上名气不小，但若说你有能耐挡住燕寄羽，请恕我直言，我却还不大相信。”

方轻游点头道：“不错，口说无凭，确难教人相信。”神情淡洒，却似不打算再多争辩。

谈寒雁仍自静默注视方轻游，本待听听他要如何回答，闻言不禁一怔。

杨仞笑呵呵道：“有一事须得向诸位言明，柳老前辈如今时而糊涂，时而清醒，即便诸位真能成功牵制住停云书院，让在下有机会单独面见柳老前辈，若赶上他神智不清之时，那也是无用。”

裴烽闻言神情愈发迟疑，看向楚风萧道：“楚兄，这一节你先前可未给我们说。”

楚风萧道：“裴兄，咱们本就该在此际动手救人，要帮杨兄弟也不过是顺便。”说着瞪了杨仞一眼，似怪他眼下不该提及此事。

杨仞却本就不想让众人为他冒此大险，又道：“楚老兄，不知先前你们共曾与停云书院交手几次？”

楚风萧道：“七八次总是有的。”

杨仞道：“七八次么……但楚老兄却只听过柳老前辈的两次传音，可

见他老人家大半时候都是糊涂的。”

楚风萧闻言皱眉，慢慢环视裴烽等三人，叹道：“便请三位做个定夺吧。”

三人各自沉思起来。

谈寒雁忽而冷笑一声，道：“打就打，到时楚兄知会我一声。”言毕径自转身，快步出了宅院。

杨仞一怔，却没料到谈寒雁答应得这般痛快，想起她方才临走时似乎有意无意地瞟了方轻游一眼，不禁暗忖：“他娘的，这位谈姑娘该不会是看上方兄了吧……嗯，她的容貌倒是不输楚姑娘，武功想来也高，可是总紧绷着脸，又哪有楚姑娘温柔可亲？”

却听丁厌忧道：“只要方兄弟真能挡住燕寄羽，一切都还好说……”沉吟片刻，笑嘻嘻又道，“方兄弟，你师父长希真人很是仗义，你是他的徒弟，料想也不会差。老楚，这趟我陪你打了便是。”

楚风萧拱手道：“多谢丁兄。”

裴烽眼看着谈寒雁与丁厌忧都已答应，犹豫良久，小心翼翼地道：“既是楚兄开口相邀，在下自不能推却，嗯……那是决不能不打的。”

楚风萧脸色一松，拱手道：“好，那便这么定了。”

裴烽又转头凝视杨仞，慢吞吞道：“杨兄弟，裴某劝你最好还是想出个法子，可别真让柳老山长糊糊涂涂地见你。”言毕轻轻一叹，也转身出了宅院。

楚风萧目送裴烽与丁厌忧离去，忽道：“杨兄弟，你实话告诉我，对于裴兄方才所言，你可有法子么？”

杨仞一怔，随即苦笑道：“法子倒也不是没有，但我实不愿你们为了我的事出生入死。”

楚风萧闻言转身面对杨仞，拍了拍他的肩膀，正色道："杨兄弟，这不是你的事，也不是我老楚的事。这关乎武林正道。"

杨仞素来不以侠义辈自居，闻言暗忖："武林正道，又关我鸟事。"但知楚风萧一片好意，全是仗义为己，便只轻叹不语。

到得晚上亥时，三人一同吃喝，杨仞将与赵风奇相关之事详细讲出，楚风萧听完神情悲昂，道："燕寄羽这厮，又欠下天风峡一桩血仇。"

方轻游沉吟道："细想起来，燕寄羽的心思当真可怖，他只让戚晚词、叶凉等人护住花流骛，不必再多吩咐什么害人之事，便能惹出这许多纷争。"

杨仞听得一凛，道："确是如此，花流骛心性歹毒，自会忍不住去作恶，却被燕寄羽有意放纵助长……赵长希说燕寄羽坏事干尽，不担恶名，果然大有道理。"

说到这里，想起草坡上燕寄羽所展露的修为，不禁有些担忧，又道："方兄，燕寄羽从柳续那里学得'竹声新月'，似能克制'意劲'，你当真能敌得过他么？"

方轻游微微一笑，道："武功是死的，人是活的，一门武功能克制另一门武功，不等于一个人便能胜过另一个人。"

说话中忽有刀客来报，说门外来了两人，自称有事要见楚风萧与杨仞；楚风萧皱眉道："那两人是谁，又怎会知道杨兄弟在此？"

那刀客道："那两人似是一对主仆，说是受吴重所托。"

杨仞恍然一笑："原来是宁姑娘与陈兄，便请他们进来吧。"

过得片刻，宁简与陈彻走进宅院，杨仞上前拱手道："宁姑娘，先前在肃州道观中，多谢你二位仗义相助，在下感激不尽。"

宁简淡淡道："我助你只是受人之托，你也不必谢我。"随即与楚风萧、方轻游见礼。

陈彻目视杨仞，道："杨兄，多日不见，你似乎比道观中清瘦了些。"

杨仞哈哈笑道："不错，这几日吃不着你的烙饼，确是瘦了。"

陈彻闻言亦笑，从行囊中取出烙饼分与杨仞，两人正自吃着，宁简端详过来，道："杨仞，我听陈彻说……说了些你的事。以你的武学天资，若从小拜入名门大派，得了明师指点，修为绝不止今日这般。"

杨仞一怔，笑道："宁姑娘过奖了，我今日这般也好得很。我每日都好得很。"

宁简微微颔首，欲言又止，随即与楚风萧走去一旁，似有要事商谈。

杨仞吃完烙饼，冲着陈彻呵呵一笑，未及开口，便听陈彻道："杨兄，那本韩昂大哥留下的刀谱，我交与你之前，也曾翻看过一遍……"

杨仞不愿谈及此事，笑道："陈兄，你还有烙饼没有，我还想再吃一块。"

陈彻微微摇头，道："杨兄，你听我说，先前韩大哥临终之际，我曾答应他要参详这本刀谱，将他的刀术传承下去，后来我翻看刀谱，察觉其中所记载的招数颇为平常，这些时日里便一直在思索如何增益这门刀术……到如今也积攒了一些心得，想说与杨兄。"

杨仞闻言联想到宁简方才所说"明师"云云，心想："原来他两人到此，却是指点我的刀术来了。"当即摇头道："多谢陈兄好意，不过那也不必了。"

陈彻一怔，道："杨兄，我自己已不适宜再练这门刀术，只是盼望杨兄能将韩大哥的刀术传扬光大，当真没别的意思，还请杨兄不必多心。"

杨仞道："陈兄，你将我帮的刀谱归还，我已极承你的恩义，我得了刀谱，自己慢慢琢磨便是，料想也不会辱没了这门刀术。"

陈彻听他说得甚重，挠了挠头，一时不知所措。

方轻游曾在青石镇上亲眼见陈彻击倒薛秋声，深知其天赋极高，料想杨仞若肯听他讲说刀式，必能颇有进益，见状便道：“杨兄弟，你且听我一言……”

杨仞笑道：“方兄，你也想指点我的刀术么？”

方轻游一怔，不再多劝。

宁简与楚风萧说完话走回，打量陈彻与杨仞的神色，心中已猜到了情形，只淡淡道：“陈彻，咱们走吧。”

待得宁、陈二人离去，楚风萧便为杨仞与方轻游安置了房屋床榻，道：“两位早些睡觉，养好精力，明晨我便派人去再探停云书院的动向。”

两人闻言道谢，便各去歇息。

夜半三更，方轻游睡醒了来到院落中，瞧见杨仞手持一根树枝，正自比划着刀招。

方轻游默然不语，眼看着杨仞时而急急挥舞几下树枝，时而又垂下手腕、凝神苦思；过得良久，才轻轻唤了一声：“杨兄弟。”

杨仞转头看见方轻游，哈哈一笑，道：“方兄，你也醒了？”

方轻游点了点头，走到他身旁，道：“杨兄弟，我有一样物事，想送与你。”

杨仞奇道：“什么物事？”

方轻游取出那柄雪刃，道：“便是这把刀。”

杨仞一惊，却听方轻游继续道：“如今我修成‘浮光’，用什么兵刃都是一样，明晨再去找天风峡刀客借一柄铁刀便可，而你内伤初愈，过两日与停云书院动起手来，手上正该有一柄利器，以免吃亏。”

杨仞听后一时不语，他的“清河刀”被燕寄羽击碎，今夜练刀也只得用树枝暂代，确是缺一柄趁手兵刃，可是这“雪刃”非同寻常，自己又如

何能夺方轻游所爱？便即摇头道：“方兄，我可不能拿你的刀。”

方轻游轻轻一笑，道：“杨兄弟，莫非你是不敢拿？”

杨仞冷哼道：“此话怎讲？”

方轻游淡淡道：“这柄‘雪刃’本是昔年刀宗所用，你若拿了刀宗的兵刃，此后不免会遭到‘正气长锋阁’追杀……嗯，你不敢拿自也是对的，是我考虑不周，那也怪不得你。”

杨仞闻言皱眉不服，心想：“老子既拿了刀宗的书信，本来也被追杀，多拿柄刀又怕他个鸟？”当即笑了笑，接过了刀，道：“那也没什么不敢的。”一瞬间握住刀柄，只觉似有一抹凉意从“雪刃”上倒流入经络，周身微震，神魂一清。

第五章 云崖锋回（六）

方轻游瞥见杨仞神情有异，便问道："杨兄弟，你怎么了？"

杨仞恍惚摇头，醒过神来，诧异道："这把刀上似乎残存着一抹刀意，难道不是方兄留下的么？"

方轻游一怔，道："不是。我先前运使这把'雪刃'时，却未觉出什么异样。"

杨仞皱眉沉吟道："那可奇了……"

方轻游莞尔道："可见杨兄弟与这柄刀缘分不浅，看来我倒并未送错人。"

杨仞方才被他言语所激，收下了刀，此刻却也不好再推却，神情郑重地朝着方轻游拱手道："多谢方兄赠刀。"

方轻游摇头微笑道："杨兄弟，我便不扰你练刀了。"随即径自返身回屋。

翌日正午，楚风萧邀杨仞、方轻游喝酒谈聊，说起刚才收到裴烽、丁厌忧与谈寒雁的传书，"游刃坊"、"弹霜亭"各百余名刀客，"木余刀"则有三百多刀客，都约束集结已毕，便待楚风萧定下动手的时机地点。

杨仞闻言与方轻游默然相顾，均感心神凛肃。

杨仞想了想，问道："怎么'木余刀'来了这么多刀客？"

楚风萧道："武林九大刀派之中，却是'木余刀'掌门阮青灰最早明言要与'正气长锋阁'决裂，阮兄心意坚决，此番西行带的刀客自然便多些。"

杨仞点了点头，又想："甘州距凉州不远，天风峡刀客却久久不来驰援，想是贺风馗弄的鬼。"不禁问道："楚老兄，先前我曾说到，玄真教

的楚轻鸿姑娘被贵派的贺副掌门擒走……”

楚风萧微微摇头，似不耐烦听，打断道：“此事我自有计较，杨兄弟不必多说。”

傍晚，楚风萧接到手下兄弟的快马回报，说已探得停云书院一行约莫将在明夜亥时到子时前后来到甘州城百里外，料想便会露宿在荒野中；楚风萧听后拊掌笑道：“如此甚好，咱们便趁他们睡熟之际，摸黑冲杀过去。”

那回报的刀客又道：“那群‘无颜崖’女杀手的行踪，属下也已探得，她们陆续都返回焉支山去了。”略一犹豫，又道，“依属下所见，那姓燕的多半已出不起银钱来继续雇请‘无颜崖’了。”

楚风萧沉吟道：“最好是如此。先前‘无颜崖’帮燕寄羽挡住了不少‘山中刺’的刺客，且看今后‘山中刺’肯不肯就此罢休吧。嗯，焉支山就在甘州附近，不可不防，你仍须盯紧了‘无颜崖’。”

那刀客应声领命而去。

楚风萧转头看向杨、方二人，道：“咱们明晨及早动身，先行赶到甘州城外埋伏起来，以逸待劳。”

方轻游颔首道：“一切全听楚前辈安排。”

杨仞问道：“深夜人马喧乱，到时却不知该如何寻到柳老前辈的所在？”

楚风萧道：“这倒不难，燕寄羽那厮沽名钓誉，一向作出尊师重道的模样，以我往次所见，停云书院其余弟子都是露天席地的歇息，却只给柳空图搭了帐子，燕寄羽则亲自在帐中陪侍……到时等燕寄羽被引开，杨兄弟寻着帐子去见柳老前辈便是，若有机会，便将他老人家救走。”

杨仞“嗯”了一声，道：“那咱们究竟要如何将燕寄羽引开？”

楚风萧笑道：“燕寄羽一贯的假仁假义，只要明晚咱们攻势猛些，多杀他几个弟子，他自然便沉不住气，赶去相救。”

杨仞心想：“倘若燕寄羽见到弟子被杀便急着去救，倒似也不能说是假仁假义……”但他对燕寄羽甚为厌恶，这一念头在心中只是一闪即逝；随即便见楚风萧看向方轻游，正色道：“方兄弟，一旦燕寄羽现身，便须得由你将他牵制住，你可得小心在意，不求你能杀死他，可也莫要丢了自身性命。”

方轻游道：“数月前在舂山峰顶，我被柳续的目光一瞬压制，自那时起便苦思破解‘竹声新月’之法，眼下已有应对之策，请楚前辈放心。”

楚风萧闻言哈哈一笑：“有你此话，我老楚心里便踏实多了，如今万事俱备，只等明晚……”

便在这时，倏听一人道：“万事俱备，倒也未必。”

院落中霎时骚动起来，不少刀客纷纷叫道：“见过贺副掌门！”

杨仞一惊，但见暮色中一个灰衣人缓缓步入宅院，身形伛偻瘦削，却正是贺风馗来到。

楚风萧眼看着贺风馗走到院落中央，忽而冷笑道：“贺老三，你倒还敢来见我。”

贺风馗神情淡漠，道：“楚二哥，我不但孤身前来，更有几句良言相劝。”

杨仞闻言微凛，暗忖：“他娘的，他若挟着楚轻鸿前来，倒可找机会救下，如今也不知他将楚姑娘藏在了何处，当真有些麻烦。”

楚风萧沉默片刻，忽而朗声道：“众兄弟，你们好生歇息去，明日还有一场恶战要打！”随即瞟向贺风馗，又道，“贺老三，你跟我到柴房里说话。”

众刀客轰然应诺，各自去睡。贺风馗心知楚风萧当众说出“明日恶战”云云，那是打定了主意，不论自己说什么，都要与停云书院一战，默立片刻，随着楚风萧走向院落一角的柴房。

杨仞心下担忧，与方轻游也跟着进了柴房，但见楚风萧与贺风馗相

隔咫尺，静静对峙，一时却都不开口。

贺风馗似浑不在意方、杨二人，缓缓环顾狭陋的柴房，忽道：“二十三年前，咱们为躲避‘飞蛟寨’的追杀，也曾一同藏身于柴房之中。”

楚风萧道：“屁话少说。”

贺风馗点了点头，咳嗽一阵，又道：“起初燕山长本是打算剿灭咱们‘天风峡’，故而才将‘青锋令使’中手段最为狠辣的戚晚词派去凉州。后来我从凉州快马赶过来面见李素微，请素微真人向燕山长说情，燕山长才终于同意，不再对天风峡赶尽杀绝。”

楚风萧闻言一笑，仍道：“屁话少说。”

柴房里满地凌乱，柴草在穿屋的秋风中簌簌颤动，两人同时静默下去，过得半晌，忽又同时开口——

贺风馗道：“你斗不过燕寄羽。”

楚风萧道：“我女儿在哪里？”

第五章 云崖锋回（七）

贺风楯道：“楚二哥，你闺女被我派人守着，眼下绝无性命之忧。”

楚风萧冷笑道：“眼下？”

贺风楯淡淡道：“不错，倘若楚二哥明日执意要去伏击停云书院一行，那令嫒的性命恐怕就有些难保了。”

楚风萧瞪着贺风楯，半晌不语，忽而抽刀劈出，刀锋霍然停在贺风楯的眉宇前，冷冷道：“你我三十年兄弟，你竟拿我女儿的性命要挟我么？”

贺风楯目视刀锋，面色不变，道：“为了天风峡，我便亲手杀你，也做得出来，何况拿你女儿要挟你？”

楚风萧冷哼一声，道：“不错，这倒确是我认识的那个贺老三。”缓缓垂下刀锋，又道，“可我认识的贺老三素来沉静多智，又怎会轻易便信了燕寄羽能放过天风峡？”

贺风楯沉声道：“其一，燕寄羽平生不说谎，他既答应了，那便不会食言；其二，即便燕寄羽不会平白无故地答应此事，但我已命手下兄弟将擒住的温蔚放还，燕寄羽对温蔚很是看重，如此便算是欠了咱们天风峡一份情面；其三……”

杨仞凛然旁观，听到这里，心头不禁蹿起怒火，那温蔚本是他出刀擒住，为此不惜内伤复发，却不料竟被贺风楯随意放脱，暗骂一声，瞥了方轻游一眼，但见他脸色苍白，正自皱眉沉思。

却听贺风楯继续道：“其三，那戚晚词也已听从雷缨锋的劝言，愿意收敛手段，不再……”

楚风萧面色一寒，忽道：“贺风楯，你可知赵老四便是被戚晚词、雷缨锋所杀？”

贺风楯道：“我当然知道。”轻叹一声，又道，“但我所做一切，也皆

是为了保住天风峡，为了不使咱们的门派就此覆灭，湮没于后世武林。楚二哥，你若执意再与停云书院厮杀争斗，此事便无可挽回了。”

楚风萧冷笑道：“我在舂雪镇外，已立下了‘刀旗’，此事本就已无可挽回。”

贺风馗静默片刻，从背负的行囊中取出一截无柄无鞘的刀刃来，道：“燕寄羽已托素微真人将‘刀旗’归还，并称愿与‘天风峡’化干戈为玉帛。”

楚风萧一愕，接过刀旗打量片刻，忽而哈哈大笑道：“如今铁老大尚未脱困，赵老四又惨死荒林，咱们耻未雪，仇未报，你却竟将‘刀旗’讨回来了！天风峡创派至今，何曾落到过今日这般，颜面荡然无存之境地！”说到后来，嗓音断续，语气悲愤已极。

贺风馗静静与楚风萧对视，神色仍极镇定。

楚风萧沉下一口气，道：“贺老三，你这便将我女儿杀了吧。”

“楚二哥，”贺风馗缓声说道，“我盼你能深思此事，切莫冲动。”

“我过的是刀头舐血的刀客生涯，自不能养育女儿，当年既已将她送走，便是决意与她再无牵连……”楚风萧笑了笑，摇头道，“我老楚二三十年来没当过一天爹，也不差今天这回，你便将楚轻鸿杀死，我明日也定要前去与停云书院拼杀。”

贺风馗低头掩口，咳嗽了两声，忽而转口道：“楚二哥，过去二十多年里，咱们一同闯荡江湖，有数次途经江南之际，你都借故独自绕道越州，却又说不清楚所为何事，我觉得蹊跷，有一次便暗中跟了你去……”

楚风萧面色微变，道：“好个贺老三，没想到你还曾跟踪过我。”

贺风馗道：“楚二哥，你行踪可疑，我怕你会危害天风峡，自然要跟去瞧瞧。那次我跟着你来到越州海边，看着你乘小舟出海，我便也乘了船，趁着夜色远远地随着你来到东海苍铭岛的岸边，岛上倚山矗立着一座道观，便是‘玄真教’总坛的所在……我瞧见你仰头眺望玄真教总坛的

灯火。”

“你的女儿便是在那片灯火中修道习剑。那时我还尚未探知你有个女儿，我本以为你会上岸瞧瞧，或是去拜会玄真教的某位道长，但你却只是在舟中静静立着，看了一会儿灯火，便回棹归返越州去了。”

贺风馗低头说到这里，倏而抬起头再度与楚风萧对视，道：“便是那次，让我心中笃定……楚二哥，我不信你能舍得你女儿的性命。”语气虽有些病弱，却也流露出一抹锋锐。

楚风萧默然听着，忽而一叹：“贺风馗，你是否已将我明日要伏击停云书院之事，告知了燕寄羽？”

贺风馗一怔，道：“暂未告知，但若楚二哥执意不改，我也只能……”

楚风萧摆了摆手，径直又道：“贺老三，你上回喝酒，是哪年的事？你曾说天风峡刀客人人好酒嗜醉，总须留个警醒之人，后来你便滴酒不沾。想来你自己也忘了上回喝酒是在何时何地了吧？”

贺风馗略一静默，道：“我上上回喝酒，确是许多年前的事了，但我上回喝酒，却就在不久前。”

楚风萧皱眉道：“是么，那是在什么时候？”

贺风馗道：“是在我得知刀宗死讯之时。”

楚风萧点了点头，看向杨仞，道：“杨兄弟，劳烦你拿一壶酒，再取两只酒碗来。”

杨仞一愣，随即出了柴房，依言取来，楚风萧又道：“杨兄弟，方兄弟，你俩先去院落中暂歇，我有些话要与贺老三说。”

杨仞与方轻游相顾一眼，走出柴房，来到院落中央，杨仞忽道：“方兄不必太过忧心，我猜那奉命看守楚姑娘之人便是俞凌，我识得此人，他对楚姑娘很有些……很有些好感，料想是断不会危害楚姑娘的。”

方轻游闻言一时不语，片刻后才轻声道："嗯，且先等楚前辈与贺风馗说完话吧。"

两人各自静默在夜风中，杨仞目光紧盯着柴房，过得良久，忽听柴房里传出酒碗碎地之声。

杨仞一凛，握刀上前几步，骤见贺风馗推门而出。

贺风馗手里拎着酒壶，不时仰脖灌一口酒，一言不发地快步出了宅院。

杨仞转头低声问道："方兄，追么？"方轻游凝思片刻，仍是伫立原地。

少顷，楚风萧也走出了柴房，打量了两人一眼，道："两位不必再担心，我已说服了贺老三，他这便去将……咳咳，去将我女儿送还玄真教。"顿了顿，又道，"我还让贺老三见到李素微后设法拖延住他，莫让他明日赶去相助燕寄羽。"

杨仞又惊又喜，同时颇觉疑惑，道："可我瞧那贺……贺前辈可不像个好说服之人，楚老兄，不知你是如何说服他的？"

楚风萧深深看了杨仞一眼，道："杨兄弟，不久之后，你自会知晓。"

杨仞不明所以，瞥向方轻游，却见他双肩微沉，手指轻轻搭垂在身侧，恍似身躯猝然松弛了许多。

翌日清晨，杨仞在睡梦中被方轻游唤醒，两人随着楚风萧等天风峡刀客纵马赶去甘州城外，午后来到一处低矮的山坡，却听楚风萧道："那伙停云书生今夜便会从坡下的道路上经过，多半便会在左近露宿，咱们远远地等着便是。"

杨仞张望远处，果然见连绵的黄草之间依稀有条道路，不禁道："离这么远？"

楚风萧道："咱们将马匹弃在这里，等他们找定了歇脚处，睡得熟

了，咱们再掩杀过去。”

到黄昏时分，木余刀、弹霜亭、游刃坊三派的刀客也渐次到齐，杨仞从前没见过弹霜亭的“刀笛”，打量几眼，却似是一侧开刃的多孔长笛，只是笛身更为扁平。

大战在即，杨仞心思反倒凝定下来，转头笑问谈寒雁道：“谈姑娘，不知你能否将‘刀笛’借我仔细瞧瞧？”

谈寒雁瞟他一眼，转身走去了别处。

众刀客吃喝一阵，养蓄体力，而后便静静等待，直至亥时二刻，远处道路上冒出了星星点点的火光，随即便有探马回报，正是停云书院一行人手持火把灯烛路过。

少顷，那簇火光凝停在道路边，不再向东飘移，楚风萧道：“嗯，他们歇下来了，咱们再等等。”随即轻轻击掌，便有个刀客拿来一套青黑色衣衫、一把长刀。

杨仞换上天风峡刀客的装扮，脸上涂抹泥土，遮住容貌，那把刀却被方轻游接过；众人凝望荒野间，又等了一个多时辰，楚风萧忽道：“走吧。”语声轻而坚定。

杨仞紧随楚风萧、裴烽等人，率众慢慢下了山坡，在乱草间摸黑前行，从西边慢慢靠向那群停云书生。

渐行渐近，杨仞借着淡淡的月色，瞧见前方似有零星几人举着火把，影影绰绰，来回走动，料是停云书院的守夜弟子；不多时，相距停云书生已不足半里，倏听楚风萧沉声道：“众兄弟，随我冲杀过去。”

杨仞心下一凛，不由自主地便跟着疾奔而去，尚没瞧见什么刀光血色，那几个守夜的书生便已倒在夜色中；众刀客顷刻奔到停云书院歇息处，一时间惊声四起，火光乱闪，有不少停云书生奔走呼喊：“有敌来犯！”“快去报与燕山长！”

一霎里杨仞混入了喧杂的人群，耳畔刀笛声纷乱扬起。

楚风萧与丁、裴、谈三人冲在当先，他们修为远高过寻常停云弟子，手起刀落，将一个个书生斩翻在地；斜刺里倏地掠过来一个粗壮的身影，劈掌架开谈寒雁的手腕，救下了一名年轻书生，却是停云书院“祠堂”执事晏格赶到。

谈寒雁冷笑一声，抖腕又斩向身侧另一停云弟子，晏格挥掌阻挡，谈寒雁手中刀笛“乌溜溜”一转，疾缩回来，在晏格右肋上割开一道血口；与此同时，丁厌忧的“解牛刀”划出一弯冷锐的弧光，深深刺入晏格左腰。

一旁的几名停云弟子见状便欲来救，楚风萧霍地横扫一刀，刀风圈转荡开，那些停云弟子未及奔近，身躯便如遭重撞，胸膛上齐齐裂开刀痕，却是楚风萧方才以“风中藏刀”之技一瞬便在周遭布下了数道风刀。

楚风萧倒掠数尺，反手一刀扎向晏格背心，忽听晏格身躯内响起一阵骨骼咯咯声，长刀触及肉身，却无法刺透；裴烽见状一掌拍击在晏格的丹田上，咚的一声闷响，如中生铁，竟震得手掌隐隐作痛。

裴烽当即退步自守，撤掌之际宛若从晏格体内带出了一团火焰，眨眼间晏格周身衣衫焦黑一片，低喝一声，脊背挺直，身形恍似遽然增高了不少。

杨仞瞧得惊心，环顾左右，正自犹豫是否出刀攻袭晏格，蓦然间觑见一道白衣身影从远处疾掠而来，宛如一线淡淡白光将昏暗混乱的人团分隔成两爿，随即便听身边接连有刀客叫道：“燕寄羽！”“是燕寄羽！”

楚风萧挺刀迎上，急斩过去，燕寄羽挥袖拂中了刀面，楚风萧身躯微震，借势远远退掠出去，扭头在人群中四顾找寻。

燕寄羽击退楚风萧后身影倏忽一闪，出指点飞了谈寒雁手中的刀笛，又转掠向丁厌忧。

杨仞在暗处瞧着，猝然与楚风萧目光相触，心中一动，俯身绕行到楚风萧身畔，骤听背后飞起一声清彻入云的刀鸣，依稀又闻燕寄羽似乎惊咦了一声，料想是方轻游已与燕寄羽交上了手；眼看楚风萧领着数十个刀客冲向远处的帐子，当即也紧跟上去。

杨仞心弦紧绷，眼观六路，不时斩出雪刃，将周围停云书生的鸿翼笔截断；激战之际，却不自禁地冒出个古怪念头："云荆山云老兄，你被燕寄羽所杀，如今我用你的刀多斩断几支鸿翼笔，也算为你略报此仇了。"

他想到这里，心头莫名一定，随即连连挥刀，又斩断了几支笔，忍不住回望方轻游与燕寄羽交手处，霎时只觉眼花缭乱，仿佛月光乍落在两人身边便被拆得散散碎碎。

楚风萧忽地回身一刀，将刺到杨仞身前的一笔挡开，道："这当口可走神不得。"

杨仞立时醒神，暗呼惭愧，跟着楚风萧为首的一群天风峡刀客冲杀到帐子前，杨仞当先蹿入帐中，手中刀光急舞成团，侍立帐口的一名书生慌忙躲避，却被杨仞跃近了一肘击晕。

杨仞环顾帐中，但见柳空图惊茫伫立，三个停云弟子正自持笔紧紧守护着他，楚风萧闪身入帐，一刀斩倒其一，又将另两个踢飞帐外。

此际有几个书生便要冲进帐来，却被楚风萧率天风峡刀客堵在了帐子口；楚风萧扫出两股凌厉刀风，回头疾声道："左近敌人太多，一时冲不脱，你拣着要紧话先说！"

杨仞立时掠近柳空图，道："许老头，你认得我吗？"眼见柳空图神情惘然，便快声又道，"你先想想你平生所做最大的恶行是什么？"

柳空图不假思索道："那便是十多年前没能及早杀了刀宗，为武林留下祸患。"

杨仞心下顿急，揪住柳空图衣襟，骂道："老子就不该帮你送信，你他娘的都已不认得老子，老子还送你娘个腚！"

他先前曾听秋剪水说了那两封刀宗书信背面的词句，在来见柳空图之前，便想着若赶上柳空图犯糊涂，就将那两句话念出，兴许便能激醒其神智，若仍是不行，便将贴身收藏的书信取出，料想柳空图见信必能有所触动；此际正要念出词句，忽听柳空图道："杨小子，你后悔送信了

么？”

杨仞心下一喜，道：“许老头，你清醒了？”

柳空图端详着杨仞手中的“雪刃”，道：“我方才瞧见云荆山的这把刀，心思便清楚了许多。”

杨仞未想到方轻游的赠刀之举还有这般好处，眼见柳空图目光澄澈了不少，不禁笑道：“那好得很，许老头，你……”

话未说完，柳空图平平拍出一掌，正中杨仞丹田，将他击得倒飞出去。

杨仞嘴角溢血，翻身跃起，急声道：“许老头，你又犯病了？”

柳空图淡淡道：“方才我那一掌运上了鸿翼笔式中‘一笔勾销’的劲道，已将你全身内力废去。”

杨仞闻言惊得浑身发颤，他从前也曾听说过“一笔勾销”，知道是停云书院用以惩治重罪弟子的法门，却万没料到柳空图竟莫名其妙地便用在了自己身上，但觉丹田里空虚一片，脱口骂道：“他娘的，你、你这疯老头……”

柳空图从容道：“过去你我同住的几年里，我已将自身内力一点一滴地尽数灌输给你，又借你自己修练的内功将之压住不显，此刻你自身内功尽废，我传给你的功力便能显现出来了。”

杨仞一凛，突觉一丝又一丝的内息从体内各条经络的最深处纷纷滋长出来，宛若滴水成溪，溪又汇成江海，浑厚奔淌的内劲如潮水般一遍遍冲刷着周身，又如雪花般厚厚覆满了丹田；一瞬间心头迷茫懵懂，问道：“许老头，那九年你到底是真疯还是假糊涂？”

“起初我先观望了你三年，每日眼瞧着你自己揣摩修练刀术，瞧出你小子很有志气，这才决意慢慢地将功力传渡与你……那九年里我头脑确也极不清楚，唯一记住的一件事便是每日里找时机偷偷给你传功。”

柳空图淡然叙说，目光中流露出狡黠而睿智的神采，与杨仞先前所

见过的许念截然不同，“杨小子，你现下得了我八十年的功力，已是武林中内功最深厚之人。”

杨仞听得惊住，心中一阵阵恍惚，想到自己九年间既不晓得许念身负内力，亦未察觉到他的传功之举，也不知他使了什么神异手法，转念又问道：“许老头，你既给我传功，怎不早告诉我？”

柳空图微微一笑：“你若不能活到现下，若此刻走不到这帐子里，我便告知了你也是无用，更何况……你凭自己本事送信，更加不会引人注目，小燕儿也不甚在意你，倘若你当初在春雪镇上就暴露了深厚功力，反而活不到当下。”

杨仞闻言不及细思，耳听帐外刀笛声断断续续，心知说不准柳空图何时便又会犯起糊涂，自己此来却还有要紧事须问，当即道：“如今书信已不能再送给李素微，却要如何处置，我究竟该交与谁？”

柳空图轻叹不语，杨仞见他似陷入了沉思，赶忙又道：“你且先想着，我再问你，燕寄羽是你教养起来的，你对他最是了解，是也不是？”

柳空图一怔，道：“这话不错。”

“好，那你告诉我，”杨仞目视柳空图，不自禁地心神收紧，“燕寄羽的弱点是什么？”

第五章 云崖锋回（八）

柳空图叹道：“本来玄真教的李素微能算是他的克星，故而我才让你将信交与李素微……唉，但现下便是李素微也制不住小燕儿了。”

杨仞道：“这是为何？”

柳空图道：“我自离了春雪镇后与小燕儿一同东行，途中也曾见过李素微几回，当时我便瞧出，那李素微不知在几多年前，兴许就在中原武林击溃‘摩云教’后不久，便已中了小燕儿的‘惊鸿影’，已被引邪了心性……”

杨仞一惊，暗忖：“原来惊鸿影还有这般用法……”问道：“就像引乱叶凉的心思那般么？”

柳空图摇头道：“不一样、不一样……”说着神情中流露困惑，杨仞心下微凛，眼看他似又快犯迷糊了，正要开口，却听柳空图继续道：“小燕儿用在李素微身上的手法，可比给叶小子用的更深远隐晦得多，也就更难化解……我早该想到，不只我瞧得出李素微能与燕寄羽抗衡，小燕儿他自己又怎会不知？”

杨仞道：“如此说来，难道燕寄羽竟没有弱点么？”

柳空图略一静默，道：“……没有。”

杨仞冷笑道：“我可不信。你先前不也说，世上只有救不活的死人，没有杀不死的活人。”

柳空图道：“这话倒是有理，这是我从前说的么？”言毕皱眉苦思起来。

杨仞赶忙道：“且先不说这个，许老头，你别待在燕寄羽身边了，我这就将你救出去！”

便在这时，有个天风峡刀客急奔进帐子，对着杨仞说道：“我们已支撑不久，楚二哥让你快随他走。”

杨仞见那刀客遍身血污伤痕，心下一凛，看向柳空图。

柳空图微微一笑，摇头道：“华山停云书院是我家，燕寄羽是我的徒儿，我要跟他回华山，回家去……杨小子，你快些离去吧，那书信便由你自行处置。”

杨仞一时分不清此言是他真实心意还是又犯糊涂，但听远近的厮杀声一阵阵涌进帐子，心知无暇迟疑，当即道：“那好，我便先走了。”目视柳空图，心头一酸，转身而去。

忽听背后柳空图道：“杨帮主，保重。”

杨仞顿步道：“许前辈，你也多保重。”说完随着那刀客快步出了帐子。

夜风嘶啸，杨仞手持雪刃，踢开一名胡乱攻来的年轻书生，瞥见楚风萧正在不远处与庄诚、卢修两大执事苦战，衣衫上破开了数道口子，似是受伤不少；杨仞粗声叫道：“楚二哥！”随即便要疾掠过去相助。

楚风萧闻声回头，脸色一松，道：“完事儿了？”身形随之一转，划出一圈沛烈刀风，将庄诚、卢修迫得暂退。

庄诚回瞥一眼，见是个满脸泥灰的天风峡刀客，嗓音粗哑难听，料想只是楚风萧的一名寻常手下，也不放在心上，与卢修对视一眼，齐齐又攻向楚风萧。

卢修心知此刻楚风萧已中了自己一掌，又被庄诚出指点中了腰际，正是伤势发作，气力衰颓之际，便想着趁此良机将其格毙，出招愈发迅捷狠辣；杨仞跃到近旁，眼看三人激斗成团，劲风四射，一霎里却寻不到插手的时机。

转眼间，楚风萧又中了卢修一掌，低喝一声，长刀绕身急旋，在周身布下层层“风刀”，随即回臂调息换气；两位停云执事各退半步，劈出掌风不断将“风刀”催散。

杨仞趁隙抢入战团，立时催动“乘锋诀”，朝着庄、卢二人横扫出一

刀，这是他初次运转柳空图所传的功力，只觉一股古怪生疏之感流过经络，转入手心，随着刀风挥洒出去，“呼”的一声轻响，飘逸若云，绵柔如水，却似无甚劲道。

庄诚与卢修振臂出掌，掌心乍一接触刀风，便觉胸腹间一热，双足不自禁地离地，被震得远远倒飞出去。

杨仞持刀站定，自己也吓了一跳，怔怔看着手上，暗骂道：“他娘的，老子现下这般厉害了么？”

庄、卢二人身姿歪斜，半空里挥掌在地上一拍，倏忽跃立，口角溢血，打量着杨仞，神情惊疑已极；庄诚皱眉道：“阁下究竟是谁，怎会使我停云书院的内功？”

杨仞怪笑一声，却不答话，转头看向楚风萧。楚风萧哈哈一笑，提气纵声道：“是时候了！”嗓音远远荡开，随即左近便传回一声转折悠长的刀笛声，却是先前众刀客约好的撤退讯号。

庄诚脸色微变，忽听一旁的卢修道：“庄师兄，这泥脸刀客似是从柳老山长的帐子里出来的。”

庄诚眼看楚风萧等人已转身向西冲杀过去，冷笑道：“想逃么？”

杨仞劈刀斩飞一名停云书生，回身笑道：“不错，我方才从帐中出来，已将柳空图杀了，还留下来做什么？”

庄诚一凛，虽不甚相信，但听帐子里悄然无声，也不禁心下惴惴，咬牙道：“且去瞧瞧！”对卢修使个颜色，两人急急掠向帐子。

杨仞与楚风萧并肩疾行，眼看周遭不断有停云弟子涌近，心下暗叹：“许老头，九年来你总咒我，今日对不住，也让我咒你一回吧。”随即连声高叫：“柳老山长死了！”

停云书生闻声俱惊，有不少人立时向着帐子奔去，杨仞身边的天风峡刀客见状也纷纷叫道：“柳空图死了！”“柳老山长已被杀了！”

众刀客趁机朝着远离帐子的方向撤走，杨仞不断劈出雪刃，刀势朴

直无华，却将沿途所遇书生震得东倒西飞，转头问道：“楚老兄，可将铁前辈救出了么？”

楚风萧闻言“嘿”的一声，道：“铁老大他们都不在此间，不知被这群鸟书生藏到哪里去了。”

杨仞一惊，心念飞闪，想起昨日所闻，脱口道：“——无颜崖！定是燕寄羽暗中将被囚的掌门都送到焉支山去了。”

楚风萧沉思一瞬，道：“嗯，极有可能。”

说话中刀客们大都已撤出颇远，与一众停云书生隔开了一段距离；杨仞转头四顾，道：“方兄呢？他还在与燕寄羽缠斗么？”一时间却寻不着方轻游的踪影。

楚风萧皱眉张望几眼，当机立断道：“众兄弟，咱们先回山坡上去。”

杨仞跟随众人向西走出几步，回望一眼，心神清凌凌一寒，远远瞥见燕寄羽站在纷乱奔走的人流中，正自静静凝望过来，也不知他是否认出了自己。

第五章 云崖锋回（九）

杨仞收敛目光，心念一转："我得了许老头的功力之后，似乎目力也增长了不少。"

过得半炷香，众刀客疾行回到来时的山坡，凝神戒备良久，想是停云书院忙于休整，却也不见他们追来。

杨仞想起楚风萧中了卢修、庄诚的几击，问道："楚老兄，你伤势如何？"楚风萧摆摆手道："不妨事。"杨仞见他神气健旺，也就不再多问。

月色静谧，众人放心歇息吃喝，不时便有几个先前退撤时走散的刀客回到山坡上，却始终不见方轻游返回。

杨仞心绪不宁，皱眉道："他娘的，方兄可别是死了。"谈寒雁正在一旁擦拭"刀笛"，闻言冷冷瞪他一眼，似颇不爱听。

又过半晌，忽听楚风萧展颜笑道："方兄弟回来了！"

杨仞心中顿松，扭头望去，但见方轻游手提一柄卷刃长刀，孤身走上坡来，周身衣衫上虽沾了些灰土，但目中神采仍极清澈。

众刀客见他走近，纷纷侧目望去，霎时间山坡上一静。

却听丁厌忧笑呵呵道："方才乱战中我觑见方兄弟与燕寄羽交手，非但未落下风，反似斩伤了姓燕的，实在令丁某佩服。"

裴烽亦微笑道："我瞧燕寄羽着实伤得不轻。"谈寒雁却只静静凝视方轻游，一言不发。

方轻游道："两位前辈过奖了，我方才怕被停云书生追踪，故而远远绕了一圈才赶回。"

杨仞心下好奇，眼看着方轻游坐下歇息了一阵，便凑近了压低声音问道："方兄，不知你是如何抵御住燕寄羽的'竹声新月'的？"

方轻游也不隐瞒，轻声答道："所谓'竹声新月'能压制'意劲'，却是因

为‘竹声新月’本身也属‘意劲’。唯有‘意劲’才能压制‘意劲’。”

杨仞想起曾听雷缨络提及柳续手书的“竹声新月”也是一封“伪信”，闻言也不甚惊奇，点头道：“那又该如何破解？”

方轻游道：“说来也不算难，只要一个人身无‘意劲’，自然就不会被‘竹声新月’压制。”

杨仞道：“可你分明不是修成了‘意劲’么？”

方轻游道：“不错，但我昨天便已将自身‘意劲’废除，今夜与燕寄羽交手时，我假作被他压制，引得他心神松懈，这才能以我原本的内功招式斩伤了他……只可惜虽伤了他一刀，一时却也难以胜他。”

“你将自己的‘意劲’废了？”杨仞愕然呆住，摇头道，“方兄，你好不容易修成了‘意劲’，怎么说废就废了？”

方轻游莞尔道：“‘意劲’不同于内功修为，只要练成过一次，想再次练成便也花不了两三日功夫。难倒是难在如何能将‘意劲’废去，我也是苦思两月才琢磨出了其中关窍。”

杨仞闻言笑道：“原来如此，这倒是比内功方便不少……”想了想，又道，“两三日还是太久，方兄若能练到‘意劲’随心生灭，有无只在一瞬间，那便再也不惧燕寄羽了。”

方轻游颔首道：“杨兄弟所言极是，这些时日我也一直在思忖此事。”

楚风萧一边喝酒，一边默然旁听，忽问道：“杨兄弟，你与柳老前辈谈得如何？”

杨仞当即将柳空图传功之事说了，楚风萧沉吟许久，道：“恭喜杨兄弟。这传功之举，本极艰险，且事倍功半，被传功者能得的内力往往十不剩一，恐怕放眼武林，也只有柳老前辈能将自身功力尽数传让与你。但你只得了内力，却不知心法口诀，怕是运使起来还有些麻烦……嗯，你也练刀，不如跟我学学‘天风峡’的内功心法，兴许比‘天人三策’的心法

更适宜你。”

杨仞一怔，拱手道：“多谢楚老兄好意，我便用‘乘锋诀’催运内力，也是一样。”说着心中颇有些古怪之感，自己本是个厌恶停云书院之人，未曾想竟得了一身停云内功；然而方才一路冲杀撤走，渐渐感知到柳空图所传内力浩然清正，绵长无尽，偏生又与长河奔流般的“天锋”刀意暗合，不由得深觉世事难料。

楚风萧颔首道：“所谓‘乘锋诀’，便是‘乘锋帮’的独门心法么，先前我倒也听方白提过，后来赵老四的传书里，也说到过你的‘乘锋帮’。”

杨仞笑道：“想来赵老兄没说什么好话。”

楚风萧亦笑道：“赵老四说你虽然狂妄固执，却也很有志气。”

杨仞闻言一时默然，随即便见楚风萧布置下守夜弟子，各派刀客陆续歇息去了，他便也走去僻静处，将“乘锋刀法”练满百遍，颇得了些新体悟，暗忖：“眼下我内力变强，刀劲到处，自然而然已威力大增，有些繁复花巧的刀招变化便可省去了。”

他潜心思索调整“乘锋十九式”，等收刀歇息时，周遭天光微亮，却不知不觉已至清晨；前日楚风萧派去盯着“无颜崖”的刀客快马回报，说遥望见焉支山上一众女杀手倾巢而出，疾行向东去了。

楚风萧沉吟叹道：“燕寄羽这厮很是奸猾，让‘无颜崖’替他将被擒的诸位掌门送去华山，眼下咱们怕是追赶不及了。”

裴烽与丁厌忧、谈寒雁闻言相顾，均是愤恨不语。过得片刻，谈寒雁冷声道：“燕寄羽不是要邀集各派在华山会商么，他既有此胆量，到时咱们与停云书院做个了断便是。”

少顷，木余刀、游刃坊、弹霜亭三派便与楚风萧告辞。楚风萧拱手谢过，道：“山长水远，诸位多珍重。”

杨仞环顾众人，但见一个个刀客衣衫破损，身上颇多伤口血迹，不禁心下涩然，想起从前赵风奇对自己说的“真正武林中的好汉，既能报

恩，亦敢受恩”，当即认认真真地道：“诸位保重，你们为了我能面见柳老前辈，竟这般不惜自身安危，我杨仞承此恩义，以后定会厚报。”

裴烽闻言慢吞吞地道：“杨兄弟，以后你也要多加小心。”谈寒雁淡淡接口道：“不错，你与方……方兄也多保重。”

丁厌忧端详着杨仞，笑嘻嘻道：“杨兄弟，我瞧你脸皮紧绷，口说‘报恩’，却说得跟要找我们报仇似的，足见你是一片诚心。”

杨仞哈哈一笑，心绪稍松。方轻游拍了拍他的肩膀，亦对着众人拱手道别。

晨风轻拂，山坡上一时寂静，众刀客肃立片刻，相视一笑，各自散去。

杨仞与方轻游随着楚风萧下了山坡，楚风萧沉吟道：“如今为了与停云书院一战，在甘州多耽搁了两日，也不知戚晚词、秦楚等人行到了何处，我须得及早赶回凉州部署，可不能让他们抢在头里。”

杨仞点头道：“楚老兄言之有理，我本也要去中原，正好与你同赴凉州。”

随即转头看向方轻游，问道，“方兄，现下贺前辈既将楚姑娘送还玄真教，你似也不用再去凉州了，不知你可是要前去与楚姑娘相见？”

方轻游犹豫片刻，轻轻摇头道：“不必了。我仍打算随楚前辈去凉州。”

楚风萧一怔，却是欲言又止。

杨、方二人就此与天风峡刀客东去，众人绕偏僻小道纵马疾驰了一日夜，料想已将那群停云书生甩在了后边，楚风萧便道：“马匹也够疲累了，咱们改走大道，稍缓一缓。”

翌日晌午，众刀客行到一处野河边，正自喝水歇息，忽而回望见远处腾起一片烟尘，似有不少人马将至；杨仞见状道：“停云书院绝没这么快，也不知究竟是谁来了，楚老兄，咱们上马走么？”

楚风萧静聆片霎，拔刀在手，沉声道："听这动静，来者不过七八十人，怕他个鸟，咱们等着便是。"

众刀客轰然应诺，纷纷拔刀。杨仞闻言也细听了一瞬，暗忖："我虽听出来者颇多，却难以辨出人数是否过百，空有深厚内力，在运转的法门上可比楚老兄差着不少火候。"

少顷，那七八十人驰近了河边，赫然却是戚晚词、胡飞尘率众来到。

杨仞见两人不过各带了二三十名门徒，心下也不甚紧张，随后又见二十来个紫衣玉带的男子赶到，似是庐州花家弟子的打扮，只是短时却没瞧见花流骛何在。

戚晚词翻身下马，与楚风萧、杨仞等刀客相隔十来丈，漠然打量过来。

杨仞紧握雪刃，与她冷冷对视一瞬，哈哈一笑，目光落在那群紫衣汉子之间，瞥见他们簇拥着一驾马车，料想是花流骛断臂后重伤未愈，骑不得马，当即朗声笑道："花流骛，现下连戚前辈都已站在地上，你却仍坐在马车里享福，你眼里可还有戚前辈吗？"

第五章 云崖锋回（十）

戚晚词闻言蹙眉不语。

杨仞耳听马车里隐约传出两声窸窣细微的响动，却无人接口，便又高声笑道："姓花的，看来你是铁了心要当缩头乌龟了！"

胡飞尘瞥见戚晚词面色不豫，便微笑接口道："杨仞，你在戚前辈面前这般大声咆哮，你自己眼里可也还有戚前辈吗？"

"胡兄所言极是，"杨仞笑道，"老子眼里当然没这恶婆娘。"

戚晚词面色愈寒，却只盯着楚风萧，漠声道："楚风萧，你能活到今日，倒也算是难得。"

楚风萧面色微变，冷笑道："方才楚某便猜测来者兴许是你戚晚词，却果然让我猜中了，天意助我，好得很呐！"说话中已抽刀在手。

杨仞听楚风萧言下之意，倒似盼着来者是戚晚词似的，一时有些不解，暗忖："楚老兄行事虽颇似赵老兄，但心思可比赵老兄更加深沉。"

戚晚词凝视楚风萧，正待拔出双剑，忽见远处烟尘翻滚、马蹄飒沓，却是另有一支人马赶来，闻声似不下百人；同时间楚风萧也转头望去，少顷，便见一众青衣白马的汉子飞驰而近，却都是"青箫白马盟"弟子。

领头的齐桐从马上跃下，眼珠滴溜溜地四下扫量了一圈，旋即奔到戚晚词跟前，弯腰拱手道："属下领秦盟主之命，率百名弟子火速赶来，听奉戚前辈驱策！"

杨仞眼瞧敌方人数已多过己方，但想到天风峡这百余刀客都是久经鏖战的剽悍老手，定然远胜过齐桐的手下，与方轻游淡然对视一眼，心中也不惊惶。

戚晚词瞥了齐桐一眼，颔首道："很好，你叫什么名字？"

齐桐恭声禀道：“属下齐桐，是‘青箫白马盟’白字堂的堂主……”

话音未落，戚晚词身影一闪即回，“啪”的一声，打了齐桐一个耳光。

齐桐顿时呆住，手抚脸颊，过得片刻才颤声道：“戚前辈，你老人家为何、为何打我？”

戚晚词冷冷道：“我听见你的名字，心中便觉有气。”

“这、这个……”齐桐愕然不解，寻思了一阵，却也没想出自己的姓名有何不妥，又不敢询问戚晚词，便只连声赔笑。

戚晚词道：“秦楚手下的其余人马，现在何处？”

齐桐道：“回禀戚前辈，秦盟主率领着我们‘青箫白马盟’千名好汉，也正在赶来这里的途中，料想不出一个时辰便到。”言毕身形向后微微一缩，却是怕戚晚词忽又来打自己。

杨仞闻言一凛，笑道：“齐堂主，听说戚晚词曾杀了你们‘青箫白马盟’好几个弟子，你不为自己手下兄弟报仇，却仍然甘愿当戚晚词的爪牙么？”

齐桐一愣，慌忙道：“那、那是我手下人有眼无珠、不识高人，竟敢去调戏戚前辈，那是死不足惜，死不足惜……”

此话说出，戚晚词面无表情，齐桐身后的一众“青箫白马盟”弟子却有不少人面露不忿，似也颇不愿为戚晚词效力。

杨仞哈哈一笑，道：“原来如此。好在现下戚前辈脸上多了一道醒目的疤痕，丑陋得很，料想你的手下再有眼无珠，也是绝不会去调戏她了。”

那日戚晚词在树林中被赵风奇斩伤脸颊，当即便敷上了灵药“星霜膏”，到今日疤痕已极浅淡，若不在近处细看便瞧不出来，然而却被他着意说成“醒目”。

戚晚词闻言脸色煞白，一字一句地道：“杨仞，你再说一次？”

杨仞微笑道：“怎么，戚前辈还想再听一次？”

胡飞尘目视杨仞，摇头轻叹道：“杨兄弟，常言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怎么你今日的言辞却仍这般难听？”说话中神情忧重，仿佛深为杨仞遗憾。

杨仞笑道：“我说话向来难听，想来胡兄今日是打算说几句好听的善言了？”

胡飞尘叹息不语，倏听一声清鸣，眼前雪衣闪动，却是戚晚词已拔剑刺向杨仞。

楚风萧冷笑一声，挥刀迎上，将杨仞挡在身后；刀剑一霎交击，戚晚词足尖一颤，斜掠丈外站定，胸口急剧起伏，似被楚风萧的刀劲震岔了气息。

杨仞瞧在眼里，心下甚畅，未及叫好，忽见楚风萧身躯微晃，突兀地吐出一大口血来。

杨仞与方轻游相顾震惊，方才戚晚词那一击的劲道不甚凌厉，又并未直接刺中楚风萧，实不知为何楚风萧竟似一瞬里便受了极重的内伤。

杨仞上前扶住楚风萧，急声道：“楚老兄，你怎么样？”

楚风萧抹去嘴角血迹，皱眉道：“不妨事。”打量着戚晚词，冷笑一声，又道，“你何时竟学得了停云内功，这手法是燕寄羽那鸟人教你的吧？”

“不妨事么？”戚晚词嘴角流露讥诮，“楚风萧，你过去数月里屡被停云高手击伤，所中的掌力与笔劲积存在你经络中，已然难以化解，你本来早该伤重而死，却竟仍能活着，我倒也有些佩服你。”

杨仞听得惊疑，倏而记起赵风奇曾说过的一句话——“停云书院的武学不以凌厉狠辣为重，但他们的心法‘天人三策’修到‘天境’后却有个极古怪难缠之处，每当伤在停云内功之下，伤势便一次比一次难愈……”又知

楚风萧数月以来多次突袭停云书院，激战中定然受伤不少，不由得心中阵阵发慌。

戚晚词冷声又道：“我也是收到燕山长的传书才知，原来你竟以‘风中藏刀’的手法，斩了自己一刀，你是在自己经络中布下了一道‘风刀’，将那些掌力与笔劲都封在了风刀之内，压抑住了伤势，呵，你倒忍得下心……可是三日前你再度进犯停云书院，料想又受了些伤吧，不知你体内的那柄风刀还能吸纳多少伤势？”

楚风萧脸色沉暗，振臂踏前，便要出刀斩向戚晚词，倏而脚下踉跄，又呕出两口血来，险些跪倒在地。杨仞牢牢搀着楚风萧，这才明白为何那日楚风萧中了庄诚、卢修的几击竟能浑似无事，低头瞥见他紧握长刀的右手，心中陡然一酸。

戚晚词前日收到燕寄羽遣人急传的书信，信上提及天风峡夜袭停云书院之事，并附上了以鸿翼笔“鸿舒六翮”中“春秋刺”的手法引发敌人所受停云内功之伤的口诀，让她“酌情处置楚风萧、方轻游等悖逆之徒”，她方才假借着袭杀杨仞，却暗运燕寄羽所授心法，引得楚风萧伤势迸发，此刻心中轻快，不再留神提防楚风萧，将目光转向方轻游。

胡飞尘眼神闪动，也不再看楚风萧，口中轻叹道：“楚前辈，你伤得这般重，恐怕已支撑不到凉州，不如及早降服，燕山长慈悲心肠，说不准便会为你化解伤势。”

杨仞闻言心弦一震，恍悟过来：“楚老兄自己也知难撑到凉州，这才盼着在途中撞见戚晚词，将她了结，却不料燕寄羽早算到楚老兄的伤势，教给了戚晚词克制楚老兄的手法……”转念又想：“方才戚晚词不疾不徐地说了这许多话，却是为了拖延时辰，让楚老兄的伤势发作得更重。”

此际众刀客眼看楚风萧接连呕血，焦急震骇，无不失声惊呼；杨仞心念疾转，看向方轻游，低声道：“让楚老兄先走，咱们留下来抵挡一阵。”

方轻游微微颔首，楚风萧却瞪眼道：“胡说八道，我老楚……”话未

说完，伤势加剧，忽已晕厥过去。

杨仞倏忽转身，抱着楚风萧飞奔到一匹马前，将他扶上马，耳听背后戚晚词清叱一声，似要追近，却被方轻游阻住，双方人马已厮杀起来；他飞快地点出二三十个刀客，道："你们护着楚老兄先走！"

那些刀客纷纷上马，依言疾驰东去。杨仞返回身来，眼看刀光四下飞闪，剑影交织如雨，戚晚词与方轻游激斗正酣，而胡飞尘身形穿梭，风来电去一般，不住将周遭的天风峡刀客点倒在地。

杨仞叫道："胡老兄，你怎不也来点我一指？"说话中身形疾掠过去，救下一名刀客，随即旋身出刀斩向胡飞尘。

身旁忽有一人奔过，却是齐桐躲进了一群手下之间，张望远处，脸色发白，苦苦等候"青箫白马盟"的大部人马赶到。

此刻正值晌午，太阳耀眼，方轻游的"浮光"施展开来，刀光混杂在日光之中，极难分辨抵御，戚晚词仗着快剑，不断将袭绕周身的光华刺灭，却也终究破解不了这般神异的刀术，眼看刀光纷繁无尽，渐渐落在下风。

杨仞瞥在眼里，心知戚晚词奉燕寄羽之命统领各派赶赴凉州天风峡，若能将她擒下，此事便大有周旋的余地，一边出刀追斩胡飞尘，一边叫道："方兄，你快将这婆娘制住，我来对付胡飞尘！"

胡飞尘见杨仞挥出的刀劲似比树林中威势大增，心下惊疑，也不与他硬斗，以"天衣云裾"身法不断闪躲，抽隙出指，不时便将一名刀客击倒。

杨仞轻功远逊于胡飞尘，一时奈何他不得，两人一追一躲，来到那驾马车附近，杨仞想起胡飞尘似对花流骛的性命颇为顾惜，当即轻笑一声，霍然跃起，一刀急劈向马车！

……

三日前，甘州城外，月照荒野。

宁简与陈彻静静伫立在一处高坡上，看着远处隐约闪动的火光。陈彻听见一阵阵厮杀声随风飘来，传进耳中时已极微弱，仿佛显得远处那两群人之间的拼斗也微不足道了，他打了个哈欠，问道：“主人，咱们要去帮停云书院吗？”

宁简道：“不去。”

陈彻道：“那咱们要去帮天风峡刀客吗？”

宁简道：“也不必了。”

陈彻点了点头，取出烙饼吃了几口，又道：“那咱们之后要做什么？”

“等。”宁简道，“陈彻，你要在华山上与简青兮决斗，为韩昂报仇，是不是？”

陈彻道：“嗯，我一直在等着此事。”

宁简道：“不错，你在等你的事，我也一直在等着该我做事的时刻。”说话中仰望夜空，不再瞧着山下，忽又轻声道，“就快到了。大约也是在明年的华山上。我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

陈彻静默片刻，道：“既然是对主人很重要的事，那么对我也是一样。”

宁简转头看他，含笑不语，衣袂在夜风中轻轻飘动，那一刻陈彻莫名想到了华山峰顶上的雪，他虽没去过华山，但仍忍不住觉得周身微凉，他忽然很想走近宁简，抱一抱她。

陈彻忽道：“主人，你冷么？”

宁简一怔，随口道：“冷呀，秋深了。”

陈彻闻言走到宁简身旁，便在这时，忽听宁简道：“你也冷了吧，咱们走吧。”随即转身下山而去。

两人继续东行，翌日进了甘州城，歇息了一阵，正在客栈里喝着夜

酒，忽听客栈外传来一片喧乱惊呼之声。

两人相顾一眼，来到街上，但见有个男子倒在血泊中，却是天风峡刀客的打扮。

陈彻将那人扶起，宁简扭头看向长街尽头，却有两个蓝衫女子手提短剑向东奔远了，宁简问那男子道："你是何人，方才可是被那两个峨嵋弟子所伤么？"

那人衣襟破裂，隐隐露出胸口一道浅白的剑痕，周身乱颤，良久才勉力答道："在下俞凌，是天风峡的刀客……"

宁简扣住俞凌脉门，微微蹙眉，心知他被"织星剑"的剑意袭伤了心脉，已然绝难活命，又见他手足上有几道深深的割痕，想是伤他之人里还有别派弟子，却听俞凌断续道："方才是峨嵋弟子，和朔州、朔州胡家……"

宁简心下恍然："原来是胡家的'刃网'。"

又听俞凌道："他们正在、正在追杀楚轻鸿姑娘……请两位去救、救她……"

宁简一惊，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俞凌约略讲出了情形，那日他跟着贺风馗将楚轻鸿送还玄真教，贺风馗自称愿与李素微同去面见燕寄羽，设法拖延了李素微半日，算准李素微已来不及赶去相助停云书院，便径自脱身而去，并命俞凌将此事报与楚风萧知晓。

俞凌短时里没能寻到楚风萧等人，却在甘州城里撞见楚轻鸿正被一群胡家弟子围攻，俞凌助她杀退了胡家弟子，两人寻了一户人家躲藏，俞凌这才从楚轻鸿口中得知了她被追捕的原由。

原来李素微被贺风馗诓骗之后，郁郁归返，又逢戚晚词前来代燕寄羽传信，戚晚词说起天风峡突袭停云书院一事，并称燕寄羽对此颇为震怒，而方轻游在此战中为天风峡出力不少，她此来便是替燕寄羽询问李

素微，是否还能处置好自己教门中的叛徒。

李素微闻言惶愧不已，当即便与苏妙夷动身去拜会燕寄羽，且不顾苏妙夷反对，坚命楚轻鸿随着戚晚词一同去擒捉楚风萧、方轻游等人。

宁简听到这里，不禁蹙眉道："李素微此举着实有些狠，他知道方轻游与楚姑娘两情相悦，不会提防楚姑娘，才派她前去。"

俞凌一怔，轻声道："原来如此……"随即继续叙说下去——

楚轻鸿假意答应了此事，与戚晚词同行了一日，却忽然不告而别，戚晚词气恼之下，这才率人四处搜捕楚轻鸿，直到俞凌在甘州城里撞见楚轻鸿被围攻。

随后两人在那户人家中躲藏至夜，却又被戚晚词的手下发觉，两人且打且逃，一路来到宁陈二人所在客栈的左近。

——俞凌两度遇见楚轻鸿遭险，都是奋不顾身地相救，但上回有郭正仗义出手干预，今次郭正已死，他两人却也没再遇上别的侠士，俞凌拼杀到垂死之际，极力掩护着楚轻鸿逃远，却也不知她是否终能脱险。

在俞凌叙说时，宁简不停为他渡入内劲，却仍是难以化解"织星剑"的剑劲，轻叹一声，道："稍后我便在城中各处多加找寻，盼能救下楚姑娘。"

俞凌脸色一松，只觉浑身再无一丝力道，想要发声道谢，喉中咕哝了两下，却只吐出一口血沫；陈彻瞥见地上有一方手帕，似是从俞凌衣襟里掉落出来的，便拾起手帕要为他擦血。

俞凌身躯一震，不知从哪里生出一股气力，倏忽攥住陈彻的手腕，急道："别用、别用它……"

陈彻不明所以，眼瞧那手帕雪白洁净，叠得甚是平整，想是一直被俞凌细心收藏，又听俞凌道："别、别染脏了这帕子……把它还给楚姑娘吧……

陈彻点头答应，忽觉俞凌松开了手。

宁简眼看俞凌死去，略一静默，便道：“走吧，咱们去找找楚姑娘……”话音未落，忽听身后有人轻叹道：“宁姑娘，陈兄弟，可否借一步说话？”

宁简一凛，回身道：“燕山长？”

陈彻亦随着主人转身，但见燕寄羽静静站在月下，仿佛早已到来；陈彻打了个哈欠，也道了声：“燕山长。”说话中忽而心中微动，似乎依稀听见街角远远地有人经过——

先前楚轻鸿逃入暗巷，惶急中不辨方位，却又回到了这条街上，她躲在街角，窥见宁简、陈彻二人正在俞凌身旁，心下一喜，便要奔近相见，猝然又见燕寄羽现身，犹豫片刻，也只得重新奔入巷子。

她在甘州城里奔行了半晌，找了个隐蔽处暂歇，缓过一口气来，正要再寻一处人家藏身，忽觉背上几处要穴一麻，却在不知不觉中被人近身制住。

那人衣裙如雪，走到她面前，冷笑道：“楚姑娘，咱们又见面了。”赫然正是戚晚词。

楚轻鸿强定心神，道：“戚前辈，你不去擒楚风萧与方……方轻游，却擒我作甚？”

戚晚词曾在树林中见识过方轻游的“浮光”，对其刀术甚是忌惮，料知自己对上他并无胜算，她在与楚轻鸿同行时察言观色，又回想李素微派出楚轻鸿时的言辞，料定了方轻游与楚轻鸿关系匪浅，故而才不惜大费时力也要将楚轻鸿擒住，此际闻言冷哼道：“楚姑娘，我擒住了你，才能擒住方轻游。”

楚轻鸿心弦一紧，道：“戚前辈，莫非你想用我来要挟方轻游么，那是没用的，他根本丝毫也不在意我。”

戚晚词淡淡一笑，也不理会楚轻鸿，径自又封了她数处穴道。

楚轻鸿心下愈急，颤声道：“戚前辈，我、我没骗你，你可知方轻游

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他说他不喜欢我……”那天在青石镇外，方轻游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确然便是如此，只是其中另有曲折，却不为外人所知了，此刻她忧心方轻游安危，说话中不自禁地眼眶泛红。

戚晚词瞧她说得泫然欲泣，倒不似作伪，默然片刻，冷笑道：“男人往往口是心非，他说不喜欢你，那也未必是真。”眼看楚轻鸿还待争辩，不禁蹙眉，倏而出指封闭了她的哑穴。

不多时，胡飞尘赶到，躬身道：“回禀戚前辈，那花流骛自言伤势沉重，难以动身；他还说，愿遣出二十五名花家精锐弟子，随同咱们东行，为戚前辈效劳。”

戚晚词哼了一声，道：“没用的东西，且不去管他。”又瞥向楚轻鸿，心知李素微终归与燕寄羽交好，自己此番擒下了玄真教弟子，路上须不大好看，便又吩咐胡飞尘道：

“你去雇一驾马车来，将她丢进去。”

第五章 云崖锋回（十一）

马嘶凄切，杨仞一刀斩出，雪刃锋锐无匹，挟着沛然的刀劲将车厢剖开，霍然露出昏厥歪倒的楚轻鸿来——

杨仞心头剧凛，眼看即要将楚轻鸿斩成两截，一瞬里急收刀劲，手腕回缩，一股汹涌劲道反撞自身，脏腑震颤，猛然呕出大口鲜血；双足落地，踉跄坐倒，只觉此番内伤不轻，短时里挣扎难起。

胡飞尘本自奔躲，见状一拧腰，朝着杨仞疾掠而近，半空里点出一指，直刺他胸口“膻中穴”。

方轻游心中震惊，瞥见杨仞危急，当即闪身跃近，挥刀将胡飞尘迫退；与此同时，戚晚词猝失强敌，心知良机稍纵即逝，却趁着方轻游相救杨仞之际，掠到马车边扼住楚轻鸿的脖颈，将她拎在手里。

杨仞勉力站起，正自调匀内息，却听戚晚词冷冷道：“方轻游，你可还要楚姑娘的性命么？”

方轻游目光落在戚晚词身上，默然与她对视。

周遭乱斗中的天风峡刀客以及戚晚词的手下眼见惊变突起，不自禁地纷纷停手，张望过来。戚晚词骤然喝道：“愣着作甚？还不去将楚风萧追擒回来？”说话中瞥见杨仞手提“雪刃”，不由得微怔，想到雪刃既不在方轻游手中，心下又隐隐一松。

那些“织星剑”女剑客与花家、胡家弟子闻声有的赶去上马，有的径自便向东追奔而去，天风峡众刀客见状呼喝叫骂，挥刀拦截过去，两方人马再度混战起来。

杨仞眼瞧戚晚词制住了楚轻鸿的要害，心念飞转，忽而叫道：“戚晚词，枉你身为武林前辈，却不自重身份，竟拿晚辈性命要挟敌人，你还要不要脸？你助纣为虐，帮燕寄羽做下诸多恶行，心中竟无一丝愧疚不安吗？”

戚晚词冷笑一声，却不理会杨仞，只蹙眉端详方轻游。

方才她留意到方轻游只在乍见楚轻鸿时神情惊凛了一刹，面对自己时却一直脸色淡然，似乎毫不惊异自己会做出此等要挟之举，倏又想起那日在树林中，方轻游也是这般淡然地瞧着自己，不知为何，却比赵风奇、杨仞等人的怒目恶言更加让自己气恼；想到这里，一股无名怒火难以抑制地燎过心头，脱口道："方轻游，你可知只要我稍稍渡入剑劲，楚轻鸿便即毙命？"

方轻游一时不语。杨仞心念急转，心知戚晚词修为太深湛，要治死楚轻鸿只在一念之间，若想突袭将楚轻鸿救下，怕是极难；思来想去，却也想不出什么稳妥计策。

戚晚词眼瞧方轻游不接口，手上暗运内劲，将楚轻鸿迫醒，又将她哑穴冲开；等了片刻，本以为她立时便要呼救，却听不见她出声。戚晚词一怔，又瞥见方轻游目光柔和，似乎这一刻楚、方二人正在静静对视。

戚晚词左手扼着楚轻鸿后颈，右手中的剑尖在她腰眼上轻轻一点，一股内劲钻入，楚轻鸿只觉腰际剧痛如裂，嘴唇微张，几欲呼出声来，却又抿嘴忍住。

方轻游忽道："戚前辈，你要如何才肯放了楚师妹，便请明言吧。"

戚晚词漠声道："很好，你且先将手中刀弃了。"

方轻游当即将刀丢出，戚晚词颔首又道："你将自己丹田、任督二脉与双肩双膝的穴道封住。"

杨仞闻言大怒，眼瞧着方轻游依言而为，心中一阵阵焦急，却听戚晚词又道："胡飞尘，你过去瞧瞧他还能不能动。"

胡飞尘一凛，道声"遵命"，缓步走近方轻游，出指拂过他胸腹间各处穴道，回身禀道："此人确是穴道封闭，动弹不得。"

戚晚词略一寻思，淡淡道："那也未必，他身负'意劲'，说不准便能轻易冲开穴道……胡飞尘，你拾起他的刀，将他右臂斩下来。"

胡飞尘闻言顿惊，道：“这、这个……”

戚晚词冷笑道：“怎么，你怕了？他若当真不能动，自然没法还手，你又怕什么？”

胡飞尘思忖片刻，微笑道：“戚前辈所言极是。”随即脚尖一挑，接刀在手，挥刀斩向方轻游右臂——

叮当一声，却是杨仞飞身抢近，格偏了胡飞尘的刀刃；杨仞回身目视戚晚词，急声道：“戚前辈，你奉命要擒方兄，我无话可说，但是否该将方兄带回去，交由玄真教自行处置，或者由燕山长定夺，这才妥当，又怎能擅自伤残方兄的肢体？”

戚晚词冷哼道：“杨仞，你死到临头，还在这里多嘴多舌。”转念一想，自己还是将方轻游囫囵带回去，在燕寄羽面前才更显本事，便又道，“胡飞尘，你将方轻游丢到马车上。”

胡飞尘答应一声，随手丢了刀，拖着方轻游走向马车，拖行中方轻游嘴角倏地涌出血来；杨仞一惊，瞧出胡飞尘一边伸手扯着方轻游肩头，一边却暗将内劲催入，致使方轻游顷刻间便遭重创，杨仞情急中大声叫道：“胡飞尘！那日树林中戚前辈晕倒，你便是这般一边搀扶戚前辈，一边运暗劲伤她，怎么今日竟敢故技重施？”

戚晚词面色微变，瞟向胡飞尘。

胡飞尘吓了一跳，慌忙道：“戚前辈莫信这小子的胡言，我若不将方轻游伤了，如何能放心将他擒回？”

戚晚词一时懒得分辨此事，既不打算再斩去方轻游手臂，胡飞尘将其重伤却也正合她意，便只语声冷淡道：“胡飞尘，你去驾车，将方轻游看紧了。”

胡飞尘正要从左近喊过一名弟子驾车，闻言也只得恭声道：“晚辈正有此意。”

那马车的车厢先前被杨仞斩裂，只余一块平平的木板，胡飞尘便将

方轻游放躺在木板上，忽见方轻游咳出一口血，轻声道："戚前辈，请你依诺放了楚师妹。"

戚晚词哼了一声，解开楚轻鸿的穴道，随手一推，将她推得踉跄前奔。

杨仞赶忙扶住楚轻鸿，道："楚姑娘，你没事吧？"

楚轻鸿轻轻摇头，回身看去，但见胡飞尘已登上马车，似乎随时便待驾车带着方轻游离去，心中不禁一阵忧急。

戚晚词打量楚轻鸿一眼，似笑非笑道："委屈楚姑娘了，如今我已擒得方轻游，你便自去吧。"微微侧目，寒声又道："杨仞，我答应放了楚姑娘，可没说饶你不死。"

杨仞哈哈一笑，道："戚前辈想要我的性命，便请亲自来取吧。"说话中加紧调息。

忽听胡飞尘道："戚前辈，方轻游已然晕过去了。"

"很好。"戚晚词目视杨仞，缓步踏前，"我当然要亲自取你的性命。"

杨仞凝神盯着戚晚词的肩腕，口中道："楚姑娘，请你避开些。"楚轻鸿默不作声，依言走去了一旁。

杨仞倏忽踏前一步，抢至戚晚词身前五尺处，挥刀斜斩——

戚晚词只当杨仞是个不入流的混混儿，一直不甚瞧得起他，耳听刀声只"哗"的一响，恍似风中展开了一页轻飘飘的纸，料想威势平平，又见他刀光乍起，自己便先喷了口血，心中更加轻蔑，随手挥动左手短剑，便待格开"雪刃"后点出右手短剑，一击便将他刺死。

刀剑一触即分，戚晚词浑身剧颤，左手腕骨立折，整个人如断线纸鸢般倒飞出去，半空里接连呕血，染红了一线野草。

便在这时，楚轻鸿倏而踢飞了脚边的长刀，一道寒光锐啸着射向胡

飞尘！

胡飞尘本自留神观战，眼见戚晚词被杨仞震飞，心头惊骇难言，猝见刀锋已至眼前，急侧身形，斜斜飞离了马车，跌落在地，堪堪避过长刀。

楚轻鸿心知李素微要杀方轻游以正教规，燕寄羽也绝容不得方轻游，一旦方轻游被擒回去，定然绝难活命，方才杨仞让她避开，她便悄然走到了先前胡飞尘丢刀之处，等待时机；此刻眼看将胡飞尘迫离了马车，当即急掠过去，驾起马车便向东驰去。

胡飞尘一惊，翻身跃起，向着马车蹿去，未及追近，眼前刀光劈落，却是杨仞从旁来阻。

杨仞方才拼着内伤强聚内劲，经络中承受不住，引得自己口喷鲜血，却也凝起了一股浑厚内劲，将戚晚词击退之后，只觉天旋地转，身躯摇晃欲倒，眼看楚轻鸿忽施奇袭救下了方轻游，心中一喜，丹田中又生出一股劲道，急追出几步，连挥雪刃，将胡飞尘拖住。

胡飞尘正待反击，却见杨仞骤然举刀，尚未斩落便呕出一口血；胡飞尘心下顿凛："方才他便是先呕血，再震飞了戚前辈，此际忽又呕血，这一刀恐怕难挡。"立时斜退两步，却见杨仞身躯一颓，竟自软倒在地。

胡飞尘一怔，随即明白过来："此人已是强弩之末。"便也不再管他，径自从他身旁掠过——刹那间杨仞斜身拍出一掌，正中胡飞尘膝侧，胡飞尘惨呼一声，翻滚出去，只觉膝骨尽碎。

杨仞方才再度强凝内劲，却知胡飞尘身法太快，恐难劈中他，便诈作瘫软脱力，寻隙将其击倒，一时间急促喘息着，轻笑道："花流骛已断了手，胡兄若不断腿，又怎能显出胡兄的仗义？"

胡飞尘精擅轻功，一身修为大半都在腿上，闻言心中惶惧已极，又觉剧痛难忍，转瞬便陷入了昏迷。

杨仞心头微松，大口呼吸着，瞟见不远处戚晚词已持剑站起，顿时又悬起心来，又望见楚轻鸿驾车带着方轻游尚未驰远，便被一群胡家弟

子围住，不由得暗骂一声，咬紧牙关，倏又站起。

马车周遭的十余名天风峡刀客眼看情势紧急，抢近了与那群胡家弟子拼杀起来，马车重又向东驶去；戚晚词瞧在眼里，冷厉一笑，迈步便向马车追去。

杨仞心弦一震，叫道：“戚晚词！你不是要杀我吗？”

他心知多拖得戚晚词片刻，方、楚二人便多一分生机，勉力握紧雪刃，朝着戚晚词踉跄走出几步，喝道：“来呀！姓戚的，你来杀我呀！”

戚晚词冷然顿步回身，方才她被杨仞一刀震得脏腑重伤，运功强压住伤势，心头久久骇异，只觉杨仞的内功之深厚竟是她平生仅见，便连燕寄羽、李素微等人似也颇有不及，眼见他提刀瞪视过来，隐隐觉得此刻若过去杀他，恐怕有些冒险，又知终究应以擒住方轻游为重，略一迟疑，拧身仍追向马车。

杨仞大惊，又叫道：“姓戚的，原来你是怕了老子么？你若还要一丝脸面，便回来与我堂堂正正地较量！”

戚晚词心中恨极，却仍不回身，渐行渐疾，从两个天风峡刀客之间掠过，剑光闪动，那两名刀客脖颈溅血，分向两旁跌出；戚晚词追近马车，身形倏然拔地而起，足尖在前方一名刀客的肩头一踩，那刀客“噗”的一声，口中鲜血狂喷，扑倒在地。

戚晚词借力向前高跃而出，飘飘如雪，落向马车上的木板。

楚轻鸿颈背笔直，目视前方，正自凝神驾车，却似未察觉身后有人掠近，戚晚词心下冷笑，弯腰便待将方轻游扯下马车，猝然间楚轻鸿身形急旋，回身飞扑过来——

戚晚词双足方落，便被楚轻鸿撞中，险些从木板上摔出，不假思索地屈肘一顶，正中楚轻鸿胸口，随即再度出掌抓向方轻游。

楚轻鸿身躯轻晃，一股鲜血涌到嘴边，顿时跪倒，却恰恰挡住了戚晚词的一掌，戚晚词冷哼一声，便要将她震开；楚轻鸿霍然抬头扬手，

以指代剑，一记“尘光纷锐”直刺向戚晚词眼眉——

一瞬里她倏忽想起师尊妙夷真人曾言“此式修到极境，剑意可跨越山河万里，囊括天地众生”，她的天资不及方轻游，总难将此式修得深邃，但此际她却莫名觉得自己使出了平生最精妙的一次“尘光纷锐”，剑弧划出，圆心遥遥落在天涯，却又近在咫尺，这一刻她心中无比清楚：方轻游就是她的圆心。

楚轻鸿指尖点中戚晚词的左眼，戚晚词厉叫一声，眼中鲜血长流，惊怒中疾挥短剑，将楚轻鸿的右臂齐肘削断；楚轻鸿浑不觉痛似的，俯身抱起方轻游，便要跃下马车，戚晚词手腕一垂，剑锋贯入了楚轻鸿颅顶。

鲜血顺着楚轻鸿额头汩汩流下，戚晚词敛腕拔出剑刃，楚轻鸿向旁歪倒，无声无息地死去，尸身兀自紧抱着方轻游，与他一起滚落马车。

戚晚词狂急中心绪已乱，本来“织星剑”杀人不流血，但她方才连下两记狠手，却竟忘了运上剑意，此际独立马车之上，手抚左眼，片霎失神，任凭受惊的马匹带着她向前颠簸急行。

杨仞正自追逐马车，见状目眦欲裂，狂啸一声，咬牙疾掠到方、楚身旁，探了探楚轻鸿的鼻息，心中冰凉；便在这时，忽听身后齐桐惊喜呼喊道：“秦盟主到了！戚前辈，我们‘青箫白马盟’的好汉都到了！”

杨仞一凛，回望去，远处飞尘滚滚，连成长长一线，数不清有多少人马，但见两骑当先，如急光迅电一般，所过之处草叶纷纷断碎，马上赫然却是宁简、陈彻主仆。

宁简提气呼道：“戚前辈手下容情，我与陈彻奉燕山长之命前来——”

戚晚词闻声转身跃下马车，心思稍定，念及楚轻鸿是玄真教极为器重的内传弟子，而李素微又是正气长锋阁的阁主，自己未得燕寄羽允可，本不欲杀死楚轻鸿，此刻回过神来，自知做得过火，一时间沉吟不语。

宁简驰到近处，瞥见楚轻鸿尸身，心中顿惊，与陈彻翻身下马。

杨仞勉力将晕厥中的方轻游抱起，与主仆二人对视一眼，轻轻吁了口气，道："陈兄，可否借马一用？"

……

等到方轻游醒来时，已至夜晚亥时，却是在一处隐蔽僻静的山坳里，他缓缓坐起身来，转头看向杨仞。

杨仞一时不忍开口，微微侧目，避开了方轻游的目光。

方轻游瞧见他的神情，似已明白了什么，默然良久，只淡淡道："杨兄弟，辛苦你了。"

杨仞慌忙道："方兄言重了，当时多亏宁姑娘与陈彻赶到，戚晚词似有些忌惮这对主仆，否则你我恐怕真不易脱身。"

方轻游道："其余天风峡的刀客呢？"

杨仞道："厮杀中走得散了，我一路遇到了几拨，都让他们往东寻楚前辈去了，楚老兄伤势不轻，身边需人护卫……"说到这里，忽然想起贺风馗所说的楚风萧静立舟中，眺望玄真教总坛灯火的情景，旋即涩然不语。

方轻游点头道："不错，正该如此。"

杨仞犹豫片刻，又道："料想宁姑娘和陈兄定会将……将楚姑娘安葬的。"

方轻游轻轻"嗯"了一声，也不说什么。

两人沉静下去，杨仞也不敢再提楚轻鸿，默默取出一些干粮，与方轻游分食。

方轻游吃了几口干粮，忽道："杨兄弟，多日前咱们下榻在一个小镇客栈里，你到院落里练刀，我本想出屋劝你多加歇息，走到屋门前，却瞥见窗外有一道熟悉身影，似乎是她……"

杨仞一怔，随即接口道：“那就是楚姑娘。我曾听她提起，她说在客栈院落里瞧见过我。”

方轻游轻声道：“那夜我本想出门见一见她，同她说句话，但想到我已是玄真教的叛徒，不想连累了她，便没出门。可我终究还是连累了她。”

杨仞道：“方兄，请你节哀，这绝不是你的过错。”

方轻游淡淡道：“自从我在青石镇外与她分别后，直到今日生死永诀，再也没能和她好好说句话。”

杨仞黯然道：“方兄，你……”却听方轻游继续道：“我虽没能再和她说句话，但我这些时日里常常想她。我解开‘惊鸿影’的法子，便是想她。”

方轻游不待杨仞接口，便站起身来，又道：“杨兄弟，你的‘乘锋帮’还收人么？”

杨仞一怔，想起从前他曾两度劝说方轻游入帮，方轻游均说只求自在无拘，不愿再入别的帮派，此刻闻言轻叹道：“自然是收的，可是如今我携着刀宗的书信，正遭燕寄羽和正气长锋阁的追杀，方兄还是……”

方轻游轻声道：“杨兄弟，我得为她报仇呀。”

杨仞静默片刻，点了点头。

“多谢杨帮主。”方轻游微微一笑，径自走出几步，张望着远远近近的枯树黄草。

夜风在月色中飘来拂去，不断掠过耳边，宛若一句句温婉的笑语，让人心生亲切；倏而风紧，呼啦啦卷动衣衫，那些隐约起落的故人笑语蓦然消隐在风啸声里。

方轻游一惊，眼前闪过楚轻鸿的身影——他知道这是一记他终生也解不开的惊鸿影。

第五章 云崖锋回（十二）

凉州城郊，秋风苍莽。

陈彻默然伫立在主人宁简身旁，眼瞧着十余丈外，戚晚词左眼蒙着白纱，与秦楚、胡飞尘神情凝肃，正自商谈着什么；他瞧了一会儿便觉无趣，转开目光，眺望起远处稀疏的野草。

“稍后就要进天风峡了，”宁简侧头问道，“陈彻，你觉得咱们该当如何行事？”

陈彻摇头道：“我也不知。”多日前，主仆二人与燕寄羽相见，燕寄羽请托他俩随戚晚词同行，协助戚晚词前去凉州约束“天风峡”一派，两人答应下来，寻到戚晚词后，说明了燕寄羽的吩咐，戚晚词不置可否，只淡淡地问了一句：“所谓‘协助’，想来是‘监视’之意吧？”

当时宁简回道：“燕山长的言辞中并无此意，只是对我二人说，等到了天风峡，还是少增杀戮为善。”

戚晚词闻言漠然不语，后来诸人一同东行，戚晚词虽寡言冷语、很不客气，途中倒也太平无事，未再遇到什么争杀。

——陈彻想到这里，便又道：“多半戚前辈心中已有分寸，咱们旁观便是。”

宁简道：“她若真有分寸，那日也不会杀死楚姑娘了。”

陈彻神情一黯，不再接口。

宁简轻叹道：“我听岳凌歌说，他曾着意将温蔚要假扮天风峡刀客之事让杨仞听去……谁料楚姑娘最后并非被温蔚所害，却也仍遭厄劫。”

陈彻一怔，道：“岳公子竟有这般好心么？”

宁简想了想，道：“那日在青石镇上，韩昂被‘寒蛩爪’重伤，也是岳凌歌设法传话与我，我才能及早寻到你俩，为韩昂治伤。”当时她虽救了

韩昂，后来韩昂仍是死在简青兮手下，故而她也一直未曾向陈彻提及此事。

陈彻又是一怔，道："原来如此。料想岳公子不是简单为燕山长效命，也不知他另有什么用意。"言毕沉默下去，眼望着稀稀落落的野草在寒风中簌簌颤动，不知不觉地出起神来。

宁简顺着他的目光望去，随口问道："陈彻，你在想些什么？"

陈彻道："我在想，草活一季，人活一生，都免不了要在这天地间的秋风里发抖。人和草其实也没什么分别。"

宁简闻言轻轻一笑，道："你总有许多古怪想法。"顿了顿，又道，"我只盼戚晚词今日对待那些天风峡刀客，可莫要如对待野草一般。"

陈彻点了点头，心念一转，忽道："也不知老萧送到了没有……"

宁简沉吟道："这倒难说，算时日也该送到了，但如今停云书院、无颜崖与玄真教都已派出弟子追捕杨仞，他定然是整日里东躲西藏，萧野谣也未必能很快寻得他的下落……"

两人正自悄声交谈，忽听远处戚晚词冷淡道："宁姑娘，请吧。"相隔甚远，她语声轻微，传到宁简耳边却极清透。

宁简心下微凛："戚晚词果然修为深湛，伤势痊愈得这么快。"当即与陈彻快步走过去。

戚晚词转身向北行去，秦楚与胡飞尘紧随其后，宁、陈二人亦是快步跟着，陈彻眼瞧胡飞尘身姿歪斜，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却丝毫不敢落后，也不禁心下恻然。诸人身后便是一群"织星剑"女剑客与胡家、花家弟子，千余名"青箫白马盟"弟子则在更后面列队齐整，缓缓随行。

"天风峡"一派位于凉州城北的一处峡谷中，众人行了一个多时辰，隐约已望见峡口；宁简问道："请教戚前辈，不知雷缨锋正在何处，金陵雷家弟子今日不是也该来此么？"

戚晚词冷哼一声，道："杀死赵风奇之后，雷缨锋便径自独行，我也不知他去了哪里。"

秦楚从旁赔笑道："戚前辈息怒，这姓雷的岁数也不小了，竟恁地不晓事，若让秦某撞见了，定当替戚前辈好好教训他。"

戚晚词恍若未闻，瞟了宁简一眼，忽道："宁姑娘，你年轻貌美，燕山长很器重你，是么？"

宁简蹙眉道："不知戚前辈此言何意？"

戚晚词淡漠一笑，却只继续前行。

少顷，诸人来到峡口，但见左右各有一间石屋，屋里却都空落无人。秦楚当即挺身上前，哈哈笑道："天风峡自知大势已去，连守门的刀客都吓跑了。"

戚晚词凝思不语。胡飞尘道："多半是他们故布疑阵，已在峡谷中设下了埋伏，却想诱得咱们掉以轻心。"

众人正自踟躇，忽听峡谷中有一道沉重的脚步声渐渐行来，过得片刻，却见来者一身粗布短衫，臂上遍布火纹，赫然却是雷缨锋走出了峡口。

秦楚脱口叫道："好啊，雷缨锋，原来你先赶到了？你怎么竟敢——"说话中眼见雷缨锋脸色极为凝肃，心里咯噔一下，本想质问他为何不追随戚晚词同来，却也没敢问出口。

雷缨锋默然不语，大步从秦楚身旁走过，秦楚干笑道："雷兄、雷兄别来无恙？"

雷缨锋却看也不看众人一眼，径自往南远去了。

宁简微笑道："秦公子，你不是说要替戚前辈教训雷兄么？"

秦楚干咳不语，等着雷缨锋走到了大群"青箫白马盟"弟子附近，扭头对戚晚词道："戚前辈，只要你一声令下，我便命手下活撕了雷缨锋如

何？”

戚晚词凝望前方，也不理睬秦楚，当先踏入了峡口。

诸人在峡谷中行出约莫半里路，便见河岸边的平阔处错落修筑着一座座石砌的屋舍，两边的山腰上也蔓散着不少房屋，这“天风峡”一派却似是个峡谷中的村落。

陈彻环顾四下，心中一旷，只觉这些石屋样式虽极粗陋，但却透出一股豪莽粗犷之气，恍若不是人力砌成，而是天生便矗在这峡谷之间；忽听宁简轻声道：“不愧是‘天风峡’。”

戚晚词闻言冷笑一声，走动之际，眸光缓移过几间石屋，神色中微露诧异。

胡飞尘皱眉道：“不对劲，这峡谷也太静了些。”随即挥手招来胡家弟子，喝道，“你们去各处石屋里探探！”

数十名胡家弟子应声散开，不多时便来回报，所有房屋竟都是空落无人。

诸人相顾惊凛，戚晚词微微仰头，瞥见半山腰有间极宽敞的石屋，却是修在一片石屋中的最高处；胡飞尘循着她的目光瞧去，沉吟道：“料想那便是‘天风峡’的‘万仞堂’了。”

戚晚词颔首道：“且去瞧瞧。”

诸人沿山道上行，秦楚笑嘻嘻道：“天风峡的刀客好会吹嘘，这石堂哪有万仞高，我看便连百仞也不到，气势可比我们青箫白马盟的灵州总寨差远了。”

少顷，诸人来到山腰上，但见那石堂门前立着一块斜长的青石，上有“万仞天风”四字，笔势不甚俊美，刀劈斧凿出来，却别有一番峻拔之气。

胡飞尘凝神倾听片刻，道：“堂里没什么动静，戚前辈，咱们……”

话未说完，戚晚词已走向门口，双手不抬不动，剑光已将木门割碎。

宁简见状暗忖：“此人出剑当真快极。”不动声色地与诸人也进了石堂。

陈彻进门便闻到堂中飘着一股酒气，又见周遭陈设着一些木头几案，案上摆满酒坛、酒碗，案边却无什么座椅蒲团，心想：“看来这些刀客都是席地喝酒。”

戚晚词倏忽停步，看向石堂深处，诸人也随之伫足。

——在石堂的最里面，却空出了一方地面，一条条的布料堆起半人高，在那堆布料之后，楚风萧盘膝而坐，似已等候多时。

陈彻端详过去，但见楚风萧胸腹间绽开了一道长长的刀痕，血肉模糊，只是伤口颇有些异状，倒似那一刀是从里向外斩出来似的。

楚风萧一手握刀，一手拎着酒坛，眼见戚晚词到来，仰脖灌下坛中余酒，将酒坛远远丢开，哈哈笑道：“今日若非雷兄弟为我渡劲抑住伤势，恐怕我老楚未必能活到看见诸位。”

戚晚词冷笑道：“楚风萧，你体内的风刀终究裂开了。”

楚风萧道：“那又如何？”说话中神情随意，似对自身伤势毫不在乎，瞥见戚晚词左眼上的白纱，随口笑道，“怎么，你被方轻游打瞎了一只眼么？”

戚晚词闻言面色冰寒，她隐约也知晓楚轻鸿与楚风萧的关系，但她一来本没想杀死楚轻鸿，二来今日须遵照燕寄羽的吩咐收服天风峡，便只漠然道：“你已死到临头，其余天风峡刀客呢，怎不来护你？”

楚风萧淡淡道：“姓戚的，好教你得知，如今这峡谷之中已是空空荡荡，你想找其余的天风峡刀客，那是决然找不见的。”

戚晚词冷声道：“我知他们不在峡谷中，你让他们埋伏在哪里了？”

楚风萧默然片刻，忽而哈哈大笑，声震石堂，激得胸前刀伤流血不止；众人听他笑声冷傲悲昂，一时均惊疑不定。

楚风萧斜眼觑向戚晚词，道：“姓戚的，你瞧地上是什么？”

戚晚词打量着地上那堆布条，蹙眉不语。

胡飞尘脱口道：“这是……这是天风峡刀客头上所系的飘带？”

楚风萧笑道：“不错，如今‘天风峡’一派的刀客，除了被你们所擒的铁老大，便只剩我老楚一个了，至于其余的几百刀客么，嘿嘿……我已命他们解下飘带，将他们尽数逐出了门派！”

戚晚词一惊，道：“你、你怎敢如此？”

楚风萧冷冷道：“现下铁老大遭困，我身为副掌门，自然有权开逐门徒，燕寄羽那厮看重‘礼法’，凡事讲求名正言顺，但料想此刻便是姓燕的站在楚某面前，也说不出什么来。”

戚晚词脸色僵白，片刻后才恨声道：“楚风萧，没想到……没想到你竟如此胆大妄为。”

“姓戚的，你不是要替燕寄羽约管我天风峡么，好得很呐，”楚风萧嗤笑一声，神情剽悍而嚣狂，“趁着我老楚还有一口气，你不妨与我斗斗刀，否则等我咽了气，你可就无人可管了！”

石堂中一时寂静。胡飞尘摇头叹道：“楚前辈，你好生糊涂，怎能……”忽见戚晚词冷冰冰瞟过来，当即敛容住口。

戚晚词心知眼下这般局面，实难向燕寄羽复命，强压下心头恼火，缓声劝道：“姓楚的，难道你竟甘心让天风峡刀客从此绝迹江湖么？只要你愿意听从燕山长的管束，你手下那几百个刀客便能继续好端端地活着，他们仍是‘天风峡’一派的刀客。”

楚风萧道：“我若听从了，世上就永远没有‘天风峡’了。”

他说完剧烈咳嗽了一阵，肃然又道：“我将众兄弟逐出门派，世上一

时没了我辈的踪迹，那不算什么，终有一天，江湖中仍会有我天风峡刀客。”

戚晚词蹙眉道：“楚风萧，你冥顽不灵，已让自己沦落到重伤濒死的惨状，若再不肯悔改，只怕……”

楚风萧忽而一叹：“贺老三说的不错，我斗不过燕寄羽。”

戚晚词目光闪动，正待再劝，楚风萧淡淡笑道：“但停云终究易散，天风浩然长存。戚晚词，你省了口舌吧，我‘天风峡’宁死不屈。”

戚晚词心下气极，她一生从未这般放低颜面去求劝别人，此刻眼瞧楚风萧眼神中满是奚落与轻蔑，一瞬间便想拔剑，心说：“我这就杀了他。”冷然与楚风萧对视，转念又想：“可是此人并不怕死，此人本就要死了……我、我竟奈何他不得。”

她愈想愈恼，手指微微颤抖起来。

楚风萧瞪视戚晚词，喝道：“只恨我身无余力，不能杀你为我兄弟报仇！”说话中鲜血顺着他的衣襟流淌在地，他站也没力气站起，一瞬间坐直了脊背，倏忽举起长刀——

戚晚词一凛，明知他已是垂死之躯，仍不自禁地后退了一步。胡飞尘与秦楚面色微变，也随之急退。

楚风萧手臂挥落，一刀劈在青石地面上，火星四溅，引燃了飘带，在他身前腾起了一堆火焰。

楚风萧目视火焰，手臂一凝，就此气绝。

众人心神震动，相顾无言。

良久，戚晚词寒声道：“走吧。”言毕快步出了石堂。

陈彻走在诸人之后，出门时回望一眼，不禁一怔，自从韩昂手提断刀，在荒野间西行而去，他似乎许久没再遇见什么刀客了。他与楚风萧不甚相熟，但此刻隐隐有所醒悟，便又停步多看了几眼：灰烟弥漫，有

个模糊的人影独坐在石堂深处，像在守护着身前的火焰，又像是被火焰簇拥着——

最后映入陈彻眼中的天风峡刀客，是一团烈火的形状。

第五章 云崖锋回（十三）

杨仞与方轻游在山坳里歇养了两天，终究牵挂凉州天风峡之事，不待内伤痊愈便动身东去。

仅过半日，两人便遭遇停云书院的追杀。

如今停云书院不必再日夜看守所擒的诸位掌门，便由庄诚、欧阳致等停云执事率领着两三百名弟子，四处搜寻杨仞与方轻游下落；两人寡不敌众，藏避了几日，将一众停云书生甩脱，却也没再遇见戚晚词、胡飞尘等人。

两人说起此事，推想戚晚词等人伤势亦是不轻，多半仍在养伤，杨仞道：“那恶婆娘伤好之后，想来便会径直赶去凉州，只是那天宁姑娘与陈兄说是奉燕寄羽之命来见戚晚词，也不知燕寄羽又吩咐了什么。”

方轻游沉吟道：“兴许是宁姑娘假传了燕寄羽之命，也未可知。”

杨仞心中微动，道：“宁姑娘竟有这般胆量么？”

方轻游道：“我对宁姑娘也不甚熟悉，但若她真做出了此举，我倒也不会觉得惊奇。”

翌日，两人继续东行，又猝遭几名“无颜崖”女杀手的偷袭，好在陆孤月与卓明月暗随这些杀手而至，替两人挡下了刺杀，两人趁机脱身而去，心知“无颜崖”的大部人马都正自押送方天画、铁风叶等掌门，料想以陆、卓二人的修为，也不至陷入险境。

往后两天，两人小心翼翼地赶路，方自松缓下心神，行在山野间，却又遇到大批“玄真教”甘州、凉州、鄯州等地的分坛弟子奉命来擒捉方轻游；方轻游不欲连累杨仞，孤身将玄真教弟子引开，两人就此分别。

此后，杨仞屡次转向天风峡行去，均撞见诸多停云弟子在凉州郊野间严密盘查，无奈之际，只得暂循小径绕过了凉州，数日过去，眼看将至灵州，本以为途中总该再无凶险，却不料岳凌歌、温蔚率一群泉州“藏玉楼”弟子追袭又至。

杨仞念及自己本曾擒住了温蔚，心头怒极，但亦知岳凌歌深沉叵测，藏玉楼弟子又颇多奇怪的兵刃鸟兽，也只得暂避锋芒，一路向东逃躲。

岳凌歌心机诡诈，连连识破杨仞的行踪，杨仞被逼逃上一座荒山，冒着大雨爬上半山腰，回望一眼，隐约辨出岳、温等人已至山脚下，不由得暗自叫苦。

杨仞略略缓了口气，眼瞧那群藏玉楼弟子兀自停留原地，竟不登山来追，正自惊疑不解，忽见山脚下星星点点地亮起，连成一片模糊的光华，不禁一怔，随即恍悟过来：那是一片烛光。

秋雨绵绵，天地晦暗，杨仞凝望着那片雨中的光，心中一阵温暖；他静静看了片刻，转身翻山而去。

又过数日，杨仞来到灵州城内，夜晚寻了一家不起眼的小客栈吃喝，酒足饭饱之后正待离去，店伙计忽而走近了道："有一位尊驾的朋友，正在鄙店后厨里等候尊驾。"

杨仞闻言进得后厨，只见萧野谣拱手微笑道："见过帮主。"

杨仞哈哈笑道："萧兄，久违了。"他独自奔逃已久，乍见到自己"乘锋帮"的帮众，不禁颇觉亲切。

两人坐下谈聊，杨仞问及天风峡之事，萧野谣如实道："据我听闻，楚风萧已死，其余刀客不知去向，整个天风峡已被大火焚成废墟。"

杨仞大惊，细细追问详情，听完心头震骇悲郁，久久难言。

萧野谣轻叹一声，又道："如今木余刀、弹霜亭、游刃坊三派都已在归返门派的途中，但正气长锋阁遣去约管三派的青锋令使却均是从中原出发，料想会比他们先行抵达……等到两方相见，还不知会如何收场。"

杨仞听得心头疲累，道："此事确是个麻烦，他娘的，老子先睡一觉。"

当夜他与萧野谣在客栈里歇息，却睡不踏实，一夜里怪梦不断，纷

纷乱乱，扰得他在梦里也觉疲惫不堪。往常他总觉人在梦中身不由己，一旦察觉自己正在做梦，便要设法醒来，可是这回他却懒得再去咬舌或者吼叫，放任自己沉游在梦里，心想：“人在江湖，也一样是纷乱疲惫，醒来梦中，也没什么分别。”

翌日清晨，杨仞来到客栈堂中，萧野谣已在角落一桌相候，两人吃了些茶点，杨仞回想着过去数月的经历，被街上传来的一阵隐约笑声引得出神，恍惚间眼前闪过了郭正临终前无愧无悔的淡淡一笑，楚轻鸿总是挂在嘴角的温婉浅笑，以及赵风奇横刀伫立林中的傲笑。

他暗叹一声，又想到秋剪水临别时的抿嘴轻笑，许念叙说传功之事时的狡黠微笑，还有裴烽、谈寒雁、丁厌忱等人肃立在野草起伏的山坡上，洒然一笑，各自散去的身影，心绪渐渐沉静下来。他向来不以侠士自居，做出侠义之举后也不以此自矜，心中只想当天下第一刀客，当武林第一大帮的帮主，便觉威风快意，但此刻他忽然隐隐有点明白那些流传在江湖故事中的侠客了：也许他们本也没什么侠义心肠，只是到最后除了正道，别无选择。

杨仞灌下一口茶水，喃喃骂道：“他娘的，非逼老子当大侠么……”

萧野谣从旁听得古怪，不禁问道：“杨帮主，不知是谁逼你？”

杨仞苦笑道：“我也说不清……便算是燕寄羽吧。”

萧野谣微笑道：“帮主既要做大侠，那便请收下此物，料想定有助益。”

他说着取出一册书来，又道：“这是陈彻托我转交与你的。”随即解释了几句，原来陈彻自看过韩昂所留刀谱之后，便一直在思索如何改进这门刀术，本来想把一些心得说与杨仞，后又经过多番推敲琢磨，写成了一本新的刀谱，怕杨仞不愿收下，便请萧野谣代送。

杨仞犹豫片刻，接过了刀谱，轻轻道了声：“多谢。”

随后，两人采买干粮马匹，一路出了灵州城，来到城郊的一处茶棚，但见有个灰衣人正自端坐，虽满脸病容，目光却宛如两道冷电，赫

然正是贺风馗。

贺风馗似是本就在等候两人，起身走出茶棚，淡淡道：“杨兄弟，萧兄弟，咱们去僻静处说话如何？”

杨仞一凛，拱手道：“不知贺前辈有何见教？”眼看贺风馗默然走去一旁，与萧野谣对视一眼，也跟随过去。

贺风馗回身站定，道：“杨兄弟，贺某奉楚二哥的遗命，前来投入你的‘乘锋帮’。”顿了顿又道，“不只贺某一人，原天风峡刀客共六百余人，也都随贺某入帮。”

杨仞越听越惊，道：“这、这是为何？”一时间只觉难以置信。

贺风馗道：“楚二哥说，只有如此，才真正能救天风峡。为了救天风峡，贺某本已不惜与楚二哥为敌，但他说服了我。”说话中从衣袖中取出一截刀刃，递给杨仞，却是先前燕寄羽归还天风峡的刀旗。

杨仞心神震动，怔怔然接过刀旗，良久才道：“没想到楚老兄竟会是这般打算。”忆起那日自己问楚风萧如何说服得贺风馗，楚风萧却只道：“杨兄弟，不久之后，你自会知晓。”回想当时楚风萧的目光，却似颇蕴深意。

却听贺风馗又道：“先前楚二哥率两百三十七名刀客西去昆仑，后与停云书院多番厮杀，现下尚有九十八人，加上留守凉州的五百余人，如今共计刀客六百三十一。”

杨仞点了点头，道：“这六百多刀客，都在何处？”

贺风馗道：“贺某怕兄弟们遭正气长锋阁追杀，已让他们改换装扮，三五成群，分散藏匿起来。至于此后该当如何，还须杨兄弟你来吩咐。”

杨仞端详着贺风馗，但见他脸上漠无表情，忽而笑道：“贺前辈，实不相瞒，我可着实不大喜欢你。”

贺风馗道：“杨兄弟无须喜欢贺某，但却需贺某为你统领这几百刀客。”

杨仞默然片刻，点头道：“不错，贺前辈从前是天风峡副掌门，那今后就做我乘锋帮的副帮主，以便统率众刀客。”

贺风馗闻言退后一步，整顿衣衫，躬身长揖。

“属下贺风馗，参见杨帮主。”

第五章 云崖锋回（十四）

清晨，华山上落了一场细雪，叶凉从睡梦中醒来，只觉周身微寒。

他起床出门，骤见眼前雪花飘飞，心中不禁空怅，在斋舍左近胡乱走逛着；半月前他随着一众停云书生归返华山，至今对书院各处仍不甚熟悉，目之所及，均有一抹疏离之感。

走到一处古旧亭子里，但见左右亭柱上刻着“笔踪起龙虎，舞袖拂云霄”一联，笔势遒劲，逸兴遄飞，也不知是何人手笔，他在亭中静坐良久，起身前去书楼。

从辰时初到巳时末，叶凉都在书楼中与师兄弟们一起聆听庄诚讲授诗文典籍；叶凉听着听着，出神想起了心事，直到诸多同门都已陆续离去，庄诚走近叶凉，道：“叶师侄，燕山长吩咐，让你午时两刻前去见他。”

叶凉恭声答应，随后出了书楼，沿着山道拾级而上，路过半山腰的朝云殿时歇息了片刻；朝云殿是停云书院的正殿，叶凉曾问过一位师兄，得知此殿得名于殿内墙壁上的两行墨迹——“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却是数十年前柳空图老山长醉后题写的前人诗句。

叶凉绕过朝云殿，向左边行去，来到一处幽静小院，正是燕寄羽的居处。叶凉进得屋内，行礼问安，燕寄羽微笑道：“你也饿了吧，先坐下吃饭。”

叶凉道：“多谢师父。”瞧见桌上已摆了两碗素面、一碟笋和一碟青菜。

两人吃过午饭，叶凉见燕寄羽脸色苍白，便道：“师父，你伤势如何了？”他知道燕寄羽伤在薛夜鱼的“刺青”之下，一直未愈，后来又被方轻游斩伤，近日里身体颇为虚乏。

“不要紧。”燕寄羽淡淡道，“叶凉，你到了华山之后，可有记起些从前的事么？”

叶凉想了想，道："弟子依稀记起，似乎从前与金陵雷家的雷缨络姑娘很是……很是相熟。"

燕寄羽点了点头，一时不语；却听叶凉轻声道："师父，我在途中听几位师兄说起，似乎雷姑娘要与青箫白马盟的秦盟主定亲了，不知是不是真的。"

燕寄羽道："不错。"顿了顿，又道，"我听吴重说，你曾安葬过一位无颜崖女子，当时你的心神颇受触动，或许你觉得与雷姑娘相熟，便是因为雷姑娘也常以纱巾蒙面，与那无颜崖女子相像。"

叶凉闻言静默一阵，忽而摇头道："不是的。起初弟子本也以为如此，但这几日里极力回想，却总觉得自己在更早的时候便先见过雷姑娘，似乎很多年前便隐约瞥见过她的身影，故而后来遇到无颜崖女杀手时，心中才会有所触动……"

燕寄羽一怔，道："原来如此。"

叶凉道："师父，你方才提及吴重，却不知他……他究竟是何人？"

燕寄羽道："你不记得吴重么？"

叶凉道："不记得。"犹豫片刻，又道，"但途中曾有几个人对弟子说，吴重是我的师父。"

燕寄羽道："不错，吴重确曾是你的师父。后来在春山峰顶，他让你改拜我为师，你才成了咱们书院弟子。"

叶凉轻轻"嗯"了一声，又问道："那、那么吴重是师父的好朋友么？"

燕寄羽微微摇头。

叶凉道："那他……"

燕寄羽轻叹道："他是我的敌人。如今刀宗已死，我就只剩下吴重这一个敌人了。"

叶凉闻言一愕。燕寄羽神情中微露倦意，又道：“我稍后便要下山去迎接洛州柳家的武林同道，叶凉，你且先回去吧。”

“洛州柳家？”叶凉心中微动，问道，“莫非是柳老山长的亲眷么？”

燕寄羽道：“嗯，他们正是来探望师尊他老人家的。”

叶凉不再多言，躬身施礼道：“弟子告退。”

午后，叶凉孤零零坐在屋里，时而揣摩剑意，时而苦思往事，时而又发一阵子呆；本来从午时末到酉时初，年轻弟子该在讲室里修习师长所传的武功，但叶凉不修“鸿翼笔”的招数，而是由燕寄羽亲自指点剑术，故而每日里也就不必前去讲室。

依照停云书院的规矩，新入门的弟子应当四人共住一屋，学满三年后才能升为两人一屋，叶凉身份殊异，深受燕寄羽器重，书院里便让他自己住了一间屋子。叶凉独住了多日，心中孤寂，很想去和师兄弟们同住，但执掌斋舍的卢修整日面目阴沉，叶凉有些怕他，便也一直未向他请求此事。

叶凉在屋里待到傍晚，心知自己还有一件要紧事须做，他已迟疑了好几日，不知为何，今天得知燕寄羽要下山去，忽然便觉时机到了，他心想：“师父今夜多半要宴请洛州柳家的来客。”匆匆吃了两口干粮，出门而去。

雪不知何时已停了，远远近近的屋舍殿宇都覆着清清薄薄的一层白，叶凉一路来到后山，等候了半炷香时分，便见有个年轻书生双手各提着一个四层食盒，沿着石径缓步行来。

那书生撞见叶凉，不禁一怔，恭声道：“见过叶师兄。”他年龄比叶凉大着好几岁，但知叶凉是燕寄羽的亲传弟子，故而对其甚是尊敬。

叶凉记得此人姓张，慌忙施礼道：“见过张师兄。”又问道，“师兄可要去给方、铁等前辈送饭么？”

那书生道：“正是。”说着不自禁地眉头轻皱，似颇不愿为这些人送

饭。

叶凉道：“不知可否让我代劳？我有句话要对几位前辈说。”

那书生闻言愣了愣，随即恍悟：定是燕山长让他前来问话；便点头道：“那就有劳叶师兄了。”

叶凉接过食盒，只觉入手沉甸甸的，道：“多谢张师兄。”那书生告辞而去，走出几步，忽而转身唤道：“叶师兄。”

叶凉与他对视一眼，却听他道：“那些前辈说话很不客气，尤其铁风叶与阮青灰二人，更加是……咳咳，叶师兄到时别往心里去便是。”

叶凉道：“我知道了，多谢张师兄。”随后拎着食盒走向一片青砖灰瓦的房舍，前行中掀开食盒一瞥，不禁微怔：停云书生饮食清简，便是燕寄羽身为山长，平日的饭菜也远不及食盒中的丰盛。

那片屋舍本是停云书院尚未创建时便已有的老旧屋子，为了关押方、铁等人，燕寄羽便下令重新修葺了一番；叶凉走到近处，与周围的巡行弟子交谈了几句，便自进了屋。

……

屋内除了桌椅床榻，几无其他物件，方天画闭眼躺着，他身形极瘦长，显得床榻有些短小，燕寄羽将他的“惊鸿影”解去了一半，他手足虽能动弹，却运不得功力，昏昏欲睡之际，听见有人推门而入，眼也不睁，随口道：“今日送饭的时辰可晚了许久。”

叶凉道：“方前辈见谅，我方才先去拜会了铁前辈等人。”

方天画听他言称“拜会”而非“送饭”，一怔坐起，转头瞧去，皱眉道：“叶凉，怎么今天是你小子来了？”

叶凉道：“回禀方前辈，我是来帮一位朋友传一句话。”

方天画道：“你朋友是谁？”

叶凉道：“他姓杨名仞，是‘乘锋帮’的帮主。”随即将自己所知的杨仞

与乘锋帮之事说了。

方天画淡淡道：“原来如此。他要你传什么话？”

起初叶凉也不知杨仞想让自己传什么话，后来却是在途中遇见了萧野谣，才从他口中得知，此刻闻言答道：

“杨兄他说，只要前辈答应加入乘锋帮，他便能将前辈从华山救出来，请问前辈愿不愿意答应？”

方天画听后沉默片刻，随即哈哈大笑：“有趣，真他娘的有趣。”也不知是在说叶凉还是杨仞。

叶凉挠了挠头，道：“前辈觉得有趣，不知是答应了还是不答应？”

方天画斜眼看向叶凉，道：“你小子如今已是停云书院弟子，为何竟肯背着燕寄羽，来给我传这种话？”

叶凉道：“杨兄救过我的性命，我不过是为他传句话，实难报答他的恩义。”

方天画摇头笑道：“杨仞么，方某从前可没听说过这号人物……他能有这等本事？我又凭什么信得过他？”

叶凉道：“前辈所言极是。不过方才铁前辈、阮前辈还有谈前辈已都答应了……”

方天画一惊：“他们答应了？他奶奶的，他们为什么答应？”

叶凉道：“晚辈也不知。”想了想，又道，“铁前辈的原话是说，‘左右也没别的法子，信他一信又何妨？’”

方天画闻言张嘴欲骂，眼珠一转，却没说什么。

叶凉眼看方天画沉吟不语，便轻声道：“方前辈，晚辈还须去拜会孔前辈、金前辈……”

方天画道：“嗯，你且去吧，等你回来收碗碟时，我便答你。”

“晚辈告退。”叶凉转身出门而去。

方天画径自坐下，大口吃喝起来；忽而放下碗筷，喃喃微笑道：“乘锋帮么……没想到武林中竟还有这般变数……”

第五章 云崖锋回（十五）

云州，冬雪初晴。

晨光微薄，杨仞与萧野谣沿河而行，前方的高峻山崖在云雾中隐约可见。萧野谣道："料想再走一个时辰，便至'青鹿崖'了。"

杨仞摇头笑道："少说还得两三个时辰。萧兄，我是云州人，幼年时便去过青鹿崖的。"

萧野谣恍然道："原来如此。"

杨仞凝望着不远处清澈奔流的河水，又道："我初次遇见师父，便是在这条河边。后来我被师父收养，得传了他的宝刀，我便给那把刀取名为'清河刀'。"语声一低，又道，"我师父本事不高，名声也不好，但至少他给了我一把刀，和一条路。"

萧野谣点头微笑道："杨帮主肯将幼年经历说与我知，足见对我的信任。"

杨仞亦笑道："那倒也未必，我肯说与你，是因我知道你听去也不会在意……萧兄，我实在不知你究竟在意什么、想做什么，总觉得你像个游魂似的，本事极高，却又漫无所求。"

萧野谣淡然道："我当然也有所求之事，杨帮主以后便知。"

杨仞道："嗯，听说萧兄喜欢给人画骨相，有的是人骨，有的是龙骨，萧兄，你不妨也画画我。"

萧野谣沉默片刻，道："杨帮主，你无需我来画你。"

杨仞哈哈一笑，也不追问，径自快步前行，听着湍急的流水声，忽而心中微动："这条河与数月前我悟到刀意时所见的那条河，会不会是同一条河？"

他回望河水源处，却望不到尽头，转念又想："若真是如此，这天地

间的一笔可着实极长了，我顺着天公画下的这一笔清河，从春山行到青鹿崖，这一路却也似长长的一笔……嗯，我这一笔，不出百年便再无痕迹，但这条河万千年后多半仍在，他娘的，老子还是不及天公厉害。”

过得两个时辰，来到山崖下，却听萧野谣笑道：“杨帮主，如今武林中不知有多少人正到处搜寻你的下落，但他们都绝想不到，你竟会到青鹿崖来。”

杨仞道：“便是要让他们想不到。”

两人说话中快步登崖，萧野谣又道：“杨帮主，你当真打算从此与燕寄羽、与‘正气长锋阁’争斗么？”

杨仞笑道：“我便不想与他们争斗，他们不也照样追杀我么？更何况柳空图、方轻游都是我的帮众，他们受到正气长锋阁的欺压，我身为帮主，又岂能坐视不理？”

萧野谣闻言莞尔，片刻后又听杨仞冷笑道：“呵呵，正气长锋么，老子的乘锋帮，正是要乘着这长锋而上，将燕、李等人都踩在脚下。”

渐近崖顶，两人不断瞥见周遭微微泛光，却是一些残刀断剑从雪地上刺出头来，萧野谣叹道：“十四年前，中原武林便是在这里击溃了北荒‘摩云教’，恍惚只在昨日。”

杨仞停步环顾，一时间心怅魂动，耳边隐隐似有刀剑交击声萦绕，不自禁握紧了腰畔的刀柄，回想初握雪刃时所感到的凉意，恰似这青鹿崖上的雪气。

崖顶上寒风凛冽，荒草覆满积雪，贺风尴已等候多时。

杨仞走近几步，笑问道：“贺前辈，众刀客都安置好了么？”

贺风尴道：“贺某遵照帮主吩咐，让他们分别从夏州、朔州、代州取道，赶来云州汇集，现今六百三十一名刀客尽数已至青鹿崖左近。”

杨仞颔首道：“甚好。”随即从衣襟里取出那两封刀宗的书信，又道，“往后几日，便让众刀客仔细传看书信。嗯，不妨便由贺前辈先

看。”

贺风馗接过书信，道：“谨遵帮主之命。”

杨仞叹道：“当日赵老兄将‘天风萦回’的刀谱托付给我，却让燕寄羽毁去，我愧对赵老兄，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天风萦回’失传。”

他凝视贺风馗，又道：“方白曾说，只要看过刀宗的书信，便能领会‘意劲’，而‘天风萦回’也属‘意劲’——贺前辈，这‘意劲’虽有诸多形式，但你们天风峡刀客对本门刀意自然最是熟悉，依我推想，你们看信后所领悟到的‘意劲’，多半便是‘天风萦回’。”

贺风馗神情微微激动，躬身施礼道：“多谢帮主赐信。”

萧野谣笑道：“能在短时里造就出六百名‘意劲’高手，那便足可与任何武林门派抗衡了。”

杨仞道：“如今我乘锋帮已决意要与正气长锋阁为敌，萧兄，便请你赶在华山武林大会之前，将此事在江湖上传扬开来。”想了想，又道，“你不妨去联络‘木余刀’、‘弹霜亭’等刀派，还有‘山中刺’和方白老兄的‘衡山剑派’，且看他们是否愿与咱们乘锋帮结盟。”

萧野谣点头答应，道：“料想叶凉已代杨帮主将话传出，我再去一趟华山，设法与叶兄弟相见，听听方天画等人的回话。”

杨仞颔首道：“如此甚好，萧兄若有机会，也请替我看望柳老前辈。等到春至雪融之时……”

说到这里，杨仞倏忽想起自己离开春雪镇前夕与许念说过的话，他取出那支“刀旗”，立在了青鹿崖上，转头西望，轻声道：

“我要让‘乘锋’二字，传遍江湖。”

（尾声）

正午，阳光如潮水般淹没了山崖，将积雪映得片片发亮，杨仞在雪光之间拔刀起步，练起“乘锋刀法”。

先前他参详了陈彻所赠的刀谱，但内伤尚未痊愈，练刀时难以淋漓尽致地挥洒，直到今日才将“乘锋十九式”畅快施展了一遍。

萧野谣途中曾听杨仞谈及“乘锋十九式”，此刻从旁端详，不禁拊掌赞道：“这一式的刀意出神入化，料想便是乘锋刀法中最精妙的‘天锋’了吧？”

杨仞闻言收刀伫立，轻轻摇头，出神片刻，忽而微笑道：“不，这一式叫作‘剪雨’。”

《天下刀宗2：乘锋》 完结

雨楼清歌

2020年2月22日

感谢大家的阅读和支持。

2020年3月25日，《天下刀宗3：云旗》，期待与你重逢。

[1]【玄珠】：道家、佛教比喻道的实体，或教义的真谛。《庄子·天地》：“ 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

豆瓣阅读

天下刀宗 3

云旗

雨楼清歌 著

版权信息

书名：天下刀宗3：云旗

作者: 雨楼清歌

出版时间：2020-03-25

出版方：豆瓣阅读自出版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天下刀宗3：云旗

- 第一章 浮舟问剑（一）
- 《天下刀宗》江湖梳理
- 第一章 浮舟问剑（二）
- 第一章 浮舟问剑（三）
- 第一章 浮舟问剑（四）
- 第一章 浮舟问剑（五）
- 第一章 浮舟问剑（六）
- 第一章 浮舟问剑（七）
- 第一章 浮舟问剑（八）
- 第一章 浮舟问剑（九）
- 第一章 浮舟问剑（十）
- 第一章 浮舟问剑（十一）
- 第一章 浮舟问剑（十二）
- 第一章 浮舟问剑（十三）
- 第一章 浮舟问剑（十四）
- 第一章 浮舟问剑（十五）
- 第一章 浮舟问剑（十六）
- 第一章 浮舟问剑（十七）
- 第一章 浮舟问剑（十八）
- 第一章 浮舟问剑（十九）
- 第一章 浮舟问剑（二十）
- 第一章 浮舟问剑（二十一）
- 第一章 浮舟问剑（二十二）
- 第一章 浮舟问剑（二十三）
- 第一章 浮舟问剑（二十四）
- 第一章 浮舟问剑（二十五）
- 第一章 浮舟问剑（二十六）
- 第一章 浮舟问剑（二十七）

第一章 浮舟问剑（二十八）
第一章 浮舟问剑（二十九）
第一章 浮舟问剑（三十）
第二章 临江梦龙（一）
第二章 临江梦龙（二）
第二章 临江梦龙（三）
第二章 临江梦龙（四）
第二章 临江梦龙（五）
第二章 临江梦龙（六）
第二章 临江梦龙（七）
第二章 临江梦龙（八）
第二章 临江梦龙（九）
第二章 临江梦龙（十）
第二章 临江梦龙（十一）
第二章 临江梦龙（十二）
第二章 临江梦龙（十三）
第二章 临江梦龙（十四）
第二章 临江梦龙（十五）
第二章 临江梦龙（十六）
第二章 临江梦龙（十七）
第二章 临江梦龙（十八）
第二章 临江梦龙（十九）
第二章 临江梦龙（二十）
第二章 临江梦龙（二十一）
第二章 临江梦龙（二十二）
第二章 临江梦龙（二十三）
第二章 临江梦龙（二十四）
第二章 临江梦龙（二十五）
第二章 临江梦龙（二十六）
第二章 临江梦龙（二十七）
第二章 临江梦龙（二十八）
第二章 临江梦龙（二十九）
第二章 临江梦龙（三十）

第二章 临江梦龙（三十一）
第二章 临江梦龙（三十二）
第二章 临江梦龙（三十三）
第二章 临江梦龙（三十四）
第二章 临江梦龙（三十五）
第二章 临江梦龙（三十六）
第二章 临江梦龙（三十七）
第二章 临江梦龙（三十八）
第二章 临江梦龙（三十九）
第三章 风青雨白（一）
第三章 风青雨白（二）
第三章 风青雨白（三）
第三章 风青雨白（四）
第三章 风青雨白（五）
第三章 风青雨白（六）
第三章 风青雨白（七）
第三章 风青雨白（八）
第三章 风青雨白（九）
第三章 风青雨白（十）
第三章 风青雨白（十一）
第三章 风青雨白（十二）
第三章 风青雨白（十三）
第三章 风青雨白（十四）
第三章 风青雨白（十五）
第三章 风青雨白（十六）
第三章 风青雨白（十七）
第三章 风青雨白（十八）
第三章 风青雨白（十九）
第三章 风青雨白（二十）
第三章 风青雨白（二十一）
第三章 风青雨白（二十二）
第二章 风青雨白（二十三）
第三章 风青雨白（二十四）

第三章 风青雨白（二十五）
第三章 风青雨白（二十六）
第三章 风青雨白（二十七）
第三章 风青雨白（二十八）
第三章 风青雨白（二十九）
第三章 风青雨白（三十）
第三章 风青雨白（三十一）
第三章 风青雨白（三十二）
第三章 风青雨白（三十三）
第三章 风青雨白（三十四）
第三章 风青雨白（三十五）
（尾声）

第一章 浮舟问剑（一）

初春，巴山，夜雨寒峭。

秋剪水独坐堂中，怔怔出神。山深处偶有凄哀的猿啼传来，在雨声中若有若无。

“清影堂”本是烛照剑掌门凝心静修之所，可是今夜她却怎么也难以沉静心绪；先前她归返巴山不久便请副掌门穆清池率人到江湖上打探消息，这一两日便是约定的归期了。

去年在春雪镇上，燕寄羽本已答应对“烛照剑”一派既往不咎，但到了肃州城外，她却终究又与燕寄羽交手、并用郁师姐留下的那支鸿翼笔将他迫退，后来又曾助杨仞逃脱了岳凌歌与温蔚的追捕，也不知如今燕寄羽究竟作何计较，心中颇为门派担忧。

窗明桌净，烛火微摇，秋剪水渐想渐觉烦乱，起身拿过行囊，从中取出一个叠好的纸包，轻轻打开，将一粒小小的物事拈在手里，默然端详一阵，不知不觉中，微蹙的眉头已舒展开来。

过得良久，敲门声乍起，随即便听一个清脆的语声道：“掌门师姐，是我。”却是师妹李剪荷求见。

秋剪水微微吁了口气，心知李剪荷随着穆清池同去打探，她既回到巴山，想来穆清池亦已返回，当即道：“李师妹一路辛苦，快请进吧。”

话音方落，李剪荷已推门而入，一双灵动的眼珠四下转动，瞧见秋剪水正端坐窗前，便步履轻快地走近行礼，道：“我们刚刚回山，穆师叔说深夜不便打扰掌门师姐，便命我代他来向师姐禀告详情。”

秋剪水起身回礼，又听李剪荷道：“与我们一同回来的，还有一个停云书院的书生，是来给咱们送华山武林大会的请帖的，穆师叔也已让那书生明日再来拜见掌门师姐。”

秋剪水心弦一松，道：“原来如此。不知会期是在几月？”心想燕寄羽既请‘烛照剑’赴会，多半便是不会再为难自己的门派。

李剪荷道："听说是在九月了，燕山长请帖送得倒早。"说话中瞥见桌上有一颗糖渍的青梅，不禁好奇道："秋师姐，你在吃蜜饯么？我记得你从前可不怎么吃甜食呀？"

方才李剪荷来得猝然，秋剪水不及将那颗蜜饯收起，便放在了桌上，此刻闻言道："这是许久前吃剩下的，只有最后一颗了。"

李剪荷诧异道："许久前便只剩最后一颗，那为何还不吃掉？难道舍不得吃么？"

秋剪水脸颊微红，蹙眉道："有什么舍不得的，你若想吃，便给你吃吧。"

李剪荷嘻嘻一笑，正要拈起那颗青梅，转念一想，又笑道："想来这蜜饯是极好吃的，还是留给秋师姐吃吧。"

秋剪水看也不看桌上，径自问道："近日江湖上可有什么大事么？"

李剪荷道："那天我们动身之前，秋师姐要我们着意留心'乘锋帮'的动向……"

秋剪水摇头道："我是要你们留心江湖上任何大的动向……"

李剪荷道："嗯，近日江湖上最大的动向，便是'乘锋帮'了，帮主杨仞向'正气长锋阁'宣战，更扬言要将被囚在华山的方天画、铁风叶等人救出，武林各派对此将信将疑，有人说杨仞不过是虚张声势，乘锋帮其实只有寥寥三两个帮众罢了，但也有人说，乘锋帮暗中已聚结了许多高手，势力不可小觑……"

秋剪水沉吟道："那么正气长锋阁又是作何看法？"

李剪荷道："正气长锋阁说杨仞只是个不成气候的小毛贼而已，将他称之为'刃贼'。"

秋剪水蹙眉道："'刃贼'是什么意思？"

李剪荷道："听闻是正气长锋阁的阁主之一，柳州龙家家主龙钧乐传

出消息，说杨仞窃走了刀宗昔年所用的‘雪刃’，拿着这把刀四处招摇撞骗；还说杨仞实是武林败类‘癞头蛇’佘灿的徒弟，佘灿偷了‘晴川刀’，杨仞又偷了‘雪刃’，正是有其师必有其徒，凡我侠义辈，绝容不得杨仞这偷刀贼。”

秋剪水道：“正气长锋阁这是想让那些崇敬刀宗之人也都与杨仞为敌。”凝思片刻，便与李剪荷出了“清影堂”，各自回寝居歇息去了。

翌日清晨，春雨初歇，秋剪水漫步于山道，听见身后有脚步声徐徐靠近，却是副掌门穆清池前来拜见。穆清池年约四十，身形颀长，神情举止中颇显精干，拱手道：“回禀掌门，我已探得清楚，早前燕寄羽遣向我派的‘青锋令使’，却是‘红罗山庄’的庄主虞夙。”

秋剪水神色微变，道：“红罗山庄与咱们烛照剑同为武林七大剑派之一，听闻虞庄主的剑术修为是很神妙的。”

穆清池笑道：“虞夙性情高傲，一向以名门贵胄自居，难得他竟愿听燕寄羽的调遣。我已将他过去数月的行踪查明，他接到燕寄羽的传令极早，本来已快赶到巴山，却又突兀折返，想是途中接到了新的传书，得知了燕寄羽已不欲和我派为敌。”顿了顿，又道：“不过燕寄羽心思深远，谁也猜不透他的打算，咱们仍须小心提防。”

秋剪水道：“穆师叔所言极是。”

穆清池道：“我还探知，现今秦川‘木余刀’、冀州‘游刃坊’、江州‘弹霜亭’这三大刀派均已听奉正气长锋阁之命，暂由三位青锋令使接管了门派。”

秋剪水一惊，道：“这三派竟愿意如此？”

穆清池莞尔道：“自然是不愿的。这三派的副掌门裴烽、丁厌忧、谈寒雁都只是传书回去，号令各自的门派在名义上听命于燕寄羽遣去的青锋令使，但他们三人自己却并未返回门派，而是率领着先前带往春山的精锐弟子，在江湖上失踪了……”

“失踪了？三派精锐一齐失踪么？”

“不错，料想是他们易容改扮，分散潜藏起来了。此举可谓是一招妙棋，也不知正气长锋阁将会如何应对。”

——两人说话中来到烛照剑一派的正殿“明烛殿”，随后，秋剪水便请停云书院的信使相见，来者却是“停云五贤”之中晏格的徒弟刘万山。

刘万山在春雪镇外初见秋剪水，后来随郭正与“青箫白马盟”一众人短暂同行时，也曾与她打过照面，心里对这位年轻貌美的女掌门记忆颇深，今日再逢，眼见她清丽绰约更胜去年，不自禁地一怔，随即才身姿潇洒地踏前一揖，道：“秋掌门别来无恙？”

秋剪水从前未曾留意过刘万山，早已不记得他，听他此问，只淡淡地“嗯”了一声，道：“刘师兄此行劳累，实在多谢。”

刘万山微笑道：“不敢当。”说完从行囊里取出一个样式精致、加盖封泥的木匣。李剪荷近前接过木匣，转身承给秋剪水。

秋剪水道：“多谢。”打开木匣，拿起请帖略略扫了两眼，倏而轻咦一声，瞥见木匣中竟另有一封书信，封皮上写着“夏姑娘亲启”几个字，笔迹潦草，宛如孩童涂鸦。

秋剪水心跳莫名一促，隐约猜到了这封书信是来自何人。刘万山瞧不见木匣中的物事，眼看秋剪水神情异样，心头疑惑不解；李剪荷站在秋剪水身侧，却瞧得清楚，一瞬间瞪大了眼睛。

刘万山讶声道：“秋掌门，莫非是燕山长手书的这张请帖有何不妥之处吗？”

秋剪水一怔，道：“自然不是，刘师兄何出此言？嗯……请刘师兄代我谢过燕山长，今秋九月，我们巴山剑派一定准时赴会。”心想：“这位姓刘的书生做事当真粗心，被人偷走木匣，往匣中加了一封书信，重又盖好封泥放回他的行囊，他却竟全无察觉。”

她心中转念，仔细看了一遍请帖，眼角瞟见木匣中的那封信，忍不住微微一笑。

刘万山见秋剪水低头看请帖之际，却忽然面露温柔笑意，更加不明所以，但觉她明眸笑靥，颇为动人，也不禁心神微晃。

等到刘万山告退，李剪荷脱口道：“掌门师姐，匣子里怎么还有一封信，这可奇了，咱们快拆开来瞧瞧吧。”

秋剪水有些担心信中写了什么胡言妄语，一时犹豫不语。穆清池见状道：“掌门有要事须得静思，剪荷，你们随我来。”言毕领着一众弟子出了明烛殿。

秋剪水拆信看过，斟酌良久，步出殿外，但见不远处穆清池正自斥责李剪荷言行太过莽撞，便走近了轻声道：“穆师叔，你别责怪李师妹了。”

穆清池转身施礼，苦笑道：“谨遵掌门之命。”

李剪荷在穆清池背后偷偷吐了吐舌头，随即也正色施礼，问道：“不知掌门师姐看信后有何示下？”语气中却着意加重了“看信”二字。

秋剪水瞪她一眼，道：“我近日里须得去一趟岳州，烦请穆师叔坐镇门派，处置各项事宜。”

穆清池一怔，道：“掌门怎么突然便要出远门？”

秋剪水想了想，答道：“方才那封书信，是我的一位……朋友所写，他邀我去岳州游湖赏春。”

“游湖赏春？”李剪荷不待穆清池接口，便抢先叫道，“那写信之人是谁？那人自己愿做这闲逸事也罢了，又怎敢轻易劳请掌门师姐的大驾？”

“倒也并非全为了闲事，”秋剪水微笑道，“那人以前和我打了一个赌，算来也快到他该兑现赌约的时日了。”

……

一驾马车停在滁州城外的荒野，车夫侍立一旁，眼看雷缨络下了马车，犹豫片刻，问道：“要在这里等么，此地距离临江集还颇有些路

程。”

雷缨络道：“就在这里等。”那车夫便不再多言。雷缨络眺望左近，但见稀疏的春草之间尚有些残雪未化，忽而轻声道：“师尊她老人家最爱看雪了。”

那车夫接口道：“戚前辈心质高洁，喜爱看雪也是理所应当。”

雷缨络闻言微怔，道：“心质高洁么，江湖中倒是甚少有人这般说师尊。”抿嘴一笑，转口道，“近日你的手下人可有再探到杨仞的行踪么？”

那车夫摇头道：“最近的一次，仍是在半月前，杨仞曾于江州城外短暂现身。”

雷缨络沉吟道：“过去两个月里，杨仞先后与‘木余刀’、‘游刃坊’订下盟约，他到江州，定然也是去和谈寒雁结盟……嗯，离江州‘弹霜亭’最近的门派便是岳州洞庭湖上的‘留影舫’了，听闻留影舫始终不肯听奉正气长锋阁的号令，已经和燕寄羽派去的青锋令使对峙月余，杨仞此后多半便会赶去岳州，相助留影舫。”

那车夫略作思索，道：“不错。”又问道：“‘乘锋帮’与三大刀派结盟，多半也瞒不过燕寄羽，难道他竟放任不管么？”

雷缨络道：“如今乘锋帮有六百‘意劲’高手，便是燕寄羽也不得不忌惮，杨仞又扬言要在各派聚会华山之前将方天画、铁风叶等人救出，停云书院多半更要严守门户，不敢轻易离开华山。”

那车夫淡淡一笑，道：“看来这姓杨的小子也有些狡诈手段，倒也不仅仅是个跳梁小丑。”

雷缨络微笑道：“怎么，你瞧不起杨仞么？”

车夫避而不答，只道：“‘红罗山庄’庄主虞夙从荆州改道，怕是也快到岳州了，有他和徐开霁这两大青锋令使，料想便是杨仞去到洞庭湖，也救不得留影舫。”

雷缨络颔首道：“嗯，听说徐开霁虽出身于云梦山‘白鹤剑’一派，但

早年便已脱离门派，是个独来独往的江湖浪客，而虞夙不但己身修为高绝，出行时更往往多携车马仆从，手下高手甚众，确能是徐开霁的一大助力。”

“原来如此。”车夫神情微凛，道，“留影舫虽是九大刀派中人数最少的，但也有百余名刀客，徐开霁能以一人之力和留影舫对峙月余，当真不简单。”

雷缨络沉思片刻，忽道：“今日咱们见过吴重之后，你便快马传书给我师尊，告知她老人家：杨仞将至岳州。”

车夫一惊，心知过去数月里戚晚词一直在四处搜找杨仞，而雷缨络却曾在暗中数次相助杨仞，实不知她现下为何要将杨仞的行踪说与戚晚词；转念一想，又觉心下惕然：“以杨仞现下的功力，戚晚词若真去到岳州，恐怕谁生谁死还说不准。”

两人默然对视一眼，车夫点头答应。

过得一个时辰，仍不见有人来到，那车夫侧头瞧了雷缨络一眼，欲言又止。

雷缨络淡然道：“吴重会来的。他今日会交给我一幅画，这是他答应付给我的酬劳。”

“一幅画？不知是什么画？”车夫闻言微愕，问道，“雷姑娘，你自离春山以来，替吴重做了这么多事，便只是为了一幅画么？”

“嗯，”雷缨络轻声道，“那是萧野谣所画的叶凉的骨相。”

喜欢本书的小伙伴们记得「加入书架」哦，感谢支持~

《天下刀宗》江湖梳理

【一宗】

“刀宗”云荆山

武学：曾用武器“雪刃”；刀术“天地朝夕”、“刀云”，以“意劲”催动。

【一院三教】

华山停云书院（现任山长燕寄羽、前任山长柳空图、副山长“春风眼”柳续、“停云五贤”：礼殿执事郭正、书楼执事庄诚、祠堂执事晏格、讲室执事欧阳致、斋舍执事卢修；吴思邪、刘万山、段峋、段峻等人）

武学：以“鸿翼笔”为兵刃，笔法号称“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招式“鸿舒六翮”：龙蛇刺、神椽刺、梦华刺、停云刺等六式；内功心法“天人三策”；身法“春日游”；三百六十人阵法“鸿翼大阵”、四人阵法“云停四时之阵”；柳空图绝技“言剑”；燕寄羽绝技“惊鸿影”；柳续绝技“竹声新月”。

东海玄真教（掌教李素微、赵长希、苏妙夷；方轻游（已退教）、楚轻鸿、何轻生、张轻鹿）

武学：内功“空游诀”，既是内功亦是轻功；剑术“玄真八剑”：共有“野马吹息”、“烟岚云岫”、“尘光纷锐”、“寂兮寥兮”、“赤水玄珠”等八式。

西域明光教（秦教主；卓明月、陆孤月）

武学：棍法“十万六千光明狮子吼”。

北荒摩云教（摩云教宗、“天、风、地、火”以及“形、影”等九大摩云使）

【七大剑派】

巴山烛照剑（掌门秋剪水、副掌门穆清池、弟子李剪荷）

武学：一手持烛台，一手持剑，烛剑相生、人影互化；心法分为“烛照”、“犀照”、“心照”三重境界；身法“秉烛游”；功法“青灯梦魂”。

青城弦剑（掌门岳凌歌、前任掌门岳河、严知雨）

武学：剑窄如弦；内劲名曰“ 弦劲”；独门心法“弦歌九刃”（初学时须先由师父将一丝‘弦劲’渡入徒弟右腕上的‘列缺穴’，受劲之际臂上经络剧痛如灼，青城弟子大都以面不改色、坦然承受为傲）。

衡山剑派（前任掌门方白）

武学：根据心法不同，分为“夜雨”、“风雁”两大支脉 ；方白的剑术“雨梳风帚”。

峨嵋织星剑（掌门戚晚词、雷缨络）

武学：“峨嵋织星剑，剑下不流血”，中者立毙，身无寸伤；传说中织星剑“织星牵魂”的剑意修到深处，剑刃上能接引星光，耀灭敌人神魂。

剑阵“万象星海”；剑招“双星掠月”；伤药“星霜膏”。

画剑堂 （掌门孔芜）

云梦山白鹤剑（徐开霁）

红罗山庄（掌门虞夙）

【九大刀派】

凉州天风峡（掌门“寒衣”铁风叶；副掌门楚风萧、贺风馗、赵风奇；弟子俞凌等人）

武学：长刀刀术“烈风”；奇门刀术“寒旗”（散发如刃、挥衣成刀）；绝技“风中藏刀”、“天风萦回”。

秦川木余刀（掌门阮青灰、副掌门裴烽）

武学：掌刀“木余刀”（最高境界为“心烬”），掌劲侵入经脉后，能挑动肝木，激生心火，使对手内息自炙，在中掌处透体而出。

青州飞光门（掌门吕东游、岑东流、吕玉寒）

武学：以铜酒壶为刀，刀术“壶中日月”。

留影舫（掌门周行空）

武学：墨色石刀，刀术“画中留影”。

弹霜亭（掌门谈寒生、代掌门谈寒雁）

武学：独门兵刃“刀笛”；刀术“清商”，激斗中能振出笛声，刀招纵横快意、形成连势时，笛声便能绵长不绝。

游刃坊（掌门金厌昔、副掌门丁厌忧）

武学：短刀“解牛刀”，刀术“无厚”。

【四大世家】

“袖中龙”柳州龙家（家主龙钧乐、龙霖）

武学：以镶嵌了金丝的长袖为兵刃；袖功“钧天”。

“江上雷”金陵雷家（前任家主雷澈、雷缨锋、雷缨络）

武学：分为“风雷”、“渊雷”、“岩雷”三种，其中风雷是拳掌功夫；渊雷是雷家正统内功，又称“雷渊壶”，运转起来能极大激升“列缺惊飞掌”等风雷武学的威力；至于岩雷，则独有自己的内功与招式，修练起来艰巨无比，而且即便穷年累月耗费绝大心力练成了，威力似也未必能胜过风雷。故而雷家弟子几乎人人修习渊雷和风雷，雷缨锋是近五十年来唯一练成岩雷之人。

“云间狐”朔州胡家（前任家主胡越枝、胡飞尘）

武学：轻功“天衣云裾”；心法“镜狐”；轻功绝技“灵狐返镜”。

“焰里花”庐州花家（前任家主花静庭、花流骛以及花流骐、花流骊、花流鸾等“流花七瓣”）

武学：暗器手法“咽针”，喉中藏针，吐气伤敌；暗器功夫“锈鹊桥”、“千针万鹊”；家主所持神兵“针枝镯剑”、　　毒针“惊鹊神针”；绝技“眉青目绣”、“天针无斜”。

【武林八奇】

泉州藏玉楼（前任掌门温歧、现任掌门温蔚）

武学：温歧以货担为兵刃，担子里藏有诸多奇兵异宝，以及“钦原”、“狸力”珍异鸟兽。

天音宗（薛秋声、谭寒音）

武学：寒蛩爪；“蝉嘶”之术；身法“鸦羽”；以脚步声催动的阵法“九重箫”；绝技“闭口蝉”，能以声音震袭他人，扰动他人内息流转。

山中刺（「杀手组织」“零”字堂堂主薛夜鱼）

武学：分为“零”、“落”两堂，分别以草、木为兵刃；轻功“忘返步”。

知味谷（掌门游不净，以“黄龙料”为兵刃）

武学：心法“万物一炉”；迷香“洪炉点雪”；掌法“袖焰”、“残火燎原”。

鬼斧神宫（掌门井凡石）

武学：以短斧为兵刃；擅铸艺。

【九川十三崖】

青箫白马盟（前任盟主“青箫书生”秦英、前任盟主“白马长戈”方天

画；现任盟主秦楚；分为“青、峦、飞、箫、白、马、横、戈”八堂，堂主齐桐、孙梧等人）

武学：门徒多以双刀或长戈为兵刃；方天画兵刃“半天戈”、掌法“掌中江山”。

焉支山无颜崖（「杀手组织」掌门明映雪）

武学：以弯刀为兵刃；心法“半日红妆”， 催运时脸颊殷红如血，因此得名。无颜崖的杀手都是女子，素来蒙面行走江湖，不露容颜；只有在刺杀极难对付的高手时，才会揭去面纱，运转这门能激增内力的奇异心法，一旦使出，便活不过半日。

【正气长锋阁】

在江湖中，“刀宗”云荆山地位超然，但却并非武林盟主，如今执掌武林的是成立于十五年前的最高议事会“正气长锋阁”，共有七名阁主：

停云书院山长燕寄羽

玄真教掌教真人李素微

柳州龙家家主龙钧乐

青城弦剑掌门人岳河，死后由新任青城掌门岳凌歌接任

泉州藏玉楼楼主温歧，死后暂时空缺

青箫白马盟盟主方天画，被擒后暂时空缺

凉州天风峡掌门人铁风叶，被擒后暂时空缺

正气长锋阁颁有“青锋令”，持青锋令者，称为‘青锋令使’，行走江湖受各派礼遇、武人景仰，惩恶锄奸时也可号令群侠，地位极高。

十二青锋令使：戚晚词、展梅、花静庭、陈彻、谭寒音、徐开霁、虞夙等十二人。

【其余门派】

乘锋帮（帮主杨仞；帮众柳空图「许念」、方白、萧野谣、方轻游、贺风馗……）

武学：内功心法“乘锋诀”；刀术“乘锋十九式”、招式“剪雨”。

苏州简家（现任家主简青兮、前任家主简熙；简春兮、简素兮、简景兮、简缉、周固、张青、秦芸）

武学：拳术绝技“冰霜结玉”，武林中人一般称之为“简家冰拳”。

渝州严家（严春）

武学：剑术“严家软剑”。

洛州柳家（柳空图、柳续）

武学：刀术世家，另有旁系冀州梁家（刀客梁炯、韩昂；“癞头蛇”佘灿）。

墨铗门（“龙骨丹青”萧野谣「灭门遗孤」）

武学：萧野谣身兼画剑堂、弹霜亭、知味谷三派绝学

鄂州晴川刀（化名为“张轻”的吴重）

【无门派人物】

陈彻（阿狐）

武学：各派招式；“意劲”。

叶凉

武学：剑招“秋水”。

宁简

武学：　短刀“绿玉寒枝”（柳续传与宁简），刀术“春风”，招式“纤

云万叶”等六式 。

吴重

武学：奇术“心外之心” 「 自称 」。

“弓魔”江海余

武学：血河弓（已被方白击断）；青丝箭（以“意劲”催动）。

以及展梅（武学：花枝为剑，武林第一快剑）、庐山“天敌道人”尹天敌（武学：“固步自封剑”）等人。

——尚未及提到的门派、人物、武学，将在后续故事中渐次登场。

第一章 浮舟问剑（二）

那车夫闻言寂然片刻，叹道：“无论人骨也好，龙骨也罢，都不过是一幅画而已，雷姑娘又何必如此看重？”

雷缨络道：“听说秦楚已将聘礼送去峨眉山了。”

那车夫一怔，正不知雷缨络为何忽然言及此事，便听她低声又道：“我就要嫁给秦楚啦，我想要那幅画，只是想留个念想罢了。”

那车夫神情微黯，良久不语。

两人又等了一个时辰，忽听远处传来一阵乐曲声，锣鼓铙钹、长箫短笛，好不热闹；不多时，便见十来个人或抬花轿，或是吹吹打打，在荒野间渐渐行近，却是一支迎亲队伍。

当先一人骑马缓行，头戴金花，身着崭新红袍，却在吹奏一支唢呐；车夫瞧得迷惑，暗忖：“迎亲的新郎自己吹唢呐的，倒是少见。”

转念中，身侧的雷缨络已迎上前去，敛身施礼道：“见过吴前辈。”

吴重摇头晃脑，正自心无旁骛地吹奏唢呐，闻言又多吹了两声，才翻身下马，笑呵呵道：“雷姑娘，久违了。”

雷缨络微笑道：“没想到吴前辈还精擅乐器。”

“胡乱吹一吹。”吴重摆了摆手，道，“少请一名乐师，便少花些银钱嘛。”

雷缨络瞟了一眼旁边的花轿，道：“吴前辈，你这是……”

“这你还看不出来？”吴重喜气洋洋道，“我要成婚了，我得及早赶到临江集迎新娘子，咱们有话快说吧！”

雷缨络哑然片刻，道：“……恭喜吴前辈。那便请吴前辈赐画吧。”

“什么话？”吴重连连摇头，“雷姑娘，你已经够聪明了，我可没什么

话能赐你。”

雷缨络抿嘴微笑道：“吴前辈还是这般爱说笑。”

吴重挠了挠头，嘿嘿笑道：“啊，你是说那幅画，对对对，是有这回事。”言毕在全身上下摸索了好一阵子，终于找出一张折叠得皱巴巴的纸来。

雷缨络伸手接纸，一瞬间但见吴重眼神骤然凝肃，仿佛即要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出去一般，随即便听他轻叹道：“雷姑娘，辛苦你了。”

雷缨络眸光微动，静了静，淡淡道：“吴前辈言重了。”

那车夫先前一直默然旁听，此刻眼看吴重将画给了雷缨络，这才近前行礼，道：“晚辈拜见吴前辈。”

吴重转头看他一眼，欲言又止，却又转回头来，道：“你吴前辈今日大喜，不和死人说话。”说着撇了撇嘴，转身上马。

那车夫苦笑退开。雷缨络道：“吴前辈慢走。”

吴重恍若未闻，径自催马前行，又吹起了唢呐；行出十数丈，欢快高扬的乐曲倏忽舒缓下去，宛转柔和，如人谆谆细语，时而亲切，时而谐趣。

唢呐声一顿，吴重远远地笑道：“这支曲子送给我的徒儿。雷姑娘，他喜欢你，便请你代他听吧。”

“多谢吴前辈。”说话中，雷缨络展开了那幅画。

……

苏州城西，简家，庭院幽深。

一名中年女仆正自低头扫洒，经过一处回廊，忽听身后有人轻声唤她——“许婶。”

那女仆吓了一跳，立时转身，却见是一名年纪轻轻的白衣女子在院

墙边静静伫立，正要呼喊“抓贼”，待瞧清了那女子的样貌，却不禁一怔，迟疑道：“……是、是宁兮小姐？”

那女子道：“许婶，你叫我宁简吧。”

“宁兮小姐，真是你！”那女仆许婶只顾打量宁简，走近了几步，颤声道，“你、你可有六年多没回家了……春兮公子、素兮小姐还有景兮公子都时时惦念你……唉，就只有青兮公子，自打他四年前做了家主，便总往外跑，家主家主，不在家又怎能做主？”她心绪激动，有些语无伦次。

宁简闻言只淡然一笑。说起来简春兮、简素兮和简景兮分别是她的二哥、三姐和弟弟，但她是简家前任家主简熙的私生女，生母并非简熙的妻妾，故而虽然自幼在简家长大，却也颇受冷落排挤，与其他兄弟姐妹之间不甚亲厚，眼下听许婶说简春兮等人惦念自己，心中自知是假，便径自问道：“许婶，简春兮在哪里？我有事要问他。 ”

这时周围的几名护院听见响动，已纷纷奔过来，未及呼喝，便听许婶大声道：“都散了吧，是宁兮小姐回家了!”

许婶说完转头与宁简对视，微露犹豫神色，道：“宁兮小姐，你今日终于回家来，我自该立时禀告给二公子，可是……可是我又担忧他会、会责怪你。”

宁简道：“简春兮为何要责怪我？”

许婶左右看看，压低了声音道：“唉，当年宁兮小姐离家出走，几年来家里也曾派人去打探过几次，得知宁兮小姐竟、竟收了个男仆从，与他一同行走江湖……大公子倒没说什么，但二公子听了却很生气，说宁兮小姐举止不端，不成体统，败坏了简家的家风……”

宁简淡淡道：“简家有什么端正高洁的家风能让我败坏的？许婶，你这便去禀给简春兮，不必替我担忧。”

许婶叹了口气，一时无法，也只得转身去了。

少顷，便见简春兮穿过回廊，快步走来，他的目光自远处便落在宁简身上，走到相距宁简两丈多的地方，忽而步履微顿，神情古怪而复杂，仿似宁简会忽然抽刀斩他一记似的，随即才又走近了两步，展颜笑道："宁兮，你回来了。"

宁简以前本觉得简春兮性情敦厚，对他还有些好感，此刻见他这副提防之态，心下冷笑，只漠然道："我此来只是想打听一件事。"

简春兮一怔，略作沉吟，便笑道："快晌午了，宁兮，你还没吃饭吧，咱们吃过再聊。"

宁简不置可否，随着简春兮来到一处偏厅落座，很快便有一道道精美的菜馔摆了满桌。

过得片刻，简素兮与简景兮接了消息，也来到厅中，简春兮朗声道："素妹、景弟，你俩也快坐，今日宁兮回家来了，咱们好好为她接风。"

简素兮冲着宁简微微颔首致意，不疾不徐地道了声："宁兮。"便自坐下。宁简早年就与这位姐姐相处得寡淡，却也不以为意。

简景兮年方十五，当初宁简离家时他还只是个孩童，对宁简记忆不深，此际重见，只觉宁简是个陌生的年轻美貌女子，一时不知所措，道："宁、宁……"他本想叫一声"宁兮姐姐"，心中慌乱，却叫不出口。

宁简瞧得有趣，接口道："嗯，我叫宁简。"

简景兮"啊"的一声，似吓了一跳，更加瞠目结舌。宁简却不再看他，打量着桌上，想起过去几年里自己带着陈彻闯荡江湖，于吃喝一事上不甚在意，已是许久没吃过这等精致的菜肴了，陈彻尽管贪吃易饿，但若说吃过的好东西，也不过是些酱肉腌鱼、烙饼菜汤之类，想到这里，不禁暗忖："倘若陈彻在此，一定能吃个痛快。"

简春兮见宁简忽而面露微笑，虽不知她的心思，但也笑了笑，为她倒了杯酒，道："宁兮，你何时进得家，怎么也不让门房通报一声？"

宁简道："我翻墙进来的。"

简春兮苦笑道："你回自己家里，也要翻墙么？"

宁简道："我若回自己家，自然不会翻墙。"

简春兮知她话中之意是没把简家当作自己家，一时难以接口，只招呼着简素兮与简景兮一起向宁简敬酒。

饭后，简春兮清咳一声，道："我有几句话想单独和宁兮说。"待得简素兮与简景兮告退，简春兮又道："宁兮，我知你这几年在江湖上闯下了不小的名头，还拜了停云书院的柳副山长为师……"

宁简道："我只是学了柳续的刀术，没拜他为师。"

简春兮语声一滞，转口问道："嗯，你那位仆从陈彻，现今可也在苏州么？"

宁简道："他没来苏州，我让他办别的事去了。"

"原来如此。"简春兮点了点头，神情中倒似有些遗憾，道，"听闻陈彻去年当上了'青锋令使'，近日更是深受燕山长器重，甚好，甚好，当真是英雄出少年……"

宁简没料到他竟会忽然夸赞陈彻，心下微奇，却听简春兮继续道："你也知道，咱们的大哥与燕山长关系匪浅，本也颇受'正气长锋阁'重用，可是近来他与燕山长不知为何起了些误会，竟被囚在了华山……宁兮，好在你和陈彻如今都——"

宁简听到这里，嗤笑道："你想让我救简青兮？"

"不错，"简春兮凝视宁简，郑重道，"如今你和陈彻都与燕山长说得上话，放眼整个江湖，恐怕也只有你能救大哥了。"

他说完眼看宁简沉默不语，不禁叹道："宁兮，我知道当年大哥对你……"

宁简冷冷道："当年的事，就不必再提了。"不待简春兮再劝，便径

直道：“昔年简家有个外姓的女弟子，名为秦芸，你可记得么？”她从前在简家过得孤单冷清，对家中事务不甚知悉，故而才回来询问简春兮。

简春兮闻言微愕，道：“记得。此女子是咱们二叔的妾室。”

宁简道：“嗯，我听简青兮说，她嫁与简缉后，没过几年便病逝了，是么？”

简春兮听她对二叔直呼其名，不禁微微皱眉，问道：“宁兮，此人的事，对你很要紧么？”

宁简道：“不错。”

简春兮轻轻点头，斟酌良久，忽而叹道：“当年终归是简家对不住你，既然此事对你要紧，我便照实说与你吧……那秦芸，其实没死。”

宁简一惊，道：“没死？”

简春兮道：“此事还是二叔临终前说与我的，当年那秦芸嫁给二叔后，始终郁郁寡欢，有一次自言要回娘家省亲，二叔也就任她去了，可是谁知她竟一去不返……咳咳，二叔的脾性你也知晓，本来他对这名小妾也不甚在意，但见她竟敢逃家，却是勃然大怒，说什么也要将她擒捉回来……”

宁简冷笑道：“后来如何？”

简春兮道：“后来在追拿秦芸的途中，却渐渐得知，这秦芸的身份着实很不一般，也不知她多年来为何甘愿在简家做个寻常的外姓弟子……她其实是‘青箫白马盟’初任盟主‘青箫书生’秦英的亲妹妹。”

宁简神色微变，道：“当真？”心下暗忖：“倘若秦芸真是秦英的妹妹，那也便是西域‘明光教’秦教主的女儿了，这等身世确然是不一般……嗯，‘英’、‘芸’二字，一花一草，倒确似一对兄妹的名字。”

简春兮道：“不错，后来二叔终究忌惮她的身份，追拿之事便也不了了之，对外宣称她是病逝了。我听二叔说，这秦芸虽出身不凡，武功修为却颇为普通，在逃避追踪之际，也未曾向‘青箫白马盟’求助，反倒是

投入了另一个门派……”

宁简心想：“当年秦英来到中原开创‘青箫白马盟’，却也未曾借助明光教的声名势力，这位秦芸多半也是和她兄长一般的想法。”随即问道：“不知这秦芸现在何处，我想见一见她。”

简春兮轻叹道：“她如今所在的门派向来避世独处，只怕你不易见到她。”

宁简蹙眉道：“什么门派？”

简春兮道：“洞庭湖，‘留影舫’。”

第一章 浮舟问剑（三）

岳州城内，春风酒楼。

晨光稀薄，照进堂中，像在地上洒了浅浅的一层水，店伙计阿叶低头扫地，地面本就干净得很，但阿叶仍遵照陈掌柜的吩咐扫来扫去，仿似要将那层“水”扫干似的。他知道这是陈掌柜故意找茬，陈掌柜总是找茬克扣他的俸钱。

阿叶不时瞟一眼门外，盼着那个姓徐的道士快些来到。因为陈掌柜很不喜欢徐道士。

阿叶今年十四，已在这春风酒楼里当了四年跑堂，本来岳州城里帮派混杂，酒肆茶楼客栈之地不甚太平，常有各色人等不知为何便打将起来，可是四年来阿叶却极少见到有人敢在春风酒楼闹事，偶有不开眼的酒客挑衅赖账，也只是当时嚣张，往往不出两日便会登门赔钱谢罪。

对此阿叶颇为惊奇迷惑，后来有一次陈掌柜喝醉了酒，才得意洋洋地说出了缘由：原来世上的春风酒楼不止一家，却均是柳州“袖中龙”龙家的产业，龙家是武林中威势赫赫的名门世家，自然能震得住一众宵小。

阿叶得知此事后甚是扫兴，只觉若要瞧陈掌柜出丑，恐怕不大容易。直到一个多月前，那姓徐的道士初来酒楼。

那天辰时三刻，徐道士踏进堂中，他年约四十，面容清隽，身穿洗得发白的道袍，踱到柜前，摸出几枚铜钱，笑道：“店家，来一碟蚕豆下酒。”

陈掌柜瞧他一副穷酸打扮，懒得搭理，只摆了摆手，让阿叶招呼他。那道士找了堂中最亮堂的好位置坐了，阿叶端上蚕豆，正要问他喝什么酒，却见他从行囊中取出一个酒葫芦来，仰头便灌。

陈掌柜见状重重一咳，走到那道士桌前，让他将自带的酒水收了。那道士恍若未闻，手持酒葫芦又灌了一口，才笑吟吟道：“我这葫芦中的

酒，只怕还碍不到贵店的规矩。”悠然将那葫芦搁在桌上。

陈掌柜神情狐疑地取过葫芦，顿时一愕，随即倒转葫芦口，却无一滴酒水洒落，原来那葫芦里竟是空的。

那道士从陈掌柜手中接过葫芦，仰脖又灌了一口，笑道：“酒葫芦虽空，但我心中自有滋味。”

阿叶怔怔看着那道士，心想：“原来这人是个疯子。”

陈掌柜冷笑道：“看来阁下是生事来了。”

那道士摇头叹道：“我好心来照顾龙钧乐的生意，怎么却说我来生事？”

陈掌柜面色微变，沉吟良久才拱手道：“阁下即说到这份儿上，便请也赐下名号来，好让我对主家有个交待。”

那道士笑道：“你且安心，我平白无故的，自不会难为你。”说着袍袖一翻，掌心里多了一根雪白的翎羽，又道，“我姓徐。”

陈掌柜身躯轻颤，退步一揖，不再多言。

那徐道士也不再理会陈掌柜与阿叶，径自低头端详那碟蚕豆，看一会儿蚕豆，便拿起葫芦空灌一记，如此反复，一个时辰过去，却连一颗蚕豆也未吃下。

临近晌午，堂中酒客渐多，徐道士兀自旁若无人地“吃喝”，众酒客不时侧目，啧啧称奇，唯有陈掌柜脸色发苦，始终一言不发。

午时两刻，徐道士起身走到柜前，和和气气地对陈掌柜道：“我要去西边的洞庭湖上泛舟钓鱼，劳烦掌柜的替我看好桌上的蚕豆，晚上回来我还接着吃。”说完便出酒楼去了。

阿叶从旁听见，料想陈掌柜绝不肯让一碟蚕豆占住了堂中位置最好的一桌，却不料当即便被陈掌柜叫过去叮嘱了一通：“阿叶，你须得守好了蚕豆，若有新来的客人想坐那一桌，你便给劝到旁桌落座。”

阿叶挠头答应下来，心中隐约明白了：“陈掌柜是怕了那道士。”他越想越觉快意，将那一桌蚕豆当宝贝看护着。

等到掌灯时分，那徐道士果真回来了，重又在那桌坐下，自言自语道：“今日打了两场架，便吃两颗吧。”言毕拈起两颗蚕豆，慢吞吞地吃了，颔首赞道：“嗯，滋味不坏。”

这次他只坐了片刻，便走到柜前，笑道：“劳烦将那碟蚕豆寄在柜上，待我明晨来吃。”

翌日清晨，徐道士如约而至，对着空葫芦和蚕豆坐到晌午，仍让陈掌柜留着桌子，却又去湖上泛舟。

阿叶心下好奇，走到门口张望，但见徐道士步履奇快，在人群中穿梭如电，眨眼间已不见踪影。

晚上，徐道士回来落座，道：“今日打了三架，能吃三颗。”随后便渐次拈起三颗蚕豆吃了。

阿叶心想：“他说去湖上泛舟，却又说是打架，岳州最厉害的门派‘留影舫’便在洞庭湖上，难道他还敢和留影舫打架不成……”

想到这里，忍不住凑近了问道：“道长，我方才听你说打了三场架，不知你是打赢了还是打输了？”

徐道士闻言失笑道：“若是打输了，那还能吃蚕豆吗？”又道：“小兄弟，你不必叫我道长，我不是道士。”

阿叶一愣，眼瞧着徐道士身上的道袍；徐道士见状笑道：“这道袍是我多年前找赵长希借的。我买不起别的衣裳，便一直穿着。”

阿叶不知赵长希是何许人也，却听见柜台后的陈掌柜猝然“啊”的一声，倒似受了惊吓，阿叶听得畅快，愈发觉得徐道士仙风道骨，心底便仍当他是道士。

此后月余，每日辰时左右，徐道士总会来到酒楼端坐，晌午离去，入夜再回来吃蚕豆。那碟蚕豆总共也就二十来颗，徐道士有时吃两三

颗，有时吃四五颗，到第七天上，已将蚕豆吃光，便又要了一碟。

等徐道士吃完四碟蚕豆时，阿叶对他早已是又惊又佩，暗忖："他每天都吃蚕豆，那就是说，他没有一天打输过。"既知徐道士如此厉害，不由得期盼他能将陈掌柜教训一番，可是徐道士对陈掌柜说话时却总是和颜悦色。

阿叶心想："莫非不只是陈掌柜怕他，他也怕陈掌柜？"顿觉一阵失望，转念又想："不对，他是压根儿没将陈掌柜放在眼里。"

徐道士偶尔也和阿叶闲谈几句，问起阿叶的姓名出身，阿叶答道："我叫阿叶，是岳州城南叶家村出身。"

徐道士微笑道："嗯，你姓叶，大名叫什么？"

阿叶道："我也不知自己的大名。"原来十多年前，有一群黑衣麻鞋、腰插竹箫之人闯入了叶家村，扬言要搜寻一封书信，却将许多村民杀死，阿叶的父母也不幸遇害，阿叶则被一个好心的渔夫收养。那时阿叶才两岁，什么也记不清，渔夫知道叶家村的人大都姓叶，从此便只以"阿叶"称呼他。

徐道士问明情由后，连声叹道："糊涂，糊涂，世上再珍奇的书信，又怎能抵得消这许多条性命？"

阿叶问道："道长，你说杀我父母的人糊涂么？"

徐道士道："不错，你想找他们报仇么？"

阿叶寻思了一会儿，茫然摇头："我找不到他们，也没本事报仇，而且……我也不想杀人。我只想揍他们一顿。"

徐道士呵呵一笑，似甚欢喜，道："小兄弟，你不愿杀人，那是极好的。天道循环，公义自在，说不准那些害你父母之人也早已受到了惩治。"

阿叶对"天道"、"公义"云云似懂非懂，便道："我只盼着好人能有好报。道长，你是好人，我盼着你天天打架都赢。"

徐道士一怔，叹道：“小兄弟，有你此言，不枉我在岳州耽搁许久。”

这一个月多里，阿叶一直暗自计数着，徐道士吃蚕豆最多的一天，却是吃了八颗蚕豆，那天也是徐道士返回酒楼最晚的一天，脸色颇有些疲倦。

——当时阿叶甚至以为徐道士第二天不会来了，可时至今日，徐道士的第五碟蚕豆也已吃到只剩四颗。

到得辰时三刻，徐道士缓步进了酒楼，阿叶将那碟蚕豆端上，徐道士打量着四颗蚕豆，又翻了翻行囊，喃喃道：“快买不起蚕豆了，今日可得少打些架。”

阿叶闻言忍俊不禁，本想趁机与徐道士说几句话，忽见一个头戴斗笠的灰衣年轻人进了门，便转身去招呼那人。

那年轻人环顾堂中，笑道：“他娘的，这酒楼倒是与春雪镇上的那家一模一样。”

徐道士听见“春雪镇”三字，侧头瞟了那年轻人一眼。

那年轻人目光与徐道士相触，当即快步走到徐道士那桌坐下；阿叶一惊，未及劝阻，便见那年轻人拿起碟子，将四颗蚕豆尽数倒进了嘴里，嚼得嘎嘣作响。

徐道士一拍桌子，瞪眼道：“好小子，这般目中无人。”

那年轻人笑道：“这蚕豆挺好吃，店家，再来五碟！”转头对徐道士道：“徐前辈，我请你吃个够可好？”

徐道士眉花眼笑，道：“甚好，甚好，真是个好小子。你小子认得我？”

那年轻人道：“嗯，你是云梦山‘白鹤剑’的徐开霁徐前辈，是也不是？”

徐道士哈哈笑道：“我是徐开霁不错，但却不是云梦山的徐开霁。我孤身漂泊多年，早已与云梦山无关了。”

那年轻人点头道：“听闻徐前辈近来常去洞庭湖上钓鱼，今日便让我陪你去如何？”说话中随手将斗笠丢在桌上。

徐开霁打量那年轻人一阵，道：“瞧你风尘仆仆，想来也是个独来独往的江湖孤客，相逢是缘，咱们同去便是。”

那年轻人笑道：“那你可想错了，我手下有几百兄弟，可不是独来独往。”

徐开霁微微一笑，也不惊异，道：“你年纪轻轻，修为不凡，又有几百个手下……如此说来，我倒猜出你是谁了。”

“徐前辈既已猜到，那我也不隐瞒了……”那年轻人闻言神情一肃，拱手道——

“在下便是青箫白马盟‘白’字堂堂主齐桐。”

第一章 浮舟问剑（四）

岳州城北，春草掩映的道路之间，一驾四马齐驱、车舆装饰华贵的马车缓缓停下，十六名身着簇新黑衣的仆从分列左右。

马车上的两个车夫相顾一眼，下去一人查探片刻，回报道："禀庄主，前边有人挡路。"

"红罗山庄"庄主虞夙正在车厢里闭目端坐，闻言冷冷道："什么人？

那车夫回道："是个少年人，正躺在前方十丈外的道路中央睡觉。"

虞夙皱眉不语。那车夫似也知晓虞夙的心意，顿了顿，又道："弟子本想将那少年逐走，可他却不肯离去，他手里提着一柄断刀……"

"断刀么，"虞夙仍不睁眼，随口道，"将他的腿也打断，丢到一旁。"

那车夫犹豫一霎，继续道："那少年睡觉时脸上蒙着一块令牌，似乎便是、便是'青锋令'……"

话音方落，虞夙已挑开了车厢的布帘，张望一眼，但见晌午的太阳底下，那少年青衫落拓，已站起身来，右手提刀，左手里果然持着一块青黑色的铜牌。

虞夙下了马车，走近几步，便见那少年拱手道："是虞前辈吧？晚辈陈彻。"

虞夙听他语气随意，心下微快，淡淡道："原来你就是陈彻，你是从青州来的？"他曾听闻两个月前，武林中新晋的'青锋令使'陈彻奉命前去青州协助岑东流整顿"飞光门"，故而有此一问。

陈彻"嗯"了一声，眼看既与虞夙相认，便解开行囊，将那块"青锋令"丢了进去。

虞夙对自己"青锋令使"的身份颇为自矜，平素将"青锋令"收纳在紫

檀木的镶金匣子里珍重保管，此刻瞧见陈彻对令牌不甚爱惜，心中愈发不喜，道："陈令使为何要挡住虞某的车驾？"

陈彻道："我奉燕山长之命，来助徐开霁前辈一同约束'留影舫'。"说话中打量虞夙，但见他约莫三十六七岁，一身裁剪精当的红袍，眉目英拔，神情中流露出怡然自在的一抹贵气。

虞夙闻言暗忖："那倒是与我一样。不过燕山长也太过虑了，区区一个'留影舫'，又何须派这么多人来。"随即颔首道："嗯，想来你到此地，是打算与我会合后再同去找徐开霁，是么？"

陈彻道："不是。"

虞夙皱眉道："如何不是？"

陈彻答道："我听闻岳凌歌岳公子近日也到了岳州左近，我家主人让我去见岳公子，但我一时寻不到他，又知虞前辈身份不凡……"

虞夙听到这里，微微一笑，陈彻继续道："……虞前辈身份不凡，我猜想岳公子定要来见虞前辈，故而只要寻到了虞前辈，迟早便也能见到岳公子。"

虞夙道："你寻不到岳凌歌，倒是能寻到我。"

陈彻看了一眼虞夙的车马仆从，点头道："要寻到虞前辈，确是更容易些。"

虞夙回想江湖传闻，依稀记得陈彻的主人便是宁简，此女子虽有些名头，但与自己比较起来，总归是不值一提，便道："陈令使近来深受燕山长器重，今日幸会，便请上车吧。"

陈彻打了个哈欠，道："多谢。"

虞夙心想："此人好大胆子，竟敢在我面前作此无礼之举。"径自面无表情地转身走向马车。

少顷，马车驶进了岳州城，车夫询问道："庄主，可要到龙家的春风

酒楼下榻么？”

虞夙略一沉吟，道：“春风酒楼寒酸得很，去城中最好的客栈。”随后在车厢里与陈彻闲谈了几句，得知燕寄羽本是想让陈彻暂与岑东流共掌“飞光门”，可陈彻却不愿留在青州，故而燕寄羽才改让陈彻前来岳州。

虞夙一时哑然，心知陈彻年纪甚轻，燕寄羽却让他暂管“飞光门”，那是大有提拔之意，没想到陈彻却不识抬举；转念又想：“燕山长让这陈彻来岳州，恐怕也是想栽培他，否则有我和徐开霁在，还有什么局面收拾不了？等到制服了‘留影舫’，这小子便算是白捡了一份名声功劳。”

陈彻见虞夙不再开口，便从行囊中取出烙饼，默默吃起来。

虞夙微觉好奇，问道：“陈兄弟，你在吃什么？”陈彻道：“烙饼。”

江南“红罗山庄”颇富资财，虞夙自幼锦衣玉食，从没吃过烙饼，便连见也极少见到，此刻不禁多打量了两眼。

陈彻见状掰下一块饼，递向虞夙，道：“虞前辈，你要吃么？”

虞夙一怔，道：“不必了。”

一众人来到岳州城里最为豪奢的客栈“碧湖轩”，单独租了一处小院住下；虞夙命店家烹了岳州有名的“君山银针”，邀请陈彻品茶，陈彻不懂茶叶好坏，只当喝水般，就着烙饼一杯杯灌进肚里。

不多时，有个仆从匆匆来报：“庄主，青城‘弦剑’掌门岳凌歌公子也正在碧湖轩下榻，他派人送来了请帖。”

虞夙点了点头，起身接过请帖，心想：“岳凌歌如今是‘正气长锋阁’的阁主，地位比之‘青锋令使’要高，自该我去拜会他，但若论武林辈分，他却是我的晚辈，故而郑重下帖相请，倒算是妥当有礼之举。”一边转念，一边打开请帖，随即怔住：原来那请帖是请陈彻前去叙话，却不是请他。

虞夙沉下一口气，稳住面色，轻轻一扬手，那请帖不疾不徐地朝着

陈彻飘飞过去。

陈彻伸手接住请帖，看过之后，当即站起拱手道：“虞前辈，我便先去见岳公子了。”

虞夙方才看似随手掷帖，实则却在请帖上附着了“红罗山庄”独门心法“澄霞功”的内劲，却不料陈彻轻描淡写地便接下了，心下讶异，闻言只冷哼不语。

陈彻快步来到客栈后院的一处偏僻房间里，岳凌歌已设宴相候，严知雨侍立一旁，同桌的却还有泉州“藏玉楼”新任楼主温蔚。

岳凌歌笑呵呵地招呼陈彻落座，三人寒暄几句，岳凌歌漫不经意道：“现今知雨就要嫁给秦盟主作妾，从此远居北地灵州，我便想着在她出嫁之前，带她南来游玩，瞧瞧这洞庭湖的湖水。”

陈彻欲言又止，忽见温蔚从脚边的货担里取出几枚红色的果子，放在了桌上。

温蔚微笑道：“此果名曰‘沙棠’，古书有载，‘昆仑之丘有木焉，其状如棠，黄华赤实，其味如李而无核，可以御水，食之使人不溺’，那是说，吃下此果，便能在水上漂浮不沉，也不知是真是假。不过咱们既要游湖，倒是正宜吃来试试。”

岳凌歌拈起一枚果子吃了，笑道：“御水之说，自然是假的。”

陈彻接口道：“我想请教温前辈，那‘钦原鸟’之毒，是否也是假的？”

温蔚目光闪烁，摇头道：“‘钦原鸟’自是剧毒无比，不知陈兄弟何出此言？”

陈彻道：“我是听燕山长说的。”

温蔚一愣，干咳两声，道：“既是燕山长金口玉言，那么或许此鸟当真无毒，也未可知……”

陈彻道：“去年在青石镇上，简青兮被‘钦原鸟’咬中，温歧前辈说简

青兮已活不过半日，便给了他一颗药丸，说也只能助他抑住三个月的毒性……可是后来三个月过去，简青兮却没死。于是我便去请教燕山长，才得知了此事。”一边说话，一边夹菜来吃。

温蔚犹豫片刻，道：“陈兄弟，既然燕山长说了，那我也不再瞒你，被‘钦原鸟’咬中之人，半日内周身剧痛如割，但只要捱过半日，便可无碍。反倒是那颗药丸其实另有毒性，服下后虽能抑住疼痛，却会在三个月里慢慢化去服药之人的内功，让人身乏体虚，再也无法动武……”

岳凌歌神情微凛，叹道：“原来如此，温歧楼主终归是心肠仁慈，只是将简青兮武功废去，却不欲取他的性命。”转头看向陈彻，又道：“陈兄弟，你与简青兮的决斗，已是立于不败之地了。”

陈彻嘴里嚼着鱼肉，含糊应了一声。岳凌歌却倏忽心念一转，暗忖：“燕山长此举，莫非实是想救简青兮？”便又问道：“陈兄弟，到时候在华山之上，你真要当着武林各派，将简青兮杀死么？”

陈彻道：“不错。”

岳凌歌道：“那时简青兮已是武功尽失，甚至手无缚鸡之力，你若在这般情形下仍要与他决斗，却不怕遭到天下的豪杰侠士嘲笑么？”

陈彻道：“不怕。”

岳凌歌一怔，倒是说不下去了。

陈彻埋头吃菜，吃饱了肚子，将碗筷放下，道：“岳公子，我奉我家主人之命，有事想与你商量。”

岳凌歌好奇道：“宁姑娘想与我商量何事？”

陈彻道：“她想请你别把严姑娘嫁给秦楚。”严知雨从旁听见，瞪大了眼睛，瞧着陈彻。

“宁姑娘未免管得太宽，”岳凌歌愕然失笑，道，“此事是岳某的家事，况且知雨自己也并无异议，却不知与宁姑娘有什么关系？”

陈彻道：“有关的。”

岳凌歌皱眉道：“如何有关？”

一瞬间陈彻神情凝住，目光也清澈起来，仿佛忽然打起了精神，不再犯困，可是不知为何，岳凌歌瞧在眼里，却觉得陈彻眼神深处似乎更疲倦无力了，他与陈彻相识以来，从未见过这懒散少年露出此刻这般古怪的样子；随即便听陈彻低声道：

“我家主人让我来向岳公子提亲，请岳公子将严姑娘许配给我。”

第一章 浮舟问剑（五）

华山，停云书院。

朝云殿内，“书楼”执事庄诚、“祠堂”执事晏格、“讲室”执事欧阳致、“斋舍”执事卢修正自端坐商议要事，忽听门徒来报：书院副山长柳续与“青锋令使”展梅一道回山来了。

四人神情微凛，先前一众人从舂山归返华山的途中，燕寄羽便对柳续与展梅另有吩咐，将他二人先行遣走，致使众人在遭遇“天风峡”、“木余刀”等门派突袭时少了两大高手，颇吃了些亏，时至今日，此二人终于归返，庄诚轻轻吁了口气，道：“快请柳副山长与展兄到朝云殿叙话。”

那门徒领命快步去了，庄诚等四人相顾一眼，继续商议了一阵，不约而同地想起郭正来，欧阳致叹道：“倘若郭师兄尚在，也不知他此刻会不会……”

“世上道路都是越走越偏狭，又哪容得下这许多‘倘若’。”庄诚轻轻摇头，起身道，“三位师弟，咱们去迎接柳副山长吧。”

四人来到殿外，朝着山下走出不远，便见柳续、展梅快步拾级而上，旁边跟着一个面貌拘谨的年轻书生，却是燕寄羽的徒儿叶凉。

庄诚躬身与柳、展见礼，诸人寒暄了几句，随后庄诚才侧头问道：“叶师侄，你怎么也在这里？”

叶凉道：“弟子在山脚帮着几位师兄劈柴，遇见柳副山长与展前辈……”

展梅接口微笑道：“我从前与叶兄弟有过数面之缘，刚才撞见他劈柴劈得冒汗，便招呼他过来叙叙旧，歇息片刻。”

庄诚道：“原来如此。”看向叶凉，微一皱眉，又道，“叶师侄，你是燕山长的亲传爱徒，平日里便该多多研读诗书、修练武功才是，又何需去做这等劈柴的粗活？”

叶凉道："是，弟子遵命。"犹豫一会儿，又忍不住照实道，"庄师伯，弟子虽也说不清缘由，但其实弟子挺喜欢……挺喜欢劈柴的。"

庄诚闻言摇头不语，心说："难道燕山长的闭门弟子，喜好竟是劈柴么，唉，此话若传扬到江湖上，未免贻笑各派。"

随后，几人向着朝云殿走去，庄诚见展梅与叶凉投缘，便让叶凉也跟着伺候。

到得殿内，柳续神情微讶，道："燕山长不在么？我与展兄还须向他复命。"

庄诚苦笑道："不错，燕山长眼下不在华山。"随即解释了几句，原来老山长柳空图久居昆仑，已经十余年没在江湖上走动，回到华山不久便闹着要去江南瞧瞧，如今他心性颇有些迷糊固执，燕寄羽拗不过师父，便陪着他南下游玩去了。

柳续一怔，与展梅对视一瞬，道："原来如此。"他出身洛州柳家，柳空图是他同族的长辈，他此番回山本来有事要请教柳空图，却不料柳空图竟去了江南。

几人喝了口茶水，庄诚问道："先前听燕山长说，柳副山长与展兄是到岳州去了，不知这一路上可还顺利么？"

柳续道："多谢庄兄挂怀，此行倒还算顺当。"

庄诚点了点头，未及开口，卢修忽而怪声道："早前燕山长不是已派了'白鹤剑'的徐开霁去岳州么，怎么又让柳副山长和展兄也去？"

卢修为人乖僻，平素阴沉着脸，任何寻常话语到了他的嘴里，都显得有些阴阳怪气，柳续熟知他性情，闻言也不以为忤，只微笑道："徐兄性子疏懒，行路极慢，我与展兄赶到岳州时，徐兄却还没到。"

晏格脾气直愣，当即一拍桌案，粗声道："我看徐开霁这个假道士也不是懒，就是没将燕山长的吩咐放在心上。"

欧阳致笑呵呵劝道："晏师兄不必动怒，据我所知，徐兄虽懒散了

些，但做事极有分寸，料想不会辜负燕山长所托……如今柳副山长与展兄既已归返，想来那‘留影舫’之事是早已处置停当了。”

柳续略一静默，淡淡道：“我与展兄奉命去岳州，却是有些别的事，实与约管‘留影舫’一派无关。”

庄诚微笑道：“无论是什么事，也定然难不住柳副山长……是了，不知柳副山长与展兄这趟回来，还有没有别的同行之人？若携得有仆从亲眷，可须得及早安排食宿才是呀。”

柳续道：“便只我与展兄二人。”

庄诚点点头，笑道：“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随后，柳续问起被囚在后山的方、铁等人境况如何，庄诚答道：“这些人里，愤懑谩骂者有之，淡然静默者亦有之，更有甚者如简青兮，每日里变着花样的索要酒菜，倒像在过日子享福似的。”

柳续道：“那么江海余呢？”

庄诚道：“弓魔始终一言不发，常常三五天也不吃一粒米，近日里已消瘦了极多。”

柳续神情一肃，道：“这如何使得？燕山长有言在先，要在今秋当着武林各派处置江海余，倘若他有意绝食，早早便饿死了，咱们如何向燕山长交待，燕山长又如何向天下武林交待？”

庄诚道：“不错，柳副山长言之有理。”

柳续起身道：“烦请庄兄引路，我去瞧瞧江海余。”

庄诚听后一时不语，与晏格等三位师弟面面相觑，迟疑道：“可是……可是燕山长临走时曾颁下严令，让三百六十名‘鸿翼大阵’弟子看守方、铁以及弓魔等人，其余人等均不得探见……”

柳续微微一笑，道：“怎么，连我也不能去见么？”

庄诚兀自犹豫，欧阳致赔笑道：“柳副山长自然绝非‘其余人等’，庄

师兄，咱们便都去瞧瞧，可别真让弓魔饿死了。”

庄诚这才点头答应，随即对展梅拱手道：“请展兄在此间稍歇。”又让叶凉留下来侍奉展梅，便与柳续等人出殿去了。

柳续随着四位停云执事来到后山，远远望见一片青砖灰瓦的房舍，庄诚道：“我与晏师弟先去给那些布阵弟子吩咐几句，说明情由。”

柳续道：“有劳。”

庄诚与晏格便先行一步，不多时返回来，庄诚微笑道：“柳副山长，请吧。”

“多谢。”柳续点头前行，此刻庄诚与晏格正走到柳续身前，欧阳致、卢修却落在柳续身后一步，一瞬间四人同时出招，分袭柳续双腿双手——

卢修与欧阳致袖中早藏好了“鸿翼笔”，右腕翻动，两道电光刺向柳续膝盖；庄诚和晏格却各出指掌，锁拿柳续脉门。四人心知柳续以“春风眼”为绰号，后又修成“竹声新月”的奇技，对其眼神甚是忌惮，便预先看准了方位，动手时有的闭目阖眼，有的则着意偏开了目光。

柳续没料到这“停云四贤”竟会偷袭自己，四处关节猝然被制，一瞬里拧腰振肩，便想撞开一条出路；晏格听见风声，也随之侧身移步，周身骨骼咯咯作响，柳续的肩头撞在晏格胸膛上，发出“咚”的一声，如中铁壁石鼓。

——此技是晏格独修的绝技，名曰“万重书山”，先前在归途中曾施展过一次，以一己之力挡下楚风萧与裴烽两大高手的合击，此际再度使出，承住了柳续的内劲，只觉眼前微微恍惚，终究将柳续身形阻住，庄诚等三人趁机左手连点，封闭了柳续周身穴道。

庄诚取出一条黑布，将柳续眼睛蒙住，四人这才小心翼翼地打量起柳续。

柳续心中一霎惊惑，随即镇定下来，苦笑道：“去年在春山上，燕山

长便曾让龙钧乐试探过我，如今看来，他到底仍是信不过我。”

庄诚叹道：“柳副山长恕罪，实是燕山长临行前有令：倘若柳副山长归来时擒回了一名女子，那便一切无碍；可要是只有柳副山长与展兄两人回来，那便是说，柳副山长已不可信，便让我等将柳副山长擒下，等候他老人家发落。”

“原来如此，”柳续轻叹一声，“庄兄，你们可知燕山长要我擒的女子是何人？”

庄诚等四人闻言一怔，均不接口。柳续亦不再多言。

山风猎猎，卢修忽而怪声一笑，道：“柳副山长，你一回来便急着要见弓魔，究竟是何居心，我等也不敢妄加揣测，还是等到燕山长返回书院，你自向他老人家解释吧。”

……

朝云殿内，叶凉与展梅喝茶闲谈，听展梅讲说了不少江湖见闻，道：“展前辈说的有些门派，我从前似也遇见过的，只是却记不大清了……”

展梅道：“叶兄弟，我早便听说你的神思在春山上受了些损伤，原来至今还没恢复么？”

叶凉低声道：“没有。”顿了顿，又道，“不过、不过我隐约记得，展前辈从前曾救过我，我今日一遇见展前辈，心中便觉得亲切感激。”

“叶兄弟言重了，”展梅摇头微笑，“如今你修成了这般神异的剑术，兴许以后还需你来救我。”

叶凉“啊”的一声，慌忙道：“晚辈万不敢当……不过展前辈以后若有何事是晚辈能帮上忙的，晚辈定不推辞。”

展梅莞尔道：“那我就先多谢叶兄弟了。”听见殿门外远远有人行近，便道，“嗯，他们回来了……”说着忽而一怔，喃喃道：“怎么只有四人回来……”

叶凉不明所以，凝神聆去，点头道："确是只有四道脚步声。"

展梅沉吟片刻，走近叶凉，拍了拍他的肩膀，笑道："叶兄弟，只怕稍后便得劳烦你帮忙……"

叶凉讶道："稍后？展前辈请讲，只要晚辈——"说到这里，便见庄诚等四位师伯推开殿门走入。

展梅目光微转，见这四位停云执事错落站开，有意无意地挡住了自己的去路，依稀便是停云书院有名的四人阵法"云停四时之阵"，心下愈发了然，拱手笑问道："庄兄，怎么不见柳副山长？"

庄诚淡然与展梅对视，道："柳副山长另遇要事，怕是要晚些时候才到。"

展梅道："既是如此，那在下就……"说到这里，倏忽出指制住叶凉，闪退一步，掌心抵在叶凉后背要穴上——

"那在下就不得不请叶兄弟帮个忙了。"

第一章 浮舟问剑（六）

岳州，春风酒楼，晨光映得堂中桌椅微亮。

桌上的五碟蚕豆已吃到只剩最后半碟，徐开霁缓了口气，啧啧赞叹："解馋，解馋！我可有好些天没吃饱过了。"

先前那灰衣年轻人见徐开霁不住嘴地干吃蚕豆，便又给他叫了一壶酒，徐开霁将壶中酒倒进自己的葫芦，咕嘟咕嘟灌了一阵，瞥一眼那年轻人，笑道："你自己吃喝便是，咱们不用拘礼。"

那年轻人点头道："我倒还不饿。"

徐开霁瞧他神情落落大方，微微颔首，三两口吃完了剩余的蚕豆，起身道："既如此，咱们便去湖上吧。"

店伙计阿叶瞧着两人走出酒楼，心中没来由地一慌，追出门道："徐道长，你、你明天还来么？"说话中忍不住瞟了那灰衣年轻人一眼，仿佛是此人要将徐道士拐卖了去似的。

徐开霁回身笑道："我还有八九场架要打，今日若能打完，明日就不来了。"言毕与年轻人快步西去。

走出一阵，徐开霁随口道："杨帮主，你那几百个手下，也都到岳州了么？"

那年轻人一怔，却避而不答，只笑道："徐前辈，原来你认得我。"

徐开霁道："这也不难猜出，更何况你若谎称自己是别的人，那也罢了，但我本就认得齐桐，自然知道你不是他。"

杨仞奇道："你怎会认得齐桐？"

徐开霁道："云梦山位于卫州，而齐桐从前亦是卫州的商人，我少年时便曾见过齐桐，那时候他也才只十几岁。"

杨仞道："卫州那么多商人，怎么徐前辈偏生认得齐桐？"

徐开霁道："齐桐家里世代经商，常年卖些吃用之物到云梦山上，不光如此，云梦山'白鹤剑'一派修习剑气，讲究以柔克刚，以鹤羽为剑，故而山上养了不少白鹤……那些鹤也是齐桐家里卖与云梦山的，齐桐自幼跟着父辈做生意，为人很是精明，曾来过好几次山上。"说话中目露追忆之色。

杨仞恍然道："既然徐前辈早知我不是齐桐，怎么方才在堂中却不说破？"

徐开霁嘿嘿一笑，道："我若说得早了，怕你又不肯请我吃蚕豆。"

杨仞摇头笑道："我先吃了你四颗蚕豆，再请你吃喝，咱们是两不相欠。"转念又问道，"那齐桐后来为何又不做商人了？"

徐开霁道："当年我有好一阵子没见到齐家人上山做买卖，便打听了一番，得知齐家惨遭变故，齐桐的父母都被杀死，他自己也入了'青箫白马盟'，跟着方天画到灵州去了。那时'青箫白马盟'新创未久，有人说齐家是因收留了身受重伤的秦英、方天画而遭到这两人仇家的毒手……嗯，据传秦英便是在卫州齐家为救方天画而死。"

杨仞道："原来如此，真没想到齐堂主还有这般经历，下次遇见他可得仔细问问。"

徐开霁微笑道："我也真没想到，今日竟会遇见近来江湖上名头最响亮的'刃贼'杨仞。"

杨仞骂道："他娘的，'刃贼'这绰号当真难听。"随即苦笑道，"不过近日里听多了，竟也有些听得惯了。"

两人一边走路一边交谈，徐开霁吃多了蚕豆，不时放屁，也不顾及杨仞。杨仞听在耳中，见他毫不脸红羞赧，也不禁暗想："这位徐前辈倒真是个豪洒之人。"

"杨帮主，"徐开霁忽而一叹，"方才跟你聊起齐桐，倒让我想起许多少年学剑时的往事。二十年弹指一挥间，我已记不大清云梦山的模样了……"

“那何不回去瞧瞧？”杨仞接口道，“徐前辈，不知你当年是因何脱离了门派？”

徐开霁听后神情微黯，低头不语。

杨仞瞧他眉心郁结，心想当年徐开霁必是遇到了什么伤心遗憾的惨事，当即道：“是我问得莽撞，徐前辈若不便说，只当我没问就是。”

徐开霁道：“那也没什么不便，先前我说到‘白鹤剑’一派以鹤羽为剑，嗯，练剑时鹤羽颇容易损坏，便须得重换一根鹤羽，而门派中弟子又多，所需鹤羽自然也多，往往等不及所养的白鹤自行脱羽，便得将鹤捉来硬拔……二十年前我喜好风雅，只觉这硬拔鹤毛之事一则煞风景，二则太过残忍，便向师长建言，不妨改一改门规，先让门徒用其余物事练剑，等到剑术大成后再用鹤羽；却不料我这番话触怒了门派中的许多耆宿，都来寻我的麻烦，我一气之下，便独自离了云梦山……”

杨仞一时哑然，道：“……就为这事？”

“不错。”徐开霁点了点头。

“他娘的，”杨仞骂道，“这屁大的事，也值当的？”

徐开霁神情中微露好奇，道：“嗯，杨帮主觉得不值当么？”

杨仞道：“一来我觉得既是武林门派，便该使刀用剑，非要拿鹤毛当剑，未免太装腔作势，还定为门规，那就更加迂腐；二来我也不觉得硬拔鹤毛有什么大不了，我自己烧鸡炖鸭来吃，也须得先拔了鸡鸭的毛，鸡鸭与鹤又有什么分别？你们‘白鹤剑’一派只拔毛不吃肉，那算很对得住鹤了。”

“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徐开霁闻言不禁赞叹，“杨帮主年纪轻轻，便明白众生平等，行事又能随心无拘，实在令人佩服……我也是后来独走江湖，落魄生涯，吃了不少苦头，才懂得这些道理。”

“……徐前辈过奖了。”杨仞挠了挠头，倒有些不好意思了。

徐开霁道：“我想通这些道理之后，也曾打算重回云梦山看看，但在

外面散漫惯了，想到回去也是生厌，还不如不回去。”说到这里，哈哈一笑，继续讲述：

“我初离门派时，虽然师父宽宏，不计较我不懂事，但却也有几位师伯说什么也要拿我问罪，便派出不少弟子四处搜捕我，我一边苦修剑术，一边与他们周旋……”

杨仞笑道：“想来那些弟子剑术不及你，都被你打杀了，是么？”

徐开霁摇头道：“非也，我从不杀人。杨帮主，你张口便要打要杀，想来杀过不少人吧？”

杨仞一怔，道：“我也没杀过人。”

徐开霁微笑道：“甚好，甚好。”顿了顿，又道，“我不愿杀人，便只得东躲西藏，整日里狼狈不堪，又过了几年，武林中成立起‘正气长锋阁’，燕山长与素微真人知晓了我的事，找我门派说和，又让我做了‘青锋令使’，从此我才得以逍遥自在。”

杨仞心下暗忖：“如此说来，燕寄羽倒是对他有恩。”随口说道：“徐前辈，你这门派又迂腐又小气，可恶得紧，你不回去是再对不过。”

徐开霁瞪眼道：“好小子，倒敢数落我的师门。”与杨仞对视片刻，忽而哈哈大笑：“不过你说得很对，其实我自己心里也这般想。”

杨仞笑道：“若要说装腔作势、门规迂腐，倒还有个门派在你们‘白鹤剑’之上，那便是巴山‘烛照剑’了，他们的门徒大白天出行也点烛台，委实荒唐古怪。”

“说得好！”徐开霁闻言又是一阵大笑，“杨帮主此言妙极，下回我遇到‘烛照剑’一派的武林同道，便将这话说给他们听听。”

杨仞一愣，赶忙道：“别别别……徐前辈，你要说便说，可别说这话是我说的。”随后又问道，“徐前辈既脱离了门派，不知后来又用什么兵刃？”

徐开霁道：“后来么，那要看我能碰见什么，鸡毛鸭毛，树枝木条我

都用过，有时捡到什么残刀断剑，也能凑合用用，再后来修为渐长，便不用兵刃了。直到一个多月前，我与‘留影舫’立约比斗，他们嫌我空手不敬重他们，我不得不在岳州城里搜逛了半日，捡到一根鹅毛，清洗得干净。”说完从袖中取出一根雪白的鹅羽，给杨仞看了看。

杨仞点点头，又问起徐开霁与“留影舫”之间的比斗，得知双方约定，只要徐开霁能将留影舫的百余名刀客尽数击败，留影舫便甘愿从此听奉正气长锋阁的约管。

“这可不大公平，”杨仞闻言微愕，“要我说，只要你将他们之中武功最高的一两个人击败，他们也该服气了，又何必与他们车轮战？这些船上的刀客倒会打算盘。”

徐开霁淡淡道：“若只打赢他们一两个人，料想也难以将他们收服。好在打了一个多月，如今也只剩八九个刀客没和我打过，胜负便在这两日了。”随即莞尔道：“杨帮主，怎么你不帮‘留影舫’说话，反倒替我叫屈？”

杨仞反问道：“我为何要帮‘留影舫’说话？”

徐开霁奇道：“难道你不是觉得‘正气长锋阁’恃强凌弱，欺压‘留影舫’，这才仗义来助么？”

杨仞道：“不是，我没那闲心。我只是自己要打‘正气长锋阁’，想多找些人结盟罢了。”

徐开霁一怔，侧头端详杨仞，忽而笑道：“有趣，有趣，杨帮主真是个有趣之人。”

不多时，两人出了岳州城，来到洞庭湖边的一处渡口；杨仞正自环顾靠岸停泊的大小船只，徐开霁已摸出十余枚铜钱，雇下了其中最小的一叶小舟。

那船主笑呵呵地收下铜钱，道：“徐道长，今日又来雇船呀？”

徐开霁苦笑道：“船费太贵，就快雇不起啦。”转头看向杨仞，又笑

道，“杨帮主请吧。往日我都是晌午才来，今日到得早，又多承款待，吃饱了蚕豆，正好多打几架。”

杨仞笑道：“甚好。”与徐开霁登上小舟，徐开霁目视平阔湖面，慢悠悠撑动竹蒿，忽道：“到时杨帮主若要助‘留影舫’，也尽请赐教。”

杨仞哈哈一笑，拱手道：“徐前辈，我听过一些你从前的事，对你很是敬佩，今日我便先旁观，等你打赢了那些‘留影舫’刀客，我再打赢你便是。”

……

岳州，碧湖轩。房间里陈彻一边等着岳凌歌作答，一边忍不住又多吃了几口饭菜。

岳凌歌打量着陈彻，皱眉道：“宁姑娘肯让你娶别的女子？”

陈彻道：“为何不肯？”

岳凌歌道：“我瞧她对你很是喜欢，还以为她自己要嫁给你。”

“不是的，”陈彻脸颊微热，低声道，“我家主人另有喜欢的人。”

岳凌歌随口道：“是么，那我倒没瞧出来。”说完又斟酌起来，喃喃自语：“宁姑娘此举究竟有何深意……嗯，兴许她是不想让我和秦楚结盟，而是自己要与我结盟，又或者是……”如此思来想去，迟迟不肯答复陈彻，一旁的严知雨低头伫立，早已羞红了脸。

“岳公子，”温蔚微笑道，“时候不早，你要挫虞夙的傲气，也挫得差不多了，咱们便请他来相见吧。”

岳凌歌笑道：“还是我去拜会虞前辈吧。”

少顷，陈彻随着岳凌歌等人来到虞夙下榻的小院，岳凌歌恍若是刚刚得知虞夙到来，并且从未给陈彻送过请帖一般，对虞夙执礼甚恭。

虞夙对着岳凌歌的笑脸，虽心下有气，一时倒难以发作，只淡淡道了声“幸会”，又见温蔚挑着货担，如温歧般扮作货郎模样，愈觉莫名其

妙，倒是陈彻吃饱了饭，精神了许多，瞧着不那么懒洋洋地招人烦了。

随即，便有虞夙手下的黑衣仆从来报，说已探得徐开霁的行踪，岳凌歌笑嘻嘻道：“那好得很，我也正想打听徐前辈的所在。”

虞夙看也不看岳凌歌，只让那仆从详细禀告，那仆从道：“今晨约莫辰时三刻，徐开霁到了春风酒楼，而后一口气吃了五碟蚕豆，便与一个灰衣年轻人出门去湖上了。”

“……五碟蚕豆么，”虞夙微微点头，“徐兄也真吃得下。那年轻人是谁？”

那仆从道：“酒楼里的店小二阿叶曾听见那年轻人自报姓名，那店小二年纪甚小，懵懵懂懂，勉强才说得清，那年轻人却是‘青箫白马盟’的堂主齐桐。”

虞夙神情微凛，与岳凌歌、温蔚相顾一眼，似均未料到此事。岳凌歌讶声道：“怎么‘青箫白马盟’的人也到了岳州，难道秦楚竟敢背着燕山长捣鬼么？”

虞夙心想徐开霁早晨便去了洞庭湖，此刻已是午后，却仍未归来，也不知是否遭遇凶险，当即命那仆从先行赶去湖边雇船，转头看向岳凌歌，道：“岳公子，虞某要去会一会那‘留影舫’。”

岳凌歌目光闪烁，颔首笑道：“正好我也要带知雨去看看湖水，咱们一道去吧。”

第一章 浮舟问剑（七）

陈彻随着一众人出了碧湖轩，虞夙早命人备好许多骏马，道：“诸位请吧。”

岳凌歌笑嘻嘻道：“和虞前辈同行，真是享福。”温蔚指了指货担，笑道：“多谢虞庄主，温某还是挑着担子一路走过去吧。”

虞夙一怔，淡淡道：“温兄请自便。不过……”却欲言又止。

温蔚微笑道：“虞庄主但讲无妨。”

虞夙道：“没什么。嗯，虞某对温歧温楼主素来敬仰。”言毕径自上马。

诸人快马来到岳州城西的湖边渡口，一名黑衣仆从已在肃立等候，迎上前来禀道：“弟子已雇妥了一艘大船，随时便能登船。”

虞夙点点头，环顾渡口左近的船只，忽问道：“那‘留影舫’的船是什么模样？”

那仆从道：“弟子听说，‘留影舫’的主船是一艘画舫，另还有两只辅船。”

“画舫么。”虞夙道，“你也去雇一艘画舫，须得比‘留影舫’的更大更华美。这渡口没有，你去别处雇。”

那仆从一愣，赶忙应声领命而去。

岳凌歌诧异道：“虞庄主，我看无此必要吧，咱们还是及早去湖上瞧瞧。”

虞夙只道：“请诸位稍歇片刻。”言毕静静伫立，安然目视湖面。

岳凌歌苦笑一声，也只得携着严知雨在岸边闲逛。陈彻听见“稍歇”二字，当即躺下来睡觉，又觉午后阳光甚浓，便从行囊里取出“青锋令”盖住眼睛。

虞夙瞟见陈彻又拿“青锋令”遮眼，眉头顿皱，轻哼一声，道：“陈兄弟，不知你的青锋令是哪位阁主颁给你的？”他自己的“青锋令”是燕寄羽亲手所颁，他对燕寄羽极是钦服，素来自觉与其余青锋令使颇有不同，心想陈彻的“青锋令”多半是方天画或铁风叶这等莽撞叛逆之徒颁的。

哪知陈彻微微发出鼾声，却不答他。

虞夙自幼养尊处优，不必大声说话，周围的仆从友朋也都会仔细聆听，故而语声一向不高，然而此刻陈彻已入睡，却没听见他的轻声问话。

虞夙自言自语般问了这句，心下愈气，可若要朗声将陈彻叫醒，未免又太失风度，便只冷脸不语。

岳凌歌逛游回来，瞧见陈彻正自熟睡，不禁哈哈笑道：“岳某平生自负潇洒，但每回遇见陈兄弟，便觉自己只是假洒脱。陈兄弟万事不萦怀，说睡就睡，实在让岳某佩服。”

陈彻被他的大笑声吵醒，闷闷不乐，却听他正在夸赞自己，揉了揉眼睛，也只得接口道：“岳公子过奖了。”

不多时，温蔚肩挑货担，快步而至，见诸人尚在岸边，便拱手笑道：“失礼失礼，让诸位久等了。”

岳凌歌道：“我们也正在等船。”随即看向虞夙，又笑道：“料想今日便能见识红罗山庄的绝学‘澄霞功’与‘绯霞剑法’，在下深感荣幸。”

温蔚微笑道：“不错，听闻‘留影舫’的刀术中亦有结阵之法，但想来也定然不及红罗山庄的‘红罗剑帐’吧？”

虞夙微微仰颈，瞧着天边流云，冷声道：“二位到时看过便知。”

少顷，诸人忽见一叶小舟缓缓漂向岸边，舟上只有一个撑蒿的灰衣人，头戴斗笠，遮住半边面目。

温蔚道：“莫非是徐兄回来了？不对，听闻徐兄常年都穿道袍……”

陈彻眯着眼望去，道：“好像是杨兄……”与此同时，岳凌歌神色微凛，脱口道：“是杨仞！”

虞夙一惊，心知如今“刃贼”杨仞可谓是正气长锋阁的头号敌人，若能在此将其擒杀，自是极好，不动声色地盯紧了那小舟；忽听一旁的陈彻大声道：“杨兄别来无恙？”

先前杨仞与徐开霁泛舟而去，来到徐开霁与“留影舫”一派约定的水面附近，却未寻到留影舫。

徐开霁道：“今日来得早了，多半他们到晌午才会现身。”

然而两人等到午后，却仍不见留影舫出现。徐开霁皱眉道：“留影舫刀客极重信诺，绝不会无故迟到，此事定有蹊跷。”随后两人便划着船到处寻找。

洞庭湖水域极广，其间又多小洲芦丛，若要藏起一艘船来，可谓颇难找见；两人找了一阵，遇见一艘游湖的大船，徐开霁心知小舟船速太慢，也不顾惜银钱了，便打算搭乘大船继续搜找留影舫，杨仞坐不惯船，晕头转向，却已不耐，便独自划着小舟返回。

将到岸边时，杨仞任凭小舟顺水漂流，低头盘算今后的计划，忽听见陈彻的问话，抬头扫量一眼岸上诸人，当即返身将船朝着芦苇深处划去。

虞夙见他要逃，红影一闪，已踏足岸边，从地上挑起一根竹蒿，飞身跃起，如一团红云扑向杨仞，离小舟尚有十余丈时，身形已开始下坠，虞夙振臂将长蒿在浅水中一撑，又向前疾掠而出，右手挥袖成剑，斩向杨仞后背。

杨仞奋力划船，恍若未觉，也不回身，忽而一跺脚，舟尾处的水面蹿起一道水箭，拦在虞夙面前。

虞夙一袖斩碎水箭，水花四溅，只觉手腕微麻，不禁暗忖：“这小子年纪不大，功力竟这般深湛。”

杨仞转身打量一眼，见虞夙即要落足舟上，忽而啐出一口唾沫，急急射向虞夙，将至虞夙胸襟时却又丝丝散开，笼罩极广；此时虞夙衣衫本已被水花沾湿，再沾些唾沫也显不出来，但他素有洁癖，又如何能忍得，见状左手一撑竹蒿，身形侧飞出去，避开了唾沫，右袖凝停胸前守御，法度森严。

杨仞哈哈一笑，方才他瞧见虞夙一身红袍崭新华贵，猜想他多半爱洁净，这一口唾沫果然奏功，旋即从舟上疾跃而起，追向半空里的虞夙——

虞夙冷哼一声，一瞬里袍袖簌簌鼓舞，如聚风浪，居高临下地与杨仞硬对了一掌。

两股掌风砰然激散，杨仞飘落回小舟，转身便拾起木桨急划起来，头也不回地笑道："告辞了。"

虞夙面露冷笑，未及动作，身形转瞬失力下坠，原来方才杨仞与他对掌时已扫腿将竹蒿击断。

电光石火之际，虞夙倏忽俯身，眼看似要摔入水面，却伸手将水上的断蒿抄在手中，急抖而出，重又撑起身形，回望一眼，杨仞却已划着小舟去远了。

第一章 浮舟问剑（八）

虞夙连撑两下竹蒿，身影起落，已跃回岸上，他此番虽未遭落水之辱，但亦未能将杨仞擒回，脸色暗沉如水，忽而转头瞪向陈彻。

岳凌歌瞧出虞夙似要发火，抢先道："陈兄弟，你方才实在不宜将'青锋令'当作遮眼之物。"

陈彻道："嗯，我是觉得这令牌冰冰凉凉的，盖在脸上很是舒服，不过也确是太沉了些，若轻点就更好了。"

岳凌歌道："咳咳，我说的'不宜'，倒不是这个意思……"转头对着虞夙一拱手，正色道："刚才虞前辈使出的，便是'绯霞剑法'中名动江湖的'三云式'吧，今日在下果然大开眼界。"

方才虞夙扑掠向杨仞，眼看他背对自己，第一式便没出杀招，虽是挥袖斩向杨仞，手势却如在邀客一般，唤作"云朋霞友"，乃是自重身份、从容请战的起手式；后来避开唾沫、挥袖自守的那一式，则唤作"云窗霞户"，而后聚劲与杨仞对掌的一击威势惊人，却是名为"云蒸霞蔚"，这三式的名目中都有个"云"字，正是红罗山庄武学中有名的"三云式"，此刻虞夙眼见岳凌歌一本正经地称赞，却只冷脸不语。

岳凌歌又道："'三云式'的剑意本已非凡，在这湖光春色之间施展出来，更加得天独厚，其中神采意境，正可谓是'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

先前虞夙出手不利，愈夸他，他便愈恼火，偏生岳凌歌夸个没完，摇头晃脑地吟起诗来，虞夙皱眉听了几句，倏道："陈令使，你为何要高声警示杨仞，助他逃走？"

陈彻打个哈欠，道："晚辈只是和杨兄打个招呼罢了。"

"你还称他杨兄？"虞夙冷笑道，"你可知杨仞已然与正气长锋阁为敌，你身为'青锋令使'，一见到他便该出手擒拿才是。"

陈彻摇头道："燕山长只让我来与诸位前辈一起约束'留影舫'，却没

叫我擒拿杨兄。”

虞夙道：“好小子，在我面前，还想卖弄口舌，混赖过去？”

陈彻懒洋洋道：“我没有。”

虞夙哼了一声，道：“还敢狡辩？”

陈彻想了想，实在不知说什么好，便仍道：“我没有。”

“还说没有？”

“……我没有。”

虞夙瞪着陈彻，一时不语，心知若再与他一来一回地对质下去，倒显得儿戏一般，未免太失身份。

两人对视片刻，忽听岳凌歌“啊”的一声，笑呵呵道：“虞前辈，似是你的仆从雇船回来了。”

虞夙闻言暗忖：“等到收服‘留影舫’，擒获杨仞之后，再与这陈彻计较不迟。”先前他念在杨仞是武林中的后辈，出手时便没动剑，料想只消自己认真施展剑术，自能将杨仞轻易擒制，当即转身走向湖边。

……

杨仞划着小舟溜远后，随即在一处野草丛生的岸边弃舟上岸，回到岳州城内。

他与徐开霁分别时，约好了夜晚亥时在春风酒楼碰面，眼下时辰尚早，便找了一处隐蔽屋子歇息。

黄昏时分，一名“乘锋帮”的刀客循着杨仞留下的暗记前来，禀报近日里探得了戚晚词的行踪，她领着一众门徒，似也要赶来岳州。

杨仞笑道：“这独眼婆娘要来捉我么，就怕她本事不够。嗯，你将此事也知会方轻游一声。”

那刀客领命而去。

到得亥时三刻，杨仞来到春风酒楼门口，徐开霁已伫立在酒旗下等候，杨仞拱手问道：“徐前辈，你吃过饭了么？”

徐开霁连连摇头，他之所以与杨仞约在这里相见，便是期盼着杨仞再请他吃喝，却听杨仞道：“徐前辈，咱们边走便说吧，此地不宜久留。”说完转身就走。

徐开霁一怔，也只得快步跟上，杨仞笑呵呵道：“午后我和虞夙打了个照面，怕他在城里派人搜找我。”

徐开霁微笑颔首，道：“后来我也见到了虞兄。”随即叙说了情由。

原来虞夙等人乘着画舫在湖上寻了两三个时辰，既未撞见留影舫，也没找到杨仞，却与徐开霁相遇，虞夙便邀徐开霁上船，众人继续找寻留影舫，直到夜色渐深，才返回岳州城。虞夙与岳凌歌等人都去碧湖轩歇息，徐开霁便来到了春风酒楼。

徐开霁说完沉吟起来，皱眉道：“也不知留影舫究竟出了什么变故。”

杨仞笑道：“兴许他们自知今日就要尽数败在徐前辈剑下，便偷摸躲上岸去了。”

徐开霁摇头道：“那些刀客不会如此。”顿了顿，又叹道，“若早知总也找不见，我便不花钱搭那游船了，唉。”

杨仞道：“若不去找，又怎知找不见？”

徐开霁悻悻然道：“这话倒也有理。”

杨仞心知徐开霁不惜自己掏钱搭船，那是对留影舫之事极为忧心了，寻思一阵，却也想不出留影舫为何要躲藏起来，便从行囊里取出一个油纸包，丢给徐开霁，笑道：“徐前辈，我请你吃烧鹅。”

“甚好，甚好。”徐开霁顿时眉开眼笑，打开油纸，撕了一只鹅腿吃

起来，嘴里含糊道，“我瞧这鹅有些面熟，似乎我那天捡到的鹅毛便是它掉的……嗯，看来我与它当真有缘。”

杨仞哈哈一笑，问道：“不知那虞夙为人如何，听说他很有些高傲，是么？”

徐开霁忙于吃肉，随口道：“嗯，也正因如此，他为人倒是不坏。真正高傲之人，是不屑于做坏事的。”待到吃饱了鹅肉，又笑问道，“杨兄弟，你本事可不低，虞夙上岸后确曾派手下在城中各处搜寻你的下落，却竟没找到你，不知你是藏在了哪里？”

杨仞先前是藏身于一家青楼，倘若照实告诉徐开霁，此后就少了一个绝佳的躲匿之处，便只微笑反问道：“徐前辈来岳州也有月余，不知一向是在何处睡觉？”

徐开霁倒不隐瞒，笑呵呵道：“我行囊里有一张薄褥子，晚上要睡觉时便去寻一个宽大点儿的屋檐，躺在下面，多少能挡些夜雨，有的人不愿我睡在他家门口，我便再换一处屋檐。”

杨仞听得心酸，道：“徐前辈，你给燕寄羽当青锋令使，却落得这般穷困，又是何苦来哉？”

徐开霁有心要劝解开“乘锋帮”与“正气长锋阁”之间的仇怨，此刻听杨仞提及燕寄羽，神色微动，笑道：“杨兄弟，恐怕你对燕山长还不甚了解……”

正说到这里，暗巷中倏忽转出八九个黑衣人来，将两人团团围住，却是虞夙手下的仆从。

淡淡月色之下，杨仞瞧见这些黑衣仆从手里各持一根红色的罗带，心下微觉好奇，洒然笑道：“红罗山庄果然是以‘红罗’为剑，不过你们几个的带子太软，还是快让你们庄主前来吧。

第一章 浮舟问剑（九）

那八名黑衣仆从闻言相顾，为首一人年约二十七八，嗤笑一声，暂不理会杨仞，对着徐开霁躬身道：“虞庄主座下弟子苏绮茂，见过徐前辈。” 其余七人纷纷行礼，也均是虞夙亲传的“绮”字辈弟子。

徐开霁颔首微笑：“诸位小友不必多礼。”

苏绮茂恭声道：“方才徐前辈可是正要与这‘刃贼’相斗？晚辈等人贸然现身，便是怕徐前辈遭了此贼的暗算。”说话中微一摆手，那七个黑衣人迈步踏前，将杨仞围得更紧。

徐开霁摇头道：“那倒也不是。”

苏绮茂一怔，问道：“那徐前辈是……？”

“此事说来话长，只因……”徐开霁打算将“留影舫”之事处置妥当后，再向虞夙、岳凌歌等人提出设法化解杨仞对正气长锋阁的误解，此刻也懒得向虞夙的弟子解释，便只摊开双手，正色道，“只因我刚吃完烧鹅，满手是油，可不便与人打斗。”

苏绮茂又是一怔，瞧徐开霁说得认真，一时难辨真假，却听他笑呵呵道：“不知你们虞庄主现在何处？”

苏绮茂道：“他老人家在碧湖轩歇息，晚辈已让人回去禀报。”犹豫一瞬，又道，“既然徐前辈不便出手，那就由我等晚辈先将杨仞擒下，不知徐前辈意下如何？”问完神情微紧，心知擒获“乘锋帮”帮主实是大功一件，今夜是徐开霁先找到了杨仞，也不知他是否愿意将这功劳拱手让给红罗山庄。

徐开霁随口笑道：“甚好，甚好。”退到一旁，又道，“嗯，你们可要手下留情呀。”说到“手下留情”四字时，却瞥了杨仞一眼。

杨仞恍若未觉，对着苏绮茂略一拱手，笑道：“许久没打架了，玩两手也好。”

苏绮茂皱眉暗忖："谁与你玩闹。"冷哼一声，那七名黑衣人身形腾挪交错，七条罗带在月光下宛如飞蛇游动穿梭，瞬时将杨仞周身要害笼住。

红罗山庄的阵法"红罗剑帐"极擅困敌，一旦交织如帐，后招层叠无休，不论敌人是攻、是守抑或要逃，都脱不出阵法的计算，此际七个黑衣人目光紧锁杨仞手足，只等着他稍有动作，便将相应的后招激发出去。

然而七人步法迅疾变幻了片刻，杨仞却只是伫立原地，一动不动。

七人愣了愣神，先后抖出罗带，将杨仞手足胸腹牢牢束缚；七人瞪着杨仞，微微喘息，有不少人都心下暗骂："这贼子，害我白使了许多步法。"

"所谓'刃贼'，不过如此。"苏绮茂轻蔑一笑，走到杨仞身前，左臂微抬，便要封他穴道。

杨仞轻轻一挣，七条罗带齐断，那七个黑衣人身躯剧震，踉跄倒退出去；苏绮茂一惊，忽觉右手一空，手里的罗带已被杨仞拿去，微风倏起，杨仞身影疾转了一圈，以乘锋刀法中的"散锋"一式扫出罗带，在周遭七个黑衣人的额头上各点了一记，那七人未及吭声便晕厥栽倒。

徐开霁瞧在眼里，微微颔首，他早知这七人绝非杨仞对手，方才杨仞挣断罗带的一瞬里，他袍袖微鼓，聚起内劲，便待随时救人，此际见杨仞领会了他的心意，未下重手，心中很是高兴，当即泄去袖中内劲，与杨仞对视了一眼，又侧目看了看长街尽头。

杨仞知道徐开霁是劝自己在虞夙赶到之前离去，但他心中另有计较，低头把玩了几下手中的罗带，倏然闪身至苏绮茂跟前，伸手递出罗带，笑道："还给你吧。等你们庄主来了，我再借他的罗带玩玩。"

苏绮茂正要拧身寻杨仞拼命，猝然间与他四目相对，倒是吓了一跳，听了他的狂言，气血上涌，一把夺回罗带，冷笑道："胡吹大气。"

杨仞摇头道："怎么你们'红罗山庄'也这般小气，上回我想借'弹霜

亭’的刀笛玩玩，谈姑娘也是不肯借我……”

苏绮茂越听越怒，忽而大吼一声，将罗带抖直成剑，急刺向杨仞咽喉——

杨仞脖颈微低，吹出一口气，绷直的罗带顿时软垂下去。

苏绮茂手臂一颤，万没想到杨仞轻轻吁气便能吹散自己的剑劲，一时间骇得说不出话。以他的修为，本也算是武林年轻一代里的佼佼者，只是与今时今日的杨仞相比起来，终究差得甚远。

杨仞微笑道：“这一招是我自创的招式，便叫作‘胡吹大气’。”

苏绮茂闻言脸色涨红，想要再刺一剑，却又有些畏惧，正自不知所措，蓦然间远处传来一句冷冷语声——

“好一招‘胡吹大气’。”

杨仞转头望去，长街上一片耀眼的亮光渐渐移近，却是八名黑衣人手持华烛，分列道路左右，步履端正地行在月下；两列烛光之间，却另有三人，赫然便是虞夙、岳凌歌与温蔚。

“好大的排场。”杨仞哈哈一笑，微觉诧异，此地距离碧湖轩虽不算远，但虞夙来得也未免太快了些，心念转动，恍然笑道：“虞庄主，你们是先疾奔了一阵，奔到近处才缓下步子，点起烛台，假作从容来到，是也不是？”

虞夙等人一路赶来的情形虽不全然如杨仞所说，却也相差不多，闻言面色僵滞，均不接口。

杨仞环顾周遭的烛火，又笑道：“原来红罗山庄已并入‘烛照剑’了，恭喜，恭喜。”——其实那些黑衣人所持的灯烛均是雕琢精雅的九枝铜灯，比巴山剑派的烛台要华美许多，但杨仞语气笃定，径直贺喜，却全不给红罗山庄弟子解释的余地。

苏绮茂瞧见师父来到，心中顿松，退后两步，脱口道：“姓杨的小贼，今夜你已是插翅难……”

正说到这里，忽听虞夙冷声道：“闭嘴。”

苏绮茂这才醒觉，面露惭色，垂首道：“弟子无能，没擒下‘刃贼’，请师父责罚……”

虞夙面沉如水，瞧着苏绮茂，却不说话。苏绮茂一愣，忽而又明白过来：刚才师父分明叫他“闭嘴”，他实不该又当众请罚。

虞夙平素对苏绮茂颇为看重，只觉自己的这个弟子言行端方大气，学武练剑也甚勤勉，却不料一到临敌关头，稍稍受挫，便失魂落魄一般，实在令红罗山庄在岳凌歌、温蔚等别派高人面前丢脸。

他不愿瞧见苏绮茂不成器的模样，便只仰头望月，默然不语。

杨仞见状微笑道：“虞前辈，你看月亮么？虞前辈御下有方，好威风，好气派呀。”

徐开霁闻言不禁苦笑，心说：“杨兄弟说话也忒难听了些，这下只怕虞夙要动真怒了。”

第一章 浮舟问剑（十）

虞夙慢慢低头，环顾满地断碎的罗带，仍不说话。温蔚悠然接口道：“杨仞，上次让你在我和岳公子眼皮底下逃脱了，这回可没有巴山剑派助你，你还是及早束手就擒吧。”

杨仞笑道：“不错，温前辈，上次你没捉住我，但上上次我倒捉住你了，若非贺风馗将你放了，恐怕你现下还在麻袋里睡觉呢。”

温蔚曾在去年秋被杨仞打晕，又被秋剪水制住神思，让俞凌装入了麻袋，每每思之，都引以为毕生大辱，闻言脸色骤冷；杨仞不待他反驳，便又目视岳凌歌道：“怎么不见陈兄？”

岳凌歌笑嘻嘻道：“你说陈彻兄弟么，他陪着我家知雨游湖赏月去了，他们这一对小儿女怕是有许多私话要说，我就不让他俩来这里打打杀杀了。”

杨仞一怔，心想：“怎么陈兄与严知雨又成了一对，这可奇了……”眼瞧温蔚似要开口，便又道：“温前辈，那次我擒住你之后，本以为你已没脸再见我，今夜你站在我面前，想来自己也挺不好意思吧，你不如缩进货担里，让岳公子挑着你。”

温蔚大怒，攥紧了挑担的扁棍，随时便待出手，徐开霁见双方越说越僵，干咳一声，道：“诸位，‘乘锋帮’之事牵扯深广，咱们还是从长计议。”

岳凌歌微笑道：“徐前辈所言极是，不知徐前辈以为该如何处置杨仞？”

徐开霁道：“依我看来……”忽听虞夙淡淡道：“徐兄，请恕虞某稍后再听你的高见。”

徐开霁一怔，却见虞夙缓缓迈步，渐次走过七个晕倒的黑衣弟子，俯身出掌拍在他们肩头，每拍一记，便有一个黑衣人苏醒过来。

七个黑衣人纷纷跃起，面色羞愧，都道：“师父……”

虞夙道："技不如人，便好好反思苦练，多言无益。"说话中看也不看七个弟子，径自走到苏绮茂跟前，从他手里取过了罗带，转身看向杨仞，又道，"杨帮主，请拔刀吧。"

杨仞笑道："嗯，倒也不着急拔刀。"

"既然如此，"虞夙嘴角露出一抹讥诮，"虞某便领教杨帮主的那式'胡吹大气'。"

"好说好说，"杨仞大剌剌地一拱手，道，"虞前辈请吧。"

虞夙冷冷道："很好。"言毕肩不晃，腕不抬，软垂在地的罗带末梢倏忽弹起，啄向杨仞面门。

此时两人相隔不足一丈，罗带陡然伸直，飒飒劲响，夜风中荡起一线飞尘，杨仞衣衫猎猎，发丝震颤，心知单凭吹气恐难将罗带上的劲道击散，一霎里猛吐出一口唾沫，打在罗带末梢，罗带骤然倒缩。

虞夙微微皱眉，他本可立即变招再攻杨仞，但振腕之际不免将那唾沫抖散开来，他极好洁净，略一犹豫，手腕收回，任凭罗带垂落。

杨仞笑道："这是'胡吹大气'的第二般变化，此式共有七七四十九变，虞庄主可要一一看过么？"

虞夙却不理他，手心一紧，罗带末端沾了唾沫的那寸许顿时断裂开来。

岳凌歌与温蔚对视一眼，神情微凛：那罗带曳地甚长，虞夙能顷刻传劲过去将罗带末梢震断，这份功力当真是既深厚且精微。

虞夙漠然道："杨仞，你再不拔刀，稍后可别后悔。"

杨仞因"雪刃"太过扎眼，便将刀藏在了背后衣衫内，闻言哈哈一笑，漫不经意地挠了挠肩膀，姿势甚是潇洒，实则右手已摸到了刀柄，一瞬间又放下手来，摇头笑道："我这刀可不是轻易就拔的。"

虞夙冷哼一声，微微抬足，身影骤然闪出，一式"绯霞剑法"中的"霞

绡雾縠”已削到杨仞胸前；杨仞侧身让过，一掌劈在罗带中段，那罗带上贯注了“澄霞功”刚柔相济的内劲，却没被劈断。

杨仞微怔，斜退两步，虞夙迅即迫近，手腕急抖，脚下转折，罗带倏直忽曲，红影憧憧，被周遭的烛火一映，仿佛化为万道霞光，同时间刺向杨仞周身各处。

岳凌歌见虞夙竟以一人之力施展出“红罗剑帐”的阵法，威力更似不减反增，不禁赞叹道：“见过虞庄主的剑术，才知何为‘出神入化’。”

他说这一句话的功夫，虞夙已接连使出“霞明玉映”、“餐霞漱瀣”、“霞缛云絪”、“霞姿月韵”、“骖风驷霞”……十余招剑术如飘风骤雨般朝着杨仞泼洒过去，杨仞左闪右避，不时挥掌格挡罗带，却始终破不去罗带的追拦缠锁，也不得不佩服虞夙剑招圆融精绝。

杨仞始终不拔刀，虞夙便也一直不出杀招，只将罗带的攻势越收越紧，料想不出片刻便能将杨仞缚住；杨仞斜身躲过一记罗带挥扫，忽而哈哈一笑，抖落外袍，退步中抽刀在手——

红影纵横一闪，罗带已将袍子绞碎，虞夙踏步追近，手腕圈转递出，杨仞身形重又被红罗笼罩；杨仞步履一定，随手使出乘锋刀法中的“流锋”一式，刀光如水，绕身急旋了一圈，一瞬里周身恍若流动着一层锋锐的水甲，将罗带寸寸截断。

杨仞顺势甩刀扫斩虞夙肋间，虞夙神色淡然，右手弹指将雪刃的刀面点得偏转，左掌霍然拍向杨仞丹田，杨仞左臂轻振，反击一掌，两人掌心无声相撞，杨仞哈哈一笑，加催掌力，虞夙噔噔噔连退三步，胸腹间鼓涨如沸，嘴角缓缓流出一道细血。

众人没想到杨仞竟能以内功硬生生震退虞夙，几乎一齐惊呼失声；杨仞收刀站定，苦笑道：“我就说不能轻易拔刀，一拔刀就要毁去一件衣衫……”

岳凌歌与温蔚相顾骇然，徐开霁也是面上变色，虞夙运功平抑纷乱的内息，脸色忽青忽红；一时间杨仞见众人都不说话，倒有些难为情了，挠了挠头，道：“唉，事到如今，我也不瞒诸位了，其实我是天下第

一高手。”

众人面面相觑，虽都不信，却也无人接口；又过片霎，从旁观战的苏绮茂忍不住骂道：“你这贼子招式上不及我师父，只靠着一股蛮力，又算什么本事？”

杨仞笑道：“有蛮力放着不用，那才叫蠢。”

苏绮茂神情恼恨，还待再骂，虞夙忽道：“不必多言。他蛮力再多，也未必胜得过我。”说话中将手心里残余的那截罗带丢了，神情随之一肃——

“取我的剑来。”

一名黑衣弟子应声捧来一个古雅狭长的木匣。徐开霁目光落在匣上，暗自沉吟：“这便是名剑‘赤流霞’么……”

岳凌歌目光一闪，微笑道：“久闻‘赤流霞’是红罗山庄的镇派之剑，没想到今日有缘得见。”

虞夙恍若未闻，整顿衣袖，打开木匣，双手捧出一条折叠整齐的罗带来——那带子的色泽颇为异样，血红里透出赤金，宛如一道炽焰横陈在虞夙手上。

第一章 浮舟问剑（十一）

秋剪水离了巴山，南行数日，距岳州已不足百里；晌午时分，途经一处茶棚，心中微动，便进去喝茶歇息。

闲坐了一会儿，愈觉这茶棚瞧着熟悉亲切，仿佛从前来过似的，她寻思一阵，想起与杨仞分别时正是在甘州城外的茶棚，其实天下茶棚的模样都差不多，但她心有所思，便觉眼前的一切桌椅壶碗都似曾相识。

她喝了一口茶水，又想到夜晚到得岳州城便能与杨仞重逢，莫名有些慌乱，随即暗暗自嘲："怎么，你还怕他赖赌账不成？"

少顷，忽见四个中年汉子溜进了茶棚，以毡帽遮住大半张脸，随口点了些茶水，便贼眉鼠眼地朝她打量过来。

这一路上秋剪水孤身一人，想着自己是因私事去岳州，与门派无涉，便没点烛台，换了一身朴素衣裙，从容行路；她年轻貌美，食宿言谈虽不张扬，却仍惹来了几名宵小毛贼，她武功修为极高，自能轻松打发，只是这几日却也察觉到另有一伙商人暗中跟踪自己，那伙人似乎并无恶意，她亦隐约猜到了他们的身份，便也只佯作不知。

此刻她见这四个汉子鬼鬼祟祟，料想又是什么无赖之徒，心下微烦，便欲起身继续赶路，那四人相顾一眼，却忽而快步走到她那一桌，径自坐下。

秋剪水一怔，冷声道："你们是何人？"

那四人里的一个胖子摘下毡帽，压低嗓音道："秋姑娘不认得贫道了？"

秋剪水看向那人，不禁诧异道："何轻生？你怎会在这里？"

那人正是"玄真教"肃州分坛原来的坛主何轻生，闻言苦笑道："此事说来话长。"又给秋剪水引见身旁三人，却是鄂州"晴川刀"一派的掌门裘驷与其手下。

秋剪水微惊，鄂州与巴山所在的荆州相隔不远，“晴川刀”是个江湖上威名不高的小门派，与七大剑派之一的“烛照剑”也素无往来，但裘驷终归是一派之主，秋剪水听后当即便要起身施礼。

裘驷年约四十，模样瘦削落拓，见状忙道：“万不敢当、万不敢当，秋掌门快请坐。”

何轻生亦道：“实不相瞒，我们冒昧来见秋掌门，正有要事相求。”

秋剪水细问详情，得知那日在肃州道观中，何轻生被李素微震飞殿外，趁着殿内混战，旋即爬起逃走；后来李素微命玄真教弟子追拿何轻生，何轻生便一路南逃，躲到了鄂州“晴川刀”一派。他与裘驷本就是多年交情，当时在肃州道观放走吴重，却也是借着“晴川刀”弟子的掩护。

秋剪水恍然点头，道：“鄂州没有大过‘晴川刀’的门派，何道长既到鄂州，想来已转危为安了。”

裘驷闻言“嘿”的一声，摇头道：“秋掌门太抬举鄙派了，却忘了玄真教在鄂州也有分坛。”

何轻生愁眉苦脸地接口道：“先前因放走吴重一事，李素微本已迁怒‘晴川刀’，裘兄又仗义收留了贫道，玄真教如何肯干休……唉，总之是我连累了裘兄。”随即简略叙说了几句：多日前，玄真教鄂州分坛突然进犯“晴川刀”，一场激战，裘驷与何轻生侥幸逃脱，裘驷手下的门徒却是死伤惨重。

秋剪水心下恻然，道：“没想到玄真教行事这般狠决。”

裘驷叹道：“不错。”眼看何轻生面色歉疚，便又道，“何兄，咱们当年一起追随吴重先生，那是肝胆相照的同道中人，你也不必太难过了。”

秋剪水奇道：“原来你们都和吴前辈相熟么？”

裘驷点头道：“当年我与何兄都是吴先生的书童，我们佩服吴先生的本事，想拜他为师，但吴先生嫌我们资质太低，反而将我们逐走，后来我们才改投了别派……”

秋剪水微微颔首，心想这两人后来一个做了“晴川刀”的掌门，一个当了玄真教肃州分坛的坛主，倒似也不能算资质低；随即问道：“不知两位寻我何事？”

裘驷道：“那在下便直言了，在下的门徒经与玄真教一战，除去不幸亡故的，约莫还有百十来人，都已逃散躲藏起来……现今‘晴川刀’一派算是没了，但这百余名兄弟不能没个着落，我自己东逃西蹿不打紧，不当掌门也不打紧，总须给兄弟们找个安身的所在……可是此事又着实不大容易。”

秋剪水听得迷惑，道：“此事确不容易。是了，裘掌门既与吴前辈关系深厚，何不去请他指点一二，吴前辈神通广大，定有对策。”

何轻生苦笑道：“实不相瞒，我们已找过吴先生了。”

秋剪水问道：“不知吴前辈如何说？”

何轻生道：“当时我们将详情禀明了，吴先生却似心不在焉，只喜滋滋道：‘这些事以后再说吧，我要成亲去了！’”

秋剪水一愕，道：“这……这真是没想到。”

裘驷道：“后来我们再三苦求，吴先生终于指点了一条明路，便是让我们找到杨仞，从此投入‘乘锋帮’。”顿了顿，继续道，“可是杨帮主如今与‘正气长锋阁’为敌，轻易不会显露行踪，我们却又如何找得着，吴先生便又指点我们说，找不到杨仞，若能找到秋姑娘，也是一样……”

秋剪水脸颊微热，道：“怎么就也是一样？”

裘驷闻言支吾不答，何轻生沉吟片刻，道：“依贫道猜想，吴先生的意思多半是说，秋姑娘或许曾在不经意间知晓了杨帮主的行踪，能够为我们引见。”

秋剪水一时不接口，她虽知杨仞或已到了岳州，却拿不准裘、何二人是否全然可信，转念又想：“嗯，这两人一个叫‘轻生’，一个叫‘求死’，名字倒是有趣。”

便在这时，一支二三十人的商队护送着几驾马车来到茶棚左近，说说笑笑地停驻歇息；秋剪水微微侧目，她过去几日曾多次遇见这支商队，隔着竹帘张望一眼，也不惊异。

第一章 浮舟问剑（十二）

那商队中走出个疤脸年轻人，大步迈进茶棚，道：“店家，你这里地盘小，我们就不进来了，你送三十碗茶水出去吧！”

茶棚主人喜笑颜开，忙不迭地答应。

秋剪水收回目光，道：“裘掌门，请恕我直言，即便你们想加入乘锋帮，杨仞可也未必会同意吧？”

裘驷道：“只要在下能见到杨帮主，料想他老人家定会同意。”

秋剪水心说：“他老人家？呸。”随即问道：“这是为何？”

裘驷道：“近来江湖上传言，杨帮主的师父佘灿……”

何轻生打断道：“是谣传。”

裘驷忙道：“不错、不错，江湖上谣传：杨帮主的师父佘灿偷了我派的宝刀‘晴川’，而后又传给了杨帮主……那当然是绝无此事的，在下身为‘晴川刀’掌门，自该向天下武林言明，那把宝刀乃是我当年亲手赠与佘灿，从此为杨帮主洗去这‘偷刀贼’的恶名。”

秋剪水恍然一笑，想了想，又道：“不过据我所知，杨仞倒也未必会在意这些……嗯，这些江湖谣传。”

裘驷赔笑道：“是，是，我等自是不如秋姑娘了解杨帮主，到时秋姑娘若能为我们美言几句……”

秋剪水听他说得古怪，微微蹙眉。

裘驷见状又道：“是在下失言了，如今我与何兄，还有我们门下弟子，都仍遭受玄真教追杀，杨帮主义薄云天，想来即便没有佘灿之事，也不会对我派坐视不理。”

秋剪水点了点头，转口道：“裘掌门，不知你与何道长是如何寻到我的？”

袭驷面现尴尬之色，道：“这个、这个么……”正自犹豫是否要照实说出，茶棚外传来一阵密集的马蹄声，却是四五十人快马驰近，几乎都是蓝衫女子。

秋剪水侧头瞧去，心中微凛：那群人里为首的女子一身雪色衣裙，容貌清艳，左眼上蒙着白纱，正是峨嵋“织星剑”掌门戚晚词。

戚晚词翻身下马，环顾周遭，与秋剪水的目光一触，眼神霎时微亮。她微微摆手，一众蓝衣女剑客展动步法，将茶棚围住。

戚晚词冷声道：“秋姑娘，请出来说话吧。”

秋剪水淡然起身，来到茶棚之外。袭驷与何轻生却都低下头去，装作寻常茶客。

秋剪水对武林前辈素来礼数周全，但她心中极不喜戚晚词，便只微微欠身，道：“戚前辈。”

戚晚词哼了一声，道：“我本要到岳州去捉杨仞，没想到遇见了你，很好。秋姑娘，便委屈你随我同去岳州，瞧瞧那‘刃贼’会不会现身救你。”

秋剪水闻言静静与戚晚词对视，心中甚气，去年戚晚词为了对付方轻游，便曾擒住楚轻鸿相胁，最终致使楚轻鸿惨死，没想到今日她却还想故技重施，以自己去要挟杨仞。

戚晚词见秋剪水静立不动，便又道：“秋姑娘，你是要我亲自出手请你么？”

秋剪水气得手指轻颤，她不善与人争辩，只轻声道：“戚前辈，你想擒住我，只怕也不很容易。”

戚晚词嗤笑一声，道：“小姑娘口气倒不小。”正待踏步拔剑，忽听不远处有人粗声笑道：“你这老婆娘口气倒也挺大。”

戚晚词霍然转头，却见那群在茶棚边歇脚的客商纷纷站起，马车里也不断有人跃下，那发笑之人便是商人之一。

“好个狂徒，你们是何门何派？”戚晚词漠声发问。

那些商人闻言都大笑起来，有人答道：“你老子正是‘乘锋帮’的刀客！”

戚晚词神情微变，又见一个满脸病容的灰袍人缓缓下了马车，赫然是从前“天风峡”的副掌门贺风馗。

“戚掌门，”贺风馗掩口咳嗽了两声，不疾不徐道，“久违了。”

戚晚词冷笑道：“贺风馗，你果然入了‘乘锋帮’。”她先前曾听燕寄羽提及此事，亦知如今“乘锋帮”的刀客多半都已修成了“意劲”，若当真如此，眼前这群“客商”虽只二三十人，恐怕也不是自己的四五十个门徒能抵挡的；转念又想：“燕山长说乘锋帮至少有六百刀客，却不知其余那几百人现在何处……”

秋剪水虽猜到这群商人正是乘锋帮刀客，却也没想到竟是贺风馗亲自暗中护送自己，当即上前几步，恭谨施礼道：“多谢贺前辈，晚辈实不敢当。”

贺风馗淡淡道：“秋姑娘不必客气。”

茶棚之内，裘驷与何轻生对视一眼，似都松了口气，赶忙也出了茶棚。何轻生拱手道：“秋姑娘，我们来助你。”裘驷道：“不错。”

戚晚词瞧也不瞧这两人，心念电转，自己内外功的修为绝不会在贺风馗之下，只是不知是否他也练成了“意劲”，无论如何，今日若与这帮刀客硬拼，恐怕讨不了好；一边思索对策，嘴角却露出诮笑，道：“贺副掌门可是要赐教么？”

贺风馗端详戚晚词片刻，忽而一笑：“戚掌门，今日贺某不与你动手。”

戚晚词一怔，沉默片刻，道：“既然如此，咱们后会有期。”言毕便待率领门徒离去，心中却难以抑制地掠过一阵羞恼愤恨，自知今日终究是自己怯战，暗自发誓迟早要将贺风馗碎尸万段。

贺风馗忽道："且慢，贺某只说不和你动手，可没让你走。"

戚晚词面色一寒，道："你这是什么意思？"眼见贺风馗不答话，愈觉他脸上笑意古怪而轻蔑，又道，"贺风馗，你以为我会怕你？"

贺风馗缓缓道："你怕不怕我都无妨，我也都不在意。"顿了顿，又道，"戚晚词，今日便是你的死期。我不让你走，只是要让你等一个人，等他来杀你。"

"满口狂言，"戚晚词冷笑道，"我倒想知道，是谁要来杀我？"问完心弦却莫名一紧，脸颊一阵阵地发僵。

"你已猜到了，不是么？"贺风馗目视戚晚词，心头闪过了赵风奇与楚风萧的面容，但他的神情中自始至终都没有流露恨意，像是在看着一个死人。

戚晚词闻言手腕一颤，不自禁地拔剑转身，仿佛那人已来了似的。一瞬间她心中便恨到了极点，倒像是那将至之人欠了她万千桩血仇，亟待她讨还。

"方轻游……"她咬牙切齿道。

第一章 浮舟问剑（十三）

华山停云书院，朝云殿内。

展梅挟制住叶凉，与庄诚等人已僵持半晌。庄诚和三位师弟屡屡互换眼色，脚下时而轻微挪动，指掌上蓄满劲力，想要寻隙猝然出手制住展梅；然而展梅应变极快，眼光高明，亦是不时调换身姿，始终不给“停云四贤”可乘之机。

这一番对峙，于双方心智精力都是极大的消耗，庄诚脸上已是微微见汗，眼瞧展梅仍是神色淡然，也不禁暗暗佩服他的修为。

展梅忽道：“庄兄，我一人自非你们四位之敌，但在你们将我擒杀之前，料想我仍能有余暇将叶兄弟杀死。”

庄诚冷哼不语，心知展梅所言不虚。展梅是“天下第一快剑”，出手之迅绝，恐怕确是己方四人难以拦阻的。他盼着叶凉挣扎呼救，或能引乱展梅心神，然而叶凉被展梅右掌抵住背上要穴，却似吓傻了一般，只怔怔然杵在原地。

晏格粗声道：“展梅，你待要如何？”

展梅道：“请问四位，眼下可是已将柳副山长擒住了？想来四位不会贸然做此决断，是燕山长早前吩咐的吧？”他问完见四人都只沉着脸，心中已有了答案，不由得轻轻一叹。

庄诚寻思片刻，微笑道：“展兄，你将叶师侄放了，便自离去吧。”

展梅略一静默，道：“我不但会放了叶兄弟，自己也不走，听凭诸位发落。”

庄诚目光一闪，道：“当真？”

展梅颔首道：“但我只请诸位放了柳兄。”

庄诚等人相顾一眼，均不接口。展梅又道：“料想柳兄与燕山长之间

定有误会，他日不难解除，诸位若答应在下，以后一切罪责，都由在下承担便是。”

庄诚摇头道：“请恕我们难以答应。”犹豫一瞬，又道，“展兄，你尚不知道，方才柳副山长去见弓魔，竟忽然出手解开了弓魔身上的禁制，将他放脱了。”

展梅一惊，道：“那如今弓魔在哪里？”

庄诚轻叹道：“已是不知去向。”

展梅注目庄诚，心中却不甚相信，若真走脱了弓魔，华山上下恐怕早已大乱，眼前的“停云四贤”又怎会如此镇定？转念一想，却不禁悚然暗凛：“恐怕是他们四人放走了弓魔，却嫁祸于柳续……嗯，这自然也是燕山长的吩咐。”

庄诚又道：“故而柳副山长犯下了重罪，我等不得不将他擒下，那是万不敢放的。”

展梅听他说得笃定，更觉震惊，心想：“燕山长既说要在武林大会上处决弓魔，此事亦已传遍江湖，又为何竟将他提前放走？”转念中，手掌抬起，按在叶凉后颈上，又道：

“看来诸位是丝毫不顾惜叶兄弟的性命了。”

庄诚等四人闻言又相顾一眼，神情均变，庄诚叹道：“柳副山长是断不能放，展兄若狠心要施辣手，我等也只能与展兄奋力一搏。”

展梅点了点头，忽而哈哈一笑，笑声颇为孤清悲凉，道：“好，好，好。”

庄诚等人听他称“好”，只道他当即便要对叶凉下毒手，一瞬间都心弦紧绷，蓄势便待上前；却见展梅神色渐复平静，轻声道：“我少年时本是‘山中刺’的刺客，结识燕山长后，为他的信义所感召，脱离了师门，燕山长助我扬名，几年前又让我做了‘青锋令使’，多年来我对燕山长的心胸志向也一直深感钦服……可是到今日，终不免闹到了这般地步。”

庄诚四人闻言俱惊，剑客展梅的师承来历一向成谜，却不料他今日自叙出身，四人一时均想：怪不得展梅以枝条为剑，“山中刺”分为“零”、“落”两堂，草曰零，木曰落，想来他是“落”字堂弟子。

庄诚道：“原来展兄与燕山长还有这般深厚缘分，那么展兄更该体会燕山长的心意，莫与我等为难才是呀。”又想到去年展梅暗中护送吴重叶凉，能帮两人摆脱“山中刺”的刺杀，自然也是因为他与师门的渊源。心中暗忖：“听闻‘山中刺’两堂各有一项极难修成的绝技，薛夜鱼曾以零字堂的绝技‘刺青’在春雪镇上伤了燕山长，而落字堂的绝技名为‘描红’，先前燕山长提及时深觉忌惮，似乎此技威力更在‘刺青’之上，倘若这展梅竟练成了‘描红’，那就更难对付。”

便在这时，忽有一个年轻书生急匆匆进了朝云殿，颤声禀道：“有人、有人给了弟子一张拜帖。”

庄诚听得皱眉，本来华山停云书院名满天下，常有各派武林同道前来拜山，那也算不得什么要紧事，可这名弟子却不看情势，径直闯进殿来禀报，实在是莽撞失礼，便只冷淡道：“什么拜帖？”

那书生躬身道：“弟子奉命到山下市镇采买物品，忽被一人从背后制住，弟子没能瞧见那人的样貌，怀里却被他塞了一张拜帖……那人只说让弟子将拜帖承与庄师伯亲启，等到弟子穴道解开，那人已不见踪影。”越说声音越低，似惧责罚。

庄诚一怔，道：“岂有此理。”目光仍盯着展梅，朝那年轻弟子一招手，那弟子快步将拜帖递到他手里。

庄诚与展梅对视一眼，微微一笑，低头打开拜帖，随即合上，脸色霎时忧重；晏格与欧阳致、卢修见状都道：“师兄，出什么事？”

庄诚轻吁一口气，道：“乘锋帮拜山。”

三人神情均凛，晏格大声问道：“什么时候？杨仞这小贼也来么？”

庄诚道：“两日之后，没说谁来。但这拜帖的落款是‘乘锋帮六百刀客’。”顿了顿，又道，“我瞧这帖子上的字迹清奇峻拔，写帖之人书法不

凡，多半便是‘龙骨丹青’萧野谣。”

殿内一时寂静。

展梅察言观色，忽而淡淡笑道：“诸位既不愿放了柳续，又猝遇大事，那在下也不留下来耽搁诸位了，这便告辞可好？”

庄诚将信将疑，道：“展兄此话当真？”

展梅道：“自然当真。不过在下与叶兄弟颇为投缘，须得带着他一同离山，不知庄兄意下如何？”

庄诚闻言眉头一皱，便要拒绝，却听展梅又道：“请诸位放心，在下只是想将叶兄弟扣为人质，绝不会伤害他的性命。”

庄诚欲言又止，沉吟起来：此际他们一来忌惮展梅的快剑，没把握将叶凉活着救回，二来大敌当前，须得筹划应对之策，而依照燕山长之前的命令，一则不能危害叶凉的性命，二则须将柳续擒下，若是听任展梅暂将叶凉掳走，倒是能二者兼得。

展梅见他犹豫，洒然又道：“庄兄不愿答应也无妨，那我也只好在此间将叶兄弟杀死，大家拼个鱼死网破。”

庄诚仍不答话。卢修倏而阴恻恻笑道：“展兄真敢杀死叶凉？我瞧却也未必。”

展梅淡淡道：“诸位若不信，便请明言拒却，到时便知在下敢不敢。”说话中眼神一冷。

晏格怒哼一声，正要开口，忽听庄诚道：“展兄，我答应你便是。”

话音方落，叶凉便觉展梅按在自己颈上的手指微微一松，方才他听着展梅口口声声说要杀死自己，不知为何，心中对展梅却恨不起来，此刻百感交集，竟似隐隐也松了口气。

晏格扭头看向庄诚，急声道：“师兄，这如何使得？”

庄诚道：“晏师弟不必多言，咱们日后再设法将叶师侄救回便

是。”言毕看也不再看展梅一眼，径自转身出殿。

随后，展梅携着叶凉离开了华山，纵马向南行去；几个时辰过去，却也未遇停云书书院追击。

一路行到深夜，展梅才停下歇息，为叶凉解开手足穴道，却仍封住他的丹田，使他难以运转内息。叶凉舒活了几下手脚，眼瞧展梅神色歉然，自己心里也颇觉别扭，想了想，问道：“展前辈，不知你打算要去哪里？”

“叶兄弟。”展梅应了一声，从行囊里取出干粮，分与叶凉，又道：

“我带你去见你真正的师父。”

第一章 浮舟问剑（十四）

岳州城中，夜凉如水，长街上月映华烛。

眼看虞夙取出“赤流霞”，岳凌歌呵呵笑赞，温蔚神情凝肃，徐开霁却是悠悠一叹。

杨仞目不转睛地瞧着虞夙手上，忽而从行囊里取出一只装水的皮袋，咕嘟咕嘟喝了几口水。

虞夙冷眼觑向杨仞，心想此人大战在即，喉咙发干，那是心中紧张，暗生惧意之故，这一战自己已是立于不败之地；却见杨仞抹了抹嘴角，收好皮袋，笑道：“不喝点儿水，怕稍后吐不出唾沫来，那就不好玩了。”

虞夙大怒，沉声道：“小子看招。”脚步一晃，手腕震颤，月下漾起一片赤金的光华，如金鳞灿灿的巨蟒朝着杨仞胸腹间扑卷过去——

杨仞横刀待削，忽见那金色的罗带一黯，一瞬里竟似在月色中消隐了踪迹，只余一股幽冷的锐风转折刺向杨仞左腰。

杨仞一惊，斜步疾退出去，再看虞夙手上，那罗带却已转为暗红色；杨仞暗凛：“原来这‘赤流霞’竟能变色……”

转念之际，虞夙挥抖罗带，追刺而至，杨仞摸不清这罗带的虚实，只连连闪避，忽而双颊收紧，嘴唇一噘——

虞夙见状皱眉，心知若祖传的名剑真被杨仞的唾沫所污，那自己从今也不必在武林中露面了，他无心与杨仞再多纠缠，手腕虚飘飘一晃，罗带当空凝停，宛如一道金色的闪电蓄势待劈；徐开霁面色一变，瞧出虞夙即要使出“绯霞剑术”中的杀招“霞思天想”，脱口道：“虞兄且慢！”

话音未落，徐开霁已闪身到两人之间，手拈一片鹅毛，轻轻拂过罗带，半空里的金光顿时散碎，虞夙轻哼一声，振腕将罗带卷回，漠然道：“徐兄有何指教？”

徐开霁叹道："你们双方又无血海深仇，又何必非要赶尽杀绝？"说话中手心一松，鹅毛被夜风吹得消隐，却是刚才已被罗带上的剑劲震成粉末。

岳凌歌与温蔚相顾一眼，也走上前来，岳凌歌微笑道："徐前辈先前便说，此事该当从长计议，是么？"

"不错，"徐开霁缓缓说道，"徐某奉燕山长之命，来到岳州处置'留影舫'之事，过去月余与那些画舫上的刀客也打了不少交道，他们性情内敛温和，很讲义气，本都是与世无争之人，实不能算正气长锋阁的敌人，我与他们约定好了切磋武功，料想至多再过两三日，便能妥善了结此事。"

顿了顿，继续道："而'乘锋帮'相较于'留影舫'，不过是更大些，刀客更多些，也没什么真正不同，更绝非作恶行凶的邪道帮派；杨帮主年轻有为，想在武林中立一番功名，法子有的是，也不必非要与'正气长锋阁'为敌。双方只要多多商讨，各自谦退些，总也能化干戈为玉帛。"

众人闻言一时都不说话，岳凌歌沉吟片刻，轻轻摇头道："依徐前辈所言，天下便不该有仇怨厮杀才是，但那又如何能做到？且说那'留影舫'一派，徐前辈说他们讲义气，但他们不是与徐前辈车轮战么，如此无赖之举，又有何义气可言？"

"岳阁主有所误会，"徐开霁微微一笑，道，"如今'留影舫'的掌门不在船上，他们没了能定夺大事之人，便想与我一战定胜负也难以施行，立下'车轮战'的约定，也是遵循门规。每当我打完一战，他们总是让我歇息够了才派出下一人，这些时日里我与他们切磋言谈，深为他们的温厚心性所感，倒也说得上是惺惺相惜。"

岳凌歌颔首道："原来如此。"看了看虞夙，但见他面沉如水，也不知是否听进去了徐开霁所言，便又看向温蔚，问道："不知温楼主以为如何？"

温蔚道："徐兄侠骨仁心，实在令温某钦佩。"

虞夙倏然一笑，道："虞某也钦佩得很。"语气平淡，也不知是真是

假。

温蔚快步走到虞夙与徐开霁之间，似怕两人再动起手来，与虞夙对视一眼，又回身对徐开霁道：“徐兄，你实在是……”——说到这里，手中扁棍倏忽扬起，重重戳在徐开霁腰侧！

徐开霁喷出一口血，陡然握住扁棍，温蔚神情古怪，一霎里两人同时发力，木屑溅飞，扁棍迸裂，露出一根狭长的铁刺来。

“徐兄，你实在是蠢了些……”温蔚轻叹说完，挺臂一贯，铁刺划破徐开霁手掌，刺入他腰里寸许，徐开霁身躯一晃，温蔚正待再度发劲，一条赤金色的罗带飞来，卷住铁刺中段，虞夙回腕一振，将铁刺远远甩飞出去。

温蔚虎口流血，退开两步，看向虞夙，摇头叹道：“虞庄主，你莫非还不明白么？”

虞夙冷声道：“虞某只明白，若换作‘藏玉楼’昔日楼主温歧，绝不会做此偷袭暗算之举。”

温蔚一怔，眼见虞夙漠然看着自己，倏而想起白天两人在碧湖轩初见时，虞夙似也是这般的眼神，淡漠里藏着一丝讥诮。当时虞夙说了句“虞某对温歧温楼主素来敬仰”，此刻这句话重又回响在温蔚耳边，激得他心中忿忿不平，只觉虞夙的眼神仿佛在说：“你改了衣装，挑了货担，但你终究不是温歧。”

杨仞从旁观望，忽而哈哈一笑，道：“这般卑劣行径，由你温蔚老兄做出来，我倒也不觉得惊奇。”瞥见徐开霁腰间血流如注，已在脚下积成了一小片血泊，当即凌空弹出几缕指风，助他封住了血脉。

温蔚却不理睬杨仞，凝视虞夙片刻，脸色阴晴数变，终究沉下一口气，道：“虞庄主，你好糊涂。徐开霁早已与‘乘锋帮’勾结，密谋对正气长锋阁不利，否则深夜里他又怎会与杨仞同在一处？”

说完冷笑一声，转头又道：“徐开霁，你敢说你和杨仞今夜不是约好了碰面？”

徐开霁淡淡看了温蔚一眼，目光越过了他，与岳凌歌对视，道：“岳公子，这一切都是你的主意吧？”

岳凌歌眼光闪烁，静默一阵，笑嘻嘻道：“徐前辈，你勾结杨仞，又助‘留影舫’躲藏起来，真以为能瞒过‘正气长锋阁’、瞒过燕山长么？”

虞夙神情微变，皱眉道：“岳公子，你说留影舫是徐兄藏起来的？”

岳凌歌微笑道：“不错，徐前辈说他与‘留影舫’刀客惺惺相惜，恐怕倒是真话。请虞庄主细思，这‘留影舫’的船本来一直在湖上，却偏生在虞庄主赶到岳州的当天消失不见了，岂非太过离奇了么？”

温蔚接口道：“那自然是因为徐兄一早便与‘留影舫’串通好了作戏，拖延了一个多月，眼看拖不下去了，才使出了藏船的伎俩。”

虞夙将信将疑，注目徐开霁，沉吟不语。

“徐前辈，”岳凌歌不疾不徐道，“你接了燕山长的命令，却阳奉阴违，与留影舫刀客一天天地闹着玩，华山之会近在今秋，可实在耽搁不起呀。——在下这一趟来岳州，便是奉命为正气长锋阁收缴你的‘青锋令’，得罪莫怪。”说到后来，语声渐肃。

“世上的事，无不是闹着玩，又何必闹得这么大，流这么多血？”徐开霁长叹一声，袍袖忽地逆风飘摇，袖缘翘起，宛如刀剑。

第一章 浮舟问剑（十五）

岳凌歌神情微变，眼瞧徐开霁袖中剑劲充盈，心知他腰伤难以久撑，恐怕一旦出手便是雷霆一击，便呵呵笑道：“徐前辈，你这是恼羞成怒，还是想先发制人？”

杨仞插口笑道：“岳公子，你想以言辞拖延时辰，好让徐前辈伤势加重，只怕徐前辈不会中你的计。”

岳凌歌轻哼一声，径自看向虞夙，道：“虞庄主，还得有劳你为正气长锋阁擒下徐、杨二贼。”

虞夙略一静默，淡淡道：“岳阁主有令，虞某自当遵从，只是岳阁主与温楼主手段高明，想来无须旁人相助，也能从容擒下这两人，虞某若贸然干预，岂非显得瞧不起岳阁主与温楼主么？”说到“手段高明”四字时，嘴角却微露诮笑。

岳凌歌眼芒一闪，哈哈干笑两声，目光转向徐开霁。

杨仞见徐开霁伫立不动，周身衣衫上不断流过涟漪，不禁心下微奇：“怎么徐前辈迟迟不出手？”

忽听温蔚慢悠悠道：“方才温某的扁棍上沾了些蕒草粉末，这蕒草的毒性已渗入徐兄血脉，此刻徐兄本该四肢酸软，瘫倒在地才是，却不料徐兄竟仍能站立，真是奇哉怪也。”

杨仞微惊，却听岳凌歌笑嘻嘻道：“依我看来，眼下徐前辈的手足确已乏力，全靠‘白鹤剑’一派那‘鹤忘机’的气劲周流全身，才能支撑不倒，实在让人钦服。”

温蔚恍然笑道：“听闻‘白鹤剑’的内功绵流无尽，气象高远，所谓‘青空一鹤、白云悠悠’，那真是极厉害的。”

他两人笑语称赞徐开霁的内功，神情却颇得意，显是料定徐开霁已快压制不住毒性。

徐开霁微微一笑，仍不开口。岳凌歌与温蔚相顾一眼，却也并不急于近前擒他。

“岳阁主，”虞夙倏而冷声道，“虞某向来睡得早，此时夜深，虞某便先回客栈歇息了。”

他说完不待岳凌歌接口，径自转身而去，走出几步，又命仆从将烛台留置地上，道：“这地界有些黑，虞某帮岳阁主照一照。”

徐开霁眼见虞夙渐走渐远，忽道：“虞兄，多谢。”

“徐兄，”虞夙前行中一笑，笑声说不出的古怪郁涩，“虞某救不得你，你也不必谢我。”

徐开霁收回目光，转头笑道：“杨帮主，今日我老徐气运不济，就不和你多聊了，你也走吧。”

杨仞摇头一笑：“徐前辈，我来岳州，本也是想和你交个朋友，若是这当口离去，那可就太不够朋友了。”他瞧着受伤中毒的徐开霁，却莫名想到了郭正，这两人一个古板，一个潇洒，脾性差别极大，可是此时此刻，他心中忽然间便已认定：绝不能让徐开霁像郭正那般，死在自己眼前。

徐开霁一怔，心知此际自己堪堪将毒性抑住，只怕过不了片刻便会再度发作，那时就再无出手之机了，当即叹道：“我已吃了你的蚕豆和烧鹅，又怎好再烦你相助？”

话音方落，身影飘忽一闪，双袖飒然展开，如大鸟舒翅，两股劲风分袭向岳凌歌与温蔚——

温蔚心下惊凛，抬掌格挡袖风，徐开霁已在他身侧落足，一指点向他的丹田；温蔚急以左掌化解指力，正欲还击，眼前忽然不见了徐开霁的身形，原来电光石火之间，徐开霁竟如疯汉当街耍赖一般，一屁股坐倒在地，双手倏忽握住温蔚脚踝，迸力将他摔跌出去。

温蔚眼冒金星，一时难起；徐开霁脚下闪转，大袖如宽剑，已迅疾

削向岳凌歌胸襟。

岳凌歌斜身闪过先前那记袖风，从衣襟里取出一页纸来，眼看徐开霁扑近，也不惊慌，只将那纸挡在胸前，面露嘻笑。

徐开霁瞧见那页纸，一瞬间神情似黯淡了许多，敛袖站定。

岳凌歌趁机倒掠丈外，颔首笑道：“徐前辈，你瞧见这‘停寄笺’，便该知道我确是奉燕山长之命而来，可不是信口诓骗你。”

徐开霁轻轻一笑，道，“岳公子手中的真是‘停寄笺’么，怕不是伪造之物吧？”

“徐前辈看过便知。”岳凌歌说着随手一扬，那纸笺飘飘悠悠地飞向徐开霁。

徐开霁接住纸，端详几眼，喃喃道：“竟是真的……”

岳凌歌道：“自然是真的。”

徐开霁恍若未闻，低头看着停寄笺，目光惘然迷蒙，忽而轻叹道：“云烟往事，如在昨天。这张纸，徐某年轻时也曾见过一次。”

岳凌歌亦叹道：“徐前辈既见停寄笺，瞧在燕山长的份上，便请束手，莫再为难在下；徐前辈若觉得自己无罪，也请到燕山长面前分说如何？”

徐开霁神色怅郁，沉吟不语。

忽听杨仞笑道：“一张旧纸，又能作得什么数？且不说燕寄羽那鸟人究竟是何心思，说不准这纸还是岳公子偷来的呢。”

徐开霁一愣，随即哈哈大笑，道：“徐某平生自负洒脱，今日当真是糊涂了，杨帮主，多谢你提点。”

他说完轻轻摇头，袍袖微鼓，手腕随之一抖，将停寄笺震成了碎纸，飘散在夜风中，叹道：“燕山长要治我的罪，便让他亲自来吧。”

岳凌歌大惊，踏前几步，急挥双手在半空里乱捞，似要将散碎的纸笺接住；徐开霁欺近了一袖扫出，岳凌歌神情惶茫之际，却倏而抬臂架住了徐开霁的衣袖，古怪笑道：“阿叶。”

徐开霁听了这个名字，皱眉道：“你说什么？”

岳凌歌脸色渐渐平复，从容道：“在下今日已将阿叶擒住，藏在一个只有在下知道之处，徐前辈若敢对在下不利，恐怕这店小二就活不过今夜了。”

徐开霁摇头失笑道：“我与那店小二只见过几面，毫无交情可言，岳公子竟想拿他要挟我么？”

岳凌歌淡然迎着徐开霁的目光，道：“正是。”

两人对视片刻，徐开霁身躯忽而一晃，却是心绪震动之下，蕢草毒性隐隐将发；岳凌歌又轻叹道：“徐前辈，你的武功修为可谓是江湖罕有，可惜心肠太软，今夜才会处处受制。”

不远处，温蔚慢慢爬起身来，微笑道：“岳公子神机妙算，今日午后赶去湖边时没让我骑虞夙的快马，我挑担走路过去，途中便将那店小二擒了，否则当着虞夙，还真不好找时机下手。”

杨仞提刀大剌剌站在一旁，见状道：“徐前辈，我瞧你似是有些为难。”

徐开霁闻言苦笑道：“不错，那位阿叶是个无辜小孩儿，徐某又岂能不顾他的安危。”

“这事倒也不难，”杨仞哈哈一笑，道，“徐前辈，你瞧我的吧。”

第一章 浮舟问剑（十六）

徐开霁闻言一怔，杨仞已转身闪掠而出，霍地一刀斩向一旁的温蔚。

温蔚刚刚悄没声息地捡起了铁刺，与岳凌歌暗换眼色，正待夹击徐开霁，却不料杨仞猝然劈斩过来，脚下急转，便想暂避锋芒；杨仞早料到他要躲，刀招变换得更快，手腕左右回旋，挥扫出一蓬刀光——

这一式“散锋”以杨仞去年乍离春山时的修为，已能短时劈斩出八九刀，但如今他得了柳空图的功力，又参研了陈彻所写的“新乘锋刀谱”，此际施展出来，威力已远非昔时可比，一瞬里白晃晃的刀芒在温蔚的周遭飞闪不绝，宛如落下了一阵快雪，将他退避的方位尽数笼封；温蔚心下大骇，辨不清刀势虚实，迅疾挥舞铁刺，护住胸腹要害，叮当几声，火星乱溅，铁刺被刀劲震得脱手激飞——

杨仞轻笑一声，漫天雪影收束成一抹刀光，停在温蔚的眉睫之前。劲风吹断了温蔚束发的巾带，温蔚满身衣衫飘扬，脸上身上虽无刀痕，但刀劲已随刀风灌入他体内，封闭了他的经络。

温蔚僵立原地，动弹不得，只感浑身冰凉，如遭雪水浇淋。徐开霁从旁观战，也不禁颔首暗赞：“这一番‘雪中生火’的激斗煞是好看，原来杨帮主的修为比我料想的还要高些。”

方才岳凌歌眼见杨仞突兀袭斩温蔚，便要掠过去相救，忽然一根扁长的铁刺激射而至，情急中闪退丈外，铁刺插进了他脚尖之前的青石地面。岳凌歌再退两丈，暗道一声险，侧目凝视杨仞，心中惊凛：“温蔚先前已被徐开霁所伤，这小子靠着一股蛮劲硬将温蔚的铁刺震飞，那倒也罢了，可他却能算准了方位，恰让铁刺朝我飞袭过来，这份运用内劲的火候可当真精纯。”

杨仞制住温蔚之后，回腕一晃雪刃，又闪身掠向岳凌歌，经过地上的铁刺时飞踢一脚，铁刺急啸而起，射向岳凌歌咽喉。

岳凌歌目光一闪，斜斜蹿掠出去；与此同时，杨仞身法骤然加疾，

追上了半空里的铁刺，扬手一刀将铁刺劈开，两爿锐铁分射岳凌歌双肩，中间一道雪色刀光抹向岳凌歌胸腹，岳凌歌当机立断，矮身向旁打了个滚儿，姿势很不雅观，却也妙到巅毫，恰将杨仞的攻势避开。

岳凌歌翻身跃起，袖口冷光若隐若现，便待亮出“弦剑”，斟酌一瞬，却敛袖站定。

此刻杨仞已掠到岳凌歌近前，岳凌歌忽一拱手，正色道：“杨帮主，是在下输了。”

杨仞一愣，颇觉意外，手里的雪刃一顿，笑道：“你当真认输了？”

“不错。”岳凌歌淡然颔首，今夜他让温蔚以藚草之毒偷袭徐开霁，又备下了“停寄笺”与阿叶这两个后招，料想已足够擒敌制胜，唯一失算之处，便是杨仞的武功修为竟远高出他的揣度；他目视杨仞，从容又道：“不过杨帮主也莫忘了，那阿叶可还在我手里……”

“去你娘的阿日阿夜，老子不认得。”杨仞嗤笑一声，随手挥出雪刃，刀背在岳凌歌周身几处穴道上一点即收，一霎里岳凌歌神色微变，却仍伫立不动，任凭杨仞将他制住。

岳凌歌呵呵一笑，道：“若在下使出真本事，虽未必能胜，但料想也不至落败……只是如此一来，却须与杨帮主生死相搏，在下还是不冒这个险了。”

杨仞不知他这话是真是假，也懒得去想，转身看向温蔚，正待开口，忽听徐开霁叹道：“那阿叶才只十三四岁，秉性善良，咱们不可不顾。”

岳凌歌闻言接口道：“不错，徐前辈言之有理，杨帮主慎思，可别意气用……”

杨仞听得不耐烦，道：“他便是还没断奶的孩子，又关老子屁事？”说话中快步走近温蔚，笑眯眯看着他，又道：“温前辈，藚草解药在哪？你若不说，我一刀劈开你的头壳，你说好不好玩？”

温蔚一怔，心下虽怒，但知眼前这小子狂悖无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便低声说了解药的所在，却是在一旁的货担里。

杨仞依言找出那瓶解药，想了想，又回身笑道："这解药若是假的，你们藏玉楼上任楼主温歧死不瞑目，化为永世不得超生的厉鬼，温前辈若没给假药，便请点头同意吧？"

温蔚心中恨极，犹豫片刻，却又指点杨仞从货担里取出了另一瓶药。

杨仞哈哈一笑，道："温前辈，你到这时候还敢弄鬼，我倒有些佩服你了。"

温蔚冷脸不语，他说与杨仞的第一瓶药仅能暂时抑住毒性，过得两三日却又会发作开来，到时他便能再找时机去擒拿徐开霁，却不料转眼就被杨仞识破。

杨仞将解药拿给徐开霁服下，随即看向岳凌歌，问道："岳公子，你们将那位阿日，藏在哪里了？"

岳凌歌道："……是阿叶。"

杨仞"嗯"了一声，又晃了晃手中的雪刃。岳凌歌苦笑一声，说出了藏匿阿叶之处。

杨仞沉吟片刻，也不知那地方是否还有埋伏，便又对温蔚道："那便有劳温前辈去将阿叶带来此间。你一个人去，两个人回来，若再敢弄鬼，我就只好将岳公子剁了做成烧鹅。"

他说完随手横挥一刀，刀风扑到温蔚身上，顷刻将他被封的穴道撞开。

温蔚身躯一晃，与杨仞默然对视片刻，道："好，只要你不危害岳公子，温某便走一趟。"说完慢吞吞地迈步走向货担，便想拾起。

"留下货担。"杨仞见状喝道，"他娘的，你老兄快去快回，你还想沿路卖点货不成？"

温蔚双臂微颤，攥紧了掌心，却没回头，仍是缓步去远了。

徐开霁轻叹道：“温歧死后，藏玉楼后继无人了么？”

杨仞对于藏玉楼的后继却无甚感慨，大剌剌走到岳凌歌身前，笑道：“岳公子，我再请教你一事：留影舫的船现下到底在哪？你让陈彻和你家侍女到湖上，当真是赏月去么？”

第一章 浮舟问剑（十七）

岳凌歌闻言目光微动，轻笑道：“我确是让他们赏月去，至于他们会不会做些别的事，那我也不得而知了。”

杨仞将信将疑，心知岳凌歌深沉诡诈，倘若有意隐瞒，只怕也极难套出他的实话来，便转口道：“那么岳公子此来岳州，究竟所为何事，恐怕不仅是来收徐前辈的‘青锋令’吧？”

岳凌歌坦然道：“实不相瞒，我家小侍女的生母便在留影舫上，我便想在她出嫁之前，带她来见一见她的娘亲。”

杨仞微怔，道：“严姑娘的娘亲竟是‘留影舫’的刀客么？不知姓甚名谁？”

岳凌歌微笑道：“那女子在武林中没什么名头，即便说了，杨帮主也不认得。”

杨仞笑道：“是么，岳公子不妨说来听听。”

岳凌歌略一犹豫，道：“那女子名叫秦芸。”

杨仞闻言看向徐开霁，徐开霁皱眉回想片刻，道：“‘留影舫’的女刀客甚少，过去月余与我交过手的刀客里，应当没这个名字。”

岳凌歌一怔，随即沉吟道：“想来是那秦芸没用真名。”

杨仞想了想，问起‘留影舫’刀客如何传承，徐开霁道：“历来‘留影舫’所收的弟子，有些是湖上渔民的孩子，有些则是他们收养的孤儿。门徒一旦上船，除非被逐出门派，往往终生不再婚配。”

杨仞点头道：“如此说来，严姑娘的娘亲是生下严姑娘之后才上的船吧，不知她从前出身哪里，严姑娘的父亲又是何人？”

岳凌歌心知杨仞心思极快，若被他追问下去，不免涉及许多隐秘，便笑呵呵道：“这我倒也不甚知晓，等见到知雨，我再问问她。”

杨仞本来对严知雨也不甚关切，便又转口问起燕寄羽近来的动向，却也没问出什么来；便在这时，忽然远处一个瘦小的身影跌跌撞撞地奔近，却听身旁的徐开霁轻声道：“是阿叶。”

杨仞恍然笑骂：“他娘的，温蔚胆小如鼠，竟让这小孩儿自己跑回来了。”他虽曾言明叫温蔚“一个人去，两个人回来”，但见温蔚既放了阿叶，此事也算妥善了结，便又转头打量起岳凌歌来。

过得片刻，杨仞道：“岳公子，咱们今夜就此别过，便委屈你在街上吹吹风，料想过不了半个时辰，你被封的穴道便能通开。”

岳凌歌微笑道：“多谢杨帮主。”言毕身躯轻晃，竟已自己解开了穴道，转身捡起货担，头也不回地走远了。

杨仞心下微凛：“他娘的，真不知这胖子的修为究竟多深。”随即对徐开霁道：“徐前辈，咱们找个地方歇歇吧。”

两人领着阿叶走在长街上，徐开霁安慰了阿叶几句，阿叶受了惊吓，唇舌打颤，只紧紧拉着徐开霁的手。

杨仞问起徐开霁今后打算，徐开霁道：“徐某既管了‘留影舫’之事，便会管到底，料想那些刀客重诺守信，也定会再设法联系徐某。待得此间事了，徐某便前去华山，将‘青锋令’奉还燕山长。”

他说完轻叹一声，端详着杨仞，忽道：“不过徐某倒有些好奇，杨帮主既要与‘正气长锋阁’为敌，为何方才不擒下岳凌歌？他是‘正气长锋阁’的阁主之一，料想对杨帮主颇有用处。”

杨仞道：“岳凌歌做事古里古怪，未必真心为燕寄羽出力，留着他帮燕寄羽，也不一定是坏事。”

徐开霁颔首道：“原来如此。”顿了顿，又道，“今夜多谢杨帮主仗义相救。”

杨仞摇头道：“徐前辈，我救你可不是因为仗义。”

徐开霁道：“那是为何？”

杨仞道："因为你是'青锋令使'，而'青锋令使'又是'正气长锋阁'的脸面，我想请你加入'乘锋帮'，利用你的身份来削减'正气长锋阁'的声威。实不相瞒，还有几位青锋令使，如'快剑'展梅，我也已派人前去联络。江湖中佩服燕寄羽的人甚多，须得让他众叛亲离，声名扫地，才好扳倒他。"

徐开霁莞尔道："杨帮主说起'利用'二字，倒是颇为坦荡。"

杨仞亦笑道："不错，倘若徐前辈不愿入帮，我自也不会强求。"

徐开霁却不接口，沉吟一阵，轻叹道："杨帮主是否想过，江湖中佩服燕山长的人甚多，自然也有多的道理。"

杨仞道："世人多半糊涂得很，那也不足为奇。"

说话中，三人经过一处宽大的屋檐，徐开霁停步道："杨帮主，咱们便在这里歇息吧。"言毕从行囊里取出一张褥子。

杨仞一愣，道："徐前辈，你伤势未愈，还是让我请你住客栈吧。"

徐开霁笑道："那倒不必了，睡在这里，接通天地之气，伤势好得更快。"说着径自躺下。

杨仞对于吃喝住行之事本也是无可无不可，闻言便道："那好。"随即也躺在地上，头枕行囊，便要睡觉。

阿叶忽道："两位大侠，你们安心睡觉，我给你们盯着，若有坏人来到，我就叫醒你们。"

杨仞眼瞧阿叶双拳攥紧、神情认真，不禁微微一笑，以他现下修为，睡梦中周遭有任何异动，立时便能醒觉，也无须旁人望风，但他不忍拂了阿叶的好意，便道："好，我睡一会儿，便起来替你。"这时一旁的徐开霁却已打起鼾来。

少顷，杨仞渐渐睡熟，做起了一个轻宁柔和的美梦，嘴角露出浅笑；忽觉周身气机微紧，听见一道轻盈的脚步声在夜风中缓缓靠近。

杨仞睁眼瞧去，淡淡的月色之下站着一个素裙女子，却是秋剪水。一旁的阿叶嘟囔道：“我、我瞧这位姐姐不像是坏人，便没叫醒你……”

杨仞翻身跃起，与秋剪水对视片刻，揉了揉惺忪的睡眼，道：“秋姑娘，你怎么从我梦里走出来了？”

秋剪水脸颊微红，道：“杨仞，你胡说什么。”

【上架说明】从下次更新开始，本书的新章节将转为付费订阅模式。

第一章 浮舟问剑（十八）

徐开霁方才亦已醒觉，听见杨、秋的这两句对话，寻思一阵，翻了个身，再度睡去。

秋剪水问起徐开霁的身份，杨仞说了，秋剪水神色微变，便想上前拜见；杨仞回头笑道："徐前辈……"

徐开霁含糊咕哝一声，侧身背对两人，随即鼾声大作。

杨仞一怔，与秋剪水相顾一眼，以两人的修为，均听出徐开霁已然醒来，但见他既然装睡，却也不好说破，杨仞想了想，轻声道："秋姑娘，咱们还是走远些，莫扰了徐前辈歇息，我正有些话想私下和你说。"

秋剪水闻言只觉心跳莫名收紧，静默不语，随着杨仞走去一旁。

杨仞道："秋姑娘，我请你来岳州，是有一件要紧事说与你。"

秋剪水一怔，道："不是游湖赏春么。"

杨仞随口道："嗯，游湖是要去的，不过也不急于一时……"不知为何，他觉得秋剪水在听闻有"要紧事"后，神色似乎冷淡了不少，他挠了挠头，继续道："还是先说要紧事：你们巴山'烛照剑'有一位副掌门，名叫穆清池，是么？"

秋剪水道："是又如何？"

杨仞道："据我所知，这位穆副掌门暗地里已和燕寄羽达成约定，要在今秋之前罗织你的罪状，夺去你的掌门之位，将你囚在巴山，由他率领门徒前去华山武林大会，从此彻底服从于正气长锋阁。"

秋剪水颤声道："这、这怎么可能？穆师叔不会是这样的人。"

杨仞道："此事是两月之前，贺风馗在跟踪龙钧乐时，亲耳听见他与穆清池说的，想来龙钧乐还不敢假传燕寄羽的命令。"

秋剪水一时凝思不语，先前穆清池回到巴山后，却未曾向她提及见

过龙钧乐之事。

杨仞道："你若一直待在巴山，随时可能遭到穆清池的暗算，故而我才邀你到岳州相见。"眼看秋剪水神情忧虑，便又道："秋姑娘，你不必担心，我既知晓了此事，便有法子不让那穆清池得逞。"

秋剪水并非惧怕穆清池的阴谋，只是心里终不愿此事为真，从而同门相残，但听杨仞说得真诚郑重，便轻轻"嗯"了一声。

杨仞仰望月色，忽而哈哈一笑，整个人似乎松弛了许多，道："秋姑娘，这些时日，我甚是担心你的安危，今日见到你，才渐渐放下心来。"

秋剪水心中感动，低声道："我也……我也很担心你。"随即又觉慌乱，忍不住侧头望了一眼，但见徐开霁与阿叶都正酣睡，却仍不禁脸颊发烫。又听杨仞道："对了，秋姑娘，你怎知我今夜睡在这里？"

秋剪水道："我途中曾听你乘锋帮的帮众说起你惯用的暗记，进得岳州城后，便循着你留的记号一路寻来了。"

杨仞点点头，轻叹道："这套记号最初还是我与赵风奇赵老兄同行时，从他那里学来的。"

随后又问起秋剪水途中的经历，在听她讲到贺风馗率众刀客将戚晚词围困时，不禁笑道："我知这冷婆娘要来岳州捉我，也将此事告知了方轻游，后来如何，方兄可将她杀了么？"

秋剪水道："没有。方兄将戚前辈放了。"

杨仞皱眉道："怎么放了？"

秋剪水道："后来方兄赶至茶棚时，却是与他师父赵长希前辈、知味谷的游不净前辈一同来到，原来是燕山长和素微真人派弟子给方兄传信，说愿以赵、游二位前辈作为交换，请方兄放过戚晚词一次，方兄虽将信将疑，却也答应下来，随那弟子前去一处隐蔽山洞，果然救下了被制住的两位前辈。"

杨仞沉吟道："这倒有些古怪，燕、李二人对方兄的动向如此清楚，

能及时传信相救戚晚词，那定然也都在岳州左近……既是如此，那他们为何又不自己现身救人？”

秋剪水道：“这一节确是古怪，不过能救回两位前辈，总也是好的。”

杨仞道：“嗯，方兄做得很对，救人比杀人要紧，今后迟早还有机会杀死戚晚词。”说着哈哈一笑，“两个换一个，说来还是咱们赚了，只是未免有些抬举那婆娘。”

秋剪水继续讲述，在方轻游放走戚晚词之后，赵长希与游不净深感被擒之耻，一气之下便答应了贺风馗的邀约，也都加入了乘锋帮；贺风馗等人亦觉燕、李或在岳州附近，便率众刀客四处探查。而她则婉拒了乘锋帮的护送，径自赶来岳州。

杨仞得知帮中又多了两大高手，甚觉高兴，又听秋剪水说起玄真教的何轻生与“晴川刀”掌门裘驷或也到了岳州，兴许很快便会前来拜会，请求加入乘锋帮。

便在这时，街角黑暗处忽然转出两个鬼鬼祟祟的身影，快步跑到近处，却正是何轻生与裘驷。

杨仞听两人自报了姓名，笑道：“两位来得倒巧。”

何轻生与裘驷心知秋剪水定然要与杨仞见面，自离了茶棚便一直远远地跟着秋剪水，此刻何轻生闻言便道：“也不算巧，我们一直在暗中护送秋姑娘。”裘驷道：“不错。”

秋剪水听得微微蹙眉，道：“何道长，裘掌门，你们尚未告诉我，起初究竟是如何寻到我的？”

裘驷干咳一声，道：“这个……这只是细枝末节，不说也罢。”随即转身对着杨仞拱手长揖，提出了入帮之事。

杨仞瞧他吞吞吐吐，倒有些好奇了，便笑道：“我们乘锋帮都是有话直说的爽快人，裘掌门言辞遮遮掩掩，倒似与我帮的脾性不大相合。”

裘驷与何轻生对视一眼，只得照实说了，原来先前“晴川刀”一派被玄真教鄂州分坛打得四下逃散，其中有个弟子撞见了孤身赶路的秋剪水，见色起意，便想非礼秋剪水，却被秋剪水打退；这弟子瞧出秋剪水的武功似是巴山“烛照剑”一路，设法禀告了裘驷，裘驷便在左近打听搜找，这才寻得秋剪水的行踪。

秋剪水途中确曾遇到几名宵小无赖，却没想到其中之一便是“晴川刀”弟子，闻言静默不语。

杨仞眉头大皱，耳听裘驷与何轻生再度请求入帮，却不接口。裘、何二人面露苦笑，连连赔罪，杨仞沉吟道：“我想请两位帮我做一件事，待到事成，我自然欢迎两位入帮，不知两位意下如何？”

裘驷忙道：“甚好，甚好。”却也不问何事。

杨仞颔首笑道：“我瞧两位挺擅长寻人，便想请你们帮我找一找留影舫的下落。你们找到之后，便来告诉我一声。”说完看了一眼睡梦中的徐开霁，又道，“嗯，你们到时若遇见这位穿道袍的徐前辈，告诉他也是一样。”

何轻生与裘驷闻言均想，留影舫自然便在洞庭湖上，那又有什么难找的，当即连声答应下来。

待得两人告辞离去，远处躺在褥子上的徐开霁忽道：“多谢杨帮主。”

秋剪水一怔，这才恍悟徐开霁修为极深，耳力非凡，恐怕方才自己与杨仞说的许多话也都被他听去了；沉静片刻，忽听杨仞道：“秋姑娘，咱们去湖边走走吧。”

秋剪水面色愈红，直想快些逃离此地，便与杨仞朝着城西走去。

长街清旷，两人走出一阵，谁也没再开口；转过一处街角，两人忽而同时转头看向对方，似乎都有话要说，杨仞便道：“秋姑娘请讲。”

秋剪水轻声道：“杨仞，你先前是梦见了我么？”

杨仞道：“嗯。”

秋剪水道：“你梦见我什么？”

“这……”杨仞神情微微慌张，“这可不能说。”

秋剪水点点头，又道：“那你刚刚想说什么？”

杨仞道：“我刚才想说……啊，我忽然忘了。”

秋剪水瞪他一眼，也不再追问，两人谈起分别后的各自经历，秋剪水渐渐发觉一事，忽道：“杨仞，你以前说话时颇多粗口，很是不雅，怎么现今却转了心性似的，不说那些粗口了。”

杨仞并未转变心性，只是在秋剪水面前不自禁地有所收敛，闻言一愣，摇头笑道：“我现今说话很文雅么，我倒没觉得，他娘的。”说完却觉这一声“他娘的”颇为刻意，不似往常那般直抒胸臆。

秋剪水见他神情似有些发窘，不禁抿嘴一笑。杨仞道：“秋姑娘，你笑什么？”秋剪水却转口说起了别的。

两人便走边谈，来到城外的渡口，望见岸边坐着一男一女，面对着月色之下清粼粼的湖水；秋剪水凝神瞧去，道：“那两人似是陈彻与严知雨。”

第一章 浮舟问剑（十九）

杨仞眼瞧陈、严二人呆坐不动，便对秋剪水使了个眼色，蹑步走过去；秋剪水一怔，也随着他悄无声息地走近岸边，方自伫足，忽听严知雨轻声道："陈公子，你冷么？"

又听陈彻闷声闷气道："我不冷。"

严知雨道："我也不冷。"静默一阵，又道，"陈公子，你喜欢我吗？"

杨仞与秋剪水听见她这一问，不自禁地对望一眼，随即又各自侧开了目光。

却听陈彻答道："不喜欢。"

严知雨道："我也不喜欢陈公子。"

他两人说话时仍是并肩僵坐，脖颈转也不转，杨仞瞧在眼里，既觉好奇又觉好笑，等了片刻，见两人都不再开口，便清咳一声，道："陈兄，严姑娘，你们在赏看湖水么？"

陈彻在这片刻间便已快要睡着，闻言吓了一跳，起身与杨、秋打过招呼；严知雨垂着头静立一旁，却是一言不发。

杨仞看了一眼拴在岸边的小舟，道："陈兄，你们刚从湖上回来么，不知是为了什么事？"

陈彻点了点头，一五一十道："先前岳公子让'留影舫'藏在……"严知雨听到这里，神情微紧，似不欲陈彻说下去，却又怯生生地不敢拦阻，只将头颈垂得更低。

陈彻打了个哈欠，慢慢讲叙清楚，原来先前岳凌歌暗助"留影舫"藏在湖上一处偏僻的芦丛里，今夜却将画舫藏匿之处说与了陈彻和严知雨，授意两人悄悄前去船上，从而使得秦芸、严知雨母女相见。

杨仞一怔，恍然笑道：“果真是岳凌歌弄鬼。严姑娘，你今夜可见到了令慈么？”

严知雨神色微黯，摇了摇头。

陈彻继续道：“可是我们乘舟来到岳公子所说的芦丛之后，却没看到什么画舫，我们在周遭找了许久，也没找见一只船。”

杨仞道：“这倒奇了，难道是岳凌歌闲来无事，撒谎消遣你们么？”

陈彻摇头道：“应当不是。岳公子叫我们前去与‘留影舫’刀客相见，非只是想让严姑娘见到母亲，还让我们给那些刀客传信：须得速速弃船遁走，否则恐有极大危险。”

杨仞心中惊疑，问道：“不知是什么危险？”

陈彻道：“岳公子没说。”

杨仞转念一想，又问道：“陈兄，若说严姑娘听命于岳凌歌，倒也理所应当，你却又为何愿意替他给‘留影舫’传信？”

陈彻道：“岳公子说，他是为了救‘留影舫’，还说若是我家主人知道了，也定会赞同此举。”

杨仞点点头，心想：“这位陈兄是极聪明之人，应当能辨出岳凌歌所言是真是假。”眼瞧陈彻一副昏昏欲睡的模样，又想：“嗯，就怕他懒得去辨……”

忽听秋剪水道：“湖上有一只船回来了。”

杨仞转头望去，但见月光湖水溶成一片清盈，一叶小舟飘悠悠近岸，舟上立着两人，其一是“红罗山庄”庄主虞夙，另一人白衣如月，赫然却是方白。

先前虞夙不齿于岳凌歌、温蔚的卑劣行径，径自拂袖而去，心底却仍有一丝郁结，一路走回碧湖轩后，仍难舒解：他虽未相助岳凌歌，却也没对徐开霁施加援手，终究有亏于“侠义”二字。

他自诩高洁傲岸，此事颇让他耿耿于怀，以至于久久难眠，索性出了客栈，来到湖边，便想独自乘舟去寻留影舫。这却是他平生头一回出行不带仆从。

然而未及出发，虞夙便在岸边遇见了方白，虞夙毕生修剑，对于武林公论的“天下第一剑客”自是深深钦佩，得知方白也是要找寻“留影舫”的画舫，便邀请方白同舟。

虞夙多年前曾见过方白一面，今夜有缘再会，饶是他被仆人伺候惯了，却也甘愿手执木桨，为方白划船。虞夙修为深湛，划桨时运上了“澄霞功”，小舟在湖上漂流甚疾，两人搜寻半晌，却一无所获。

此际虞夙望见杨仞、陈彻等四人，面现怒色，当即纵身跃上岸来；方白神色淡然，身影在月下一空，宛如随风飘散，再显露时，已与虞夙一齐走近四人。

虞夙哼了一声，道：“陈令使，白日里你还说没有暗助杨仞，怎么半夜却与这‘刃贼’同在一处？”

陈彻懒洋洋道：“我与杨兄只是在湖边巧遇罢了。”此言倒是实情，虞夙却不甚相信，冷笑道：“既是如此，不知深夜陈令使缘何来到湖边？”

陈彻道：“我去湖上找留影舫，没找着，便又回来了。”打了个哈欠，又道，“唉，白找了一趟。”

此言仍是实话，虞夙听着却颇觉刺耳，仿似陈彻是在讥讽自己“白找一趟”，一瞬间目光骤然锋锐，紧紧盯着陈彻。

两人对视一阵，陈彻好奇道：“虞前辈，你看我做什么？”

虞夙缓缓点头，便要出言邀战，瞟见一旁笑呵呵的杨仞，心念微动，转头想要询问杨仞，犹豫一会儿，却没开口。

杨仞眼珠一转，瞧见虞夙神情，已猜出大概，便道：“虞前辈，你不必担心。”

虞夙皱眉道：“虞某担心什么？”

杨仞微笑道：“徐前辈没死，也没被岳凌歌捉去。”

虞夙心中顿时一松，恍若卸下了一具枷锁，转念又想到这小贼居然猜中了自己的心思，又觉颇为气恼；夜风拂过，虞夙忽感脊背发黏，却是方才听闻杨仞所言之后，不知不觉竟出了一身冷汗，他目视杨仞，暗忖：“倘若这小子刚才说的是徐兄死了，我此生又该如何自处？”

方白从旁瞧了虞夙一眼，虽不知虞夙在想什么，却看出虞夙短时里心境遽变，似乎有所领悟，又似有些痴惘，便道：“虞兄慢慢思之，别太伤神了。”

虞夙醒过神来，这才察觉冷落了方白，暗道一声惭愧，环顾杨仞四人，心想：“这些年轻之辈，自然不识得方兄，稍后他们听见眼前之人便是‘剑天子’，还不知要如何惊讶。”

想到这里，便要为四人引见方白，忽听杨仞笑道：“方老兄，我本以为你还要过两日才到岳州。”

“我收到你的传书后便动身了，”方白闻言莞尔，对着杨仞微微颔首致意，又道：“方白参见帮主。”

第一章 浮舟问剑（二十）

虞夙闻言脸颊一颤，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脱口道：“方兄，难道你……”

方白淡然微笑道：“虞兄，在下如今已是‘乘锋帮’的帮众。”

虞夙喃喃道：“竟是如此。”一边说话，一边不自禁地连连摇头。

秋剪水从前倒曾屡次听杨仞吹嘘方白是他的帮众，只是一直半信半疑，此刻见方白亲口承认，也不禁一惊。

杨仞瞥见虞夙神情如遭重创，暗觉好笑，随即对着方白略一拱手，道：“方老兄，你方才是去游湖么，今晚打算睡哪儿？”

秋剪水听得微微蹙眉，道：“杨仞，你与方前辈说话，怎可如此散漫随意？”

杨仞却不以为意，笑嘻嘻道：“嗯，方老兄是我的前辈，我是方老兄的帮主，两相抵消，我俩正该平辈论交才是。”

秋剪水瞪他一眼，杨仞挠了挠头，转身正对方白，躬身揖道：“晚辈杨仞，见过方前辈。”只是神情古怪，如做鬼脸似的。

秋剪水径自上前两步，对着方、虞二人施礼道：“晚辈巴山‘烛照剑’弟子秋剪水，久闻方前辈、虞前辈高名。”身姿语气都甚是恭谨。

虞夙还了半礼，淡淡道：“幸会秋掌门。”

方白颔首道：“秋姑娘不必多礼。”言毕却微觉诧异：去年春天，他在春雪镇外为救杨仞，曾与秋剪水短暂交手，当时秋剪水与杨仞势同水火，可是今日这两人相互间的神态语气却似已颇为亲密，当真不知是何缘由；想到这里，他瞧瞧杨仞，又瞧了瞧秋剪水。

秋杨二人见方白神色异样，忍不住对视了一眼，方白心中顿时恍悟，暗叹道：“方白呀方白，你可真是老了。”

湖边一时寂静，虞夙冷眼旁观，忽道：“方兄，不知你此来岳州，究竟所为何事？”

方白未及开口，杨仞已抢先道：“这是我们‘乘锋帮’的机密要事，可不能说与外人。”

虞夙却看也不看杨仞，目视方白片刻，轻叹道：“方兄是非凡之人，行事必有非凡因由，虞某也不多问了。”

方白拱手道：“虞兄过奖，多谢虞兄海涵。”

随后，杨仞又与方白交谈了几句，得知他是与虞夙同去找寻留影舫未果，心下愈发惊疑：“连方白都找不到留影舫，此事可真是蹊跷之极了。”

他沉思一阵，仍不得其解，看了看陈彻，见他杵在原地，眼睛似睁似闭，也不知是否还醒着，便又对方白道：“方老兄，我与秋姑娘先走一步，我瞧虞前辈方才似是要为难这位陈兄，稍后就劳烦你多劝劝虞前辈了。”

杨仞眼看方白微微点头，当即道：“秋姑娘，咱们走吧。”秋剪水犹豫一霎，对着方白、虞夙等人行礼告辞，随即与杨仞转身走去。

虞夙望着杨仞走出十余步，忽而冷冷道：“杨仞，虞某可还没让你走。”言毕又看向方白，正色道：“方兄，你若要救护这位‘刃贼’，虞某不自量力，也只得与你一战。”

先前他因未曾相助徐开霁，自觉有亏于侠义之道，后来得知徐开霁脱险，心境明畅了许多，刚才瞧着杨仞的背影，短时便想得清楚：若因忌惮方白的剑术而放任杨仞堂皇离去，却也同样愧对“侠义”二字。

杨仞闻声停步回身，打量着虞夙，他已隐约猜到了虞夙的心病，便笑呵呵道：“虞前辈，我替你救了徐开霁，你却要为难我么？”

虞夙皱眉道：“你救不救徐兄，都与虞某无关，又怎说是替虞某救的？”

杨仞摇头道：“我若不救徐开霁，他现下已然死了，那便是被虞前辈害死的。”此言颇有些强词夺理，却恰恰戳中了虞夙心中郁结之处，虞夙沉默一阵，漠声道：“念在你救过徐兄，今次虞某便让你先走，下回定不相饶。”

杨仞闻言笑道：“多谢虞前辈。”便与秋剪水向岳州城内走去。

虞夙收敛目光，扭头注视陈彻，哼了一声，正待开口，却听方白道：“虞兄，你我多年不见，便去找个地方喝酒长谈如何？”

虞夙一怔，片刻后苦笑道：“好，就听方兄所言。”

……

待到远离了湖边，秋剪水好奇道：“杨仞，我还以为你刚才一定忍不住，要说些难听的话来惹怒虞前辈。”

杨仞道：“今夜虞夙没帮岳凌歌、温蔚一起对付徐前辈，足见他为人不坏，我又何必与他拼个你死我活？他虽打不过我，我却也不想杀他。”

秋剪水微笑道：“数月不见，你的口气倒是越来越大了，连‘红罗山庄’的庄主也打不过你。”

杨仞笑道：“过奖过奖。”随后秋剪水问起今夜杨仞与虞夙、温蔚等人交手的经过，杨仞略讲了几句，便觉不耐，摇头道：“咱们数月不见，又何必总说这些。”

秋剪水一怔，道：“那么数月不见，该说什么？”

杨仞想了想，他心中对于燕寄羽的阴谋、岳凌歌的用心以及“留影舫”的画舫究竟去了哪里，都颇有疑虑，本来也打算与秋剪水商议一番，可是此时此刻，却又莫名地都不想提，脱口说出一句怪话来：“数月不见，便该什么也不说。”

秋剪水也不诧异，轻轻“嗯”了一声，道：“好。”

月光淡薄，夜风轻悠，两人静静走回城中，朝着徐开霁铺褥子歇息

处行去，目光只是偶尔交会，却不约而同地越走越慢；许久过去，均觉心中一片安宁舒畅。似乎月色与轻风都充盈在心胸中，每一步迈出都像乘着羽毛，随时便会飞起来。

杨仞想起日后对抗“正气长锋阁”、挫败燕寄羽，定然艰险重重，然而走着走着，忽然间就再无忧惧，觉得世上一切的难事都全不在话下，心说：“我一定能做到的，不是为了师父，不是为了十年前雪地上的自己，哪怕就只是为了眼下这一刻……”

他转头看向秋剪水，看着她眼眸中映出的自己。

“我也一定能做到。”

第一章 浮舟问剑（二十一）

杨、秋二人回到徐开霁歇息的那处屋檐下时，天已蒙蒙亮。

徐开霁与阿叶都已睡醒，在他俩身旁还站着两人，却是陈彻与严知雨。

杨仞一怔，道："陈兄，严姑娘，你们怎会在这里？"

陈彻张了张嘴，忍住哈欠，略略解释了几句，原来先前他与严知雨回到碧湖轩，将留影舫未在芦丛里的事讲出，岳凌歌大惊，思来想去，便让他俩到城中找寻徐开霁与杨仞，替他传话：从今日起，双方不妨互通消息，无论谁先找到留影舫的下落，都立时告知对方。随后陈彻与严知雨在街上奔走许久，也是不久前才找到此间。

徐开霁得知竟是岳凌歌暗助留影舫藏起，颇为吃惊，又听说如今岳凌歌亦已不知留影舫的下落，更是深深皱眉，尚未答复陈彻，便见杨仞与秋剪水回来。

杨仞听明情由，笑道："岳凌歌变脸倒快，前半夜还设下毒计暗算徐前辈，现下天还没亮，便又要与我们结伙了。"

陈彻道："岳公子说，'这是为了救留影舫，还请徐前辈与杨兄务必答允。'"

杨仞打量陈彻，笑道："陈兄，你这般……咳咳，这般不爱动，倒是愿意替岳凌歌跑腿。"

陈彻道："岳公子说，他若只派严姑娘来传话，怕杨兄不肯相信。"

杨仞与徐开霁相顾一眼，各自沉吟不语。秋剪水一直静静旁听，这时才上前拜见了徐开霁。

严知雨偷眼瞧着杨仞与秋剪水，忍不住好奇道："杨公子，你们这是才从湖边走回么？"她与陈彻从湖边先返回客栈，与岳凌歌交谈一阵，后又出来找徐开霁与杨仞，本以为杨秋二人离开湖边更早，应当早已和徐

开霁会合才是，却不料反而落在自己后面。

秋剪水闻言脸颊微红，杨仞却只随口笑道：“嗯，我俩走得慢了些。”

严知雨神情中仍颇好奇，却也不敢再追问，便从行囊里取出一个锦织的小包袱来，轻声道：“我家公子说，他昨日很对不住阿叶，这里面有一点银两，便是赔给他的。”

徐开霁一愣，接过包袱掂了掂，递给阿叶，笑呵呵道：“这里面的银两可不少呀，你家公子昨日也挺对不住徐某，可也有什么赔礼吗？”

严知雨摇头道：“我家公子说，徐前辈是淡泊俗物的高人，瞧不上金银珠宝的。”

徐开霁悻悻道：“我再淡泊俗物，也须得穿衣吃饭。”顿了顿，又道，“岳公子既有诚意给阿叶赔礼，我便答允他吧，只盼能及早找到留影舫。”

严知雨慌忙道谢，陈彻却又站在一旁犯起了困。

杨仞问道：“陈兄，后来虞夙没再难为你们么？”

陈彻道：“没有。后来方白前辈邀他去喝酒长谈，他两人便径直走了。”

徐开霁神色微变，细问了几句，颔首道：“以方白的身份，天下除了刀宗、燕山长等寥寥三两人，谁还配与他喝酒长谈？他给虞夙这么大的面子，虞夙自是非答应不可。”

杨仞笑道：“是么，那我改日可要和方老兄喝上几杯。徐前辈，到时咱们不妨一起喝。”

“多谢杨帮主好意，”徐开霁摇头一笑，道，“我既不敢当，也不怎么想和方白一起喝酒。”

便在这时，诸人听见身后传来门栓拉动声，屋檐下的木门缓缓打

开，却是这处宅院里有人睡醒出门，那人瞧见一堆人聚在门前，地上还铺着一张褥子，顿时瞪眼骂道："哪来的野人，敢在我家门口睡觉？"

徐开霁也不着恼，笑道："打扰了，我们这便走。"

诸人走到街上，陈彻与严知雨告辞离去，徐开霁看了看阿叶，道："如今岳凌歌等人已不会再难为你，我便先送你回'春风酒楼'吧。你新得了不少银两，可须收藏妥当，别让酒楼掌柜瞧见。"

阿叶答应一声，又道："徐道长，我自己用不完这么多银两，咱们俩平分吧。"想了想，又道，"不，你年纪大，你拿多，我拿少。"

徐开霁拍了拍他的肩膀，微笑道："正因你年纪幼小，又是孤身一人，以后还不知有多少时候须用银两，你且自己收好吧。"

走出一会儿，杨仞问道："徐前辈，你方才为何要答允岳凌歌？他可狡诈得很，他自己要救'留影舫'，又要替燕寄羽对付你，便把'留影舫'的船藏起来再嫁祸给你，这一石二鸟的诡计着实可恶。"

徐开霁道："嗯，那你说他又为何要派人来找我？"

杨仞笑道："那当然是因为他弄巧成拙，将船藏丢了，自己实在没法子，才来求助徐前辈。"

徐开霁叹道："不错，岳凌歌已没法子，可徐某也是实在没法子了。"说话中面露忧色。

他过去月余耗费极大时辰精力，便是想不增杀伤地处置好"留影舫"之事，却不料事将成功之际，又遭遇这般波折，沉思一阵，又道："刚才听杨帮主说，以方白的本事，也没找到留影舫，此事怕是极难。"

杨仞点头道："确是有些难，咱们今日再去湖上，好好找找。"

徐开霁默不作声，过得片刻，忽道："杨帮主，不知你为何要将方白邀来岳州？"

杨仞随口答道：“既是徐前辈问起，我也不隐瞒了——我是请方老兄来帮我打架的。”

徐开霁道：“打谁？”

杨仞笑道：“徐前辈当真猜不到么？”

徐开霁干咳一声，道：“先前杨帮主与秋掌门交谈时，徐某睡得不甚踏实，一不留神便听见了几句……”

秋剪水闻言紧紧抿唇，只觉耳根发热，却听徐开霁继续道：“我听二位说，燕山长与素微真人也都到了岳州左近，是么？”

杨仞道：“不错，否则他们绝难及时派人找到方轻游，救回戚晚词的性命。”

徐开霁颔首道：“那么依照徐某猜测，杨帮主过去几个月里故意泄露自己的行踪，让一些人猜到你或会赶赴岳州，该是想将燕、李二人引来擒你。你邀方白来岳州，是让他来帮你和燕、李打架吧？”

”嗯，”杨仞大剌剌道，“差不多便是如此。”

徐开霁神情微凛，道：“那么杨帮主手下的几百刀客，想来也都埋伏在岳州了？”眼见杨仞微笑不语，便又问道：“可是徐某有一事不明：燕山长手下众多，你又怎知他会亲身前来？若只引来虞夙、戚晚词等人，恐怕还不值当惊动方白。”

杨仞道：“我手中有刀宗的书信，燕寄羽去年派出郭正、戚晚词没捉住我，他手下虽多，身边却再没信得过的高手，定会亲自来取。”说完轻笑又道，“若我运气不坏，不用等到今秋华山上，这几日便能拔掉燕寄羽的鸟毛了。”

第一章 浮舟问剑（二十二）

徐开霁闻言缓缓点头，随即又莞尔道："杨帮主，咱们相识不过短短两日，你便肯将这般大事实言相告，当真是胆识过人。"

杨仞笑道："不论徐前辈愿不愿意入我'乘锋帮'，我都信得过徐前辈。"

徐开霁听他重提入帮之事，只呵呵一笑，便转口道："先前我听秋姑娘和杨帮主说起，赵长希与游不净近日都已加入了乘锋帮……"

杨仞道："嗯，原来徐前辈'一不留神'听见了这么多句。"

"恕罪恕罪，"徐开霁嘿嘿笑道，"说起来，我也有许多年没见过赵兄他们三个了。去年燕山长托付我到岳州约管'留影舫'一派，我料知以赵兄他们的脾性，迟早要与燕山长闹僵，便借机恳请燕山长，到时他们若有冒犯，还望燕山长莫要伤及他们的性命……"

杨仞恍然笑道："原来徐前辈是为了赵长希他们，才答应接管'留影舫'的事。我便说以徐前辈的性情，本该懒得趟这浑水才是。"言毕心想："燕寄羽一早便答应了徐开霁，本也不能杀死赵、游，这般算来，他拿这两人换回戚晚词的性命，倒也不怎么吃亏。"

徐开霁道："那也不尽然。燕山长心系武林，深谋远虑，所作决议都是为武林计，我身为'青锋令使'，为燕山长和'正气长锋阁'做事，也是理所应当，只是盼着能将'留影舫'之事平平安安地处置妥当，别有什么死伤才好。"

杨仞对燕寄羽心系武林云云颇不以为然，便只淡笑道："徐前辈和赵长希前辈三人，想是交情很深吧？江湖传闻，徐前辈的道袍还是赵前辈所赠。"

徐开霁道："我年轻时脱离了门派，独闯江湖时遇识了赵兄、游兄与井兄，与他们颇为投缘，他们便邀我结伴同游，我心中其实很想答应，但我那时正遭师门追捕，奔波狼狈，既不愿连累他们，也不愿被他们可

怜，便断然拒绝……现下想来，当时我还是少年心性，言行未免孤傲决绝，若换作现下——”说到这里，不禁摇头微笑。

杨仞问道：“若换作现下，你便会答应么？”

徐开霁轻叹道：“现下我只想和他们好好喝几杯酒。”顿了顿，又道：“我请客。”

几人边走边谈，来到春风酒楼门前；街边有个乞丐见状缓步走来，在杨仞跟前伫足，低声道：“见过帮主。”觑向徐开霁，却欲言又止。

杨仞随口道：“这里没外人，但讲无妨。”

那乞丐道：“贺副帮主已率众兄弟进了岳州城，他说近日里恐怕帮主有些不便，就不来打扰帮主了，他已命众兄弟四散开来，继续找寻燕、李的行踪。”

杨仞一怔：“我有什么不便？”

那乞丐瞥了一眼秋剪水，却不答话，秋剪水神色颇不自在，眼看杨仞似还要追问，赶忙道：“杨仞，你问问长希真人与游谷主是否也进城了。”

杨仞点头道：“嗯。”却听那乞丐禀道：“两位前辈都与贺副帮主同在一处。”

杨仞道：“甚好，你且去吧。”

那乞丐道声“遵命”，匆匆而去。徐开霁眼见这乞丐眸光清亮、步履轻盈，显是修为不凡，不由得暗自惊赞：“便只‘乘锋帮’的一个寻常探子，竟也是这般高手。”

杨仞转头看向徐开霁，笑道：“徐前辈要和故友喝酒，眼下倒不是难事了。”

徐开霁颔首叹道：“嗯，只可惜还少了井兄。”

杨仞道：“燕寄羽将井前辈交与了‘无颜崖’的明映雪，也不知如今安

危如何。”

“原来如此。”徐开霁神情微松，道，“明姑娘与井兄之间情谊深厚，想来井兄定然无虞。”

杨仞回想当日明映雪命人将井凡石捆起时的冷漠语气，心说：“怕是也不一定。”转念问道：“徐前辈，你早先便让燕寄羽莫杀赵前辈他们，那时你便断定他们不是燕寄羽的对手么？”

徐开霁默然片刻，道：“杨帮主觉得，自己能胜过燕山长么？”

杨仞哈哈一笑，道：“那是自然。”

几人说话中领着阿叶进得春风酒楼，陈掌柜瞧见徐开霁，只冷淡招呼了一声，便呼喝阿叶速去干活。

徐开霁心下微奇，从前陈掌柜对他颇为惧怕，今晨却似胆大了不少，但他为人洒脱不羁，旁人怕不怕他，他都不甚在意，便只对陈掌柜叮嘱了几句，说阿叶昨日贪玩未归，请陈掌柜别责罚阿叶。

随后，几人落座吃了些茶饭，商议起找寻留影舫一事，杨仞道：“徐前辈腰伤不轻，这两日不妨便在酒楼里歇息，我和秋姑娘一旦找到画舫，即刻便来知会徐前辈。”

徐开霁一心想要完成与“留影舫”刀客的约定，闻言当即摇头道：“那可不成，今日咱们倘若寻到留影舫，徐某还能与他们比斗几场，若不去，可就耽误事了。”

杨仞点头不语。三人就此出了酒楼，一路来到湖边渡口，徐开霁自己银钱不够，便请杨仞雇了两只小舟，道：“湖面太广，咱们分头找寻，若都找不到，夜晚亥时回到渡口碰面；若你们二位先找到了，务请那些刀客前来与我相见。”言毕撑动竹蒿，架舟远去。

杨仞与秋剪水也随即乘舟来到湖上，找寻一阵，行至水深处，杨仞放下竹蒿，拿起船桨划动。秋剪水眼看船行迅疾，显是杨仞修为深厚，不禁心下暗赞，她不知柳空图传功之举，猜测是杨仞后来看过了刀宗书

信，才得以功力大进，心知杨仞很是要强，曾言绝不会看信，她便也不提此事，只道：“杨仞，听说你如今已有几百名帮众了，是么？”

“不错，”杨仞神情得意，哈哈一笑，又道，“不过眼下他们都去华山了，便只贺风馗、方轻游带着二十多人来到岳州。”

秋剪水一惊，道：“去华山？莫非是去救方、铁等前辈么？”

杨仞笑嘻嘻道：“我以自己为饵，将燕寄羽钓来岳州，同时让萧野谣带着六百刀客到华山停云书院拜山，也不知他们能否攻破‘鸿翼大阵’，救出那些被囚的掌门。”

秋剪水沉吟道：“不单你自己是饵，还有贺前辈、方轻游以及方白前辈，这些你帮中的首要人物也都前来岳州，料想燕山长也定会以为‘乘锋帮’要尽数在岳州会集。”

杨仞颔首道：“我本想多引些人来，但据我探的消息，华山上一直没什么大的动向，燕寄羽胆子倒大，他多半是孤身而来。”

两人一边交谈，一边四下找寻留影舫，晌午过去，仍未见到画舫的踪影。

杨仞吁了口气，转头目视秋剪水，歉然道：“秋姑娘，对不住，说是游湖，却成了找船。”

秋剪水微微一笑，轻声道：“便是这样，也很好。”

杨仞从衣襟内取出那两封刀宗的书信，笑道：“去年燕寄羽曾说你虽没看全刀宗的书信，体内已隐隐有‘意劲’萌生，今日你不妨将另一封信也看了，将‘意劲’彻底悟成。”

秋剪水一怔，道：“那却也不必，这几个月里我琢磨出了一些新的武学心法，已将体内的那一丝意劲与‘心照’之境相融，料想即便再遇见燕山长，也不会被他的‘竹声新月’所制；倘若修全了‘意劲’，或许反而不好。”

杨仞又惊又佩，赞叹道：“秋姑娘，你的天分真高。”

秋剪水性情谦退，素来不以自己武学上的天资与修为自矜，但听杨仞赞得真诚，也不禁抿嘴一笑，甚是开心。

杨仞想了想，又道："我本以为还要在岳州晃荡许多时日，才能引来燕寄羽，却不料他到得这般快。"说完仍将书信递给秋剪水，"刀宗的书信是对抗'正气长锋阁'的关键，秋姑娘，我想请你替我收着。"

秋剪水"嗯"了一声，接过书信。

杨仞继续道："燕寄羽来便来了，有我和方白老兄，还有贺前辈、方轻游在此，断无不胜之理，但为求稳妥，还请秋姑娘携着书信，即日暂离岳州。此事极为要紧，等到我收拾完燕寄羽，自会再与你联系。"说到后来，语气已颇郑重。

秋剪水从他取出书信，便猜到他会说这番话，闻言淡淡道："我帮你保管书信便是，绝不让燕山长夺去。"言下之意，却是要留在岳州。

杨仞苦笑一声，劝说了几次，见她心意甚坚，便也不再多言。

随后，两人继续找寻留影舫，直到日影西斜，夜色渐浓，却仍未寻到，不得不返回渡口。眼看徐开霁尚未归来，两人便在湖边等候。

过得良久，杨仞估摸着已是夜半子时，才瞧见徐开霁乘舟近岸。

两人迎上前去，杨仞问道："找着了么？"

徐开霁道："没有。"随即呵呵笑道："让两位久等了，走走走，我请两位喝夜酒去。"

杨仞笑道："那好得很。"他知徐开霁面上虽不似先前自叹"实在已没法子"时那般怅怅，但心中定不好受，便也不再提留影舫之事。

三人回到城中，杨仞道："徐前辈，咱们去春风酒楼么？"

徐开霁瞪眼道："那里的酒菜太贵，我可请不起。"随即嘿嘿一笑，领着两人来到一处极寒酸的小酒馆落座。

徐开霁将行囊里仅剩的几十枚铜钱都倒在桌上，朗声笑道："有什么

好吃喝尽管端上来，莫要给我省钱。”

酒馆伙计撇撇嘴，收走了铜钱，少顷端来一坛劣酒，几碟小菜。

徐开霁见那酒坛子甚大，点了点头，很是满意，连声招呼两人吃喝。

三人闲谈慢饮，半晌过去，徐开霁喝到酣处，纵声而笑，将眼前的酒碗一拂，趴桌呼呼大睡。

杨仞一怔，转头问道：“秋姑娘，咱们去哪里歇息？”

秋剪水瞪他一眼，一言不发。

酒馆伙计凑近了道：“几位客人，鄙店楼上便有客房。”

杨仞道：“甚好。”取出一些银钱，命酒馆伙计将徐开霁背去客房，而后与秋剪水也各住了一间客房。

翌日清晨，杨仞与秋剪水在楼下堂中碰面，徐开霁却一直睡到巳时才醒，眼看秋杨二人已点好了饭食，顿时眉开眼笑，坐下便吃。

尚未吃完，忽有两人奔进堂中，望见杨仞与徐开霁后面露喜色，却是何轻生与袭驷。

袭驷拱手道：“帮主，我俩可算寻到你们了。”

杨仞听他径直称自己为“帮主”，不禁眉头微皱，道：“袭掌门，何道长，你们寻我有什么要事么？”

“帮主，”何轻生乐呵呵道，“你忘了吩咐我俩的事了？我们找着留影舫了！”

第一章 浮舟问剑（二十三）

徐开霁目光一亮，惊问："当真？"

杨仞心下也甚惊诧："难道这两人竟有这么大的本事？"拱手道："两位辛苦了。昨日我也曾到湖上找寻，却竟未碰见两位。"

裘驷微笑道："昨日我俩没找……"话未说完，便被何轻生扯住衣袖，原来前天夜里他俩接了杨仞的吩咐，心想留影舫向来便在湖上，不费吹灰之力便能找到，可是若找到得太快，未免显得此事太过随便，怕杨仞反悔，或又布置下新的麻烦事来，于是两人昨日便在岳州城里游玩了一整天，今晨才乘舟出湖。

何轻生干咳一声，正色道："总之我与裘兄今天一大早便去了湖上，连早饭也没吃，苦寻良久，终于是幸不辱命；而后想着要及早禀告帮主，便一路飞奔回城。"说完微微喘息，显得甚是疲累。

杨仞淡淡一笑，心说："他娘的，你老兄刚进门时气定神闲，这会儿倒犯起喘来。"

又听裘驷道："不错。我俩刚到湖上时，本没瞧见留影舫，只撞见一艘破破旧旧、挂满渔网的大渔船……转眼间，那渔船上的人忽将渔网尽数丢了，又从船上拆下许多木板来，那渔船就变成了画舫……"

杨仞恍然笑道："只听过人能易容，原来船也能改扮，这'留影舫'使得好障眼法。"转头对徐开霁道，"想是这些船上的刀客信不过岳凌歌，自己躲藏了两日，眼看没什么危险，才又现身。"

何轻生笑呵呵道："他们在湖上待得久了，未免闷得慌，扮成渔民玩一玩，倒也不足为怪。"

说完眼瞧没人搭理他，便又继续道："我与裘兄瞧见画舫后，当即划近了拜见，说是替杨帮主与徐道长找寻他们，那些刀客便让我俩传话回来：今夜亥时两刻，与徐前辈在湖上相会，完成先前之约。"

徐开霁闻言甚喜，颔首道："多谢二位相告。"

杨仞狐疑道："怎么这回不在白天比斗，却改到了晚上？"

徐开霁道："'留影舫'的刀术皆用墨色石刀施展，本就是夜里更难防备，威力更大，此前他们不愿占我这个便宜，但今夜既是最后之战，想来他们也不得不慎重许多。"

杨仞点头道："我记得徐前辈说过，还有八九个刀客未曾与你交手，看来今夜徐前辈是要久战了。"

徐开霁微笑道："只要今夜能完成约定，妥善了结此事，便是再多八九个刀客，徐某也照打不惧。"

杨仞道："那么徐前辈是否打算将留影舫的下落说与岳凌歌？"

徐开霁道："既答允了他，自然要说。不过如今画舫已现，料想他自己也找得着。"沉吟片刻，苦笑一声，又道："去年燕山长派出多名'青锋令使'，赶赴各派，徐某却是干活儿最慢的一个，也无怪燕山长对我不满，要收走我的'青锋令'……"

何轻生眼珠一转，接口笑道："听闻各派里，韶州'画剑堂'是最先服软的，秦川'木余刀'、江州'弹霜亭'等刀派虽然副掌门迟迟不归门派，但明面上也算听服了'青锋令使'的约管……啊，不对，该是'青箫白马盟'最先服软，秦楚没离春山便已投靠了燕寄羽。"

徐开霁颔首道："这位秦公子倒是给燕山长省却了不少麻烦：'九川十三崖'向来以'青箫白马盟'为尊，那些山寨水坞眼见'青箫白马盟'顺服，自也不会再生事端。"

何轻生道："原来如此。"又问道："可是'山中刺'的杀手们行迹飘忽，谁也不知他们的总堂所在，难道燕山长竟也能制得住么？"

徐开霁道："我也不知究竟，但近两月里确是未再听闻有'山中刺'杀手的刺杀之举。"

杨仞道："据我手下探得的消息，是'辽水三刀'精锐尽出，为燕寄羽南下压制'山中刺'，这才使得那些刺客暂时销声匿迹。"

徐开霁神情微讶，他久闻“辽水三刀：金、玉、冰”之名，心知这三派虽也属武林九大刀派，但多年来一直僻处关东，极少踏足中原，便道：“我虽知‘金雀刀’的刘掌门身为‘青锋令使’，定也接到了燕山长的吩咐，却不想竟是金玉冰三派齐出。”

何轻生咋舌道：“燕山长好凌厉的手段。”不禁与袭驷相顾一眼。

徐开霁叹道：“‘画剑堂’、‘山中刺’这些门派未与‘正气长锋阁’硬抗，想来死伤不多，只可惜凉州‘天风峡’付之一炬，楚风萧、赵风奇豪侠气概，却都死于非命。”

杨仞淡淡道：“他们不会白死。”

何、袭二人闻言惴惴不安，又相顾一眼。杨仞见状笑道：“我们‘乘锋帮’便是要和燕寄羽为敌，何道长与袭掌门倘若怕了，还是莫要入帮为好。”

两人沉默片刻，何轻生挠头道：“贫道名为轻生，咳咳，那自然是不怕的。”袭驷亦道：“不错，我等自是要入帮的。”

杨仞心下微奇：“他俩执意入帮，多半是吴重又有什么鬼伎俩。”也不多说，点头道：“那好，从此两位便是我‘乘锋帮’的帮众了。”

何轻生与袭驷赶忙道谢，神情中似都松了口气。

随后，诸人出了小酒馆，徐开霁忽而问道：“杨帮主，不知你买烧鹅的铺子是在哪里？”

杨仞一怔，笑道：“徐前辈又想吃烧鹅了？”

“想吃自也是想吃的，”徐开霁笑了笑，又道，“不过今夜我要与‘留影舫’刀客比斗，倘若手中无剑，未免显得不敬重他们，还须再去找一根鹅毛来。”

杨仞这才想起徐开霁先前那根鹅毛却已被虞夙震碎，便道：“那铺子离碧湖轩不远，咱们正好也去知会岳凌歌一声。”

这时，街上忽有个身形瘦小的少年一边飞奔而来，一边呼喊道："徐道长！徐道长！"却是阿叶奔近。

徐开霁见他跑得气喘吁吁，便轻轻拍打他的脊背，助他理顺气息，道："小兄弟，你怎么来了？"

阿叶满脸焦急，指了指何轻生与袭驷，道："我本来跟着他俩……"缓过一口气，解释了几句：

原来何轻生与袭驷在寻到杨仞诸人之前，曾先去春风酒楼打探，随即匆匆离去，阿叶正有一件要紧事想说与诸人，便舍下店中活计，追向何、袭二人，然而这两人似也怕遭跟踪，脚下忽快忽慢，鬼头鬼脑地转来绕去，阿叶来到这小酒馆所在街上，却将两人跟丢了，便一直在附近转悠。

袭驷听后微微一笑，道："以我和何兄的江湖经验，便是专事盯梢的行家里手也难跟上，又岂能被你这小孩儿……"

"阿叶，你别急，慢慢说，"杨仞打断了袭驷的吹嘘，问道，"你找我们是想说什么事？"

阿叶道："昨天你们走后不久，陈掌柜便让我们准备一桌顶好的酒席，他还亲自去后厨察看了好多次，我很好奇，就向厨子打听，这才知道是我们的大掌柜来了。"

"你们的大掌柜？"杨仞听得迷惑，随即神色微变，道，"莫非是龙钧乐？"

阿叶重重"嗯"了一声，道："就是他。"

徐开霁恍然一笑："怪不得昨天陈掌柜忽然不怕我了，却是来了给他撑腰的人。"

阿叶道："与那个大掌柜一起吃酒席的，还有个四十多岁的人，他好像和木头一个姓，我听见大掌柜叫他'木兄'……"

秋剪水心中微凛，仔细问了那"木兄"的容貌，与杨仞对视一眼，轻

声道：“是穆清池师叔。”

第一章 浮舟问剑（二十四）

杨仞点点头，问阿叶道："你可曾听见龙钧乐与那位'木兄'说了什么？

"听见了！"阿叶大声答道，"他俩在楼上的屋子里喝酒，大掌柜信不过岁数大的伙计，便点了我去斟酒伺候……我听见他俩商量要害秋姐姐！"说着望向秋剪水，脸色颇为担忧。

杨仞细问了几句，阿叶记性甚好，虽不懂武林之事，却也将听到的对话复述得清楚，原来龙钧乐对穆清池说，燕寄羽顾念昔年与郁剪寒的交情，不便亲自对付秋剪水，便由龙钧乐代劳，而依照巴山'烛照剑'的门规，掌门之位传贤不传长，因此穆清池辈分虽高，多年里却一直只是副掌门，心底早已不满，便与龙钧乐合谋要废黜秋剪水。

秋剪水静默听完，脸色苍白，轻声道："穆师叔性情端庄谦和，言行中对名位看得极淡，十多年来常常夸赞郁师姐和我的天资修为，从未表露过自己想当掌门的意思。"

阿叶一口气说完许多话，神情激动，又道："他俩当我什么也听不明白，但我知道他俩是要害人！"

杨仞拍了拍阿叶的肩膀，微笑道："龙钧乐这可小瞧你了。"又问道，"不知他俩打算如何害人，有没有定下什么诡计？"

"这我没听到，"阿叶脸上一红，道，"他俩说到这里，便让我出屋取酒去了。"

杨仞莞尔道："无妨。阿叶，多谢你冒险跑来将此事告诉我们。"

阿叶道："我昨天便想出来，就是不知你们在哪儿，陈掌柜怕我又和上次一样'贪玩'跑走，将我看得很紧，说我再敢乱跑就打死我，可我今早实在忍不住，见这两位大叔也要找你们，便跟着跑出来了。"说话中指了指何轻生、裘驷。

徐开霁闻言目露赞许之色，这"忍不住"三字，足见阿叶的侠心热

肠。秋剪水上前两步，面对阿叶，郑重道过了谢。

阿叶有些脸红，学着大人模样拱手回礼，挠头回忆一阵，忽而又道："对了，后来大掌柜和那位'木兄'还起了争执，大掌柜说要害死秋姐姐，那'木兄'却执意不肯，说只想将秋姐姐擒住关押，不想杀秋姐姐……"

"看来穆清池倒还有点良心。"杨仞一笑，看向秋剪水道，"秋姑娘，你打算如何处置此事？"

"我……我也不知。"秋剪水微微摇头，仍觉难以置信，想到自己多年敬重的师叔却要害自己，心中说不出的苦郁失落。

杨仞又道："穆清池要篡夺掌门之位，只怕暗中也联络了一些门派中的心腹弟子，秋姑娘可打算查清么？"

秋剪水一怔，轻叹道："我实不想再追究其他同门。多半也只是穆师叔自己谋划，未曾说与旁人。"

杨仞点头道："那好。"

随后，诸人继续朝着烧鹅铺子行去，途中有个扮成小贩的"乘锋帮"刀客招呼杨仞买糖饼，杨仞便走过去，那小贩禀道："我们找遍城中，却仍未寻到燕、李的踪迹，倒是有个兄弟瞧见龙钧乐也到了岳州。"

杨仞皱眉道："燕寄羽不当鸟，改当缩头乌龟了。"随即在那小贩耳边低声吩咐了几句，秋剪水瞧在眼里，欲言又止。

杨仞买了几块糖饼，领着诸人来到烧鹅铺子，已是晌午。徐开霁讨要了一根鹅毛，又借了些清水，将鹅毛仔仔细细地洗净。

杨仞道："徐前辈，你有伤在身，晚上还要久战，午后可得好好歇息，养精蓄锐。"

徐开霁笑道："我的伤势无碍，不过睡个懒觉倒也不坏。"环顾四周，见铺子斜对面便有一处遮阳的宽大屋檐，径自走过去，便要铺褥子。

杨仞见他说睡便睡，既觉有趣，又有些佩服，转头对裘驷与何轻生道：“二位与岳凌歌并无仇恨纠葛，便劳烦前去碧湖轩知会他一声，就说留影舫已现于湖上。”

两人道：“谨遵帮主吩咐。”快步去了。

碧湖轩便在左近，两人不多时返回，道：“我们四下探找过了，岳凌歌没在客栈里。”

杨仞心下微奇，道：“且不管他。”又问阿叶：“岳凌歌赔给你的银两，你可有带在身上？”

阿叶点了点头，杨仞道：“你早晨仓促跑离了酒楼，恐怕已引得陈掌柜乃至龙钧乐生疑，从今还是别回酒楼了，不妨拿着这些银两，另找个生计。”

“我早也不想给陈掌柜干活了，”阿叶闻言甚是欢喜，道，“我在庐州有亲戚，我想去找他，然后在庐州自己开一家酒楼！”

杨仞道：“甚好。此去庐州路远，我找个人护送你去庐州。”

阿叶点头答应，看了一眼酣睡中的徐开霁，神情颇有些不舍。徐开霁闭目翻了个身，忽而温声笑道：“小兄弟，一路珍重。”言毕又打起鼾来。

杨仞与秋剪水领着阿叶一路来到岳州城北，在城门口有个望风的乘锋帮刀客，杨仞让他去雇了马车，护送阿叶北去。

临行前，阿叶情不自禁道：“杨大哥，我真羡慕你们这些江湖侠客，天下哪里都能去，想做什么便做什么。”

杨仞莞尔道：“江湖人流血亡命，危险得很，似你这般开一间酒楼，安稳度日，那才……”他本想说“那才让许多江湖人羡慕”，但又想倘若让自己过这般安稳无趣的生涯，那还不如死了，便直言道，“嗯……似你这般度日，确实没什么意思。”

阿叶嘴巴一瘪，闷闷不乐，杨仞哈哈一笑，便要转身离去，忽听阿

叶又道："杨大哥，晚上你别让徐道长打太多架，他有一次打了八场架，连吃了八颗蚕豆，看上去累得要死……"

杨仞听他嗓音轻抖，说得极真切，心下暗叹，只怕今夜徐开霁却还得再打八九架，点头笑道："你放心，我见他累了，便会帮他的。"

杨、秋二人告别了阿叶，漫步回城，半路上那个扮成小贩的乘锋帮刀客又来禀报，道："已遵照帮主吩咐，将龙钧乐、穆清池擒住。"

杨仞点头道："有劳贺副帮主他们了。"

秋剪水闻言一惊，转念又想：有贺风馗、方轻游以及赵长希、游不净这四大高手，要制住龙穆二人倒也不算难事。

那小贩又道："当时岳凌歌正与龙钧乐密谈，也被咱们一并捉了，这胖子倒是精乖，也不反抗。"

杨仞恍然一笑："怪不得先前在碧湖轩寻不到他。"转头对秋剪水道："秋姑娘，我先帮你将穆清池看押起来。"

秋剪水黯然点头。

两人回到烧鹅铺子附近时，已是傍晚，徐开霁兀自未醒；过往路人指指点点，嬉笑不绝，却也阻不断徐开霁的鼾声。

杨仞叫醒徐开霁，道："徐前辈，天色不早，咱们这便去湖上吧。"

徐开霁伸个懒腰，看了看对面的烧鹅铺子，笑道："嗯，也不着急走。"

杨仞一笑："我竟忘了这事，罪过罪过。"

三人买了烧鹅吃过，徐开霁又借了些清水，洗干净了油手，摸了摸袖中的鹅毛，洒然道："走吧。"

杨仞心知徐开霁终究尚是正气长锋阁的"青锋令使"，便也不对他提及擒住龙钧乐等人之事，三人来到湖边，在夜色中雇舟行去。

徐开霁执意要划桨，杨仞便不与他争，转述了阿叶临走时的话。徐开霁微笑道："我不想杀人，又很敬佩'留影舫'的刀客，如此切磋比斗正合我意，我自累些也没什么。"

顿了顿，又道，"那些刀客性情纯真朴厚，未沾染世俗浊气，颇可交个朋友，杨帮主稍后见了便知。"

明月当空，舟行轻快，渐至徐开霁过去月余与留影舫刀客比斗的那片水域，徐开霁望见远处有三艘船隐约可见，松了口气，道："瞧那三船的轮廓，便是'留影舫'一派的画舫与两只辅船了。"

杨仞眺望一眼，道："船上怎么没点灯？"

徐开霁沉吟道："想是这些刀客不愿引人注意。"

月色幽谧，三人乘舟追近画舫，一霎里心中均生异样，不禁相顾一眼。杨仞皱眉道："这船也太静了些。"

骤然间，吱悠一声，有人从画舫的船室内走出，脚步声一下一下地经过木板，空落落的宛如轻叹。

杨仞凝神瞧去，心下一凛，笑道："燕寄羽，原来你是藏在湖上。"

燕寄羽手持一盏铜灯，缓步来到船边，将铜灯引燃、挂在了船舷上，一道黄光铺于湖面，随着水波微微摇颤。

"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春夜久候，诸君别来可好？"

第一章 浮舟问剑（二十五）

杨仞眼珠转动，打量三艘船，笑嘻嘻道："那些留影舫刀客在船舱里么，可是都被燕山长的'惊鸿影'迷倒了？"

燕寄羽却只静静凝视秋剪水，倏而颔首道："短短数月不见，秋姑娘的武学进境竟如此神速，实在令我钦佩。"

秋剪水一怔，轻声道："不敢当。"

燕寄羽这才侧目看向杨仞，道："杨兄弟……"

杨仞摇头道："我是你老子，不是你兄弟。"说话中暗忖："终究还是让燕寄羽先找到了留影舫……嗯，他先将船上刀客制住，又将我引来湖上，今早何轻生、袭驷所见的'留影舫刀客'，多半是燕寄羽命人假扮的。"

燕寄羽也不着恼，莞尔道："看来杨帮主的性子仍是没变。"

杨仞笑道："今夜只有燕山长一人等我么，那可不大隆重呀，怎么不见素微真人？"

燕寄羽道："夜里风凉，我怕家师禁受不得，便请李兄代我照料他老人家，未来湖上。"

杨仞闻言微惊，点头道："姓燕的，你果然还是忌惮柳老前辈，走到哪里都要带着他。"

燕寄羽恍若未闻，微微侧身，正对徐开霁一揖："又见徐兄。"

徐开霁方才默然听着燕寄羽与杨仞的对话，一直注目于画舫，此刻闻言也不还礼，长叹一声道："燕山长是信义之人，十多年前如此，想必今夜亦然。今夜徐某想与'留影舫'刀客践完先前之约，还望燕山长也能全我信义。"

燕寄羽道："徐兄言重了。"顿了顿，又道，"十多年来，我对于徐兄

不袖青蛇，不乘白鹤，浪迹红尘里的风姿，是极为钦慕的。”

杨仞听得皱眉，心知“不袖青蛇”是说徐开霁不用真剑，“不乘白鹤”自是说徐开霁不依附于门派，燕寄羽这般文绉绉地称赞徐开霁，却对徐开霁所言避而不谈，意思是再明白不过；当即冷笑道：“徐前辈，我看你也不必和燕寄羽多说了。”

徐开霁目光缓抬，从沉寂的画舫上移开，望定了燕寄羽，似仍要等他亲口作答。

燕寄羽轻轻一叹，却不开口。

杨仞见状微笑道：“我知燕山长自恃修为，今夜想要擒我，但可惜得很，你怕是要弄巧成拙了。”

燕寄羽淡淡道：“你和秋姑娘如今的修为，确是让我有些诧异。”

“是吗，”杨仞大剌剌地点了点头，又道，“嘿嘿，实不相瞒，如今龙钧乐、岳凌歌都已被我擒了，没奈何李素微不在，不然我今夜将你们‘正气长锋阁’的阁主尽数捉住，倒也有点好玩。”

话音方落，便听远处有人笑道——“岂止有点好玩？简直好玩之极！”

杨仞听出这是游不净的声音，回望一眼，但见一只船载着二三十人穿破夜色，迅疾驶近，船头立着的除了游不净，却还有贺风馗、方轻游与赵长希。

徐开霁瞧清来者，神情微变，对着赵长希与游不净一拱手，怅然道：“赵兄、游兄，时隔多年，没想到再见面时却是这般情形。”

赵长希冷哼一声，道：“徐兄，你穿着我赠你的道袍，却在为姓燕的鸟人办事，时隔多年，你的脸皮可是愈发的厚了。”

“赵兄息怒，”徐开霁莞尔道，“徐某的脸皮也不过只比赵兄身上的污垢稍厚一点罢了。”

游不净摇头道："我瞧还是这脏道士身上的泥更厚些。"

三人相顾一眼，忽而齐声哈哈大笑，他们三个久别重逢，心中均感欣喜。

赵长希今夜却是携剑而来，他转头看向燕寄羽，目光一冷，将无锋剑拔在手里，道："燕寄羽，上次是赵某托大，这回再领教你的高招。"

贺风馗忽道："何劳赵兄出手？料想燕山长顾惜龙钧乐、岳凌歌的性命，定会束手就擒。"

杨仞心知贺风馗行事素来冷静务实，既有人质在手，断无不利用之理，眼瞧燕寄羽神色平静，便笑呵呵道："燕山长谁也信不过，兴许早就想除去龙、岳等人，那可就要挟不住他了。"

贺风馗道："那贺某便先杀一个试试看。"回眸道："将龙掌柜带上来。"

有个刀客应声下去底舱，拖着鼻青脸肿、晕厥未醒的龙钧乐来到甲板上，贺风馗漠声道："燕山长意下如何？"

燕寄羽沉默不言。贺风馗回袖一刀，将龙钧乐左臂斩断，又问道："燕山长意下如何？"

鲜血激扬，龙钧乐猝然痛醒，惨呼一声，随即又痛晕过去。

杨仞看得暗凛，欲言又止。一时间诸人都望向燕寄羽。游不净轻叹道："贺兄好狠的手段，以后龙掌柜打起算盘来，可不那么便利了。"

燕寄羽孤立画舫，仰头看了看月色，忽然坐了下来。

杨仞一怔，笑道："燕山长这是认命了么？"

燕寄羽看着身侧那盏古旧的铜灯，轻声道："六十多年前的一夜，家师柳空图便是挑着这盏灯，独自上了华山，站在被前人遗弃的残屋断垣之间，决心要创出一个书院来。"

"十四年前，在青鹿崖上，与'摩云教'大战之前，我也曾点燃这盏

灯；去年春雪镇上，我布下满镇灯火，这铜灯便是其中亮起的第一盏。”

“有些人说我孤绝，素来没什么朋友，其实不然。这盏铜灯，这一道灯火，便是我多年的故友。”

“今夜我将这道灯火，送与诸君。”

燕寄羽说到这里，忽而伸指在铜灯上轻轻一弹。

“叮”的一声，灯鸣宛如一阵清风，远远飘散出去，在湖光月色之间久久回荡。

诸人闻声相顾，心弦莫名一紧，不自禁地转头张望远处——

霎时间，四面八方都亮起了星星点点的灯火，照得暗沉沉的湖面上金光荡漾，舟船破水之声不绝于耳，朝着画舫这边合围过来。

杨仞凝神辨去，来船竟不下百余艘，船上人群影影绰绰，火把高低浮晃，在湖上连接成了一个极广阔的火圈，不禁心下暗惊：“每艘船上少说也有二三十人，加起来竟有两三千人之多，燕寄羽哪来的这么多手下？”

过去数月里，他派人在暗中紧盯着华山，确知停云书院众书生一直都在山上，并无什么大的动向，此刻眼看火圈不断收缩靠近，愈觉惊疑不解，又见这些船上的人衣衫各异，却并非都是书生装束。

忽听赵长希“嘿”的一叹，道：“自柳空图在华山收徒以来，停云书院六十余年的积累，只怕已尽数在此了。”

杨仞闻言悚然一悟：“……这些人都是停云书院的云游弟子。”

去年在肃州时，他被玄真教肃州分坛的静穆之气所感，曾心生一念，觉得停云弟子都是在华山学艺，出师后云游天下，散落无定，而玄真教势力虽也遍布武林，其教徒却都居住在各地的道观中，倘若这一院一教争杀起来，还是玄真教更易汇聚弟子，却不料燕寄羽竟有法子将云游各地的停云弟子召集起来，此际环顾周遭船只，暗骂道：“他娘的，这下可够隆重了……”

燕寄羽缓缓起身，神色仍极平静，拱手道：“停云悠悠，六十载譬如朝暮，燕寄羽拜见诸位。”

下一瞬，百余艘船上的三千人一齐躬身还礼，朗声道——“拜见燕山长！”有人嗓音苍老，有人语调沉稳，亦不乏壮年人的劲喝，合拢在一起，声震数里。

赵长希、贺风旐诸人听在耳中，凛然不语，心中均想：“停云书院到底是武林第一大派，名副其实。这回当真是低估了它。”

第一章 浮舟问剑（二十六）

贺风馗沉默一瞬，转身向着杨仞躬身拱手道："属下失察，有负帮主信重。"

杨仞摇头道："贺前辈言重了。"说话中心念电转，思索对策。

赵长希亦道："此事须怪不得贺兄。"他心知停云书院的这些云游弟子来自天南海北，服色、年龄亦颇不同，平日里各有生计，有些甚至已不算武林中人，那是极难瞧出他们的身份的；此次"乘锋帮"在岳州不过二十几个帮众，近日里只忙于在城中各处搜寻燕、李的行踪，而洞庭湖水域极广，湖上舟船往来甚多，即便想要彻查，恐怕也来不及。

燕寄羽看着杨仞、贺风馗等人，轻叹道："不错，这些弟子走在路上是寻常百姓，今夜现身之前散躲在百十艘船的船舱之中，确也不怪你们没留神。"

杨仞冷哼不语，心说："你这厮倒会体谅人，那你还将老子围起来作甚？"又听燕寄羽道："说起来，这分散潜藏的法子，还是在下跟贵'乘锋帮'学的，如今'木余刀'、'弹霜亭'、'游刃坊'三派不见了副掌门和好些刀客，也都是用的这个法子吧。"

杨仞越听越怒，笑呵呵道："看来老子的面子倒是不小，竟值得燕山长动用三千弟子。"

"这倒并非只为了杨帮主。"燕寄羽轻轻摇头，道，"如今武林虽大体底定，却也尚有些动荡不服的派别，在下替家师召集这三千云游弟子，便是要在今秋华山大会之前扫平这些动荡，以匡'正气长锋'之名；至于选在今夜洞庭湖上初聚，实也是出于对'留影舫'一派的敬重。"

"出于对留影舫的敬重？"徐开霁闻言心中微凛，问道，"不知燕山长此言何意？"

燕寄羽淡淡道："稍后徐兄便知。"

杨仞点头笑道："既不是为了捉我，那我就先走一步了？告辞告

辞。”

燕寄羽莞尔道：“杨帮主请便。”

杨仞环顾百余艘船上火把簌簌闪动，围得甚是严密，心说：“老子便你娘个腿儿。”想到龙钧乐、岳凌歌尚在自己手中，还有周旋的余地，便又笑嘻嘻道：“燕山长好狠毒的心肠，方才明明随时能唤出这些云游弟子，却故意等我们斩断龙钧乐的手臂……听闻停云书院素来信奉仁义礼法，你们这些弟子云游久了，怕是已忘了，否则又怎肯甘愿为这等狠毒无义之人效命？”

燕寄羽淡然听着，也不出言打断。

杨仞说完眼看周遭船上无人应声，不禁心下暗骂；转念又想：“这些云游弟子有的年纪甚老，多半拜入停云书院时燕寄羽还未出生，凭什么会听他的吩咐？”随即恍然笑道：

“怪不得燕山长要带着柳老前辈同行，想是只有他老人家才能召集这三千弟子，是也不是？若非如此，只怕你早将柳老前辈杀了。”

燕寄羽微微一笑，只道：“杨帮主既不肯自己走，料想是顾惜贺兄等人的性命，定会束手就擒吧。”却是将先前贺风馗问他的话反问出来。

杨仞摇头道：“燕寄羽，你仗着这三千老弱病残……”

说到这里，船上人群中有几个按耐不住的，已接连出声怒喝斥责；杨仞哈哈一笑，住口不言，心中却暗暗叫苦，一时想不出什么好计策来：敌众我寡，硬抗硬打自然是敌不过，若要突围撤走，既不知能否冲开一条出路，拼杀起来死伤定也极重。

忽听身后一艘船上有个苍老声音道：“燕山长，方才我听你的话音，似有伤势未愈，不知是否要紧？”语气威重中透出关切，瞬时将其余停云弟子的呵斥声盖过。

杨仞闻声微凛，暗忖：“听这人的年龄与修为，似是柳空图的师弟一辈，今夜这三千停云弟子中，当真不知有多少高手……”转念之际，不经

意地与方轻游目光一触，方轻游自来到这里尚未出言，神色一直极镇静，杨仞见他冲自己微微颔首，便也点头致意，心绪莫名平定了许多。

却听燕寄羽答道：“多谢许师叔挂怀，我确是在春山受了内伤，方才有些疲累，坐了一会儿，已歇过来了。”

便在这时，远处湖面上传来几声骚动，随即便听一人朗声道——“‘红罗山庄’虞夙求见燕山长。”

燕寄羽轻扬右手，合围的舟船随之让出一条通路；虞夙乘舟靠近画舫，舟上还立着一个怯生生的少女，却是岳凌歌的侍女严知雨。

严知雨似不敢张望四周，低下头去，轻声道：“陈公子，咱们到了。”

甲板上响起含糊的一声“哦”，又过片刻，才有一人跃起，打个哈欠道：“多谢严姑娘。”

众人面面相觑，这才知道原来虞夙是三人同来，其中之一方才却竟是躺在船板上睡觉。

虞夙与燕寄羽相互见过了礼，又转身对徐开霁一拱手，问道：“徐兄今夜仍要与‘留影舫’刀客比斗么？”

徐开霁轻叹不语，虞夙一怔，看向燕寄羽，正待询问，陈彻冷不丁地闷声闷气道：“燕山长，请你放了杨兄他们吧。”

燕寄羽一怔，嘴角微露苦笑：“陈兄弟，你别来无恙？”

杨仞心中感动，望向陈彻，见他懒洋洋地张了张嘴，忽听虞夙冷声道：“此间大事，燕山长自会妥善定夺，又何须陈令使多言？”

陈彻道：“我一共才说了一句……”

虞夙闻言皱眉，但见有个停云弟子禀告远处又有来者，却是一叶小舟，舟上亦只有一人；燕寄羽抬手向下轻挥，旋即便有一艘船调头拦去。

燕寄羽目视陈彻，叹了口气，正待开口，远处惊呼声骤起，似是那小舟不知如何已越过拦阻，逼近了火圈。

下一瞬，众人莫名觉得脚底下的流水声一紧，火圈如遭寒风刺入，裂开一道豁口，小舟显在月下——

一时间不下二三十人跃起扑向那小舟，却均未触及舟上之人，便在半空里纷纷倒飞出去，跌进湖水；小舟继续轻悠悠地漂行，停在画舫之前。

微风拂过众人衣衫，有些水珠不知何时飞离了湖面，此际洒落在周遭，宛如一场细雨；众人又觉湖水舒缓平静地萦绕着船侧，仿佛刚才有一股暗流顷刻汇聚，转眼间已消散无踪。

燕寄羽神色微变，拱手道：“方兄。”

舟上来者正是方白，闻言淡淡道：“燕山长好大的阵势。”说完看向杨仞，又道，“今夜情形有些麻烦，我暂将他们挡住，杨兄弟，你们先回岸去吧。”

话音方落，湖上霎时一寂。

先前那嗓音苍老的“许师叔”忽而冷笑道：“方白，难道你竟想以一人之力，对抗我三千停云弟子么？”

方白莞尔道：“有何不可？”

第一章 浮舟问剑（二十七）

周遭百余艘船上一片哗然，那“许师叔”静默一霎，愕声道：“好生可笑！即便是刀宗复生，也未必敢出此狂言。”

杨仞皱眉看向贺风馗、赵长希等人，询问道：“这位许师叔究竟是何方神圣，怎地这般聒噪？”

赵长希沉吟道：“柳空图的几位师弟本都是他的朋友，在江湖上各有名号，加入停云书院后虽也得柳空图传授过武功，但和柳空图以师兄弟相称；此人既姓许，多半便是‘铁掌拦江’许顾了，听说‘停云五贤’里的郭正便是他的弟子。”

杨仞恍然笑道：“许师叔，原来你是郭正的师父……”

许顾截口道：“乳臭未干的小子，‘许师叔’也是你叫得的？”

杨仞不以为意，继续道：“许师叔，你可知郭正已被燕寄羽害死了？你却还肯为燕寄羽出力。”

许顾一惊，道：“郭正死了？此话当真？”

燕寄羽轻叹一声，接口道：“去年郭师兄与峨嵋‘织星剑’掌门戚晚词起了些冲突，不幸死在戚姑娘手下，弟子还未及将此事禀告许师叔。”

许顾道：“竟、竟是真的，唉……燕山长，戚晚词那小丫头不是最听你的话么，怎么她竟会杀我徒儿？”

他心性耿直，有话当众便说，燕寄羽神色却颇不自在，苦笑道：“许师叔说笑了，戚姑娘是别派掌门，又怎会听我的话？此事颇有些复杂，请许师叔容我以后细禀。”

许顾沉默一阵，叹道：“我退隐已久，对于如今武林中的事，是既不知道，也弄不懂了……我那徒儿性子随我，太过直愣，他小时候我便担心他要吃亏遭难，没想到终究是……”说到这里，却说不下去了。

杨仞哈哈一笑，道：“那也没什么弄不懂的，你只要领着这群弟子反了燕寄羽，便是造福武林了。”

许顾对郭正之死颇感震惊难过，本就心绪不佳，闻言登时大怒，喝道：“若无你们‘乘锋帮’，武林中本已太平，到此刻你小子还敢挑拨是非。”随即呼喝两旁弟子，道：“将这帮狂徒尽数擒下！”

话音方落，便有数艘船驶离了火圈，迫近乘锋帮众人；贺风馗手臂一扬，二三十人一齐拔刀，凝神以待。

方白轻轻摇头，衣袂在夜风中轻展，一蓬水花倏从湖面上飞起，半空里散成无数水珠，在月光下微微一闪，宛如萤虫——

当先一艘船撞过这片水幕，船上的停云弟子失魂一般，纷纷软倒，木桨掉进湖中，船身横停打旋儿，将后面几艘船也阻得难进。

燕寄羽见状忽一顿足，船舷上的铜灯急剧震颤，发出“嗡”的一声长鸣，那些软倒的弟子闻声醒神，赶忙跃起。

“春夜微雨，月下飞光，这一剑当真妙绝。”燕寄羽凝视方白，怅然一叹。

一时间百余艘船上静如冰封，众人虽久闻“回雁峰上剑天子”之名，却也没想到方白的剑术竟神异至斯，面面相觑，神情均凛肃了许多，虽知人力有时而尽，料想方白刚才施展的剑术定然极耗心力，若说他真能以一敌三千，自是妄言，可是稍后双方若厮杀起来，首当其冲的许多弟子，恐怕不免要死在方白剑下。

贺风馗等刀客眼看停云弟子暂且罢手，便也渐次垂下刀锋。杨仞回想方才情形，忍不住赞道：“方老兄，你的剑术当真是……哈哈，真他娘的厉害！”却是一时没想出比“真厉害”更好听的词句。

“帮主过奖了。”方白淡淡一笑，说话中仍自与燕寄羽对视，两人眼神均极淡然，却又似都意蕴深长。

周围船上不少人听见方白称杨仞为“帮主”，脸色顿变，低语阵阵，

这才确知“方白加入乘锋帮”的传言竟是真的。

许顾刚才派出的弟子为方白所阻，心中愈怒，忽道：“燕山长，请恕老夫僭越。”

方白闻言眨了眨眼，目光落在远处湖水上，燕寄羽身躯微动，似乎松了口气，亦收敛目光，转身对着许顾所乘的那艘船遥遥拜道：“许师叔折煞弟子了，不知何出此言？”

许顾沉声道：“老夫已有二十多年未曾与人交手，早听说武林后辈里出了方白这号人物，今日便代燕山长先与他过过招。”不待燕寄羽开口，便已纵身跃出。

方白心知许顾并非恶人，轻叹道：“许前辈这又何必……”话未说完，忽然身躯一颤，咳出一口鲜血！

与此同时，许顾脚尖连点，已倏忽越过几艘船，落向方白所在的小舟；赵长希与游不净相顾一眼，闪身跃起，迎向许顾——

半空里许顾衣袖飒然一振，双掌齐出，与赵、游二人各对了一掌，身躯倒翻出去，轻飘飘地落足于数丈外停云弟子所乘的船上。

赵长希与游不净亦落回甲板，均觉气血翻涌，暗忖：“‘铁掌拦江’，果然不虚。”

“砰”、“砰”几声，三人掌力中的后劲当空迸散，化作一阵夜风，荡得周遭船只轻晃。

许顾哼了一声，道：“两个小辈一个将‘空游诀’修到了第八重，一个将‘万物一炉’心法练得圆满，倒也不简单。”他自重身份，方才掠到半途瞥见方白忽然咳血，本已不打算出手，此刻也不再进击。

杨仞刚才惊凛之际，眼瞧方白摇晃欲倒，便急跃过去将他扶住，抽刀戒备；方白抬袖抹去嘴角血迹，缓缓吁了口气，对杨仞和赵、游二人道过了谢，转头看向燕寄羽，神色似有些惊疑。

杨仞问道：“方老兄，你怎会忽然受伤，是谁伤的你？”

方白心中费解，沉思不语，今夜自与燕寄羽相见以来，他一直留心提防，先前在燕寄羽使出“天音宗”功法、震响铜灯的一瞬里，他便将周身内息化分成了表里两层，宛如一个人有了两个丹田、两副经络一般，即便燕寄羽以“闭口蝉”的奇技猝然偷袭，也只能将他表层的内息截断，绝难伤他；可是不知如何，他却竟仍中了燕寄羽的暗算。

燕寄羽独立画舫，静静端详着方白，身侧的铜灯噼啪一响，灯光黯淡了一霎，重又明亮。

方白心中微凛，恍然醒悟：刚才燕寄羽将铜灯震得急颤，灯火闪烁不定，湖面上的波光也随之摇曳变幻，宛如一片碎羽乱鳞，隐隐汇成字形，虽不如精心布置出的“惊鸿影”那般能将人迷倒，却亦有一丝笔意映入他的眼帘，钻进心神深处，将他的剑意扰乱了些许。

他只是无意中曾瞥见那片波光，随即便转开了目光，未能及时警觉，而后他与燕寄羽凝神对视，互寻破绽，潜运“雨梳风帚”时，剑劲便随着那被引岔了的剑意运转了片刻，不知不觉中已伤及自身，等到发作开来，已是内伤颇重。

方白心知这是燕寄羽借由自己的剑劲击伤了自己，不禁颔首叹道：“燕山长好高明的手段。”

第一章 浮舟问剑（二十八）

燕寄羽微笑道：“得方兄一赞，在下幸何如之。”

方白一怔，颔首道：“十四年前，燕山长率领中原武人，以妙计瞒过了‘摩云教’的追杀，将众多伤者悄然移送至荒台，当时燕山长听了我的称赞，所说之言却是和今夜一字不差。”

燕寄羽轻轻摇头，道：“可惜后来还是走漏了消息，让摩云教徒赶去了荒台，若无刀宗孤身将他们挡下，恐怕中原武林危矣。”言毕目露追忆之色，似乎神思陷入了往事。

方白闻言轻叹不语，亦觉怅然，同时却仍留意警醒，心知若论真正的武学修为，燕寄羽或许不如自己，但若说临敌对阵时的心机智谋，燕寄羽却委实深沉难测，非自己能及。

杨仞从旁听着两人对话，心头愈发忧切，快声问道：“方老兄，你伤势如何？”

方白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温言道：“无妨。”

杨仞瞧他气色平定，心中稍松。

“‘无妨’么，”燕寄羽轻轻一叹，“方兄此言未免太过自谦，低估了自己‘雨梳风帚’的剑劲……以方兄现下的伤势，不知修为还剩多少，四成还是三成？”

方白淡淡道：“便是只有一成存余，难道还不够用么？”

燕寄羽眼神微动，一时不语。

“好个方白，既有此自信，那老夫便也只用一成功力，与你分个胜负如何？”许顾朗声接口，目光灼灼地瞪视方白。

“改日有暇，再与许前辈切磋。”方白微微摇头，随即看向杨仞道，“杨兄弟，你们先行撤离，料想燕山长爱惜自己的性命，是不会拦阻

你们的。”

燕寄羽闻言一笑，仍不开口。今夜他为了重创方白，颇费了一番心思：方才恰是因为波光中映显出的字形颇为粗糙，那似有若无的一丝笔意才能潜入方白心神之内，否则方白立时便能惊觉。到此刻方白虽伤，但神机仍锐，剑意流转不息，他却也不急于贸然追击。

杨仞摇头道：“方老兄，我们又怎能将你舍在这里？咱们这便一起冲杀出去，谅他们人多，也挡不住咱们。”

方白莞尔道：“我稍后便去找你们会合，杨兄弟，你不必为我担忧。”

许顾站在不远处的木船上，却是越听越怒，刚才方白一句轻飘飘的“改日有暇”，便将他晾在一旁，此刻竟还敢出言威胁燕寄羽，当即冷笑道：“老夫纵横江湖之时，你方白尚未出世，今日却在老夫面前一再卖弄狂言，老夫若不教训你一番，岂不让人以为武林中没长辈了么？”

杨仞正担心方白伤势，闻言没好气道：“长你娘的辈，你少来倚老卖老。”

许顾一愣，道：“你、你小子说什么？”他辈分极高，数十年来武林中从未有人这般与他说话，一霎里浑身哆嗦，竟险些气得闭过气去。

杨仞瞪眼道：“老子说，你给老子滚远些。”

许顾脸色煞白，手指杨仞，却是唇齿打颤，吐不出词句。

燕寄羽见状叹道：“杨帮主，且先不论你们‘乘锋帮’究竟是好是歹，但你也总算是行走江湖的晚辈，又怎可对武林中的前辈长者如此不敬？”

杨仞哈哈一笑，道：“所谓尊敬武林长辈云云，那都是人定的道理，又不是天生的规矩，我只尊敬我想尊敬之人，管他是长辈还是晚辈？”

话音方落，周遭船上人群霎时哄然，停云弟子最重礼法，均觉杨仞此言实是大逆不道，狂悖到了极点，一时间斥责诘问之声纷纷不绝。

杨仞皱眉听着，忽而仰天一啸："都给老子闭嘴！"——声音在湖上远远传开，如一阵狂飚飓风，将停云弟子的议论迫低荡散。

不少人闻声一凛，心想："此人虽然年轻狂妄，但这份功力可着实深湛。"

杨仞转头望向许顾，道："你这老头为燕鸟人效命，糊涂得很，老子骂你也不算冤屈了你。你若不服，便来与我打一架吧。"

许顾神情已沉静了许多，闻言冷哼道："凭你这偷刀的小贼，还不配与老夫交手。"他一生遵礼奉规，心知方白身负"天下第一剑客"之名，又曾是名门大派的掌门，自己虽是前辈，与他交手也算位份相当，可是杨仞无论年纪身份，都不值一提，若与杨仞动手，那是辱没了自己，便径直道：

"方白小辈，你须知老夫向来的兵刃便是这对手掌，听闻你出剑也无需金铁，你我比斗起来，正好谁也不吃亏。"

他说完也不等方白答应，径自跃步疾掠到方白所乘的舟上，双脚甫一触及舟板，小舟顿时陷入湖中数寸。

方白身躯纹丝不晃，仍是静静伫立；许顾眼见刚才那一脚"铁山蹴"未能震动方白，心下微怔，双袖呼啦一振，喝道："请赐教！"一记"铁仙拜月"击向方白两肋。

燕寄羽唇角微动，似要劝阻，却欲言又止。

方白瞧出此式似攻似拜，蕴有敬重之意，身影倏然一空，许顾眼前失去了对手，惑然停掌，却见方白忽又现身，仿佛一直站在原处一般，冲着自己躬身施礼。

"不必多礼！"许顾哼了一声，再度挥掌攻上；方白轻声叹息，衣袖微晃，嗤嗤两声，许顾忽觉似有两道凉风从自己左右掌心里流泄出来，掌上积蓄的劲道霎时随风飘远——

许顾大惊，再聚掌劲，又觉脚下一空，恍若小舟消隐不见，自己正

踏在茫茫湖面，随时便要下沉，不自禁地拔足斜跃而出，却见方白已敛袖拱手道：“得罪了。”

许顾一怔，双足落定，才发觉自己已倒掠回原先的船上，刹那间出了一身冷汗，暗道惭愧：“此人能不着痕迹地将我迫回，修为实是远在我之上。”

周围船上的停云弟子中有不少明眼人看出了端倪，心中均凛：“没想到方白重伤之际，竟仍有这般出神入化的修为。”

“多谢方兄。”燕寄羽拱手致意。

杨仞笑嘻嘻道：“燕山长，你谢方老兄什么？”他知燕寄羽言辞中虽未点明，但自是谢方白对许顾手下留情，便故意要点破此事。

燕寄羽微微一笑，却不理会杨仞。

方白莞尔道：“燕山长有大事要做，想来不愿今夜死在洞庭湖上，我看咱们两方不妨就此罢手，各自散去吧？”

燕寄羽轻笑道：“一般拿别人的性命相挟时，总须先显出本事，最好先制住别人，才好说话，可方兄眼下还未必能制得住我，便已径直要挟了么？”

“我现下伤势不轻，已然难以将燕山长制住。”方白顿了顿，又道，“不过我虽制不住燕山长，但若仅是将燕山长杀死，却也只在一瞬之间。”

“当真么。”燕寄羽淡淡道。

“燕山长若不信，不妨试一试。”方白神色倏而清冷。

第一章 浮舟问剑（二十九）

燕寄羽摇头一笑：“方兄，你竟要杀我么？”说完眼瞧方白依旧神情冷肃，心知他是真动了杀意，嘴角笑意渐渐淡去。

两人在夜风中静默对视，铜灯微颤，湖面上黄光摇曳，铺在小舟与画舫之间，恍若要将两人联结起来似的。

周遭诸人心弦收紧，一时间无人开口；“噼”的一声轻响，铜灯熄灭，一瞬里燕、方二人仍都伫立不动，却又仿佛相隔得远了许多。

贺风尴转头与赵长希、游不净相顾一眼，神情凝重，均知以方白那融入天地风雨的剑境，若决意全心一击，定是无迹可寻，神鬼莫测，恐怕要杀死燕寄羽确也不过眨眼间的事，四下的停云弟子再多，也是救援不及。可是若真杀死了燕寄羽，这百余艘船上的三千人自然绝不会甘休，到时候一拥而上，己方虽个个修为不凡，今夜却也未必能生离此间。

杨仞亦知眼下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只看燕寄羽是否肯答应方白刚才所言，今夜暂且罢斗；目不转睛地凝视两人，不自禁握紧了手中“雪刃”，振出一声清鸣——

电光石火之际，方白眉目微动，与此同时，燕寄羽忽道：“罢了。”

方白随即颔首道：“多谢燕山长。”

燕寄羽轻叹道：“十多年来，武林中人谈起中原各派与北荒‘摩云教’之战，往往会说‘衡阳方白剑天子，犹有荒台落难时’……呵呵，却不知方兄当年之所以身负重伤，全是舍命救我之故。这份恩义我本该偿还，便答应方兄，今夜暂不与‘乘锋帮’为难，咱们后会有期吧。”

贺风尴等人闻言脸容稍缓，互换眼色，均觉今晚这般收场，可算是最好的情形了。却听杨仞哈哈笑道：“燕山长怕死便说怕死，扯什么报恩。”

“杨帮主，”燕寄羽莞尔道，“我今夜来到湖上，本也另有要事，倒也

不是非捉住你不可。”

“是么，”杨仞随口道，“请问是什么事？”

“一来我也想试试自己能否杀死方兄。”燕寄羽的嗓音低落了许多，听着有些怪异，似是运上了“传音入密”的功法，让语声只落在方白、杨仞等人附近，未被一众停云弟子听去，“不过此事也不甚要紧，嗯，试过之后，才知方兄修为之深，还在我臆测之上。”

杨仞听他轻描淡写地说完，心中微凛，笑道：“此事既不要紧，不知何事要紧？”

燕寄羽道：“我此来湖上，是想寻找一位名为‘秦芸’的女子，不知杨帮主可知晓她的下落？”

杨仞一怔，若说燕寄羽今夜大费周折不是为了对付“乘锋帮”，而只是为寻秦芸，他是无论如何也难相信；可是不知怎么，他心中又隐隐觉得燕寄羽此言却是实情，不禁暗忖：“江湖上都说燕寄羽这厮向不说谎，可是这秦芸无非只是严姑娘的亲生母亲，还能有什么要紧之处，竟值得燕寄羽如此重视？”

忽又想起一事：“照此说来，岳凌歌先前暗助画舫藏起，恐怕也不是想救‘留影舫’的刀客，却只是想救秦芸一人……”

他暗自转念，嘴上笑问道：“燕山长既已将‘留影舫’制住，难道还未找到秦芸么？”

燕寄羽摇头叹道：“早前我便派柳续与展梅赶赴岳州，哪知他俩见到秦芸之后却转变了心意，不但未将秦芸带归华山，反而与‘留影舫’合谋，将此女子藏匿起来……这也是我今日问过了‘留影舫’刀客，才得知此事。”

杨仞越听越是迷惑，心说：“柳续展梅一见到秦芸就改变了心意，燕寄羽又想将她带回华山，难道这秦芸是个绝世无双的大美人不成……”想到这里，忍不住看了严知雨一眼，又看了看身侧的秋剪水，暗忖：“可是瞧严姑娘的模样，虽也称得上秀美，却似还不及秋姑娘美貌，她的母亲

又能美到哪里去？”

秋剪水见到杨仞的神态，已隐约猜到他的心思，蹙眉横他一眼，却见他冲着自己嘻嘻一笑；秋剪水侧开目光，嘴角亦忍不住微露笑意。

燕寄羽打量两人，叹道：“杨兄弟，恭喜你了。”

杨仞一愣，随即笑呵呵道：“燕山长，敢问这秦芸究竟有何重要之处？我知晓以后，说不准也能帮你找找。”

陈彻默然在旁，哈欠不断，心中却思绪纷飞，先前宁简与他分别时，曾说要去苏州简家打探秦芸的事，听主人话中意思，似乎这秦芸与往昔武林中的许多隐秘有关，多年前柳续曾到简家盘桓暂住，似也是为了找寻秦芸的行踪；此刻他听着燕、杨对话，心知杨仞已问到了关窍处，却见燕寄羽淡淡一笑，答道：

“当年若不是秦芸，世上便没‘意劲’，自然也就不会有刀宗。此女子自是极重要的。”这一句却仍是低声传音说出。

杨仞一惊，道：“不知这话从何说起？”

燕寄羽却径自转口道：“杨帮主，咱们既说定了今夜罢斗，那便就此别过，请恕我不远送了。”

杨仞与方白、贺风艏等人相顾，见诸人都微微颔首，便笑道：“那好，今夜就先将鸟毛暂寄在燕山长身上，改日再拔。”他知燕寄羽言出如山，绝不会当众反悔，故而言辞中甚不客气。

严知雨先前一直低头不语，此际见杨仞等人欲走，忽而凑近了陈彻，在他耳边悄悄说了几句话。

陈彻点点头，当即唤道：“杨兄。”

杨仞道：“陈兄请讲。”

陈彻道：“严姑娘想请你放了她家公子，不知杨兄能否答应？”

“岳凌歌么，”杨仞笑了笑，看向燕寄羽，又道，“燕山长，我便将龙

钧乐与岳凌歌一并放还给你，不知你意下如何？”

燕寄羽一怔，道：“杨帮主若肯这般大度，在下自是感激。”

杨仞道：“那也说不上大度，我只不过想和燕山长做一笔买卖，只请燕山长莫再为难‘留影舫’的刀客。”说完眼看燕寄羽沉吟不答，便又笑道，“你以区区一帮刀客换得‘正气长锋阁’两大阁主的性命，这买卖可不亏本。”

燕寄羽仍是静默不语。

杨仞心中一凛，沉声道：“燕寄羽，难道你已将那些刀客杀了？”

燕寄羽摇头道：“十四年来，在下也只杀过刀宗一人而已。”顿了顿，又道，“杨帮主，今日我已和‘留影舫’达成了约定，从此自不会再为难他们。”

徐开霁闻言想起燕寄羽曾说，他将这三千云游弟子选在今夜洞庭湖上召集，却是出于对“留影舫”一派的敬重，心头愈发不解，接口问道：“原来燕山长也与‘留影舫’定了约，不知所约为何？”

燕寄羽叹道：“便请‘留影舫’的张兄等人自与徐兄说吧。”说话中弹出指风，重又擦燃了铜灯，随即清脆地拊掌三下，走去了一旁。

少顷，画舫的舱室里传出响动，便有八九个汉子缓步来到甲板上，有的四五十岁，有的面容却极苍老，杨仞眼瞧这群人步履都颇为僵硬，似是刚被解开穴道，料想正是“留影舫”的刀客；又见数人手持鸿翼笔跟随其后，脚步轻快，自是燕寄羽的手下。

随即，画舫两旁的辅船里也各有十来人从底舱走出；杨仞凝神端详，发觉这些人里年纪最轻的也已年过四旬，不禁心下微奇：“不是说‘留影舫’有百十多个刀客么，怎么不见有年轻弟子？”

徐开霁环顾三船，目光落在画舫上，认得当先的刀客正是“留影舫”掌门周行空的师兄张行巍，便拱手道：“见过张兄。”

张行巍拱手还礼，瞥了一眼燕寄羽，欲言又止。

徐开霁又道：“怎么不见其余刀客？”

张行巍苦笑道：“那些年轻门徒，已都自废修为，上岸去了。燕山长肯放过他们，我等已极承燕山长的宽宏。”

徐开霁一惊，道：“这、这怎会如此？”

张行巍叹息一声，率领身后几名刀客对着徐开霁躬身一揖，道：“过去月余，我等与徐兄切磋交谈，心意相照，实是平生一大快事，只可惜终不能完成与徐兄之约。”

两侧辅船上的“留影舫”刀客闻言也齐齐转身对着徐开霁一揖。

徐开霁愈觉惊惑，急切道：“张兄，你何出此言？”

张行巍目视徐开霁，沉默片刻，道：“我们这些人年岁大了，不愿再上岸去，今夜便随着这画舫沉于湖中，从此武林中再没有‘留影舫’一派了。

第一章 浮舟问剑（三十）

徐开霁闻言霍然转身望向燕寄羽，目光锋锐如剑，一瞬间杨仞几乎以为徐开霁立时便会出剑刺杀燕寄羽，过得片刻，却见徐开霁身躯轻轻一抖，呵呵笑道：“没想到，当真没想到……不过燕山长的手段，本也该是徐某想不到的……”

杨仞听得涩然，正要开口，忽听贺风馗低声道：“帮主。”转头瞧去，但见贺风馗微微摇头，神情漠然镇定。

杨仞心知他是提醒自己此际该当离去，莫生事端，亦知“留影舫”之事已成定局，再与这三千停云弟子纠缠下去，非但救不得“留影舫”，恐怕还要丧命于此，浪费了方白换来的脱身良机；斟酌片刻，道：“瞧在陈兄的面上，我便放了岳公子，但龙钧乐可不能放。”

随即对秋剪水道：“秋姑娘，咱们这便回岸去吧。”秋剪水点点头，与杨仞登上了贺、赵等人乘来的船只。

贺风馗当即吩咐一名刀客将龙钧乐带下底舱、再将岳凌歌带上甲板。“乘锋帮”众刀客渐次收刀入鞘。

杨仞转身看向徐开霁，见他伫立舟上，兀自与燕寄羽对视，背影颇显孤单；燕寄羽的白衣在月下轻微飘动，始终不发一言。

虞夙忽道：“燕山长，虞某有一事不明。”

燕寄羽道：“虞兄请讲。”

虞夙犹豫一阵，道：“燕山长已制服‘留影舫’一派，与他们达成约定，虞某本不该多言，可是‘留影舫’向来避世，似也不必非要让此门派消失灭绝吧？”

燕寄羽道：“既然避世，为何要练刀？”

虞夙一怔，道：“想来他们喜好钻研刀术，消遣自娱，也是有的。”

燕寄羽道："既是消遣，为何又去春山？"

虞夙道："周行空确曾前去春山，可现下亦已被囚，其余'留影舫'刀客一直未离洞庭湖，却并未阻挡'正气长锋阁'诛杀刀宗……"

"是么。"燕寄羽淡淡一笑，转头望向张行巍等人。

张行巍缓缓道："当时我等实是都想随周掌门同去春山，只是周掌门执意不肯罢了，正气长锋阁本也不该杀害刀宗，我们虽然避世，却不避正义良心。如今武林失义，我们力微难抗，那也无话可说。"

虞夙闻言皱眉，还待再说，忽听徐开霁长叹一声，道："虞兄，多谢你这番话。"

虞夙道："徐兄，你……"

徐开霁摇头莞尔，从衣襟里取出一块暗青色的铜牌，身影倏闪，跃上画舫；燕寄羽神色微变，看着徐开霁走近。

"燕阁主。"徐开霁双手持着铜牌，恭恭敬敬地将"青锋令"交还给了燕寄羽，退后一步，拱手又道："燕兄，多谢你当年之义。"

燕寄羽拿着令牌，轻轻一叹，徐开霁不待燕寄羽开口，便返身跃下画舫去了。

杨仞见状忍不住道："徐前辈，你此后打算去哪里？"

徐开霁恍若未闻，脖颈缓转，将'留影舫'的三艘船一一看过，忽然"嘿"的一声，甩袖一振，将一根鹅毛掷入了湖水，那鹅毛上附着了他的剑劲，直直沉到湖底去了。

徐开霁拾起船桨，独自架着小舟调头，燕寄羽默默扬手，小舟穿过火圈远去。

这时，先前那名刀客背负着晕迷中的岳凌歌回到甲板上，杨仞随手接过，将岳凌歌掷到了陈彻、严知雨所在的船上。

严知雨慌忙敛身道谢，随即渡过内劲将岳凌歌救醒，岳凌歌慢慢睁

眼，瞧清严知雨后，冲着她嘻嘻一笑，严知雨“哇”的一声哭了出来，道：“公子，我好怕你死了。”

岳凌歌揉了揉严知雨的头发，站起身来，朝着燕寄羽躬身一揖，道：“是我无能，还请燕山长恕罪。”

燕寄羽道：“岳公子言重，先请运功疗伤吧。”

岳凌歌点点头，盘膝坐下。

蓦然间，远处湖面上传来了徐开霁的悠悠吟声——“平生笑傲皆成幻，剑沉碧水人踟躇……杨兄弟，我也不知今后要去哪里，实难答你……”语声萧索，渐低渐远，消隐在茫茫夜色中。

杨仞回身眺望湖上，郁郁不言。

燕寄羽摇头叹息，随即一拊掌，便有停云弟子乘舟靠近，将燕寄羽接离了画舫。

燕寄羽在经过虞夙所乘的船时忽道：“这些‘留影舫’刀客既不愿服从‘正气长锋阁’的管束，亦不肯说出秦芸的去向，我敬重他们，让他们自废修为上岸去，却也仍有些人不肯。虞兄，实非我无情，我对他们已是仁至义尽。”

杨仞心下暗骂：“狗屁的‘仁至义尽’。”瞥见虞夙默然颔首，不禁冷笑一声，又见“留影舫”三条船上的刀客亦是默立不语，心中既觉悲凉又觉愤恨。

燕寄羽返身回望画舫，轻叹道：“便让这铜灯随画舫一同沉没吧，今夜‘留影舫’绝迹江湖，我与停云书院三千弟子，俱为见证。”

杨仞环视那些“留影舫”刀客，见他们仍不做声，胸口热血一鼓，猛然叫道：“难道你们这就认命了么？只要你们说一声‘不愿意’，我杨仞拼却性命，便将你们救走如何！”——说完横刀一振，刀声荡散开去，似乎周遭月光也被这声刀鸣振得清亮了许多。

一时间留影舫众刀客纷纷动容，都望向张行巍；方轻游微微一笑，

率先拔刀，贺风揸暗叹一声，与二十多乘锋帮刀客抽刀在手，凝神待战。

燕寄羽淡淡道：“杨帮主，咱们已约好今夜罢斗，你这是要毁约么？”

杨仞随口道：“去你娘的。”却只目光灼灼地看着张行巍，等他作答。

张行巍看着乘锋帮的二三十人，又看看周围影影憧憧的火把船只，沉静片刻，摇头道：“多谢阁下好意，但燕山长既已放过了我等的门徒，我等自也该给燕山长一个交待。”

杨仞听他出言拒绝，缓缓垂下刀锋，正想说些什么，忽然不自禁地感到心中隐隐松了一口气。

——此念一生，他顿觉自己败了。从前他被郭正、戚晚词一路追捕时没这么觉得，在肃州城外中了燕寄羽的“惊鸿焰影”，躺在荒草间时没这么觉得，后来身携两封刀宗的书信流亡千里时也没这么觉得，可是今夜他一招都还未出过，却生平第一次觉得自己败了，败给了燕寄羽。若换作半年前的自己，兴许拼死也要斩杀燕寄羽、相救“留影舫”，可是如今的自己与半年前的自己，究竟哪个才是对的？

他愈想愈是心乱，忽觉手心一暖，侧头瞧去，却是秋剪水悄然挽住了自己的手心，他心中稍定，转头对贺风揸道：“咱们走吧。”

……

舟船渐近湖岸，杨仞始终低头凝视湖水，未曾说话。贺风揸忽道：“帮主，你要击败‘正气长锋阁’，便不能逞一时之勇，须得长远思虑。”

杨仞点点头，道：“贺前辈所言极是。”

诸人回到湖边渡口，骤见两道人影快步奔近，却是何轻生与裘驷。裘驷道：“帮主，我俩一直在等你们。”

何轻生道："不错，我们本要到湖上去寻帮主，但这湖面太过宽广，我俩怕与帮主错过，便想着倒不如在这里等候。"

杨仞昨日不欲这两人总跟着自己，在他俩到碧湖轩找寻岳凌歌未果之后，便将他俩打发走了，此刻眼瞧两人夜半时分仍在等候自己，也不禁有些感动，便道："两位辛苦了，嗯，燕寄羽便在湖上。"

裘驷一惊，脱口道："幸亏我俩……"何轻生用力推了推他，截口道："啊，早知如此，我俩便该及早前去湖上，援助帮主才是。"

裘驷连声道："正是，正是，没想到燕寄羽竟也到了湖上，可惜吴先生忙着与秦姑娘成婚，否则他老人家亲至岳州，定有法子制住姓燕的……"

杨仞闻言一凛，道："你说什么？"

裘驷一愣，道："我说吴重吴先生定有法子制住燕寄羽……"

"不是，"杨仞道，"你刚才说，吴重要与谁成婚？"

裘驷道："是和一位姓秦的姑娘，是叫、是叫什么来着？"何轻生接口道："好像是叫秦雨还是秦云的……"

杨仞点头道："那么两位可知吴重现在何处？"

何轻生想了想，答道："吴先生是在滁州左近的临江集成亲，现下多半仍在临江集。"

杨仞闻言与秋剪水、方白、贺风馗等人相顾一眼，沉思片刻，目视何、裘二人道："两位既已加入了我'乘锋帮'，那我也不与两位客气了——我想请两位为我引路，远行一趟，不知两位可否愿意？"

两人神情欢喜，忙不迭地答应，何轻生道："不知帮主要去哪里？"

杨仞一笑，回望一眼身后的渺渺湖水，轻轻吁了口气，回过头道：

"就去临江集。"

（第一章 完）

第二章 临江梦龙（一）

叶凉随着展梅向东南行去，过得十余日，来到唐州，却也未见有停云弟子追来；展梅道：“想是他们忙于应对‘乘锋帮’，如此甚好，省得杀伤你的同门。”

叶凉拱手道谢，展梅瞧他谢得真诚，莞尔又道：“嗯，说来停云弟子也不能算你的同门。”

“不论是不是同门，能少些死伤，总是好的。”叶凉轻轻一叹，又道，“展前辈说吴重前辈才是我本来的师父，我自是相信展前辈绝不会骗我，只是心里终究模糊，记不起来，吴前辈他、他是正在滁州么？”

展梅道：“先前我在返回华山的途中，曾接到吴重的传书，得知他要回到滁州左近的临江集……叶兄弟，你曾在临江集住了七年，难道连这地方也不记得了么？”

叶凉茫然寻思一阵，道：“临江集……想来是在江边吧？我有时夜里做梦，会在梦里听见江水声。”

展梅颔首道：“记不得也无妨，等见到了吴重，料想他自有法子治好你。”

时近晌午，两人在唐州城内寻了一家酒楼吃喝，叶凉忽而问道：“展前辈，你说弓魔当真是柳副山长放走的吗？”

展梅沉吟道：“据我听柳兄所说，他只是想见到弓魔问几句话而已。兴许是燕山长自己想放走弓魔，也未可知。”

叶凉道：“那么柳副山长是被冤枉的了？唉……早前我便听见庄师伯他们对柳副山长颇有微词，似是怪他的刀术是为克制停云武学而创，还教给了宁姑娘……”

展梅摇头道：“柳兄沉浸于武学一途，不但想要破解停云武学，亦想破解刀宗的刀术，那又何足为怪？昔年他便是因为自创的刀术尽破洛州柳家刀法，被逐出了家门，才独自横舟河上试刀，接连数十战不败，立

下‘洛水舟中柳青眸’之名。”

“原来如此。”叶凉想了想，又问道，“展前辈，不知你从前是如何认得燕山长的？”

展梅一怔，轻叹道：“十多年前，我奉‘山中刺’堂主之命，前去刺杀燕寄羽，却反被他的胸襟气度折服，也算是不打不相识。”

堂中另有一桌酒客，亦在谈论武林近闻，展、叶二人说到这里，听见那桌人却也提到了洛州柳家，说是燕寄羽将柳空图接回中原之后，柳家便恍似得了靠山，不但在洛州频频生事，还与柳州龙家结盟，不日即要共击庐州花家。

叶凉恍然低语：“怪不得去年冬天，柳老山长刚回到华山，洛州柳家便急着赶来拜见。”

展梅点头道：“柳家是想借着柳空图的名头崛起，取代庐州花家，成为武林四大世家之一。”神色淡然，心中却是微凛：方才那桌人忽而提及柳家，恐怕并非巧合，而是听见了自己与叶凉的交谈，自己已着意放低语声，若仍被听去，足见那桌人修为不低。

两人又听了一阵，那桌酒客说到多日前乘锋帮与停云书院在华山的一战，有个人道：“我听说那些乘锋帮刀客虽只五六百人，却竟几乎都修成了‘天风萦回’的绝技，结成‘天风大阵’，与停云书院的鸿翼阵法厮杀，两方各有折损，似乎反倒是停云书院的死伤更重些……”

叶凉一惊，只听那人继续道：“可是乘锋帮这次却也没能救走方、铁等掌门，与停云书院相持一阵，便退走了……嘿嘿，说起来这帮刀客想来便来，要走便走，也真是大挫停云书院的颜面。”

展梅闻言微笑道：“如此一来，那群停云书生就更不敢轻易离开华山了。嗯，当日乘锋帮未曾奇袭，而是先送去了拜山帖，那是本就打算要与停云书院长耗下去。”

他这句话并未刻意低声，说完便站起身来，走近那桌酒客，拱手道：“几位熟知武林动向，在下甚是佩服，敢问是何派高人？”

那桌人一愣，纷纷摇头笑道："阁下说笑了，我们并非武林中人。"

展梅"嗯"了一声，又道："听几位口音，可是从关东来的？"

那桌人相顾一眼，有人站起拱手道："阁下不必多问，只须明白一事：近日里便会有不少高手来追捕阁下，你们两位还是多留神些吧。"言毕也不待展梅接口，领着同伴匆匆出门离去。

叶凉听得惊疑，眼见展梅回来落座，便问道："展前辈，咱们该当如何？"

展梅道："这些人倒似是好意，咱们快些赶路便是。"两人吃饱了饭，也不再留宿城中，便即纵马出城东去。

翌日清晨，两人行在荒野间，忽听身后依稀有马蹄声渐近；展梅对叶凉使个眼色，两人牵着马躲到一处土坡之后。

叶凉道："听着似有百十多人。"

展梅微微颔首，两人伏低身躯，不多时便遥望见三拨人马渐次疾过，衣衫分别为黑、蓝、白三色，马背上挂着狭长行囊，似都携了刀剑。

展梅皱眉道："看这些人的装束，应是'辽水三刀'无疑了，原来'金、玉、冰'三派都到了中原，也不知方才是不是在找咱们。"

叶凉听得好奇，问道："这三派是用金子、玉和冰作刀么？"

展梅闻言莞尔，道："这三派都用铁刀。"随即解释了几句，原来"金雀刀"门徒的刀鞘上雕有一只金雀，"琢玉门"则是得名于其独门内功"琢玉诀"，而"履冰堂"弟子却是个个精擅"履冰步"的轻功。

展梅又道："'金雀刀'刀招精巧，花样繁多；'琢玉门'的刀术却颇为简朴，只有寥寥五式；'履冰堂'却以步法变幻见长，这三派各有绝学，均不易斗。"

两人躲避半晌，正待继续东行，隐约听见东边马蹄声再起，似是"辽

水三刀”去而复返，两人惊疑对视，展梅心知若继续藏在原地，恐怕稍后躲不过搜找，便与叶凉上马折向西北避去。

疾驰出数里，经过一处狭隘的谷口，忽见前方有个衣衫破旧的瘦削之人独行在野草间，身形摇摇晃晃，宛如随时便要跌倒似的。

展梅与叶凉对望一眼，驰到近处，神情骤凛——那人低着头，踉跄走着，似浑未察觉到身后有人马靠近，发髻上微微闪光，却是斜插着一枚珠钗。

第二章 临江梦龙（二）

两人均未想到竟会猝遇“弓魔”江海余，不约而同地翻身下马，一时间屏息不语；叶凉瞧见江海余衣衫单薄，显出瘦骨嶙峋的身躯，忍不住心想：“难道他从下了华山便没吃过饭么……”

展梅眼看着江海余走出十来丈，低声道：“他与咱们同日离开华山，这一路多半不曾骑马，全靠双腿施展轻功，竟与咱们行得差不多远，料想气力损耗必巨。”

叶凉点头轻叹一声，两人望着江海余走到数十丈外，方自松了口气，忽见江海余远远地站住不动了，一道闷哑的语声传回来：“你两个怎还不迈步？”

两人对视一眼，均想：“原来他早就觉察到了我俩。”

展梅淡淡一笑，道：“以弓魔的本事，既教咱们撞见了，咱们也不必想着逃掉。”随即坦然与叶凉牵马上前。

“江兄，你是让我俩跟着你么？”展梅在江海余身后四尺处伫足。

江海余回过身来，脸色苍白如雪，缓声道：“不是你俩跟着我，是我跟着你俩。”

展梅皱眉道：“江兄此言何意？”

江海余瞟了两人一眼，目光落在叶凉脸上，道：“你是吴重的徒弟，我跟着你，迟早能见到吴重。”

叶凉闻言一惘，不知该说什么好。

展梅恍然道：“原来江兄是想见吴重。”神情渐肃，又问道，“莫非江兄是想去杀吴重么？”

江海余道：“不是。”

展梅心中顿松，暗忖：“这弓魔既是如此打算，料想一路上非但不会

为难叶兄弟，反而不得不保护他，这倒是一大好处。”

却听叶凉道：“江前辈，你……你饿么？”语声微颤，似颇为紧张。

江海余一怔，点头道：“是有些饿了。”说着弯腰从地上揪起一把野草，塞进嘴里，咀嚼两下，吞咽落肚。

叶凉瞧得心酸，从行囊里取出干粮，递过去道：“江前辈，你吃这些吧。”

江海余道：“我已吃饱了。”

叶凉欲言又止，默默将干粮收起。展梅沉吟片刻，道：“江兄要与我俩同行，我俩自是却之不恭，不过现下咱们三个人只有两匹马……”

叶凉接口道：“我与江前辈共乘一骑便可。”

展梅摇头道：“还是请江兄独乘一骑，我与叶兄弟共乘吧。”却是仍对江海余心存提防，怕他忽然发起疯魔来，伤及叶凉。

江海余道：“我不愿骑马。”

展梅一怔，苦笑道：“那么依江兄之见，咱们该当如何？”

江海余俯身拈起一根细草，手心松开，草叶断飞出去，倏忽射穿了那两匹马的脖颈；江海余转身道：“走吧。”

展梅与叶凉看了看栽倒毙命的马匹，也只得迈步跟上。

三人行出数里，江海余始终一言不发，叶凉问他如何从华山脱困，他也不答。展、叶偶尔交谈几句，见江海余恍若未闻、漠不在意，渐渐的便也不再顾忌江海余，叶凉忽道：“展前辈，眼下想来，倒似是那‘辽水三刀’有意迫着咱俩遇到江前辈似的。”

展梅闻言微凛，道：“不错，咱们先前不得不折向西北，而后直到出了谷口，却似也没别的岔路可走。”

“‘辽水三刀’是关东刀派，”叶凉想了想，又道，“‘昨天那桌酒客也是

关东口音，会不会也是三派中的一派弟子？”

“你是说，这三派中其实有一派想救咱们，只是不便显露在明里，这才派出弟子提前警醒咱们么？”展梅越想越觉不无可能，思忖道，“这一派非但知道你我的行踪，还探查到了江兄的下落，这才能借着追捕之名，却将咱们“追”到江兄这里……嗯，此事不是派中弟子能做到的，料想是该派掌门之命。”

叶凉点头道：“我想也是如此。”

展梅微笑道：“叶兄弟，你果真极聪明，难怪吴重肯收你为徒。”寻思一会儿，又道，“刘独翼身为‘青锋令使’，自然来到了中原，他统率不了其余两派弟子，多半那两派的掌门也都来了；可是究竟是哪一派的掌门，难道竟能算准江兄会与你我结伴同行么？此人能瞒过另两位掌门，心思可真是深沉周密得很了。”

叶凉问道：“刘独翼是谁？”

展梅道：“刘独翼是‘金雀刀’的掌门，所用单刀形似鸟雀之翅，故而名曰‘独翼’，他这把刀在江湖中很有名，江湖人便都叫他‘刘独翼’，反倒没人记得他的真名了。”

叶凉道：“原来如此。”又问了另两派掌门的姓名，得知“琢玉门”掌门名为章琼，而“履冰堂”掌门则是一名女子，名为凌素瑶。

展梅沉吟道：“咱们现下没了马，这般慢慢走着，只怕过不了多久，这三派的人马便会追上来了。”说完转头看向江海余，道，“实不相瞒，我与叶兄弟正遭‘辽水三刀’追捕，江兄若继续与我俩同行，稍后恐怕会连累了江兄。”

江海余道：“‘辽水三刀’么，有多少人？”

叶凉道：“少说也有百十多人。”

江海余点点头，道：“那是你俩连累了他们。”

叶凉一愣，越想越惊，道：“江前辈，我、我谁也不想连累。”语气

中似有求恳之意。

江海余神情淡漠，似未听见。

三人又行出数里，身后马蹄声伴随着烟尘滚滚而近，先前那百余骑果然追至；很快将三人围在当中。

为首一个黑衣人喝道：“‘金雀刀’会同‘冰、玉’二派，奉正气长锋阁之命，前来追拿展梅、营救叶凉！”

叶凉心下恍然：定是停云书院忌惮乘锋帮，不敢轻离华山，这才请托“辽水三刀”来救自己。但见这黑衣人四十来岁，身形修长，腰间佩刀，勒马调头之际，刀鞘上金晃晃一片，想来便是“金雀刀”掌门刘独翼了。

展梅拱手笑道：“刘兄，多年不见，你的嗓音可是愈发威严了。”

“展兄，”刘独翼冷哼一声，道，“你的胆子也是越来越大了。”说话中打量江海余，神色疑惑，似不认得此人。

叶凉瞧见刘独翼身侧还有一男一女，都是三四十岁模样，男的一袭蓝衫，眉目端方，脸色平静；女的身着白裙，却是眼波流转，笑意娇艳。

叶凉料知这两人自是章琼与凌素瑶，他本来猜测“履冰堂”掌门定是一位冷若冰霜的女子，但眼前凌素瑶的神情却颇为妩媚，又见她腰悬双刀，心中微动：“似乎武林九大刀派之中，只有‘履冰堂’是用双刀……”不禁多看了几眼。

忽听凌素瑶轻笑道：“小弟弟，你瞧我做什么？”

叶凉吓了一跳，慌忙躬身施礼，转念又想：“这三位掌门神态各异，实难辨出究竟是哪位对‘正气长锋阁’阳奉阴违……”

第二章 临江梦龙（三）

凌素瑶见叶凉施礼后便自低头静立，又是娇滴滴一笑，道："小弟弟，怎么你这会儿又不敢瞧我了？你到我身边来，我有话要问你。"

叶凉更不敢抬头，只作未闻。凌素瑶蹙眉道："你不肯听姐姐的话么？"

刘独翼冷笑道："我瞧这位叶兄弟倒也不是不想过来，他低着头不敢动，那是怕自己一旦妄动，便会遭到展兄的毒手。展兄既未制住他的手足，多半是逼他服下了毒药。"

章琼淡淡接口道："刘兄料事如神，定是如此。"

"章兄过奖了，"刘独翼摆摆手道，"叶兄弟，你吃了什么毒药，不妨大胆说出来，有我和章兄、凌姑娘在此，想来世上也没什么毒药能难倒我们。"

叶凉道："我……我没吃什么毒药。"

"小兄弟，你怕什么，"刘独翼闻言顿时摇头，叹道，"你是燕山长的亲传弟子，怎能如此胆小？"

展梅微微一笑，道："诸位要为燕山长擒拿在下，救回叶凉，在下也没什么好说的，只是诸位似是不认得这位江兄，在下却不得不奉劝几句……"说着看向一旁的江海余。

刘独翼冷哼道："不认得便怎样？"

展梅道："这位江兄便是江海余。"

刘独翼闻言皱眉，与章、凌相顾一眼，哈哈一笑，回过头道："展兄，你说什么笑话？"目视江海余，又笑道，"阁下是弓魔吗？"

江海余道："不是。"

刘独翼嗤笑一声，江海余缓声又道："'弓魔'二字，是世人对江某的

妄称，江某还当不起这个‘魔’字。”

刘独翼一愣，随即大笑，道：“阁下倒装得像模像样，弓魔不是已被囚禁在华山么，阁下若真是弓魔，敢问又是怎生逃脱的？”

江海余闻言却一声不吭。

刘独翼见他不答，更加不信他是弓魔，手按刀柄，便要向展梅邀战，凌素瑶忽而轻笑道：“刘兄莫急，我倒曾听说，去年那弓魔现身于春雪镇上时，却也是头戴珠钗，和眼前这人极像。”

叶凉心弦微动：“……难道这位凌掌门便是暗中警醒我和展前辈之人？”

刘独翼摇头笑道：“珠钗到处都买得到，又有什么稀奇的？稍后我便将这人头上的珠钗拔下踩烂，看他还敢不敢冒充弓魔。”话音方落，不经意地与江海余目光相触，却莫名觉得心窍里一寒，如遭冰刺似的，不禁暗凛：“这人倒真有些古怪。”

展梅忽而出指在叶凉丹田处拂点而过，道：“叶兄弟，我已将你被封的内息解开，稍后恐有大战，你可得小心自保，你若想随这三派回华山去，我也不拦你。”

叶凉一怔，看向刘独翼等三位掌门，心知“辽水三刀”是为救自己而来，上前几步，躬身揖道：“多谢三位前辈。”慢慢转身，对着那百余名刀客再度拱手揖道：“多谢你们。”

刘独翼微微颔首，意似嘉许，凌素瑶娇声笑道：“小弟弟，你可真乖。”

叶凉说完直起身子，又道：“但我不回华山。我想随展前辈去见吴重。”

刘独翼一怔，喝道：“小子，你疯了么？你可知自己在胡说什么？”

“请刘前辈恕罪，我只是想知道……”叶凉一瞬里脸色苍白，语声轻颤，但眼神却愈发清晰坚定，道，“我想知道自己是谁。”

刘独翼厉声道："你不就是叶凉，还能是谁？"

叶凉摇头道："那只是我的名字，我想知道自己究竟是谁。我想知道我是不是个……是不是个没什么用的人。"

说到这里，他心底突然升起一道语声，这语声惫懒而又亲切，似乎已在他神魂深处蛰伏了许久，是他本应早已忘记，却又舍不得，偷偷珍藏起来的——"你眼下是没什么用，但以后会有用的。"

叶凉浑身一震，轻声道："会么？"

他在不知不觉中落下泪来。

展梅轻叹一声，道："叶兄弟……"

叶凉霍然回身，面对江海余道："江前辈，多谢你愿与我一道去见吴重前辈，但请你别杀这三派的刀客。"语气颇为诚挚。

江海余漠然道："我若执意要杀呢？"

叶凉道："那我、那我拼命也要拦阻江前辈。"

刘独翼越听越是惊怒，骤道："你们三个也不必在此作戏，还是随刘某到华山谢罪去吧！"——说完猛一挥手，率领"金雀刀"弟子朝着三人大步走来。

江海余只默默瞧着叶凉，倏而一笑，笑声说不出的古怪凄伤，震得周遭野草簌簌抖动。

叶凉闻声只觉胸中气血阵阵翻腾，却仍是目不转睛地与江海余对视。

……

杨仞、秋剪水与乘锋帮诸人回到岳州城后，心知此地不宜久留，连夜赶路，三日后到了沔州，杨仞料想已将那三千停云弟子落得颇远，笑道："咱们寻一处酒楼，好好喝几碗酒，歇息一番。"

此时已是深夜，多数酒楼都已打烊，众人在城中走了好一阵子，才找到一家亮着灯烛的小酒肆。

店伙计将众人迎进门来，赔笑道："客人见谅，眼下鄙店厨子都已睡去，烧不得热菜，酒是有的，也还有些腌鱼腊肉。"

杨仞道："有腌鲫鱼吗，满满地端一盆上来。"

众人落座吃喝，堂中闹哄哄一片，赵长希喝到酣处，更是与方轻游兄弟相称；只有贺风馗滴酒不饮，忽而看向方白，道："方兄，我有一事想请教，还望方兄恕我直言。"

方白道："贺兄但讲无妨。"

贺风馗道："我知方兄的'雨梳风帚'是武林中第一神妙的剑术，但燕寄羽修为亦是渊深难测，方兄真有把握将他一击刺死么？此事关乎'乘锋帮'与'正气长锋阁'最后的胜败，不知方兄是否方便回答？"

"胜败之事，向无绝对。"方白略一沉吟，又道，"但燕山长的武学天资与修为，我多少也知晓一些，近一年里我新悟出了一式剑术，应在'雨梳风帚'之上，想来是能胜过燕山长的。"

第二章 临江梦龙（四）

诸人闻言皆惊，均知“雨梳风帚”几乎已是江湖无敌的武学，却不料方白竟还能创出一式更加神异的剑术，一时间静默相顾，心中怦然神往。

贺风馗道：“敢问名目？”

方白道：“此式名为‘风青雨白’。”

贺风馗神情一凝，点了点头，心知这一名目中包含了方白自己的名字，足见方白对此式的看重；随即又道：“方兄有此剑术，实是‘乘锋帮’之福、武林之福。若有良机，还盼方兄能在今秋武林大会之前将燕寄羽刺杀，眼下燕寄羽召集三千云游弟子，定有重大阴谋，时日越久，武林的前途命运便越是堪忧。”

方白微微颔首，沉吟不语。

杨仞一怔，虽知贺风馗言之有理，但燕寄羽修为深湛，手下众多，若将杀死燕寄羽之事只寄望在方白一人身上，对于方白未免太过凶险，便道：“此事还须咱们大伙儿共想计策。”

贺风馗道：“帮主所言极是。”随后便不再多言。

杨仞想起这几日纵马赶路，将擒来的龙钧乐与穆清池封住了穴道，捆在马背上的麻袋里，便道：“去马厩里给龙掌柜和穆前辈也吃几口饭，可别饿死了他俩。”

何轻生与裘驷给二十多乘锋帮刀客敬了一圈酒，已喝得面红耳赤，裘驷闻言当即道：“我去吧。”他想起自己的“晴川刀”一派被玄真教打得溃散，推根究源，全是“正气长锋阁”欺压自己，而龙、穆二人亦是正气长锋阁一伙，便在喂饭之际将两人痛揍了一番。

何轻生打个酒嗝，笑呵呵道：“帮主，你那日也太给陈彻面子，要我说咱们便不放岳凌歌，省得他又给燕寄羽出什么诡计。”

杨仞笑道：“我放他也不只为给陈兄面子，正是要放他回去捣鬼。”言毕将从前岳凌歌言行的种种可疑之处说了。

方白接口道：“这位岳公子确似对燕山长不甚忠心。前年我本已拒绝了吴重的邀约，不欲前去春山，亦是岳公子暗中传信于我，说燕山长此番布置周密，要将‘青崖之盟’的诸位掌门一网打尽，我才又动身西去，想着或能有助于平息事端，只可惜……”说到这里，沉默片刻，又道，“更未想到，燕山长在杀死刀宗之后，行事竟愈发霸道失义。”

赵长希叹道：“人心隔肚皮，也不怪方兄看不透，想当年咱们北抗摩云教之时，贫道又何尝不敬佩那位侠义凛然、风华卓绝的燕山长？”

方白轻叹一声，又问杨仞道：“如今帮中刀客，可是都已领悟了‘意劲’么？”

杨仞点头道：“不错，那刀宗留下的书信当真神异，有人看过不久便彻悟了‘意劲’，也有的慢些，却是依照方兄的法子，将内力耗尽一次后，体内才有意劲滋生。”随即又笑道，“我说的‘方兄’，却是指方轻游方兄，方前辈岁数老些，我便还是称你为‘方老兄’吧。”

方白莞尔道：“我本不觉老，瞧见你们这些少年人，才觉得自己老了。”沉思一阵，又道，“这书信既如此神异，那夜在湖上，燕山长却竟没提一句，实有些奇怪。难道找寻秦芸比书信还重要么？”

杨仞道：“那也不奇怪，燕鸟人知道书信在我这里，既不能擒住我，提也没用。”

方白道：“嗯，应是如此。”

而后，诸人酒足饭饱，歇息到翌日上午；杨仞刚一睡醒，便得知方白已独自悄然离去，只留下一张字条，与众人约在临江集再会。

杨仞想起昨夜贺风旐对方白所言，心中隐隐生出一丝忧虑，转念又想：“以方老兄的本事，定然自保无虞，何况他也未必是去涉险。”

众人收拾行装，便待继续北行。贺风旐清早就派了数名刀客到城中

各处查探，这时渐次回报，均说未见停云书院一行人的踪迹，有个刀客却道：“不过属下还留意到一事，有一名美貌女子正在各家客栈酒楼打听帮主的下落。”

杨仞一愣，笑道：“美貌女子么，这倒有趣……”瞥见秋剪水在一旁静静听着，转口道，“这可古怪得很了，我认识的女子极少，怎会有人平白无故地寻我？”

那刀客禀道：“那女子很是年轻。属下怕打草惊蛇，未敢上前询问她的姓名。”

杨仞“嗯”了一声，沉吟不语，心下愈奇。

秋剪水忽道：“那女子既已在四处打听，料想不久也会寻来这家酒肆，咱们不妨先在此等一等，可别错过了什么重要的消息。”

杨仞点头称是，众人便在堂中等候，过得半炷香时分，果然有个春衫单薄的年轻女子快步进门，赫然却是宁简。

宁简环顾堂中，一瞧见杨仞便道：“杨仞，可是你将陈彻抓走了？”

杨仞一惊，拱手道：“原来是宁姑娘。陈兄他不是和燕寄羽、虞夙等人同在一处么，怎么宁姑娘却寻到沔州来了？”

宁简轻轻缓过一口气，道：“我先前在苏州有些私事，而后才赶去岳州与陈彻会合，可是到得岳州之后，燕山长却说陈彻已莫名失踪，多半是被你们‘乘锋帮’擒去了。”

杨仞听得皱眉：“这可真是蹊跷。”

宁简又详细解释了几句，原来燕寄羽说那夜“乘锋帮”诸人回岸之后，陈彻似不愿目睹留影舫沉没，便向停云书院借了一只小舟，独自也回城去了；可是后来燕寄羽、虞夙、岳凌歌等人返回碧湖轩，却也未见到陈彻。他们从清晨等到晌午，亦派出不少弟子寻找，始终没找到陈彻。

杨仞见宁简脸色焦急，心中微动，回想先前几次见到宁简，她都是

神情清冷，言辞中流露出淡淡的傲气，似乎从未如此刻这般紧张过，便道：“陈兄看似懒散，却极聪明，应变极快，以他今时的修为，不论遇到什么，料想也绝无性命之忧。”

宁简道：“这些我岂不知道，只是……”她想说“只是仍不免担忧”，却没说完，静心凝思一瞬，又问道，“杨帮主，不知你们这是要去哪里？”

第二章 临江梦龙（五）

杨仞闻言略一犹豫，心知宁简与燕寄羽、柳续走得甚近，她的仆从陈彻更是正气长锋阁的“青锋令使”，便只笑呵呵道：“我们离了岳州，正想到北边逛逛，也没什么确切的去处。”

“是么。”宁简轻轻一笑。

“杨仞，”秋剪水见状轻声道，“六年前在青州，我与方盟主、铁前辈等人缔结‘青崖之盟’时，宁姑娘却也在场，亦饮下了结盟的雪酒，并非信不过的外人。那日在肃州道观里，你晕厥过去，宁姑娘也曾渡劲助你疗伤。”

杨仞一怔，道：“原来如此，是在下失礼了。”言毕躬身拱手，心想：“算来我已欠了这对主仆颇重的恩义，可须好好偿还报答才是。”眼瞧宁简神情淡然冷傲，心中又颇不是滋味，暗想：“宁姑娘盛气凌人，陈兄平日里一定没少吃她的苦头。”

宁简道：“杨帮主也无须信得过我，不过我有一言相劝，你们‘乘锋帮’既要北去，不妨便到滁州左近见一见吴重，或能有助于你们。据我所知，吴重现下应是回到了临江集。”

杨仞微笑道：“实不相瞒，我等正有此意。”想了想，又道，“不知宁姑娘可知‘秦芸’其人？还望不吝赐教。”

宁简闻言也不隐瞒，将新近从简家探得的秦芸与秦英以及西域“明光教”的关系说了。

杨仞颇觉惊凛，又细问了几句，宁简叙说了秦芸与弓魔张青的往事，又道：“去年在春雪镇的春风酒楼里，我曾听见弓魔称呼吴重为‘师兄’，若这两人当真是师兄弟，那么吴重极可能便是昔年简家的外姓弟子周固了。”

方轻游沉吟道：“张青当年对我说，周固落入‘天音宗’手里，尸骨无存，换言之，也就是弓魔始终未曾见到他师兄的尸身，那么周固倒确有

可能还活着。”

秋剪水接口道：“去年那天夜里，我也随方盟主等前辈去了春风酒楼，后来燕山长说吴重实是北荒‘摩云教’九大摩云使之中的‘形使’，据此想来，吴前辈十余年前便潜伏在简家，莫非竟是为了接近秦芸么？”

杨仞心想：“原来那一夜镇上酒楼里如此热闹……”脱口笑道：“那天我也曾想去酒楼瞧瞧，却被柳老前辈劝住了……是了，秋姑娘，转天早上我还隔着门缝偷偷瞧见过你呢。”

秋剪水脸颊微红，一时不知该如何接口。

宁简打量两人一眼，径自淡淡道：“周固是否为了秦芸蛰伏简家我不知道，但早年柳续前去简家，确是为了拜访秦芸，似乎是想询问‘意劲’相关之事……”

杨仞道：“怪不得燕寄羽说若无秦芸，世上便无‘意劲’，看来秦芸与‘意劲’果真关联极深。”

宁简点头道：“柳续见过秦芸之后，心有所感，写下了‘竹声新月’的词句……但直到六年前，他在青州受到陈彻言辞的启发，才终于修成这一奇技。”念及陈彻失踪，不禁又露出忧急神色。

杨仞道：“我等前去滁州，沿途定会详加打探，倘若探到了陈兄的消息，不知该如何知会宁姑娘？”

宁简道：“多谢。我若自己多日找不到陈彻，还会再来寻你们。”言毕告辞离去，走到门口，忽而想起一事，回身从行囊里取出一块雪白的手帕，递给方轻游。

“这本是天风峡刀客俞凌托我归还楚姑娘的，也算是楚姑娘的遗物。”宁简轻叹道。

方轻游点点头，将手帕收起，轻轻道了声“多谢”。

宁简离去后，杨仞与诸人商议了一阵，贺风牐道：“秦芸恁地重要，也难怪柳续、展梅要将她交与吴重保护。”

方轻游道："据我所知，秦芸实与弓魔情投意合，恐怕吴重也只是要保护秦芸，并非真与她成婚。"

杨仞沉吟道："刀宗，燕寄羽，简家，明光教，青箫白马盟，吴重，柳续，弓魔，还有天音宗、留影舫和严知雨……万没想到这秦芸牵连竟如此深广。咱们可须及早赶到临江集才是。"

众人当即上路，十余日过去，来到庐州城南数十里外的荒野中，贺风馗道："过了庐州，再走两三天，便至滁州了。"

前去探路的乘锋帮刀客回报道："如今庐州城里很不太平，柳州龙家与洛州柳家不断有高手赶到，似要一举灭绝花家。"

随即细禀详情：原来庐州花家本难以一敌二，但朔州胡家亦知倘若任由花家被灭，龙钧乐下一个要灭的定是胡家，故而胡家新任家主胡飞尘亲率大批精锐驰援庐州，如今花、胡、龙、柳四家两两结盟，已在城中厮杀多次，互有死伤。

杨仞笑道："龙钧乐都已被咱们逮住，还能灭个屁，如今龙家在庐州的首脑是谁？是他儿子么？"

那刀客道："龙钧乐的独子龙霖已死，如今在庐州是龙钧乐的弟弟龙钧鸣主事。"

贺风馗道："四家自相残杀，那是再好不过，咱们有要事在身，不必卷入其中，取小径绕过庐州为妥。"

杨仞先前派人将阿叶护送到了庐州，本想顺路去瞧瞧他，心知贺风馗所言在理，便道："好，就绕过庐州。"

众人转向西去，改走小路，在一片树林中穿行半晌，忽见前方微光闪烁，树木之间挂满了"刃网"，却有百余名胡家弟子拦路。

为首的几名胡家弟子瞧见乘锋帮诸人腰间佩刀，当即厉声喝道："你们这伙人，可是洛州柳家的刀客么？"

二十多个乘锋帮刀客神情激愤，纷纷望向杨仞与贺风馗。去年害死

赵风奇、焚毁天风峡的几个门派里，朔州胡家也在其中，而乘锋帮刀客本都是“天风峡”弟子，此际狭路相逢，更是气血上涌。

贺风馗略一沉默，道：“既然撞见了，那也不必容情。”

话音方落，众刀客霍然拔刀在手，大步朝前走去；胡家弟子相顾一眼，叫骂起来，不少人手持“刃网”，立时跃出拦截——

当先一个乘锋帮刀客手臂一振，“天风萦回”挥洒出去，数十股刀风将面前的“刃网”劈得散碎坠地，叮当乱响。

少顷，二十多名刀客提刀走回，林中多了百余具尸体。

第二章 临江梦龙（六）

赵长希与游不净凛然相顾，他两人均是初次见到乘锋帮刀客施展“意劲”，虽久闻“天风萦回”之名，却也没想到这场激战如风卷残云一般，片刻间便已收场。

“厉害厉害，”游不净嘿嘿笑道，“胡家弟子最擅轻功，若只将他们击败，那也不算太难，但能打得他们逃都逃不掉，那可真是让我老游开眼了。”

贺风旞闻言淡淡道：“游兄过奖。”这二十多刀客是他亲自挑选的帮中佼佼者，他对方才之战却不惊异。

杨仞瞧着胡家弟子的尸身，暗叹一声，心知江湖人素来恩怨分明，既然冤家路窄，那也别无他法，总不能不让这些从前的天风峡弟子报仇，默然侧开了目光，心中却仍颇不舒服，忍不住道：“这些胡家弟子也只是听命行事，未必个个都恶贯满盈。”

贺风旞道：“他们既甘愿听命行事，亦该想到诸般后果，这本是公平得很。”

杨仞知他说得在理，一时不做声。

赵长希接口叹道：“不错，这些弟子自作自受，那也没什么好说的。”游不净亦道：“方才即便咱们不动手，但他们既将咱们截住，又见咱们人少，难道肯让咱们好端端地继续行路吗？”他两人见惯了江湖争杀，均觉死伤难免，便想为杨仞劝解开这一心结。

贺风旞见杨仞面色沉郁，当即躬身揖道：“是贺某下令让众兄弟出手，帮主若觉不对，请责罚贺某便是。”

杨仞摇头道：“贺前辈言重了。”寻思一阵，又道，“连这偏僻小路都有胡家弟子埋伏，若要安稳绕过庐州，恐怕不大容易。”

贺风旞道：“帮主所言极是。花家终究占据地利，与胡家结盟后，更加人多势众，眼下多半已将龙家、柳家先到庐州的高手困在城中，占据

了上风，这才能分派人手在城外周遭设伏，截杀龙柳二家前来增援的弟子。”

杨仞道：“那咱们便再往西去，多绕些路，以免徒增事端。”

贺风攧欲言又止，静默片刻，只道：“谨遵帮主吩咐。”

众人又行了半个时辰，才穿出树林，来到春草起伏的野地上；杨仞心念微动，对方轻游道：“请教方兄，‘意劲’是否也有功力深浅之别？我记得赵风奇赵老兄使出的‘天风萦回’，可比刚才帮里兄弟施展时凌厉不少……”

方轻游道：“‘意劲’不像内力那般须得长年累月地修练才能增长，但亦是施展越多，体悟越深；料想不出数月，等帮中刀客运用纯熟了，自能更加凌厉。”

杨仞点头道：“那确是比内力方便快捷得多。”说话中忽然微怔，望见前方远远的停着一驾马车，似在等候众人。

秋剪水轻咦一声，道：“那是雷姑娘的马车。”

杨仞奇道：“你怎知道？”

秋剪水道：“我依稀能瞧见那车夫的样貌，应当便是雷姑娘的车夫。”

赵长希与游不净、贺风攧闻言均是一凛，以他们数十年的修为，望过去却也仅能辨出车夫的身形轮廓罢了。

杨仞恍然笑道：“‘心照’之境当真神异。”随即便见马车里下来一人，步履轻盈，朝着众人走近，一身淡紫衣裙，脸上蒙着纱巾，正是雷缨络。

秋剪水曾与雷缨络数月同行，交情匪浅，当即迎上几步，问道：“雷姑娘，你怎么来了？”

雷缨络微笑道：“我来瞧瞧你的杨帮主。”不待秋剪水接口，便看向

杨仞道："杨公子，你们是要去滁州吧？"

"不错，"杨仞心中微凛，问道，"雷姑娘，你是如何找到我们的？"

雷缨络道："我前几日遇到了宁简姐姐，听她说起你们要北去临江集；我猜想近日庐州城中颇有争端，你们或会绕过，便先赶到城西的荒野等候。"

杨仞道："雷姑娘心思聪颖，在下很是佩服。是了，不知宁姑娘是否已找到了陈兄？"

雷缨络微微摇头："陈公子仍然下落未明。"

"唉，只盼陈兄无事。"杨仞轻叹一声，又道，"料想雷姑娘不是刚到这里，既然久等，想来有要紧事吧？"

雷缨络略一静默，却反问道："杨帮主，你们擒住了龙家家主龙钧乐，是么？"

杨仞犹豫片刻，笑呵呵道："是又如何？"

雷缨络道："我有一位好朋友，他与龙钧乐颇有……颇有渊源，我想代他请求杨帮主，可否将龙钧乐放了？"

杨仞闻言皱眉，心说："你朋友与我又无渊源，龙钧乐是正气长锋阁的阁主，对我乘锋帮大有用处，岂能轻易就放？"

雷缨络见杨仞不开口，便又道："我知杨公子擒下龙钧乐，是为了日后对付燕寄羽，但以燕山长的心思性情，杨公子真以为他会在意龙钧乐的性命么？"

杨仞心知她此言不假，但若说龙钧乐毫无用处、便该就地放了，那却也未必，便只微笑道："雷姑娘，不知你口中的这位'好朋友'，到底是何人？"

雷缨络回望一眼，淡淡道："便是我的车夫。"

杨仞一怔，点头道："嗯，既是雷姑娘的朋友，怎不与雷姑娘一并过

来，却远远地坐在马车上？”

雷缨络道：“正因他和龙钧乐关系不一般，才不便走近相见。”

“无论如何，”杨仞道，“这龙钧乐是我手下帮众舍命擒下的，总不能凭雷姑娘几句话便将他放了，还望雷姑娘见谅。”

雷缨络轻轻颔首，侧目瞧向秋剪水，杨仞见状暗道：“糟了，她可别请秋姑娘替她说情。”

雷缨络瞥见杨仞神态，忽而抿嘴一笑，道：“我自不会空口便让杨公子放人。”顿了顿，又道，“请杨公子随我来。”

杨仞又是一怔，见她说完便转身走向马车，也只好迈步跟上。

两人来到马车跟前，雷缨络看也不看车夫一眼，只轻轻拊掌，那车夫便从车厢里抱出一人来。

雷缨络道：“杨公子，我便想用这人，来与你交换龙钧乐。”

杨仞打量那人，见是个六七十岁的老头，身穿粗布衣衫，已然昏睡过去，模样端正，自己从前却未见过，便道：“这人我不认识。”伸手在老者脉门上一搭，道，“这老头似乎不会武功？”

雷缨络道：“嗯，此人本是种田的农夫，后来又去大户人家做了花匠。”

“花匠？”杨仞愕然失笑，“那我为何要拿龙钧乐换他？”

雷缨络道：“此人名叫燕海柱，是燕寄羽的亲生父亲。”

第二章 临江梦龙（七）

江海余的怪笑声中，刘独翼霍然扬手顿步；他身后的“金雀刀”弟子也随之停步，均觉气血阵阵乱涌，有些修为较浅的，已被笑声震伤了脏腑。

刘独翼暗凛：“此人功力如此深湛，即便不是弓魔，也不易对付。”

江海余冷眼觑向刘独翼，迈出半步，叶凉随即贴近一步，挥臂将江海余的出手方位封死，一瞬里两人推肩挤肘，“秋水”剑劲与“青丝箭”的意劲交相迸撞，江海余脸色愈白，冷笑一声，叶凉却是浑身剧震，几欲呕血。

“‘雨梳风帚’么。”江海余漠声低语，忽而微微皱眉，又觉叶凉的剑劲在深微处似与方白的“雨梳风帚”颇有不同，夹杂着一抹锋锐，宛如风雨中的一隙闪电，便要钻透自己的护身气劲，当即右肩一斜，撤动右臂，将剑劲卸在空处，左掌切向叶凉颈侧，便欲先将他击晕——

叶凉大惊，脚下急转，堪堪避过江海余的手掌，却仍觉一团掌风如铁锤般敲在右颈“扶突穴”上，头晕目眩，扑倒在地。

刘独翼在数丈外瞧得惊心，倏听破空劲响，有一细物飞袭而至，却是江海余那一掌切断了叶凉颈边的一根头发，“意劲”随心生发，将头发激射出去，直刺刘独翼咽喉——

情急之际，刘独翼抬刀一挡，“喀”的一声，金鞘断碎，露出一柄精光闪闪、刀弧宛若鸟翼的长刀来。

“……青丝箭！”刘独翼看着飘落身前的细发，心头震骇，这才确知这个头戴珠钗的怪人竟真是弓魔。

不远处，章琼脸色顿肃，立时转身，从马背上的皮囊中取出一柄刃不盈尺的无鞘短刀；凌素瑶纤腰一旋，腰畔双刀脱鞘飞起，被她接在手里。

“金、玉、冰”三派的掌门相顾一眼，一时均不开口。

展梅神情微紧，怕江海余再度攻袭叶凉，闪身拦在江海余面前，右袖轻振，掌心里已多了一根枝条。

江海余忽一挥袖，似要随手便将展梅拂开，与此同时，展梅的右手连同枝条仿佛瞬息虚化，春风中绽开“噼啪”一阵细响，枝条末梢已接连点中江海余周身十余处穴道。

江海余目光清冷，只看了展梅一眼，便俯身出掌去抓叶凉；展梅只觉袖风扑面，几乎闭塞气息，不得已旁掠，倏然醒悟，暗道糊涂：“弓魔的武功是以‘意劲’催动，我竟去封他穴道，可真是徒劳无用了。”

叶凉趴在野草之间，虽觉天旋地转，但凭着一丝剑意支撑，却也并未昏厥过去，心想：“江前辈无非是要跟着我，倘若我独自逃走，他一定会来追我，无心再杀伤别人……”他不欲连累展梅与“辽水三刀”，想明此节，当机立断，身躯倏如一片薄薄的树叶，贴地急蹿出去，眼瞧三大刀派的包围中，却是东南边“履冰堂”弟子站位最是松散，脚腕一拧，便朝着东南方疾奔。

江海余抓了个空，冷哼一声，足尖踢起一块石头，咻的一声，打在叶凉左腿，叶凉只觉腿上剧痛欲断，却仍是大步迈出，潜运剑劲，将石头的来势转化为一股冲劲，身姿飘掠更疾，顷刻冲进一群“履冰堂”弟子之间。

叶凉左突又撞，不断催发剑劲，将拦阻自己之人震开，忽然眼前白衣飘晃，却是凌素瑶挡住了去路，叶凉低喝道：“请让开！”随即挥掌劈向凌素瑶——

凌素瑶轻笑一声，侧身闪躲，却又似躲避不及，叶凉只觉掌缘温软，已击在凌素瑶胸口上，凌素瑶咳出一口血来，倏忽压低嗓音，快声说道：“往南二十里，有人接应。”

叶凉一怔，不假思索地转而向南奔去，凌素瑶却是踉跄倒退，失声惊呼；刘独翼与章琼望见叶凉过眼之间便将凌素瑶击退，不禁暗自惊凛。

叶凉奔出一阵，“秋水”剑意不知不觉流转周身，双腿愈发轻盈，脚

尖在草地上微微一点，便能弹飞极远；回望一眼，但见江海余已越过百余名刀客，身形在野草上滑动，宛如鬼影游魂一般，飘追而来，叶凉赶忙又加力猛跑了一阵，越过一处土丘，再回头已瞧不见弓魔，腿伤渐渐发作，却仍不敢松懈，只拼命运转内息。

他越跑腿上越痛，但知自己将弓魔引得越远，便越不会牵连旁人，当即不顾疼痛，仍是咬牙狂奔，向南跑出十余里，望见前方远远的有数十名身穿劲装的汉子，正在荒野间行来，也不知是何派弟子，奔到近处，豁然瞧见一个熟人，脱口道——“雷兄？”

那人一身青色短打装束，正是雷缨锋，眼见叶凉奔行甚疾，似一时停不下身形，便迎上前去，出掌轻轻在叶凉腰间一托，叶凉只觉浑身暖热舒泰，气息一缓，煞住了步子。

叶凉道：“雷兄，你、你怎会在这里？”

雷缨锋道：“我受舍妹所托，来接应你去临江集。”

“是雷姑娘么……”叶凉一讶，心中有些迷惘，又不自禁地有些欢喜雀跃。

“不错，她会赶去临江集等你。”雷缨锋点点头，又道，“叶兄弟，你方才急奔，是有人在追你么？”说完忽见叶凉脚下一晃，险些摔倒，当即伸手将他扶住，打量一眼，不禁皱眉：“叶兄弟，你腿伤颇重，方才实不宜奔跑的。”

叶凉道：“我没事，嗯，是‘弓魔’江前辈在追我……”

雷缨锋神情微变，遥望见一个瘦削的红袍身影显露在远处的天光草色之间，顷刻里已愈发清晰；转身对数十名雷家弟子道：“你们将叶兄弟护住。”又对叶凉道：“叶兄弟，你坐下歇歇吧。”

叶凉勉力稳住身躯，摇头道：“雷兄，江前辈后面还有‘辽水三刀’的百余名刀客，也在追我……”

雷缨锋道：“嗯，我知道了。”说完双膝微弹，整个人倏忽向前冲

出，脚步飒沓，刹那间已快逾奔马，宛如一道雷电朝着江海余急掠而去。

第二章 临江梦龙（八）

江海余步履稍顿，似没料到有人敢迎击自己，远远瞧清了雷缨锋的样貌，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雷缨锋奔到距江海余两三丈处，右足猛然踏震在地，泥土飞溅，一股热力贴地蹿蔓出去，江海余忽觉脚心炙烫，一霎已被震得离地飞起；雷缨锋左脚随之顿地，双膝一屈，身躯急弹而出，宛如一块飞岩重重撞在江海余的胸腹间！

两人身躯在半空里稍触即分，在江海余被撞飞前的一瞬里，雷缨锋吐气开声，一拳擂在江海余腹间，春风中爆开衣衫破裂之声，江海余去势骤急，远远跌在野草上，又翻滚出数丈，躺倒不动。

雷缨锋收拳落地，调匀气息。此际叶凉刚刚挣脱雷家弟子的护卫，一瘸一拐地跑到雷缨锋身旁，不禁惊得呆住，颤声道："雷兄，他、他死了么？"

雷缨锋神情沉肃，盯着远处闭目仰躺的江海余，却不接口。

叶凉道："江前辈他不是要为难我，只是想跟着我去见吴重……"

雷缨锋道："他不为难你，就不是魔头了么？"

叶凉一怔，片刻后轻叹道："我知江前辈是杀过很多人的'弓魔'，可我、我没见过他害人，心里对他总是恨不起来……甚至不知为何，我瞧见他还觉得有些、有些亲切。"

雷缨锋道："你没见过他害人，他与你师父交情又深，你不恨他，也是人之常情。"

他顿了顿，又道："但身为侠者，惩奸除魔，便是要超越人之常情。不能为了一时之仁，而对不住更多的无辜之人，这便是侠之大义。"

叶凉默然点头，心想："人之常情，是不对的么……要当个侠者，可真是难得很了……"

“好个‘侠之大义’。”

——江海余陡然睁开双目，哑声轻笑起来，周遭一丈方圆内渐次迸出“砰砰”闷响，不断震碎野草。

雷缨锋脸色微变，想起弓魔方才被自己击得脊背弓起，却未呕一口血，多半是将“岩雷”的拳力吸纳在体内，此刻又转泻在草地上，一时辨不清他伤势究竟如何，但见他缓慢爬起身来，姿势古怪笨拙，却又气机圆融，无懈可击。

“雷家拳术，有些力道。”江海余微微颔首，嗓音淡漠，“去年擒我的七个人里，以你和那个姓方的娃娃修为最高。”

雷缨锋暗蓄拳劲，忽道：“叶兄弟，你先退去。”提高声音，又喝道，“雷家弟子听令，你们带着叶兄弟，速速退走！”

叶凉腿上愈痛，此际已难站立，未及说什么，便被两个雷家弟子架住抬起，朝着南边急行而去。

江海余漠然踏前数步，随手挥掌虚击雷缨锋胸口；雷缨锋亦快步迎上，凝劲出拳，他所忌惮的是弓魔的“青丝箭”，但觉袭来的掌风如墙如盾，颇为厚重，却正合他意，便待以拳劲硬碰硬的破开掌风，那掌风却在触及拳风末梢时倏忽崩解，化散成无数细锐的气箭——

一瞬间雷缨锋周身数十处穴道刺痛纷纷，煞住身形，急运“岩雷”，无形的甲胄遍覆全身，阻住“青丝箭”气劲透入；与此同时，江海余身影转折，已绕过雷缨锋，朝着叶凉追去。

雷缨锋心知这般“挥劲成壁，应机化箭”的修为，武林中能使出的也不过寥寥数人，凝神沉下一口气，不停地提聚“岩雷”之力，返身追向江海余。

护送叶凉的雷家众弟子眼瞧弓魔迫近，当即分出四名弟子回头拦阻，四人各施“列缺惊飞掌”、“风渊腿”等雷家武学，分袭江海余胸肋要害，江海余迈步间踏碎野草，草叶急射乱溅，瞬息将那四人刺毙，雷家弟子大惊，又留下十余人拦截，两个抬着叶凉的弟子奔行更急。

叶凉扭头回顾一眼，但见江海余目不斜视，大步追近，身边草叶纷飞，靠近他的雷家弟子不断倒毙；两人目光一触，江海余脸色漠如白纸，忽一挥袖，将两截草叶扫射而至——

一道青黑色的光影一晃而停，雷缨锋挡在了草叶之前，此际他已将“岩雷”提至十成，血脉流转加剧，臂上的火色纹路几欲燃起，倏而双臂轻振，“啪”的一声脆响，草叶未触及他身躯便凌空炸碎。

江海余神色微凝，歪头打量雷缨锋，又仿佛有些好奇；便在这时，远处荡起一线烟尘，似有不少人马将至。

雷缨锋料想是“辽水三刀”追来，不禁微微皱眉，以他本意，既撞见了弓魔，义所当为，不惜性命也要将其擒杀，但此刻顾及叶凉的腿伤与自家弟子的安危，却实难再耽搁下去，暗叹一声，遽然倒掠数丈，从两个雷家弟子手里接过了叶凉，目视江海余，沉声道：“雷某改日誓必除你。”

他说完手臂微紧，将叶凉抱得稳当，转身朝南疾奔而去，口中喝道：“雷家弟子远远散开，莫随着我！”

江海余瞧着雷缨锋远去的背影，又回头望望“辽水三刀”的百余人马，目光转动之际，周遭雷家弟子无不神情凛骇，江海余面露讥诮，弃下雷家弟子，轻飘飘地迈步向南追去。

雷缨锋双腿疾踏如飞，短时便带着叶凉奔出十多里路，算来已将弓魔甩开，步履稍缓，又折向东行。

叶凉只觉眼前景物飞闪，神思中也乱念频频，忽而心想：“弓魔这般厉害，一见弓魔便逃，也是人之常情，雷兄要行侠除魔，耽搁了一阵，反而让弓魔多杀伤了一些雷家弟子……可是，倘若人人见到弓魔便跑，恐怕迟早让更多人死在弓魔手下……”

他思来想去，只觉行侠仗义之事，分寸实难把握，稍有不慎，便会累及旁人；又察觉到自己的身躯始终纹丝不颤，不由得深深佩服雷缨锋的修为。

行出几个时辰，到黄昏时分，也未见江海余追近；其间叶凉左腿疼痛如碎，几次险些昏厥，都靠神思中的一抹锋锐剑意强撑下来，雷缨锋曾短暂停歇为叶凉敷药，劝道：“叶兄弟，你便昏睡过去，回复精力，对伤势反有好处。”叶凉怕江海余忽然追至，雷缨锋一个人难以应对，执意不听，雷缨锋劝说了几次，也就不再多言。

暮色渐浓，雷缨锋寻了个隐蔽处，两人坐下吃了几口干粮。

雷缨锋为叶凉换过伤药，又运功助他疏通腿上血脉，沉默一阵，叹道：“叶兄弟，你的左腿先前便受过伤，想是刚愈未久，今日却又被震伤了腿上经络，恐怕以后走路不免瘸拐。”

第二章 临江梦龙（九）

叶凉闻言微惊，想起去年在肃州道观里，自己迷失了心智，与杨仞、“停云四贤”等人大打出手，确曾被庄诚的鸿翼笔扎伤了左腿，不禁苦笑道：“嗯，两次都是伤在这条腿，看来是天意要让我变瘸。”言毕轻轻摇头，随即问道，“雷兄，你可要去寻你手下弟子么？”

雷缨锋道：“弓魔不知何时便会追来，我暂不与他们会合，以免累及他们。”

“嗯，”叶凉叹了口气，又道，“也不知展前辈与‘辽水三刀’现下是否无恙，只盼未与江前辈厮杀起来……”他心中牵挂此事，不自禁地张望远处，眉头轻皱。

雷缨锋见叶凉神情中颇为忧切，却似浑然忘了自己的腿伤，端详他一眼，叹道：“叶兄弟，你这般豁达仁善的心性，实非我能及。”

叶凉一怔，沉默一阵，道：“人有善心不难，要有义举可不容易。我很敬佩雷兄。”

雷缨锋微微摇头，又道：“你的腿伤我治不好，但若换作燕山长、方白，兴许能有法子；等你在临江集事了，我送你去寻燕山长医治便是。”

叶凉闻言低头道：“燕山长他……他还不知我离了华山。我也没想到，雷兄会愿意接应我去临江集。”

雷缨锋道：“我不知燕山长为何去年忽然收你为徒，但你本是吴重的徒弟，去见一见从前的师父，也是人之常情，料想燕山长也不会怪罪。”

叶凉道：“嗯，我本以为雷兄会劝我超越人之常情，归返华山的。”说到后来，不禁露出微笑。

雷缨锋莞尔道：“人之常情，也不是时时处处都须超越。”顿了顿，又道，“舍妹自幼从未求过我什么事，这次她请求我护送你去临江集，我自当答应她。”

叶凉心中一阵恍惚，道："雷姑娘她……她……"却忽而又不知该问什么，便静默下去。

雷缨锋拍了拍叶凉的肩膀，道："叶兄弟，你安心睡一觉吧。"

叶凉点头答应，侧身躺在松软的野草上，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睁眼瞥见不远处，雷缨锋高大宽厚的背影孤立月下。

叶凉看着他良久，见他一直伫立不动，忍不住问道："雷兄，你觉得燕山长是好人么？"

雷缨锋闻声转身与叶凉对视，一时不答，他自去年经历"天风峡"一事之后，心境改变颇多，沉默良久才道："我相信燕山长所做之事，定会有助于武林。"

两人又歇息了几个时辰，继续东行，叶凉腿伤走不得路，便仍由雷缨锋抱着赶路；叶凉很不好意思，让雷缨锋改为背负着他，雷缨锋担忧背后暗箭难防，却未答应。

行到晌午，两人在旷野间猝然又撞见了江海余。

雷缨锋将叶凉轻放在地，迎上几步，江海余漠声道："姓雷的小子，你以为能逃得掉么？"

雷缨锋淡淡一笑，道："弓魔，你来得倒快。"

江海余道："本来江某昨日便能杀你，但念你去年在青石镇上……便先将你的性命寄下，七日之后，江某再来找你们。"

雷缨锋心头迷惑，听弓魔此言，倒似自己对他曾有什么恩义似的；却听江海余冷然又道："那三个刀派不久即至。"

江海余说完径自转身，步履飘然诡异，顷刻远去。

雷缨锋静默一阵，重又抱起叶凉上路。

叶凉问道："雷兄，你是去年曾救助过江前辈吗？"

雷缨锋叹道："我只是曾劝岳凌歌等人莫要折辱他罢了……说起来，我们去年也不过只将弓魔擒住了七天，便被他逃脱了。"

叶凉恍然道："怪不得方才江前辈说七日后再来找我们。"

雷缨锋"嗯"了一声，不再接口，只默默奔行；过得半个时辰，叶凉忽道：

"雷兄，多谢你。"

雷缨锋闻言一笑："叶兄弟，我护送你一是义所当为，二是舍妹所托，叶兄弟不必太客气。"

叶凉道："雷兄，我、我不是为这事谢你。"

雷缨锋一怔，只听叶凉继续道："去年在玉门关附近的那片林子里，是雷兄第一个告诉我，我的师父实是吴重。我……我很感激雷兄。"

"原来如此，叶兄弟，盼你见到吴重之后，便能恢复记忆。"雷缨锋轻叹道。

往后七日，两人一路东去，过了颍州，叶凉腿伤渐轻，已勉强能骑马；两人纵马来到滁州左近，却察觉通往临江集的水路陆路都有"辽水三刀"弟子巡行看守，也不知他们是如何得知两人要去临江集。

雷缨锋心知即便能硬闯到临江集，弓魔随时便会现身，到时只怕连累了无辜村民，便带着叶凉暂时转向南行，想等着"辽水三刀"散去、弓魔亦被甩脱之后再返回滁州。

又过两日，两人行至庐州西边的荒野，忽听一阵人马喧哗，雷缨锋领着叶凉伏于暗处，少顷便有数十人纵马驰过——

雷缨锋见这些人大多都穿白衣，袖缘泛金，却是柳州龙家弟子，其间还夹杂了些青衫带刀的汉子，似乎是洛州柳家弟子的装束，却听他们呼喝道："那贼子带着姓叶的小子，一定跑不远！""贼道士，有胆出来！"

雷缨锋心下暗奇：“他们要追之人‘带着姓叶的小子’，倒似是在寻我，可又怎么说是‘贼道士’？”

叶凉低声道：“他们是在找我么，我可不认得他们呀。”

雷缨锋摇了摇头，等着那伙人去远，道：“此事确有些蹊跷，叶兄弟——”

说到这里，忽听不远处有个极年轻的声音惊咦一声，转头望去，却是个十四五岁的少年从一株老树的树洞里钻出。

雷缨锋道：“小兄弟，你是何人？”

那少年打量雷缨锋与叶凉，神情紧张，道：“我、我是阿叶，刚才我听见你叫我……”

雷缨锋恍然道：“你也姓叶，是么？”

阿叶点了点头，忽而嘴巴一瘪，颤声道：“是徐道长让我藏在这里的，你们、你们能帮我去救徐道长吗？”

第二章 临江梦龙（十）

杨仞将雷缨络提出的换人一事与“乘锋帮”诸人商议，贺风馗道：“停云书院最重礼法孝道，拿住燕寄羽的父亲，确然要比龙钧乐有用。”

赵长希道：“不错，燕寄羽与龙钧乐本也说不上一条心，咱们替他擒住了龙钧乐，说不准他还暗地里高兴。”

杨仞见众人都无异议，心中却仍觉别扭，犹豫一阵才点头同意。

马车缓缓驶近，那车夫将装着龙钧乐的麻袋抱起，也不解开捆缚，便径直放入了车厢，转身对着众人默默一揖，驾着马车朝庐州城方向远去了。

杨仞眼瞧雷缨络留伫原地，奇道：“雷姑娘，你不乘马车走么？”

雷缨络轻声道：“嗯，我想随杨帮主你们同去临江集。”

杨仞一怔，心知雷缨络行事神神秘秘，难料她有何居心，一时沉吟不语。

雷缨络微笑道：“怎么，杨公子不喜欢我与你们同行么？”眼见杨仞仍不说话，便转头瞧向秋剪水，嗔道：“秋姐姐，你看看你的杨……”

秋剪水不待她说完，赶忙道：“雷姑娘，你与我们同行，我们大家都很欢迎。”

贺风馗接口道：“不错，雷姑娘出身不凡，一路还请多多指教。”他知雷缨络是戚晚词的徒弟、雷缨锋的妹妹，而这两人又都与“天风峡”结有血仇，倘若雷缨络与众人同行，兴许便能将这两大仇人引来。

“多谢贺前辈。”雷缨络解下面纱，对着众人敛裙施礼。

一瞬里杨仞眼前微微恍惚，这却是他初次瞧见雷缨络的容颜，心说：“他娘的，世上竟有这般美貌的女子……”

忽听方轻游道：“帮主，咱们可要将这位燕老伯救醒么？”

杨仞心神一定，收敛目光，侧头瞧向燕海柱，问道：“雷姑娘，不知你是如何擒住燕寄羽他老子的？嗯，若不便说，便请当我没问。”

雷缨络沉静一瞬，答道：“燕老伯本是苏州简家的花匠，是我请宁姑娘回家时顺便擒来的。”

众人相顾皆惊，杨仞皱眉道：“那简家可知此事？难道他们多年来竟敢役使燕寄羽的老子么？”

雷缨络道：“燕老伯的身份，在简家恐怕也只有简青兮知道。”

杨仞点头沉思片刻，掌蕴内劲，将晕迷中的燕海柱拍醒。

燕海柱一骨碌爬起身来，一边不断拍打衣衫上的泥土，一边惊呼喝骂：“你们、你们是哪个山头的贼人，快把我放了！”

他环顾周遭，见是陌生荒野，脸色顿白，又道：“你们想行凶？你们可知我是什么身份？说出来骇破你们的胆！”

杨仞微笑道：“老哥，敢问你是什么身份？”

燕海柱大声道：“我是简家的花匠！苏州简家！你们若是走江湖的，总该听过简家的威名吧？你们这便放我，可别等我主家派人追了来，将你们都打杀了！”

杨仞颔首道：“嗯，你是简家的花匠，还有吗？”

燕海柱一愣，道：“没有了。”

杨仞本以为他定会说出自己是燕寄羽的父亲，不禁心下微奇，笑道：“燕老哥，我看你是有点老糊涂了，不如我帮你想想，你不是有个儿子，便是停云书院的山长燕寄羽吗？”

燕海柱闻言一呆，闷头寻思起来，却是越想脸色越怒，忽道：“你们是为这小崽子才捉我，是不是？”

杨仞道：“嗯，且算是吧。”

“这小崽子，这小崽子……”燕海柱嘴唇哆嗦着，破口骂道，“老子当初就不该生他！从小不让我省心，离家跑了不说，到如今还要连累我这把老骨头！”

杨仞挠了挠头，道：“嗯，我也觉得你老哥当初不该生燕寄羽……”

燕海柱忽然瞪眼道：“我儿不叫燕寄羽，叫燕小雨。”

杨仞一怔：“燕小雨？”

燕海柱道：“他娘生他那天下了小雨，我就给取名叫燕小雨。‘燕寄羽’是那个、那个恶人给他取的名，不是我儿的本名。”

“那个恶人？”杨仞奇道，“你说的是谁？”

“哼，”燕海柱气鼓鼓道，“那人姓柳……”

杨仞恍然一笑：“原来是柳空图。”

燕海柱道：“对，柳空图，就是他，他不是空图，他是图我的儿子啊，他把我儿拐跑了，”说到这里，他的嗓音忽然有些粗哑，顿了顿又道，“……我都几十年没见着我家小雨了。”

杨仞道：“他如今已是停云山长、武林魁首，可厉害得很了。”

燕海柱道：“他厉害个屁！快四十的人了，连个儿子都没有。”

杨仞道：“这，这个……”却不知该如何接口。

燕海柱说了这许多话，倒不似先前那般害怕了，叹了口气，道：“小兄弟，你可知我本是家里老四，还有三个大哥？”

杨仞苦笑道：“这却不知，但这又与燕寄羽有何关系？”

“那当然大有关系，”燕海柱絮絮叨叨地说道，“我大哥燕天柱死得早，我二哥燕地柱、三哥燕山柱生的都是女娃，只有我生了个儿子，本指望他给我燕家传宗接代，他却不学好，跟着那姓柳的跑了……小兄弟，那时他比你还小。”仔细端详杨仞一眼，又道，“比你可小多了。”

杨仞笑道："原来不是柳空图拐跑了他，是他自己愿跟着柳空图走。"

燕海柱恨恨吐了口唾沫，默然良久才道："也怪我当年总跟他吹嘘简家的名头，他便总想拜入门派，做个武林中人，我让他跟我学种花弄草，他也不爱学……

"后来姓柳的恶人到简家作客，认识了小雨，就来跟我说，'你儿子有很高的天赋和志向，不该在简家埋没了'，我听了很不乐意，在简家有什么不好，但他是贵客，我也不敢得罪他，就说，'他心灵手巧，正适合摆弄花草。'"

燕海柱说着语声一顿，道："这么多年过去了，那姓柳的早死了吧。"

杨仞道："他还活着。"

燕海柱一愣，道："好人不长命，祸害遗千年。那姓柳的当时找我劝说过好几次，我就是不答应让我儿随他走。他私下里也常常找我儿说话，定也都不是什么好话，我听旁的佣人说，姓柳的本来只打算在简家小住几日，不知为何竟一连待了半个多月还不走，我自然知道他是为了拐走我儿子……"

"有一天晌午，我在院里教我儿裁剪花枝，我瞧他心不在焉，好像根本没在听我说话，就问他，"小雨，你笑呵呵的想什么呢？"，我儿说，'爹，我有新名字啦，叫燕寄羽，是今天早上柳伯伯给我取的！'我当时就扇了他一巴掌，说，'滚蛋！只有你老子能给你取名，懂不？'"

"我打完他那一巴掌，自己心里也后悔了，他脸上又红又肿，看着我不说话。我缓下脾气劝他好好地认命，以后讨个简家丫鬟当老婆，安分过日子，他没说答应，也没说不答应，我就继续教他种花。过了两天，他就跟着那姓柳的跑了。这些年我老是梦见他站在院里，眼睛清亮亮的，肿着脸看着我。"

"他走前没和我说话，在我放剪子的盒里留了一张字条，说要随着'他师父'去见识江湖，他说他不光要做武林中人，还要……"燕海柱拧

了拧眉头，显得脸上皱纹愈深，时隔多年，他满腹怨气，却还仍记得儿子那说来拗口的志向，他哼了一声，嘀咕道，“他说他还要匡扶正道，拯救江湖。”

第二章 临江梦龙（十一）

众人听燕海柱说完，各怀心事，都不开口。

杨仞想了想，问道：“燕老哥，难道这么多年，燕寄羽竟将你舍在简家不管么？”

燕海柱犹豫片刻，闷声道：“其间他倒也曾悄悄回来过一次，想将我接去华山奉养，却被我骂走了，我让他成亲了抱着孙子再来见我。”

杨仞一时语塞，却听赵长希慨叹道：“柳老前辈所言不错，燕山长的天赋志向均是极高的，十余年前也是领袖武林的英杰，只可惜如今……”

“什么天赋志向，都是骗人的鬼话。”燕海柱连连摇头，叹道，“我儿是小疯子，那姓柳的是大疯子，我当年不肯答应姓柳的，便是因为我心里清楚得很，小疯子有治，大疯子没治，我儿若是随他去了，早晚也变成大疯子。”

杨仞忍俊不禁，道：“燕老哥，你见事可比你儿子明白多了。”

燕海柱嘿嘿赔笑道：“小兄弟，你方才问我的话我也都答你了，你瞧我一把年纪，还是放我回去种花吧……”

杨仞自是不答应，燕海柱喋喋不休，不断求恳杨仞，眼见他只佯作未闻，猛然一跺脚，道：“小兄弟，你今天必须放我！”

杨仞好奇道：“我为何必须放你？”

燕海柱急道：“你、你若不放我，我那些花无人打理，岂不都要枯死了？”

杨仞瞧他神情认真，苦笑一声道：“料想简家定有别的花匠，你老哥也不必太担心。”

燕海柱瞥见一旁的雷缨络，又道：“这位天仙般的姑娘，一定便是小兄弟的媳妇吧，你快帮我劝劝他，让他早早放了我。”

雷缨络抿嘴一笑："燕老伯说笑了，我可没这么好的福气。"顿了顿，又道，"便请燕老伯暂与我们同行，权且当作出来游玩散心可好？"

"我哪有心思游玩？"燕海柱怒道，"你这姑娘好生可气，也不是好人！"

雷缨络微笑道："燕老伯说得不错，我的确不是什么好人。"说完身影闪动，出指在燕海柱肋间轻轻一点。

燕海柱惊叫一声，浑身发起抖来，唇齿不住打颤，似乎一瞬间跌进了冰窟；却见雷缨络神色平静道："听说这'游丝指'的滋味很不好受，宛若有一根冰丝在体内游走，所过之处既寒且痛，不知是不是这样？"

燕海柱哆嗦着点了点头，已难受得说不出话来。

赵长希与游不净、贺风旭相顾微凛；杨仞从前没听过"游丝指"之名，心下不忍，劝道："雷姑娘，你还是给燕老哥解了指力吧。"

雷缨络目视燕海柱，道："只要燕老伯答应从此好好地与咱们同行，我立时便解去指力如何？"眼见燕海柱微一点头，便出指在他肋间又轻点了几下，燕海柱随即瘫坐在地，大口喘息。

赵长希忽道："雷姑娘，'游丝指'是北荒摩云教的武功，不知你为何会使？"

雷缨络道："我只懂一点皮毛，也算不上会使，是我先前请求吴重前辈教我的。"

众人闻言恍然，均想吴重本是摩云教的"形使"，会使这一武学也不足为怪；却听何轻生笑呵呵接口道："从前贫道曾听吴先生说，他通晓世间八千三百种武学，自然这'游丝指'也在其中。"

裘驷道："不错，八千三百种，那是一种也不会少的。"

杨仞听得心下暗笑："他娘的，世上有这么多武学吗，等我见到吴重，便让他一一给我背出来。"

赵长希皱眉道："敢问雷姑娘，为何要学摩云教的武功？"

雷缨络轻笑道："我是想着，等我嫁给秦楚后，他若不听我话，我便用'游丝指'对付他。"

杨仞听她语气俏皮，说的很是坦然，不禁皱眉道："雷姑娘，你当真要嫁给秦楚么，我实在不大明白。"

"嗯，"秋剪水亦道，"此事雷姑娘还是慎思为妥。"

雷缨络淡淡一笑，只道："秋姑娘，你不知道我有多羡慕你。"说完径自俯身将燕海柱扶起，又道，"咱们快些赶路吧。"

众人向西绕行了半日，翌日转向北去，又行了一日，相距滁州已不到百里，路过一处小集镇，便在镇上茶楼暂歇。

杨仞听说此镇叫望江集，便问店伙计："这镇子与'临江集'有何关系？"

那店伙计笑道："临江集是临着江边，我们这里却只能远远望见江水，还得站在镇子北边的山上才望得见。"

说话中，贺风馗派到镇上各处打探的乘锋帮刀客回报，说留意到一队客商经过镇上，买了些干粮便匆匆往北去了，瞧步法似乎是武林中人。

贺风馗道："什么步法，你学来看看。"

那刀客学了几步，贺风馗皱眉道："似是庐州花家。"转头又道，"赵兄、游兄，你们以为呢？"

游不净道："迈步收敛细碎，确像是花家步法。"赵长希道："不错，花家弟子衣衫里各处藏针，若非一流高手，那是不得不如此走路。"

贺风馗问明那伙客商共计九人，护送着一辆马车，沉吟道："花家弟子不在庐州应对柳家与龙家，怎么却改扮了往北来了？"

乘锋帮众刀客听说是花家弟子，纷纷请战；杨仞道："此事确有些古

怪，咱们先追去瞧瞧。”

诸人快步出了茶楼，在镇北的山脚下追上了那伙“客商”；杨仞挥挥手道：“莫伤性命，擒下问话。”

那九个花家弟子神情惊惶狼狈，眼瞧二十多人提刀围近，有人奋力掷针阻敌，有人却似本已受伤，手也抬不起，吓得僵立原地；一蓬蓬银针被刀风震得四下飞散，片刻间这九人便尽数被制。

杨仞见这些花家弟子个个委顿不语，心下愈奇，问道：“马车里有人没有？”

话音方落，便听车厢里传出一道熟悉的嗓音：“……是谁，出什么事了？”语气既惊疑又虚弱疲惫。

杨仞恍然冷笑，拔刀走近马车，刀光一绽即收，车厢分裂成两爿，显露出重伤躺倒的花流骛来。

“花老兄，你可曾想到自己也有今日？”

第二章 临江梦龙（十二）

“乘锋帮”众刀客见逮住了花流骛，个个欣喜不已；一瞬间只有方轻游神情微黯，似乎瞧清车厢里的人是花流骛之后，却有一丝失落。

杨仞眼看花流骛身上腿上伤痕累累、脸上刀痕兀在渗血，便问道：“花老兄，你怎么落得这般惨状，是在庐州被龙、柳两家打败了么？”

花流骛嘴角露出古怪笑意，却不说话，眼神恍惚变幻，似乎既愤恨不甘，又透出一抹解脱轻松。

杨仞皱眉转身，刀尖虚晃，点中一名被擒的花家弟子，道：“换你来说。”

那花家弟子颤声道：“我们花家……花家已被灭了。”

杨仞一惊，追问下去，才知究竟：

花家与胡家结盟之后，本来占据上风，花流骛去年断了双掌，修为大损，回到庐州便让弟弟花流骐暂领花家诸事，但又拖着不肯将家主之位传与花流骐，大敌当前，两人之间却起了内斗，以至于花胡两家迟迟不能将龙家、柳家击退。

两日前，龙钧乐进了庐州城，当夜便设法联络胡飞尘密谈，承诺龙柳两家灭掉花家之后，绝不会对胡家发难；翌日清晨四家大战之际，胡家突然倒戈，胡飞尘连杀花家前任家主花静庭的三个弟弟，随后龙、柳、胡三家高手攻入花家祖宅，花家年轻一辈的“流花七瓣”，除去花流骊早死，花流骛逃脱之外，其余五人尽数战死。

在此一战里，花家数百精锐弟子或是被杀，或是被擒住废去了修为。而后，龙钧乐收缴花家账册，着手接管花家的珠玉生意，又下令将花家武学典籍尽数焚毁，自此在武林中抹去了“庐州花家”的名号。

那花家弟子低头讲完，涩然道：“若非大公子他执意霸着家主之位，只怕胡家未必反戈，花家也未必会亡……”

杨仞心头震惊，随口道：“嗯，你当着花流骛的面说他坏话，不怕他么？”

那花家弟子苦笑道：“都已死到临头，还怕什么……这些年花大公子他、他就没做过一件好事！”说到后来，语气忍不住激愤起来。

花流骛恍若未闻，神色平静地以右臂断腕处抚摸自己脸上的瘤子，做梦似的，也不知在想什么；片刻后忽然轻声道：“我面目丑恶，即便去做好事，人们心底也仍当我是丑恶之人，这是我自幼便明白的道理。”

“你明白个屁。”杨仞骂了一句，默默寻思花家被灭之事，心绪仍难平复，又道，“龙钧乐当真老奸巨猾，只一两日便扭转了庐州的局势。”说完忽而心中轻震：“……倘若那日我不答应换人，是否花家便不会被灭？”

贺风尴瞧见杨仞神色，隐约猜到了他的心思，便道：“倘若龙钧乐不入城，四家对峙持久，只会更增死伤，还要连累城中的无辜百姓。”

杨仞微微点头，沉吟道：“难道燕寄羽竟放任四家乱斗不管么？”转头又问那花家弟子，却听他道：“燕山长本来派了峨嵋‘织星剑’的戚晚词来庐州相助花家，但大战时她眼看大势已去，便带着门徒走了。”

杨仞一惊，恍然道：“怪不得在洞庭湖上没瞧见这婆娘，原来却被燕鸟人派到了庐州……”——倏听方轻游问道：“戚晚词现在何处？”

那花家弟子摇头道：“这我就不知了，当时她是往北出城，多半也到了这附近吧。”

贺风尴道：“想来燕寄羽对龙钧乐还有些借重，洛州柳家又是打着柳空图的旗号行事，姓燕的不便干预庐州之事，只派了戚晚词前来。”

杨仞道：“嗯，燕鸟人根本也不在意花家的存亡，恐怕武林中只剩下他的停云书院，他才称心如意。”想了想，又疑惑道，“你们这些花家弟子既要逃命，为何却不骑马？”

那花家弟子道：“我们本是骑马逃脱，今早被搜捕我们的一队龙家弟

子追上，好不容易将他们击杀，马匹却也惊得逃散了……”

贺风馗闻言当即道：“如此说来，龙柳两家弟子随时便可能追来，此地不宜久留，以免徒增纠缠。”

杨仞点头道：“不错。”注目花流骛，心中百感交集。他对花流骛的阴狠毒辣可谓痛恨之极，去年在树林中，赵风奇临死前曾遭花流骛折辱，当时他拄刀望着戚晚词、花流骛等人离去的身影，曾暗自发誓一定要为赵风奇报仇，可是此时此刻，眼瞧花流骛双手俱断，遍体鳞伤，已是个凄惨的废人，却觉刀柄沉重，难以斩落。

但听赵长希叹道：“龙家要生意，柳家要名位，胡家要保命，龙钧乐这笔买卖做得真是精当……看来从此以后，武林四大世家便是龙雷柳胡了。”

“恐怕未必，”花流骛倏而嗤笑一声，“只是灭掉我花家，龙钧乐又岂会做这等便宜生意？这恶贼定让胡飞尘答应了他，不久三家便要齐攻雷家，多半还是胡家打头阵。”

杨仞闻言颇觉可能，颔首赞道：“还是恶贼懂得恶贼。”

“帮主，”贺风馗拱手道，“花流骛的这九名手下，该当如何处置，还请帮主示下。”

杨仞一怔，已明白贺风馗的意思，轻叹道：“如今花家已然覆灭，这些弟子也并非首恶，便让他们去吧。”

贺风馗道：“遵命。”随即便与几个刀客将那九人放走；那九人没想到竟能捡回性命，惊喜不已，抖落身上银针，飞快跑远。

花流骛淡淡一笑，忽道：“杨仞，我衣襟内还有一样物事，你敢不敢取出来瞧瞧？”

杨仞大剌剌走近，从他衣衫内搜出一个布包，展开一看，却是一册薄书上搁着一枚精光闪闪的银镯，不禁惊疑道：“‘针枝镯剑’？这镯子不是去年就被方兄斩碎了么？”瞥见花流骛疲累的脸颊上流过一抹狡黠微

笑，霎时恍悟笑道：“此物本就有两枚，却是一曲一直，是么？”

“不错，”花流骛低声道，“两枚都贴身收藏，换用时借衣袖遮掩，手法快绝，外人自以为是同一枚。这本是只有花家家主才知的秘密。”

“他娘的，”杨仞心下暗骂，“老子当时还纳闷，这般曲直如意的暗器如何能打造出来……”

却听花流骛咳嗽了几声，断续道：“这薄册子里写的，便是‘针枝镯剑’的使用之法……杨仞，你便随意将这镯子交与谁吧，也算是为武林留传一点绝技。”

杨仞点点头，道：“花老兄走好。”言毕迈步走离。

在他身后，贺风馗手起刀落，将花流骛的头颅斩下。

一名刀客上前接过头颅，收入包裹，留待在楚风萧、赵风奇墓前祭奠；随即，贺风馗与二十多名刀客一齐转身北望——

青鹿崖上，刀旗犹立，春风吹过荒野，杨仞亦北望了一眼，领着众人继续前行。

第二章 临江梦龙（十三）

翌日，众人行至滁州城郊，已是夜色昏浓，便在城外的江边露宿，准备明晨乘舟从水路抵达临江集。

杨仞一整日里都心绪烦郁，胡乱吃了两口干粮，道：“我去瞧瞧江水。”便径自走开。如今花流骛死了，赵风奇的仇算是报了一些，可不知为何，他却丝毫不觉得欢快，手里把玩着那枚银镯，怔怔目视江水流逝。

燕海柱就着乘锋帮刀客所携的肉干、咸鱼吃饱了干粮，这一路他怕雷缨络再对他用“游丝指”，也未敢多言，此际眼见杨仞孤零零坐在岸边，便也走过去，对着江水打了个饱嗝，叹道：“小兄弟，我知道你是个心地仁善的好人……”

杨仞随口道：“嗯，你知道么。”

“我自然知道！”燕海柱一拍大腿，嘿嘿笑道，“昨日你连那几个花家的人都放了，我只是个种花的老头儿，也不是武林中人，你当然更加不会难为我，很快便会放了我……”

杨仞道：“燕老哥，我暂还不能放你。”

燕海柱一愣，随即笑呵呵道：“我听你们说明早要去那什么集，小兄弟，你瞒不过我，你一定是打算好了，明天一早就放我……”

杨仞心不在焉，眺望江水，只轻轻摇头。

燕海柱见他久不吭声，不禁急了，反复地劝说，一会儿动之以情，一会儿又以长辈老者的身份对杨仞讲述做人的道理；杨仞越听越觉不耐，喝道：“老子非但不放你，还要在燕寄羽面前抽你的筋、剥你的皮，把你剁碎做成花肥，你待如何？”

燕海柱吓得一哆嗦，讪讪一笑，转身颤巍巍走回去了。

杨仞心下愈烦，孤坐江边，低头注目水面微明微暗，在心里想着月

亮在云层之间隐现，渐渐沉静下来，忽听身侧有人轻声道：“杨兄弟，你可学会了用这镯子么？”转头瞧去，却是方轻游面露微笑，不知何时走近。

杨仞瞥了一眼那银镯，摇头嗤笑：“花流骛委实气量偏狭，倘若他早早将镯子交与别的花家弟子，说不准还能多杀伤几个敌人。”

“这话不错，但一只镯子，终究左右不了最后的胜败。”方轻游说完略一犹豫，又道，“杨兄弟，我瞧你今日很不开心，可是后悔让贺前辈杀死花流骛么？”

杨仞一怔，道：“那倒也不是。我从不后悔。”

方轻游点点头，静默片刻，忽道：“报仇的滋味，可不好受。”

杨仞心中微动，看向方轻游，却见他的脸容模糊在月色里，辨不清悲喜，便道：“从前我听赵老兄说，江湖人行事，讲求的是‘快意恩仇’，可是昨日花流骛死后，我虽觉他死不足惜，心中却仍莫名发苦，确然不是什么好滋味……”

方轻游道：“所谓‘快意恩仇’，其实并不‘快意’，报仇苦、报恩累，都很耗人。但生于世间，本也有些苦事累事是逃避不开，该当去做的。”

杨仞默然颔首，却听方轻游问道：“杨兄弟，不知你打算如何处置那位燕老伯？”

杨仞反问道：“方兄觉得该如何处置？”

两人对视一瞬，方轻游道：“将无辜百姓扣为人质，不是侠义正道。”随后又道，“杨兄弟，你是个仁侠之人，我知你迟早还是要将他放了。”

杨仞笑道：“方兄谬赞了，我从来不为‘仁侠’二字行事。我不信侠义，不信正道，我只信我自己。”

方轻游知他素来嘴硬，言行不一，也不与他争辩，只轻叹道：“贺前辈不甚懂你，甚至你自己也未必懂你自己，杨兄弟，我只盼你行事之

际，能自己想得清楚。”

杨仞“嗯”了一声，蓦然心下微奇，道：“方兄，你不是啰嗦之人，怎么今夜忽然来劝我？”说着瞥向众人露宿之处，隐约瞧见一个身形纤细的女子伫立不动，似在凝望这边，恍然笑道，“……是秋姑娘让你来的？”

方轻游莞尔道：“不错，秋姑娘说你很佩服我，对我的言辞颇为信重，便请我来劝劝你。”

杨仞哈哈一笑，道：“我确是极佩服方兄，但也断不会因为方兄的几句话便将那老头儿放了。”低头思忖一阵，忽而叹道，“其实，我心里也不知该如何处置。倘若我是靠着用燕老哥要挟燕寄羽，才能打败正气长锋阁，那也显不出我的本事，即便乘锋帮最后真成为武林第一大帮，也没多少光彩；可是在打败他们之前呢？在此之前，这老头可不只是一个老头儿，遇到紧要关头，他能值许多条性命，方兄，我现下是乘锋帮的帮主，那是真正的帮主，不似从前闹着玩了，我的帮里可有许多条性命。”

他一口气说完这番话，眼瞧方轻游只是静静看着自己，忽然心头涌上一股狂劲，暗骂自己：“他娘的，杨仞呀杨仞，你何时竟变得这般畏首畏尾，顾忌恁多？”

“杨兄弟所虑极是。”方轻游倏而一叹，“但方才我听秋姑娘说了一句话，亦觉得颇有道理。”

杨仞好奇道：“她说什么？”

方轻游道：“她担心你非但不能利用燕老伯来对付燕寄羽，若不及早将他放了，反而会成为你的麻烦与负担。”

杨仞一愣，苦笑道：“我有那么蠢么？”顿了顿，又道，“罢了，等我下次见到燕寄羽，无论情势是否危急，都将他老子还给他便是。”

随后，两人不再谈及燕海柱，杨仞最近思索刀术，积了些困惑，便向方轻游问出，方轻游沉思解说，又过良久，两人骤听众人歇息处传来一阵骚动，似有不少刀客纷纷拔刀。

两人疾步返回，却见众刀客将三人围在当中，杨仞打量过去，顿时讶道：“徐前辈，你怎会在此？”又见徐开霁身旁跟着少年阿叶，站在阿叶身旁的，却赫然竟是叶凉。

杨仞命手下收刀散开，见徐开霁脸色苍白，道袍上遍布血污，似乎受伤不轻，心中更加惊疑；徐开霁叹道：“此事说来话长，总归是徐某遭龙家柳家追杀，幸得金陵雷家的雷缨锋仗义相助……是了，杨兄弟，你们可有遇见雷缨锋么？”

杨仞摇了摇头，却听叶凉急声道：“雷兄他……他是一个人找弓魔去了！”

第二章 临江梦龙（十四）

杨仞闻言一凛，道：“叶兄，你沉住气，慢慢说。”

叶凉点点头，正待开口，忽听有人轻声唤他：“叶凉，你还好么？”

叶凉心弦一颤，目光越过杨仞等人，瞧见雷缨络正站在数丈外，衣袂在月光下轻轻飘动，仿似随时便会飞去云端；他不由自主地快步走过去，颤声道：“雷姑娘，你……”

话未说完，雷缨络忽然轻轻抱住了他，依偎在他怀里；叶凉“啊”的一声，一时间似手足无措，过得片刻，才慢慢伸手将雷缨络抱住，不自禁地越抱越紧。

雷缨络脸颊飞红，语声低微道：“叶凉，你抱疼我了……”

叶凉脱口道：“我、我怕你飞走了。”随即便觉说得古怪，又道，“雷姑娘，我很怕和你分别。”

雷缨络闻言抿嘴轻笑：“咱们才刚见面呀。”

叶凉道：“我也不知为什么，我刚见到你、第一眼见到你，就开始害怕要和你分别……”

雷缨络听他说得认真，不禁心神一动，眸光盈盈流转，似忍不住要说些什么，却又只怅然轻叹，将脸颊靠在叶凉的肩头。

杨仞干咳一声，道：“叶兄，咱们还是先说正事……”忽见秋剪水横了自己一眼，似责怪自己多嘴，便住口不言。

乘锋帮众刀客面面相觑，神情讶异，不少人均想：“这位雷姑娘分明自己说要嫁给秦楚，可现下却又当众抱着叶凉，当真是一位奇女子……”

雷缨络轻轻离开叶凉的怀抱，瞥见他腰间系着一柄乌金色的短剑，便道：“嗯，你还带着这柄剑。”

叶凉点头道：“起先我虽记不清，但却莫名觉得这剑极为重要，便一

直随身携带，后来才知道这是你送给我的。”

杨仞挠了挠头，又想开口，却终究忍住；却听何轻生低语道：“啧啧啧，真是人不可貌相。”裘驷亦道：“不错，吴先生说他徒儿并非油嘴滑舌之人，我本还信了……”

方轻游莞尔道：“两位这可想岔了，叶兄弟出语至诚，实是难得。”

叶凉与雷缨络静静对视片刻，听见徐开霁正与赵长希、游不净叙旧，忽而醒过神来，如今雷缨锋独寻弓魔，安危未明，自己方才却竟将此事忘下，不禁又羞又愧，赶忙回身走近杨仞、贺风馗等人，重又拱手施礼致歉。

杨仞瞧出他迈步间似有些瘸拐，不禁奇道：“叶兄，你那日在道观受的伤还没好么？”

叶凉道：“我不要紧。”随即便将近日里所经历的重要事讲了。

杨仞听他提及“辽水三刀”派人把守在临江集左近，不由得一惊，问道：“这三派可知吴重在临江集么？”

叶凉道：“想来他们只是为了堵截我和雷兄，应是不知。我们一路北来也没再遇见他们，多半他们已然散去了。”

杨仞闻言与贺风馗对视一眼，贺风馗道：“须得派几个人扮成村民渔夫，先到临江集探查，以免中了埋伏。”

叶凉一怔，却听杨仞道：“叶兄，请你继续讲吧。”

阿叶抢着道：“后来他俩就遇到了我和徐道长！”当即大声讲说下去。

原来那日徐开霁离开洞庭湖后，想起杨仞派人将阿叶护送到了庐州，蓦然动了收徒之念，便赶至庐州找寻阿叶，却遭遇龙、柳、胡、花四家在城内混战。

阿叶所投奔的亲戚在一家布庄做伙计，那布庄是花家的产业，龙柳

两家高手前来寻衅，放火烧了布庄，阿叶的亲戚竭力拦阻，也惨遭杀害；徐开霁救下阿叶与布庄里的其余伙计，与龙柳两家弟子冲突起来，他不想杀人，又要顾及阿叶的周全，虽然修为极高，却也左支右绌、受伤不轻，救护着阿叶与几名店伙计逃离了布庄。

徐开霁眼见龙柳两家为动摇花家根基，在庐州大肆滋事，毁去了许多店铺，许多无辜百姓都受到牵累，义愤之下，连连出手拦阻两家弟子行凶，却被两家认定为是花家请来的强援，遭到两家围捕，到后来龙钧鸣与洛州柳家家主柳鹰亦都出手；徐开霁在城中各处救下了不少人，但终究寡不敌众，身上伤势愈多愈重，不得不带着阿叶避出庐州，途中将阿叶藏在一处树洞里，自己将两家的追兵引开，本待万不得已之际只身赴死，好在雷缨锋、叶凉遇到了阿叶，最终循着踪迹找到徐开霁，助他击退了龙柳两家弟子。

杨仞听到这里，不禁叹道："徐前辈，这两家行事如此凶恶跋扈，难道你仍然没下杀手么？"

徐开霁微微一笑，坦然道："不错，徐某不愿杀人。"

杨仞心中震动，欲言又止，知他倘若肯施杀手，未必会落得如此重伤，可对他此举却也颇为佩服；沉默片刻，只道："如今花家已然覆灭了。"

徐开霁道："嗯，路上我们也曾听温蔚说起此事。"

杨仞奇道："怎么又扯上了温蔚？"说着摇头一笑，"这假货郎那夜被我放跑之后，后来也没去湖上，岳凌歌可将货担还给他了么？"

叶凉接口道："我们摆脱了龙家柳家的追杀之后，便一起北行，途中却遇到温蔚来找我们卖消息……"

杨仞笑道："原来温蔚不只卖迷香毒鸟，还卖消息么？"却听赵长希叹道："昔年温歧便是以消息灵通著称，售卖武林消息是他的拿手生意，这温蔚倒是有样学样，也卖消息。"

杨仞恍然点头，道："叶兄，既然你和雷兄正被弓魔追踪，想来你们

买的一定是关于弓魔的消息了？”

叶凉道：“不错，温蔚告诉我们，如今江前辈找不见我与雷兄，很是气恼，正在滁州城内大肆杀戮……”

众人闻言一惊，杨仞疑惑道：“难道温蔚这般好心，特意赶来将弓魔的行踪告诉你们么？”

徐开霁微笑道：“温蔚自言是因在岳州暗算过徐某，心下歉疚，才会及时来为我报信。”

“是么，”杨仞随口一笑，“温蔚倒会放屁。”

徐开霁道：“依我猜测，温蔚是为了岳凌歌才来的。——燕寄羽近来似对岳凌歌不甚满意，江湖上风传弓魔逃离了华山，燕寄羽便派岳公子去擒杀，可他又哪里擒得住？他知道雷缨锋侠肝义胆，定愿助他除魔，这才指使温蔚前来报信。”

杨仞颔首道：“徐前辈言之有理。”可他身后的乘锋帮刀客听见徐开霁说“雷缨锋侠肝义胆”，却面露冷笑，似甚不屑。

叶凉道：“温蔚走后，当夜我们歇息睡觉时，雷兄却不告而别，只留下一张字条，托付徐前辈带我前去临江集，我想雷兄他一定是自己到滁州找弓魔去了……杨兄，咱们这便赶去滁州吧！我怕雷兄他敌不过江前辈……”说到后来，神情愈发焦急忧虑。

杨仞打量叶凉一阵，忽而轻叹：“叶兄，你是要我去救雷缨锋么？”

叶凉道：“不错，咱们一起去救雷兄……”话未说完，一众乘锋帮刀客已纷纷喝骂起来。

第二章 临江梦龙（十五）

“你小子胡说什么？”“让老子去救雷缨锋，放你娘的狗屁！”“老子见到姓雷的便剁了他！”“傻小子吃错药了……”

叶凉脸色苍白，张口结舌，他平生从未遭到这么多人一齐辱骂指责，一时听得呆住。

“住嘴！”雷缨络倏而清喝一声，“你们这么多前辈刀客，恶言辱骂一个心思善良的晚辈，羞也不羞？”语声中运上了“织星剑”内劲，将一众乘锋帮刀客的骂声刺透压低。

贺风馗淡淡道：“雷姑娘，你是雷缨锋的妹妹，要救他天经地义；我帮与雷缨锋有仇，要杀他也是天经地义，却也不劳雷姑娘出言教训我帮弟子。”

雷缨络神情清冷，凝思不语。

杨仞心下烦躁，扬了扬手，身后众刀客敛声静立，杨仞看向叶凉，叹道：“叶兄，你也知赵风奇赵老兄是死在雷缨锋的拳下。”

叶凉轻轻点头，想了想，又道：“可我觉得，雷兄他、他不是坏人……”

杨仞苦笑一声，赶忙又一扬手，转头对雷缨络道：“雷姑娘，不知你是作何打算？”

雷缨络略一静默，凝视着叶凉，轻声道：“咱们还是先去临江集，见你师父要紧。”

叶凉顿时急道：“那雷兄怎么办？”

雷缨络道：“我哥所修的‘岩雷’最擅守御，料想即便胜不过弓魔，也自保无虞。”

“不，”叶凉摇头道，“我亲眼瞧见过江前辈出手，他实在厉害得可

怕，恐怕雷兄不是他的对手……”

杨仞道：“叶兄，你们一路奔波，还是先歇息片刻，咱们不妨从长计议。”言毕不待叶凉开口，便径自对徐开霁道，“徐前辈，你坐下吃些干粮吧。”

徐开霁与阿叶相继坐下，叶凉一时忧急失措，也只得坐了。

杨仞瞧着阿叶，微笑道：“小兄弟，你已拜徐前辈为师了么？”

阿叶点头道：“对，徐道长是我的师父！”

杨仞莞尔道：“那你怎不叫他师父？”

阿叶挠挠头，道：“我……我叫他徐道长叫习惯了。”徐开霁拍了拍阿叶的肩膀，道，“阿叶的武学天资很高；如今我自己是老了，什么事也干不成，只盼着能教出个好徒弟来，以慰平生。”

杨仞笑道：“恭喜徐前辈收得爱徒。”寻思片刻，又道，“我便送你徒儿一样防身物事，作为贺礼吧。”言毕将花流骛留下的“针枝镯剑”交与阿叶，简短解说了使用之法，从行囊里取出那薄册子，一并给了阿叶。

徐开霁心下甚喜，笑道：“眼下阿叶武功未成，正缺防身的本事，多谢杨兄弟厚赠。”

燕海柱坐在一旁，不住打着饱嗝，方才他听徐开霁说阿叶“天资很高”，想起了当年柳空图“拐骗”自己儿子时的话语，心中忿忿憋气，此际眼瞧阿叶接过了那“针枝镯剑”，忍不住道：“我看这也不过是一枚寻常的银镯罢了，又怎能防身？小娃娃，你可别上了别人的当。”

杨仞哈哈一笑，也不跟他解释。叶凉瞥见燕海柱面生，瞧他目光举止，又似没练过武功，好奇道：“不知这位老伯是何人？”

杨仞随口道：“他么，便是燕寄羽的老子。”

叶凉一惊，问明了燕海柱是一名花匠，却非武林中人，不禁愕然道：“杨兄，你怎能绑架无辜百姓？”

杨仞道："叶兄，我们乘锋帮要对付燕寄羽，这老头身份不一般，可有用得很……"

叶凉霍然站起，神情认真道："你们要对付燕山长，便该堂堂正正地与他分个胜负，又怎可做出这般行径？你们这样是……是不对的！"说着看了一眼燕海柱，又道，"这位燕老伯只是一位不通武功的老者，杨兄，请你立即放了他。"

杨仞皱眉道："叶兄，此事就不劳你操心了。"

叶凉注目杨仞，沉默一阵，忽道："杨兄，原来你是怕了。"

"你说什么？"杨仞亦站起身来，直视叶凉。

叶凉道："你是怕了燕山长，才会做出这般行径。"语声虽低，却并未回避杨仞的目光。

杨仞胸中气血一阵翻涌，他不欲和叶凉争吵，只淡淡道："这老头是雷姑娘交给我的，可不是我捉了他。"

叶凉一怔，转头看向雷缨络，却见她轻轻颔首，道："若不如此，实难对付燕寄羽与正气长锋阁。"

叶凉脸颊陡颤，恍若被人劈面斩了一刀，迷茫摇了摇头，雷缨络轻叹道："叶凉，你先别着急……"

叶凉恍若未闻，环顾众人，神色渐渐沉静下来，眼见徐开霁伤势不轻，阿叶年纪尚幼，他心中对阿叶这位同乡甚觉亲切，便道："徐前辈，有劳你在此照顾阿叶。"说完看向杨仞，又道，"杨兄，等我从滁州回来，定会再来寻你们，将这位燕老伯救走。"

杨仞默然不语，他身后有不少乘锋帮刀客都冷笑嘲讽起来，均觉叶凉此言委实太过狂妄。

叶凉看了看雷缨络，欲言又止，猛然转身朝着滁州方向奔去，顷刻隐没在夜色中。

他越跑越快，耳听身后依稀有人唤他，却也没停步回头，忽而禁不住想要落泪，赶忙忍住，心说：“叶凉，你怎么这般没用？”

他一瘸一拐地奔行在荒野间，不知疲累似的，一路奔到滁州城里，天已蒙蒙亮，一时不知该去何处找寻雷缨锋与弓魔，在街上胡乱走着，忽然心中生出熟悉之感，似乎从前也曾来过滁州。

他顺着心里朦胧的记忆疾行了一阵，不知不觉来到一家名为“琅琊居”的酒楼门口，看到街边有一株柳树，已然半枯，树干上露出掌印状的白皮。

叶凉走近柳树，张望长街左右，却再无别的树，心想：“这棵树孤零零的，和我一样，没什么朋友。”他本来对杨仞很是佩服，一直很想和他交个朋友，昨夜却也闹得不欢而散，更没想到雷缨络竟会擒来燕寄羽的父亲作为要挟，怅然暗叹，慢慢地伸出手掌，贴在树干上的掌印上；不知为何，一瞬间他心底的模糊往事清晰了一些，耳边倏然闪过几句对话——

“这可是真金白玉，值钱得很……咱们出去看看。”

“师父，他是不是死了？”

“原来是‘木余刀’，好生厉害。”

……

“江湖中的事，原也不是那么容易分辨。”

叶凉醒了醒神，忽听身后有人轻唤：“叶凉，你还好么？”

“雷姑娘？”叶凉倏地转身，脱口道，“你怎么来了，你……你一直跟着我么？”

雷缨络颔首道：“我与乘锋帮同行，本也是为了去临江集见你，你忽然跑了，我当然要跟着你。”顿了顿，又道，“你不喜欢乘锋帮难为燕老伯，咱们一起再想办法将他老人家救了便是。”

叶凉心中感激，低声道：“雷姑娘，你真好。”

雷缨络抿嘴一笑，道：“快要下雨了，咱们进酒楼里吧，也好打探我哥的消息。”

第二章 临江梦龙（十六）

叶凉答应一声，雷缨络见他眉宇间仍有忧色，劝慰道："杨仞要拿燕老伯作为人质，绝不会伤害燕老伯性命的。"

叶凉也正因如此才决定先赶来滁州寻雷缨锋，点头道："嗯，你们这一路上，没人欺负燕老伯吧？"

雷缨络犹豫一瞬，微笑道："杨仞和乘锋帮诸人可是连手指也没戳过燕老伯一下，你安心便是。"

叶凉放下心来，见雷缨络重又取出面纱蒙住了容貌，想是顾忌酒楼里人多眼杂。

两人进了琅琊居，点了茶饭，在堂中角落背对门口坐下。这酒楼是"藏玉楼"的产业，现任楼主温蔚便曾是这里的掌柜，过往的江湖人常在酒楼里谈论武林见闻，此时正值清晨，来喝早茶的客人络绎不断，时而有人谈及弓魔现身滁州一事，有个瘦子道："我可听说弓魔在城中四处寻人，说不准稍后便进门来了。"

另一桌有人粗声笑道："来便怎的？常言道'双拳难敌四手'，咱们这堂中有几十个人，近百双拳头，难道还制不住一个弓魔吗？"

先前那人笑赞道："兄台这话说得对极，在下以茶代酒，敬你一碗！"

叶凉偷眼观察堂中，见这些人无论语声、眼神亦或举止，均不似武功高手，料想都不知弓魔修为的究竟；过得半晌，忽又有个身躯壮硕的汉子道："诸位近日里想必都听说了花家的事吧？"

叶凉一惊，心想："这才短短几日的事，消息传得倒快。"却听那人又道："诸位可知，致使花家覆灭的罪魁祸首，却是何人？"

有人接口道："我倒也知道，不过还是先听你老兄说说吧！"

那壮汉哈哈一笑，道："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出身云梦山'白鹤剑'的

徐开霁。”

叶凉本以为这人要说龙钧乐，又或是柳鹰、胡飞尘，闻言大觉意外，险些失声惊咦。

那壮汉继续道：“此事的起因，便是徐开霁与庐州花家的一家布庄起了纠葛，此人在岳州被燕山长收缴了青锋令，已是丧心病狂，一把火烧了布庄，杀害了不少无辜，花家高手虽多，但徐开霁那‘鹤忘机’的内功与‘一羽出尘’的剑术更加精妙，直打得花家……”

话未说完，便有人狐疑道：“且慢，你老兄所得消息怕是不准，即便那姓徐的修为再高，我也不信他一人便能灭掉花家……”

那壮汉笑道：“自然并非他一人，我正要说到，徐开霁与‘乘锋帮’的杨仞颇为交好，后来杨仞便带着二十多刀客进了庐州，这二十多刀客的刀术邪异得很，据传是源自刀宗，可谓是二十把魔刀，那些花家弟子自然抵挡不住……”

有人闻言叹道：“刀宗的刀术如此邪异霸道，果然遗祸江湖，难怪燕山长要杀刀宗……”

叶凉听了一阵，既感好笑，又觉错愕；雷缨络轻声道：“定然是龙柳两家也怕落恶名，这才编造了谣言，派人飞快传扬开来。刚才那人当众的一番话，多半也是两家安排好的。”

叶凉却觉难以置信，压低声音道：“龙家柳家弟子汇聚庐州，与花家争杀，这么大的动静，难道还能瞒过整个武林吗？他们捏造的谣言如此可笑，又岂会有人相信？”

雷缨络道：“现下没人信，时日久了，人们也就信了。兴许三五年后，‘二十魔刀灭花家’云云，已是江湖皆知的‘真相’。花家总归已然覆灭，除了花家自己，武林中又还有谁真正在意花家是被谁所灭？”

叶凉默然不语，一股深沉气愤涌上胸口，寻思一阵，愈觉雷缨络所说不无可能，在心里重复着那句“江湖中的事，原也不是那么容易分辨。”不禁暗忖：“这句话很有道理，只是我初听到时还不大懂。”

雷缨络见他神情沉郁，便道：“徐前辈实是个好人，但好人往往要承受更多冤屈与误解，这世道便是如此。除非我们胜了。”

“我们？”叶凉好奇道，“雷姑娘指的哪些人，可也有杨兄与‘乘锋帮’么？”

雷缨络却恍若未闻，只道：“料想在这里也听不到什么有用的消息了，咱们换个地方。”

叶凉道：“好。”忽而心念微动，低声道，“雷姑娘，门外那棵柳树，似乎与我从前的记忆有关，等我问问店伙计。”

雷缨络细问几句，听他说已记起了一些往事，很是惊喜，道：“真盼你快些恢复记忆。”语气极真挚。

少顷，一名年轻的店小二来给两人添茶，叶凉便问起那树干上的掌印，店小二笑道：“此事常有客人问我，我也是听掌柜说的，那掌印是一年多前，‘青箫白马盟’盟主秦楚路过此地……嗯，当时秦公子尚未接任盟主，与我们酒楼的前任掌柜，也就是武林中赫赫有名的温蔚温楼主切磋武功，一掌拍在树干上，便留下了这么一道掌印。”

叶凉一愣，只觉店小二所言与自己心里的模糊记忆不甚相符，便道：“这掌印当真是秦楚所留么？”

店小二道：“那还有假？这是温蔚楼主亲口告诉我们掌柜的。”他嗓音甚大，旁边一桌客人听见，拈须笑道：“原来如此，这秦楚年纪轻轻，便能有这般深厚掌力，怪不得燕山长器重。”又一人道：“不错，当真是英雄出少年。”

叶凉挠了挠头，待店小二走远，看向雷缨络，但见她神色宁静，似对“秦楚”这名字无动于衷。他欲言又止，却听雷缨络淡淡道：“咱们走吧。”

叶凉跟着雷缨络在城中行走良久，穿梭于陋街暗巷之间，眼见雷缨络步履从容笃定，路过不少茶楼酒肆，却均未进入，似乎早已定好了去处，忍不住问道：“雷姑娘，你是与人约好了见面么？”

“不错。”雷缨络轻轻颔首。

叶凉道：“可你不是跟着我才来滁州的么，又怎能提前约好？”

雷缨络道：“我本也打算先来一趟滁州，再去临江集见你；倘若昨夜没遇到你，我便会借口要去滁州打探我哥的行踪，暂与乘锋帮众人分别。”

叶凉听她随口说了“借口”二字，心中不由得有些不舒服，似乎她并不真正关心雷缨锋的安危，只是以此为借口似的。

雷缨络留意到叶凉神色异样，不禁抿嘴一笑：“叶凉，你有时傻乎乎的，有时心思却又极细敏。”

叶凉苦笑道：“雷姑娘，你这是夸我么？”

雷缨络道：“今日我确需见几个人，但也确是要向他们打探我哥的行踪。”略一静默，又道，“叶凉，你相信我么？”

叶凉一怔，道：“自然相信。”

“那好，”雷缨络凝视叶凉道，“稍后你无论见到谁、听到什么，都要保密，好么？你要相信，我绝不会害你。”

叶凉点头答应，雷缨络展颜一笑，领着叶凉转入一条极窄的巷子，进了一家脏旧的面馆，径直穿过堂中，来到后院，院中有一张青色的石桌，桌边已坐了两人，一男一女，均以黑巾蒙面。

雷缨络眸光流转，道：“只到了两位么，看来我来得早了些。”

“雷姑娘，你也请坐吧。”那蒙面男子说完叹了口气，又道，“时隔一年，咱们‘青崖六友’再度聚首，只可惜阮老弟被困在华山，不能赶来。”

雷缨络微笑道：“不是叫‘荒台六客’么？”

与此同时，叶凉却在打量那蒙面女子，莫名觉得她有些熟悉，不自禁露出疑惑神色；忽听那女子娇笑道：“小弟弟，你先前摸了姐姐身上，现下竟想假装不认得姐姐么？”

第二章 临江梦龙（十七）

叶凉顿时醒悟到这女子便是“履冰堂”掌门凌素瑶，不禁脸颊通红，多日前他急于将弓魔引走，奔逃之际虚晃一掌，本意是将拦在身前的凌素瑶迫开，没想到竟能击中，随后也猜到凌素瑶是故意中掌放自己逃走，此时听了她的质问，慌忙道：“那日多有得罪，还请……”说着忽觉不妥，倘若自己出言致歉，倒像承认了那次确是有意要摸凌素瑶似的，赶紧又住口。

雷缨络好奇道：“叶凉，这是怎么回事？”

叶凉心下愈慌，只道：“这其中有些误会……”眼见雷缨络神色平静，心中微松，又听凌素瑶轻笑道：“小弟弟，姐姐很喜欢你，不算你得罪姐姐。”

雷缨络微笑道：“凌姐姐总爱与人开玩笑。”说着解下了面纱；凌素瑶亦将面巾取下，她身旁那男子却仍蒙着面。

叶凉正要请教那男子的姓名身份，忽觉左手剧痛，却是雷缨络悄然伸手在他手背上狠掐了一记，侧头瞧去，雷缨络目不斜视，神色仍极平静；叶凉莫名有些心虚，忍住未敢呼痛。

那蒙面男子道：“这位小兄弟想来便是叶凉吧？两位快快请坐。”

凌素瑶笑道：“田桑榆田老前辈，这里又没外人，你老人家为何还不肯摘下面巾？是信不过我，还是疑心雷姑娘？”

那男子田桑榆苦笑道：“凌掌门，小心总无过，你有话对我直说便是，又何必非要叫出我的名字？”

凌素瑶道：“嗯，田老前辈不愿泄露姓名，原来是信不过这位叶凉弟弟。”

田桑榆道：“雷姑娘信得过叶兄弟，我自也信得过，不过小心些总也没坏处，唉。”说着叹了口气，也将面巾取下，却是一位六十来岁的清瘦老者。

叶凉当即起身，正色施礼道：“晚辈叶凉见过田老前辈。”去年他在归返华山的途中，曾听停云书院的师兄弟们提起田桑榆，得知此人是燕寄羽派去约管“画剑堂”一派的青锋令使，当时几位师兄均说这位田老前辈实是一位奇人：别的武林高手，不乏少年成名如方白、柳续者，晚一些的到壮年时多半亦已闯下名号，可是田桑榆为人却极谨慎，虽然二三十岁时修为已然不低，却一直僻居乡间，迟迟不入江湖，据说他观望到四十八岁，才对自己的几个徒弟说：“看来以为师的修为，在武林中也不算太差了。”

——随后，田桑榆便打算率徒众闯荡江湖，可是恰逢中原武林与北荒“摩云教”激战，他为求稳妥，又多等了五年，直到确信摩云教当真彻底覆灭，再难死灰复燃了，他才开始在江湖上行走；没过多久，他便收服了王屋山“神泉寨”的一众山贼，接管了山寨，也是在那一年，“神泉寨”吞并了周遭十余个小帮派，成为“九川十三崖”里势力仅次于“青箫白马盟”的门派。

田桑榆当了寨主之后，既不打家劫舍，也不拦路剪径，却将自己的兵刃从铁矛换成了锄头，名字也改作“桑榆”，天天领着徒弟与那群从前的山匪耕田种地，养桑植树，有时与别的武林门派起了纠纷，也往往是赔礼道歉，息事宁人；“正气长锋阁”的几位阁主均觉此人实是个向往太平的仁厚老者，便颁给了他一枚“青锋令”，自此北方武林便更少有门派敢来招惹“神泉寨”了。

叶凉委实没想到竟会在滁州城中一家又脏又破的面馆里见到田桑榆，更没想到此人已暗地里加入了“青崖六友”，坐在石桌旁，端详着面前这个样貌平常的老者，心中颇觉惊异。

田桑榆亦在打量叶凉，良久才缓缓点头，道：“叶兄弟的眼神不会撒谎，应是个实诚人。”

“田老前辈慧眼如炬，”凌素瑶闻言笑道，“叶凉弟弟身上，我最喜欢的便是他的眼睛。”

雷缨络忽道：“算来也快到约好的时辰了。”

田桑榆道：“不错，那只老鹰一向准时，等他来到，人便齐了。”

叶凉心下疑惑，除去阮青灰被囚于华山，“青崖六友”理当还有五人才是，即便稍后再来一人，也才只四人；凌素瑶似瞧出了叶凉的心思，便看着他道：“还有一位，却是有事缠身，今日也来不了。”

叶凉被她看得颇不自在，只低头不语。却听田桑榆道：“雷姑娘，听闻你过去一年为吴重做了不少事，不知他给了你什么好酬劳？”

雷缨络摇头笑道：“吴重小气得紧，又怎舍得给我酬劳？倒是田老前辈这几个月奉燕山长之命，护着秦楚四处游山玩水，想来秦盟主给了你老人家不少金银珍宝吧？”

田桑榆道：“秦楚四处游玩，还不是为了寻你？雷姑娘，你若想见秦楚，我倒能帮你这个忙。”

雷缨络道：“那却也不必了，多谢田老前辈。”

田桑榆点点头，片刻后忽而叹道：“只盼今次是咱们‘青崖六友’最后一次聚会，近日里一举挫败燕寄羽，从此各自散去无事。”

叶凉一惊，又听凌素瑶笑嘻嘻道：“田老前辈这是说哪里话，即便过两天杀死了燕寄羽，以后咱们几个常常相聚，不也开心得很么？”

“我看还是少聚为妙，”田桑榆的语气中似有埋怨之意，“去年那次聚会，难道还不够险么？咱们几个在青石镇外中了‘蕢草’的迷香，几乎被温歧一网打尽。”

凌素瑶随口道：“那也只是‘几乎’而已。”

田桑榆道：“万幸当时只有阮老弟暴露了面目，燕寄羽以为咱们‘青崖六友’便是阮老弟和方天画、铁风叶那些在青州共饮过雪酒之人，却没料到‘青崖六友’与‘青崖之盟’实是两伙人。”说完看向雷缨络，摇头又道，“雷姑娘，那次你明知雷缨锋也在青石镇上，实不该随我们现身才是……”

雷缨络微笑道：“当时我改变了嗓音，亦没显露过‘织星剑’的武学，

我与我哥从小见面不多，料想他也认不出我；至于后来在镇外枯树边，倘若我哥瞧见了我的面目，多半会设法相救，那又有什么不好了？”

田桑榆轻叹道：“雷姑娘，你伶牙俐齿，老朽一时说不过你……”

凌素瑶截口笑道：“田老前辈，我知你老人家是世上最谨慎的人，那你起初便不该入伙，一直为燕山长效命多好？”

田桑榆摇头道：“有的事，即便再谨慎，也该去做。我应邀加入‘青崖六友’，从来也没后悔过……”

话音未落，院子入口处响起一声爽直笑语：“什么‘青崖六友’，不是‘荒台六客’吗？”

叶凉转头望去，但见来者年约五旬，青衫带刀，头发灰白，眉目峻拔如刻，左脸上有一道长疤，更添英气；忽听身侧的雷缨络轻声道：“叶凉，这位前辈便是洛州柳家的家主柳鹰。”

叶凉心下暗凛，起身揖道：“晚辈叶凉，见过柳前辈。”

柳鹰大剌剌地扫了叶凉一眼，道：“叶兄弟，我这两日正想找你。”言毕不待叶凉发问，便又看向田桑榆，笑道，“田兄，方才我在院外听见你与雷姑娘争论……那次咱们六个虽然被制，但前一夜若非看在雷缨锋是雷姑娘的兄长，咱们又岂能容他活着回到镇上客栈？雷姑娘，算来还是你先救了你哥哥。”说到后面，却又转而和雷缨络对视。

叶凉听他说得狂妄，对雷缨络很不客气，不禁暗生不喜，心知洛州柳家在武林中的地位颇有些尴尬，柳家武功以刀术著称，但柳家刀术最高的，却公认是被逐出家门的柳续，而近百年来柳家最为有名的人物，自然是开创停云书院的柳空图，亦是早年便脱离了柳家的；故而柳家虽出了两个绝世奇才，却一向也不是“武林四大世家”之一，江湖上人人都知柳鹰是柳家家主，却也不觉得他是个很了不得的人物。

却听田桑榆道：“柳老弟，你在庐州很是顺当，可喜可贺。”

柳鹰哈哈一笑：“庐州花家不值一提，我没想到的是徐开霁也卷入其

中，险些杀死了他。”

田桑榆神情微变，道：“柳老弟，你还是谨慎些好，可别真杀死了他。”

柳鹰摆摆手道：“田兄恁地啰嗦，我既说‘险些杀死了他’，那便是没杀死他。”说完径自转身走近叶凉，快声道，“叶兄弟，我有话直说，眼下实有一事想请你去做。”

叶凉一怔，道：“柳前辈请讲。”从前他曾猜测柳家家主多半是个平庸守旧之人，甚至还有些胆小，等到燕寄羽寻回了柳空图，才敢狐假虎威地在武林中生事，却不料今日一见，柳鹰为人却很是狂直，暗忖：“嗯，柳前辈性子直，没什么心机，那自然争不过别派，才致使柳家的武林地位一直不高。”如此一想，便觉颇合情理。

柳鹰注目叶凉，点头道：“既有要事相请，你我便须坦诚相见，叶兄弟，你可知我是谁？”

叶凉道：“柳前辈是洛州柳家的家主。”

柳鹰淡淡一笑；一旁的凌素瑶见状轻笑道：“这只老鹰不仅是柳家家主，亦是‘山中刺’的掌门；如今‘零’字堂的堂主薛夜鱼，以及从前‘落’字堂的展梅，都是他的手下。”

柳鹰叹道：“可惜展兄弟后来被燕寄羽蛊惑，成了他的得力助手。”

叶凉怔怔瞧着柳鹰，心头震骇已极，万没想到不仅武林正道最大的门派停云书院是柳家人所创，而潜于暗处的江湖第一杀手帮会，竟亦被柳家人掌控；却听田桑榆道：“这只老鹰可比狐狸还精，便是燕寄羽也不知他还有这一重身份。”

一瞬间叶凉瞧见柳鹰眼底似有一丝深沉的狡黠流过，却又仿佛只是自己的错觉，眼前依旧是那副英武中透出狂气的面容，不由得暗叹道：“江湖人，江湖人……叶凉呀叶凉，恐怕你从来也没看懂过江湖人。”

柳鹰道："‘山中刺’本是我们柳家暗中所创，柳家武学亦不只有刀术，这便是我柳家百年来最大的秘密。"

叶凉道："原来如此。"心中颇感柳鹰的诚意，转念暗忖："也不知柳空图与柳续昔年脱离柳家，是否与此事有关……"

却听柳鹰又道："叶兄弟，我想请你刺杀江海余。"

叶凉一惊，未及细思，已不自禁连连摇头："不成，这可不成……"

"嗯，"柳鹰转口问道，"不知叶兄弟前来滁州，是为了何事？"

雷缨络接口道："我哥独自去寻弓魔决斗，叶凉他放心不下，便想赶来相助我哥。"

柳鹰颔首笑道："原来叶兄弟本也是来对付弓魔的，那不是正好么？叶兄弟，不是我们妄自菲薄，你身负‘雨梳风帚’的神妙剑意，眼下在滁州恐怕也只有你才能为武林除此一害。"

叶凉默然不语，他此来只是打算救助雷缨锋，却没想过要杀死弓魔，这两者于他实有极大差别；只听柳鹰叹道："叶兄弟，倘若你只将雷缨锋救走，却放任弓魔继续杀戮无辜，岂非有违侠义正道么？"

叶凉难以反驳，轻轻吁了口气，心绪莫名微动，似乎隐隐觉得这便是雷缨络带自己前来此处的用意，忽而手心一暖，雷缨络轻轻握着他的手，柔声道："叶凉，我知你心地仁善，你不愿杀江海余便算了，料想柳前辈也绝不会勉强你。"

叶凉闻言心中微定，苦笑道："柳前辈，即便我想答应你，那江海余的修为委实高得骇人，恐怕我也没那本事……"

"叶兄弟放心，"柳鹰拍了拍叶凉的肩膀，道，"我教你一个法子，保管你能杀死弓魔。"

第二章 临江梦龙（十八）

清晨，临江集后山，疏雨扫过茅檐，宁简撑着伞踏入篱笆院落，瞧见吴重正从屋里走出。

吴重脸上泛着红晕，似是刚喝了酒，笑嘻嘻地反手带上了门。

宁简一瞬间瞥见屋里似还坐了别人，却没瞧清，道："吴大叔，你知道我来了？"

吴重随口道："以我'心外之心'的修为，方圆百里之内便是有一只虫子多吃了一口草叶，也瞒不过我的耳朵。"

宁简闻言暗忖："难道一只虫子每日该吃几口草也有定数么，这'多吃'二字又从何说起？"心下微觉好笑，却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

吴重摇头道："宁丫头，你原先只是笑得少，怎么现下还染上了唉声叹气的毛病，你近日一定遇见过李素微，学了他的'愁眉苦脸神功'。"

宁简只道："不知秦芸前辈可在屋里么，我想拜见她。"

吴重连说两个笑话都没能将宁简引笑，神情颇为不快，没好气道："你来临江集，便是为了见她么？"

宁简道："倒也不是。"随即说了陈彻失踪一事，询问吴重是否知晓陈彻的下落。

吴重道："原来如此，我哪知道。"

宁简心下微沉，道："吴大叔，你再想想，陈彻他……"

吴重恍若未闻，走到院里桂树旁的石凳坐了，叹道："斜风细雨，落在身上，恍似一阵阵往事飘过。"言毕瞥了一眼宁简手中的油纸伞。

宁简一怔，走近石凳为吴重撑伞；等候良久，吴重悠然眺望远处，迟迟不说话，宁简心绪烦忧，忍不住道："吴大叔……"

吴重径自笑呵呵道：“你想想这片风雨中不知有多少人为了多少事，正在世间各处策马急奔，急着去生，急着去死，你却只是在为你吴大叔撑伞，还不该知足么？”

宁简闻言心里怅然，眼见吴重心安理得地坐在伞下，又忍不住回嘴道：“世间各处，也未必都在下雨。”

吴重摇头道：“你这丫头真没慧根，怪不得你的刀术始终……始终不及刀宗。”

宁简微露苦笑：“吴前辈，你这话说得再对不过。”

“哈哈！我到底还是把你逗笑了，”吴重眉飞色舞，似甚是开心，拊掌笑道，“宁丫头，你这‘愁眉苦脸神功’功力不深，还须再练才是呀。”

宁简道：“吴大叔，你当真不知陈彻现在何处么？”

吴重瞪眼道：“自然不知，我又不是未卜先知的神仙，哪知那小子会跑到哪里去。”

宁简愈觉忧急，脱口道：“你不是未卜先知，当年又怎能预先断言我一见到柳续，便会、便会喜欢他？”

吴重嘿嘿一笑，道：“那时你离家出走未久，对我说你带着那卷写着‘竹声新月词’的丝帛，那丝帛是你小时候便常看的，是么？”

宁简道：“不错。”

吴重道：“那我问你，你小时候可知丝帛上的词句是何人所写，又可曾假想过那写字之人是何样貌，写下词句时又是何种心境？”

宁简道：“那丝帛上有落款，我自然知道是柳续写的，也听说过他的刀术很厉害，否则我又怎会想找他学刀？至于其余……其余也是想过的。”

“那便对了，”吴重得意洋洋道，“你看久了那丝帛，心里存下了柳续的字迹，又佩服他的刀术，早已不知将他幻想成了何般人物，再一见到

他，焉有不喜欢他之理？这也不难推断出来。”

宁简静默一阵，蹙眉道：“吴大叔，原来你当时也只是揣测。”

“不然呢，难道你还当是天意么，”吴重满不在乎道，“一个人喜不喜欢另一个人，只看能否自己骗过自己，老天爷才懒得哄你。”

说话中，有个农夫打扮的年轻汉子走到半山腰，进了院子，对着两人拱手道：“敢问吴重吴先生可在家么？”

吴重道：“吴先生便在你小子眼前。”打量那汉子一眼，颔首道，“嗯，你身负‘意劲’，瞧着又不大聪明的模样，一定是乘锋帮的刀客。”

那汉子一愣，苦笑道：“吴前辈慧眼。晚辈奉杨帮主之命，先行前来探望吴前辈；杨帮主说，他不日即来拜会你老人家。”

吴重哼了一声道：“杨仞这小子狡猾得很，他怕我被‘辽水三刀’围困，等着他来自投罗网，便派你先来探路，是也不是？你放心，我老人家太平安好，便在这里等他来到。”

那汉子赔笑道：“吴前辈料事如神，晚辈佩服之至。”顿了顿，又拱手道，“既然吴前辈一切安好，那晚辈便及早回去复命了。”

吴重道：“你来一趟不容易，我若让你就这么走了，心里实在过意不去。”

那汉子以为吴重要留他吃饭，或是赠他什么礼品，忙道：“吴前辈，你老人家不必客气，晚辈……”

吴重摆摆手道：“不必多言，你随我来。”言毕领着那汉子来到柴房，取出一柄短斧交给他。

那汉子愕道：“吴前辈，你要送我兵刃么？可我平日惯用长刀……”

吴重径直道：“你去给我砍些柴来，须得堆满这间柴房。”

那汉子一时语塞，也只得接过了斧子，转身奔到山深树密处，没过

多久便背回不少木柴，吴重甚是满意，端坐在细雨中，瞧着他来回跑了四趟，道：“嗯，差不多了。”

那汉子道：“吴前辈满意便好，那晚辈就告辞了。”

吴重道：“斧子还我。”

那汉子恭恭敬敬地将斧子放回柴房，却听吴重又道：“我有一样礼物要送给杨仞，你便替我转交给他吧。”

“晚辈先代杨帮主谢过吴前辈。”那汉子赶忙躬身施礼。

吴重微笑走近那汉子，拍了拍他的肩膀，道：“不必多礼，你去吧。”

那汉子似怔住了，犹豫片刻道：“这、这个，吴前辈不是还没将礼物交给晚辈么……”

吴重道：“礼物我已交给你了，那是来自刀宗的一截刀意，等你见到杨仞，便也拍拍他的肩膀，他自能收到。”

第二章 临江梦龙（十九）

那汉子一惊，运转功力，只觉周身并无异样，将信将疑，却也不敢多问，吴重道："你翻山回去，别走原路了。"

那汉子道声"遵命"，匆匆离去。

宁简问道："吴大叔为何不让他原路返回，莫非此地确有危险么？"

吴重道："不好说。"

宁简又道："吴大叔，你当真送给了杨仞一截刀意么，陈彻也用刀，你怎不给他？"

吴重笑道："这刀意是我从刀宗那里借来的，可惜叶凉修剑，承受不了，至于陈彻那小子，他那般懒，我给他何用？"

宁简道："陈彻虽有些懒，但极聪明，一定能更好地领悟刀意。"

吴重道："岂止有些懒，简直是懒得透顶，我瞧那小子心里想的便只有两件事，多一件也懒得想。"

宁简一怔："哪两件事？"

吴重道："唉，其一么，便是要杀死你哥哥，为韩昂报仇。"

宁简蹙眉道："简青兮不是我哥哥。第二件呢？"

吴重嘿嘿一笑："第二件不用我说，难道你自己不清楚吗？"

宁简静默不语。

吴重瞟她一眼，笑嘻嘻道："宁丫头，你也不用替陈彻叫屈，那刀意只是残缺不全的一截，难以久存，便让杨仞得了，也只够他悟成一式，刀意便即消散，谈不上有多大用处。我只盼危急时刻能救他一命。"

宁简轻哼一声，道："杨仞已得了柳空图八十年的功力，定然自保无

虞，你若早早将这刀意赠与陈彻，兴许他便不会失踪，倘若他、他竟死了……”说到这里，自知强词夺理，此事终须怪不得吴重，可是眼下束手无策，不由得心中酸苦，凝眉低头，只觉周遭的风雨声都似有意惹自己心烦。

“柳空图又顶个屁用，”吴重嗤笑道，“那功力在他自己身上时，既没见他击退摩云教，也没见他管好自己的徒弟，反倒让徒弟弄得疯疯癫癫……”

话音方落，忽听山道上传来一道苍老嗓音：“吴重，你这小娃娃又在背地里说老夫的坏话。”

宁简一惊，抬头瞧去，但见“玄真教”掌教真人李素微搀扶着柳空图缓步走近，柳空图身旁还有个年轻的停云书生，瞧着有些眼熟，却不记得姓名。

吴重笑道：“柳老头，我是知道你们到了，才故意说那句话，这可不是背地里。”

“姓吴的，”那年轻书生喝道，“你这无赖之徒，胆敢对柳老山长不敬？”

李素微皱眉叹道：“刘师侄，此人对谁都不敬，你也不必如此大声呵斥他，以免惊吓了柳老前辈。”

那书生正是刘万山，闻言一愣，随即道：“谨遵李前辈之命。”多日前他在巴山送完了请帖，想着自己从没来过江南，便也不急着回华山复命，一路东游闲逛，邂逅了李素微与柳空图，便自荐要代李素微侍奉柳老山长；先前李素微受燕寄羽之托照料柳空图，同行中柳空图言行糊涂倒乱，一天里没几刻清醒，不断提出一些古怪要求，李素微本已颇受其苦，自也乐于刘万山为自己分担，三人便一起赶到了临江集。

柳空图上前几步，端详着吴重，叹道：“你这小子头上也有白发了。我且问你，你可是将那位名叫‘秦芸’的女子藏在屋里了？”

吴重却径自看向他身后的李素微，道：“李兄，不知柳老山长的疯病

可还常犯么？”

李素微苦笑一声，微微点头。

吴重当即对柳空图道：“柳老头，你现下无趣得很，等你犯病了我再和你说话。”说完侧头瞥向宁简，摆手催促道，“宁丫头，如今李素微来到，你还不向他多多请教，让他指点你的‘愁眉苦脸神功’？”

“唉，吴兄，”李素微闻言摇头道，“你怎么还在说笑？你可知我们今日前来，是为了什么？”

吴重笑嘻嘻道：“我本来不知，你这么一说，我倒知道了。他奶奶的，看来我今日有些倒霉。”

李素微脸色忧凝，颔首道：“你今日倒霉这一回，以后就再也不会倒霉了。”

柳空图兀自端详吴重，神情感慨，恍若回忆起了一些往事，片刻间眼神惘然飘忽起来，似又陷入了糊涂；李素微叹息一声，近前搀扶，却倏而被柳空图甩袖挣脱。

“离我远些！”柳空图瞪着李素微道，“瞧你这一脸苦相，料想也不是好人，你这般凄凄苦苦地瞧着我，是盼我死了好哭丧么？”

吴重哈哈一笑：“柳老头说得好。你还是发疯时头脑更清楚。”

柳空图转身看向刘万山，招手道：“刘师侄，瞧你容光焕发，你来扶着我。”

刘万山一惊，赶忙躬身揖道：“柳老山长，弟子辈分低微，这‘师侄’二字万不敢当。”

柳空图恍若未闻，只道：“刘师侄，你快过来。”

刘万山也只得走上前搀住柳空图，心下却颇不是滋味。这“刘师侄”三字本是杨仞爱叫他的，他对杨仞深恶痛绝，长而久之，连带着对这一称呼也颇为厌恶，便是他的师叔卢修、欧阳致等人叫他“刘师侄”，他

都不自禁觉得刺耳；后来奉命下山送信，又遇到李素微，他知李素微与燕寄羽平辈论交，按照江湖规矩确该叫他“刘师侄”，那倒也罢了，却不料今日柳空图也忽然这般叫他，忍不住补了一句：“柳老山长，你老人家称呼我‘万山’便是，还请莫叫弟子‘刘师侄’，弟子实在承受不起。”

柳空图顿时瞥了李素微一眼，气冲冲道：“怎么，这道士能叫你‘刘师侄’，我便叫不得？”

刘万山苦笑道：“是弟子失言，你老人家自然也叫得。”

“那就对了，”柳空图神情甚是满意，“刘师侄，你是个孝顺孩子，我可不能亏待了你，你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吗？”

刘万山一怔，只觉心跳愈快，他的武功修为在年轻一代的停云弟子中虽已不算低，但距离真正的一流高手还相差甚远，自知再循序渐进地苦练多半也无出头之日，此番甘愿一路侍奉柳空图，却是存了私念，想趁着柳空图神智不清楚，求他将从未传与旁人的绝学“言剑”教给自己，此刻听了柳空图的一问，可谓欣喜之极，但又觉当着李素微、吴重等人不便明说，便只语气恭谨道：“多谢柳老山长厚爱，请容弟子再好好想想。”

李素微忽道：“刘师侄，恭喜你了，今日你不但承蒙柳老山长厚爱，还将要名震江湖。”他口称恭喜，脸上却仍是愁郁一片。

刘万山又惊又喜，颤声道：“李前辈，你、你何出此言？”

李素微道：“刘师侄可知咱们为何要来临江集？”

刘万山道：“先前我本以为是陪着柳老山长游山玩水，现下想来，咱们是来见这吴重的？”

“不错，”李素微从容道，“那日燕山长托付给我两件事，一是照顾柳老山长，还有一事，便是来此地杀死吴重……刘师侄，吴重此人身无武功，今日你杀了他，不久武林中便人人都知你的名字。”

第二章 临江梦龙（二十）

宁简冷眼旁观，心中微动：先前吴重让那乘锋帮刀客翻山离开，似是早料到有人要来杀他。

刘万山道："原来此人不会武功？"言毕翻腕亮出鸿翼笔，笔杆色泽甚新，却是他归返华山后新制的，他低头瞧了一眼鸿翼笔，神情渐渐激动，念及今日杀死吴重，不久再学得"言剑"，那便是名实兼具，江湖中人人钦佩，在停云书院里的地位也定会越来越高；想到这里，心中蓦然闪过秋剪水的身姿容颜，他几度见到秋剪水，对其已是念念不忘，不禁暗忖："假以时日，我已成为武林名侠，未尝不能向巴山'烛照剑'提亲……"

从前他规规矩矩地在华山学艺，没受过什么挫折，也不甚急于成名，可是随师门去了一趟春雪镇，在镇外被杨仞击断了鸿翼笔，心绪却再难平复，后来在玉门关附近的小镇客栈里重逢杨仞，惊见其刀术突飞猛进，自己竟已接不住他的三招两式，更觉愤恨不甘，夜半常常失眠自问："难道我还及不上一个出身微末、粗鄙无礼的野小子？"再后来杨仞与"乘锋帮"之名更是武林皆知，虽然他不齿于此等"恶名远扬"，可深心里亦隐隐有个念头，只觉杨仞这般终究还是胜过自己默默无闻；直到今日，他自知终于得了扬名改命的良机，心下感慨："上苍公道，好人终有好报，任凭杨仞一时嚣张，不久便要被我挫败。"

吴重眼瞧刘万山神色急剧变幻，显是心底欲念翻涌，摇头轻笑道："可惜，可怜。"

刘万山道："姓吴的，你再怎么自怜自惜，今日也难逃命数。"

吴重霍地站起，森然瞪视刘万山，一字一顿地缓缓道："年轻人，你真要杀我？"

刘万山道："不错，这也是燕山长与李前辈的吩咐，你就认命吧。"

"呵，你倒不怕死，"吴重冷冰冰道，"宁丫头，你退远些。"

宁简一怔，退后三步，心想："也不知吴大叔要施展什么功法。"却听吴重又道："再退远些。"

刘万山眼见宁简退到了两丈开外，而吴重却目光灼灼地紧盯自己，不由得心弦微紧，瞥向李素微道："李前辈，此人当真不会武功么？"

李素微苦着脸道："千真万确。"

刘万山顿时松了口气，笑道："这无赖倒会装模作样。"说着迈步踏前，抬笔待刺。

"来得好！"吴重大叫一声，转身就跑，飞快躲到了宁简身后。

宁简微微蹙眉，等着刘万山奔袭而近，飞起一脚，将他踹得远远跌出。

刘万山翻身跃起，凝神调息片刻，冷哼道："宁姑娘，你要护着吴重么？"他知宁简身份殊异，既忌惮她的修为，却也不欲得罪她。

宁简却不理他，只回眸对吴重道："吴大叔，你怎么这般没用？"

"你有所不知，"吴重长叹一声，道，"我所修神功，一年里有三百多天都所向无敌，只有一天功法失效，偏生却赶在了今天。"

宁简闻言哑然，忽听李素微叹道："刘师侄，你再上前去，料想宁姑娘绝难再伤你。"

刘万山道："遵命。"心中有了底气，展开"春日游"的步法，便想绕过宁简去攻吴重。

宁简脚下侧移，以指代刀，点在鸿翼笔上，将刘万山震退两步，刘万山不敢轻忽，使出自己所会最精妙的一式"龙蛇刺"，笔影在细雨中急舞乱闪，落向宁简胸腹要害；宁简冷笑一声，手指迅疾晃动，如风吹轻絮一般，顷刻便将刘万山的笔势破散——这一记"芳菲仙佩"是她所悟六招刀术之一，得自柳续的笔意，本就极克制停云武学，刘万山功力不深，在她面前更无还手之力。

李素微见状微微摇头，倏地闪掠到宁简身旁一丈处，袍袖一拂即收，凝立不动；宁简骤觉一股炙热劲风扑至，凛然倒掠，那劲风之中钻出丝丝寒意，追着她的身形透入周身各处穴道，宁简跌坐在地，僵痹难动。

“这袖风好生奇诡，从前可没见玄真教弟子施展过这门武学……”宁简冷冷瞪视李素微，心下惊疑不已。

却听吴重哼了一声，道：“好个李素微，不声不响竟已练成了‘空游诀’第九重。”

宁简顿时恍然，她从前曾听楚轻鸿说起，“空游诀”共有九重境界，方轻游是玄真教年轻一辈中唯一将“空游诀”修至第七重之人，且在退教之前已即将破境；而“玄真三子”均已达到第八重的修为，却不料如今是李素微第一个将这门神妙心诀修得圆满。

“唉，吴兄眼光高明。”李素微苦笑道，“可惜长希师兄心怀偏见，却误以为我是在偷练‘意劲’。”

“是么，”吴重随口道，“他对你有偏见，倒也未必是他不对……”——说话中挪步退到了院子角落，猛然急跃而起，便要跳过篱笆逃走，却跳得不够高，被木条一绊，又摔在院子里。

刘万山哈哈一笑，道：“纳命来吧！”笔锋一振，大步迫近。

吴重急忙躲避，满院乱蹿，踏得地上雨水四溅，刘万山不欲被泥水溅满衣衫，一时间竟追之不及，不禁怒喝道：“姓吴的，你站住别动，受我一刺！”

吴重自不肯答应，一边跑一边叫道：“柳老头，别犯疯了，快说句话！你个糟老头子见死不救？”

柳空图面对着紧闭的屋门，却只是呆呆伫立。

李素微叹道：“吴兄，你本是不世出的奇才，又何必死得如同儿戏一般？还是坦然赴黄泉吧。”说着轻轻弹指，一滴雨珠逆风斜飞，打在吴重

膝弯，吴重痛呼跌倒。

刘万山眉头一松，从容走近吴重，手腕急抖，笔锋朝着吴重咽喉刺落——

……

午后，江岸边，杨仞听着阵阵水声，若有所思；一旁的燕海柱刚吃饱饭，凑近了道：“小兄弟，你真要带我去临江集么，我可坐不惯船……”

杨仞道：“我也坐不惯，咱们彼此彼此。”昨夜叶凉离去之后，徐开霁为报雷缨锋相救之恩，亦带着阿叶赶去滁州，杨仞心知徐开霁伤势不轻，没能将其劝留，此刻望江暗叹：“也不知他们是否已找到了雷缨锋……”

他不待燕海柱再说什么，便转身走回众人歇息之处，不多时，昨夜派去临江集查探的几个刀客陆续返回，均说没瞧见“辽水三刀”的踪迹。

杨仞点头道：“甚好，咱们这便雇船出发。”最晚回来的那名刀客又禀道：“属下见到了吴重前辈，吴前辈说，有一样礼物要送与帮主。”

杨仞一怔：“什么礼物？”

那刀客略一犹豫，走近杨仞，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杨仞错愕道：“你这是做甚？”

那刀客当即将吴重所言“刀意”云云原样转述出来，问道：“帮主，你收到吴重的刀意没有？”

杨仞皱眉拧了拧肩膀，又晃晃手腕，沉默一阵，道：“老子收他爹个鬼。”

第二章 临江梦龙（二十一）

那刀客大惑不解，挠头道：“要不属下再多拍帮主几下？”杨仞瞪他一眼，道：“不必了。”

贺风尴默然旁听，念及派去临江集的几个刀客里，只有这名刀客是骑马返回，便问道：“你怎不乘船回来？”

那刀客道：“是吴重让属下别走原路，属下便翻山走的陆路。”

贺风尴闻言与杨仞对视一眼，道：“如此紧要的消息，你刚才怎么不说？”

那刀客躬身回道：“属下尚未来得及禀告，而且……而且属下以为，是因属下身负‘刀意’，不宜坐船，那吴重才让属下改走陆路。”

贺风尴皱眉道：“什么刀意，此等荒诞之言，如何信得？”转头对杨仞道，“吴重言辞蹊跷，此去临江集一事，还须慎重。”

那刀客道：“可是吴重自言太平安好，只在临江集等待帮主来到，属下瞧他的神情语气，不像是预知了什么危险……”

贺风尴摆摆手道：“知道了，你先去歇息吧。”

杨仞道：“燕寄羽与那三千停云弟子，现在何处？”

贺风尴道：“据快马回报，他们并未取道庐州，却朝颍州方向去了，多半不会来临江集。”

杨仞道：“萧野谣那边呢？”

贺风尴道：“萧兄弟仍率领众刀客在华山左近牵制停云书生。”

杨仞点头道：“那咱们还是去一趟临江集，即便吴重真察觉到了什么，既非“辽水三刀”这般的大批敌人，对于咱们却未必算得上危险，正好去将吴重与秦芸救下，或能成为反制燕寄羽的良机。”

众人旋即雇乘一艘大船，顺江东去；行至黄昏，天上阴云凝集，春雨洒落，杨仞也不去船舱里避雨，独立在船舷边看着流水。不多时，秋剪水走到他身旁，轻声道：“杨仞，你从昨夜便心事很重，是在想什么？”

杨仞静默片刻，道：“我在想，也许叶凉说得没错。”

秋剪水一怔：“叶凉？你是指他说的哪一句？”言毕不等杨仞回答，心下明白过来，又道，“即便如此，那也没什么。”

“没什么吗，”杨仞轻叹道，“秋姑娘，也许我真的怕了燕寄羽。”

秋剪水道：“一个人若从不害怕，也就永远算不上真正的勇敢。”

杨仞心头微震，眼见她凝视自己，说得极认真，不禁颇为感动，握住她的手道：“秋姑娘，多谢你。”

秋剪水脸颊微红，轻轻抽手，侧头瞧着雨花打落在江面，又道：“每逢下雨，我总会想起去年你擒住温蔚时，在雨中施展的那一刀……”

杨仞点头笑道：“你是说那式‘剪雨’么？”

秋剪水闻言微奇，正要问他为何此式又不叫“天锋”了，却听杨仞干咳一声，抢先道：“秋姑娘，眼下正好下雨，我再使给你瞧瞧。”

杨仞当即抽出雪刃，信手横扫一刀，船舷外一道道连绵的雨线霎时被刀气剪碎，大蓬水珠急向外泼洒，两人面前丈许内的雨水倏忽一空。

秋剪水赞道：“好强猛的刀劲，比之去年更增威势。”说着心念一转，好奇道，“杨仞，你所领悟的‘意劲’似与‘天风萦回’极为不同……嗯，想来‘意劲’因人而异，是你那些帮众从前练久了天风峡刀术的缘故。”

杨仞一愣，摇头道：“我领悟什么‘意劲’？我又没看过刀宗的书信。”

“你没看过？”秋剪水一惊，“那你是怎么恢复的内力？”她知杨仞去年内伤颇重，料想他是看过了刀宗的书信，才能使内功不损反增，只是她亦知杨仞性子要强，既曾断言不会看信，她在岳州便也未提此事，只

是暗自为杨仞高兴；直到今日才知，杨仞竟始终未曾看信。

杨仞道："是柳空图这老头儿将他八十年的内力传给了我。"随即简略解释了情由。

"这……怎会有这等事？"秋剪水语声惊疑，"这可古怪得很了。"

杨仞道："哪里古怪？"

秋剪水道："传让内功之事，我从前也曾请教过师父与郁师姐，她们均说这不过只是茶楼说书人的虚妄之言罢了。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能人异士想做到此事，却都没能成功，再怎么竭力施为，传过去的内力也是十不剩一，效用低微，反会让传功者精气大损，甚至丧命。"

杨仞闻言不以为然，道："可我确是得了柳空图八十年的内功不假，料想此事定有法门，也不全是虚妄。"

秋剪水道："试想倘若一个人的内功能尽数转给另一个人，如此一代代地积叠下去，内功将至何等深厚的地步？又或者数个身具几十年功力之人都将内功转给同一个人，那人岂非轻易便可天下无敌，可是千百年来，武林中又何曾出现过这等人物？"

"嗯，这话倒是在理，"杨仞想了想，又道，"但我记得楚风萧楚老兄也曾说过，这传功之举，本极艰险，恐怕放眼武林，也只有柳老前辈才有能耐将内功尽数传与旁人。"

秋剪水摇头道："将自己经络中的内息一时渡给旁人不难，但既难传渡太多，旁人亦只能短暂借用，很快便会消散，又哪有能将自身全部修为永久传与旁人之理？"

杨仞道："可我所得的内功，已运使了数月，也没什么异样呀？"

秋剪水道："此事总归极不寻常，杨仞，你将那次见到柳老前辈的情形详细说与我。"

杨仞道："好。"随即将柳空图当时的言行毫无遗漏地讲出。

秋剪水沉吟片刻，蹙眉道：“不对，你方才的讲述之中，有一处颇不合理。柳老前辈告诉你，他在和你同住的九年里，已将自身内力一点一滴地尽数灌输给你，是么？”

杨仞道：“不错，这是柳老前辈的原话。”

秋剪水道：“但你方才还说，当时柳老前辈平击一掌，打在你的丹田上，将你击得倒飞出去，从而废去了你自己的内功，这才使他传给你的内力显现出来……可他既已将内力尽数传给了你，又如何还能一掌便将你击飞、更甚至废去你的修为？”

杨仞一怔，道：“从我在春雪镇与他分别，到那日我再见到他，也相隔好几个月，料想是这数月里他又重新练出了一些内劲，那也不足为怪。”

“那‘一笔勾销’的掌劲，需要极深厚的内力才能施展，不是几个月能攒出来的。”秋剪水微微摇头，又道，“更何况柳老前辈一掌销尽你的内力，却几乎没伤到你，如此神妙的分寸拿捏，更是极难。”

杨仞道：“原来如此，那我下回见到柳老头，再问问他。”他不觉得此事有什么要紧，说完哈哈一笑，又道：“无论如何，我得了这般深厚的内力，那不是挺好么？”

秋剪水道：“不错，料想柳老前辈绝不会害你。”随后与杨仞并肩看雨，心中却仍不禁思索此事，只觉似乎隐隐触及了一个极大的秘密，短时却难以索解。

少顷，船速倏而变缓，有个船夫快步走近禀报：“前方有条船挡住了去路，也不知是何缘由。”

两人当即走到船头，隔着层层无尽的雨幕，遥望见确有一艘船横在江心，船上似有几人正在激斗，劲风震得远处的雨线时断时续；杨仞凝神瞧去，心下微凛，道：“那船上有一人身形极高壮，莫非是雷缨锋？”

秋剪水道：“嗯，船上还有叶凉与岳凌歌，正和雷缨锋联手相斗一人。”

杨仞一惊，道：“这三人合斗一人么？可看清了是谁？”

说话中，船又前行了一段距离，秋剪水神色微变，道：“那人似是弓魔。”

第二章 临江梦龙（二十二）

杨仞闻言微凛，转头呼喊一声，贺风馗、方轻游等人纷纷走出船舱，听明情形后，不禁惊疑相顾。

两船相距渐近，杨仞辨出弓魔是个身形瘦削、头戴珠钗的红袍人，又见那船上的角落里晕倒着一名红裙女子，背对自己，却不知是谁；一时间心念电转：倘若出手救得三人，只怕稍后便要与雷缨锋做个了断，可若是袖手不管，也不知这三人能否敌得过弓魔。

眼看两船相距不足十丈，顷刻间就要交错而过，杨仞心念倏定，暗忖："弓魔杀人如麻，为恶极多，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们三个死在弓魔手下。"当即喝道："叶兄、雷兄，你们先退到我船上来！"

"恭敬不如从命。"岳凌歌嘻嘻一笑，身影闪动，率先退出战圈，转身抱起那红裙少女，倏忽跃上邻船；杨仞这才瞧清那少女是严知雨。

"砰、砰"两声，雷缨锋与江海余连对两掌，两人各退数步，雷缨锋沉声道："叶兄弟，你先上那船去。"

叶凉一怔，心知自己走后，雷缨锋多半要留下与弓魔决死，摇头道："雷大哥，还是你先……"话未说完，江海余袍袖横扫，一缕缕锋锐气劲袭刺而至，叶凉急忙挥出手中短剑，剑风激扬，将那些"气箭"荡散。

雷缨锋忽而一叹："叶兄弟，咱们一起退吧。"

叶凉喜道："甚好。"心知雷缨锋言出如山，不会诓骗自己，便即灌劲双腿，正待跃起，只觉浑身虚软，内息涣散，却已是精疲力竭，身躯摇晃欲倒。先前他们三人共抗江海余，但"岩雷"与"弦劲"都难以消解"青丝箭"的意劲，全靠叶凉持续催运"秋水"剑劲，才能将纵横纷飞的气箭化散大半，剧斗良久，叶凉数次感觉心力不支，却仍咬牙支撑下来，到此刻乍见杨仞等人，心弦一松，却再也抑不住疲惫。

雷缨锋接下了江海余许多拳掌硬击，内息损耗亦多，耳听身后叶凉

气息虚弱，面前弓魔又蓄势待攻，当机立断，猛一顿足，脚下舟船霍然断裂，将自己二人与弓魔分隔在两处——

江海余神色微怔，正要纵身扑击，却不料雷缨锋方才踏足时却还震出了另一重劲道，推着江海余那半爿船逆流急向后漂；雷缨锋趁机返身抱起叶凉，青衫呼啦啦一闪，已跃到杨仞的船上。

杨仞见江海余独立残舟，浮浮沉沉，已落在十余丈外，便转回头喝道："加速行船！"

方轻游与乘锋帮诸刀客立即疾掠散开，各自掌舵升帆；杨仞看向雷缨锋与叶凉，叹道："你们这是……"话未说完，倏听风里裂开一道异响，似有一物远远飞来。

雷缨锋抱着叶凉，尚未及放下，一瞬里神情微变，沉气挺直脊背，啪啦一声，一根木条如飞箭般钉在他后背"魂门穴"上，撞得粉碎。

与此同时，叶凉背上骤然传来一股剧痛，忍不住喷出一口血来，念及抱着自己的雷缨锋，心中冰凉，料是江海余发出"青丝箭"，自己隔着雷缨锋厚实的身躯尚被震得内伤呕血，雷缨锋首当其冲，硬受了这一击，真不知伤势何等危重；急忙落地站定，回身搀扶着雷缨锋，颤声道："雷大哥，你、你怎么样？"

雷缨锋嘴唇微微翕动，却说不出话来，脸色惨白，随即垂首凝立不动。

杨仞一惊，掠近握住他脉门，道："他已晕过去了。"抽刀奔到船舷边，眼见风吹雨打之间，那残舟在激流里转着旋儿，渐落渐远，怒喝道："老子管你是公魔还是母魔！你有种再丢块木头试试？"

远处，江海余静静站在急旋的船板上，漠然望着杨仞所在的舟船，也不知在想什么。

杨仞凝神盯着他的身影消隐在风雨中，转身走回，与贺风馗对视一眼，道："先救人，再报仇。"

贺风牎道：“遵命。”语声沉静，言毕走去接替方轻游掌舵。有不少乘锋帮刀客已在怒目瞪视雷缨锋，闻言也都散开，有人道：“帮主说得不错！等这厮伤好了，咱们再将他打败杀死，堂堂正正地报仇！”

随后，方轻游、杨仞、赵长希、游不净四人轮番为雷缨锋渡劲疏通其重伤淤堵的经穴，面面相觑，神情均极凝肃。

赵长希皱眉道：“此人的十二正经与奇经八脉多处都被弓魔震断，也不知是否还能救回性命。”

游不净摇头叹道：“咱们勉力一试吧。”

叶凉从旁听得忧急，喃喃道：“都怪我没本事，没能帮到雷大哥，还让他身受重伤……”话音未落，忽听雷缨锋低声说道：“叶兄弟，若不是你，我早已死在弓魔的‘青丝箭’之下了。”

雷缨锋缓缓睁眼，对杨仞、赵长希等四人道：“多谢诸位。此后便让我运转‘岩雷’自行疗伤吧。”

杨仞当即道：“那可不成……”却听方轻游道：“就依雷兄所言吧。‘岩雷’独辟蹊径，与咱们的内力都不相同，雷兄自行运功，多半伤愈更快。”

杨仞点点头，道：“那好，雷兄，你进船舱里运功吧。”

雷缨锋道：“不必，我正要借助雨水治伤。”语气微弱，几乎被雨声遮掩。

杨仞一怔，退后不再多言，雷缨锋盘膝而坐，闭目调息。

方轻游轻声道：“咱们走远些说话，莫扰了雷兄疗伤。”

岳凌歌淡淡道：“方兄所言极是。”说着当先走去船舱，径自将晕迷的严知雨安置在船舱里，乘锋帮众刀客眼见帮主默许，也就没拦阻他。

叶凉怔怔看着雷缨锋，似想出些力气，却又无从插手，一张苍白的脸上沾满雨水，仿佛随时要哭出来；杨仞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

道："叶兄，咱们去船舱里说话，你也好好歇歇。"

叶凉跟着杨仞走向船舱，回望一眼，但见雨滴落在雷缨锋身上，发出呲呲的微响，却是不断被"岩雷"的热力迫成水汽。

诸人在船舱里坐下，杨仞眼瞧叶凉眼神疲累不堪，一时倒不知从何问起，想了想道："叶兄，怎么雷姑娘没和你在一起？"

叶凉沉默一阵，低声道："我……我和雷姑娘吵架了。"

第二章 临江梦龙（二十三）

杨仞一愣，苦笑道：“叶兄，你先和我吵架，又和雷姑娘吵架，你到底是要闹个什么……”眼见叶凉脸色黯然，便转口道，“嗯，却不知你到滁州之后，究竟发生了何事？”

叶凉道：“我在滁州随着雷姑娘见了几个人，听到了一些事，但我答应了雷姑娘要保守秘密，恕不能说与杨兄。”顿了顿，又道，“总之是，我去滁州本来只想相助雷大哥，但他们却再三劝我刺杀弓魔……”

杨仞挠头道：“这个、这两者不是一回事么？”

叶凉正色道：“自然不是。”

杨仞一时语塞，岳凌歌接口道：“叶兄弟见到的那几人，便是所谓的‘青崖六友’了，他们一向在暗中与正气长锋阁为敌。”

杨仞道：“那倒是同道中人。叶兄，你便是因为不愿刺杀弓魔，才和雷姑娘吵架么？”

叶凉低头道：“嗯，也不只为此。”却似不愿详谈。

岳凌歌瞥了一眼昏迷不醒的严知雨，轻叹道：“我家这位小侍女，便是叶兄弟从‘青崖六友’手中救下的。”

杨仞听得一头雾水，身旁的秋剪水忽道：“以我在春山所见，弓魔似对严姑娘颇为在意，多半是‘青崖六友’想利用严姑娘挟制弓魔……”

杨仞恍然道：“而叶兄自然是绝不肯答应的了。”

叶凉道：“总之我带着严姑娘，一时寻不到弓魔和雷大哥，却遇到了岳公子；岳公子说他两人多半去了临江集，我们便急匆匆乘船东行；后来弓魔却突然跃上船来，似想劫走严姑娘，雷大哥一路追击弓魔，也跟着上了船，我们便打了起来……”

“照此推想，”杨仞沉吟道，“弓魔不是想劫走严姑娘，却是误以为你

劫走了严姑娘，想来救她……嗯，多半是‘青崖六友’将你的行踪泄露给了弓魔，他才能追到船上。叶兄，你不愿利用严姑娘来刺杀弓魔，但你却仍被‘青崖六友’利用了。”

“不会的，”叶凉断然摇头道，“雷姑娘绝不会同意他们出卖我的行踪。”

杨仞欲言又止，叶凉轻声道：“雷姑娘对我很好，虽然我惹她伤心生气，但她还是将一幅对我很重要的画交给了我。”

“什么画？”杨仞好奇道。

叶凉道：“我也不知，雷姑娘让我到临江集后，见过吴重前辈再打开看。”说完径自转头，怔怔瞧着船舱的木门，神色忧切。

岳凌歌也扭头瞧了一眼木门，忽而叹道：“唉，方才雷兄被‘青丝箭’击中时，本可借势卸劲，但他正抱着叶兄弟，不及放下，非但没向外卸劲，反而竭力将那一击的劲道收蓄在自己身上，这才落得重伤垂死……”

叶凉闻言浑身一颤；杨仞皱眉道：“岳凌歌，你少说两句，没人当你是哑巴。”

叶凉脸色苍白，摇头道：“杨兄，你别怪岳公子，即便他不说，我也想到了。是我连累了雷大哥。”随即起身道，“我、我去瞧瞧雷大哥。”说着奔出了船舱。

“叶兄……”杨仞一怔，一瞬间与秋剪水眼神交汇，秋剪水微微颔首：“我也出去瞧瞧。”言毕起身走出。

船舱里一时寂静，贺风馗忽道：“只盼雷缨锋就此死了。”

杨仞望向贺风馗，但见他神情淡漠如常，便道：“贺前辈何出此言？”

贺风馗道：“帮主，你不愿杀雷缨锋，是么？”

杨仞径直道："不错，但他打死了赵老兄，我不得不杀他，那是绝不会更改的。"

贺风媪颔首道："故此倘若雷缨锋伤重不治，才是最好的结果。那便无须咱们'乘锋帮'动手了。"

杨仞听他说得冷酷，心中颇不舒服，但亦知恐怕如此确是最好的收场，不禁暗叹不语。

过得半炷香，秋剪水返回船舱，杨仞问道："情况如何？"

秋剪水道："'岩雷'当真神异，竟能将断裂的经络勉强接续，雷兄的性命应是保住了。"说话中在杨仞身旁坐下。

杨仞随手为她将发梢上的雨珠拂落，心念微动，又道："你说'勉强接续'，是什么意思？"

秋剪水轻声道："雷兄性命无虞，但一身武功怕是从此废了，若再运功动武，周身多处经络血脉崩断，必死无疑。"

杨仞一惊，沉默片刻道："雷兄大好的修为，没想到竟会落到这般境地。"转念想到此后乘锋帮无法再与雷缨锋堂堂正正地决斗复仇，此事真不知该如何了局，心下愈发烦郁。

又过半个时辰，船行渐缓而停，船夫来报："已到临江集的岸边了。"

众人纷纷出了船舱，眼见天色昏暗，雨线密集，雷缨锋已站起身来，叶凉呆呆站在一旁，正为雷缨锋撑伞，自己的衣衫却早已湿透。

杨仞道："叶兄，咱们去见吴重吧。"

叶兄想了想，摇头道："我在这里守着雷大哥，暂先不去了。"

雷缨锋微笑道："叶兄弟，你既来到了临江集，如何能不去见自己的师父？正好我也想拜见吴重，咱们便一起去吧。"说话中轻轻咳嗽了几声，当先迈步上岸。

乘锋帮诸刀客眼瞧着雷缨锋经过身旁，面面相觑，不少人神情愤恨，似想骂他几句，终究却也没人开口。

赵长希看向叶凉，道：“吴重此人神秘莫测，或有法子治愈雷缨锋，也未可知。”

叶凉如梦初醒，道：“多谢前辈指点。”当即快步追向雷缨锋。

众人陆续上岸；杨仞走在最后，望着雷缨锋缓步而行的背影，心中百感交集，莫名觉得他的脊背似乎伛偻了不少。

少顷，来到村口的陈家酒馆，一众乘锋帮刀客按捺不住酒瘾，进去买了些酒，又打探了吴重的住处；众人迁就雷缨锋的伤势，走得甚慢，有个年轻刀客骂骂咧咧道：“老子不杀他就算好的，还他娘的陪他慢腾腾地淋雨……”

贺风馗淡淡呵斥道：“你小子多喝酒，少说话。”

众人在雨中穿过村落，来到山脚下，仰望见半山腰依稀有两间茅屋；叶凉心中隐隐紧张起来，道：“也不知吴重前辈是否在家……”

话音未落，忽听“铮”的一声，身后似有什么物事被刀刃格开，霍然回头，却见杨仞手握雪刃，已转过身去，远处风雨中一个红袍人疾行而来——

方才杨仞有意落在后面，便是为了提防弓魔忽然追及偷袭，迈步中倏忽辨出一丝异响在雷雨声里忽隐忽现，当即回身拔刀，将一根飞射而来的枝条斩碎，此刻面对着越来越近的江海余，哈哈一笑，手中雪刃震飞雨水，大步迎上。

第二章 临江梦龙（二十四）

乘锋帮诸人回顾惊呼，眼看杨仞横刀疾进，顷刻间与江海余相距已不足三丈，地上湿漉漉的野草陡然断折飞起，朝着杨仞笼射而去；诸人心下一凛，均想：“弓魔的‘青丝箭’在郊野间比在船上更增威势，怪不得他到此刻才现身突袭。”

雨中刀光一亮，杨仞出手便是“剪雨”，附着了沛然刀劲的雨珠四下荡飞，将片片草叶击得粉碎不见；江海余神色微变，顿步静默在春雨中，歪头看着杨仞手中的雪刃，似有所思。

众人纷纷奔回，为杨仞掠阵，何轻生与袭驷跑在最后，不疾不徐，时而相顾一眼，谁也不肯领先谁一步；袭驷忽道：“何道长，你瞧帮主那一刀如何？”

何轻生边跑边道：“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那一刀纵然神妙，料想损耗必巨，不能久施……”

话音未落，便望见杨仞随手又是两刀“剪雨”，密密麻麻的雨珠逆风卷向江海余，江海余漠然一笑，迈步踏前，足边数尺方圆内断草溅飞，悬浮在他周围，宛如层层铠甲——

风雨中绽开一阵噼啪急响，雨珠与草叶相撞，劲风迫得两人各自凝步；袭驷瞧得咋舌，道：“这可出了三刀了……”

何轻生气喘吁吁道：“不错，恐怕帮主已至力竭……”说话中两人跑到赵长希、游不净身后站定。

却见杨仞目视江海余，哈哈一笑，道：“老子管你是青丝箭也好，绿丝弓也罢，且看谁能耗得过谁吧！”笑声飞扬，猛然高跃而起，刀光暴涨，斩向江海余头颈——

江海余斜掠数尺，避过刀芒，杨仞旋身迫近，手腕圈转，一连七刀“剪雨”振出，万千雨滴呼啸如刃，朝着江海余倾泻不停，江海余一时间难以防得周密，身上多处溅出血丝，不得不闪身连退。

乘锋帮众人眼见杨仞稳占上风，心下均松，何袭二人早已惊得呆住，却听游不净沉吟道：“即便弓魔先前与雷兄弟等人拼斗时颇有耗损，可杨帮主的功力也委实太深厚了些……”

岳凌歌眼珠一转，微笑接口道：“在下曾听燕山长说，兴许柳空图老前辈已将自身内力尽数传给了杨仞，看来多半是真。”

众人里除秋剪水、方轻游之外，许多人均不知此事，闻言相顾惊凛；何轻生笑呵呵道：“原来帮主只是仗着深厚内力一味硬拼……”赵长希摇头道：“杨兄弟聪明得很，这般借雨附劲，挥刀硬拼，实是短时击败弓魔的最佳方法。”

说话中，杨仞连连追斩，风雨中血雾弥漫，江海余伤势渐重，出指点偏了倏忽袭近的刀刃，冷声道：“小子，你是何人？”

“老子是天下第一高手，你服不服？”杨仞大剌剌答话，刀光明灭十余次，斩散了纷飞的草叶，从江海余周身上下擦过，带起一串串血花；江海余头上珠钗摇颤，几根头发倏然断落，夹杂在碎叶断草之间，穿风过雨，一霎刺至杨仞身前；

杨仞一惊，回腕格挡，只觉发丝打在刀面，震得手腕阵阵酸麻，笑道：“这才有点意思，你还有什么招数，都使出来吧！”言毕跃步直进，刀光宛如雪崩怒潮，轰然扫向江海余——

……

半日之前，山腰篱笆院中，春雨细密。

鸿翼笔刺破吴重皮肉，眼看即要将其咽喉贯穿，李素微从旁倏一拂袖，刘万山浑身轻颤，不由自主地撤手踉跄倒退。

“李前辈，你、你这是为何？”刘万山勉力稳住身形，满脸惊愕。

李素微瞥了一眼紧闭的屋门，道：“燕山长真正的吩咐是将吴重活着带去见他，方才贫道只想试探一番罢了。”

刘万山惊疑道：“李前辈，你想试探晚辈么？”

“蠢材，”吴重跌坐在地，没好气道，“他是想试探屋里会不会有人出来救我。”

李素微颔首道：“不错，看来秦芸姑娘不甚在意吴兄的安危。”又见吴重脸色惫懒，不似受了惊吓，暗想：“……莫非此人早料到我只是试探，并不会杀他？”

却听吴重道：“什么禽姑娘兽姑娘，我屋里可没这人。”

李素微莞尔道：“既然如此，那便有劳刘师侄进屋查探。”

刘万山道声“遵命”，快步走到门前，略一犹豫，推门而入，不多时便出来道：“屋里确无一人。”

李素微怔了怔，道：“定是吴重将人藏了起来。”

宁简心下讶异，她初到之际，分明瞥见屋里依稀有道人影，现今却竟凭空消失了，倏而念及春山的山腰上也有一模一样的茅屋，暗忖：“难道这里的茅屋地下也修了暗道，那秦芸是循着暗道走了？”

转念之际，与吴重目光相触，吴重似猜到了她的想法，微微颔首，随即大声叫道：“李素微，我既被你擒住了，要杀要剐赶紧些，我可不怕！”

李素微苦笑道：“吴兄，我方才分明已说了带你去见燕山长，你又谈何杀剐……”

吴重自顾自叫道：“你快让这小书生拿笔扎我一百八十下，我若有一下呼痛，便算我输给你！”

刘万山闻言踹了吴重一脚，吴重当即痛得“啊呦”一声；李素微摇头叹道：“吴兄要逞英雄，等见到燕山长也为时不晚。刘师侄，咱们走吧。”

刘万山瞥向穴道受制的宁简，道：“这位宁姑娘怎么处置？”说着心念微转，暗想：“她的身材容貌倒似不输给秋姑娘……”眼见宁简蹙眉瞪来，一阵心虚，赶忙收敛目光，又想：“嗯，她眼神冷冰冰的，又怎及秋

姑娘温柔？”

李素微道：“不必管她。”说完径自搀扶着柳空图，转身下山。

刘万山扯起吴重，连连推搡，喝道：“快走！你若敢耍滑，我便在你身上捅个窟窿！”

吴重踉跄前行，叫道：“柳老头，你醒了没，你奶奶的快说句话！”

刘万山冷笑道：“即便柳老山长清醒过来，也断不会为你说话。”

四人就此离了临江集，柳空图身躯老迈，骑不得马，李素微便让刘万山雇了一驾马车，柳、李、吴三人坐进车厢，刘万山却充作车夫，冒雨赶路。

半日过去，吴重不住催问柳空图，呼唤他救助自己，柳空图却不理会，一直怔怔出神。

李素微劝道：“吴兄，你还是省些气力吧。”

吴重瞪他一眼，道：“李素微，别以为我不知你那点儿小心思，你想扮个缩头乌龟，是不是？”

李素微淡淡道：“吴兄知与不知，都于我无妨。”

少顷，忽听车厢外刘万山惊声道：“李前辈，有人拦路。”

马车渐停，三人下了车，傍晚春雨愈密，但见前方的雨中站着四名蓑衣蒙面人，瞧身形似是两男两女。

李素微愁眉苦脸道：“不知诸位是何方高人？”

柳空图眉目微动，眸光里似有一抹锋锐闪过，忽而叹道：“昨日我与‘明光教’教主论剑之前，也曾遇到四个蒙面人拦截。”语气怅然，似乎颇受触动。

李素微一怔，心想柳空图与明光教主论剑已是六十年前的往事，却被他说成了昨日，不禁叹了口气。只听一个蒙面男子道：“我们是‘青崖

六友’，见过素微真人。请你留下吴重，我等自不会多为难你。”嗓音极为粗哑怪异。

又听一个蒙面女子轻笑道：“不对，咱们现下只是‘青崖四友’。”

吴重打量四人，脸色微僵，干咳道：“他奶奶的，李素微，我还是跟着你走吧。”

李素微看向四人，苦笑道：“四位可听见了？”

那蒙面男子道：“吴重，你要跟谁走，只怕由不得你。”言毕与三名同伴相顾一眼，一齐迈步迫近。

李素微神色微紧，袍袖翻鼓，随时便待迎敌；柳空图却只久久仰望天穹，任凭雨水落满脸颊，眼睛却眨也不眨。

吴重好奇道：“柳老头，你做什么？”

柳空图道：“洗脸。”

刘万山从旁听得一愣，心想：“看来柳老山长兀自犯糊涂，他若一直如此，我该怎么请他教我‘言剑’才好……”忽听吴重哈哈笑道：“不错、不错，柳老头，你都知道用雨水洗脸了，想是清醒过来了。”

柳空图静默一瞬，道：“那也未必。”转头看向吴重，缓声又道，“吴重，你又是何苦来哉？”

“你真醒了？”吴重又惊又喜，“只要你帮我挡住李素微和这四人，我就不苦……哈哈，我得赶回临江集去了，诸位告辞。”说完扭头就跑。

一个蒙面男子脚下疾晃，立时掠向吴重；李素微皱眉一叹，也待追去，身侧忽然不见了柳空图的身影，惊疑中转头望去：

柳空图已伸手挽住了那蒙面男子的手腕，温言道：“别追了。”那蒙面男子眼神凛骇，迸力相挣，柳空图轻轻一甩手，那男子只觉一股江河奔流般的浩然气劲冲撞而来，口喷鲜血，远远跌飞出去——

与此同时，在临江集后山的山脚下，杨仞激斗弓魔、跃步扫斩之

际，骤觉全身内劲荡然一空，重重摔倒在地。

第二章 临江梦龙（二十五）

江海余觑见杨仞来势强猛，正待闪身避让，乍见他摔落在自己身前，倒是吃了一惊，以为他要忽施奇招，随即回过神来，抬脚遽踢向杨仞额头；倏而眼前微亮，一点光华凭空燃起，目光不自禁被引得一晃，神魂随之摇漾，仿佛风声雨声瞬息远去，天地间只余自己的一颗孤心，与一盏烛火怔怔相对。

江海余凛然收摄心神，电光石火之际，秋剪水已俯身抱起杨仞，倒掠数丈，轻声问道："杨仞，你没事吧？"

自杨仞与弓魔交手以来，秋剪水目不转睛，一直凝神从旁掠阵，杨仞方一跌倒，她便疾掠而近，以"心照"境的奇技迫住弓魔，从容将杨仞救下；不远处，乘锋帮诸人一阵惊呼，方轻游身形展动，立时上前接应。

杨仞皱眉道："我忽然提不起内劲……"说话中江海余纵身袭掠而近，秋剪水反手一推，将杨仞交与方轻游看护，左手烛台闪动，将弓魔的掌风化于无形，右手食指点刺如剑，嗤嗤连响，江海余眼神骤紧，侧步旋身，几缕剑气擦身而过。

江海余打量对手，但见她神情沉静，既无惧意，亦非盛气凌人，身姿在风雨中似融似离，没有一丝破绽可寻，他平生遇敌，除去方白之外，从未生出这般深幽难测之感，微微颔首："小姑娘，你是何人？"

秋剪水低声道："巴山'烛照剑'，秋剪水。"说话中烛焰颜色变幻，凝于淡红，右手食中两指紧贴，斜指弓魔，宛如剑锋；江海余漠然踏步，挥袖扫动草叶雨水，两人身形穿梭分合，片刻间已互换数招——

杨仞缓缓站起，眼望战局，猝觉经络中的内息如涌泉般滋生，淙淙流遍四肢百骸，顷刻间内功竟又恢复如常，惊疑之际，但见秋剪水纤细的身姿已欺近弓魔，手指几乎点中了弓魔眉心，一瞬间江海余头发披散开来，几丝乱发挡在额前，将秋剪水的手指震偏——

两人各退数步，江海余眉心渗出一滴血，却是方才仍被秋剪水的剑

劲所伤；江海余瞟向秋剪水的手指，问道："这是什么剑术？"

秋剪水道："这是心照境的'飘零剑'。"

江海余涩声一笑："花自飘零水自流，云本无心烛相照。呵呵，好剑境。"

秋剪水听他一语道破了此剑术的神意所在，心下微凛；江海余笑声一顿，头发与衣袖逆风飘飞起来，周遭地上野草纷纷摧折。

秋剪水左手烛台的火光倏而一定，便待接招，忽听江海余道："后会有期。"竟返身急奔而去。

此际乘锋帮诸人散落站定，已将江海余围在当中，江海余奔去的方位正站着几名刀客，见状立即挥刀斩截；江海余踏步震起一蓬野草，碎叶飘转四散，暂将几人迫退，却见迎面赫然站着叶凉——

叶凉顾及要守护重伤的雷缨锋，一直站在外围，这时猝与江海余四目相对，心中犹豫是否该出手拦阻，脚下却已不自禁地退开两步，任凭江海余从身旁飞掠而过。

几个乘锋帮刀客连声喝骂，追出十余丈，却听贺风腤沉声道："穷寇莫追，且先由他去吧。"

杨仞快步走近，道："秋姑娘，你没受伤吧？"

秋剪水道："没有。你的内息如何了？"

杨仞挠头道："忽然又恢复了，当真古怪。"说完看向叶凉，道，"叶兄，刚才你怎么不拦截弓魔？"

叶凉道："我……我也不知道。"眼见杨仞皱眉欲语，便又道，"方才我瞧见江前辈眉头滴血，脸上挂满雨水，像哭了似的，一时不忍，便没、没出手……"

"叶兄，"杨仞闻言叹道，"我知你心地善良，既不想弓魔杀死雷兄，也不愿杀死弓魔，可你又不能时时刻刻制止弓魔杀人，难道你非要等到

弓魔将你亲近之人杀死，才能下定决心杀他吗？”

叶凉脸色苍白，轻声道：“杨兄说的有道理，我只是盼着，谁也不要杀谁……”

杨仞摇头道：“叶兄，把善心用到该用之处，才叫善心，否则只是愚蠢。”

叶凉一怔，良久低头不语。雷缨锋缓步走近，道：“杨兄弟，你不必责怪叶兄弟，他也是担心弓魔对我出手，才未能放手与弓魔拼斗。”

杨仞刚才眼见弓魔在眼皮底下逃走，颇觉气恼郁闷，忍不住对叶凉说得重了，此刻颔首道：“雷兄所言甚是，倘若弓魔再敢来袭，咱们定不放他。”

随后，众人继续朝着半山腰行去；雷缨锋忽对秋剪水道：“先前在船上，多谢秋姑娘助我疗伤，否则单以我的‘岩雷’心法，定然难以抑住伤势。”语气郑重，言毕抱拳施礼。

秋剪水赶忙还礼，轻声道：“雷兄不必客气。”

众人闻言讶然相顾，这才知道秋剪水当时出船舱后曾为雷缨锋治伤，只是她回来时却只称赞“岩雷”神异，对自己的助力却只字不提。游不净赞叹道：“秋姑娘天资高绝，性情又如此谦退，实在令我们这些老骨头汗颜。”赵长希亦道：“不错，方才秋姑娘与弓魔交手时展露的修为，真让贫道大开眼界。”

诸人之中，只有杨仞早猜到秋剪水的离舱治伤之举，耳听两位前辈夸赞秋剪水，心中也不禁得意，笑道：“秋姑娘的修为自然是极厉害的，去年我和她……”

秋剪水脸颊微红，打断道：“杨仞，你方才经络中到底有何异状？”

杨仞对这骤无乍有的内息颇觉诡异，当即向众人说出此事，众人商讨一阵，均觉不解；岳凌歌嘻嘻一笑，忽道：“我知道了，莫非是和‘言剑’有关？”

杨仞道：“有什么关？”

岳凌歌道：“柳老山长传功一事，是他老人家亲口告诉你的，是也不是？”眼见杨仞点头，便继续道，“这就对了，所谓‘言’者，言说之意也，多半柳老山长的‘言剑’神异之极，说你有功力，你便能有功力……”

“说有就有，说什么是什么？”杨仞愕然失笑，“那他怎不把他那欺师灭祖的徒儿径直说死，把武林说出一番新气象来，该有多好？”

“这、这个么……我也不过随口一说。”岳凌歌干笑两声，似也自觉出言太过怪诞。

秋剪水道：“等咱们见到吴重，兴许他能说出其中缘由。”

春雨渐歇，众人一路来到半山腰的篱笆院落，但见雨水将院中地面冲刷得干净，周遭寂静，却听不见屋里有何响动。

贺风馗挥了挥手，几名刀客进屋查探，少顷回报道：“屋里没人，只找到一张字条。”

众人见纸条上潦草写着一行字：“明日再与诸位相见。”赵长希精擅书法，道：“我从前见过吴重的笔迹，这字条便是他写的。”

何轻生当即拊掌赞道：“吴先生神机妙算，他今日有事外出，但又料准了咱们今日会到这里，故而留下字条。”

赵长希摇头道：“可这字条已然泛黄，墨迹也颇旧，显是许多天前便已写好的。”

“原来如此……”何轻生干咳一声，闷头寻思一会儿，又道，“那么就是吴先生多日前便算准了咱们会在今天瞧见这张字条，嗯，明日咱们定能见到吴先生。”

杨仞道：“他算准个屁，他就是装神弄鬼。”忽听“啊”的一声低呼，侧头望去，却见叶凉站在院子里的桂树旁，失魂落魄一般，便道：“叶兄，你怎么了？”

叶凉颤声道：“我记得这棵树……我、我一下子记起了好多事……”

第二章 临江梦龙（二十六）

杨仞一愣，问道：“你记起吴重是你师父了？”心想倘若叶凉恢复记忆，自此与停云书院决裂，以其神妙的剑意，实是对抗燕寄羽的一大助力。

叶凉摇头道：“还是记不清楚，但我记得这棵树从前的样子，记得自己从前常常在树下练剑……”

方轻游闻言道：“叶兄弟，你回到故居，不妨四处瞧瞧，多半能触起你心底的记忆。”

叶凉道：“多谢方大哥指点。”随即进屋去；岳凌歌也随之进屋，将昏迷的严知雨安置在床榻上，轻叹一声，又走出门来。

杨仞问道：“岳公子，不知你家侍女受得什么伤，怎么迟迟不醒？”

岳凌歌道：“她是中了‘青崖六友’的迷香奇毒，我却没解药。”

裘驷接口道：“等明日我们吴先生到了，定有法子帮她解毒。”却听贺风馗道：“日日都有明日，咱们又如何能知吴重所言的‘明日’，到底是哪一日？是去是留，还请帮主定夺。”

杨仞道：“来都来了，多等一日，也没什么坏处。”

贺风馗道：“就怕这一两日里燕寄羽突然改道，率三千弟子赶至，那就有些棘手了。”

叶凉走出屋门，神情怅然，目光却似清澈了许多，听到贺风馗此言，略一犹豫，道：“燕山长他似乎……似乎未打算来临江集。”

杨仞奇道：“叶兄如何得知？”

叶凉道：“这是我在滁州听‘青崖六友’说的，本来我答应了雷姑娘要保密，但、但此事涉及杨兄和你们乘锋帮的安危……”

杨仞赶忙道：“多谢叶兄赐告，想来雷姑娘她是秋姑娘的好朋友，又

与我乘锋帮一样要对付燕寄羽，必不会拦阻叶兄说出。”

叶凉道：“嗯，我想也是如此。”顿了顿，继续道，“我听他们所言，似已制定了一个极凌厉的计划，近几日只要燕山长来到临江集，那便再难生离；只是他们却担心燕寄羽另有行程，不会前来。”

杨仞心下微惊，贺风旞沉吟道：“我已在沿途布下哨探，燕寄羽若率众大举来犯，咱们定能得到消息；若他孤身前来临江集，也必然不是咱们的对手，那‘青崖六友’笃定他难以生离，多半是知晓咱们在此，意图借刀杀人。”

叶凉道：“贺前辈所言甚是。不过据我所闻，他们似乎不仅有把握杀死燕山长，还有法子就此牵制住贵帮。我记得其中一人曾言：‘为防燕寄羽死后，乘锋帮趁机独霸江湖，不得不出此下策’……”

杨仞一怔：“出何下策？”

叶凉道：“我也不知，他们还没全然信得过我，故而未曾详说。”

杨仞摇头笑道：“这‘青崖六友’想得挺美，我看恐怕是他们自己想独霸江湖。”想了想，又问道，“倘若燕寄羽当真不来临江集，不知他们又作何计划，莫非是将我等的行踪泄露给燕寄羽么？”

叶凉道：“似乎不仅如此。我听那柳……我听他们其中一人说，燕山长对吴重似乎颇为忌惮，轻易不会亲至临江集，故而他们便让雷姑娘设法将她的师父戚前辈引到临江集，燕山长怕戚前辈丧命于此，多半会来相救……”

杨仞狐疑道：“以燕鸟人的心性，当真会在意戚晚词的生死么？我看却也未必。”

赵长希接口道：“即便燕寄羽当真在意，难道雷姑娘竟会答应出卖自己的师父么？”

叶凉神色微黯，道：“当时我也劝雷姑娘不要答应，还与她争执起来，但她最后却……却还是答应了。”

乘锋帮众刀客听后颇觉不满，纷纷道："戚晚词若来这里，正好杀她报仇，你小子又何必多嘴劝阻？""不错，这小子实在可气。"

叶凉低头不语，杨仞瞥向方轻游，见他神色沉静，却无责怪叶凉之意。

贺风馗淡淡道："这位雷姑娘是做大事的人，叶兄弟，你与她相比起来，可是浅嫩得多了。"

叶凉轻叹道："是，当时雷姑娘谈及戚前辈，曾说'戚晚词是一枚好棋子，对燕寄羽是，对乘锋帮、对我们也是，可须得善加利用'……我听她这样说自己的师父，心里又害怕又替她难过，想来她定有迫不得已的苦衷吧。"说到后来，心绪微微激动，径自转身走去柴房。

杨仞眼望叶凉的背影，心下暗叹："真不知叶兄与雷姑娘之间，究竟会是什么结果……"只听身旁的秋剪水轻声道："雷姑娘绝非坏人，她不会亏待叶凉的。"

"嗯，"杨仞点头道，"盼是如此。"

贺风馗从旁端详秋剪水，正待开口，忽闻柴房门口叶凉讶声低呼："啊，屋里堆满了干柴。"

叶凉眼见柴房里几乎插不进脚，便返身走回院子中央，喃喃自语："吴重前辈砍了这么多柴，想来一定是个极勤快的人……"

赵长希闻言与游不净相顾莞尔；游不净道："看来叶兄弟离恢复记忆，还有些远……"

杨仞笑道："既然吴重为咱们备好了干柴，咱们也就不必客气了。"当即命帮众搬出干柴，在院中生起火堆。

众人观望天色，料想今夜不会再下雨，便从屋里找出几张竹席，铺在院中，又去山下酒馆买了酒肉，就此围坐在篝火边，把酒谈笑。

贺风馗看向秋剪水，忽道："今日得见秋姑娘的神异修为，实令贺某叹服。"

秋剪水语声轻细道：“贺前辈过奖了。”

贺风旭又道：“贺某有一事想请教秋姑娘，倘若燕寄羽当真来此，不知秋姑娘是否有把握胜过他？”

秋剪水一怔，道：“这……”一时不答。

众人闻言均颇为好奇，在秋剪水之前，巴山“烛照剑”一派已经百余年无人修成“心照”之境，而秋剪水修成之后，几乎不曾与人争斗，武林中也无人知道她的修为究竟有多深，此际众人纷纷瞧向秋剪水，却听她低声道：“……我也说不好，这总须打过才知。”

贺风旭沉思一阵，道：“多谢秋姑娘相告。”

少顷，倏听院子外望风的刀客大声喝问——“来者何人？”众人起身瞧去，却见宁简与一名素裙女子缓步行来，宁简轻轻搀扶着那女子，举止颇为尊敬。

杨仞道：“让她俩进来。”待两人走近，心中莫名一凛，那素裙女子约莫三十来岁，眉目与严知雨颇像，只是眼神沉郁，似久经风霜。

第二章 临江梦龙（二十七）

杨仞当即拱手揖道：“敢问可是秦芸前辈？”

那素裙女子微微颔首，院子里霎时寂静下来；赵长希与游不净、贺风馗虽是行走江湖多年的前辈，今夜却也都是初见秦芸，宁简见状便为秦芸引见众人。

秦芸敛裙施礼，赵长希等人瞧她气度郁郁庄静，颇有不凡之处，但观其眼神举止，武功修为却似平平。何轻生与袭驷相顾一眼，抢先上前还礼，何轻生笑呵呵道：“秦姑娘，你可是已和我们吴先生成婚了么？”

秦芸淡淡一笑，摇头道：“‘成婚’之说，只是周师兄……嗯，只是吴重师兄的戏言罢了，实无此事。”

杨仞心下微凛，多日前在沔州，众人遇到宁简，曾一起商讨推断摩云教“形使”吴重化名周固蛰伏简家之事，眼下听得秦芸的“口误”，此事应是证实了。

众人客套了几句，秦芸的目光落在院子角落的燕海柱身上，神色似有些异样；杨仞见状笑道：“燕老伯，这位秦前辈也曾在苏州简家久居，兴许你们两位以前见过。”

燕海柱打量秦芸一眼，神情迷惑：“我可不记得这位姑娘。”

秦芸轻声道：“燕老伯，你不记得我，我却认得你。你是简家的花匠，剪得一手好花木。”

“不错、不错，”燕海柱哈哈一笑，甚是得意，“要说修剪花木，可有许多讲究，比方说这花枝……”他吹嘘了几句，眼见没人爱听，又想到陷在这里迟迟不能回苏州，闷哼一声，独自进屋去了。

贺风馗倏而问道：“我们本以为吴重与秦姑娘都会在这茅屋里，请问宁姑娘是如何遇到秦姑娘的？”

宁简随即讲述了吴重被李素微等人擒走的情形，又道：“后来我解了

穴，在屋里找到暗道下去，没走多久便见到了秦芸前辈，却是吴大叔让她暂时在密道里藏身。我怕李素微去而复返，进密道时便将入口处复原，而后和秦前辈多等了半日，才走出山脚下的密道出口，回到了这里。”

杨仞闻言暗忖：“原来我只差半日，便能与许老头见面。”不禁颇有些惋惜。

宁简说完看了一眼秦芸，迟疑道：“秦前辈，方才咱们上山时，我总觉似有个人远远地跟踪咱们，但停步观望，却又瞧不见一丝人影，也不知那人是何居心。”

贺风馗当即命乘锋帮刀客在茅屋周遭严加戒备；秦芸轻叹道：“我大约能猜到那人是谁，我和他许多年未见面了，许是他一时……一时不敢见我。”

杨仞略一寻思，已知那人是谁，心想：“弓魔果然尚未远离临江集。”随即好奇道：“宁姑娘，那密道入口是在屋里何处？”

宁简道：“在吴重睡觉的床榻下面。”

杨仞点点头，正待再问问柳空图的事，却听方轻游道：“咱们还是请秦前辈先进屋去。”

“方兄所言极是，”岳凌歌立时接口道，“秦前辈，知雨她、她便在屋里……”言毕躬身在前引路。

秦芸神情微凝，进得屋门，一眼瞧见了躺在床榻上的严知雨，嘴唇轻颤，却说不出话来。

严知雨一直昏迷未醒，身上忽冷忽热，此际额上不断渗出细汗，燕海柱坐在床榻边，手持一块布帕，却正在为严知雨擦汗，脸色颇为亲切和蔼。

杨仞瞧在眼里，暗觉有趣：“原来这老头儿也有不牢骚气闷的时候。”

燕海柱瞥见秦芸进屋，讪讪笑道：“秦姑娘，你和这小丫头模样这般像，一定是她的娘亲吧？我瞧这丫头迷迷糊糊地躺着，怪可怜的……”

秦芸轻轻“嗯”了一声，道：“多谢燕老伯。”

燕海柱摇头一笑，眼见众人纷纷进门，便道：“我去瞧瞧那棵桂树。”说完径自走去院中。

秦芸怔怔然来到床榻前，岳凌歌从旁轻叹道：“知雨她是被‘青崖六友’迷倒，晚辈苦无解药，不知秦前辈可有法子将她救醒？”

秦芸握住严知雨的手腕，探察片刻，低声道：“这似乎并非迷药，更像是‘山中刺’的某种功法……”

杨仞一凛，沉吟道：“难道‘青崖六友’之中，竟有‘山中刺’的高手？”说话中瞥见叶凉的脸色，已知自己所言不错。

秦芸继续道：“我功力浅薄，难以破解，等明日吴师兄回来，还需他施以援手。”

贺风馗道：“可是吴重已被李素微擒走，难道明日还能回来么？”

秦芸道：“吴师兄既说了明日回来，那是一定会回来的。”

众人听她说得笃定，却都将信将疑，杨仞道：“倘若吴重真有本事救治严姑娘，自也有本事从李素微手里逃脱，咱们等一日便是。”

秦芸低头凝望严知雨一阵，转身正对岳凌歌，忽而盈盈下拜，道：“这些年来，多谢岳公子照料知雨，小女子感激万分。”

“万不敢当。”岳凌歌平素嬉皮笑脸，此际却长揖至地，语气极认真，“有负秦前辈所托，未能将知雨照顾周全，晚辈惶愧无地。”

秦芸轻轻摇头，道：“岳公子言重了，你将她照顾得很好，而我只给她取了名字，却从没照看过她……”顿了顿，又道，“我听说知雨她心思很单纯，那当真极好，我真怕她像她父亲那般心眼太多，谁也猜不出他想什么。”

杨仞听得好奇，心想：“瞧那弓魔古怪阴狠有余，却似也算不上心眼很多，而且计算年岁，昔年张青与秦芸定婚之前，严姑娘便已出生……嗯，看来弓魔不是严姑娘的父亲。”

他颇想问问秦芸究竟是和谁生了严知雨，终觉太过唐突失礼，忽听何轻生大剌剌道：“秦姑娘，贫道冒昧请教，不知令嫒的父亲是谁，莫非便是我们吴先生么？”

宁简立时侧目瞪向何轻生，似责怪他多嘴。秦芸闻言怔了怔，道：“自然不是。”

杨仞见秦芸神情怅涩，细思她方才所言，心弦倏动，暗忖：“严姑娘，严，燕……严知雨，燕小雨……”霎时明白过来，脱口道——

“严姑娘的父亲竟是燕寄羽？”

第二章 临江梦龙（二十八）

众人相顾惊凛，各自寻思起来，这“严”、“燕”二字谐音，而燕寄羽本名燕小雨，也算出身于简家，多日前燕海柱提及，燕寄羽亦曾回苏州探望过父亲，确有时机与秦芸接触相识；一时间众人都不作声，只等秦芸作答。

秦芸出神片刻，凄然一笑，低声道：“杨帮主真是聪明。”

此言无异于承认，众人神情震惊，都望向秦芸。

宁简疑惑道：“这、这怎会如此，秦前辈，你这究竟是为何？”眼见秦芸静默不语，心念飞转：“秦前辈当年定是以生病或归家省亲为由，偷偷将女儿生下，却又不愿泄露严姑娘生父的身份，故而给严姑娘取了假名，难道……难道竟是燕寄羽强迫于她？不对，若是强迫，她绝不会给女儿如此取名。”想到这里，不禁微微蹙眉，只在心中反复默念“严知雨”这个名字，愈觉惘然。

秦芸侧头避开众人目光，忽而幽幽一叹，道：“我与燕……燕山长之间，其实并无情意，当年却是有别的缘由，总之铸成此错。”

宁简闻言心想：“想是严姑娘出生之后，又过了几年，秦前辈才与张青相恋，多半她当时已决心要和张青相守一生，却不料张青又成了弓魔……”

秋剪水想到自己的师姐郁剪寒，心中一阵气苦，郁师姐钟情于燕寄羽，至死未嫁，却不料燕寄羽竟还与别的女子生下了孩子，方才秦芸虽说与燕寄羽并无情意，但若真是这样，她又怎会给自己女儿取名“知雨”？转念之际，与杨仞温和凝定的目光一触，轻轻吁了口气，心绪稍缓，又想：“师姐一生郁郁寡欢，只盼她在九泉之下能忘却烦忧。”

贺风馗忽道：“秦姑娘，请恕贺某直言，昔年燕寄羽接近你，多半只是为了套取‘意劲’的秘密吧？”

众人想起多日前燕寄羽在洞庭湖上曾言，秦芸与“意劲”牵连极深，

均觉贺风馗此言颇有道理；秦芸涩然一笑，只道：“过去的事，我实是不想再提了。”

贺风馗颔首道：“秦姑娘的私事，我等确是不该多问，失礼莫怪。”说完望了杨仞一眼，欲言又止，目光中似别有意味。

杨仞心知贺风馗是想说，如今燕寄羽的亲人已尽数落到“乘锋帮”手里，可须得好好利用；两人对视一瞬，杨仞心头涌起一阵不舒服，却听贺风馗淡淡道：“只是如此说来，那燕海柱也是严姑娘的亲人了，不知帮主是否打算将此事告诉他？”

杨仞一怔，看向秦芸；众人闻言均想：“怪不得秦芸乍见燕海柱时，神色颇有异样，方才燕海柱没来由地对严知雨关怀亲切，多半也是因为心中隐有所感。”

秦芸略作犹豫，低眉道：“既然燕老伯在此，若不让祖孙相认，终究有悖人伦。便请杨帮主告诉他老人家吧。”

杨仞点头答应，当即走到门口，叫燕海柱回屋；燕海柱从柴房里找到一把斧头，正自兴致勃勃地修剪院中桂树，闻声不耐烦地走进屋，道：“小兄弟，你叫我作甚，莫非是答应放我回苏州了？”

杨仞径直将严知雨的身份说出，燕海柱又惊又喜，颤声道：“当真？”说话中随手丢了斧头，奔到床榻边打量了一阵，点头道：“像，真像！我早便觉得这丫头的眉毛像我家小雨……”

众人哑然失笑，严知雨的柳叶眉神似秦芸，与燕寄羽的眉毛颇不一样，可是耳听燕海柱絮絮叨叨，几乎将严知雨说成和燕寄羽一模一样，倒也不便反驳。

燕海柱突然回过身来，目视杨仞道：“小兄弟，我不回苏州了。”

杨仞吓了一跳，道：“燕老头，你欢喜得疯了？”

燕海柱摇头道：“我没疯，我要跟着你们，我得照顾我孙女，她眼下生了重病，可不能没有亲人照顾……”

杨仞听他说得坚决，苦笑道："严姑娘未必会与我们同行，这得看秦前辈和岳公子的意思。"

岳凌歌眼珠一转，只道："此事等咱们离开临江集时再议不迟。"叹了口气，又道，"当年秦前辈设法将知雨寄养到渝州严家，既能遮掩身份，又可学得严家软剑防身，后来严家出了内乱，危及知雨性命，秦前辈又托付我将知雨救走……我本来自忖足以保护好知雨，却终究本事不够，让她吃了不少苦头……"

秦芸道："岳公子不必自责，江湖风波本多，这绝非你的过错。"

燕海柱听得一知半解，却冲着岳凌歌大声道："你这人亏待我孙女，着实可恶！"

岳凌歌也不反驳，只躬身赔礼道："燕老伯教训得是。"

燕海柱还待再骂，一名乘锋帮刀客快步奔进院中，走到门前禀道："有个货郎上山来了，瞧步法似乎武功不低。"

杨仞皱眉道："多半是温蔚，上次在岳州让他跑了，难道他竟敢来送死？"

贺风艏吩咐那刀客："让他过来，莫要拦截，且看他意欲何为。"那刀客领命而去，众人走到院中等候，不多时果然望见温蔚挑着货担远远行来。

温蔚走到离院子二三十丈处便即停步，朗声道："杨帮主、诸位好汉，温某此来是想和你们做一笔买卖，不知可否？"

杨仞笑道："你要做买卖，怎不走近些？"

温蔚道："温某一片诚心，只是怕诸位误会了温某，突然动起手来，还是站远些说话为妥。"说完见杨仞并不接口，便继续道，"为表诚心，温某先将一个要紧消息告知诸位，分文不收可好？"

"那自然好，"杨仞哈哈一笑，"在下洗耳恭听。"

温蔚语气郑重道：“再过两三日，贵帮的大仇人戚晚词便到临江集了。”

杨仞一怔，心想：“看来雷姑娘果真将她师父引来了……”只听贺风旭沉声接口道：“温楼主，此消息我们早就知道了。即便戚晚词将她‘织星剑’一派的两百门徒尽数带来，只怕也不是我帮的对手。”

温蔚笑呵呵道：“还是贺兄会做生意。那我再附赠几句，戚晚词可不是只带了自己的门徒，还有别派高手帮她，譬如‘神泉寨’掌门田桑榆、柳家家主柳鹰，此事贺兄不会也早知道吧？”

贺风旭脸色依旧淡漠，却不接口。叶凉听见田桑榆与柳鹰的名字，心中犹豫，欲言又止。

温蔚继续道：“看来贺兄对这消息还算满意，那温某也不废话了，此次是想将一个人卖与诸位，不知诸位愿不愿买？”言毕揭开了货担的盖子——

众人凝目瞧去，但见竹筐里蜷缩着一人，双目紧闭，也不知是生是死；宁简不自禁地上前几步，颤声道：“……陈彻！”

第二章 临江梦龙（二十九）

温蔚微笑道："不错，正是这位陈兄弟，温某要价不高，诸位是一定付得起的……"

宁简不待他说完，脚尖微转，便要掠近将陈彻救下，温蔚目光闪烁，手中扁棍末梢触在陈彻额上，摇头道："宁姑娘，你还是别轻举妄动，否则活的变成死的，这货物就不值钱了。"

陈彻被扁棍一碰，身躯微晃，歪了歪头，仍闭着双目。

宁简顿步冷冷瞪视温蔚，一时无策，但知陈彻还活着，略松了口气，凝神望向竹筐中，陈彻双手抱膝，身形蜷曲，在远处瞧去宛如孩童一般，仿佛又变回了初相识时的那个小乞丐，她瞧着瞧着，心中莫名一疼。

忽听岳凌歌道："我看陈兄弟似昏似睡，手足松软，像是服食了大量萱草所致。"

杨仞恍然暗忖："嗯，以温蔚的武功，若不下药用毒，自也不是陈兄的对手。"

温蔚笑道："岳公子慧眼，温某向来佩服，只是不知岳公子身为'正气长锋阁'的阁主，为何却与乘锋帮的刀客混迹一处，难道不怕燕山长怪罪么？"

岳凌歌淡然道："我不过是偶遇杨帮主等人罢了，倒是温楼主擒住陈兄弟这位'青锋令使'，难道是要从此与'正气长锋阁'决裂么？"

温蔚微笑道："岳公子，有些心思，你我彼此彼此，谁也不必再笑话谁，只盼你稍后多劝劝杨帮主，助温某做成这笔生意，温某感激不尽。"

杨仞道："温蔚，你到底想要什么价钱？"

温蔚正色道："杨帮主，你们乘锋帮敢与燕山长为敌，说实话温某心底倒也有几分佩服，今日我便将陈兄弟交给贵帮，只请贵帮从此莫要为

难温某，无论日后贵帮与燕山长之间谁胜谁败，温某置身事外，绝不插手。”

杨仞一怔，哈哈笑道：“温蔚，你是怕我打败燕寄羽之后找你算后账，便想先用陈彻换一张保命符么？”

温蔚面色坦然道：“温某确也只有这个小小的请求罢了，这武林中的乱局，温某是越来越看不透了，还是明哲保身为妥。”

杨仞嗤笑一声，却不置可否。温蔚目视宁简，又道：“宁姑娘，今日我放还陈彻，也请你以后不得为难温某，可好？”

宁简素来是有仇必报的性子，既知温蔚欺负陈彻，心里颇为气恼，但眼下自当以救回陈彻为重，冷哼道：“你多行不义，只怕也用不着我为难你。”说完不再理会温蔚，瞥向杨仞，却有些拿不准他是否愿意答应。

杨仞在肃州道观里曾得陈彻相救，后来又参习了陈彻所写的刀谱，亦想将其救回，他打心眼儿里瞧不上温蔚，自也不是非杀温蔚不可，只是他的“乘锋十九式”里有“飞锋”一式，可掷刀伤敌，若此刻使出，多半能瞬息重创温蔚，只是终究称不上十拿九稳，一时间犹豫不语。

宁简静默片刻，忽道：“杨仞……便算我欠你一分恩情如何？”

杨仞一怔，心想：“难得她如此傲气之人，能说出这般话来。”当即拱手道：“宁姑娘言重了，先前在肃州承宁姑娘相救，在下铭感于内。”

温蔚笑呵呵接口道：“那么杨帮主是答应温某了？”

杨仞道：“只要你不助燕寄羽，不再犯奸作恶，老子也懒得难为你。”不待温蔚开口，又道，“你留下蕒草的解药，这便滚下山去吧。”

温蔚苦笑一声，道：“多谢杨帮主。”从衣襟内取出一个瓷瓶，放在竹筐旁边，径自挑着另一只竹筐快步离去。

宁简身影闪动，疾掠过去，但见陈彻闭目垂头，面黄肌瘦，这些时日里真不知吃了多少苦头，她俯身捡起瓷瓶，鼻尖微酸，险些落下泪来，方从瓶中倒出几粒丹药，忽然身侧传来了轻轻的鼾声。

宁简踢了一脚竹筐，道：“还睡？”

陈彻微微睁眼，瞧见宁简，当即便想站起，只是手足酥软，无可奈何；岳凌歌曾听温歧讲说过藚草的用法解法，从旁道：“解药吃上五粒，总也够了。”

宁简料想温蔚惧怕乘锋帮报复，绝不敢给假药，当即喂陈彻服下五粒丹丸，不多时，陈彻便从竹筐里跃出，闷声道：“主人。”

宁简道：“跟我来。”转身领着陈彻进了篱笆院，让他在桂树下坐了，又找来一些酒肉。

众人面面相觑，眼看着陈彻吃喝了好一阵子，贺风馗客气道：“陈兄弟，若不够吃，我再命人去买。”

陈彻道：“多谢，那就去买吧。”

贺风馗一怔，随即摆了摆手，便有帮众飞奔下山而去。岳凌歌从旁打量着陈彻，好奇道：“我本以为修成‘意劲’之人便不惧藚草之毒，去年在青石镇外，那江海余便是如此；却没想到陈兄弟仍会被藚草所制。”

秦芸听到“江海余”三字，神情微黯，却只轻声道：“每个人所领悟的‘意劲’都不一样，与各人的天资心性相关。”

众人等着陈彻吃饱喝足，问起他被擒的经过，陈彻起身打个饱嗝，讲述起来：

多日前在洞庭湖上，他不愿眼睁睁看着留影舫沉没，便独自返回城中的碧湖轩，刚踏入所居的偏院，便见温蔚鬼鬼祟祟地与一个青衫人凑得极近，正在院子角落低语，瞥见陈彻后，立时闪身进房去了；而后陈彻便回自己的房间睡觉。

杨仞听到这里，奇道：“你既撞见温蔚鬼鬼祟祟，难道接下来不该去查探个究竟么？”

陈彻道：“那太麻烦了，会耽误我睡觉。”

杨仞闻言挠了挠头，只道：“……嗯，那不知后来如何？”

陈彻想了想，却转口道：“我被擒的这些天里，想清楚了一件事，我想先说出来。”说完见众人神情疑惑，便又道，“总归是早晚要说的，拖得越久越麻烦，我便懒得拖了。”

杨仞点头道：“陈兄请讲。”

陈彻却看向宁简，道：“主人，我做你的仆从，已满五年了么？”

宁简一怔，道：“不错，咱们本来约好，做四年的主仆，此外你每求我一件事，便须在我身边多留一年；去年春在青石镇上，你曾求我救治韩昂，这便又多出一年，到如今也满五年了。”

陈彻“嗯”了一声；两人对视片刻，陈彻忽道：“我想求你一百件事。”

第二章 临江梦龙（三十）

众人闻言均吃了一惊，随即有人怪声干咳，有人嬉皮笑脸，也有人佯作未闻，与身旁的人谈起了别的；杨仞哈哈大笑，道：“陈兄，我真是愈发佩服你了。”说完眼见周遭无人说话，挠了挠头，也不再多言。

宁简双颊飞红，心中阵阵慌乱，只听陈彻又道：“是……是我说得不够清楚么，那我重说一次。”

宁简道：“你说得够清楚了，也不必重说了。”

陈彻道：“嗯，那你答应我么？”

宁简轻轻吁了口气，凝视陈彻片刻，忽而冷笑道：“陈彻，你可长本事了，敢这般和我说话。”

陈彻也不躲避宁简的目光，语声颇为沉静：“若不这般说、若不在此刻说，我怕我以后再也不敢说了。”

宁简微怔，这些时日里，她极为牵挂陈彻的安危，几乎从未想到过柳续，可是今夜陈彻猝然将此事挑明，她却也难以顷刻间便明确自己的心意，她本想板着脸教训陈彻一顿，但念及他这番直抒胸臆的话语，心中也不禁感动，神色缓和下来，迟迟不语。

陈彻轻声道：“主人，你……”

宁简眼瞧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眼睛无比清亮，似乎眼神深处燃起了一抹光芒，将他积存多年的困意照彻驱散，那光芒固执而澄澈，仿佛将恒久燃烧下去。一瞬间她听到一声轻响从不知名的地方传来，像有一颗石子投入了湖水深处，在湖面荡开涟漪；几乎同时，她听见那声轻响的回音，从她心里发出。

陈彻说到这里，蓦然见宁简眸光轻颤，便不再说下去，只等她开口。

赵长希与游不净相顾一眼，均想：“陈兄弟终究是少年心性，此等私

事，如何能在众目睽睽之下说出，却叫姑娘家如何回答？”

游不净轻咳一声，道：“陈兄弟，方才你还没讲明白你究竟怎么被擒的，还请继续为我等解惑，至于……至于其余的事，不妨另寻时间，从长计议。”

陈彻略一沉默，道：“好。”径自叙说：“那日我回房睡觉，睡醒时已快天亮……”

杨仞瞥见陈彻边说边舒展手指，指节不知何时已捏得发白，恍然心想：“……原来陈兄刚才也极紧张。”

陈彻道：“我走到院中，撞见几个客栈伙计端着食盒与酒壶从我身前经过，嘴里不停牢骚抱怨，似乎温蔚与那青衫人在房中喝了一夜的酒，这些伙计伺候得很是疲累……”

“我本来没去在意，忽听有个店小二说：‘那个姓简的公子最是挑剔，一会儿嫌酒凉，一会儿说菜肴不够精美，哼哼，整个岳州城里他也找不到第二家比咱们店里菜色更好的……’”

“姓简的公子？”宁简蹙眉道，“简景兮年纪尚小，难道竟是简春兮来岳州了？”

“不是。”陈彻说话中与宁简目光交汇，两人神色都微微异样，陈彻继续道：“我当时听得惊疑，拦住那几个店伙计，细问了那青衫人的年龄样貌……那人是简青兮无疑。”

众人闻言顿凛，杨仞皱眉道：“简青兮不是被囚禁在华山么？”他曾听叶凉说过弓魔从华山脱困之事，转头看向叶凉，问道：“叶兄，到底燕寄羽这鸟人故意放脱了几个人？”

叶凉神情也颇震惊，道：“我本也以为只有江前辈一人……”

众人商议片刻，均想不通燕寄羽为何要放脱这两人，也不知是否还有别的掌门被他放了；赵长希道：“燕寄羽的父亲是简家的花匠，莫非他是看在这份情面上，才放走了简青兮？”

贺风牑道：“此事恐怕大有蹊跷。陈兄弟，你先接着讲吧。”

陈彻道：“后来我就闯入温蔚所居的客房，房里还点着灯烛，却空无一人；我在房中搜查了一阵，忽觉周身酸软，很快便跌倒不能动弹……”

杨仞奇道：“这是为何？”

陈彻道：“房中的蜡烛里掺了蕢草粉末，我吸入了蜡烛燃出的烟气，便被迷倒了。”

宁简心弦微动，瞪向岳凌歌，冷声道：“去年在青石老店，你便想用这法子将众人迷倒，却是被薛秋声看破……岳公子，这法子是不是你教给温蔚的？”

“冤枉、冤枉！”岳凌歌连连摇手道，“我在青石镇与陈兄弟一见如故，去年陈兄弟做‘青锋令使’还是我率先提议的，我又怎会坑害陈兄弟？”

“最好如此。”宁简转回头道，“陈彻，后来呢？”

陈彻道：“我倒在地上，这才明白那几个店伙计定是温蔚与简青兮安排好的，不多时，温蔚便回到房里将我擒住，我问他简青兮在哪儿，他也不答。”

自那日起，陈彻便被温蔚带着一路北上，温蔚似乎有意避开“乘锋帮”与“停云书院”这两伙人，专走崎岖小路，他对陈彻的修为颇为忌惮，生怕蕢草的药性不够压制他的“意劲”，每日正午都逼迫陈彻服食一大碗蕢草粉末沏成的药水。

陈彻本就爱犯困，每天里吃了蕢草便睡，对他倒也不算什么，有时不到正午，他便向温蔚索要蕢草来吃，温蔚惊疑不定，问他为何如此，是否心存诡计，他道：“我现下便想睡觉，等到中午你催我吃蕢草时，不免将我吵醒，不如先吃了省事。”

温蔚愕然无语，只道：“你老老实实，别给我生事就好。”他心知陈彻身份不一般，正所谓奇货可居，本没打算这么快便将陈彻“卖给”乘锋

帮，但途中他探得消息，方白近日里也正四处打探陈彻的行踪，他深知方白的能耐，不得不赶在方白找来之前将这“奇货”脱手，这才急匆匆来到临江集。

“原来如此。”杨仞听完颔首道，“他娘的，方才便该拦下温蔚，问问他简青兮的事。”

话音刚落，便听远处有人呼喊道——“杨帮主！诸位好汉！”听嗓音竟似是温蔚又从山下跑回来了。

杨仞一怔：“他怎知我有话要问他……”

众人面面相觑，纷纷走出院子，但见夜色中两道人影一追一逃，奔上山来，前边那人兀自挑着货担，正是温蔚，踉跄跑出几步，似骤然中了一击，噗通摔倒；后面那人追近了将温蔚揪起，赫然却是江海余。

江海余拎着温蔚走向众人，不知为何，却越走越慢，忽道：“……秦师妹，你当真还活着？”语声闷哑，宛如一面老鼓。

第二章 临江梦龙（三十一）

在江海余嗓音响起的一瞬里，人群中的秦芸倏忽背过身去；众人一愣，转头望向她，也不知她是自觉无颜面见弓魔，还是不忍心见他。

江海余望着篱笆院门口层层叠叠的人影，目光却仿佛穿透了人群，落在那道素裙绾髻、清瘦落寞的背影上。

“秦师妹，当真是你么？”

“这些年来，我本以为只有周师兄欺瞒过我……他将你的珠钗给了我，我本以为那是你的遗物……”

杨仞闻声一怔，心想：“原来弓魔也有这般轻柔说话的时候……嗯，弓魔一直不知秦芸未死，多半也不知严姑娘的父亲是谁……”回头望去，秦芸的身姿被众刀客挡住，料想江海余是断然瞧不见的，可是听他语声，却似正对着眼前不远处的一人温言细语。

“先前在山脚下，我远远地跟着你，不敢靠近。我怕走近了瞧得清楚，却又不是你，我只能躲起来，望着你上山去了……可是我遇到这货郎，他却告诉我，那确然是你；一句话之间，这货郎已成为我平生最恨之人，因为他的话语，我不得不上山来，再也没法躲避下去…”

“倘若你不是秦师妹，这货郎竟敢骗我，我立时便杀了他；倘若你真是秦师妹，那太好了，太好了，你还活着，我多少次梦见你还活着！但我也要立时杀了这货郎，因为他那一句真话，厉害过世间所有风雨和刀剑，已然先将我杀死……”

众人听着江海余言辞有些疯癫倒乱，面面相觑，不少人念及他平生遭遇，心中也不禁恻然；忽闻木门掩闭之声，却是秦芸头也不回地快步进屋去了。

“秦师妹，你我都还活着，那不是好得很吗？”江海余笑了笑，眼中落下泪来。

此际温蔚已吓得魂飞魄散，急声道：“杨帮主救我！咱们、咱们先前

说好了的，诸位好汉快快相救温某……”

“温老兄此言差矣，”杨仞摇头道，“先前那笔买卖，我只答应不难为你，可没说还要救护你的性命。你就自认倒霉吧。”

话音未落，身侧倏然飘过一道人影，却是叶凉手握短剑，疾掠向江海余。

众人的惊呼声中，叶凉已在江海余身前站定，道：“江前辈，你别再杀人了。”

江海余瞟向叶凉，漠声道：“小娃娃，你仗着是吴重的徒弟，便以为我不会杀你么？”

叶凉瞧见他红通通的双目，心下微寒，却仍是认真说道：“我便是死，也要阻你杀人。”

“叶兄弟，多谢你……”温蔚满脸感激，心底却犯嘀咕，也不知叶凉是否有能耐从弓魔手中救下自己，扭头看着江海余，又赔笑道：“江兄，冤有头债有主，当年是吴重秦芸这对狗男女欺瞒了你，可与我无关……”

杨仞听得皱眉，心说：“温老兄这般说话，那不是找死么……”

温蔚言毕便见江海余目光一寒，禁不住浑身一哆嗦，心知命在顷刻，脱口道：“江兄，你绝不能杀我！因为，因为……”说到后面，却“因为”不出来了。

江海余斜觑温蔚，冷笑一声，便待发劲将他击死，温蔚心念电转，想到弓魔曾言无论这女子是不是秦芸，他都要杀死自己，实在无法可施，情急中胡乱道：“因为她、她既是秦芸，又不是秦芸！”

众人闻言暗自摇头，均觉温蔚语无伦次，堕了一派掌门的尊严；然而江海余却神情微震，喃喃道：“不错，不错，你说得很有道理……”随手将温蔚远远掷出，再不看他一眼。

叶凉怔了怔，但见江海余似不会再杀温蔚，暗自松了口气，收起短剑。

江海余望着月下的篱笆院落和茅屋，目光缓抬，忽道："落月满屋檐，犹记照颜色，这么多年了，天上的月亮竟一点也没变。"

"但这月亮下面，人世间却匆匆变幻，落得满目疮痍。"

"秦师妹早不在月下了，我也不再是张青，谁又能知，屋里那女子是不是秦师妹？"

众人一时静默，何轻生与裘驷相顾一眼，裘驷悄声道："看来弓魔是真疯了，秦姑娘不是刚进屋么，怎么能说'早不在月下'……"

叶凉瞧着江海余，心绪怅涩，却不知该说些什么。

江海余淡淡看他一眼，道："小娃娃，你要么杀死我，要么便莫挡着我看月亮。"说完径自坐在地上。

叶凉一惊，道："你、你不走么？"他心知身后乘锋帮诸人虎视眈眈，既见江海余放过了温蔚，终究不忍让他今夜死在这里。

江海余道："我已走到了尽头，再没别的去处了。"

叶凉道："江前辈，你……"未及说完，屋里遥遥传出秦芸的语声——"叶凉，你是吴师兄的徒儿么，请进屋一叙。"

叶凉一愣，瞥见江海余仰望夜空，恍若未闻，一袭红袍在夜风里轻轻摇颤。

贺风馗眼看江海余落魄失神、斗志浑无，低声道："帮主，可要趁此机会，为武林除掉弓魔？"

杨仞沉吟片刻，刚要开口，倏听屋里秦芸又道："杨帮主，我也有些要紧事想说与诸位，请诸位一起进屋来可好？"

杨仞心中微动："秦前辈忽出此言，是不想我们杀死弓魔吗……"念及燕寄羽在洞庭湖上所言，又想："燕鸟人对秦芸如此看重，她既说是'要紧事'，多半涉及什么重大的武林隐秘，不可不听。"

思忖之际，与贺风馗对视，贺风馗道："帮主，我带众兄弟守在这

里，你们先进屋去，且看秦芸说什么。”

杨仞点头道：“贺前辈多加小心。”随即与秋剪水、方轻游、赵长希等人转身走回院中。

叶凉跟随在后，进屋前回望一眼：江海余兀自远远坐着，面目隐约难辨，头上珠钗在月色中泛出微光，宛如一枚小小的、孤零零的月亮。

屋里，秦芸正坐在床榻边照看严知雨，杨仞拱手道：“秦前辈，不知你有何……”说到这里，忽见秦芸眼睛发红，似刚哭过，不禁说不下去了。

秦芸起身道：“杨帮主，你们乘锋帮来到临江集，是为了寻我么？”

“正是如此。”杨仞也不隐瞒，径直道，“我们得知燕寄羽急于找寻秦前辈，便想着若能抢先见到秦前辈，一则保护秦前辈不至落入燕寄羽手中，二则或能聆听秦前辈指点，领悟到击败燕寄羽的方法。”

秦芸颔首道：“既然如此，杨帮主一定有许多事想要问我，是么？”

杨仞道：“不错，只盼秦前辈能不吝赐教。”

秦芸轻声道：“有些事我曾立誓终身守秘，有些事我已不愿再提，但也有些事，我自当实言相告。不知杨帮主想问什么？”

杨仞听她说得坦然，短时倒不知从何问起了，忽听秋剪水道：“请教秦前辈，世上真有人能将自身内力尽数传给他人么？”

杨仞一怔，心知秋剪水牵挂自己内功的隐患，当即接口将柳空图传功一事说出。

秦芸道：“此事我亦曾听吴师兄说起。”

杨仞道：“可是今日我与弓……与那江海余交手时，浑身内力却突兀消失了，过了一阵才恢复，实在令我百思不解。”

秦芸沉静片刻，道：“此事我确知其中缘由。”

杨仞与秋剪水相视一眼，均感惊喜，只听秦芸又道：“但要说清楚此事，须得先知晓‘意劲’的秘密。”

杨仞闻言一凛，心想：“许老头传给我的分明是内力，怎么又牵扯到‘意劲’了？”此次他寻到秦芸，最想问的便是“意劲”相关之事，未曾想她自己先提起，赶忙道：“原来如此，晚辈在岳州听燕寄羽说，当初若非秦前辈，世间便无‘意劲’，也就不会有刀宗横空出世。”

“他这般说么……”秦芸惘然轻笑，低眉道，“不错，当年确是我将一个隐秘的关窍告知了刀宗，他才能创出‘意劲’。”

屋里一时寂静，众人心弦收紧，但见杨仞拱手正色道：“请秦前辈详说，我等感激不尽。”

秦芸敛衽还礼，道：“杨帮主不必客气，我这便将当年说与刀宗的秘密，也告诉你们。”

第二章 临江梦龙（三十二）

众人不由得屏息凝神，心知稍后听到的或许便是武林中最大的秘密之一，但见秦芸目露凝思之色，似在斟酌该如何讲起。

秦芸转头瞧向秋剪水，道："秋姑娘，方才我说到'传功'一事与意劲相关时，你神情异样，似有所悟，是么？"

秋剪水曾看过两封刀宗书信之一，数月来对体内隐约萌生的那一丝"意劲"体悟颇深，这才能将其与"心照境"相融，闻言微微颔首："晚辈确是有了一个猜测，只是恐怕不对。"

秦芸道："秋姑娘但讲无妨。"

秋剪水思忖片刻，道："据我猜想，'意劲'就是内力。"

"这……"众人相顾错愕，心中均不以为然。

宁简迟疑道："且不说刀宗'天地朝夕'之神异，我曾在春山脚下目睹摩云教'影使'施展意劲，竟似能从阴影中借力，这般匪夷所思的招法，又如何能靠内力使出？"

叶凉看了一眼方轻游，亦道："去年我和方大哥在树林中交手，方大哥的意劲'浮光'能以刀光伤人，这似乎也并非用内力能做到的……"

一时间屋里低语纷纷，杨仞耳听诸人反驳秋剪水，心下不喜，朗声道："究竟如何，咱们还是听秦前辈讲说。"

秦芸凝视秋剪水，眼神中却似有赞赏之意，转头环顾众人，道："其实秋姑娘所言虽不中，亦相差不远。诸位觉得诧异，并非是因不懂'意劲'，反倒是对'内力'思悟不深之故。"

杨仞皱眉道："内力？"

秦芸道："不错，杨帮主不妨试想，倘若一个人能活千年万年，持续修练积累内力，将会如何？"

杨仞道："千万年的内功修为么，那自是极为浑厚，浑厚之极了……"

秦芸点头道："那么诸位觉得，假使一个人当真身具万年修为，内力浑厚无比，是否便能一掌扫平昆仑山，荡尽东海水？"

众人一怔，虽知万年内功自是深厚到骇人听闻的地步，但人力有时而穷，若说能摧山移海，只怕终究做不到。

游不净沉吟道："一个人的精神气力，难免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日渐衰减，这不是勤修苦练能克服的，但若真有人永远不衰不老，练上一千年、一万年的内功，究竟会如何，那自当另说……可是人寿有限，此事只怕永远也难知答案。"

秦芸道："要知答案，也不必非要活上千年万年。"顿了顿，继续道——

"这答案，便是'意劲'。"

"一个人若能将内功持续不断地修练下去，千万年后，虽不能力摧山海，却能从影中借力，以刀光伤敌，亦能施展出'天地朝夕'、'天风萦回'这般神妙超绝的武学招式——

"内力是'蛹'，意劲是'蝶'，意劲的诞生，便是内力积叠到某种地步之后的'蝶变'。"

众人震惊不已，屋里沉默片刻，何轻生挠头问道："可既然无人能活千年万年，这答案又是如何得出的？"

秦芸轻声叙说："天下内功繁多，各派都有各自的心法诀窍，但所修练出来的'内力'，却都是同源同质之物。"

赵长希颔首道："不错，贫道修习'空游诀'多年，对武林中的其他内功也略有了解，随着功力渐深，越来越觉得内功心法实与外门招式一样，均是表象；武学一途，说到底不过是'厚积薄发，灵心运用'而已。"

屋里诸人多是武学行家，闻言纷纷点头，均觉颇有道理。

“道长见识高明，所言极是。”秦芸继续道，“这武林之中，每个人的内力看似彼此隔绝，孤存于各自体内，蔓散在天地之间，但因所有内力本是同质同源之物，故而天下的内力在深处却是联系在一起的，就恍若……天地也有一处丹田。”

“这便是多年之前，我告诉刀宗的那个隐秘的关窍。”

“方才秋姑娘说‘意劲就是内力’，此言不能算错，但确切说来，意劲其实是一种‘联结’，是一个人联结所有人的内力，仿佛与天地的丹田接通。”

“所谓‘意劲’，便是‘意动天下内劲’。”

众人听完良久无言，均觉神魂深处轻颤不绝，各自沉思起来。

杨仞与秋剪水对视一眼，心中蓦然闪过一幅图景——

世上武者的内力深深浅浅，行走各地，就像星星点点的烛火，有的蜡烛光焰明亮，有的蜡烛则只有微小的火苗，但他们不知道，所有蜡烛的烛芯都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纠绕合一：天地宛如烛台。

“这便是意劲的真相，也即是……内力的真相。”秦芸低眉敛目，轻轻一叹。

杨仞喃喃道：“原来如此，倘若一个人联结了万名高手的内力，运使起来，便如同自己修练了万年内功一般……”

何轻生咋舌道：“怪不得方兄弟、陈兄弟年纪轻轻便能修成‘意劲’，我本以为他们是活过千年的老妖怪呢，没想到竟会是这般道理。”

秦芸神情微怅，道：“知晓了其中道理，距离创建自身与天下内力的联结、真正修成‘意劲’，还相隔甚遥；而从创出‘意劲’到写下能让他人领悟意劲的书信，其中又有许多难关……刀宗实是千载难逢的奇才，不愧是天下一人。”

众人默想刀宗当年神采，又念及他身死舂山，心中感慨叹惋。忽听裘驷道：“秦姑娘，我有一事不懂，倘若一个人修成‘意劲’，借用别人的

内劲施展诸般神奇武学之时，难道别人内力减少了，却毫无觉察么？”

秦芸道：“修成‘意劲’只是与天下内劲建立了联结，但各人根据天资心性不同，所能承受和运使的内力也有各自的极限；‘意劲’施展之际，往往只是从天下每个武人身上抽走了一丝内力，便连十成中的半成也远远不到，故而被借劲之人是极难察觉的……但即便每人只被借走一丝，汇聚到一个人身上，也是超过数百年的修为了。”

杨仞闻言微凛，隐隐想到了什么，只听秦芸又道：“千百年来，天下武人生死交替，如今世间内力的总量究竟是增是减，恐怕谁也不知；倘若修成‘意劲’之人越来越多，‘意劲’施展愈发频繁，迟早有一天，亦会有越来越多的武人察觉到自身内力的减损。”

秦芸说着看向杨仞，道：“杨帮主，你所遭遇的内力骤失之事，亦与此相关：柳老山长传功的法门，实是‘意劲’的雏形，不同于‘意劲’与所有人的内力联结，柳老山长却只是在你和他两人之间缔结了这种联系，故而你能借用他八十年的内功修为，但当他自己动用全部内力与人交战时，你便无力可借了。”

杨仞心下恍悟，惊诧暗忖：“……看来老子要当天下第一高手，一须祈求许老头长命不死，二须他自己少用内力，他娘的，这可麻烦得很了。”

秋剪水忽道：“我记得燕山长在春雪镇上曾说，摩云教的教徒人人都会‘意劲’，想来他们所使的功法，也都只是意劲的雏形了？”

秦芸颔首道：“不错，摩云教的‘意劲’与天下内力结成的联系极为微弱；但即便如此，十多年前数万名摩云教徒死伤殆尽之后，中原各派武人的内功修为其实都有所提升，只是各派未必知晓其中缘由，只当是自己勤修有成，或是天资颖悟罢了。”

赵长希叹道：“没想到竟是这样。今日宁姑娘提及贫道的师弟李素微修成了‘空游诀’第九重，想来那也是意劲雏形的一种吧。”

秦芸点了点头，道：“除此之外，‘竹声新月’能扰动敌人‘意劲’的联结，使其反制自身；无颜崖的心法‘半日红妆’，以及其他能短时激增自

身内力的功法，则都是与所谓的天地丹田短暂联结，粗具雏形罢了。”

杨仞心思飞转，接口道：“既然天下内力相连，回想吴重那般神异的传音之法，定然也是借助于此了，而方兄能自废‘意劲’，便是切断了这种联结之故……”

屋里沉寂下去，众人心头阵阵战栗，既觉豁然开朗，却又不自禁地惶惑起来；陈彻默然在旁犯困，听到杨仞提及“吴重”，忽而想起一事，道：“主人，你可还记得吴重在春山峰顶上所说的话么？”

宁简一怔：“什么话？”

陈彻道：“当时柳续前辈猜到杀刀宗的原因或与‘意劲’相关，吴重口出戏言，夸赞柳副山长‘机灵’，而后他说……”

宁简心弦微动，脱口道：“吴大叔说，‘须知这意劲一物，并非浑成独立，实与世间其他武学此消彼长，在深处颇有关联，如今武林中会使意劲之人越来越多，这可着实不是好事……’”

第二章 临江梦龙（三十三）

众人耳听宁简转述出吴重在春山所言，不由得陷入深思。方轻游当时亦在春山峰顶，沉吟道："原来那晚吴前辈便已道破了'意劲'的秘密，只是当时却无人领会。"

陈彻道："我记得吴前辈还说，刀宗横空出世，夺走了武林气运，从此武林由盛转衰……"

宁简颔首道："这'气运'之说，当时大家都道是吴大叔信口胡言；现下想来，吴大叔多半是忧心'意劲'泛滥，才会那般说。"

叶凉闻言疑惑，忍不住道："可是倘若人人都修成'意劲'，等同于将天下所有的内力均分，那不是很好吗？到那时武人之间再无强弱之分，谁也欺负不了谁，这江湖便公平得多了。"说到这里，不禁微微激动起来，又道，"也许……这便是刀宗的用意，刀宗是要创出一个真正公道的江湖！"

赵长希与游不净相望一眼，均面露苦笑。方轻游摇头道："恐怕未必。柳老山长是武林百余年来数一数二的绝顶高人，他为杨兄弟传功，亦是耗费九年苦心，才在两人之间结成了内力的关联；而无颜崖的心法'半日红妆'虽能激增内功修为，但施展后便活不过半日，反噬如此剧烈，足见即便只是修成意劲的'雏形'，亦要付出极为艰巨的代价……"

宁简接口道："可是刀宗的书信短时内便能轻易造就大批的'意劲'高手，近乎不劳而获，一旦普传开来，谁还肯自己去苦修内功？定然人人盼望别人去积攒内力，为自己所借用……如此一两代人过去，武林中再也没人习练内功，天下武学凋零，只怕江湖也不复存在了。"

叶凉一凛，却听方轻游轻叹道："或许让这江湖从此消亡，才是刀宗真正的用意。"

众人相顾凛然，静默片刻，岳凌歌笑嘻嘻道："要让江湖消亡，只怕也用不了一两代人。"

“这……”叶凉惊愕道，“岳公子何出此言？”

宁简神情微变，斟酌道：“我想起去年在春雪镇春风酒楼，方盟主曾问燕山长是否觉得江湖中不该有‘意劲’，当时燕山长说，‘若人人都会意劲，则江湖覆灭只在顷刻。’”

“不错、不错，”岳凌歌拊掌笑道，“现今细思之，恐怕燕山长也并非危言耸听。一旦‘意劲’泛滥开来，人人都成了高手，许多人心底潜藏的阴暗与龌龊便会随之显现，不免相互争杀起来，尤其那些平日里武功低微之人，乍得了这般奇绝的武学，定然按耐不住，自此江湖陷入腥风血雨，兴许要不了多久，便会死伤得干干净净。”

宁简蹙眉道：“岳公子，怎么你倒是一副欢喜模样，莫非是盼着江湖消亡么？”

岳凌歌目光闪烁，道：“到时大家谁也不必再操心受累，在黄泉下同享清福，不是逍遥得很么？”

游不净微微一笑：“岳公子的意思，是觉得燕寄羽的所作所为都是对的，是在挽救江湖的危局，是么？”

岳凌歌脸色微凝，从游不净的语气中感知到一丝杀气，心知这位“知味谷”谷主平素游手好闲、不务正事，但一身修为却极深湛，当即躬身揖道：“晚辈如何觉得，实在并不重要。”

游不净哼了一声，岳凌歌看向杨仞，又道：“但今日既知了‘意劲’的隐秘，自然还须问杨帮主如何看待此事？”

杨仞淡淡道：“刀宗的真正用意，你我多半是猜不透的。何况如今刀宗已死，那也无从验证。”

岳凌歌道：“杨帮主所言极是。可是那刀宗留下的书信……”

杨仞又道：“刀宗书信在我手里，我不会让‘意劲’肆意流传，也不管燕寄羽究竟有何目的，燕鸟人既作了恶，我便拔他的鸟毛，此事简单分明，没什么好说的。”

岳凌歌一时语塞；赵长希哈哈一笑，道："妙极，妙极，贫道一时兴起加入乘锋帮，看来果真没加错。"

杨仞微笑道："承蒙赵前辈看得起。"转头目视秦芸，问道，"秦前辈，近来江湖传闻，刀宗昔年曾指点过江海余的武功，更有人说江海余的'意劲'便是刀宗亲授，'正气长锋阁'也将此事作为刀宗的罪证之一，不知这究竟是真是假？"

秦芸轻声道："不错，当年我实没想到张青师兄竟会加害青石镇的镇民，后来他遭到追杀，也是我请求刀宗救了他一命……"

杨仞心下恍然："秦前辈将修成'意劲'的关窍告知了刀宗，对刀宗有恩，难怪刀宗会答应她的请求。"随即又道："请恕晚辈言辞鲁莽，如今江海余就坐在院外，不知秦前辈以为，我等该如何处置他？"

秦芸沉静良久才道："我知张师兄杀害过许多人，不敢奢求诸位饶过他的性命，只请诸位饶过他这一夜，让我私下同他说几句话可好？"

杨仞一怔："秦前辈，你要单独见江海余么，这、这恐怕有些危险。"眼见秦芸低头不语，转念又想："这江海余杀了方兄的父母，又是雷兄誓必要铲除的魔头，此事可不该我来拿主意。"便道："方兄，雷兄，你们觉得……咦，雷兄去哪儿了？"——先前刚进屋时，他分明瞥见雷缨锋站在门口处聆听秦芸说话，可是不知何时，雷缨锋竟已悄然出门去了。

叶凉心神剧凛，环顾屋里，果然不见了雷缨锋，不禁急道："雷兄他、他一定是自己去杀江前辈了！"

杨仞皱眉道："我瞧未必，雷兄伤势如此沉重，如何能杀得了弓魔？"

"不，不是这样，"叶凉心念电转，愈想愈是惶乱，喃喃道，"雷大哥是怕你们听秦前辈说了'意劲'的秘密，受了她的恩惠，便不肯让他杀弓魔了，这才一个人出去……"

方轻游道："叶兄弟切莫心急，雷兄他——"

叶凉怔怔摇头，不待方轻游说完，猛地拧身如一道疾电般冲出了屋子。

第二章 临江梦龙（三十四）

屋外夜色愈浓，十余名乘锋帮刀客散立院中，正自持刀警戒；叶凉仓促环顾一眼，没瞧见雷缨锋的踪影，心下一沉，但见篝火在风中不断摇曳，贺风馗从旁伫立，纹丝不动，一身灰衣在火光映照下忽明忽暗。

叶凉奔近了快声问道：“贺前辈，雷大哥呢？你、你怎么不拦住他？”

贺风馗漠然道：“我为何要拦他？”

叶凉一怔，霎时明白过来：贺风馗本就想杀雷缨锋为赵风奇报仇，只是未得杨仞首肯，眼下既遇到借刀杀人的良机，又如何肯拦阻雷缨锋？转念中望向院门之外，隐约瞧见一团黑影仍在远处坐着，当即绕过贺风馗，急掠过去。

江海余垂头端坐，眉目收敛在暗影中，整个人宛如被月光雕刻出的古怪石像，似乎浑未察觉叶凉奔近。

叶凉颤声道：“江、江前辈，雷大哥呢！你把雷大哥怎么样了？”

江海余缓缓抬头，瞧了叶凉一眼，一言不发；叶凉莫名觉得江海余的神情有些可怖，扫量周围，仍未瞧见雷缨锋，不由得浑身冰凉，又往山下奔出数十丈找寻，却是越找越怕，几次将山岩误认成雷缨锋的尸身，可是连一丝血迹也没找见。

叶凉心中惊疑，奔回篱笆院中，越过江海余时犹豫一瞬，却未作停留。

众人瞧见叶凉返回，均松了口气，方轻游苦笑道：“叶兄弟，雷兄正在柴房里歇息，你不必担心。”

“啊？”叶凉一愣，“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方轻游道：“先前在屋里，我见雷兄脸色疲倦已极，似乎伤势又将复发，便劝他先去柴房中休息，稍后我另有要事去找他商谈；当时秦前辈

尚在讲述‘意劲’之事，我不想扰了大家的话头，便只暗中传音给雷兄。叶兄弟想是听得入神，却没留意到雷兄离开。”

叶凉挠了挠头，转身跑去柴房，但见屋里的干柴大半已被搬出烧成了篝火，雷缨锋躺靠在柴草上，胸口缓慢起伏，却已睡熟。

院落中，杨仞讶然道：“方兄，原来你也会吴重那般的传音之法？我早前倒不知道。”

方轻游微微摇头：“我也是听秦前辈说了‘意劲’的隐秘之后，才刚刚领悟。”

众人闻言暗自惊赞，均极佩服方轻游的天资，赵长希笑道：“好好好！轻游，你可当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呸，”游不净横他一眼，道，“他的‘意劲’既非你教的，天资也不是你生出来的，与你这脏道士又有何关系？”

赵长希却仍极欣喜，只顾哈哈大笑，也不理会游不净。

叶凉从柴房回来，瞥见贺风馗仍然是一副冷淡神态，心里颇不好意思，暗想：“雷大哥既是去柴房睡觉，贺前辈自无拦他的道理……”

“傻小子，”游不净呵呵一笑，“遇事须沉心静气，别这般毛毛躁躁。”

叶凉羞愧无地，对着贺风馗躬身长揖，郑重致歉。贺风馗只淡淡道：“无妨。”

方轻游忽而轻叹道：“叶兄弟方才误以为弓魔杀死了雷兄，却仍未对弓魔下杀手，足见心地仁善。”说着看向叶凉，温言道，“叶兄弟，你虽然一时急躁，想得岔了，言行却是光明磊落，也不必太过自责了。”

叶凉摇了摇头，未及开口，方轻游径自转头对贺风馗道：“可是贺前辈呢？敢问贺前辈是否也是同样的光明磊落，心中从不自责？”

众人一惊，贺风馗眉头微皱：“方兄弟，你想说什么？”

方轻游只是静静面对贺风馗，却不说话。

两人对视良久，贺风馗神情恢复淡漠，点头道：“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只是有些想不通，为何你直到今日才说出来。”

方轻游也点了点头，道：“既然贺前辈知道了，那在下便直言相问了。”

贺风馗略一沉默，转身扬手，喝道：“众兄弟听令，你们且去院落周遭三十丈处戒备，不得让任何人靠近院落！”

乘锋帮众刀客领命远离了院子，贺风馗回过身来，一时间众人都望向方轻游。

方轻游道：“请问贺前辈，在下的师弟张轻鹿，是不是你杀的？”

杨仞一凛，如今他已熟悉赵长希的为人，自知张轻鹿绝不会是赵长希所杀，刹那里心思疾转：“张轻鹿临死前托付宁姑娘给方兄传话，说‘楚师姐有危险’；而当时贺前辈一心想擒住楚姑娘，以胁迫楚风萧老兄降服于正气长锋阁……”越想越觉惊骇，瞪着贺、方二人说不出话来。

方轻游淡淡道：“贺前辈，去年秋天你在途中撞见了奉命赶赴肃州的张师弟，而后制住了他，逼问楚师妹的下落，他不肯说，你便发劲震死了他，对么？我曾细问过宁姑娘那个杀死张师弟的黑衣蒙面人，他的身材迥异于‘玄真教’中的诸位师长，却与你极相似。”说话中面容平静，只是嗓音隐约有一丝抖动，似蕴有极大悲愤。

贺风馗道：“不错，当时情势未明，我‘天风峡’绝非‘正气长锋阁’的对手，贺某所做的一切，皆是为了保全‘天风峡’一派。”顿了顿，缓声又道，“你问我是否光明磊落，贺某向来不以‘光明磊落’自居，但贺某并非为一己私欲行事，故而……问心无愧。”

众人相顾震惊，均觉难以置信；贺风馗注目方轻游，语声沉静道：“方兄弟，张轻鹿确是贺某所杀，你要为他报仇，贺某接着便是。”

明月当空，清辉满院，篝火哔剥闪动；方轻游衣袂飘摇，冷然不

语。众人心弦紧绷，均想：“难道转眼便是一场生死相搏？”

赵长希与游不净互换眼色，神情极肃，两人心知方轻游的刀术“浮光”自是极为神异，而贺风馗性情深沉内敛，从前谁也不知他真正的修为，料想至少不在楚风萧之下，如今他又看过刀宗书信，领悟了“意劲”，只怕方轻游也未必胜得过他；更何况倘若贺风馗败亡，帮中六百个出身“天风峡”的刀客又如何能甘愿？眼瞧贺风馗右手慢慢移向腰侧，似要握刀，短时却也苦无对策。

忽听杨仞叫道：“且慢！”

第二章 临江梦龙（三十五）

贺风馗转身面对杨仞，拱手道：“不知帮主有何吩咐？”

杨仞闻言却沉吟不语，他对方轻游素来钦佩，曾数度邀其入帮，后来交情渐深，更是引为知己，而对于贺风馗虽谈不上是至交好友，但亦甚是敬重，过去数月也是多亏贺风馗助他整顿帮务，乘锋帮才能日渐稳定壮大；今夜无论这两人谁胜谁败，都是自己极不愿见到的。想到这里，他目视贺风馗，反问道：“贺前辈，你觉得此事该当如何处置？”

众人一怔，随即均觉杨仞此问极是高明，方才贺风馗分明已说了若方轻游要报仇决斗，他便接下，可是此刻杨仞又问他该如何处置，言下之意显是让他另说个法子出来。

贺风馗沉静片刻，叹道：“归根结底，楚二哥、赵老四之死，我‘天风峡’所遭之劫难，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燕寄羽，如今‘乘锋帮’尚未击败‘正气长锋阁’，燕寄羽也尚还活着，贺某又如何甘心赴死，如何忍心与方兄弟搏命？”

说完转身对着方轻游躬身长揖，语气肃重道：“贺某杀害张轻鹿，罪无可辩，但如今贺某仍想追随杨帮主，为乘锋帮做些实事；等到燕寄羽败亡那日，贺某便在方兄弟面前自刎谢罪如何？”

众人一凛，注目方轻游，但见他神色清淡，恍若未闻。游不净忽道：“轻游，你须得慎思此事。”却是担心方轻游冲动之际断然拒绝，以至于局面不可收拾。

赵长希却道：“轻游，你顺心行事便是，不必勉强自己。”他并非张轻鹿的亲传师父，往常对其也不甚熟悉，但身为“玄真教”的师长，对于贺风馗杀死张轻鹿之事亦感气愤，虽知倘若贺风馗今夜身死，“乘锋帮”帮众多半要生出哗变，但若因此而拦阻方轻游报仇，终究有违正道侠心。

“多谢师父，多谢游前辈。”方轻游对着赵、游一揖，看向贺风馗道，“贺前辈所言不错，如今当以对抗燕寄羽为重。不过晚辈不敢劳动贺

前辈自绝，到时自会再找贺前辈讨教。”

众人心下松了口气，方轻游既这般说，便是同意了贺风馗的提议；只听方轻游继续道：“正如贺前辈所说，一切的罪魁祸首实是燕寄羽，我知贺前辈与帮中兄弟均想杀死雷缨锋为赵风奇前辈报仇，此事也请等到燕寄羽败亡之后，再做计较如何？”

贺风馗一怔，道：“此事贺某一人难以答复方兄弟，还请帮主决断。”

杨仞沉默一阵，道：“去年赵老兄遇害，推究起来，燕寄羽是元凶，戚晚词是首恶，咱们正该先齐心协力铲除这两人，不可内讧自乱。”

贺风馗淡淡道：“谨遵帮主吩咐。”

方轻游对着杨仞微一颔首，道：“我去和雷兄说几句话。”说完看也不再看贺风馗，转身走向柴房。

贺风馗忽道：“方兄弟，你知道雷缨锋若是在场，必不会答应你为他求情，故而才先让他去柴房歇息，是么？你起初便没想着在今夜与贺某决死。”

方轻游步履微顿，道：“贺前辈预先将帮里刀客驱离了院子，不让他们听闻此事，亦是起初便没打算与在下决斗吧。”

众人面面相觑，杨仞心中霎时明白过来：“方兄深知贺前辈对于统结‘乘锋帮’众刀客极为重要，虽早清楚张轻鹿是贺前辈所杀，却隐忍不提，直到今夜才说出来，却是为了挽救雷兄的性命……”默默望着方轻游走在月下的背影，既觉亏欠，又觉感动。

随后，贺风馗径自走去院子角落歇息，诸人在夜风中站立良久，方轻游仍未从柴房里出来；杨仞心头微奇，道：“也不知方兄要和雷兄商议什么要事……”

秋剪水轻声道：“多半是方兄要指点雷兄修成‘意劲’。”

杨仞一凛，点头道：“雷兄经络多处被震断，虽勉强接续，但此后再

难运功，若不学‘意劲’，确然便成废人了。”转念又疑惑道，“可是‘意劲’实质上不也是内力的堆叠么，雷兄经脉既断，即便借来别人的内力，又如何能运使？”

秋剪水道：“依我猜想，或许‘意劲’无须经络，也能运转。”

秦芸从旁听见，神色微讶，道：“秋姑娘好生厉害。‘意劲’确是不必非在经络中才能运转。”

杨仞愕道：“不在经络中运转，却又在何处运转？”

却听陈彻道：“我的丹田损毁，存不下内劲，领悟‘意劲’之后所得来的劲力，倒也仍是在经络中流转。但去年在青石镇外，弓魔周身经络亦有多处损毁，伤势未必轻过雷兄，却仍能催运‘意劲’，正与秋姑娘所言吻合。”

“这……可是柳老山长传给我的功力，不也是‘意劲’的雏形么？”杨仞转头瞧向秦芸，问道，“可那功力分明就是在我经络中运转，和深厚内力一般无二，这又是为何？”

“那只是因为你想让功力在经络中运转而已。”秦芸低声解释，“正因天下所有的内力在深处潜藏着先天固有的联系，才有人能修成‘意劲’，但‘意劲’却并非直接与天下内力相连，一个人修成‘意劲’后所借来的内力，也并非贮存在自己的丹田经络之中。”

“自己的丹田经络，不同于天地的丹田经络，故而一个人才能兼修‘意劲’与‘内功’，不会彼此冲突。”

“所谓‘天地的丹田’，指的是天下内力之间潜藏的联系。——‘意劲’真正联结的，其实是一种‘联系’。”

众人心头微震，不禁陷入沉思。裘驷与何轻生相顾一眼，均听得深奥懵懂；裘驷干咳一声，道：“且先不说到底是什么联结了什么，既然由‘意劲’得来的内力无须贮存体内，却又随时能用，那这些内力总也得有个存放的所在吧？”何轻生嘟囔道：“对呀，总不能放在行囊里背着吧？”

杨仞闻言一怔，随即恍悟，喃喃道："天地丹田，无处不在。"

"不错，"秦芸微微颔首，"既然无处不在，又何须自己贮存？"

第二章 临江梦龙（三十六）

院落中一时寂静，众人隐隐皆有所悟，赵长希叹道：“不在自己经络中运转，却在天地经络中运转，原来‘意劲’竟是如此。天地之奇，造化之妙，委实超出凡人之臆度。”

何轻生瞥了一眼柴房的木门，道：“方老弟还不出来，可见点拨旁人领悟‘意劲’，实是费力得很……”

“是啊，”裘驷道，“明明帮主手里有刀宗的书信，看过便能学会‘意劲’，方兄弟却不找帮主讨要，嘿嘿，这可着实有些糊涂啦……”

杨仞闻言暗叹不语，心知方轻游念及自己与赵风奇情谊深厚，不愿让自己为难，那是绝不会找自己借用刀宗书信的。

何轻生与裘驷嘀咕一阵，一齐望向杨仞；何轻生笑嘻嘻道：“帮主，你可否将那书信取出，给我俩也开开眼？”

杨仞莞尔道：“等明日见到吴重，他老人家神通广大，两位不妨向他求教。”心下暗觉有趣：“以这两人的天资脾性，学得‘意劲’后真不知会领悟出什么新花样来……”

他回想今夜听闻的”意劲”隐秘，渐渐出神，忽而叹道：“果然世上一切争斗都是为了一个‘利’字……‘意劲’能使人不劳而获成为高手，对于江湖武人，还有比这更大更诱人的‘利’吗？”

“帮主言之有理。”杨仞闻声回顾，却见是贺风馗不知何时已来到自己身后；贺风馗继续道：“贺某虽未闻秦姑娘屋中所言，但听你们方才的几句话，对于‘意劲’真相也能猜到几分，不免心生忧虑——倘若燕寄羽将‘意劲’的秘密传泄开来，江湖上人人知道‘乘锋帮’刀客独霸刀宗书信，轻易胜过旁人数十年的苦修，必会招来无数觊觎嫉恨，成为整个武林的众矢之的。”

杨仞一凛，颔首道：“贺前辈所虑极是。”寻思一阵，又道，“但若这秘密当真传开，武林中必将生出极大变乱，恐怕燕鸟人也不得不有所忌

惮。除非万不得已，我想他不会公布此事。”

贺风馗道：“故而咱们还须设法速战速决，不能拖延到‘万不得已’之际。”

杨仞心中微动，道：“所以贺前辈才会询问方白老兄和秋姑娘的修为，却是急于要将燕寄羽杀死，是么？可是先前那时咱们还不知晓‘意劲’之秘呀？”

贺风馗轻叹道：“燕寄羽把持武林十余年，所掌握的秘密与势力自是极可怖的，这不必知晓究竟，也能推想出来。帮主须知，咱们真正要做的是击败燕寄羽，而非探究真相。”

游不净淡淡一笑，摇头道：“贺兄行事素来只求简明快捷，但常言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若不知晓真相，一则未必能击败燕寄羽，二则又如何能还武林以公道正义？”

杨仞点头道：“两位前辈所言均有道理……”说话中看向秦芸，又道，“该如何击败燕寄羽，晚辈也想听听秦前辈的指点。”

秦芸道：“此事还是等明日吴师兄来到，咱们再一同商议。”不待杨仞接口，便转开了目光，对叶凉道，“听说你不记得吴师兄是你师父了？”

叶凉语声恭谨道：“晚辈本来全不记得，但今日来到临江集后，心中平添不少熟悉之感，多半晚辈从前真的曾在此地追随吴前辈学艺吧……”

赵长希笑道：“那自是真的，还能有假？不过贫道却也有些纳闷，不知吴重为何竟会收了你这般老实诚朴的孩子为徒。”

秦芸轻轻摇头，道：“吴师兄从前还叫‘周固’的时候，其实与叶凉的性子极像……或许正因如此，他才愿意将叶凉收作唯一的徒弟。”说完凝视叶凉，不禁莞尔，“我初次瞧见你，便觉得有些亲近，兴许也是因为你骨子里很像多年前的吴师兄。”

叶凉心中感动，道：“多谢秦前辈。”顿了顿，轻叹道，“可是晚辈实

在没用，非但帮不到别人，便连自己的往事也记不起……”

秦芸温言道：“你心思细敏，又这般善良，你这一生会帮到许许多多人的……就说方才在屋里，我瞧得清楚，其实并非你猜错，当时雷缨锋确是想悄然出门，多半便是要去杀张青师兄的，只是他刚退出一步，便被方轻游发觉了……”

叶凉恍然道：“所以方大哥才会传音给雷兄……唉，我为人做事，可真是比方大哥差得远了。”

杨仞闻言亦是颇觉惊诧，接口道：“叶兄不必妄自菲薄，世上并非人人都如方兄，方兄也不会时时处处都在；先前方兄若不在屋里，你应变迅速，多半便是你救下了雷兄的性命。”

叶凉听他说得真诚，心弦一颤，低声道：“多谢杨兄，我本以为你会……会瞧不起我。”

杨仞一愣，哈哈笑道：“叶兄，你若再自谦下去，我可真要瞧你不起了。”

叶凉闻言亦露出笑容，想到今夜雷缨锋无恙，而方轻游与贺风馗也并未真去生死相搏，心绪舒缓了许多；忽而瞥见秦芸神色幽凝，正自张望院外，便也随之转头望去：

月色之下，那团坐在地上的黑影似乎愈发浓了。

秦芸轻声道：“我这一生，见过许多厉害的人物，我爹和我哥哥都是一派宗主，还有刀宗、燕山长……但这些年我极少记起他们，若非近日离开了留影舫，我几乎已快将这些人忘了。我常常想起的是十六年前，我和张青师兄、周固师兄奉命外出送信，我们三个谈天说地，一同赏看沿途风光，我几乎以为自己已经摆脱了那些枷锁，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几个月……”

“可是这些年里我将那几个月回想得太多了，它在我心里越磨越薄，越缩越短，短到仿佛只有一瞬间，只是一个时刻。有时我很后悔，不该回想太多次，不该这般随意的，否则不就太不珍惜了吗？但有时我也很

开心，因为我可以将回想停止在我们三个的归途中，停在即将路过青石镇之前，谁也无法闯进我的心事，逼迫我继续回想下去……我只回想真正属于我的时刻。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这样的越来越短的时刻。但我就是为了这个时刻活着的。”

秦芸说完出了院子，朝着十六年后的张青走去。一年年的阴影积叠在他身上，仿佛凝结成了魔镜，将月光映折到她的身上，照出的仍是十六年前的倩影。

那枚珠钗微微颤动起来。

第二章 临江梦龙（三十七）

叶凉一凛，担忧秦芸的安危，赶忙追近，拔剑护卫在秦芸身侧；杨仞与秋剪水对视一眼，也跟随过去。

秦芸快步而行，江海余低低的嗓音倏起——“秦师妹，莫要再前行了。”

秦芸恍若未闻，继续迈步，相距江海余已不足十丈。

江海余头也不抬，遽然喝道：“你再往前一步，江某便杀了你！”语声怪涩，如弓弦般剧颤不绝，似乎一边厉声威胁，一边自己却恐惧已极。

“是我对不住你，你便杀了我也是应该。”秦芸步履微顿，凄然一笑，随即又迈出一步。

月光微晃，似有一物从暗影中闪过，叶凉倏觉异样，急挥短剑格挡，却挡在空处，一根枝条插入了秦芸脚边泥土，钉在她斜长的影子上。

叶凉惊凛之际，稍稍松了口气，方才江海余射来的枝条快逾光电，落地后夜风里才掠出“咻”的一声，委实难以防御。

秦芸低头凝望着那根枝条，眸光清柔如水。

叶凉暗想：“江前辈终究不忍杀死秦前辈，却只射中了她的影子……”凝神望向前方，但见江海余面容扭曲畸变，眉目口鼻都纠挤成一团，缓慢地抽搐翕张，仿似有什么磅礴无尽而又深切沉重的东西，即要从他脸上喷发出来——

叶凉从不知道，一个人的神态中能够凝聚这么多悲伤。蓦然间，他深心里响起了一道话语，不知来自何人，却又无比耳熟：“那江海余有一奇技，名曰‘悲弓射影’，即便能躲过他的弓箭，只消被他射中影子，也会顷刻间毙命……”他倏忽一惊，瞥见秦芸呼吸微促，脸颊苍白，却是浑然无事，于是他明白了江海余的这一箭并不能杀人，而是射在自己的心

上。

秦芸忽道：“张师兄……”这一声轻唤怅然如痴，恍若对着遥远的梦境说话，却又透出一抹决绝的坚定，她迈过地上的枝条，加快了脚步。

叶凉侧目望去，江海余已抬起头来，眼睛一霎里变得赤红，仿佛被那道越来越近的身影刺痛了双目。

“别过来、别过来，你别过来！”江海余宛如遭到惊吓的孩童一般，以手撑地，急向后挪，猝然浑身一耸，似乎想跃进夜空里去，随即扭身连滚带爬地逃远了。

杨仞一怔，犹豫之际，弓魔的身形已然消隐在茫茫夜色中。

秦芸双手掩面，低头伫立良久，听见身边叶凉轻声叫她：“秦前辈……”秦芸抹了抹眼角，转身道：“咱们回去吧。”

杨仞与秋剪水也随之返回院落；杨仞瞧着秦芸的背影，倏而动念：“莫非秦前辈是算准了弓魔不敢见她，这才趁着方兄、雷兄尚在柴房中，故意将弓魔迫走么……”回想秦芸神情凄哀，却也不似作伪，便只轻叹一声，也懒得再去多想。

不多时，木门吱呀一声，方轻游走出柴房，叶凉赶忙奔近几步，问道：“方大哥，雷兄现下怎么样了？”

方轻游道：“雷兄伤势平复了些，但精气亏损仍多，方才已然睡下了。”说话中与贺风馗目光交汇——

贺风馗淡然自若，冲着方轻游微微颔首致意，浑如往常，随后环顾众人道：“夜色已深，诸位都早些睡吧，便请秋姑娘、宁姑娘在屋里歇息，陪着秦姑娘母女；燕老伯年迈、雷缨锋伤重，劳烦叶兄弟看护他俩，同住柴房；至于其余的各位，便只得委屈在院子里露宿了。”

众人听他安排得妥当，均无异议。陈彻料想今夜再无旁的要紧事，便转身望向宁简，宁简瞧见他清澈发亮的目光，心中没来由地慌张，抢先道：“陈彻，你、你早点休息。”说完不待陈彻开口，便快步进屋去

了。

诸人各自睡去；下半夜，叶凉躺在柴房里，久久难眠，耳听身侧雷缨锋的呼吸声较黄昏时稳健了不少，不禁暗自钦佩方轻游的能耐，心想：“雷兄能修成‘岩雷’，天资本就极高，真不知他领悟出的‘意劲’会是何等模样……”又听见燕海柱鼾声大作，气息粗重里偶尔夹杂着一丝古怪的沙哑，叶凉心下微奇：“燕老伯毕竟年老体衰，似乎患有什么疾病。”

又过良久，叶凉仍无困意，便起身拿着行囊出门，院落中众人鼻息此起彼伏，叶凉穿过院子，一路来到山脚下的村镇。

今日他初到临江集，便想在这小渔村里走逛一番，兴许能唤起往昔的记忆，只是当时他怕“乘锋帮”诸人难为雷缨锋，一直不敢独自离开；此刻眼见片片屋舍沉寂在黑暗里，灯火零零星星，却只引得他心中空冷，他沉下一口气，倏而沿着粗陋的石街奔跑起来——

耳边夜风呼啸，双足踩在凹凸不平的硬石上，叶凉神思微恍，想起似乎从前也曾疾奔在静旷无人的小镇石街上，却是为了去救一个人……他胸口莫名一疼，喃喃道：“是了，当时我是要去救雷姑娘。也不知现下雷姑娘正在哪里。”

想到雷缨络，他不由得缓下了步子，却已来到江边，坐在一块长满青苔的石头上，取出雷缨络所赠的短剑端详。剑身在月光下隐约映出他的面容，他微微摇头，心想：“倘若这剑上能映出雷姑娘的容貌，该有多好……”随即将剑身轻轻贴在自己的脸颊上，怔怔出神。

过得良久，他默默将短剑收好，又从行囊里取出一个狭长的木盒，里面却是雷缨络交给他的一张画纸，他想：“雷姑娘虽没告诉我纸上画的是什么，但她说这是名动江湖的萧野谣前辈所画，照此说来，难道这竟是萧前辈从前为我画的骨相么？”越想越觉好奇，便打开了木盒，暗忖：“我的骨相定然也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人骨，瞧瞧也无妨。”

但见盒中的画纸已卷叠起来，转念又想：“雷姑娘让我见过吴重前辈再看画，我还是听她的话吧。”——正要将盒子盖上，突然瞥见画纸的背面似有字迹。

叶凉惊咦一声，心说：“我只瞧瞧背面的字，也不算违背雷姑娘的话。”便将那画纸从盒中取出，借着月光凝神辨去，但见纸上歪歪扭扭的写着一行字：

“九霄泼墨，燕羽龙鳞，惊起飞虹一笔，可贯日月乎。”

叶凉神思一颤，仿佛一瞬间被那些纠乱如麻的笔划钻入了心窍，浑身禁不住哆嗦了两下；随后默念了几遍那行字，想起那日在华山朝云殿内，乘锋帮送来拜帖，当时庄诚曾称赞萧野谣的书法“清奇峻拔”，那么眼前这般丑拙的字迹定非萧野谣所写，也不知出自何人的手笔。

寻思一阵，叶凉将画纸收回木盒，忽觉一阵疲倦涌来，闭目暂歇，那行字迹仍在心神深处缠来绕去，宛如拂不尽的蛛网。他索性睁开眼，望着不远处暗沉沉的江面——水声远远近近，不知不觉中，他在江边睡着了。

哗啦一声，他梦见一团模糊的光影冲破了江面，带着淋漓的水汽直飞云端；那团光影变化翻腾，气象万千，离他时而亲近，时而遥远，时而又化作洒然笑语响彻天地。他在梦里暗暗惊赞：“也不知是谁发笑，世上竟还有这等人物……”

第二章 临江梦龙（三十八）

清晨，杨仞从睡梦中醒来，翻身跃起，正自舒活筋骨，便见叶凉背负着一大堆干柴踏入院落。

杨仞奇道：“叶兄，你去砍柴了么？”

叶凉轻笑道：“嗯，我想到咱们昨日生火耗费了吴重前辈家里的木柴，便想着再多砍些回来，以免他老人家看到柴房空落而生气。”

杨仞见他神清气爽，笑容洒脱，不禁微怔，道：“叶兄，一夜不见，你倒像变了个人似的。”

“是吗？”叶凉一愣，随即笑道，“我昨夜在江边睡着了，做了一个古怪的梦，醒来心里清楚了许多，记起了不少以前住在临江集的往事，只觉周身松快得很。”

赵长希从旁听见，颔首道：“身心本是一体，心神清明，身子自然轻松，恭喜叶兄弟，看来你离全然恢复记忆不远了。”

“多谢赵前辈指点。”叶凉躬身一揖，随后将干柴堆放在院子角落，手提短剑，转身又走向院外。

杨仞愈发好奇，道：“叶兄，你还要去砍柴么？”

叶凉点点头，语声轻快：“不错，总须再去两趟，杨兄可要一起么？”瞥见宁简、陈彻主仆经过，便和两人打个招呼，又道，“陈兄，可要和我一起去砍柴么？”

陈彻不假思索道：“不去。”

杨仞想了想，笑道：“左右无事，我便陪着叶兄同去吧。”

叶凉甚是欢喜，与杨仞并肩出了院落，杨仞问道：“瞧叶兄神情，似乎……似乎很喜欢砍柴？”

“也说不上喜欢，”叶凉摇头笑道，“只是砍柴时心里很踏实，想是因

为以前我住在这里时，便天天砍柴吧。”

杨仞道：“那吴重可够黑心的，不好好教你武功，天天让你砍柴。”

叶凉道：“这倒不然，天天砍柴，便是将挥出的一击千锤百炼，我觉得对修习剑术也有裨益。”

杨仞撇撇嘴道：“想来这也是吴重从前诓骗你的话。”

叶凉神情微怅，道：“我也不知是不是。我今晨醒后，虽然想起了许多往事，对这临江集已颇觉熟悉，但关于吴重前辈的样貌举止，以及他往昔对我的教诲，却仍是记忆模糊……”

杨仞心说：“兴许是吴重根本没怎么教过你，你自然想不起来……”随口道：“我也没见过吴重，但听他的语声，想来不怎么英俊。”

叶凉心弦微动，念及那道偶尔在自己心底响起的惫懒笑语，暗忖：“难道那便是吴重前辈的声音么？我本以为他老人家德高望重，声音一定很是威严……”

两人快步而行，杨仞道：“叶兄，你说昨夜做了一个古怪的梦，莫非是梦见了雷姑娘么？”略一犹豫，又道，“实不相瞒，我昨晚也做了一个古怪的梦。”

叶凉好奇道：“不知是什么梦？”杨仞道：“还是叶兄你先说。”

叶凉便将夜里梦见的那团模糊的人影描述出来，杨仞道：“原来是这样的梦……你说的那人腾云驾雾，变幻万千，那不是龙吗？世上又哪有龙。”

叶凉沉吟道：“那人自不是龙，只是他所具备的气象当真让人心生震撼……”寻思一阵，问道，“对了，昨夜杨兄梦见了什么？”

杨仞脸颊微红，道：“咳咳，叶兄见谅，这却有些不便告知。”不待叶凉再问，便转口道，“啊，那柴房里有一把斧子，咱们竟忘了拿，叶兄，莫非方才你不是用斧子砍柴么？”

叶凉晃晃手中短剑，道："我还是更喜欢用剑。"眼看杨仞神情错愕，便解释道，"嗯，我也不知为何，就是……就是习惯了。"

杨仞哈哈一笑，道："这习惯倒有些少见。"

两人进得树林，叶凉拔剑在手，杨仞道："叶兄，你用雷姑娘赠你的短剑砍柴，不怕她怪罪你么？"

叶凉摇了摇头，轻声道："雷姑娘待我很好，从来没有责怪过我。"低头瞧着沾了木屑的剑刃，却也不免有些心虚。

杨仞笑道："叶兄莫怕，我用刀宗的'雪刃'陪你，料想雷姑娘的短剑再高贵，也高不过这把刀去。"

随后两人各自砍柴，叶凉运转"秋水"剑劲，轻轻一划便能将树干剖开，剑刃上只偶有微风振出；杨仞挥动雪刃，却是刀风霍霍，劲响不绝。

过得片刻，杨仞忽听身后叶凉止住了动作，转头望去，叶凉收起短剑，拱手道："杨兄，你有什么话，便请说吧。"

杨仞挠头道："你怎知我有话要说？"

叶凉微笑道："杨兄是一帮之主，若无要事，又怎会陪我在此砍柴？"

"既然如此，那在下便直言了。"杨仞正色敛容，拱手道，"我想邀请叶兄加入我'乘锋帮'，共抗'正气长锋阁'。"

叶凉一怔，良久不语。

杨仞劝道："燕寄羽的恶行，想必叶兄也有所了解，叶兄秉性善良正直，正与我们'乘锋帮'志同道合，何况你做燕寄羽弟子的这一年来，除了……"他刚才与叶凉同行时瞧出叶凉腿伤未愈，本想说"除了落得腿上瘸拐，又得了什么好处？"但话到嘴边，终究忍住。

叶凉道："燕山长的诸般作为，有些我不明白，有些我也不认同，但

我一时间不能答复杨兄，还请杨兄见谅。”

杨仞点点头，轻叹道：“那叶兄便再多想想吧。”

叶凉道：“我现下心中还有些模糊不清，料想再过不久，等我见了吴重前辈，若能恢复全部的记忆，便可答复杨兄……”说到这里，心念一动，道，“杨兄，你是觉得今日吴前辈不会现身，才会在这时问我，是么？”

杨仞道：“不错，但我会一直等到夜深，若吴重始终未回，我便须带着秦芸前辈暂离临江集了。”

叶凉奇道：“可是温蔚不是说戚晚词等人这两日便要赶到，贵帮不留下来找她报仇么？”

杨仞只道：“此事我自有安排，倘若叶兄肯入帮，我自当告诉叶兄。”

叶凉沉默一阵，不再多言，两人又砍了些柴，便一齐返回院落；此际雷缨锋与燕海柱都已睡醒，叶凉见雷缨锋精神健旺颇多，很是为他高兴，想起昨晚燕海柱鼻息有异，便问道：“燕老伯，你是否患了什么疾病，若须服药，晚辈这便下山去采买。”

燕海柱瞪眼道：“臭小子咒我么，我身子骨结实得很，从不生病！”

“晚辈不敢。”叶凉赶忙长揖谢罪，随后与院中诸人打过招呼，走近那株桂树，手抚树干，追忆往事。

陈彻冷不丁道：“一株树无人看顾依旧可以生长，但一个人却终究难以孤零零地活。”

叶凉愕道：“陈兄，你说什么？”陈彻身旁的宁简听见这句话，神色亦颇不自在。

陈彻道：“这是去年在春雪镇上，叶兄对我说的话。”

叶凉神色微动，回想一阵，喃喃道：“不错，去年我说这话时，便是

在想念眼前院落中的这株桂树……”心念倏而一闪，又道，“我记得自己从前曾经坐在这棵树下，为自己的剑术取名，我本想叫作‘春风’，但是他、但是我师父说这两个字不好……原来如此！后来我的剑术才有了‘秋水’这个名字……”

宁简闻言微微蹙眉，道：“‘春风’二字有什么不好，我的刀术便是名为‘春风’，我看分明是吴大叔胡言乱语。”

杨仞笑道：“这倒有趣，春风刀，秋水剑，这不正是一对……”话未说完，瞥见陈彻脸色闷闷地看过来，当即住口不言。

方轻游目视叶凉，道：“叶兄弟，你已记得吴重是你师父了？”

叶凉道：“我已记得从前自己确曾有一位师父、一位很好很好的师父，只是仍想不起他的样子……”

“很好很好，能有多好？”燕海柱嗤笑一声，他自己的儿子离他追随师父走了，他平生最不爱听的两个字便是“师父”，在他心中天下师父便没一个好的。

叶凉苦思良久，才道：“他……他教了我一招剑法。”

燕海柱哈哈大笑：“那你师父可有些小气啦。”

叶凉恍若未闻，却已陷入了回忆，右手挥动带鞘短剑，随手比划着剑招；何轻生与裘驷瞧了一阵，相顾摇头，何轻生道：“我瞧这式剑法可也不怎么样呀……”裘驷悄声道：“不错，一定是吴先生舍不得教他厉害的，随便糊弄了他两手。”

赵长希与游不净、贺风馗端详叶凉的手势动作，却均是神情一凛，眼见剑鞘上荡出轻风阵阵，似乎叶凉的每一下挥手，都与旷远天地相融，暗藏着极神妙的剑意。杨仞与秋剪水、方轻游互换眼神，亦是暗自惊佩。

“叶凉，你可还记得当初拜师时，吴师兄他怎么说么？”说话中，秦芸从屋里走出。

叶凉心神一颤，本来全不记得当时情景，可是触及秦芸温和亲切的眸光，却不由自主地脱口道：“师父他说……他精通剑术，我若拜他为师，他便对我倾囊相授……”说着说着，不知为何却流下泪来。

“今日看来，他并没有食言。”秦芸颔首道。

第二章 临江梦龙（三十九）

时至晌午，杨仞派帮众去山下买来酒饭，吴重却仍未现身。

叶凉胡乱吃了几口干粮，兀自在桂树下比划着剑招，众人一边吃喝，一边瞧着叶凉挥剑，游不净赞叹道："叶兄弟能将一式剑法练出万千变化，每一剑灵机各异，却均又暗合周遭风物气象，实是将'雨梳风帚'的剑意领会极深。"

赵长希沉吟道："我瞧叶兄弟的剑术却似和'雨梳风帚'有些差异，这剑术毕竟是吴重教的，或许叶兄弟曾受过方白的点拨，但叶兄弟的剑招中实似藏着一抹刀意……"

杨仞随口道："刀意么？莫不是和吴重让他多年砍柴有关？"

叶凉擦了擦额上汗水，收剑站定，却浑未听见几人所言，回身问道："杨兄，你方才说什么？"顿了顿，又自顾自道，"我记得从前住在这里时，每日都要在树下练剑许久，一连几年都未曾间断。"

杨仞点头笑道："原来如此，我从前也是每日练刀不间断，哪天咱们倒可切磋一番。方才我们说，叶兄的剑术里似乎另藏玄机，等吴前辈到了，叶兄不妨仔细问问他。"

"好啊，到时杨兄可要手下留情。"叶凉展颜一笑，他与人交手几乎都是迫不得已，却从未与朋友间切磋过武学，只觉甚是欢喜。

忽听贺风膪道："多半今日吴重不会来了。帮主，接下来该当如何，还须早作计较。"

杨仞"嗯"了一声，叶凉神情微愕，忍不住道："吴重前辈他会来的……"

贺风膪道："叶兄弟为何这么说？"

叶凉一时倒被问住了，结结巴巴道："因为、因为我在这里……如果他是我的师父，他不会想来见我吗？他已那么久没见过我了，我、我就

很想见他……”说到后来，似乎自己也没底气，语声渐低。

贺风馗也不和叶凉争辩，只淡淡道：“原来如此。”

院落中有几个乘锋帮刀客听见两人对话，却都嗤笑起来，有人道：“昨日瞧见那字条，我便觉得吴重是个唬人的骗子，害得咱们白白耗在这里一日。”又有人道：“不错，杨帮主，贺副帮主，咱们这便下山去吧！”

杨仞道：“要走也不急在这片刻。”

叶凉面对众人，想到今日或许自己当真见不到吴重，不知为何心头一酸，摇头道：“吴前辈他会来的。”快声说完，径自转身下山去了。

众人面面相觑，赵长希望着叶凉背影渐远，苦笑道：“吴重此人做事古怪难测，他会不会来，恐怕谁也说不准。”

贺风馗道：“无论吴重来不来，依照哨探回报以及温蔚所言，戚晚词、田桑榆、柳鹰一众人马近一两日便至，咱们要么留在此地，以逸待劳，料想他们未必是咱们的对手；要么便须暂时撤离临江集，转入暗处，再伺机复仇。”

杨仞笑道：“贺前辈言之有理，但咱们何不既转入暗处，又不离开临江集？”

贺风馗沉吟道：“属下愿闻其详。”

杨仞道：“这屋里不是有密道么，咱们便躲进暗道埋伏起来，派一两名帮众扮作渔民留在山下村落，等戚晚词等人来到，查明其人数虚实之后，咱们再从密道出来，杀他们个措手不及。”

贺风馗拊掌赞道：“帮主此计甚妙。”

杨仞转头望向院子角落的岳凌歌，未及开口，岳凌歌已笑嘻嘻道：“方才杨帮主说什么了，在下犯困走神，竟没听见？”

杨仞笑呵呵道：“没什么，只是我很想向岳公子多多请教，咱们就再

多相处几日，岳公子可莫要擅自离去才是。”

“那是自然，”岳凌歌目光闪烁，叹道，“知雨一直昏迷不醒，我便是想走，也舍不下她呀。”

杨仞颔首道：“不错，辛苦岳公子了。”

众人商议停当，又过良久，叶凉才从山下奔回，手里却拎着许多肉鱼菜蔬，还有些碗筷。杨仞好奇道：“叶兄，你这是要做饭么，咱们不是才吃过午饭？”

叶凉挠了挠头，似颇不好意思，道：“我在山下村镇里逛了一阵，莫名其妙地很想做饭，便买了这些回来……嗯，到晚上我烧菜给诸位吃。”随即快步走进柴房去了。

临近黄昏，吴重仍未归来；叶凉已烧好了满满一大桌子菜肴，众人围挤在屋里，争着尝鲜，均对叶凉的厨艺赞不绝口。

叶凉很是开心，瞥见方轻游只吃了一口便放下碗筷，不禁一怔，问道：“方大哥，你觉得不好吃么？”

方轻游起身走到了门口，微微摇头：“叶兄弟，你烧的菜很好吃，让我想起一位故人。”语声轻悠悠的，仿似落在远方。

杨仞闻言与秋剪水相顾，他俩去年与楚轻鸿、俞凌相遇，曾吃过楚轻鸿烧的菜，确似和叶凉的厨艺不分伯仲，不禁暗自一叹。

众人吃饱喝足，叶凉收拾了碗碟，又独自进了柴房；杨仞与诸人闲谈一阵，也来到柴房，但见叶凉又在生火做饭，愕道：“叶兄……”

叶凉转头瞧见杨仞，微笑道：“我要烧一碗青笋腊肉，一碗野菜豆腐，还有一钵鲜鱼汤……可惜眼下正值春季，不然汤里加些桂子，会更清甜……”

杨仞心中微动，道：“你是要做给吴重吃么？”

叶凉点点头，轻声道：“我猜想这三样菜肴都是他爱吃的……嗯，若

我记得不错，他一定爱吃的。”

杨仞一时无言，默默看着叶凉烧好了菜。叶凉低头注目案板，道：“天要黑了，他再不来，菜也要凉了。”说着走出门外。

院子里，不少乘锋帮刀客已纷纷开始整理行囊，何轻生与裘驷亦是颓然坐在门槛上，嘟囔道：“看来今日是见不到吴先生了。”“不错，吴先生哪是这般容易见到的……”

叶凉忽然转头望向两人，道：“吴前辈一定会来的。”他不愿待在院中，便往山下又走出老远，坐在石头上等候吴重。

日影西移，斜阳洒落在叶凉的衣襟上，不知过去了多久，他猝地望见山下远远走来一个身形宽厚的中年男子，似乎很是疲累，走出几步便停下歇息一会儿。

叶凉怔怔站起，但见那人穿着洗得发白的灰衣，左手当胸悬着，右手提了一坛酒，身姿歪斜地立在黄昏的风里，宛如昨夜见到的那行歪歪扭扭的字迹。

“师父，今日又输棋了么？”叶凉迎近几步，不自禁地遥遥喊出了这句话，仿佛从前曾问过许多次似的。

“我怎会输？我还赢了一坛酒哩。”吴重大声回话，晃了晃手里的酒坛。

——话音未落，一群紫衣蒙面女子倏然出现在他身后，疾步奔上山来。

“小心！”叶凉一凛，没想到竟会在这里遭遇无颜崖的女杀手，一边急呼，一边朝着吴重狂奔过去。

“你小子说什么？”吴重似没听清，露出疑惑神色，便在这时，一名紫裙女子闪掠而近，一柄弯刀贯入他后背，从他心口穿出，鲜血飞溅。

叶凉浑身颤抖，骇得说不出话来，奔行中蓦然看清了吴重的样貌，一瞬间心想：“……原来我昨夜梦见的，就是我的师父。”

（第二章 完）

第三章 风青雨白（一）

黄昏，篱笆院中，杨仞瞧见叶凉快步朝着山下行去，沉吟道：“叶兄独自去等候吴重，可别遇上什么敌人才是。”

贺风植闻言道：“料想不会。我已在山下村落中布下几名哨探，假扮成了村民，若有任何武林中人进到临江集，他们便会急速来报。”

赵长希问道：“可是倘若敌人来得过快，探子来不及上山禀告呢？”

贺风植道：“若突遇此种情形，他们便会在山下燃起特异的烟火，我等在山腰亦能望见。”

杨仞摇头道：“我倒不担心这些，只是怕叶兄遭遇弓魔。”

秦芸轻声接口：“张师兄知道叶凉是吴师兄的徒儿，绝不会伤及他性命的。”

说话中，岳凌歌走到宁简、陈彻身边，笑嘻嘻道：“岳某有事想和两位商议，不知可否请两位到柴房里一叙？”

主仆二人对视一眼，陈彻道：“正好我也有事想问岳公子。”宁简点点头，两人便随着岳凌歌走向柴房。

杨仞见状微微皱眉：“岳凌歌，你又要弄什么鬼？”岳凌歌回身笑道：“在下想和宁姑娘商谈一件喜事，可与杨帮主和贵帮无关。”

三人进得柴房，宁简蹙眉道：“岳公子，你有什么喜事要说？”

岳凌歌不疾不徐道：“宁姑娘当真是贵人多忘事，莫非忘了曾派陈兄弟向我提亲，说是想让陈兄弟迎娶我家知雨，不是么？”顿了顿，笑道，“我瞧陈兄弟是个实诚人，此事我在岳州已答允了陈兄弟，咱们两家何时办喜事，眼下不妨商议个日子出来？”

宁简一怔，却静默不答，当初她派陈彻去提亲，一则是不愿让严知雨嫁作秦楚妾室而使出的缓兵之计，二则是知道岳凌歌深沉诡变，绝不

甘心为燕寄羽效命，定然另有所图，若能与其结盟，却也有助于她自己想做的事；至于是否真让陈彻娶严知雨，她心中却并未想得清楚。

岳凌歌道：“莫非宁姑娘反悔了？”

宁简今时的心境，已和数月前派陈彻去提亲时颇有变化，闻言仍不开口。岳凌歌微笑道：“倘若宁姑娘要取消这桩婚事，自己嫁给陈兄弟，那也仍是喜事一桩，在下提前恭喜二位便是……”

宁简瞪向岳凌歌，未及开口，陈彻忽道：“岳公子，昨日我家主人猜测是你教了温蔚将萱草掺进蜡烛的下毒之法，应当并未猜错。”

岳凌歌皱眉道：“陈兄弟说笑了，为何要平白冤枉在下？”

陈彻道：“去年在青石镇外，温歧前辈在一株半燃的枯树里掺入萱草粉末，将许多人迷倒，当时温前辈曾说过一句话：‘树上烧出的毒烟在荒野间耗散极快，好在诸位都是守时之人，不过我攒了十年的萱草粉末，今日也都已为诸位用尽了……’——既然用尽，‘藏玉楼’又哪还有萱草留给温蔚每日逼我吞服？”

他打了个哈欠，继续道：“但是更早前在青石老店里，你既能将萱草掺进蜡烛，那自然是温前辈预先将不少萱草分给了你，当时堂中烛台被卓明月打灭、你的下毒手法又被薛秋声识破，那些萱草没派上用场，便被你留了下来，是么？”

岳凌歌苦笑道：“当时温楼主不过随口说了这句话，没想到你竟一直没忘……陈兄弟，你的记性未免太好了些。”

此言无异于承认了陈彻所说，宁简神色顿冷，衣袖倏振，随时便待出刀，喝道：“岳凌歌，你究竟是何居心？”

陈彻脸色却仍是困倦如常，又道：“岳公子，你让温蔚给我服下的，恐怕不只是萱草的粉末吧？”

岳凌歌目光闪动，忽而长叹一声：“陈兄弟，在下对你绝无歹意，只是此事说来话长……”

宁简耳听陈彻竟还被迫服下了别的药物，心弦霎时绷紧，便待先制住岳凌歌再逼问实情，忽闻远处隐约传来了叶凉的呼喊声——

“师父，今日又输棋了么？”

院落中，诸人亦是相望惊凛，均想：“今日吴重竟当真来了？”

……

山道上，那名紫裙女子抽回弯刀，倏忽倒掠回到一群女杀手之间。

吴重身躯一震，又踉跄前行了两步，鲜血从胸口泼洒坠地。

叶凉闪电般掠近，心头阵阵悲惶，只觉浑身虚飘飘的，忍不住便要瘫软坐倒，却仍咬牙稳住了身躯，吴重跌在他的怀里，一瞬里仿佛整个世间的重量都朝他压来——

今日本是叶凉失忆以来最开心的一天。他砍柴、练剑、烧饭，重又过了一天往年久居临江集时的熟悉生活，他的记忆也愈发清晰，想着不久便能见到自己真正的师父，他在心里默默立下了一个誓言。尽管别的人都不相信他今日能见到师父。

叶凉出指如风，为吴重封住胸背伤口处的血脉，哭道：“师父，我今天发誓了……发誓这次一定将你记得更深，再也不会忘掉你啦……”

吴重脸色惨白，微弱一笑，嘟囔道：“你小子、你可还记得我给你说的那句话吗？”

刹那间，叶凉记起了吴重从前对他说过的每一句话，他不知吴重指的是哪一句，只颤声应道：“记得，我都记得……”

“嘿嘿，记得就好……”吴重气息愈低，随即晕厥过去；叶凉抱着吴重缓缓坐下，吴重胸前被弯刀破开一道狭长的血洞，眼见是难以救活了，叶凉不忍再瞧师父身上的伤口，低头侧目，心口处传来一阵空落落的疼痛。

忽听一个中年紫裙女子冷声道：“恐怕半山腰很快有人下来。”又一

个蒙面女杀手道：“不错，咱们这便带走吴重的尸身，向明姑娘和燕山长复命。”这群“无颜崖”女子似对吴重颇为忌惮，直到看见吴重闭目靠着叶凉不动了，才一边说话，一边朝着叶凉围近。

叶凉恍如未觉，怔怔摇了摇头，望向那个手提染血弯刀的紫裙女子，先前她一击得手，后退颇远，此刻侧对着叶凉，却落在一众同伴的最后。

“我不明白……”叶凉涩然开口，嗓音薄薄的，宛如被撕裂的纸，“雷姑娘，为什么竟会是你？”

那紫裙女子身姿微颤，片刻后轻幽一叹：“叶凉，你为何能认出我……又为何要认出我？”

第三章 风青雨白（二）

“我记得你的眼睛，你的身材，”叶凉说话中慢慢站起，“便如刻在我心里一般，又怎会认不出来……”这番话若让他换在往常说出，定不免脸红心慌，甚至羞于启齿，可是此刻凝视着雷缨络，语气中却只有深深的悲伤苦楚。

一众紫裙女杀手听见两人交谈，各自顿步，紧盯叶凉肩腕，一时却不贸然出手。雷缨络轻声道：“叶凉，我有我的苦衷，你以后会明白的。”

叶凉苦笑一声，微微摇头，道：“你是怕‘青崖六友’敌不过燕山长，便想靠着杀我师父，来换取燕山长的信任，以便随时投靠燕山长，是么？你答应嫁给秦楚，也是为此吧？”

雷缨络静默一瞬，只叹道：“叶凉，你以后会明白的……”随即语声微肃，又道，“诸位姐姐，请你们先走一步，稍后我便带着吴重尸身与你们会合。”

那些女杀手相顾一眼，纷纷转身，一言不发地疾掠下山去了。叶凉心中微动：“看起来似乎雷姑娘才是这群女杀手的头目，也不知她们是不是真的‘无颜崖’弟子……若是真的，难道说‘无颜崖’掌门明映雪亦是‘青崖六友’之一？”

雷缨络仰望了一眼半山腰，又瞥向地上的吴重；此际叶凉心绪稍平，当即道：“雷姑娘，我不会让你带走我师父的。”

雷缨络低低“嗯”了一声，倏而松手丢掉了弯刀，身姿毫无防备地走向叶凉。

叶凉微愕，雷缨络已走到他身前，道：“叶凉，我杀了你的师父，你这便杀我为他报仇吧，我、我绝不会还手。”语声柔弱，单薄的衣裙在春风中簌簌摇颤，仿佛整个人随时便要飘散在风里。

“雷姑娘……”叶凉没料到她竟会这般说，不禁呆住了，雷缨络轻轻

抬起他握剑的右手，将剑尖移向自己的心口，又道："能死在你手里、死在我送你的短剑之下，我心甘情愿。"

叶凉一凛，不由自主地往回撤手，与此同时，雷缨络运指如电，连点叶凉胸腹间多处要穴。

"你、你竟这般——"叶凉浑身陡震，僵痹难动，心中又难过又气愤，却说不下去了。

雷缨络低头避开叶凉的注视，将脸上的面纱解下，倏然神情微变，却是听见山腰似有不少人正自奔近。

叶凉亦听到脚步声，心中砰砰急跳；雷缨络抬头凝望叶凉，道："叶凉，这次是我对不住你，以后你还愿意再相信我么？"说到后面，嗓音止不住地颤抖，似是害怕已极。

一瞬间叶凉瞧见雷缨络泪光盈盈的双眼和凄婉清丽的容颜，胸中一鼓，几乎忍不住便要脱口说出"我愿意！"随即暗骂自己："叶凉呀叶凉，眼前这人杀了你的师父，你若再说'愿意'，那还是人吗？"便只愤愤然瞪视雷缨络，几乎将唇齿咬出血来。

"叶凉，你……你好好保重。"

雷缨络又望了一眼山上，忽而踮起脚，在叶凉唇上轻轻一吻，转身抱起吴重飞奔离去。

叶凉怔怔望着她的背影，良久说不出话来；那正在下山而去、离他越来越远的，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

蓦然间，他耳边闪过两句熟悉而惫懒的笑语——

"这女娃儿如此美貌，一定便是金陵雷家的闺女了……嗯，倒是配得上我的徒儿。"

"不过美貌女子大都颇有心机，你也要留心她害你……"

这两句话化作两股疼痛，交汇在他的心口，仿佛一刀一剑交相绞

拧。

少顷，杨仞、秋剪水以及乘锋帮诸人都来到近处，岳凌歌和宁陈主仆紧跟在后；赵长希见叶凉穴道被封，便运劲为他解穴，却费了好一阵功夫才解开，皱眉道：“这手法有些像‘游丝指’，却似也是北荒‘摩云教’的武学。”

随后众人询问叶凉方才情形，叶凉心里难受，低声解释了几句便不愿再说；众人听闻雷缨络杀死了吴重，均是震惊不已，不少人神情黯然，秦芸更是独自走去一旁，悄然垂泪。

何轻生与袭驷相望一眼，忽然齐声嚎啕大哭，何轻生哭道：“吴先生，我便说你言而有信，今日一定会来的，可有些人却偏偏不信！”袭驷亦是不断擦拭眼角，抽噎道：“不错，可是吴先生你来去匆匆，来是来了，走得却也太快了些……”

杨仞心思纷乱，听得不耐，喝道：“别哭了！”沉静片刻，转头看向贺风馗道，“听叶兄所说，无颜崖杀手竟突然现身临江集，这可有些奇了。”

贺风馗沉吟道：“若他们是刚至临江集，绝难瞒过咱们的哨探，除非她们到得比咱们还早，提前便装扮成村妇，埋伏在山下的村里……”

宁简心弦微动，接口道：“也许未必是潜藏在村里。先前我和秦前辈在地下暗道中躲避时，曾留意到那暗道还有一些别的岔路，却未去深探；兴许这些女杀手便是埋伏在暗道里，刚才又从山脚下的暗道出口突然出来，才会绕过了村中的哨探。”

贺风馗道：“宁姑娘言之有理。”旋即与杨仞对视一眼，“如此看来，这暗道还不够隐秘，实难预料戚晚词等人是否也同样知晓。”

杨仞颔首道：“不错，咱们藏进暗道里奇袭的计策，便有些冒险了。”当机立断，又道，“咱们这便撤离临江集，转入暗处，再商议复仇之事。”

众人方才下来得急，行囊还留在山腰院落，随后贺风馗便派几名刀

客返回为众人拿取行囊；岳凌歌亦回去背负昏睡中的严知雨。杨仞眼看叶凉低头不语，叹道："叶兄，今后你打算如何？"

叶凉沉默一阵，道："无论如何，我也要追回我师父的遗体……只是雷姑娘去得甚疾，短时怕是追不上了。"

杨仞道："料想雷姑娘要去江边雇船，稍后咱们一同到江边打探便是。"

叶凉点了点头，忽而瞥见了山道旁的一株野花——

先前吴重猝然中刀，鲜血泼洒出去，却已将白色的花朵染得深红，叶凉轻轻摘下一片花瓣，触手之际，指尖滚烫，仿似那血仍在灼热流动着。

叶凉心弦一颤，随即又觉花瓣冰凉如雪，方才的一刹只是自己的错觉罢了。他仔仔细细地将那片花瓣收入了衣襟。

便在这时，山下村落中忽然升起了三股浓浓的黄烟。

第三章 风青雨白（三）

众人眺望山下，赵长希道：“多半是那群‘无颜崖’女子被贺兄布置的哨探发觉，故而燃烟传讯。”

贺风馗微微摇头，道：“赵兄有所不知，只有遇到极紧要的情形，才会同时燃起三道烟火。恐怕是有强敌来犯。”说完看向杨仞，又道，“但料想来者人数不多，若是大批人马奔赴临江集，必难瞒过咱们布置在各地的哨探。”

杨仞道：“嗯，那咱们便下山瞧个究竟。”

不多时，那几名乘锋帮刀客取回了行囊，带着燕海柱与被捆缚在麻袋里的穆清池与众人会合；雷缨锋有伤在身，步履缓慢，却也是此际才至，听方轻游说了吴重之死，脸色沉肃，良久不语。

众人快步下山，杨仞留意到叶凉渐渐落后，低着头僵硬挪步，宛如丢了魂似的，不禁心下微奇：“叶兄不是急着要追回吴重的遗体么，怎么走这么慢？”正要出言发问，秋剪水瞥见他的神情，冲他微摆了摆手。

杨仞一怔，随即明白过来：“……难道叶兄其实并不想追上雷姑娘？唉，不错，他两人若再相见，真不知会是何种局面。”

雷缨锋走近叶凉，低声道：“叶兄弟节哀。”

叶凉轻轻“嗯”了一声，雷缨锋叹道：“舍妹自幼便去了峨眉山学剑，多年来很少回家省亲，我也不懂她心里真正怎么想。但凭我与她为数不多的相处中看来，她绝非心存邪恶、做事偏激之人，真不知此事是因何而起，其中到底有什么误会……”

叶凉点点头，道：“我也很不明白。”

雷缨锋道：“我与你一同寻到舍妹，问个究竟。”

杨仞从旁听得刺耳，心说：“你妹妹杀了吴重，你说她不是坏人，你打死了赵老兄，叶兄却也曾说觉得你不是坏人……他娘的，老子一个人

也没杀过，却是正气长锋阁亟欲除之的‘刃贼’，这是什么狗屁道理。”虽心中不豫，但对雷缨锋终究怀有一丝敬意，却也没说什么。

众人刚到山脚下，便撞见一名扮作渔夫的乘锋帮刀客疾奔而至；那刀客禀道：“先前柳空图、李素微、龙钧乐来到了村中，同行还有几人属下不认得，但瞧身姿步法，似都是极厉害的高手。”

杨仞恍然道：“之前是你燃的黄烟么？原来是柳老山长和玄真掌教到了，这阵仗确实不小。”

那刀客道：“之前那伙人来势汹汹，步履飞快，直奔临江集后山而来，属下便远远地在暗中跟随，那黄烟却是另一兄弟所燃。”

杨仞奇道：“既然你是跟着他们，为何现下却是你奔在了前头？”

那刀客道：“那伙人快到山脚下时，似乎是柳空图突然犯起疯癫，吵嚷着要喝酒，他们便只得返回村里去了；属下猜测他们多半去了江边的陈家酒馆。”

杨仞闻言暗叹，也拿不准柳空图是真的犯病还是有意为自己缓住敌人，却听贺风馗问那刀客：“你说还有几人，可看清楚了？”

“还有四人。”那刀客当即详叙了那几人的衣着样貌。贺风馗道：“前两个是柳家家主柳鹰、胡家家主胡飞尘，那老者应是‘神泉寨’的寨主田桑榆，还有一个年轻书生，贺某却不认得了。”

宁简接口道：“料想便是跟随侍奉柳老山长的那个停云弟子。”却也记不得他的名字。

杨仞笑道：“那是刘万山刘师侄，他这回混在一众高手之间，可威风得很了。”略一寻思，又道，“柳鹰和田桑榆既都来了，难道戚晚词没来么，他们不是结伙了吗？”

那刀客禀道：“来者之中，并无女子。”

杨仞点点头，道：“无论如何，他们既然敢来，咱们正好将柳老山长救下，以免他再受到燕寄羽的诓骗迫害。”

贺风馗道：“帮主所言极是。”赵长希冷哼一声，道：“趁此机会，贫道也和李师弟做个了断。”

众人心知不久或有一场激战，各自提振精神，朝着陈家酒馆的方向行去。半路上杨仞忽而念及一事，沉吟道：“这临江集的后山有密道，也不知和春山上的密道有没有关联……”

宁简道：“这两处密道均是年代久远，从密道里的模样瞧来，应是同一些人所修建的。”

秦芸闻言略一犹豫，轻声道：“此事我倒曾听吴师兄说过……”她提及吴重，眼眶不禁泛红，静了静又道，“这些密道是许多年前‘天音宗’修造出来，应是为了他们要找寻的东西而修。”

众人默然相顾，惊疑不定，均知“天音宗”可谓是江湖中最古老神秘的宗派之一，门徒身着墨袍麻鞋，寡言少语，外人谁也不知他们的门规教义；本来他们极少与武林其余门派往来，最近数十年里却似愈发热衷名望，但也只有薛秋声、谭寒音两位长老率领一些门徒为正气长锋阁做事，传闻中“天音宗”有一位教宗、五大长老，武林中人却连教宗和另三名长老是男是女都不知晓。

“听秦姑娘所言，”游不净沉吟道，“‘天音宗’门徒行走世间各地，所谓的‘聆听天声地籁’，其实是为了找寻某样东西么？”

秦芸道：“不错，但我也不知他们要找什么。数百年前‘天音宗’鼎盛之际，共有三大支派，在中原、西域、北荒分别设有总坛。春山与临江集的这座山，便是其中两处总坛所在。”

杨仞恍然道：“原来如此。不论‘天音宗’要找寻什么，在他们全盛时尚未寻到，恐怕如今是更寻不到了。”

方轻游道：“也不知刀宗昔年选在春山隐居，是否也与此相关。”

说话中，众人来到江边的酒馆，李素微、柳鹰等人似有所预料，已在门外等候；刘万山搀扶着柳空图站在一伙人的最后，瞧见了杨仞身旁的秋剪水，神色顿变，脱口道：“秋姑娘，你、你被‘乘锋帮’的歹人擒住

了？”

秋剪水闻言微微蹙眉，刘万山又道：“秋姑娘放心，我与诸位前辈稍后便救你脱困！”

杨仞从前没见过柳鹰与田桑榆，正自打量，闻言不禁好奇道：“刘师侄，你倒是挺关心秋姑娘？”

“别叫我刘师侄！”刘万山顿怒，紧握鸿翼笔，便待上前与杨仞拼杀。

李素微轻声一咳，道：“刘师侄，你且守护好柳老山长，不必多言。”

刘万山收笔道：“遵命。”这才醒觉当着诸多前辈，实不该自己先出言，忍不住又瞥向秋剪水，心想：“秋姑娘可别把我当作莽撞无礼之人才好……”

李素微默默环顾面前诸人，岳凌歌背负着严知雨，与他目光相触，神色微变，笑嘻嘻道：“晚辈偶然路过此间，因我家侍女受伤，不能向各位前辈施礼，还请前辈们恕罪。”

李素微淡淡道：“岳公子不必客气。”而后对着赵长希躬身一揖，道，“拜见长希师兄。”

赵长希仰头望天，却不理会；李素微苦叹一声，但见杨仞大剌剌上前，拱手笑道：“在下杨仞，见过李前辈。”

李素微颔首道：“肃州一别，杨帮主的修为进境神速，可喜可贺。”他口中贺喜，面容却极悲愁，宛如哭丧一般。

杨仞道：“李前辈过奖了，不知诸位先前可曾瞧见一群‘无颜崖’女子经过？”

李素微道：“确曾遇见。”他似已知晓吴重丧命之事，随即又叹道，“燕山长做事向来周全稳妥，想是不放心贫道的本事，故而才在临江集早早备下一群无颜崖杀手，终究让吴重插翅难逃。”

杨仞道："原来如此。李前辈可知那群女杀手去向何处？"

李素微回身瞧了一眼江边渡口，道："她们雇船去了，眼下多半尚未出航。"

"多谢相告。"杨仞闻言看向叶凉，却见他神色惊疑地瞧着柳鹰与田桑榆，也不知在想些什么。

杨仞回过头来，拱手与柳、田二人见礼，又笑道："敢问两位前辈怎会和李前辈在一起，我本还误会两位竟去相助戚晚词那恶婆娘了。"

田桑榆生性谨慎，只道："老朽幸会杨帮主。"

柳鹰却爽朗一笑，道："我与田老确是派了些门徒去帮戚晚词，也正纳闷为何她迟迟不至；至于邂逅素微真人，却是巧合。"

杨仞点点头，心想："这柳鹰相貌英悍，言辞爽快，倒不似卑鄙诡诈之人。嗯，不过也说不准，燕寄羽那鸟人不也是人模人样的……"又听李素微道："杨帮主有所不知，先前贫道本已擒住了吴重，孰料柳老山长突然犯起糊涂，竟助吴重逃脱，当时偏生又遭逢几个自称'青崖六友'的蒙面人来袭……所幸柳兄与田兄路过，仗义相助，这才击退了那伙蒙面人。"

叶凉心中微凛："分明柳前辈与田前辈自己便在'青崖六友'之中，怎么又去帮李道长击退'青崖六友'？"转念之际，忽瞥见柳鹰似有意若无意地瞟了自己一眼，目光中隐隐有警告之意，随即明白过来：那几个蒙面人定是柳鹰安排好的，所谓"路过相助"，不过是做戏给李素微看。

却听柳鹰笑道："李兄言重了，举手之劳，何足挂齿？"

李素微正色道："柳兄与田兄此举非只救了贫道，亦是有功于'正气长锋阁'，贫道自会将此事禀明燕山长，如今正气长锋阁尚有阁主空缺，倘若两位有意，贫道便向燕山长商议举荐如何？"

柳鹰哈哈大笑，拱手道："李兄，那可实在多谢！看来我柳家在江湖中终有出头之日了。"

田桑榆犹豫片刻，亦拱手谢道：“素微真人有心提携，老朽实在是——”杨仞听得不耐烦，打断道：“李前辈，你方才说柳老山长犯了糊涂，不知他现下神智如何？”

李素微叹道：“他老人家好不容易才稳住了心性，现下应是神智无恙了。”

话音方落，便听柳空图闷声道：“刘师侄，你好生孝敬，又带着我回到春雪镇啦。”

刘万山一愕，道：“多谢柳老山长夸奖，只是……只是此地却并非春雪镇，而是在滁州之南的临江集呀。”

“胡说八道！”柳空图瞪眼道，“你瞧这酒馆，与春雪镇上的春风酒楼一模一样，这里不是春雪镇又是哪里？”

众人闻言都端详起那陈家酒馆；燕海柱缩身在人群之后，本待找时机痛骂柳空图一番，此际见他目光痴惘，思绪错乱，却又有些不忍了，叹道：“柳老头，当年你来到简家时那般神气，可曾想到会有今日？”

杨仞寻思一阵，看着龙钧乐笑呵呵道：“龙掌柜，莫非这家酒馆也是你们龙家的产业？”

龙钧乐的左袖空落落地随风飘摆，自贺风馗现身以来便脸色阴沉，淡淡道了声“好说”；又对贺风馗道：“姓贺的，今日龙某定要讨还断臂之仇。”

贺风馗面无表情，充耳不闻，只眺望岸边，但见一艘大船缓缓驶离了渡口，忽道：“料想那艘船便是‘无颜崖’杀手所雇的船了。”

众人转头望去，杨仞道：“叶兄，你可要……”说着却见叶凉兀自低头出神，正待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猛然心头一凛，几乎失声惊呼——

远处江面平阔，那艘大船上忽然腾起了熊熊烈火。

李素微神情顿变，略一迟疑，道：“杨帮主，咱们先去瞧个究竟，其他事稍后再说如何？”

杨仞点头道："甚好。"言毕身旁人影倏闪，却是叶凉不知何时抬头醒觉，当先朝着起火处疾掠过去；李素微、柳鹰等人紧随其后，却让胡飞尘与刘万山留下照看柳空图。

杨仞请贺、赵、游三位前辈率众刀客留待，与方轻游等人亦奔向岸边。刘万山眼看秋剪水身影闪动，似乎也要过去，急道："秋姑娘，你、你别过去呀！"

秋剪水微怔，道："刘师兄有何指教？"刘万山快声道："秋姑娘，你趁此机会，岂非正好摆脱'乘锋帮'那伙恶贼？"

秋剪水听得迷惑，无暇与他多言，径自转身而去。

顷刻间，船上火势愈发猛烈，等到众人奔至靠近船的水边，那船已在江心烧成了残骸；李素微取过一根拉纤用的长绳，骤然抖直甩出，圈住了冒着黑烟的船舱，轻轻吐气，将那艘大船缓缓拉近了岸边。

杨仞见状暗惊："这苦脸道士练成了'空游诀'第九重，功力果然骇人。"

众人扑灭余火，进得船舱，但见里面横七竖八躺着不少人，都已死去，多是无颜崖女子，另有一具身材宽厚的男子尸身，已被烧得焦烂一片，面目难辨，料想便是吴重了。

叶凉怔怔瞧着这具尸身，随即忽如发狂一般，将其余尸体急乱翻看了一遍，喃喃道："没有雷姑娘，没有雷姑娘……"说话中瘫坐在地，额上冷汗涔涔，仿佛虚脱。

李素微道："这些女杀手并非被烧死，而是被细物射穿了喉咙。"众人端详尸身，果然见咽喉处均有伤口。

杨仞皱眉道："难道是弓魔的'青丝箭'？"说着霍然转身走出船舱，诸人跟随其后，望向船上一处角落，但见有一人蜷缩坐地，周身衣衫焦黑破裂，双掌合拢紧紧护在胸前，似乎正握着一样珍逾性命的宝贝。

"果然是江海余，他还活着。"李素微长叹一声，"想是他修为高深，

护体气劲荡开了火焰，故能保住性命。”

众人一惊，一时间相顾静默；忽听脚步声响起，却是叶凉从船舱走出，慢慢地走近了江海余，轻声唤道：“江前辈……”

叶凉一边说话，一边轻轻拨开了江海余皮开肉绽的手掌，里面是一枚珠钗。

第三章 风青雨白（四）

李素微眼见叶凉把江海余慢慢搀扶起来，不禁目光微变，道："叶兄弟留神。"

叶凉一怔："留神什么？"李素微叹道："此人可是弓魔，他性情喜怒无常，杀人夺命只在一念间，你岂不该留神些么？"

叶凉闻言打量江海余，但见他满脸血污，眼神迷茫乱闪，宛如被吓傻了似的，却哪还有一丝武林魔头的气魄，握住他的脉门，片刻后低声道："江前辈的五脏六腑伤损颇重。"料想先前船上曾有一场短促而惨烈的激斗，心想："江前辈杀那些'无颜崖'女子，是为了给我师父报仇么……"

李素微颔首道："此来临江集，不意竟能擒获弓魔，也算为燕山长了结一桩烦忧，为武林省却了一场祸患。"

田桑榆道："听闻弓魔的'青丝箭'颇难以常理揣度，为防他暴起伤人，咱们还是先将他手足斩去。"

叶凉心弦一紧，但知江海余作恶甚多，此际实难出言劝阻，却见李素微缓步走近，伸掌在江海余"肩井穴"一拍，苦着脸道："擒拿弓魔一事，是燕山长吩咐岳公子去办的，稍后咱们便将弓魔交与岳公子吧。方才我以第九重'空游诀'的'悬锁'之法压制了弓魔的行动，一旦他想聚劲发难，便只会自行高高跃起，摔在原地。"

杨仞暗忖："这手法倒是有趣。"随即笑道："李前辈，你张口便是燕山长，倒像是他的弟子随从，浑不似玄真掌教了。"

李素微莞尔道："燕山长一心为武林计，贫道素来钦服，只盼杨帮主也能和贫道一般。"

柳鹰道："李兄所言极是。"转身看向杨仞，拱手笑道，"杨帮主有所不知，我等随李兄到此，便是为了好言劝说贵帮，可不是来打架的。"

"劝说？劝我们降服么，"杨仞嗤笑一声，"却只怕燕寄羽的这一桩烦

忧，诸位还没本事替他了却。”

“杨帮主此言，未免太小瞧燕山长，”李素微摇头道，“贵帮近来声势不小，却也算不上燕山长心头真正的烦忧。我等此来，纯是为了相救贵帮，以免贵帮不幸覆灭。”

杨仞哈哈大笑，道：“那你且说说，燕鸟人真正烦忧什么？”

李素微沉吟道：“燕山长一则忧心刀宗普传‘意劲’，为祸武林；二则不满吴重胡言乱语，在江湖上掀动是非，如今这两人都已死去，还有一桩烦忧，却是忌惮‘山中刺’的‘描红’之术……燕山长如今已伤在‘刺青’之下，若再遭‘山中刺’的刺杀，不免耽误今秋的华山之会。”

杨仞一怔，问道：“这‘描红’之术是什么，与‘刺青’有何关联么？”此言问出，一时间却无人回答；方轻游、秋剪水以及宁陈主仆均是武林年轻一辈，对于“描红”却也是初次听闻。

“几位前辈怎不说话了？”杨仞笑呵呵环顾李素微等四人，目光落在龙钧乐身上，道：“龙掌柜，你胳膊少，你先说。”

龙钧乐脸上怒色一闪而过，正待发作，李素微赶忙劝道：“咱们双方既说好了，凡事等回去酒馆再议，可莫要先打杀起来。”随即又解释道，“杨帮主或有不知，这‘山中刺’设有零、落两堂，各有一项绝技，‘零’字堂的绝技便是‘刺青’，而‘描红’则是‘落’字堂的绝技。”

田桑榆接口叹道：“传闻燕山长十余年来未曾稍有受伤，却竟在春山上被薛夜鱼的‘刺青’重创，足见‘山中刺’身为武林第一的杀手宗派，确有不凡之处；料想那‘描红’也定是不逊于‘刺青’的绝技了。”

柳鹰笑道：“我倒觉得燕山长未免多虑，听说‘山中刺’遭到‘辽水三刀’南下奇袭，死伤惨重，也不知还剩几个杀手活着，又岂有本事伤及燕山长？”

叶凉从旁神情微异，自从方才李素微提及“山中刺”，他便忍不住偷眼打量柳鹰，却见他脸色豪洒如常，也不禁有些佩服他的心境。

“柳兄言之有理。”李素微颔首道，“燕山长倒也曾对贫道说起：如今薛夜鱼被囚华山，料想‘山中刺’再无别人修成‘刺青’，而那‘描红’则更近似一种阵法，须得多人耗时良久才能练就，凭‘山中刺’残余的杀手，倒也未必真有这个能耐。”

柳鹰与田桑榆、龙钧乐听后纷纷称是；李素微略一停顿，又道：“只是那‘山中刺’掌门始终未曾现身，‘金、玉、冰’三派的刀主也不知此人究竟是谁，终究是个隐患。”

杨仞恍然道：“李前辈，你说得很是清楚，多谢了。”李素微道：“只望杨帮主体会贫道这番诚心，从此莫再与正气长锋阁为敌。”

杨仞哈哈一笑，从前徐开霁劝他莫与燕寄羽为敌，他自知其是出于诚心，但眼下换作李素微，却觉其中定有什么阴谋诡计，便只道：“在下有些口渴了，李前辈，咱们这就回酒馆去，比比酒量如何？”言下之意，却是懒得聒噪，只想速战速决。

李素微长叹一声，也不再多说，转头对江海余道：“江兄，便请移步吧。”江海余也不知听懂没有，手中紧攥着那枚珠钗，踉踉跄跄地走下了船。众人便也都往回行去。

叶凉背负着师父的尸身，只觉心头沉重，恍恍惚惚地迈步；李素微与龙钧乐一左一右，将江海余夹在中间，似仍在提防他猝然动武。

李素微回望一眼，瞥见叶凉越走越慢，落在最后，不禁叹道：“叶兄弟记起了吴重，也不知是否会叛离停云书院，那可就让燕山长寒心了。”

柳鹰接口道：“李兄所虑甚是。罢了，我便去劝劝叶兄弟。”李素微点头道：“有劳柳兄。”

杨仞心中微动，但见柳鹰朗声出言，料想他身为一派宗主，与叶凉无冤无仇，也不至于趁机偷袭，便转头与秋剪水、方轻游谈聊起来。

柳鹰走近叶凉，微笑道：“叶兄弟，你果然很是守秘，很好。”却似有意将嗓音控在叶凉耳畔，并不外散，震得叶凉头颅中轻微作痛。

叶凉低声道："嗯，我答应了雷姑娘的。"

柳鹰淡淡道："那你想不想知道雷姑娘现在何处，是否无恙？"

叶凉一惊，道："雷姑娘她、她是在你手里？"

"不错，"柳鹰颔首道，"你若想要雷姑娘安然无事，稍后打杀起来，便请你助我一臂之力，可别让我被人杀死，哈哈。"说话中咧嘴而笑，从远处瞧去，两人似乎言谈甚欢。

叶凉道："可是……可是杨兄他们帮中高手甚多，我又哪有本事帮你，单说方轻游方大哥，我便不是他的对手……"

柳鹰笑道："我倒也无须你助我对付乘锋帮，稍后你帮我留神李素微便是。"

"啊！"叶凉闻言顿凛，"你和李道长不是一起的吗？"

"傻小子，"柳鹰脸上笑容愈浓，同时姿势亲热地拍了拍叶凉的肩膀，"你以为李素微方才那些话，是说给谁听的？"

第三章 风青雨白（五）

叶凉微微点头，思绪纷乱，却听柳鹰又道："叶兄弟，实不相瞒，适才我在酒馆门口见到你时，着实觉得有些奇怪。我不明白为何雷姑娘竟没杀你。"

叶凉心弦一抖，喃喃道："雷姑娘她……她说要杀我么？"

柳鹰爽朗一笑，道："不错，先前我们私下议事时，雷姑娘多次明言，说对你这傻小子全是利用，毫无一丝真情；她说等你此番抵达临江集后，便再无用处，她会亲手将你杀死……可是现下你却还活着。"

叶凉听得心胸冰凉，轻叹道："不知她打算要如何杀我。"

柳鹰微笑道："这她倒确曾提及，说你剑术非凡，须得一边说些温柔的话儿哄你，一边走到你身前，而后猝下杀手……至于她这法子究竟能不能杀你，想来叶兄弟自己清楚。"

叶凉脸色苍白，却不接口；柳鹰又拍拍他的肩膀，叹道："叶兄弟，你剑意上的修为虽高，却终究认不清这世道，那就仍要处处受制，遭人欺瞒摆布。"他语气惋惜，但脸上却绽满豪洒笑容。

叶凉低声道："那么这世道，到底是什么样的？"

柳鹰瞟了一眼叶凉所背负的焦枯尸身，语声亦低落下去："你身为天资绝顶的徒儿，遇到了这世上最好的师父，却仍然过不好这一生。——这世道便是如此。"

叶凉惘然沉默，片刻后道："柳前辈，你将雷姑娘的心意告诉了我，不怕我稍后不肯助你么？"

柳鹰莞尔道："便如上次我在滁州所言，我既有事请你相助，你我便须坦诚相见，你若因此而不愿助我，最多我今日死在临江集，那倒也不算什么。"说完哈哈大笑，径自走离。

叶凉瞧着柳鹰的背影，一时不语，莫名觉得柳鹰此际的笑声却是发

自真心。

李素微等着柳鹰快步走近，问道：“柳兄似和叶兄弟谈得甚是融洽，料想是将叶兄弟劝服了？”

柳鹰点点头，随口笑道：“叶兄弟心思单纯仁善，倒是不难劝服。”

众人回到陈家酒馆门口，胡飞尘、赵长希等人瞧见弓魔，神情均凛；岳凌歌眼珠一转，将严知雨交与燕海柱，道：“可否麻烦你老人家暂且照料知雨？”

燕海柱本就不放心岳凌歌，很想自己照看孙女，只是不会武功，一直不敢多言，此刻连声笑道：“好好好，这有什么麻烦的？”

岳凌歌转身迎近李素微等人，拱手笑道：“先前在下奉燕山长之命擒拿弓魔，未曾想今日诸位前辈大展神威，先行制服了这魔头，如此在下便能向燕山长复命了，实在感激不尽。”

李素微淡淡笑道：“岳公子何必说这些虚话，贫道本也正打算将弓魔交与你。”岳凌歌一愣，似不甚相信，但仍长揖道谢，随即取来一根绳索，便要趁着江海余神思痴怔，将他捆缚起来。

龙钧乐摇头道：“岳公子不必费事，先前李道长已用‘空游诀’第九重的法门禁锢了弓魔的行动，无论内劲也好，意劲也罢，这魔头都难以施展了。”

岳凌歌恍然一笑，未及开口，忽听赵长希冷声道：“好个‘空游诀’第九重，今日我正想领教一番；李师弟，你若不敌，便将玄真教的掌教令符交出来吧。”

李素微苦声道：“长希师兄，我实不愿再和你争斗，更何况……”

赵长希大步上前，道：“更何况什么？”

李素微叹道：“更何况你也不是我的对手。”

众人闻言一惊，都注目李素微；赵长希怒声笑道：“既然你如此说，

那咱们当下便见个分晓！”

李素微苦笑不语，龙钧乐倏一拂袖，冷哼道：“既然赵兄急于动手，那正好两方以二敌二，我也来领教贺兄的刀法便是。”

贺风馗也不吭声，手按刀柄，漠然踏前。杨仞见状顿凛，道：“且慢，贺前辈……”

话音未落，贺风馗猛地拔刀斜劈，出手便似是“天风萦回”，数十缕刃风朝着龙钧乐卷袭而去；龙钧乐竟似早有防备，在贺风馗挥刀的同时便旋身避到一旁，却将疾啸的锐风留给了身后的柳鹰——

柳鹰目光转锐，抬臂待将掌风凝击出去，电光石火之际，李素微道袍猎猎一响，袖底掌心翻转，一股罡风轰然撞在柳鹰腰侧；另一侧的龙钧乐沉袖下扫，袖缘金光微闪，一抹气劲掠过柳鹰膝弯，柳鹰口喷鲜血，单膝跪倒，赵长希轻叹中弹出“野马吹息”的指风，将柳鹰周身穴道封闭。

李素微缓缓吐出一口气，俯看柳鹰，道：“倘若柳兄只会柳家刀术，那倒也罢了，但你身兼‘山中刺’的掌门，贫道实不知你还修成了什么奇技，只得忽施偷袭，得罪莫怪。”

众人面面相觑，许多人心中均极惊疑；杨仞扫量胡飞尘与赵长希、贺风馗，料想是先前自己去江边时，两方留下的人商议好了一齐偷袭柳鹰，疑惑道：“这可究竟是为何，胡飞尘，是不是你弄的鬼？”

方才李、赵、龙、贺四人出招攻袭时，胡飞尘身影穿梭闪动，为四人掠阵，却将田桑榆、刘万山以及柳空图都阻挡在后，此时闻言一脸平和，只道：“在下不过是听奉李道长之命，给贺前辈等人传话罢了。”

“回禀帮主，”贺风馗对着杨仞一揖，肃然道，“先前贺某听说柳鹰竟是潜藏暗中的‘山中刺’掌门，亦是‘青崖六友’之首，已对本帮布下了毒计；事关本帮安危存亡，不得不暂代帮主做主，与李道长共将柳鹰擒下。”

“原来如此。”杨仞点点头，想起叶凉曾说“青崖六友”为防燕寄羽死

后乘锋帮独霸江湖，不得不“出此下策”——料想这所谓的“下策”，便是贺风馗说的毒计了；寻思片刻，苦笑又道：“贺前辈此举还是莽撞了些，倘若李前辈所言是假，却是想利用咱们来帮他对付柳鹰呢？”

贺风馗道：“事关紧急，纵然是假，但柳鹰总归是柳家家主，免不了攀附正气长锋阁，此际先擒住他，对本帮也并无坏处。”

杨仞略一沉吟，道：“贺前辈言之有理，确该如此。”只觉贺风馗不单沉静善忍，紧要关头亦谋断果决，暗暗有些佩服。

方才叶凉虽知李素微或会对柳鹰发难，却也没想到惊变一瞬乍起，等回过神来，柳鹰已然受制；暗叹一声，转头看向柳鹰，不禁心头微异：柳鹰眼神极平静，嘴角挂着淡笑，似乎浑不惊讶惶惧。

叶凉怔了怔，随后缓慢弯腰，小心翼翼地将背着的尸体平放在地，转头又端详柳鹰，但见他身躯一晃，坐在了泥土上，料想是身上穴道受制，支撑不住身躯，他留意到叶凉的注视，目光转动，好整以暇地冲他眨了眨眼。

叶凉心底隐隐一颤，不知为何，似乎柳鹰的神态愈是轻松悠然，他便愈觉不安。

李素微瞟向叶凉，但见他因背负尸身，衣衫上沾染了不少血污，不禁轻轻一叹，道：“叶兄弟节哀，盼你此后一心跟随燕山长学艺，定能在武林中有所作为。”

杨仞摇头笑道：“李前辈此言未免大谬，先前我已邀约叶兄入帮，而今叶兄的师父又死于燕山长所雇的‘无颜崖’杀手刀下，那自当是入我‘乘锋帮’，为吴重前辈报仇才是。”他猜想李素微多半不知真正杀死吴重的实是雷缨络，故而只提及“无颜崖”。

李素微也不争辩，叹道：“杨帮主这话，倒也有几分道理。只是叶兄弟究竟何去何从，还须他自己拿主意。”

诸人纷纷朝叶凉看去，却见他只低头不语，片刻后才道：“我……我不知道，我想先将师父安葬。师父他从前很喜欢来陈家酒馆下棋喝酒，

我想将他老人家葬在酒馆旁边的空地，但不知酒馆主人是否愿意……”

李素微听后迟疑一阵，道：“叶兄弟，实不相瞒，贫道须得将吴重尸身带走交与燕山长，否则怕是难以复命。”

叶凉一怔，当即摇头道：“决计不成。”顿了顿，又道，“我师父已经死了，你们、你们还不肯放过他吗？”

众人面面相觑，均觉涩楚，李素微只长叹不语。刘万山环顾左右，忽而走近叶凉，正色道：“叶师弟，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你分明是燕山长的徒弟，又与吴重这奸恶油滑之徒何干？”说完眼见叶凉神色诧惑地望过来，清咳一声道，“你虽是燕山长的亲传弟子，但入门比我晚，我身为你的师兄，规劝你迷途知返，那是责无旁贷。”

叶凉静了静，道：“我不是燕山长的弟子，你也不是我的师兄。”

杨仞闻言哈哈一笑：“叶兄所言不错，他分明是你的师侄，你称他‘刘师侄’便是。”

刘万山大怒如狂，正待斥责叶凉、痛骂杨仞，却见李素微摆摆手道：“此事容后再议，刘师侄，你先且退后吧。”

刘万山将鸿翼笔攥得欲断，却也别无他法，只得依言走回柳空图身边，瞥见柳空图呆愣伫立，却似浑不在意自己受气，不由得有些怨恨起柳空图来。

李素微说完便对着贺风馗、赵长希一拱手，道：“先前未及道谢，实在失礼，多谢贵帮相助贫道擒下柳鹰。”

“好说。”贺风馗拱手回礼，随即收刀入鞘，姿势沉着。

赵长希瞧了一眼贺风馗，倏道：“若我没看错，贺兄方才擒柳鹰时只是虚晃一招，刀上振发的似是寻常刀风，却并非‘天风萦回’？”

贺风馗淡淡道：“不错，刚才贺某那一刀，只作惊敌之用，有赵兄三人，已足够制住柳鹰。”

杨仞心下恍然："怪不得刀风扑中柳鹰，他却没受伤溅血。"转念又想："贺前辈好生克制，至今都未展露过真正的修为……"

忽听柳鹰微笑道："贺兄久违了……想来这位胡兄弟亦是你们'天风峡'的仇人之一，你却仍能听从他的转述，与李兄、龙兄一并偷袭于我，这份心性可真不简单。"

贺风馗面无表情，道："贺某不过是做自己当做之事而已。"

"佩服！"柳鹰哈哈大笑，"今日在场诸人之中，你贺风馗算个人物，远胜过赵长希、游不净之辈。"

赵长希与游不净久历江湖，自不会因柳鹰只言片语着恼，只莞尔相顾；杨仞大剌剌道："要讲论谁胜过谁，那是老天爷的事，也不是你柳老兄说了算的，你倒不如说说，究竟要对我乘锋帮使什么毒计？"

柳鹰笑道："杨帮主果然是个妙人。"却避而不答，觑向李素微道，"李兄，不知你从何得知我是'山中刺'掌门，是柳老山长说漏了嘴，还是燕山长自己的猜测？"

李素微制住柳鹰之后，有意对其冷落不理，要看他作何言行、是否另有后招，却不料柳鹰只是淡然端坐笑语，也不免有些疑惑，闻言略一犹豫，叹道："柳老山长虽然时而糊涂疯癫，却始终未提过一句你们洛州柳家的隐秘；贫道确是听了燕山长的怀疑，这才奉命查探此事……柳兄，你找人假冒'青崖六友'，又现身相救，那可弄巧成拙了。"

柳鹰呵呵一笑，道："只凭此事，恐怕李兄还难以断定吧？"

李素微道："故而贫道在船上有意提及'山中刺'之事，瞧见了叶兄弟偷偷打量柳兄的眼神，一切还不明白吗？燕山长对于'描红'之术亦不知晓详情，但他猜测此术或与叶兄弟相关，今日看来，燕山长神机妙算，确是猜对了。"

叶凉一凛，暗忖："可是柳前辈从未对我提过'描红'二字呀……"但见柳鹰目光闪动，缓声道："燕山长确也算个人物，他虽未全然猜对，却也猜中了一处关窍……不错，若无叶兄弟，这'描红'之术恐怕也难以布置

成功。”

李素微神色顿变：“你说什么，难道‘描红’之术已然布成了？”

柳鹰微笑道：“正是如此，否则在下又何来闲情逸趣与诸位谈聊？今日即便李兄杀死了我，也难以破解‘描红’，燕寄羽的落败已成定局。”

李素微将信将疑，摇头道：“可是据贫道所知，燕山长眼下可还好端端的，倘若柳兄当真布成了‘描红’，燕山长又岂会安然无事？”

柳鹰道：“李兄会这般说，那是因为李兄不知‘描红’到底是何。”

李素微眉目微动，道：“那么‘描红’是什么？”

第三章 风青雨白（六）

柳鹰道："先前李兄说，这'描红'更近似一种阵法，须得多人耗时良久才能练成，这话倒并未说错，但'描红'之阵不似燕山长在舂山布下的'惊鸿影'阵法那般神奇玄妙……所谓的'描红'，实则是一种疾病。"

叶凉听到"疾病"二字，倏忽想到那夜燕海柱鼻息异样，似患了什么怪病，心中莫名打了个突。李素微皱眉沉思，又道："究竟是何疾病，又如何伤人致命，还请柳兄详示。"

柳鹰笑道："李兄，你即便知道了也无从改变，还是不知道的好。"

李素微点点头，道："好，柳兄既不肯说，那我便当柳兄并未布成'描红'，只是假言诓骗，那我只要杀死柳兄，这'描红'便永远不会布成了。"说完也不待柳鹰开口，径自挥掌朝着柳鹰额头劈落——

"啊！"叶凉失声惊叫，不及多想，已蓦然闪至，抬臂格开了李素微的右掌，李素微面沉如水，左袖随即扫向柳鹰眉心，叶凉迫不得已，出剑刺向李素微左臂，眼看李素微袍袖飘忽、又要变招，剑锋一颤，直刺李素微心口要害，这才将其逼退一步——

叮当一响，李素微抽出了腰畔无锋剑，与叶凉的短剑交击，叶凉身躯晃动，只觉一股渊深曲折的寒意顺着剑身涌来，一时间内息冻结，手足僵滞。

"道剑'墨渊'，名震天下。"柳鹰洒然赞叹，"听闻李兄自击败'摩云教'后便未再动剑，没想到今日破例出剑，足见对叶兄弟颇为看重。"

李素微目视叶凉，冷淡道："叶兄弟为何阻我？"

"前辈恕罪，我……"叶凉说着犹豫起来，眼前闪过风雨中雷缨络孤零零远去的身影，心中微痛，只涩声道："我不得不……不得不救柳前辈。"

李素微沉吟片刻，叹道："叶兄弟，我不知柳鹰对你说了什么，但请你细思，是否他只是空口无凭，虚言恐吓于你，譬如声称擒住了你的亲

朋，却也没让你瞧见？须知柳鹰这两日一直与贫道同行，未必有时机另施诡计。”

叶凉一愣，越想越觉李素微所言有理，凭雷缨络的聪颖机敏，若想脱离“青崖六友”，定会思虑周全，又怎会落入柳鹰掌握？转念又想：“是了，柳前辈故意语出反常，告诉我其实雷姑娘不喜欢我，作出这般坦诚之态，却恰恰能让我更加深信他已将雷姑娘制住……”

“叶兄弟，多谢你了，不过你方才实在不必出手的，”柳鹰莞尔道，“李兄方才只是诈我，他尚未知晓‘描红’的底细，那是绝不会杀我的。”

叶凉瞧向李素微，却听他道：“不错，贫道一则是想试探柳兄是否真的受制难动，二则却也想看看在场诸位之中，是否还有人亦属‘青崖六友’，会不会出手救你。”

柳鹰淡然道：“李兄料事如神。实不相瞒，现下这群人里确还有一位，亦是‘青崖六友’之一。”

叶凉一凛，心说：“难道柳前辈这便打算出卖田老前辈么？”转念中凝神运功，不断冲消体内的冰寒之气。

李素微环顾诸人，沉吟道：“前日田兄与柳兄一同出现，助我将假冒的‘青崖六友’击退，本来我最该怀疑田兄；但我素知田兄为人谨慎稳重，多半不会参与这类阴谋，料想前日也只是被柳兄利用罢了……”

柳鹰闻言叹道：“李兄实在厉害，我可是愈发佩服你了。”

田桑榆拱手道：“多谢李兄信任。依老朽愚见，咱们不妨将柳鹰交与燕山长处置，料想燕山长定有法子问出‘描红’的真相。”

李素微颔首欲语，却见柳鹰摇头道：“如今‘描红’之阵已成，便是燕寄羽也无可奈何；反倒是今日在场的诸位里，却有一人让我猜不透虚实，也不知此人是否能破解‘描红’。”

“敢问这人是谁？”李素微目光一闪。

柳鹰与李素微对视一瞬，忽而朗笑道：“等这人死了，你便知道了。”

话音未落，不远处乘锋帮刀客之间猛然响起布料碎裂之声，穆清池破开麻袋，一霎里已跃至秦芸背后，扼住了她的脖颈——

先前两方人对峙之际，燕海柱要照料严知雨，秦芸修为不高，故而这三人都避在一众刀客身后；而穆清池被制住捆进麻袋，却被看守他的刀客随意丢在地上，距秦芸不远；杨仞、赵长希等人返身望去，相救已然不及。

穆清池手指骤紧，一股锋锐气劲透入秦芸后颈，秦芸嘴角溢出汩汩鲜血，软软垂坐在地。

“秦前辈！”叶凉透过人群望去，浑身惊抖，胸中热血如沸，刹那里已能动弹，朝着秦芸疾奔过去。

穆清池猝施重手之后，当即掠向燕海柱，似想将他扣住为质，燕海柱坐在地上，正持着水囊喂严知雨喝水，情急中非但不避，反而起身张开双臂，将严知雨挡在身后；眼看穆清池的手掌即要触及燕海柱衣襟，一道刀光劈落，宛如地上凭空长出一面雪亮的刀墙，将穆、燕二人隔开——

几根手指断落坠地，穆清池右手鲜血淋漓，与杨仞森寒的目光一触，随即旁掠数丈，却又被一缕指风迫住，侧目瞧去，烛火晃动如雨，铺天盖地压来；秋剪水使出“心照”境的绝学“飘零剑”，手指连弹，分刺穆清池胸腹，穆清池面露冷笑，左手手指迅疾屈伸，却亦刺出指风，顷刻化解了秋剪水的攻势。

秋剪水一凛，先前她见穆清池脱困，本已颇觉惊疑，多日前穆清池被擒之后，虽然周身穴道被封、手足亦遭捆缚，但杨仞却仍不放心，便请秋剪水施展“青灯梦魂”之法，如去年迷晕温蔚一般，迷乱了穆清池的神思。她心知此法只有通晓“心照”境之人才能破解，此际又见穆清池所用招数与“飘零剑”如出一辙，顿时恍悟，脱口道：“穆师叔，原来你也修成了‘心照’之境。”

杨仞正自挥刀追斩穆清池，闻声暗凛，穆清池虽手无烛台，但身姿手势均极幻奇，引得杨仞一阵目眩；穆清池见此地高手环伺，已难擒得人质作挟，也不恋战，拧身便向江边逃去，倏而双脚剧痛，却是方轻游悄无声息地欺近，出刀挑断了穆清池的脚筋；穆清池摔在地上，脖颈微抬，便被方轻游的刀锋抵住。

与此同时，叶凉搀扶着秦芸，紧握她的脉门将内息源源渡入，秦芸脸颊愈发苍白，嘴角涌出的鲜血染红素裙，忽而低声道："这样……这样也好。"

叶凉一怔，但见秦芸神色轻松，涣然一笑，似得解脱，旋即垂首不动。叶凉心里惶惶一空，悲声道："秦前辈……秦前辈死了……"

众人相顾震惊，杨仞暗骂一声，不自禁地瞧向江海余，却见他兀自痴痴伫立，低头凝望手中珠钗，目光温柔，似浑不知周遭变故。

"唉，"李素微愁眉苦脸道，"原来这位穆兄才是在场的'青崖六友'之一。"

杨仞转回头瞪视穆清池，冷声道："姓穆的，你既能自行脱困，为何却一直忍到今日，莫非只为杀害秦前辈么？"

穆清池冷哼一声，躺倒不语；杨仞皱眉振刀，正待逼问，忽听柳鹰笑呵呵道——

"倘若穆兄一早便脱身离去，不与你们乘锋帮同行，又如何能将'描红'的疫病在你们中间慢慢散播开来？"

杨仞心头剧凛，不禁陷入深思；柳鹰目光悠悠一转，又对秋剪水道："秋姑娘，这些年你自以为将郁剪寒的遗物收藏得稳妥，却没想到你的穆师叔早已偷进过你的房间，拆阅了刀宗的书信，虽未看全，不能领悟'意劲'，却也助他修成了'心照'之境。"

秋剪水闻言蹙眉，只听杨仞喃喃道："穆清池，那日在岳州春风酒楼，你与龙钧乐密谋，却是故意让阿叶听见……"

穆清池仍不说话，柳鹰却接口道："不错，此举便是为了让杨帮主将他擒去。"

杨仞冷笑道："倘若我擒住之后，径直将他杀了呢？"

柳鹰哈哈大笑："若贵帮是贺风旛做主，那我自当另换计策；但以你和秋姑娘的心性，既见穆兄只是谋划，未能得逞，多半是不会杀他的。"

杨仞一时语塞，穆清池倏道："柳兄，你的话未免太多了。"

众人微怔，均觉柳鹰抢先道破自己的计策，确也有些古怪；李素微沉吟道："柳兄的'描红'之阵，不是用来对付燕山长么，怎么却布置在了'乘锋帮'之中？"

"我正是要借助乘锋帮来击败燕寄羽，才这般布置。李兄有所不知，这'描红'之'红'，实是血缘之意，想要对付谁，布阵时便须用到谁的血脉近亲……"

柳鹰淡淡一笑，继续道："要练就'描红'的疫病，需要一味'药引子'，以及两味'主药'，这药引子自是穆兄，而主药么……便是燕海柱和严知雨了。"

第三章 风青雨白（七）

众人闻言暗自惊心，杨仞想到前日秦芸察看严知雨伤势时，已瞧出严知雨是中了“山中刺”的某种功法，只是当时诸人不知“描红”之事，却未能警醒。

便在这时，一声轻呼乍起，却是严知雨从昏迷中睁开了双眼，她望见燕海柱，茫然道：“老伯伯，你是谁呀？”燕海柱先前险遭穆清池所擒，惊魂未定，但仍勉强冲她笑笑，一时却不知该如何解释。

柳鹰微笑道：“妙极，严姑娘既醒，更可见‘描红’确已大成。杨帮主，恭喜你们乘锋帮作为‘辅药’，均已染上‘描红’之病，等再遇到燕寄羽，轻而易举便能将他送赴黄泉了。”

乘锋帮诸人惊疑不解，各自皱眉。刘万山“啊”的一声，道：“李前辈，这帮贼子既都染病，咱们耗在这里，可别让他们将疫病也传给了咱们……”

李素微瞥见刘万山神情焦急，只苦叹不语。柳鹰悠然道：“刘师侄且请放心，严姑娘之所以醒来，那是身上药性已然传散殆尽，咱们与杨帮主等人相见时短，那是不会染病的。”

刘万山顿时松了口气；龙钧乐笑道：“如此甚好，贺风馗，你本就是个病夫，如今病上加病，当真妙极。”说完目光刻毒地瞪视贺风馗，贺风馗却恍若未觉。

“柳兄，”穆清池骤然冷声道，“我深信于你，一切依你计策行事，没想到却被你当作了药引子。”

柳鹰笑呵呵道：“我‘青崖六友’誓要为武林铲除燕寄羽，其中只有穆兄你是贪恋权位，想做‘烛照剑’掌门，才愿意与我结伙，这药引子自该让你来当。但无论如何，你将我交待的事做得很好，总归是有功于武林，也可谓舍生取义，死得其所了。”

穆清池嘿然不语，面色阴晴变幻，似乎并不很想“舍生取义”。方轻

游瞟他一眼，对杨仞道："这位穆前辈是柳鹰的傀儡，似也不知什么更深的隐秘了。"

杨仞明白他的意思，转头看向秋剪水，道："秋姑娘，依照巴山剑派的门规，不知该当如何惩处穆清池？"

秋剪水心下暗叹，略一犹豫，道："穆师叔犯下叛门、滥杀两大重罪，依照本门门规，该当处决。"

穆清池惶急起来，叫道："好个柳鹰，你抢先道破我知的机密，便是想将我害死？没想到我多年隐忍，却仍是信了你的邪，被你……"

方轻游也不待他说完，道："既如此，我便为秦前辈报仇了。"话音落时，刀锋一垂，已将穆清池刺毙。

叶凉见状微惊，暗忖："如今'青崖六友'之中，穆前辈已死，阮前辈被囚华山，柳前辈现下亦已受制，倘若雷姑娘真如我所猜测的想要脱离，那么这六人里便只剩田老前辈和凌掌门身份未显了……"

杨仞提刀走近柳鹰，摇头道："柳老兄，你自顾自聒噪了许久，说我们都染了病，可老子浑身自在得很，怕不是你失心疯了，胡乱唬你老子？"

柳鹰淡淡一笑，却不开口，眼神怡然自得。杨仞目光转锐，沉吟待语，酒馆门前一时寂静。——先前江船失火，许多村民去瞧热闹，回来路过酒馆，见这许多武人剑拔弩张，随时要打杀起来，早已纷纷归家躲避；日头西沉，一股肃杀之气弥漫开来。

柳空图忽然嘀咕道："刘师侄，你总是偷瞧那位秋姑娘，一定很喜欢她吧？"

"啊……"刘万山一愣，慌忙道，"你老人家糊涂了，怎么突然说这般怪话？"

秋剪水蹙眉不语，这才恍悟先前为何这位停云书生对自己言辞异样，心下颇觉诧异："我与这人素无过多接触，他为何会喜欢我？"却见

柳空图叹了口气，又道：“刘师侄，你还是莫喜欢这位姑娘，就让她和杨小子做夫妻去吧。”

刘万山脱口道：“这、这如何使得？”

柳空图拍拍刘万山的肩膀，神态甚是关切，道：“他俩都活不长了，料想两三年后便会死去，你这般孝顺，还是另讨个长命的老婆吧。”

众人相顾惊凛，柳鹰忽而大笑，道：“老山长虽神思糊涂，但仍目光如炬。不错，身染‘描红’之病，两年后便会病发身亡。”

“放屁，”杨仞冷笑道，“你说死我便死，你老兄是阎王爷么？”

柳鹰道：“此病会在两年内逐次侵害五脏六腑，蚕食周身精血，料想这两日已侵入肺经，诸位到夜里寅时，身上‘云门’、‘天府’、‘侠白’、‘尺泽’等穴多半不免刺痛，到时诸位自知真假。”

语声方落，乘锋帮刀客里便蹿开一阵低乱议论，不少人道：“昨夜我‘天府穴’确曾有些刺痛。”“不错，我也是如此！”

柳鹰笑吟吟道：“不过杨帮主也不必气馁，这‘描红’既是针对燕寄羽而布置，等你们再遇见他时，病症便会迅疾传到他身上，他可没贵帮这般幸运，染病后不出三日，便会死去……杨帮主，试问若非如此，你们真能敌得过燕山长么？你们得我此助，也算因祸得福了。”

杨仞听到这里，遍体冰凉，他率领乘锋帮对抗正气长锋阁，本就是亡命之举，一瞬间想到秋剪水，心中歉疚难受已极；转头看向秋剪水，想要说些什么，却见她也正朝自己望过来，目光温柔而坚定，似在劝慰自己不必多言。

贺风馗听后却淡漠如旧，他一心要为“天风峡”复仇，两年时间足矣，至于能否活得更久，于他却全不重要。

柳鹰又轻叹道：“只可惜岳公子、叶兄弟以及宁姑娘等人近日里频与乘锋帮共处，也沾染了‘描红’之病……不过在下为武林着想，难免误杀几人，实在对不住了。”

岳凌歌目光乱闪，却似也无计可施，只瞪着柳鹰不说话。

宁简脸色苍白，静默一阵，几乎不忍去瞧陈彻，心想：“假若温蔚不将陈彻带到临江集，那该多好……”愁黯之际，忽听陈彻打了个哈欠，道：“主人，你怕么？”

宁简一怔，这话本是去年在青石镇上，陈彻被简青兮擒住时，自己问陈彻的，却不想陈彻会在此际反问出来，略一犹豫，道：“嗯，是有些怕。”

陈彻道：“别怕。”

两人对视一眼，宁简点头道：“好。”

“柳兄好歹毒的计策……”李素微环顾诸人，苦声道，“既借刀杀人，利用‘乘锋帮’克死燕山长，又让杨帮主等人命不长久，以防范‘乘锋帮’此后独霸江湖……”

叶凉心弦一震，这才明白“青崖六友”在滁州说的“出此下策”究竟是何意；呢喃道：“原来你们根本不是想要我杀死弓魔，而是故意让我救走严姑娘，将她送到杨兄和‘乘锋帮’的身边……”

柳鹰微笑道：“正是如此。叶兄弟去年曾救过杨帮主，众人又都知你心性诚朴，由你将这味‘主药’送去，那是谁也不会起疑的。”

叶凉低头不语，手心颤抖，几乎拿捏不住短剑，这一日他遭逢惨变，师父被杀，凶手却竟是自己的心上人，本已伤心绝望，对于自己身染‘描红’之事反倒不甚在意，只是先前他听柳鹰说雷缨络对自己毫无感情，全是利用，心底却终究有一丝不信，直至此刻才发觉，雷缨络实是将自己玩弄于鼓掌之间，到底让自己成了谋害“乘锋帮”的帮凶。

想到这里，他心如死水，眼前昏沉沉的，转身对着杨仞深深一揖，涩声道：“杨兄，是我害了你们……”

杨仞摇了摇头，皱眉欲语，柳鹰笑道：“杨帮主，你也莫责怪叶兄弟，当初你如果一早将燕海柱放了，这‘描红’之阵又岂能布成？”

杨仞冷哼一声："我当时若不肯拿龙钧乐交换，你又待如何？"

柳鹰道："那么雷姑娘便会径直将燕海柱送交与你，那也只是不能帮她的车夫相救龙钧乐而已，又有什么要紧的？"

杨仞无言以对，倘若当时雷缨络径直将燕寄羽的生父相送，他多半也不会平白拒绝。

却见柳鹰淡然问道："杨帮主，难道这些天里，你身边竟没一个人劝你放了燕海柱吗？燕老伯并非武林中人，你若真是磊落仁善，原也不该牵连他才是。"

"去你娘的，"杨仞越听越怒，"老子本就不是什么善人，今日先剁了你喂狗！"

柳鹰微微一笑，也不着恼，从容道："如今大事已成，在下死不足惜。"

龙钧乐打量两人，疑惑道："柳兄，你将计策和盘托出，不怕这群'乘锋帮'的贼子知晓自己命不久矣，从此心灰意冷，不肯再对付燕山长么？"

"这决计不会。"柳鹰笑了笑，道，"他们都是侠义之辈，既知自己命不久矣，更会铁了心要在死前将燕寄羽击败。——杨帮主，我说得对么？"

杨仞骂道："对你爹个腿。"倏听方轻游淡淡道："无论'描红'多么奇异可怖，总归是一种疾病，世间万事万物相互生克，既是疾病，定然有药可医。"

众人闻言均觉有理，不由得精神一振。

柳鹰哈哈一笑，道："方兄弟未免将此病想得简单。一个人武功练得再深邃神妙，也逃不过生老病死，这'疾病'一物，可比刀剑拳掌、毒药暗器，以及内力和'意劲'都要厉害得多。倘若吴重活着，刀宗复生，或许还能治此病，但眼下么……奉劝诸位还是认命吧。"

他说着瞥见秦芸端坐不动的尸身，又道：“其实秦姑娘未必能破解‘描红’，但我不能冒险，那是不得不杀她。”

李素微长叹道：“柳兄用心如此深沉，贫道心服口服。”说完转身面对龙钧乐，神情一凛，“可是贫道也着实没想到，龙兄竟也是‘青崖六友’之一。”

“李兄，你说什么？”龙钧乐愕道，“龙某与‘青崖六友’从无瓜葛，这等事可不能随意胡言。”

李素微摇头道：“先前杨帮主与柳兄已说得清楚，你与穆兄在岳州密谋，故意引诱‘乘锋帮’中计，你又何必再徒劳抵赖？”一边说话，手中无锋剑已缓缓抬起。

龙钧乐大惊，道：“李兄且听我说，那日我也是受到穆清池的蒙骗……”眼见李素微目光兀自冷肃，急声又道，“柳兄，你且来说说，究竟实情如何？”

柳鹰闻言却黯然一叹，道：“事到如今，无论我说什么，难道李兄还肯相信么？龙兄，从前多谢你了，今日在下爱莫能助，深感惭愧。”

第三章 风青雨白（八）

龙钧乐一凛，柳鹰这般神态说辞，无异于承认了李素微的指摘，皱眉道：“柳兄，你为何要陷害于我？”沉下一口气，转头凝视李素微，正色道，“李兄，你切莫信他，可别忘了先前还是龙某助你擒下了柳鹰。”

李素微轻轻一叹：“先前不过是你与柳兄串通好了，做戏给贫道看罢了。”说完左右一顾，田桑榆与胡飞尘亦缓步迫近龙钧乐，便待出手。

龙钧乐惊怒交集，道：“李兄，且看我先毙了柳鹰这厮，以证清白。”

柳鹰闻言也不惊惶，只叹道：“龙兄，事到如今，我难以护住你的身份，辜负你与我结盟之义，你便杀我，也是应当。”

龙钧乐喝道：“好贼子，还在诬陷龙某！”不待李素微接口，空荡无臂的左袖倏忽绷直如剑，朝着柳鹰的眉心削去——

风中飒飒一响，袍袖卷在了无锋剑上，倏忽软垂下去，李素微横剑挡在柳鹰之前，道：“龙兄，你想杀人灭口，遮掩住你从前在暗中与燕山长作对的罪证，请恕贫道不能答应。”

龙钧乐倒退一步，苦笑摇头，忽而脚下微动，似想逃遁，一瞬里胡飞尘的身形恍若原地崩解，如光似尘般一晃，却从龙钧乐背后闪现；龙钧乐凛然顿步，田桑榆趁此机会，亦掠至龙钧乐身侧，双掌缓抬。

龙钧乐眼看三人将自己围阻在当中，心下一沉，苦思对策，却听胡飞尘轻叹道：“龙掌柜，你在庐州胁迫我随你去金陵偷袭雷家，但在下素来只听奉燕山长与李真人之命，又岂会做你的爪牙帮凶？你们龙家的生意兴旺了几十年，也该到折本赔钱的时候了。”

龙钧乐咬牙道：“胡飞尘，你小子恁地奸猾，龙某悔不该在灭掉花家之后，没有顺手了结了你。”

胡飞尘坦然点头，道：“龙前辈做了一辈子生意，自也知道世上从无后悔药可买。”

龙钧乐心知自己绝非三人联手之敌，哈哈一笑，朗声道："李道长，你要杀要擒，便请动手吧。"言毕双袖一振，负于身后，似已不打算抵抗。

李素微叹道："龙兄，得罪莫怪。"正待出手，忽听叶凉道——"李道长，我知龙前辈并非'青崖六友'之一。"

李素微皱眉道："叶兄弟何出此言？"

叶凉道："我在滁州曾参与过'青崖六友'的聚会，故能得知。"

李素微道："原来如此，那叶兄弟且说，'青崖六友'还有何人？"

叶凉摇头道："我不能说，我答应了……答应了别人要守秘。但龙前辈确不在六人之中。"

李素微沉吟起来，似难断定叶凉所言真假。叶凉转头看向柳鹰，又道："柳前辈，我已想清楚了，你先前所言不错，或许我确然过不好此生，但你说的那样的世道，我不认。"

柳鹰一怔，微笑道："是么？"

叶凉颔首道："我想人活于世，难免伤心痛苦，但真就是真，假就是假，好就是好，坏就是坏，这才是人人心中向往的世道。"他说完又对着李素微拱手一揖，道："请恕晚辈直言，也许龙前辈不能算是好人，但李道长若因'青崖六友'之事怪罪他，于他确是不公。"

众人默然相顾，赵长希见叶凉重振精神，不禁赞道："好个叶凉，倘若吴重能听见你这番话，必也极感欣慰。"

李素微苦声道："叶兄弟，我虽知你心性淳朴，但你终究也是空口无凭，贫道又如何能信你？"

——话音方落，诸人忽闻马车车轮碾过草叶之声，夹杂着一声隐约的马嘶，却是有人远远驾车而来。

秋剪水侧目瞧去，辨出了那车夫，道："是雷姑娘的马车，只是不知

车厢里是谁。”

李素微一凛，目视柳鹰道：“柳兄，你方才有意说了许多话，莫非是拖延时辰，等人来救你？”

柳鹰目光一闪，莞尔道：“我倒觉得，来人多半是来救龙兄的。”

李素微皱眉不语，瞥见马车渐近，稍后不知是否会另生变故，当机立断，倏忽振剑点向龙钧乐胸口；龙钧乐早在凝神提防，左袖拂出，再度与无锋剑相触，却在一霎里无声无息地被剑身截断，李素微偏转剑柄，继续朝着龙钧乐胸腹敲落——

龙钧乐大惊，右袖急抖，将龙家“钧天功”催运到极致，缝入袖缘的金丝迸炸开来，宛如一蓬锋锐的金雨，笼向李素微周身；李素微迎着袖风踏进一步，手中无锋剑平平一挥，罡风乍起，荡散金丝，周遭诸人纷纷旁跃躲避，一时间漫天金光飞蹿。

随即，李素微回腕扫剑，道剑末梢掠过龙钧乐右臂，“铛”的一声，宛如金铁击石，碎布激飞，龙钧乐臂骨断裂，痛呼一声，正待闪退，背后涌来一股深湛的推力，却反而向前一扑，被无锋剑切入了胸膛——

众人避让金丝之际，眼前一花，本觉胡飞尘分明仍自倒掠远退，眨了眨眼，却又见他竟已凭空停在龙钧乐身后，双掌齐出，重重搡了龙钧乐一把；龙钧乐被无锋剑击得脊背弓起，身上绽出粗长的红线，跌飞数丈，在地上滚出一趟脚印般的血花。

众人相顾难言，心头震骇；片刻间马车驰近，那车夫不待勒马便飞身跃下，急电般掠到龙钧乐身边，跪坐在地，将他搀起在怀里。

龙钧乐重伤垂死，眼神恍惚，瞧清了那车夫后，苦笑道：“霖儿，你实不该来的……”

诸人一惊，不少人均想：“难道这人竟是龙霖，原来他竟没死？”眼见那车夫面容俊秀，眉心有一道浅浅疤痕，确似与龙钧乐的样貌颇像；而宁简、胡飞尘等人早在六年前的“青州之盟”上便曾见过龙霖，此际立时便认出了他。

那车夫龙霖涩然静默一瞬，低声道："是我来迟了。"

龙钧乐微微摇头："霖儿，你可知、可知当初我为何要安排你假死……"

龙霖一怔，答道："父亲想兼并花家的生意，安排孩儿假死，便能得到发难的口实。"

"傻孩子……"龙钧乐咳出一口血沫，断断续续道，"你只知其一，却不懂为父实是不愿让你卷入这场纷争，当时正气长锋阁即要去杀刀宗，江湖中不免腥风血雨，你本可安稳避开，却不想你为情所困，竟仍与那雷丫头厮混在一起，你、你当真是糊涂啊……"

龙霖神情微震，看着龙钧乐说不出话来。

龙钧乐目光颤了颤，又道："你速离此间，传信给燕山长……只有他能替我、替我报仇——！"他说到"报仇"二字，语声倏然转厉，似乎笃信自己死后仍能将这笔赔本买卖赚回来。

龙霖缓缓伸手为龙钧乐阖上双眼，抬头看向李素微与柳鹰，目光悲郁；众人眼瞧龙钧乐戛然逝去，亦觉心神震动，感慨暗叹。

柳鹰安然端坐，恍如未见龙霖一般，悠声道："方才胡公子所施身法，想必便是胡家绝学'灵狐返镜'吧，似退实进，忽近忽远，着实奇异，这可将我'山中刺'的'忘返步'比下去了。"顿了顿，又瞟向李素微，赞道："道剑无锋而神锐，一击斩杀龙家家主，果真名不虚传。"

李素微长叹一声，目不转睛地盯着马车的车厢，却不理会柳鹰。

"李兄不必猜了，诸位之中，只怕无人是马车里那人的对手……"柳鹰淡淡一笑，"今日在下便是想死，只怕也死不成了。"

第三章 风青雨白（九）

华山，停云书院后山，春风浩荡。陋室里，柳续已睡了三个日夜。

今日轮到郭正的弟子段峋为方天画、铁风叶等被囚的掌门送饭，他面带嫌厌地进出一间间青灰色的旧砖房，似乎对这些掌门整日好吃好喝颇觉不满。如今燕寄羽离山南游，由书楼执事庄诚暂管书院，为防年轻弟子与被囚掌门接触太过频繁，庄诚下令送饭弟子每月轮换一次，若有同一人擅自连续两日送饭，便以叛门罪论处；故而段峋心知送饭时机难得，着意将柳续所居的屋子留到了最后。

“柳副山长，弟子为你老人家送午饭来了。”段峋轻轻叩门，等了一会儿，没人应声，他倒也并不诧异；他曾听昨日来送饭的张师兄说起，柳续被擒之后便一直闭目卧床，熟睡不起。他想了想，径自推门而入，将食盒放在木桌上，转头朝床上端详过去：

柳续平平躺着，宛若死尸一般。段峋吓了一跳，细聆片刻，辨出柳续气息轻悠匀长，这才松了口气。

段峋望着柳续苍白清隽的面容，神情中迟疑畏惧，似有极重要的事想说，却又不敢将柳续唤醒。他自幼便久闻柳续之名，但拜入停云书院以来，对于这位柳副山长却又颇觉陌生：柳续甚少参与门派事务，只一心钻研武学，许多同门私下里说柳续的武功尤胜过燕山长，是江湖中武学修为最接近刀宗之人。

“回雁峰上剑天子，洛水舟中柳青眸……”段峋在心底默念了一遍这句名动江湖的话；往常书院弟子难得见到柳续，以至于有的少年弟子在山上走动之际偶遇柳续，竟认不出他便是书院的副山长，自然就更难见识到他亲自展露武功，段峋转念又想：“柳副山长自入停云书院以来，似乎再没用过刀了。”

他曾听哥哥段峻说，柳续拜入书院，是想将自己的武学与书院武功融合，创出一门能胜过刀宗的新武学；但他的师父郭正却说，柳副山长在武道上的志向极高，他入华山借鉴停云武学不假，但为的却是以后同

时超越柳老山长与云荆山，成为真正的天下第一高手。可是一个天资志向如此之高的绝世奇才，却也落得被囚斗室，不得伸展。

想到这里，段峋叹了口气，将盘盏摆放在桌上，便待离去；忽听背后传来一声轻语——“这位兄弟，你似乎有话想说？”

段峋一惊，霍然转身，柳续却已醒来，正站在床榻边凝望自己。

“柳副山长，你、你歇息得还好么？”段峋惊慌失措，结结巴巴地问候了一句。

柳续在屋里走动了几步，淡淡答道：“这床不好，不如棺材舒服。”

段峋闻言愣住，却听柳续又道：“我平生睡得最酣畅舒服的一觉，却是重伤之后睡在一口棺材里。”

“原来如此……”段峋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柳续道：“请问你，可知我已睡了多久？”段峋当即道：“已经三天了。”

柳续颔首道：“如此说来，离弓魔和叶凉下山，也有三天了。”

“正是。”段峋心下微奇，那日叶凉被展梅掳走，却晚于柳续被擒，也不知他如何得知。

屋里寂静下去，段峋与柳续对视片刻，只觉柳续的目光深邃微妙，仿佛引得周遭天色也昏暗下去，远如天边新月，却又近似窗边月光，轻易便照彻了自己的心事；一瞬间再也按捺不住，脱口道：“柳副山长，你有什么想问的，我、我都可答你！”

柳续微怔，只是静静看着段峋。段峋从他柔和的目光里汲得了一丝勇气，随即又道：“你若想要我去做什么事，我也必定竭尽心力去做。”

柳续道：“这位兄弟，你是何人？”

段峋道：“我叫段峋，是郭正的弟子。”

柳续点头道："你年纪轻轻，与我也不相熟，如今我已是书院的囚徒，你为何竟愿意背离书院来帮我？"

段峋沉默一阵，低声道："我与我哥一同拜师入门，去年我哥死了，是被赵风奇所杀，师父答应我要为我哥报仇，后来赵风奇自己也死了，但我知道，即便他不死，师父既答应了我，也一定会杀了他的……但、但后来师父他老人家也死了，却是戚晚词下的手，戚晚词和燕山长交情深厚，我不知道我师父的仇还能不能报。"

说到这里，他语声有些沙哑，沉下一口气继续道："据庄诚师伯所说，柳副山长一回山便放跑了弓魔，我听了却不甚相信。近年来书院上下颇有传言，都说燕山长和柳副山长很是不合，我猜即便不全然为真，多少也有些道理；我猜私放弓魔之事，或许是燕山长要陷害柳副山长……"

柳续恍然道："你帮我，是想让我帮你报仇，是么？"

段峋犹豫片刻，重重点头："我师父的亲传弟子不多，如今更有不少师兄弟已转拜了别的师长，如果我不为师父报仇，他老人家就……就白死了。"说到后面，眼眶泛红。

柳续道："你想让我杀了戚晚词？"

段峋整顿衣衫，长揖道："请柳副山长帮我报仇。"

柳续略一寻思，道："倘若查明戚晚词是受燕山长指使，你仍要让我为你师父报仇么？"

段峋脸颊微微颤抖，静默良久，再度长揖："……请柳副山长帮我报仇。"

柳续不再多言此事，转口道："段兄弟，我确想问问你，不知被擒的其余八位掌门，现下可还安好么？"

段峋照实答道："'留影舫'的周行空周掌门已经绝食自尽，如今只剩七位了。"

柳续神色微变，道："周兄竟然死了，怎会如此？"

段峋道："具体实情弟子也不知晓，只听说燕山长离山之前曾去见过周掌门，也不知与他说了什么，没过多久，周掌门就变得终日郁郁，不进饭食，终究过世了。"

柳续叹道："料想燕山长是去逼问周兄关于秦芸之事……"言毕对着段峋一拱手，道："多谢相告。"

段峋赶忙还礼，静候一阵，见柳续似已无别事想问，忍不住道："柳副山长，我听说你被封了经穴，又让庄师伯四人以'心意猿'的手法锁住了筋骨，难以发力……弟子功力低微，不自量力，愿意试试为柳副山长解穴。"

柳续微微摇头，道："多谢了，不过那倒不必。"

段峋疑惑一霎，旋即又惊喜道："我瞧柳副山长行动自如，难道是已将身上禁制解开了？"

柳续道："我本来确是受制，但睡过这场长觉之后，便已无碍了。"怅然摇了摇头，又道，"当年我参悟'竹声新月'，本只为克制他人的'意劲'，而不愿将'意劲'作为自己的武功，谁知世事难料，到如今我也不得不修出自己的"意劲"，才能脱困……"

段峋闻言又骇又佩，道："柳副山长，你是说你睡了这三天觉，便已修成了'意劲'么？"

"不错，"柳续轻叹道，"大梦一场，'意刀'已成，今日我也该下山去了。"

第三章 风青雨白（十）

“意刀？”段峋一愣，虽不懂所谓“意刀”究竟是何种武学，心头却不禁隐隐振奋起来，“……柳副山长，你、你要重新用刀了吗？”

柳续淡然颔首。段峋神情激动，忽而高高提起食盒，从食盒底部取出一个薄包裹来，却是他来后山之前预先黏在盒底的。

他将包裹摊开，里面却是些白面粉、浆糊、蜂蜜、墨胶等物，抬头凝视柳续，目光灼灼道：“柳副山长，弟子备好了易容之物，请你老人家和弟子互换衣衫，改扮成弟子，就此下山去吧！”

柳续微怔，道：“段兄弟，你准备得这般周全，是早打算救我了么？”

段峋道：“等我下次送饭，便是十日之后了，机会难得，总须试上一试。柳副山长，你熟悉华山地形，只要瞒过门外的看守，料想离山不难。”

“多谢段兄弟，”柳续瞥了一眼那包裹，道，“不过我要离山，倒也用不着这些物事。”

段峋一惊，沉吟道：“今日‘乘锋帮’的萧野谣又派人送来拜帖，说夜里要来拜山，故而庄师伯下令将‘鸿翼大阵’弟子调去前山防御，但此刻门外仍有近二百名高手巡视警戒，柳副山长若不易容，只怕颇难脱离……”

柳续问道：“这是‘乘锋帮’第几回拜山了？”

段峋道：“第一回便是在柳副山长被擒那日，往后这三天，‘乘锋帮’每天都送来拜帖，扬言要当日拜山，可却只在昨日午后来了一次，也不知今夜他们会不会真来……他们虚虚实实，书院里却每回都不得不全神戒备，近几日庄诚等四位师长已被搅得苦不堪言。”

柳续点点头，又道：“段兄弟，我不需易容，却想请你帮我带一样别的事物来。”

段峋当即道：“柳副山长吩咐便是。”

柳续道：“不知如今华山上下，可还有刀么？”

段峋一怔，道：“书院弟子均以‘鸿翼笔’为武器，没人练刀，只怕整个书院都未必找得出一柄刀来。”想了想，又道，“不过若说厨房里劈柴用的柴刀，那倒是有的……”

柳续道：“那便有劳段兄弟为我捎带一把柴刀。”

“好，”段峋也不多问，径直道，“晚饭时我便带来。”

傍晚时分，段峋提着食盒又来到柳续所居陋室，果然在盒底黏了一把短柄柴刀；他将刀递给柳续，赧然道：“新刀太过扎眼，我怕拿走会被后厨的师兄觉察，便只取来一把生锈弃用的旧刀。”

柳续道：“无妨。”说话中接过刀，伸手轻抚刀面，手指过处，已将刀身擦出一痕清亮的锋刃。

段峋瞪大了眼，没想到柳续修为之深厚，竟能以指力磨刀，怔怔然道：“柳副山长，你单凭手指便已无坚不摧，又何必还要用真刀？”

柳续道：“刀之形意，本是一体，手握‘刀之形’，才更好掌控‘刀之意’。”

段峋懵懵懂懂，但见柳续持刀从容吐字的风姿，却倏而心神微震——从前那个在洛水上连败数十成名刀客的柳续，那个年纪轻轻便和方白齐名的刀客，此刻又回来了。他站在自己面前，目光清盈，宛若一泓刀光。

“多谢段兄弟，你及早返回斋舍吧，今夜我便下山去了。”柳续微一拱手，张望窗外，忽而摇头一笑，“只可惜此次下山匆促，不能再好好看看华山的风光。”

段峋心中微动，脱口道：“柳副山长，你、你以后不回华山了吗？”

“此次我多半会死在外面吧。”柳续淡淡道。

……

临江集，陈家酒馆门前。

众人听了柳鹰所言，纷纷打量那马车，暗自猜疑不定；杨仞走近几步，哈哈笑道："我这人最爱劈马车。"言毕抽刀纵斩，一痕刀光映亮暮色，落向车厢——

布帘一晃，有人从车厢里闪身而出，与杨仞对了一刀，悄然站定；诸人面色均变，赵长希与游不净相顾皱眉："柳续，你竟也来了？"

杨仞倒退数步，横刀调息片刻，手腕兀自震颤，仿佛刚才的一瞬间柳续出了无数刀，劲道都叠加在自己的脉门上，正自源源不绝地散发出来；他打量柳续手中，见只是一把寻常的柴刀，心下微凛："凭'雪刃'的锋锐，竟没能将这柴刀斩断，这人着实有些门道。"

柳续收刀环顾众人，拱手见礼，与柳鹰目光相触，随即错开，轻叹道："这位柳家家主，是在下同族的兄长；昔年在下脱离柳家时欠下了情分，曾与他定下承诺，要在危难关头救他一次，还请诸位高人体谅宽恕。"

一时间众人均不开口；柳空图歪头瞧着柳续，眼神迷惘，似已不认得他，忽道："不错、不错，你这人天资可真是挺高。"

"柳老山长。"柳续苦笑一声，恭恭敬敬地见礼。

李素微凝视着柳续，忽听柳鹰怪声叹道："李道长，在下实在是对不住你呀。"

李素微一怔，道："柳兄何出此言？"

柳鹰从柳续现身以来，神情愈发安然自若，轻笑道："龙钧乐实非我'青崖六友'之一，唉，先前李兄可杀错人了。"

李素微闻言沉默片刻，苦声道："这，这可如何是好。"言毕连连叹息，只是他平素便愁眉苦脸，此际倒也瞧不出他更加忧愁。

杨仞端详李素微，忽而心弦一动，隐觉悚然：李素微看似总是一副愁苦无策的模样，可是自两方人碰面以来，李素微可并未吃过一丝一毫的亏；他来到临江集之后，果决擒住了柳鹰，而后逼问“青崖六友”的身份，致使秦芸、穆清池先后死去，方才又误杀了龙钧乐……

“这苦脸道士杀龙钧乐当真是‘误杀’么，以他的修为，即便有胡飞尘从旁弄鬼，难道真收不住劲么？依照燕寄羽的本意，多半对于吴重和秦芸都是想生擒的，可这两人如今却都死了；先前李素微说是柳空图犯糊涂助吴重逃脱，可李素微当真奈何不得糊涂的柳老头吗，倘若吴重未曾逃脱，此刻多半仍还活着……”

杨仞越想越觉李素微颇有可疑之处，暗忖：“他这般行事，未必是对燕寄羽有利，也不知他究竟打得什么算盘……”

便在这时，江边忽有两人弃舟上岸，疾奔过来；贺风尴转头望去，略一迟疑，道：“那是贺某先前布下的哨探。”

杨仞点点头，等着那两个渔夫打扮的探子奔近，心想眼下两方人近在咫尺，也没什么好瞒的，便径直问道：“有何急事么？”

“禀帮主，”一名探子不待喘匀气息便道，“戚晚词于半日前率众乘船，已将至临江集！”

第三章 风青雨白（十一）

众人相顾一凛，杨仞冷笑道：“来得正好，这婆娘带了多少人马？”

那探子道：“算上相助‘织星剑’的柳家刀客与‘神泉寨’弟子，共有三百余人。”

杨仞大剌剌道：“人倒不少，不过多半都不经打。”李素微却看向柳鹰，凝眉沉吟道：“恭喜柳兄，稍后你柳家弟子便来救你了。”

柳鹰莞尔道：“李兄，你可是打算在他们抵达之前杀死我么？”

李素微神情认真，斟酌起来，柳续向他请问事情详情，他也恍若不闻。

叶凉默然旁观，暗自惊心：如今柳鹰被擒，只有柳续这一名帮手，而李素微却有胡飞尘、田桑榆、刘万山相助，看似李素微占据上风，但叶凉却知田桑榆实是“青崖六友”之一，随时便可能猝然反戈偷袭，而刘万山武功低微，还需照看神思糊涂的柳空图，眼下的局面，实则却是对李素微不利。

忽见龙霖缓缓站直了身躯，道：“李道长，你与家父同为‘正气长锋阁’的阁主，不知为何要杀家父？”

李素微苦叹一声，面色惭愧，似不知该如何解释。

柳鹰见状微笑道：“那自然是因为近日龙家吞并了花家，势力愈盛，而龙掌柜又素对燕山长忠心，终于招致了李道长的忌惮。”

龙霖刚才驾车而来，只瞧见李素微挥剑斩杀龙钧乐，却不知他是受到柳鹰的诱骗，将龙钧乐误当成“青崖六友”之一，此刻闻言目视柳鹰，悲愤道：“柳前辈，你吩咐雷姑娘的事，她都一一做了，今日我也如约将停云书院的柳副山长引至此间，却没想到你竟全不顾家父的安危，一副坦然无事的模样，真亏了家父先前与你结盟，助你们柳家崛起。”

柳鹰轻叹道：“龙公子，你没瞧见我也早被李道长制住，那是自身难

保，又如何救得了令尊？”不待李素微开口，继续道，“李兄，料想你已忍不住要出言污蔑在下了，但你杀死龙掌柜是众人亲眼所见，任你再怎么颠倒黑白，也休想骗过龙公子。”

众人面面相觑，李素微眼见柳鹰堂而皇之地扯谎，但若与他一句句争辩纠缠起来，如孩童斗嘴一般，终究有失身份，便只冷淡道：“柳兄不必卖弄唇舌，今日贫道终须容不得你。”

杨仞瞧得直乐，颔首道：“柳老兄，你倒也真是个人物。”又对李素微道，“李道长，足见你平素为人不好，否则你身边的田老兄、胡公子，还有刘师侄，怎么都不帮你说话？”

李素微皱眉不语；田桑榆淡然道：“老朽只等李兄吩咐，该如何便如何，又何必多言？”胡飞尘旋即道：“田老前辈所言极是。”

刘万山一心只想要将秋剪水从“乘锋帮”手中“救出”，既不敢插口武林前辈之间的纷争，对李素微的安危亦不甚关心，瞪着杨仞道：“我们先铲除了你们这帮贼子，再说其他不迟！”

杨仞环顾眼前的李、田、胡、刘等人，忽而哈哈大笑：“我们这帮贼子，要论卑劣反复、荒唐可笑，倒还比不上你们这些武林正道中人。”

贺风馗脸色静漠，似对诸人之间的争论全无兴趣，转头留意到那两个探子欲言又止，便问道：“还有别的事么？”

两个探子立时拱手谢罪，道：“戚晚词等人将至临江集，属下本该提早来禀，但那姓戚的婆娘着实机警，险些将属下擒住……万幸青州‘飞光门’的岑东流带领门徒经过，与姓戚的一众人缠斗，属下才得以脱身，却终究耽搁了时辰。”

陈彻正自低头打瞌睡，倏听见“岑东流”的名字，微微睁眼道：“啊，岑兄也来了，那可真好。”

数月前，他奉燕寄羽之命前去整顿收束“飞光门”一派，但到得青州之后，却懒散懈怠，每日只顾吃喝睡觉，醒时便劝岑东流重振精神，自行整顿门派，如此他便可省却许多麻烦。

岑东流右臂已断，在师弟吕东游被杀、刀宗殒命之后，便颓唐落拓，本已是整日酗酒玩乐，不管门派事务，可若要比懒，终究比不过陈彻，加之心里确也牵挂师门基业，便在陈彻的催促劝勉之下规整门徒，苦练左手刀术；陈彻对此甚觉开心，从而拒却了燕寄羽让他暂管“飞光门”的吩咐，放心赶赴岳州。

宁简瞧了陈彻一眼，不禁莞尔，随即略略讲述了陈彻在青州的作为；众人里有不少人与岑东流相熟，听闻他已恢复豪气，重入江湖，也不由得深为他高兴。

杨仞笑道：“陈兄，你这‘青锋令使’当得妙极，却劝得一个门派反了‘正气长锋阁’……你不如索性加入我帮，当个‘乘锋令使’如何？”

陈彻挠头道：“那须得看我主人的意思。”

宁简一怔，沉吟起来；柳续侧目凝望宁陈主仆，似想和两人交谈几句，宁简却若有意若无意地别过头去，只瞧着陈彻道：“嗯，此事还须深思熟虑，不可莽撞。”

说话中，江边水声喧哗，片刻间有不少船只靠岸；众人眺望过去，但见百余名劲装汉子提刀跃上岸来，惊得渡口处村民四下乱窜。贺风馗道：“看来是岑兄和‘飞光门’刀客先到了。”

李素微脸色微紧，抱拳道：“杨帮主，咱们去江边瞧瞧如何？”

杨仞正想要和“飞光门”刀客会合，闻言求之不得，当即道：“甚好。”

众人快步朝江边行去，李素微亲自将柳鹰制在手里，锁拿严密，步履谨慎，柳续眼看难觅救人时机，也只得暂与诸人同行；龙霖抱着龙钧乐的尸身，却留在酒馆门口。

叶凉走出十余步，心下想得坚定，忽而返回，将先前龙钧乐之死的实情告知了龙霖。

龙霖神色惊凛，似也并未全然相信，端详叶凉良久，落魄古怪地一

笑："叶兄弟，多谢你了，不过在下实不愿承你的恩情。"

叶凉一愣："这……这是为何？"

龙霖避而不答，却反问道："叶兄弟，你真以为自己能配得上她么？"

……

众人尚未来到江边，岑东流已率众刀客大步迎来，瞧见杨仞、陈彻、方轻游等人，脸上笑容豪畅，纵声叫道："杨帮主，我老岑助你打架来了！"

杨仞拱手笑道："多谢岑老兄！"

岑东流目光一转，瞟见李素微、胡飞尘，不禁微微皱眉，随即笑道："杨兄弟，原来你这是正要打架，我来得倒巧，哈哈！"

李素微闻言苦笑，欠身施礼道："岑兄别来无恙，为何一见贫道便要打架？"说话中仍紧紧拎着柳鹰。

岑东流看也不看李素微，只道："杨兄弟，听说你们要和'正气长锋阁'作对，真有胆气。便也算我老岑一份如何？"

杨仞心中微动，道："岑兄，你是说……"

岑东流笑道："今日我便率领门下刀客，投入你们'乘锋帮'了！"

第三章 风青雨白（十二）

“哈哈，多谢岑兄信重！”杨仞闻言与贺风馗等人相望，均感惊喜。

贺风馗拱手道：“岑兄，听说你不久前与戚晚词交过锋？”

岑东流道：“不错，那婆娘剑术不低，手下又多，我老岑寡不敌众，只得暂时退却……恐怕她也就快到临江集了，须得早做提防。”

“杨帮主，”李素微叹道，“戚姑娘身为‘青锋令使’，那是与你们乘锋帮水火不容的；奉劝贵帮还是及早离开临江集为妥。”

杨仞一怔，笑道：“李道长，你倒是好心，你身为正气阁主，难道却与我帮是一路人吗？”

李素微苦笑道：“杨帮主，贫道以武林为重，实不愿与贵帮厮杀血斗。”

杨仞点头道：“那好，你将柳鹰交与我处置，还有柳老山长，我与他同住九年，交情不浅，很想和他多叙叙旧，便也不劳你照料了。——李道长若肯答应，只管离去便是，我也不难为你。”

田桑榆、胡飞尘耳听杨仞说得无礼，均看向李素微；李素微却不着恼，只愁眉苦脸道：“多谢杨帮主，请容贫道想想。”

江边一时沉寂，杨仞笑了笑，正待催问，忽闻远处水声有异；众人转头望去，却见数十艘船顺流而近，当先一艘船上悬挂着“双星掠月”的旗帜，却是峨嵋“织星剑”一派的徽记。

李素微不禁轻轻摇头：“戚掌门来得好快。”

贺风馗沉吟道：“以戚晚词今时的修为，应知自己非我‘乘锋帮’之敌，难道仗着一众不成器的手下，便敢前来送死么？”

“贺兄所虑不错，”赵长希接口道，“莫非……竟是燕寄羽与她同来？”

柳鹰闻言哈哈一笑，道："燕山长若敢现身于此，即刻便会染上'描红'的重疾，以他的精明周密，那是绝不会来的。"

杨仞笑道："多半如叶兄所言，这姓戚的是被自己的徒儿雷姑娘诱骗来的。"说着回顾一眼，却见叶凉与龙霖、岳凌歌以及柳空图等人兀自留在酒馆门前。

远处，戚晚词伫立在船舷边，凝神辨去，靠近渡口处的一群人里似有方轻游的身影，顿时蹙眉；随即又辨出了身穿道袍的李素微，心下微凛：她先前听徒弟雷缨络禀报，李素微等人与"乘锋帮"在临江集拼杀，眼看是两败俱伤之局，她便率众赶来坐收渔利，孰料此刻亲眼所见，两方人站在一起，倒似在闲谈一般，也不知情形究竟如何。

想到这里，她心头掠过一抹怒气，暗忖："最好方轻游先杀死李素微，再被我杀死。"

去年她击毙楚轻鸿之后，自觉做得过火，料想李素微必然不满，便也不甚愿意见到他。她本来未曾打算真杀死楚轻鸿，心里隐约觉得似有些对不住李素微与方轻游，于是李素微、方轻游便成为她最恨的两个人。倘若这两人死了，她在这世上便没有对不住之人了。

杨仞望见戚晚词的船队即要驶入渡口，道："他娘的，今日便是这恶婆娘的死期。"转头又道："方兄，你……"未及说完，忽而惊觉身畔不见了方轻游的踪影——

不知何时，方轻游已孤身离开众人，宛如暮色中的一线微光，朝着高矗江面的数十艘船急冲而去。

他身着不起眼的灰衣，手中握着的也只是一柄不甚锋利的铁刀，霎时间众人却觉一道耀目的锋芒倏忽掠出了渡口，飞动在江水之上，几欲将迎面的巨船剖分开来——

戚晚词凝立拔剑，神色清冷，喝道："结阵！"眼瞧方轻游的身形落上船板，心下一阵厌恼，突兀地又记起了楚轻鸿的样貌。

她摇头冷笑，暗蓄内劲，双手却气得微微发抖：楚轻鸿杀便杀了，

此事已算了结，可方轻游竟胆敢来与她寻仇算账，当真荒谬之极。无论她做了什么，都不该有人来找她算账，因为她自己已在心中算得清清楚楚，无须再重算——若任谁都能与她重算一番，这世上还有公道可言吗？

在她身前，九名“织星剑”弟子结成“万象星海”剑阵，将她与方轻游阻隔。

方轻游双足落定，旋即拧腰冲入剑阵，手上单刀飞旋，一瞬里刀光宛若凝成飞鸟，在九个女剑客之间扑簌簌转了一圈，九人手腕流血，短剑脱手，各自踉跄倒退。

方轻游目不旁顾，踏步直进，戚晚词一惊，双手交错，短剑划出十字剑光，护在胸腹前，瞥见方轻游目光平静如水，没来由得肝胆发寒。

“铿”的一声，戚晚词眼前骤亮，恍若时辰回复到了正午，日光从方轻游刀上迸涌出来，恍惚中戚晚词手腕锐痛，双剑坠地。

斜阳下，刀光浮荡满船，久久不散。

方轻游手腕微晃，刀芒收束在戚晚词的眉睫前，倏而身侧青影流过，一把柴刀将他的刀锋轻飘飘架住，却是柳续追上船来。

“方兄弟，刀下留人，在下尚有几句话想问戚掌门。”柳续言毕撤刀拱手。

方轻游略一静默，道：“好，那咱们便上岸说话。”

戚晚词冷哼不语，她周身内息已被方轻游的刀意迫住，短时发力不得，任由方轻游侧步将刀刃抵住自己背心，却也无计可施，只得随着方、柳二人挪步下船。

一众“织星剑”门徒神情凛骇，瞠目结舌，似为方轻游的刀术所震慑；过得片刻，才慢慢地蹑步跟随在后。

柳续忽道：“我久不动刀，没想到江湖中竟新有了方兄弟这般的刀术，若有时机，真想和方兄弟好好切磋一番。”

方轻游淡淡道：“柳前辈既有此意，少顷待我为楚师妹报仇之后，自当从命。”

说话中与众人会合，李素微苦叹不语，杨仞哈哈笑赞道：“方兄，你当真吓了我一跳！不过你怎不一刀剁了这恶婆娘？”

柳续接口道：“戚掌门与燕山长关联颇深，知晓许多隐秘，诸位要杀她也不必急于一时。”

杨仞皱眉欲语，忽听远处陈家酒馆门前传来一阵凄厉的哭声——

第三章 风青雨白（十三）

片刻前，叶凉听了龙霖的一问，也不生气，只黯然摇头：“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无论我是否配得上雷姑娘，都已不重要了——她、她杀了我的师父。”说到后来，心中悲伤之余，仍极感荒诞错愕，却到此刻还是难相信吴重已死在雷缨络的刀下。

龙霖闻言轻轻皱眉，略一犹豫，道：“可你知道雷姑娘是如何说的吗？”

叶凉一怔：“她如何说？”

龙霖道：“她说她觉得自己配不上你。”

叶凉心弦微颤，叹道：“雷姑娘当真太过谦了。”

龙霖道：“你今后可要找雷姑娘报仇么？”言毕眼瞧叶凉低头不答，便又轻叹道，“叶兄弟，在下劝你今后别再和雷姑娘相见，彼此天各一方，对你二人实都是好事。”

叶凉沉吟不语，忽听不远处的岳凌歌道：“叶兄弟，你何不趁此时机安葬了令师，以免稍后李道长等人又回来阻你。”

叶凉闻言颇觉有理，道：“多谢岳公子指点。”

岳凌歌先前不放心严知雨与燕海柱，又要看守江海余，便未去江边，径自用绳索将弓魔双腿捆起，江海余眼神痴痴愣愣，见岳凌歌不来夺他手中的珠钗，垂头出神，也不反抗。

柳空图指着江海余，忽而笑呵呵道：“刘师侄，你瞧这人，嘿嘿，怕不是个糊涂疯子。”

刘万山心说：“你与这人也不分伯仲。”赔笑道：“柳老山长慧眼。”

岳凌歌又对龙霖道：“龙公子，你不妨也将令尊安葬在此间吧。”

龙霖默然一阵，径自转口道：“岳兄，如今武林这般局面，咱们四个

可要沦为笑柄了。”

岳凌歌却笑嘻嘻道：“大局犹未定住，龙公子此言尚早。”

叶凉从旁听见，心下微奇：“听龙霖所言，他与岳公子私下里似有什么隐秘，也不知另有两人是谁……”一边寻思，一边走向陈家酒馆，想问问陈掌柜是否同意自己将师父葬在酒馆附近。

进得堂中，酒客们早已躲散干净，仅几个店伙计正自收拾碗碟；叶凉愕然道：“怎么不见陈掌柜？”

店伙计个个支吾不答；叶凉又道：“请恕冒昧，陈掌柜与我师父是棋友，多年的交情；我想当面请求陈掌柜一件事，不知他可在后堂？”

一个店小二挠头道：“我家掌柜现下应是不在酒馆里。”随后带着叶凉去后堂找了一圈，果真未见陈掌柜。

叶凉皱眉不语，回想先前柳鹰被李素微所制，道破“描红”真相之际，他分明瞥到陈掌柜躲在门后，也不知是在偷听还是观望，后来惊变乍起，秦芸、穆清池、龙钧乐先后死去，自己无暇分神，却没瞧见陈掌柜何时离开。

正要出门，忽觑见后堂的布帘之后有个面容姣好的女子稍稍露头，随即却又返身走了；叶凉一怔，认出那女子是陈掌柜的女儿，也即师父从前常提起的“陈家姑娘”。

他心下暗叹，快步回到酒馆门前，严知雨已在燕海柱的搀扶下站起身来，气色虽仍虚弱，眼神却已清澈了许多。

严知雨与叶凉对视一眼，瞥见他脚边有一具焦黑的尸体，不禁“啊”的一声，颇受惊吓，缓缓转头，又瞧向不远处垂首坐地的秦芸尸身；叶凉看在眼里，不由得心弦收紧。

“公子，这人、这人是谁呀？”严知雨望向岳凌歌，神情迷惑，不知为何嗓音已微微颤抖起来。

岳凌歌笑嘻嘻道：“不过是此地的一名村妇罢了，我也不认得

她。”顿了顿，又道，“知雨，你饿不饿，咱们进酒馆吃些饭食？”

严知雨却不接口，歪头想了想，道：“可是她……她的模样和我好像。”

岳凌歌随口道：“是吗，我可没瞧出来，她哪有你这般——”话未说完，严知雨倏然侧头看向叶凉，道：“叶公子，我知你从来都不说谎，请你告诉我，这人是谁？”

叶凉颤声道：“她是……她是秦芸前辈。”

严知雨张了张嘴，眼眶泛红，飞快地低下头去，过得片刻，低低哭出声来。

岳凌歌叹道：“叶兄弟，你这又是何必？”

叶凉静默一阵，道：“严姑娘性情纯真，我方才瞧着她的眼睛，实在……实在不忍心说谎骗她。”

严知雨挪步到秦芸跟前，慢慢跪坐，端详着秦芸的容貌，啜泣不止。

一瞬间江海余似被她的哭声所吸引，目光离开了珠钗，瞧了她一眼，顿时脱口道：“秦师妹，你怎么来了？你、你怎么哭得这般伤心？”

严知雨只顾哭泣，却不答话；江海余神情焦急，不住催问：“秦师妹，你说话呀，你怎不说话？你是责怪我么？”

燕海柱眉头紧皱，似颇不愿江海余将严知雨误认成秦芸，忍不住道：“这是我孙女，她姓燕，可不是‘秦师妹’！”

江海余瞪眼道：“胡说！她不是秦师妹，谁是秦师妹？”他低头看看珠钗，又看看严知雨，满脸惊奇疑虑之色，恍若心上人早已化成一道光华，凝聚在珠钗之中，不知为何此刻竟仍能现身在自己眼前。

燕海柱指了指严知雨身旁的秦芸，道：“你好糊涂，这才是秦芸，她、她已经死了……”说到后面，语声也不自禁地低落。

江海余怔了怔，脸颊急剧一抖，手中珠钗震动，似乎直到此时才从一场恍恍惚惚、怪诞而又凄凉的长梦里醒来，他的脖颈仿佛僵住了，几次发力，却转动不得，突然伸手掰住自己的头颅，向右拧动，发出“咔”的一声脆响，目光终于落到严知雨身侧数尺之处：

秦芸低眉敛目，静静端坐，宛如慈悲的仙佛。

——便在这时，杨仞、李素微等人听见一股悲切的哭号，从江海余嘴里迸射出来，穿透春风暮云，掠过悠悠江水，携着十六年的光阴，朝高天上倾洒而出，随即又如泪如血般，淋落在他自己身上。

岑东流去年曾参与擒拿江海余，闻声皱眉：“原来弓魔竟也在此间？”

“不错，”李素微苦叹道，“听江兄的哭声，困在他身上十余年的那道‘惊鸿影’，怕是今日终于解开了。”

第三章 风青雨白（十四）

叶凉、岳凌歌等人站在江海余周遭，衣衫簌簌飘摆，只觉哭声如江潮一般湮没耳际，引得头颅眩痛，几乎内伤呕血；刘万山连连退步，抬手堵住双耳，惊骇道：“李道长不是制住了弓魔的劲力么？”却也无人答他。

叶凉强自凝定内息，道：“江前辈！”不自禁地运劲于声，朝着江海余喝去。

哭号戛然而止，江海余似被叶凉震住了神思，目光渐渐澄澈；遽然朝着秦芸尸身走出一步，腿上先前被岳凌歌捆缚的绳索寸寸绷断。

叶凉触及江海余的眼神，心中咯噔一下，只觉江海余目中愈发幽静，宛若山林里的一潭深水，让人望不见底；一旁的龙霖神色惊凛，他站在叶凉身后，辨出方才叶凉的喝声是朝向弓魔，闻声却仍觉眉心如遭锐剑刺入，神魂一阵阵迷恍，可是江海余首当其冲，竟反倒似吸纳了喝声，更助于他凝定心思似的。

江海余又迈出一步，倏然青衣闪晃，却是雷缨锋挡在了秦芸尸身之前。

先前雷缨锋一直远远避开人群站着，他身受重伤，昨日虽经方轻游指点了“意劲”的关窍，终究精气伤损颇巨，无力干预“乘锋帮”与李素微两方人的争斗，岳凌歌捆了弓魔以待向燕寄羽复命，他对此也并无异议，便只静立思悟“意劲”；此刻眼瞧弓魔似已脱困，他却又第一个站出来与其对峙。

“雷大哥——”叶凉失声惊呼。

江海余眼瞧雷缨锋身躯宛如高大山岩，遮挡了自己的视线，却仍是神色平静，微微吁了口气。

一瞬里叶凉莫名心生警兆，飞身挡掠在江海余之前，运转“秋水”剑意，辨出暮风里掺入了几丝轻柔的凉气，飘飘转转地刺了过来；叶凉大

惊，急挥短剑，却仍有一丝凉风宛如活物一般，绕过了他，钻入雷缨锋的胸膛。

雷缨锋身形霎时晃颤，眉目口鼻之间恍似凝出一层霜气，沉声一啸，将入体的敌劲迫出大半，却仍在寒意侵袭之下晕了过去；岳凌歌皱眉闪至，抱住雷缨锋倒掠数丈，扣住雷缨锋脉门片刻，道："万幸万幸，雷兄性命无虞。"

叶凉回望一眼，微微松了口气，转回头与江海余对视，暗自凛骇：从前江海余施展"青丝箭"时，威力虽亦可怖，但往往须借助于发丝、草叶等物，偶有使出气箭，也要先行挥掌凝劲，却不想他经过一番哭号，猛然间竟已臻"春风化箭，轻柔无痕"之境。

江海余歪头打量叶凉，忽道："你说……我该如何是好？"却是十六年前，他在青石镇上问过少年方轻游的同一句话。

叶凉听他问得突兀，心下莫名凄恻，难以作答；转念暗想："我自觉伤心绝望，可是江前辈的遭遇亦是如此凄惨，想来芸芸众生各有不幸，难道人世间的苦楚竟是永无尽头的吗……"

在这短时的静默间，岸边的杨仞、李素微等人已迅疾返回酒馆门前；岳凌歌苦笑道："李道长，这弓魔不知怎么竟似又恢复了功力，还请你老人家再制他一制……"

李素微面容愁苦，却不接口。

在众人身后，戚晚词所携来的门徒以及柳家、"神泉寨"弟子亦慢慢靠近酒馆；诸多"织星剑"女剑客神情惊怒，似随时便要拔剑相救戚晚词，却又寻不到良机。

柳家刀客眼见家主被擒，自已无暇再助"织星剑"，只等柳鹰发号施令，可柳鹰面带淡然笑意，却始终未说什么。"乘锋帮"刀客虽仅二十人，但个个桀骜彪悍，将新来的三派弟子都挡在外围，田桑榆脸色沉着，见状吩咐道："我寨弟子听令，未得我允可，不得与'乘锋帮'、'飞光门'冲突。"

“江兄，你待要如何？”李素微忽道。

江海余漠然不应。

李素微沉吟片刻，转身指向严知雨道：“那么江兄是否已知，这位严姑娘便是燕山长与秦芸所生的女儿？”

杨仞登时皱眉，没想到李素微竟忽然说破此事，眼见江海余脸颊微微抽搐，似乎饶是他饱经风霜，却也听得僵立当场。

戚晚词脸色煞白，脱口道：“这、这绝不可能！”说话中浑忘了背上抵着方轻游的刀锋，便待向严知雨掠去，将她一掌击死；方轻游手腕透力，刀意闭塞了戚晚词的经络，她只挪出半步便难动弹，瞟向李素微，厉声道：“李道长，你方才胡说什么？”

李素微叹了口气，也不与她争辩。

方轻游淡淡道：“柳前辈，你先前说有话要问戚晚词，便请问吧。”

柳续点点头，凝思一阵，问道：“请教戚掌门……可知燕山长现在何处？”

戚晚词冷哼不答。李素微见状又叹了口气，道：“此一问，贫道倒是知晓：燕山长今日就在离临江集不远之处。”

众人惊异对望，却听贺风馗接口道：“那么料想燕山长是孤身一人了？”

李素微道：“不错，若他携徒带众，又岂能瞒过贺兄的哨探？”

柳鹰听闻此事，亦是神色稍变，似颇有些意外，忽而笑道：“本来燕山长未知‘描红’详情之前，是断不会来此犯险的，但现下戚掌门被擒，她可是燕山长的知交好友，倒难说燕山长会不会现身来救……”

李素微摇头道：“燕山长不会来的。”

杨仞听他说得笃定，不禁暗道可惜，问道：“李前辈何出此言？”

李素微也不隐瞒，苦声道："只因现下已有人去将'描红'真相禀给燕山长。"

杨仞一惊："是谁？难道李道长不是七人来的，还有别的同伙潜于此间？"

忽听叶凉"啊"的一声，道："是……是酒馆的陈掌柜！"

"不错。"李素微颔首道，"陈掌柜一直便在临江集，并非临时潜藏，他受燕山长吩咐，暗中监查吴重的言行动向，过往七八年里，每年都会向燕山长汇禀。"

柳鹰略一转念，轻叹道："原来如此，既然燕山长已能知晓'描红'之实，那更是绝不会来了。"

"柳兄所言甚是。"李素微说着面露歉疚之色，看向戚晚词，略略讲述了"描红"的真相，叹道，"贫道授意陈掌柜传信，也是为了燕山长的安危着想，还请戚掌门恕罪。"

戚晚词此际神色已渐复清冷，耳听燕寄羽难来相救自己，却并不难过气恼，反倒似松了一口气，淡淡道："李道长做得对极，燕山长确然不能来此。"

她顿了顿，继续道："为今之计，李道长应设法尽诛'乘锋帮'诸人，只要他们都死光了，便不会有人将'描红'传给燕山长。"

李素微一怔，苦笑道："这倒确是个法子……"

杨仞哈哈大笑："法子虽有，可惜李道长却没本事做到。"

话音未落，远处蓦然传来欸乃一声，似有人正自撑棹渡江——

众人闻声一凛：此地到岸边颇有些距离，即便江上有人行船，桨声也该绝难传至才是，可是眼下众人耳边却均萦绕着木棹击碎水花的响动，倒似来者有意以此对众人问候见礼似的。

李素微眉目倏忽一抖，欲言又止；杨仞头一次在这位玄真掌教脸上

瞧见这般惊惑不解的神态，仿似平生所知所想在此刻尽成虚幻。

一时间众人转头眺望，但见一叶扁舟飘行近岸，舟中人白衣方巾，刚刚俯身搁置了船桨，抬起身躯，对着酒馆门前遥遥拱手——

秋剪水轻声道：“……燕山长来了。”

第三章 风青雨白（十五）

众人远远瞧着燕寄羽弃船登岸，相顾震惊；柳鹰神情似喜似怅，喃喃道："好个燕寄羽，竟当真来了……"

叶凉眺望一眼，便即收敛目光，却似不知该如何面对这过去一年来自己一直尊称为"师父"的人；又瞥见李素微眉头紧皱，脸色愕惑，仿佛颇不愿相信眼前所见。

——暮风中，燕寄羽缓步而来，白衣飘然舒展，宛如野草上的一抹流云。

岑东流转头瞟向戚晚词，哈哈大笑："戚掌门，看来燕山长对你情深义重，竟不惜孤身犯险来救你……啧啧，你俩今日同死于此，倒也落得圆满。"

戚晚词怒目瞪视岑东流，恨不得立时以眼光将他刺毙。虽然武林中不少人皆知戚晚词钟情于燕寄羽，但她自己却绝不允任何人在她面前提及此事，若有人胆敢以此事说笑，往往都不免死在她的剑下；只是此刻受制于人，有心无力，倏而冷喝道："'织星剑'弟子听令，今日我若身死，你们走遍天涯海角，也势必将这姓岑的刺杀！"

一群女剑客听后神色悲愤，但被"乘锋帮"与"飞光门"的刀客所阻，眼下却也无可奈何。

贺风馗倏道："方兄弟，趁燕寄羽尚未走近，你便先杀了戚晚词，以防稍后另生变故。"

杨仞微一皱眉，欲言又止，此际众目睽睽之下，若抢在燕寄羽行近前急匆匆杀死戚晚词，倒显得"乘锋帮"在场人数虽多，却怕了燕寄羽似的；可是此事终须看方轻游的意思，他便也没说什么。

方轻游淡淡道："今日戚晚词必死。只是若让燕寄羽看见已救不得她，就此返身逃离，那就有些可惜。"

杨仞闻言大觉有理，笑道："不错，今日咱们便将戚、燕二人一并了

账！”

说话中，聚在外围的柳家弟子与“神泉寨”门徒悄然朝左右退开，燕寄羽从容来到一众手持单刀与铜壶的刀客之前，隔着人群与杨仞对视一眼，面容平静。

“让他过来！”杨仞哈哈一笑，扬手示意众刀客让路。

燕寄羽穿过人群，率先走到燕海柱面前，垂首长揖道：“孩儿拜见父亲。”

燕海柱急声道：“你……你来这里作甚！”

“孩儿是来相救戚姑娘。”燕寄羽谨声禀道。

“燕鸟人呀燕鸟人，”杨仞顿时摇头道，“你不说要救你爹，却只想着救这恶婆娘，未免不大孝顺。”

燕寄羽淡淡道：“家父在贵帮手中，比在简家还要安全，又何须我救。”言毕转身对着李素微颔首致意，又看向戚晚词。

戚晚词却早已别过头去，瞧也不瞧燕寄羽一眼，过得片刻才低声道：“你、你实在不该来的……”

燕寄羽道：“无妨。”

一瞬间众人都注目于燕寄羽，想到先前柳鹰曾言只要燕寄羽现身与乘锋帮诸人相见，立时便会染上“描红”的重病，均想：“口说无凭，这‘描红’之阵究竟是真是假，恐怕即刻便能验证了。”

“柳前辈，”杨仞大剌剌觑向柳鹰，嗤笑道，“你那描红画绿的鬼病怕不是瞎编的么，我瞧燕山长气色倒挺不错。”

柳鹰恍若未闻，冷冰冰地凝望燕寄羽，神态古怪，宛如注视着毕生的大敌，又似瞧着最为尊重敬畏的至交。

燕寄羽环顾周围，目光悠然落在叶凉身上。

叶凉心弦微颤，道：“燕山长，你……”

“看来你我有缘无份，”燕寄羽轻叹道，“叶凉，你不愿做我的徒儿，那就算了吧。”

叶凉无言以对，不知为何，心底却隐隐生出一丝歉疚。

燕寄羽还待再说句什么，忽然手抚胸口，俯身呕出一口鲜血，脸色变得蜡黄，身躯摇晃了几下，顷刻间竟似已站立不住，勉力以手撑地，单膝跪倒。

众人见状无不凛骇，各自暗忖：“这‘描红’的疫病毕竟是真的。”杨仞心头倏忽一动：“此际若猝然偷袭，倒是击杀燕寄羽的良机……”可他终究却想堂堂正正地打败燕寄羽和“正气长锋阁”，不禁迟疑未动。

与此同时，叶凉留意到田桑榆眼神里锐芒闪过，似欲凝劲出手一般，却随即轻轻吐气，神态恢复如常。

杨仞朗笑一声，便待开口——

下一瞬，众人忽觉眼睛微微酸痛，恍若一粒细小的灰尘掠过了眼帘，不自禁眨眼，却又觉周遭骤明乍暗，光影错乱，夺换了天色；缓神定睛望去，却见胡飞尘不知何时已靠近了燕寄羽身前，燕寄羽左手抓住胡飞尘的右腕，正自缓缓站起。

——随着燕寄羽身躯渐直，胡飞尘口中不断溢出黑血，竟似已被震裂了脏腑。

杨仞看得惊疑，脱口道：“胡老兄，你又耍得什么诡计？”

胡飞尘踉跄坐地，平静地与燕寄羽对视，却不说话。

燕寄羽缓慢吐息，道：“胡公子，你今日终是对我出手了……”一边说着，一边断续咳嗽，脸色愈发枯黄，显是深受“描红”侵损。

胡飞尘苦笑一声：“燕山长谋虑深远，行事滴水不漏，我若今日不出手，只怕再也等不到更好的时机了。”

燕寄羽点头道：“这两年来你假意屈从于我，听奉‘正气长锋阁’的号令，委实不容易……”

杨仞闻言想起胡飞尘从前种种反常古怪之举，心下愈惊，却听燕寄羽继续道：“可惜……我轻易不愿杀人，今日若非中了‘描红’，难以收束劲力，原也不会杀死你……胡公子，你去年被杨仞击伤了腿骨，功力颇损，否则方才你的‘灵狐返镜’身法若再快些，也未必不能取我性命……”

众人面面相觑，方才胡飞尘闪身一击，饶是在场的皆为高手，却也难辨其身形虚实，若他功力全在时，真不知会快到何种地步。

“那次雷家与龙家定亲之时，雷澈曾邀我作为宾客，我却因故未能前去……”

燕寄羽咳嗽了一阵，低声叙道，“正是那次，萧野谣‘刺杀’龙霖后逃遁，胡公子追踪而去，与他相谈，你们两人都想与燕某为敌，便在暗地里结盟……是么？”

“嗯，结盟者也不只你二人，还有奉命假死的龙公子……”燕寄羽说到这里，瞥了一眼远远站着、面色苍白的龙霖，“龙掌柜想得周全，让自己的儿子诈死投入与我敌对的一方，无论最后哪方落败，龙家都能免遭灭门之祸；可叹他机关算尽，今日却也没能逃过一劫。”

杨仞与贺风尴相望一眼，心想：“原来萧老兄还曾与别人结盟么，这却没听他提过。”

叶凉想起不久前龙霖与岳凌歌的对话，不由得暗自惊心：“恐怕胡飞尘他们实是四人结盟，其中还有岳公子……”

第三章 风青雨白（十六）

龙霖默然听着，忽道：“请教燕山长，晚辈与萧兄、胡兄结盟之事，不知燕山长从何得知？”

叶凉闻言瞥向岳凌歌，但见他正自为严知雨整理发梢，目光不时扫过诸人，瞧来坦然自若，似浑不担忧龙霖会否将其出卖。

燕寄羽道：“正是令尊去年在春雪镇上说与我的。龙公子，你可知令尊的用意么？”

龙霖黯然道：“家父在春雪镇见识了燕山长的手段，明白燕山长绝非我们……我们三人能对付的，他索性自道实情，是想请燕山长日后对晚辈手下留情。”停顿片刻，又道，“……家父临终前曾言，只有燕山长才能为他报仇。”

燕寄羽轻叹一声，凝思不语。杨仞从旁笑道：“妙极，龙钧乐是李道长所杀，燕山长大义凛然，那是非为龙掌柜报仇不可的。”

李素微面色微变，苦笑道：“杨帮主又拿贫道打趣。”

杨仞摇头欲语，忽听胡飞尘道：“燕山长，此前在下与你为敌，那只是在下一人的意思，与其余胡家弟子无涉，恳请燕山长莫要追究。”此刻他嘴角已不再溢血，抬头目视燕寄羽，神色仍如往常一般平静。

诸人闻言均觉胡飞尘说得天真，他既为胡家家主，带头与燕寄羽作对，其余弟子又怎能算是“无涉”？

杨仞打量着胡飞尘愈发黯淡的眼神，暗自惊疑：“且不说我‘乘锋帮’在场，此际燕鸟人已染上‘描红’，依柳鹰所言，三日内自会殒命，胡老兄平素心机深沉，为何方才却还要突袭燕鸟人？”

却听燕寄羽道：“那是自然。”

“多谢燕山长。”胡飞尘微微一笑，目光霎时涣散，僵坐不动。

叶凉眼瞧胡飞尘死去，倏忽忆起胡飞尘在雷家庭院里一步步走向院墙，展露身法，登刀而去的情形，心下恍惚怅然。

燕寄羽咳嗽两声，略一运功，抚平气息，瞧向宁陈主仆道：“眼下这般局面，不知两位作何打算？”

陈彻对于燕寄羽的到来并不惊异，照旧犯困，闻言瞧向宁简，只等她拿主意；宁简心知燕寄羽此言实是问自己是否愿意助他，神色迟疑，短时却不接口。

刘万山身为停云书院弟子，本该及早上前拜见燕寄羽，但见眼前形势不妙，多半停云山长自身难保，他心中忐忑，借着搀扶柳空图，久久缩靠在柳空图身后，并不露头出声。

燕寄羽轻轻颔首，目光又转向田桑榆，拱手致意。

田桑榆不假思索道：“燕山长放心，老朽与李道长一般无二，定然为燕山长效命。”

众人耳听他说得毫不犹豫，但言辞却颇有些古怪：他说要与李素微“一般无二”，那却是说要先瞧瞧李素微帮不帮燕寄羽，再做定夺。

燕寄羽叹道：“李兄，今日辛苦你了。”

李素微长叹一声，摇了摇头，除却叹息声比燕寄羽更加苦郁之外，却也没说什么。

杨仞对李素微“空游诀”九重的修为多少有些忌惮，见状笑道：“李道长，转眼燕寄羽便要为龙钧乐找你寻仇了，你总不会还要帮他吧？”

他不待李素微开口，朗声又道：“李道长，你可知自己在十多年前便已中了燕鸟人的‘惊鸿影’，被他引邪了心性？”

诸人相顾惊疑，不少人却是初次知闻此事；李素微神情僵凝，问道：“杨帮主，此事不知你从何而知？”

杨仞道：“那是柳老山长神思清醒时，亲口说与我的。”言毕叹了口

气，语声诚挚道，“李前辈，你身为玄真掌教，素来德高望重，道心仁慈，若非中了燕鸟人的算计，多年来又岂会听任他的摆布，助他为祸江湖？”

李素微闻言眼神古怪复杂，沉吟不语。

“好一个‘惊鸿影’。”

江海余倏道，“燕山长，这些年来江某为你所害，活在影中，不知你可觉得称心快意么？”

燕寄羽淡然看着江海余，却被他的语声又激起一阵咳嗽。

“你若只害了江某，那也罢了，江某本也心性糊涂，死不足惜。”江海余一边漠声说话，一边缓步朝着燕寄羽走来，“可是你却让我误以为是刀宗害了我，利用刀宗对我的信任，诱我去偷袭重伤了刀宗，以至于他功力大减，多年难复……否则你去年又如何能在春山上将他杀死？”

众人面面相觑，心神震动，均未想到刀宗之死还牵扯到这般往事。

杨仞凛然暗骂：“他娘的，燕鸟人为杀刀宗，多年里处心积虑，真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了。”心头微动，脱口道：“姓燕的，你自己不敢面见吴重，故意将弓魔从华山放脱，实是为了让他来杀吴重，是么？可你却未想到，即便弓魔知晓了秦芸未死之事，仍未全然癫狂了神思，不愿做你的刀剑。”

燕寄羽摇头叹道：“我确曾将秦姑娘未死之事告知江兄，却也只是怜悯江兄昔年遭遇，想要以此劝慰他罢了；江兄自行逃离了华山，多半也是想和秦姑娘再见一面吧……如今秦姑娘与吴重俱死，这些事也不必再提了。”

杨仞冷笑道：“华山上遍布停云弟子，若非你有意放松对弓魔的看押，他又如何能逃离？”

燕寄羽恍若未闻，转头凝视江海余，又道：“江兄，你是世上第一个身中‘惊鸿影’之人，此事不假，但其中详情，时隔许久，江兄却似有些

忘却了……

江海余伫足道：“是么，不知有何详情？”

燕寄羽道：“当年江兄遭遇惨变，心中苦痛已极，在下得知之后……”

杨仞愈听愈觉不安，心想：“江老兄好不容易摆脱了‘惊鸿影’，可别再受到燕鸟人的言辞蛊惑……”眼见江海余目露追忆之色，仿佛在回想当年与燕寄羽的往事，似已有些迷惘起来。

杨仞暗道不妙，正待出声喝醒江海余，蓦地眼前一空，地上腾起断草飞泥，江海余飒然落足于燕寄羽近旁，一掌印在燕寄羽胸口。

电光石火之际，众人倒掠躲避碎草，只见两道曳长的灰影同时会聚在燕寄羽身躯两侧，宛似燕寄羽凭空展开了两道长翼；定睛瞧去，李素微横持无锋剑，剑脊平贴燕寄羽胸膛，江海余的右掌却击在了宽平的剑面上。

一瞬间李素微与江海余各自迸力，身躯齐齐颤抖；方才江海余的掌劲被“空游诀”化散大半，未能击毙燕寄羽，此际燕寄羽顺势退后半步，指节在剑面上轻轻一叩，姿势漫不经意，宛如随手敲门——

无锋剑上震出“嗡”的一声，指劲透过剑脊，在江海余的掌心破开一个血洞，去势不停，刺入江海余胸口“膻中穴”，在他背上崩开一小股血泉，隐没在暮风里。

杨仞大凛，先前他见弓魔与燕寄羽厮杀起来，心中暗喜，只盼两人最好同归于尽，却不料李素微竟仍会相助燕寄羽，亦没想到燕寄羽重病之下，仍有这般武功；骤然提刀掠近，喝道：“李道长，你好愚钝，难道甘愿被燕鸟人的‘惊鸿影’所控吗？”

李素微眼看着江海余踉跄倒退，仰天栽倒，转回目光叹道：“杨帮主，你说得不错，当年确是贫道自愿让燕山长在贫道身上布下‘惊鸿影’。”

“你说什么？”杨仞一惊，摇头道，“李素微，你莫不是疯了？”

“杨帮主误会了。”李素微苦声道，“当年贫道修为不深，道心紊乱，幸得燕山长坦诚厚待，以‘惊鸿影’助我驱除心魔，稳固道心，多年来贫道一直深深感激。”

第三章 风青雨白（十七）

燕寄羽当即拱手道："李兄言重了。近日里承蒙李兄代我照料师尊，实在多谢。"言毕又对着人群之后的柳空图遥遥一揖。

杨仞皱眉沉吟，万没想到李素微竟早已自知身中"惊鸿影"，点头道："既是如此，今日李道长是铁了心要助燕鸟人了？"

李素微叹道："助燕山长，便是助这武林，归根到底，亦是助杨帮主与'乘锋帮'。"

"是么，果然还是苦脸人放屁更臭。"杨仞哈哈一笑，也懒得与他争辩，只看向燕寄羽道："燕山长，你有何遗言，这就请说吧。"他料想即便燕寄羽有李素微、田桑榆相助，区区三人，绝非己方之敌，今日已算是立于不败之地。

燕寄羽轻叹道："杨帮主，你们既已见过了秦芸姑娘，料想亦知闻了内力与'意劲'的隐秘……试问诸君以为，江湖武人究竟该如何对待'意劲'？倘若将诸君换作是我，执掌'正气长锋阁'，又该带领武林正道去向何方？"

众人闻言陷入沉思，均觉此事牵连复杂深广，一时颇难想出妥善途径。

叶凉瞥见江海余倒地不起，呼吸凌乱微弱，夹杂着嘶嘶的怪音，显是脏腑重伤，心中不自禁地隐隐担忧，却又觉得有些疑惑：先前弓魔"破影"之后，分明已领悟了更加神异的"春风化箭"之法，悄然无声，极难防御，可是刚刚袭杀燕寄羽之时，却仍是以肉掌进击，终究要比"青丝箭"慢了须臾。

忽听岳凌歌颤声道："燕山长，你方才为何……为何竟以指风刺袭知雨？"

众人一凛，却听燕寄羽道："若非如此，在下实难将江兄的无形'风箭'引开。岳公子且放心，江兄心念严姑娘的安危，那是绝不会让她伤在

我指风之下的。”

叶凉心神震动，这才明白方才在李素微挥剑格住江海余的掌击之前，燕、江两人已瞬息交手，料想是弓魔气机乍动之际，却被燕寄羽看破，立时弹出指风刺向严知雨，迫得弓魔以“风箭”相救，两团微风在严知雨身前相撞，却被搀扶着严知雨的岳凌歌察觉。

“秦师妹……”江海余平躺在泥土上，气若游丝，喃喃吐出一个名字。

众人不由得都侧头俯看过去，念及江海余近半月里接连与雷缨锋、杨仞、秋剪水以及“无颜崖”女杀手激战，又经火焚，本已是精气大损，方才没能遽然击毙燕寄羽，倒也属意料中事；可是众人却均没想到，他在得知严知雨是燕寄羽和秦芸所生之后，却仍会出手保护秦芸的女儿。

“燕山长……”柳续倏然轻叹，“在下初入书院时，本来甚是佩服你的为人，如今你为求自保，竟能不顾自己亲生女儿的安危，这般作为，实在让人心凉。”

严知雨苏醒后本就虚弱，一直软软倚靠着岳凌歌，此刻瞧瞧燕寄羽，又看了一眼岳凌歌，心中悲郁难受，张了张嘴，却又晕厥过去。

燕寄羽静静与柳续对视，眼神淡然，却仍不瞧严知雨一眼。

杨仞冷笑道：“燕鸟人，若换作我是你，我早就自刎以谢江湖，还有何面目苟活于世？”

燕寄羽也不着恼，只道：“今日与贵帮相逢，原难善了，杨帮主若对我不满，稍后请赐教便是。”

杨仞笑道：“那好得很。”说着一振刀刃，踏前几步，心思飞转：“燕鸟人重病之躯，还敢邀战，也不知是虚张声势，还是真藏着什么杀招绝技……”瞥见贺风馗看了看自己，又看看周遭诸人，知他意思是一拥而上，不必和燕寄羽单打独斗，但想到刚才胡飞尘、江海余两度袭杀燕寄羽未果，此际若贸然打杀起来，固然能胜，恐怕己方也难免有所死伤。

“且慢，”赵长希忽然笑道，“贫道上回败给了燕山长，一直惦念着讨还面子，自当再请燕山长赐教。倘若贫道败了，帮主再出手不迟。”

杨仞明白他想先为自己试探出燕寄羽的虚实，摇头欲语，却听燕寄羽道：“还请贵帮稍安勿躁，在下多年前曾与柳兄定下一约，在与贵帮交手之前，却须先处置此事。”

“你想拖延时辰？”杨仞当即皱眉道，“那可不成，你虽名为‘鸟人’，但今日是插翅难逃，不如及早认命吧。”

燕寄羽却不理他，径自目视柳续道：“当年柳兄初入停云书院时，我曾答应柳兄，迟早会与柳兄一战。——择日不如撞日，这便请柳兄赐招如何？”

杨仞心下微凛，却没想到燕寄羽所言的约定竟是要和柳续比斗，那倒是求之不得，正合他意，便暂未开口。

柳续闻言讶道：“燕山长，你身体欠佳，恐怕不宜在此时践约……”

燕寄羽苦笑道：“若今日不践此约，恐怕此后也再无机会了。”眼见柳续仍神情迟疑，又道，“柳兄不必顾虑太多，我瞧出你的刀术又有极大进益，但我自忖倒也尚能与你相较一二。”

柳续缓缓点头，道：“既如此，有劳燕山长多指教。”

众人面面相觑，耳听停云书院的山长与副山长约好了比斗，不少人虽极厌燕寄羽，心中却也不免隐隐期待。

贺风馗道：“既然燕山长执意要先和柳兄过招，咱们倒不妨成全。”

杨仞笑呵呵道：“贺前辈所言极是。”随即挥手示意，众人各退数步，为燕、柳二人让出一块方圆数丈的空地。

柳续从容走到空地上，转身面对燕寄羽一揖；燕寄羽却是慢慢挪步过去，急促咳嗽了几声才凝定身形。

燕海柱见状焦急道：“你、你这傻孩子，你要干什么！”他不懂武林

规矩，说着便要奔过去将燕寄羽拽走，却被乘锋帮刀客一把扯住。

“燕山长请。”柳续言毕将柴刀当胸平持，眼神凝重如暮云，他毕生钻研武道，心中最想超越的便是停云书院武学与云荆山的刀术，而高手相争，往往死生只在瞬息，此际虽知燕寄羽染病，却也毫不轻忽怠慢。

燕寄羽的气息渐渐平复，眸光清亮亮一转，倏道：“柳兄，请恕我直言，你新修成的这一刀似太过锋锐，无鞘可收，只怕过犹不及。”

“我的刀……”柳续神色不变，莞尔道，“以天地为鞘。”

第三章 风青雨白（十八）

“我的刀，以天地为鞘。”

——众人听柳续淡然说出此句，心弦倏而一震，如今刀宗已逝，武林成名刀客之中，只怕也唯有柳续能有这般气魄与刀意了。

燕寄羽亦是神色凝凛，问道：“柳兄，你携此刀意南下，不知所欲为何？莫非便是为了杀我么？”

他说完见柳续不答，轻叹一声，又道：“武学只是器用，只是道路途径，并非最后的归宿。不知柳兄手握神锋，究竟要去向何处？”

柳续静默片刻，道：“非只武学，任何道路走到最后，都是虚空一片。又谈何归宿？”

燕寄羽颔首道：“柳兄所言，确是至理。但我却想在虚空中为这武林寻个落脚处，让千百年前、千百年后的江湖武人，都能有个安顿的所在。”

柳续闻言眉目微震，沉吟不语。众人面面相觑，暗自惊异。燕寄羽继续道：……此事或许难成，或许不过是痴人说梦，但我仍想一试。——柳兄，你可愿意助我么？”

杨仞心下暗凛，生怕柳续被燕寄羽说动，那就平添一大强敌，插口笑道：“燕鸟人，你要打便打，怎还卖起话来了？”

燕寄羽恍若未闻，凝视柳续道：“敢问柳兄的新刀术，可有名目？”

柳续道：“名为‘电光朝露’。”

“原来如此。”燕寄羽怅然叹道，“一闪而没的雷电，日出便即蒸散的露水，都是天地间惊动心魂的一隙……恐怕等我见到此刀，便是落败身死之时了。”

杨仞闻言哈哈一笑：“怎么，你怕了么？”

燕寄羽转身面对杨仞，道：“十余年前对阵‘摩云教’时，燕某尚未惧怕，杨帮主此言，未免将我瞧得小了。”

杨仞冷哼道：“那你还啰嗦什么？”但见燕寄羽看向叶凉，又道：“叶凉，你我师徒情分既尽，我自当为你解开你身上的‘惊鸿影’，否则等我落败之后，就无人能解了。”

众人一惊，先前叶凉自离了舂山便全然失忆，杨仞、方轻游等人均猜测这是被燕寄羽的“惊鸿影”惑乱了心思之故，却没想到今日燕寄羽竟会自行提及此事，还说要为叶凉解去这一束缚。

赵长希沉吟道：“眼下叶兄弟虽已恢复了不少记忆，但还有些要紧事，譬如舂山上刀宗之死的真相，仍记不起来，若能彻底驱除身上的‘惊鸿影’，那倒是一桩好事。”

杨仞笑呵呵道：“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难得燕山长也能做件好事。”

倏听贺风馗道：“燕山长要为叶兄弟解开‘惊鸿影’之毒，我等自也无阻拦之理，但贺某想请燕山长先允诺，除去解毒之外，不得旁生枝节，不知燕山长可愿答应么？”

这话说得不甚客气，燕寄羽却也并不气恼，只道：“我若答应，贺兄便能信我么？”

贺风馗淡漠道：“江湖皆知，燕山长素来言辞诚实，绝不说谎，这一节贺某倒还信得过。”

“燕鸟人，”杨仞觑向燕寄羽道，笑道，“方才贺前辈所言，你是非答应不可，否则你若趁着解毒将叶兄扣为人质，要挟我等，那又该如何？你虽能不要脸，于我们可有些麻烦。”

燕寄羽颔首道：“好，我答应诸位，稍后除了为叶凉解去‘惊鸿影’，不做第二件事。”言毕缓步走向叶凉。

杨仞与方轻游、赵长希、游不净等人虽知燕寄羽不会当众食言耍

赖，但亦有些担忧叶凉的安危，也都走到叶凉近旁。戚晚词瞥见方轻游提刀离去，急急加紧运功冲穴，却仍觉周身酸麻，难以摧散经络中的刀劲。

叶凉目视燕寄羽，心头百感交集，轻声道："燕山长……多谢你。"

燕寄羽微微摇头，握住叶凉右手脉门渡劲，眼神深处细微闪动，片刻后转身走开。

杨仞好奇道："这便解开了？"

燕寄羽淡淡道："不错。"

话音方落，叶凉不自禁地脸颊微抖，一阵困意如刀剑般刺上眉睫，他心里隐约害怕起来："我要睡着了么……不、不能睡，绝不能睡过去……"

杨仞瞥见叶凉眼中仿佛倏忽蒙了一层雾气，神情和在肃州道观里一般无二，心头顿凛；便在这时，叶凉姿势诡异地折身一跳，手中短剑深深刺进方轻游腹里——

方轻游身躯一颤，眼瞧叶凉目光痴惘狂乱，只觉一股股剑劲源源不绝地贯入自己的丹田，摧经毁穴，朝着心脉蔓延而去；一瞬间他握住刀柄，挥臂便能将叶凉斩杀，犹豫刹那，却只劈出左掌，将叶凉震退；这时叶凉手腕旋拧，短剑在方轻游腹间转开一道蜿蜒的血口。

戚晚词见状倏而清叱——"'织星剑'弟子，还待何时！"

一众女剑客闻声挥剑冲上来，与"飞光门"和"乘锋帮"刀客陷入厮杀。戚晚词心绪激荡之下，俄而喷出一口鲜血，竟冲开了被封的经穴，转身向门徒汇合而去。

田桑榆暗叹一声，心知仅凭"织星剑"弟子支撑难久，当即下令"神泉寨"的徒众相助；这些"神泉寨"弟子论修为未必强过"飞光门"刀客，但皆使矛、枪等长兵刃，挥扫开来威势颇大，短时将敌人迫在下风。

惊变乍起，赵长希、游不净大惊失色，立时各出指掌，锁拿叶凉肘

腕；方轻游手捂腹部，身躯晃了晃，几乎摔倒，侧头看向戚晚词，疾步提刀追去。

杨仞急怒中一刀斩向燕寄羽，喝道：“你这言而无信的鸟贼！”

燕寄羽避过刀光，飘然倒掠丈外，道：“我并未食言，确只解开了‘惊鸿影’，叶凉的心性，是去年在肃州被吴重引乱的。”

杨仞一凛，去年吴重与雷缨络合谋，将心性倒乱的叶凉送去肃州道观，重创庄诚等“停云四贤”，破解了道观里的一场危局，当时他亦担忧叶凉的神思能否恢复，曾听雷缨络说，凭燕寄羽的本事，定能将叶凉治愈；后来他再遇叶凉时，果然见叶凉已心思清醒，也就未再多想，直至今日才知，去年燕寄羽根本就未将叶凉治好。

他转念中挥刀朝燕寄羽追掠而去，又听燕寄羽道：“诸君都当‘惊鸿影’是害人的毒物，却不知其亦能救人。——去年吴重的手法极为高明，我也只得使出‘惊鸿影’，才能暂镇住叶凉的心性。”

“放屁。”杨仞冷笑一声，不断劈刀，燕寄羽身形左闪右折，似欲去助戚晚词，但一时却也甩不脱杨仞的追斩。

杨仞出刀愈急，心底倏动：“以燕鸟人的本事，未必不能破解吴重的手法，他去年之所以只将叶兄迷乱的心神暂时镇住，便是为了以后再诱发出来，为他所用。”忽而又恍悟一事：燕寄羽故意先说要和柳续践约决斗，再提出“临死之前”为叶凉解毒，便是为了打消众人的疑虑，好让他能从容施展手法，可是众人却也万没想到，解开“惊鸿影”对于叶凉而言，却是有害无益。

于此同时，叶凉双臂一振，格开了赵长希和游不净的攻势，随即身影如一溜鬼烟般古怪绕动，遽然来到赵、游身后，弃剑揪住了两人背后衣衫，两人骇然运劲相抵，未及返身，叶凉手上剑劲迸发出去，甩得两人呕血跌飞。

短剑尚未坠地，便被叶凉矮身抄住，顺手向身侧一抹，叮当一声，却削在秋剪水的烛台上；秋剪水手指酸痛，暂退一步凝神调息，犹觉左臂虚飘飘的，内息竟难运至。

一时间酒馆周遭战局混乱，金铁声不绝于耳；柳续略一迟疑，闪身去救柳鹰，眼前道袍呼啦啦一晃，却被李素微挥剑拦截，两人面色一个愁苦一个冷淡，却均一言不发，刀剑变幻交击，顷刻间已斗得极是凶险。

柳家刀客趁机绕近酒馆门前，便想将柳鹰救走，却被“飞光门”刀客所阻，一众柳家刀客留下大半人手与敌人缠斗，另有十余个刀客旁突斜闯，距柳鹰愈来愈近；十余人相顾一眼，忽然齐齐拔地高跃，掠过地上的敌人，向柳鹰坐处落去。

叶凉正在柳鹰身旁提剑呆立，忽觉眼前一暗，头也不抬，应机纵起，短剑旋转横扫，天空中血肉纷飞；有些柳家刀客相距叶凉稍远，见状急急沉劲落足，仰望去，鲜血遮蔽了视线，宛如红色的斗篷罩落。

叶凉眼前无人，一剑挥空，当即坠地拧身，又朝旁边的柳家刀客掠去，他虽未学过轻功，但“秋水”剑意流转之际，身躯如轻风细雨一般，仿佛浑无重量，刺死一个刀客之后，眨眼间斜飘数丈，又将另一柳家刀客刺毙，他在一个个刀客之间倏忽来去，等到身形定住时，冲过来相救柳鹰的柳家弟子已然死绝。

他随手振去剑上血迹，歪头打量着柳鹰。

柳鹰似也未想到会有这般变故，神色既惊疑又欢畅，笑道：“好个叶凉，你……”

话未说完，叶凉已蓦地掠近劈剑，一道血痕从柳鹰眉心直画到丹田，柳鹰身躯一绷，戛然死去。

叶凉瞧着柳鹰的尸身，脸颊倏一抽搐，似乎记起了什么，一句话语缓缓掠过耳边：

“这世道便是如此，即便你是天资最高之人，遇上了世上最好的师父，和世上最美丽的女子相恋，但你依然过不好此生。”

叶凉摇了摇头，恍惚间却已分不清这句话是从前柳鹰所说，还是自己的心声。

“我不认、我不认……”他喃喃说着，心神深处隐隐挣扎了一瞬，随即又陷入狂惘，紧握剑柄，向下一个人掠去。

第三章 风青雨白（十九）

诸人在乱战中瞥见柳鹰为叶凉所杀，俱是一惊；李素微正与柳续激斗，顿时撤步道：“如今柳鹰既死，你我又何必再打下去？”

柳续颔首收刀，方才他不愿杀死李素微，虽未出杀招，但亦觉从道剑“墨渊”上传荡出的劲道颇为怪异，一丝丝的冰寒宛如蛛网般，不断将自己的刀劲黏缚冻结，若真要取胜，恐怕也绝非易事。

两人转头望去，叶凉挥剑扫飞了几个“神泉寨”弟子的长矛，顷刻里又刺死三人。

李素微叹了口气，倏与赵长希目光相触。赵、游二人刚刚虽被叶凉打退，毕竟功力深湛，略一调息便待再度掠向叶凉，赵长希望见静立在混战人群中的李素微，亦是微怔；去年在肃州道观里，正是他师兄弟两人同时出手，才将神思狂乱的叶凉制服，可是眼下李素微目光怅涩复杂，却似并无阻止叶凉之意。

此际混战中的双方均已心绪凝定，出招愈发稳狠；“乘锋帮”刀客虽只二十人，但“天风萦回”的意劲终究远比柳家刀法、织星剑术以及“神泉寨”武学神异，渐渐占据上风，杀伤了不少敌手。

叶凉歪头站着，忽而耳朵微颤，神思被一名“乘锋帮”刀客击出的凌厉刃风吸引，手脚扭动一霎，提剑掠近便刺——

那刀客大惊，急振刀刃迎击，数十道刃风如火焰一般，忽被一股更轻悠，更静谧的微风扑灭，叶凉手腕圈转，再刺一剑；“叮”的一声，火星四溅，短剑被一柄不起眼的断刀格开——

陈彻面容困倦，挡在了叶凉身前。不远处，一名“织星剑”女弟子见状惊怒道：“陈彻，你身为‘青锋令使’，怎不去助燕山长？”

陈彻理也不理那女剑客，打个哈欠，端详着叶凉的眼神，从中却已看不到那个去年在春雪镇上帮自己背负行囊的少年。

叶凉凝视陈彻，神情迷乱中露出一丝好奇，骤然挥剑攻上——

……

片刻前，燕寄羽瞥见戚晚词被贺风馗截住，亟待赶去相助，却被杨仞接连几记“剪雨”迫得左支右绌，“描红”发作加疾，又咳出两口鲜血；可他“春日游”身法已臻于化境，杨仞短时想要将他斩杀，却也难以做到。

杨仞暗骂一声，瞧出燕寄羽一边闪避退走，一边却也有意朝戚晚词所在处渐渐靠近，无可奈何之际，心下却也生出一股狠劲，倏而以“飞锋”一式，将雪刃急掷向燕寄羽左胸——

燕寄羽微惊，他知杨仞所持是刀宗昔年神兵，颇未料到杨仞竟会陡出弃刀之招，眼见刀锋如锐电，几乎刺穿胸膛，危急中再难拿捏退避方位，疾向右闪；杨仞却早向他右侧掠去，双掌齐出，重重拍在他肋间。

“他娘的。”杨仞惊喜了一瞬，眼见燕寄羽被自己推得倒退，却觉掌上轻绵绵的浑不受力，仿佛刚才摧发出的浑厚内力尽数打入了虚空，骇疑暗忖：“燕鸟人练得什么邪法，难道竟不吃内力？”

燕寄羽又是剧烈一咳，转身朝戚晚词的方向掠出一步，眼前明暗一闪，一道清幽幽的光幕从天而降，隔绝了他的视线，却是秋剪水忧心杨仞安危，赶来相助。

杨仞瞧见秋剪水，心中顿松，两人一前一后，将燕寄羽夹阻；燕寄羽轻叹一声，眸光转动，似要说些什么，杨仞不等他开口，掌风霍霍，伴随着点点烛光，骤然朝燕寄羽袭落——

与此同时，方轻游趺趺撞撞地追向戚晚词，左手紧按腹间，鲜血从指缝里不断流出，经过一些“织星剑”女弟子时，频遭剑阵拦截，都被他随手挥刀斩退。

数十丈外，戚晚词与贺风馗已互换十余招，先前她的短剑被方轻游击落，却被门徒捡起，重交与她，她恼恨于被擒之耻，急欲发泄怒火，一阵快剑飞闪晃漾，笼罩贺风馗周身要害；贺风馗性情沉稳，游走中举刀格挡，细心寻觅制敌良机。

岑东流率领数名“飞光门”刀客奔近了贺风馗，道：“贺兄，你去指挥大局。”随即接替他与戚晚词交手。

戚晚词冷哼一声，出剑愈快，岑东流右臂断折，以左手挥动铜壶，功力终究减损，与另两个刀客合力，才与戚晚词斗得不分上下；戚晚词瞥见方轻游踉跄奔近，心头微凛，振腕舞出一团剑芒，迫退岑东流，拧腰朝一众女剑客中间飞跃而去。

方轻游晃步闪近，扬手一挥，刀光纷纷乱乱，如绳索般萦绕住戚晚词；戚晚词周身多处溅血，双足坠地，清啸一声，返身连使“双星掠月”的织星剑绝技，十字剑光绽亮如花，浮空开落不绝。

众人的惊呼声中，方轻游静静伫立，锐光扑面而来——

方轻游闭目横挥一刀，暮风里微光流转，一朵朵莹白的剑花霎时黯灭凋零，戚晚词双剑齐断，几欲呕血。

方轻游手中只是寻常单刀，远不及戚晚词的短剑锋锐，破去戚晚词的杀招之后，手腕一颤，刀刃片片断碎，他松手弃刀，身躯摇晃，眼中阵阵模糊，再也按捺不住腹伤，噗通跌坐在地。

戚晚词方才恨极搏命的一击没能杀死方轻游，惊凛倒掠，本待脱身逃走，但见方轻游伤势颇重，已难支撑，不禁面露冷笑，手提断剑猝地闪近。岑东流脸色顿惊，铜壶震动，一股酒泉拦挡过去，却被剑刃绞碎；戚晚词踏步一剑，抹向方轻游眉心——

咫尺之间，她忽见方轻游袖中吐出一片柔光。

一刹里她惑然心想：“怎么他凭空又变出一把刀来？”随即醒觉，那并不是刀，却比刀刃更加雪白洁净，悄无声息地切入了她的心口；那刀意如此轻柔，宛如世间亘古存续、势不可挡的深情，她中了这一刀，眼前蓦然闪过了燕寄羽年轻时的面容。

“我说过，你今日必死。”方轻游轻声道。

话音方落，戚晚词忽觉自己的心脏如花瓣般碎成了几片，她低头瞧

去，斩入胸口的却是一块手帕。

第三章 风青雨白（二十）

叶凉与陈彻变招如急风快雨，短时里刀剑已交击数十次。

从前陈彻与人交手，往往极快便能洞悉对方招式奥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然而叶凉身负“秋水”剑意，只练就了随心生发的一式，招法独抒性灵，浑无格套，颇难捉摸效仿。起初陈彻不得不连连闪躲，险象环生，片刻后，却窥出了克制叶凉剑术的窍门——

他仗着充沛的“意劲”迅捷展动步法，始终与叶凉保持数尺的距离，等叶凉一剑刺来、出招至半时，剑意与气机均已落定，他便能循着剑势领悟到叶凉这一剑的后半招，抢先使出来攻向叶凉，如此便可后发先至，数招过后，果然迫得叶凉手忙脚乱，痴痴狂狂的眼神里平添一丝焦躁。

李素微从旁瞧出了陈彻的打法，对其武学天赋也不禁深深赞叹，眼见陈、叶二人的身影如电光纠缠分合，有心干预也难以插手，转身便待赶去燕寄羽那边。

“李兄留步。”柳续手腕一晃，刀光映在李素微咽喉处，“我不愿杀你，还请你莫轻举妄动。”

李素微苦笑顿步，眼望着杨仞与秋剪水身形穿梭交错，配合渐熟、出招愈密，燕寄羽被困在数丈方圆内，屡次想要抽身掠向戚晚词，却均被两人截下。

杨仞方才掷出了雪刃，以掌代刀，不免威势大减，饶是如此，见燕寄羽虽身染“描红”，但仍守御森严，步法幻妙，暗自也有一丝佩服：“这鸟人在武学上倒不愧宗师风范，即便我持刀全力施为，恐怕一时半刻也难杀伤他。”

他趁着脚下辗转，经过雪刃时倏而挑刀在手，精神一振，正待出刀，瞥见方轻游坐地以手帕斩中戚晚词心口，不由得又惊又喜。

与此同时，宁简正自为陈彻掠阵，望见另一边的情形，也不禁神色

微动，想起那日在沔州将手帕交给方轻游时，方轻游只极平淡地道了声“多谢”，却不知他原来一直将手帕随身携带。

方轻游以手撑地，身躯晃颤，慢慢爬起身来，转头见到杨、秋与燕寄羽激斗正酣。他缓沉一口气，迈步朝着燕寄羽行去。

在他身后，一群“织星剑”女弟子提剑疾步拥近。

——戚晚词行走江湖时处事冷厉，但对自己的门徒却极护短，这些女剑客眼见她软软倒地，双目泛红，一个个均急欲为她报仇。

杨仞与秋剪水对视一眼，两人心意相通，身影齐闪，弃下燕寄羽返回救助方轻游。

方轻游见状停步，冲两人稍稍颔首。杨仞奔掠中心头微震，瞧见方轻游腹间血迹斑驳，但苍白的脸上却镇静安定，并不激动，仿佛所作所为不过理所应当。

随即，杨仞与秋剪水分立方轻游左右，秋剪水左手烛台晃成碧幽幽的一线，右手“飘零剑”连刺，瞬息点倒七八名女剑客；杨仞扫出一式“散锋”，亦将数个敌手斩得旋身跌飞。

趁此间隙，燕寄羽绕过秋、杨两人，骤然掠到戚晚词近旁；杨仞心知守护方轻游为重，却也无暇拦阻。

燕寄羽俯身单膝跪地，抱住戚晚词，不断为她渡入内劲，察探到她心脉被斩碎，已绝难活命，不禁神色微变。

此际杨仞见暂无新的女剑客攻来，而燕寄羽矮身背对自己，实是良机，当即提刀闪步过去，倏听秋剪水道：“别去！”

杨仞一凛顿步。同时间，一名乘锋帮刀客刚刚斩杀了身前的神泉寨弟子，却已斜掠而近，挥刀劈向燕寄羽脖颈——

几十股刃风嘶嘶锐啸，伴着刀光落向燕寄羽，燕寄羽颈不转、手不抬，兀自给戚晚词渡劲，短时里运劲过疾，发梢与衣衫都震漾起来，却似对身后危险浑然不觉；那名刀客未及欣喜，风啸声莫名一哑，随即刃

风哗然倒卷，在他身上割开一道道血口。

那刀客凛骇中闭目待死，突然身躯一轻，被人揪住后颈急急倒掠数丈，险死还生；回头望去，却是杨仞得了秋剪水的警语之后，及时将他救下。

杨仞方才未能瞧出燕寄羽以何手法将刃风反弹回来，心下暗惊：“这鸟人果真另藏了些门道。”

燕寄羽震返刃风时也引得戚晚词身躯一抖，她勉力睁眼，瞧见燕寄羽后道：“……咱们终于还是见面了。”今日自从燕寄羽现身，她便一直侧过头去，避不瞧他，直到现下，两人才算真正照面。

燕寄羽黯然道：“我知你不愿见我，故而迟迟未曾找你相见。”

“不……”戚晚词语声微顿，气若游丝道，“我不愿见你，是因为……是因为我知道你不想见我。”

杨仞听见一怔，去年在肃州城外的荒野间，他质问燕寄羽指使戚晚词杀害郭正，燕寄羽曾言：“我与戚姑娘已有十余年未曾见面，又怎能命她杀死郭师兄？我知她不愿见我，近日里也只是给她写过书信，略略提及有些琐事想请她相助罢了……”

他本来对此话将信将疑，今日才知竟是实情；转念又想：“先前在岳州左近，燕寄羽宁愿以赵、游二位前辈交换戚晚词，也不愿亲自现身相救，多半也是为了不与这婆娘见面……”

这时又有九名“织星剑”弟子结阵奔近袭杀方轻游，杨仞横刀截住，快声道：“秋姑娘，你先为方兄治伤。”

燕寄羽目视戚晚词，却仍不看身后的杨仞等人，忽听戚晚词低语道：“燕、燕兄……你喜欢之人果真不是我吧？”

燕寄羽轻叹一声，道：“戚姑娘……”

未及说完，戚晚词已轻轻摇头道：“你一生都不说谎的，就别为我破例啦……”她本就肤色白皙，平素神色清冷，更显得脸颊苍白，此际回光

返照，脸上却露出些许红晕。

燕寄羽道：“是我对不住你。”

戚晚词凄楚一笑：“你没有对不住我，我却做过对不住你的事……当年你将那封书信交给我保管，我气不过你那时和郁剪寒处得亲近，转手便将书信随意给了吴重……”

燕寄羽叹道：“那也无妨。”

戚晚词呢喃道：“你给我的只是伪信，却将真信交给了郁剪寒，你心里的人到底是她，到底是她……”说到后面，气息渐微而停。

此刻杨仞刚刚将九名女剑客斩退，闻言想起那日在肃州城的青楼里，曾听雷缨络提及那封被吴重携去春山的“伪信”：“那封书信起初本就是在师尊手中，后来她转交给吴重，吴重又将书信托放在了鄂州‘晴川刀’一派……”不禁与秋剪水相顾一眼。

秋剪水本以为师姐遗物中的刀宗书信是云荆山交与师姐的，这时才知竟是得自燕寄羽，心头惊惑：“既是如此，郁师姐为何又叮嘱我‘此信万不可落入燕寄羽手中’？”

杨仞紧握雪刃，微微犹豫，秋剪水神情谨慎，仍是冲他摇了摇头，轻声道：“眼下燕山长周身气势与杀机极盛，不宜硬触。”

杨仞点点头，见秋剪水为方轻游敷好了伤药，便道：“方兄伤势如何？”

秋剪水道：“方兄身上剑伤虽深，但避开了要害，性命无碍；只是流血过多，需要歇养。”

杨仞不自禁吐出一口浊气，浑身如释重负，只觉此言可谓是他近日听到的最好消息。

“多谢秋姑娘。”方轻游脸色泛白，但嗓音仍颇沉稳。

三人说话中，燕寄羽将戚晚词的尸身平放在地，返身站起，神情平

淡如水，却也瞧不出心绪激荡。

“方兄弟，”燕寄羽目光一转，缓缓道，“你终究为楚姑娘报得仇了。”

方轻游道：“戚晚词只是其一，元凶祸首却是你。”

刀剑声、厮杀声里，两人静静对视，夜幕不知何时已然垂落。

杨仞忽对方轻游道：“方兄，你可信我？”

“自然相信。”方轻游道。

“那好，”杨仞哈哈一笑，道，“那你便安心歇息，我为你斩杀燕鸟人。”

方轻游颔首道：“好。”先前他全凭一股坚韧心志，与耳边恍惚隐现的几声笑语，才强撑住未曾晕厥，精气实已虚乏，当即在杨仞的搀扶下闭目静坐休息。

杨仞一振刀锋，站直身躯，转身觑向燕寄羽。

第三章 风青雨白（二十一）

燕寄羽瞧见杨仞冷冷的目光，神情却仍极淡定，缓缓转头，环顾周遭战局，忽而轻轻一叹。

众人听了他的叹息，混战中竟不自禁地生出一丝悲悯，看看手中刀剑与面前敌人，均想：“我这般争斗，究竟为了什么，又非得如此争斗不可么……”

倏听贺风馗喝道：“燕寄羽擅使‘天音宗’的邪法，莫要为他所惑！”众人如梦初醒，金铁交击声重又密集起来。

杨仞一心要击败燕寄羽，倒并未被叹息声消减斗志，只是心中忽然隐隐不安，似乎自己疏漏了什么极要紧的事，短时却又想不分明。

他转头望去，陈彻叶凉兀自激战，贺风馗一边与田桑榆缠斗，一边呼喝指挥，众刀客听命冲杀，打压得敌方疲于逃躲，几难还手；李素微这一强敌被柳续牵制住，颇有利于乘锋帮，岑东流虽因断臂折损了功力，但要对付“织星剑”、“神泉寨”的门徒，却是绰绰有余，而柳家刀客眼看家主身亡，惊惶失措，有不少人已向江边逃去。

杨仞见己方大占胜势，心中顿松，暗忖：“多半是我仍被燕鸟人的邪声钻进了心窍，才搅得我心乱不安……嗯，我这便杀了这厮，省得他再使奸计。”想到这里，朝秋剪水看了一眼。

秋剪水凝神辨别燕寄羽的气息，察知他周身杀机已消散不少，“描红”之病却发作得更剧烈，便冲着杨仞微微点头。

便在这时，燕寄羽扭头就跑，白衣猎猎成线，朝着江岸逃去。

杨仞一愣，没想到燕寄羽身为停云书院山长、武林正道的魁首，竟会作此大失身份、临阵脱逃之举。

而宁简、李素微、秋剪水这些经历过舂山之事的人，却知去年在舂雪镇上的春风酒楼里，燕寄羽面对江海余以及方天画、铁风叶等八位掌门的围困，腹背受敌，亦曾坦然逃脱，事后对叶凉和宁陈主仆讲起，自

言“打不过，若不逃，难道留下来等死么”，似觉不敌便逃并不违背君子礼法；而此刻他没能救得戚晚词，猝然逃走，于他确算是明智之举。

燕寄羽在奔掠过“乘锋帮”刀客之时，身形被阻了几霎，但终究以凌厉指风与轻灵身法冲了过去；杨仞当机立断，看向岑东流道：“岑前辈，请你照看方兄！”

岑东流曾与方轻游共擒弓魔，青石镇上又同历了与薛秋声的一战，交情颇厚，闻言道声“杨帮主放心”，弃下正在追斩的敌人，飞掠到方轻游身边。

杨仞言毕便疾追向燕寄羽，秋剪水并行在旁；柳续神色微变，亦朝着江边追去。

贺风馗猛挥几刀迫得田桑榆接连闪避，回头看看江边，道：“有劳赵兄游兄。”

赵长希、游不净正助“飞光门”刀客杀敌，明白贺风馗怕杨仞有所闪失，当即也疾掠向岸边。

李素微见状似亦想遁走，身影刚刚晃动，贺风馗却早有预料，猛一挥手，七八个乘锋帮刀客将李素微团团围住；李素微迟疑一瞬，苦笑止步。

燕寄羽顷刻催运轻功过急，到得岸边，不禁连声咳嗽，略缓了缓，被杨、秋追近了不少。

杨仞瞧着前方不远处那道白衣的身影，心头愈发清晰坚定，此前贺风馗两度询问方白、秋剪水的修为，亟待杀死燕寄羽，实是颇有道理：燕寄羽心机太深，行事又太独，没第二人知道他真正的计谋布局，如此只要他死了，即便停云书院与正气长锋阁尚在，却也无人能将他的图谋继续下去。

眼看燕寄羽倏忽跃上一艘刚刚驶出渡口的客船，杨仞、秋剪水相视一眼，先后纵身而起，也登上船板。

……

酒馆门前，叶凉被陈彻后发先至的刀术打得束手束脚，愈发焦狂，出剑也愈发快绝幻妙，几乎无迹可寻；可饶是如此，仍被陈彻从容看破。陈彻不欲伤及叶凉性命，想要暂将他击晕，却也一直未找到时机，几次冒险想以刀柄敲击叶凉后脑，均被叶凉敏捷闪过，反扎一剑，都是堪堪擦过陈彻衣襟。

宁简从旁观战，看得又担忧又惊喜，心想："不知不觉，陈彻的武功已经比我高出许多了……"

倏听李素微叹道："宁姑娘，你也不好好管束你家的仆从，耽误了燕山长的计策，未免有愧于其所携的'青锋令'。"他被乘锋帮刀客围住，却只伫立原地，并不出剑突围，那群刀客未得贺风臒命令，又知李素微修为极高，也并不贸然攻上。

宁简冷淡道："叶凉忽然发狂，料想绝非燕山长的本意，他老人家一定也极盼着叶凉恢复清醒，我家陈彻拦阻叶凉，正是顺应了燕山长的意思。"

李素微闻言难以反驳，只连声苦笑。

陈彻本不在意"青锋令使"的身份，更知燕寄羽或已食言私放了简青兮，对李素微所说自是充耳不闻，只是这片刻间却越斗越是惊心，隐约察觉到叶凉的剑劲里潜藏着一抹极神妙的刀意，似乎随时便会破剑而出，一旦叶凉由剑术转为刀术，恐怕自己就极难抵挡了，当即欺近一步，加紧寻觅制胜时机。

叶凉久战不胜，又怒又惧，眼看陈彻袭近，狂乱中厉啸一声，突然转身奔开；他神智颠倒痴惘，本也未存一定要胜过某人的心思，此际提剑狂跑乱走，几个"飞光门"刀客想要截住他，却均被他随手一剑刺伤。

陈彻一惊，提刀追出几步，忽然摔倒在地，肚里咕咕直叫，只觉浑身虚弱无力，短时却难站起；六年前他经络受损后极易困饿，方才虽占据上风，气力却不如叶凉持久，战到当前已然支撑不住。

叶凉胡乱奔走了一阵，目光猝被站在酒馆门前、一袭红裙的严知雨吸引，立时提剑掠近。

——刚才混战初起，岳凌歌便护着严知雨和燕海柱进了陈家酒馆，叮嘱两人不得出来。何轻生与裘驷瞧见，互换眼色，一边背靠背地提防着周边敌人，一边也躲进了酒馆。

刘万山本就最靠近酒馆门口，心说："我身为停云弟子，自该参战相助燕山长，但燕山长修为如此高绝，我首要的大事却是护好柳老山长。"越想越对，赶忙搀扶着糊糊涂涂的柳空图避入酒馆。

哪知刚进得门，他便被何轻生与裘驷盯上。何、裘二人一个是玄真教坛主，一个是"晴川刀"掌门，对付一个年轻书生自是不在话下，旋即将刘万山打晕，救得柳空图，自知为"乘锋帮"立下大功，不禁颇觉欣喜。

随后，岳凌歌返回来背负晕厥倒地的雷缨锋，严知雨担忧他的安危，静待片刻，终究忍不住跑到酒馆门口张望；此际岳凌歌眼瞧叶凉即要袭刺严知雨，然而相距颇远，惊呼一声，却已拦阻不及——

叶凉的身影倏忽停在严知雨面前，看看她的红裙，又看看自己衣衫上沾染的血迹，皱了皱眉，似容不得别人身上比自己更红，骤然抬剑刺出——

"啪"的一声，一根草叶激射而至，打在短剑上，叶凉手腕剧痛，垂剑转头望去，江海余不知何时已站起身来。

众人心头震惊，先前弓魔中了燕寄羽的指风，胸口贯出血洞，久久躺倒，不少人都道他已死去，却不料他仍活着，更仍能施展"青丝箭"。

江海余颤巍巍朝着叶凉走去，脸颊苍白清瘦，重伤之际，眼神里精光消敛，再无往常的气势，反倒像个拘谨羞涩的少年。

叶凉怔怔看着江海余行来，神情时而迷惑时而癫狂，他先前杀了不少柳家刀客，身上溅满血污，血水不住从发梢滴落，宛似一个嗜血的魔头。

第三章 风青雨白（二十二）

众人瞧得惊心，一瞬里叶凉目光在江海余身上转了转，但见他衣衫焦黑破烂，虽也遍布血污，终究不如严知雨的红裙夺目，冷不丁转身一剑，再度削向严知雨咽喉。

严知雨从晕迷中苏醒未久，身乏体虚，躲避不及，骇然闭目待死，忽闻一声促响，剑刃在颈前嗡嗡震鸣，却是又一片草叶飞射而至，几乎将叶凉的短剑打落。

“嗬啊——！”叶凉纵声嘶吼，攥紧剑柄，看也不看弓魔，径自对准严知雨的眉头又刺一剑，“咻”的一声，江海余前行中踢飞断草，他对待叶凉似颇不寻常，数度发箭都只射向短剑，并不欲伤及叶凉性命。

草叶破风急飞，叶凉剑刺至半，猛然回腕横削，草与剑相撞，却发出闷雷般的怪响，断草弹飞回去，比来势更疾，猝然射穿了江海余的右腿，江海余踉跄一晃，跌坐在地。

叶凉虽然神思狂乱，但临敌应战之际却愈发敏锐多变，眼见方才诱敌反击的一剑打倒了弓魔，喉中咔咔乱响，似甚得意，脸颊上却木然僵滞，仿佛已忘了如何发笑。

“秋水”剑意随着草叶涌入江海余的经络，激得他许多旧伤口重又开始流血，脸上、手脚上、胸膛上都浸润开一片片的红渍。

严知雨见状颤声道：“江老伯……”跌跌撞撞地朝着江海余奔去；与此同时，宁简掠近了倒地的陈彻，将他搀起，岳凌歌身形疾跃，掠过交战中的贺风馗与田桑榆，便待赶来将严知雨救走——

叶凉倏然纵起，截向岳凌歌，半空里振剑扫出一团剑光，岳凌歌面色不变，微一抖腕，铁弦弹刺而出，骤而变软，卷住了短剑，剑光消隐，一霎里岳凌歌进力回夺，险将短剑扯得脱手。

叶凉大惊，他在痴惘中已记不清这柄短剑的由来，只是莫名觉得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物之一，绝不能被人夺走，当即咬牙催运内劲，

左掌轰然拍出，岳凌歌剧凛撤手，沉劲落地，叶凉却似犹不放心，接连数掌乱击，掌风迫得岳凌歌不住倒退。

在此间隙，严知雨已奔近江海余，搀扶着他，唇齿轻抖，眼看他周身是伤，惶急得说不出话，她始终不甚明白，为何这位武林中谈之色变的弓魔一直对自己颇为温和亲近，只是心中忍不住一阵阵地悲痛；江海余瞧见她神情难过，嘴角微动，似想出言劝慰，终究却也没能说出口。

严知雨勉力运指，想要为江海余封住伤口的血脉，却觉头晕目眩，力不从心，忽被江海余握住了手腕，下一指便点不下去了。

江海余遍体流血不止，细血淌落在严知雨的红裙上，血色混入裙色，显不出来，反倒目光里神采奕奕，苍白的脸颊上隐隐焕发出异样的浅红，数十年来仿似从未如此刻这般生机勃勃；严知雨本待挣脱手腕继续为他治伤，心神忽被他清亮平静的眼睛所震慑，一时间忘却了所有动作，亦未察觉叶凉迫退岳凌歌之后，已返身朝她掠来——

“江老伯，你……”严知雨未及说完，忽觉身子一轻，已被江海余抱起，江海余陡然振臂，将她急掷出去，飞落向岳凌歌；叶凉身形迅如魅电，本已堪堪欺近两人，脚下一顿一折，剑光随身蹿起，飒然削向严知雨——

便在这时，一股血箭飞离了江海余的身躯，宛如承载着某种生命的意志，飞蛇般当空扭曲，绕过叶凉身侧，“嗤”的一声，仍是精准地打在短剑上，细血飞溅。

叶凉突兀坠地，低头看剑，剑刃上裂纹蔓延，倏忽断成两截。

“不，不不，不要……”叶凉呢喃吐字，浑身哆哆嗦嗦，猛地闭目，睁眼再看，手中仍是一把断剑，他狂吼一声，不停地闭眼睁眼、闭眼睁眼，却终究无法改变眼前所见，嘴角咧开，迸出一阵嚎啕痛哭。

众人瞧得既惊骇又酸楚，宁简刚刚为陈彻渡入些许内劲，身边风声一紧，却见陈彻重又冲向叶凉，她和岳凌歌对视一眼，亦闪身追掠过去。

此时此刻，弓魔却未瞧叶凉，亦不瞟三人一眼，寂寂仰望夜空，只觉仿佛坐在一处无边无涯的屋梁之下，混浊的阴云凝聚在高处，恍如一根根厚重的梁木，世上的芸芸众生，谁也走不出这间屋子。

他转头四顾，放眼大地，遍处都是浓重的阴影，刹那间他既觉惧怕，又从惧怕里生出一股奋勇，决然朝着地上阴影弹射出一道血箭，撞得泥土飞溅，碎草纷飞：

陈彻等三人方自掠到叶凉和江海余之间，便见一线红光没入身旁的土地，无数细锐气劲炸散开来，不得不倒掠急退，各自惊疑暗忖：“怎么弓魔却似不愿让我等靠近叶凉？”

——明月初升，从云层间透出一隙光，少年和魔头一立一坐，默然对视。

叶凉手握断剑，嘶声哭号，手腕时而轻颤，刃光在夜色中微闪如鬼火。

江海余眼瞧叶凉目中透出深深恨意，神情却怅然宁静，似已拿定了什么主意。

下一瞬，哭声倏顿，叶凉脸上露出古怪的迷惑，宛如忽然识出了多年的故人一般，对江海余生出一抹亲切之感，隐隐约约，却又难以自抑，仿佛眼前之人的身躯中藏有某种和自己同源同质的东西，引得自己体内的“秋水”剑意如潮汐般往复流淌，而在水流底下，一股闪电如潜蛰已久的龙蛇，亟待喷薄腾飞。

江海余恍惚一笑，耳边蓦地掠过几句陈旧的话语：那些他本以为早已全然忘了，今日才惊觉记起，实则却又多年来都铭刻在心的话语，来自于他最为崇敬感激、却又最觉陌生邈远之人。

“张青兄弟心性失常，难捺杀意，非只是遭遇惨变之故，却也是因身中某种奇异的功法，被人引岔了神思；此前我从未见过这般功法，料想是武林中新近所创……”

“方兄，请你念在这一缘故，饶过张兄弟的性命如何？我已在他眉

心‘印堂穴’刺入了一丝气箭，助他平稳心性，从此他立誓退出江湖，料想不会再增杀业。”

“多谢方兄成全。”

“张兄弟，几年来你的神思与那功法纠绕缠化，心魔已深，唯你自己才能剥离，今日我这一记‘气箭’，亦难将你彻愈，唯能在你神魂中留存一抹‘意劲’，盼将来能助你有所领悟，等到那时，你便能以此自救……”

“只是你一旦悟得，却是既能救己、亦可伤己，我难料你那时的心境，望你好自为之。”

江海余苦苦一笑，摇头醒神。当年他本已决意避世，却在两年前得知师兄周固未死，实与师妹秦芸合谋蒙骗了自己之后，终究按捺不住悲怒执念，重出江湖，在青石镇上领悟了“青丝箭”，后更又杀伤了不少性命。现下想来，周固未死、且与吴重是同一个人的消息，多半便是燕寄羽有意引他出山，才设法传告于他。

这两年来，他有时也隐约想到刀宗多年前的劝言，只是他修为高绝，罕逢敌手，深心里也曾傲然自忖：“哼哼，从来都是我‘伤人’，又岂有‘伤己’之事？刀宗所言未免还是虚有些重……”可是现下他瞧见叶凉神思癫狂，满面悲苦，念及平生所为，却忽然一悟——

“原来是我错了，原来伤人……就是伤己。”

此际，叶凉的哭声渐哑渐低，神态重又痴狂错乱，只是脸上泪水兀自不住滚落，越淌越急。

江海余垂下头，将掌中珠钗上的一颗珍珠旋开，目露温柔之色。那珠钗中空，里面却蜷曲盘绕着一根头发。他拈起发丝，抬眼与叶凉对视。

青丝如梦，泪落如雨。

“倘若伤人便是伤己，那么救人呢……又能否如同救己？”江海余喃喃转念，霍然站起。

叶凉应机而动，手腕急振，飞闪而近，断剑贯入了江海余的心口；与此同时，江海余弹出了那根头发，脊背如弓弦绷直，发丝在叶凉眉心轻轻一刺，转瞬飘散不见。

叶凉拔剑倒退数步，身躯晃了晃，神思清醒过来，惊见江海余伫立在自己身前，面目安静，已然气绝。

叶凉心头一阵悲郁，随即又不自禁深深害怕起来，双手抖动，眼看着江海余栽倒在地。

“叶兄弟，恭喜你了……”李素微忽而朗声赞叹。

叶凉道：“李道长，你、你说什么？”他瞥见手中染血的断剑，嗓音微微发颤。

李素微拊掌道：“弓魔杀人如麻，恶名垂于江湖十数载，没想到今日死在叶兄弟手上。从此叶兄弟名扬江湖，成为武林中人人钦佩景仰的侠士，可喜可贺呀。”

第二章 风青雨白（二十三）

到这时，贺风馗与田桑榆越斗越是凶险，但出招却反而变慢了；贺风馗心性沉稳隐忍，轻易不出杀招，田桑榆更可谓是武林数十年来最为谨慎之人，两人气机紧绷，盯着对方肩手与脚步，时而互换一招，各有伤损。

田桑榆未携兵刃，以掌对刀，稍处下风，眼望弓魔毙命，叶凉收剑，门徒溃败亦已成定局，他爱惜徒众性命，忽而垂手叹道："贺兄，是老朽败了。"随即命残余的"神泉寨"弟子弃矛认输。

贺风馗将刀锋停在田桑榆颈上，漠然出指封住他周身经穴，手势从容利落，似颇有余力，却是直至取胜也未曾展露过"意劲"。

岳凌歌刚才接住了江海余抛过来的严知雨，为她渡劲稳住气息，严知雨死里逃生，紧紧抱着岳凌歌不放，只不住落泪；岳凌歌劝慰了两句，忽与贺风馗目光相触，叹道："今日贵帮可谓是大获全胜了。"

贺风馗道："尚不知燕寄羽能否伏诛，谈何胜败。"今日乘锋帮斩杀了戚晚词，报得血仇，又擒住了李素微这一正气长锋阁的阁主，和田桑榆这一"青锋令使"，许多乘锋帮刀客都极感欣喜，可贺风馗却仍是脸色淡漠，言毕径自陷入沉思。

叶凉却浑未觉察到田桑榆被擒之事，听了李素微刚刚所言，心头惶然一阵难过，慢慢环顾周遭，忽而涩声道："我……我方才是不是杀了许多人？"

岑东流闻言道："叶兄弟，你方才确是杀了些柳家刀客与'神泉寨'弟子，但归根到底，他们皆为正气长锋阁的爪牙，此番也是来助燕寄羽行恶，杀之无错。"他手下的"飞光门"刀客也有不少人被叶凉刺伤，但因他及早下令让众刀客避开叶凉，故而虽有刀客被叶凉重创，倒未有人殒命；至于"乘锋帮"刀客，毕竟身负"意劲"，修为远高过别派弟子，却也无人死在叶凉剑下。

叶凉茫然摇头，无论岑东流如何说，杀死这些人和弓魔终究非他本

意，一时间黯然不语。

宁、陈主仆对视一眼，宁简道："叶凉，且不说你所杀之人本也该杀，你杀人时神智迷失，难以自控，总归不是你的过错。多想无益，倒不如想清楚今后作何打算。"

叶凉点点头，道："多谢宁姑娘。"说着却忍不住又瞥向江海余的尸身。

忽听李素微叹道："弓魔纵然作恶甚多，但临死前护得严姑娘性命，又救回了叶兄弟的神思，实是莫大善举。"

叶凉身躯一颤，耳边莫名回响起江海余死后倒地之声，一遍又一遍，沉闷如鼓，震打在他的心头。他忽然记起方才自己恍惚中了一箭，那箭意如柔泉细水，从"印堂穴"注入，恍似一个人饱经风霜后终得解脱的一痕灵机，将他的神魂洗涤得轻松明快。

他不自禁地抬手摸了摸眉宇间，仍有一片凉意。

宁简轻叹道："原来如此……没想到弓魔此生的最后一箭，却是救人之箭。从此武林中再无弓魔，张青也回到他师妹身边去了。"

众人相顾震凛，久久不语。

贺风馗打量着李素微，似有事斟酌未决。八名围困住李素微的乘锋帮刀客见状立时抬刀待命。

李素微目光微转，道："贺兄有什么话，不妨明言。"

贺风馗去年为保全"天风峡"，曾打算降服于燕寄羽，便是请李素微为他从中说项，算来实是欠下了李素微一份恩情，后来他虽遵照楚风萧的遗命率六百刀客加入"乘锋帮"，但江湖豪杰恩仇分明，他对此却也并不混赖，径直道："承蒙李兄去年仗义相助，贺某今日实也不欲杀李兄。但我'乘锋帮'与你'正气长锋阁'之间的胜败，总是要大过私人恩怨。"

李素微苦笑道："贺兄所言甚是。去年贫道未能化解'天风峡'与燕山长之间的纷争，实也不敢居功。"

贺风馗淡淡道：“李兄修为虽高，但今日以寡临众，断无生理，倘若李兄想留得性命，便请明言相告贺某一事：李兄，你是否当真信服燕寄羽，当真甘愿为他做事？”

……

江水上，船行愈疾，离临江集渐远，杨仞与秋剪水各持雪刃、烛台，与燕寄羽相对而立。

燕寄羽跃上客船之后，神色似从容了许多，衣袂在夜风里轻轻飘摆，忽道：“秋姑娘，你也追上船来，是为了保护杨帮主，还是想要为你的师姐报仇出气？”

秋剪水一怔，却不答话，她忧心杨仞安危固然是极重要的缘由，但既得知燕寄羽与秦芸生下女儿，今日又见燕寄羽舍命来救戚晚词，心底却也深觉燕寄羽辜负了郁师姐，难免生出些许恨郁。

却听燕寄羽又叹道：“念在郁姑娘的份上，我一直不愿难为你，故而在春山才将你放离，今日实也不想杀你。”

秋剪水闻言却想起了郁剪寒往日的言谈神貌，心中微痛，暗想：“倘若我今日当真杀了燕山长，郁师姐九泉之下，当真会开心么……嗯，她即便不开心，也绝不会流露出来，更不会责怪我，只会在心里默默难过……”

忽听杨仞哈哈一笑：“燕鸟人，你少来唬人，今日你还有本事杀我俩？”转头看向秋剪水，又道，“秋姑娘，你别中了他的奸计，他刚才那些话，不过是想乱你心神，让你出招时顾念到你师姐，下不去杀手，他便有机可乘了。”

秋剪水心下微凛，只觉颇有道理，方才自己实已不自禁受到燕寄羽言辞影响，若非杨仞言辞点醒，恐怕稍后动起手来，不由自主便会对燕寄羽手下留情。

说话中，船舱里猝然奔出二三十名手持罗带的黑衣年轻人，随即便见“红罗山庄”庄主虞夙缓步而出。

虞夙瞧见燕寄羽面色蜡黄，似身患重病一般，不禁惊道："燕山长，你这是……"今日他乘船跟随在燕寄羽的小舟之后，本待与燕寄羽一同上岸，却被燕寄羽极力劝阻，此刻顿觉后悔。

燕寄羽咳嗽了两声，对着虞夙拱手道："先前我怕'描红'厉害，连累了虞兄，有劳虞兄在船上久候了。"

几乎同时，柳续与赵长希、游不净分乘小舟追近了客船，身影飞闪，也跃上船来。

杨仞心中镇定，知道虞夙的武功最多与赵游二人不分伯仲，以一敌二那是必输无疑，至于这群红罗山庄弟子，更是随手几刀便能收拾，唯独一时拿不准柳续究竟站在哪一边，但听他在酒馆门前的言谈，似也对燕寄羽颇为不满；总归此际的船上，仍是己方大占上风，有胜无败。

却听燕寄羽淡淡道："我身中'描红'，怕是已难撑过三日，不知杨帮主为何仍对我紧追不舍？"

杨仞笑道："你这鸟人奸计太多，单凭一个'描红'，未必能治得死你，我又岂能放过今日的良机？"

燕寄羽点点头，又道："杨帮主，我师尊将功力传给了你，对你很是器重，是么？"

杨仞暗自一凛，大剌剌瞧着燕寄羽，却不说话。

燕寄羽继续道："实不相瞒，如今我唯一的活路，恐怕便是将杨帮主擒住，再去恳请师尊以'言剑'为我治病了。"

第三章 风青雨白（二十四）

杨仞冷笑道："只怕这条活路，不大容易走通。"

"不错，但我总须设法走通。"燕寄羽语声平静，"今秋华山大会之前，我实不能死。"

"那可不是你说了算的。"杨仞摇了摇头，借机与秋剪水互换眼色，倏听她暗中传音道："这船上恐有些古怪，小心行事，且慢动手。"

杨仞心下惊疑，面上却不动声色，目光扫量船上，乌云当空，压得周遭愈发昏晦，却也没瞧出什么异样，只闻雷声隐隐约约，从极远处的天际滚过。

虞夙默然旁听，忽道："杨帮主既想与燕山长一较高下，虞某本也不该多言，但燕山长眼下身染重病，若在此时动手，未免不大公平。"说着又看向赵长希与游不净，道，"赵兄游兄都是武林中成名已久的豪杰前辈，料想今日绝不会趁人之危，坏了武林正道的规矩。"

赵、游对视一眼，赵长希淡然道："如今我与老游都已加入'乘锋帮'，行事便须听帮主吩咐，这也是武林规矩，料想虞兄也必能谅解。"

虞夙闻言皱眉，但听燕寄羽问道："杨帮主，你我之间并无血仇，你为何非要杀我？"

杨仞漫不经意道："老子要杀你，一则是要为赵风奇老兄等人报仇，二则你行事阴沉歹毒，我本也瞧你不惯……更何况，你执掌正气长锋阁，是武林的魁首，可我'乘锋帮'既要成为武林第一大帮，我要做武林中最厉害的人，自是非打败你不可。"

燕寄羽颔首道："杨兄弟，你不隐瞒心中欲求，已是极少见的人物。更何况……"他看了一眼与杨仞并肩站立的秋剪水，继续道，"我在许多事上实不及你，你要打败我，倒也不必非见生死不可。

"至于赵风奇之死，恐怕是杨兄弟对我有些误会，未尝不能解说清楚。譬如今日，杨兄弟岂非也误以为叶凉失忆是因身中'惊鸿影'之故？

可我过往却只对叶凉用过一次‘惊鸿影’，便是在肃州时为了镇住他迷乱的神智，不得已而为之。”

“好个‘不得已而为之’，”杨仞嗤笑道，“燕寄羽，无论叶凉失忆是否与你有关，你敢说你在肃州对他用‘惊鸿影’之际，没存过日后再利用他的心思？”

燕寄羽略一沉默，却只轻叹道：“叶凉实是个极聪明之人，每次别人对他的欺瞒利用，其实他心底隐约都有所觉察，可他却仍愿意一次次地去相信别人。”

杨仞笑道：“燕鸟人，你到底还是敢做不敢当。”

燕寄羽道：“我所言所行，无不符合我所尊奉的‘礼法’，至于旁人如何想我，却都无妨。”

游不净接口哂笑道：“‘礼法’二字何辜，燕山长将所做的恶事都推诿到这两字上，便想洗清自己么？”

“游兄此言差矣，”燕寄羽微微摇头，“恰因‘礼法’二字，才使我行事颇受限制，平添许多麻烦。非到万不得已，我实不愿杀伤性命，否则武林多半早已清定。”

杨仞只呵呵一笑：“燕鸟人，你倒会胡吹大气。”

“燕山长此言倒并非虚妄，”柳续自登船以来一直沉默，此刻却忽然道，“以燕山长的武功修为，若真要大开杀戒，确能为自己省去不少麻烦。”

“多谢柳兄。”燕寄羽目视杨仞，又道，“杨帮主，我瞧得出来，你实也不愿杀人，是么？”

杨仞一怔，不禁心弦微动，却听燕寄羽语气诚挚道：“倘若贵帮能与正气长锋阁化干戈为玉帛，实是武林幸事，到时杨兄弟要做‘青锋令使’，乃至正气长锋阁的阁主，也未尝不可。你我合力，设法解去‘描红’，共同造福武林，岂不远胜过彼此争斗？”

杨仞微笑不语，瞥见虞夙脸色凝肃，显是对燕寄羽深深信服，而柳续则出神一般，也不知是否听进去了燕寄羽所言；他自己对“共同造福武林”云云则是半个字也不信，只随口道：“嗯，我不想做令使和阁主，只想做你的老子，不知你可愿意？”

——方才这片刻间，杨仞嘴上笑谈，看似不着急出手，同时却是在凝神聆听秋剪水的“传音入密”——“这船上的布置很不对劲，稍后我先攻袭燕山长，以‘心照境’引动他的神思，暂将他牵制住，你一见烛台亮起，便赶去将两边船舷和中间的风帆、舱门斩碎。”

杨仞听她要独自与燕寄羽交手，不免有些担心，但知她修为神异，确也再无更稳妥的计策，便微微颔首。

忽听柳续叹了口气，道：“燕山长，原来你在这船上布下了‘惊鸿影’的阵法。”

杨仞一凛，这时烛火骤亮，他不假思索便掠近船舷，横扫一刀，碎木纷飞，旋即高跃而起，斩落船帆，正待返回秋剪水身边，八九名红罗山庄弟子瞬息已朝他围攻过来。

这些黑衣年轻人以虞夙的爱徒苏绮茂为首，不少人曾在岳州遭过杨仞的奚落戏弄，对其满腔恨怒，罗带横削直刺，毫不容情；杨仞振腕便待斩出“散锋”，心知眼前敌人修为远逊于己，一刀之下绝难活命，却不自禁地迟疑起来，似乎尽管眼前情势紧要，却仍不愿下杀手，便只以刀背将这群黑衣弟子震退。

一刹里杨仞想起去年自己初遇方白的情形，当时自己曾对方白夸口：“我此番踏入江湖……便是既要嚣张，又要不吃亏。”现下想来，自己却终究没能做到，顾虑反而越来越多，不禁暗骂一声。

他愈想愈不痛快，眼看那群黑衣弟子又要攻上，却被赵、游二人截住；随即转头，见秋剪水身姿从容，短时似无危险，便又将船舱的木门斩断，掠向另一侧的船舷，暗忖：“以往所见的‘惊鸿影’，要么如春雪镇上，能将一众人迷倒，要么如江海余、李素微那般，心性为其所乱，却不知眼下这船上的‘惊鸿影’，究竟会如何发作……嗯，我既已将船上物

事斩毁，多半也不会发作了。”

虞夙久闻赵长希的名头与修为，起手便动用了名剑“赤流霞”，接连三式抢攻，便想及早将其击退，好去协助燕寄羽，然而赵长希指风绵密，缕缕无尽，却将他身形牢牢锁死；不远处，游不净身形游走，袖风飘忽，一人对抗十余名红罗山庄弟子，却似也稳占优势。

赵长希屈指弹出一记“赤水玄珠”，指风洞穿虞夙衣袖，虞夙闪避不及，手臂流血，越斗越是忧心，他本以为柳续身为停云书院副山长，定会相助燕寄羽，却瞥见柳续兀自静静伫立一旁，竟似浑不在意眼前战局。

便在这时，苏绮茂焦躁中将罗带急刺向游不净咽喉，却被游不净劈手抓住；苏绮茂大骇，迸力回夺，游不净面带淡笑，自是不将苏绮茂的功力放在眼里，猛一收臂，便想将他扯近了擒作盾牌——

下一瞬，苏绮茂厉吼一声，罗带飞速倒卷，竟将游不净拽得踉跄前扑，游不净立时撒手，几乎被震伤呕血，凛然瞪视苏绮茂，似觉难以置信。

虞夙瞧在眼里，亦是颇觉震惊迷惑，心说：“我这徒儿何时竟有这般浑厚功力了？这可绝非我能教出来的。”

顷刻间，接连有红罗山庄弟子失声低呼，内功修为却都莫名突飞猛进，罗带挥舞出的劲风愈响，船上各处飒飒一片；众弟子不明所以，又惊又喜，加紧围攻游不净，竟将他迫得连连倒退。

游不净对敌经验老辣，眼瞧敌人只是劲力激增，招式未变得高明，便仗着步法不断闪避，倒不至立时落败；赵长希瞥到他情势艰险，右手弹指之际，左掌连拍，掌风霍霍，替他挡下了数条罗带。

与此同时，秋剪水烛台晃漾，指剑频刺，正与燕寄羽周旋，留意到周遭惊变，神色微紧，却也难以索解，倏而瞟见一个黑衣年轻人疾刺猛削之际，口鼻中似有细血溢出，心下悚然一悟：

“燕山长竟是以‘惊鸿影’在这船上写下了一封‘伪信’……这些红罗山庄

弟子暂与天地丹田缔成不完整的联结，便如运转了‘半日红妆’一般，虽然内力陡增十数倍，反噬却极为剧烈，恐怕已活不久了。”

第三章 风青雨白（二十五）

此际杨仞斩碎了另一边的船舷，回身观望，亦瞧出这群红罗山庄弟子竟似修成了“意劲的雏形”，也不知赵、游还能支撑多久，觑见燕寄羽刚刚闪过秋剪水的一刺，立时掠过去，单刀直进，搠向燕寄羽腹部要害。

他这一刀只作迫敌之用，倘若燕寄羽向左避让，他便紧接着一招“浅锋”追扫过去，这才是全力毙敌的一刀；倘若燕寄羽往右闪躲，便会落入秋剪水“烛照剑”圈出的点点烛火与指风之中，亦难逃败亡之局——

电光石火之际，燕寄羽却竟伫立原处，一抹雪光明灭，刀锋贯入了他的丹田。

杨仞一惊，随即精神一振，心知这一刀纵使杀不死燕寄羽，却也能将他修为废去，手指紧攥，将一股深湛刀劲催发出去，推得燕寄羽连连退步。

燕寄羽腹上血流如注，神色却仍极淡然，一瞬里杨仞的右手恍似伸入了虚空，击出的浑厚内劲荡然无踪，几乎引得手腕脱臼；杨仞心头剧凛，双手握刀，再度发劲，却仍觉腕上虚软，内劲甫一涌出便如陷入无底深渊，莫名消散——

杨仞瞪大了眼睛，倏然想起先前在陈家酒馆门前，他一掌拍中燕寄羽肋间，也是软绵绵的毫不受力，他本以为这是燕寄羽偷偷悟成了某种奇特的“意劲”，此际忆起陈彻曾说燕寄羽应是不会“意劲”，蓦地有了一个模糊的猜测，一时却又不敢相信：“燕鸟人自己不会‘意劲’，却能引动别人的内力，将之归还于天地丹田，这才能把我刚才的攻势消于无形……”

他惊骇中便想撤刀暂退，双腕微凉，燕寄羽却已伸手握住了他的手腕，杨仞经络受制，动弹不得，两人目光一霎交汇，恍如故旧执手相看；燕寄羽耳听身后风紧，知是秋剪水袭来，倏从杨仞手中取过雪刃，随手回斩一刀，左掌却轻悠悠地拍向杨仞胸膛。

刀刃与烛台碰触，几无声息，秋剪水身躯一颤，烛火骤熄，烛台散碎成数十枚青色的铜块，叮当坠落船板；这支烛台由巴山剑派掌门世传，昔年亦是郁剪寒所用，燕寄羽斩碎烛台，眼角微动，流露出一抹怅然难过的神情，左腕突兀加疾，掌心已击在杨仞心口——

生死关头，杨仞忽觉肩头一热。

似乎许久之前，他曾被一只炙烫的手掌拍在肩膀上，那热力却直到此时才透发出来，随他心意流转，转瞬已至胸口；燕寄羽一掌正中他心脏，却仿佛击在锋锐的刀尖上，疾退数步，掌心已被割开一道刀痕，鲜血淋漓。

杨仞怔怔瞧着燕寄羽，犹觉肩上燃着一片掌形的火焰，宛如烧红的图腾烙进深心，随即黯淡消隐；不知不觉中仍被燕寄羽的掌力震倒，跌坐在地，心思飞转：“这可奇了，看来老子当真命大，注定要拔燕寄羽的鸟毛……嗯，可是倘若燕鸟人能消除别人击出的内劲，这般武功，已可谓天下无敌，老子又如何才能击败他？”

燕寄羽端详杨仞，目光奇异，如同初次认识杨仞一般，却似也并不急于再出手。

杨仞心中微动：“是了，即便燕鸟人真练成此技，使起来必也极耗心神，故而先前他在临江集的乱战中却不敢轻用，否则即便能打败一两个人，也要被更多人趁虚而入……”他想通了这一节，便待再度跃起攻上，经络里被燕寄羽“天人三策”的内劲闭塞，却是难以发力。

秋剪水嘴角溢血，瞥见杨仞被燕寄羽打在心口要害，刹那间周身冰凉，神飞魂散一般，浑不顾周遭敌人，迅疾掠近将杨仞抱住，扣住他的脉门查探伤势，心中怦然一跳，惊觉杨仞方才虽受了致命一击，竟似只是稍稍被震伤脏腑，并无大碍，未及细思缘由，几已落下泪来，眼前蓦然闪过岳州的月光下，两人静静漫步时的情景，手心一阵颤抖。

燕寄羽趁隙出指封住腹上伤口的血流，俯身咳嗽着，手中雪刃忽而晃动，刀光横斩向秋、杨二人——

“叮”的一声，燕寄羽脚下顿凝，雪刃被柴刀抵住，夜风中凭空勾勒

出青衣的轮廓，柳续已踏足于燕寄羽身前。

天边雷电乍明，两人似心有所感，身影变动，同时又出一刀，刀光似有若无，隐没在骤然洒落的夜雨中。

柴刀与雪刃再度相抵，刀锋直指万仞高处：两道闪电宛如一追一逃，接连遁入远空。

轰隆声里，两人默然对视。

这时虞夙与一众门徒施展“红罗剑帐”，合斗赵长希、游不净，已多次刺伤二人，转眼便能取胜，虞夙心头却愈发惊惑，察觉到不少弟子脸色煞白，眼耳口鼻时而渗血，似是遭遇了某种异样的变故，却又想不分明；猝见柳续与燕寄羽对刀，又是一凛，心知唯有及早击败船上的敌人，才能请燕山长解惑救人，当即下令，分出五名弟子去擒杀杨仞等人。

柳续暗叹一声，只得返身挡下五名黑衣人的罗带；燕寄羽见状迈步挥刀，刀光飘飘忽忽，却辨不清是要追袭柳续，还是斩向杨仞或秋剪水——

秋剪水头也不转，倏而回袖一拂，一抹寒气激得雪刃偏转，刀光暗灭；燕寄羽神色微变，倒掠丈外。

夜色愈浓，秋剪水逆着细密的雨线站起，返身回眸，神色清冷：“……燕寄羽。”方才杨仞险些被杀，她心绪激荡，却是生平初次对燕寄羽直呼其名。

燕寄羽抬袖掩口，咳出一股鲜血，颔首叹道：“秋姑娘，你今夜的修为较之在岳州时，竟似犹有进境。”

秋剪水道：“今夜你休想再伤到杨仞。”此言一出，恍似又回到了岳州那夜，心中盈满月色与轻风，神情愈发坚决。

“是么……可眼下秋姑娘手无烛台，又凭何能胜我？”

“烛光虽灭，尚有月光。”

“今夜阴雨漫天，”燕寄羽莞尔道，“又何月之有？”

“心外无月，何关天上？悬明月以自照，光华恒存。”秋剪水语声沉静。

燕寄羽略一沉吟，目光渐肃：“原来如此……没想到‘心照’之上，尚有‘月照’。秋姑娘天资高绝若斯，为巴山剑术创出新境，料想郁姑娘泉下有知，也必极感欣慰。”

第三章 风青雨白（二十六）

雷电掠空，赵长希与游不净以寡敌众，已是遍体鳞伤，失血甚多；红罗山庄弟子乍得深厚内力，密雨中打发了性儿，出招愈狠，赵游二人一边退避，一边以指风、袖劲牵制敌人，眼瞧杨仞被燕寄羽击倒，心头震惊，却也相救不及，直至柳续参战、秋剪水将燕寄羽迫住，才稍稍松了口气。

柳续手中刀光蜿蜒几闪，与天边电光交相辉映，一瞬将五个攻袭杨仞的黑衣弟子手腕斩伤，五条罗带坠地，柳续旋即收刀，神情平静，却对苦战中的赵长希、游不净不管不顾。

虞夙瞧得迷惑，却也暗自松了口气，振腕使出“绯霞剑术”中的一记“霞飞云翼”，“赤流霞”在雨中变色，宛如一条时隐时现的灰蟒，左右扭动，几乎同时啄在赵、游胸口，两人面色惨变，顿时晕厥摔倒。几名弟子趁势抢近，便要将两人击毙，却被虞夙喝止。

燕寄羽与秋剪水一问一答，气机随着话音不断收紧，各自提聚精气劲力，蓄势待击，忽听柳续轻叹道：“好一个‘心外无月’。”

柳续持刀凝立，凛然动容：“秋姑娘心怀明月，自悬于天地，这般‘无关天上月，无关地上烛’的超然独立之境，几已可称无敌。没想到近年武林中竟出了如此一名奇女子。”

他一生钻研武道，此际遇见武学奇才，心神似极受震动，所发的赞语甚是诚挚；秋剪水闻言轻声道：“柳前辈过奖了。”眸光却仍自谨慎留意燕寄羽的细微举止。

杨仞缓过内息，运功将经络中的敌劲驱散，站起身来，心中却颇觉古怪，先前柳续助“乘锋帮”压制李素微，方才又与燕寄羽对刀，他本以为柳续此番南来定是要与燕寄羽为敌，可是没想到柳续击退红罗山庄弟子后，随即竟又置身事外，不禁暗忖：“也不知柳续究竟作何打算……他刚才忽然称赞秋姑娘，恐怕也别有用意。”

却听柳续又道：“但若秋姑娘真要与燕山长生死相斗，多半是两败俱

伤，同归于尽的局面。还请秋姑娘三思。”

杨仞一凛，摇头笑道：“如今燕鸟人病急伤重，不知柳前辈何出此言？”

柳续道：“以燕山长眼下所剩余的武学修为，自非秋姑娘敌手，但以我对燕山长所知，他定还备有一些临危保命的伎俩与手法，稍后使出来，恐怕秋姑娘也未必能防。”

此言说得颇不客气，等同于直言燕寄羽擅使诡计与暗算；燕寄羽径自凝神与秋剪水对峙，却恍似未闻。

杨仞哈哈一笑，盘算起来，却听柳续继续道：“何况……倘若稍后燕山长真有性命之危，在下或也会出手相救。”

杨仞顿惊，心说：“他娘的，小时便听师父说柳续是个武疯子，看来果真是练武把自己练疯了……”

燕寄羽神色微变，似对柳续此话也颇觉意外，只淡淡道：“那我先谢过柳兄。”

此际红罗山庄的一众人将秋、杨、燕、柳四人围在当中，虞夙皱眉道：“柳兄，你既要相救燕山长，方才为何又打伤我的弟子？”

话音方落，雨声中依稀传来一片极低微的人语喧哗，似有几艘船正从极远处迎面驶来。

一霎里秋剪水与燕寄羽目光倏动，似都隐约听到了什么，杨仞与柳续亦是微微皱眉，虞夙修为不及四人，眼见柳续静默不答，略等了一刻，才听见远处的人声。

“恭喜杨帮主，”燕寄羽忽道，“这多半是有人救你来了。”

“放屁，”杨仞嗤笑道，“老子胜算在握，何须人救？”他知来船逆着临江集的方位，绝非贺风馗等人赶至，便又问道：“燕鸟人，莫不是你的伏兵？”

燕寄羽径自转口道：“若非去年杨帮主打伤了胡飞尘的腿，减损其修为，恐怕今日我已死在他的奇袭之下……说起来，杨帮主却曾救过我的性命。”

杨仞眉头大皱，呸道：“老子救猪救狗，也不会救你这贼厮鸟。”

却听燕寄羽继续道：“故而我见杨帮主将帮众都派去了华山，身边却没多少手下，便代杨帮主求救，请些人来相助杨帮主，以此报答杨帮主的救命之情。”

杨仞一怔，眼瞧燕寄羽神情淡然，随口骂道：“你他娘的又弄什么诡计？”

说话中转头瞧去，江水湍急，来船逆流顶风，距离诸人所在的客船仍有一段距离，加之夜色昏浓，却仍难辨出船上人的身份。

诸人张望之际，忽闻风雨中平添一股异样的水流声，来船之间却放落了一只小舟，有人孤身乘舟，破水如电，顷刻间已行近了许多——

燕寄羽眸光转动，与虞夙对视一眼，倏忽身影疾闪，掠到断碎的船舷边，扑通一声，跃入了暗沉沉的江水，朝岸上逃去。

秋剪水衣袂飘动，紧随燕寄羽，刹那里也追到船舷边；与此同时，虞夙遽然喝道：“众弟子掩护燕山长撤走！”

一群黑衣人当即急挥罗带，围攻向秋剪水；杨仞方自掠到秋剪水身边，瞥见柳续静立原处，心下稍松，他失了雪刃，返身以掌代刀，霍然震退了虞夙，又扫腿击倒了数名敌人，却仍有八九个黑衣弟子绕过了他，罗带从四面八方朝秋剪水攒刺而去——

秋剪水正待追下船，身形微凝，双袖旋转了一圈，在夜雨中飘若惊鸿，袖风激扬四散，顷刻将那些黑衣弟子震飞丈外。

她脚步方动，忽有个黑衣人似狂性大发，猛地扑上来抱住她双腿，秋剪水微微蹙眉，拧腰抬掌拍在那人额头，将其击晕，未及脱身，江面上忽然飞起一道亮光，却是燕寄羽浮沉在水中，倏地掷出了雪刃，刀锋

穿过绵绵雨线，朝着秋剪水背心激射而来——

杨仞一惊，迎近雪刃一步，心知若等刀身飞过，只攥住刀柄将刀攥停，终究没十足把握，霎时里运劲手上，朝着那一线雪亮的急光握去——

电光石火间，杨仞右掌鲜血飞溅，握在刀身中段，雪刃在他手中震颤了一瞬，刀锋悬停在秋剪水背后半尺处。

一众黑衣弟子见状骇然相顾，随即翻身跃起，再度攻上；此刻那小舟已距客船颇近，舟上人身影倏忽隐没，仿似融淌进了雨水，骤然却已立在客船上，一袭泛旧的白衣，面容清隽，正是方白。

船上诸人听见方白的落足声，猝觉耳边一空，身畔的雨声、头顶的雷声都遥远了许多，仿佛方白在天地间又辟出了另一方天地，将客船笼罩进来，将无边风雨都隔绝在外；

众人眼睁睁看着那群红罗山庄弟子身上溅开静谧的水花，纷纷栽倒晕厥。

第三章 风青雨白（二十七）

先前客船上的船夫舵手为打斗所惊，已跳船逃走，船在江心漂来荡去，眼下方白登船之后，船却立时平稳了许多。

杨仞见到方白，不自禁松了口气，刀交左手，掠至船舷边凝神看去，燕寄羽已游到岸上，正自返身回望。

“方老兄，咱们追过去！”杨仞当即道。

方白微微摇头：“燕寄羽的‘春日游’身法极快，此际相隔已远，再难追及。”

杨仞又怒又憾，却也无计可施，想到在岳州洞庭湖上，燕寄羽宁肯与乘锋帮妥协罢斗，也不和方白决死，刚才却亦是未敢与秋剪水比斗，骂道：“这鸟人一味逃跑，当真没种。”

方白不动声色，隔岸与燕寄羽对视，风雨中两人身形在彼此眼中俱只是模糊的轮廓，难辨神情；燕寄羽忽而提声道：“今夜暂且别过，过两日再来请教方兄。”

“燕山长，”方白轻叹道，“听你话音，染病已深，盼你好自为之。”

燕寄羽不再说话，遥遥一揖，转身疾步远去。

雨落船上，水花噼啪不断，秋剪水默默走近杨仞，为他右掌止血敷药，轻声道：“万幸未伤筋动骨，下次别再这样冒险了。”

杨仞点头道：“无妨。”方才他握停雪刃之际，先以指力叩在刀面上，消去了不少劲道，而后才捏住刀刃，故而只受了些皮肉伤，秋剪水听他满不在乎地回话，不禁瞪他一眼。

杨仞瞧着她在夜雨中歪头蹙眉的模样，心中一动，只觉一股暖意流转在胸膛里，欲言又止；秋剪水似也有所觉察，神情微微异样，赶忙转身对方白见礼。

方白拱手还礼，端详秋剪水一眼，眼神中似颇蕴赞许，随后转头又道："虞兄，岳州把酒夜谈，如在昨日，未曾想你我会在今晚重逢。"

虞夙垂手默立，环顾满船躺倒的门徒，又看看自己手中的"赤流霞"，既觉震骇，又似怅然若失，闻言如梦初醒，叹道："方兄，虞某自知非你之敌，但既为'青锋令使'，又是这些不成器弟子的师父，却不得不请你赐战。"

方白闻言微怔，沉吟不语。杨仞忍不住道："虞前辈，你好糊涂，到现下还瞧不出你徒弟是被燕寄羽所害？"

虞夙一愣，怒道："杨小子，休得胡言诬赖燕山长！"

杨仞摇头道："你若信不过我等，不妨问问柳前辈……"说着瞥向柳续，却是惊讶住口——

先前方白乍一落足船上，柳续便紧闭双目，陷入沉思，似在心中久久回想琢磨方白那一瞬击倒二十多人的神妙境界，此际手上柴刀一阵阵轻微震鸣，雨珠落在他的青衫上，却纷纷弹飞，倏而收敛气机，睁开眼道："方兄好剑术，在下大约已明白你的剑境了。"

杨仞瞧见柳续睁眼的刹那眸光如电，似有刀意溢射飞出，散入了周遭雨水；凛然转念，忽而笑道："方老兄，你可知柳前辈新近练就一刀，名曰'电光朝露'，那可着实厉害。"他担忧柳续嗜武如痴，竟也忽向方白邀战，便想着方白若能对柳续刀术所知稍多一分，或许便能多一分的胜算。

方白点点头，目视柳续道："柳兄似已修成了'意劲'，可喜可贺。"

柳续道："方兄，你不练'意劲'，却亦能悟出这般出神入化的剑术，那才让在下钦佩之极。"言毕微露苦笑，又道，"我本也迟迟不愿去修'意劲'，怎奈多年来刀术难有寸进，终究仍是靠着'意劲'，才能有些新悟。"

方白道："柳兄过谦了。"随即走近赵长希与游不净，对着两人丹田处虚拍一掌，两人身躯微震，苏醒过来。

杨仞上前将两人扶起，道：“辛苦两位前辈，为我牵制住众多敌手，可我却仍没能杀死燕寄羽那厮，实在惭愧。”

赵长希略一调息，摇头笑道：“燕寄羽若这般容易杀死，早在十余年前便死在‘摩云教’手下了，杨帮主不必自责，咱们再找机会便是。”

游不净亦叹道：“不错，当年燕寄羽代师领袖中原武林，与北荒激战，这鸟人可是摩云教徒首当其冲想要刺杀的人物，遭遇多少奇袭暗算，却也仍活了下来，我怕柳鹰终究低估了他，那‘描红’真未必能杀得死他。”

话音未落，船上遽然迸开一片惨呼嘶吼，此起彼伏，却是那二十多名红罗山庄弟子七窍流血，渐次从晕迷中痛醒过来。

虞夙大惊，霍然看向方白，喝问道：“方兄，你、你竟对我门徒下此重手？”

方白只轻叹不语。虞夙神情悲愤，却听柳续淡淡接口道：“虞兄的弟子实是中了燕山长布在船上的‘惊鸿影’，内力固然激增，身躯却难承受，终遭反噬。”

虞夙脸颊一颤，喃喃道：“不，绝非如此……燕山长怎会如此害我红罗山庄？”强定心神，又道，“倘若真是‘惊鸿影’之故，我与众弟子同船而行，怎么我却无事？”

方白叹道：“想是燕山长仓促布阵，‘惊鸿影’的效力不强，他料知虞兄修为高深，难被惑动，反而容易被你察觉到异样，索性单为你一人预先解去了影毒。”

虞夙怔怔摇头，眼看一众弟子在各处翻滚呻吟，有的嘴里咕哝着“师父，师父……”，有的却已发不出声，只勉力抬眼瞧向自己，眼神里满是惶惧求救之色；他心中一阵哀痛，颤声道：“方兄，无论如何……请你救救我的弟子。”

“虞兄，”方白歉然道，“这反噬伴随激增的内力而至，一旦发作，便难逆转，请恕我也无能为力。”

“这，这怎会如此……”虞夙瞧见方白神情，便知他所言非虚，疾步冲到不住呕血抽搐的苏绮茂跟前，俯身为他渡过内劲，将“澄霞功”催运到极致，却仍是眼睁睁看着苏绮茂气息渐微，僵挺死去。

虞夙缓缓站起身来，周遭已无弟子痛苦的哀嚎，二十余名红罗山庄门徒尽数毙命。

杨仞见状暗叹，这时与方白同来的那几艘船已艰缓驶近，杨仞便道：“方老兄，不知来者还有何人？”

他问完见方白神情黯涩，不禁一怔，听着湍急的水流声，心中愈觉不安。

第三章 风青雨白（二十八）

“说来话长，”方白轻叹道，“杨兄弟，咱们先移步换船吧。”

杨仞点点头，见来船共有三艘，甲板上零散站着些船夫，料想与方白同来之人都在船舱里躲雨；想了想，又回头看向虞夙，道：“虞前辈，你这船已被打得破损，可要随我等换船么？”

虞夙一怔，默然片刻，摇头道：“虞某须得将众弟子的尸身载回红罗山庄。”

他低低说完，眼前莫名闪过那夜湖上徐开霁归还了青锋令，黯然乘舟离去的身影，心中百感交集，眼瞧杨仞张嘴欲语，朗声又道：“更何况，虞某与贵帮并非一路人，又如何能随你们同去？”

杨仞和虞夙在岳州打过交道，知他虽心性高傲，但尊奉侠义正道，并非坏人，对其无甚恶感，闻言大剌剌道：“那好，刚才多承虞前辈手下留情，未伤及赵、游二位前辈的性命，眼下我也不难为虞前辈，只是有一言相劝：虞前辈若真以侠士自居，经过今夜之事，此后该当与谁同路，还请仔细斟酌，莫再害人误己才是。”

虞夙皱眉道：“杨小子，你这是教训虞某么？”

杨仞哈哈一笑，道：“小子岂敢。”随即转身而去，与方白、秋剪水等人登上另一艘船。

柳续却也跟随诸人换了船，对着方白拱手道：“难得遇见方兄，稍后在下颇想与方兄多叙叙旧。”

方白淡淡道：“好说。”

杨仞却是心下微凛，猜不透柳续意欲何为，便笑道：“两位武林高人要叙旧，那是再好不过，我本还以为柳前辈要和方老兄打架呢。”

柳续只静静目视方白，并不接口；杨仞欲言又止，却听赵长希慨叹道：“只盼虞兄从此想得通透，兴许以后能对击败‘正气长锋阁’有所助

益。”

杨仞回望一眼，虞夙孤立在满船尸身之间，静默淋雨，身躯笔直，宛如一根失了帆布的桅杆。

诸人随方白进了船舱，里面散坐着十余名劲装汉子，面色疲惫愦懑，衣衫破损，几乎个个负伤，却是秦川“木余刀”的刀客。

杨仞一惊，走到船舱深处，但见“木余刀”副掌门裴烽半躺在一张薄衾上，面色灰败，眼神晦暗，显是受了颇重内伤。

裴烽瞧见杨仞，欠身道：“杨帮主，请恕裴某无法出舱相迎……”说着便要站起施礼。杨仞赶忙劝住，问道：“裴前辈，不知这到底是出了什么变故？”

“唉，”裴烽眉目愁郁，吩咐一名手下道，“去临船将丁兄与谈姑娘请来叙话。”

话音方落，“游刃坊”副掌门丁厌忧与“弹霜亭”代掌门谈寒雁却已推门而入，对着杨仞、方白等人略一拱手。

丁厌忧笑眯眯道：“杨帮主，我老丁可算见着你啦。”

杨仞打量过去，又是一惊：丁厌忧右眼似遭锐物剜刺，眼眶里仅剩一个血迹干涸的空洞，颈上、腰侧与胸腹间均被布片紧紧包扎，伤得比裴烽更重，只是他神情中却仍透出乐呵呵的喜气，仿佛受伤是件趣事似的。

再看谈寒雁，却是三人里伤势最轻的，只肩膀与腿上有两道数寸长的伤口。她神情淡漠，面容清瘦了不少，更显冷俏，忽道：“既见到杨帮主，咱们接下来去哪？”

杨仞道：“料想贺前辈与岑兄、方兄他们定会沿江寻来，为今之计，不妨先设法与他们会合。”

诸人闻言均点点头，杨仞听着船舱里的炉火哔剥，身上雨气渐散，环顾裴、谈、丁三人，心头兀自震惊，当即细问详情。

原来数月前这三大刀派的副掌门先后与杨仞暗中会面结盟，之后杨仞赶去岳州，三人便率精锐弟子潜藏起来，等候与“正气长锋阁”开战的时机；然而未过多久，三派便听到江湖传闻：“乘锋帮”帮主杨仞几乎将手下帮众尽数派去了华山，身边只带着一二十名手下，却在岳州左近遭遇燕寄羽率三千门徒围困，一场苦战，惨败后仓惶逃命。

“放屁，这消息定是燕寄羽故意派人传出来的。”杨仞听到这里，不禁怒骂，随即将自己近来的经历讲出。

裴烽面色惨然，与丁厌忧、谈寒雁相顾一眼，叹道：“原来如此。说到底，还是裴某低估了杨帮主的能耐。”

起初三派对这消息本也将信将疑，只暂将弟子集结观望，随后却探明“乘锋帮”的六百刀客确是到了华山，由萧野谣带领，与停云书院已有过争斗，而燕寄羽确也下令将停云书院的云游弟子聚到了岳州；后又听闻杨仞侥幸保住性命，逃向临江集，燕寄羽穷追不舍，自杨仞到贺风馗、方轻游等人均身负重伤，半途又遇弓魔拦路，情势凶险已极。

——燕寄羽所传出的消息实是半真半假，甚至七成是真，只三成掺假，极难分辨；三派由此断定，杨仞等“乘锋帮”首脑的处境确已岌岌可危，当即动身，火速驰往临江集相救。

却不料燕寄羽离开岳州之后，并未率众追杀杨仞等人，竟是孤身一人来到临江集，却将一众云游弟子遣去截杀三大刀派。数日前，三派共计七百余名刀客行至颍州，骤遭三千停云书生突袭围攻，寡不敌众，眼看便要顷数覆没，万幸方白赶到，将三派残存的刀客救走，原来的七百多人，却已仅剩不到五十。

杨仞听明之后，久久难言，这三派刀客本是“乘锋帮”对抗“正气长锋阁”的一大助力，万没想到结盟后不出数月，三派精锐竟几乎死伤殆尽。

当初他将萧野谣派去华山，本意是将停云书院的主要势力牵制在山上，然而燕寄羽竟将多年来云游各地的停云书生召集起来，以至于情势倒转，反是“乘锋帮”的六百意劲高手被耽在了华山，而燕寄羽散布假讯将三派刀客诱出剿杀，终究又比自己计高一筹。

——直到这时，他才明白今夜燕寄羽所说的代自己求救，究竟是何意思。

第三章 风青雨白（二十九）

却听裴烽叹道：“如今阮掌门被困华山，我派总舵也被燕寄羽派出的青锋令使所掌控，前几日若非方兄仗义相救，我‘木余刀’一派便是遭人吞并灭派的局面了。”

丁厌忧、谈寒雁闻言亦颇有同感，三人一齐再度向方白肃重致谢，方白淡淡道：“三位不必见外，当务之急，咱们还须商议出一条擒杀燕寄羽的妥善计策来。”

柳续神色微露诧异，道：“方兄，你近来可变得多了，从前你对这些武林争斗，可是从不愿去管的。”

方白莞尔道：“从前我虽不去管，心里却也始终隐有一丝不安，挥之不散，自我加入‘乘锋帮’以来，心绪倒是愈发澄静了。”

柳续点点头，不再多言。

裴烽沉吟又道：“据裴某探知，那三千停云书生并未继续追杀我等，而是向北去了，怕是要赶至华山，与山上的停云弟子夹攻萧兄弟所率的六百刀客。我已派人快马北驰，寻萧兄弟报信，只盼能赶在前头。”

杨仞心下一凛，道：“裴前辈所虑极是。早前我在岳州时，也已派人将燕寄羽召集云游弟子一事传讯给萧兄。”

“杨帮主，”丁厌忧忽而笑嘻嘻道，“敢问贺兄等人可都安好，尤其是方轻游方兄弟，他没受伤吧？”

杨仞道：“贺前辈他们都好得很，只是方兄腹上被刺了一剑，亦已经过救治，性命是无碍的。”

丁厌忧笑道：“甚好，甚好，如此谈姑娘也可放心了。”

谈寒雁冷冷道：“丁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丁厌忧道：“我不过随口一说，谈姑娘不必多心。”

谈寒雁轻哼一声，径自出舱回自己船上去了。丁厌忧面色微窘，摇了摇头，不久也告辞离舱。

杨仞皱眉道："裴兄，这是怎么回事？"

裴烽叹道："先前本来我三派对是否该赶赴临江集尚有些怀疑犹豫，谈姑娘牵挂方轻游的安危，却是我们三人里主意最坚决的。想来丁兄痛心于门徒死伤，有些迁怪谈姑娘……"

杨仞一怔，却没想到去年谈寒雁与方轻游不过匆匆相处了三两日，竟已如此情深义重。

船舱里短时寂静。杨仞默默回想，自离开岳州到今日临江集的混战，先是杀了花流骛，而后胡飞尘、龙钧乐殒命，更将燕寄羽的得力爪牙戚晚词除去，又有"飞光门"刀客入帮，虽尚未杀死燕寄羽，"乘锋帮"也可算是大占上风，却不想三大刀派竟遭此惨变，这最后的胜败之数，只怕犹未可知。

"也不知短短两日之间，燕寄羽是否能破解'描红'之病……"杨仞不自禁低声沉吟。

"听柳鹰生前所言，燕寄羽是不知'描红'解法的。"赵长希叹道，"但以燕寄羽的心机脾性，他既敢现身临江集，那就是笃定自己绝不会死。"

杨仞一怔，耳边倏忽响起徐开霁的话音："杨帮主觉得，自己能胜过燕山长么……"又想起去年自己询问柳空图燕寄羽的弱点时，柳老头所说的"没有"二字，心弦悚然微震，随即又深深自责自骂，脱口道："他娘的，难道燕寄羽真就是算无遗策、战无不胜的活神仙不成？"

"那倒也未必……"游不净接口道，"要说燕寄羽聪明过世上所有人，那自不见得，只是他为了实现自己的图谋，整日整年地思虑，所花费的心神精力极多，大多数江湖武人不但不如他想得深远，也不如他想得细致。故而颇有些人觉得，倘若燕寄羽一心习武，不管武林事务，在武学上的成就未必不如刀宗。"

杨仞呸道："这是什么狗屁世道，恶人倒比好人勤勉。"

赵长希与游不净一个懒散邋遢，一个游手好闲，闻言相顾一眼，均有些不好意思。

杨仞沉思一阵，心中莫名闪过胡飞尘的平淡面孔，隐觉有些后悔：今日傍晚燕寄羽初至酒馆门前，乍染上‘描红’之际，恐怕确算是击杀燕寄羽的最佳时机了，当时他曾觉胡飞尘出手太过莽撞，不如老江湖沉稳，现下想来，自己却是低估了胡飞尘，也低估了燕寄羽。

转念又想：“去他娘的，老子才是武林中最厉害之人，燕鸟人再神再玄，老子也能治得死他。”

他想定了此节，心绪开通了许多，不禁哈哈一笑，道：“咱们也不必逆流返回临江集了，就近寻个渡口停船歇息，料想贺前辈他们不久便会赶上来。”

裴烽道：“杨帮主所言甚是。”当即吩咐下去，经过一处荒废的野渡时，三艘船都靠岸停泊。

夜雨渐疏，柳续忽道：“方兄，可否出舱一叙？”

方白颔首道：“自无不可。”

杨仞微凛，对秋剪水使个眼色，两人也随着方、柳来到甲板上；杨仞仰天打个哈哈，道：“还是舱外的景色好看，秋姑娘，咱们可得好好赏玩一番。”

柳续本待与方白私下叙话，可是这船是他借乘的裴烽的船，却也不好驱走杨仞，一时斟酌不语。方白见状便道：“柳兄，可要去岸上走走？”

话音方落，却听杨仞又笑呵呵道：“嗯，岸上的风光也不错，我倒也想去瞧瞧。”

柳续苦笑一声，道：“方兄，我便在此直言了：如今方兄似有新剑境参悟出来，恰巧我也新练了一刀，颇想和方兄切磋一番，还请方兄赐教。”

方白略作思索，便道：“还是不必了。”

杨仞瞥向柳续，心说：“如今燕寄羽逃脱，大事未定，哪还有心思决斗。”耳听方白拒战，暗自松了口气。

柳续目光一闪，道：“方兄这是觉得在下非你敌手么？”眼瞧方白轻叹不答，便又道，“又或者……方兄竟是怕败给在下？”

方白只道：“请柳兄恕我难以从命。”

柳续眉头微皱，倏道：“适才我思忖方兄击倒红罗山庄弟子的那一剑，威势固然凌厉，但隔绝天地，拒风雨而自处，未免过于霸道孤绝，较之先前和天地风雨交融的‘雨梳风帚’之境，似也并不能算更进一步。”顿了顿，又道，“……故而要么是方兄那一剑未尽全力，要么便是方兄的剑境停滞，甚至于生出了瑕疵，不知我所言可对么？”

杨仞闻言暗凛：“好啊，这是用上激将法了。”不待方白接口，便道：“柳前辈，我也在此直言，稍后你若执意要和方老兄切磋，我便和秋姑娘在你俩比斗时联手攻你，到时你以一敌三，不知有把握能赢吗？”

柳续一怔，心知杨仞刀术精湛、内力深厚，而秋剪水的修为更加神异，若稍后他两人出手干预，自己绝无一丝胜机，不禁苦笑道：“江湖武人约好一对一的比斗，旁人不得插手，这原是公道得很，杨兄弟，你当真要破乱掉这一江湖规矩吗？”

“去他的江湖规矩，”杨仞摇头一笑，径自拔刀，“老子进这江湖，便是为了不守规矩。”

第三章 风青雨白（三十）

柳续眉目微动，思索片刻，叹道：“武学一途，追索到最后，无非是探求一己之力如何面对恒常天道，探究人生天地间，该当如何自处。我向方兄邀战，也是想要一见方兄的解答。既然杨帮主铁了心要拦阻，那便罢了，或许是我本也无缘得见。”

杨仞闻言颇觉深邃，心底隐有所动，拱手笑道：“多谢柳前辈体谅。”

柳续却不再看他，只凝视方白道：“请教方兄，倘若‘意劲’普传开来，后世还会有人如方兄和秋姑娘这般，潜心钻研剑术之道、为武学开辟新境么？”

方白微怔；柳续不待方白作答，便径自返回船舱去了。

杨仞瞧着柳续的背影，摇头嘀咕道：“柳前辈练武成痴，心性也练得有些古怪了……”

方白却只轻叹一声。

杨仞转回头道：“方老兄，你近来身体如何，可有受伤？”他知方白在洞庭湖上遭了燕寄羽的暗算，近日孤身一人将裴烽、丁厌忧等人从三千停云弟子的围攻下救出，精气耗损必也极大，心中颇为担忧。

方白瞧他脸色凝重，不禁莞尔，拍拍他的肩膀道：“杨兄弟，我没事。”

杨仞将信将疑，却也不再多言，眼看着夜雨渐止，诸人歇息了一阵，听见江上传来喧哗响动，却是贺风馗与方轻游、岑东流率众乘船追至。

众人相见甚喜，齐到岸上说话，贺风馗等人听闻三大刀派遭遇惨变，均觉痛惜愤恨。

杨仞问起临江集后续的战况，得知己方大获全胜，擒获了李素微与

田桑榆，而叶凉亦已恢复神智，心弦顿松，问道：“李道长和田老头现在何处？”

贺风旐道：“都关押在底舱了。”

杨仞听他说得随意，似也并未着意对李、田严加看守，他约略猜到了什么，便又转口问道：“怎么不见何轻生与袭驷？”

贺风旐道：“他两人与叶兄弟一同埋葬了吴重，而后他俩说要留下来为吴重守墓，便未随我们同来。”

杨仞点点头，瞧见人群中的叶凉神色黯然，两人目光相触，各自欲言又止，却又不约而同地一笑，似都颇为对方安然无恙而开心。

随后，众人散开来收集树枝，运劲蒸干，生起几堆篝火；杨仞走近柳空图交谈了几句，见他言辞迷糊错乱，心下暗叹。

经过一日夜的混战奔波，众人都极感疲累，便在岸边露宿睡觉。

清晨，杨仞睁开眼睛，瞥见贺风旐独立于一旁，起身走过去，贺风旐对他一拱手，道：“昨日我擒住李素微之前，曾问他，是否当真甘愿为燕寄羽做事。”

杨仞道：“不知李道长作何回答。”

贺风旐道：“他说他一心相信燕山长，甘愿听奉燕寄羽的号令。”

杨仞一怔：“即便如此，贺前辈还是对他只擒不杀？”眼见贺风旐微一颔首，转念又道，“贺前辈是觉得李素微在说谎？”

贺风旐沉吟道：“我也看不透李素微的心思，但也绝不信他是这般听任燕寄羽使唤的人物。”

杨仞点头不语，张望岸边：岳凌歌正自照料严知雨喝水，不远处宁简陈彻坐望江水，似在谈聊，没过多久，陈彻身躯摇晃，似又犯起困来，随即歪倒在宁简的膝腿上，沉沉睡去。

杨仞瞧在眼里，暗自有些佩服，又瞥见数丈外叶凉孤零零近水而

立，任凭江水浸湿了鞋都未察觉，便道：“我去和叶兄说几句话。”

走到近处，径自笑道：“叶兄，我确没想到你仍会与我等同行。”他本以为叶凉会留下与何袭二人一同守墓，故出此言。

叶凉闻声回身，对着杨仞拱手施礼，低声道：“我想随你们找见燕山长，问个清楚，与他做个了断。”

杨仞知他亲手杀死弓魔，心中定不好受，便叹道：“燕寄羽摆明了是利用你，那也没什么好问的。”

叶凉沉默片刻，涩声道：“不错，我回想起来，当真后怕，倘若我心性迷乱之下，竟刺死了贵帮的好汉，甚至于杀了杨兄、方兄……那我真是百死难赎罪疚了。”

杨仞哈哈一笑，道：“你想杀我，倒也没那么容易。”

叶凉听他笑声爽快豁达，也不禁抿嘴一笑。两人身后，柳续缓步走近宁陈主仆，寒暄起来。宁简问起柳续为何从华山南来，柳续便叙说了自己被诬私放弓魔，遭到囚禁，而后又脱困下山的事。

杨仞听见心念微动，转身道：“柳前辈，既然燕寄羽薄情寡义，如此待你，你何不与方老兄一样，也加入我‘乘锋帮’，咱们共同为你报仇如何？”

柳续淡然摇头，道：“燕山长多年来一直也不信我，我也不会因此而恨他。”

杨仞皱眉暗忖：“他娘的，这人当真莫名其妙。”当着宁简的面，却也不好多说什么；只听柳续又道：“宁姑娘，难得相逢，我想把我新修成的这式‘电光朝露’也传授给你。”

叶、杨二人见他要传刀，便即走避到别处。

宁简凝视柳续，忽道：“柳前辈，你、你可知道，从前我以为我喜欢你。”

陈彻听见“柳前辈”三字，揉了揉睡眼，似是精神微振；想起从前宁简对柳续说话时，要么只称呼一个“你”字，要么径直便说，却是今日才忽然改口叫他“柳前辈”。

又听柳续淡淡道：“嗯，我知道。”

宁简缓下气息，继续道：“近日我才明白，只因我小时在简家很不开心，见到你的字迹之后，便把你当做……当做能拯救我的人，当做我的救星，而非——”说到这里，却说不下去了。

柳续轻轻颔首，道：“宁姑娘，你能坦陈心事，从此解开心结，对你以后的武学修为大有裨益。”

宁简脸颊微红，忽而盈盈下拜，道：“弟子宁简，拜见师父。”

柳续将她扶起，莞尔道：“我等这声‘师父’，可是等了六年。”

宁简闻言想起六年前青州那夜，初见柳续时的情景，不禁心头怅然，随即又问道：“不知陈彻能否和我一起学此刀术？”

柳续道：“自无不可。我这一刀得自‘意劲’，本也易于陈兄弟领会。”

与此同时，杨仞与叶凉走到了远处一块青石边坐下。叶凉将背负的包裹解下，从中取出一个狭长的木盒，神情中若有所思。

杨仞好奇道：“这是何物？”

叶凉道：“是一幅画。”说着打开木盒，将那卷画纸缓缓展开，神情一颤，霍然站起。

“这、这画不是骨相……”叶凉手捧画卷，喃喃道，“不是萧野谣……这是我师父画的……”

杨仞愈发不解，道：“不是骨相，那是什么？”

叶凉嘴巴一瘪，脸色怪异，似随时便要哭出来，又似突然解开了毕生的困惑，静默片霎才轻声道：“……是一只蝉。”

杨仞站起身来，不明白吴重画蝉作甚，凑头瞧去，身躯倏震，摇头道："叶兄，这画上哪里是蝉，分明是，分明是……"边说边端详那画，心思恍惚起来，又有些拿不准了，再看一阵，才笃定道——

"这分明画的是一面旗帜呀。"

叶凉疑惑道："旗帜？那怎么会？"话音方落，耳边倏忽窜过几下清鸣，想起了那夜江边的怪梦，似乎直到今晨才从两日前的梦境里辨出了蝉声。

杨仞转头四顾，招呼贺风馗、赵长希、方轻游等人来看，诸人瞧着画上凌乱的线条，大多均瞧不出所以然来，方轻游看画后眼神微黯，亦没说什么。

宁简与陈彻听柳续讲说完"电光朝露"的刀术精义，亦走过来看画，众人均知陈彻天赋极高，游不净当即问道："陈兄弟，不知你以为纸上画了什么？"

陈彻略一犹豫，挠头道："是一张烙饼。"

众人听了纷纷摇头，各自议论起来；此际杨仞却悄然退到了人群之外，怔怔伫立，双手轻微颤抖。

自从他做了数百人的帮主，似乎越来越受拘束，所得的深厚内力也仿佛枷锁一般，迫得他急于想将燕寄羽斩杀，否则便难以挣脱。然而过去月余，经过一连串的变故与苦战，尤其昨夜全然认清了燕寄羽的心机与实力之后，心绪反而宁定下来，刚才瞧见那幅画的一瞬里，更莫名觉得释然轻松，似乎隐约攥住了某种他真正想要的东西，看到了某个他真正想去的地方。

一直以来，他所使的"乘锋十九式"里，原名"天锋"的第十九式"剪雨"都是他威势最强的一刀。

此时此刻，他闭上了眼睛，面对心中的那支旗帜，却蓦然领悟到了"乘锋刀法"第二十式的雏形。

第三章 风青雨白（三十一）

陈彻耳听众人对叶凉的那幅画各抒己见，却似无甚兴味，与宁简走离了人群；宁简道："那画中颇蕴深意，恐怕不逊于所谓的'刀宗书信'，你不再多瞧一会儿么？"

陈彻摇头道："不必了，那烙饼画在纸上，又不能吃。"言毕忽闻十余丈外人声吵嚷，却是柳空图又犯起糊涂来。

柳空图自被何轻生与裘驷救下，与"乘锋帮"短暂同行，却已接连数次大发脾气，嫌弃乘锋帮刀客"面目粗陋"，执意要让"刘师侄"侍奉他，可是刘万山却已被制住关进了底舱，眼下他见众人各自谈聊，无人理会自己，便又闹将起来。

柳续对柳空图颇存敬意，见状走近劝慰，他与柳空图同出身于洛州柳家，也正是因为感佩于柳空图脱离柳家另创宗派之举，受此事鼓舞，当年才毅然离家出走；然而他不善言辞，此际没聊几句，反惹得柳空图眉头大皱，喝骂不绝。

宁简瞧见柳续的窘境，与陈彻对视一眼，便走过来为柳续解难，恰逢秋剪水正自朝杨仞行去，经过柳空图时，柳空图的神情倏忽安静下来，盯着秋剪水久久不语。

柳续松了口气，默然退到一旁；宁简犹豫片刻，来到柳续跟前，道："师……师父。"却欲言又止。

柳续微笑道："但讲无妨。"

宁简点头道："师父为何今日忽然传刀？"顿了顿，又道，"'电光朝露'的刀意颇为玄奥，师父却似不愿细加解释，只说让我以后随性揣摩、不必强求……不知师父可是有什么深意？"

柳续轻叹道："我悟成'意劲'，创此刀术，实不知是对是错。"

宁简道："莫非师父也和燕山长一般想法，觉得世间不该有'意劲'么？"

柳续略一静默，道："如今世上已有速成'意劲'的法门，今后江湖武人若都轻易可成高手，只怕犹如饮鸩止渴，武道一时昌盛，却终将陷入永久凋敝。"

宁简一怔，明白过来：柳续与燕寄羽终究不同，燕寄羽在意的是"武林"，柳续却只在意"武道"。

"柳老山长开创停云武学，是武林中千百年难出的大宗师，到暮年却也落得神思糊涂。"

柳续望向柳空图，摇头一笑，继续道："但若时光倒转，料想柳老山长也必不后悔，仍会潜心研习武功。"

柳空图怔怔瞧着秋剪水，浑未听见柳续的感慨，倏而走近秋、杨二人，一把拉住秋剪水的手腕，朗声道："啊，我认得你了！"

杨仞先前一直在思悟刀术，方自醒神与秋剪水打过招呼，闻言不禁皱眉："许老头，我与你同住九年，你不认得我，却认得秋姑娘，这是什么道理？"

柳空图瞪他一眼，随即又盯着秋剪水道："你练得不是刀法，而是'烛照剑'的武功，你是巴山的郁姑娘，和小燕儿是一对儿……"说话中笑逐颜开，语气亲切，却是将秋剪水误当成了郁剪寒。

杨仞苦笑道："许老头，柳老山长，我真不知如何才能治好你……"

柳空图却不理他，听见不远处众人正自谈论一幅画，心神微动，喃喃道："我从前似也颇擅笔墨丹青……"当即转身走开，快步挤到叶凉面前，伸手道，"有什么画，拿来给我瞧瞧！"

杨仞心头莫名一凛，脱口道："叶兄，先别让他看画——"话未说完，却已迟了，柳空图劈手抢过画纸，扫量一眼，顿时手舞足蹈，连声惊叫："青鹿崖、青鹿崖……"

杨仞掠近柳空图，将他紧紧搀扶住，暗忖："许老头这是从画里看见了一座山么？"他夺过画纸还给叶凉，柳空图却仍神情惊恐，不住嘶

叫："我要去青鹿崖……去青鹿崖救我徒儿……我那七个好徒儿啊！"

"青鹿崖之战，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杨仞沉声一喝，便想将柳空图的神智镇住。

柳空图闻声一呆，慢慢环顾周围，颤声道："不，你们，你们这些人……你们头发这么黑，都不是好人……你们这些黑心人是想拦住我，不让我去救我徒儿吗？"说到后面，嗓音愈发嘶哑焦急。

"尔等可知摩云教徒人多势众，修为又高……我若去晚一步，我那七个徒儿便都活不成啦！"

——柳空图仰头一啸，脸上老泪纵横，陡然迸力一挣。

霎时间杨仞内息岔乱，被震得踉跄跌坐，提气运劲，经络中的浑厚内力却已仅剩一小半；柳空图灰袍甩动，长袖扫退周遭诸人，嘶叫着奔向岸边。

"他娘的，别人的内力果真靠不住。"杨仞暗骂一声，担忧柳空图的安危，当即跃起急追过去。

眼看即要追上，柳空图一只脚踏进江边浅水，倏忽纵掠而出，足尖在湍急的江流上接连数点，如鸥鹭起落飘飞，径自凌江渡到对岸去了。

杨仞惊骇不已，没想到柳空图未动用全部内力，竟仍能施展出这般绝顶轻功；身边倏然闪过一线白影，却是方白亦掠江而去，追向柳空图。

众人相顾失色，都涌到岸边，杨仞自知没柳、方这般身法，掠到船上扯起一只舢板，抛到江面上，闪身跃上；随即舢板微沉，却是秋剪水、叶凉双双落足，三人乘着舢板疾向对岸驶去。

……

临江集，陈家酒馆，晨光熹微。

堂中寂静，桌椅四下翻倒，只有正中央的一张桌子摆得稳稳当当，

正对着门口。桌边坐着一男一女，男子脸色宁淡，嘴角有两撇小胡子，不时举盏饮茶，手势悠然清雅；那女子却身躯僵硬，似被封住了穴道，眼神惊惧。

少顷，酒馆门外遥遥传来几声窸窣响动，那男子神色不变，仍是静静品茶。

那女子一会儿看看门口，一会儿又瞥向那男子，忍不住道：“我、我认得你，你昨日傍晚来过，有许多人都要杀你……”

男子莞尔道：“这话不错。”

那女子颤声道：“可是他们没能杀死你，我在屋里偷看到你逃了……昨夜天不亮，你又返回这里，把店里的伙计都驱赶出去，你、你究竟要干什么？”

她等了一阵，见男子不答，便又道：“你若要喝茶或是吃酒，鄙店伺候着便是，你让我动弹不得地陪你坐在这里，却又有什么用？”

那男子轻叹一声，道：“算来贵店的伙计们也已将消息传遍临江集了。”

“什、什么消息？”那女子又惑又怕。

“我来到贵店的消息。”

男子说着转头凝视那女子，道：“姑娘有所不知，在下身患重病，来此是想见一个人，或许他能为在下治病。”

“他……他是谁？”

“他名叫吴重。”

“吴重，他、他不是死了么？”那女子神色骤变，泫然欲泣。

“也许是死了吧。”男子叹道。

“但在下昨夜忽发奇想，倘若吴重其实未死，我又如何才能见到他

呢？我想了很久，究竟谁才是他最在意的人，他为了这个人，或许愿意现身见一见我……也许这是一个让‘青崖六友’和‘乘锋帮’都忽略不察，却偏生是吴重真心惦念的人。”

“这个人就是你，虽然没有人会相信吴重当真在意你，即便他亲口说出，听者也都当成戏言，他以为如此才更能保护你。”

“陈姑娘，我见到了你，也许就能见到吴重。”

男子从容叙说，目光落向门外，忽而淡淡一笑。

——晨光微暗，何轻生与裘驷面色慌张，你推着我、我搡着你，慢吞吞走进门来。

第三章 风青雨白（三十二）

“燕山长昨晚刚离开临江集，这么快竟又返回来了，如此奇谋妙计，实在高明啊。”何轻生一时却不靠近那桌，只笑呵呵拱手。

“不错，”裘驷接口道，“燕山长神龙见首不见尾，这下可让我们杨帮主、贺副帮主难找了。”

燕寄羽端详两人，轻轻颔首：“原来是何兄裘兄。没想到会是两位先到，吴重可是稍后便至么？”

何轻生与裘驷相顾一眼，面容均极悲戚，何轻生叹道：“吴先生已死，燕山长又何必明知故问，惹我俩伤心流泪？”

裘驷道：“不错，我一听见吴先生的名讳，眼泪便下来了。”说着掩面抽噎了两声。

何轻生拍拍他肩膀，自己也凄然垂首，寻思了一会儿，忽又抬头道：“燕山长，你藏身此间，躲避‘乘锋帮’的追杀，我和老裘入帮时短，便和没入帮一样，那是绝不会出卖你的行踪的。”

他语气甚是诚挚，说完又瞧向燕寄羽身旁的女子，笑道：“陈姑娘，还不跟我到后厨安排菜肴，好好款待燕山长。”旋即迈步走向她，便想将她拉起。

刚走出两步，堂中莫名掠起一丝清寒，何轻生身躯微颤，急刹住步子。

裘驷见状急道：“燕山长，何兄要为你准备酒菜，你怎还拦他？”

燕寄羽道：“我自不会拦阻何兄的好意，何兄，你请自便吧。”

何轻生一怔，神情犹豫，却似又不敢上前来拉拽那女子了，片刻后道：“燕山长，你究竟意欲何为？”

燕寄羽道：“在下不过想一见吴重，与他叙几句旧。”

何轻生歪头打量着燕寄羽，倏而哈哈笑道："燕山长该不会是想以陈姑娘作挟，迫出吴先生为你治病吧？"

燕寄羽却只淡然不语。

何轻生又道："且不说吴先生已死，他老人家生前心怀江湖，以武林大事为重，又怎会顾及一名山野村姑？那是半点儿也不会放在心上的。"

"嗯，何兄所言，或也不无道理。"燕寄羽点点头，随后又静静饮起茶来。

何轻生一怔，道："燕山长可还有别的吩咐么？"

燕寄羽随口道："不敢。"

随后，堂中良久无人再开口，只余那女子轻促起伏的呼吸声。

何裘二人时而对视，面色无奈，眼瞧燕寄羽径自为茶壶续水，何轻生干咳一声，道："无论如何，吴先生确已死去，那是死得不能再死，死无对证了……"

燕寄羽微笑道："好一个'死无对证'。"

何轻生继续道："但我俩追随吴先生多年，多少也学了一些治病配药的法门，说不准……说不准也能为燕山长治病。"

"不错，"裘驷叹道，"只可惜我俩学艺不精，配起药来却须花费些时日，请燕山长容我俩先行告辞，去问问——去闻闻后山的草药种类，采集齐全了，方能化解'描红'的病症。"

燕寄羽淡淡道："两位以鼻嗅药，当真医术通神。"顿了顿，又道，"今日之内，我在此等候两位便是。"

"今日之内？"裘驷忍不住要反驳，却被何轻生扯住；何轻生看看陈姑娘，又看看燕寄羽，道："那便一言为定。"

午后春雨洒落，何、裘一人撑伞，一人手拎包袱，慢腾腾返回陈家酒馆，燕寄羽兀自端坐堂中，瞧也不瞧身旁女子一眼。

何轻生道：“我俩去后山采药，险些累死，万幸配成了解药。”说着揉了揉眼，招呼裘驷去后厨煎药。

燕寄羽扫量两人衣衫分毫未湿，道：“瞧来两位倒像是回屋补了一觉。”

何轻生恍若未闻，与裘驷一同煎好了药，将一碗药水摆在桌上；燕寄羽瞥一眼那只碗，目光平静，却不发一言。

“燕山长，”何轻生苦笑道，“以你修为，恐怕不惧世间任何毒药，何况如今陈姑娘犹在你手，难道我还敢下毒不成？”

燕寄羽伸指在桌缘轻敲，桌面纹丝不颤，碗中药水却倏忽曳成一线，冲天飞起；燕寄羽端详一眼药水色泽，任凭药水落回碗中，而后才举碗饮下。

何、裘面面相觑，少顷，忽听燕寄羽道：“这药不假，不过似难全然解去‘描红’。”

何轻生闻言赞叹道：“燕山长着实厉害，据吴先生从前所说，若要尽解‘描红’，还须另一秘方，配成后先让别人服下，等足一个月，让药力融入那人血脉，再饮那人的鲜血治病，正所谓‘以红解红’。”

裘驷接口道：“……可这‘秘方’的配法，吴先生也所知不详，没教过我俩，故而方才燕山长服下的药仅能缓释‘描红’病症，但至少两三月内是不会再发作了。”说着凑近那女子，便想为她解穴。

“裘兄，以你功力，还是莫轻举妄动，以免伤及陈姑娘经络。”燕寄羽忽道。

裘驷一愣，瞪眼道：“如今我俩已竭尽所能，难道燕山长还不肯放陈姑娘么？”

堂中日光斑驳，燕寄羽悠然瞧着门外，道：“两三个月，还是短了些，我既时日无多，更该与吴重见上一面，免留遗憾。”

裘驷大怒，喝道：“反正没人知那秘方，你若再不讲理——”

说到这里，何轻生却笑呵呵截口道：“既然如此，燕山长不妨多等些时辰，或许真能见到吴先生的鬼魂儿，也未可知。”

“那在下自当静候。”燕寄羽目光微闪，莞尔道，“我倒也有些好奇，吴重稍后又给我安排了什么麻烦。”

……

杨仞与秋剪水、叶凉来到对岸，江边乱草绵延，山林茂密，却已不见柳空图与方白的踪影。

三人疾行翻过山坡，眼见前方野径崎岖凌乱，颇难寻人，杨仞略一思忖，道：“柳老头要去青鹿崖，心神糊涂之下，多半见山便爬，咱们再往前去，看看能否找见什么高山。”

少顷，三人转过一条狭窄山道，望见数里外有座陡峭山峰，未尽行近，忽听身后有人呼喊，却是宁陈主仆与柳续赶至。

六人会合，杨仞略问几句，得知自己渡江后，贺风馗、岑东流留守原地，看押李素微、田桑榆，同时照应受伤的赵长希、游不净与方轻游等人，宁、陈眼看“乘锋帮”人手不足，而柳续亦担忧柳空图安危，三人便亦追过江来。

宁简略一迟疑，又道：“方才在来路上，我们瞥见远处有道人影，似有些眼熟……”

杨仞道：“是谁？”

宁简道：“似乎……似乎竟是吴重。”

叶凉闻言顿惊，颤声道：“难道师父他、他还活着？”说话中手心轻抖，激动不已。

柳续道：“那人影只匆匆一闪，我们却也没瞧清楚。”

六人旋即来到高山脚下，攀行到半山腰，秋剪水忽道：“山顶上站着一人，依稀便是柳老山长……”

杨仞闻声精神一振，只觉经络中内息渐渐盈满，似乎这时柳空图已渐停催运内功。

诸人加紧登山，又过片刻，果然仰望见山顶有个灰袍老者来回踱步，正是柳空图。

柳空图虽迷糊不清，但似也知晓有人正在追截自己，好不容易甩脱方白登上峰顶，才发觉这山并非青鹿崖，正自四处眺望，辨别青鹿崖的方位，眼瞧杨仞六人已奔到自己快要逃不脱的距离，不禁急得直跳脚。

——便在这时，山腰西侧的野林中倏然传出几声咳嗽。

杨仞等人霍然顿步西望，却见一个胖硕的屁股一下子闪进密林深处去了。

“他娘的，难道真是吴重……”杨仞惊疑暗忖，“西边是临江集的方向，吴重是从那里赶来的么？”

山顶上，柳空图的神思亦被咳声扰动，竟返身朝着山下奔来；杨仞见状又惊又喜，却听柳空图一边狂奔，一边朝西哑声喊叫：

“云荆山！云荆山！快随我去青鹿崖救我徒儿，你我联手，天下谁人能当？”

第三章 风青雨白（三十三）

六人无暇细思，各自凝劲奔迎而上，与柳空图相距十余丈时，杨仞忽觉经络中内力又消失过半，柳空图骤然纵起，转身踩过几块巨岩，向着西侧密林掠去。

诸人脚下一折，也偏离山道追去，时遇山岩拦挡，颇难翻越，柳续修为极高，秋剪水、宁简身法轻灵，尚能瞧见柳空图踪影，而杨仞与叶凉、陈彻却逐渐落在后头。

杨仞心念电转，道：“柳老头是去追吴重，咱们只要朝临江集方向而去，定能赶在柳老头前面。”

随即三人便循着山腰较平坦处往西下山，在山麓间奔出数里，果然望见柳空图从东北边山脚疾行而来，身后远远缀着柳、秋、宁三人。

柳空图瞟见杨仞提刀冲近，当即又转向南跑，绕过草坡，前方有人白衣飘飞，迎面行来，赫然却是方白。

柳空图神色微惧，环顾周遭，又返身朝杨仞那边逃去。

杨仞甚觉意外，脚下不停，挥刀劈出，喝道：“站住吧！”哪知柳空图懵懵懂懂，似浑不知刀锋为何物，兀自朝着雪刃奔撞而至。

杨仞一凛，急急偏开刀锋，柳空图却倏一斜身，双足离地，如一面平薄的纸鸢从杨仞身侧飘过去了。

“他娘的，柳老头人虽糊涂，步法倒狡诈得很。”杨仞暗骂一声，明白柳空图毕竟是武学宗师的造诣，不敢再轻忽，遥望见方白的身影，顿觉惊喜；紧接着又生出担忧：“以方老兄的修为，竟会被甩脱，多半是先前相救三大刀派时，果真损耗不少。”

他昨夜曾询问方白此事，方白却说无妨，他心知方白自有手法抑制伤势，即便真受了伤，恐怕自己也看不出来，此际只盼是自己多虑，随即又追向柳空图。

方才陈彻奔在杨仞后面，见柳空图晃过了杨仞，立时跃近挥掌截击，柳空图急于赶路，神情焦躁，手臂舞动了几下，将陈彻的攻势化解，未及闪身而过，陈彻双掌齐出，又将柳空图缠住。

柳空图大怒，双手晃成疾影，与陈彻拆起招来，他迷糊中胡乱舞臂，招式看似颠倒错怪，却又恍若蕴含着妙手无痕、浑成自在的武学至理，袍袖翻飞之间，一丝灵机淡若微光，泯然无际；数招过后，陈彻自身所会刀术已难招架，不得不模仿起柳空图的出手，凝集全部心神，捕捉柳空图变幻如电的招意，又过几招，双方已斗得旗鼓相当。

柳空图眼神微愕，似也诧异于短时竟难击退陈彻，失却了耐性，径自斜掠丈外，却撞见杨仞踏步震飞野草，一刀“剪雨”横扫过来——

草叶飞旋如刃，柳空图一霎急挥乱抓，抓住胸前几片碎草，却被更多草叶打中双腿，摇晃欲倒；叶凉趁隙闪至柳空图背后，“秋水”剑劲拂过，柳空图穴道僵痹，站定不动。

——电光石火间，陈、杨、叶三人合力将柳空图制住，互换眼神，均是轻轻吁了口气。

柳空图眼珠乱转，时而焦急哀求，时而破口大骂，杨仞见他的灰袍被山石草木划破，满头白发散乱，狼狈不堪，心下一酸，叹道：“柳老头，你的徒儿已被别人救下，你且放心吧。”

“胡说！”柳空图瞪眼道，“我和刀宗都未赶到，别人谁能从‘摩云教’手中救得他们？”他瞟见方白与柳、秋、宁三人先后将至，心下愈急，猛然间身躯微颤，竟似有冲破穴道之势——

叶凉一惊，当即踏前抱住柳空图腰身，掌心按在他丹田上，内劲透入，阻其冲穴；陈彻亦迅掠而近，伸手扭住柳空图肩肘，以免他猝然发招。

柳空图嘶哑叫道：“放开我！”叶凉陈彻自不听他，运劲将他束缚得更紧，柳空图静了静，沉下一口气又道：“放开我。”语声说不出的低沉凝肃。

一瞬间，杨仞骤觉浑身内劲一空，似乎柳空图这声平平常常的低语竟动用了修练八十余年的全部功力。与此同时，叶凉莫名感到自己经络中分出了另一股内劲，不听使唤般，与催向掌心、压制柳空图丹田的那股内劲相斥互撞，竟自己推着自己撤手倒退，脱离了柳空图的身躯。

陈彻眼瞧叶凉退开，手上亦已不由自主地聚起“意劲”，朝手肘倒涌，将双掌弹缩回来；随后，杨仞才觉体内重又有内力滋生，气血翻腾中，惊见柳空图已趁机逃出数步——

杨仞与陈、叶相觑骇异，不约而同地扑拦向柳空图，柳空图悲涩一啸，袍袖圈转，春风中恍若从天降下三个掌影，突兀显现在三人胸腹之前。

三人被掌风迫得无法呼吸，均觉此招挟天地之重威，兼云光霞影之幻妙，避无可避，刹那里身躯一轻，悠悠斜飞落地，却是方白赶至，挥袖将三人震飞。

风低乱草，旷野寂静，柳空图的一掌却印在了方白背上。

杨仞心头剧凛，奔近了将方白搀扶住，道：“方老兄，你怎么样？”却已顾不得转身逃走的柳空图。

方白略一静默，莞尔道：“杨兄弟，你扶我做什么，还不快去追柳老山长？”眼见杨仞不动，又道，“杨兄弟，莫非你刚才受伤了？”

杨仞凝视方白，道：“你、你当真没事？”他与叶凉陈彻被方白所救，均是毫发无损，只是刚才临当生死危急，浑没留意自己体内剩余多少内力，却不知柳空图那一掌究竟使了多少力道。

说话中，叶、陈二人奔到方白跟前，亦是神情忧凝。

方白颔首道：“我自是没事。”语气中流露一丝疑惑，似不解为何三人这般担忧自己，从容道，“柳老山长糊涂之际功力减损，还伤不了我。”

杨仞心弦稍松，转头见秋剪水与柳续、宁简掠近，笑道：“刚才真是

好险。”

秋剪水一怔，她在远处看见方白硬受了柳空图的一击，凝眉沉吟，未及开口，忽听方白道：“咱们这便继续往西，莫等柳老山长走远。”

众人向西边眺望，柳空图已奔到数十丈外，正自手扶树干，停步喘息，似乎方才亦颇耗精气；他见诸人望过来，赶忙拧身迈步，又朝西猛奔。

方白脚步微晃，当先追去，诸人跟随在后，杨仞见方白身形快逾光电，不禁叹服暗赞，更觉放心。

沿途地势起伏崎岖，天上落下细雨，柳空图的身影在远处时隐时现；诸人追行良久，眼看再往西半里，便是临江集后山，均想：“从昨夜歇息处到临江集，山路实比水路更近，只是山路太过难走，寻常百姓绝难翻越。”

等翻过山，来到临江集的村落，已是午后时分；春雨愈密，诸人衣衫俱已淋湿，在屋巷间会合略歇，瞥到一角灰袍闪过巷尾，旋即飞奔出巷，望见柳空图踉踉跄跄地跑向江边陈家酒馆——

酒馆内，燕寄羽与何、裘二人亦听见脚步声渐近，何轻生讶声道：“啊，不知是何人到来？”

“何兄当真不知么？”燕寄羽微微一笑，站起身来。

“两位分明早熟悉解药配法，先前装作说漏了嘴，要去‘问问’吴重，却是想让我误以为吴重还在临江集，实则昨日后半夜我刚返回此间，吴重即已知晓，他当时便火速离开，去搬救兵了吧？”

燕寄羽说完振腕弹指，吱呀一声，指风撞开木门，门外一个灰袍老者霍然顿足扭头；两人目光相触，燕寄羽迎近三步，躬身长揖。

“未曾想师父冒雨猝临，弟子有失远迎。”

第三章 风青雨白（三十四）

柳空图呆立门口，似听不懂燕寄羽的话意，呢喃道：“小燕儿，你、你怎没在青鹿崖……”随即急声催促道，“快随我去救你的几位师兄！”

燕寄羽沉默一瞬，迈步出门，搀着柳空图道：“师父，咱们走吧。”

何轻生与袭驷听见远处脚步纷乱，似还有人来，当即便要发声呼救，燕寄羽反手掩上了门，一股劲风倒卷回堂中，拂过何、袭与陈姑娘胸前，三人气息闭塞，猝然昏厥。

门外，柳空图拉着燕寄羽疾奔出几步，忽道：“小燕儿，你可知道青鹿崖的方位？”

燕寄羽点点头，柳空图郑重又道：“咱们可绝不能走错了路。”

燕寄羽道：“师父，咱们先去江边坐船。”

柳空图望见渡口处接连有十余艘船靠岸，眼神惊惧：“莫不是摩云教徒追杀过来了？”

燕寄羽道：“师父放心，那是赶来接应弟子的武林同道。”

“甚好、甚好！”柳空图连连点头，打量一会儿燕寄羽，迷惑道，“小燕儿，你可是中了摩云教的邪法，怎么变老了许多？”

燕寄羽叹道：“此事说来话长。”言毕回望一眼街角的杨仞、方白等人，挽着柳空图的手，径自朝岸边渡口行去。

杨仞远远瞧见燕寄羽的身影，怒火顿起，又忧心柳空图的安危，立时追奔过去；秋剪水与方白、叶凉紧随其后。亦在这时，岸边来船上纷乱有人跃下，身上衣衫分为黑、白、蓝三色，共二百多人，却是“辽水三刀”齐至。

三派掌门刘独翼、章琼与凌素瑶当先踏雨疾行，迎向燕寄羽。

杨仞心下一凛，眼望三人与燕寄羽简短交谈两句，便即率众冲过

来；杨仞四人刚奔过陈家酒馆，便遭一众刀客围攻，混战开来。

叶凉手持断剑，刺退了几名敌人，惊觉今时的“辽水三刀”与他在唐州旷野间初见时已颇不相同，彼此进退有素，配合无间：先由几个“金雀刀”弟子单刀猛攻，“琢玉门”弟子则从旁掠阵，刀术简朴而凌厉，看准空隙便会冷不丁补来一击，而“履冰堂”弟子则游走在最外围，叶凉几次想要抢步掠近杨仞，均被飞舞的双刀迫回。

方才宁陈主仆与柳续稍稍落后，奔近酒馆，眼瞧杨、叶等人陷入苦斗，宁简陈彻立即拔刀加入战局，挡下了刘独翼与其身边的门徒；柳续略一犹豫，却继续朝柳空图那边追掠而去。

三刀派的掌门均识得柳续，虽不解停云书院副山长为何会与杨仞同行，却也未下令门徒拦截。柳续身形断续几闪，已追近燕、柳背后，清叱道：“燕山长，还请留下柳老前辈。”倏忽纵跃而出，扣向柳空图肩膀——

燕寄羽手挽师父，浑似未觉，前行中突兀回身一掌，柳续凛然变招，两人掌劲交迸，半空里砰然一响，雨水四溅；柳续双足落地，右手柴刀微震，终究却仍以左掌击向燕寄羽手腕，便想将他迫离柳空图。

柳空图怒冲冲踏前，抢先与柳续对了一掌，喝道：“你这娃娃干嘛打我徒儿？”说着口鼻中却溢出血来，刚刚他糊涂之际随手凝劲，没曾想柳续的掌劲如此凌厉，被震得头晕目眩，勉力稳了稳身躯，却倏然一怔，似乎想明白了什么。

燕寄羽扶住师父，语气忧切道：“你老人家可好？”

柳空图看着燕寄羽的面容，环视周遭陌生的江岸，忽又瞧向陈家酒馆，嘴里含糊咕哝着，却没接口。

——酒馆附近，叶凉接替陈彻，正与刘独翼激斗；方才宁、陈二人掠到叶凉近旁，不但短时便助他击倒了八九个刀客，更将刘独翼打得难以还手，然而陈彻本就颇易困饿，经过半日奔徙，途中又和柳空图拆招，精气几已耗尽，格开刘独翼的一刀后，已是昏昏欲倒，宁简急于救护陈彻，霎时里左支右绌。

叶凉见状奋起挥剑，将刘独翼迫退，瞥见朦胧雨线之间，燕寄羽和柳续对了一掌，似乎已解去重病，恢复了功力，不禁心弦微凛，险些被刘独翼的刀刃划破脸颊；若论剑境刀意上的修为，他绝不逊于刘独翼，但一则他只求伤敌退敌，不愿杀人，二则刘独翼所使的“独翼刀”招式颇为怪异，刀弧往往从意想不到的方位划斩过来，确也颇难应对，故而两人暂只斗得不分胜败。

几个刘独翼的门徒倏从背后袭斩叶凉，却被叶凉警觉闪过，叶凉反手迅疾连刺，将那几人刺得手腕流血、单刀坠地，刘独翼见机又向陈彻掠去；叶凉踢飞地上单刀，将他身形阻住，侧头瞥见秋剪水的身姿，不由得又惊又佩：

十余丈外，秋剪水独斗章琼、凌素瑶两大高手，身畔还有二三十名刀客环伺围击，她步履飘忽，指剑连弹，时而刺倒一名刀客，却也不落下风；相较于凌素瑶飞旋幻闪的双刀，章琼的刀术“琢玉五式”却无任何花哨招法，斗到艰深处身法愈缓，出刀愈慎重，刀尖上的一点劲意却也雕琢得愈发凝练剔透。

这片刻里，秋剪水的大半心力都在提防章琼的短刀，虽未受伤，但要将这诸多敌人击溃，却也并非易事，她凝神待以“月照”之境先刺败章琼，却忍不住望了一眼杨仞、方白那边——

先前乱斗乍起，诸人都有些猝不及防，方白疾步当先，衣袖横挥斜扫，顷刻将杨仞、秋剪水面前的十多名敌人击飞，又返身震晕了数名刀客；之后宁陈主仆赶至，方白眼看诸人已缓过气来，身躯踉跄地走出几步，忽在混战中立住。

杨仞惊叫道：“方老兄！”方白却只伫立不动，脸色苍白而宁静；杨仞拧腰急掠向方白，同时间纷乱无尽的刀光已朝他攒斩而来。

杨仞扫刀将敌人斩得跌飞丈外，返身又唤了一声方白，仍没将他唤动，旋即又一波敌人已挺刀围上。

起初“辽水三刀”弟子忌惮方白的修为，只猛攻杨仞，却不敢朝方白落刀，随后众刀客瞧出方白情势不对，渐渐地脚下掠动，都向着方白周

身斩去；杨仞护在方白身旁，振臂不断使出“剪雨”，刀光纵横飞闪，不让敌人伤及方白分毫，过得片刻，两人周边躺倒之人渐多，刀客们相顾惊惧，一时无人上前。

杨仞趁隙回眸，方白身躯似被刚才往复激荡的刀劲所震，隐约有些晃动，嘴角滴下血丝。杨仞心下一沉，道：“方老兄，你怎么样？”方白垂首闭目，却仿佛已陷入了沉眠。

……

柳续循着柳空图的目光看向酒馆附近，稍作沉吟，又对燕寄羽道：“燕山长，如今刀宗已死，柳老山长亦已神思糊涂，难阻你消除‘意劲’的大计，你又何必还要为难他老人家？”

燕寄羽端谨拱手道：“柳兄误会了，在下是想将他老人家带往安全处，好生孝敬奉养，又怎会为难自己的授业恩师？”

柳续颔首欲语，却听柳空图喃喃道：“不错，刀宗已死，刀宗已死……不错，小燕儿，你可要好生孝敬我才是……”

燕寄羽道：“那是自然，徒儿——”话未说完，面前灰袍倏闪，柳空图已转身伸臂，扼住了燕寄羽的咽喉。

柳空图神态肃重，便待发劲将他脖颈拗断，心头忽而一恸，手指轻颤起来，燕寄羽本是他平生最器重厚爱的徒儿，此前他传功与杨仞，其中一个缘由便是自觉恐怕难以狠心杀死爱徒；燕寄羽趁他犹豫的一隙，扳住他手腕一推，斜身退步，已将此招拆开。

“你老人家适才便已被柳兄震醒，终究却不忍心杀弟子。”燕寄羽目视师父，神情仍极平静。

“逆徒啊……”柳空图满眼苦涩，伸手抚在燕寄羽脸上，燕寄羽眸光微动，却未闪躲；下一瞬，柳空图的左掌贴腹低按而出，却被燕寄羽的左手格住，两人各退一步，再度凝劲出掌，拼斗开来。

此际杨仞正在方白近旁，独当十多名刀客的夹攻，忽觉经络中内息

渐减，显是柳空图正自不断提聚内劲，心头惊疑，暗道不妙；众刀客瞧出杨仞刀势愈衰，对望一眼，攻袭更疾。

又过一阵，杨仞体内几无内劲，只得倚仗精湛招式强撑；眼看着雨越下越大，雨线撞碎在地，腾起阵阵水花，已颇难辨清数丈外的光景。

本来雨水越密，杨仞施展“剪雨”的威势越大，偏生赶上没了内力，也不知柳空图情形如何，忧怒交加，时而咬牙厉吼，挥刀反而越发狠绝，仍将方白护得周全；秋剪水瞥见杨仞遇险，硬拼着被章琼的短刀割伤腰际，掠近刺出指风，暂为杨仞解围。

此时柳空图与燕寄羽已互换数十招，两人互知根底，身形穿梭交错，难分胜负；燕寄羽深得师父真传，唯独忌惮“言剑”，紧盯柳空图面门，手上越攻越紧，便想迫得他难以出言施展。

柳空图袍袖挥振中听见杨仞的吼声，瞟向酒馆边，雪刃的光华在雨中隐现，他淡淡一笑，忽而收掌伫立。

燕寄羽神情微震，深深凝望柳空图，心知师父已决心弃战听命，而将功力转交杨仞运使；一霎里怅郁轻叹，抬袖振出一股劲风，将柳空图击晕。

柳续凝神为柳空图掠阵，从旁瞧出燕寄羽这一击不会伤及柳空图性命，略一迟疑，却未拦挡。他在雨中静默凝思，倏然叹道：“燕山长，你我就此别过。”

“多谢柳兄成全。”燕寄羽抱起柳空图，径自转身。

酒馆门前，杨仞瞧见秋剪水腰间淌血，顿时一惊：“我还撑得住，你千万小心。”说着返身猛斩一刀，刀风倏而大盛，竟将两个敌人斩得远远旋飞出去——

杨仞只觉手上劲道暴涨，骤已恢复了功力，随即连出数刀斩退周遭敌人；秋剪水见他脱险，又瞥见章、凌二人正待追袭过来，立时闪身截下，将两人牵制在远离杨仞之处。

杨仞生怕内劲遽又消失，加紧挥砍一阵，斩倒不少刀客，喘息渐剧，然而“辽水三刀”弟子委实太多，几次呼吸之间，又涌上几十个敌人。

雷电破空，照亮江边，杨仞依稀望见燕寄羽抱着柳空图，正走向渡口处，似要乘船离开。他急欲追杀过去，四下袭来的刀光却无休无止；环顾左近，叶凉、秋剪水以及宁陈主仆均是以寡敌众，被重重围困。

“他娘的，难道就这么瞧着燕鸟人走脱……”杨仞转念暗骂，深觉愤怒，狂啸一声，不禁怔了怔，只觉自己的啸声莫名被压低了许多，连带着风雨声都离自己远去——

他蓦然回顾，方白已睁开了眼睛。

江岸边，燕寄羽倏忽顿步，仰望头顶上空，群鸟在雨中惊乱飞远；与此同时，柳续神色微变，眸中流露奇彩：“没想到，今日有幸得见……”

“……方白剑境全开的一刻。”燕寄羽轻声道。

酒馆门前，杨仞心中怦然一震，唇舌翕动，不知怎么，却吐不出字来。

“方老兄。”他在心里唤道。

方白看他一眼，道：“杨兄弟。”语声说不出的温和。

杨仞未及再开口，方白身影晃漾，已从一名“金雀刀”弟子手中取过一柄单刀，伸指抹掉刀弧，露出剑锋,随手抖腕——

刹那间，两人周围的数十个刀客眼前微明，仿佛高天上一缕形如剑痕的晴空穿透阴云而至，将丝丝雨水映照得锋锐起来；雨线如刀剑般斜掠过他们的身体，坠地时已被染红。

方白转身振剑，朝着燕寄羽所伫立的方位疾冲而去。

杨仞紧握雪刃，当即发足追去；秋剪水见状闪步避过章琼，亦掠向

渡口处，眼瞧凌素瑶斜刺里持刀斩来，疾弹两记指风，凌素瑶侧身躲过，却猝地痛呼一声，捂着胸口倒退，秋剪水心下诧异，不及细思便即追向杨仞。

雨雾连天接地，江野间四面八方都是茫茫烟气，杨仞奔行中抹了一把脸上雨水，忽见前方透出一道细光，清晰晶亮，宛如刻在眼帘，心知方白已使出了新近悟成的那一式——

混战中的众人神魄悸动，不自禁都转头望去：那剑光已然转淡，似飘飞在天地之外，又流淌在风雨之内，若有若无，却又蓬勃不散，仿佛风雨中又生出风雨：那是雨中的一线青天，风中的一抹白雨。

“人生天地间，该当如何自处？”

一时间几乎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见证一个人以自己的风雨，对抗天地间的风雨。杨仞想到柳续的这一问，心中忽然隐隐有了答案。

第三章 风青雨白（三十五）

江水、村落、远山，都笼在阵阵雨气里。

燕寄羽怀抱柳空图，回身望着那道不断掠近的白衣身影，肃然而立。

柳续未想到他竟会停留原地，神情震惑了一瞬，又露出了然般的淡笑；天上雷光闪动，两人默默对视了极短的时间，一切该讲的不该讲的言辞都显得苍白微弱，唯有雨意压在舌尖，如刀割一般。随即，柳续手中的柴刀清声振鸣起来。

闪电接连绽放，将阴雨的江边照得如同白昼，那道淡细的剑光消隐在一片明亮之中。

江岸重归昏晦，雷声隆隆过耳，诸人却犹觉心中空静，仿佛风雨中一痕剑意仍在飞流飘淌。

“他娘的，燕鸟人死了没有……”杨仞心神震凛，又隐觉不安，方才漫天雷电蹿闪的一隙间，他依稀瞥见一抹蜿蜒电光异样地逆着雨线，不似天降，倒像有人凭空织就，离鞘般迎向剑光——

杨仞冲破雨幕奔近了，但见在方白和燕寄羽之间，柳续的身躯轻轻柔柔地坐倒，周身已无生机：方才刀剑交格的一霎，他的神魂已被剑意刺灭，柴刀散作飞灰，飘湮在风雨中。

方白身躯微晃，重又闭目，右手垂落，指节煞白如雪，手中剑拿捏不住，坠入泥泞。

燕寄羽瞧出此际似是方白最空乏虚弱的一刻，将怀抱着的柳空图交于左手，右手倏然弹出一缕指风，射向方白心口。

杨仞大惊，跃步横刀一拦，指劲打在刀面上，杨仞虎口迸裂流血，只觉雪刃欲断，足见燕寄羽杀心之盛；杨仞怒喝一声，挡在方白身前，猛挥一刀斩向燕寄羽胸腹，刀风破雨锐啸——

燕寄羽静静伫立，左手微振；

杨仞骤然扑摔出去，气血倒冲，忍不住呕出一口鲜血。

他莫名身躯失衡，一刀挥空，浑身难受已极，想要凝劲跃起，惊觉提不起丝毫劲道；从前他也曾遇过内力消失的情形，但经络中却从未如现下这般空荡干净，恍如江河被烈阳蒸干，涓滴不剩。

杨仞迷惑不已，眼见此刻柳空图分明仍被燕寄羽抱着，并未动用内劲，不禁茫然摇了摇头，手脚冰凉僵硬，隐约已猜到了缘由，却又难以相信：刚才的一瞬里，燕寄羽选择了一个能最快击倒杨仞的方法，他杀死了柳空图，从而彻底抹消了杨仞的内劲。

在杨仞跌倒的刹那，燕寄羽弹出了第二缕指风，如一线冷雨浸入了方白的心脏。

杨仞眼看着方白倒地，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陷在巨大的惊诧中，神思脱离了躯壳；旋即才觉身体一轻，却是秋剪水赶至，扯住他倒掠数丈。杨仞瞧见自己跌倒之处砰然溅开一朵水花，才明白刚才燕寄羽又弹出一道指风，却想将自己也杀死。

燕寄羽见秋剪水来到，抱紧柳空图尸身，转身疾去。

杨仞双目赤红，勉力站起追出一步，忽觉眼前刺痛，周遭风雨景物消隐一空，自己站在了一片白茫茫的雪地上，不远处孤零竖立着一支旗。他感到肩上再度灼起火焰，走过去将旗帜拔在手里——

霎时间肩头热意灌注进旗帜中，那旗呼啸飘展起来。他眨了眨眼，发觉自己伫立雨中，前方燕寄羽逃到了十多丈外，已然追之不及，他满心悲怆，猛朝前方背影劈斩一刀，刀光划过眼前，愤愤然垂落。

——远处，燕寄羽猝觉背上微痛，步履踉跄了一刹，返身回顾，神色惊疑。

此时章琼与凌素瑶已掠近燕寄羽，章琼讶然将燕寄羽搀住，未及询问，便听燕寄羽沉声道：“速速撤离，不得恋战。”说完便掠去了渡口。

章琼一怔，眼下“辽水三刀”弟子尚有百人之多，而刘独翼已被叶凉击倒制住，一旦撤离，恐怕就难救回了，然而见燕寄羽说得凝重，与凌素瑶对视一眼，便即率众急急退却。

杨仞低头看看手里雪刃，心知自己已全然领悟了“乘锋刀法”第二十式，他牵挂方白伤势，立即拧身奔过去；秋剪水亦闪步掠近，握住方白脉门片刻，却冲杨仞轻轻摇头。

“方老兄……”杨仞胸中哀痛，却无法可施，霍然转头瞪向柳续那边，心想柳续分明极钦佩方白，却又出刀挡下方白那一剑，分明燕寄羽对他一直提防陷害，他却还要相救燕寄羽，行事颠倒错乱，实是冥顽之极。

他忍不住便要大骂柳续，瞥见宁简杀退了残余的几名刀客，冲到柳续尸身前跪下，却又没骂出口。

宁简眼看柳续低眉端坐，衣衫齐整，周身却隐有锐意泻出，整个人宛如坐在一式剑招里。

——柳续面目安宁，入定一般，仿佛见识到方白的剑境之后，已是心意圆满。宁简心中悲肃，明白柳续死前出刀救燕之举，一则想与方白那式“风青雨白”较量高下，二则却也是担忧“意劲”普传，实是为了武道的延续。她想起今晨柳续匆促传刀，似乎已预见到了自己之死。

杨仞转回目光，暗叹不语，心知柳续适才多半没能伤及方白，只是方白这一年来奔波涉险，所受的伤损本已按抑不住，念及一年多前与方白的初遇，深心里颇觉愧疚：“若早知会是这般结果，我当时便不邀方老兄入帮多好，算来实是‘乘锋帮’牵累了他……”

他思来想去，左右环顾，却迟迟不敢与方白对视，忽听方白微声一咳，终于低下头去，眼见方白面容清瘦疲倦，不由得眼眶酸热。

方白似猜到了杨仞所想，却流露出释然劝慰的眼神，仿似在说：“不必难过，对我而言，再没有更好的结果了。”

杨仞心弦一颤，对方白点了点头。便在这时，方白心口处流下一道

细血——

这血色仿佛过于浓重，滴落在野草上，立时压得草叶断折，流淌在地，泥土上显出深痕，随后，剑意散发殆尽，方白缓缓闭目。

衡阳雁去，尚有归期；人之逝矣，永不复还。

叶凉、陈彻奔到近处，脚步倏缓；诸人相顾静穆，良久不语，忽然不约而同地想到，今日距刀宗云荆山之死，尚不足一年零一季。

一场苦战如雨而息，日头照旧挂在天边，浑不知这世上有人生，有人死，更不懂生死之间还有千百回的哭笑生涯、情仇遭遇。

蔽日浮云，洗天风雨，尽成过往。

（第三章 完）

（尾声）

青州城西，归云客栈。

杨仞率乘锋帮诸人下榻停当，等候这两日与萧野谣会合。先前萧野谣收到传书，为防遭到华山书生与停云书院云游弟子的夹攻，便领着六百刀客撤离了华山，与杨仞约在青州碰面。

青州是“飞光门”的所在，岑东流的地盘，甚是安全便利，杨仞等人连日纵马赶路，至此才暂得歇息，时近黄昏，便在堂中坐下饮酒。

何轻生、裘驷笑嘻嘻凑近杨仞，便想和他同桌落座，杨仞冷哼一声，瞪视过去，两人抓耳挠腮，讪讪走开。

——那日临江集雨中一战过后不久，杨仞等人便听见陈家酒馆里传出呼喊，却是何、裘从晕厥中醒来求救；诸人奔过去，偌大酒馆只他两人躺在地上，不见一个店中伙计。

当时叶凉想到那位陈家姑娘，问起她的下落，两人都说从未见过；杨仞见他俩言辞闪烁，套问起来，两人一口咬定吴重已死，绝没来过酒馆，但却不得不承认了帮燕寄羽治病之事。

杨仞大怒，却听两人辩称，燕寄羽的病只是暂缓发作，真正能全然治愈“描红”的秘方，委实无人知晓。

杨仞自是不信，他认定吴重还活着，且能解“描红”，当日无心与两人纠缠，过得两天，忽而反问道：“你们吴先生提前拍肩将刀意转给我派去的帮众，却为何不等我到了之后亲自传我？那是他早安排好了‘假死’，自知见不到我之故。”

何轻生与裘驷支吾不答，叶凉在旁倏道：“不错，师父提前将那幅画交与雷姑娘，也是因为早知自己难以在临江集交给我……”

何、裘闻言对望一眼，均称此前中了燕寄羽的掌风，伤势复发，就地晕了过去。叶凉更加认定只要跟着两人，迟早能见到师父，便一路与“乘锋帮”同行。

时至今日，何轻生眼瞧杨仞越发不信任自己，忍不住搬过一条长凳，矮身坐在杨仞跟前，赔笑道："说到'描红'的解法，我忽然又想起一事：那'以红破红'的秘方，一旦有人服下，便会损坏丹田，就如陈彻兄弟那般。嘿嘿，倘若真有人知道秘方，喂药给陈兄弟吃下，那么不出月余，陈兄弟的血便能治愈'描红'了……"

杨仞看他一眼，道："那吴重何时去给陈兄喂药？"说着径自与叶凉对饮一盏。

何轻生道："吴先生他已……他已死了。"随即唉声叹气地走开。

少顷，客栈堂中酒客渐多，有不少人谈及近日江湖上的变故，从留影舫沉没说到庐州花家覆灭，将乘锋帮"二十魔刀灭花家"之事大肆唏嘘感慨了一番，杨仞淡淡听着，不久又有一个酒客道："非只如此，我新听到的传闻，杨仞竟是已将停云书院的开山祖师，燕寄羽的师父柳空图杀了！"

邻桌一人顿时道："不错，我也曾听说此事，杨仞这厮杀了柳老山长，那是要给刀宗报仇么？"

又一人接口笑道："与杨仞这小魔头相对的，便是少侠叶凉了，他刺杀了弓魔，年纪轻轻就干出这般大事，实在不简单呐！"

叶凉闻言垂头不语，他沿途也曾遇到一些茶馆酒肆中人谈论此事，大都是赞扬他年少有为，为武林除害，只是他听在耳中，却是说不出的苦郁难过，偏生弓魔确曾杀戮无辜，自己却也不算错杀了好人；他幼年流浪时听多了说书人的江湖故事，心中也盼着做个名动江湖的剑侠，没想到当真实现之际，却是这般方式，只觉世事荒诞，命运无常，莫过于此。

杨仞脸色平淡，瞧瞧叶凉，欲言又止，忽听叶凉道："杨兄，可否借一步说话？"

两人来到街上角落，叶凉沉下一口气道："杨兄，那日咱们一同在山上砍柴，你曾邀我加入'乘锋帮'……"杨仞道："不错。"

叶凉道："我已想得清楚，愿意入帮。"顿了顿，又道，"我不认柳鹰所说的世道，我要自己把握今后的道路。"

杨仞见他说得认真，拱手道："甚好，那我就多谢叶兄了。"

两人相视一笑，均感欢喜，在街上交谈了一阵，杨仞忽道："叶兄，有人找你来了。"

叶凉回头看去，龙霖驾着马车渐渐驶近，车厢里下来一人，赫然却是雷缨络。

那天在临江集，龙霖安葬了龙钧乐之后便即离去，叶凉没想到他仍会继续做雷缨络的车夫，当先对他拱手见礼，而后看向雷缨络。如今叶凉既知师父多半未死，心中对她的责怪之情自然大减，一时却说不出话来。

杨仞拍拍叶凉的肩膀，转身进了客栈。

雷缨络道："叶凉，原来你也在这里。"

叶凉一怔，道："雷姑娘，你不是来找我的么？"

雷缨络道："我受燕山长之托，来给杨帮主传信。"说着从行囊里拿出一封书信，递给叶凉道，"你帮我转交给杨仞吧。"

叶凉点头答应，两人相视良久；叶凉颇想问问她，是否当真投靠了燕寄羽，是否仍要与秦楚成亲，却没问出口，想了想，拔出腰间断剑，轻叹道："我终是没能护好它。"

雷缨络微笑道："你说反了，剑本是用来保护人的，人能平安便好。"随即取出自己的那柄短剑，拔剑在剑鞘上一斩，剑刃亦断。

叶凉一惊："雷姑娘，你这是……"

雷缨络道："如今两柄剑都断了，还是一对儿。"说完不待叶凉接口，便返回车厢里去了。

……

方才杨仞回到客栈，便去客房与方轻游切磋讲论武学；方轻游沉吟道：“你虽没了内功，但新悟成‘云旗’一式，恐怕天下没人接得住你这一刀。”

杨仞沉默片刻，道：“现下我只想手刃燕寄羽，别人接不接得住，也没那么重要。”

正说着，叶凉敲门进来，道：“杨兄，有人给你写了一封信。”

“啊，”杨仞当即道，“是秋姑娘么？”此前秋剪水归返巴山整顿“烛照剑”一派，便待与“乘锋帮”结盟，共抗停云书院，杨仞与她分别已有些时日，不免有些思念。

却听叶凉压低声音道：“不是，是燕寄羽托雷姑娘送来的。”

杨仞微惊，也不知是燕寄羽熟知自己的动向，还是雷缨络自行查探到青州来；他提防燕寄羽在笔意上弄诡使诈，便请岑东流在城中找了个地痞恶霸，把书信誊写在纸上，才知是一封请帖。

杨仞皱眉看完，冷笑道：“好个‘甚苦道’，燕鸟人倒知我近日忙于赶路……”言毕将那纸页转交方轻游。

方轻游扫量一眼，莞尔道：“两个月前，正气长锋阁还声称‘乘锋帮’不过是一群宵小毛贼，眼下却又认咱们是武林一脉了？”

杨仞哈哈一笑，将那请帖凑近烛火烧了，一行行字迹顷刻化作灰烬——

“乘锋帮杨帮主足下，善毋恙，甚苦道。间不相见，宽忽细过。秋寒时，寄羽具少酒，谨请贵帮会饮于华山，共证义理侠心。”

《天下刀宗3：云旗》完结

雨楼清歌

2020年8月27日

感谢大家的阅读和支持。

2020年9月19日，“天下刀宗”系列的最后一部，《天下刀宗4：重刃》，期待与君重逢。